《病港》

作者: 墨說

Powered by 紙言

0 1

1 年。

距離我上一次接觸陽光，已經足足 1 年了吧。

望住廚櫃中僅餘的罐頭食物與飲料，我開始苦惱起來。

「最後都係要走出去呢到…？」我走近到窗旁，凝望大廈外的「怪物」。

「怪物」，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稱呼。他們在白天中，會漫無目的地於街上行走，一到入夜，便集體地消失於街道上，沒入那些漆黑的小巷與大樓之中。

我對他們感到畏懼的地方…在於他們的外貌與行為上。

他們生前都是人類，只是如今都滿身長著如同濕疹般大小的紅點，下至腳上至臉，無論他們生前是個大美人或是個壯漢，都逃不掉這詛咒。

其次，這是我最近才留意到。

我總是在窗外觀察他們的所在所為，合巧有次其中一隻「怪物」不經意地抬起頭，望住了我。我愕然，他繼而向我綻放出一個詭異的微笑，就徑自痴痴呆呆地行走。

那時候，我心中確是寒了一寒。

他們是喪屍？我有想過，但比起喪屍…他們行徑更像正常人類。

「罐頭得番幾個…水又得番兩枝。」我去點算了一下現有物資，心中暗自打量：「最多夠我喺到多三日。」

你可能會問，「他們」，是如何出現。

我也只略略地答你……大概是病毒的關係吧？

那一天，大家都是如常地上班上課，只是新聞突然報導有幾個渾身長滿紅點的瘋子隨街殺人，後來更如同喪屍般大咬起來。

根據我分析，十不出九都是病毒感染那些老掉牙的套路，只是沒想到香港真的會發生這回事。

向來信奉陰謀主義的我，老早就購入了一大堆食水和罐頭食物，走廊外的鄰居鬧得打打殺殺，我都從沒理會過，只管保護好自己再說。

待第一個星期過去後，香港……就好像停止了運作一樣。

然後，街上滿佈了長滿紅點的人，即是如今我稱之為的怪物。他們雖然不吃，但我留意到他們晚上還是得睡，又或許是害怕陽光吧？

合巧呢，

我也害怕陽光。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每天我總是把電視打開，雪花畫面都已經成為我老朋友。

世界…

怎會變成這樣呢。

「呼…」收拾著背包的我，準備要離開這間陪我一年有多的屋子。

原本畢業之後，還想說會宅在屋子一輩子，沒想到終究要離開。

「三罐午餐肉、兩枝水…一把美工刀，順便戴個口罩。」收拾好一切後，我便輕輕開門，雙腳踏出屋子。

走廊外的燈管，早已電力不足以半閃半閉，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恐怖氣氛，望住走廊的轉角，心中總是幻想著有個瘋子下一秒會不顧地狂奔過來。

「呼…」

好不容易，走到了第一個轉角位。比起挑戰新環境，克服自己的心魔似乎還要更難。

我走到升降機前，看著染滿乾了許久的血跡。

「我先唔會搭。」我走到樓梯那邊。

我順利地由十二樓一直落到地下一樓，只是沿途滿是血臭味。有一點，我很是好奇，就是為什麼街上長久以來都沒有屍體？

我上一次見活人時，大概是兩個月前。那天我如常地坐在窗邊看著咖啡，邊觀察著樓下的怪物，突然有個途人高聲慘叫，其後面被一堆「怪物」以扭曲的步姿追著。

我很是愣然，但他還是被「怪物」們捉住，並且被他們瘋狂用舌頭舔著全身，那男的發狂尖叫，過多幾十秒後聲音就停了。

大概被……舔死了。

他們就是一群用舌頭舔往活人的怪物，被舔的人，下場可想而知，大概就是跟他們變得一樣瘋了，然後滿身紅點。

落到樓下大堂後，我手緊緊握住唯一的武器──美工刀。我步步為營地走出大廈，以前總是滿佈規律的城市，現在已經死空空的。

我避開「怪物」們詭異的視線，小心地跑到鄰近一所便利店內，裡面似乎被搶購一空過，不過還是有些東西被留下來沒撿。

「例如……呢包煙？」我不吃煙的，但還是有些用處吧？

然而，就在我對手上的煙凝思時，外面交談的聲音把我神經觸動，我萬上躲到員工休息室中，把門鎖好。

便利店的員工門的特製玻璃，只能夠由入望外，外面望的人只會見到自己反鏡中的樣子，我就靠在門前默默待著。

兩男一女，跑了進來。

「你點啊你…！？」女的扶持著一位青年入內。

餘下的一男，則手持鐵棍對同伴說：「你哋喺到等下…我去引開把病者注意力。」

「少佐，小心啲……」那紮著馬尾的女生說了一句。

明明沒穿軍服叫對方什麼少佐……

之後，店內就只餘一男一女兩人，還有默默觀看著一切的我。

「咧…嗄……」我隱約地聽到自己後面傳來不明聲音。

「我啱啱…俾「舌女」舔咗一下，你哋走先…」說話的男生，手上開始冒著豆般大細的紅點。

「你一日仲未感染…我都唔會殺你。」女的輪廓帶點硬朗，但就是令人看得順眼。

=x-large「咧…！」

我身後驀然傳來一下怪聲，嚇得我馬上轉身，驚見一個穿住便利店制服的店員正詭異地向著我微笑。

重點在於…她身上的紅點！和那異常地大、充滿血筋的眼球。我當下二話不說，就衝過去狂刀亂插那該死傢伙的眼球，他媽的大眼球！！！

恰似毫無還擊能力的她，好快就雙眼爆裂臥地而死。而我的舉動，則引來門外的人注意。

「入面有人？」那女的，僅慎地盯住員工門。

我想了想…

事到如今，我也無謂再困住自己。

見到活人，是一件證得慶幸的事吧。

「咔」的一聲，我退後幾個身位，讓她自己把門推開。

當她進來以後，只見到地上死去的怪物，和我側面的背影及手上沾滿了血的美工刀。

「你…你係…」她彷如我內心一樣，見到活人極是驚訝，只是我沒表現在臉上。

「噠噠噠」的聲音連連，我把美工刀的刃拉回入殼內：「活人。」我答案，簡而直接。

我們之間，空氣像是凝固了半秒。

她好快把視線放到地上的怪物上，慢慢地說：「大眼…」

這些怪物有專屬稱呼的？

「我冇惡意…」那女的退後幾步以示善意，只是她倔強的臉與眼神，總是讓人感覺到她的不屑，儘管嘴上說好。

「我都冇。」說罷，我就想要離開此處。

因為我總是覺得有不祥的預兆。

「你自己一個生活…自己一個行動？」女的望住我的背包，再望向我的美工刀。

「嗯。」我答。

「幾耐…？」

「一年。」

她眼神變得好像難以自信的：「已經一年…！？」

沒什麼大不了，那一年都是待在安全屋中，直到今天才是第一天出來街上行走。

「你獵殺過幾多個「病者」……」她又問。

病者…？她應該是指那些怪物吧……

我只殺了第一隻，就是剛剛那隻好像太兒戲了。

呼…就隨便答殺過幾千百隻吧。

「三百六五隻。」我凝視住少女雙眼，說：「一日一殺。」

聽後，她倔強的臉似乎慢慢軟化下來：「仲勁過少佐……我可以點稱呼你…」

「嗯？」隨便交付真名給對方不太好吧，於是我又隨便地答：「M。」

「M…？」

「嗯。」

「我…叫夏晴。」說著，她又走到去那疑似負傷的男生身邊：「你有冇方法幫到佢！？M先生！」

我緩慢地走過去，低頭凝視了一下他的傷口：「冇得救。」我可沒見過有人能從怪物們的手上生存下來。

「…」聽後，他們二人都一面沉緊。

「晴…啱啱個隻病者…係邊隻…」負傷的男子不忘問。

「阿明…係「大眼」。」夏晴答。

「咁都好…喺「大眼」尖叫之前…殺到佢。」阿明面色越來越差。

我說：「怪物就怪物。」什麼鬼大眼，像卡通人物一樣。

「M先生…對你嚟講…可能喺你眼中佢哋都只係同一種好輕易就解決到嘅怪物……」夏晴越說越激動，似是又怒又泣：「但係…佢哋都已經奪去咗我哋好多同伴嘅性命…」

說起上來…

在我觀察的一年間，的確見過那些怪物不同的怪異外表，唯一共通點就只有滿身的紅點。

有的是一邊耳朵橫長得極大、有的是牙齒尖利得跟狗一樣、有的則是矮得跟侏儒一樣。

總之什麼類型也有，只是我都把他們歸納做「怪物」一名。

「啊…！！」阿明緊握住手腕，忍不住痛吟：「好癢……」

「啲紅點已經開始擴散…」我望住他滿手黃豆大小的紅點，心中莫名也感到癢起來：「…夏晴？最好離佢遠啲。」

「…」夏晴望住漸漸滿臂紅點的阿明，漸漸地，已經說不出什麼話來。

「我唔…唔想死…可惡……」阿明痛泣地咬牙。

此時，遠方的一條街外，驀然傳來了高分貝的女性尖叫聲，就正如突然聽到雷聲一般，我三人也不禁下意識地聳了一下肩。

「大…大眼，佢尖叫……」夏晴神情有點呆滯，但好快就回過神來：「要快啲走！附近好快就會聚集病者！！」

「大眼」…

尖叫…

這是，那個怪物的能力嗎…用尖叫聲把其餘的怪物都聚集起來。

「走，個下尖叫聲唔方係好嘢……」我轉身就踏出便利店。

「但係…」夏晴回望住阿明。

「佢啱啱自己講過，叫你走先。」我說。

「咁…」夏晴在此時此刻，顯得格外動搖。

最終，還是一步步的踏出便利店外。

「等…等陣啊……你…」阿明瞪著震顫的眼睛凝望我倆：「你真係諗住拋低我一個！？」

「唔…係啊，我去扶你！」聽見阿明所說後，夏晴就立即想返回便利店內幫助阿明。

「喂…」我捉住夏晴的手：「你唔驚死？」

這一句恰如打進了夏晴的心底裡，望了望滿身紅點的阿明，又望了望戴住口罩和連身帽的我，極是矛盾。

「我…我…」夏晴握住拳頭，猶豫不決。

「救我…救我…我哋一定可以一齊離開呢到…！」阿明緩緩地伸手向她，紅點亦都終於佈滿上臉部。

「嘎嘎…喀喀然…喀喀然……」一大群怪物已經以正常的步姿卻配帶住詭異的笑容前來，而他們腳上的步伐雖然不大卻漸漸越來越快！形成了急步。

「病者…」夏晴望住不遠的他們。

「救我啦…夏晴！！！我真係唔想死啊呀！！！！我唔想做病者呀！！！！你唔係想見死不救啊！！我全家喺大本營嫁！！我唔可以死架！！！」阿明動用全身的力氣想要爬過來……

望住種種情況，及正在急步走來的怪物，不禁有點焦躁我終於忍耐不住抽出袋中的美工刀，一把拉住夏晴往自己身後，再往阿明頭上擲飛過去！

「颼──」在幾個身位距離之下，美工刀精準地刺到阿明的額頭上。

「嗄…啊…」阿明瀕死前，死死地望住了我。

「你做咩呀…！」夏晴驚呼。

「反正遲早都死…」我拉住夏晴的手逃離這條街道。

而那群病者，最終亦把注意力放在便利店內的阿明身上，他們一個個如同有禮貌的紳士般步入店內，然後……便是阿明慘不忍睹的叫聲。

直至去到附近一間荒廢以久的商場後，我們才停下來喘氣、休息，果不其然她扯住了我的衣領不斷痛

罵我。

「佢明明…已經都郁唔到……點解你最仲要…」夏晴捏緊著拳頭，話中帶點淚。

我無可奈何地淺淺一笑：「如果你啱啱好似依家咁，少咗啲憐憫、多咗啲暴戾，或者就唔洗迫我出手。」

她矛盾，就是因為覺得救阿明是有可能連累自己，才會猶豫不定吧。

那一刀，只是讓她確信，她同伴阿明是必死無疑，就算自己去扶起他離開也救不了其所中的刀傷。

「…」夏晴沒有說話了。

「嚟，」我把剛從便利店拿來的香煙，分了一根給她：「可能會令你放鬆啲。」

0 2

「…我，冇火機。」夏晴推開了我的手。

一想起火機，我就愕然得嘴巴張開，口中的煙也掉了在地上。對了，沒有火機又怎樣抽煙？

「嗯，」我把香煙收回入袋，並把從剛才就顫過不停的手收入衣袋中：「其實我都唔食煙。」

其實我，也怕得要死。

望住這個暗淡無光的商場，光線都是靠玻璃窗外的陽光透射進來，留心一點的話能看得清每個角落都佈滿了蜘蛛的絲網，塵埃也能夠隨處看見。

「你點解…可以落得到手。」夏晴低住頭問。

「落手？」

「阿明…同個一隻大眼怪，點解…點解……」夏晴緩緩地舉起震顫非常的手：「你唔會好似咁…驚到停唔到落嚟…？」

我說：「就將佢哋通通當做怪物，就得。」人類殺怪物，是天公地道吧……？
「…」夏晴向我投下了一個半秒即逝的警備眼神後，說：「就算係咁…我都係做唔到。」

「點解？」

「好好地點會可以將一個人…諗做成一隻怪物…」

正當我想回應時，荒廢商場的二樓就傳來了「喀…喀…」這樣的高跟鞋踏地聲，我跟夏晴周間的空氣都好像頓時冷了半分。

夏晴的手又再激烈地顫動起來，我用力握緊住她的手，並將食指放在嘴前示意她不要出聲。

「喀喀喀……」

這的確是…高跟鞋的聲音。

是人類嗎？

由於剛才的怪物可能還在外頭的關係，我決定暫且繼續躲藏在商場之內，隨便地進了一間高級衣店中。裡頭擺放著各種的假人模特，但只要稍為認真一看，誰都能看見那些假人的手腳全用真人的殘肢拼齊……

誰那麼惡趣味……

高級衣鋪越走入內，血腥的氣味就越是濃烈，去到更衣間裡頭更是一個亂葬岡，什麼人體殘肢都堆放在這裡，臭爛的血肉腐爛非常，夏晴先忍不住就馬上吐了起來，我忍耐力比較好…閉起雙眼想些別的就能忘記這堆殘肢。

但同時，我亦都終於有點頭緒……

為何那些怪物追殺人類後，街上卻沒有任何的屍體與殘軀。

說不定，就是被帶來這裡。

不…

肯定是有更多類似這裡的地方。

「我哋…會唔會入咗有病腦嘅地方…」夏晴細聲訴問。

「病腦…？」什麼來的。

「M先生你未見過……？個腦好大嘅…病者。」夏晴說：「通常佢哋唔會似一般病者喺街遊走…而係搵一啲地方做自己病窩，佢哋智力好高……所以你會見到啲類似咁嘅嘢…」

說畢，夏晴望住那些用真人殘肢拼齊而成的假人模特。

「我未見過…」

「佢哋算係少數種類嘅病者…」夏晴補充。

「你好似對班怪物好有研究咁…」我說。

「都係喺人哋口中聽番嚟同見識過先知…」

「仲有其餘活人？」沒記錯的話，阿明死前提過「大本營」三字吧。

「係…一個叫大本營嘅地方，裡面全部都係生還者，入面都尚叫安全。」夏晴稍稍打量住我一陣：「M先生…你要唔要跟我哋返去？」

「返…去？」

「個到已經成為我哋末世唯一嘅家……跟唔跟我返去？」

「家…」我輕輕按住太陽穴的位置：「嗄…」

「M先生…！？」

「冇…冇事，只係突然有啲頭暈。」

「數三聲我哋一齊跑出去好唔好？」

「…你識路？」

「識。」

「咁我跟住你。」

「三、二……」夏晴拔足就奔：「一！」

「呀！！！！！！！」一跑出更衣間，卻是回來夏晴尖叫的聲音。

我也往外面望去，只見店鋪外站住一個頭部極大、臉容已經因為頭部的擴展而扭曲的怪物……

直覺告訴我，這怪物比起我以往見的還要恐怖得多，因為他沒有主動撲向我們，只是默默地待在原地，對我們展出天真又詭異的笑容。

令人不寒而慄。

「啊…呀…」夏晴已經失去站起雙腳的能力。

反倒，是這個大腦怪物向我們踏前了一步。

一樣內心震顫著的我扯住夏晴的手，把她強行從地上拖走。那大腦怪物則不急不緩地向我們方向走著，完全不明他的想法……

直至把夏晴拖出衣鋪，跟大腦怪物有一段距離時，我才背起了她，快快離開這所荒廢的商場。

我居然走進了怪物的病窩……

「你講嘅大本營喺邊…」我一邊跑一邊喘著氣問。

「喺過兩個街口嘅…香港知專設計學園入面…」夏晴想哭又抖顫的聲線，彷彿快要崩潰。

我強壓住自己內心的畏懼，背住夏晴去到她所說的大本營。

我小時候總是喜歡看那一些關於「末日」、「喪屍」、「災難」的電影與書籍，總是想著，如果世界變成這樣，會有多不同？

我那時候多麼渴望，夢想能夠成真啊。

如今美夢降下，卻伴隨著不明的怪物到來。

世界，沒有變靜。

反而吵得很。

「…呢一間？」我停下腳步，望住不遠處的學術大樓──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略略看上去，有八層樓高，地下樓有一部電梯可以直接搭上到七樓之上，而第七層，皆是落地玻璃窗，可以從高眺往遠方。

「係…個到就係大…本…營…」已經被嚇得沒什麼精神的夏晴回答。

佔地極大的大本營，有五橦大樓，七樓是連接各大樓的樓層。如今活下來的人類，都是在裡面生存嗎。

我繼續舉步向前，向大本營前進。

行得越近，才發現大本營外圍都被人用一些廢車、廢鐵、傢俱等雜物給塞住了。

「停！」雜物上頭站住了一個粗獷的男人手持鐵刀，警告著我：「出入許可證…」

「大舊……放我哋入去。」虛弱的夏晴聲如細蚊。

「夏…夏晴？」名叫大舊的男人打量下我，最終讓開了路放我們進去：「少佐同阿明呢！？」

「少佐唔見咗…阿明……死咗。」夏晴含辛茹苦地答。

「咁…」大舊望向了我。

「佢係…M先生，你帶佢見首領。」

「過嚟扶夏晴去醫療室！」大舊隨便就叫了兩名疑似站崗的人過來幫忙，然後把目光放回到我身上：「你，跟我嚟。」

不知為何要聽他指示的我，跟住了在他身後，直至多走數步，越過障礙物最後拉開鐵門進入真正的大本營，才知道這裡什麼一回事。

音樂、交易、武器、食物、衣服等等，似乎都能在這裡找得到。大本營內中央位置是個大營火，就算是大白天都依然燒著，而兩側空曠的道路則是倖存者的小攤位，有的賣著鋼刀武器、有的彈奏結他、有的分配著食物，極之條理。

跟我想像之中，有點出入。

似乎…這裡比想像中有趣得多。

「你喺邊到嚟。」大舊直接問，不多廢話。

「外面。」我答。

「外面？即係邊到。」他雙手插腰，凝望住我。

「街。」

「…」他打量我一陣，然後點點頭：「點都好，我唔希望你係某啲人特登派嚟擾亂我哋大本營嘅人，我諗應該你知……人比起病者，更加恐怖。」

「點解你哋叫怪物做…病者。」我跟著大舊走到去大本營的A大樓內，沿住樓梯行上去。

「你唔覺個班友好似我哋人類？佢哋唔係憑空出現，都係由病變成。」大舊笑了一笑：「你似乎太過不問世事，點稱呼？」

「M…」

「M？M for 咩？哈哈……」大舊徑自說下去：「叫我大舊就得，佢哋話…我啲肌肉好勁喎。」

「M for……**Monster**。」

大舊呆瞪我一眼，便繼續帶我去前往，去見所謂的首領。

0 3

到達七樓，那裡是連接住大本營各大樓的地方，大舊領我進入到去圖書館之中，裡面光線充足皆因全部使用了落地大玻璃的規格，加上空曠的空間、對海的怡人的景色和舒適的椅子，這裡似乎變成了大本營的人休息睡眠的好地方。

不少人都在這裡聊著天、看著書、玩些小遊戲，令我對這寧靜了好一段時間的世界有點改觀。

圖書館十分之大，我就像走著一條無窮無盡的路般，經過大本營的人身邊時，他們總會用怪異的神色掠過我一眼，感覺不太好受。

「入面就係首領，記住尊敬啲。」大舊說完這句，便推開圖書館盡頭房間的門：「首領，帶咗個人見你…佢叫M。」

房間格調沉實，其辦工桌上放滿不同疑似醫學的書籍，坐著的人緩緩的站起望住了我，是位慈祥的老人。

不過其灰白的頭髮，及睿智的眼眸告訴我，他是一位聰明且專業的人。

「你好？M先生。」他語調平和，有種讓人想親近的感覺。

「你好…」我望向住他。

「你睇起上嚟好疲倦？」首領從櫃子中取出什麼來，溫文地說：「你肯定需要佢。」

他把一枝巧克力能量棒，送給了我。

「可以叫我老賢…」慈祥的他淡淡一笑：「終歸都只係名一個。」

我把巧克力能量棒收下，並抬起頭與之對望。

這是我，與老賢的第一次相遇。

「多謝…」我說。

「點解你會出現喺到？…我哋大本營已經花咗大半年時間去召集依一區所有存活嘅人入嚟，又經常出去周圍搜尋過，理應上呢一區除咗大本營外…已經冇哂活人。」老賢平和地問：「你喺其他區走過嚟？不過機會好微，街上太多病者。」

「我喺屋企…生活咗一年。」我答。

老賢聽到這句後，目光持續放在我身上：「你唔怕孤獨？」

「或者係…我忍耐力好好。」我刻意回避他的眼神，望住地板，因為與人對線我總會覺得不太自然。

「首領，啱啱佢同夏晴一齊返嚟，少佐唔見咗……阿明，死咗。」大舊插嘴。

「咁…M，你知道發生咩事？」老賢聽到此等消息後一樣平靜。

「佢哋受到怪物襲擊…之後遇到我，」說出下句時，我稍稍猶豫了一下才說：「之後阿明不幸…死咗，我同夏晴就一齊離開。」

聽後，老賢點了點頭：「你都攰，大舊，帶M去休息先。」

「知道。」大舊恭敬地說，然後向我打個眼色便出門去。

離開圖書館的沿路上，我可以清楚看得見一旁的玻璃房電腦會議室中，一個個小孩坐在椅子上學習著老師教的常識。另一間房則坐滿了跟我一樣的年輕人，正望著白板前一位看似歷年的導師，教授著關於「怪物」的智識。

「呢隻叫病腦，」那導師所畫的，跟我剛才在病窩所見的怪物相差無幾：「佢哋智力比一般病者高、好少會主動出擊，通常都會搵荒廢嘅地方做自己屋企即係簡稱「病窩」，因為智力高嘅關係…佢哋唔多唔少帶有一啲文化，所以如果你入到某啲建議物見到入面擺放住詭異嘅裝飾品……第一時間，走。」

「哈哈哈！阿Sir，佢唔會主動出擊我哋洗乜驚！！」席中一位少年笑道。

「相信我，病腦比起舌女定係大眼大耳…都恐怖幾百倍。」導師說。

「你哋仲會上堂…」我望住大舊的背影，跟著他前行。

「係啊，人類社會雖然已經完全崩潰，但係我哋大本營都應該要保持住人類應有嘅文明。」大舊說下去：「係首領所講，因為有規矩，人類先可以有平衡嘅心理狀態。」

「一旦自由泛濫，陷入絕望……」我望住玻璃窗外徘徊的怪物：「人類就會為所欲為。」

走了好一段路，大舊把我帶到B樓一間名為「學生休息室」的地方。那裡長期被窗簾阻擋著陽光，沉沉暗暗的讓人覺得舒適。

「你……就喺到隨便休息下。」大舊指住那些軟軟的沙發：「一陣，大概五、六點個陣，就會有廣播叫你去對面李惠利大樓個到分配食物同食水。」

「唔該你…」我說。

「下次見。」大舊會心含笑，拍拍我手臂便離去。

在這休息室中，我隨便找了張軟沙發坐下，並發現有專人正為一個青年人進行心理輔導。只見那青年畏懼非常地把見到病者的經歷說出來，那為他進行著心理輔導的女生則從旁為他開解，害我不能好好休息。

不知過了多久，我醒來了。

餓極非常的我望望牆上掛的時鐘，原來已經傍晚七時多左右，完全錯過了分配食物的時間，於是我儘可能趕過去對面大樓，看看還有沒有什麼能吃的。誰知到達四樓那個什麼食物分配層的時候，負責派食物的卻告訴我，今天的食物分量已經派完，待明早再來。

所以我只能空著腹的回到去學生休息室中，腦袋一片空白，餓得更忘了自己袋中有著一條老賢給的巧

克力能量棒。

我踏進學生休息室後，剛才那為青年心理輔導的女生就跟我對上了一眼。

「你好餓咁？」她望住消瘦的我。

我點頭，回到沙發坐下。

「請你食。」她給了我一顆牛奶糖。

「多謝。」我伸手去把那顆牛奶糖拿去、吃下。

香濃的奶味配上軟柔柔的拖肥，這顆牛奶糖在末世簡直是一顆珍味的美食。

腦部受甜味的滋潤，心情好像好了一點。

「喂…不如同你做個心理測驗啊？」她又打趣地說。

「冇乜興趣…」我搖頭。

「做完請多你食一粒牛奶糖好冇？」

我雙眼不其然瞪大了一秒。

二十分鐘過去。

「喱，請你。」完成測試後，她送我一顆牛奶糖。

我快快把那牛奶糖吞下，止住自己腹部無窮無盡的哀叫。

「係呢，你之前係讀書定做嘢嫁？」她一邊望著心理測驗的紙，一邊問。

「要問人先講自己～」我說。

「我以前做社工嫁。」她朗然一笑。

「我咩都冇做，日日都係留喺屋企。」我答。

「喔……」她望著我的心理測驗，越望，面色越是不對勁。

「點？」我望住自己那份心理測驗，她表情上好像知道了什麼一樣的。

「冇嘢啊，你心理幾健康啊…」她拍拍我膊頭，說：「以後多啲同人傾計，喺大本營多個朋友都好嘛，哈哈。」

「嗯…可以問你叫咩名？」

「叫～我玲玲啊。」

「我叫M。」

「好啦M，我哋下次再見，我要去幫第二位細路仔輔導啊…哈哈。」說畢，玲玲便收好心理測驗紙，離開了休息室。

晚上的大本營除了外頭中央的大營火外，各樓層都變得暗昏昏的，除了一些主要幹道被人們插上火把照亮著。

而且站住了為數不少，手持武器的年輕壯士。

「佢哋相討緊出發嘅地點。」頓然，一個少年在我身後說著。

「佢哋趁夜晚怪物去建築物休息，去搜索物資？」我說。

「係，每隔日都會有一次呢種搜尋隊召集人馬一齊出去。」我身後的少年皮膚潔白、戴住一副黑框的眼鏡、瘦瘦的像個書呆子：「你新嚟？」

「嗯…」

「呵，都估到～第一次見你嚟休息室。」

「你喺到已經幾耐？」我問。

「大概…都已經有十個月左右？做咩。」

「知唔知呢到…」我刻意收細聲線：「邊到有……食物。」

「你…冇喺廣播個陣去分配所拎食物？」

我點頭。

「但係偷……唔係咁好呱，哈哈。」書呆子尷尬地笑著。

「我得番一條能量棒，你肯講我聽大本營儲放食物喺邊……我分一半能量棒俾你。」

「呃…」書呆子望住我手上的能量棒有點猶豫：「呢啲點心喺大本營嚟講已經算係天價珍品…你點會有…」

「人哋送。」

突然，他把嘴巴靠近到我耳邊，低聲說：「對面李惠利大樓嘅五樓……不過應該有人看守住，建議你唔好…」話未說完之際，我便把能量棒一分為二，分了一半給他。

然後就離開學生休息室，往李惠利大樓五樓前去。

餓就是要找點東西吃吧，

不然饑餓的感覺會把人弄瘋。

我由樓梯上到去大本營之一的李惠利大樓四樓時，已經有三名看守的人阻止我前進，說不能隨便讓我靠近，我也早就料到事情沒這麼易辦。

所以我去到沒什麼人流的三樓，在那層打開各個房間看看有什麼可以用到，發現了其中一間是存放著雜物，例如粗繩、鐵釘、金屬塊等。

我隨便執起了一條繩子，再拿起了一小塊金屬鐵片，走到落去樓下大本營的營火，粗略地把它燒成一個勾形的狀。最後，去到了C大樓的裁衣部，利用其裁衣機在小鐵片上鑽了個小洞，讓繩子得以穿入去再打一個死結，兩者便結合起來，形成我的抓勾。

這些工序結束的時候，都已經凌晨兩點多，我再次回到三樓中，打開了窗爬了出去，再把頭傾出去往上面樓層望了一望，便拋了自製的抓勾上去，以其勾狀勾住冷氣機糟，再慢慢爬上去。

重複同一步驟後，我轉眼間已經到達五樓。

沒意外地，五樓儲放食物的房間，窗子都被關上了。沒什麼懸念的我，用手上的勾抓打破窗戶，便隻身進去。

「冰──」一聲響起，玻璃碎裂。

但因為看守的在樓梯那邊，與儲放食物的房間相距太遠，根本不會聽到這丁點的聲音。

「好…」我橫望著，儲放著各種食物的房間。

總算可以飽餐一頓了。

裡面存放的食物很讓我驚訝，有罐裝羅宋湯、玉米、生命麵包，還有最令我垂涎三尺的風乾雞腿。

我隨便地在麵包上塗些牛奶和果醬，再灑一點玉米，最後夾住一塊風乾了的雞腿肉當作三文治來吃，那多重的滋味真的無法忘懷。

也許在末世，饑餓就是最好的調味料。

吃得有點飽後，我便多偷一包巧克力力奶才利用那粗糙的勾抓回到三樓離開。走上去天台，看著晚上的繁星，看得累了，就很自然地睡著去。

翌日。

陽光穿刺我的眼皮，把我從熟睡中叫醒。昨晚的那一頓餐點，味道彷彿還停留在我舌尖上一樣。

不過就算在天台上，我也能依稀聽到中央廣場上的人在討論著什麼，

「到底係邊個做嫁…」、「居然爆窗偷食物！太可惡啦！」、「一定要捉到佢啊…！佢一定會再咁做，到時我哋冇嘢食就死啦。」

放心，不會捉到我。

因為我不打算再偷了。

住在大本營這裡，真的可以一勞永逸嗎？

定時定候能分到食物、有人陪、又安全，世界上真的有免費午餐這回事嗎？在我看來，這裡的戰鬥人員比起安守大本營吃、睡、玩的人，肯定要少得多。

向來信奉陰謀論主義的我，不禁對這點產生疑惑。

一整天都無聊得很的我，都在大本營裡走走，順便當了解一下周圍的運作。粗略看過後，這裡主要分為幾區。

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A樓地下層的活動房。裡面有一群人跟我年紀相約，卻正在學習與怪物對戰的技巧，而導師正是昨天認識的大舊。

「拎住鐵棍！病者會不顧一切咁衝過嚟對你攻擊，記住！要一擊即中，令到佢倒地，否則慘死嘅會係你自己！！」大舊正說得手腳作勢時，見到了在外面觀看著的我：「係你…？M？」

「我只係無聊睇下…我依家就走。」

「入嚟吧！一齊學下點對付病者！」大舊不多說，一手拉我進活動室中。

「病者之中，以我哋最常見到嘅舌女為例！」大舊繼續手持鐵棍，說：「佢哋專門用舌頭攻擊我哋，所以揮擊方式絕對要向頭部，特別注意……唔好俾佢條俐掂到你哋身體任何一忽。」

「阿Sir～咁可唔可以塞碌棍入佢把口呀？」一位頭髮粉紅，身材矮少，小腿有著紋身的少女開玩笑地問。

「死MK妹！認真啲對待病者，你哋仲係未真實對付過病者，唔會知道佢哋嘅恐怖。」大舊大聲地罵：「到你哋明白病者係幾咁恐怖時，你哋就會好感恩有班戰鬥人員去為你哋搜索物資！」

「哈哈哈哈～講下笑姐～」MK妹的笑容在臉上一瞬即逝，變為不屑。

「認真啦，八婆！」一旁樣子帥氣的少年無奈地笑道。

「咦…乜你都喺到啊？」冷不防地，我耳邊出現一把陰絲細氣的聲音。我轉身望過去，原來是昨日休息室遇到的那個書呆子。

「入咗嚟好耐…」我說。

「啱啱我掛住發夢，無留意到。」他答。

「係呢，仲未問你咩名？」書呆子又說。

「M…」

「喔…我叫阿登。」

「專心上堂吧。」我提醒他。

「阿登！唔好掛住同M講嘢！人哋喺出面世界已經遊蕩過一年，唔同你個廢柴啊！」大舊又罵起學生。

「咩…咩話…」阿登急忙地托一托眼鏡，想看清楚我。

「一年……？出面遊蕩…？」托大舊的福，現在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了。

我想重申說明一次，我是在家中待了一年……

「好！細路，將隻眼放番落我到，睇我點樣模擬地攻擊病者！」大舊喊。

0 4

下堂後，阿登立即追問我關於出面的事情，問我見過什麼樣的奇怪病者，有沒有過什麼奇遇，他看起上來對外面的環境感到很大興趣。

所有問題我都沒有回答，反而問了他一句：「醫療室喺邊？」

「呃……我問你咁多嘢你唔答我，要我答返你轉頭嘅…跟我嚟啦～」阿登失望地帶我去醫療室位置：「多口問句，你去醫療室做咩啊？」

「搵一個女仔。」

阿登見我這般坦白地回答了，自己也笑了笑：「你又真係肯講架喎。」

B樓，醫療室。

裡面如同電視劇的療養房一樣，雪白的牆身作主調，只是相比起電視中整潔條理的房間，這裡顯得格外雜亂。藥物、器材等都被周圍擺放著，裡面僅有的幾名醫療人員則忙得不可開交的照顧病人。

走著走著，我更留意到有幾名穿住黑色厚衣服，戴著頭盔的戰鬥人員站在一個位置，似是等待著什麼。

「佢哋做咩…」我問。

「哦…」阿登又托了一下眼鏡：「佢哋好似係葬屍隊…每乎有人感染致死，條屍都會放入一個黑色膠袋…再由葬屍隊運出去處理。」

「嗯…醫療室都幾大。」我周圍走著，想要尋找夏晴的身影。

阿登一直跟在我身後：「係啊，差唔多成橦B樓都係用嚟做醫療用途…你知啦，呢啲亂世，食唔飽訓唔暖，再加埋外面嘅衛生環境…病痛自然多，死亡率都異常地高。」

「異常地高？」

「係。」阿登托一托起了點霧的眼鏡。

是…淚嗎？

花了差不多半小時，整橦大樓都不見夏晴，原本不善與人交談的我都忍不住問其中一位職員。

「我問想……夏晴，喺唔喺到？」我主動問。

「夏…晴…？」職員呆了呆，說：「你等等啊，我睇一睇名單。」

在等待過程中，那伙負責出外葬掉死者的戰鬥人員亦已經把一個個屍體包好到黑色膠布中，並運送出去。

從來沒想過，人命是如此脆弱。

再過十分鐘後，那位職員終於出來，並對我說：「有夏晴呢個人…不過先生，你係佢邊位？」

「我…係…係佢朋友。」我答。

「朋友？唔係家人我哋都唔會透露病情架喎。」

「我係佢細路啊！」阿登表情突然帶點嚴肅：「咁講得未？」

「咁…係，你係佢細路？你做好心理準備先……」職員慢慢地吐出這句話：「夏晴佢…已經，死咗。」

=medium死！？

「係…」職員好像有口難言：「佢因為受到感染…最後頂唔住，琴晚已經離開咗人世，走得好安祥。」

「…你呃我？」我情不自禁，手帶點顫的想捉住他衣領：「明明…明明佢都冇……」

「可能係喺出面感染咗啲病菌…？總之…好遺憾都要講句。」職員拍拍阿登膊頭：「你家姐已經死咗。」

我們二人沉靜地離開醫療室，盡是無言。

「原來…你係佢細路。」我說。

「唔係，我根本唔係佢細路……」阿登托了托眼鏡：「啱啱只係呃佢。」

「嗯…？」

「大概兩個月之前？」阿登走到欄杆邊，望住樓下廣場正運送著屍體離開的戰鬥人員們：「我個妹唔小心發咗燒…所以我將佢送到醫療室，每日如常地探佢，佢都好健康好精靈，然後突然有一日，我準備將佢接走個一日…佢哋同我講，我個妹感染發燒上腦死咗。」

「…嗯？」

「無錯，係幾咁突然嘅事。」阿登雙眼無神，但還是說下去：「我完全唔相信…一個明明前一日仲同我傾計傾得好開心嘅人，喺我訓咗一晚之後同我講佢死咗。」

「所以…」我走到他的旁邊，把手放在欄杆上。

「我根本唔信我個妹係死咗……佢不斷同我講，要相信醫療人員嘅判斷，我大吵大鬧，換嚟周圍嘅人以為我失去家人而發癲，冇人敢去質疑……背後可能潛在嘅一切。」阿登托下眼鏡。

「你係懷疑，你個妹根本未死？」

「一定，未死。」阿登緊握住拳頭。

「咁，仲唔行？」

「…去…邊？」阿登問。

「跟住個班負責葬人嘅戰鬥人員。」我把目光放在那群傢伙身上。

雖然我不知道背後是否存在著什麼陰謀，但是我相信夏晴不會這般輕易死去，因為在她身上幾乎毫無傷口，最多就只是昨天被那些怪物嚇得精神衰弱而已。

心有疑惑的我倆，為了查探真相，所以跟上了送葬隊的一行人。由於大本營主要離開出入口有人看守，所以我帶住阿明走到最左側的大樓，再從一樓的露台跳出抓住樹幹，再慢慢爬下去。

「M…M……你點做到嫁…」阿登嚇了一呆。

「好難？呢種高度就算失敗都唔會跌死。」我對阿登招手：「快啲，佢哋就快出發。」

「但係…」從阿登的表情上看來，他畏怕跳過來後抓不住樹身而仆倒。

「諗下你個妹。」我盯住他雙眼。

「……」阿登聽到這句後，深深地吸了口氣，就咬緊牙關的跳了過來！

「啊呀！」他勉強地捉住了樹身，可惜滑手，終歸仆倒在地上了：「啊……」

「有冇事…」我伸手向他。

「冇…至少冇斷腳……」阿登捉住我的手站起。

「冇事就繼續。」我帶住他向前，暗地跟蹤送葬隊。

對方一行四人，從大本營的南面入口出發，使用大推車把數十個屍袋承住，再向東面某個地方前進。

「小心唔好整跌啲屍袋啊。」隨行的一名送葬隊成員提醒推車手。

「得啦得啦……」推車手怨氣十足。

我跟阿登沿途一直跟蹤他們四人，越過停泊在路上不動的車子、走過空無一人靜得很的街道、避過滿是病者的一條小巷，最終，他們在一處小公園稍作休息。

「佢哋停低咗…」我的步伐也跟著停下來。

「好耐冇行出過嚟……」阿登畏怯地抬頭望向天空及周圍：「明明仲係大白天…點解總係陰風陣陣…個天又陰陰沉沉咁嫁……」

「休息下先，如果唔係一陣入到去…有咩差池，就隨時出唔返嚟。」送葬隊領路的人說。

「唉～做啲咁嘅嘢，真係衰三世…」推車手繼續抱怨。

「唔好講咁多廢話。」送葬隊另一人踢了一下推車：「唔咁做嘅…後果更加嚴重。」

「記住喇。」喝著水的送葬隊成員說：「我哋只不過……係換取平安同食物。」

幾分鐘後，四名送葬成員繼續出發，往那未知的目的地前進。

「M……你估佢哋啱啱講咩…」阿登問。

「答案…好快就會知。」我望著他們四人的背影道。

走了大約四十分鐘的路，他們一行四人終於在一橦廢荒商場停了下來，似乎終於到達目的地了。

「到咗…？」阿登低聲問。

「呢到…」望住眼前的建築物，我有點不敢置信：「係嗰個病窩嘅地頭……」

「吓…咩意思啊…M？」阿登望住眼前陰深的商場，問。

「琴日我帶住夏暗嚟過呢間商場……喺入面，我哋遇到怪物…」我見阿登還是不明白，就用他們的語言來解釋：「即係你哋所稱嘅──病腦。」

「病…病腦！？」阿登差點壞了大事讓人發現，聲線也太大了吧。

「…」我點頭。

莫非……

「我…我哋都要……跟住入去…？！」阿登畏懼得全身發抖，完全停不下來！

「可能…要。」

「我…我想走…！」阿登爬向後方，連站起的力氣也沒有。

「喂！」我捉住阿登的腳踝，說：「一係喺大本營做一世嘅羊…一係，同我喺入面做十分鐘老虎。」

「但係…但係……病腦啊啊啊啊啊……」阿登害怕得要命，幾乎在地上全身縮成一團抱住自己：「我唔想死…佢哋每個全身都紅點…仲有嗰個死人嘅詭異微笑……！好恐怖…好恐怖……」

「有咩事我保護你。」我捉住阿登的手：「嚟，我需要一個幫手。」

「我…」

「企起身…阿登…」

「我……」

突然，送葬隊那邊的人出聲了：「好！驗屍時間。」他們在商場門口外，開始把屍袋一個一個拉開，驗看裡面的死人。

「哇，又一個靚嘅…就咁做食糧真係可惜……」驗屍的人可能想緩和一下氣氛，而如此說道。

食糧？

「快啲搞掂送入去啦…」推車手哀怨地說：「仲喺到玩…」

「遵循姐～」驗屍的人把屍袋全都拉上，自己也不想再驗了。

「好，數一二三托起一齊搬入去！」

「一、」

「二、」

「三！起！」他們四人，每兩個人前後搬一個屍袋進去商場裡頭放下，再走回出來繼續搬下一個。

「佢哋…到底……做緊…咩……」阿登掩住嘴巴。

「好快會知。」我盯緊他們四人。

所有屍體被搬進去以後，他們四人就好像鬆了口氣的，伸展著筋骨。

「聽日搜索隊嘅人就會繼續嚟呢間商場搵嘢食，到時應該就唔會出事…」送葬隊領頭的人，拍拍手：

「好，收工，返去大本營，各位good job啊。」

「等佢哋走遠啲先入去。」我跟阿登說。

待送葬隊那行人走到轉角位，連背影也消失之後，我才領住阿登走出去，向商場的方向靠近。身邊沒有任何一人的阿登亦只能依靠著我，跟得我十分之緊且不時望往身後。

直至靠近到商場的門外，我們才以潛行的方式慢慢溜入商場裡頭，只見數十個載著屍體的黑袋子都被擺放到商場中央處，就好像某種儀式想要把活人貢品獻給惡魔一樣。

說不定…

的確是用來供奉，但是供奉給……病腦。

來活取他們明天派出的搜索隊，的安全。

如果我的推想是真的話，那麼大本營便是一個極其恐怖且危險的地方……

空曠的商場，反而給人一種恐怖的空間感，彷彿四方八面隨時就有怪物會向你衝上來。

「阿登…如果有咩事嘅話……」我向他先交代定一些事情。

「即刻逃走！？」阿登雙目感激，好像我一出事就真的馬上會向後狂奔一樣。

「係即刻幫我。」

「…」阿登已經怕得說不出話來。

我慢慢地靠近商場中央處放置著的屍袋，拉近距離後再回頭望一望阿登，發現他竟然留在商場入口一步都沒動過。

我不禁嘆了一小口氣，感覺自己好像帶了隻豬來這裡害自己。

「夏晴……」我小心翼翼地把一個一個的屍袋拉開。

裡面的確有的是載著屍體，因為我能清晰看見死去之人臉上都是發紫及冰冷。而其中一個屍袋，的確是載著夏晴……

「夏晴…！」我試圖叫醒她。

從她身上我看不到屍班或是發紫，用手撫摸臉頰時更感覺到人體的熱……！

「夏晴！」但她好像暈迷不醒。

0 5

「晴！」我更大聲的呼喊她，這一下，令她眼皮有微微抖動了，似是想要睜開眼睛。

但當我見到夏晴慢慢回復知覺，自己快要笑逐顏開時，一把尖銳凌厲的叫聲響徹了整所商場……

=x-large「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溜！！」

我緩慢地抬頭往聲音來源的上方一看，發現了一個巨大的身影。

病腦。

「撲哧撲哧撲哧撲哧撲哧！！！！！」它直接從二樓樓層跳了下來，地板發出沉悶的響聲，驚動了灰塵。

眼前的怪物不單全身紅點且頭大身細，更是五觀扭曲，手上握住一雙雪白的高跟鞋，平日詭異的微笑依然，然後急步的走向我想要伸手把我捉拿！

面前這等情況，我立即轉身就跑！阿登也叫得要拆天，在病腦的手要拉住我衫領之際，夏晴真正地醒來了，並被周圍情況嚇得尖叫起來：「呀呀呀呀呀呀呀！！！！！！」

病腦一聽到夏晴的尖叫聲就停止對我的捉捕，回頭望一望夏晴，夏晴此刻亦望見了逃到商場門口的我，馬上呼喊：「M……！！！！」

「…我會再返嚟！」沒有帶住武器過來的我，只能被迫逃走，跟著阿登有多遠跑多遠，直至回到大本營才停止雙腳。

有驚無險，跟我撿回條命回到大本營的阿登，一回去之後就喊著要叫人去殺死病腦，因為他的妹妹也正可能是落在過它手上。

「M…！我…我哋即刻去叫首領救人啦！！！」阿登瘋了的想要跑去跟首領說。

我只是默默地按住他的膊，告訴他一件殘酷的事實：「阿登，就算你咁做都冇用…呢一個，係大本營同天腦做嘅交易。」

「咩…咩意思啊……M…」

此時，天空下起大雨來，雨水掩沒了周旁不少的高樓大廈，雨大得像瀑布一樣撒下。

「轟隆──」雷鳴隱約四起。

「病腦可能同大本營嘅高層做咗不為人知嘅交易……大本營定時定候會運送疑似病人或者真係死人嘅屍體去佢嘅病窩，當然…我唔知點解所有貢品之中，得夏晴係冇死，但睇落似係俾人注射咗麻醉劑。」我坐到一張餐桌上，推測下去：「作為回報，病腦會容許大本營嘅搜索隊去佢嘅病窩…即係商場入面搵食物同水，怪物需要嘅係活人……而大本營嘅人類需要嘅係食物同水，兩者一拍即合。」

「但…但係話佢哋交…易……佢哋…點識溝通…」阿登提出一個疑問。

「你哋成日講病腦係擁有智力嘅怪物，所以如果佢識得同人類溝通……我唔覺得出奇。」

「咁…咁即係我哋就算知道呢一場地下交易…都阻止唔到，都只可以扮乜都唔知！？」阿登激動地反問。

「的確係咁，但你亦都永遠唔會知道，下一個被送去做貢品嘅人…係咪自己。」我盯住阿登雙眼。

「太…太唔合理…！」阿登用力敲桌。

「社會不嬲係咁，你明知道有秘密交易…都只可以視若無睹。」想著想著，我不禁淺淺地笑：「就算……傷害到自身利益。」

「好黑暗……」阿登似乎接受不到大本營跟病腦勾結的事實。

「…嘛」我用手戳一戳阿登的膊背，說：「雖然社會冷酷，但總係有瘋子鐘意從中搞破壞。」

「……你意思係？」阿登轉身望向我。

我搭住阿登的膊頭，說：「既然冇人肯幫我哋，我哋就親自去破壞佢哋場交易。」

「我哋…我哋……點得啊…M…」

「到時就可以有無窮無盡嘅食物同水……你唔覺得好吸引？」

「呢個諗法…太大想…想頭啦…」阿登又畏縮起來。

「喺亂世…你將握呢堆物資，換個方式講，就等於掌有千百幾萬喺手，總比成日留喺大本營發呆好啊。」我極力鼓勵著他。

「咁…咁我哋要點做…就算…我真係支持你…」

「我哋帶上所有用得著嘅武器，咁就得。」

「咁…簡單！？同埋得我哋兩個！！？？」

「唔會，到時會多四個人幫手。」我對阿登拍膊保證。

「唔…」阿登點點頭，握實拳頭：「我之前上堂聽過…病者都有一個共通點，怕火。」

「火……所有生物都離唔開呢個定律。」我從桌上下來，手板著腰：「你幫我去搵啲武器，ok？」

「例如…？」

「大本營個市場咁大…邊款望落啱手就買咗佢。」

「但係我都冇物品同我交換…你新嚟可能唔知，大本營市場嘅嘢唔係共享制，而係用以物易物嘅方式……我手頭上除咗一個路飛鎖匙扣外根本咩都冇…」

「咁…」我摸摸自己背包，有出門前帶住的兩枝水，把其中一枝未開封的拋了給阿登：「呢枝水換到幾多武器？」

「水…！？用呢啲必須品換武器！？」阿登就像接到神聖的物品一樣，雙手微抖的捧著Bonaqua蒸餾水。

「冇付出就換唔到巨額嘅收益。」我撥撥手，說：「去。」

「…咁你呢？」

「我去搵下啲可以生火嘅用品。」

「咁…你需唔需要天拿水…？」阿登主動問。

「當然好。」

阿登說自己可以用一枝水的價值，在市場上換到不同的武器及少量天拿水，我就放任他去做。

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找些能夠點燃出火的物品，例如火機。

大本營看上去什麼也不缺，但基本上要找個普通的火機都十分困難。我在大本營中尋遍了所有角落，都找不到類似的東西。

有時望住灰沉的天空，與下過不停的雨，無力感都會悄悄溜入我體內。或當我合起雙眼，某些事情又會湧現到我腦上。

但雨點聲，會把我拉回現實。

「食物分配時間，請各位到四樓──」廣播在整個大本營響起，人們聽到後都放下手上的工作，拿食物最緊要。

當然，我也會過去拿一份。

「慢慢嚟～慢慢嚟～一人一份，唔好爭唔好搶～！」

「唔該…一份。」在擠迫的人群中，我上前伸出了手。

「嚟！拎住。」派食物的負責人把一塊用牛油紙包住的麵包拋了給我。

收到食物後，我就迅速離開人群，去找個沒人的地方獨自主食，例如三樓的一個小小儲物室。

裡面雖然堆放著建築的廢料，不過唯一特點就是夠靜，無阻我享受煎蛋夾包的美味。

「喀──」忽地，門被推開了。

差點被門聲嚇得咽到的我，往門那邊望去，發現是個九、十歲左右大的小男生開門進來，他跟我一樣手上握住塊包。他望見同樣在這吃飯的我沒有覺得奇怪，只是呆了呆，就坐到其中一個角落虎咽起來。

吃著吃著，走廊外又出現了一陣跑步的聲音，外面其餘房間的門都被「砰」「砰」聲的推開，直至這間房也被人推開了……

這次開門的，又是年紀相約的小孩子。

不同的是，他們三人結伴，用仇恨的目光盯住剛才進來吃包的男孩。

「又喺到食嘢！？」站頭的男孩當先捏住他耳朵：「叫咗你一拎到食物要俾我哋嫁喎！！」

「…唔」被捏住耳朵的他只顧著想要把麵包快點吞入肚。

「迫佢嘔返出嚟！」三人組之一的另外兩名男孩聽到命令，立即捉住其左右兩臂。

「唔啊……！我冇食過嘢……」吃包的小男孩不情願地被迫捉起。

「細路…你哋做咩。」其實我不想多顧閒事的，只是……太騷擾到我了。

「關你事？」三人組的小孩雖然年紀輕輕，卻膽子很大地回駁。

「唔關我事…？」我放下手上的麵包，緩緩地站起身、步步走向前：「你嘈到我。」

「你…敢膽打我！？我就話俾我阿爸阿媽聽…唱通常話俾啲大人知你……啊呀！！！！」在那小孩未說完之際，已經被我爽快地摑了一記耳光。

「嘈到死…」我凝視住他雙目。

「你…你夠膽……打…打我……」被摑了一記耳光的他淚水馬上湧出，慢慢退後：「我話俾……啊啊！！！」

我又摑了他一記耳光。

「走…你哋只係識得欺善怕惡。」我盯住他們三人：「垃圾。」

「嗚…嗚啊！！！！」三人組帶住哭泣的聲音離開這裡，我亦回到自己座位繼續吃著那塊包。

暗淡的房間內，再次回到平靜。

「多…謝…」那小孩向我道謝。

「冇嘢…少事。」

待我們都吃完那塊今天分配的煎蛋包後，就默默地呆坐住休息，快要因為飯氣攻心弄得想睡一覺的期間，那小孩問起我問題：

「你都鐘意喺到食嘢…？」

「唔…」我搖頭：「只係諗住…隨便搵個冇人嘅地方。」

「…我都係」

「點解？細路…應該係要有一大班朋友，一齊好開心咁相處。」我左眼稍稍望向了他：「點解要自己一個。」

「因為…佢哋都叫我做怪胎……」小男孩苦苦一笑。

「咁你叫咩名。」

「我叫阿寶。」他會心一笑：「俾你睇啲嘢！」

「嗯？」

緊接，阿寶舉起了手掌並伸出了手指，我才發現……他擁有六隻手指。

尾指旁邊，多長了一隻手指出來。

「咁神奇…」我望住他多出的一隻手指。

「你覺得神奇？」阿寶笑得更開心：「好少人會覺得神奇……」

「係六指症？」我抬頭望向他。

阿寶他點點頭。

難怪別人都叫你怪胎。

我低沉一笑：「幾有趣。」

「你算係第一個…見到我第六隻手指都唔驚嘅人。」

0 6

「你話唔定會更加驚我……」望住自認怪胎的阿寶，我不禁嘿嘿的笑起。

「係呢，仲未問你叫咩名？」阿寶在昏暗的房間之中，望住我的側臉。

「…你就叫我做M。」

「M！」阿寶從衣袋裡取出些什麼，是個小盒子模樣的物品：「我特別鐘意喺四周圍好黑個陣，拎出嚟玩。」

「咩嚟？」太黑了，我看不清是什麼。

阿寶拉開了手上的小盒子，從中取出了一根不明的東西，再往盒側一擦！「嚓」的一聲，這下我總算知道是盒火柴了。

「喺黑暗之中，火柴就照得特別光～」阿寶滿足地望住那團幼火。

但對我而言，卻是無比的烈火。

「你可唔可以…借一條俾我？」我生硬地說。

「好珍貴架喎！」阿寶下意識地收起火柴盒，但不到幾秒，又慢慢地拿回出來：「得番一條渣……」

「呢一條，就已經夠我燃點…成個大本營，嘅希望。」

「唔……你要還架！」阿寶猶豫許久，最終還是決定借給我了。

齊了，行了，這下只要等阿登弄到天拿水及武器回來，計劃就成功一半了。

「阿寶…我得閒再搵你玩。」我是時候要離開了。

「咁快……」

我開門離開之前，寄語他一句：「以後俾人蝦，要識得反抗，如果唔係…冇人可以幫到你。」

「但係今次M你幫咗我！」

背對住阿寶的我笑了笑，就離開此處。

離開李惠利大樓去到大本營市集尋找阿登的我，順道看看這裡有什麼神奇的玩意，發現其中一個小攤檔的音樂盒十分精緻，把我的目光迷住了。我覺得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它轉動時，會播出一首易入耳的旋律，且音樂盒的木身上印有了「Love is
cool」三字，令我毫不猶豫用之前偷來的巧克力牛奶，換了這個音樂盒回來。

可能我以後會很後悔買了這沒用的東西回來，但當下我真的無法抑制住自己的衝動。

在這個枯燥又乏味的亂世中，音樂似乎變了一種令人精神振作的物品。

托音樂盒的福，原本被今天遇見病腦的畫面困擾的我，亦容易入眠了。

醒來後的我十分慶幸，我手上如此精美的音樂盒，居然沒人會趁我睡著時偷走。不過都過一整晚了，阿登去哪了？

算了，先眠多一會再說。

我合上眼之際，休息室的門被人推開，大舊好像一早知道我會待在這裡的，來到找我。

「M。」大舊頭髮總是又硬又直的豎立著：「跟我嚟。」

「咩事…」我問。

「首領有事要見你。」

既然是大本營的首領要見我，我也不可不去，只是心中有著不好的預感。那個老賢雖然看似面慈心善，直覺卻告訴我這個人有著很多秘密。

猶其是臨到達圖書館前，我遇見了第一天為我做心理測驗的那位社工──玲玲。靠牆看著書本的她，有心無意地盯了我一眼，那種眼神……是帶著懷疑與猜忌。

走到圖書館的盡頭後，我小心地推開了沉實的木門，老賢就坐在裡頭似為等我而來。

「坐。」老賢擺一下手。

「我企就可以。」我盯住他。

「M……？我應該冇記錯你個名。依幾日喺大本營過得點？」老賢一副關心的姿態。

「過得去…」

「嗯，要建立一個社區係唔容易，需要好多人嘅合作、付出、犧牲，每一個人，都有貢獻。」老賢說著些我不明白的話：「我哋人類首先要團結，先可以對抗到病者，如果團結之前就內鬨…咁都唔會有依家嘅一切。」

他…

為什麼要對我說這些話。

當中肯定有原因。

「明白。」

老賢點頭，就讓我離去。

看來日後在大本營活動…得更小心點。

「M！」步出圖書館後，便迎面與阿登遇著。

「搵咗你好耐。」我留意到他背包上插住了四把開山刀，及手上握住一小罐份量的天拿水，看來完成了。

「我啱啱見到你同大舊上咗嚟，所以我喺門口等你出嚟，冇嘢嘛？」

「冇，只係入咗老賢間房一陣。」我們一邊行一邊說。

「吓？佢叫咗你入去……？！」

「有問題？」

「冇事嘅話…老賢都唔會特別見任何人，會唔會…係我哋計劃俾人知道咗啊…」阿登又驚慌起來。

「任何時候都唔好咁驚青…」我搭住他的肩膊：「否則好易出錯。」

準備好所有戰鬥武器的我們，現在只等待下一個時機出發，即是送葬隊下一次再前往病窩的地頭時。雖然救夏晴要緊，但我總不能為了她…掉了阿登的性命，我說過，不會讓身旁那傢伙受傷。

「送葬隊下一次出發應該會係後日……」與我坐在演講聽的阿登說：「但點解一定要送葬隊出發先行動…？成兩日咁長…你朋友都可能……」

今天中午位於一樓的演講廳中，阿登跟我說有一場鋼琴的演奏看，我就跟他來這裡了，反正在送葬隊出發前…我們都沒事做。

大本營的演講廳充滿住空間感，樓底不會太低造成壓迫感，華麗的講台上擺放住一部鋼琴，上面一位女性彈奏著。觀眾席的座位大概容納到百多人，我見今天都不少人來到這裡。

「我講過，我哋到時會有四個幫手。」我用心聆聽著這首交響樂：「到時你就明…」

已經連續好幾天雨下不停，這個文明社會病了之後，彷彿天氣也跟著病變起來，大豆般的雨水打在臉上還會感覺到微痛。

不過……我看大本營的人倒是十分開心，一個二個捧著大桶子出來承住雨水，想要當食水用。有的人則索性走了出去，舉手仰天感受雨的洗禮，當作洗操。

今天，送葬隊也在後日，如常地出發了。

阿登負責背住背包，入面插住四把開山刀可以隨時拔出來。另外，還有我從小男孩阿寶手上得來的一根火柴及一條自己從雜物房找來的索帶。

相比起上次，阿登此行似乎沒有太害怕，相反看上去很平靜的說。

「小心。」阿登再一次從窗台跳到樹幹再下來大本營外圍，這次他又滑手了。

「啊！」

「…」

「點解…你每次都可以咁順利跳落嚟……」阿登痛苦地站起。

「我…？」我望住樹身，就別過了臉，低頭向前進發：「爬得多。」

「M，你以前成日爬樹爬樓架？」

「嗯…算係。」我擦一擦眼睛。

由於大雨的關係，我們要跟得送葬隊很貼，不然被大雨的氣霧掩蓋住他們的身影就大事。

「轟隆──！」雷聲驀地響起，彷如跟眼前陰沉無盡的病窩商場形成襯托。

阿登亦被嚇得叫起來：「哇…！」幸好，我及時用手掩住了他嘴巴。

「好似有聲咁嘅？」送葬隊其中一人望往後面。

「打雷姐～快快手手搬啲屍入去啦，今日總係特別覺得陰陰沉沉……」推車手說。

「好！做嘢做嘢，做完快手收工。」送葬隊成員拍拍手，四人便開始合力搬運為數十件左右的屍體進去裡面。

直至我找到一個空檔，見到他們四人同時地進了裡頭搬屍，我便馬上取出索膠帶，並對阿登喊著：

「跟我上！」

然後，便跑進了去商場入面。

「…邊…邊……你係邊個啊！！！！」送葬隊的成員放下屍體打算回頭時，望見了衝進到商場的我倆。

「阿登，擋住佢哋。」我立即用索膠帶把商場入口的門柄紮好。

「你…你哋唔好埋嚟啊…！！」阿登拔出其中一把開山刀舉向他們四人。

「做乜啊你哋！！！」

送葬隊的人想衝過來時，阿登就作勢揮兩刀要斬他們：「得未啊……M…」

「鎖好。」索帶已經緊緊扣住商場門柄。

「你咩啊！呢到病窩嘅地方嚟嫁！！」送葬隊其中一員瘋了的衝過來，用力拉扯門柄，再望向旁邊的我：「開門啊！」

「你哋知係病窩嘅地方…咁仲送活人入嚟？」我反問。

「嗰…個啲人死哂嫁啦！貢品嚟渣！」

「前日…你哋送咗一個仲未死嘅女仔入嚟……」怯懦的阿登終於主動開口，指住商場深處：「依家…可能就喺入面。」

「都…都唔知你哋講乜！聽住……我唔得閒陪你哋癲！」送葬隊那人狠狠地指住了我：「你再唔開門唔好怪我唔客氣！」

「我都想睇你有幾唔客氣…」我把開山刀亮出，指向他：「大不了一齊死，如果唔係……就一齊對付病腦。」

「你都發神經！」那人慢慢退後，只因他們剛才搬屍體時都把武器遺留到外面，現在手無寸鐵：「開門啊大佬！！！病腦嚟緊架啦！！！！」

「哧…哧哧……溜。」病腦的腳步聲漸漸靠近。

同時間，整個商場以廣播形式環繞住一首類像婚禮上才會播的純音樂，跟現場陰沉冰冷的環境極不協調。

然後，二樓上一個龐大的影子默默地把眾人包圍住，我們六人一同抬頭往上方望去，病腦……就站在我們面前！

不同上次，這次病腦捧住一個花球，它把花球捧了向送葬隊的其中一人。那人下意識地退了步，到花球碰地時見沒什麼異樣便靠近一點蹲下拿起觀看是什麼來頭，換來的卻是他一聲慘叫及後續的爆炸！！！！

「啊！！！！！」

「砰！！！！！！！！」花球當場爆裂。

「土…係土製炸彈……！」被同伴的血花濺到的其中一人，馬上退得更後。

那名拿起了花球的送葬隊成員，當場死亡。

頭部還凹陷了，死相奇慘。

07

「哇…！哇哇哇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生還的三名送葬隊成員一湧到門邊，瘋狂拍門：「走呀走啊！！！！俾我走啊！！！」

而病腦，反而沒有追下來，就好像認為我們受過警告後，會自己懂得離開它的家一樣，轉身就回到那深暗的漆黑之中。

「…冷靜。」我口中雖然說著這一句，可能剛才的畫面……都令我心有餘悸。

阿登更是呆滯得出不了聲，作不了反應。

「冷靜！！？冷咩啊冷靜…！？你見唔見到啊！！見唔見到啊！！！！」送葬隊的人全部崩潰，完全靜不下來。

我用力一喊：「冷靜啊！」

「點…點樣冷靜啊……！」另一名送葬隊成員已經雙膝軟掉，爬在地上雙手掩頭，怕得眼珠快凸出來：「你有咩權利掌控我哋條命啊！！總之我一定要走！！」

「只要你哋肯聽我講……」我沉下臉色，說：「病腦解決之後，商場一半嘅物資歸你哋。」

話語一出，原本畏怕的三人好像被觸動到心思般，愣了一下。

果然…

某些時候，利益遠比生命的價值要大。

「一半物資，任你哋三個人分。」我刻意再重複一次。

「你…你講咩傻嘢……」送葬隊的人在金錢面前，神緒已經慢慢鎮定下來。

「你好清楚。」

「病…病腦唔係話搞掂就搞掂…我哋根本就毫無勝……」

「正常人唔會搞得掂。」我插口，抬頭俯視住他們：「但係我…可以。」

「你係……」

「獵手。」要讓他們安心地信任我，就要先撒個謊言，讓他們對我有所依賴。

「獵手…？！」他們三人一同望住我：「…病者…獵手？」

「除咗我之外…有邊個會咁得閒嚟搵病者玩。」我強行抑制住自己顫著的手裝作一副輕鬆的，單手拋接著開山刀。

然後，他們三人陷入沉默、沉思，望一望我、又望一望彼此，好像猶豫不定一樣。

可我只知道，他們的心情……已經不知不覺地平復下來。

人類本身就為一頭怪物，慾念無窮無盡的怪物。

心情越是平淡，越是平和起來，就越是要有點刺激撼動起來，才有活著的感覺。

貪婪，更甚是火海。

送葬隊的三人互相交視，總是拿不定主意一樣，我便索性走到阿登身後，把餘下的兩把的開山刀都掉

到去他們面前。

「鏗──」兩把開山刀掉在他們面前，他們皆為愕然。

「你哋自己決定。」最後一步，拋出信任的刀，讓他們完全臣服。

「阿登…行。」我轉身，就慢步前往病窩的洞穴。

「M…M……得我哋…兩個真係…？」跟在身後怕得要死的阿登小聲問。

「放心，」我默默一笑：「佢哋會跟嚟。」

「真係…？」阿登左右橫顧著，空無一人且幽暗的鋪頭。

後方一陣腳步的追隨聲……

「獵手！」送葬隊三人的聲音，他們追上來了：「我哋可以點叫你……」

我回望他們，其中二人已經握緊住開山刀，另外一人也握緊了拳頭，他們眉目之間帶多了一點堅定。

「M。」

「好…M先生，講定先……我哋從來冇對付過病腦嘅經驗，完全唔知佢嘅習性，所以唔好太過信任我哋…。」送葬的人成員說。

「冇問題。」反正我也沒經驗。

於是，我們五人便結伴同行，一起往商場的深處走去。沿途上他們可能有點害怕，就說些有的沒的來

減低一下恐怖的氣氛。

「聽…聽講，大本營曾經對付過病腦嘅人…唔多過四個。」送葬隊之一的成員推車手訴說著歷史：「我哋會唔會係之後打低病腦嘅人之一呢…哈…哈…」

一路上，婚禮的奏樂都沒有停過，在病窩走得越是深入，周邊的一切擺切就越像……舉行像一場婚禮。

以多隻人手製作的花牌、深紅似血的長地毯、被支架固定站住的死去之人，一一都令我們不敢抬起頭來走路，不過總得有人望住前方的黑暗，才能提防突襲。

「你覺得呢到似咩……」送葬的人問。

「婚禮？」我答。

「越嚟越怪…」

「唔出奇，病腦嘅智力令佢足以擁有了解文化嘅智慧。」我深想了一層，推測：「話唔定…夏晴可能會因為咁……而仲在生。」

「你…你係指……病腦…想同人類結婚…？」阿登幻想著畫面都幾乎想嘔。

「太變態……」送葬隊一人說。

不經不覺，我們已經在商場遊走了好幾分鐘，亦由一樓走到去三樓。周圍除了死寂的氣氛外，就再無別的異樣。

但當人們開始有這樣的想法時，危險就偏會在這種時候出現。

我們在商場三樓的百貨超市經過時，不其然定定地望實了裡面林林種種的貨品。雖然內部深暗，再走入一點可能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可是在我們眾人之中裡面的食物或是生活用品，都像是發了光般等待我們拾走。

「不…不如，」送葬隊的推車手吞一吞喉，說：「趁…趁我哋仲未出事之前……拎哂入面啲嘢…就走。

」

「我…都認同。」另一名送葬隊成員同意。

第三位送葬隊成員慎重地點了頭一下：「平時搜索隊嚟搵物資…都最多只係搵第一層嘅嘢……呢到位於商場第三層…裡面…肯定有食唔完嘅煙同酒…」

「唔好俾眼前利益矇閉…」我提醒他們。

「我…我煙癮嚟……俾我入去搵包煙扯一扯先！」手上沒有武器的那位送葬隊成員抵受不住煙癮，不顧一切就衝了進去超市裡頭：「哈…正……正啊！」

他先走到擺放麵包的貨架上，歇斯底里用蠻力扯開透明膠袋，一手取出裡面的餐包就狼吞虎嚥地啃起來，緊接又走到更深入處，我們看不到他的地方，只傳出著他驚喜的叫聲：

「哇！！有啤酒啊，呢到個雪櫃入啤酒啊！！！」其喜悅的聲線，徊繞著整間超市。

「我…我都……」推車手又吞了一下喉，像是口渴極久一樣，準備就步隨入去。

我捉住他的手，推車手立即轉頭望我一眼，我搖一搖頭。

在那名送葬隊成員在超市裡頭享受啤酒的同時，裡頭驀地隱約地傳出了不明的雜聲。

「咔…咔咔咔…」

「啵……」

「砰…噠噠…」

聲音像是超市深處有什麼正走出來一樣，但不小心碰到周邊的貨架弄得貨品都掉了在地上。

「阿…阿陳，阿陳！」推車手也感到不妙，想要叫他快點出來。

可是，他似乎沒想過要出來。

「M…我哋洗唔洗入去保護佢…」一直貼緊住我身邊的阿登問。

「唔洗，病腦冇可能咁簡單就俾我哋上到嚟三樓…而唔出手阻止。」我盯住超市深處的幽黑：「就好似有個陌生人入咗你屋企間房，都冇可能唔趕佢出去……」

「咁即係……」

「病腦有信心…我哋搵到佢間主人房之前，就已經死喺佢屋企走廊。」

「嗶──」的一聲，突然地，超市的透明捲閘緩緩地下降。

「做…做咩事！」送葬隊成員問。

「閘門閂緊……」我上前想要試圖撐起捲閘，可是完全沒有用啊：「出嚟啊！」

阿登和另外兩名送葬隊人見狀，馬上學我上前用雙臂頂住閘門，並喊著裡面那傢伙出來。

「咩事啊…！」裡面的他也感覺到不一樣的氣氛，很快地從超市深處跑了出來，可在他背後……卻多了隻怪物跟緊住他。

「你後面…」推車手呆滯地望住其身後：「舌…舌女啊！！！」

那拿握住罐啤酒的傢伙這才回頭一望，一望就嚇得叫了起來。一隻滿身紅點，生前像是家庭主婦模樣的怪物，即是他們稱為的舌女，用著滿佈濕疹紅點的四肢爬行並以又長又肥的大舌舔住他的背部！

「啊呀呀呀呀呀！！！！」

只差幾步的他快要從超市跑出來了，可是……舌女卻用修長的手捉住了他的腳踝！

被抓住腳部的他狠狠地摔了一跤，拚命地抓住地板想要爬向前，可是舌女就用住自身其大的力氣將他強行拖入超市深處，舌女它臉上裂開的口形成一種詭異的怪笑，望住無力幫助隊友的我們，像是嘲笑我們的無能或是示意……下一個就是我們。

閘門也漸漸下降到我們不能再支撐的位置，於是只能退後一步，白白眼睜睜的望住深處裡，那翻滾痛苦的慘叫聲音及血濺。

我說：「走…」多留在這裡，只會多一分危險。

「得番我哋四個……」推車手苦惱的按住額頭，有如死灰的絕望。

「閘門閂咗，佢暫時應該…唔會出到嚟…」阿登望住閘門，有點放不下安心。

「嘰…！砰砰砰砰──！」舌女忽地地回頭，爬到超市透明閘捲用力敲打閘身，及用住自身瘦長的手試圖舉起閘門出來！！

「喂呀！！佢想出嚟啊！！！佢想出嚟啊！！」推車手馬上捉住我的手臂退到極後。

「走…走！」我領頭帶他們向前逃亡，氣氛一轉緊湊！

我們四人不斷往前狂跑，想先逃過舌女這一波的攻擊再說後事。沒想過它看似瘦削的手臂，居然有力舉得起整道超市捲門起來！

「嘰…嘰嘰……」舌女發出類似人類奸笑的聲音，向我們逃跑方向爬著追來。

「M先生…！點算啊！！再係咁跑都唔係辦法……我哋實唔夠佢快……」跟我逃奔著的推車手問。

「…」一邊逃跑期間，我橫望周圍看看有沒有什麼脫險的法子。

「嘰…！！」舌女很快就追到我們後面不遠，扭曲的四肢以凌厲的動作追捕著我們。

「M！！！！」阿登想哭了一樣：「佢追到嚟啦！！！」

「寵物店…」我留意到前方不遠的一間寵物店：「入去個到！」

送葬隊二人各執其刀，一跑到寵物店門前就用力狂砍著玻璃的門身，以破門進去。如果他們這份勇猛用在砍怪物身上，畫面會有多英氣？

「入得！」

這間寵物店跟其他鋪頭差不多，都暗淡無光，所幸的是商場的外來光隱約地照到這裡，好讓我們能清楚自己的位置。而且店內還散發著屍體的臭氣，相信是廚櫃那些死去而久的倉鼠腐爛造成。

「M先生…入咗嚟之後又點啊！？」推車手又急又怕。

「籠！推個大鐵籠去門口！咁佢一入嚟就閂籠困住佢！！！」阿登這叫情急生智？他居然提出了個意見。

但我也不禁要吐糟一番：「阿登…舌女只係無智力，而唔係弱智……聽住，我只講一次，一陣舌女衝入嚟我會拎條狗鏈套入去條頸然後拉住佢，喺佢條頸俾我用力扯住個瞬間…阿登！你拎個防咬圈套入去個頭，另外個兩位再拎刀斬佢手手腳腳就得。」

「難道咁高…？」阿登呆住，手又開始震顫：「我做唔到嫁喎……！M！！」

「做唔到…都要做。」我在寵物的貨架找來了防咬圈，拋了給阿登，自己則握緊住一條狗鏈。

「嘰…嘰嘰嘰嘰…」舌女的陰笑聲音已在出面徘徊。

我收細聲線說：「靜…佢嚟。」

「嘰…」

「嘰……」

「嘰！！！！！！！」

舌女凌厲得直接爬進寵物店中，躲伏在門邊的我緊握狗鏈就想要套在它的頸上！可它反應靈敏，在我想動手的時候已經轉頭望向了我……

空間，一瞬間冷了半分。

「嗄呀呀呀呀呀呀呀！！！！！！！！」舌女向我張大嘴巴，吐出極大陣魚腐腸子般的臭氣與飛沫。

還好我穿住連身衣帽並戴住了口罩，全身沒有直接暴露肌膚的位置。我很清楚舌女下一步就會將我撲倒，並對我瘋狂舔食。

這個攻擊的行為模式，我在家觀看住樓下的活人被它這種怪物攻擊時，就看過不少次……

所以，我只能……

「接住！！」我把狗鏈拋向給送葬隊的推車手，然後馬上舉起雙手格擋住臉部防止它的舔擊。

「嘰嗄！！！！！！！！！」舌女向我飛撲的瞬間，力度有如給小型貨車撞倒般。

舔啃的唾液交替聲不停地傳入耳邊……

「頂住呀M！！！」推車手用力一喊，上前用狗鏈套住舌女頸部。

「啊啊啊啊！！！！！！」阿登也馬上配合，把防咬圈戴上舌女頭上。

然後三人用力狂砍著舌女的後頸，好像已經完全不怕這個只會攻擊我的舔女一樣！

0 8

「哧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被開山刀連續狂砍數下後，舌女方便痛覺般用扭曲掉的腳把身後的他們猛力踢走！再轉身面向他們，淒厲地凌叫起來！！！

終於…

背向我了。

「…！」我右手拾起被撲倒時掉落的開山刀，左手拉扯住舌女被戴上的狗鏈。

這麼用力一扯，它的頭便自然地仰後一點被迫望向天花板，不…是望住我樣子。

繼而手起刀落，從上而下一刀直刺舌喉肚！

「嘶嘶嘶──！！！」撕裂的聲音。

舌女眼珠盯住了我，可…軀體不能再動了。

一聲深長的怪叫後，它便向前軟傾伏地死去……

口腔至到前胸腹之間，肉骨還陷入著開山刀的刃。

「嗄…嗄……嗄…」我們四人一同喘氣，頭一次…喘得這麼齊心。

「把刀……仲用唔用…」阿登這句是想開玩笑…還是認真的提議？但無論是哪個，都顯得很白痴。

「我就唔夠膽用……」我望住自己連衣帽的腕袖部份，都被舌女舔得溶溶爛爛的，還好剛才及時擋住

了臉部。

「我…我哋終於……做到…嗄…嗄……」推車手和他的拍擋表情看來，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殺了怪物。

如果解決一隻舌女都費我們這麼多力氣的話，那病腦又會有多難對付…

世上還有多種的怪物，又要如何對付。

短暫的勝利是開心，卻沒有讓我從此放下戒心。

「你哋點？」我橫望他們三人，說：「如果冇事，就繼續…。」

相比起不久之前還怕得要哭叫天的嘴臉，他們三人這次只是愣了一愣，然後點頭。

我們都不知道病腦的所在位置，只知道婚禮的奏樂聲越來越大，我們應該離病腦的婚禮會場不遠矣。

「係呢你哋都未知我哋叫咩名。」推車手突然說起。

「咁可以點叫你哋。」我瞧他們一眼。

「我叫漢森，以前都係周圍流浪，但有次俾病鼻襲擊之後俾大本營嘅人救咗。」推車手開始自我介紹著：「但我阿哥就同佢失散咗。」

跟漢森同為送葬隊成員，卻沒像他頭髮一樣濃密的同伴也自我介紹起來：「叫我天明，應該係你哋之中最大同老婆都喺大本營入面，原本未發生呢年事之前想生個女唉。」

「咁你呢。」漢森再一次望住我。

「M」我好像說過了。

「我係問你真名」漢森帶點疑惑：「應該冇人個名真係單字一個M嫁嘛？」

「終於四樓。」我選擇回避問題。

世界都變了樣，名字是什麼又有何重要。

我們從後樓梯前進到第四層後，都無不驚訝，只因四樓整層都幾乎被改頭換面的佈置過。

深長的紅地毯直鋪到我們樓梯出門的位置，彷彿要迎接我們的到來。這層腐臭味猶其嚴重，所指的臭味再也不是前三層的刺味血腥，而是一件豬肉暴曬在太陽下多天的那種腐臭味。

向前走深一點，就能望見曾經一個又一個的活人，全被病腦用金屬枝條、剛線等固定在地上或牆邊，看起來就像站起的模樣，可是皮膚的腐爛及長蛆，都能讓人得知他們死去多時。

「我睇…你哋想搵嘅女仔都已經凶多吉少…」漢森已經說定最壞的結果。

「病腦會唔會好似舌女咁……」阿登咬緊牙關，緊握刀柄，顯得特別緊張：「突然衝過嚟架…」

「登…啲天拿水喺背囊入面？」

「係……」

我雙手拉開了鏈，把裡面一樽左右份量的天拿水取出：「睇嚟差唔多要用上…」

「…你哋一早天拿水都帶定過嚟？！」漢森眉頭像是鬆了一分繃緊，說：「咁就好……至少我哋唔洗拎把刀去斬死佢…」

「雖則話病腦唔會主動攻擊人類…但係入咗佢病窩之後…佢會唔會突然發癲，冇人知道。」我把褲袋中的小火柴也拿出，望住裡頭唯一一根的火柴：「機會，得一次。」

「M…一陣就靠你…」阿登又跟得我更貼，幾乎是觸碰著我的背來前進了。

「我好想知…到底第一個知道病腦弱點係火嘅人喺燒死佢個陣，係咩心態。」我望住了樽內的天拿水，不禁想著自己現在又是何許心態…

步步為營的我們，似乎終於走到了商場四樓的中心處，那裡擺放著各式各樣的傢俱，真的把整層都當作是自家屋企一般，軟軟的沙發、高檔的木桌、鋼製的雪櫃都隨地而放，放置得毫無格局。

「雪櫃…？」漢森把手放了在雪櫃上，有點驚訝：「仲凍嘅…！？」

我推測：「可能仲用緊商場嘅後備電源…」

「入面會有啲咩……」天明倏地把手放在雪櫃柄上，想要打開雪櫃。

我一手按住了雪櫃，不讓他打開：「我諗…都唔方會係正常嘅嘢。」我留意到雪櫃門的縫間…夾雜著一點乾掉的血跡。

「係…」天明聽我這麼一說，好像也幻想到裡頭大概會是擺放著什麼，就沒有理會雪櫃，繼續前進。

經過這些隨地亂放的傢俱以後，我們就遇上了一大塊白色紗布把前方的景象掩蓋住。

「你哋企後少少…」我一手捏住白色大紗布，見天明、漢森和阿登通通都站了在我身後便用力拉開，只見布後一直站住頭部龐大、滿身紅點的病腦，而且它的左右兩邊都擺放住笨重的攝影大燈！

繼而「啪」一聲！攝影大燈被啟著，隨即一大片白色強光直射入我眼內！！

「啊…！」我下意識地退後，用手掩蓋住被強光刺激的雙眼。

「病…病腦啊啊啊！！！！！」我聽到身後的阿登驚呼。

…完全睜不開眼睛！

「退…退……退！」漢森和天明立即拉住短暫失去視力的我向後退。

病腦手中握住一枝針筒，在我們面前插了入自己手臂中，把自己的血液取出後，向我們綻放出惡意的

微笑：「嗄…嗄啵啵啵……」然後，一步…一步……走近向我們。

「佢…想點啊…！！」天明被它的舉動嚇得鬆開我失去視力的我，自己一個後退。

「佢想注射啲血入我到啊！！！！」拿住開山刀的阿登也嚇得哭著跑了。

「M！！打開個樽啊！！」唯一沒離我而去的漢森大喊！

儘管被強光激射使得陷入了短暫的意識昏暈之中，我還是聽到了漢森這句出盡全力而喊的說話，於是打開了瓶蓋：「佢喺前面……！？」

「你兩點鐘方向衝緊過嚟！」漢森急速地提醒。

打開瓶蓋後的我，索性把整瓶天拿水都擲到漢森所說的方向，果不其然響出了碰撞的一聲，看來是打中了！

「避開啊！」漢森把我用力推到左邊，自己則往右邊閃避。

以非人速度直衝過來的病腦因此刺了個空，沒成功用自己的病血針筒刺到我倆之一。

被狼狽推開的我視覺漸漸由白茫茫一片，回復到眼前應有的恐怖畫面。跟我只隔住一個身位的病腦裂嘴一笑，只要動一下手就能把有它血液的針筒注射入我體內，我……要完了嗎。

沒有我的話…

「M……！！！」他們三人…能解決病腦嗎。

在我認定自己要死的那瞬間，商場四樓我們剛才由入口進來的那處，傳來了一陣急速的腳步聲，繼而一下清脆的揮球聲……

「兵！」

病腦快將針筒刺入我體內的剎那，右邊暗處飛來一個高速的棒球！眼前的畫面彷彿慢了半分一樣，病腦被那快速直球擊中腦部，威力不足以令它擊倒，卻令我有空檔脫身！

「邊個！？」天明望向棒球飛來的漆黑處。

漸漸地，一個戴住鴨綠貝雷帽、上身圍著深綠披肩、穿住合身九身褲，手中握住鐵球棍的人從那漆黑之中步出，其精銳的目光落在病腦身上。

這個人不就是…

「機會。」他盯住我，說。

我脫身之後，第一時撿回那火柴盒子，從中取出那根僅有的小火柴用力地在盒身的磨砂上一擦！希望之火，點燃起來。

「哧哧哧～～～～～」被棒球擊中一下的病腦顯得暴跳如雷，追緊住距離最近的我舉起病血針筒。

「曲球！」那突然前來相助的好手，從腰間繫著的棒球罐子裡取出一個棒球，用力地往病腦又是一擲！

棒球以曲旋的方式打中了病腦的手部，使得載有其血液的針筒掉落到地上，我繼而把火柴掉向了早已被天拿水澆到的病腦一擲，「蓬」的一聲！火燒病腦，頭顱巨大的它被火焰急速吞噬。

「呀嗄嗄嗄嗄嗄嗄嗄嗄嗄嗄嗄──！！！！！！！！！」病腦痛不欲生地怪叫聲來，聲音長繞住整個商場……

被火燒得瘋掉似的病腦發盲地衝了向阿登那邊，眼見勝利在望的漢森上前一腳把病腦踢走防止它傷害阿登，最終病腦帶住深怨的叫聲奔向了商場的更深處去。

由於它整個上半身幾乎在燃燒著，所以它徑自離開我們也沒刻意追上去補刀，萬一它一個反撲傷的可

能是我們。

「呼…呼……係咪完喇…」我們之中，唯一有家室天明問。

「大概…係。」付出不少的漢森雙手按住雙膝，顯得剛才那一腳用了很大的力。

「啊……終於完啦…完啦……」阿登真正的鬆一口氣，軟坐在地上。

而我，則與那個前來幫忙的人彼此對視。

他…

是第一次我遇夏晴在便利店相遇時，為了誘開怪物而與他們分開的那個男生…沒記錯的話，

他的名為好像叫……少佐。

0 9

「你點稱呼…啱啱真係唔該哂你！」喘住氣的天明望向了他。

「我附近經過聽到商場有舌女好大聲叫，見到你哋之後就跟咗上嚟。」他一句解釋前來的原因：「我叫少佐。」

果然是他。

少佐刻意走到我面前，無視周遭的三人，依然凝視住我：「我可以問你個名？」

「M。」我說話有點生硬：「頭先…唔該。」

「我哋繼續向前行睇下…？」少佐問。

我點頭。

於是，我們路上有多了一個驀地出現的同伴加入。可惜的是，很後期才出現，不然以他的身手我們大概可以省點力。

待我們再向前差不到四樓的盡頭處，便發現了一個穿住婚紗的少女安坐在一張椅子上，眼皮垂合著。

「夏晴？！」這句話，由少佐口中而出。

「呢個…就係……你哋要搵嘅女仔…？」漢森問。

少佐眼見舊友，立即上前查看她的情況和周圍：「應該只係俾病腦注射咗過量嘅鎮定劑……」旁邊散落著不少針筒空盒子與鎮定劑的藥液。

「病腦果然…」我望住完好無缺，但陷入著沉睡的夏晴：「係想搵個人類女性結婚。」

「呢到部電視仲開住…」阿登走到去商場其中一間電器鋪觀看。

我也走去一望，才發現電器鋪那些電視還未被關掉，反而重複地播放著美劇一段男女主角結婚的畫面。

再望望上下左右的擺設，也跟電視裡面的畫面相差無幾，包括……那些觀看婚禮的來賓。

「你哋係大本營個邊嘅人？」少佐此時又問起一句。

「係…但點解我哋會入到嚟打病者……就…」漢森瞧我一眼後，再回答：「我諗有排解釋。」

「好難解釋？」少佐眉頭一皺。

「唔係，」我走電器鋪那邊走回過去，說：「我哋單純為物資。」

「…」漢森望了我一望，很明顯地因為跟他一開始聽的，我是要進來救一個女生的原因有出入。

「其實呢個女仔我已經識咗一段時間，」少佐雙手以公主抱的方式，抱起沉睡著的夏晴：「居然會喺到見番佢…估唔到，佢會俾病腦捉走咗。」

「咁你帶個女仔番去，我哋拎我哋要嘅物資。」我對少佐說。

「隨便，呢啲係你哋嘅成果。」少佐同意。

在這段搜尋病窩物品的空檔期間，漢森走了過來低聲問起些事來。

「M…嗰個女仔，唔係就係你一開始話要救嘅人…？點解你好似唔識佢咁……」漢森有這樣的疑問也是正常。

「你有時間不如諗下一陣拎啲乜返去仲好。」我淺淺微笑。

「都啱！哈哈哈哈……」說畢，漢森就走到天明那邊討論。

「對唔住啊M……我好似…總係幫唔到手咁…」阿登一面歉意的走過來。

「冇所謂…反正依家都冇穿冇爛。」我把剛才從病窩中，找到的手電筒送給了阿登：「送俾你，以後就算冇辦法幫手，都叫做可以幫我照下路。」

「係…！」阿登雙眼淚光，帶住誠懇的接過手電筒。

「如果你哋要刮物資就差唔多郁手…」少佐望望商場外的陰沉天色：「一到天黑，街上所有病者就會去到周圍建築物入面休息。」

「唔…郁手。」於是，我們五人連同沉睡的夏晴便返回下層，打算拿得多少就拿多少，總之天黑之前必須要回到大本營。

可詭異的事情…出現了。

我們利用電梯步行到樓下第三層後，見到商場中天花板上裝置的自動灑水系統被莫名地觸發過，地上遺下了一大片水跡。

「病腦…仲未死……？！」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原本以為可以輕輕鬆鬆去搜掠物資的天明表情有如晴天霹靂。

「你好似叫阿登？」少佐把夏晴給阿登抱住，好讓自己能活動雙手去戰鬥：「暫時幫我好好保護住晴。」

「哦…喔！」阿登不敢怠慢，接住夏晴並把自己的開山刀交給我。

「你估佢去咗邊……」漢森望住前方暗暗的商場走廊，問。

「應該唔遠，」少佐在水跡旁蹲下來，凝視著它留下的水印痕跡：「跟住啲水印，應該搵得到。」

「但係我哋應該要走先係第一目標啊…！？」天明插嘴，指住商場外：「就快入黑！唔好理隻大頭怪B喇……」

「如果就咁走嘅話，咁我哋咪物資又拎唔到…又白白死咗兩個同伴？」漢森啞啞地問。

「我仲返去見我老婆嫁！唔好…唔好呢個時候……又搞埋啲危險嘢…」天明說。

「病腦就算未死都應該重傷，我哋五個人點都會對付唔到？！」漢森經過剛才多場戰鬥後，對付病者的信心似乎有所增加了。

「一陣又好似啱啱咁冇啦啦多隻舌女喺病窩咁點啊！」天明又問。

「我哋有M喺到…！」漢森指住我，再指住少佐：「仲有呢位高手，天明！只要跟足指示洗乜驚？」

「不如……M，你認為點…？」阿登見送葬隊兩人陷入吵鬧的狀態，便馬上轉移問題到我身上。

「病腦嘅智力…我哋都領教過。」我沉思了好一陣，說：「首先因為就快天黑嘅關係，病腦好有可能唔會俾我哋行出病窩…而以佢智力嚟講，地上留低嘅水印又太過明顯，就好似……特登留俾我哋睇嘅一樣。」

「咁你覺得…佢係想我哋跟住水印跡行，定向水印跡反方向行？」單手握住鐵球棍的少佐，把棍搭上在自己後肩上。

「咁我哋首先就要代入番佢諗法去思考先……」我托住下鄂，盡可能推測出病腦想法的最大可能性：「喺佢眼中，我哋只係一班想要搜奪所有物資嘅入侵者，我哋當然會想要快快離開…所以，佢有可能有佢腳印嘅方向，先係最安全。」

「吓…？但係…點諗都唔合理喎……！擺到明佢俾火燒得太痛，亂咁向某個方向跑走就算啦！？」天明提出：「而且冇病腦腳印嘅左邊，我哋二樓上嚟個陣行過有後樓梯，另一條好似乜都冇…得啲鋪頭仔咁渣喎？」

「就係因為個條路太正常，先顯得唔正常。點都好，就算係行向有佢腳印嘅方向都冇所謂…最多見到

，順手殺埋。」我說。

「咁最後決定係……」少佐選擇聽取我的意見。

我用刀指住三樓分叉路的右面走廊：「行去有佢腳印個邊嘅方向。」

「唉…」天明嘆了聲，死死氣地跟住我們。

於是，我們一行五人便往右面走去。

…

「哧…哧…」左面後樓梯間傳來了低聲的怪音，頭部被燒得焦黑見肉的病腦從防火門的玻璃窗中，凝視住一行五名活人的背影。

基於商場三樓右面的路我們不熟識，所以要花點時間打探一下，加上為了提防四周突然衝出病者，我們都步步為營，只求安全。

「拎番枝先……」漢森經過一間高檔的洋酒館時候，順手牽羊了一樽名酒。

在三樓選擇從商場右邊前行的我們，終於走到了其盡頭處，是一間面積很大的「玩具反斗城」商店，看到此處，天明不禁嘆了口氣。

「都話咗冇路落去……」天明他好像有點著急要離開病窩了。

「…」少佐也停下來，等待我們下一步的指示。

「唔係啊…仲有路。」抱住夏晴的阿登望住附近的商場地圖板，說：「上面寫住「玩具反斗城」有兩個出入口…另一個係有樓梯可以落到去二樓下面！」

「嗯。」我走過確實了一下。

「咁我哋繼續行。」少佐繼續擔當領頭的角色。

我小時候就時常經過玩具反斗城，不過這倒是頭一次進去。在昏暗的環境下，內裡擺放在貨架上的模型娃娃都格外恐怖，就好像數百對眼睛盯住你入來一樣。

「似乎病腦真係唔喺右面……」漢森點點頭，沿路上都沒什麼大險大難。

「都要小心，病腦見我哋唔行左面可能會喺一、二樓層之間設下陷阱。」我淡淡淺笑：「當然…我只係估，估錯唔好怪我。」

「冇問題喎……我好信你。」漢森這句話聽得出是發自內心。

「咳…咳咳咳…咳！」霍地，玩具反斗城更入處傳出咳嗽之聲。

「活人！？」天明細聲問我們。

我把食指放在嘴前，示意他暫時收聲。

「咳…咳咳咳！！！！！」咳嗽得十分用力的聲音。

不是，正常人應有的咳嗽力度。

「咳聲…我見過類似嘅怪物…」我腦海中，又浮現了那一年在家中窗前望見街上各種怪物的畫面。

其中有隻，也如同現在這樣咳得異常大力，像是要把整個肺部都咳掉出來一般。它跟一般病者無異，有著滿身的紅點，只是臉上的鼻子異常地大且長著不同大小的肉芽，一凹一凸的看得人發癢。

「我諗，係大鼻…」好久沒有出過聲的少佐，終於道出一句。

大鼻…名字跟我所描述的怪物很相近，都擁有個大鼻子，看來是它沒錯了。

只是，我沒有見識過它的能力。

「少佐，你見過？」我主動問。

「嗯，」少佐面上毫無懼色，跟一般人大相逕庭：「萬一俾佢發現我哋嘅存在，佢會即刻發癲咁用力咳…到最後會打個大乞嗤，佢個鼻會一瞬間釋放出唔同嘅有毒氣體。」

「咩意思……」阿登一聽到病者又開始呆滯。

「大本營試過有一隊人喺學校遇到過大鼻…佢哋瘋狂攻擊，但係佢一個乞嗤就釋放出令人吸入咗會迷暈嘅氣體，到我哋支援嚟到救佢哋個陣……佢哋四個人都已經嚴重暈迷，其中兩個嚴重中毒…」

「咁點搞…大鼻直頭係範圍攻擊，唔一擊必殺咪好危險？」漢森說。

「所以要喺佢打乞嗤噴出鼻氣之前搞掂佢。」我們一行人停下來，都在聽少佐的說明：「而大鼻嘅弱點，喺鼻。」

「即係我哋要一刀桶入去佢個鼻到…？」天明說。

「不過危險就一定。」少佐望向咳聲傳來之處。

「其實唔洗咁麻煩…」我從貨架上拿起一個星際大戰的白兵玩具頭盔上手，拋了拋：「…直接套入佢個頭咪得。」

「啱…咁佢啲鼻氣就噴唔到出嚟…！」我把提議說出後，大家彷彿恍然大悟，點頭稱是。

少佐望住白兵玩具頭盔，不禁默默揚起嘴角笑起來，雖然這個建議好可笑，不過卻實用得很。

10

最終，除了負責抱住夏晴的阿登之外，我們都肩負起這個責任，因為萬一第一個人失手了，第二個人也可以立即補上。

我、少佐、天明和漢森都手握一個白兵頭盔後，便分開四面打算圍捕大鼻，頭盔一旦套入了，便馬上離開此地，落到商場二樓。

我們四人分別在大鼻東、南、西、北面埋伏好，只見它痴呆地原地徘轉，不時低頭咳嗽。少佐以手指比劃一二三，待他一數到三時，我們四人便傾湧而出，其中漢森成功用白兵頭盔將它套住。

相比起舌女的凌氣逼人的敏捷，這隻叫大鼻的怪物反應顯得有點兒笨拙。

「咳…咳咳咳！」儘管大鼻戴住了頭盔，還是扯咳起來。

「走。」少佐繼續擔當領前的角色，與我們往樓梯的方向前進。

好不容易，我們穿過了玩具反斗城，成功借由它的樓梯落到去商場二樓。只是在步行的過程中，我們都聽到商場地下層傳來著一些雜音，像是……推動傢俱時，磨擦到地板的聲響。

「咩…咩聲！！？」總是多疑又擔心的天明問。

「應該…係推嘢聲，應該有人推緊雜物去商場門口，阻止我哋出去！」少佐回頭跟我們對上一眼：「快！」

經他這麼一說，我們步速便再加快了三拍，不出所料！當我們到達商場入口的位置時，只見到入口已經被人用雜物堆放住，要搬開不是問題，只怕突然會受到怪物襲擊……

「最後一關，要搬開唔係問題…漢森，天明，你兩個負責搬走前面啲雜物，我同少佐睇住後面。」我說。

「係！」眼見逃生之門就在眼前，卻無法脫出，天明漢森二人馬上使出了吃奶的力氣，儘快搬開這些障礙物。

「我隻手開始酸……」阿登臉上表情有點不堪。

「頂住。」我拍他的膊。

「哧哧哧……啵…啵…啵…」彷彿劇情最後一幕要打頭目一樣，氣份莫名地沉下了半分，病腦的聲音徐徐傳來。

「果然未死。」少佐把鐵球棍握得更緊。

全身皮膚被燒得焦黑變黃的病腦帶住抽搐的步伐從商場的暗角處步出，原本巨大的腦袋亦被火舌破壞得體無完膚，頭殼外露出著嘔心的血肉組織。

從這頭苟氣殘全的怪物身上，我只能看見其暴瞪我們的眼睛……當中所包括的怨憤。

「啊…」阿登退後到我們倆人身後。

「你仲有咩方法阻止我哋。」面對如此狼狽的它，我居然不自覺跟這頭怪物說話了。

「哧…哧……溜…溜溜…啵…」病腦彷似聽得懂我說什麼，從身後握住的某樣東西拉了一拉，然後又亮出了該死的嚇人裂笑。

「防火喉？」

「砰！」病腦把防火喉扭到最大威力，一條水柱立即從管喉位置噴出直射向我。

瞬間醒悟的我想要飛身避開，可右肩還是硬生生地吃了水柱一記，威力說不上大，但足以令我膊頭的骨與肉吃上一下苦頭。

與此同時，少佐已經以疾如風的速度跑到病腦的面前，仍把目光放在我身上的病腦彷彿忘記了少佐的存在般，待發現的時候少佐已經把鐵球棍桶入到喉管之中，阻止水柱噴出。

同時間，我已經站起來把目光放在水喉管上，在少佐與病腦對峙之際，我已經跑到病腦後面，把輸水管用刀割開！水立即從斷裂的位置溢出，少佐亦都把鐵球棍從喉管中抽出，並一棍重擊打在病腦的頭上。

「啪！」沉重的一記，病腦被打得天旋地轉。

從後的我也補上一刀！「嘶──」的一聲，開山刀深長地刺入其破損嚴重的腦袋之中。

「啪！！」少佐握住鐵球棍跳起，往病腦的天靈蓋又一下重擊！

「嘶！！」我則繼續猛刺它的後腦，全身抽筋非常的病腦已經沒有能力還擊。

「啪！！！」

「嘶！！！」

「哧──！」

滿目瘡痍的病腦在深長的怪叫下，全身僵直，傾後倒下！

「嗄…嗄……」我跟少佐都不約而同地喘住氣，望住已經一動不動的病腦。

「清晒啦！！我哋走得啦！」天明高興地大喊。

「我哋真係殺咗病腦……！走得到…」漢森不可思議地望住地上倒下的病腦，為自己的活下感到喜極而泣。

一直站在一旁守護住夏晴的阿登，也驚訝得無法開腔了。

「走吧……M。」少佐瞧我一眼，再望向了商場外的天空。

「唔…」我把沾滿病腦血漿與腦液的開山刀掉下，我真的，做到了…。

活下了。

我們一同步出病窩，迎向了外面清涼的薄風，沉暗的陰天提示我們晚上即將要到來，要儘快回到大本營才行。

「返到去一定要將呢件事講俾啲人聽！我哋居然打得低病腦！！」漢森帶住讚嘆步出商場。

「總算留低條命可以見番老婆～」天明搭住阿登的肩膊：「以後喺大本營一齊食飯？」

阿登則已經把昏迷的夏晴交回給少佐抱住：「好啊…我成日自己一個食飯都好悶…」

「唔放低警戒。」少佐提醒他們之餘，留意到站在商場門口並沒有繼續向前行的我：「M……？」

「少佐，」我伸出手：「借枝棍棒嚟。」

「嗯？」少佐半信半疑的，把球棍借給了我。

我握住鐵球棍轉身回到商場中央處，病腦的一旁，望住依然一動不動的它。

「M…做咩啊你？走啦！」天明勸說。

「如果係一般怪物…佢哋變到好似你咁，我都會認為佢哋已經死咗。」我沉下臉色，高舉鐵球棍重打在病腦的頭上：「但因為，你係病腦。」

你是，

有智慧的生物。

「啪！」

「哧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

一動不動的病腦在受過我最後一棍後瘋狂地尖叫、痛吟！！！叫聲就如地獄的哀鬼在苦叫，是把足以貫穿人類耳朵的魔音！！

「啊…佢竟然仲未死！？」在門外掩住雙耳的漢森嚇到了。

這地獄般的慘叫哭聲持續了二十多秒後就停止下來，我亦都相信，病腦它這次真正地死去了。

「病腦佢假死。」少佐神情也愣住，目光從病腦移到去我身上，口中默唸：「M…」

事情的最後，我還有多餘的時間去掠光就近一間便利店的所有香煙，堆放到手中捧著出來。

「你真係嚇死我！以為你返入去有啲咩事……」阿登搖一搖頭。

「走啦，天黑。」我淡淡而笑，把鐵球棒還給少佐：「…唔該。」

「唔洗。」少佐與我對視之間，總是覺得他有觀察著我內心的感覺。

「我幫你拎少少！M。」漢森與天明走過幫我「分擔」了一些香煙的重量。

「真係唔該哂。」

算是…

摧毀了一個病窩吧。

回到大本營後，不少人都迅速上前來幫忙把暈迷的夏晴送回到醫療室中，天明如願地見回自己老婆，漢森則巴不得立即把剛才的故事說給同伴知。

不久後，少佐、阿登和我，都被老賢派人來召我們上去見他老人家。

「M…你估咩事…」一路上阿登都十分不安，小聲地問起。

「夏晴俾佢哋送入病窩，依家又返到嚟…見我哋理所當然。」我答。

「我哋會唔會被消失嫁！？」

「可能。」

入到老賢的房間，開門的瞬間就傳來陣陣的糖果味，老賢桌子上多了一罐果汁糖。在大本營來說，這種不能填飽肚子的奢侈品應該價值不菲。

「首領。」少佐一見老賢，便恭敬地點頭。

「少佐，你終於返嚟。」

「嗯。」

「冇記錯…你叫M？仲有阿登，聽講你哋救咗一位叫夏晴嘅女仔。」老賢如同仁慈的老人：「成功摧毀附近一個病窩。」

「舉手之勞，個女仔…我咁啱見到先順便救埋。」我刻意隱瞞自己當初要去救夏晴的初衷。

沒可能當面揭穿，他們大本營的人把夏晴製造成假死，再運送去病窩給病腦當貢品的事實吧。

「希望你嘅能力，以後可以繼續為大本營付出。」老賢賞我一顆果汁糖果。

「多謝。」

「阿登你都有。」

「多謝…」

「冇咩事，你哋可以離開。少佐，你留低。」老賢交代。

於是，我跟阿登就步出令人渾身不自在的老賢房間。

在回來的那幾天之後，都再沒有發生些特別的事情，日子又變得跟平常一樣，但我知道，這裡是深藏著一些秘密，是我們不得而知。

沒有給大本營「被消失」的我和阿登，則租了李惠利大樓其中一層的房間來存放那時候掠奪回來的香煙，小說也有數十包以上。我跟阿登交代別急著放出市場，留代往後的日子會有用，需要以它們來轉換成我們需要的物品。

而我們幾人再一次在大本營聚頭，大概是一個星期之後，天明邀請了我們所有人前去他與老婆住的地方──大本營A樓七樓的０４號活動室。

裡面對兩個人住的天明來說，空間十分充足。放住一張小沙發及長桌，沒太多餘的東西，可以拉下窗簾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至少不需要像我跟阿登一樣，在大本營周圍的公用地方睡覺過一天。

「歡迎！」天明打開玻璃門，讓我跟阿登進去。

其長桌上放滿林林總總的食物，包括少量火腿片、一大碗咖哩配白飯、幾塊香煎蝦餅、一盤雜菜沙律和幾罐沒氣的汽水，在大本營裡頭這一頓飯已經稱得上大餐，看來天明很大方。

「你哋嚟啦！？」已經蘸著咖哩汁吃掉一半火腿片的漢森，毫不要面地跟我們打招呼。

「夏晴同少佐呢…？」阿登徒手握起塊蝦餅放在嘴中嚼。

「佢哋話晏啲嚟。」搭住自己老婆膊頭的天明答。

「哇天明，你買呢到用咗幾多物資？」阿登好奇地左視右觀這間被改裝為宿舍的活動室。

「喔，呢啲私人宿舍唔單止要用物資交換買架。」作為我們之中年紀最大的天明，為阿登解答有關房屋的事宜：「喺大本營入面要買私人宿舍係需要一樣嘢，叫「貢獻度」，佢代表住你為大本營嘅付出，其實除咗宿舍之外市場上有一部分嘅物品都係要有貢獻度先買到。」

「貢獻度」原來大本營還有這麼有趣的制度？

「係啊！貢獻度得首領老賢先可以派出，佢係用佢自己先有嘅果汁糖嚟代表住。」

「果汁糖？你係指呢粒？」我從口袋取出老賢之前召見我們時，送我和阿登的那顆果汁糖。

「咦係啊！就係呢粒果汁糖啊！你又有嘅！？」天明很是好奇。

老賢他給我的果汁糖

原來有著這麼大的用處

我轉頭，問：「阿登，你個粒？」我記得老賢也賞了他一顆果汁糖。

「我我唔知所以，唔小心已經食咗粒糖入肚」阿登悔疚地呆著。

「如果你喺出面啲地方搵到呢一款果汁糖咪得！哈哈哈」已經差不多食飽喝醉的漢森大笑。

「哈，搵唔到架啦～呢款果汁糖喺八十年代已經停產咗，係唔知點解老賢佢身上有咁多姐。」

聽罷，我只想問阿登一個問題：「你食完粒糖之後冇肚痛？」

八十年代停產，即這顆果汁糖已在人世中待了接近三十個年頭，比阿登和我還要老。

「冇啊仲有啲啲甜味」阿登難為情地說。

這傻子，居然隨口就吃了這麼珍貴的東西，還好我對老賢一直帶住懷疑的心態，才沒有輕易吃掉。

那麼

他給我果汁糖，就是承認我摧毀病窩的貢獻嗎。

「喀喀——」敲門聲。

天明走去開門：「咦少佐！仲有個位女仔你都嚟啦！？」

「歡迎歡迎！」天明看來是個很喜愛熱鬧的人。

夏晴跟在少佐的身後入到宿舍中，她的臉色看起來有點虛弱，似乎還未完全恢復好精神。

待她過來餐桌那邊，與我雙眼對上互望時稍為猶豫了一陣：「你係……」

她…好像忘記我是誰了？

「M。」少佐把我介紹給夏晴認識。

「喔…M你好，」夏晴把手伸出跟我握住：「我好似見過你…但係，算…我有好多嘢都唔記得咁。」

「醫生話佢可能之前俾病腦捉走個陣受咗太大驚嚇，然後又俾佢注射咁多鎮定劑，所以記憶有啲短路。」少佐拍拍夏晴的頭，說：「不過始終會好返。」

「唔。」夏晴點頭、展笑：「聽講除咗少佐之外，M你都有份教我。」

我之前在病窩跟漢森及阿登交代過，所以他們都沒有刻意洩露出我原本去到病窩是要救夏晴的事實。

如今夏晴也失憶了，更好。

這樣子…夏晴被送去當貢品的事，就沒人認為我們會得知這個事實，而且只會認為我們是為了物資才侵進病窩的人。

「嗯，順手之勞。」我說。

1 1

對上一次這麼多人圍住在我身邊吃飯，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聽著他們談天說地、笑過不停的樣子，我發覺自己有點難融入其中。

我只能夠專心地對住碟上的白飯，一口一口地吃入口中。

「哈哈哈！阿登你以前做咩架！」身為屋主的天明，總是大聲笑大聲說。

「我係學生嚟。」阿登一邊嘴嚼一邊說話：「你同漢森呢？」

「我呢，同漢森都喺運輸公司做嘅。」天明又搭住老婆的肩膊：「我老婆就係護士，一開始嚟大本營個陣因為幫手照顧好多傷者啊！所以老賢佢先派貢獻度俾我哋，我先有宿舍住渣！」

「咁少佐同夏晴呢？」阿登又問。

「少佐佢係日本返嚟嘅職棒手，我就同阿登你一樣係大學生，讀日本研究。」夏晴把視線放到食不言的我身上：「M，你呢？」

「我……」我猶豫了一下：「我無做嘢。」

「即係讀書？」

「都冇。」

「喔…」

「即係廢青？哈哈哈哈。」天明又大笑起來。

「唔…」我點頭。

「唔似，」少佐托一托他的貝雷斜帽，目光有一瞬綻放出銳氣：「你上次喺病窩嘅表現。」

「情急生智。」

天明識趣地拿來了幾罐啤酒，說一聲「敬！」後，便「骨都骨都」地喝下。大家見汽水都喝光了，桌上的食物亦所餘無幾，便拿起唯一的啤酒來喝。

說著喝著，快樂的時光過得好快。

大伙兒不知不覺間醉醺醺的，在自己位子上睡著，只有我與少佐在受過酒精影響下還能保持一點清醒，但臉頰都不禁泛紅。可能在亂世中，每一口糧食或飲料都極是保貴，儘管大家都撐飽了，都還是想盡力地清光桌上的所有啤酒。

包括，跟我未醉的少佐。

為了讓出個空位給漢森、天明、阿登、夏晴他們去躺著睡，我跟少佐他便在地上促膝把酒。

也是我跟少佐，真正認識的開始。

兩人半醉的人，在談些有的沒的。

「點解…你好似唔驚死咁。」少佐已經喝上了第四罐啤酒。

「死…？我冇諗過自己會死…」我也喝到第五罐了。

「咁，你有冇諗過幫大本營手…」少佐凝視住我雙眼，說：「老賢特登問過我拎意見…」

「你點答。」

「我冇意見…因為，我根本未睇得清你。」

「吓？」我淺淡一笑。

「你雙眼…就好似，收埋住某啲事情咁…」少佐放下啤酒：「我啊，最討厭你呢種人。」

「點解。」

「猜唔透。」

「我都討厭你呢種人，」我把衣服的帽子拉下戴住，眼皮半合的快睡著：「感覺好自以為事。」

「M，」少佐默默地仰頭：「如果你做我同伴，咁我應該輕鬆好多。」

「…」

「只係……我睇唔清你身份。」

「身份？」這個詞語，令我腦中一閃過某些畫面。

「嗯…我想知，」少佐把頭傾前，盯住我：「你到底係唔係一個可信嘅人。」

「…」

「如果你都想為大本營出一分力，聽日就去A樘五樓搵我。」少佐說過這句，便徑自閉目休息。

當我酒醉睡醒後，已經是天光。

宿舍中只有夏晴與少佐離開了，對於少佐昨夜對我所說的話，我思考了好一會兒。簡而言之，就是看中了我的能力，想邀請我為大本營效力。

其實，我大可以靠住倉庫那數十包香煙，在大本營裡過上一段奢華的日子。可我就是個命賤的人，內心總是對大本營隱藏的秘密有所好奇，包括他們當中的陰謀。

一清早，在大本營的市集區無聊一逛，才發現了天明說某些要用「貢獻度」購買的物品是什麼。

「居然有槍賣…」我望住市集內一檔攤位。

「我之前係察佬嚟嘅～枝槍呢家都對我冇用啦，咪賣囉。」長著八字胡子的老闆說：「買唔買啊？六粒貢獻度。」

「真係貴。」我淺淺勾笑。

「大佬！槍嚟架喎，只要開一發啊…幾勁嘅病者都死喇！」

我望望掌心上唯一一顆果汁糖，再望住攤檔上那把槍，就轉身、雙手裡袋而去。

離開市集後，我經過到原為露天泳池的更衣室，裡頭隱約地傳來了浴室洗澡的聲音。我沒聽錯吧？

水也可能不夠喝的地方，居然有人在洗澡？

待我想探頭進去更衣室裡偷窺時，門外一個類像看守的人走過來問：「你要沖涼？」

「沖涼？」

「一粒貢獻度就可以沖一分鐘涼，請問有冇需要？我係大本營嘅職員。」

「…唔洗」我感嘆地離去。

沒想到這顆小小的果汁糖，居然處處有用。

後來，我更得知了原來一顆老賢派的果汁糖，就可以換購十五張免費糧食卷，令我開始深信這小糖果的威力……

於是，找上他了。

A橦大樓，五樓。

太陽高掛於空中，中午時份開始炎熱起來。相較起前些日子的天氣，今天顯得特別熾熱。

差不多要冒汗的我，依依地背靠在五樓走廊欄杆上，等待少佐的到來。

待在欄杆旁的我默望住萬里無雲但太陽猛烈的天空，這段炎熱的日子…大本營肯定要消耗比平時更多的水吧。

「你果然會嚟。」少佐的聲音在耳邊掠過，專心望天打掛的我沒發現原來他已經到來了：「跟我嚟。」

尾隨著少佐的我看著他的背影，心中暗想，這人在如此酷熱的天氣下居然還戴披肩。

「天氣咁熱你仲著長袖連衣帽？」少佐稍稍回頭的盯著我：「而且黑色好吸熱。」

我生硬地回答：「長袖…著落有安全感。」上次它幫我抵擋住舌女的攻擊，至今腕袖的位置還是溶溶爛爛的。

「到。」少佐把我帶到大本營A橦五樓的一間角落房間。

我粗略一看，原身應該為學校玻璃會議室之類的地方，落地大玻璃的窗邊都被窗簾掩住，陰陰涼涼的。

中間擺放住一張不大不小的長桌，上面平放住一副將軍澳區的城市規劃圖，例如這區所有下水道的位置、餐廳超市這些充滿物資的地方、馬路的方向等等。

其中，規劃圖上有幾處分別被人用綠色、黃色和紅色的油筆圈了圈、劃了個三角形或是打了個交叉。

「既然你想加入，為大本營出一分力…我都唔怕同你講我嘅身份。」少佐炯炯有神的雙眼，凝望住我：「我係大本營裡面嘅前線作戰人員。」

「睇得出，你對老賢咁恭敬…而且面對病者，一啲怯懦嘅弱態都冇。」我說。

「對得多，你就唔會驚。」少佐打了個很差的比喻：「例如你好驚狗，但只要你同佢哋見得多、相處得多，就自然會習慣。」

「但係我從未見過咁恐怖嘅狗……」我走到房間的牆邊，見到牆上貼滿著用即拍相機影出來的怪物照片，有的更是我曾未見過。

少佐沒理會我的回應，徑自說下去：「我哋由大本營唔同嘅人組成…老賢係最高話事人，但一般行動、決策，都會由我嚟指揮，我哋算係大本營入面嘅秘密核心組織？由於我哋每一步方針都會影響到大本營往後嘅方向，」

「咁點解要邀請我？」原本望著怪物照片的我，轉向了少佐：「既然係咁，應該會涉及到好多機密。」

為何，要邀請一個入了大本營一個月也沒有的人加入。

「點解？其實除咗係你嘅能力之外……老賢佢似乎對你好在意，想你加入。」

「在…意？」

「唔好問我點解，我都唔清楚原因。」少佐嘆了一小口氣，說：「就係咁多。」

少佐話語之間，好像有事隱瞞。

但我也無謂追問下去。

「所以我加入之後，至少可以確保到三餐溫飽？」我提出了一個不太重要的問題：「…仲有果汁糖？」

少佐點頭：「嗯，你目標似乎太廢。」

1 2

當然，我目標不僅如此。

「我哋組織主要負責清除喺附近出沒嘅病者、聯繫附近一帶嘅生存者團隊、對外探索有物資嘅地區，最後目標……喺將軍澳區建立番一個小型文明社會體系。」少佐走到城市規劃圖前，橫望住地圖上的標記：「不過持續咗大半年…我哋都只係發現到有物資嘅地方、病者主要出沒地點，同個別小型倖存者團隊。」

「…出面仲有倖存者？」其實我不覺得意外。

「無錯，不過佢哋對外人都抱有敵意。」

「即係病者之外，佢哋仲會排除其餘倖存者…？」

「其中一個小型團隊就係佔領住呢間小學，我哋有派過兩個人去同佢哋交涉，但最後下落不明。」少佐指住地圖上一處與大本營相隔幾條街，名為佛教志蓮小學的地方：「佢哋自稱為「不良人」，認為殺人同搶奪物資喺亂世都係天公地道，唔怪得任何人。」

「都隔咗成條街遠…未去到之前，都可能已經俾病者襲擊死咗。」我托住鄂猜測：「所以唔一定係佢哋殺…？」

「我有諗過，」少佐拳頭不自覺捏緊，但臉色依然冷若冰霜：「不過我已經確認咗，我哋派嘅人係佢哋殺。」

「果然會有依種事情發生…」還想說，這些情節只會在電視劇中出現：「所以，你想點做？」

「其實我同老賢所想嘅第一步都一樣，就係…要搵出「不良人」混入大本營嘅間諜先。」

「你哋冇猶豫過我就係間諜？」

「有。」少佐毫不掩飾地說：「不過因為某啲事情…我哋已經驗證咗你唔係，所以先信得過你。」

「係咩事驗證出…」

「你遲早自然會知。同埋你聽朝去七樓圖書館上堂，就算你要做核心成員，都至少需要真正認識點樣對付病者先。」

少佐把要說的都說好後，這短暫的會面就結束了。

最後離開時，少佐拋下最後一句便開門離去：「M……歡迎加入安區。」

後來我找了他再問一遍，才得知大本營這個秘密組織叫「安區」。

之後的日子，我開始學習如何在這個病危的世界生存。巧合地，我的教官正是四肢發達的大舊，見到我來上堂還跟我打了聲招呼。

坐在我課室角落位置的我橫觀前面坐著的人，來上堂的不多於廿個，但大本營足足有幾百多人，可想而知……人才有多缺乏。

「好！」大舊擦乾淨白板，開始講書：「我係你哋嘅教官，可以叫我大舊。嚟得呢到坐嘅，都係自願自發嘅人、都係唔怕死嘅人、都係想改變出面嗰個病到污煙瘴氣世界嘅人！！所以認好你哋隔離嘅同伴！如果人類社會歷史改寫新一頁，你哋都係當中貢獻嘅一份子！」

不得不說，

大舊的開場白很激勵人心。

不過就算嘴上說得好聽，到真正面對怪物即是他們稱的病者時…多鞏固人心的說話都變為一堆廢話。

我覺得，唯有抱住某種強烈信念的人…才活得下去。

「第一堂，教你哋呢區會見到嘅病者先！」大舊開始在白板貼上「大眼」的照片，緊接開始教導我們所有病者的特徵與弱點：「一定要記住！所有病者都有一個特徵，就係滿身紅點，第一個，大眼！」

·大眼。滿身紅點，眼球異常過大的怪物，視力極佳，只要一旦注意到人類便會慚慚靠近，再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吸引其餘病者接近。

弱點：眼部。

·舌女。滿身紅點，只有生前性別是女性人類才會異變而成，手腳瘦長得奇怪，舌頭極肥極大，唾液之中帶有酸性能夠溶化物件，身手最為敏捷。

弱點：舌頭。

·大鼻。滿身紅點，鼻子腫大，經常咳嗽，一旦有人類接近會變為嚴重咳嗽直至打出乞嗤，並釋放出隨機的刺激性有毒氣體。

弱點：鼻子。

·大耳。滿身紅點。聽覺靈敏，單邊耳朵比正常人大出五倍左右，能單純透過聽覺於黑暗中的環境行走。

弱點：耳部。

·病腦。滿身紅點。擁有巨大的頭部，及一定的智力，學習能力非常高，通常會躲於建築物之內稱之為病窩，並造出彷似人類的不明作品。

弱點：頭部

「以上，就係暫時區內會出現嘅病者……咁當然，唔止得咁少。」大舊表情轉為憂心，但眼神依然堅定：「我哋嘅搜尋隊喺幾條街之外嘅巴士站發現咗一種新嘅病者…暫時命名為「病爪」。」

「咁我哋幾時……會真正出去接觸病者。」一位坐在最前，身材健朗的少年認真地舉手提問。

「大概，會喺你哋真正通過所有訓練先。」大舊拍了拍白板，提醒我們：「記住，無論任何情況遇到

病者……第一時間都係走先，只有係逼不得已嘅情況下先好戰鬥。病者可以承你哋十幾下攻擊，但你哋可能中佢一招就立即落地獄。」

「我唔一定唔會放過班垃圾…殺我屋企人，我一定要佢哋付出代價…」另一邊坐著的男人，口中默默唸著，聲音卻大得坐在後面的我也聽到。

「如果你哋真係想知道實際對付病者係咩情況…就問下坐喺角落個位人兄。」我還未注意到大舊在眾人面前指住了我：「佢叫M，你哋之中唯一親手對付過病者嘅獵人，入嚟大本營之前……已經喺出面嘅世界遊蕩咗一年。」

「…」托鄂望住窗外的我回神過來時，全班已經回頭望住我。

什麼事……

「你對付過病者…？」坐在我前面紮馬尾的女生，轉了一半身對我低聲問。

我對她輕輕點了頭一下，就拉下連身衣的帽子繼續低頭發呆，不想給人打擾。

落堂之後，不少人都結伴而行離開，似乎在這沉長的四小時課堂中，結識了不少新朋友。

可唯獨我沒有跟人作過什麼交流，所以只能孤身離開。

希望下堂會教些有用的吧。

「喂，」一把清朗的聲音從後拍住我的左膊，待我轉向左面看時，她的人卻在我右面出現：「你叫M？」

是剛才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女生。

「嗯。」

「睇唔出你…對付過病者。」

「我都睇唔出…」我打量住身高約有1.71公尺、紮住棕色馬尾髮、膚色健康的她：「好似你咁嘅人，都會嚟參加志願軍。」

「咩叫咁嘅人……」

「講錯，係咁嘅女仔…」口誤的我加快步伐，離開圖書館、離開她。

1 3

「喂…喂！」她後來更想追住我，也不知是想要圖謀什麼……

這段日子中，大本營十分平靜，沒特別的事情發生，但人們常說暴風雨前夕總是平靜，向來有點悲觀主義的我很認同這句說話。

大舊的課堂亦由普通的講課，例如教導大家如何搜尋有用的物資、生火、簡單急救等，轉移到要活動一下手腳的課堂。

「兩個一組！一個扮病者，一個扮倖存者，今日教點樣抗衡病者！」大舊一喊，相識多日的大家也很自動地與認識的人分組。

只餘下我一個，好像沒什麼人想要來組隊一樣。

「M。」我身後傳來有點印象的聲音，並被人拍了拍右膊。我轉頭往右面看時，那把聲音的主人卻在我左面出現：「一組。」

「係你？」是之前坐在前面的那位女生。

她淺朗默笑：「冇咩所謂，唔洗留力。」我對她印象最深的，是那雙湖水般清澈的眸子。

好吧，

有組，總好過沒組。

「準備好姿勢！」大舊再喊。

她握起膠製木棍，當作武器：「你扮病者，你見過，有經驗。」

「居然係我…？！」我愣住。

「開始！！！」大舊大喊。

「嚟。」她手握住膠棍，認真地盯住我的一舉一動。

她…

在認真嗎？

「首先，舌女！！」大舊高喊：「病者準備！開始！！」

那群平日坐在最前的學生很是聽話，一聽到大舊的指示便像舌女上身一樣，扮得入型入格的衝向了飾演倖存者的同伴面前，可是被膠棍打了一下就裝痛的退後幾步，也太兒戲了。

「喂，得未啊？」她到現在還盯實住我。

「舌女啊…」我低頭慢慢回想起舌女真正的動作……

然後，

俯下身子、

雙手貼地、

單腳衝刺、

=x-large飛撲向她的腰部！

「嗄…！」反應沒來得及的她愣住，被我一下子截住。

這是真正的舌女…

應有的姿態與速度。

正常舌女的下一步就是舔擊了，但我不會這般下流，把她撲倒後平淡地站起，然後回到剛才的位置。

「…」反應靜呆的她搖一搖頭，回神過來亦站起身了：「呢個係舌女…真正嘅動作…？」

我向她點頭。

吸收了一點經驗的她抬頭凝想後，又再對我點點頭，一副準備迎戰的樣子。

「之後！病腦！！」大舊高喊。

「要扮病腦…？」這個可難倒我了，因為病腦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與姿勢吧……

還在我苦惱地思考該如何扮演時，面前那女孩已經握住膠棍衝過來對我揮擊！突如其來的受襲令我毫無還擊之力，連續給她用膠棍毆了數十下。

她揮著膠棍的力勁與身法都不像一個初學者，有幾下的確帶來痛楚，最後我索性裝作被打到躺地倒下，認輸作罷。

「哈。」見我倒下的她，自傲地鬆了口氣。

見她臉上帶住自滿、傲氣的神色，我便想要挫一下她的銳氣。於是倒下的我猛地伸手捉住了她的腳，用力一捏！

「哇…！」嚇了一跳的她向前躍出一大步，再回頭望住我。

「病腦會扮死。」我說。

「扮死……？哈哈哈哈哈！！」沒想到其餘的志願軍男同學聽到後大笑一番，嘲諷地說：「抽水都搵個好啲嘅籍口喎…」

「收嗲！人哋M打緊病者個陣，你哋都唔知去咗邊！！」大舊嚴聲大罵。

他們似乎十分尊敬大舊，大舊一出聲又靜了下來，專心演練。

「捉住。」我拍檔向還躺著地的我伸出友誼之手。

「唔該。」我捉住、站起：「我仲未知點叫你。」

「未介紹自己添，叫瑜小六。」她雙手放袋，清和一笑。

「呢班好似得你一個女仔。」

「呢班好似得你一個唔太合群。」瑜小六反道。

「唔係，我只係……」

「唔好講咁多，落堂之後跟我哋去食飯。」她隨和地笑了笑。

下堂之後，大家都已經滿頭大汗，活動過後肚子都特別地餓。經瑜小六一說，我才知道這十多名志願軍學生下課後會一起到飯堂進食，因為他們都是未來大本營的外出搜索隊成員，所以每天都會被派三張飯票，能在非派飯時間換取營養餐點。

我還以為正式當上成員後才會派…

這麼一計我不就蝕了很多張飯票嗎？

飯堂人流冷清，幾乎只有我們這班坐著。廚房裡頭的職員見我們進來後，便開始烹煮午餐起來。

數十分鐘後，就為我們每人奉上了一碗香噴噴的菜湯。

「唔好意思啊…啲料唔夠用，仲要留啲分俾其餘人，所以今日每人得一碗菜湯。」職員不好意思地抓頭尷笑。

「唔緊要啊，唔該。」他們都很有禮貌地回應。

望住談笑歡暢的他們，我只能默默地喝下熱呼呼的菜湯。可能瑜小六見我融入不到其中，便主動開腔問我問題。

「阿M，你以前做咩架？」

「我…雙失廢人嚟。」我答。

「哈～又會有人咁講自己？」瑜小六無奈地笑，開始在說自己的事情：「我以前係游水校隊嚟，勁唔勁？」

我生硬地比個姆指讚好：「……勁。」

「唔夠你勁，」瑜小六望住我雙眼，想探取當中的秘密：「點解…雙失廢人可以喺呢種末世下，自己一個遊走世界一年？」

「大舊佢吹，唔好聽佢亂講。」我是待在家中一年…

「咁你係咪真係殺過病者先？」

「…嗯。」

「咁就足夠啦。」瑜小六捉住我的手：「你殺過病者，就係自己人。」

「你…對我太熱情。」我縮開了手。

「不過，你…天生就係咁？」

「咩？」

「你…好似都同唔太願意同佢哋做朋友咁。」瑜小六瞧了那群男孩子一眼，再低聲對我說。

「係咩…我冇所謂。」

瑜小六暗自咬唇，淺朗地笑：「有機會嘅話，你講我聽。」

望住她轉身就要離去的背影，我主動開腔問：「點解對我咁有興趣？」

「我想，」她目光從我輪廓上遊走：「了解下對付病者嘅人，到底係咩心態。」

「…」

「無聊講下都得架，講完個心好似會舒服啲。」

「咁你？」我反問。

「…為咗幫人報仇，係…大概係咁。」瑜小六點頭，再把話題放回到我身上：「或者，」

我低頭沉思一陣，說：「同你嚟場交易…我講你聽點解，你俾你碗菜湯我。」

「咁狗…咁等我飲多啖先。」瑜小六單手捧起菜湯喝上一大口。

「你狗啲……」

「好，開始講。」瑜小六把菜湯推向我。

我望住菜湯中自己的倒影，再望向相識不久的瑜小六，跟我身高幾乎跟我一樣的女生，然後開始講述自己小時候的一些事，頭一次向人打開心扉。

而直到往後的日子，我才真正知道小六她靠近我的原因。

我喝下本應甘甜的菜湯，卻只吞嚥得苦澀的味：「出世個陣，我就喺屋企人身上…得咗一種病，所以小學個陣出入醫院多過公園。個種病冇得醫，唔知幾死，唔知幾時病發。」

「……」

「喺升中一個陣…我交俾學校嘅疾病記錄通告入面，冇意中俾班上嘅同學搶咗嚟睇，俾佢知道咗我所患嘅疾病，之後慢慢全校都知道，佢哋疏遠我、避開我、笑我…打我，見到我仲會大叫我怪物。」

「你患嘅，係咩病…？」

我無視瑜小六的提問：「講完。」

「對唔住…我估唔到你喺中學個陣…」

「都已經好多年前。」我淡然地笑，反問她：「你喺中學個陣肯定好多人環繞住喺身邊，係萬人迷？」

「哈哈哈…差唔多，不過我只係專心喺游水方面。」瑜小六又問：「咁之後呢？你出到社會有冇好啲…」

「故事一次過聽哂就唔好聽，有機會……你下次再搵啲嘢同我交易，我再講。」我說。

「好…！一言為定。」瑜小六戳一戳我的鼻子。

我擦擦鼻子，就離開飯堂：「下次見。」

1 4

為期一個月的大本營訓練班不經不覺就結束，初初十多個對病者都一曉不通的青年人，都成為了大本營的準搜索隊。

那次中午聚餐後，我跟瑜小六的關係好了不少。上堂後有不懂的地方都會轉身問身後的我，我總是樂意解答並附上自己的見解。

例如，其中一條情境題：在街上見到流浪的倖存者，要否跟他接觸？

大舊的大本營官方式答案是不應接近，而我的答案則取決於對方身上物資的多寡，世界上沒有必然的決擇。

「你哋之後會開始第一次嘅出外搜查，記住…出到大本營，就係第二個世界。」跟他們整個月都朝對夜見的大舊，沉重地提醒猶如親生兒子的學生：「生存落去得一個方法……團結。」

「得啦，大舊Sir！我哋實唔會令你擔心，我哋幾個人一條心，病者嚟都無有怕！」一位男學員自信地喊著。

「係先好，你哋聽日會分兩隊，A隊同B隊！」大舊手插著腰，在圖書館橫視眾人：「你哋呢班十四個人，就每隊七人，自己分組！首先聽日A隊會出發搜尋物資先，之後再到B隊，明唔明？」

「明白！」

「沙──」雨，又下起來。

明明身在大本營的這段日子中，每一天都陽光明媚，可在我們準備出發的前一日，陰沉的烏雲又再聚集起來，然後下起場大雨。

從圖書館的落地大玻璃窗前望往外面，外面的空氣彷彿又再冷了幾分。

「喂！M，同唔同我哋一組？我哋B組。」瑜小六又在玩她那拍人左膊站人右膊。

「我可以。」我回首、點頭，望住其餘五個男生。

我B隊的同伴相比起A隊那伙自信滿滿、帶點興奮的傢伙們，氣勢輸掉了不少。

沉默的嘴巴，低寂的眼神，都如同即將被送上戰場的少年軍般，儘管在訓練營中跟同伴有過多少的快樂與友誼，知道自己即將要上戰場也是會懂得害怕。

「唉……呢日終於都嚟…」B隊中頭髮有點捲戴住圓框眼鏡，名字好像叫莫文的青年苦惱地嘆氣：「想免費食咁多餐飯果然就係要付出代價…」

「其實我都有啲後悔……」隊中另一個棕金長髮的胖子握住拳頭，臉上極是擔憂：「個陣明明好有動力想參加志願軍…但係呢家……唉！」

「實際上，同諗個陣唔同。」我主動走入他們苦惱的圈子中：「我有時都會咁。」

其中幾個抬起頭望我：「…M？」

「我邀佢入隊嘅，ya！」瑜小六舉起V字手勢，沒有男孩們的畏退之色。

「大舊講得無錯…只要合作，就會無事。」我回想起第一次跟阿登、漢森、少佐、天明等人在病窩時的情況。

「但係我直頭唔想行出去啊！！我想收埋自己喺大本營求其一間房仔就算，我寧願餓死都好過出去……」長髮胖子毫不忌諱地說出心裡膽鼠的想法。

「點叫你？」

「叫我肥西啊～」他如同已經自我放棄一樣，頹喪地說。

「出去唔一定係為大本營，可以係為自己。」

「咩…咩意思…？」肥西眉頭一皺。

「只要你喺外面求其執到一包煙，運到返嚟…你喺大本營都幾乎唔洗憂。」我說。

「但係搜索隊第一條手則就係…唔可以私藏任何物資，全部要充公喎…」叫莫文的捲髮青年低聲道。

「規矩係死，我哋係生…唔洗理咁多。」

「…」瑜小六聽完我的說話後，靜靜地凝望住我：「估唔到…你會教我哋做衰嘢……」

我覺得這樣說的話，才能提高他們出外搜索的意欲。

「但搵到煙個啲奢侈品又點喎！大本營嘅食糧行配給制，你呢啲嘢又唔可以同大本營換到特別多食物，最多換到市集上嘅一啲靚武器…」肥西繼續說。

「你只係諗住…呢個世界得大本營一個地方？只要一發現其他生存團體，都可以將煙賣俾佢哋，換取更多暴利或者食糧。」長遠投資雖然看似永無了期，但假如成功孤注一擲，將會得海量的成果。

「但係…家下從商咩……」

「隨便你點諗…只係我覺得，既然出去搜索係用自己條命去做賭注，所享嘅成果就唔可以單單只係大本營。」

「呃…」

「自己諗。」

我之前從病窩偷來的煙，就彷似金條一樣，一旦陷入什麼困難，隨便拿一包出來都能輕易解決。

這個社會經過人類一年的搜索，煙這種東西本身已經所餘無幾，再加上它有令人上癮的成份，所以我當時才執著寧願多拿一把香煙走，也別管架上的食物了。

B隊成員聽過我的一番說話後，也微微地點頭：「即係M…你始終覺得，大本營有一日會玩完？所以

偷定啲煙……」

「有可能？始終…搜索嘅人少，用資源嘅人多，成個大本營嘅社會體系崩潰只係遲早嘅事。」

恰好，午飯的分配廣播響起。

「去食飯啦！」肥西、莫文等人一聽到就跟著圖書館的大伙兒湧了出去。

望住剎那人去樓空的圖書館，又望望跟我呆站在原地的瑜小六，彼此不禁苦笑上來。

「你其實呢…唔洗咁認真講解俾佢哋聽嫁，佢哋完全都聽唔入耳。」瑜小六笑我的傻：「但點解你會有咁嘅諗法？」

「因為我係悲觀主義者…呱？」

「哈哈哈哈哈……」瑜小六用拳頭敲我的額頭一下：「成日咁認真。」

「…」

「去食飯啦，悲觀大師。」瑜小六轉身就離開。

翌日。

新人A隊出發往大本營指示的地方──將軍澳中心。那裡跟大本營距離好近，而且大本營中老練的搜索隊每三天都會到訪一次，所以該區的病者基本上已經被殺絕，是很安全的能讓第一次外出搜索的成員去嘗試拿點經驗。

搜索隊行裝很簡單，每個人都要帶個大背包擺放物資，武器則自己合手就可以，隊長更能手持無線電與總部聯絡，只是太遠的過就會訊號不清。

喜歡在雨天的日子站在天台觀望住天空的我，沒有為意到少佐出現到我身邊。

「都已經一個月，你哋個班好似今日出發？」少佐站到我旁邊，跟我一起靠在欄杆上。

「嗯，分咗A、B兩隊，我係B隊。」無聊的我伸手出去，用掌心感受滴落的雨水：「咁你點，搵到大本營嘅間諜未？」

「暫時鎖定咗個目標，不過仲要深入調查。」

話題終結了，我盡本份打開新的話題：「…你又知喺到？」

「以前間中落雨嘅日子，都會見你上嚟天台。」少佐淡笑。

「冇太陽、又落雨、又有風，幾舒服。」我說。

「我反而鐘意太陽。」少佐望住陰沉的密雲，眼光依舊帶住銳氣：「呢種日子，最討厭。」

接著，我又與少佐東談一些，西談一些，感覺說得不多，但實際上已經過了差不多四個小時左右。

上至對大本營的制度看法，下至市集中哪款武器合手好用，都會爭議一番。驀然發覺，人生就是要有個不斷跟你辯駁的對手，所說的話才來得更有意義。

「噠噠噠…噠噠噠……」忽然，一陣急速的腳步聲將至。

「砰！」繼而，天台的門被大力推開了。

是大舊。

「嗄…嗄……嗄…」他如同一頭牛，喘住氣的衝了上來。

「大舊？」少佐望住他。

「少佐…M……今次死…今朝出發個隊七人新手搜索隊，佢哋喺搜索地點失聯超過六粒鐘。」

「轟隆──！」天空恰好劃破一條閃電於空中。

「又係…失聯？」少佐問。

「係…！」大舊咬牙切齒，捏實拳頭：「可能佢哋遇到病者……」

「照理…個一區商場嘅所有病者都已經殺清，佢哋遇到嘅機率好低，就算遇到應該都有一兩個跑到返嚟回報。」少佐分析。

「去調查下就知。」我直接說。

「個班老屎忽搜索隊已經連續幾日出去搵物資，好劫…應該冇多餘力氣去調查！一係我去啦！！個班係我嘅學生嚟！」大舊大喊。

「唔好，」少佐制止住衝動的大舊，說：「老賢吩咐過你只可以留喺大本營，教導學生。」

「但係…！！！！」

「唔洗但係，唔准就唔准。」看來少佐十分遵循老賢的話。

「咁可以點算啊！？成個大本營可以用嘅人力得咁少，有經驗嘅人又唔係好多！」大舊生氣得拍打欄杆。

「M。」少佐望向了我。

我走到少佐面前：「搵番班學生？」

「搵番固然好，但首要原則係保護自己安全，如果見到佢哋屍骸……你就立即撤隊返嚟大本營。」少

佐提醒。

「你…你自己一個人去！？」緊張的大舊問。

「唔通點……帶埋B隊班學生去？」我反問。

「咁都好過你自己一個人去，M。」少佐語氣峰冷。

「你唔驚我…害死佢哋？」

「少佐…會唔會唔係太好…個班學生連病者都未見過…」大舊面有難色。

我凝望住大舊，他臉上愛護學生的樣子……不是裝出來。

「無錯…」我認同大舊的說話：「佢哋連病者都未見過，就無謂去拖累我。」

「班學生條命有價，但係M你都有。」少佐只淡淡地道出一句：「我信你可以統領佢哋去調查。」

見大舊沒有再駁回少佐的話，只能憂心忡忡的盯住地板，我便開腔問：

「你想我幾時出發。」

「越快越好。」

於是，我立即就動身落樓，在大本營休息室找來了經常在該處閒蕩的阿登。

「M？好耐無見！」因為這一個月多都在圖書館上堂，我跟他見面的次數十指可數。

「幫我準備七把武器。」

「下…你又想點啊……」

「要出去一轉。」

「去邊啊…？」

「再問你都要跟埋去。」

阿登馬上緊閉住嘴巴，小聲說：「我已經幫你去市場搵搵……」

15

然後，我又在大本營的廣場中央召集了B隊的眾人，向他們簡述現在的情況。雷聲和雨聲不斷交纏，不是個出外的好日子，但這場雨一下又不知會持續多久，所以只能硬著頭皮上。

「沙啦沙啦沙啦──」雨點有黃豆般大小。

大本營不少人都帶著桶子承著天掉下來的水，有人更索性在屋簷之下張開嘴巴，讓雨水虛虛地流入自己口中。

「我哋任務有變，要去救A隊嘅個班人。」我一來就跟他們說重點：「想跟嘅留低，走嘅走。」

「可…可以唔跟…！？」他們幾人表情有點訝異。

因為一旦成為大本營的志願軍搜索隊，就要無條件聽從大本營的命令去執行職務，相對地，大本營亦會給予穩定的糧食作為回報。

午、晚兩段時間的分配食物廣播一出時，大本營所有人往往就要湧過去分配所爭取食物，因為派完今天的份量就不會再多，相信有不少人都因為這個原因而參與志願軍搜索隊。

我補充一句：「不過唔跟嘅人，我會好鄙視。」要不是大舊，我肯定會抓住他們出去充當我的肉盾。

「…我跟。」瑜小六第一個站出來。

「你哋五個男仔呢？」我問。

五人都低住頭，沉默不語。

不是吧……原本我還想至少有三、四個會跟我去。

「M！武器啊。」剛在市場逛買完一堆武器給我的阿登找到我了。

「買咗咩？」

阿登捧著個大背包給我：「得…兩把開山刀，同一個急救包。」

「咁少？」

「我都想買多啲…不過……大本營啲武器俾人買哂。」

「…」居然。

「一件都冇淨？」

阿登點頭。

「武器都唔齊…我…我緊係唔去！」、「我都係呀…一陣我死咗點啊，至少要有把武器旁身先啦！」、「唔會同你哋癲…！」B隊的男成員一個接一個離開，只餘下肥西和瑜小六。

「我…我……」肥西望一望凝望住他的瑜小六後，變得耳紅面赤，像是鼓起了勇氣，大喊：「我去！」

「兩個人…都好。」我把背包拋給了瑜小六讓她背住，說：「刀得兩把，你哋邊個想用？」

「我啊…！」瑜小六又舉手。

「咁肥西，你拎急救包。」我決定了。

「可以啊…不過咁大雨，真係…出去？」肥西再一次問。

「如果依家仲唔去，就等於宣判佢哋已經死咗。」

陰沉的天氣，配合令一般人厭惡的濕度，我們想儘量在白天之前就能夠回到大本營，不然一到晚上病者就會回到建築物之中，搜救變得更危險。

「咔──」大本營的看門人，推開障礙物讓我們三人出去。

「M…！小心啲……」阿登目送我們出去。

「嗯…」步出大本營之後，所呼吸的空氣都變得不一樣。

「我…我真係……行咗出嚟…」肥西已經開始微微地腳顫。

「定啲，聽住M講…應該會冇事。」一直樂觀的瑜小六也嚴肅起來。

「唔…出發。」我領頭前去將軍澳中心，他們二人則跟在我身後。

沿路上，大本營的人類吵雜聲離我們越來越遠，原來聲音有時候都是一種安全感，令人覺得自己還處身於有活人的地方。

「感覺有啲似中學成班人去荒野露營咁…」瑜小六環顧周圍，只是周遭都不是樹林草叢，而是一座死城。

「荒野露營你都講得出……點睇都似…行緊切爾諾貝爾…」肥西說。

「瑜小六，俾把刀我。」我伸手向後面的她。

「喔…」她把自己手上的給我，自己再從背包中取出一把。

「話時話……點會成個大本營嘅武器都俾人買哂架…」肥西又說。

「可能有陰謀？」我隨便地說。

「會係咩陰謀…？」瑜小六問。

「A隊失蹤，市集武器一日之內俾人買哂，完全係削弱緊大本營實力嘅行動。」我跨過欄杆，落到對

面的單車徑上行。

「你意思係……」瑜小六定定地望住我。

「或者…有人刻意咁做？唔知。」

「係嘅話都好恐怖下……邊…邊個人會害大家咁衰啊…真係一齊死咩…！」第一次走出大本營的肥西，相比起阿登他…說話真多。

路上我們都安全得很，只是要經過一條必經的大直路時，就望到遠處有個普通的病者，即是滿身紅點沒什麼特別的那一種。它握住一塊掌心大的石頭，不斷擲著街邊的路燈，行為詭異。

「病…病者啊！」肥西嚇得差點大叫的瞬間，瑜小六及時掩住他的口了。

「佢做咩啊…」瑜小六望得呆住了。

「唔清楚…但我哋應該可以避開佢，呢條直路隔離間超市有路通向將軍澳中心。」我看過少佐房間那一張城市規劃圖，我指的超市他已經標記過為安全的物資搜索區。

為了避開病者，我們三人只得走入超市之中，可免一戰則免一戰。

「入面啲嘢果然一早俾搜索隊拎哂……」肥西十分感嘆，頭一次望見超市貨架是空空如也。

「經過一年啦，拎哂都正常。」瑜小六對肥西的說話，感到無謂。

超市裡頭如估計的一樣，漆黑非常。這時候的肥西更為猖狂，徑自說些有的沒的，喉嚨滿是畏懼的抖音，卻不能像我跟瑜小六一樣合上嘴巴。

「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講嘢…」瑜小六低聲說。

「唔…唔得啊……我抑制唔到自己…你哋同我講嘢啊…周圍都冇聲我好驚嫁！」

「男人老狗，唔好咁雞得唔得？」瑜小六又說。

「噓，差唔多到A隊失蹤嘅地方。」一步出超市，我就望向電梯上的環境：「有危險嘅時候儘量唔好走……」

「點解啊…我…我一定第一個跑返大本營嫁！！」肥西急道。

「要打贏病者…只有團結。」

瑜小六對我點頭，肥西亦半不願地跟著我上去了。

但有一點，我很好奇。

「小六，你第一次行出大本營？」我問。

「係…做咩？」她眼神有點愕然。

「冇。」

為什麼她一點新人的怯色也沒有？還記起我第一次見到病者的時候，也嚇得雙手顫過不停。

將軍澳中心一些商鋪的招牌燈隱約地一閃一爍著，我們在入面所依賴的光源就是它們。不過它們倒像一種危險的警號，叫我們不要再前進。

不像我上一次入過的病窩，這裡沒有奇怪又恐怖的藝術品，應該不會有病腦的存在。

但我萬萬沒想到，我們即將會遇上比病腦難對付十倍的病者……

「理應A隊佢哋搜索範圍就只係呢一層…但似乎唔見佢哋。」我環觀四周，不見有任何人的身影或是屍體。

「奇怪…點解會冇人。」眼向八面的瑜小六喃喃自說。

忽然，

「*救…救我……*」

一把陰柔的女聲。

「有人！？」我面向聲音來源。

「好…好似係。」肥西也聽得到。

「*救我…有冇人…*」

「A隊好似一個女仔都冇…」瑜小六咬唇猜疑。

「*好餓……*」

「喂吔……！把女聲又嚟啦！！」肥西馬上躲到瑜小六身後，雙手捉緊了她的肩膊。

「死肥仔…收聲啊。」瑜小六聲線低沉而震怒。

前方環境一片幽黑，聲音的確實位置又不清楚，我實在不想冒這個險。

倏地，我們上方二樓的玻璃欄杆旁傳來一把爽朗的少年聲音：

「我係你哋就唔會過去。」

「哇…！！係人類啊！！」肥西已經進化到連見到活人也要大叫出來。

我抬頭凝視住這位來歷不明的陌生人，並漸漸把目光移向到他腳邊安坐著的一隻德國牧羊犬。

「你指個把聲？」我問下去。

「唔。」牽住隻狗的他點頭。

16

「係狗…？」瑜小六對他牽著的狗感到好奇，越望越深入。

「嗯…佢叫Ricky，今年四歲。」那不明男子撥開掩住一邊眼睛的瀏海，善意地望住瑜小六：「你哋快啲走，一陣佢嚟到……你哋想走就難。」

「『佢』係啲咩？」對方似乎知道那把聲音的真相。

「病者。」他直接說出答案：「識模仿人類嘅聲音，指甲有又長又利嘅爪，見到佢嘅人通常都唔會生存到……係呢一區嘅「王」。」

「王…？」

「啱啱已經有一班人講唔聽，執意要前進…結果冇再返過嚟，如果你哋唔怕死我唔會阻止你哋～」牽犬男說。

「個班人…係咪七個男仔？」

「唔。」他點頭。

我心中一沉，但還是要向他道謝：「多謝你嘅情報。」

「唔洗，大家都係人類…唔會話睇住自己人去送死。」

「你叫咩名？」一直掩住肥西嘴巴的瑜小六主動問。

「我…係見你靚女先講～平時我唔會自報名字。」他又撥撥那被瀏海掩住的眼睛，望住瑜小六微微一笑：「我犬京。」

「我叫瑜小六，你唔落嚟？企喺二樓做咩。」

「咳…企喺二樓，好似型啲？」犬京尷尬地望向別的地方，假裝咳嗽一下。

「你點解都會喺到？」我有點疑惑：「理應呢到附近嘅物資都冇哂…」

犬京眼神滯空了幾十秒，沒有回答原因，反而叫我們快點離開：「你哋都係快啲走，唔好再返嚟呢區。」

「咁你呢？你唔走…？」小六問。

「我留喺到仲有事做。」犬京說。

「但…」

我望住瑜小六：「小六，走…佢講得冇錯，我哋返去再同大本營討論先。」既然對方不是我們熟識的病者，就不能傻傻地衝去送死。

「啱啊啱啊……！再唔走一陣冇機會走啊！」肥西連聲認同。

「犬京，你自己小心。」瑜小六心地挺是不錯，就算對方是個初初相識的點頭之交。

「收到，靚女小六。」犬京輕笑帶過，繼續跟自己的狗待在二樓欄邊。

在中途收到有新病者的資訊後，我們終止了這次短暫的搜救任務。打後的路上，肥西都帶住既感慨又悲憤的表情繼續說廢話。

「經過今次同你哋出生入死之後……我發覺人生其實好唔同！只要…只要勇於踏出勇氣嘅一步，再難嘅關我哋都會捱得住！病者啫～算得啲乜！？」肥西左右兩手搭住我們膊頭：「好兄弟！好姊妹！！」

「M……我可唔可以殺咗佢。」瑜小六像被一隻烏蠅纏了耳朵好久，有點忍不住了。

「唔好，佢仲有好多利用價值。」我揚起嘴角，望住小六。

「喔…咁遲啲先郁手～」小六打趣地道。

然而，正常人也知道以上對話只是隨口說說的笑，肥西卻當真一樣，怕得要死，一直到回路之中也在半哭求饒。

一穿過重重的障礙物及鐵板圍牆後，我們正式回到了大本營，入內一看的畫面就是憂心忡忡等待著我回來的大舊……

「M…！點啊？我班學生啊！！？」大舊馬上過來追問。

「佢哋…應該凶多吉少，我哋路上遇到一個倖存者，佢話A隊班人冇聽勸告…去咗搵一隻新型病者。」我如實道出。

「新…型病者？」大舊捏實拳頭，一條青筋暴露於臉骨中。

「所以我覺得未知道新型病者嘅能力同弱點之前，唔可以輕舉妄動。」我留意到大舊根本聽不入耳，只是強抑住內心的衝動：「一係搵埋少佐討論先？」

低住頭的大舊似是輕微地點了頭，見他充滿住負面的情緒像個計時炸彈一樣，我便先離他而去，讓他好好冷靜一下。

「M…唔洗理大舊…？」小六追上前問。

「由得佢冷靜下。」

「咁我呢家點算…？繼續跟住你…？」小六見肥西一入大本營已經火速離去，逃到不知哪去。

「你鐘意。」

17

因為這一句，無地方可去的小六就跟住我前去到少佐的私人辦公室。

「跟住你囉～反正我都唔知有邊到可以去。」小六把我們的開山刀都收回入背包內，繼續做著我的挑夫：「唉…場雨真係未停過。」

到達五樓後，我就往少佐其角落的辦公室前進，其間外面的雨水都從外面打了入來，可見雨勢之大。

奇怪地，少佐辦公室門外居然站住了一個人，一位頭髮稀疏的大叔，看上去是個看守，不讓任何人進去裡面。

「少佐，唔見任何人住。」那大叔以掌抵在我胸前。

「緊急事。」我說。

「都唔得。」就在大叔說出此句後，房內傳出慘不忍睹的叫聲！

我眉頭一緊，退後一步讓她出手：「小六，郁手。」

「吓…傻的嗎，你要我做咩啊？」小六呆然地望住我。

「…」我無奈搖頭，再用力敲拍房子的門：「少佐，有緊事搵你。」

「喂…你哋唔可以咁架！」看守的大叔阻止。

「啤酒佬，俾佢入嚟。」在裡面的少佐回應。

大叔聽到少佐的命令後，才卸下剛才的強硬態度，開門讓我們進去。入去後，只見少佐握住專屬的鐵棒棍，另外有個不明的人被綁了在椅上不能動彈。

小六見到這個情況似乎有點吃驚，愣著的凝視住被綁住的那人，我則猜想被綁的人應該是對大本營不利的人吧。

「間諜。」少佐只簡單地說了一句，我就明瞭清楚這房間裡剛才發生什麼事。

鐵棒棍上的血跡、椅上半死不活的間諜、少佐冷酷的眼神，一切一切都如故事的蛛絲馬跡，紡織著剛才的畫面。

「你點搵到係佢？」但我還是要問少佐一句。

少佐徐徐地答，並慢慢走向被綁住的間諜：「佢今日想將大本營市集入面所有武器都收埋，可惜，你俾我發現到。」

少佐用冷冷的棒球鐵棍貼住那名間諜的右邊臉頰，感覺這下揮下去的話會痛不欲生。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間諜他大笑，露出脫落了不少牙齒的口腔瘋狂地大笑：「So what？！……你哋班懦夫…垃圾，就係唔肯承認自己嘅本性…嗄…嗄……哈哈…！喺呢種世道入面…就係弱肉強食……就係…啊呀呀呀！！！」

在他話未說完之際，少佐已經一棍揮下去他的臉龐上！對方幾乎雙眼反白。

「一日之內買哂市集所有武器嘅嗰個人？」我問。

「嗯，佢太蠢。」少佐望住一擊不起的間諜，說：「短時間之內做咁大動作，佢真係當大本營嘅人係冇腦，係人都認得佢。」

「你哋諗住點處置佢……」有點害怕見到這種場面的瑜小六問。

「嗄…嗄…啊……嗄…」間諜張大嘴巴，雙眼反白。

「都已經打到佢咁？殺咗佢就係最好方法。」少佐輕描淡寫地道。

「有問到佢有價值嘅情報？」我望住奄奄一息的間諜。

「我淨係知佢係「不良人」派嚟，原定掃光市集所有武器之後…就諗住帶齊所有武器離開大本營。」少佐把棒球棍貼在他的天靈蓋上，準備最後一擊：「喺佢身上，我仲搵到一封佢準備幫人送返去總部嘅信。」

「即係仲有另一個間諜喺大本營？」

「嗯。」少佐手起棍落！

我用手掩住瑜小六的眼睛，房間繼而響出一下「咔！」的聲音，間諜身子軟了下來，垂頭死去。

「你出去先。」我對瑜小六說。

恐怕是第一次見殺人畫面的她，身子有點抖顫的默默步出房間。

「…你搵我咩事？」少佐把一條白色的小手帕蓋在間諜的頭上：「你搵返個班搜索隊成員？」

「我嚟係同你講，呢一句可能出現咗新病者。」然後，我把犬京對新病者的描述，覆述一次給少佐知。

「睇怕佢講嘅係「病爪」…同我哋嘅人，之前見到所講嘅差唔多。」

「你認為點？」

「點？」少佐不明。

「仲出唔出去…搵個班A隊學生返嚟。」

「我覺得，」少佐深一深呼吸，照著內心所說：「佢哋存活嘅機率唔大。」

「所以…你唔想救？」

「能力許可嘅話，我當然想全力救。」少佐望住地板點點頭，說：「但係……你應該明我想講咩…」

「嗯……我明。」對付病爪的想法完全是弊多於利。

陰沉的天，正好配著我們陰沉的心情。

我步出少佐房間跟小六一起離開，越走越覺沉重。前幾天還是笑嘻嘻在自己面前的人，好難幻想到他慘死在病者的手下。

更是七個人的性命。

雖然於我來說，跟他們不太相熟的我完全沒有一點悲傷的心情，但就是有種惆悵的感覺。

原本我以為A隊搜索隊失蹤的事情暫且告一段落，香港人健忘的習性可以好快忘記一些黑歷史，卻沒想……翌日的一早，大舊不見了。

原本要上他堂的學生說，大舊整堂沒有到來，後來我們更發現其宿舍中可用的物資全都被帶出去了，包括一個打火機、消防斧、鬧鐘和一點食物。

一個人的失蹤，對大本營來說其實是九牛一毛，但假如你是個有價值像大舊這般的病者導師，就有問題了。

事件擾攘半日，更令老賢親自召我和少佐上去圖書館的私人房間相見。其實我很清楚他信任少佐而叫他來，但也把我叫上來又是什麼一回事……

明明我跟這老頭說話都不多過十句。

「你哋都知大舊離開咗大本營。」老賢不緩不急的說：「佢係一個衝動嘅人。」

我回答：「我諗…佢係去咗幫班學生報仇。」我想不出第二個原因。

「只係一班衝動嘅學生……」少佐面上依然毫無表情：「唔值得佢咁做。」

聽過我們兩人的說話後，老賢摘下戴著的圓框眼鏡，緩緩地站起：「佢係一個愛學生嘅老師，就正如我哋每一個人，都總有過想保護嘅人。就算幾無力、幾無可能，爬都會爬過去攬住佢，保護佢。我已經下令過大舊唔可以任意行出大本營，但睇嚟……佢對學生嘅愛，始終大於我定下嘅規矩。」

「係我失職。」少佐說。

「少佐，唔關你事，冇人可以永遠預料到下一步嘅發展。」老賢望向了我，說：「希望你哋會體諒大舊。」

「我覺得…」我忍不住出聲：「如果佢就咁去咗報仇送死，就太可惜。」

「M？」

「我都覺得佢…係一個良師。」我說出心內的說話，那一個月大舊用心教導著學生，我有眼可見：「所以就咁走咗送死嘅話，就太可惜。」

「佢雖然衝動。」少佐接下一句：「但無可否認，佢係一流嘅老師。」

「我都唔想大本營失去一個好老師。」老賢平淡的說。

外面的雨聲依然不絕。

「M，今次我失職…冇料到大舊會就咁離開大本營。」少佐拉一拉戴住的貝雷斜帽，瞧住我：「你會幫我一齊搵佢返嚟？」

「嗯。」我點頭。

18

想不到，我與少佐最後會選擇走出安全區拯救大舊。老實說，在老賢房間站著的時候，好像能感覺到人性的希望面。

平靜、沉實的小小書房，令我忽地回想起平日大舊在班房上的身影，那堅實的肌肉下所埋藏住的溫柔之心。

我的確覺得，大舊不應白白死去。

如果就這樣死去…

完全不值得。

與我並肩而行步出圖書館的少佐，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冷峻的表皮下又是什麼樣的心。

但我知道，如今要成功營救大舊…就肯定要他的幫忙。

「M，去準備你自己嘅武器，五分鐘之後樓下北門等。」少佐簡單拋低一句，便離我而去。

武器。

這兩個字，勾起我對瑜小六的記憶。

因為我那把開山刀正正收在背包之中，而那背包正正是她一直背住的，昨天她正正背足一整天，然後消失不知去哪了。

麻煩了……唯有這樣吧。

三分鐘後。

「瑜小六，瑜小六，請喺兩分鐘之內帶同開山刀落到北門，再次重覆，瑜小……」我強行闖到廣播室中，使用廣播系統。

「喂！先生唔好咁啊！！我哋啲後備電好珍貴嫁！」那戴住金絲眼鏡的地中海大叔強行把我拉出去廣播室。

但我想小六她應該聽到了吧。

兩分鐘後，瑜小六像是剛睡醒的模樣，懶洋洋地走過來北門見我了：「M…你又去邊啊？呵欠～」

「去救人。」我檢查背包內的兩把開山刀，確定放好了。

「吓，你自己一個？」

「仲有一個，你唔識，你識都唔會想見。」

「邊個…？」

「琴日嗰個。」

瑜小六定定地回想，想到是少佐後表情就怯了兩分：「嗰個拎住棒球棍嘅人……？」

「好快你會習慣。」殺人、死人，乃平常事。

見得多，自然麻目。

「如果可以，我唔想習慣……」瑜小六細聲自說，我裝作沒聽到。

很快地，少佐也拿好武器下來，對他來說武器永遠只有一個──鐵製棒球棍。

瑜小六可能對少佐昨日殺人的事情有點陰影，不願面對他，見少佐從遠方走過來便離開北門這邊，返入安全區中。

「兩個人？」少佐問。

「嗯…除咗我哋之外，大本營都應該冇人會敢去。」我心中莫名地想要嘆一口氣。

「唔好哂時間，」少佐拉開鐵板，說：「大舊應該行到遠。」

持續多日的下雨，令空氣中的霧氣也增加。基本上稍為遠一點的地方都看不見，經過一間學校，裡面一位站在窗前凝望住我和少佐怪異地笑的普通病者倒是望得很清楚。

「呢間商場？」少佐把棒球棍放到膊上，問。

「嗯。」這次，我們不再由超市進去，而是由商場正門，因為街道沒有病者的阻撓了。

「轟隆──」雷鳴又再響起一聲。

商場中一片死寂。

靜得自己的腳步聲也清楚聽見，不過我們的注意力還是放了在周遭的血跡上，無論牆身、電梯、柱身無一不是染住乾掉的血跡，可以預想過此地曾經發生過慘烈的大屠殺。

如果大舊有什麼不測的話，我們可能連屍體也找不回，因為病者的詭異之處就在於懂得收藏人類屍體去自己的地方，雖然意義不明，但至少確認了「病腦」會收集人體殘軀，作自己恐怖的藝術用途。

某程度上，就跟毀屍滅跡無異。

「你之前喺到遇到個人？」少佐突然問起。

「係，佢仲拖住一隻狗。」

「呢種時世仲帶住隻狗周街行，唔係無腦就係有病。」少佐貶笑，但還是補上一句：「除非，佢同隻狗合拍到天衣無縫。」

我把重點拉回到等下可能要面對的問題上：「你估我哋搞唔搞得掂個隻……病爪？」

「暫時大本營冇記錄證明，有人成功殺過病爪。」少佐說話的同時，兩眼依然保持住對周圍的警戒：「而且近幾星期先發現佢嘅蹤影…未知弱點，所以肯定以勸走大舊為首要目標。」

「如果可以…我真係想寫本《病者收錄集》。」

「你居然有呢種興趣？」

「我鐘意世界上，一般人覺得唔正常嘅嘢。」

「正常人唔鐘意嘅嘢…？」

「我當病者係甲蟲樣本咁睇，就算佢哋好危險，我都好想知道佢哋嘅習性，佢哋點樣誕生出嚟。」

「你鐘意「怪物」嘅故事？」少佐淡默地哼笑，把貝雷斜帽拉下一點：「相比起英雄嘅事跡。」

「或者。」

我們先由將軍澳中心一帶搜查，上下兩層其實數十分鐘就搜得完，亦如我們的預計一樣，不見大舊的身影。

卻與那牽狗的人，犬京撞個正。

他的狗伏於二樓美食廣場休息，自己則在旁坐著，見到我們的出現後沒有驚訝，只是一愣。

「又係你？」犬京認得我。

「你仲留喺到？」他留守在這裡的目的到底是…

「如果你哋係嚟制止…冇耐之前衝入嚟周圍搵「王」嘅大隻佬，我勸你哋都係返去，恐怕佢已經俾王盯上。」犬京似乎見過大舊。

「佢去咗邊？」

「唔好去，阻止唔到。」犬京繼續說：「佢唔係一般級數喺街上見到嘅病者。」

「咁你又喺到做乜？」少佐對這一點有疑惑，像個調查員問。

「我…」犬京顯得有點不耐煩：「總之叫你哋走！唔好挑戰佢……」

「我哋都會去殺咗佢。」少佐見他無意交代，就直接說：「想加入就跟嚟。」

場面靜了好幾秒，犬京再度開腔：

「其實點解你哋咁執意要去對付佢？」

「因為，佢係病者。」少佐一句「天敵的關係」，解答了對方的問題。

「我諗應該係問…」我走近犬京：「點解你要阻止一路以嚟經過呢到，會接近病爪嘅人。」

我覺得，另有內情。

「我哋嘅朋友生死不明，冇時間再同你消耗。」少佐銳利地盯住犬京，氣場冷鋒：「M，我哋走。」

我們離開要去繼續搜索時，我回頭一望發現犬京依然盯住我們背影，眼神混雜著某種情緒。

我們在將軍澳中心搜查過一遍都不見大舊的身影後，便決定走過那一條會通去地鐵站的「popcorn」商場，打算在路上也找一次。

結果，走到半路的商場中央處，我見到一個屍體堆積如山的「屍山」，約莫三、四十個人的屍體就被堆放在中央處，當中包括……A班搜索隊七人的屍體。

「個班學生…」我走近察看，心臟逐漸加速：「佢哋全部……」

「全部屍體上都有明顯爪傷嘅致命痕跡…」少佐很快就蹲下來，觀察著整座被人刻意堆疊起的屍山：「有啲仲已經係好耐之前，不過都冇變成感染到皮膚變紅點成為病者……」

「病爪…冇感染能力？」

「可能係。」

「照睇嚟，」我望向另一旁牛排店門外堆放住的白骨和殘軀：「呢座屍山都係佢嘅食糧。」

「咁大舊佢到底……」

「啊呀呀呀呀！！」忽然，樓上的體育店傳來大舊的叫聲。

「上面！」我跟少佐馬上趕至上面。

聞聲趕至的我們，發現大舊正在店內握住一個滅火桶跟病爪對抗，滿身血爪深痕的他顯得極之狼瘡。

我們急忙跑過去後，我亦終於目睹了病爪的模樣。

它兩掌都比正常人大兩、三倍，又長又利的指甲是它的爪，頭髮披落不難看出生前應該是女性，滿身

皮膚焦黃且佈滿紅點，嘴巴像是一張狗嘴，特點是它沒有眼睛。

「你哋嚟做乜啊……！」大舊的滅火桶被病爪揮舞幾下，已經罐身破裂溢噴出水。

我粗略一看大舊的傷勢，要不是他有堅實的肌肉保護住身體的重要器官，那深長的爪擊早已撕破其內臟……

少佐不轉彎換路，直接踏上店內擺放鞋子的檯面，再從高用棒球棍突襲病爪！第一記揮它的頭、第二記揮它下鄂的骨、第三記直戳它的胸骨迫它退後！

「佢係靠聽覺！？」我第一眼就留意住病爪。

「係…」大舊身上血流如注也還未倒下來，不得不佩服他的意志：「我同佢已經纏擾咗幾十分鐘……如果亂咁移動，佢反而會好快拎你命。」

「有冇鬧鐘引開佢……」用棒球棍把它戳住迫壓牆邊的少佐開始把持不住，似乎力氣不夠病爪大。

「咔…咔……咔咔咔…咔…」病爪雙爪對住少佐空揮，只差一點點就抓傷到他了。

鬧鐘，是上過大舊的課堂必定會學識的一項生存物品。使用方法是設定響鬧功能，再拋到別處讓病者的注意力分散，但一般只適用於幽暗或漆黑的環境。

「我已經用咗…」大舊上前，推住少佐的背助他一把：「M！係時候！」

我從背包中取出其中一把開山刀，先對準病爪耳邊耳朵位置狠狠一刺！病爪雖然被我刺中，但還是懂得向我還擊，反手爪向右邊的我，我脫身不及而本能地用雙手格擋臉部，「嘶──」的一聲，兩手齊現三條深長的血痕……

「啊呀…！」

「走！」終於頂受不住的少佐和大舊也退開了。

病爪繼而開始發狂，仰天撕叫！！！！！

「快啲…擾亂佢聽力……！」大舊喊道。

我望住店內的牆上擺放住的各款籃球足球，突然靈機一觸，過去把所有球類通通都亂掉亂拋，總之要弄它們不斷反彈、彈地，來製造聲音。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

各樣的球類在店內不斷回彈，我亦揮一揮手示意少佐和大舊快速離開店內。

「你點解要一個人嚟……」少佐這一句我聽得出包括住怨氣。

「有啲嘢…我唔去查，我唔去面對睇下到底係乜，我就一世都會驚同面對唔到自己！」大舊說得極含中氣。

「走完再嘈…」我跟他們二人說。

病爪的叫聲又於店內傳出，病者們尖叫的聲音簡直能撕裂他人的耳朵。

「好彩我都意識到…病爪佢冇眼睛，一嚟到個陣我去咗間音響鋪開大聲音擾亂佢，先叫勉強避開佢所有攻擊…」大舊說。

「咁點解…」

大舊明我想問什麼，直接答：「最後佢發癲咁直接用雙爪撕毀哂所有音響……」

「弊…入面啲波佢開始整停落哂嚟……！」大舊回望後面。

「佢應該追唔到上嚟？」只要我們全力奔跑的話，除了舌女一般病者都追不上來。

「佢速度快過舌女！」大舊話畢，病爪已經步出店外面向正在狂奔的我們。

「嗄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它發了狂的追上來，速度簡直跟豹無異。

「跳啊！」大舊望向欄外，樓下剛才的那座「屍山」。

「咩話！？」我愕視住下面，這裡跳下去好歹也有兩層樓高吧。

「跳去下面疊起咗個堆屍體到！！直路我哋唔夠佢跑！」大舊馬上爬到欄杆之上，就飛躍到那堆屍體上作卸力。

眼見病爪的指甲已經碰到我們的背肌，我跟少佐也二話不說，從二樓高的地方跳落到那堆被疊成金字塔模樣的屍體上！

「砰格──」我們三人一跳下去，屍體們的骨骼便發出令人隱隱作痛的聲響。

透過那堆堆積如山的屍體，我們成功卸了一點力在它們身上，但還是感覺摔了一跤般，我亦把握機會取出背包裡僅餘的開山刀。

「咔…咔…咔咔……！」病爪毫無智慧般，跳下去了，跟著一起從二樓跳了下來！

可是它沒跳準那堆屍體的位置，所以直接從二樓重重地摔了在一樓的地板上！

「砰──」

「繼續！？」少佐想把握這個機會，取掉病爪的命。

「冇用……」大舊咬牙切齒地說：「我頭先已經用消防斧、消火桶，所有利鈍器攻擊過去，但佢身體組織好硬…完全冇用…」

「把握機會走好過。」我從屍山上跳了下來。

「咔…咔…！」病爪慢慢地站起身。

媽的…

四方八面都是空曠的空間，沒地方可走了。

眼見病爪慢慢地起來，我只能躺在屍體上用手勢示意他們二人靜下來，並慢慢躺伏在那堆屍山旁。

少佐和大舊都明我意思，靜靜地躺在屍體上不作一聲，連呼吸都極微……

重新站起來的病爪則慎重地走每一步，彷彿想聆聽到我們的一舉一動，它在我面前經過時我更近乎閉氣。

「咔…咔……咔…」病爪繼續環繞住屍堆來行。

雖然能夠保一命，但如果這樣子一直不逃跑、不作聲，恐怕一輩子都要留在這裡，正式融入那群屍體行列。

在我有這般不堪的想法時，另一個契機就出現了。

商場的另一邊，霍地傳出狗吠的聲音：「汪汪汪汪══！」一隻德國牧羊犬，正對著病爪挑釁。

恰好，病爪對聲音敏感，聽到那隻狗的吠聲立即追趕，對方也機靈地馬上轉身逃走！而且速度跟病爪不分上下！！

這隻狗…

好像在哪裡見過。

「…犬京？」我望住從另一邊方向過來他。

他把食指放在嘴前，示意我們不要出聲，再招了招手叫我跟住他。我們遵守他的指示，以潛步的方式慢慢近到犬京身邊跟住他，他再帶我們走到與自己的狗反方向的地方，到達了popcorn商場的戲院外。

「你隻狗唔會有事…？」大舊問。

犬京敷衍地點點頭，再走近到戲院旁牆上紅色的火警報警器前，用拳頭打碎了其玻璃的表面。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火警的鐘聲隨即在商場四處響起，十分吵雜。

犬京微嘆：「為咗救你哋呢種人…呢啲救命鐘已經就快用完。」

「……」我三人默默無言望住眼前的他。

「走吧，去對面廣場會安全好多。」犬京為我們領路。

一街商場的香港，最厲害之處便是可以接駁另一個商場，令這小小的彈丸之地充滿住多元化的色彩。

亦讓在亂世生存下來的我們，提供逃到另一邊的地方。

「你隻狗…冇事？」見情況開始穩定下來，大舊又問。

「好快會返嚟。」犬京話畢，那隻德國牧羊犬已經奔了回來，病爪則在剛才很遠的地方亂抓亂叫，被火警鐘聲擾得捉摸不到方向：「傑仔…做得好。」

Ricky…

傑仔。

我們躲入到廣場中的UNIQLO大型衣店之中，就眼一看沒有病者，應該可以成為一個暫時喘息的地方。

在裡面，被抓傷的我和大舊利用衣店中的衣服撕成一塊塊的碎布，再包紮住身體的傷口位置。猶其是大舊，滿身都是爪痕，用了好多件不同顏色的衣服才包紮好止住血液流出。

「啱啱隻嘢…完全打佢唔入！點搞！」大舊滿身是傷都依然動氣。

「勸你哋最好收手，」犬京再一次提醒：「我唔會救你哋第二次。」

「頭先唔該。」少佐放下了對犬京剛才的銳氣。

「你哋一陣如果要走，就喺廣場電梯落到地面正門走。」犬京指住前方一條通往地面的電梯，說：「不過都要小心，隔一條街之外嘅志蓮小學就係「不良人」嘅根據地。」

「你都好熟識呢到。」我說。

「…我喺外面已經流浪咗幾乎大半年，呢一區嘅所有地方唔多唔少都知道一啲情況。」犬京撫摸著自己的狗兒。

「嗄…咧…咧……」倏地，更衣室裡傳出舔唾的聲音。

我們四人彼此對望，小心翼翼地走到去更衣室那邊，然後拉開一塊又一塊的窗簾布。

直至到最後拉開最後一塊布，才發現有隻背對住我們的舌女，正舔著一個死掉的中年男人屍身，而那男人的半邊臉早已被舌女的唾液溶化得爛溶溶的，極之嘔心。

然而，被我們發現了食相的舌女居然還轉頭過來，對我們張嘴露出有趣的怪笑！少佐一棍由下而上的重擊把它的鄂骨近乎打斷，我再在它想要發狂之前用開山刀刺入其舌喉之中。

「嗄嗄嗄嗄…哆…哆……哆哆！」舌女在更衣間中痛苦地亂動、打滾，到後來更像蟑螂一樣反肚向天，四肢亂動。

持續了好幾十秒後，這怪異的場面才完結。

「真係陰公……居然會俾舌女舔死，實好痛苦。」大舊望住那件男屍，搖一搖頭。

「咩嚟…」我撿起男屍手中緊握住的無線電講機。

「睇落係聯絡人嘅無線電講機……」少佐仔細環看、分析。

「沙…沙沙…沙沙沙……沙──喂，喂喂？…沙沙沙──」突然地，無線電講機響起來，發出著雜音。

但依稀能聽得出，是把男性的聲音。

大舊正想開口回應時，我及時掩住了他的嘴巴。

少佐用手掩住了無線電對講機收音的位置，提示我們：「唔好出聲。」大舊不明所以，做個攤手的手勢。

「對方可能係惡意倖存者……」我在大舊耳邊低聲說。

「不良人…？！」大舊深疑地問。

「可能。」

少佐先暫時按下關機的按鈕，讓我們說話不用再小聲小聲說。

「你執到樣好珍貴嘅嘢。」犬京望住少佐手上的無線電對講機，亮出了淺淺的微笑。

「如果真係「不良人」團隊嘅無線電對講機，就真係珍貴好多…」少佐雙目又不自覺變得充滿殺意的銳氣。

似乎他對「不良人」這個團隊十分厭惡。

犬京見我們說起不良人，自己也說出些所見所聞：「聽講「不良人」嘅首領……不破尚，係被人喻為「怪物」嘅活人。」

「聽講過。」少佐淡然地說：「可以單單用虎刺拳扣去殺死病者。」

「拳扣？」這種武器我第一次聽。

大舊一說起他，聲線沉穩下來解釋：「又稱指虎，係一種俾你將四隻手指套入去嘅金屬拳扣，下端有一條衡量支撐手心嘅武器，某程度上嚟講…如果你出拳夠力度又夠速，佢嘅威力會遠比棍棒刀都要大，因為打擊力集中，如果拳扣上加埋尖刺就更加恐怖。所以佢單單用拳頭就輕易殺死病者嘅事……我都確信係真。」

「講返正題。」少佐把話題拉回到現況上：「你哋決定幾時離開，留喺到太耐都安全，啱啱你哋都見到有舌女嘅存在。」

「我諗過多幾粒鐘就天黑。」我說。

「天黑之前返去……？」大舊問。

「你終於肯返去？」少佐帶點揶揄成份地問。

「無理由因為我嘅衝動，而要你兩個捨命陪我……」大舊望住我跟少佐，深長地說：「我唔會再要你兩個白白陷入困境，你哋嘅心意，我大舊領！」

呼，他終於想通了。

「犬京，咁你繼續留喺到？」我望住一直孤身一人，只有狗伴的他。

「嗯，我已經習慣咗獨行。」

「你唔需要我哋幫手？既然你救過我哋一命。」剛才要不是他，我們真的好可能命喪於此。

「…」犬京猶豫了、思考了幾秒。

少佐注意到，便說：「如果唔係太困難，都可以幫下手。」

「就係太困難。」犬京想了一陣後，黯然地說。

「不妨講出嚟聽下。」大舊搭住犬京他的膊，說：「我哋好人嚟，有情有義。」

「咁…」犬京逐一橫視我們三人，準備道出一個不能說的秘密：「你哋好可能要聽我講一個故仔先。」

然後，犬京跟我們說出他一直坐守這間商場的秘密。

大約一個月多前，犬京在路上救了一名正被病者襲擊的女生，兩人就此相識，她叫Bomi。

原本在這亂世孤獨上路的犬京，眼見這女生不能保護自己回到自己所屬倖存團體的安全區，便暫時收留了她並照料著。

那幾天，因為街上異常大霧的關係，兩人都不敢輕易出外，易免被病者突襲。亦因如此，他們兩個在這短短的時間內，莫名地培養了一種情感。

犬京對我們說，他那時候感到不再寂寞，並答應她幾天後大霧散去，會把她送到安全區去。因為電力短缺的關係，他們二人所在的地方入黑後都是漆黑一片，晚上通常只單靠聲音來對話，不需要看對方的臉。

「Ricky！傑仔…我聽日走啦。」那一晚，女生如常地於漆黑之中，撫摸住犬京的狗：「唔洗掛住我架，得閒嚟探我啊！帶埋主人！」

「嗄…嗄……嗄…」像是狗流唾液的聲音。

「Bomi…你摸緊……傑仔…？」犬京愣住，口中帶住顫音：「但係…傑仔喺我身邊。」

「咩啊？」那女生還天真地笑著，只是越摸…她覺得越怪，傑仔的頭上的毛髮越摸質感好像越不一樣，於是漸漸收下了笑容：「咩…咩嚟？」

「咧咧咧咧咧！！！」剛巧，一串閃電在天空打響。

閃電一瞬間把室內照光，他們都看見到跟動物一樣都是用四肢爬行的舌女，正吐著肥大的舌頭，待在Bomi身邊對她獰笑著。

=x-large「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犬京和原本在他身邊熟睡的狗也發了狂的對付那隻舌女，可是…

一切都太遲。

Bomi遭到舌女的舔擊，她一夜之中陷入了瘋狂，痛哭。儘管犬京不停地安慰，也已經無用。

後來更忍受不了自己身上漸漸出現病者的身體特徵──紅點，於是拿取利器自毀雙目，再帶住怨恨悲傷往外面的地方盲著亂摸，往不知去向的目的地跑著。

犬京立即跟我，想叫Bomi要她冷靜下來，可是人類對病者的畏懼，根本從來沒有一刻能真正地制止下來。

到最後，Bomi跑到了廣場中心處，她亂跑的雙腳終於停了下來，不再飲泣……而是怪笑。

繼而，皮膚逐漸變焦黃色，指甲突長。

兩天之後，她成為了如今的**病爪**。

怨恨地將一切前來之人殺盡，而犬京則孤守在附近阻止前來的人。

「所以你話病爪係呢一區嘅「王」……」

「都只係一個大話。」犬京悔愧的神色，流露於臉上：「目的只係想……呢個傳言流傳出去，唔好再有人嚟送死。」

「兄弟，你根本就唔需要咁做。」大舊拍住他的膊頭。

「係我嘅錯，係我令佢變成咁。」犬京苦惱地按住眼睛，強忍不想讓眼淚掉下：「所以就算留喺到贖罪……我都無所謂…」

「你嘅贖罪我覺得已經足夠。」我也拍住他的膊。

「我依刻……只係想佢永久安寧。」犬京撫著彷似安慰著自己的狗：「唔好再因為我嘅過錯，而令更多人死。」

「不過佢刀槍不入咁款，都幾難永久安寧下。」少佐一句說話，就破壞了原本凝重、感動的氣氛。

「要殺佢可能做唔到，但係要困住佢……我覺得做得到。」我說。

19

「你又有咩諗頭，M？」不愛動腦的大舊問。

「將病爪引入一個出唔到去嘅地方。」我提出自己的建議，說：「咁就算佢有不死之身都毫無用處。」

「令病爪出唔到去嘅地方？商場邊有啲咁嘅地方」對大舊來說，的確是想不著頭腦。

「銀行。」

「銀行我印象中，廣場有間中銀大閘一直長開。」最熟地圖的犬京說：「但你點解會諗到？我係指諗到銀行呢種地方。」

「銀行嘅大閘同客戶服務檯為咗防範強盜持槍搶劫肯定係用防彈玻璃呢種堅固物料做，所以係困住佢嘅最好地方。」

「咁如果佢撕得爆防彈玻璃？」大舊問了個很愚蠢的問題。

「既然佢有咁嘅能力到時我哋人類唔死都冇用。」我答。

但主要也是要提出一個方法引病爪進去，現在我只提供了最好的地點。果然，大舊下一秒就沒頭沒腦地問：

「咁點引病爪入銀行再閂閘困住佢？」

「我印象中附近都有一、兩間玩具店？求其搵部搖控車組裝咗佢，再綁個識發聲例如鬧鐘之類嘅嘢上架車到。」我走過去摸一摸傑仔毛茸茸的頭，說：「到時病爪就會好似捉住波嘅Ricky咁，跟入去銀行入面。」

「你呢招真係無敵嫁喎！」大舊笑得像發現了新世界一樣。

但其實這招只適用於依賴聽覺，沒有視覺的病爪上。

其他長有眼睛瞪實住活人的病者可不會傻傻地望住藏在暗角玩著搖控車的你，而去選擇追住車子，像狗一樣被你耍。

「又學到嘢！」大舊拍我背脊，讚道：「喺外面浸過一年咸水海係唔同啲！」

媽的又在胡亂神化我。

「總之喺力量上有明顯差異嘅話，就自然要諗出另類嘅方法。」少佐借機暗諷大舊：「並唔係話一股蠻力、一股志氣就打得贏病者，如果係人類就更加唔洗講。」

正所謂做壞人要奸，

做好人要更奸，

才能把壞人清除。

考慮周詳後，我們三人都決定還犬京救我們的人情，幫助他把病爪永久困住，助他脫離這條贖罪之路。

途中，犬京跟我到玩具店找尋遙控車，大舊和少佐則查看銀行那一邊的大閘開關哪裡控制，一般都在大閘牆邊被一個小鐵蓋掩住，如何打開我想他們自然有辦法。

「好我哋要搵啲咩先」犬京橫望沒被大規模搜索掠奪過的玩具店：「果然冇人對玩具有興趣。」

「你搵個鬧鐘先。」我交代完後，便徑自尋找遙控車模型。

要在一家玩具店找到遙控車並不困難，困難在於你要選擇哪一款，有直路速度快的、有轉彎能力高的、有飄移能力強的，林林總總之中，我最終根據喜好選擇了《頭文字D》中的『AE86』。

坐在地上把盒子拆後的我，抬了一抬頭進向貨架上掛住的各種遙控車零件，繼而情不自禁地重新裝拆車子，待犬京找到鬧鐘來見我時，我已經百無聊賴得獨自站著玩住遙控車。

「咁快手？」犬京研究著手上的鬧鐘：「成間鋪玩具就多但電池都好似俾人搶哂。」

「你去拆個堆電動玩具嘅內置電池拆嚟用，我都係喺個堆發聲公仔到拎電。」我望向擺放住各款電動

模型的角落：「我都估唔到有人咁蠢唔拎埋玩具入面嘅內置電。」

犬京點個頭，就拿著鬧鐘走到那角落。那裡位於店中的角落，在幽黑的環境中更顯陰沉，陰影打在電動人偶上就有種幽森的感覺，像是它們會在你不知的清況下盯住你。

「睇下邊個仲有電先」犬京每個電動人偶都拿上手，按一下開關或是會發聲的位置。

「噠」沒電。

「噠」這個也沒電。

「噠」

=x-large「好凍，救我救我」

犬京聽到人偶發出這段聲音後，瞳孔被畏懼感襲來而急速擴大！並用力掉了女孩子模樣的電動人偶到地上。

也聽到我笑問：「犬京只係玩具，有乜好驚。」

「唔係呢把聲係我哋之前聽到個把」犬京神情緊繃。

「」經他這麼一說，的確有點印象：「我個陣第一次入將軍澳中心聽到一把女聲叫救命，你同我講係病爪模仿嘅個段聲？」

「個陣我只係隨口講下想盡快嚇你哋走，病爪根本就冇仿聲嘅能力」犬京說。

「咁個陣個公仔點可能喺咁遠傳到把聲嚟？呢到係廣場，同中心都隔一條街距離。」我深入思考一番，並環視玩具店的環境：「犬京，睇下個公仔有冇錄音功能。」

儘管不明白我的用意，犬京也馬上撕開電動人偶的衣服，其背部有個按鈕寫住「REC」三字，即為「錄製」的意思。

「呢隻係錄音人偶嚟。」犬京不安地說。

「即係就算係同款，每一隻播出嚟嘅聲音都係獨一無二雖然呢家播出句嘢同上次唔同，不過都幾肯定係出自同一個人。」

我走到玩具店前頭，細心凝想：「到底有咩奇怪嘅地方」

總感覺

有種不合協的感覺。

直至我再環看廣場其餘的鋪頭後，我終於發現了奇怪的地方，很正常，但某又很怪異的地方

「犬京你覺唔覺，依間鋪出奇地整齊。」

「整齊？」

「即係連入去發下癲掃跌啲玩具落地嘅人都冇。」

「」犬京渾身不安得打了一個顫，走去抱住自己的狗。

「即係我第一次去將軍澳中心個陣，已經有個人拎住個公仔。」我去把被犬京掉到地上的電動人偶撿起：「喺暗中監視住我哋，仲想引我哋過去」

「你覺得錄音嘅人會唔會係真係一個女仔？」犬京問。

「唔太可能，把聲係偏向十一、二歲嘅細路女你應該聽得出。」我望住犬京。

「係只不過我好難承認一個細路女可以喺呢種地方、時勢拎住個發聲公仔周街播俾人聽」

「除非對方自己本身就係病者。」

「咁點搞」犬京一副準備好逃走的樣子。

「趁呢個地頭嘅主人未返嚟之前」我想好唯一能現在套用的方法：「閃。」

「啱嘅贖罪呢家嘢幾時都做得但我哋命就得一條。」犬京也很明白事理。

「咁去叫埋少佐同大舊一齊走。」

因為一間「正常的玩具店」，我們揭發了內裡可潛藏住不知名的危機，於是我們好快就走去銀行那邊跟他們說明情況，並準備離開。

「唉吔下次早講嘛！我差唔多用哂啲力去撬個鐘蓋打開啊！」看得出像隻牛喘住氣的大舊，花了不少氣力在這邊。

「係你自己話要show俾我睇乜叫力量的表現。」少佐白了他一眼。

「唉，唔好再講啦！」大舊望住我，說：「即係因為為有潛在危險，呢家計轉為返大本營？」

「嗯。」

突然！

一陣陣的腳步聲從廣場的電梯下傳來，聲音更逐漸靠近，令我們五人都是一愣。

「腳步聲聽落有次序睇嚟，係人類。」我推測。因為病者一般的步速不是太急就是太怪。

「會係咩人？」大舊問。

「不良人，機會應該最大。」少佐打開了無線電對講機。

「冇錯，佢哋同呢到之後一條馬路之隔，係佢哋都唔出奇。」比起病者，犬京似乎不太害怕人類：「廣場係佢哋經常搜索嘅一帶。」

「咁既然材料都準備充足」少佐分別望住遙控車及被撬開的大閘開關按鈕：「就用嚟對付下呢班喪心病狂。」

無線電對論機另一邊廂傳來聲音：「沙——沙沙沙沙——咦！有訊號駁咗入嚟！係第四隊！沙沙——」

「仲以為佢——哋已經死哂沙沙咔——」又是另一把聲音。

少佐回答，並把食指放到嘴前示意我們不要出聲：「第四隊回覆。」

「暗號。」對方先問。

糟了，原來對方還設有暗號這回事，看來事敗了。

可我們卻萬萬沒想到

少佐他，

會懂得回答所謂的暗號。

「**不良無道**。」

無線電對講機：「確認係自己人。」

無線電對講機：「點解你哋失去聯絡咁耐？」

「我哋喺中國銀行入面遇襲，俾病者襲擊。」少佐回答。

「清楚，我哋依家向你個邊移動。」

之後，對話便中斷。

「少佐你點會知「不良人」嘅暗號嫁？」大舊問。

「唔好問咁多。」少佐冷淡地回應：「陳年往事。」

大舊的說話被少佐打斷：「但係你要我哋陪你對付個班」

「命令。」少佐懶得解釋，但從眼神可以看出他對不良人憎恨入骨：「跟住我講嘅去做就得。」

大舊見少佐態度遠比平時強硬，也不作反駁了。而我跟犬京則沒有意見，因為人類對我們來說，根本不能跟病者相提並論。

不久，一行五人的活人從電梯上來後，往中國銀行的方向前進，手上皆有武器，早早埋伏的我們等待著少佐的指示。

雖然的確有想過早晚會跟惡意倖存者碰著幹一架，只是沒想到會在這麼突然的情況下開始。

莫名地要參一戰的犬京神色有點呆懵，似乎有點摸不著頭腦為什麼要幫少佐殺人。

「你只係教訓一下佢哋？」大舊對此還有疑問。

「嗯。」少佐神情冷峻。

是以前受過「不良人」的苦頭嗎？

五名不良人在遠處打量了銀行一番後，作了個討論：「銀行上一層就係「病童」嘅地頭，真係要救佢？」

病童？

「冇所謂個細路呢個時候唔會出現喺到。」說到一半，那名不良人就綻出邪惡的笑意：「而且，邊．個．話．救．佢？如果入到銀行見到佢身上有傷，即刻殺咗佢～之後回收番部無線電對講機。」

「嘻嘻，明白明白～老大。」其餘四人都陰沉地陪笑。

埋伏在附近衣店的我們偷聽到不良人的計劃後，不禁感嘆他們不負「不良人」之名，心腸確實歹毒。

他們五人先是在銀行門前凝視一番，以後派出三個人進去入面。

「你三個入去，我哋睇出面。」

「收到～」

接著，三名不良人就彎低身子進入預先被我們降落一半的大閘內。少佐亦馬上說出即時制定的戰術：

「犬京你去撳實個落閘制，大舊同我對付出面嗰兩個不良人，M你阻止入面嗰三條友出嚟，數三聲三、二、一！」

我們四人衝出衣店如同餓狼出閘！把對方先嚇得愕住，犬京按下關閘制同時，進了去的三名不良人想轉身出來，可惜他們在俯身彎腰時都被我一腳踢返入去。

「哈！」大舊對外面的不良人使出重力勾拳。

少佐亦一下右側揮棍，把對方打得眼耳口鼻都要甩出來一樣。

「仆街！」入面的一名不良人不顧一切，想要奮身爬出來閘外，無視我的踢擊。

「Ricky！」留意到這點的犬京大喊一聲，他的狗就馬上奔到敵人面前，咬住他的手指迫其退後。

「啊！！好痛！」那人急退回去，按住被咬得流血的手指。

「砰——」被少佐攻擊的不良人受過第二擊就已經倒下。

「嗄你你老母！！」只被大舊打得滲出鼻血的不良人取出小刀，進行反擊。

閃避不及的大舊臉頰被劃破一條血絲！繼而向我們持刀亂揮，極為危險。

似乎偷襲的優勢已經完畢

現在要用的是人數的優勢。

「上！傑仔！」犬京又是一聲大叫，他的狗就勇猛地衝了過去咬住對方的手。

大舊再把地上的小刀踢走，繼而撲過去把不良人壓坐住連揮數拳。

「死未！？投降未！？」大舊聲如洪鐘。

「呸！屌你老」他吐了口唾液到大舊臉上，還想說下去時被面前的畫面呆住。

畫面正是少佐站在他的面前，高舉住棒球棍。

「少少佐！！！」大舊想制止住他的殺人行為，不過太遲了。

「砰噠——！」

少佐雙眼就如染紅了一樣，對另一個被打得躺在地上失去知覺的不良人補上致命一擊。

短短幾十秒，兩條命就沒了。

「開門啊！！開門呀！！！！」另外三個被困在銀行內的不良人瘋狂地拍門、大喊。

「不良人？」少佐望住他們三人，帶住鄙視淡然地說：「垃圾都不如。」

我們三人都說不出話來，因為少佐實在太

「走吧。」少佐見我們都沒有開口的意思，便主動開腔。

一路上，大家也靜得很。

於是，我決定找點有意義的話題來談一下：「犬京，你諗住點？我哋會返大本營。」

「吓我未諗一陣去邊」向來獨行的犬京答。

「跟我哋返去？」走在最前的少佐說：「你幾有潛質，至少唔會怯。」

既然少佐的識賢之心又起了，助他一把吧。

「我哋個到有糧食至少今晚你同隻狗唔洗捱餓先。」我說。

「我到咗再考慮下，始終習慣自己一個。」犬京抓抓頭，答。

而大舊，他始終不發一言，應該是對剛才少佐的行為有點失望。

回去的路尚算平安，沒有遭遇到什麼危險，也是犬京決定去留的時候了。

「決定點？」我搭住犬京的膊頭。

犬京雙手插住腰低頭，像是苦思著：「我哋會再見朋友。」

「你決定走？食個飯都好。」

「嗯啊，我呢份人」犬京仰天傻傻一笑，說：「始終鐘意自己一個。」

「好，咁再見。」說畢，我們就轉身返入大本營。

沒想到的是瑜小六她在入口那裡出來迎接我們。

「M！大舊老師！」小六跑出來抱住我們二人。

這女生做什麼啊

明明不是跟她很熟。

「見番你哋就好」但小六看起上來，真的好開心。

「哈，小六你個衰女！唔洗咁驚嘅，老師點會咁易死！！」大舊見回自己的一位學生，笑容也終於回來了。

「喂喂阿M！？」在大本營外面的犬京心意突然轉變：「係咪有得入嚟食飯過夜一日半日？」

「歡迎。」少佐代我答。

在吃飯前，少佐對我和大舊說要上去跟老賢回報一下情況，所以叫了瑜小六先帶住犬京去飯堂。

上到老賢的辦公室後，他以恩惠的眼神看著我們：「做得好。」然後，給了兩顆果汁糖予我和少佐。

即我現在有三顆了。

「老賢對唔住！」大舊慚愧地半跪。

「我知你愛學生嘅心，但你都要明白，我哋大本營唔可以失去你依為優秀嘅老師。」老賢說。

「係！」

「少佐、M，你哋果然做得到。」老賢應該觀察到我跟大舊身上都有傷，便說：「M同大舊，之後你哋去驗傷先。」

「係嘅我哋俾病爪整傷咗安全起見始終要去醫療室驗一下。」大舊認真地地點頭。

「假如驗到，我哋受感染咁點。」我只問一句。

我的問題，令大家也靜止了，不說話。

「一日未驗，都唔知有冇受到感染。」老賢伸出慈祥的手，握起我被抓傷的手：「放心，M。」

「唔好講咁多快啲去驗，我唔想個心一直吊下吊下咁。」說畢，大舊便拖住我前去到醫療室大樓。

並即將，遇到那個人。

一去到醫療室跟護士說明我們的情況後，她便先為我們快速抽血，再帶我們見這裡的主醫生。

在前線用生命工作的人員，果然能有非凡的待遇，連醫生也可以見

「應該係老賢出到聲」大舊一邊跟住護士行，一邊跟我說：「平日呢到個主醫生都唔會見一般病人，除非老賢出到聲或者有豐盛嘅回報。」

「叫咩名？」我問。

「Dr.D，成橦D樓嘅醫療研究室都係由佢控制主導，基本上得大本營嘅核心人員先認識佢，因為佢好少行出辦公室。」

走到D樓的最高最深處的面海房間，護士終於在盡頭的房間停下來，敲門：「Dr.D，有兩位前線人員俾病者襲擊受傷，需要檢驗一下。」

「哦？入嚟。」

護士打開門後，Dr.D就站在桌前凝視住我們。他是個頭髮花白、戴住個詭異面具且身材消瘦的人，跟我想像中的傳統厚實型不同。

在面具底下，我不能看清他的真實年齡。

「坐」Dr.D說話有一點電音，像經過變音器轉換的聲音？好難形容。

給人的感覺很怪。

「做咗快速抽血檢驗。」護士把我們的一小樽血，都交上了給醫生。

「身上睇落冇紅點。」Dr.D取過血液樣本，再放到某種儀器檢視了好幾分鐘：「血液大致上搵唔到任何感染痕跡，不過」

「不過？」大舊疑問。

說到這裡，Dr.D驀地回頭望我，嘴巴上勾起出深長的詭笑：「無事」

因為他的面具只掩臉的上半，所以那笑容我看得很是清楚

「你兩個無事啦，定時嚟消毒傷口換繃帶就得。」護士很快地，就把我們領回出去。

整個過程只有短短幾十分鐘，卻不知為何我總是渾物不安

對

我在害怕什麼。

檢定無事後，我跟大舊到飯堂會合他們，吃了一碗生雞蛋伴白飯。瑜小六說，在日本好多人伴著醬油如此吃，所以不用怕。

我們當然也不抗拒這種吃法，雖然某程度上算是生吞雞蛋，但這種時勢能吃上一頓已經算是十分不錯。

雞被敲在桌上「啪」的一聲裂開，不過眾人卻停下了手，沒把它順勢拌在雪白的米飯上。

只因雞蛋一開隨即陣陣惡臭，食慾即時大減。

「聞落就應該已經唔食得…」犬京難為情地說：「你哋大本營啲口味都幾特別……」

「睇嚟物資已經缺乏得好嚴重…居然連臭雞蛋都拎埋出嚟，似乎食糧消耗得太嚴重。」大舊憂心得放下食筷。

「要養住幾百個人，單單搜索隊隔日出發一次搵嘅物資係唔夠。」少佐說。

「睇嚟你哋搜索範圍有必要擴大。」我只是建議，不想自己實行。

「係不過太遠路程，都會好危險。」大舊苦惱地搖頭：「你諗下，單單係呢區已經有幾種病者。」

「你哋呢種制度太難行，冇付出嘅人都可以坐享其成，有咁嘅結果都係遲早嘅事。」犬京不是自己人，但也插一嘴。

「有咩食完飯再講。」瑜小六自己著急地吃起來，一口又一口的白飯送入口。

經過是次行動後，基於我們發現了一種新的病者「病爪」，及另一種從不良人口中得知叫「病童」的病者，所以大舊通報了給大本營的人知道，廣播系統每隔兩小時就會知會一次倖存者不建議前往的區域。

話然每天會願意走出大本營到街上的人不多於二十個。

在糧食開始嚴重缺乏及新病者的出現下，大本營近來的氣氛亦漸轉不景，在我們上次營救大舊的一個星期後，大本營外收到了一份禮物。

「哇哇！！過嚟啊！出嚟睇下！！！呀啊」一大早，一名看守的叫聲把整個大本營的人都吵醒。

有早睡早起習慣的少佐，先第一位前往看守那邊的人。在大本營北門外的街道上，有人放置了數個籃

球袋在地上，而那看守則嚇得軟坐在旁。

「乜事。」少佐無畏地走過去，用棒球棍動一動那些籃球袋。

直至他漸漸看清所得何物後才瞪住雙眼，停下了手

他發現籃球袋中裝住的是，人頭。

其中，入面合共五個頭的嘴部都被塞住一張紙條，全部都寫住「不良人回禮」五字。

而少佐亦認得出

這五個頭，是大本營前天出發的精銳搜索隊成員。

自那天後，不良人對我們的復仇開展了。

也許如今大本營面對的壓力不少，少佐可能很是苦悶？他叫了我上他的宿舍一起喝酒，然後對我說了上述發生的事。

「」少佐一碗飲盡：「對唔住，突然叫你嚟。」

「唔緊要反正我冇事做。」我把燒得正沸的酒也喝下入肚，一陣陣暖意隨後湧上身子：「不愧係大本營指揮級人連瓦斯呢種工具都可以獨用。」

少佐不明顯地淺淡一笑：「你鐘意嘅，指揮俾你做。」

我看得出面無表情的少佐，他雙眸中的落寂，便說：「嗯？」

「我哋食糧嚴重缺乏、新型病者出現、外出受不良人埋伏每一樣，都好似重量，放喺我背脊。」

「咁就走。」我放下酒碗，淺笑：「我一早覺得大本營唔可以長久營運落去」

2 0

「我唔走得。」少佐淡淡地交代。

「點解？放唔低啲乜。」我自問對大本營沒有一點感情，可能我留得比較短吧。

「因為」少佐低頭凝思灰暗的地板，說：「因為老賢仲喺到。」

「喔，嗰個日日坐喺圖書館自己間房嘅人？」

「」少佐望住自己的掌心，慢慢地說起一件事：「我對老賢嘅忠誠，並唔係因為佢係大本營最高領導人。」

「咁係咩。」

「我以前大概係世界病變嘅第二個月？我並唔係好似依家咁嘅樣，我係一個拎住棒球棍見人就打，然後搶走對方物資嘅人。」

「然後佢就走出嚟收留你去大本營？」我亂猜劇情。

「我首先係加入咗「不良人」。」

「難怪，你會知道佢哋嘅暗號。」

「加入「不良人」之後，我同佢哋成群結隊咁去搶奪人哋嘅物資，個陣時的確唔休食，但同時我都好似逐漸遺忘人性。」

「」我開始對少佐的故事有興趣，認真聆聽下來。

「直至有一次，我自己個隊嘅另外四個不良人去到尚德商場一帶準備搶奪會經過附近嘅倖存者時，我哋喺商場入面遇上咗八隻好似狼一齊行動嘅舌女」少佐眼神放空，彷彿已經看見往事的畫面：「經過一番血戰中段我突然俾其中一隻舌女從二樓撞落一樓下面，咁啱，跌落去我隻腳就插中一塊尖刺嘅木板，完全郁唔到，只可以聽住樓上戰友不斷嘅慘叫聲同舌女嘅吼叫。」

「當時肯定好絕望」我能想像出少佐當時無助的情況，就好比一個只能等死的人。

「最後，八隻舌女都死哂喺佢哋手上，同時地我四個同伴都喺冇耐後就死去，全場好靜得番我一個未死。」少佐合上眼睛並躺到地板上，回想：「個陣，我就好似咁等住啲血慢慢流走，然後孤獨死去」

「直至我突然聽到一陣緩慢嘅腳步聲，我一打開雙眼以為係迎接我上天嘅使者」

少佐繼續向我講述當天的事，投入的我彷如進入到他的記憶畫面中。

「有個人仲未死，要救佢」是我第一句聽到老賢說的話。

我已經接受了自己即將會死的事實，沒有理會他。

但他，居然自把自為地把我腿上的木刺拔下。

好痛

該死的痛楚，把我拉回到現實。

被迫對住眼前這白髮的老頭。

「賴三，返去拎麻醉藥同消炎劑。」眼前的老頭，對身後的同伴說。

「老賢，但係個啲係好珍貴。」賴三說。

「照拎。」這老頭叫老賢？

我打算用自己最後的力氣，握起地上破碎的木刺插到自己頸喉之中，可是木刺觸到喉管之際那該死的老頭出手制止我了。

我不明白，這對他有什麼意義。

「點解要自殺？」老賢他問。

「唔關你事」

「既然都係死，點解唔有意義啲？」老賢面對我銳利的目光，反而投以慈祥的目光向我：「你有一雙銳利嘅眼睛，我知你係有志氣嘅人。」

老頭

我死不死關你什麼事

當時被他稱為很有志氣的我，好快就再次因為痛楚與失血進入休克。當我再次醒來後，還是在原地，不同的是腿部的傷口已經被繃帶包紮好。

那個老賢，則待在我身旁。

「你仲喺到」我說。

「你仲未行得。」在他身上，毫無任何不良人臉上的神緒：「唔好郁，傷口會破裂。」

「你留喺到自己都會有危險。」

「我離開，你都會有危險。」他答。

「我係「不良人」」我決定自暴身分，讓他放棄對我的救援：「你走。」

他回告了一個，我意想不到的答覆：「**不良人，都係人。**」

我愣了一會，無言而對。

就彼此在幽暗的環境下，待在對方身旁。

「老賢我哋要返去，就快夜晚，病者會入建築物休息。」天外一黑，老賢的同伴就一個一個離開。

空曠的商場中，只有老賢在我身邊留到黎明到來。

慶幸的是，病者沒有來到我們的位置休息。

我跟他這個老頭談了好久，他問的每一個問題，都好像把我的人性呼醒過來，提回我身為人類的身分。

「你鐘意食啲咩？」

「茶果」

「你想做嘅職業係？」

「職業棒球手。」我不猶豫地答。

「你有冇一個好愛嘅人？」

「有」越是回答，我就越是回想起世界未病變之前的事。

「一生人，最開心嘅時刻係？」

「同女朋友一齊打棒球。」被老賢他提起這段往事，令我在這遭透的情況下獲得可貴的笑容。

「你叫咩名？」老賢的最後一條問題。

我凝望住老賢雙眼，回答自己差點也忘記的名字。

「少佐。」

又過了好幾天，我的腳雖然未完全康復，但總算能用棒球棍當做拐杖，一拐一拐的走著。

原本我以為我們能有個好的分別。

直至，新的一伙不良人小隊見我們久久未回，就派出隊伍去對我們屍體進行搜索，打算回收我們身上一些物資。

而我跟老賢，就被迫作出殘忍的道別。

「少佐？！係咪你！？」其中一個不良人發現還負著傷的我。

「係」被發現的我，不能躲了。

而正回來打算幫我換藥及繃帶的老賢，也被他們一併發現。

「呢個人係邊個！！？」不良人一伙隨即握住武器聚集起來，大喊：「少佐！佢喺你後面，郁佢！！！」

我思緒一瞬間空白了。

我不敢轉身，面向老賢。

一邊，不良人則繼續對我叫喊動手，後來更想上前親自出手。

眼見這種情況即將發生，我只得咬緊牙、握緊棒球棍、沉下眼神，說：「我嚟。」

我知道，假如是他們動手的話老賢必死無疑。

我轉身，步向了老賢。

他沒有驚訝或是畏懼，只是對我點了一個不太明顯的頭。

本來沉住下來的雙眼隱隱作動想要流出什麼一樣，我以口型向他說了一句：「對唔住。」

然後一棍，打在老賢他的腳上。

「啪！」任誰都聽得清的斷骨聲音，不做到這步不良人是不會放過他。

「」老賢按住腳膝的位置，在我面前倒下。

「由佢喺到病者殺死或者餓死，反正佢之後都唔會走得好遠。」我放下一句，轉身跟住那伙不良人離開。

他救我的腿，我反而打斷了他的腿。

不良人他們嬉笑，嘲弄我的殘忍要他自生自滅，我卻愧疚得寧願斷腳的是自己。

所以我之後養好傷，腿能正常郁動後，就正式逃離「不良人」，去到大本營成為老賢的腿

代他走，大本營前方的道路。

我不是不想抽身，

而是，

在老賢面前，

我永遠不會離開。

「估唔到個阿伯。」聽完少佐的往事後，我感嘆地點頭。

在你虞我詐的世界下，少佐與老賢相遇的故事算是告訴我們，世界未還壞透的吧。

少佐坐直起身，拉低其貝雷斜帽掩蓋住自身的目光：「所以，M。有個人可以幫我分擔一下重量，係唔錯。」

「我一直幫你分擔緊？」

「係。」少佐又與我碰酒。

酒被燒過的關係，喝下去熱烘烘的，使人醉意更濃了三分。

「你知唔知…其實我知道你救夏晴嘅事。」少佐這叫酒後吐真言嗎？

我真的愕住了，望住半醉的少佐：「你係指……病腦個次？」

「…你記得個陣？我同你講，我咁啱經過附近聽到病者叫聲，先嚟幫手…其實喺之前，老賢已經叫我跟住你，監視你。」少佐漸漸道出真相：「後嚟發現你去病窩係為咗救夏晴，我哋先撤下對你嘅戒心，老賢先信任你…」

「點解要咁做，偏偏係監視我？」我有點被計算了的感覺：「同埋，你哋一早知夏晴會被送入病窩做貢品嘅事？」

「你入嚟大本營個陣有冇做過一個社工嘅心理測驗～？」少佐淡淡地交代：「有貢品會被送去病窩嘅事…老賢同我都係夏晴件事之後先知。」

「有…不過關個測驗事？」我只把酒貼到嘴邊不喝下去，因為我要問更多事情：「即係送活人貢品嘅注意……唔係你哋大本營高層策劃！？」

「當然唔係…幕後主腦，我同老賢都懷疑係嗰個人，」平時銳氣滿滿的少佐，如今身子不定地微擺著，應該又醉又累了：「Dr.D。」

「我唔太認識佢…」跟他只有過一面之緣。

「不過我哋冇證據，而且佢係大本營幾乎僅有嘅職業醫生之一……當面質問佢，對大家都冇好處，既然如今再無呢啲活人供奉嘅事發生，我哋就算。」

2 1

「佢係一個點嘅人…」說起他，我就會想起之前他那個欣喜若狂的笑容。

「怪人。」少佐簡單地以兩字形容，並醉睡在地板上：「…由於佢係醫生，並且診治過唔少喺大本營有病受傷嘅人，所以高層都准佢有好寬闊嘅自由度，包括掌控成層醫護大樓。」

「你哋懷疑佢…就係因為當時夏晴喺醫療室，但俾人當死人運出去？」

「十居其九…離不開佢。」少佐把食指放到嘴前「噓」了一聲：「M，呢到講，呢到散。」

「噠」

離開時，我為少佐好好關上宿舍的門，他需要好好大醉大睡一場好好放鬆。

我走到宿舍外的欄杆前，望住大本營的D座大樓，心中想著……到底我有什麼事還未知道？

亦想起老賢各往的說話與舉動，原來並非假情假意。大本營有著如此的領袖，我忽然覺得尚有希望，只可惜目的不明的人更多。

除了那個神秘的Dr.D之外，更有目的不善的「不良人」間諜。

這樣子下去的話，

少佐，就算有心殺賊…

也無力回天吧。

望住天空一連數個星期的綿綿細雨，我也有點累了，打個呵欠就到公眾休息室睡了一覺。

睡夢之中，我想起以前被人欺負時，就會跑到去學校某顆長得酷似鬼樹的地方休息，經常都睡得跟現在一樣香。

然後，某一天來了個女生。

她跟我一樣，是校中的「怪人」。

只不過…

是牙齒哨了一點，沒什麼特別。

其實…也不止一點點。

「啱啦！兩個怪物一齊喺鬼樹後面匿埋喇！唔好走出嚟嚇人害人啊！」欺負她的人，笑著離開。

坐在樹上休息恰好望到這一幕我我，見她一個女生站在樹前欲哭無淚，便說：

「唔洗喊，佢哋只不過…搵唔到我出氣先搵你。」我望住她的哨牙：「你好特別。」

「係…？」她抬頭，問。

「你叫咩名？」我從樹上下來。

「你…叫我阿晴啊。」

可能就是因爲她。

令我對帶有「晴」字的女生都特別敏感。敏感到，就算死亡在前，都咬牙而上。

夢很短，看似短短幾秒的回憶畫面，能令我在夢中過足半天。

以往醒後我都急腳去找些喝的吃的，但今天有樣東西令我停了下來，一封小小的無名卡片放了在我手臂旁，也不知是誰趁我熟睡時放下來。

上面如此寫著——「*親愛的M先生，請隨時來到D橦大樓六樓608號房。*」

一說到D橦大樓，我就想起那個Dr.D，然後想無視這張卡片的邀請。

但細想一層，對方會知道我在這裡睡覺，又知道我叫M……肯定對我有過探究。

一想到這裡，我就想知道發信的人到底是誰。所以儘管不太願意，也還是硬著頭皮的去了信中地址。

那一層靜得烏蠅的拍翼聲音也聽得清，相比起其他樓層，更像是鬼層，人影也沒多個。

但信中描述的608號房間，是唯獨播著八、九十年代英文歌曲及傳出陣陣香煎牛排味的地方。
我跟住音樂緩緩地走去608號室門前，並把門打開。

裡面地方寬闊通明且光線充足，擺放住各種白色格調的傢具，給人簡潔時尚的感覺。

而正間的二人餐桌，彷似為我而似般，上面擺放住一枝高級的紅酒、白濁色被燃點著的蠟燭、整齊的一套西餐餐具。

配上外國經典的情懷音樂，真令人不敢相信自己身處於亂世之中，是世外桃園。

「坐。」驀然，一把電音般的聲線打破了我的幻想。

這把聲的主人是…

一個穿住醫生袍，戴住半罩眼睛面具的人從廚房步出，兩手各捧著一碟被煎香的牛排，放到了我面前。

沒猜錯，聲音的主人……是Dr.D。

「慢慢享用。」他把其中一碟牛排放到我面前，然後坐到我對面，開始用餐。

我跟住音樂緩緩地走去608號室門前，並把門打開。

裡面地方寬闊通明且光線充足，擺放住各種白色格調的傢具，給人簡潔時尚的感覺。

而正間的二人餐桌，彷似為我而似般，上面擺放住一枝高級的紅酒、白濁色被燃點著的蠟燭、整齊的一套西餐餐具。

配上外國經典的情懷音樂，真令人不敢相信自己身處於亂世之中，是世外桃園。

「坐。」驀然，一把電音般的聲線打破了我的幻想。

這把聲的主人是…

一個穿住醫生袍，戴住半罩眼睛面具的人從廚房步出，兩手各捧著一碟被煎香的牛排，放到了我面前。

沒猜錯，聲音的主人……是Dr.D。

「慢慢享用。」他把其中一碟牛排放到我面前，然後坐到我對面，開始用餐。

2 2

搞不清狀況的我，當然沒理會他的好意，只是繼續站在門前，問：

「張卡片…係你放？」

吃得很香的Dr.D閉住眼，感受著美食的滋味，並答：「嚴格嚟講～係我叫助手放。」

「咁你搵我嘅原因係？」

「坐低～有乜慢慢講。」Dr.D輕輕揮手示意我過來坐：「肉凍咗就韌，好浪費。」

「多謝先，但我冇諗過食。」

「真係浪費。」Dr.D嘴歪歪地笑：「但拎去餵狗都好……」

「你叫我過嚟，應該唔係淨係叫我食嘢…有嘢就講。」沒有的話，我就要走了。

「你叫M…聽聞你摧毀過病窩～殺過隻病腦～有冇錯？！」Dr.D開始問。

「嗯～冇錯。」多得漢森日夜宣揚這故事，差不多大本營一半的人也知道。

「真係勇敢…」Dr.D深寒地冷笑了幾聲，說：「我一直都需要似你啲咁嘅人，去幫我手，完成研究……」

「咩意思。」

「從新病者嘅弱點、再到病者嘅演變進化、最後病者嘅出現到底係咩一回事……嘰，我需要一個人幫手。」Dr.D吃完牛排後，居然握起碟子舔了一下殘留的肉汁：「只有不斷嘗試……人類先會進步。」

「你想我……」

「就先從最簡單做起…去幫我抽病爪嘅血！」Dr.D對我詭異地笑著。

我盯住時笑時瘋的Dr.D，說：「我冇義務去幫你，再見。」

我轉身，就開門離開。

「M…」Dr.D有點痴狂地笑，問：「你唔想知道病者嘅起源？仲有生態文化特徵？！」

「一啲興趣都冇。」我有，但也不會用自己的命去做抵押。

離開這層後，剛才渾身不自在的感覺才開始散開。

但自此，我都提高了幾分警覺。直至隔天，我發現到有人開始在我背後跟蹤著，我由C橦走到A橦對方都一直跟緊。

是Dr.D的手下？我不清楚，但下一秒就會知道，因為我埋伏了在樓梯間的轉角位。

「跟夠未？」埋伏好的我一手捉住她。

「啊…！」她像是嚇了一跳的後退。

是我第一天進來，給我做心理測驗的社工阿玲……

「係你……跟住我做乜。」我做住她的手，不讓她離開。

「我邊有跟住你…」她表情僵硬已經暴露出秘密。

「你唔講就唔好怪我…」我更用力握捏住她的手腕。

「你唔好亂嚟啊…！呢到係大本營地！！」阿玲最後更大叫起來：「呀！！！！！」

如此一來，大本營的人隨即聞聲而來，我跟她也被召了上去圖書館見老賢，被訴問發生什麼事。

「你哋講下咩事…阿玲、M。」老賢平和地問。

「老賢！我…我前一日見到佢行入咗Dr.D間房。」阿玲先開聲。

「所以你就跟蹤M？」老賢問。

阿玲點頭。

「我入Dr.D間房唔代表我哋有乜陰謀，同時好似你咁…我入嚟個陣，你幫我做心理測驗，唔代表係發自內心想我識多啲朋友。」我說。

「M…」老賢跟阿玲聽到我這麼說後，都愕然下來。

看他們表情反應，少佐果然沒說錯。

「嗰個原本係用嚟測試新入嚟嘅人之中，有冇混入住「不良人」嘅心理測驗，後尾我哋都證實到M你係無辜。」老賢撐住桌子、站起：「我欠你一句道歉，M。」

「個陣心理測驗判斷你好有可能係「不良人」混入嚟嘅間諜……」阿玲盯我一眼，又低頭說：「你唔怪得我哋。」

「但阿玲，我哋一早已經證實咗M係好人，點解你要對人窮追不捨？」老賢反問她。

「因為佢入Dr.D間房…我覺得佢哋……」

「阿玲，凡事要講證據。」老賢語重心長地說：「我知你想查出Dr.D嘅事，不過唔好急進，如果唔係會好危險。」

「知道…」阿玲把自己中短髮的前蔭翹到耳後。

「咁我可以走？」我問。

「阿玲，你離開先。」老賢充滿智慧的眼睛，凝望著我：「M…我有啲嘢想同你傾。」

在那個阿玲離開後，我就直接背靠住門，問：「有咩好講…」

「我都知Dr.D遲早都會搵上你。」老賢說。

「咁講係咩意思？仲有點解佢一搵我…你哋一個二個就咁緊張，佢有乜咁特別。」

「Dr.D…佢係一個充滿野心嘅人，我睇得出，佢仲係一個天才。」老賢望住窗外灰暗的天空，說：「不過，佢同時係個充滿危險嘅人，所以我有派人長期監視住佢。」

「…」

「大本營入面曾經都有兩個好似你咁出色嘅勇士，不過喺糖果同肉排面前，佢哋選擇咗後者。」

「投靠…Dr.D？」

「佢哋最後當然冇好下場。」老賢感嘆地脫下眼鏡：「當然你都可以選擇肉排，但我只係提醒你，要小心選擇。」

「…點解要刻意同我講呢啲嘢。」

「因為，我唔想大本營少一個人才。」老賢提著那緩慢的步伐，我仔細地觀察他的腳，就會發現他行路的確一拐一拐：「同埋我知道你係個善良嘅人。」

「善咩良…」

「夏晴嘅事，其實我好清楚你並唔係為咗物資而去。」老賢近距離的跟我談話：「你係第一個發現活人貢獻同主動去營救夏晴佢嘅人，所以個瞬間開始…我已經完全信任你。」

少佐一早說給我知了，老頭。

「我好清楚你一早知道內情。」我說。

「咁點解…你會去救夏晴，可以講個原因出嚟？」老賢問。

「純粹想救就救。」

老賢點點頭，說：「如果我想交付一個重任俾你，你會接受？」

「盡力而為，講嚟聽先。」跑腿什麼的我沒所謂。

「我想你，」說到這裡，天空突然轟下雷電：「暫且嘴嚼住肉排，適當時候…再吐番出嚟。」

「你意思係…要我暫時幫Dr.D做事！？」我愣住幾秒，再說：「你前幾十秒先叫我小心……」

「我想你成為間諜，套取所有Dr.D嘅研究資料。」老賢說下去：「因為一般人，係接近唔到佢，唯獨係做佢心腹……」

我插嘴：「等等…點解要係我。」

「原因之一，你係被佢選中嘅人。」老賢憂心地說：「我想有個人可以監視佢嘅行為。」

「你應該知我冇義務咁做。」我抱起雙手。

「嗯，但你可以用呢種方式幫少佐減輕負擔，幫佢去除大本營其中一樣內患。」老賢按住自己的膝，苦笑：「若果我仲可以好似以前咁，或者佢就唔洗咁辛苦。」

「…」

「你有權拒絕我。」

我不想惹麻煩上身……

可是…

我想起少佐肩上的重量，似乎比我還要重。

「俾粒糖我。」我伸出手向老賢。

要不是我從少佐身上聽了他和老賢的往事，我是絕對不會為他賣命的。

這次就…破例吧。

老賢把一顆糖果交到我手上，有著一種我接受他任務的意義。

「我並唔係為咗邊個。」我收下糖果。

「似乎，你算係少佐第一個朋友。」老賢彷彿知道我內心想著什麼。

「…朋友？」我有點愕然，但很快重拾正常：「只係佢救過我，我又救過佢…大家互相幫助咁解。」

「嗯，」老賢點頭，像是心中有數：「不過依件事，你要保密，就連少佐都唔可以講佢聽。」

「…」

「你應該，就係安區入面最適合嘅人選。」老賢看好住我。

「我想問一件事…到底你直屬底下嘅秘密行動組織──安區，有幾多個成員。」我問。

「除咗前線嘅指揮少佐，仲有你剛才見到嘅阿玲。」老賢沉穩地說：「其實仲有幾個……不過仲未係時候講你聽。」

「呼…」我不禁面窗而笑，說：「除咗病者之外，人類之間嘅鬥爭都好激烈。」

「有人嘅地方，就有人性，有人性嘅地方，就有鬥爭。」老賢坐回下來，感嘆地望住窗邊的倒影：「或者…呢個就係我哋身為「智人」，嘅唯一利處同弊處。」

「明白。」

「呢個亦係你身為安區一份子，唯一嘅任務。」老賢說。

跟老賢短暫會談過後，就背負住他交付的任務離開。也許，我不值得為他而多件麻煩事上身，不過……從一直以來的誤會，至到現在每一次與老賢他見面，我都好像……

逐漸被他的言行所同化。

可能他真的是個老奸巨滑的老狐狸，可這一刻，我選擇相信了。

「天明。」我敲一敲天明宿舍的門，探望他一下。

「咦…M！？我哋好耐冇見啦喎。」天明把門打開，見到是我顯得驚訝。

「無聊想搵你傾下計。」其實，只是想打探一下情報。

關於Dr.D的情報。天明他是大本營之中，年資最老，老婆又是營中護士，肯定有一些相關的資訊吧。

「好啊，你最近點啊？」天明倒了杯水給我。

「唔錯…都係，咁過日子。」

「聽講最近尚德巴士站個邊呢，病者又多咗，如果你出去嘅話小心啊！」

「唔…」我淺淡地笑、點頭：「嗯，你識唔識一個叫Dr.D嘅人？」

「Dr.D？聽講下……醫生嚟架嘛，我老婆應該最清楚。」天明說。

「吓？你哋叫我？」原本坐在一邊翻著醫療日誌看的天明老婆回神過來。

「係啊靚女，M有嘢問你，問你嗰個老大…Dr.D係咩人喎。」

天明老婆聽到後，即回想一下，並說些往事：

「喔…Dr.D佢係喺大本營初初建立第二個月個陣加入，個陣好多人發燒受傷之類，就係佢做主診每日至少對五十個病人以上，所以佢功績係幾大……但呢半年嚟，好少再見佢出嚟診症。」

「仲有冇多啲關於佢嘅事？」我追問。

「冇啦，或者我有時間幫你問下啲醫療所嘅朋友。」

「麻煩你。」我說。

「唔洗，哈哈～你最近睇中呢條友咩？佢身上有啲貴重財物值得你偷？」天明好像認定我一定是做壞事。

「冇乜嘢。」我朗然一笑，說：「我突然記起有嘢做，下次再嚟。」

「好，Bye～」天明送我出去。

除了天明這些經歷過生死的戰友之外，我都不敢去問其他人關於Dr.D的事，生怕對方也有線眼。

而那個完全不知情的阿玲，似乎還對我耿耿於懷，經過遇見她時總會被她眼球盯著，渾身不爽。

好不容易地，大本營又撐過了一星期。

物資食糧繼續嚴重短缺，現在幾乎每個人一餐只分到一塊小餐包，和小杯水，喝下去跟沒喝過一樣。

另一方面，Dr.D則繼續著那奢華極致的生活。喝杯紅酒、聽著音樂、休閒地煎著牛排。

為什麼我會知道？因為一星期之後我主動找上門了。

「M？」儘管我在門外只是敲敲門，他都已經知道來客是我：「自己開門入嚟～密碼８５２０。」

我依照Dr.D所言，輸入門鎖的密碼…

居然，真的打得開。

他，對我真的能不帶半點戒心嗎？

一進門，陣陣的牛排香味就撲入鼻中，令忍耐力不錯的我都不禁吞一吞喉，口腔分泌了更多唾液。

「嘿，我估到你會搵上門。」Dr.D陰沉地笑了笑，問：「要唔要食件牛排？」

「你估到？」

「從來啊哈哈哈哈～冇人可以抵擋到肉嘅誘惑。」Dr.D又開始用他那神經質的聲音，說：「你唔覺…？肉係我哋人類前進嘅動力，係我哋人類進化成長嘅必要元素！」

「所以…我可以每一日都食到肉？」

「Of course！只要你肯為我哋大本營、我哋人類進化作出一大步貢獻！」Dr.D捧著肉排出來，放到桌子上：「你就有權享用，只有上階位者先食到嘅珍品！」

「上次你叫我…」

「幫我抽取病爪嘅血液樣本，做得到？」他刻意用怪異又逗趣的聲音問。

「盡能力～」

「M，我睇好你。」Dr.D勾起邪惡的嘴角，把一個空空的針筒拋給我。

「問多句，你抽嚟有乜用？」我問。

「做下～研究。」Dr.D他走近向我，對我綻出一個跟病者相約的微笑。

我儘可能保持往常的模樣，一貫的冷淡：「但係呢個任務太危險」

「放心放心！你唔會有事！絕對，唔會俾病者感染。」Dr.D又笑起上來。

「」

「如果你仲驚嘅，或者」Dr.D狡黠地托住下鄂，說：「我俾隻藥你，可以喺藥效內～唔受病者感染

。」

「大本營有咁嘅藥？」我心中驚奇。

應該說真的有這一種藥存在？有的話，我們根本可以無畏地跟病者決鬥。

「當然有！」Dr.D回復常態：「不過製作又難又貴，我只可以俾到兩粒你。」

「隻藥叫咩名。」我問。

「叫叫咩名？」Dr.D像似現在才為它命名一樣，說：「叫D1！」

感覺

好兒戲。

到我離開Dr.D房間時，我左右兩手已經握住針筒，和他聲稱能短時內不受病者感染的藥丸。

「點啊？」一把不屑的聲音在我面前傳來，是抱住手、靠著牆的阿玲：「又同Dr.D討論啲唔得光嘅事？」

「就算係，都唔關你事。」我把藥丸和針筒都放到口袋內，然後徑自直行。

突然！

她衝上來用雙手捉緊我的頸領，把我推到去牆邊，狠狠地盯住我

果然也是安區的一份子。

雖然是女生，但力氣也不差。

「勸你縮開隻手…」我凝視住她，如同進行著眼神的交戰。

「好……我縮。」阿玲一下子鬆開了手、退後，冷不防！向我揮出一拳。

我僅僅地俯身躲開，她的手則硬生生地打中牆身，相信拳頭肯定好痛。

「…」她瞪住眼，望住前方，不為所動。

我報以一聲冷笑，就轉著身離去。

好險。

為了對付病爪，我到了久久沒逛的大本營市集，路上的攤檔依舊多，只是物價有明顯上漲。

以前要換一個鬧鐘，大概用一塊麵包左右的價值就換得到了，現在我想也得要三塊才回得成。

「點啊，朋友。」攤檔前的大叔嘴中嚼著一枝燃燼得極短的屁股煙，穿住一身防冷的保暖衣物，向我問好：「想換鬧鐘啊？」

「嗯，不過我都多餘嘅糧食。」我答。

「咁就真係可惜囉～」大叔淡淡而笑。

「但係我有好多煙。」

「幾多啊～」大叔這位店主不把我放在眼內一樣。

「夠換哂你成檔嘢嘅鬧鐘？」我從衣袋裡，拋出一盒香煙給他。

正是之前摧毀病窩後，掠奪回來的那堆香煙，我一直儲放在大本營的倉庫裡，現在這種物價騰升的時候，終於派得上用場。

「夠…夠夠……緊係夠…！」大叔接到我的一包煙盒，望見裡頭全都是整整齊齊豎立著的香煙，表情變得有點激動：「你真係俾哂我……！？」

「以物易物，公平交易。」我把他攤檔中的鬧鐘都逐一掉到入準備好的黑色袋子中。

「不…不過，我啲鬧鐘裡面冇電池…」

「呢層我預咗。」說畢，我又再往市場別的地方前去。

是次，我去到李惠利大樓下，近停車場方向的小型垃圾站等候著。那裡面積不大，大本營依舊把此處當做垃圾場來用，棄置一些沒用的廢物，經常臭氣熏天，基本上沒人會待在那兒。

唯獨有一個例外。

是阿登以前告訴我知的，對方算是大本營市集中的傳奇人物

聽說，只要太陽一西下，這裡就會出現一個商人。

因為他是少數會獨自外出搜索有價值物資的倖存者，所以賣的都是稀有珍品，平時很難見得到。

回來後，他再以極高價出售。所以又被營內的人稱為「黑商」，因此大本營主要市集幹道都不歡迎這號人物，使他只在這個不受歡迎的地方跟其他人進行交易。

「應該差唔多時候…」我望住光色昏淡太陽緩緩地下沉。

一小時後。

「呵欠…」我有點倦意的，靠在牆上、眼睛半合。

忽然，一陣細風伴隨一個腳步聲到來。

「呵…？咁快有客人。」說話的人打量了我一眼，並走進小型垃圾場內。

「你就係……」我望住眼前這位背大背包、用灰白色的圍巾繞在額頭及頸上的一位年輕哥兒：「黑商？」

「係，啲人會咁叫我。」他走進垃圾場內，就如走進家中，隨便地脫下戴著的圍巾：「不過我本名叫王達尼，我比較鐘意啲人叫我個名～」

王達尼看似污穢不堪的外表，有著一雙澄明的眼睛，若非出外搜索致滿身污泥，應該是個外表不錯的公子哥。

「阿登果然冇講錯…」我望住王達尼衣胸前掛住的幾顆電池及爆竹：「我嚟買嘢。」

「唔通嚟同我打飛機咩，」王達尼放下背包、打開：「即管揀，但我賣嘅嘢比正常貴好多倍。」

黑商王達尼把自己今天搜索的物品通通放到地上，有最基本但很珍貴的電池、對付病者應該有很大作用的爆竹、一套沒什麼用的化妝品盒子、精緻的夏威夷小結他、實用的超能膠等……

「我要電池。」我指住他胸口前那幾顆。

「電池我大把～你要幾多？」王達尼不知從哪裡拿了個黑色垃圾膠袋過來，裡面居然堆放住滿滿的藍白色電池。

畫面簡直就像一個堆放住金條的垃圾袋。

「你要我用幾包香煙換？我有好多。」沒辦法，我要抽取病爪的血，就必須依賴大量的鬧鐘去運作製造固定的嘈音。

而鬧鐘運作的關鍵，就是電池。

「唔…」王達尼望住我雙目，思疑了一番：「十包。」

「…十包？」比我想像中的要多。

這樣子幾乎要用去我一大半香煙了…

「太多。」我說。

「咁就九包。」王達尼說。

「再打個折頭嚟。」

「八包？」

「…都得。」都算接受到。

「呵，我唔濟。」他搖一搖頭，說：「一口價九包煙，成袋電池都係你。」

「……好，成交。」我忍痛接受。

我一手交煙一手接電池，成功換到自己所需的物品。

「你又會真係有咁多煙～」他即場從口袋取出極為珍貴的火機，點燃了一根來抽。

「下次見。」我頭也不回，就離開垃圾場。

我暫且借用了天明的宿舍，在裡面把每一顆電池都裝入到鬧鐘之中，最後響得起來的成品，有至少十個。

「哇…M你搞乜啊？」剛才下班，只休息了一會的天明問。

「試嘢。」我把每一個鬧鐘都較到我指定的時間。

「肯定又有大單嘢搞啦……！」天明好像很回味第一次摧毀病窩時的回報，走過來嘴舔舔的也想參與一份：「預唔預埋先！？我實聽足你指示嘅！」

「冇你份。」專心較著鬧鐘的我，認真地說：「你仲有家人，唔好再行出去大本營。」

「哈…咁，當然啦，試過一次仲未知死咩！」天明大笑。

「嗯，貪心會害死人。」

「咁多電池嘅？你用咩換番嚟？」天明握起一顆電池問。

「九包煙。」

「哇…！！！」天明驚訝得不由自主地大喊了一聲：「正常嚟講兩、三枝煙仔都換到一舊電池啦！你用九包？」

「冇辦法…成個大本營得嗰個黑商有電賣。」

「睇嚟你呢次回報肯定好厚先會咁做。」天明感嘆地說。

「的確好厚。」厚到可能關乎住全大本營的生死，老賢肯定是看中Dr.D會對大本營有不利的事情，才會如此盯實一個曾經立過功勞的人。

我相信老賢也不是傻，突然要我監視一個醫生，去做他的間諜。肯定是掌握住某種資訊，但暫時又不能公開。

所以要先得到Dr.D的信任，是最重要。

「搞掂。」我站直，望住桌上十個都會響的鬧鐘。

「M，你真係要再出去？」天明問。

「咁…當然。」我答。

天明抓抓頭，苦笑著說：「出面個世界好陌生…點解你可以適應到。」

「…你意思係？」

「冇咗汽車聲、傾計笑嘅聲、鳥狗嘅叫聲，成個城市變得好陌生。」天明望住一連四季都似是灰沉沉的天空：「得番病者爬行嘅聲、對我哋竊竊偷笑嘅聲、雨聲，成個城市好似病咗。」

「可能…係地球對人類嘅懲罰？」我說。

「M……我想像唔到自己係點死…我突然間覺得，可以係睡夢中老死都係一件好幸福嘅事，有得好似往常咁返工都係一件好事…」雖然天明年紀較大，但似乎仍然接受不到世界的轉變：「突然覺得…就算係做乞依，只要係變番以前正常嘅世界，都已經好幸福。」

「…既然無辦法改變，」我拍一拍天明的膊頭，說：「就好好珍惜現況，守護自己所愛嘅人，咁先係最重要。」

「咁你呢…？」天明反問。

「我就係因為冇，先可以無顧忌咁行出去。」

「我覺得…你好快會有！」

「點解？」

「你嚟嘅短短日子，都已經識咗我哋一班人！時間再耐啲，我哋就更加朋友！或者，你會喺大本營搵到自己嘅摯愛啊！哈哈哈哈。」

「摯愛？」我在大本營認識的女生，都不太合我。

夏晴，似乎比較喜歡少佐。

小六，一個甜傻白。

阿玲，不解釋。

「我都係同啲病者比較襯。」我冷笑。

在距離我行動的日子越近，我心就越是不安。我心中多少也想找幾個人陪我出去，因為自己一個前去找病爪實在太過恐怖。

我不會說自己是個不怕病者的人，儘管至今我已經克服了他們身上擴散得恐怖的紅點，但它們的笑聲我還是不能輕鬆去看待。

有笑聲，就代表它已經在某個位置盯實了你，並會慢慢向你靠近。某程度上，我覺得比起人類更為可怕，那些令你心寒的笑聲和詭異的行徑。

我有試過站在天台上，觀看附近周遭的風景，好死不死…我的眼移到去一間幼稚園時，望到暗角窗口位中有一隻舌女正秘密地凝視住我良久。

待它見我發現它時，它就裂嘴一笑，俯低身子消失在我眼前，

整個感覺…

十分之糟糕的。

即使是身處在大本營中，

還是渾身發毛，覺得滿是危險。

2 3

對病者而言，笑容已經成為它們的專利。

至那一天起…

人類好久…就再沒有笑過。

我們，被病者奪去了笑容。

「M？」出發的前一天，我想多看天空一眼。巧合地，瑜小六也上到天台中。

「你又會喺到…」這裡是我公認的休息場所。

「我聽大舊Sir講你最近又喺市場買唔知啲咩…係咪有新搞作啊？」瑜小六很是好奇。

「算係…」

「咁搞緊乜啊？」

我不答，然後瑜小六又理所當然地煩我一番。

「神神秘秘咁…我都想知有咩幫到手啊？」瑜小六繼續輕輕扯住我的手。

「你要做嘅事，就係保護好大本營嘅人。」我簡單地說明。

「但係我好覺得自己恨鐵不成鋼啊！日日企喺門口，就係為咗保護住入面班淨係識食識訓，乜都唔做嘅人，有用咩？倒不如我出去搵下嘢好過，咁都叫做真係有啲嘢做啊，你話係咪。」小六說到這裡，就一面不憤。

望住大本營外死寂寂街道、灰沉沉天空的我，把視線轉移到小六身上：「我問你，點解你想出去。」

「我想殺死個啲病者。」

「你殺唔到。」

「咁肯定我？」

「我主觀。」

「點解唔肯帶埋我出去啊，多個人一齊都好啊！」瑜小六真是大本營中最反常的瘋女孩，居然會求人帶她出去。

「你死咗…我係要為你負責。」我轉身、離開：「我唔想為你條爛命，而自責。」

「…咁，我唔洗你負責。」

「必要嘅時候，會為咗我犧牲性命？」

她猶豫了一下，還是答：「會。」

「好…就帶你去一次，你唔見過病者唔會心熄。」

翌日，我真的帶上了瑜小六一起出去，既然她有一顆想外出探險的心，我也無謂再三阻撓，有些事親身經歷過，才明白。

「去邊？」看守大本營北門的守衛上前，將我阻攔：「有冇申請？」

「佢唔洗申請。」另一名看守讓路給我，似乎認得我是誰。

然後，我跟小六穿過重重的鐵門及障礙物，就正式步出大本營外。一出去，涼風就陣陣拂過，令人身心皆冷。

「啲看守都已經認得你係邊個。」瑜小六打趣地說。

「我叫你帶嘅嘢，有冇拎？」我問。

「有…兩把開山刀啊嘛。」她把其中一把拋給我，並望向了黑色的大袋：「話說，你袋入面個啲咩嚟？」

「犬京佢依家點？」我轉移話題。

「呢幾日都係由我帶佢周圍參觀大本營囉，有啲悶。」瑜小六答。

「你鐘意刺激？」

「總之唔係呆企呆坐就得。」

我和小六出去不久，大概是要穿過一條行人隧道時，很快就遇到了一隻大耳。它用滿佈密麻紅點的手指，挖著比正常人大出幾倍的耳朵，一些舔棕色的污垢隨油而出，十分嘔心。

然後，大耳它用沾滿耳垢的手貼到隧道牆上，開始往上爬行！目的不明。直至它爬到頂底後，伸一隻手去牆身的角位，我們才發那裡紮足著一個蜘蛛網，上面有數隻小蜘蛛在上面爬行。

大耳用手在那滿佈蜘蛛網的角位亂摸一番，就利用自己極附舔力的耳垢把小蜘蛛都舔住在手中，然後張開嘴巴滿足地吃下。

「大耳……？我第一次遇…」瑜小六見到病者後，馬上不禁再動，待了在隧道入口一旁：「好L變態…」

「佢嘅弱點你應該好清楚。」不過我還是頭一次，看見大耳原來懂得用自己耳垢塗滿雙手，再爬牆向上。

「好大個隻耳仔…？」瑜小六說。

「我引佢嚟我到，你郁手。」說畢，我就站正在隧道入口處的外圍，以開山刀拍打地面發出聲音，誘導大耳往我前進。

「嘰…」大耳發現我後，慢慢地爬回下來地面，向我前進。

「嘰嘰……！」大耳跟我只有幾個身位距離時，步速突然加快！

小六當機立斷，從隧道旁一側衝向大耳，把開山刀準成地刺入它的大耳朵中！

「滋滋──」一聲傳出，大耳退開倒地。小六兩手拉住開山刀，才把刀子從它耳朵抽出，刀刃滿附著嘔心的耳垢。

「嗄！！嘎嘎啦……」大耳瘋癲地按住耳水狂流的耳朵，最後在痛苦中死去。

「…」小六微微喘住氣，望住死去的大耳。

「相比起其他人…你算係唔錯。」我讚賞。

「唔…」小六剛才路上的朗態，已經漸漸退去。

殺病者，

就是一種又嘔心又麻煩的事情。

「嘰嘰……！」大耳跟我只有幾個身位距離時，步速突然加快！

小六當機立斷，從隧道旁一側衝向大耳，把開山刀準成地刺入它的大耳朵中！

「滋滋──」一聲傳出，大耳退開倒地。小六兩手拉住開山刀，才把刀子從它耳朵抽出，刀刃滿附著嘔心的耳垢。

「嗄！！嘎嘎啦……」大耳瘋癲地按住耳水狂流的耳朵，最後在痛苦中死去。

「…」小六微微喘住氣，望住死去的大耳。

「相比起其他人…你算係唔錯。」我讚賞。

「唔…」小六剛才路上的朗態，已經漸漸退去。

殺病者，

就是一種又嘔心又麻煩的事情。

沿路商場的路又走一遍，又再一次感受這死城的寂陌。直至靠近到病爪會出沒的範圍後，我才叫小六走路靜一點，用潛步的方式前進。

病爪理應所在的位置是在popcorn商場二樓的大中央，那個被它堆疊屍體成山的地方。

可是…

它卻不在。

小六向我打個手語，大概是問：「說好的的病爪去哪兒了？」

我乾脆把食指放在嘴前叫她安靜，然後指住一處叫她獨個兒在那安靜站著。

然後我小心翼翼地把一個又一個鬧鐘放在二樓及一樓。一、二樓各放五個，總共有五組。

不明我舉動的小六好像受不了呆站的痛苦，不斷對我擺出盯眼、咬牙、皺眉之類的表情。

可我最在意的還是……

病爪去哪兒了？

無奈未見病爪出現的我，只得耐心等待。

一等，就等了兩個小時。

對瑜小六來說，可能是漫長，又痛苦的等待，於我而言則不太難受。

等下去也不是辦法，我決定改個策略。

我先以手語示意小六先把鬧鐘帶下來，但她好像不太明白我說什麼，不斷擺出無奈的雙手。

如果可以我想大喊一句「同我拎埋個鐘死落嚟！」，可病爪可能會隨時從不知名的地方衝出來。

「…！」小六雙手插腰，不太明白：「？？？！」

我索性說形，讓她試著明白。

可她…

居然傻傻地，不小心犯了嚴重錯誤。

「吓？」小六不禁衝口而出。

.

..

...

堆疊著的屍堆山，忽然蠢蠢欲動。

24

糟了…

…難道，

一隻五指旨爪的長手驀地從屍山裡伸出！一把穿透耳朵的女叫聲從裡面釋放而出，彷彿數百個女人同時在地獄慘叫一樣。

病爪它…

一直就埋藏在屍堆裡！

「嗄嗤……呀呀呀呀啊啊啊啊啊啊！！！！！！！」病爪從屍山中跳出，向二樓的小六尖叫。

我馬上制止住自己想說話的衝動，不讓自己吐出半句，不然病爪的目標一瞬間就會轉向我！

病爪隨即以酷如舞蹈者的姿態衝向二樓的小六，小六她還站在玻璃窗欄前傻傻地問我要怎樣做。

「M！！？點算啊！！」

我只把食指再次放到嘴前，示意她收聲，並伸出手掌示意小六不要隨便亂跑亂跳，可惜逃跑就是人的危機本能，猶其對方正狂奔過來。

但如今叫小六靜靜呆站，雙腳不要隨便亂動，在上面的她就變得欲哭欲淚，望著正衝來的病爪好像等死一樣。

只有小六她相信我……

我才救到她。

「……」瑜小六望住另一邊快要靠近到自己的病者，另一邊則望住我的雙眼。

我與她對視，讓她保持信心確信我的說話。

「嗄嗖嗖嗖嗖──！！！！」病爪終於上到來二樓了，跟小六只有幾步之差。

小六緊閉住眼睛，始終沒動半分。

好…

「叮噹～～～～～～！！！！」我把一樓放著的鬧鐘設定做馬上響起來。

靠近到小六面前的病爪，準備就要作出揮抓的一擊！在尖爪快要碰到她鵝蛋臉時，它停下了。

並緩緩地轉頭，把目標放到樓下的鬧鐘，然後……從二樓上直接跳下來！

上次病爪直跳一樓的畫面，再次重現！

「砰──」它身體硬生生地撼到地上。

我當下把鬧鐘擲到遠處，病爪站起後便如隻狗般，追過去鬧鐘那兒並把它瞬間摧毀。

我望住小六，她大概明我意思，便拿起其中一個鬧鐘較響了它，如此一來，病爪又被樓上的聲音吸引了。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鬧鐘的聲音響過不停，我跟小六一直重複剛才的舉動，病爪則一直從二樓跳落到一樓。

經歷過數次的墜地後，病者開始顯得神志不清，走路亦沒剛才的迅速了，只伏在地上，痛苦地想要郁動站起，卻無能為力。

見狀，我立即取出Dr.D給我的針筒，大膽上前在它另一邊耳朵，一刺進去。

「嘶──」血液被針筒急速地抽出。

完成！

我別一別頭，示意小六快點一起離開這裡。

「好成功啊…！」落到一樓的小六望住後面想動卻動不了的病爪，笑起上來。

「你啱啱個樣先好似死老豆就快喊咁…」我們一邊跑一邊說：「快啲走，佢可能一陣就郁得番。」

就在小六想回答我時，我留意到樓上有個身影掠過。

我馬上停下來，並用手攔截住小六向前！

「嘰嘰嘰嘰嘰嘰…嗄嗄嗄嗤嗤…」一隻舌女從天而降，從二樓跳到下來一樓，對我們亮出招牌笑容。

「突…突然間有隻舌女嘅！？」小六被突如其來的病者嚇得退後：「啱啱明明冇嫁…」

「肯定係我哋啱啱啲鬧鐘聲……」在舌女飛撲過來之際，我拖住小六的手往一邊閃避！

「咳…咳咳……咳咳咳！！！！！！」冷不防，我們背後都出現了嚴重咳嗽的聲音。

「大鼻！」小六機警地轉頭，可是太遲了……

「乞痴！！！！！！！！！」大鼻一噴，一股濃郁的白煙急速地於它鼻孔中擴散湧出，漫延著整個商場。

「咳…！咳咳咳…咩嚟……」小六捉緊住我的手。

「唔好吸…」我淚水受氣體刺激而狂流：「應該係同催淚彈類近嘅氣體……」

我捉住小六試圖從迷茫的濃煙中離開，可是一跑卻感受到一股阻力…！回頭一看，只見小六的手被大耳沾滿耳液的手舔住手袖並捉住，移動不了。

「放低我…」小六的聲線已經被畏懼蓋過，抖顫非常。

我馬上揮刀往大耳的手斬去，斬了好下才強行拖走了小六，可同一時間側邊又一個瘦長的身影襲來！無處可逃的情況下，我只得背對住病者，並抱住小六以保護她的安全……

「嘰喀喀喀──嘻…！」我背部如同被貨車撞了一下，抱住小六被撞飛到兩呎之遠……

「M…！」表皮有點擦傷的小六扶我起身。

「嗄…」我痛苦地站起來，那群病者又乘勝追擊！在濃煙中我隱約看見三隻病者同一時間向我位置跑來。

見舌女又作飛撲姿態，我立即一手推開小六：「走！」

「砰！」我被舌女飛撲，重重地壓住在地上。

「…M！！！」小六嚇得全身抖顫。

「嗤嗤嗤嗤！！」舌女往我右邊臉頰舔了一下。

臉部有如給腐蝕性液體觸碰到一樣，痛不欲生！就好比火舌的吻，刺熱著我的臉龐……！！！！！！

=x-large「啊呀呀呀！！！！！！！」

我頭一次…

痛得大叫出聲。

「呀！」小六聽見我的痛喊聲後，也不顧一切用自己的刀砍向了舌女。

舌女靈活地扭頭避過連續兩砍後，小六使出腳踢重擊了舌女面部一下。我亦把握機會拾起地上掉的開山刀，一刀刺穿其頸喉位置！！！

「嗄！！！」舌女伸出長長的手捉住小六，再把她一腳踢到幾呎之遠，才繼續伏地痛吟。

「咳…咳咳……！」大鼻又開始嚴重咳嗽起來。

被舌女舔了皮膚表面的我也不顧一切了，那刻我彷彿忘掉自我，衝向大鼻那邊對它的鼻狂刺猛插，儘管噴了不少有毒氣體到身上……

徐徐而來的大耳這次想把耳垢沾上我的嘴巴上，我及時把它踢開，身旁痛吟完畢的舌女又再次重返戰場，又往我身上舔了一下。

不想放過她的我一手扯住舌女濕油的頭髮，再用刀刺穿其早受過傷的頸喉位置，這一下…使它真正地伴隨自己叫聲而死。

再來，我趁自己身體還能動時發了狂的向眼前餘下的大耳狂斬，直至刀鋒刺穿它的耳膜，棕色的血液汁水虛虛地流出，我才虛脫地鬆手……

退後幾步…

環望住周遭一切的白濃煙霧，什麼都沒有。

我把Dr.D交給我的D-1藥丸吞下…

不管是真是假…

我只能一搏…

「砰──」

眼前一黑

我醒來之後的畫面，已經是在大本營D橦的一間隔離病房。

四肢無力，連張眼的力也好像沒有。

良久，才有個人進來……是Dr.D。

「你見點？」他收回以前的瘋態，認真地問。

「無力…」我虛弱地答。

「正常，吸咗咁多chloroacetophenon。」他理所當然地點頭。

「我大概…仲有幾耐會變病者……」我問。

「你？你唔會變。」

「…」

「我講過，你唔會受感染。」Dr.D微微一笑，繼續手上做些記錄：「你係我嘅手下，我唔會俾你有

事。」

「我個身…冇出紅點…？點解要用繃帶包住我塊臉……」

「當然冇，仲好正常。」Dr.D不確認地說：「因為你塊臉受深二度灼傷，所以要包住，估計係舌女…舔咗你一下？」

「冇紅點…」我想了想：「你隻藥……」

「你食咗？」Dr.D托一托面具。

「食咗一粒。」

「咁當然冇事。」Dr.D拍拍我膊頭，說：「恭喜，你仲係人類。」

「…」

「出面嗰個女仔邊個嚟？」Dr.D問。

「女仔…？」

「高高地，啡髮紮馬尾嗰個，係佢救你返嚟，佢喺出面喊咗一陣。」

他說的…

是小六嗎。

突然，Dr.D往左右望了一眼，詭異地彎下身子，低聲問病床上的我：「我叫你做嘅事……冇俾佢知？」他帶著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冇…」

「病爪嘅血液我一早已經喺你個袋搵到，做得唔錯。」Dr.D忽然瘋態盡現，低著聲跟我盡情地說痴話：「知唔知點解我啱啱講嘢咁正常……因為隔牆有耳啊，嘻嘻！我平時只會喺…自己宿舍發癲，嘰嘰。」

「…」

「喀喀──」一聲敲門。

「請入嚟。」Dr.D立即變回一面正常。

2 5

開門後，是老賢。

「M，你有冇事？」老賢一進來見到我便問。

「冇事…Dr.D隻藥救咗我一命。」沒想到…世上真的有能抵抗病者的藥物。

但Dr.D他居然會隨便給我使用…他真的有那麼信任我？

「咁就好。」老賢點頭，與Dr.D並肩著。

我望住他們二人，隔離病房中的氣氛雖然平靜，但都開始感覺到一點隱約的波動。

二人的臉孔，我都不能確信誰正誰邪。

兩個人都有著似為大本營好的目的，卻又好像隱藏著什麼一樣。

令我，不禁產生疑問。

於是，我提出一個建議。

「不如……你哋將我…假死。」我說。

「假…死？」他們都一愣。

「咁樣…以後都方便行動。」這句話，有一語雙關的意思。

老賢與Dr.D二人之間，稍為互相斜盯一眼。

然後，老賢沉著道：「都好，咁阿玲就唔會再刻意糾纏你。」

Dr.D微笑，說：「But anyway～暫時你都應該好難會郁動，最少要用三個月時間嚟康復。」

如是者，大本營的醫療部就正式對外宣稱我的死去，為防我突變成病者，已經及時處理掉我的屍體，但真相是我一直躺在深入的隔離病房中養傷。

就是想讓老賢和Dr.D給我進行的任務會更加順利，少說我在大本營也結識了不少人，有大舊、少佐、瑜小六、阿登、天明、犬京、阿玲等人……

當一日…

可能我要做出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情時，

我不想讓他們心目中的那個「M」，沾上半點污名。

理所當然地，知道我真正存活著的，只有老賢和Dr.D二人。我知道病房外面的相識是怎樣想，可能壓根不會為我流半滴淚。

可是身處這個世道，生死本來就為無常的事吧？

我每一天就躺臥在病床上，可能我第一次任務成功了，為Dr.D他帶來了病爪的血，所以他沒有虧待我。在我躺床發呆時，會搬自己幾篇研究病者的論文出來，給我觀賞一番，又會讓自己一名忠心的女護士下屬──馬姑娘，私人照顧、打點著我。

「要唔要飲橙汁？」馬姑娘是個約莫四十多歲，短髮鬆弛、略有皺紋、不太漂亮的女人。

別幻想太多…

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邊臉永遠保持乾皺的狀態，就好像曾經被火燒過一樣，其中一邊眼睛也像永遠暴瞪著，細心一看就會覺得嚇人。

雖然…我右臉現在的情況應該跟她差不多。

「橙汁…？」病床上的我有點訝異。

「嗯，Dr.D話你已經可以飲用正常飲料。」馬姑娘說。

「我係指，點解有橙汁可以俾我……」對大本營來說，橙汁這種飲料近乎天價珍品。

「係Dr.D私人請你。」

我說：「咁要一杯。」Dr.D他宿舍中到底還有多少糧食？足以令他每天過著奢華的生活。

「Dr.D一般都唔會請人飲，好好珍惜。」馬姑娘倒著紙盒橙汁到透明的杯子上，雙眸凝望住橙黃色的汁液，禁不住吞一吞喉。

「馬姑娘…你好想飲？」

「你飲，係Dr.D賞賜俾你。」馬姑娘忠實地說。

「你都飲一啖，因為你似乎好想試。」我口中是這樣說，但其實也想測試一下橙汁中有沒有毒。

「咁…我就飲小啖。」馬姑娘果真喝了一小口，橙汁沿著她的喉嚨流入到腹中，只見她閉住雙眼，有如享受著上天的恩賜。

看來沒毒。

「唔該。」我握起杯子，開始喝起橙汁來：「你可唔可以幫我上去圖書館借啲書？」

「書？」

「老實講…Dr.D對病者嘅醫學論文固然精彩，但我都想睇下第二啲嘢。」

「好，我一陣幫你上去圖書館隨便借幾本落嚟。」馬姑娘為我收拾好喝完的杯子，突然說起一件事：「原本有一篇關於病腦嘅研究論文，相對於舌女、大耳、大鼻呢啲要精彩得多…因為佢哋係唯一有智慧嘅病者，可惜，研究有一日俾人破壞咗。」

「…」

「如果你凍就叫我，我幫你加多張被。」馬姑娘離開之前，說：「最近天氣已經開始轉涼。」

可惜…我就算有眼也看不到。

因為隔離病房是完全密封，沒有窗戶給我觀望外面的世界。

一日又一日的過去，我閱讀了馬姑娘替我借回來的一些書，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性格鬥心理學等也有，不過都是看過便算，沒有認真深究。

值得一提的是，老賢來探訪我時說，大本營的其中一位安區老前輩──賴三，領隊出外搜索時意外發現一個物資倖存點，近寶琳一帶。

聽說是個倖存者暫建而成的中立地區，供人質易、休息等。

「M，你頭髮長咗好多。」老賢和藹地說。

「兩個月…有冇？」我用手撥弄一下自己有點油，又長到碰肩的黑髮：「冇剪係咁上下。」

「你喺到休息咗接近三個月。」

「差唔多。」我握一握拳頭，感覺到力氣稍為有點回來了：「我諗我需要一件新衫同面具。」

「我可以幫你準備。」

「呢一方面就等我準備。」驟然，Dr.D跟馬姑娘毫無預警地進來，他更主動提出幫忙：「老賢你可以放心，就交俾我呢啲小事。」

「咁麻煩你…D。」老賢說。

Dr.D報以一個善意的笑容：「唔客氣。」

翌日，Dr.D真的把一套新的面具與衣袍送贈給我，更不是托馬姑娘之手，而是他本人親自拿過來。

他帶來的是一個鳥嘴面具、黑色的貼身上衣長褲及全黑的落地寬身長袍一件。

「M，我今日要將最珍貴嘅嘢交俾你……」Dr.D用著想哭又不捨的腔調，雙手捧著摺好的衣裝緩緩地放到我床邊：「係我最…最最最…鐘…意，最珍貴嘅，中世紀歐洲瘟疫醫生嘅鳥嘴面具…同……同同…套裝衫褲。」

我有點愣著：「既然對你咁緊要…你大可以叫人俾第二件衫同面具我。」

「No！！我見你真做到嘢…真係願意捨命帶到病爪嘅血俾我，我先願意將自己一直以嚟…都只係收藏欣賞…嘅寶物都交托喺你身上…！」Dr.D忽然向我激動地大喊，又漸漸地平復下來：「其實喺你往後幫我行動，呢套服裝佢會起好大功用…鳥嘴面具入面尖端位會放住一啲藥草、薄荷葉、丁香之類嘅嘢，令你聞唔到屍體嘅臭氣，另一方邊都可以防禦大鼻嘅毒氣攻擊……」

Dr.D說畢，我就拿起那個鳥嘴面具來看。

之後Dr.D又拿起那套全黑衣裝及寬身大黑袍，向我說明：「呢套衫可以將你全身上下皮膚都包得好緊，減少俾病者接觸到嘅風險…我已經將最珍貴嘅嘢交俾你，希望你到時都可以報答返我。」

我接過套裝後抬頭望住Dr.D忍痛割愛的表情，對他來說這個決定似乎真的很痛。

「係我之前喺歐洲一個拍賣會到用幾百萬歐羅買返嚟，你著住佢就等於用我嘅身份行動……所以唔好做一啲愚蠢嘅行為。」Dr.D最後提醒。

這個Dr.D……

在瘋子之中，也算是比較大方的一個，

又不介意分我珍餚異饌、又把製作困難且貴的D-1藥丸給我、現在連自己拍賣回來用以收藏的寶物也讓我穿到身上。

瘋狂是肯定的，但他的確有我想像中心腸惡毒嗎…

待他離開後，我把他的中世紀歐洲瘟疫醫生套裝穿起。穿上去的感覺好合身，只要戴住這鳥嘴面具和留住這把黑黑的長髮，沒人會認得我就是M吧。

而且望上去…

好像帶了點威嚴。

那天一大早，大概是沒見太陽的三個月零十二日後，我真正地離開病床了。馬姑娘一大早就打算進來病房為我打點一切，但她入來後反而是吃了一驚。

「你…嚇死我…！」馬姑娘望住穿住整套歐洲「瘟疫死神」衣裝，在病房裡等待著她的我。

我抱住手，說：「你好快會習慣。」有人在的時候，我應該都會戴住這鳥嘴面具。

「唔…跟我出嚟，好好呼吸下新鮮空氣。」門前的馬姑娘對我招手。

「應該呼吸唔到。」我上前，跟住馬姑娘離開隔離病房。

「Dr.D叫我提醒你～你需要個新名。」

我跟著馬姑娘離開內部複雜的D橦大樓：「新名…」我也沒有想過。

「手腳適唔適應？一陣出到去可能會好凍，今日大概得１０度左右…」馬姑娘又說。

「我諗…我唔需要名。」

反正，我都不會跟其他人有太深的交流。

一步出D橦大樓，就一陣陰柔的寒風吹至，拂起我的黑袍隨風而揚。感覺上，大本營跟之前沒太大分別，只是……好像增添了一種不明的憂傷感。

「我返入去先。」說畢，馬姑娘就返回醫療室。

我出來後第一處到的地方，是天台。

上面的風比起剛才更強，灰沉沉的曇天一成不變，略添了一點冷感，大本營外的建築中依舊空空如也，寂陌的城市仍然空冷。

外面的病者比起以前，看來更活躍了。乍眼一看，也見到一街之隔的中學有兩隻舌女如狗四肢跑動著，不遠處的商場大玻璃窗上，有隻大耳雙手沾滿耳垢像昆蟲一樣爬貼在玻璃上凝望住大本營。

世道看起上來更加不堪。

我想轉身離去的時候，就給我遇到個同樣上來的女生，是瑜小六……

看上沒什麼改變的她，望了我一眼就徑自掠過我身旁，她在天台上放下一枝白色的花束，然後默默地……嘆了口氣。

就離開天台。

我的事，希望她不會太自責吧。

忽然，大本營中央處揚起了一把男聲，聲音大得連天台上都聽得到：

「人類社會已經玩完嫁啦！我哋應該要信奉病者，佢哋嘅降臨……係代表住上天對人類嘅懲罰！只有信仰病王，先係終結痛苦嘅一切！！！」一名男士高舉子牌，上面寫住「信者得救」：「信嘅人，請先將訊息分享，教主不久之後就會嚟打救你哋！」

新興的宗教團體？

待我落到樓下廣場時，那個傳道者已經被大本營的守衛趕走，我順道在市集上看看有沒有可買的武器。

市集依舊沒一樣武器是合我心水，連最管用的開山刀也沒得買了，不過倒是多了不少新奇的組合武器。

例如自製以鐵鏈繫上尖球的流星錘、破掉一半的玻璃酒樽（居然這樣子就能充當成可賣的武器）、被削尖了的木刺、紮上了粗糙石塊的木棒。

另一方面，也有攤檔經營著小吃的店子，有被乾曬過的老鼠肉、稍為燒了一下的蚊餅、被壓成碎渣的蟑螂羹，十分嘔心。

可也不見得缺乏食客，有人願意付出一件防冷大衣的價值，去換數塊老鼠肉慢慢細嚐，這些人應該都是餓瘋了的一群。

在Dr.D還未正式給我任務之前，我就先試著適應大本營冬天的生活。我有長袖衣物及長袍的關係，在寒冷天氣之下不算特別難捱，不過營中的人情況就不同。

沒有熾熱的陽、沒有保暖的羽絨大褸、也沒有暖烘烘的暖氣機，每當有涼風一拂，營中大部分的倖存者都會抱臂縮腳的打顫。

熱天至少能夠脫掉上衣，但冷天就必須穿上額外的衣物去保暖，可不是人人也擁有足夠的衣物去抵擋寒風，因此大多都是圍在大本營中央的大營火旁取暖，火稍為弱了點，就一堆人掉些書進去把火勢弄得旺一點。

世界只是停止運作一年了，

冬天到來時的那種冷，就足以刺入人骨。

「分配補給時間到！每人限拎半塊小麥包同125ml水。」李惠利大樓外幾名職員向公眾大喊，看來廣播系統的電源也耗盡了：「老弱婦孺優先，成年男士請先往左邊排隊！」

這幾個月來不休吃喝的我，忽然覺得Dr.D的生活已經不能用奢侈來形容，那種差距大得好比天與地

「哇好型啊！！」一個小豆丁，突然在我身後喊著。

「係喎！」另一個男孩也雙眸發光般，望向了我。

「走啦」還有紮住雙馬尾髮的小女孩，對我的造型有點畏首：「快啲去拎補給啦」

「好啦，你三個再唔去拎嘢食就要捱餓架啦。」一把聲音相熟的女生接近。

「係嘅玲玲～～」之後，他們三個便聽教地跑向分配站那兒。

原來是阿玲…

那個總偷聽我跟Dr.D對話的女人。

阿玲見剛才的小朋友遠去後，便轉頭打量一旁的我一眼，然後善意地點頭、離開。

果然，認不出我的身分。

在亂世之中，武器最為重要，它在很多時候都充當著你的話語權。

可是市集已經被我逛了幾遍，攤子賣的武器不是太過誇張，就是太過不合手。

於是我乾脆決定自己做一把算了，誰不懂木棍磨尖一點就會變矛？

2 6

我把自己倉庫中餘下的香煙都掏出，打算去找大本營的黑商王達尼，看看會不會有些合手的武器。

夕陽下沉時份。

「哇…呢位哥仔，包得幾密實喎，有乜想買？」他果然一到夜晚就會待在李惠利大樓的小型垃圾場中。

「有冇武器。」我問。

「當然有啦～」王達尼的語氣跟樣子一樣充滿輕佻公子哥的感覺：「你等等……」

接著，他走到其中一個深綠色的垃圾箱前，打開、從裡面拿出數樣可以攻擊病者的武器，有煎鍋、雨傘、掃把、線鋸、結他、玩具警棍、玩具膠錘、玩具槍等等，也算得上很正常。

「點啊，有冇咩想要咁？」王達尼差不多把所有武器都取出來了。

「唔…」好像只有雨傘比較正常。

「我想睇下把遮。」我指住那把黑色布質的雨傘。

「識揀啊。」王達尼淺淺一笑。

「要幾多包煙？」我握在手中仔細打量著雨傘。

「四包～就夠。」

「成交。」

如果能夠把雨傘改掉前頭尖端位置成為尖刀，殺害力應該會打幾倍，打開雨傘又可以用作防禦，應該是我見過……最適合用來對付病者的武器。

可惜，這些可分拆為多種原料的物品，早期就被人拆得光光來製造別的東西，現在就變得像瀕臨絕種生物一樣稀有。

那當然…

不只是雨傘，

其他很有潛在價值的物品，也在很早期就被人拆得見牙不見骨了。

不過也多靠這些基本的原料，才成就得到大本營出入口的障礙與鐵門，來保護入面人類的安全。

「下次見～」王達尼即場燃點我的煙拿上手抽。

裝備都齊全後，被我當為金錢所用的香煙也所餘無幾。在我步出小型垃圾場後，乍然見到露天停車場那邊，有個在雨中頹坐的小男孩，望真一點，就看出是那個六指男孩阿寶。

我走過去，把剛買回來的雨傘打開、走到他身邊，為他擋去黃豆大的雨水。

「發燒就唔好。」我說。

阿寶保持低頭、沉默一陣後，其哭腔緩緩地打開：「…冇所謂。」

「你受傷。」我留意到他臉龐及手腳有些被擦破的傷痕。

「……唔小心跌親，冇所謂。」

「起身吧，病咗會浪費好多人力物力。」我不用看也知道，阿寶身上的是被人欺負的痕跡。

因為我以前，也試過一樣的事。

「唔洗啊…唔需要啊！」他在哭著發脾氣嗎？

「你唔記得我？」

「你…？」阿寶慢慢地抬起頭，直至見到我的模樣後就嚇得大叫、退後：「哇…！！！」

「…」

「你…你係……」

「真係唔記得我？」我走近阿寶一小步，低頭凝望住他。

阿寶臉上的表情慢慢由畏怯轉為疑惑，問：「你…你係M？」

「你認得我。」我在面具下，不自覺展現了一個別人看不到的笑容。

「我認得你把聲…同你個眼神，」阿寶擦一擦臉上的雨水：「點解你要戴住個咁奇怪嘅面具嘅……」

「因為我…」我猶疑了一下，答：「我依家個樣會嚇親你。」

「唔…唔會啊！我哋係朋友嚟。」

在面具的掩蓋下，我又會心一笑了：「你住邊？好大雨，我送你返去。」

因為大本營中央廣場處是露天的地方，所以阿寶應該需要個人送他回去，不竟雨沾太多會生病。

「唔…你跟我行啊。」

「你住邊？」一邊行，我一邊問。

「孤兒所…？」阿寶苦苦地笑，說：「出面啲人好似咁講，因為我哋住嘅地方…都係一啲冇屋企人嘅細路一齊住…」

「…咁一陣你千奇唔好同人透露我身份。」

「點解？」

「我進行緊…秘密任務。」我伸出拳頭向他：「應承我。」

「…好！」阿寶跟我碰拳。

小孩子，信得過嗎？

有時望見阿寶身上有我過往的影子，就不自覺想要保護他。

孤兒所的位置在七樓的圖書館其中一處玻璃房自修室中，那一區光線充足之餘，空間很是足夠，足足有幾個班房的大細。

裡面都是跟阿寶一樣上下大的孩子，有男有女，即便外面是充滿怪物的亂世，此處都好像快樂的源地，笑聲與笑容源由地從這裡廣傳著。

一打開玻璃門入去，入面唯一的大人就走過來捉住阿寶的膊，又憂又慮的問：「阿寶…你去咗邊啊？我擔心你嫁嘛。」她有著體貼的女聲。

我抹走面具上眼罩的水跡，才發現眼前的人又是阿玲。

怎麼今日去哪都遇到她…

「唔…」阿寶有點自責地點頭。

「好啦，你返去先，一陣幫你包紮下傷口，又跌親？」阿玲細心地問阿寶。

沒想到，

對著小孩子，她倒是沒有對我的氣燄。

「唔該你…」阿玲站起身望我，說：「送咗佢返嚟。」

「…」我應該回應她嗎？

「嗯…仲有咩事？」阿玲她見我還呆站在原地，便問。

「佢唔係跌親。」我刻意壓沉聲線。

「你意思…係？」阿玲半信半疑地望住我。

「咳～」卒然，皮鞋踏地的聲音從後面傳出，只有貴價的皮鞋走路時才會「嗒嗒」作響。

我跟阿玲自然地望向後方，有個穿住狐狸毛皮褸、戴住高帽及名錶的傲慢男人，緩緩地走到孤兒所前，望住眼前自修室內玩得開心的小孩，揚起了含嘲笑意味的淺笑。

「又嚟…」阿玲望到那個男人的出現後，就忍不住怒氣上前，與他對視：「你又想點！？」

「你知我嚟係想點。」那男士高傲的姿態，不把阿玲放在眼內：「只係想嚟睇下……大本營嘅未來童工，到底係咩樣。」

「同你講…！」阿玲想要抓住對方的衣領，可是那男的卻在一瞬間洞悉了她的意圖，並優雅地退後一步、微笑：「小姐，尊重下自己。」

抓空的阿玲，繼續怒視對方：「你唔會成功…聽清楚。」

「我迫不及待迎接呢一個未來妓院，啊～？唔係，係私人會所先啱。」那有點俊俏卻帶住邪氣的男人，淺淺深笑：「唔知你到時會唔會應徵？我會歡迎你。」

說畢，那個男人便緩緩離去，短短出場幾分鐘，就足以令場面變得僵冷。

我比較留意的卻是…

那男剛才避開阿玲抓領的反應異奇地快，雖然一身風度翩翩模樣，卻渾身散放著危險的氣息。

「唔好意思……」阿玲慢慢放下自己的憤懣，忍下來：「啱啱嚇到你。」

「冇事。」我又再壓低聲線說。

「我哋入面有毛巾，如果你唔介意可以拎嚟俾你抹一抹頭先……」阿玲望住我長得兩邊碰肩的黑髮：「如果唔係好易感冒…病咗就唔好，浪費人力物力。」

怎麼好像變了她的台詞？

「都好。」我也想探究一下孤兒所裡面長什麼樣子，和剛才的男人是誰。

我被阿玲領進去後，一堆原本玩得開心的小孩都靜下來，帶住畏懼的眼神望著我，可能是我面具太過嚇人吧。

我在孤兒所其中一間以積木堆砌而成的小屋旁邊坐下來，並用阿玲給我的毛巾擦乾淨頭髮，不過長頭髮真的難處理。

「呢到全部都係細路…你可以除低個面具。」阿玲坐到我對面一張彩色的兒童桌上。

「我有病，一除會感染你哋。」我隨便遍個籍口。

「喔…係呢，你啱啱…話阿寶唔係跌親係咩意思？」阿玲看上來真的好關心孩子們。

「佢俾人欺凌。」我反問：「你睇唔出？」

「我心裡面都應該知道…但係阿寶一直都唔肯講出嚟，成日話自己只係跌親。」阿玲垂頭，望住自己

白玉的手腕：「其實以我嘅能力，都幫唔到佢太多，最多一陣只可以安慰下佢。」

「你意思係？」

「你見唔見到啱啱嗰個男人？佢叫董倫，係大本營入面…上流人士嘅核心份子。」阿玲雙目包含住無能為力的神情：「我哋鬥唔過佢哋呢啲權貴，亦都唔可以鬥得過佢哋…」

「我第一次聽。」我繼續用沉軒軒的聲線說。

「咁都正常嘅…佢哋個班上流人一般只會喺八樓、九樓活動，不屑同我哋呢班爛民喺下面生活。」

「唔可以鬥得過佢哋係咩意思？」

「佢哋當中有工程師、醫生、大學教授、律師、測量師、建築師、精算師呢啲專業嘅人……所以我哋係鬥唔過亦都唔可以鬥得過，因為失去佢哋…大本營就會如同失去大腦，有唔少嘢都要靠佢哋擁有嘅知識去解決…我諗打阿寶個班人，就係呢班人嘅子女。」

「所以佢啱啱講嘅童工、妓院…係佢出嘅主意？」我問。

「佢一直主張大本營要對外開放，想將孤兒所變做妓院，令到大本營可以有一個娛樂場所嚟換取物資收入…而啲孤兒，就全部變做童工，幫輕大本營人力開支。」阿玲說出董倫的計謀。

「大本營上頭已經批咗？准許佢咁做？」我想，老賢應該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吧。

「老賢口就講考慮當中，其實拖延緊時間，唔敢得罪佢哋，但又唔想大本營風氣變到咁惡劣。」阿玲有點不憤地說：「董倫，就係個班權貴同專業人士嘅代言人…有好多咁嘅建議都係由佢提出……」

「好簡單，殺咗董倫就得。」我說。

阿玲聽見我這麼說後，立即抬起頭雙眼精光地望住我：「我同你一樣諗法…不過你都唔好當董倫係流，佢唔易對付。」

「冇人諗過對付佢？正常喺呢種情況，應該會有人好多仇富，總有一、兩個癲佬夠膽拎菜刀衝上去殺佢。」

「有係有……」阿玲握緊拳頭，咬一咬牙：「不過都慘死收場，其中一個…仲俾董倫喺九樓上面推落街，當場跌死。」

「佢哋都係喺八、九樓活動？但我聽講…仲有個醫生係喺六樓到住，個一層幾乎有一半係佢住哂。」我說的，正是Dr.D。

「你講嘅係Dr.D，佢應該都係同董倫個班人一樣咁仆街，只係佢比較孤癖鐘意自己一個人住。」阿玲橫視孤兒所內的孩子一眼，說：「喺連呢班細路一日都唔知食唔食到一塊麵包嘅環境下…佢哋可以餐餐大魚大肉、生活糜爛，所以我睇唔過眼，我好憎佢哋……但係我更加憎嘅係，為咗追逐利益而跟隨佢哋嘅人。」

「有咁嘅人？」

「大把，大本營一堆人妄想可以加入佢哋，而甘心賣命俾佢哋做牛做馬，就連嗰個Dr.D都有人跟隨！你就知呢到嘅人幾蠢！點解就唔可以一齊努力合作…互相……幫助，一定要咁…」阿玲越說越灰，最後更不想說了。

「我總算明白…」阿玲之前為什麼這麼憎恨我。

望住窗外的雨，我有感而發：「有時候，病者唔係我哋最大嘅敵人。」

「反而人類，先可能係我哋最難對付嘅敵人。」

「因為「人性」，實在太難明白。」阿玲也很同意。

跟阿玲交談過一陣後我開始明白到，為何她的舉動一直以來都這麼暴躁。

也許，都只是為了守護眼前這群無父無母的孩子。

「大本營入面，只有上面班人有話語權？」我問。

阿玲一邊溫柔地撫摸著旁邊小女孩的頭，一邊說：「唔係…對大本營有莫大貢獻嘅人，例如好似……你識邊個叫少佐？」

我點頭。

「好似佢咁，係指揮大本營前線嘅司領官，佢都擁有好大嘅話語權……只係佢基本上都唔理內政事務，淨係會處理對外嘅病者同「不良人」嘅事情，」阿玲苦澀地搖頭：「根本就唔知內部已經慢慢俾自己人侵蝕緊！」

「即係殺咗董倫都無用，因為佢哋呢班權貴係大本營嘅核心人物…唯一方法，只有拉有話語權嘅人，去反對佢嘅政策？」我這個說法，沒錯吧。

「係，只有係咁……不過又有幾多人，會願意為咗呢班身無分文嘅細路，去反對董倫佢哋。」阿玲憂愁地望住室內的孩子，盡是說不出的苦澀：「喺下一次開會，董倫建議嘅政策點都會喺大比數同意下通過，我除咗不斷遊說同拖延時間之外…乜都做唔到。」

「原來大本營入面，都有政治成份。」我從玻璃窗內，俯視廣場外面的人。

2 7

「但好似得我一個對呢件事上心咁。」阿玲的頭低寂，展現了女性憂鬱時的幽美的輪廓：「唉，幾日之後就開會……我可以點做。」

「我會再嚟。」我站起身，準備離開。

阿玲聽見我要離去，就回過神來，望住我的背影急急的道：「係呢…等等！既然我哋政治立場相同，我想知你叫咩名。」阿玲的眼神，就好像想把我的面具卸下。

我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就拂袍而去，離開孤兒所。

冬天下的雨，比起熱天下雨時要糟糕，因為它間接使氣溫變得更冷了，如果剛才那一群孤兒被趕出孤兒所的話，那他們可能捱不了室外冰凍的環境之餘，更肯定受不了病者在戶外的笑聲。

對於這些幼嫩的花草來說，孤兒所都是必要的溫室吧。

「轟──轟──」雷電在天上隱隱作動，像在沉吟。

正好，一道閃電打了在半空，令位於圖書館辦公室的我及面前的房主老賢面上，都閃爍了一下銀白的光芒。

「M，你嚟搵我…係發現咗一啲事情？」老賢望住一身新樣貌的我，一貫祥和地說。

「Dr.D暫時未有行動，不過……」面具底下的我，可以毫不忌諱地盯住老賢：「我想知道班孤兒會點。」

「孤兒…你係指阿玲睇住嘅個班小朋友？」

「嗯。」

「我想知，你點諗？雖然政策按邊一方面推行，對你都唔會有直接利益影響。」老賢用手背托住下鄂

。

「當然會。」站著的我，雙手放在雨傘上撐住地板：「呢種世道衛生已經夠差，如果開埋妓院到時乜嘢……性病，都會周圍傳播。」

「嗯。」老賢點頭，說：「不過，你要說服得到上面班人，先係重點。」

「應該由你直接了當咁，拒絕董倫佢個方案。」

「M……」老賢想要細心解釋，又再次脫下了眼鏡：「有好多事情，並唔係我想阻止就阻止得到，亦都唔係憑一股熱血就抑制得到落嚟，有好多事…都只能夠互相定個平衡，去搵一個中間位。」

「…」

「你點解突然對呢件事咁有興趣同睇法？我印象中嘅你…從來冇參與過內政嘅事。」老賢淡笑。

「訓得太耐，都想搵啲嘢做下。」

實際上我不希望大本營有天會是一街充滿染上性病的人，污穢不堪。

我純粹是對性病，有著恨之入骨的感覺。

「三日後，夜晚十一點，嚟圖書館嘅 4 號會議室，你到時嚟發言。」老賢默許我的參與：「M，你嘅聲音都好重要。」

沒想到在對付病者之前…

我就先得以文明的方式，對付自己的人類。

三天後，我如老賢所說在夜晚十一時前往會議地點。前往時走路都要特別小聲，因為不少人都已經入

睡去。

夜深人靜，外面除了蟬的共鳴和病者不時的怪異大笑外，就沒其他聲音充斥在這空間裡。

會議室跟一般寫字樓的沒什麼差別，中間一張大的橢形桌，大家坐在一個位子上發表意思。然而我來到的時候，已經聽到裡面爭吵過不停。

「你班人要開妓院俾自己玩就喺八、九樓搞到夠！唔好搞到樓下啲細路！！！」我一進來，就望見阿玲激動地拍桌。

相反，那個董倫則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坐在椅子翹著二郎腿說：「Well ~ 你班細路大把地方可以訓，或者訓喺我間私人會所門口出面都可以，我完全唔介意。」

坐在中間的是老賢，而坐他左右兩旁的，則是一身西裝的老人。因為我的進入，會議氣氛稍稍平和下來。

另外會議室中亦坐著各種衣飾奢華及莊重的人，但臉上都長著一副勢利的神態，似乎都是靠向董倫的那一邊。

「你終於嚟。」老賢揮一下手，讓我站在他的身後。

我走到去老賢的背後，同時把長長的黑髮翹撥回到背後。激動得臉也赤紅的阿玲，由我進來開始就一直凝視著我。

「反正係個文明嘅社會，就用投票決定 ~ 」董倫毫不在乎地說，像是已經勝券在握。

勢單力薄的阿玲，繼續仇視眾人：「根本所有人……都係你嘅人……」

「證明我嘅方向係正確。」董倫自傲地凝望阿玲，帶點嘲諷地說：「到時你入嚟玩嘅話 ~ 永久免你入場費。」

「你個賤人…！！」阿玲被董倫徹底激怒了，幾乎想要爬桌去到對面毆他一頓，還好被身邊的友人阻止住。

「暴躁小姐～或者你可以返學搵老師，教你點寫「尊重」兩隻字。」董倫嘲笑道：「我哋果然唔適合同野人交流。」

「嗯。」我默默地道。

在我出聲之後，兩邊都忽然靜了下來，把焦點放在我的身上。

「如果冇學校去教導年幼嘅學生讀書寫字同品格培養，咁佢哋就唔會識「尊重」兩隻字。」我開始發表自己想了兩晚的意見：「所以我認為需要設立一間學堂，去教育細路。」

「設立學堂？」董倫微微一笑、腦筋轉得很快，馬上就試圖反駁我：「我諗大本營資源已經唔足夠應付。」

「老師喺你哋個邊應該唔難搵，而且只係喺一間課室講書，唔需要用到任何資源。」我說下去：「如果私人會所可以開得到，但學堂咁基本嘅嘢就唔俾開，咁就太講唔過去。」

「即係要我哋嘅人做班細路嘅老師？」董倫揚起嘴角。

「當然，唔通唔洗做？」我反問，並望向在座的人：「何況……你哋當中都有兒女，你哋應該都唔想佢終日無所事事，周圍去蝦蝦霸霸。」

曾經我躺在隔離病房時，看過一本關於政治學的書。

說明，有時候要阻止一件事，不一定要徹底刪除它才叫成功，你製造另一樣東西來阻止得到，也能稱得上成功。

活用在以下情況……

要阻止董倫把孤兒所改建成私人會所是很困難的事，

但如果要找個地方改建成學堂，讓那些孤兒們至少有個另類的溫室，某程度上也算得上制衡成功。

「建議又唔錯…」一個肚子腫脹，貌似大富商的人說：「董倫…佢建議好似真係唔錯咁，我個仔成日

一大早都唔知去鬼咗邊…我鬼洗咁擔心。」

「係囉…！有學堂嘅話個衰女應該唔會周圍走，又有人睇住。」席上一位貴婦亦同意。

「唔錯唔錯…」

眾人開始紛紛地討論起來，是我樂於所見的畫面。

雖然不能阻止董倫改建妓院，但至少能在某個新的課室改建成學堂，令那些小伙子有個新的地方活動。

老賢也低聲吟笑，說：「你個建議唔差。」

「嗯。」我的目光，始終放在那個跋扈的董倫身上。

阿玲則漸漸冷靜下來，見到過往幾乎是一言堂的地方居然有著討論的聲音，不自覺有點驚愕起來。

最終，大本營高層會議有決定了，由董倫高聲宣佈結果。

七樓孤兒所將會改建為「董倫私人會所」、

六樓的６０１室至６０６室，將會被改建為學堂，並派出兩名老師教育十六歲以下孩童。

「童工制度」留待下次會議相討。

會議結束後，董倫跟他一行的菁英就互相擁抱、握手，慶祝他們的成功。

「為慶祝我「董倫私人會所」改建計劃成功，」董倫展著一張邪惡的微笑，宣佈：「聽晚九點我會喺九樓舉行一場派對，各位鐘意可以嚟。」

「…」阿玲握緊拳頭，盯住董倫他們那些人。

「我都歡迎你嚟，野人小姐。」董倫微微一笑。

會議過後，阿玲獨自靠在欄杆前望住黑夜的風景，任由輕風拍打其凌亂的頭髮，看上去心事重重。

恰好只是經過的我快要離開，可當我在其背後掠過一刻，她跟我道謝一聲。

「…唔該你。」阿玲聲線變回平淡，有點黯淡：「肯幫我發聲。」

「只係盡本份。」我停下來，給她一句忠告：「之後落嚟班細路條路點行…都係靠你去守護。」

「我冇你咁醒目，我一遇到唔公平唔合理嘅事，就一定要爭取都得為止，阻止到成功為止。」

「有時候，係存在住雙贏。」

「跟人類同病者？」阿玲問：「有冇得雙贏…」

「…」這個問題，我也回答不到她。

怪物跟人類，

本來就有一方必定要死盡。

2 8

忽然，一陣口哨聲吹至，董倫及其黨羽從會議室步出來走廊了。

「應該叫你做……」董倫主動上前，腳步不徐不急：「無名氏先生？點都好，我覺得你係個聰明人。」

說畢，董倫從其狐狸長皮褸之中取出一張卡紙給我：「聽晚八、九樓嘅董倫慶祝會，歡迎你嚟。」

顯然地，我不會接受他的邀請，所以也沒有打算拿走的意思。可是我背後卻有人伸隻手出來，替我收下了……

「放心，一定會到。」阿玲吐出的每一隻字都怨恨極深，並捏緊住邀請卡。

「啊喲？」董倫無視阿玲，轉身就跟著那伙大本營的菁英離去。

待他們的背影不見，聲音也消息時，我才再次開腔：

「你應該唔會諗住參加，」我望住難隱怒氣的阿玲，問：「應該只係想捏下張卡……發洩下？」

阿玲跟我對上一眼後，又望回地板：「總之…今日唔該你。」然後，她亦離去了。

直至眾人離去，整層變得空溜溜的時候，大本營中得悉我身份之一的人，才緩緩地從會議室步出，那既智慧又堅定的目光投射在我身上。

「你已經幫助好大個忙，M。」老賢握住拐杖，顯然行動不便：「起學堂，呢個建議唔錯，平衡到兩邊細路嘅利益令到對方都唔會反對。」

「之後落嚟仲有個「童工政策」？」我問。

「嗯。」

「下次我可能幫唔到手，今次都只係機緣巧合。」

「今次可以喺大比數都係佢嘅人之下，搵出一個雙贏嘅方法，已經係唔錯。」

「原來有啲事…」我轉身，面向欄外的夜景：「唔係拳頭就解決得到。」

「冇錯。大本營需要董倫佢哋個班白領菁英，同時佢哋都需要下面樓層嘅人幫佢哋搜索食物，其實只不過係一種互助合作嘅精神。」老賢也一同望天，感慨地說：「可惜，一班人為自己地位引以為傲，另一班人就因為自己地位而自卑，其實根本就無分貴賤。」

「…」

「就同生命一樣，本來都無分貴賤。」老賢凝望住我的背，繼續說：「唔好因為自己身份，而自卑。」

「如果個天從你一出世開始，就同你開咗個一世嘅玩笑，我呢一生又點笑落去？」我望住那漆黑無光的天。

「M，」老賢說了一句，很老土的道理：「記住明日會更好。」

我淡淡一笑，亦離開了該樓層。

無家可歸的我，在大本營四樓的某處睡了一覺。太陽升起時，我被照醒了，我沒有感覺到老賢所說的「明天會更好」。

太陽依舊東邊升起，病者依舊通街亂跑。

我身在的位置，恰好能夠看到街上一隻舌女正如貓般，捉抓著街上亂走的老鼠，它神情一笑一笑的，像是已經把老鼠當了做可愛會動的食物。

跟牠追跑一輪後，便伸出瘦長的手把老鼠尾巴捉住，然後饑餓難耐的凌厲的表情不其然浮現出來，以舌頭舔了小老鼠幾下，原本極力掙扎的牠便不再動了。

中午的時候，我去到孤兒所那邊打算探望阿寶多一次，因為接下來的日子，我可能沒有這麼多的時間來見他了。

董倫的動作比想像中快，昨晚通過議案，今午已經動人去把孤兒所的東西搬走出去。於是，我再去了未來學堂的地方，因為阿寶他們都到那裡了。

「嗚…嗚嗚嗚……」我只是去到學堂外面的走廊，已經聽到一陣小孩的哭泣聲。

我推門入去，只見那些孤兒都坐、站在這兒了，不過卻無人照顧，十分奇怪。

「阿寶？」我望住他們。

阿寶從人群之中走出，看上去有點不安：「…」

「阿玲唔係應該睇住你哋？」

「玲玲姐姐佢唔見咗啊…！」另一個女孩子大喊。

「唔見咗？」我望向阿寶確定一下。

「係…玲玲姐姐叫我哋…嚟呢到等……好快會返嚟…」阿寶說。

「咁…」我望住一哭一啼的他們，問：「你哋拎咗朝早同中午嘅補給食糧未？」

阿寶低頭、搖搖頭。

從早到午都未有東西落肚子，難怪這些孩子哭得這麼緊要，如果之前不是有阿玲一直看顧住，恐怕他們都不能自理了。

原本這種事情就與我無關，可是……我卻不忍離開。

為什麼。

「呼。」我望一望天，說：「拎補給應該都仲嚟得切，所有人排好隊跟我嚟…如果，想食到嘢。」

「嗚…嗚嗚嗚嗚……」哭聲不斷，他們根本沒在意我的說話，我亦無可能扮出阿玲那種對小朋友的溫柔聲線。

只好…

「邊個排好隊，我俾一粒糖佢。」我取出老賢以前給我的果汁糖，舉在手中。

小孩們一見果汁糖有如見聖令，原本哭著的收聲，慢慢地在我面前排好一條直隊。

果然…

小孩跟大人一樣，還是要有利誘才會規矩起來。

「跟我嚟。」我轉身，就如鴨子團般帶他們出去。

一路上，不免會受到些怪異的目光，但這種令人心冷的目光，我少年時早就領徹透。

「去前面領補給。」我指住前方那位分配站職員。

他見到領住這麼多小孩的我後，驚愕了一下，小孩們便往他湧過去領取食物與食水。

「呃…！慢…慢慢嚟，個個都有份！」補給職員忙著分他們補給。

他們都拿好補給品後，已經迫不及待地啃咬著食糧，明明只是乾硬的麵包，卻吃出了一副幸福的樣子，他們肯定餓透了吧。

「有冇搞錯…」、「明明我哋排緊隊嫁嘛……」、「呢班細路真係煩。」正在等領食糧的倖存者對阿寶他們有些怨言。

「咪係…係細路就大哂咩，我哋都要食架。」一位女婦人抱怨。

「你哋冇資格抱怨，」我舉起雨傘，指住他們這群口多的大人：「你哋有手有腳，都要喺到同細路排隊爭嘢食。」

「咩啊…！我女人嚟喎！我都四十幾歲啦，仲叫我出去啊？！出面成堆會殺人嘅病者啊！你知唔知啊！！」女婦人大罵，說：「你都痴線架！」

「我唔識聽狗話。」她說得太多了，說到半段我索性當沒有聽過，然後領回那群小孩子回去學堂。

「你講咩啊你！有種唔好走！」她保持中氣，腳步卻不敢動半分，因為她正排隊領補給。

回去學堂之後，那群小孩子睡著了，我就安安靜靜繼續坐著，等待阿玲回來。

不知不覺間，連我都睡著了，醒來時已經是黃昏。

阿玲…

還未回來。

「喀──」突然，學堂的門被打開，出面走進來了一位女子。

我望見她後，不自禁想要脫口而出：「夏…」

但我還是抑制下來了，入來的人是夏晴…

「哇…」她一進來見我坐著，亦嚇了一跳，然後才慢慢地問：「請問你係…」

「阿玲佢返嚟未。」我直接問。

「喔…係佢叫我嚟呢到…睇住班細路。」夏晴對神秘的我有點戒備，不敢靠近過來：「佢話夜晚之前未返，就我嚟幫手睇住喎，咁你係…？」

「仲未返…」我望住窗外金黃耀眼的夕陽，霞光萬道：「你知唔知佢去咗邊？」

「佢冇講低喎，佢…只係嬲爆爆咁同我講完，就走咗。」夏晴儘管尷尬地笑著，也很甜美，令孩子們沒太害怕起來。

「咁就暫時交俾你。」我掠過她身邊，就出去了。

「等等啊…」夏晴想叫住我，可是我已經離去了：「點解你把聲……咁似…」

照夏晴描述，阿玲憎恨的人應該只有一個──董倫。按正常方向思考，阿玲應該是去找了董倫發晦氣。

不經覺間，我已經到了大本營七樓中央處停下，望住那條直通上八樓的L型梯間。

阿玲會是…上了去嗎？

本著好奇，又沒上過七樓以上樓層的我稍為上前，打算觀望一下上面的環境。誰不知，原來上L型梯之後要進入到八樓，是要經過一道被人刻意建構成的鐵閘，外面更有一個穿住西裝貌似保鏢的人，拿著伸縮棍充當住看守。

在我想靠近鐵閘進入八樓時，那看守就伸出一隻手阻止我前進，並說：「今晚係董倫慶祝會之夜，要有邀請卡先入得。」

「邀請卡…」是昨天董倫給我的那張嗎…

該死，那張卡給阿玲取走了。

「先生，張卡大概係咁嘅樣。」看守見我似懂非懂的神態，便拿了幾張邀請卡出來讓我觀看：「董倫先生製作出嚟，係為咗俾啲唔係貴族身份嘅平民，都可以靠呢張卡進入八樓、九樓嘅證明。」

他手上數張邀請卡之中，其中一張是特別的皺……就像，是昨天被阿玲捏皺了的那一張。

好吧，阿玲根本就是用了我的邀請卡上到去八樓了。

「冇卡可唔可以入去？」我問個愚蠢的問題。

「哈，」看守假笑一聲，繼續禮貌地答：「當然唔得。」

「咁如果…」我把在大本營珍貴無比果汁糖拿出。

「呢…呢粒係……」看守愣住了幾秒，仔細地觀視：「老賢…先派得嘅果汁糖？！」

「嗯，你應該清楚佢嘅價值唔淨止於可以食。」

「我當然清楚……」看守倒是很清楚這顆果汁糖的用途，說：「係要用條命付出…對大本營有好大貢獻先拎到嘅糖……」

我什麼也不說，把一顆果汁糖放到看守的掌心之中。他驚愕地望住我，手掌不斷地顫著，然後我從他身邊掠過，進入到八樓之中。

現在只餘三顆果汁糖，還好今天沒有真的給那群小孩果汁糖。

大本營，八樓。

格調跟七樓以下的樓層完全是兩碼子的事，地上乃至到走廊都鋪放住一張又一張的貴氣地毯，掛在牆上的照明不同於下層使用的火把，而裝嵌著端莊的燈架在牆上，再在裡面放個小蠟燭、點火，讓通道在晚上綻放出幽幽的光芒。

對此樓地圖一曉不通的我，開始在上面亂走探著路，一路上也見牆壁掛住不少名畫，真的感覺得到與下層……就是天堂與地獄的分別。

這裡的人不是坐在一間玻璃房中高談闊論著，就是坐在一邊獨自看書，生活十分無憂無慮似的。

原本我想在這裡找個人問問路，例如問董倫所在的宿舍在哪裡，可是每個人都好像有自己的事要忙著，連理會他人的時間也沒有。

直至，我在一個可以觀望到整個繁美夜空的走廊欄杆旁，發現了一個相熟的人。

他正喝著茶，欣賞著天空

我的身影把他的影子蓋過，令他下意識地回頭：「係你？我把遮好唔好用。」他正是黑商，王達尼。

「原來你係呢到所謂嘅「貴族」。」我望住今天稍為整潔的他。

「唔係～我都只係俾人邀請嘅平民。」王達尼簡單交代。

「你都係俾董倫邀請？」

「嗯～佢應該係見我財技唔錯，所以先邀請我。」王達尼毫不掩飾地說：「咁你？」

「我靠智慧入嚟。」

「哼…哈，由你買我把遮開始，我就知你係個聰明人。」王達尼笑言。

「咁你有冇八樓嘅地圖賣。」我跟他一樣，把手肘靠到欄杆前。

「嘿，想點？」王達尼精明的目光，好像一下就看穿我內心。

「只係想睇下董倫住邊……我好似有啲嘢喺佢手上。」我望住今夜特別皎潔的月光，說：「我應該要問佢拎返。」

「但係做出咁嘅行為之前你要知道…」王達尼淡淡一笑，提醒我：「八樓同九樓嘅法律，同七樓以下

嘅唔同……係呢一到，佢哋就係法律，佢哋就係規矩。」

他是暗示我，在這層胡作非為可能會有悲慘的下場。

「嗯？」

「不過啊…」王達尼的壞笑漸漸浮出，說：「我都對董倫大宅嘅珍寶有啲興趣。」

29

兩個不怕死的人，一拍即合。

我跟王達尼先走到附近一間以玻璃房改造成的酒吧，裡面有個穿得火辣的女人在跳舞，而其餘的人則在喝酒消閒。

「呢班人打從大本營建立一開始，就將最貴價嘅美酒同食物搬上八、九樓私藏，另一邊就拎每日分配嘅補給食糧，所以你見佢哋依家生活可以咁奢華。」王達尼跟我邊說邊行：「因為佢哋呢２０％嘅人，享用緊本身應該分均俾全個大本營嘅１００％食糧。」

「佢哋點解可以搬咁多食物上嚟？」

「某程度上…因為佢哋有付出，大本營建立初頭，有好多電路問題、防範建築障礙、大本營法律、全個大本營物資分配量、醫治受傷嘅人，都係佢哋呢班人幫助先可以完成。」王達尼在酒吧點了一杯威士忌，繼續跟我說：「董倫好快睇穿呢一點，就聚集佢哋呢班社會上嘅菁英份子，一齊以上述嘅付出要求回報，回報就係呢一堆美酒美食。」

「因為初期物資隨便都搵到…所以大家都同意將過多嘅食糧俾佢哋作為回報？」我說。

「係～直到依家過咗一年，大本營周圍一帶嘅物資都已經俾人搜索晒，佢哋先明白物資嘅重要性……可惜，一大部份都已經落晒入佢哋呢２０％嘅人手上。」

「真係一場長遠嘅投資……」我不禁感嘆董倫的眼光。

「叫一杯吧，」王達尼手握威士忌，喝一小口：「一陣可能就再飲唔到。」

「我唔飲酒。」

「你係唔知有咩酒啊？」王達尼替我酒保點了一杯酒：「要杯血腥瑪莉。」

「呃…唔，唔好意思先生，我哋整唔到咁複雜嘅雞尾酒。」酒保歉意滿滿地說。

「俾杯冰水我。」我說。

「嗯。」酒保很快就倒了杯簡單的冰水給我。

很久沒喝過冰水的我，乾旱而久的喉嚨好像得到重新，連說話的聲音也稍為清亮了一點。

「你知道董倫大宅喺邊？」我低聲問。

「喺我上嚟之後，就用咗三十分鐘探哂路。」王達尼用手指點了一點自己杯中的酒，在酒保檯上以酒跡劃了個看了也不懂的地圖。

睇唔明……」我望住檯上的酒跡。

「總言之八樓最右手面一排過嘅房，都係董倫佢。」王達尼以酒劃圖完全沒意義，他一句說話我就明了。

「十一點行動，佢到時有個慶祝會，應該唔會留喺房入面。」我說。

於是，我們在酒吧中虛度了數小時，直至董倫的慶祝會開始，八樓中大多的人都去了某間大型活動室慶祝，而我跟王達尼則逆向而行，到達去董倫的大宅。

董倫把自己居住的範圍以簡單的鐵欄杆圍住，外面掛放住一些不斷閃爍著的LED燈飾及高雅的雕像。要通往他的大宅，只有兩條走廊橋道路，而那條走廊橋的盡頭就正正擺放住兩道鐵閘。

「睇嚟要入去…應該難啲，就算我用鐵絲撬開到鐵閘，不過佢入面嘅大門都應該鎖住。」王達尼左右觀察了一下環境，單手插住腰、淡然地笑著：「要入去，得一個方法。」

「點樣？」

他把視線放了在大樓的外圍：「爬出去外圍，一直捉實啲欄杆…一直慢慢行到去佢間屋後面，再睇下後面有冇咩位入到去。」

「太玩命。」八樓高，只要踏錯一腳就會死得好慘。

「所以…要對抗董倫，係一件好不智嘅事。」王達尼撥撥額前的髮，說：「回報高，風險更高。」

王達尼又補上一句，影響我甚深的說話：「只要仲一直諗住自己條命同得益，就唔好妄想可以擊敗自私嘅既得利益者。

「…」我望住那條欄杆外的環境。

「因為你唔將條命交上，賭注永遠都唔會夠佢大。」

「好。」

「吓？」王達尼被我的「好」字嚇到。

「就試一次。」因為機會只有一次。

「你…」王達尼凝望住我，不禁搖頭苦笑：「真係我見過最奇怪嘅人。」

安全起見，我們在出發前把掛在天花的LED燈線都扯下來，然後紮在我的腰與欄杆上，希望我踏錯腳時它能為我受力吧。

做完功效不大的安全措施後，我就慢慢爬出欄杆外，再捉住欄身、牆柱、窗架等，一直靠近向董倫大宅的後方。

還好風勢不大，只要我貼緊窗戶，不斷小步行走都不會有太大問題。另一方面，董倫則開始利用小鐵絲，打開鐵閘等下到大門外跟我會合。

有時我望一望下方的風景，都會顫得不禁再行，更有著想一跳落去盡快解脫的念頭，但一想到阿玲可能在董倫的大宅中，我就有向前的一點勇氣。

皇天不負有心人，給我找到了一個可以打開的窗戶，之要穿過去就能進入其大宅中。窗內正擺放住一個天文鏡望遠鏡，似乎董倫有觀天的興趣。

就在我打開窗子之後，忘了因為空間通風的關係，風勢會突然加大！幾乎一下子把我的平衡向後吹倒了……

我腦海一片空白，時間好像放慢了般望住打開的窗戶。

「！」我及時用雨傘的柄勾，把窗戶裡面的牆僅僅勾住，兩手捉緊住雨傘……然後再有驚無險地爬到進去董倫大宅之中。

30

進入成功。

我踢開董倫放在窗旁的望遠鏡，橫視一眼大宅內環境。董倫的大宅佈置得美侖美奐，每件傢具看上去都知是高檔貨，牆身或是地板都明顯經人裝修過，全是歐洲古典的格調美學。

「喂！係咪跌死咗啊？」王達尼在大門外敲著。

我這才想起在外面的他，把大門從內打開。

王達尼一走進屋內，就心下暗嘆一屋的華美，周圍走、周圍行的打量屋內物品，就算是一杯一碟。

身處於大宅廳中的我，機警地提著雨傘走到董倫宅內唯一的房間。那裡是靠近大廳右邊，左右兩邊都各有一條小小的樓梯讓你走上去，而上面的正中間位置就是其房間。

雖然我把他的住處說為「大宅」，但其實如此稱呼都只是以大本營一般宿舍作比較，要認真說的話，連著第二層計應該都只有１５００呎左右。

待我走到房間的面前後，我輕輕地推開了門，

納入眼內的第一個畫面，正是被綁住在椅子上的阿玲！
她保持清醒著，而且以驚恐的眼神盯住我。一心想要救走阿玲的我沒有為意她眼神背後，所提示的訊息。

我一腳踏進去房間後，就感覺踩到了類似壓力板之類的東西，然後門就自動地用力關上。

「砰──」沉重地響著。

我上前一手就把阿玲嘴上的膠紙撕走，她卻雙眉緊鎖像是弄了什麼大頭佛。

繼而，董倫房中桌子上的一個音樂盒自動扭起，播著一段屬於他的聲音：「*小蜜蜂要嚟偷走小董倫嘅蜂蜜？咁就要睇你有冇依個能耐～*」

聽完錄音後，我轉頭望望身後緊閉住的門，方才知道錯誤：「…機關？」

「嗯…」阿玲點頭，我亦慢慢為她鬆繩：「你又知我會喺到……？」

「我覺得你應該會去搵董倫晦氣。」我說出自己推測。

「的確……不過我俾佢捉住咗，原本我只係想打佢幾拳，但估唔到佢真係夠膽喺大本營對人落手，綁架我入嚟。」阿玲隨和地嘆氣一笑，有點悔疚地說：「…我太蠢，對唔住，連累到你。」

「唔緊要…」我走過去把音樂盒拿起，觀看：「反正冇人估到佢會喺宿舍裝機關。」「正常人唔會，董倫會。」門外的王達尼笑聲淺淺地傳出，並在外面打開了房門，說：「不過佢冇預到～對方會有同伴接應。」

「你係……」阿玲呆住，意想不到外面還有多個人。

「我暫時嘅拍檔。」我把綁住阿玲的最後一根繩子鬆掉，扔到一邊去。

「快啲走，我仲要揀下有乜值得帶走。」王達尼在二樓打量住整個大廳。

「返到去…我一定要同老賢回報，董倫居然敢綁架人……如果唔係你嚟，今晚佢返嚟實折磨到我死都似。」阿玲握緊拳頭，與我步出董倫的房間。

我們三人一同步落梯間，回到大廳。

阿玲一落到去，便走去放置著董倫自畫像的牆前，腿腳柔韌地往畫像踢了幾腳，鞋印都落了在畫像上面。而擁有商人慧光的王達尼，則繼續量視住這裡每一件東西的價值，正在想要把哪一件帶走。

「見好就收…」我提醒他們兩個：「一陣話唔定董倫隨時返嚟。」

「你同我定～佢點會突然喺慶祝會返嚟。」在王達尼輕鬆自在地說完這句後，就有個不明的人從正門進來。

「…」我們三個都呆住，對方也是一面愕然。

「你哋係咩人！？」對方不是董倫，只是個長著八字胡子的膚白青年，不過從他又沉又老得怪異語氣聽來，對我們警覺性萬分。

我握緊住雨傘，問：「咁你？」從他得體的衣服看來，都是從這層而來的一份子。

「我……？」青年不緩不急一步一步走到個騎士雕像面前，猛然取過它手上的西洋劍指住我們：「董倫嘅朋友，你哋？」

「我哋…都係朋友。」阿玲答。

「似小偷多啲。」那青年說。

說畢，提著雨傘的我幾乎跟拿著西洋劍的青年同一時間衝向對方，以手上的武器攻擊對方，一刺一戳的！極是驚險。

但手握雨傘的我明顯佔下勢，因為其西洋劍輕巧快捷是我無可比異，不過我更有王達尼的幫助，他把檯上一個又一個水果擲到青年身上，再拾起本身承住水果的鐵盤衝向他面前，想要一敲！

青年一眼就洞悉了王達尼的意圖，以亂劍快刺向他，王達尼被迫以鐵盤擋臉作為格擋，驀地阿玲從後抱住了青年雙臂，我則把握機會用雨傘猛戳向他身體各部位，使他痛苦不堪。

到後來，我不斷向他下陰攻擊，終使他痛得不能再站直於地，我們三人亦馬上逃離董倫的大宅。

「你有冇偷到嘢出嚟？」我望向跟我並肩跑著的王達尼。

「當然有～」他從口袋中展示一條紅寶石頸鏈給我看，然後領住我們轉向右方的走廊逃跑。

直至我們跑到原本上來的那條樓梯後，才見到已經被人用鐵鏈鎖住了。

「鎖住咗…點出去？」阿玲拿起鐵鏈，問。

「佢哋夜晚的確會鎖住鐵閘，防止下層有人偷偷上嚟呢一層偷嘢。」王達尼望望腕上的錶，現正十時半：「睇嚟太遲出去……」

「有冇其餘嘅出口？」我問。

「冇。」王達尼無奈地搖頭，說：「我哋只可以……喺呢層過一晚夜。」

「呢一層係佢哋管治範圍…佢哋見到我同王達尼你唔緊要，最怕見到阿玲你。」我提出主要問題。

「係…大本營好多政策上，我都係反對佢哋，所以佢哋呢班人幾乎都認得我個樣……」阿玲說。

「你估佢可唔可以捱得過一晚？」我問頭腦不錯的王達尼。

「如果好似依家咁企喺條大直路到，就一定唔得。」王達尼盯住周圍的房室，說：「搵個冇人嘅地方，收埋自己一晚。」

我們兩人都點頭同意，就開始在周圍尋著無人的房間，打算在入面過一夜宵。所幸的是，這層的權貴人物大多都去出席了董倫的慶祝會，所以除了慶祝的活動室不斷有聲音及歡呼聲傳來外，其他地方都空無一人。

最終，我們躲了在一間擺放住各種雜物的房間中。

房間不大，只是我們三個人就已經佔了三份之二個位，要待上一整晚應該好辛苦。

「嗄…董倫真係個大仆街。」阿玲咬住牙，還是有些不憤：「對我嚟講…佢最討厭過啲病者……」

「魯莽嘅人注定對付唔到聰明嘅人。」王達尼搭一句嘴：「要贏奸人，就要比奸人更奸。」

「唔…」我認同。

剛開始時，我們三個都有說話有交流，直到後來太過悶熱了，大家都合上嘴巴安靜流著汗。

小房中能夠隱約地聽到董倫拿著麥克風說話傳來的聲音，對於阿玲來說應該是場折磨了吧。

從來沒想過，自己未死在病者手上之前……

就會死在自己同類手上。

為什麼我們人類…就不能好好的團結一起？怪物雖則是怪物，但從來沒聽過怪物會互相殘殺。

人類想要殺你，

卻總會找到千萬個理由。

到底人類比較像怪物，還是…

本來我們三人都在小房安坐得很好，只是有點悶熱，但我相信能捱得住。

卻忽然地，遠處的董倫說了一件我們聽後也愣住的事：

「晚飯食飽，酒又祝完……大家肯定好期待今晚嘅餘慶節目表現！今晚嘅「地獄轉盤遊戲」，將會由一對孖仔出演～」董倫說得酷如主持一般，繼續介紹著：「佢哋都係嚟自低層個班賤民嘅細路！不過～今日有個大返生嘅機會，只要佢哋喺「地獄轉盤遊戲」入面生存落嚟，就可以享用豐盛嘅晚餐！雞腿一隻～！」

說到此處，董倫他的來賓都前所未有地歡呼起來，就好像根本是衝著這個餘興節目而來一樣……

「有請一對十歲嘅孖仔上場！！」董倫高聲歡喊。

「十…十歲！？」阿玲不敢相信自己聽到什麼。

「冷靜。」我捉住她的手。

「你…聽……聽唔…到佢講乜！？」阿玲慢慢捉住我雙膊，說：「佢要……」

「佢所講嘅「地獄轉盤遊戲」…可能只係一般小遊戲，唔洗太敏感。」王達尼幫口一句。

「佢講話要生存落嚟……」阿玲的手開始在顫，怒得不斷顫著。

聽董倫剛才的描述，其實我跟王達尼也清楚對方要玩什麼，只是我們的處境實在不合適行動。

「你哋唔去…」阿玲也在顫著的雙腿，站起了：「我去…」

「算吧啦～你去到都改變唔到事實。」王達尼依然頹然地坐著。

「阿玲，唔好…你呢家衝入去救人等於送死。」我繼續拉住她的手。

「送死，好過內疚一世。」阿玲什麼也不願顧了，強行開門要離開。

「喂…！」王達尼見她開門，嚇得也馬上捉住她的手。

可是阿玲就是十分倔強，執意要去看過究竟。

我們也被她的力氣嚇到，她甩掉了我們的手。

我追住魯莽跑走的阿玲，可惜……她還是奔去了董倫所在的會場活動室。

那裡要先推開一對玻璃門，再過一對被半開住的鐵閘，就見到裡面有兩個男孩子站在場地中央處，表情又驚又恐。

阿玲什麼也不顧了，跑過去半彎腰進去後想要拖住那對男孩子離開，懸掛在一半的鐵閘馬上被人關下來。

他們三個在裡面轉頭的一瞬間，

閘已經下降到三份之二。

而我，

居然不由自主地，進去陪他們了。

我到底在做什麼……

董倫望見我們很是好奇：「～喔？」原來，他和來賓都站了在會場用木板搭建的樓台上方，就像羅馬鬥獸一樣，我被圍在中間。

而四方，都是高達五米的木板牆。

董倫他們一行人，就坐在那些木板牆之上的企位，俯視住我們。

「你係點走出嚟。」董倫頭一次說話，沒有把情緒混雜進去：「雖然原本諗住喺我私人會所開張個陣，迫你去照待客人～不過既然你主動入嚟，我都好歡迎你參加今次遊戲。」

「你留低我，放走兩個細路！」阿玲仰頭、目光堅定地說：「呢啲係我哋之間嘅因怨。」

「好～」董倫點點頭，突然沉沉微笑：「先奇啊！哈哈哈哈，你哋就同班細路玩遊戲。」

「…」我目光放了在董倫一旁的大轉盤上。

「俾把武器佢哋～」董倫向一位手下打了眼色。

他的手下隨即掉了數把武器下來會場，有小刀、水管棍、斧頭、小錘子等。

「Good luck。」董倫拉動起轉盤。

每個轉盤上，都有著不同的圖案。

最後，轉盤在一個類似「狼」的圖形停了下來。

40

轉盤上的圖案不用看也可以感受到，是代表著不好的事。

「第一場出戰嘅～係饑腸轆轆嘅成年杜賓犬！」董倫以隆重的聲線高呼。

隨即，眼前的一塊大木板被人從上方用繩子拉開，三隻唾流三呎的杜賓犬緩緩步出，以兇悍的目光盯住我們。

「吼！」三隻杜賓跑向我們。

我用雨傘作勢要打走牠們，牠們三個便圍住我們四人轉圈，等待一個機會撲咬過來。

「玲去拎武器。」我望住三隻以我們作中心走的狗。

「汪！」三隻杜賓吼叫一聲，就從三個方向衝來。

我用雨傘打走了兩隻，另外一隻則被阿玲踢開。可她就是不肯拿地上的武器，只是一直保護住孩子，杜賓衝來時才身不由己的踢開牠。

我把雙眼血筋暴現的杜賓當成了只會咬人的怪物，在把一隻擊倒之後，上前狠下心腸地往牠眼球的部位戳入！

雨傘的前端的位置直插進那隻杜賓犬眼窩之中，像透明的眼部組織液漿立即溢出，杜賓痛苦得在地上抽搐，在哀叫之中死去。

「精彩～」居居在上的董倫緩慢地拍掌。

叫同伴受襲後，第二隻杜賓馬上把目標轉向了我，飛快地跑了過來並跳起、飛撲！我下意識地把雨傘打橫格擋，讓牠只咬住了傘身。

同時間，阿玲亦都把餘下的一隻杜賓用全身壓在地上，不讓發狂得要咬人的牠亂動半分，儘管在極力掙扎。

我把眼前的狗先踢走，再用雨傘憤力地往牠頭上連打數下，最終亦使牠軟倒死去。

「阿玲…郁手。」我望住還在壓著杜賓的牠。

阿玲臉上的眼神極是猶豫、不忍，最終……拾起了一旁的小刀！一下刺到其頸部中。

「嘶──」狗血濺到她的臉上。

「真係令人緊張～」董倫又拉多一次轉盤：「正式進入第二關！唔知道…參賽者會唔會捱得住呢？」

「我一定會將呢件事講俾……」阿玲恨之入骨的仰視住董倫。

「就算你講，我哋都唔會有事。」董倫信心充足的俯視阿玲，說：「知唔知點解？因為我哋唔同你班賤民一樣，我哋係有讀書嘅菁英…冇我哋，大本營都一樣玩完。」

「……」

「喀──」轉盤停下來了，這次是一個熊頭的圖案。

「接下落嚟，有請我哋嘅熊人先生～！」董倫又再隆重介紹。

「你哋唔洗驚…」阿玲雙手擁護住兩個孩子。

「真係有…」我愣住，望住未知的閘門通道：「熊人？」

結果，走出來的不是熊，而是一個身高兩米、全身皮膚啡黑、身材健壯並戴住熊頭套的男人。

那熊頭男人走出來時，望了我們一眼，就想跑過來暴打我們一頓！還好，他步伐不快，我們能及時躲過。

對方拳拳有力，我們只能在這個圓形的空間不斷躲避，那男人不說不聽，對阿玲的說話完全沒有入耳。

「唔好做董倫嘅玩具…啊呀！」阿玲給他打中了一拳，在腹部。

這一下，已經足以使阿玲雙手掩住肚子，跑也跑不了。之後更徒手捏住阿玲的頸子，把她舉到半空之中，雙腳碰不到地面……

見狀，我立即上前支援用雨傘毆打那個熊男人，可是他都不痛不癢的，我才想起地上掉落的武器，馬上取起一把小刀跑向了他。

對方果然對利刃有所戒備，馬上放下快要窒息的阿玲，轉而出手捉住刀刃準備刺穿其頸喉的小刀，另一隻手再用同樣剛才對待阿玲的方法，將我捏頸並舉到半空之中。

力大無窮。

「佢原本係一個人類嚟嘅～」董倫開始以玩笑方式介紹著熊男人：「不過佢又高又大隻，我哋就以免費食物嚟換取佢服務我哋嘅回報，而今晚嘅表演……亦都係其中之一。」

「啊嗄…」被捏住頸子舉到半空的我，雙手捉住他的腕。

對方充耳不聞，阿玲只好握住我掉落到地上的小刀上前攻擊他，一刀就刺入熊男人的腹部，卻不知是否對方肚皮太厚，居然能忍受痛楚，並馬上反擊用餘下的一隻手捏住阿玲的頸舉起……

完了…

我們兩個也…

「哈哈哈哈哈哈！！！」熊男人此時方懂得大笑。

突然間，

「嘶──」撕裂的聲音。

「嘶！嘶！嘶！嘶！！！」一連數下撕斬的聲音。

熊男人的手突然鬆了下來，我和阿玲都跌到落地，只見熊男人肚子被人用小刀刺了幾刀，是那兩個孩子動的手…

熊男人最終倒伏在地上，深紅的血液慢慢滲出……

兩個只有十歲的小孩，雙手則顫得非常，一轉身就跑去阿玲身邊飲泣。

「唔…唔洗驚…」氣也未回好的阿玲已經迫不及待安慰他們二人，撫著他們的頭。

「哎喲～？同我預期想像嘅唔一樣，熊人先生你點可以對小朋友就放低警覺性呢？呢個世界就算係小朋友，都可以好狡猾啊。」董倫望住死去的熊男人，帶住嘲諷的意味說著：「不過你哋捱到第二輪，比想像中更加有趣……我哋就嚟啲更加刺激嘅！」

說罷，董倫又再搞動起大轉盤。

短短幾分鐘之內…

董倫就迫我們殺害了三條狗，和一個人。

我站起之前抬頭望向董倫的眼神，深得我不能望清他的目的和用意，只是為了單純的快樂？

5 0

「你連細路都想害…」阿玲又再與董倫對話。

「我冇做錯～」董倫裝成一個小壞蛋一樣，跟我們訴說個秘密：「我只不過同佢兩個講…上嚟玩下遊戲，贏咗就有得食雞脾！佢哋就自願上嚟～怪得邊個？」

「第三輪遊戲即將開……」就在董倫要宣佈下個敵人之際，一位手下走到他旁邊，交頭接耳的說了些話。

董倫原本揚起嘴角的趣味笑容慢慢垂下，把目光移到我身上保持凝視，就像在聽一些關於我的事情。

「咳～」董倫似是鄭重地宣佈一些事情，暫時停下轉盤遊戲：「見今日係我嘅開心日子，你兩個～走吧。」

「…」無論是我們，或是在場的眾多來賓都呆住了。

上一秒想我們死無葬身之地的態度怎麼變了……

「又想玩我哋…」阿玲盯住他。

「叫你哋走，再唔走就冇機會。」董倫嘴上展出一個很假的微笑。

「死返落去你哋嘅貧民窟～呢道閘同外面落七樓道鐵門都打開咗～」董倫態度反常得詭異，是陷阱？

可是原本封閉著我們出路的鐵閘，真的被拉開了。

我跟阿玲互相對視一眼，然後她抱起了兩個孩子，我則護在她後面跟著。

「喂…搞咩啊董倫…我哋先睇到一半，啱啱高潮位…」一位來賓無奈地問。

「噓～」董倫將一隻食指放到嘴前，說：「今次出咗啲小意外～係我都估唔到，不過下次再見到佢哋，我一定唔會放過。」

董倫他對住我們的背影，亮出了深長的微笑。

我們有點不敢相信，因為真的逃出到外面了…而且周圍不像有什麼陷阱。

「肯定係董倫驚殺咗我哋會後患無窮……驚俾老賢知道，先放我哋走。」拖住兩個孩子手的阿玲說：「果然…只係一個貪生怕死嘅卑鄙小人。」

「阿玲，你帶兩個細路落去先…我去叫王達尼一齊走，佢應該仲喺間房入面。」我想那傢伙還傻傻地等著。

「好！」阿玲同意，便帶住兩名孩子離開。

而我，則準備前往到王達尼所在的房間，可是在轉身的瞬間……我就感覺到了。

那個人，的存在。

「你差啲白白斷送咗性命啊…」他站在我後面不遠處的暗角位，手肘靠著欄杆、掌心托著下鄂，對我怪怪一笑：「M。」

Dr.D。

「係你…」他的出現，令我不禁把剛才董倫反常態地放過我和阿玲的事聯想起來：「係你幫我？」

「Who knows？」Dr.D無奈地攤手，嘴角輕淡地揚起：「後日嚟見我。」

可惜他的面具，我不能觀察他眼眸中的情緒。

Dr.D交代完一句，就這麼離開、消失在我眼前。

之後我去了找王達尼，這傢伙原來不知不覺地睡著了，把他叫醒後我倆就一起逃出八樓。

「真係漫長……」王達尼抓抓鬆亂的頭髮。

「下次唔好再上去。」我回頭望住一梯之間，卻彷似兩個地方的世界：「佢哋班人除咗開會都幾乎唔會落嚟。」

「當然啦～」王達尼又從口袋拿出那條自己偷來的紅寶石頸鏈，望住其美妙的光澤不禁笑著說聲：

「賺咗。」

事情，算是暫時告一段落。

「你偷呢條頸鏈有咩用？」臨分別前，我問。

「我……拎嚟送俾意中人。」王達尼淺淺一笑。

「以後唔好再靠近上面。」

「哈哈哈，你都係～」王達尼拂一拂手袖的塵，轉身離開。

之後，我去了看一下阿玲，那兩個孩子她都帶回了學堂，她說第二天就要向老賢報告，理所當然地，老賢也幫不上什麼忙。

始終，大本營中沒說誰最大。

一切都只是互相制衡而已。

「阿玲，你暫時去學堂，負責照顧好班細路先，唔好需要再監測任何人住。」老賢交代。

「老賢……佢哋班人肯定有啲陰謀…」阿玲急著解釋，說：「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放心，我已經搵咗人監視佢哋。」老賢繼續耐心對阿玲說：「呢段時間，你就好好收下你個股老脾氣，照顧好班細路先。」

「係…」雖然看得出阿玲不太情願，但她還是接受了老賢的建議。

在圖書館辦公室門外等候著的我，見她神情有點頹氣地出來，反而覺得是件好事。

因為阿玲她對任何事都太有自信了。

我當然亦進去見了老賢一面，出來辦公室的時候，口袋裡已經多了一顆果汁糖，正好補償我昨晚因為賄賂失去的那一顆。

「你就好…」阿玲跟我並肩離開圖書館時，說。

我沒有望她，但細心聆聽著。

阿玲又說：「琴晚嘅事…對唔住。」

「你…」我轉身望住阿玲，實在想不出她有什麼優點能鼓舞她，只能淡淡道出一句：「大概係我喺大本營見過之中，最勇敢嘅人。」

說完之後，我對她點頭，便離去。

「你…意思係…」阿玲望住我的背影問。

你是我見過的之中，

最勇敢表明對抗大本營權貴及不公的人。

雖則正義老是暴露於光明會顯得危險且老土，但有時候就是需要這樣的人，才能夠使它一直讓人注意到，頭頂上的光芒。

關於Dr.D的那一方面，我有去找他。

他依舊給我煎牛排，倒紅酒，只是我不吃不喝罷了。

還是乾身的麵包比較合我胃口。

「隨便食…！今日你想食咩都唔洗同我客氣…你想食鵝肝都煎得到。」Dr.D一路說一路用欣賞的眼神，讚嘆著我的裝扮：「我嘅珍藏品好靚好靚……」

「你叫我嚟，應該唔會就係坐喺到俾你望。」我拉回到重點。

「我啊……」Dr.D像做了什麼鬼鼠之事一樣，悄悄地走到我耳邊低聲說：「已經知道點樣對付病爪。」然後，還不忘在我耳邊嘰嘰嘿嘿的笑了數聲。

「病…爪…」我印象中的它，就是刀槍不入的病者。

「仲記得三個月之前……」Dr.D板直身子，雙手放後充當一個學者般，說：「你幫我收集個一枝病爪血？」

「點都記得…我差啲冇咗條命。」

「個枝血我經過三個月嘅研究，終於搵到病爪嘅弱點……」Dr.D忽然拉開了窗旁的窗簾，隨即一大片刺眼的光線射進來，並瘋狂地大笑起來：「陽光！！！！」

「陽光…？」的確，病爪所在的商場位置幾乎沒有觸碰過陽光。

「佢嘅細胞定係基因都對陽光好脆弱好敏感…只要佢一俾光照到，你推一推～」Dr.D徑自地作勢一推，繼續說：「佢都會好似雞蛋咁即時碎開，M…係咪好神奇！！？」

「你想我去對付多佢一次？」我已經猜到他想我怎做了。

「果然感染到我嘅智慧啊。」Dr.D詭笑。

不過，Dr.D不單止想我消滅病爪，還想我多帶一些「戰利品」回來。

「帶佢身體隨便嘅一部份返嚟。」Dr·D又想拿來‥

研究？

我靜靜思量：「引病爪出自己洞穴……」應該很容易，它是沒有智慧的病者。

離開前，Dr.D望住我良久，感覺他面具底下……總是用著某種眼神凝望住我。

至於是什麼眼神？猜疑、信任、賞識、冷漠，我頭一次有這麼強烈的好奇心。

好想…

親手去拆下他的面具。

「仲有事？」見他的目光亦未肯放過我，我便問。

「如果以後你負責狩獵病者，我負責研究病者……」Dr.D點點頭、轉身回到房間，用正常的聲線說：「應該好有趣～」

經歷過數次對付病爪的經驗，加上我還餘下一顆Dr.D以前給我的「D－1」藥丸，所以身體都沒以前般震顫。

在出發前的一天，我又走到了天台凝望外面的風景。

天空依舊灰沉，陰風綿綿地吹拂，陪合著死城的氣氛。

如果連人類都失去的話，大概就變成怪物之都。

病者都會取代我們人類在地球的居住權。

我想，老賢就是為了極力阻止這件的發生，而建立有人類社會制度的大本營吧。

董倫他們真的膚淺啊，

窮盡精力所追求的，就是建困於大本營中的權力。

又或者…

我們人類有Dr.D和老賢，就能見回以前的藍天了。一想到這裡，我不禁對老賢監視Dr.D的任務，感到猶疑不決。

行動當日，除了手上的雨傘之外，我並在王達尼那邊買了把防反光小刀。雨傘好用，但能夠穿刺皮膚與骨肉的刀也不能缺少，採集它身體的部位時也易一點。

今天，雖說不上是晴天，但太陽也依稀地照射住大地。我選擇了在中午離開大本營，這個時候的太陽算是最猛烈。

我亦如同第一次離開大本營般，透過李惠利大樓一旁的窗台跳出營外。

幸運地，在路上只是遇到一隻大耳。

它蹲在地上，凝望住自己雙手，雙掌做著不斷拉拉合合的合十姿態，走近點去看，才發現它手上都是舔舔的耳液。

很嘔心，但我還是趁它這般專心的情況下，從後偷襲了它，用雨傘狠狠地刺入其深似洞穴的耳窩之中。

「滋滋滋──」怪怪的聲音。

大耳瞪大了眼睛，向前傾倒死去。

在所有怪物之中來說，我最喜歡對付大眼，其次大耳、大鼻、舌女、舌女、病爪，最後是病腦。

病爪空有一身利刃也沒用，

我對病者的最原始的畏懼，始終留在第一次遇到的病腦身上。

那比擬人類的智力，才是人類最需要畏懼。

又或者是因為它們太聰明，聰明得知道自己只需待在病窩之中，人類也會全部消滅，根本用不著自己出手。

一邊回想一邊行路，不經不覺間我已經到達了病爪所在的商場。每隻怪物都有它的弱點，不過病爪需要用到自然的力量去處理…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原本我想了個方案，是簡單的用鬧鐘把它引出商場外，可是我到達病爪的屍窩不遠時，我聽到了人類的聲音。

「阿宇，走啊…」

「Leo……你返去…同佢哋報告…」說話的人顯然重傷。

「咁你女朋友…」

「保護好佢……」

我眼前的一幕，是兩個男人一躺一蹲的。

躺的已經血流如注，蹲的望住眼前的病爪也只是待死。

「我盡力引開佢…你跑…」貌似叫阿宇的重傷男，似乎想對病爪全力呼喊地大叫。

「收聲。」靠近到他們兩人後面的我，說：「唔好叫出聲…」

病爪亮出怪裂的笑容，就像等不及要將眼前的活人撕開，我打開了鬧鐘的響鬧。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叮叮噹噹～～～～～！！！！！」

「噶…嚶……」病爪被我的聲音吸引住。

我握住鬧鐘跑到去商場平台外面，在用力掉了出去外面陽光照射的位置，病爪以極快的速度就衝了出去把鬧鐘摧毀，之後轉身想處理我時，卻顯得渾身不自在……

熾熱的太陽開始刺穿它敏感薄弱的皮膚，燒至入肉入骨，病爪在太陽之下，完全沒有還擊的能力。

繼而，病爪在太陽熱力的燒灼之下，倒臥在地上，熱力更為均衡地照射它全身。

安全起見，我待多一、兩分鐘，見它還未動才上前收割。

望住不堪一擊的病爪，突然覺得以前的自己很傻，怎麼可以在商場裡頭大戰幾個會合再死裡逃生？現在卻只需一個小鬧鐘，就把它弄得死死的。

我蹲下來開始用小刀收割病爪的身體部位：「比想像中簡單……」我對Dr.D又不禁起了三分敬畏。

頭，應該就是最好的「戰利品」吧。

「先…先生……多謝你…救咗我哋。」剛才那兩個男人，其中疑似叫Leo的金髮少年走來向我問：「請..

·請問你……可唔可以幫手了結我朋友條命…佢唔想死咗之後變病者……我落唔到手殺佢…」

原本打算割完頭就走的我，愣了一下：「你朋友俾病爪攻擊唔會受感染，趁佢未流血死之前…幫佢止好血。」

「等…等陣…點有可能！？」

「佢身體冇紅點。」我邊行邊說。

「係…」

「即係冇事。」

「我要幫佢止血先！！？」他著急地問。

我點頭。

他的朋友就馬上撕下身上的衣服，為他躺血的朋友止血。見他這麼有心，我就順提一句：

「你帶住佢，跟我嚟。」說不定，大本營會收留他們。

「多謝你…」

「*救我…*」驀然，那一把不名的女聲又出現在商場內。

「邊個！？」Leo緊張地望向四方。

我說：「唔洗理…走。」我直覺告訴我，現在去追尋聲音來源只會自招死亡。

我握住病爪的頭回去大本營後，營內的人都以驚訝地眼神望向我，儘管我已經一早用了Dr.D給我的多重密封膠袋套住，但這也只好怪它是透明色……

「先生…我哋點？」Leo跟住我步入後，問。

「你有個流血嘅朋友，一陣自然會有人招呼你。」我說。其實他們的生死，我都不太想理會。

「汪！」經過廣場時，我巧遇犬京了。

他的狗，對住我的「戰利品」吠著。

「……」犬京望了望膠袋，再盯住我。

我沒理會他，繼續取著病爪的頭步入D橦醫療室，交給Dr.D。

「你越嚟越順手。」Dr.D見我一進來，便知道任務成功了。

「你要嘅嘢。」我把病爪的頭，交給了他：「點解你要俾個透明膠布我用……」

剛才…受了不少旁人的白眼。

「我多重密封膠袋得透明～」Dr.D勾起了不知是好是壞的嘴角，把病爪的頭收下、微笑：「嗯…仲好新鮮。」

「冇事我就走先。」我說。

「隨便～」Dr.D把被多重密封膠袋套住的病爪頭，安放在工作桌上。

臨離開房間前，我總是覺得身後有目光盯住我，我便下意識地轉身望了望，然後不知是我眼花還是幻覺……

那病爪頭，目光好像比我割之前變得不一樣。

變得…

更兇殘了些。

5 1

在我步出D大樓時，我不難發現營中經過見到我的人，都會用猜疑、不明、不安的眼神望住我，然後急步離開。

原來病爪的頭對他們來說，會引起如此大的驚慌。

不過為了執行Dr.D的任務，只好這麼做。

理所當然地，不久後…我便被人帶去問話，而那人正是少佐。多月沒見的他，似乎沒有改變，一副俐落能幹的神態、冷淡的腔調都在證明著。

大本營A橦一樓，拘留所內。

入面我只略略聽聞過，用來監禁住在大本營中犯法的人，例如偷竊、傷人等罪行，而他們則以「攜帶病者身體入營內的罪名」暫時收我入去，我應該是第一人。

「你叫咩名？」少佐把我帶到一間小房盤問。

我沒回答。

他見沒什麼反應，又說：「我好似第一次見你。啱啱收到通知，你攜帶病者嘅身體一部份入咗大本營，個頭呢家喺邊？」

「有罪？」我刻意壓沉聲線，不讓他識穿我的身份：「剛才你班睇門口嘅手下冇阻止我入嚟。」

「有常識都知，病者會感染人類。」少佐開始握起剛剛靠放在桌子旁的鐵製棒球棍，盯住我，說：「佢哋同我講…你帶入嚟嘅頭，都唔似個班眼耳鼻舌嘅樣。」

「嗯。」

「你仲未打算講出嚟？」少佐的棒球棍指住了我，一貫冷鋒的態度：「我知係病爪，我某個朋友，見到你帶返嚟嘅頭係病爪嘅頭。」

不用說，肯定是犬京告訴少佐。

「目的係咩。」少佐簡單地問一句：「而且你係點殺佢。」

「你準備要一棍毆死我？」我望住少佐手中的棒球棍，說：「定係你覺得我會同你講。」

「冇一個我滿意嘅答案，你可能要捱幾棍。」

「我喺老賢嘅人，我受傷你負唔起責任。」

「我冇收過老賢要對付病爪嘅命令，亦都冇收過佢消息話…即將會有個病爪嘅頭被帶入嚟營內。」

「咁只係因為你太低級。」我平白地說：「冇收到上位者嘅消息好正常，唔信？派人去問下老賢。」

少佐見我有如此的自信，便真的派人上去七樓問一下老賢，最後得回來的答覆是──「立即放走我」。

「你確定老賢係咁講？」少佐覺得疑信參半。

「係……佢明確咁同我哋講，要我哋放走佢。」少佐派去的調查員說。

「話咗。」我拾起雨傘、站起，準備離開了：「我都浪費咗好多時間。」

最終，事情弄到夜晚我才能離開。

在我離開的時候，少佐依然盯住面具中的我，看來…今後行動會有點阻滯。

「你覺得…Dr.D點解要你帶個返嚟。」老賢坐在長椅上，問。

「我都唔清楚。」站在他房間門口前面的我，走到窗旁：「我估都係研究之類嘅事…但係不得不佩服佢嘅成果，Dr.D佢研究病爪枝血三個月，就可以檢驗出佢嘅弱點係陽光。」

「呢個亦係我容許Dr.D有特別寬鬆自由度嘅原因。」老賢眼神放空，說：「佢可以話係全大本營最聰明嘅人，如果佢嘅研究係肯為人類付出…我絕對讚成總會全力支持佢。但基於佢嘅個性，我好難相

信佢，而且仲要派人去監視佢。」

「雙面刃？」

「冇錯……Dr.D佢係一把雙面刃，當初病者好多弱點同特性，都係由佢觀察研究出嚟，再經我哋解釋俾營內大眾知。」老賢又說起一些往事：「我有冇同你講過，Dr.D曾經都有兩個手下…幫助佢完成研究，就做你依家類似嘅事情。」

「你好似講過。」

「但佢兩個最後嘅下場……」老賢淡然地說：「係失蹤。」

「你係指？」

「我係意思係，你喺適當嘅時候要識得抽身…當覺得Dr.D唔再信你嘅時候，就即刻離開，如果唔係下場可能同前兩個人一樣。」老賢說。

「佢呢家暫時仲係好信任我。」

「但你都唔好俾佢同化到。」老賢提醒我一句，說：「佢係一個聰明人，總係會喺你唔覺意嘅情況下……令你覺得佢係一個好人，值得跟隨信任嘅人。」

「我繼續調查下佢，我呢家大概已經可以喺佢管轄嘅地方出入自如。」

「嗯，你幫佢收集咗病爪嘅樣本。」

「另外我想講，我日後行動可能會受到少佐針對…」

「放心，遲下學堂正式開成，我會同全大本營宣佈一啲事，當中包括關於你嘅嘢。」

「我嘅嘢？」

「M，到時我會正式對外宣佈你嘅身份……係個外面嚟嘅病者獵手，然後任命你為學堂嘅「病者攻擊

學導師」。」

「點解…」

「信我，因為你今日帶咗病爪嘅頭返嚟，之後落嚟大本營謠言就會開始散佈，唔俾一個同對抗病者有關嘅身份你去自圓其說，營內嘅人會開始對你不利。」

我不禁嘆氣：「人類的確好麻煩。」

明明我在幫助營內的他們，卻要辛苦自己。

「英雄啊。」老賢突然對我淡淡一笑，說：「M，英雄從來都分兩種。」

「…」

「一種係為大眾所知，受人歡迎，喺光明之上嘅英雄。」老賢凝望我面具內的眼眸，說下去：「而另一種，係喺黑暗之下默默付出…為咗令光明之上嘅英雄更加輝耀，佢哋唔受歡迎…就算死咗都唔會有人理會，不過佢哋貢獻最大，所承受嘅痛苦亦都係最大。」

「…」

「但我最尊敬嘅，就係呢一種英雄。」

我細嚼了一下老賢說話的意思，才淡笑：「我從來都唔受歡迎。」

老賢會心微笑，我亦離開結束今次的討論。

之那天後，如老賢所說，大本營人心惶惶，謠言就好比病毒散播一樣快速，大家都在背後討論著「那個長髮的人」、「烏鴉面罩」、「黑袍死神」等關於我的議題。

儘管內容不會傳到入我耳中，我都看得好清楚，不過我對別人的異光沒什麼大反應。

只是走到了天台之上，站住望著十年不變的曇天，靜靜的一個人，當是呼吸新鮮空氣。

天上的雲總是灰色一片，好像很混亂。

我每次上來，都會被一個人打破寧靜。

就是瑜小六。

我都差點忘了她的存在。

她每次上來後只是靠在欄杆前，望望外面的風景。除了欣賞風景和跳樓自殺之外，我真想不到天台對她來說，會有什麼用途。

原本我想瑜小六不是個天台的常客，最多一星期上來一、兩次，沒想到往後的幾十天，都能見到她的出現。她喜歡在這裡目無表情地咬著配給的乾麵包，失去了當初的活潑。

漸漸地，我都已經習慣了有她的天台。

一天，風勢特別猛烈。

吃著乾麵包的她，完全沒有為意放在地上的水瓶，於是強風一拂，水瓶便滾了過來我的腳旁。

我稍為望了腳邊一眼，再望住兩邊腮子都塞住麵包的她，手勢及動作都似是想過來拿，但表情上卻顯出不太敢靠近我。

這情況維持了好幾秒。

最後，我把水瓶拾起，再走到瑜小六面前交回給她。

瑜小六在我靠近後，臉色有點驚恐：「唔該…」接過水瓶後，才吞得下口中的麵包。

我轉身，繼續遠眺外面的風景。

之後她的注意力就從外面的景色，轉為到我的背影，忍不住口說：「我啱啱唔係有心咁抗拒你，係佢哋話……要小心啲你，對唔住。」

良久，我反問：「佢哋？」

「大本營入面嘅人…」

「我唔係為佢哋而生，習慣就好。」

「你係因為……」瑜小六不知出於什麼，開始跟我搭話：「唔想聽到佢哋閒言閒語…所以先上嚟？」

「只係鐘意，一個人上嚟靜下。」我說。

「唔…」瑜小六會意地點點頭，說：「我同你一樣都鐘意上嚟，不過…我係為咗記念一個人。」

「…」不用說，我也知道那個人就是我。

還未放得下嗎？

「我喺幾個月之前…」瑜小六無力地握住拳頭一下，心有不甘的合眼、閉唇：「累死咗佢…」

「個一日，天空同今日一樣咁灰？」

「係…」小六點點頭，用手擦一擦眼角：「一樣咁灰，但我覺得好靚。」

「嗯？」

「因為佢唔係個啲可以配得上藍天白雲嘅人……」瑜小六紅紅的眼角，淺淺地笑：「我覺得呢種天空係最襯佢，一個代表住佢嘅世界。」

「如今，」我望住瑜小六，說：「你算係走入佢嘅世界？」

「我好想知…佢一直以嚟，到底係望緊啲咩。」

「既然佢死咗，你就放低佢，唔好再浪費時間。」

「點會係浪費時間…」

「你記住嘅人，只不過係無人問津嘅廢物。」我抱住手，望住瑜小六：「既然有時間留戀，不如去裝備自己……下次唔好再累人。」

「…我已經，我已經有好努力去鍛練。」瑜小六一副心有不憤的神情，但雙眼又滿含內疚：「我已經報名參加咗學堂嘅班…已經準備好同病者對戰。」

「咁祝你好運。」她硬是要記念我的話，我阻止不到吧。

再過一個星期後，關於我的謠言已經滿天飛，更有人說我是「不良人」派來的內奸，目的是要感染整個大本營的人。

漸漸地，人們的內心都對我有不好的印象，所以老賢已經決定在某夜舉行一場演講，大概是一些振奮人心的說話，並在最後介紹我的身份。

那一晚，整個大本營前所未有的齊人，平時在宿舍、休息室、圖書館、醫療室等地方工作的人，都走出來廣場坐在地上聽老賢的講話，就連八、九樓的權貴也在欄杆旁聽著，頭一次感受到人山人海的感覺。

老賢德高望重，幾乎每一句說話完結後大家都真誠地拍掌。一個人要受人尊敬和追隨，的確要有仁、義、道、德才行，我看大本營除了老賢之外，大舊已經算是最接近的一個，只是他缺乏了一個腦袋。

「之後落嚟，我諗大家都知道大本營嘅學堂即將要成立。」老賢持續了兩小時的演說，還未感疲倦：「成立原因，基於過往都只係得大舊舉辦嘅「病者防禦學」課程，大家都認為未夠全面，真正令到所有人認識我哋嘅敵人──病者。」

準備要出場…

「經過我諗過同討論之後，大本營學堂大致上會由以下幾人出任。」老賢開始逐一介紹所有學堂老師：「首先係照顧孤兒同幼童嘅老師，有金美娜小姐、Ann小姐、夏晴小姐、阿玲同阿登。」

沒想到…阿登和夏晴也有份。

不過阿登是大學生，夏晴又天生容易接近小孩，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想，是阿玲先拉攏夏晴一起工作，之後夏晴再拉了阿登一起來工作吧。

另外兩個看服飾，都知道是權貴的代表。

他們五人站到講台之上，在全場陣陣掌聲之中，向各位微笑、揮手，今後大本營的基本學術教育，應該到放在他們五人身上了。

掌聲維持了好幾分鐘後，老賢又開始介紹另一伙人。

「之後落嚟，就係關於對抗病者嘅老師…係依一層，我哋物識咗好耐。因為大本營中勇於走出街外嘅人唔多，同病者有過對抗經驗嘅人更係十分之少。」老賢的沉穩之中，帶有一種老人的仁慈：「所以，我哋好不容易搵到幾個人，而佢哋都樂於接受我提出嘅職位……」

「第一位，大舊老師，佢今後將會繼續負責學堂嘅「病者防禦學」課程。」老賢宣佈第一位老師。

大舊一出場，在營中年輕人的支持度顯然是最高，不少青年都高呼大叫大舊的名字，大家也十分受落。

「大舊老師我愛你呀！」、「大舊幾時教我操肌啊！？」、「大舊老師加油呀！！！」看來在青年人眼中，大舊真的是一位好老師。

喜歡在營內穿住白色背心的大舊站在台上大笑，一手插腰一手揮手。

「第二位，會係教導「搜索環境地理學」課嘅賴三老師，好多嘅物資地點同病者來源、動向都係由佢發掘。」

這人穿住黑色的羽絨褸，頸上掛住一部單反相機，沒有揮手，只是對台下的淡淡微笑。

台下比較像老一輩的人對他拍掌最為激烈，眼神對他十分信任。

「第三位，「病者攻擊學」導師，佢喺外面有過好長嘅生存經驗，對付過唔同嘅病者，直至最近喺我邀請之下先入嚟大本營。」老賢介紹我了：「相信大家都聽過呢位導師嘅一啲謠言，不過謠言止於智者……關於帶頭入大本營個件事，係我下嘅命令，所以請各位唔好再作出不實嘅猜測。」

老賢…幫我背鍋了？

「啪啪啪啪啪──」說完之後，掌聲依然四起，大家都照常拍掌。

我一上台，老賢便伸手跟我一握：「繼續努力。」

我點頭，面向台下眾人。

52

「希望呢三位對病者經驗豐富嘅老師，喺半年之內能夠教出一隊精銳嘅搜索隊員，嚟應付日後大本營面對嘅資源問題，因為我哋有必要開始擴張對外搜索範圍。」老賢重申一次，說：「當然，參加搜索隊嘅決定依然係自願制，自願想加入嘅可以先去報名。」

大本營內中央的烈火，雄雄地燃燒著。可能少佐跟老賢都已經相討過，半年之後，大本營就要擴張對外的搜索範圍。

而我，正是負責教出那群未來搜索隊的人。

而這個職位，正正開始令我感受到，什麼叫責任。

在老賢的演講大典完畢後，眾人就漸漸地散去，大家有說有笑的一邊談論一邊離開，跟過往廣場冷冷清清的的場景，截然不同。

學術性那邊的幾位老師們，亦互相點頭、微笑，作個簡單的自我介紹。之後我見阿玲的表情似乎想叫我過來互相介紹一番，我便轉身沒入走廊裝作看不見。

又暗又靜的小走廊之中，我沒有為意到有個人一直在那裡等候著我，直至走到好近才發現……

「Dr.D叫你見一見佢。」是馬姑娘，樣子還是依舊恐怖、嚇人。

上到去Dr.D的６０８號房間，一開門他就欣喜若狂地衝過來把我抱住，情況突然得我內心顫了一下，差點有想打他的衝動。

「恭喜你！終於得到老賢器重！」當然，Dr.D很快就放手：「人類就係咁嘅生物啊！要喺當權者設定出嚟嘅遊戲制度入面，力爭上游…嘿哈哈哈哈，到真係贏出咗都只不過為佢哋繼續賣命……」

「…」Dr.D今天話特別多。

「呢家總算係為高權重？」他陰險的笑容，在臉上表露無遺：「你可以對啲學生為欲為喲，可以感受下當權嘅樂趣……啊…睇嚟我都要忌你三分啊～M。」

「你叫我上嚟，應該唔係講呢啲廢話。」我說。

「唔好意思……因為今日對我嚟講係個好日子。」Dr.D停不了其陰細的笑聲：「我嚟係想叫你幫我做一件事……」

「你講，盡我能力。」

Dr.D數數手指，在計算著什麼一樣：「我要你做一件事，好簡單…亦都好困難，但假如真係成功，我唔介意同你分享成果……」

他托一托面具，繼續說下去：「我俾半年時間你，幫我出去外面發掘至少五隻新嘅病者，然後將佢哋身體其中一部份割返嚟俾我……就好似病爪咁。」

「五…隻？」我愣了，外面會有那麼多新型病者嗎？

「我搵唔到咁多…」我坦白地說。

「C橦一樓攝影大樓，有個人會幫到你～佢有好多情報喺手。」Dr.D粗略地交代、微笑：「呢個任務，對你嚟講有冇困難？」

「有。」

「人類就係要不斷向困難挑戰先可以成就自己，M……」Dr.D指住我，說：「我覺得你可以。」

「我可唔可以知道我做呢啲事，係為咗乜。」我開始刺探。

「大成之後，再講你聽。」Dr.D靠近我，說：「到時…會係全人類嘅勝利。」

研製解藥嗎…？

「不過喺成功之前，我需要更多唔同嘅病體去做研究……」我總是感覺到Dr.D面具下那眼神，充滿住無比的野心，儘管他的行事不如營內的董倫等精英高調。

Dr.D最終目的是什麼？沒人猜得透，他也不曾透露過。

也許，他會是研製長期抵抗病者的藥物。

又或許，是利用病者進行自己不可告人的陰謀。

可能老賢正正是知道這一點，對於正邪不分的Dr.D有所保留，沒有限制他的研究自由。

如果我也想知道結局的話，似乎只能幫Dr.D他的研究進行下去。

翌日，我去了Dr.D所提及的C橦攝影大樓。

他說裡面有個能幫助我的人……

初次進入攝影大樓的我，步伐也特別微。入面擺放住多部大燈機，這區城市不同的建築及街道都被人以照片的方式，貼了在攝影大樓的牆上，上面用紅色的油筆寫了好多不同的字，看上去是有個經驗老道的人掌管住這地方。

還未見有一個活人的我越走越入，最後走入到一間長房中，裡面擺放住多部攝影器材，有相機、錄影機、航拍機等。

還有些我不明的器材，但應該也是跟攝影相關的物品。

依然空無一人。

我輕輕敲了敲牆，還是沒人回應。

於是我又走到另一間房中，位於器材房的左邊，被一道可移動的牆板封閉住，我拉開了它，走到入面。

漆黑一片，唯獨中間放住一部投影機照射住一面的牆，投射出來的影像是一隻舌女，在商場中對地板怪笑的畫面，成為房間唯一的光源。

「喀」我輕按投影機的「Play」的功能。

下一張照片，就是更為放大了一點上一張舌女怪笑的畫面的相片。

「喀」、「喀」、「喀」、「喀」。

我又連續按了幾下，照片不停地放大……直至焦點集中在照片右上角的一個位置。

原來舌女不是這張照片的主角，

照片的右上角，有個不明的小女孩她一身黝黑、臉上佈滿一些紅點，握住娃娃正好經過附近，被相機巧合地影到。

而它手上那娃娃……

「我之前…喺廣場拎到嗰個錄音娃娃…」我心中一寒。

「啪」身後一下的開燈聲，房間隨即光起來。

我才發現整間小房的四面牆都貼滿著病者不同的模樣，有的怪異地微笑、有的仰天發呆、有的在街上不明地狂奔。

每一張照片，都捕捉得到它們詭異的神緒。

令人單看相片，都足以背涼。

「有咩幫到你？」開燈的人，是老賢介紹的學堂導師之一　──賴三。

我對他有印象的原因是，他亦算是在大本營中，僅僅對病者有研究的人。

「相入面嗰個女仔…」我問。

賴三走入來，整理一下照片：「推測…應該係新型病者。」他表情木訥，眼神卻能看出對工作的認真。

「我記得你……」賴三又說：「老賢喺個晚會上介紹過你，病者攻擊學導師，下星期就開堂…準備好點講未？」

「到時再算。」我說。

53

「老師你唔洗準備一下教材？」賴三說。

「口講幾多都冇用…對付病者用對手。」我說出自己的想法，其次這個職位只是老賢為了掩蓋我身份而用。

對於那群來上堂的學生，我可不旨意他們會有什麼作為。有作為的人，都早像王達尼這些人一樣，走出安全區賺錢了，不會浪費時間來上堂。

「你點解覺得…影到嗰個細路女係病者？」我把重點拉回來。

「第一，雖然佢身上無紅點，但係佢臉都佈滿咗好多紅點。」賴三開始為我解說原因：「第二，一個細路女喺冇大人陪同下，冇可能可以自己一個喺外面周圍行。」

「如果係咁…佢係乜嘢病者？」

「暫時叫佢做「病童」，關於佢嘅資料唔多，只係聽聞佢喺附近嘅時候，會出現一把陰聲細氣嘅女聲向人求救。」賴三瞧了我一眼，問：「你想去見下佢？」

我盯住投射機照射到牆上的影像，入面角落的小女孩：「有機會。」

賴三回頭稍稍望了我一眼，見我依然把專注力放在照片中那女孩身上，便說：「」

「如果你想知道進一步情報，就去附近……」賴三大約指了個方向給我，說：「海皮附近嗰個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個到有個情報好通嘅人，叫北賢。」

「北賢？」

「嗯，記住佢個名。」賴三特意說明：「而且去見佢之前，你最好準備多一啲可以交換嘅物品，因為佢嘅情報都好珍貴同可靠，仲貴過對面垃圾場入面嗰個黑商賣嘅嘢～」

原來賴三也認識王達尼。

「唔該你。」我說。

「反正我哋大本營全部人都欠你一個人情，」賴三跟我一樣，說話時，總是不喜歡帶住笑容：「多謝你幫我哋處理咗病爪。」

或許我能從那個叫北賢的人身上，得到一些新病者的有用資訊，但在此之前，似乎我要專心教書一段時間。

因為我用以當作貨幣的香煙，都通通用光了。

一星期後。

我任教「病者攻擊學」的第一天。

出奇地，今日是晴天。

步入課室之前，我在走廊已經聽到有一班的小朋友在入面唱頌英文聖詩，教導他們的，是八樓下來的那兩位老師。不過我經過課室時無意地瞪了裡面一眼，發現入面坐著的都是富貴子弟衣著的小孩，每個小孩都乾淨得發光一樣。

而我經過夏晴和阿玲的那一班時，則見到她們裡面所任教的，都是來自孤兒院的那伙孩子。他們衣物有點殘損、身上帶點污黑、頭髮鬆硬的，跟剛才的所見的富貴子弟截然不同。

似乎就算起了學堂，也不能拉近貧者與富者的命運。

這年頭…

只有付出性命才能改變命運。

走廊盡頭的課室，門牌貼著「病者攻擊學」的字樣，是我的班了。

進去後第一件事……

做什麼才好？

先跟他們打個招呼？做個自我介紹？還是要即場耍套攻擊病者的功夫？

最後，我選擇了無視他們。

「砰」我拉開課室的門，隻眼一看大概三十多人坐在課室中，全部清一色是青少年，有男有女。

我很快地把視線放到白板並走過去，說：「全部人拎張紙同筆出嚟，同我抄筆記。」

不善於面對這麼多人的我，走到班課前面拾起一根黑色的油筆，就開始埋頭寫著課程內容。

「老…老師…」一位男生在席中說，語氣聽起上來有點難為情。

我大概猜到他想說什麼，便說：「如果冇紙同筆，就用你哋個豬腦記實課堂內容。」

「唔會教…我哋一啲實戰技巧？～淨係會坐喺到聽書…？」席中又一個人問。不過，我不是很滿意他的語氣。

那自大又愚莽的語氣。

「頭先句說話邊個問？」我轉身，問：「叫咩名。」

「我～叫Chirs。」一個身型中等，樣貌倒是跟韓國男星有幾分似的青年站起，抱住雙手：「唔會教？」

「你知道病者嘅特性？」我用油筆指一指他。

「我知啊～舌女口腔位置係弱點～大耳係耳、大眼係眼、大鼻係鼻～right？」

「啱，不過我哋唔需要自大嘅人。」我無視他，然後側身面向白板，用油筆指住今天內容：「今日第一堂，要教你哋點樣對付舌女。」

我一開始主要是教舌女的行為模式、舌頭大約的長度、出現時會在周遭所出現的聲音。

可能是第一堂，大家也很寧靜。

相反，鄰班大舊的課堂幾乎每幾分鐘就有一次大笑的聲音，整個反差十分之大。

一堂大約上兩小時，每日都要上一次。

值得留意的是，我的班是混合住八樓富貴子弟和樓下的平民子弟，也可以看得出，那些八樓子弟特別喜愛發問，臉上滿滿的自信，完全不把恐怖的病者當做一回事般。

「老師，病者除咗人類會唔會攻擊第二啲生物！？」

「會。」我平淡地答。

「咁老師…如果一隻舌女衝緊過嚟……我又冇帶武器出嚟，咁點算好？」一個人戴眼鏡的胖子問。

「下次記住帶埋個腦出去，你就記得要帶埋武器出去。」

「咁如果見到大耳爬緊牆…我哋好唔好搞佢？」

「睇情況決定。」

「咁…！」另一個神姿秀氣的女生舉手發問，而她總是問些奇怪問題：「老師，你叫咩名？」

我答：「你知咗都冇用。」問的人，是染著灰髮的貴家女子。

「咁老師！」坐她旁邊，同樣染著灰髮好像是她兄長的男生舉手，真心對我奉承：「點先有你呢把又長又型嘅長髮……」

「…」我愣了一下，不禁在面具下淺笑：「你努力啲留都會有。」

在初始教他們病者基本智識的幾堂，我都偏向以嚴肅的態度對待他們，只不過他們都好像習慣了我的冷嘲了，所以變得不太怕我，而且在某程度上……更好像彼此混熟了一點。

「今日，教實戰。」如常地，我一進門就說出今天的內容：「三個人一組。」

跟我所想的一樣，八樓的跟回八樓人一組，住低層的跟回低層的一組。我一向比較看好低層的學生，因為他們捱過餓，死的決心也夠大。

八樓那群小子，我想只是來消耗時間。

有一組卻出乎我意料。

54

他們總共分了十組。

我叫他們一人扮作病者，另外兩人則負責扮演人類。由於我堂上已經說明了病者的姿態、行為，更問賴三借了一條錄有病者動作的影片給他們看，所以不少人都演得入神。

當然，不免有些人會開玩笑、不認真，對待這些學生我一般都直接用雨傘敲打他們的頭，叫他們專注。

直至，我行到一組附近旁邊停下，觀看。

是那對染灰髮的兄妹，及瑜小六組成的一隊。說起來，瑜小六真的報了這班，而且學習效率好高，幾乎是全班的第一名。

「你兩兄妹扮人類喇。」瑜小六自願飾演病者。

「喔…好。」灰髮兄長是個俊俏的小男生，看上去約莫十八歲。

「洗唔洗細力啲？」灰髮姊妹傻傻地問。

「隨便你哋。」瑜小六在他們眼前，就是有過經驗的人。
「開始…！」灰髮兄長一聲吶喊，小六便上前衝刺、撲了過去！

形態……跟我之前撲她的幾乎一樣。

灰髮姊妹想攻擊瑜小六之際，小六她靈敏地仰後身體避開一擊，再以雙手捉住了她，將其壓下到地上。

兩兄妹輸得體無完膚。

「你叫咩名？」我用雨傘戳灰髮兄長一下。

「我叫公仔……」他答。人如其名，整潔得像個小公子一樣。

「下次佢撲過嚟，你先用武器打橫擋住佢舌頭準備攻擊嘅位置。」我用雨傘戳另一個躺在地上的灰髮姊妹：「你又點叫。」

「娃娃…」她的皮膚跟兄長一樣白皙，輪廓擺出笑容或是驚訝都很可愛，令不少男生上堂時都會偷偷地往她瞧。

「唔好發夢，下次救好你阿哥。」

「仲有瑜小六。」我望向比我年輕，卻跟我差不多高的她：「扮得幾神似，不過你係人類，做病者幾叻都冇用。」

說畢，我便去了第二組觀察。我印象中有一、兩組，是練習得特別兇狠，那個演病者的幾乎被打得流鼻血了。

在下課後，學堂除了那些孤兒和老師之外，就沒人會留在這裡。

「嗨。」大舊今天過來跟我打招呼。

我向他禮貌地點頭。

「啲細路好鐘意喺背後討論你。」大舊拿起水袋，喝著上面的水。

「嗯？」

「長髮…鳥嘴怪人，黑袍死神之類～你唔好介意，佢哋都只係講下。」大舊笑著說。

「我從來冇在意。」

「你唔在意？」大舊反問。

「佢哋咁多人每一個講法，我都咁在意就好唔得閒。」我對大舊說。

「咁又係嘅…」大舊思疑地說。

忽然，有位學生回來學堂之中，他頂著灰亮的頭髮、穿住英國紳士的禮服，應該是公仔了，即係那位灰髮兄長。

他在學堂之中似乎尋找著什麼，待望見我後便歡愉的走過來……

「返嚟做乜？」我問。

「喔…老師，我哋……想請你食餐飯…」公仔抓抓頭，說出來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食飯？」乾麵包放題嗎。

「其實應該係…」公仔又想了想，像鼓氣勇氣地說：「我家人想請你食飯！雖然我都覺得呢個請求有啲怪……」

我心下默然：「你哋係八樓嘅人？我唔會去八樓。」

「佢哋可以喺七樓、六樓、五樓租間房，都得…因為佢哋都好感激你，令我同細妹唔會游手好閒過每一日。」公仔的說法有點牽強。

55

「唔…睇嚟你同學生關係都唔錯。」一旁的大舊點頭淺笑。

「我冇教過你哋啲乜重要嘢，唔好需要特別感激我。」我說。

「去一次啊，佢哋真係好有誠意嫁…」公仔的表情看來不像有什麼目的，並瘋狂地奉承著我：「老師你頭髮又長又型、面具帶起嚟又神秘，第一次見到你拎住病者個頭行入嚟大本營個陣…我同娃娃都好敬佩你架！！」

但他的家人有什麼目的，就不清楚了。

不過，我居然會因為這小子的奉承，而心中自喜，因為他的奉承像發表內心想法一樣流暢，沒半點假言。

「叫你家人租定一間八樓以下嘅房，我到時自然會出現。」我說。

落堂的時候，是下午。

夜晚的時候，公仔已經走來跟我說，他一家已經在四樓租了一間活動室，讓我九時正進來一起用餐。

我不禁有點期待，他們會吃點什麼。因為任職學堂教官後，每天能多分配的，就只有一個水果及一小盒飲品。

「喀」我敲一下門後，就推門進去。

地方選得不錯，房間的窗戶面對住遠方的大海，雖然看不清，但也別有一番美意。

進去後，先望見他們一家四口正安坐在椅子上等待我，桌上除了擺放住不同的水果和美酒外，主菜更是香煎T骨扒，並依然冒著熱熱的氣和牛油的味。

「老師，你好。」他們一家見到我，四人便恭敬地站起向我微笑、點頭。

「你哋好。」我亦向他們點頭，走到他們為我而設的位置上坐下。

他們的父親，是位頂著鷹勾鼻，外貌英氣的中年男士。

母親則是位儀態得儀的貴婦，坐姿十分端正。

至於灰髮兄妹公仔跟娃娃，兩個坐在一起時可以稱為「人生勝利組」，因為二人都遺傳了家人的英俊容貌與貴氣特質。

其中娃娃的臉蛋小小的，看起來在全家人之中更添了可愛的元素。

「紅酒啱唔啱？」他的父親想為我倒酒。

「隨便。」我說。

「老師，我哋今日食T骨牛油排，希望你會鐘意。」他的母親帶住微笑介紹。

「當然鐘意，」我先切了一小塊牛排，放到公仔的嘴前：「食。」

「吓？老師……」公仔愣住：「我唔洗人餵……」

我依然把叉子放到他嘴前：「試一啖，我唔慣食太生嘅牛。」順便幫我試一下，入面有沒有毒。

「喔…」公仔呆滯地張開嘴巴，吃下從我碟上切的牛排：「唔……唔太生，都有八成。」

公仔吃完之後還坐得好好幫我評價熟成度，看來牛排上沒放什麼毒下去。但他的雙親及娃娃看到這一幕後，倒是呆住了。

不過，他的父親倒是很快轉到第二個話題上：「大本營真係好少人敢出去面前病者，猶其係你……可以殺病者殺到受老賢認同，真係好厲害。」

「同貓狗一樣，接觸得多，咁驚嘅感覺就越嚟越少。」我打個比喻。

「飲一杯先？」他父親邀請我。

「嗯。」我舉起酒杯，放到公仔嘴前。

「…吓？」公仔愣住。

我說：「我唔飲得太澀嘅酒。」幫我試下，有沒有毒吧。

「喔…」公仔喝了一小口，咳了一下：「老師……啲酒都唔算太苦…」

「…」他父親呆了呆，又回神續說：「老師，你覺得呢家大本營嘅情況點？」

「情況？」我不明他的意思。

「你覺得…」他父親細盯著我，說：「大本營呢半年之後…仲維唔維持得到落去？」

「個制度？定係指食糧方面。」

「Both。」他話中，好像包含著某種暗示：「我就覺得，好難。」

56

「你意思係……」

「你都知大本營入面有一班唔做嘢嘅寄生蟲，一直持續享用緊我哋帶嚟嘅資源同成果？而且佢哋係佔大多數，只要佢哋一日喺到，大本營就唔會營運得到落去，總有一日要面對糧食缺乏嘅問題。」

「我明白。」

「而老賢，佢咁大愛～又咁仁慈～」他父親說得手舞足蹈，比手劃腳：「我認為……理想嘅社會，就應該人人有付出，而且拎番相應嘅回報，咁先可以平衡番。」

其實我很認同他的想法。

而他的兩個孩子望住這樣的父親，都好像不懂給反應。

「唔好意思，我有少少激動。」他父親收斂下來，坐回到椅子上：「細路，可以開始食嘢。」

公仔和娃娃聽到這句後，方才執起餐具開動，很有家教。

「老師，你應該有聽過……「不良人」？」他父親一邊吃著T骨排一邊問，舒緩著氣氛。

「有。」

「你覺得佢哋點？」

「一班…為咗生存，可以不擇手段嘅人？」我其實還未深入了解過他們，過去為一員的少佐應該是最清楚不良人的一個。

「你認唔認同…佢哋生存手法。」

「認同，不過…我哋人類主要敵人始終係病者。」我說出自己想法：「如果以針對人類嚟做目的，就

太無謂。」

「哈哈，無計，人有時就係身不由己。」他父親向我握手，並正式自我介紹：「我叫馬德梵，隔離係我嘅老婆。」

「老師，啲嘢食唔啱你胃口？」馬德梵老婆用善意的笑容望住不吃不喝的我。

「咁珍貴嘅食物，留番俾公仔同娃娃。」我在面下底下，微笑：「我始終係食慣乾麵包嘅人。」

「佢兩個食太多就會肥，肥就唔靚、唔型仔。」馬德梵老婆以欣賞的目光，凝望住自己仔女：「公仔娃娃～我講得啱唔啱？」

「啱…」公仔答，娃娃亦跟著點頭。

「你一家睇落真係幸福。」我冷笑。

「哈哈哈哈…係啊，佢兩個都好聽話。」他們的母親走了過去摸兩人的頭，再在他們臉頰上親了一下。

「老師…」馬德梵淺淺地微笑，但就像笑裡藏刀：「我好尊敬願意為大家付出生命嘅人，但我唔認同要為一啲冇付出嘅人賣命…所以，我覺得…不良人其實都唔錯，至少佢哋人人都有付出先。」

「但係不良人還不良人，大本營還大本營…改變唔到呢個事實。」我說。

「如果…不良人可以接管到大本營嘅資源同地理位置，再趕走所有唔付出嘅人走……你覺得～好唔好？」馬德梵深疑地問。

面目下的我，眉頭一皺：「可以考慮下…」

馬德梵整晚……

都好像在試探我立場，

及引導我，去認知「不良人」的理念一樣。

「我相信老師～你係會認真考慮嘅人。」馬德梵對我加以肯定，說：「我哋八樓以上嘅好多人…都認為，不良人比起大本營七樓或以下嘅飯寄生蟲加有用，至少佢哋識得守護家園，識得搶奪物資幫自己人。」

「冇錯啊～哈哈哈，講到尾，呢個世界最緊要都係保護到自己，同自己嘅家人。」他老婆淡淡地笑著。

我大概，猜得到他們的用意。

「你哋八樓嘅人，好多都認同「不良人」嘅理念？」我又問。

「嗯～」馬德梵點頭：「我亦都認為弱肉強食嘅世界，就係咁。」

「唔…」我低頭，默念：「多謝你哋邀請我食呢餐。」

「少意思，最緊要都係～老師你明白我哋諗法，身為「病者攻擊學」導師嘅你…肯定知道武力嘅重要性。」馬德梵繼續說：「如果老師你真係覺得我嘅諗法唔錯，不妨再搵我……透過公仔或者娃娃，因為我好少落嚟八樓以下嘅地方。」

「我可以拎走？」我拾起那碟T字骨與紅酒。

「當然……可以。」

把T骨打包走後，我去到老賢的辦公室。

一入去，我就脫下了鳥嘴面具，一邊細嚼美味的T骨排，一邊跟老賢談起剛才的事情。

「馬德梵…我印象中，喺病者出現喺世界之前，佢一家人都係香港嘅名門貴族嚟。」老賢回想著，說：「你覺得佢想拉攏你？」

「佢想拉攏我，支持「不良人」嘅理念。」我邊嚼邊答，口腔散發著肉的香味：「我唔排除…不良人

有間諜入咗大本營之後，同咗八樓班人接觸，試圖令呢班權貴菁英支持佢哋。」

「難怪少佐一直都搵唔到另一個不良人內奸…」老賢深謀遠慮地點頭：「少佐一向都唔會理八樓以上嘅人。」

「嗰個不良人混入咗大本營應該都有一段時間…而且，睇情況應該已經喺八樓搵到大部份人支持，到時個班菁英只要喺適當嘅時機作亂……拆開大本營嘅大門障礙結構、中斷營入面重要設施嘅電源，不良人再衝入嚟，我哋可能真係不堪一擊。」

「叫少佐呢家上去八樓搵出內奸，幾乎已經冇可能。」老賢沉重地點頭，說：「上面班人一定唔會供出嗰個內奸出嚟……」

「嗯…」

「M…」

「我明白。」

「搵出另一個內奸。」

吃完T骨的我，把面具戴回到臉上，站起：「入嚟之前，我已經預咗。」

「你唔要啲回報…？」老賢問。

「…」在門前的我轉了身，把手掌伸出：「糖。」

其實，

你的糖我要不要也沒所謂。

只是，我每一次望住老賢，都好像看得到希望。

雖然還未到時候，或者…或者需要一條導火線。

我覺得，老賢的存在，就是大本營的希望。

我想這股「希望」依然存在著，到底何時有這樣的一個想法…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如他所言，我們的敵人不是人類，而是病者而已。

可能見識過絕望的人，才會不惜一切的守護希望。

而一開始就身處於希望之中的人，總是不知道自己的幸福。

我望住手上的七、八顆果汁糖，加上我本身有的，現在身上已經總共有十顆果汁糖了。

應該夠我出去，問那個北賢購買新型病者的情報了。

於是翌日，我就獨自出發去將軍澳華人墳場尋找賴三所說的北賢。我要先從東門出去，再一直向北走到海旁附近。

路上沒有病者，但寧靜卻可以要了人的命。

出發之前，我再三問了賴三一次北賢大概出現的時間，他答我會在凌晨之間。在夜深加上「病者」和「墳場」兩個字眼的組合下，我也能夠踏出安全區，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勇氣。

有時遠方會傳來病者陰森森的笑聲，就像在深夜伏在草叢等待獵物上釣時，忍不住流露出笑意。

有時，我會期盼病者會如同電影中的喪屍般，是滿身損爛、總是兇惡大叫、一跛一拐地跑的生物。

因為病者的行為往往都充滿住各種的未知性，所以令人畏懼。

它們有些皮膚完好，令你感覺跟人類無異，滿身卻充斥住紅點，提示你是不可接觸的怪物。

它們不常兇巴巴地大叫，反而對你微笑、陰笑、狂笑、裂笑、怪笑，笑聲總是令人不寒而慄。

它們追人不會跛著拐著，而是用著扭曲的步姿或是爬行的方式去到你面前，令人感覺到怪誕。

如今，我通往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只欠一段上坡路。

卻有著一名病者站在一顆樹後面，以微笑的神態、窺視的眼神偷望住我，它全身佈滿紅點，五觀沒有特別，應該就是最易對付的普通病者。

我都不知應該上前對付……

還是拔腿跑走好。

57

料不知，我越走得遠，它就越是跟緊住我。

於是，我改變主意了。

我轉身面向了它，並提起雨傘就準備要往它臉孔戳去的時候，它居然……張口跟我說話了。

「哈佬。」它的聲線，根本跟正常人類無異。

要說它身體上有什麼特異？就只有那跟一般胖子相若的肚子吧……

「新型病者…識模仿人類聲音？」我卻了步，先看清情況再說。

「你行上呢條路通去墳場，係去搵北賢？」他的聲音懶音好重。

「有智慧病者…」我繼續猜疑著它的身份。

「呵呵，我唔係病者呢。」它的笑容如同笑臉佛般，帶點趣怪：「我叫做南愚。」

「南愚…？」

眼前這位自稱南愚的人，用手指擦一擦肚皮上的紅點，結果…紅點像顏料般化開了。

「呵呵呵，我只係一位假病者。」南愚笑道。

「…」

「你係上去搵北賢？」

「係…」他既是人類，怎會打扮成病者躲在一旁偷看人。

「呵呵，你準備向佢買情報？」南愚猜得到我走這條路的目的。

「嗯，但點解你要企喺一邊偷望我…」我問。

「因為南愚我唔想你哋俾北賢呃。」南愚說完之後，不忘加句笑聲：「呵呵。」

「呃乜。」

「北賢嘅情報都係假嘅，我南愚就唔同。」

「我憑乜要信你。」

「你即管上去搵北賢吧，你好快會落返嚟搵我要情報。」南愚笑呵呵的回到草叢那邊，躺地而睡。

精神病一個……

我當然沒有理會他或去糾纏他，很快就跑完上坡路，到達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上面空氣涼爽，輕風微微拂著我的黑袍，我在眾多墓碑之間行走掠過，感覺有如扮演著真的死神。

我在墳場行走了好一陣子，都找不著所謂北賢的身影，直至我靠近到最右面一列的墓碑時，才發現一個男子正躺坐在碑前，似是沉思、又像休息。

「你係北賢？」對方頭髮豎立，身材瘦長，跟剛才的南愚明顯成了對比。

「你嚟，係想知乜？」北賢閉住眼問：「你應該知我收費驚人。」

「我有果汁糖。」我把一顆果汁糖拿出，說：「我想知關於病童嘅資料。」

「糖？你啲糖留番俾細路食吧。」北賢無視我手上價值無比的果汁糖，說：「我唔需要～」

「你要啲咩？」我直接問。

「我要…」北賢把掌心放在額前，回想著什麼：「我要十包即溶咖啡。」

「好難俾到你…」咖啡在大本營來說，也是一種近乎天價的飲料。

「咁到你有先搵我。」北賢繼續困倦地閉起雙眼。

「冇情講？」

「嗯。」

如是者，我跟北賢的交涉失敗了。

不過之後我沒有放棄，還是持續地煩擾住他，他都能視若無睹地休息著，我只好空手而回。

「呵呵呵～你冇得到想要嘅情報？」走到那段下坡路時，南愚又出現了。

「佢肯定唔清楚十包即溶咖啡嘅價值…已經夠我叫幾隊人親身去打探病童嘅下落，仲洗乜靠佢嘅情報。」我坦白地說出效應。

「呵呵，南愚可以講你聽關於「病童」嘅情報，但作為代價……」南愚深視著我。

「你要果？」

「我要你幫我做一件事～」南愚又笑呵呵地說：「我南愚從來唔會要求人以物交易。」

「做咩事？」

「幫我去某間醫院，拎番啲嘢～」南愚說。

「邊間醫院。」

「區內附近嘅靈實醫院，我要你幫我去五樓嘅宿舍～搵番啲嘢。」南愚對我蠢蠢地微笑：「一張相。

」

「相？乜相。」

「同時你每個抽屜都拉開嚟睇下，自然會搵到一張有我樣嘅相～呵呵，搵到返嚟我就會講病童嘅嘢你知。」

「我點解要信你先。」

「病童……」南愚食指戳住下唇，想了想：「冇記錯佢係一個女仔～而且係個細路女係咪？呵呵。」

「…又唔錯哂。」

「信我吧！要情報，搵南愚！」

「相…搵到有你樣嘅相就得？」

南愚點頭：「放心吧～醫院個到好安全，只係比較遠我唔想親身去拎返姐……呵呵。」

「我睇下點。」

在晨起之前，我就返回到大本營中。

我跟大舊問起了靈實醫院的情況，他答我搜索隊暫時未去到如此遙遠的地方，所以情況暫時不明。

所以，我想到個一石二鳥之計，或者應該說是一舉兩得。

學堂中。

「砰」我如常地推開了門，進入到班課說出今日的重點：「你哋都受訓咗成一個月？有時仲吟我幾時出去，今日……我就要揀出一啲出去嘅成員。」

我簡單交代完今天的內容後，向來會熱烈討論、和應的班上學生，都靜了下來，你眼望我眼。

「…」

「點？有冇人自願，我只會揀出兩隊人。」我補充一句：「機會難得。」

「老…老師……會唔會太過快…同埋…太急？」一位同學舉手問。

「你哋會有一星期去準備，而且我一向主張實戰。」我冷冷地反問一句：「你認為每日坐喺大本營，拎住枝木棍毆你身邊扮病者嘅朋友…就真係識得殺病者？」

「我參加！」瑜小六第一個舉手，她亦是身為「病者攻擊學」班中暫時最高分的學霸。

「好，瑜小六第一個舉手去送死，仲有冇第二個？」我雙手撐住教師桌，身體傾前，問：「平時最串話要我快啲帶你哋行出大本營殺病者嗰幾個喺邊？」

「Chirs？阿璋、奧迪、阿文，你幾個平時最睇唔起我嘅教學方式，仲唔舉手出去？」我又說。

平時堂上最愛對我教的東西冷嘲熱諷當笑話的學生，現在都低住頭，不敢說話或是跟我雙眼直視。

「奧迪，你唔係話過要一拳打飛哂啲病者？」我繼續說。

「我…我講笑姐…老師…唔洗真係……」奧迪額頭漸漸滲汗：「唔洗真係叫我出去啊…」

「喂！洗乜驚姐…佢睇唔起我哋喎！」那個只有一米六的阿文，暗地捏了捏奧迪的手臂。

「阿文，你想參加？」我望向他。

「參…加咪參加囉！驚春咩！」阿文抱住手，裝作沒什麼特別。

心裡怕得要死吧。

「Chirs，你成日都自作聰明，要唔要都出埋去一份？」我問。

「我唔會陪你哋癲……」Chirs很快地站起，離開課室：「我只係嚟聽書…冇話過要行出大本營。」

「果然，」我淺淺一笑，當著全班的面嘲笑他：「係個膽小鬼。」

Chirs聽後後腦蓋莫名地起火，咬住牙點點頭：「……好。」

「我有冇聽錯？大聲啲。」

「好啊！我就陪你行出去。」Chirs指住我，雙目怒瞪：「一陣間有病者撲到你身上，唔好怪我唔救你啊！」

「好，大家為佢鼓掌。」我輕輕地拍手，說：「膽小鬼終於鼓起勇氣。」

「之後…」我再走到一聲不發的公仔和娃娃面前，手放他們兩人的膊頭：「你兩個，以為實冇你哋份？」

「……」今天公仔和娃娃兩兄妹的穿搭經過一番心思，一起穿了暗黑系穿搭服飾，氣質感覺上很靈氣。

「你哋屋企人咁憎大本營嘅寄生蟲，睇怕都唔會想你兩個做寄生蟲……」我拍了拍他們的灰髮一下，轉身回到教師桌前：「一星期後，我要見埋你兩個出現。」

「就咁決定，一星期之後。」我在白板上逐一寫上會出外實習的學員名字：「瑜小六、阿文、奧迪、傻仔Chirs、公仔同娃娃，六個人唔多亦唔少。」

「點解要叫我傻仔？仲有，我覺得自己同唔到呢班人合作。」Chirs又擺起自以為事的嘴臉。

我無視Chirs的發言，徑自說下去：「小六，你暫時學分最多…經驗都最多，到時你做小隊長。」

「小隊…長？」瑜小六不明這職位的意思。

「如果我到時身不由己……就由你指揮佢哋。」我說。

「阿Sir…我冇話去喎……！」奧迪連語氣也十分驚青。

「你唔係話要一拳打飛哂班病者？」

「講…講下笑姐……」

「我冇咁多時間同你講笑。」我望了被選中的學生一眼，說：「三日之後，嚟學堂等，帶你哋去揀武器。」

我離開學室後，班房隨即一片討論，我準備帶學生出外實習活動的事情，也在短短一、兩天散播到給整個大本營的人知道。

幾乎我經過那裡，旁邊的人就會討論我，或是凝望住我。更有老一輩的人在廣場公開討論我的不是，說我不應該帶年紀輕輕的青少年學生外出。

不過，什麼都阻不了我的計劃。

三天後。

「打好精神未？」我早就在學堂等著他們。

「打好。」瑜小六點頭。

公仔跟娃娃跟我視線對上後，兩兄妹才怯懦地點一點頭。

至於奧迪，亦被阿文這位好朋友拉住過來。

只欠Chirs沒來，

看來…

「我哋唔好再等個膽小鬼。」我準備領他們下去市集。

「等陣！」Chirs及時出現。

「仲以為你唔敢嚟。」我一笑帶過，帶他們下去熱鬧的大本營市集。

58

市集如同以前多人，比起以前貨品的種類更多了些，記得上次來的時候，有些店主已經懂得混合物品來製作武器，現在看來更懂得如何打磨精銳的武器。

看來，這些商人，每天也在進步。

「周圍睇下，我幫你哋評價實用性。」我想讓他們試一下自己籌備裝備。

「嘻！呢到……」一米六阿阿文先跑到一個攤位，拾起上面的萬用軍刀：「靚嘢，德國製。」

「攻擊距離太短，用呢種武器攻擊病者簡直同自殺冇分別。」我對阿文說。

「武器嘅錢係咪你出先～」Chirs不屑地問。

「咁當然。」我答。

「咁我要呢把～」Chirs走到一間阿婆的攤店外，拾起一枝用鐵管與鐵塊打磨得精銳的長矛。

「你都傻唔哂，揀武器有一手。」我走過去，把一點食物拿出：「老闆，埋單。」

「老師！我同奧迪要呢樣。」阿文拾起了根雙節棍。

「放番低。」我盯住他。

「喔…」阿文尷尬地放下雙節棍，又拿起了另一樣武器：「咁釘槍呢？」

「呢樣……」我想了想，點頭：「不過你記住要補釘。」

「咁我要開山刀……」奧迪說。

「阿文，你最好有啲成績…」我走過去付帳時，提醒他：「你枝釘槍好貴。」

「喔……」拿住釘槍的阿文不好意思地答。

然後，我走到不習慣樓下一切事物的兩兄妹旁：「公仔，娃娃，你兩個揀咗未？」

「老師…其實我哋，唔知要揀咩亦都唔想…去。」身為哥哥的公仔主動說。

「我…我真係好驚出去啊，我唔知出到去會點啊……」娃娃也一副欲哭無淚的樣子。

「避唔到，就面對。」我不自覺對他們兩人說起教來：「淺易嘅道理。」

「但係明明…你可以唔叫我哋出去…」娃娃又說。

「出去一次，信我。」我望住娃娃明亮的眼眸，說：「好有用，猶其係你哋一家。」

「點解…係我哋？」公仔問。

「因為你哋……」我低一低頭，再望住他們答：「要學識獨立，我諗你兩個平時好多嘢都唔洗做，人生亦都過得好順利，不過你哋要知道…再絕望嘅情況，要起到身，就只可以靠自己。」

「…」公仔和娃娃都不約異同地微微的點頭。

「嘖～特別照顧有錢人仔女。」Chirs在一旁冷諷。

「娃娃，你就拎急救包，仲記得大舊教你嘅急救堂？」我索性為他們兩兄妹分配物品。

娃娃點頭。

「公仔，你拎電筒，到時幫佢哋喺入面照路。」

公仔點頭。

「咦，小六去咗邊？」阿文突然問起，果見瑜小六不見蹤影了。

我在市集周圍找了一次，也不見瑜小六的身影，直至去到近北門位置的地方，我才望得見她站了在一個小型垃圾場前，裡面就是王達尼的店子。

不過太陽還未西沉，他應該暫時未開店，或是出外去了。

「瑜小六，你嚟呢到做乜。」我走過去問。

「買嘢武器啊。」瑜小六抱住手，等待著。

「點解…嚟依到。」

「聽人講過話呢……到有一個商人係專賣稀有神秘嘅嘢，我想睇下係唔係真，如果係真就買。」

「我幫你認證，係真，而且好貴。」我斜瞧了她一眼，說：「所以，走。」

突然！小型垃圾場的鐵捲門被人緩緩地拉起，裡面傳出熟識的滄桑男聲。

「你一句我一句～一大早咁鬼嘈…」是王達尼。

「咦……乜係你。」王達尼望見是我，便笑了笑。

我點頭示好。

「咦…仲有位高高哋嘅靚女喎…」王達尼望向瑜小六，問：「有咩幫到你？」

「我想買嘢。」瑜小六答：「買武器。」

「喔…武器啊，我最近喺出面搜到啲新嘢幾啱你用。」王達尼揚起嘴角，走去把垃圾車打開，在裡面取了個圓型的鐵製盾牌出來：「點啊，型呢？」

「實用性呢？」瑜小六問。

「你拎住。」王達尼把圓盾交給小六。

小六傻傻地接過，然後王達尼另外取了把精銳的短劍出來，往小六手上的圓盾一砍！

「鏗！」的一聲，幾乎把人震耳欲鳴。

只要在室內，回音肯定更大。

小六跟我，也一起被它愣住了。

「你帶咗啲咩返嚟……」我問。

「唔知～」王達尼取根煙出來，開始抽著：「冇耐前…喺出前一間古董店入面執返嚟，睇落似係用真材實料，真鋼。」

「咁應該好重，唔啱你用。」我對小六說。

「唔係啊…幾啱啊。」瑜小六一手握圓盾，另一手握短劍，十足個古代戰士一樣。

「買吧～反正我留嚟冇用。」王達尼笑住說。

「你生活幾時變到咁奢侈……」我望住王達尼垃圾場入面的大床、軟沙發、隨桌而放的罐頭食物。

「不嬲。」王達尼計算一下劍盾的價值：「我會賣幾貴下。」

「最多一粒糖。」我不得不承認，這劍和盾的確厲害。

「兩粒～」

59

「兩粒……」我思考價值中。

「你諗下佢可以為你殺幾多病者，就覺得值。」王達尼用劍和盾互相敲擊一下，清脆的聲音瞬即掠過耳朵。

「瑜小六，有配得起？」我望身邊的她。

「我…」她信心不穩的望我一眼，再盯實那把短劍和圓盾，堅定地答：「我會拎把劍沾滿病者嘅血，會用個盾…去保護班隊員。」

「憑咩要信你？」

「我好歹都係「病者攻擊學」最高分喎……」小六自己也懂得說。

「第一名咁叻女啊～？」王達尼又加一句：「咪當獎勵學生。」

「你認為我會俾個未殺過病者嘅人，拎咁貴重嘅武器？」我冷淡地反問。

「車～咁我去揀第二樣。」瑜小六惆然地抬頭，就轉身返回市集那邊。

現在，小型垃圾場只餘下我們兩人，王達尼便順道問起：「聽講你準備帶學生出去，原來係真。」

「見識下唔好？」

「定另有目的啊？」王達尼對我苦笑，說：「算～我唔會亂咁估。」

「一粒糖可以？」我繼續問價。

「你唔係唔買咩…」王達尼有點疑惑：「呃…得嘅，不過你去到靈實醫院，如果搵到藥物就要俾我。」

「藥物……價值同果汁糖都係差唔多。」

在大本營，要購買有如三個五元硬幣疊在一起大的防燙傷藥膏，就需要用到兩顆果汁糖去交換。

比起什麼咖啡、果汁、肉類食品、香煙、電子零件或武器，藥品的價值遠高於它們，因此一般人只能到D橦大樓向醫務所職員購買，即Dr.D管治的大樓。

「算，兩粒就兩粒。」我不忍地把兩顆果汁糖，放到王達尼手上。

「好！多謝你。」王達尼望住手中的糖，淺淺而笑。

我就拿著短劍和圓盾，回到市集中找到四處觀望住攤子的小六。

「拎住。」我走到她面前，把短劍和圓盾掉到地上。

「鏗──」一碰地下，又發出脆耳的聲音。

瑜小六回首，有點愕然和驚奇，但還是拾起了劍和盾，並慢慢笑逐顏開：「老師…你又話唔買俾我嘅！？」

「喔，係嗰個黑商讚你靚女，話送俾你唔洗錢。」說畢，我就在市集拍拍手召集眾人集合：「全部人返嚟！」

在我召集下，大家很快地來到我身邊。

「你哋都已經買齊需要嘅嘢同武器，呢幾日就好好返去練習點樣用。」我對他們說。

「嘖～點解佢兩兄妹可以一個揸急救包，一個揸電筒咁簡單？」Chris真的一有機會，便會質疑我的不公：「係嘅～佢哋條命係貴價少少。」

「Chirs，你揀咗鐵長矛，到時你行頭。」我回答他。

「…」他聽完這句後，面上神色更顯厭惡：「我都係住喺八樓上面…你憑乜要我咁做咁做！我想行邊就行邊，咩位就咩位！」

「咁隨便你～」

「阿Sir…你咁樣擺明偏袒有錢人姐。」阿文也有點不滿：「佢兩兄妹都唔洗拎武器對付病者……」

「如果我偏袒，佢兩個直頭唔洗跟我去。」我深沉而直接地說。

「唔好講咁多廢話，亦都唔係講呢啲無聊嘢嘅時候。」小六有些先見之明，站出來說：「仲有三日…我哋好好習實一下武器嘅操作，同團隊默契仲好。」

「講得啱…」一直怕得要死的奧迪也冷靜下來，點頭同意。

「聽日我哋准時十點鐘，C樘００４活動室等啦。」小六更決定好練習行程，充當住眾人領隊。

「果然係我哋嘅小隊長……」阿文望見小六的熱忱，也不禁婉然一笑。

「小隊長…！」奧迪點頭大喊。

「大家拎隻手放喺中間。」瑜小六率先把手放在半空，準備來個同伴間的「搭手儀式」。

「唔…」阿文點頭，第一個把手放到小六的手背上。

「遲咗……」奧迪第二個把手放在中間。

「公仔，娃娃？」小六望住他們兩兄妹。

向來少話的兩兄妹，亦點一點頭，把手放到上面。

「Chirs？」瑜小六望向還在抱住手的他。

「我唔會做啲咁老土嘅嘢。係生就生，係死就死……」Chirs還未說完之際，小六已經強行捉住他的手放到中間。

終於，他們六個人，手貼手的搭住了。

「期待你哋嘅表現。」我轉身，就離開市集，這三天任由他們活動。

當然，我有秘密觀察他們。

第二日我真的到了活動室附近，偷看他們的訓練，結果六個人也到齊，不知是不是瑜小六施了什麼魔法，大家好像已經當了她做領導一樣。

活動室內，瑜小六她正教導所有人應負責的位置……

「Chirs！你到時企喺最頭，病者一衝過嚟你就要用枝鐵長矛向前插住佢，頂住佢！唔好俾佢有機會埋到我哋身。」

「我儘量試下～」Chirs答。

「公仔！你就企喺Chirs後面，一入到好黑嘅地方，就可以開始用電筒。娃娃，你企我哋全隊中間，最緊要小心自己安全。」

「嗯。」他們兩兄妹點頭。

「奧迪！你護後，記住用把開山刀保護好我哋背脊。阿文，你用釘槍就行側邊，隨時留意下周圍，有乜事即刻好出聲。」

「明白，小隊長。」奧迪和阿文二人帶住充滿好感的眼神，望住瑜小六。

阿文又問：「咁你呢小六？你負責啲咩？」

「我同奧迪一樣負責護後…到時老師應該護前。」瑜小六開始握起自己的短劍和圓盾。

「哇…真係，神奇女俠咁……」奧迪受迷惑般，打量住瑜小六全身。

「練習吧！」小六喊一聲，大家都開始練習起來。

包括突發的陣容變換，例如病者從右邊突襲，便立即切換所站的位置，從後面突襲，各人又要站著不同的位置，十分要求組織性。

之後又訓練面對不同的病者，該攻擊它們的致命部位。到他們辛苦得要命，要短暫休息時，已經是下午三時多。

其他男生一直手持沉重的武器練習，所以全身都累得動彈不到，要躺在地上休息了。

唯獨只有公仔因為手持電筒，才有足夠的氣談話。

「你個盾牌好特別…。」公仔走到汗流浹背的瑜小六身邊。

「係…？」

「上面畫咗個「M」字…你英文名嘅開頭嚟？」公仔問。

「唔係…」滿髮是汗的小六，望住落到地上的水滴，似是回想又似追憶：「係一個，我好尊敬嘅人…。」

60

「尊敬？」公仔愣了。

「係啊，每個人都應該會有，你有冇一個尊敬嘅人？」瑜小六反問。

「我…我…為我屋企人感到自豪。」公仔答得一點自信也沒有。

「你同你個妹係八樓嘅人？」

「嗯…」

小六對兩兄妹好像很有興趣，開始問些關於他們的事：「你哋個到嘅生活係點？我從來未上過去…」

「我哋…每日都有三餐，你哋樓下每日係分配麵包，我哋八樓、九樓都有自己嘅分配制度，不過係分配肉排、香腸、火腿之類嘅食物。」公仔說下去：「如果租唔到雪櫃去冷藏啲肉…我哋就會選擇用鹽風乾佢。」

「唔，」瑜小六朗然一笑：「聽落都唔錯。」

「係…」

「不過，點解你同你個妹成日睇落都…咁唔開心咁。」

「因為……」公仔欲言又止：「我哋一家…」

正常公仔快要吐出句子時，一直躺在地板上的阿文就忽醒來，伸個懶腰：「呼！繼續練習！」

注意被分散後，公仔就不再說了。

見他們這般上進，我也放心交給瑜小六在這三天去訓練他們，好歹都應該十八、九歲了，應該懂得自己規劃時間吧。

而我，則有更緊要的事要做。

「係你？你應該好忙先啱，嘿…但都好開心見到你，我親愛嘅…獵手。」Dr.D開門讓我進去：「對新病者有發現？」

「暫時算係確認到，有一種病者叫做「病童」，不過能力、弱點仲未清楚。」我說。

「呢啲小事就遲啲講～講番正題？你塊牛排想要幾成熟……」Dr.D笑揚起兩邊的嘴角，充滿邪意而笑：「推薦你食三成，特別Juicy～一口咬落去啲血汁滲喺自己個口蕩下蕩下…諗起滿口血味都特別興奮……嘿嘰哈哈哈…」

「我食開十成熟。」每次我來到，Dr.D都會為我準備餐點。

我亦是，看中了這一點。

「Bad taste～」Dr.D慢慢轉身，步入廚房：「原來你興趣係食香口膠。」
望住Dr.D的背影漸漸沒入廚房中，我橫視屋內一眼，亦開始自己的行動。因為Dr.D的宿舍是採用數間房子連貫一起的，所以擁有不少的房間，我要找出的，是他核心的私人房間。

就趁他在煎牛排的期間動身在屋內周圍探尋，在這之前我一早調大了其音響設備一直播放住的英文懷舊歌，音響機上面顯示正在播放一首《Yesterday Once More》的歌。

歌長四分鐘，就為自己定下四分鐘後要回來吧，因為Dr.D通常煎一塊牛排要用到一首歌半的時間，這是我的經驗。

每一間房我都只是略略打開看看，發覺沒太大特別就不會入去查探，可能真相往往只會在最後才出現，我一直看到最後一間房才發現與之前見到的比較特別。

房間中，特別陰涼又幽暗的，面積大概有一個普通課室的大小。主要的工作桌上放了一卷類似手札的東西和一些英文書籍，後方有個被大黑布包住的長方形玻璃箱，裡面隱約綻放著幽幽的藍光，估計是一個魚缸。

直覺驅使我把手札打開，入面的文字中英混雜，且標明的時間都是最近的日子，像是做實驗時進行的記錄。

最令我在意的是，他所寫的記錄對象──病爪。

其中幾頁……

「第６８次實驗，推斷為雜食性生物，對雜草、青蛙、老鼠、金魚、肉、棉花、紙巾等，都有興趣並會進食。」

「第１２８次實驗，在漆黑的情況下傷口能極速治癒，陽光或是紫外線強燈會破壞其體內細胞，引致治癒細胞壞死，進入「假死」。」

「第１７１次實驗，不會進行複雜的思考。」

「病爪嘅實驗記錄？」我放下手札到原位，彷彿沒來揭開過一樣擺放著：「理應病爪已經俾我割咗個頭死咗…」

然後，我又看到了桌上擺放住兩個小相架。

是Dr.D，分別與兩個男人合照的相片，看上去只像普通朋友沒什麼特別，不過如果細心想想，可以記得……老賢說過Dr.D曾經有過兩名手下。

跟我一樣做相同事，的手下。

本著好奇的我，拿起相架認真細看，並把照片取出來看看日期，是什麼時候拍攝的。

可卻給我發現，照片背上寫住名字、日期和地點，像墓碑般。

「Dick Grayson，六樓６１４室──０２／１１－０５／１３」

「Jason Todd，地下層多媒體攝影棚──０６／０４－０９／１４」

什麼意思…

聽著外面的歌開始唱到尾段，就表示我沒太多時間待在這裡思考了，所以我快快把相架放回原位，心裡默默記住照片上的字就準備離開。

在我開門打算出去的時候，我腦海剎那閃出一個念頭。

我轉身，望向那射住紫外線燈的魚缸。

然後慢慢地走過去，伸手揭開了蓋住魚缸的黑布……

病爪的頭，正浮沉在魚缸之中。

一旁更有些青蛙、金魚、蝦毛等在游動著，，畫面詭異怪誕。

雖然心中早就猜到病爪的頭可能被放了在裡面，但見到真實畫面後還是嚇了一下。

而魚缸向外的玻璃面左上角方，貼住一張紙，上面寫著「第３４６次實驗」。

令我更到驚訝的是，魚缸底下有很多未曾清理的動物屍骸，都是些被咬斷一半慘死的小青蛙及金魚。

於是，我想做個小小的測試。

我把手指放到魚缸的紫外光燈開關上，按了一下，把它的燈關掉。

「咔」

.

..

...

「嗄…西里呼嚕…吧唧吧唧茲茲」喝水及咀嚼的怪聲在魚缸中漸漸傳出。

「砰！」魚缸受了一下猛烈的撞擊，我馬上把紫外燈開啟。

「咔」

在水中的病爪立即如同石化般，頭部因為浸在水中沒有受熱蒸化。而剛才數條還在游動的金魚和青蛙，瞬間就死了幾隻……

有隻青綠色的小青蛙更可以清楚看見…它上半身被病爪含在嘴中，半死不活的掙扎著，既殘酷又恐怖。

歌曲，亦停了。

我馬上離開房間，回到廳中原本的位置坐下。過多三十秒左右，Dr.D捧拿著碟牛排出來。

「十成熟嘅牛排要煮得特別耐，嘿……你冇周圍亂走嘛？」Dr.D冷不防地問。

「冇。」我答。

Dr.D欣然地點頭，把牛排放到我面前。

為了不讓他生起異心，我只好在他面前吃了這塊十成熟的牛排。

韌得要我的命。

「我手勢唔錯？」Dr.D喜歡望住我把牛排一塊一塊的吃下。

「唔。」我嘴咀嚼邊點頭。

61

離開後，我把Dr.D房間中照片上所寫的名字默默記住，去到問老賢認不認識名字的二人。

「Dick Grayson…Jason Todd……我冇印象。」老賢認真地思考著：「或者我幫你問下周圍嘅人？」

「好。」

「你今次深入虎穴好危險，好彩你冇俾Dr.D發現。」

「我喺張相到…仲發現寫住兩個地點。」

「嗯？」

「其中一個寫住六樓某間房，第二個就寫住地下層嘅多媒體攝影棚。」我說。

老賢聽後沉默一會，說：「你知唔知道，Dr.D嘅實驗工作室喺邊。」

「D橦大樓醫療室入面…？」

老賢搖搖頭，說：「就係地下層嘅多媒體攝影棚…不過個到嘅入口位於大本營外面，就入去，就必須要行出大本營先得。」

「原來仲有咁嘅地方…」

「所以一般都唔會有人去騷擾Dr.D佢喺個邊嘅研究…個到得佢嘅得力助手先有鎖匙入佢。」

「我？」

「馬姑娘。」

「差啲唔記得佢嘅存在……」

「你好似過兩日就要帶學生出去實習？暫時就唔好打草驚蛇住，專心喺依件事上面先。」

我答應老賢，所以先把注專力放回到出外實習上。其實這次出外遠征目的，除了想從南愚口中得知「病童」的資訊外，我更想看看有沒有機會遇到其他的怪物。

始終靈實醫院算不上很近，至少要行４５分鐘路程左右，中途可能會遇到大本營附近遇不著的怪物。

如果每一區也設有病者頭目，那我第一次遇到的病腦肯定就是大本營附近的頭目了，因為至今為止我都未再遇過病腦一次。

我還是忘不了，它懂得製造土製炸彈、大射燈陷阱、抽血作武器、假死等恐怖的智商，它肯定是至今為止，最難對付的病者。

出發當天，那伙學生都依我吩咐在大本營南門等，每個人手持住武器，心情甚是心情忐忑……

「到齊？」早上八時正，我行過去。

「老師…仲差公仔娃娃兩兄妹。」背住圓盾和短劍的瑜小六答。

奧迪和阿文兩個怎不知從哪裡找來了黃色的頭盤頭盔和防塵面罩：「佢兩個呢家肯定係驚到唔敢出嚟喇…」

「老師！早晨。」遠處前來著衣裳高貴的一家四口，馬德楚一家。公仔跟娃娃像個還要被人帶上學的小孩子般，跟在父母的後面。

是來跟我相討，不要帶他那兩個孩子出去嗎？早預了。

「早晨。」我對面前的馬德梵說。

「今日天氣好似唔錯……」馬德梵抬頭望住天，皺著眉點一點頭：「我兩個仔同女就交俾你。」

居然？

馬德梵轉頭望向公仔跟娃娃二人，眼神示一示意，他們兩個就乖乖地走到我身後。

「我哋一家係絕對信任你，老師。」馬德梵老婆向我投以一個信任的目光，然後向公仔娃娃交代：「公仔～娃娃～一定要聽老師話。」

「知道…」公仔答，娃娃亦點頭。

還以為他們是來阻止我帶他的子女出去，真是猜不到……

「放心。」我對馬德梵和他的老婆說。

接著，我便帶住六個學生一同走到大本營的南門出口處，要出去了。

「有冇出入申請紙？」一位看守南門的職員站到我們面前，阻止我們繼續前進。

「佢唔需要申請，」另一位經驗老道的看守人盯了我們一眼，說：「開門俾佢哋。」

兩名職員把沉厚的鐵門以機關形式拉開，我們穿過大門再經過充滿障礙物的滯留室，便正式步出營外。

「呢到就係……出面？」阿文手握住氣動釘槍，瞄準著周圍。

「放低，一陣射到自己人。」我用手按低阿文手上的釘槍。

「比想像中荒涼～」Chris一手握住鐵製長矛，一手插住袋。

「跟住我。」我看住手上的地圖，開始領路。

我住了將軍澳這麼多年，當然清楚靈實醫院的位置，不過這張地圖是賴三精心設計過，上面標注了不同勢力的範圍、不同病者的出沒地帶、現有可搜索的物資地方等，只有大本營的核心成員和搜索隊能拿到。

要帶住他們去容易，但要帶住他們穿過不同勢力或病者……就可能要花點心思。

要前去靈實醫院，我會按住寶順路出發，即是由現在正身處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一直向東北而行，不過中途會經過不少樓宇、商場、學校等地，其中附近的圓玄第三中學更被標示為「危險區域」，因此我應該會在到達半路時，轉為從馬路行上山路，即向寶琳南路。

時間會耗多一點，但會安全許多。

「老師…只要跟住你行就得？」疑神疑鬼的留意四面的奧迪問：「……一定冇事？」

「唔一定。」我讓他要保持警覺。

「如果突然有病者衝出嚟我哋要點做……」奧迪惶恐地問。

「一般嚟講遇到舌女就要對付，大眼、大耳、大鼻都可以即刻轉彎走。」我斜眼盯住奧迪：「你到底有冇上堂？」

「點解遇到舌女要對付啊…對唔住啊……以前我冇留心過…」奧迪此刻變了一個又會怕又會乖的孩子，跟上學表現不一。

站在最後的小六代我答：「因為舌女佢追逐速度好快，我哋背向佢跑好快就會俾佢捉到……」

「你估我哋之後會唔會遇到……」奧迪緊貼住前面的人。

「要睇運氣。因為根據地圖…」我望向不遠處的圓玄第三中學，說：「個到係舌女主要出沒嘅地盤。」

「……」奧迪臉色彷彿一瞬變青。

「啞…啞……啞啞啞…啞…」

走不多久，我們見到圓玄第三中學的上空有著多隻漆黑的烏鴉盤旋，沿路的樹木亦因冬季而枯死，感

覺十分蒼涼。

「好多烏鴉…」阿文望住那邊，愣住。

Chirs理所當然地說：「烏鴉鐘意腐肉。」

「走啦…好心寒…」奧迪推一推他們二人。

而公仔跟娃娃，則從出來到現在也未出過一聲，太害怕了麼。

「上山路。」我望向了靠住樹林的山堤。

人類少了，烏蠅等討厭的生物也滋長了不少，在樹林草間通常都能看到，即便乾淨得皮膚光滑的瑜小六，也得被數隻烏蠅圍繞住來飛。

「真係煩…」她不屑地用手撥走著牠們。阿文和奧迪亦馬上幫忙，用手上的武器幫小六驅走蚊蠅。

但顯然地，沒什麼用。

「留番啲力，唔好做無謂嘢分心。」我望一望身後的他們。

「著住長袍，戴住面具，講嘢都大聲啲～」Chirs又插嘴。

「咁一陣遇到危險…你唔好叫到成個女人咁。」我對身旁的Chirs說。

「睇吓點～」

基於寶琳南路是一條山路，所以左右兩邊都是草叢，只能向前或向後。只要我們照住道路一直向前，就能順住路到靈實醫院了。

「嚓──」草叢有些少騷動。

我做個手勢，示意大伙兒停下。

大家見到我手勢後，也靜止住了。

=x-large「嚓──嚓嚓──！」

一隻野貓，在草叢跳出到路上，再快速地跑走離開。

「呼…嚇死，原來係貓。」阿文鬆了口氣。

「嘖，貓～」Chirs為剛才短暫的嚴肅笑了笑。

「等陣…啱啱隻貓條尾伸高，毛都豎哂……」我猶豫地望住那隻貓。

「所以呢？因為俾你嚇親啊嘛。」Chirs賤賤地輕笑。

「嚓──」又一下草叢的騷動聲，不過聽得出是體積大的生物，至少比剛才的貓大。

我看過電視的野生頻道，在人類世界中，是沒有第六感這回事，因為進化過程中已經退化得好嚴重。

但在動物的世界裡，牠們本能地有種危險的直覺，亦稱之為第六感，是牠們的逃生本能，例如老鼠遇著海嘯、地震等，都會早幾小時就開始逃跑……

而那隻貓……

剛才的表現，都只是因應本能而逃跑？

「全部人警戒……拎起武器。」我開始提住傘子，留意四周。

「你真係…係都要做無謂嘢，唔好咁大驚小怪。」Chris煩厭地嘆了口氣。

「噓…」站最後的小六，提示Chris安靜。

「都唔明驚乜，舌女好好哋點會喺山林出現啊？有嘢食啊？用下腦諗都……」Chris邊說邊行，直至眼前有隻人形生物以爬行的姿態從草叢中走出來。

是舌女。

它只花兩秒就走到我們前面，並兩腿站立、瘦長的雙手高舉、張開凌厲的嘴巴，吐出了腫脹肥滿的舌頭！

「嗄嘰嘰嘰嘎嘎嘎嘎──！！！」

「…」Chris他呆住了，望住跟自己只有一步距離的舌女。

「Chris！！！！！」身後的大家也叫住了他的名字，想要他回神過來。

「刺佢！」我急喊。

舌女下一秒就揮下高舉的手，一擊打向了Chris！驚叫得如女生的他，下意識地舉起鐵長矛擋住，被攻擊的餘震弄得向後摔倒了……

「呣呣嘎嘎嘎嘎嗄！！」舌女下一步就要撲到Chris身上，跟他來個死亡的舌吻。

我見Chris已經驚恐得手腳無法郁動，便立馬上前蹲下撿起他的鐵長矛，對住舌女即將要舔過來的位置。

「嘶」的一聲，鐵矛刺進它的厚肥舌頭不到一半，便馬上退後，並跳閃到草叢的一邊隱藏自己。

「啊呀呀呀呀！！！！」奧迪嚇得不斷退後，與大隊距離拉遠。

不危險了……！

「噠！噠！噠！噠！噠！噠！噠！」阿文瞪大眼睛，瘋狂地向草叢中開釘槍。

「阿文！唔好浪費釘彈…」我提醒他。

小六立即補位，舉起圓盾到阿文面前為他防禦，而公仔和娃娃則躲在我的黑袍後，不敢亂動或說話。

「返嚟啊！奧迪！」瑜小六向不斷退後，遠離大隊的他大喊。

「唔…我唔得啦……我要走啦…！」奧迪只懂不斷後退，甚至一摔一跌的跑起來。

「嘎！」忽然，一雙瘦長的手從草叢伸出，捉住了小六的雙腿。

「啊…！」她驚呼之後，已經被草叢中的舌女拉跌於地上，並想拉入草叢之中。

「去死呀！死呀！！」阿文雙手捉緊釘槍，往草叢中不斷射。

「娃娃，公仔…睇住Chris。」我另一隻手握起Chris的長鐵矛，上前協助小六！

「嘶！」我用鐵長矛一下刺入草叢之中，就感覺到插到了什麼。

「唔嗤嗤嗤嘎──」舌女痛苦地哀叫，又馬上鬆手退後。

很快地，草叢騷動的聲音往奧迪那邊衝去……

「返嚟啊…！奧迪！」阿文大喊。

奧迪回頭時留意到草叢中，不斷有東西向他迫近，便更怕起上來，想返轉頭回我們這一邊。

「靠左行呀！！」瑜小六提醒。

因為舌女正潛伏於右面的草叢之中……

就在舌女移動到奧迪一旁的位置後，它在原地停頓了一秒。意味住…它準備使用撲擊！

「伏低！奧迪。」我大喊，並提著沾住不明液體的長矛過去。

「吓！！」奧迪聽命的，立即伏低身子。

「嚓──！！」舌女果真從草叢中飛撲出來，不過奧迪伏低了身子，因此撲擊失敗，跌入左邊草叢中。

奧迪只看到有個巨大的影子從他上面掠過，便繼續驚懼地向我們跑著來……

舌女亦都不再打算耍花樣，失敗後直接爬到路上，想要追住正狂奔過來我們這邊的奧迪！

見狀，我亦向住奧迪的方向跑過去。

我握緊鐵矛，對準了奧迪……身後的舌女。

「老…老師！！你想點呀！！！」阿文看得呆住了。

「唔好殺我啊…！」奧迪望住我對向他的矛，還是繼續跑著過來：「我冇俾佢舔到啊！」

「爬低！」我怒喊。

奧迪聽後，又伏低在地上，同時我真正地伸出長矛刺向他身後的舌女！一直被奧迪身影擋住前面情況的舌女，這才見得到我提住長矛刺向它了，正在衝來的它已經不能剎步，硬生生地吃了鐵長矛一記深長的貫穿……

鐵長矛一直深刺到舌女的腸部位置，才真正地使它停了下來，不再向前爬行半步。

「喀…」舌喉徹底地被破壞的舌女，一動不動。

「嗄…嗄…」望住死去的它，我喘了口氣。

62

一切，都回復平靜。

只有眾人還未回魂的喘氣聲，與……奧迪的哭泣聲。幸運地逃過一死他，莫名走到我身邊抱住了我。

「…」我低頭望住奧迪。

「對…對唔住……老師……」奧迪沒有十八也有十九了，身為男孩子……要哭出來還真不容易。

「下次小心。」我把手搭住他的頭。

「你…」Chris呆若木雞，眼神焦點只放在我的背影上：「你一直以嚟…都係……咁樣面對……病者…？」

「一直。」我答。

清風，輕輕拂過我的長髮與黑袍，我從舌女的身上抽拉出鐵矛，握住走到隊伍前頭掉在地上還給Chris。

「鏗」鐵長矛掉落到地上。

「執番你嘅武器，懦夫。」我說。

「…」Chris這次不再反駁什麼，眼神低沉的他默默拾起地上的長矛。

凝視住我一陣子的瑜小六，也走到後面扶住奧迪繼續前進。

還是，太差勁了。

比起少佐還是大舊，這群學生甚至連當初跟我去對付病腦的推車手漢森，像他的一般實力也沒有。

在緊張、危險的情況下，

還是……依然會躲在畏懼的背後嗎？

待他們整理好隊形再次起行後，動作已經比剛才的機警，握緊武器並眼看八方，說話也少了半句。

再多走不到數十步，我們便經過到烏鴉滿天飛的玄圓第三中學，我們即便是走在山林小路之上，也能看到對面一條馬路之隔的中學入面的情況。

粗略一看，唯數約有七、八隻舌女，如果不知情的人從校門外經過，真的會死得不明不白。

有兩隻像人站直著的舌女不斷拍打校閘，有幾隻就在互相追逐著，像狗兒一起玩耍的畫面。

「我哋繼續直行就到？」瑜小六想讓大家專注前方。

「嗯。」我說。

經過陰森的玄圓第三中學後，我們終於從山路走到去靈實醫院外面了。那裡不及一般醫院大，看上去是中型的宿舍醫院，即便是大白天，裡頭也有令人不寒而慄的感覺。

因為正門接待處躺著數件屍體，唯獨亮著的燈管也在一閃一爍著，十足恐怖電影的場面。

「原本我想分兩隊，不過你哋嘅表現實在出色。」我停頓一下，再說：「所以，我哋一齊入去。」

他們默默點頭後，你眼望我眼，沒一個踏前領頭，只懂望住我的背影。

「懦夫，你行先。」我用雨傘戳了下Chris的腳側。

「點解係我，唔公平……我要企喺最前…」Chris的心情也惆悵起來，盯了身後的公仔娃娃一眼：「點

解…佢兩個可以乜事都冇…咩都唔洗做…！？唔公平！！！」

「你令我好失望，永遠淨識抱怨嘲諷嘅你…」我凝視眼神怯懦不定的Chris，說：「到今日先知，世界本就係唔公平？」

「我…冇可能對付到佢哋！呢枝爛鬼鐵矛……搵鬼用啊！」說畢，Chris就用力掉了鐵長矛到地上。

「冷靜啦你…」阿文勸說。

「點冷靜啊……」Chris焦慮地抱頭，蹲下來。

「冇事喎…我哋仲…仲有老師嘛！」奧迪也安慰他。

「佢根本全心想我死啊！！」Chris崩潰地大罵。

「你揀得呢枝鐵長矛，責任就預咗係企喺最前擋住最先衝過嚟嘅病者，同等道理，後面有病者追嚟…企喺最後嘅瑜小六同奧迪都會保護番你嘅背脊，根本就無分別。」我失笑一聲，說：「你天真到以為，怪物只會喺前面衝向你？」

「而且重點係…老師就企喺你隔離……你驚乜…」站在隊伍中間的阿文說：「最安全根本係你…」

一路上都沒有說話的娃娃，走去用雙手將鐵矛拾起，再交到去Chris的面前，彷彿叫他站起來，繼續上路一樣。

「……」Chris橫視大家一眼，握回了自己的鐵長矛，全身抖顫地擔當回最前的角色。

「阿文，淨番幾多釘？」我問。

「大概…二十發左右。」阿文拆開了釘槍的匣子來看。

「你用釘槍一係唔好射，一射…就要射中病者嘅弱點，明未？」我提點。

「係…」

「公仔，你陪Chris行頭，用電筒照住前面。」我吩咐。

「係……」雖然可以看出公仔臉上的畏怯，但也是很聽命導師的指示。

「咁，我哋開始行入去。」我望向前方，靈實醫院的正門。

大家也跟緊住彼此的步伐，進入到靈實醫院。醫院大堂處，躺住幾具被咬傷過的屍體。

「佢身上係咬傷嘅痕跡…」我蹲下到其中一具屍體旁調查：「公仔，用電筒幫我照住條屍。」

「老師……到底我哋要嚟做啲咩…真係嚟搵嘢…？呢睇落好危險…」阿文漸漸感到不安。

「我印象中…冇一隻病者係會咬人。」小六說。

「會唔會係有啲野狗太餓，入嚟食呢啲屍體……」奧迪又說。

「繼續行應該會搵到答案。」我站起，繼續向前。

63

由少至大我都經常出入醫院這種地方，走廊總是有種莫名其妙的壓迫感，每一次望到轉角，都隱約覺得會有什麼東西突然驀出。

而昏暗的環境，氣氛亦緊促得讓人窒息。

「唧」醫院深處有怪聲傳出，彷彿是病者出現的警號。

「咩聲…」站後的小六問。

「唧…唧唧…」又傳來怪聲，像親吻的聲音。

「好似…喺樓下傳嚟？」眉頭深鎖的阿文問。

合巧，我們經過了一塊貼在牆上的樓層標示牌，上面列明了不同樓層是什麼地方。

靈實醫院總共有三層，但更明確來說是有四層。因為其中一層是地下層，位於G樓之下……

「聲音喺樓下……」我指住地下層的名稱：「停屍間。」

「我…我唔落啊…！」奧迪馬上搖頭。

「唧…唧…唧…」、「咯吱咯吱……」兩把不同的聲音，同時地發出。

「乜料啊…啲聲越嚟越多嘅…」阿文驚疑地張望。

難道…

是新型的病者？

根據醫院大堂的屍體上看來，除非有食人魔，否則十居其九都是病者造成……

「你哋邊個想跟我落去？」我回頭一望，全部人眼呆呆的望住我。

「老師…既然有病者…咁不如我哋離開先……大舊Sir都講過…我哋人類遇到病者應該立即逃走！唔應該主戰…」阿文反過來勸我。

「我係攻擊學老師。」我盯了阿文一眼，說：「一係…搵個安全嘅地方先，再做決定。」

我不是不想走，而是這次遇到新病者的機會難得，只怕選擇回去的話，下次自己一個就不會再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入去…大堂入口個邊嘅辦公室？啱啱經過望咗一眼…好似幾安全。」一直不愛發言的娃娃，終於開腔。

「入先去。」我認同。

於是，我們又轉折到醫療大堂入口一旁的辦公室，走廊通道十分幽暗，幸好現正處於早上時間有光線可以透射進來，不然可能真的會伸手不見五指。

一路上，走廊中都充滿住障礙，染血的病床推車、散落地上的醫療用具、破裂的天花外露出的鐵管電線等……

在大本營外面的世界時，好像隨意碰到什麼物品都有機會感染病毒一樣，令他們走著行著時都有點刻意避開與物件觸碰。

前去後，我負責打開辦公室的門，一打開就有陣怪味襲鼻，應該是很久沒有通風的關係。

我叫公仔用電筒往周圍一照，辦公室有半間課室大，幸運的是入面沒有死屍或病者，讓他們能夠安心地找個角落坐下。

「老師…不如我哋就喺到求其執啲嘢返去算啦…哈…！你…你睇下！」全身繃緊的阿文，隨意地拉開辦公桌的一些抽屜：「裡面有啲廢紙…我哋拎返去可以俾學堂嘅人寫字、記錄用！」

「阿文，你冷靜下先。」我淡淡地說。

「有邊個想跟我出去？」見他們每個人都找到個有安全感的位置坐下，我便問。

「我寧願坐喺到…直到餓死……都唔會出去…」Chris晦氣地說。

我轉身把門開到一半的時候，我提點一句：「小心～無一個地方係永遠安全。」

「…老師！我陪你啊！」瑜小六站起。

「你……唔得。」我思量了幾秒，答：「你負責保護佢哋，我唔喺到個陣…你就係佢哋小隊長。」

「我…我同娃娃。」公仔突然亦站起來，娃娃跟著點頭。

不過…

他們二人臉色，顯然沒有小六這般自信，相反……是十分怯懦。

「你兩個…」我點頭，說：「咁你兩個跟我嚟。」

「嗯…」公仔跟住到我背後。

「老師你早啲返嚟……」奧迪欲哭無淚，抱住雙臂說：「喺出面好似每一秒都喺地獄咁…周圍嘅感覺都令人好唔舒服…我想返去…」

我見留在這兒的，都是開始對環境產生不良情緒的學生，包括厭世憎惡的Chris、哭喪著臉的奧迪、精神繃緊的阿文，唯獨只有小六一個好好的。

所以我便走到她的身邊，在其耳邊刻意交代：「佢哋三個精神…都開始有啲唔穩定，你保護佢哋之餘，都要小心自己。」

瑜小六聽後，愕然地望住那三個頹坐在地男生，再對我點了點頭。

「走吧，公仔娃娃。」我開始帶住他們二人前往停屍間。

其實，我不知他們兩兄妹哪來的勇氣…會選擇跟住我一起下去。

我在前頭帶路的時候，總是聽到兩兄妹的腳步時急時慢，從地上陽光反射過來的影子，又會見到他們不時互相望住對方，甚似討論的模樣，感覺極是怪異……

不過我沒太多閒情去理會，始終，我們人類真正的敵人，正可能就在我們眼前的停屍間下。

「下面好似係全黑……」我在通往停屍間的樓梯上，望了望下面的情況：「公仔，萬一真係有病者…電筒要照準啲。」

「唔…」公仔點頭。

「娃娃，如果我同你阿哥都死咗…你就返去通知瑜小六佢哋，即刻離開。」我說。

「唔…」娃娃也點頭。

他們兩個的相貌，真是骨緻。

我們一起步落停屍間之下，入面如同我所說的一樣，是全黑的。但沒有過分複雜的通道轉角，只是一條大直路，之後左右兩邊是停屍間，即擺放雪藏屍體的地方。

我提著雨傘，開始步前……

我們先走進最近的一間停屍房，我輕輕敲門測試過沒有病者，才放心進去。

可一打開房門後，嚇人的病者沒有，

嚇人的屍體倒是有一堆。

整間殮房酷如開過一場屍體派對，原本應該被放在冰箱裡頭的人類屍體，被小偷到訪過，全都被拉出了冰箱，軟軟地躺落在地上。

「啊…」一開門，娃娃見到嚇人的場景便差點叫起來，還好她自己掩住了嘴巴。

「…」公仔瞪大住眼睛的，置身於這場景……他腦海都肯定十分混亂。窄狹的房間、混亂地躺的屍體、屍味沖天的氣味。

還好，我戴住的鳥嘴面具，尖端的位置塞住些Dr.D給予的香草、薄荷葉植物，我不用嗅到這些屍味。

我先入去，用雨傘把每條屍體都戳一次，確認不是假死的病者才再走入一點。我發現每具被人從冰箱強行拉出來的屍體都有一個共通點……

「佢哋全部都冇俐……」公仔手掌掩住鼻子說。

「嗯，」我凝望幾具都沒有舌頭的人類屍體：「事出必有因…」

「我洗唔洗閂門…」娃娃問。

我轉半身，對娃娃她點頭。

我蹲下來，在一具屍體旁推測：「得兩個原因，一係我哋未曾發現過嘅新病者…係專門襲擊人類舌頭，二係可能有食人魔對人舌特別有興趣。」

「或者…會唔會係病腦…？佢哋都係一種只會喺建築物入面活動…嘅病者，話唔定佢拎人舌嚟做藝術品……？」公仔大膽推測。

「機會微啲……如果係病腦，我諗由我哋入嚟個刻已經設咗陷阱令我哋知難而退，而且佢哋所造嘅病窩通常好接近人類生活方式…呢間醫院到目前為止所有嘢都係雜亂無章，冇感覺話你知…有個人喺到生活過嘅痕跡。」我說出自己的想法。

「老師…你經驗…真係好豐富…」公仔望住我。

「你經歷多啲就明。」我對住關閉住的門口，說下去：「一陣出返去…如果真係遇到新病者，就盡可能保護自己嘴部。」

因為它的攻擊方式…

貌似是攻擊他人嘴部的位置。

出去第一間停屍房後，我們又去了第二間、第三間、第四間，全部屍體都是同一個樣，舌頭被強行奪去了。

「第四間房都係咁…」娃娃說。

「睇埋最後個兩間。」我望向前方分別左右的停屍房。

「好…」公仔說。

「唧──」

忽然！又傳來了怪異的聲音……

我們三人都是一愣，然後我叫他們盡快入到剛才的停屍房中，並把門身打開至預留一條小空隙，可以看到出面情況。

「公仔，將電筒放喺地下出面。」我低聲快說。

「喔…」公仔照我的意思做，這樣子才可以在門內看到出面的情況，否則失去光源只會一片漆黑。

「唧──」聲音漸近。

腳步聲亦慢慢走近，在電筒的照射下可以清楚看見，一個步行虛滯的人形生物正走往電筒那邊。

「唧唧──」

我們三個，亦終於見得到聲音的主人……是病者。

全身紅點、嘴巴血紅，特徵是不停地流住唾液，而這些唾液不像舌女的附有酸性，而是含舔力。唾液一旦從它口中流出，接觸到空氣，不消幾秒內便會變成特殊膠水般含舔力。

確認了，肯定是新型病者。

而且是大本營從未發現過的……

「老師…點做……」公仔以蚊子般的聲音，在我耳邊問。

不用公仔提醒，我也知下一步就要先下手為強……

如果它的攻擊位置在嘴部的話，那麼弱點都肯定是在嘴部之中，幾乎所有病者的身理都是這樣構成，最有殺傷力的地方，就是最脆弱的地方。

可是，在我想動手之際……卻被樓上一道尖叫聲所震驚到。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這叫聲我認得不是小六、不是Chris、不是奧迪，更不是阿文！

=large是大眼！

眼前的病者就暫且稱為病嘴吧…！它一聽到大眼的叫聲，本來呆滯彷彿的眼神活過來一樣，腦中有了目標馬上跑往聲音來源的位置……

「老師…咩事啊！？」娃娃捉緊住我的手臂。

「係大眼…」我推開了門，步出房外：「只要活人一俾佢發現，佢都會發出呢啲叫聲吸引其他病者過嚟。」

「即係話……」公仔愣住：「佢哋俾大眼發現咗…？」

「應該都係……」說著，我便拾起電筒跑過去跟住在病嘴身後。

「老師…等埋…」娃娃叫住我。

病嘴見到背後突然有光照射住它之後，便猛地轉身對我流露出極其渴望的表情，它嘴巴就像中風病人一樣，歪掉的。

「唧唧！！！」它衝過來，想要對我強吻！

這下之後…

我大概猜想到，那些被奪去舌頭的人，都是被病嘴強吻，其唾液的舔性再貼緊住二人嘴巴，只要一強行扯出來……對方的舌頭便會立即斷掉。

於是它一衝前，我打開雨傘阻止它的前進，繼而收起雨傘對它身體狂戳，果然不太奏效，便用傘子往它的嘴巴戳去！

「唧──」結果跟我所想的不一樣，雨傘被它的嘴巴及其唾液緊緊的舔為一體了。

64

「老師！」公仔和娃娃都在我身後，十分驚恐。

我握緊雨傘想要將它從嘴部拉出，卻如同深入泥漿一樣緊緊貼住，任我多大力也無用。

「老…老師…我呢到，有把刀…」公仔突然從衣袋中，取出一把小軍刀給我。

「點解你…」我有點愕然，但還是立即接過公仔手上的小軍刀，往病嘴身上狂刺！

可任我刺得多深，傷害都完全沒有用，病嘴它嘴巴依然啜緊住雨傘的前端，對人亂揮亂抓。

然後我又用利用軍刀從右刺入它的臉頰之中，這一刺後，又被它吸收了武器般，軍刀再也扯不出來。

「唔好再同佢糾纏，我哋上去。」我對身後的公仔娃娃說。

如果病者的生成之中也有失敗品的話，病嘴肯定就是其中一個，因為嘴巴一旦啜舔住的東西，就要花費很大的力才扯得出來。

我才沒有時間去拉出它正舔住的武器……

現在我手上只餘下發著光的電筒，上回到G層之後，我第一件事便是先跑回去瑜小六他們四人所在的辦公室，可去到那處的時候……他們都已經不見蹤影。

「啊呀呀！！！」

「射佢啊，阿文！釘槍啊！」

「小六…跑呀走啊走啊！！」

「啊啊啊啊！！！！」

「…我講咗啦！我早知同你哋講……我見到佢！！」

樓上發出他們四人的叫聲，及奔跑聲。

「佢哋點解唔跑出醫院…反而跑去樓上……」公仔望向醫院外面，心中極是渴望逃出。

「隻大眼…應該係喺出面行入嚟，之後發現埋大堂辦公室嘅佢哋……最後尖叫。」我推測。

「咁我哋…走？」公仔問。

「我唔迫你，如果你想走，就依家帶你個妹…」我望住公仔空無一人的後方，心中一寒：「公仔……你個妹去咗邊。」

「妹…妹？」公仔立馬轉身，十分愣然：「娃娃！！？」

「佢唔見咗！？」

「肯定係我哋跑太快，周圍又黑又多障礙物…佢跟唔上嚟…」公仔握緊拳頭。

「咁…」

「搵返我個妹先…！！老師…求下你！」公仔望住我。

「…」我合上雙眼，思考幾秒，說：「嗯，我哋返轉頭。」

只希望，小六會帶領到他們脫離危險吧……

65

我跟公仔跑回返路，往前去停屍間走廊的路再行一次，打算可以重遇娃娃，可……就是連鬼影都不見一隻。

更奇怪的是，剛才在地下層中不斷掙扎想要把傘子和軍刀從嘴巴拉出的病嘴，如今死翹翹在樓梯口前。

我慢步地上前查看，試圖從死去的它身上撿回自己的雨傘和公仔的小軍刀，

成功了。

病嘴死後，唾液就如同稀水一樣，失去了強大的舔力，很輕易就把我倆的武器扯回出來。

「佢點解無啦啦死咗…」公仔既畏懼，又深疑：「啱啱明明仲…」

「佢個嘴…」我又蹲下來，查探它的死因：「似乎受到硬物襲擊…」

「娃娃冇可能有咁大力…而且佢手上得急救包，邊有可能……」

「周圍睇下，除咗我哋之外…仲有第三者存在喺呢間醫院。」我站起，對公仔說：「既然對方知道病嘴弱點係嘴部，仲刻意攻擊……咁證明對方係個人類。」

「……醫院咁大，我哋去邊到搵？」

「既然我哋返嚟個條路見唔到，即刻…對方會喺反方向。」我開始握住電筒照住路面。

「點解娃娃個陣會跟唔上……」公仔說到此處，腳步突然停了下來，還好我留意到了。

「做咩？」我轉頭。

「我隻腳…郁唔到…」公仔想用力踏出一步，但地板就是有股引力吸住他的鞋子。

我把電筒往他雙腳一照，才發現地上有些奶白…接近透明色的舔液，緊緊地舔住公仔的鞋子。

「係病嘴嘅口水。」我走過去，強行抱起公仔助他掙脫舔性唾液。

花了好大的力氣，鞋子還是貼得很實，我放棄了……索性叫公仔倒不如光著腳走。

不然，在這裡玩扯鞋遊戲也沒什麼意義，實在舔得太緊了。

「唔好要對鞋…」我說。

「……好啦！」公仔似是做了極大掙扎，決定脫下自己的真皮男裝鞋。

一雙鞋子不貴，但在亂世就十分珍貴，不過我相信公仔他父母親有能力再給他一對鞋子的。

我們找了一整層，也不見得娃娃就在附近，不過…她卻無意地留了些很細微的線索給我們。

我繼續用電筒照射住地面的線索：「頭髮…仲要係灰色。」再望前一點，那些跌落的髮絲彷彿一條一條的形成了路，引導我們去尋找娃娃。

「佢個陣肯定試圖掙扎……先會跌咁多頭髮…」公仔拾起地上的頭髮來看，緊緊握住：「點解佢個陣唔大叫…」

「或者…對方當時有武器喺手脅持住佢，唔俾佢出聲。」我想，最壞的情況出現了。

「老師，啲頭髮一直跌到上去二樓嘅樓梯……佢帶咗娃娃上去。」公仔說。

「唔，我哋上去吧。」

我與公仔一起跟隨住髮絲的掉落，上到了靈實醫院的第二層。上面跟G層相差無幾，主要的走廊通道滿滿的障礙物，走路都要左行右轉。

「娃娃俾人捉咗去更上面…」公仔望住樓梯口。

「我知，不過反正經過二樓，就帶埋瑜小六佢哋走先。」我望住前方雜亂的通道。

「咁…但係…佢哋把聲已經消失…」

我一邊一邊說：「可能呢一層仲有病者，佢哋唔敢出聲。」

病者和醫院，很相襯的地方。

我們在沿路上用電筒照向周邊的病房，想要找出他們的身影，可惜就是不見，直至二層的某處突然發出響亮的玻璃碎裂聲，我們和公仔才馬上趕去，發現一隻滿身紅點的病者，正歇斯底里地拍打著一間病房的門。

普通的病者…？

漸漸地，受電筒光線照射的它轉身望向了我和公仔，然後…張開一把充滿尖牙的嘴巴！牙齒…到底有多少！？根本數不清，密密麻麻的佈滿在口腔之內，令人皮膚看也發麻，其牙齒的嘔心之處在於密集。

「佢望住我哋……」公仔開始想要退後。

「又係新病者…到底仲有幾多…」在未得知眼前病者的能力和弱點之前，我都不會輕易進攻。

「佢啲牙齒…睇落就係特別之處…」公仔也留意到。

怎樣對付它的牙齒才是重點…

漸漸地，它開始跑向了我們！

我們正面相對後，才更加清楚它的外表，腮子兩邊都異常地鼓脹，入面盡是密不可分的人類牙齒，感覺像是一部絞肉機般，只要你把手放進去，不需幾秒就馬上變成免治牛肉。

見它正衝向我們，我便拉住走廊亂放的病床推車擋住它的去路，然後快快退後。

「老師…呢隻病者要點對付…！」公仔跟我不斷往後逃跑。

我答：「我都未見過，又係新型病者……」似乎比大本營要遠的地方，還有更多我們未知的存在。

此時，一旁的房間突然傳來輕敲之聲，我用電筒往裡頭一照才見到阿文他藏了在裡頭。

「老師！！」他馬上跑出來，激動地抱住我。

「…」

「我哋…啱啱有隻大眼入咗嚟醫院…見到我哋之後尖叫，然後好快就有隻成口牙齒嘅病者嚟追殺我哋！！你搞掂咗佢…！！？」阿文極為緊張地說。

「未……喺隔離。」我轉頭，望向走廊另一邊。

那隻…暫稱為「病牙」吧，它跟我們的距離不足十米了。

「啊呀呀！」阿文嚇得叫起上來。

「嘎嘎嘎啦啦！！！」病牙二話不說，就衝向我們：「嘰嘰嘰！」

我馬上提起雨傘往病牙口中一戳！它疑似沒受到任何痛苦或傷害，反倒密密麻麻牙齒不斷地郁動，像是絞碎著我的雨傘……

我立即把雨傘扯回出來，短短幾秒，尖端的位置已經有些少破損及咬痕。

「我估佢弱點都係口部…牙齒始終係骨骼嘅一種。」我猜測，說：「不過近攻已經無可能對付到佢……佢會咬碎一切嘅嘢，阿文靠你。」

「吓！？」阿文變得更顫：「我唔得架…」

「…得你把釘槍先做到。」在這裡，我們的近身武器完全奏不了效。

不是被強行舔住，就要被強行咬碎……

恐怕只有釘槍…這般發射後含有強大衝擊力的武器，才能對付它們。

66

「射啊！」公仔急道。

阿文也不管太多，準可能地往病牙口腔的位置射去！「噠！噠！噠！」一連三發，全都打中它異常腫厚的臉頰腮子。

準成度極差！

而且…病牙在一般清況都不張開嘴巴，面前敵人武器的來襲時才會張口攻擊，不然兩邊臉頰的鼓鼓腮子，根本為它帶來了厚實的防禦。

「要引到佢開口…」我盯了走廊旁邊的牆壁一眼，繼而一手推了公仔到病牙面前：「阿文瞄準！」

同一時間，我往右邊的牆壁跑往、踏上，再落到病牙的面前，此時的它只把專注力放在眼前的公仔身上，捉住了他的膊就要張嘴大咬！我立即提傘，以傘子扼住了病牙的頸並向後強拉，使他保持張嘴的姿態，又不會咬到公仔……它大力得幾乎要了我的命！

「…阿文！開槍…」面具底下的我咬緊牙關，抵抗住病牙的傾前……

「我做唔到啊！！俾第二個做啦…！！」驚慌的阿文壓力大得把釘槍掉了給公仔。

在病者面前的公仔雖然驚恐得眼睛都瞪大了，不過見到釘槍溜到了自己的身邊，也懂得馬上拾起，在幾近的距離下……高舉釘槍向對他自己張大著嘴巴的病牙開了一槍！

「噠」釘子飛出。

病牙的身軀，微微抖了一抖。

「死…死咗！？」軟坐在地上的阿文呆問。

「嘎咯咯咯咯咯……」病牙被釘子射中入口腔後不單止沒有死去，嘴巴反而張得更大。

公仔把握機會，再往其腦部組織多開數下釘槍！

「噠噠噠──」連續的三聲，釘子通通都射入了病牙的口腔內，它才徐徐地倒下。

「嗄…」我雙手都已經累得酸掉了…

「呢隻嘢…好勁……」阿文戰慄地說。

「難怪醫院入面咁多死屍…」我用傘子戳地，撐住疲累的身子：「病牙同病嘴都咁麻煩…點對付得到。」

「好彩阿文當初揀咗釘槍……」公仔心有餘悸的喘住氣。

「我就係唔想近距離接觸到啲病者先揀釘槍…」阿文震顫地抱一抱雙臂。

「起身，我哋要搵返小六佢哋…」我扶起公仔，再去扶起阿文。

「俾返你…」公仔亦把釘槍交回阿文。

「你哋見識到未？」我望住他們兩個，說：「喺出面嘅世界，團隊合作要幾重要。」

「我都係第一次覺得……如果身邊冇朋友…我一定死硬…」阿文雙手還是顫著的。

「咁我哋繼續去搵返娃娃先！？」公仔焦急地問。

「搵返小六佢哋先，既然娃娃唔係即時俾人殺死，而係帶走……咁證明對方都冇意欲要即時殺死佢。」

「但係…佢係我個妹…」公仔極為焦慮，就好像早餐要選擇蛋餅還是吐司……那樣困難。

我知道這個比喻不太恰當。

「話唔定搵小六佢哋個陣…會搵到埋娃娃呢？」阿文說。

「時間無多。」我拉住他們兩人，繼續在這層尋找著。

困難的是，我們發現這層的其他的地方都著病牙、病嘴等病者，走廊幾乎每過兩個轉角位，或是經過五間房，就會平均地遇到一隻。

所以我們不能大呼小叫的，問小六他們在哪裡，只能親身去尋找。

因為數量多得像…如同病牙與病嘴的地盤般。它們有的更是穿住生前服裝，醫院的病人服。

「點解呢到特別多老師你講嘅病嘴病牙……」行最後的阿文問。我們現在說話也要很小聲。

「可能…」我望住天花板上掛住的一塊牌，上面寫住「牙科及口腔外科復健」：「同呢到病人生前嘅病有關。」

「生前就病人，死後就病者…其實都冇乜分別……」阿文畏懼地答。

「咯咔咯咔咯咔咯咔……」驀地，前方一間病房傳來磨鐵的聲音。

我們都蹲下來，上前從玻璃窗外查看入面的情況，只見一隻雙眼通紅的病牙正不斷地用牙齒磨咬住一枝金屬鐵枝。

忽然，它眼神變得銳利往我們窗前轉頭過去，還好我們及時把頭縮下了，之後繼續前進。

滿身紅點的病者，沒有喪屍漫無目的的行為，反而保留住生前意識一般，有的在對住鏡子傻笑、有的推住藥車冇方向地慢行，最重要是…有著近似人類的外貌。

所以，我有時的確很想知道……

它們到底是染病了…但可以用藥醫治的人類，

還是徹底地變成另一頭怪物的存在。

然後，

是否擁有它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文明。

因為就算如動物和原始人，他們有些都有著自己的社會。

而我不時所見…幾隻舌女像狗一樣追住大家的尾巴，玩得經常面露笑容的它們，又是否擁有著社會的文明。

其實也不單單是舌女，

我在天台上，遠眺見過的病者有些都是團體行動。

我見過兩隻大鼻互相交換鼻液，然後彼此怪笑、

我見過一隻大眼不斷躲在一角，暗地監視及跟蹤一隻隨街爬行的舌女、

我見過幾隻大耳一起用手挖耳朵後，集體用沾滿耳垢的手抹著商場的玻璃窗，使其不再透明。

再加上種種行為，我感覺到病者在不斷進化。

像回到世界初始般，一群沒有語言去溝通的原始人，又極具侵略性。

不…

語言…它們好像懂得亂叫些我們人類聽不懂的語言吧？

不知不覺，我們已經在潛行的狀態把二層走了一片，在臨到樓梯口之際時，我們經過一排鐵製長櫃，那排櫃忽然發出「喀」的一聲，就有一個人就出來了。

「啊…你哋喺到…救命啊……嗄…嗄嗄……」把自己塞入一個擠迫長櫃中的奧迪，滿身是汗的走出。

「哇…原來你喺到啊…」阿文嚇了一驚。

「仲有瑜小六同Chris喺邊？」我馬上問奧迪。

奧迪雙手按膝，苦苦搖頭：「啱啱我哋三個一直逃走到呢到…之後小六話幫我哋引開啲病者，叫我入去呢個櫃入面先……咁啱個陣病者追到嚟…佢就帶埋Chris繼續向三樓走…」他指向一旁的樓梯口。

「你把刀仲喺到？」我問。

「喺到……」奧迪舉起開山刀。

「跟住我，一齊上去。」說畢，我又帶多個學生一起上到醫院第三層。

67

第三層。

不知是何許關係，由第三層開始少了昏暗、幽黑的場面，反而添加了令人警戒的紅光。

牆上的火警標示燈不斷地閃爍著，紅光旋轉地透射著整層的每條走廊、房間、角落，令原本已經恐怖的場面，更添血腥的感覺。

「點解會有光，正常…應該已經冇乜電力…」阿文疑懼地望住火警燈。

「嗚…嗚…」地板折射了走廊轉角後的一個身影，它發著又低微又哀痛的聲音：「啜…啜啜…嗚…」

「病者…」我領住三個學生到一旁病房中躲藏。

「啊嘎…啊…嘎…」又有另一把不同的聲音，從兩面的走廊傳出。

「老師…無論邊到都好多病者…點算啊？！！」阿文開始無法忍耐周遭的不安了。

「伏喺床下底先，等佢哋經過咗…先再出去。」說罷，大家也聽我的指示分別躲了在不同的病床下。

時間好寶貴，但生命更寶貴。

病牙與病嘴都完全是及別不同的病者，想要殺死它們有著一定程度的難道，至少……不是我們幾個能輕易對付得到的。

而且在打鬥過程中，必然會發出激烈的聲音，介時就不是單單對付一隻病者，可能整個樓層的病者都被引了過來。

很快地，病者的影子從病房的窗外掠過，三人都聽我指示慢慢爬出床外，繼續以潛行的步姿周圍搜索，不久後連Chris也發現了。

他躲了在服康主診醫生的房間中，我們把門打開時他還嚇了一跳。

「…啊！」Chris馬上緊閉住眼睛，用鐵長矛指向門外的我們。

「係我哋。」我開口。

Chris聽到是我的聲音才冷靜下來，緩緩地張開眼睛，一副又要哭又要生氣的樣子：「你根本冇盡好老師保護我哋嘅義務…！！啱啱我哋……！」說到此處，阿文已經上前掩住他的嘴巴。

「咪咁激動啦…」自己也是驚懼非常的阿文，低聲說：「啲病者仲喺外面徘徊緊！」

「瑜小六喺邊。」我問。

「佢引咗啲病者去西面走…」Chris說到這裡，我已經走出去，沒再聽他下半句說話：「唔似得你……！」

「行啦…廢話多多，呢家得佢帶到我哋渣…」阿文捉住Chris的手，步出房間。

我按Chris所說的話，往西面走，途中遇到了一隻病嘴，不過我已經想好處理它的方法。

「啜…啜啜…」那隻病嘴正面遇上我們。

見我正跑過來的病嘴…它主動地張開雙手，如同準備接受我的擁抱。可我根本沒想過給它一個擁抱，我在雜亂的地上撿起一塊資料板夾，就往它嘴前貼上。

「啜…！」現在病嘴與資料板夾已經融為一體。

「病者冇話一定要殺…」我轉頭望住除了公仔外，那群動都不敢動的學生：「既然殺唔到，就善用佢缺憾嘅特性嚟限制佢行動。」

奧迪、Chris、阿文三人聽後，便向我投以敬畏的目光，繼續跟上我的步伐。

待我們再走過一條長長的走廊時，我們聽到了追逐的聲音。

忽然地，一陣飛快的步伐從前面傳出，只見走廊轉角跑出了喘噓噓的小六，本來我們應該感到欣喜才是，可後面追住小六的病者卻讓我們笑不出來。

「嗄咯咯咯咯！！！！」、「嘎嘎嘎嘰嘰嘰嘰……」、「啊嘿喲喲喲…！！」

三隻病牙正狂追住小六，死也不放。

「小六！」我叫住前面的她。

「…走啊！好多病者啊！」小六在雜亂的走廊中，先滑過一張橫放住的推床，再雙手撐住面前的藥車跨過了它。

而那三隻病牙彷彿能不顧一切的，以源源不絕的力氣直衝向前面的小六。

「老師…我咄…」阿文問。

「走…向後走，佢會跟到上嚟。」我望住不斷跨越眼前障礙物的小六，她體力好像已經到了上限。

我們一直跑到剛才的樓梯間，比我早先到一步的他們卻停步了，沒再走落去。

「……老師！下層啲病者開始上緊嚟啊！！！」阿文激動地喊著。

另一邊，小六都已經差不多追趕到上來大隊，她身後的三隻病牙也是……

「點算…」我望住右邊的樓梯間，又望住左邊三隻奔來的病牙。

不會…要來一場血戰吧。

不行，還是不行…

現在這種程度去跟病者對戰，肯定非死即傷……

無奈之下，我只可以選擇一個方法：「上去吧！」我指住第四層，雖然不知上層是否如同這兩層一樣，是個充滿病者的活地獄。

「係！」大家也快速地跑上第四層。

我們跑上第四層後，原本以為是個跟前兩層一樣的地方，都是有不少病牙與病嘴徘徊的活地獄，可是……

卻跟所想的不一，反而整潔得很，至少沒有隨處亂放的病床與藥車。但眼見病者不斷前來，更試圖踏上樓梯到達我們所在的四樓，我便吩咐各位動動手腳：

「你哋去拉啲重物過嚟！」我說。

「咩…咩重物…？」虧他們還能一面無知的樣子。

「櫃啊、床啊、電視啊，隨便啦…！總之阻止班病者上嚟嘅嘢啊！！」小六代我怒吼。

「喔…哦！！」四個男孩子這才會意，在四樓各處找些物件來堵住樓梯間。

「你冇事…？」我望住眼中帶怒的小六。

「俾三隻病牙追足幾分鐘……你話呢，嗄…嗄…」小六一邊喘氣，一邊凝望住樓梯口的病者。

「佢哋上嚟…」我打開了雨傘，對住樓梯下。

「我哋兩個擋住先…」小六想了想，又轉頭叫了Chris：「Chris！你過埋嚟！病者一行上嚟即刻用手上嘅武器推番佢落去！」

我點頭：「冇錯…唔好攻擊佢哋弱點，佢哋有啜實你武器同咬爛你武器嘅能力。」

「我第一次見病者唔可以殺，只可以阻止…！」Chris不理解地說，並與我們站到同一身位，三個人守住第四層樓梯口。

「用下你轉腦諗…有好嘢，唔係得一種方法可以去面對。」說著，就有隻病牙要衝上來，我用傘子向它用力一戳，使它跌落樓梯下。

我刻意把傘子打開，是防止柱形的物件會被它抓取住，打開後就會形成傘形，讓對方難以抓取。

後來更加多病者接近樓梯，Chris不斷地用長鐵矛把它們戳刺推走，小六則用圓盾全力一撞，把對方迫退落樓梯。

還好對方是無智慧生物，跌倒後只懂繼續爬起身，繼續上前。我們三人不知推了多少遍，那三個傢伙終於把一些重物拉了過來這邊。

「推落去！」Chris大聲喝道。

於是，小六先扯開Chris，好讓樓梯有個空位把東西推下去，第一件是奧迪拉過來的文件櫃。

用力一推！櫃子就如掃腳機一樣，狠狠地令病者們摔一片。再來，是阿文辛辛苦苦帶推來的病床。

「砰──砰！」床又是一推，沿住樓梯滑下去，有兩隻病者更因為雙腳夾在櫃子與病床之間，而被夾斷了，失去行動能力。

「最後…公仔。」他帶來的，是一部不知名的醫療機材，但底下有車輪可以移動。

「砰！」那部看似價值不菲的醫療器材，也推到樓梯間了。

現在病者的前進明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止……

我們再把更多的物件帶來推下去，最終，成功地把三樓上四樓的樓梯間都堵住了。

68

「嗚…嘰……嘰嘎嘎…」想上來的病者們不是剛才被斷腳，就是被障礙物堵住了，總算擋住了它們。

「呼…」阿文他們也鬆了口氣。

「講過，」我退後一步，望住他們的背影：「只有團結，先可以對付到病者。」

「嗄…嗄…嗄……」奧迪看住被堵的病者，笑逐顏開：「雖然係俾佢哋困住咗喺四樓…但唔知點解……我覺得已經贏咗佢哋…。」

「做得好…各位…」小六亦終於累得坐了在地上。

Chris望住我們，欲言又止。

「出面嘅世界，大概就係咁…」我簡單概括一下，說：「就算你有聰明嘅頭腦、無窮嘅力氣，都總有需要人幫助嘅時候，而同伴…就係你為一可以信任嘅人，明未？細路。」

「係…」阿文他們點點頭，開始體驗得到我所說的「團結」，有多重要。

「娃娃……」公仔猛然地轉身，開始在這層尋找娃娃的身影。

「公仔…等埋…！」小六坐不夠幾秒，又要站起追住他。

「…地上有佢嘅髮絲！」公仔說。

「等陣。」我先叫停他們，並觀察到周圍的不協調情況：「有問題……」

「咩事？」阿文問。

「靜啲，聽下。」我閉起雙眼，聆聽住周遭的聲音：「係機器運作嘅聲。」

能聽到一些，事實上是存在，我們卻習以為常地把它當作不存在的機器運作聲。

「的…的確係……」奧迪點頭。

「咁即係點…」Chris又擺出厭惡的嘴臉，說：「又有啲乜！？唔係同我講又有啲咩嘢要對付啊？！」

「你收嗲先。」小六了當地對Chris說。

「全部跟住我，企喺我後面。」我說。

醫院越行越入，就越有陣陣寒氣迫來，彷彿叫你回頭，別來。

我們在四樓遇到的東西，都令我們感到驚訝。因為很多東西都是證實了，曾經有人在這裡生活的證明。

我想，不單只是曾經……

是到現在，還在這裡生活著。

捉走娃娃的人，應該就在這層了。

「食淨嘅雪茄…」阿文一邊望住地板，一邊望住周圍：「食物罐頭嘅空蓋…」

「到底係咩…病者定…」奧迪問。

「可能係病腦，亦都可能係人類。」我小心翼翼地向前。

漸漸地，走廊終於再沒有左右之分，而是單向的一條直路，最盡頭有一間房，相信就是娃娃所在之處。

公仔救妹心切，想也不想就跑過去盡頭，就在跑到半路之際，突然傳來「冰！啷啷啷──」的一聲，

類似玻璃樽跌地滑行的聲音。

才發現公仔的腳碰到了一個不顯眼的機關，是用一條幼線繫住兩個玻璃樽，一個樽走廊放左邊，一個放右邊，一旦有人經過碰到幼線就會弄跌樽子，發出清脆的玻璃聲。

「…」公仔不顧那麼多，直衝到盡頭了。

可是門，怎樣也打不開。

在後面的我們，跟著上去，發現盡頭的房間內中間有張椅子，上面正坐著娃娃，可是她眼神凝滯，就算見到我們也沒有太大反應……

「應該俾人注射咗…鎮定劑。」我望住房內的針筒。

「開門！！」公仔不斷敲打著這道附有玻璃的強化門。

房間入面有著專業的實驗檯、裝不同顏色液體的瓶管藥劑、排氣櫃、雪藏冰格，跟前面都被搗亂過的房間完全不一樣。

「一睇就知係藥劑試驗房。」Chris銳利地盯住入面的設施。

「妹！！」公仔猛烈地拍門。

漸漸地…

一個身高兩米，頭部巨大的身影覆蓋住玻璃窗的大多數視線……病腦。

完蛋了…

「…哥」娃娃在鎮定劑的藥效下，極其勉強地吐出這一個字。

「可惡…可惡！…點打都唔爛！！」一直在後面默不出聲的小六，不斷猛踢門身，可是大家也很清楚。

一點用也沒有。

奧迪、Chris、阿文三人頭一次望到病腦，即便是在實驗室內，都好像生怕它會跑出來咬他們，畏怯地退了幾步。

病腦站在娃娃背後，露出詭異的笑臉：「嘰嘰……」

「喂！開門呀！！！」小六連公仔的那一份力也出了，腳像不累的猛踢著門身：「老師呀…！你做咩企喺到乜都唔做啊！」

「唔好再浪費力氣…」我黯然地，望住入面的病腦：「你認為佢會開門俾你入去？」

「但係…」

「呢道門，」我敲一敲強化門，說：「厚到我哋就算有大鎚打道門，都打唔到入去。」

「咁…咁…都要救嫁…」小六捉緊住我一雙袍袖。

「唔好浪費力氣…已經，無辦法，除非你有炸彈。」

「我唔想再眼白白……」小六低住頭，右手轉為捉住我的頸領：「睇住一個人死。」

從小六明亮的眼眸之中，我看到了自己，那一個沒有面具的自己。我再低頭，把瞧點放到頹喪地跪在地上，不斷用拳頭一下又一下打在強化門上的公仔……

除非…

有奇蹟出現吧。

「做個交易。」忽然，一把不屬於我們團隊任何人的男聲，在房間內傳出。

大家都瞪著眼睛，愣住了…

病腦，懂得說人類的語言！！？

怎麼會……

「用出面嘅女仔，嚟做交換。」男聲又再出現。

「用小六…？」阿文呆住。

如果這是病腦說的話，腔調也模仿得太完美了吧。

可以得像一個標準的香港人一樣。

我、小六和公仔在門前的三個人，都互相對視了一眼。

「好！只要你放走佢。」小六馬上答應。

神秘的男聲：「男嘅，退後走廊四米。」

我跟公仔慢慢地退後，但公仔退後之前……把自己的那把小軍刀偷偷交給了瑜小六，小六再把它偷放到腰間之中掩藏住。

我們退到四米遠之後，那把可能是病腦的男聲又說：

「女人，將武器碌走。」

聰明…公仔預到對方會這麼說，所以剛才偷偷把軍刀給了小六旁身。

小六照它所說的，把圓盾和短劍都由地板滑到我們那邊，期間發出猛烈的兵器擦拭聲。

「咔」強化門解鎖的聲音。

病腦走了去開門給小六，面對那龐大的身影與腦部，小六頭一次壓力這般大，臉色都僵了。

「將我朋友帶出嚟。」未進去的小六先說。

病腦去把娃娃以公主抱方式抱起，再放到強化門外，一剎那間！小六抱起娃娃就想要向後逃跑，可惜對方好像預了這件事的發生，病腦突然從醫生袋中取出一把電槍，射向了小六的背部！

「滋嘰～！」被電的小六全身馬上麻痺無力，伏倒在地上。

病腦繼而伸出一隻手捉住了小六修長的腿，打算把她拉進去實驗室中，小六身體一半被拉到實驗室內時，她勉強地撐住電流於肌肉中的餘麻，從腰間取出了公仔給的軍刀，滑飛向門關之下！

「噠」強化門完好關閉之前，被軍刀及時卡住了。

同一時間，我和公仔已經馬上跑過去那邊，身後的三個傢伙遲了半秒地動身。

冷不防！實驗室門旁內側有個穿住醫生白袍的男人步出，準備一腳把卡門的軍刀踢走，我預計了他大概想做什麼，所以在他踢走軍刀之前就把自己的傘子也一同擲向了門縫之間！！

「冰」軍刀被踢走了，但剛擲過來的雨傘亦卡住門了。

雨傘為了提供到了兩秒時間跑過去，最終…在那男人把雨傘也踢走之後，我已經來到了門前，用住全身的力氣阻止他關上門！

「就估唔到交易唔會咁順利。」那穿住醫身袍的男人對一門之隔的我，如此說道。

就在我快不夠力，門只差一、兩厘米就要被完全關上的時候，公仔及時過來助推一份！緊接的是奧迪、阿文、Chris！！！！！

團結…

的力量。

「砰！」集五人之力，強化門被完全推開了。

那名穿醫生袍男人向後跳開一步後，從檯上拿起了一瓶綠色的藥瓶，再擲到我們面前！

「冰──」藥瓶破裂後，立即在地上蒸發作一股灰白色的煙霧，身邊的奧迪、阿文、公仔及Chris都不約而同地咳嗽起來。

「咳…咳咳！老師…咳，好刺眼好攻鼻咳咳咳！！」奧迪痛苦地喊道。

唯獨戴住鳥嘴面具的我，好像置身於世外桃園般，完全不受毒氣所侵。我認真一望，這才發現那男人都早已戴上防毒面罩。

而且，他更從衣袋中取出一把鋒利的手術刀，準備對我們不利。我亦馬上拾起自己地上的傘子，在他刺過來之際就戳在他的胸膛上，迫退了他。

由於他的手術刀攻擊範圍實在太短，因此碰不到我半分。另一邊廂，他們四個男孩子雖然陷入咳嗽與五觀受刺激的狀態，但還是在實驗室中亂行亂打，阿文對住病腦瘋狂地射釘槍，奧迪走了去觀察小六的情況，公仔則回去門外看看娃娃的狀況。

而Chris，則手持鐵製長矛站在一旁，不斷作勢要刺病腦，卻遲遲不敢刺下去。

69

醫生袍男人見到此番場面，不禁淺笑起來：「哈哈哈哈哈，混亂一團糟。」

然後，他從袍的內袖中取出一塊白色的布，他把布子一揭！數十把不同精光、鋒利、長短的手術刀立即現形，原來布中包裡住的是這麼多把的手術刀。

繼而手指緊扣住那好幾十把不同的手術刀，往我猛擲！我下意識地打開了傘子，隨即幫我擋掉了不少的飛刃攻擊，可還是不幸地被其中一把特別鋒利的手術刀刺穿了傘子，直飛插入到我的前膊位置……

不過這點痛楚…算不了什麼，之前被舌女舔了臉頰一下不知痛多少倍。我把心一橫，見他手上再沒有飛刀，便收起傘子上前對他進行毆打攻擊！他明顯地避了我數下攻擊，不過也有被我打中的時候。

好快，他已經被我用傘子迫到去牆角，不能再退！

「喂，停手…」他喘住氣，感覺面具中的他是凝視住我：「好歹呢到都係我地頭……冇我，你哋出唔番去。」

我用傘子抵在他的頸喉：「你係邊個。」

「我？認住我個名……」我感覺到，他在面具中還能夠自信地笑著說：「我叫滿天。」

忽然…！我前膊毫無預警地陷入麻痺，原本抵在他頸前的傘子稍為偏了位置，但他正正留意到這點，便一腳踢起我的傘子往上空。

他冷冷一笑：「啊……麻痺效力終於發作。」繼而舉手捉住傘柄，再順勢一記打在我的膊肩上。

剛才刺中我前膊的刀…有毒！？

「砰噠！」雨傘狠狠地擊在我肩頸的位置。

我完全感覺到骨打之痛。

我被這下重擊傷得，已經不知如何還擊…

我還是頭一次…

感覺到膊頭的骨骼在作響，好像只要再稍為動一下、動一下……我膊頭就會完全散掉。

痛楚迷糊了我的視線與感知，全身神經線所感受的觸感，都不及剛才那一下重擊的要強烈，要恐怖。

為什麼…視線會模糊…原來面具中的我，眼水都流下了。

「老師…老師！！」我聽到…奧迪在後面呼叫住我的名字。

「長髮先生，我幫你離開呢個活地獄。」眼前的人，舉傘就準備要往我頭頂天靈蓋擊下……

「老…師…！！！！！！」

一把倔強的聲音在身後呼叫住我，是小六…

在傘子要打在我頭頂之際，我被她的呼叫聲使得回神過來，腦中暫時強忍住那非人的痛楚……舉起還未被麻痺的左手緊握住即將打在我頭頂的傘子！

「啪！」我左手抖顫地握緊傘身。

70

「仲有力氣？」自稱名為滿天的醫生，把雨傘壓得更下。

我繃緊發熱的肌肉、格格作響快要散掉的骨骼、還有幾乎被擊走的靈魂，到在與之倔強地對抗著，單憑一隻手…震顫的手，抵擋住這下致命的一擊。

在我快要不行，幾乎要被他殺掉之際，後方傳來了病腦恐怖的哀叫！！！

「嗚嗚嗚嗤嗤嗤嗤嗤嗤嗤嗄！！」病腦痛苦地按住巨大的腦袋退後，因為一枝長矛正插住在它腦中：「咕咕咕咕咕──」

Chris他終於，把自己手上的鐵製長矛刺入去病者的身體了。

「做得好啊！Chris。」一直射著毫無作用釘子的阿文讚佩。

滿天見到後面的情況，想不也不想就踢我上胸一腳並從我身邊掠過，再飛快地跑到Chris的面前，對他使出了強力的飛踢！

「…啊！！」Chris雙手掩住上半身，被踢的卻是下半身，一下子就被人踢飛到牆壁前。

「哇…！」阿文呆了呆，馬上把釘槍對住滿天。

太遲了…

滿天已經上前挑打他的手掌，令阿文的釘槍落地，再用傘子對他胸部狂戳數下，阿文狼瘡地摔倒後退……身上有種反胃要吐的感覺。

「點…點解你要保護隻病者……」奧迪驚訝得呆住了，對住滿天說：「你都係人類嚟…」

「哦，所以？」滿天站在受傷的病腦面前，舉起傘子對住他們：「至少…佢哋比起你哋人類，誠實得多。」

電流麻痺感覺逐漸消退的小六，慢慢站起：「病者佢哋，先唔會同你做朋友……」

「呢個問題，應該同返你哋人類講。」滿天緩緩地走向他們二人，明明只是人類，散發著的壓迫感卻高於那隻病腦許多：「你哋何嘗唔係，不斷利用他人。」

說著，滿天就衝刺向前打算把奧迪和小六拿下，奧迪握緊開山刀，望住小六時不知哪來的勇氣，就擋在她前面，硬生生代小六吃了一擊！！

「啪！」

雨傘一下揮到去他的臉頰上，奧迪走了幾下虛浮的步便暈倒在地。

「不堪一擊。」滿天把目光轉到小六身上，說：「不良人嘅質素真係越嚟越唔掂……」

「…我哋先唔係不良人！」小六面前眼前的滿天，也是無所畏色。

「嗯，」滿天舉起雨傘，準備要對付小六：「就算你哋唔係不良人，你哋入上嚟呢到之後……我都冇打算放過你哋走。」

就在滿天說完的一剎，他眉頭皺了下察覺到周遭好像有點異樣，待想起負傷的我想要轉頭望去的時候，我已經以潛行的步伐來到他的面前，單手扣抓住他的頸喉位置……！

然後將他迫退到牆壁一邊，維持用力捏抓著其頸喉，指甲亦開始深至入肉。

「你算係我見過之中…最難纏嘅人……」滿天一腳踢在我的腹部。雖然每一下都十分劇痛，但也勉強吃了數腳才被踢開……

「老師…！小六！」一直在外面照顧著娃娃的公仔，把外面剛才掉走的瑜小六武器都從地板滑了過來給我們。

小六率先撿起短劍和圓盾，面對想前來取命的滿天，立即作出格擋防禦，把大舊教的防禦術練得十分熟練，幾乎不讓對方的雨傘擊中。

「大本營防禦術？」滿天在連續的失敗攻擊下，似乎看穿了小六的套路……並如此說道。

「你點會…」小六亦因為他的所言，而愣住了半秒。

對方不答也不說，下一次的攻擊便直接破掉小六圓盾的防禦套路，且把她的短劍打落到地上……

現在的小六只得圓盾在手，早晚會被對方擊倒，於是機智的她踩住了短劍，就踢了往後面給我。

「……老師！」小六呼喊住我。

右手麻痺感還未退去的我，只得左手拾起了短劍，然後與小六一起上前並肩作戰著。

滿天開頭時沒有太為意，照樣用住一把傘子對付著我們，但漸漸他感到力不勝支，因為小六負責用圓盾抵擋他的攻擊，我則不斷把握機會對他砍擊揮斬，而他只能夠自己一個防禦和攻擊。

另一邊，公仔則撿起了奧迪的開山刀，不讓半傷的病腦介入我們的戰鬥之中。

「你到底係咩人…」我用短劍直砍到傘身，他把傘子打橫舉起擋住：「點解會清楚大本營戰鬥嘅防禦術……」

「因為…我係俾你哋拋棄嘅人。」滿天一直深沉的怒火彷彿已經燒到沸點，用力一推把我的劍格開，再深往我們一戳。

「噠」小六正好替我擋住了。

「拋…棄？」小六凝視住他。

「點解仲要同我戰鬥…你明知冇結果。」對戰陷入白熱化，滿天與我一傘一劍互相對抗著，彼此凝視對方：「你大可以……拋低佢哋走，我唔會阻止你…」

「對唔住……」我在面具下望住如此說的他，不自覺、亦都不知為何的，揚起了嘴角：「我係佢哋老師…我會保護佢哋，到最後一刻。」

「…」滿天沒有回答。

我們雙方在力量都揮灑到極限的時候，互相向對方一推，大家也被推得雙腳滑著後退……

「嗄…嗄…」

雙方，都實在太厲害。

分不了一個高下。

但我相信，他猶勝一籌。

「仲要打落去…？」小六低聲問我。

下一秒，卻展開了我們意想不到的事。

那一隻病腦忍住腦中矛刺的痛，走了過來實驗室的中間，以不正不順及沙啞的腔調說出人類的語言：「停…戰…」

它…

病腦它…在我面前，說話了。

我沒有眼花，看得清楚，也聽得清楚。

現場，陷入一片沉靜。

良久，滿天才開腔，說：「大BOSS…你唔介意，俾佢哋知道你識講嘢嘅秘密？」

「停…戰…」那隻被滿天稱為大BOSS的病腦，繼續不流利地說：「會…受……傷…大…家，停…戰…」

「到底…」我頭一次遇到懂得說話的病者，震撼程度已經不能用言語形容。

就好像，你每天都會回家吃母親做的飯。

然而，有一天，你知道她做飯居然是用到人肉來做……的那種震撼。

「病腦識講嘢……！？」小六不知不覺地退後。

「真係…」滿天一手苦惱地按住額頭，嘆道：「你太善良。」

「佢哋…係……大…本…營人，唔…會…對我哋…構…構成…危險……」大BOSS說下去。

「你唔記得咗…大本營當初……」滿天欲言又止。

大BOSS：「我…唔想……你…受…傷…唔想…朋友……受傷…」

滿天深了呼吸、低頭，把傘子掉到我面前：「走，唔好再返嚟，念在你哋係大本營……如果你哋係不良人，我同大BOSS都唔會放走你哋。」

「就算我想走，都有困難。」我望住那些受傷躺地的學生。

「滿…天……」大BOSS又說：「醫好…佢哋…」

滿天又低頭思疑了一陣，望住身後被自己打傷倒地的學生：「全部，都係學生？」

「嗯。」我點頭。

劇情，不知為何地從病腦說話的瞬間，就轉變了。

上一秒，原本還在對打的敵人，現在變成了幫助自己的人。

滿天依照大BOSS所言，從實驗室的抽屜中取出了一些藥物、消毒藥水與繃帶，還有一些能量乾糧。

一開始那伙孩子還害怕著滿天和那隻特別的病腦，幾個人坐在一角不發一言，只有我一個在負責與他們兩個對話。

「俾我打傷嗰幾個，一陣先消毒。」滿天正調配著醫療用品與藥物：「另外檯面有啲餅乾，見暈就自己拎去食。」

「我有好多問題。」我望住滿天的背影。

「我知。」滿天雖然以背影相對，但我感覺到他正微笑著：「但有啲真相，唔知……反而更好。」

另一邊，病腦從檯上拿了點餅乾、糖果等，半拐地走到過去那班學生的面前，伸出微抖的雙手，說：「俾…你……哋…食…」

奧迪、阿文、Chris他們只是吞著喉凝望住病腦手上的食物，卻沒一個敢去拿。於是，瑜小六主動伸出友誼之手，有點手顫的去取了病腦掌上幾顆果汁糖和餅乾，並展出個有點生硬的微笑道謝。

「呢啲係…」我望住小六手上的幾顆果汁糖，愣著：「老賢專屬嘅……」

「就只不過，係一堆無用嘅糖。」滿天脫下了一直戴住的防毒面具。

「…」

「已經準備好…你哋入面有冇人，係識得醫術。」滿天轉身面向了我們，我這才看得到他冷淡如霜的外貌。

他的樣子…

有點似曾相識。

我有見過嗎？

接下來的時間，便是滿天為逐個人醫治傷口，俗言有言，自己犯的事就自己承受，如今弄傷別人就要治好他人。

「啊…啊…呀…」手部擦傷見紅的阿文，被消毒著傷口的滿天弄得痛吟，可滿天卻完全不在意，依然用著同一的力度。

本來病腦大BOSS也想幫忙的，但因為大家也對它有所畏懼，因此只能站在一邊，默默地看著。

「點解你哋要綁架嗰個女仔。」我望住鎮定劑藥效還未退去的娃娃。

此刻，她真的如同一比一呎吋的娃娃一樣。

「要多謝，就同大BOSS講。」滿天一邊為他人消毒傷口，一邊說：「聽講個女仔個陣踩到病嘴嘅唾液？一般我遇到不明嘅人類入侵者都係殺，只有佢先咁好閒情……注射鎮定劑落佢身上帶上嚟。」

我轉頭望向獨自站在一角，默默望住我們人類那邊的大BOSS，感覺總是格格不入。

「娃娃…當時做咩唔大叫我同老師返嚟？」極為關心他的哥哥公仔，問。

娃娃雖然動不了，但說話能力已經漸漸回復：「我…個陣…踩到啲…不明液體…隻腳郁唔到…我以為用力扯多一陣就甩得到……點知都係冇用…咁啱個陣地下層隻…病者行到去樓梯口附近…所以我唔…敢大叫……」

「之後…個隻病腦就幫咗你？」公仔問。

「係……」娃娃答。

公仔聽完後深思一陣，轉身去到站在角落的大BOSS，與他保持著一點距離的微微躬身：「多謝你…」

大BOSS對住公仔緩緩地點頭，什麼也沒說。

「公仔…你傻咗咩…」Chris非常小聲地說，似是不想讓病腦大BOSS它聽到。

公仔沒理會Chris的說話，繼續去看顧住自己的妹妹。

「所以…我喺一樓見到嘅死屍，都係你做？」我又問。

「通常都係啲病者做～病嘴、病牙，反正喺佢哋比較特別變異嘅地方加個「病」字就係。」滿天向我解答，說：「不過個班人係立心不良，多數係不良人或者係惡意倖存者…死咗都無所謂。」

「我反而想知，你哋入嚟嘅目的又係咩。」滿天反問：「其實睇你哋嘅身手，我一早已經知道除咗你最有可能係「不良人」之外，其餘人都無可能係……而大本營嘅人都冇可能會遠征搜索距離咁遠嘅地方，不過剛才嗰個女仔嘅防禦方法…正正透露咗你哋就係大本營嘅人。」

「我係大本營入面學堂嘅老師。」我橫視這群坐滿在地上的學生，說：「我帶佢哋出嚟呢到，係為咗同佢哋實習。」

「大本營終於多番啲有志氣、有勇氣嘅後生？」滿天冷笑。

「其實佢哋入面……」我望住傷勢最輕，正專心地吃著餅乾的瑜小六：「得一個係自願想出嚟，其餘都係半強制性俾我帶出嚟。」

「你嘅行為，幾乎同自殺無異。」

「…」我低頭，真正地想了解滿天：「點解你會有咁多果汁糖，以前…你都係大本營嘅人？」

「已經唔係，永遠都唔係。」滿天的背後，酷似有個深藏住的故事：「我同大BOSS喺到生活得好開心。」

正當我想繼續問下去的時候，瑜小六這多嘴怪卻打斷了我，問了些毫不緊要的事情：

「你同大BOSS係點識？」她問。

也好，我也想知道。

71

「喺好耐之前已經識。」滿天毫不隱藏地，說出這段往事：「初初我發現佢個陣，就喺呢間醫院，嘅呢一間房。」

「…點解，你會同病者做到朋友？」小六用認真、探究的眼神問。

「當初我見到佢個陣，我哋大家都嚇咗一跳…」滿天說起時，便停下手上的消毒工作，專心憶述：「但我個陣嘅任務並唔係要殺佢，而係研究佢，所以冇對佢落到殺手，仲將佢作為觀察對象起名為「大BOSS」。慢慢……我發現病腦有高度學習能力，佢唔單止喺呢間醫院學識咗一部份嘅藥劑學同醫術，仲學識咗人類嘅語言。」

「真係…？」小六半信半疑。

「病腦係一種高智商生物，遠超人類。」我對小六說：「我見識過，不過係邪惡版。」

「與其話係我觀察大BOSS，倒不如話佢都好似一個充滿好奇心嘅小朋友一樣，觀察番我轉頭。」滿天望住一角的大BOSS，淡淡而笑：「喺同大BOSS相處嘅日子入面，我為咗研究病腦嘅智力去到邊…我刻意將一本語言學習錄影帶同一啲相關嘅書留俾佢，一個月後再返嚟，佢已經識得同我進行簡單嘅對答。」

「個一刻，你肯定覺得好奇妙。」小六本來疑惑的神情，漸漸轉為寬裕的笑容：「覺得神奇？」

「嗯。」

「病腦…」我凝望住大BOSS。

滿天繼續說下去：「佢無學習到人類嘅私心、野心、陰謀、貪婪，大BOSS佢係一個好善良嘅生物，所以……觀察期完畢個陣，我無將大BOSS殺死，因為我已經同佢做咗朋友。」

「朋…友…唔會……互…相…傷…害…」大BOSS斷斷續續地說。

「唔！」小六對它點頭認同，

「咁之後…你就同咗佢一齊住喺到？」我說。

「冇，之後我返去人類嘅社會…」滿天淡淡交代往後的事：「見過人性嘅醜惡、經歷人性嘅陰謀之後，先決定長駐呢到。」

「…」

滿天徑自說下去：「有時候人類比起病者可能更加醜惡，只不過…醜惡存在於內心之中，肉眼係睇唔見。」

我細嚼過滿天這句後，忽然有點頭暈，意識有點不穩……

「老師…？」奧迪第一個發現我的不妥。

一直顧住看他們，我都沒有記得自己前膊中了刀傷……

「一陣到你。」滿天望向我。

過了多久，我不太清楚，意識模糊的時候，時間總是過得特別慢。

總言之，滿天幫我處理傷口時，我還是半醒狀態。

而那群學生則各有各活動，奧迪、阿文、Chris這廢柴三人組則在談著超級英雄電影的情節、以前玩過什麼好遊戲、有什麼方法在大本營中結識妹子。

而小六，公仔和娃娃三個則坐在另一邊，對病腦大BOSS一時揮手、一時微笑，像是嘗試接觸著它。

亂世之中，未來的成功與失敗者顯然而見。

「你身手唔錯。」滿天終於幫我清理傷口了。

「如果唔係多打少，我應該輸咗喺你手上……」我如實說出真言。

「你都算係位有人性有血性嘅老師，至少唔會離棄班學生逃走。」滿天在讚賞我？

在滿天專心地幫我處理傷口的時候，我細心地凝視住他的臉孔與輪廓，嘗試從記憶中想起他到底是誰。

「我總係覺得，我係見過你咁。」我說。

「咁樣嘅識朋友方式，已經過時。」滿天說。

我用力回想，最後隱約地想起，他好像在Dr.D與助手合照之中的其中一個人，照片背後寫住的英文名，好像叫什麼Dick Grayson！

「話說，你有冇一個英文名叫Dick Grayson…？」我主動問。

「我冇英文名。」滿天答得自然，不像有所隱瞞。

「哈哈哈哈哈……」突然，一旁的廢柴三人組笑起上來，而且是望住我而笑。

「笑乜。」我望住他們三個。

「老師…Dick Grayson係蝙蝠俠入面嘅第一代羅賓喎！你痴線咩…突然問人係咪第一代羅賓緊係笑啦……」阿文笑住說，不像假話。

「第一代羅賓…？」我望住滿天，嘗試尋找出當中的關係。

「咁你又有冇個名…叫Jason Todd？」我又問滿天。

料不知，旁邊的三人組笑得更大聲，然後由奧迪負責解話：「Jason Todd係第二代羅賓啊老師！估唔到你都有睇喎…難怪你呢身造型咁……」

「第二代羅賓…」我心下思考。

「屌…不過二代最尾變咗壞人。」說到這裡，Chris很失望地嘆氣。

「咩壞人…」我望住他們。

我相信…Dr.D寫下這兩個名字，剛好又是關於蝙蝠俠的人物，肯定有其原因……

「二代Jason
Todd原本係羅賓，後尾死咗經過一場復活實驗～就變成咗壞人，反英雄嘅人，大概係咁。」Chris簡約地交代。

「咁一代？」

「一代Dick Grayson呢，係第一任羅賓，但之後就出去獨立發展，成為英雄「夜翼」。」阿文說。

「明白哂，唔該哂你哋班廢柴。」我淡然地低頭，想靜一點思考當中關係。

「老師！你啱啱講咩話…！」他們三個聽不清，再問一次。

「你哋好靚仔。」我說。

「喔……」他們點點頭，繼續討論自己的電影遊戲妹子。

定還是…只是Dr.D喜歡蝙蝠俠的電影，所以把助手記錄的名字，寫做為羅賓的名字？

不經覺間，時間已經接近半夜時份了。

三人組繼續廢下去，另一組則繼續嘗試著接觸著病腦，包括……他們三個都成功跟病腦來一次握手了。

而我跟滿天則腰靠著實驗檯，望住這一切。

「多咗人，有冇覺得開心啲？」我抱住雙手。

「大BOSS睇落係開心咗。」滿天答。

「如果我留喺到，我覺得我哋做到朋友。」我向滿天交代：「不過都係時候要走，班學生唔可以喺出面留太耐。」

「不打不相識…」滿天淺淺一笑。

「歡…迎…你……哋…再嚟…」大BOSS握住小六、公仔、娃娃的手：「朋友。」

「唔！」娃娃歡悅地點點頭。

「一定會返嚟，大BOSS！」小六答應。

「我諗都難，行上嚟之前都一堆病嘴病牙。」所謂的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中間夾雜著一堆恐怖的病者。

「一陣會喺秘密通道帶你哋落去。」

歡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相信這一次會是令他們畢生難忘的一次實習。我有感覺，他們之中有人以後會對出外探索更有興趣，亦有人會更為反感，怎樣也好，我也得著不少。

不過我倒是差點忘記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哋醫院有冇一個地方，係特別放住好多相？」

72

滿天透過四樓直通落去的秘密通道，讓我們能夠回避二、三樓大量的病者，他說這秘密通道的門鎖密碼，只有大BOSS與自己知，可以毫無危險地自由出入各樓層。

「放滿相嘅，我諗就係呢個地方。」落到一樓後，滿天的語氣有點猜疑，但還是帶我去了。

他所說，就是剛剛一樓大堂旁的辦公室。

「老師…你搵相做咩？」一向多問題的阿文問。

「唔關你事。」我進去，辦公室抽屜收藏住的相薄都逐一揭著。

因為靈實醫院前身另一個用途是康健中心，因此擺放住不少病人們活動的照片，我翻了好幾十分鐘，才找得到有南愚樣子的照片。

交換「病童」情報，便是靠這張照片。照片上面寫住，是XXXX年份的全港醫院精神科病人的下棋大賽，南愚在照片中戴著銀色的獎牌，而捧金杯取第一的則是墳場見過的北賢。

好，為了這張無聊的照片，我們差點全軍覆沒了。

不過……他們二人看起上來，早就認識。

「咩嚟架…」Chris以不屑的眼神，望住照片中二人。

我害怕「病童」，需要用到情報的原因其實好簡單，之前就聽說過不良人與「病童」的位置相近，可他們的人不單沒有去消滅它，反而刻意回避它。

那就證明，病童不是單靠不良人就能夠處理到的病者，單憑這點，就需要到南愚的情報，否則我怕自己會死得不明不白。

「係咁…就再見。」滿天淡淡地說。

「未得住，我仲想要病牙同病嘴嘅嘴腔位置……」

「有啲麻煩…不過，都應該做到。」滿天質疑的目光，從我臉上掠過一眼。

二十分鐘後，公仔和娃娃兩人都幫我拿著一袋病牙與病嘴的身體部位離開醫院，回頭時，更見到大BOSS站在四樓的窗前，目送我們離開。

「老師…你要呢啲嘢嚟……有咩用…」奧迪斜視住他們手上黑色的袋子。

「冇你嘅事，」我把話題重心轉移，說：「估唔到…病嘴嘅唾液要用到火嘅高熱先可以燒得軟化，病牙嘅牙齒要用到大鎚摧毀。」

「但如果遇到病嘴，我哋無可能下下帶到火出街喎…」阿文說。

「所以行路小心啲，唔好再踩到佢哋嘅口水。」我乾脆說：「你哋見到病牙就即刻走，現階段呢種突進型病者好難對付，反應少啲都歸西。」

可能由於快要天黑的關係，街上的病者好像少了，它們似乎都回到建築物之內，街上病者不時的怪笑聲音亦消失了。

「老師，咁多種病者，你會將佢哋恐怖程度分幾多級？」小六問了一個實在的問題。

我想了想，以自己專業的知識解答：「如果係我…我暫時會將佢哋分為三級，第一級最易對付嘅病者大概會係大眼、病嘴、大鼻同大耳，因為佢哋弱點部位都異常變大，好容易就攻擊到，一般冇接受過訓練嘅人都殺得到。」

「咁第二級呢？」她問。

「第二級病者，舌女、病牙，佢哋突進能力好高同夠靈活，無乜經驗嘅倖存者可能會死喺佢哋手上，應該要特別受訓過先勉強對付到。」

「有冇第三級？」

「病爪同病腦，我就唔解釋咁多。」我淡淡地說：「你見到佢哋，走就啱。」

「咁不如你試下整一本圖鑑啊，一陣你死咗……啲知識都唔會流失啊嘛！」瑜小六說。

我無視她的說話，安靜地回到大本營。

「呵欠～終於重返人間。」Chris在外面，已經望到大本營內亮著隱約的火光，那是大本營一到晚上就會點燃的大營火。

對營中的人，就如同有住某種意義──家。

在外面冰冷又漆黑的街道上，有個溫暖又安全的地方是很幸福的事。有些人甚至站在樓梯間前，望住營火就可以陪個朋友聊上一整晚。

「咔──砰！」營內的看守，為我們拉開大本營的大鐵門。

聽說過，這道大鐵門的機關及建造等，都是由八樓上面的菁英份子去設計，因為他們當中有著專業的工程師及建築師。

就算我不屑他們的作風，也不得不佩服他們的設計，為大本營預防了不少病者的靠近，因此從未發生過病者進入到大本營的事情……

在我把病爪帶進來之前。

我發現大本營的人都比較喜歡晚上活動，會走出來跟人吹吹風、聊下天、逛市集等優閒節目。

在早上，一般都把自己困在工作室工作，或是還在睡眠之中。

「個班學生返嚟喇！！！呵呵……」一進門，在一旁八掛誰進來的一些老人在高喊。

每次都這樣…

一進來，營內的一堆人就用感嘆、好奇的眼神望往這邊。

但最沒想到第一個先走出來迎接我們的，是公仔娃娃的父親──馬德梵。

「老師！就估唔到你會平安咁帶到公仔同娃娃返嚟。」他父親欣悅地說。

「佢兩個表現唔錯。」我說。

「咁就太好。」馬德梵微笑，轉視兩子女：「你兩個肚餓未？上去食飯。」

「嗯…」公仔和娃娃點頭，然後把黑色的袋子交回我。

之後，兩兄妹便跟住馬德梵一起上樓回去八樓之上，臨上樓梯之前，公仔更是刻意回頭望我一眼。

「你哋？」我轉身望住餘下的學生，問：「冇家人出嚟迎接之類嘅老土嘢？」

剛剛說完，下一秒就出現，一位彎住腰的老婆婆走到去阿文身邊：「乖孫…你冇事呀嗄？」

「阿…婆婆好掛住你啊！」阿文抱住自己婆婆，可能是經歷過生死吧：「老師，各位，下次上堂見……」

又走一個。

「我哋一齊走，再見老師。」奧迪和Chris一起結伴離開，那句「再見老師」當然是奧迪說的了。

「咁瑜小六，你？」我問。

「我…」小六雙手放在腰後，難為情地說：「應該自己返去。」

似乎只有她一個，沒有家人及朋友。

「咁…」

「Hey！小六，你返到嚟喎！」在我開口瞬間，大舊老師就出現了：「老師你真係太厲害，帶住幾個學生都可以無穿無爛咁返嚟……」

「大舊老師？」我望住肌肉依然澎湃的他。

「我聽到大鐵門拉開嘅聲音，我就知係你哋返嚟，仲聽過一個學生都冇少！」大舊舉起姆指向我：「佩服！」

「份內事…」我答。

「大舊老師～！！我有用到你教我嘅防禦術啊！」小六見到大舊，就好像見到親人一般。

相信，一向受學生歡迎的大舊，算是小六的唯一親朋了。

「咁叻女！有冇聽老師講啊？」大舊又說。

我如實地說出她的表現：「瑜小六……佢表現係最傑出嘅一個，見到病者都好冷靜，可以做出正常嘅思考，身手都冇話太弱，就算係殺唔到病者都可以自保得到。」相比起以前。

「Wo，好高評價啊！」大舊拍拍小六的臂，笑住說：「話唔定我可以介紹你入個班女團到啊！」

「…女團？」小六張著嘴巴，不太明白：「我唔跳K-pop嫁喎…大舊Sir……」

大舊忽然雙手插腰，遠眺繁星滿佈的上空：「我講嘅，係大本營搜索隊之一嘅04小隊——克里絲娜前線女子搜索隊。」

「咩嚟？」小六呆呆地問。

連我都沒有聽說過。

「佢哋係大本營入面唯一全女班嘅搜索隊，入面嘅女性都係菁英，所以如果小六你真係好似黑袍老師講咁咁有潛力，我覺得可以推薦下你加入。」大舊對小六的眼神，是賦予寄望。

「吓」小六抓抓頭，有點難開口地說：「但係咁突然」

「無所謂，哈哈！你可以慢慢諗，只係如果你都想為大本營貢獻嘅話，我可以建議你入去嗰度。」

「黑袍老師！你又覺得小六應唔應該加入呢？」大舊問我意見。

「再觀察多一排都冇壞。」我隨口說。

事實上我連大本營全在著什麼類型的搜索隊也不清楚，看來我要做一做功課。

小六見話題斷了，便望住天空找了點事來說「覺唔覺今晚天空好靚啊？」

沒想到，

人類在短短一年間，停止了社會工業的運作，就可以換來天上這般美景。

天上星羅密佈，一顆顆不顯眼的小行星在串連之下，形成璀璨奪目的畫作。

沒想過在有生之年，抬起頭還能望到這般景色。

「可惜～佢已經走咗，否則小六你可能唔洗咁孤單。」大舊無奈地苦笑，拍住小六的膊。

「」小六神情恍惚。

「邊個」我問。

「算係我以前半個學生一個，同黑袍老師你一樣咁厲害嘅人。」大舊感嘆地搖頭，說：「小六以前好鐘意跟住佢，同我講佢啲嘢架。」

「仲講咩啊」小六望住地板，生硬地苦笑一聲：「返去啦，企喺到好凍。」

7 3

「黑袍老師應該要去同老賢報告先，」大舊讓瑜小六也跟過來：「小六，你都嚟埋。」

「老…賢係…好得高望重嗰個……！？」小六瞪大眼睛。

「唔，」大舊點頭，說：「我有感覺你未來都會係搜索隊一員，所以呢家見老賢就差唔多。」

於是乎，原本只需我自己一個的回報，就變了三個人一起前去見老賢。一路上前去老賢的房間時，可以看得出小六有點緊張，也是理所然的……

老賢平日足不出戶，聲望又祟高，身為大本營普通的小人物即將可以見到他，難免會緊張起來。

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前進，停留在圖書館的落地大窗前凝望住澄空上的繁星。當城市都失去光的時候，世界取而代之的給你另一種光。

夜幕像條無比寬大的毯子，滿天的星星像是綴在這毯子上的一顆顆晶瑩而閃光的鑽石。

「老師…？」大舊望住身後，停住不前的我。

「冇，」我低頭，面具之下淡笑：「俾個天吸引住。」

待我們去到老賢的書房前，大舊便想要敲門，但聽到裡面正傳出喋喋不休的爭論聲，便先停住了手，安分地站在門外等候入面的人會談結束。

「老賢…！」說話的人用力拍了一下桌子，聲音聽上去是一位硬朗的女漢子：「我哋必須救…遲多一陣，佢哋都會面臨比死更慘嘅折磨。」

「江子千隊長，我知道你救人心切，但都必須考慮到大局嘅情勢。」老賢一貫不急不緩的語速，淡定地說：「營救地點路程唔係近，而且有「不良人」坐守，我哋輕則你嘅小隊之中會有人命傷亡，重則…大本營會同不良人更加交惡，到時不斷受到騷擾。」

「老賢，佢哋會將個班女仔捉去做性奴，或者賣去俾其餘嘅人去勞役，我係絕對唔會容許依件事發生。」名為江子千的女隊長，沒有絲毫退讓之意。

「你哋０４小隊，「克里絲娜搜索隊」係大本營出外搜索唔可以缺少嘅菁英份子之一，任何事都要先以大本營人嘅利益，作為基準。」老賢溫厚地說。

「呵，原來係江子千。」大舊笑了笑。

「大舊Sir，佢就係……」小六都聽得到，對方的身份了。

「無錯，佢就係大本營入面全女搜索隊嘅隊長──江子千。」大舊搖一搖頭，說：「呢個人啊……係個超級女權主義者。」

「我否決，你申請出去嘅要求。」我頭一次聽老賢拒絕別人外出。

「你呢個決定係錯…」那女的說畢，就轉身用力推門出去。

「咔」門開了，這位叫江子千的是個外觀強硬健朗的中年女人，其灰白如同男生的短髮及不言苟笑的輪廓，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十分有個性的女強人。

「啊…子千，咁快同老賢傾完…？」大舊被無視自己的她，撞到了膊頭。

「係。」她邊行邊說，心中顯然有點不憤，但沒表露於臉上。

「咁啱我有位未來新隊員介紹俾你喎！」大舊呼喊住已經跟自己隔了幾十個身位的她。

「邊個？」江子千停下來，眼角稍稍望住後面。

「轉身睇下。」大舊搭住小六的肩膀。

江子千轉身打量住我，但顯然望錯人。

「唔係長頭髮呢位老師，」大舊無奈地瞇眼瞇嘴成一直線，拍拍小六的膊：「係呢位紮馬尾嘅。」

「哦…」江子千轉為打量住瑜小六，良久說：「身材幾好，同埋隻腳幾長，不過我哋小隊唔收花瓶，你應該清楚？」

「放心，小六佢絕對唔係花瓶～！黑袍老師，係咪啊。」大舊說。

灰白短髮的江子千又點點頭，說：「我哋克里絲娜搜索隊，收人要求好簡單，一，係女人、二，有一定身體質素同經驗、三，誓死捍衛女性生命同權利，達成要求？」

「小六？」大舊輕輕推她背脊。

小六愣呆一下：「呃…唔，達成。」被大舊一推回神後，答。

江千林點點頭：「唔……咁有時間就落嚟B樓二樓搵我，我哋「克里絲娜」小隊嘅地方喺個到。」

說罷，江子林便回頭離開，十足個大忙人。

「咳…咳，你哋搵我？」老賢聽到門外的聲音，叫著門外的我們。

「嗯，老賢。」大舊一對住老賢，語氣又變得尊重起來，沒剛才朋友相對的語氣：「帶一位表現出色嘅學生你見下，佢叫瑜小六，喺我嘅「防禦學」入面，最高分嘅學生。」

「喺「攻擊學」入面，佢都係最高分。」我淡淡地補充一句。

「嗯…瑜小六。」老賢伸出一隻手：「歡迎你，即將為大本營貢獻。」

「嗯……！」小六恭敬地彎腰、握手，就好像見到地位崇高的長輩一樣。

老賢托一托圓框的金絲眼鏡：「介唔介意俾我知道，你願意為大本營付出嘅原因？我相信……每個肯為大本營獻出心臟嘅人，都一定有佢嘅原因。」

「因為……」小六低住頭，雙手搭住放在前：「M。」

「呢個女啊…好鐘意佢。」大舊感嘆一聲。

「咁我可唔可以，知道下當中嘅原因？」老賢言論之間覺得有趣，望了我一眼，便問。

「我父母…同細佬，係死於病者手上。」瑜小六繼續低住頭，說出自己的感受：「個陣時我哋一家喺另一個倖存區到住，直至有一日病者突然衝哂入嚟…我媽咪俾一個趕住逃走嘅人推開，一推就發生人踩人事件…我阿爸立即返去睇住阿媽，叫我同細佬走先，後嚟…我後佬又為咗保護我……而俾一隻舌女襲擊，最後走得到嘅只有我一個，我叫身邊任何人幫我…都無一個人肯，好無助…我以為我哋呢一世都唔會贏到病者…」

「對唔住，勾起你悲傷嘅回憶。」老賢溫柔地致歉。

小六擦一擦眼角，說：「之後喺轉折之下……我入咗大本營仲認識咗M，知道佢係一個經驗豐富嘅病者獵手，我發現佢同我一樣都係無家人…不過佢同我有一點唔同，就係會沉默咁對付病者，我好佩服佢。」

「好可惜，最後係充滿遺憾嘅故事。」老賢望住我。

「所以依家…我只希望可以繼承到佢嘅意志。」小六堅定地望住老賢。

「相信佢聽到，一定會好高興你嘅決定。」老賢點頭，如同慈祥的老人：「歡迎你嘅加入，小六。」

「係！」小六恭敬地站直身子。

「唔…」大舊滿意地點頭，說：「咁小六，事不宜遲，去訓練一下先！雖然子千話你有去面試入小隊嘅基本要求，但入唔入得成做正式成員，都仲要先接受佢三個嘅試煉……先加入到佢嘅菁英搜索隊，先訓練一、兩個星期再去吧！」

接著，小六和大舊二人就離開這裡了。

「終於，」我盯住老賢，說：「可以講番正經嘢。」

「頭先嘅事對你嚟講…係唔正經？」老賢反問：「一個亭亭玉立嘅少女，為咗你而想要考入全大本營最精銳嘅女子搜索隊，為大本營付出。」

「不值一提。」我每次行動，都幾乎是拿命來賭注。

「咁你值得提嘅事係？」

「你認識……」我盯實老賢雙眼，試圖看穿他的秘密：「一個叫滿天嘅人？」

「滿天？」老賢抬頭閉眼地想了想，答：「認識。」

「…」

「佢係「不良人」入面嘅爪牙，被稱為「不破尚的左手」。」老賢說。

「不良人…？」滿天曾經不是大本營的人嗎……

他連老賢專屬的果汁糖也擁有…

「雖然我經常都坐喺書房入面，不過外面嘅情勢，經常出外嘅少佐都會回報俾我聽。」老賢留意到我深疑的表情，便再說：「如果你唔相信嘅，可以去問下少佐或者賴三，佢兩個都比較清楚外面嘅局勢同聲名注目嘅人物。」

老賢這麼一說，我之後真的去找了賴三去問，關於「滿天」這個人的資訊。賴三亦毫不隱瞞的跟我說：

「滿天…佢作為「不良人」入面不破尚嘅左右手，曾經喺外面獵殺過唔少大本營嘅搜索隊成員。」

「佢係不良人……」跟我所認知的，有出入。

難道滿天刻意對我隱瞞了？

「你好似有啲懷疑咁？」木訥的賴三也懂得看人眉頭眼額：「或者你可以去C橦三樓木材加工室，問

一個叫傑夫丸嘅人，佢小隊曾經喺滿天嘅襲擊之下全滅……最後得佢一個生還。」

我就如同揭著一本充滿謎題的書一樣，越揭，真相就越撲朔迷離，越是不能停下翻揭此書。

所以我把Dr.D需要到的病嘴、病牙身體部位交給他之後，就開始把專注力放在此事上。

「滋滋滋～～～～啪啪啪！滋滋滋～～～啪啪啪！！」C橦的三樓，整層都響亮著機器的雜音，十分煩人。

應該說，整橦C座大樓都是大本營的「加工業」地區，什麼衣物紡織、武器製造
、病者陷阱、電子零件、廢物再用、燒焊、木材加工及維修等，通通都在這橦大樓進行。

大樓的主管是誰不清楚，感覺上管理得很不錯。人們都手握住工具，在各層房間出出入入、來來往往，看上去很煩忙，應該是勞動力最高的一區。

「喂，阿明！搬好啲塊木板啊，啱啱刨靚嫁！」、

「阿雪，有冇啲碎布借嚟啊？」、

「一陣要派人去幫八樓班畜生道鐵閘到維修，仲有董倫佢間高級妓院要人幫手固定好掛喺牆嘅畫作，大強同健少你兩個一陣去幫手啦～」、

單是無意中聽到這裡的人對話內容，就知道C樓的人每天真的煩忙得緊要。

巧合地，給我遇到了一段時間沒見的黑商，王達尼。

「喂～真係幫唔到我加工下？」王達尼追問住一位穿住鐵匠服的老師傅。

「大佬啊，你呢條紅寶石頸鏈又要打磨、又要切割、又要拋光，咁多工序好煩嫁喎。」對方回答。

「我要送俾一個人啊嘛，緊係要心意重啲啦。」王達尼無可奈何的樣子，說：「最多～請你食幾枝煙啦。」

「係咪啊？你條友出名古惑嫁喎……」鐵匠老師傅猜疑地說：「你都知你有個稱號叫黑商嫁喇……」

「我係古而不惑！」王達尼從口袋取根煙，放到鐵匠師傅嘴邊、點燃：「嗱，吸番啖精神哂未？」

「少少啦～你個狡猾仔，整嚟送俾邊個啊！呢個時勢送枝水俾人都好過送乜鬼紅寶石啦！」鐵匠又說。

「關你鬼事咩～」

我就站在一旁，望住二人的對答。

鐵匠接過紅寶石頸鏈，說：「一陣識醒就帶多幾枝煙嚟俾我過下癮～知唔知啊，阿古惑仔。」

「得得得～你係大佬，聽哂你講。」王達尼拍拍對方的胸口保證。

談好之後，鐵匠便像個大爺的徐徐離去，王達尼則收下了剛才的笑容，轉頹的對鐵匠背部說了句：「痴線～」

待王達尼轉身的時候，他便注意到我了：「哇…！你幾時喺到嘅？啱啱都唔發現，有少少嚇親。」

「一陣企咗喺到。」我答。

「嚟工坊做乜啊？」王達尼快速地上下打量我一眼：「呢啲生活手作小地方唔似你嚟。」

「要調查一件事。」在他面前，我說話總能沒有顧忌。

「又查啲咩啊～」王達尼淺淺地笑，走到走廊的欄杆前俯視住大本營：「上次就董倫，今次工坊呢到得罪你啊？」

「你睇落好似好得閒……」我雙手擺在欄杆上，說：「咁得閒叫人整啲奢侈小手作。」

「錢賺夠就當然要洗下～」王達尼搖搖頭，說：「你第一次嚟呢到？」

「…算係。」我斜盯了他一眼：「你咁清楚？」

「C樓不嬲喺全大本營每日最忙碌嘅地方～個個都忙到踢手踢腳，得你一個好似尊佛咁企喺到～咁得閒聽人講嘢，仲唔係第一次嚟？」王達尼觀察挺入微。

「我其實要去木材加工場，不過就咁睇落……」我望住那只得機器與工具，卻空無一人的加工室：「似乎一個人都冇。」

「喔～班友可能去咗集體叫雞呱，董倫七樓間會所聽講已經改裝好。」王達尼打趣地說：「想參觀下？」

「嗯？」

「你都冇理由企喺到等到佢哋食完飯返嚟呱，周圍行下參觀下～？」

「我對董倫揸旗嘅地方冇乜興趣……」

「我唔係講緊董倫間私人會所，我係話呢橦工坊。」王達尼怎會這麼好人充當我的免費導遊？

不過…

既然我對這橦大樓一無所知，

就儘管參觀一下吧。

之後，王達尼就開始帶領我參觀這橦繁忙的工業大樓。

他說，每隔幾天都會有搜索隊成員陪同工坊中處理木材的木工出外砍木，經加工製作之後，能有不同的用途。主要用途包括，製作照明的火把或用以取暖燒烤的營火，昂貴一點則製造為可放在宿舍中的木製傢俱。

「每日都有人刨木、劈木、割木？」我橫視了他們的工作室一眼，很是專業。

「係～你真係當啲木伸手就有咩。」王達尼搖頭輕笑，說：「之後下面嗰一、二層就主要係紡織室，所有同布料相關嘅嘢都會交哂呢到處理。」

「好多女性…」我跟王達尼經過一樓的走廊時，已經有不少捧住布料、布碎的女士掠過身邊。

其中有間織衣室，更是放滿住數十多部縫紉機，每個女人都在專心地縫紉著布料衣物，感覺回到以前六、七十年代的工廠時代。

忽然間，整座大本營好像活過來一樣。原來也有一群人，是每天默默地努力工作，維持住營內的發展，不是每個留在營中的都是廢人。

「見唔見到……」王達尼悄悄地走到縫紉房的窗外，指住第四行的其中一位清純少女，正織著圍巾之類的物體。

「見到。」我說。

王達尼淡淡一笑，不經意流露出公子哥的瀟灑：「只有佢，先配得起我條紅寶石頸鏈。」

7 4

「你鐘意佢？」難怪他會主動做我導遊，原來目的都只是借個機會，順便下來。

「唔可以講鐘意～想當初，我初初入大本營個陣錢又無，銀又無，好餓咁坐咗喺垃圾場入面，然後就遇到佢…之後仲送咗個饅頭俾我，我一直記到依家。」王達尼說。

「饅頭換寶石，佢投資得幾好。」我笑了。

「睇你個樣都覺得呢啲女人嘢悶，帶你去睇啲嘢～工坊入面，你一定最有興趣嘅嘢。」說畢，王牽尼又領著我走。

一直行樓梯上到六樓才停下，六樓算是工坊中比較少人的一層，至少不會出現人流走來走去的情況。

「睇啲咩？」我問。

王達尼走到去一間工作室大門前，讓我從門上的小窗看一下裡面的情況：「病者陷阱設計室。」

入面幾個穿住白領衣著的人，看上來正研討著一些問題，又不時用張紙畫些什麼上去，似乎跟剛才勞動的一群不太一樣。

「因為都算係重要嘅嘢，所以佢哋設計成員有啲係嚟至八樓上面，有相關智識嘅人。」王達尼又說。

「我幾想知佢哋研究啲咩陷阱，可以有效對付病者。」我說也不說，就開門進去。

我一進去，他們就立即被我嚇壞般退後幾步：「你係……個位攻擊學導師？」原來他們認識我。

「嗯。」我望一望房內周圍，的確研發了不少未成形的陷阱模板。

「聽講你哋負責整陷阱，所以入嚟睇下…你哋有咩設計。」我說。

「都冇乜大製作嘅，始終呢啲係比較精密少少嘅嘢……」一位禿頭的負責人員，為我介紹著其中一款：「例如呢個裂嘴捕獸器，靈感嚟至《SAW》，我哋研究製作咗都有幾個月，專門用嚟對付舌女。

前端附有錄咗人類聲帶嘅MP3吸舌女行埋去，到佢一好奇去搞個裂嘴捕獸器…就會因為壓力而自動鎖住佢個頭，唔俾佢甩出嚟…而且鎖住佢上下鄂，最後強行撐開佢口腔至裂開死亡。」

「聽落一啲都唔可靠，實用性唔大。」我真心評價。

「都係嘅…始終我哋對病者嘅各方面都唔係話好認識…。」禿頭男無能為力地說：「我哋都係靠搜索隊口中聽番嚟……再去製造出嚟。」

看來…

大本營的人普遍對病者有認知，但認識不夠深入。

王達尼打趣地笑道：「你對病者咁瞭如指掌，寫本病者圖鑑出嚟俾佢哋參考下？」

「我冇咁多時間。」

王達尼望望手錶，說：「木工部個班友應該差唔多時候返嚟～」

如是者，我們便離開最頂層的這個工坊，前去到木材加工部那兒，果見原本空無一人的室子，已經站著滿滿的人正在刨木、劈柴、割木等，各有各忙。

我走進裡頭，敲一敲門：「我想搵個叫傑夫丸嘅人。」

一位站著刨木皮的老男人向我指一指角落的位置，那裡坐著個男人正在用小刀削木塊。

「你就係傑夫丸？」我叫住他的名字，對方的容貌看起來都毫不關心一樣。

「有事…？」他的聲音既低沉，又頹廢。

「想問你一件事，」因為今天在C樓耗太久了，我了當地問：「你曾經受過一個叫滿天嘅人襲擊，之後生存落嚟？」

「…」傑夫丸放下手上的木塊：「關你事？」

「我想知道當時嘅情況。」

「知道又點，你做得啲乜。」他苦笑，然後板起嚴肅的臉：「滾，喺你哋未受傷之前。」

我怔了下，答：「我可以幫你搵出滿天……」當然，是騙他。

「搵到又點？！」傑夫丸用力地，把自己削了好久的木塊重重掉到地上、站起：「乜都做唔到…乜都做唔到啊！！你知唔知……望住自己朋友一個一個死喺自己面前嘅感覺係點…！？呢家扮慈悲安慰我！？冇用喇！！」

面對傑夫丸突然的發憤大喊，木材工加室內的人都皆是愕然，全部人的焦點都往我們這邊望向了。

王達尼拉一拉住我手臂，轉身偷偷說：「佢睇嚟好嬲…建議你唔好問落去，呢啲五金木工佬都好兇猛。」

「阿…傑夫佢好唔容易先搵到件工作可以令自己麻醉，先生你就唔好再勾起佢回憶啦。」身後，剛才的木工室老男人走過來說。

接著，老男人便把我帶去工作坊的休息室相談，裡面是一處空曠的活動室，放住木桌、木椅、地席等供人休息，而這裡的人大多都是玩玩啤牌，或是躺地休息。

「佢好似好嬲咁。」我說。

「你要體諒下佢～先生，好耐以前都有過大本營嘅人幫傑夫做心理咨詢，同問下佢當時發生咩事，個陣佢情況仲嚴重……」老男人說得繪聲繪影：「一直喃喃自語講「滿天…滿天……」呢個名，仲發癲打人。」

「呢種人咁危險，仲唔帶佢入大本營監獄？」王達尼直接說。

「呃……其實傑夫係我個孫，個陣大本營都差唔多想拉佢入監房到…廢事去傷害到人，但我主動同佢哋講咗…傑夫會入我嘅工坊做嘢，改過自生，希望唔好就咁令一位年青人冇咗自由，佢經歷過朋友死亡已經好傷心……」老男人寬慰地點頭：「好彩老賢接受我嘅建議。」

「原來成個工坊都係你！？」王達尼雙眼瞬間發亮，猶如望到一尊金像在自己面前。

「唔係，我只係負責管理木工部。」老男人續說下去：「喺我之上嘅工坊主管，成橦C座大樓一切先係佢管。」

「我叫王達尼，然後有乜木製用品想推銷出去就嚟搵我。」黑商把握機會，握住了木工部老主管的手。

「係……」對方卻被王達尼的舉動弄怔著了。

「我主要係想調查一個叫滿天嘅人，而你個孫…正正可能係唯一見證人，見過佢個樣嘅人。」

「問題係，佢根本唔想再回憶個件事……我都想佢快啲放得低，而唔係麻醉自己。」木工部老主管淡然地嘆氣：「早知當日就唔叫佢幫我出去大本營外面劈樹返嚟……」

「有咩方法令到佢放得低？」我真的…不太懂去安慰一個人。

「我諗都冇乜用…可能要等時間沖淡？我試過重金買好多罐啤酒俾佢解愁、試過請介紹女仔佢識、試過介紹唔同工作俾佢、啱啱又試過帶佢去上面七樓董倫新開張嘅會所到玩，佢都提唔起勁，唉……睇嚟都係冇用。」

「…」

「老伯啊～你嘅所謂安慰，都太過物質化啦。」王達尼像個心理專心般解說，一下子認真起來：「天下間嘅人，雖然都鐘意你剛才嘅嘢，不過面對朋友嘅離去……相信，你再俾大屋佢住都冇用，因為佢心靈已經受咗傷。」

「睇嚟你有一套見解。」我望住神情十分有計劃他。

「男人心靈受傷個陣…同女人唔同。」王達尼凝視住我倆，說：「佢哋需要嘅，可能只係懷緬自己兄弟一番。」

「咁應該……」木工老主管不明。

「你一直冇留意到？」王達尼又顯出了自己異於常人觀察力，說下去：「你個孫拎起一塊塊木頭，同

一把刀不斷削……你唔覺，佢好似削緊某啲嘢？」

「正常人點會留意到。」我的目標又不是他手上的木頭。

「佢削緊人樣嘅木雕，唔需要質疑我嘅講法～我以前都從事過藝術性質嘅範疇。」王達尼說。

「睇嚟佢都幾多失敗品……」我記得傑夫丸腳旁，有許多被削壞了的小木塊。

「佢手工藝差，點樣整都唔會似～仲會繼續浪費大本營嘅木頭。」王達尼拍拍老主管的膊，說：「咁樣啦，我可以令你個孫放低個件事…不過你要同我地下交易。」

「……地下交易？」木工部老主管呆若木雞。

「嗯…只要，以後你木工部出產嘅成品，分１０％俾我自己出售…我就幫你。」

「咩…咩話……」對方被他的說話嚇倒。

雖然木工部老主管很是驚訝，眼前的男人怎會如此大膽提出這等要求，但愛孫心切，而且管理的木材又不是自己外出一手一腳的砍回來，自自然然地便答應了王達尼驚人的要求。

但前題是，

他的孫子傑夫丸，必須重新振作。

「你真係大膽～」出去休息室後，我黯然地說。

「呢個世界時時刻刻都充滿住賺錢嘅機會，但有能力把握嘅人……」王達尼雙手插袋，淺笑一聲：「少之又少。」

「但成件事…都好似根本唔關你事……」重點是這個。

「一家便宜，兩家著。」他拍拍我我肩膀，說：「佢放低咗件事，自然會肯同你透露心聲……唔通真係捉佢去嚴刑拷問咩～」

我沉默一會，說「咁你打算點令佢放低件事。」

「好簡單，佢既然咁鐘意削木，我幫佢削。」王達尼邊行邊交代計劃：「削佢朋友，生前嘅樣出嚟。」

我們再次返回木材加工室之中，坐在一角的傑夫丸始終沒有停下削木塊的行為，刀往木身立體地削割著，顯然真的如王達尼所說……想削出一個肖像木雕。

削得久了，他便好像忘掉自己朋友的容貌，便望向自己工作檯上的相架照片，有了印象便繼續削、繼續削，好比一具沒有靈魂、失去焦點的機械一樣。

如此重複性的工作，彷彿能令人沉醉在裡頭之中。

門外看得明白的王達尼好快就實施自己的計劃，走去叫身為他爺爺的木工老主管，想個辦法使傑夫丸離開位子一段時間。

於是，爺爺便想了這個對策：「乖孫…！我哋再去董倫上面玩囉…呵呵……有人見人愛嘅芙芙啊！」說著說著，就強行拉住孫兒的手上去了。

傑夫丸就像頭被人強迫要去交配的豬，無力無魂地被爺爺拉住離去。見位子空了，王達尼便把握機會偷了傑夫丸桌上的照片，是一張與朋友合照的相片。

「下一步…？唔通由你嚟削…」我愣住。

「當然係……交俾全大本營最聰明嘅女人。」王達尼賣關子般，領著木頭、小刀、照片三樣東西，去到一樓紡織部。

落到紡織部那個女士聖地後，我們兩個大男人又被奇異的目光不斷盯住，感覺極不舒服。

王達尼隨後更走入去紡衣間中，一位正弄著毛針的女生前，是王達尼說剛進大本營時給他饅頭的那個女。

「係你？」那女生靠近一看，可看出其雪白透皙的皮膚，和精緻又小的臉蛋，有種說不出的精靈。

王達尼點一點頭，一聲的微嘆也盡是包含住滄桑公子哥的氣息：「最近好嘛？」

「唔…」對方望住他點頭。

「尚愛看少女漫畫嗎？」王達尼又問。

「已經冇點睇…」對方又答。

「最近…」王達尼雙眸，已經跟她對上彼此就如同連上線一樣：「你都幾乎冇露面，你有咗新對象…？」

「唔係，係大本營呢到比較忙……」那女生望了我一眼，問：「呢個…係你嘅女朋友？」

媽的…

我的長髮又累事了。

「要介紹你識……？」王達尼第一次在別人面前有尷尬、緊張的神色出現。

「唔洗……」對方搖頭。

「我想…你幫我做一件事。」王達尼動作小心地把木塊、小刀和照片拿出：「可唔可以幫我雕出相入面嘅人樣。」

「…」那女生先取了相片望望，再說：「應該得…不過，至少要半日。」

「半日…都ok啊。」王達尼苦笑。

「係啊……都幾ok架，因為唔係話太易…又唔會話太難。」女生又答。

「Ok就好，最緊要…你ok就得。」

「嗯…ok係唔錯…。」

我正式宣佈，他們兩個之間的對話，可以封為全大本營之中我見過最尷尬的一段。

「咁一陣間見。」王達尼望望錶：「半日之後應該係…日落時份。」

「唔，」那女生點頭，答：「喺到等我。」

75

對話好不容易才結束得到，王達尼步出走廊時更有些心跳快速、喘氣的徵狀：「估唔到…仲緊張過見到病者。」

「真係兩個奇怪嘅人。」我回頭望返，那位具有文藝氣質的女生：「佢真係搞得掂？雕刻好講天份。」

「你唔好以為得你一個係個啲大名鼎鼎嘅人物，愛紗佢都係。」王達尼介紹著他的意中人：「唔好睇少佢係女仔一個…喺C橦呢座大工坊入面，佢係一個生活狂人，任何手工藝或者加工技術都難唔到佢，算得上十通九精～如果呢家個C橦主管死咗，就差唔多可以話係下一任工坊嘅主管。」

「所以你送紅寶石用意係，打算勾結下未來工坊主管，令自己生意獲利？」如果是的話，我會很佩達尼的機心。

「呢個其次啦～」王達尼又點起枝煙，抽著：「最主要，都係因為我鐘意佢，呢種技能十足又能幹嘅女仔……對我呢種資本主義嚟係致命傷。」

在這段空檔的時間，無聊的我們去了工坊四樓最大的武器製造室裡，一邊參觀一邊談些有的沒的事情。

在大本營中，王達尼算是讓我能自然地交流的一個人，因為他都從不掩飾自己貪財風趣的性格。

我問：「我真係想知你以前係做啲咩維生。」

我們步入到打鐵、磨鑽聲不斷的武器製造室了，裡面擺放著一張又一張的武作檯，上面又放住不同的零件工具讓人組件製作。

「你有興趣知？我從來冇同人講過。」王達尼淡淡地笑著。

「有得聽嘅，當然有興趣知。」我望到幾個正在燒鐵的匠人。

王達尼一如他風格，說：「要問人，就先講自己。」

「我？」

「嗯～」他雙手放在後腦，輕輕托住而行：「唔好同我講係無業廢青～我唔會信呢啲廢話。」

「咁大家唔好講。」

「Hey…！！兩位入嚟，請問咩幫到你？」一位似是鐵匠部主管的矮男人，走過來說：「我係呢間武器製造室嘅主管。」

「呃…其實都係隨便行下。」王達尼答。

「既然都嚟到咁就順便，反正想整好耐。」我把傘子交上，說：「有冇得將前端個舊類似木塞嘅物體，轉做鋒利嘅利器。」

「呃……」他接過我的傘子，上下打量一番：「得嘅…不過咁樣改造有少少危險，就可能要收貴啲啲，咁樣我用嘅材料都會上乘少少。」

「一罐豉汁鯪魚，夠？」我擔任大本營攻擊學導師期間，都收到了不少糧食工資。

「呵呵，你把遮本身都有少少損毀咁～要唔要幫你維修埋？我哋師傅嘅手工好好，可以做到新嘅一樣！」主管又說。

「咁…加多包公仔麵。」

「哈哈！如果你想嘅，我可以連枝骨架都幫你……」

「得，」我制止住主管說話，索性把一顆果汁糖取出：「幫我整到最好。」

「啊…吓……！！？」鐵匠主管見到果汁糖後，驚呆了。

「喂，你咪傻啊…」王達尼低聲在我耳邊，說：「你呢一粒果汁糖都已經夠你買多幾把遮……」

「好用嘅嘢一把就夠。」

「不過你呢啲果汁糖…係直頭可以買到大本營一般買唔到嘅武器…！」王達尼說得比我還要肉緊，就好像我的糖是他一樣。

「咩武器，一般買唔到…？」我問。

王達尼望望手錶，苦惱地說：「雖然可能會流失你呢位大客，不過都同你講下～每逢星期三，大本營都會有個神秘商人走入嚟貿易，我見過佢賣嘅其中一樣嘢……係手槍，但佢指定要用一定數量果汁糖，先會肯賣俾你。」

「…手槍？」掌握住這武器的話，在世界中橫行簡直如同上帝：「對方係咩人？」

「應該同我一樣，都係獨自出外搜索嘅拾荒者…但我只會喺大本營擺賣，而佢就高我一層樓，佢會每星期喺呢一區嘅勢力範圍到遊走貿易……所以每一個倖存營嘅特色同有乜珍貴嘅貨幣，佢都好清楚。」王達尼呼了一口煙，說：「不過通常好少人知，除咗我呢啲商家佬或者經常去市集行街嘅人。」

「我見過市集有個阿人自稱退休警察，都好似賣過手槍……」我憶述起很久很久的往事。

「喔……個條友賣嘅係玩具槍嚟，之前我已經當眾戳爆咗佢。」

「兩位意下如何……？」鐵匠主管把目光放在我的果汁糖上，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決定咗，一包公仔麵同豉汁鯪魚，幫佢改造下把遮。」王達尼沒問過我意見，就直接代我決定。

「咁粒糖……」主管瞪大了眼睛。

「等你識整把AK出嚟個陣，再嚟問我哋拎。」王達尼答。

傘子也送去給工坊的人改造後，我便兩手空空的等待住一切事情的完成，包括剛才送去給愛紗削的木雕。處身於C槓時，感覺就是跟其他樓層不一，在這裡時間過得好快，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像充滿活力，每間工坊房中亦吵吵鬧鬧的。

與D橦平靜、走廊冰冷冷的醫療大樓相比，有著不同的感受。

這裡，就彷彿有住個人的小社會圈子。

令人用工作，忘卻外面世界的殘酷。

且C樓的休息室內，大家都高興地玩著撲克牌、比腕力遊戲、跳舞、做些有趣的小手工玩意，如果大本營四橦大樓都是工坊，那麼這種愉快的工作氣氛，會否感染到整個大本營？

我對C樓的評價，是不錯。

在C樓坐了差不多半天，在這間無論地板、天花、牆身都是用木板一塊塊鋪設的休息室中，我充分感受到熱情與活力。

王達尼還跟我說，工坊的休息室每晚都會有場歡樂的社交派對，介時大家會手牽手的跳舞、唱歌、大笑，有時候他一個人靜得發悶了，就會過來這兒添一下笑悅的氣息，與八樓的權貴上流派對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說：「夜晚有時間我真係要嚟參觀下。」大本營的人，在晚上普通會喜歡留在室內之中，除了比較暖和之外更有安全感。

「都坐咗半日～」王達尼打個呵欠，望下手錶：「你把武器…仲有個木雕，都應該差唔多搞掂。」

「咁去定差唔多。」我站起，就跟王達尼往大門離開。

「啪──」在我們正要把門打開時，忽地有個男人急趕地推門進來。

「大家見到木材部主管個孫傑夫丸記住走啊！」那男人顫驚地大喊：「佢發咗癲啊！」

「咩…咩事啊？」一些不明所以的人，問。

「佢啱啱返嚟…好似…好似話唔見咗啲咩！佢啱啱強行搶走咗工坊主管封樓梯口鐵閘嘅鎖匙，唔俾我哋走…逐個逐個問邊個拎咗佢嘅嘢……答唔到就會打人！！」

「吓…我一早都覺得佢精神有少少問題啦…」、「痴線架咩！？冇啦啦見人就打？」、「總有啲人制止佢呱！！」、「唔係啊！鎖住咗啲樓梯閘口我哋點出去啊！！」休息室的人開始起哄。

「制止唔到啊…！！佢以前好歹都係大本營搜索隊嘅成員，一、二樓紡織部個到又成堆女，冇一個敢出手…」

「佢要搵嘅係一張相？」我問。

「好…好似，係啊…！」那男人答。

「你出嘅小主意…似乎出咗個小問題。」我對王達尼說。

「呢啲突發問題邊有人估到嫁……」王達尼苦惱地抓抓頭，說：「去睇下咩情況先。」

為了收拾一下突如其來的亂局，我跟王達尼都落去且看發生什麼一回事，從樓梯下去的時候很多女士逆流而行，聽說是因為一樓的出入口鐵閘被鎖住了。

下到一樓後，我們便照住人流逆行的地方而進，走廊滿地散亂的棉布、衣碎和不明的草圖。

「…呀！」一把女生尖叫聲，從C００８室傳來。

我跟王達尼趕至，駭見成衣室裡頭站住幾位少女與傑夫丸對峙，她們被迫到去牆角了，愛紗是其中一個。

「俾我……」精神不佳的傑夫丸伸出手掌，另一手持住菜刀：「還返朋友俾我！！」

「咩啊…係我朋友架。」愛紗緊握住那塊快要刻成的木雕。

「呃唔…」王達尼有點內疚的，硬住頭皮衝上前：「如果…早知佢會發癲到咁……就唔用呢個方法…愛紗！攞過嚟！！」

愛紗見到傑夫丸背後的王達尼後，便攞了過去給他。王達尼接到差不多完成的木雕後，再趁傑夫丸未留意之前，跑到愛紗一旁並在對方面前拿走了照片，繼而直奔往門口這邊。

一切看在眼內的傑夫丸馬上轉移目標，不顧一切的追住王達尼，直至王達尼跑到門前要離開之前，他以自己身體作掩飾偷偷把木雕與照片交到我手上，並叫我收好入袍內，待會交回給愛紗繼續雕刻。

傑夫丸果然沒有留意到，王達尼已經暗地把物品都轉交到我手上，於是待他們二人追了出走廊後，我就把東西交回愛紗，說：

「佢叫你繼續整。」

「傻架咩…！到底咩嚟架？點解會有個痴線佬為咗呢兩樣嘢追住佢，佢又偷人嘢！？」愛紗接上手，橫望一下木雕和照片。

「背後原因…有排解釋，你繼續整埋先。」我說。

愛紗似乎沒受剛才的情況嚇到，繼續安靜地雕完餘下的部份：「肯定為咗某啲利益，而搞到人啦佢？」

「王達尼…」我差點忘了他正被一個握住菜刀的人追殺……

「佢仲係無變過～」愛紗搖一搖頭。

說畢，我就快速地跑了出去，尋找王達尼他的身影，聽聲大概可以估算到在隔一條走廊的紡織室中。

去到之後，我見傑夫丸正握住菜刀不斷想要刺向王達尼，並一邊大喊：「還返俾我！還返俾我！！」

王達尼則不斷取起周旁的棉被、布料抵擋住菜刀的攻擊：「你試下冷靜啲～！」

到最後，已經沒有任何布物讓王達尼作防禦，他便跑到一旁的紡織機上試圖跑出去走廊，我亦從後捉住傑夫丸的手，將他手上的菜刀搶去並擲走。

在他掙扎期間，我感受到他氣力奇大，於是便與王達尼一起往門外逃跑！

「估唔到條友嚟真…」

「佢就快追到嚟。」我望一望身後。

王達尼忽地撿起散落地上的線軸，然後把線的一端給我捉住：「前面分叉路口，識做？」

我們前去到左、右分叉口後，便拉直了線子，各在左右兩邊拉緊，好讓他的腳被絆倒。

精神已經有點錯亂的傑夫丸可能已經失去思考了，想也不想就衝上來，然後摔了一跤。我跟王達尼把握機會，一邊按壓住他不讓其起來，另一邊用軸線不斷捲住他的身體，直至他不能發狂反抗為止……！

「啊…俾返朋友我啊……！」傑夫丸啕哭起來。

「你等等啦，你朋友就快返嚟……」

終於，花了好久的力氣，用軸線把傑夫丸捲住了。

「我只係想知道滿天嘅身份…」費了好大的力氣，我們坐到走廊上，望住被五花大綁在中間的傑夫丸。

「呵欠～佢到底搞掂未？」王達尼對於錢財以外的東西總是力不從心。

「喂，你要嘅嘢。」由頭至尾都淡定非常的愛紗，走出來見到我們在走廊一旁後，上前把木雕和照片給了我們。

「呃啊！！！！」傑夫丸反應很大，雙眼暴瞪：「呢…呢個……」

「你朋友。」王達尼把照片和木雕都給回傑夫丸。

我只看了這木雕一眼，就能感覺到是鬼斧神工的完美藝術品，相中人的容貌被愛紗精細地雕刻了在一塊平平無奇的小木頭上，令它富含了意義，彷彿活起來一樣。

傑夫丸由原本的怒氣，漸轉飲泣。

及後，大本營的守衛趕到，把傑夫丸關到去A樓的拘留室。我和王達尼都有前去探望，始終這件事是我們造成的。

「係你兩個…」傑夫丸已經回復理性，在拘留室望住我們二人。

「對唔住，」王達尼低頭，有點歉意：「令你要俾人監禁一段時間……」

「都好嘅…我可以靜下，我需要一個人咁靜下……我今日唔發癲，遲早都會諗唔開而發癲。」傑夫丸握住那精緻的肖像木雕，說：「依家只要有同伴陪住我…就足夠。」

「明白。」我點頭，問：「咁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關於滿天……佢係不良人？」

為了這個真實身份不明的滿天，我耗了一整天了。我沒打算直接走去靈實醫院問滿天，其一路程遠，其二當事人不透露的話，總有他的原因。

「嗯…」回復平靜的傑夫丸，平白地說：「個一次…我同我嘅搜索隊出去搵劈得嘅樹，就喺我哋日常必經嘅道路上…我哋受到突襲，一個著住醫生袍…臉容冰冷無情嘅男人，帶住不良人去突襲我哋。」

醫生袍…

臉容冰冷…

完全是滿天的特徵。

76

「我記得…佢對於用藥有一手，佢冇殺我嘅原因好簡單…」傑夫丸沉憤地吐著每個字：「佢對我注射咗極高劑量嘅鎮定劑就離開，想要我眼白白咁望住自己嘅同伴死……」

「點解佢唔殺你？」我又問。

「佢叫我返去大本營之後講……佢個名叫「滿天」，係嚟報仇。」傑夫丸繼續說。

「睇嚟…你要知嗰個身份嘅人，佢對大本營都幾憎恨。」王達尼搭嘴。

我回憶起，那日滿天在實驗室中跟我說的話：「佢同我講過……自己俾大本營拋棄咗。」

我對傑夫丸續說：「唔該你…。」

此後，我們離開拘留室了。

「唔洗太自責，」我拍拍王達尼背部：「佢本身都有潛在危險性，話唔定係件好事。」

「係嘅……」王達尼點點頭，說：「餓唔餓？去工坊食下嘢，順便拎返你把遮？」

忙了一整天沒東西落肚的我，跟住王達尼去到工坊的休息室。

晚上，裡面亮著舊式的圓燈泡，泛黃的光映射在休息室的木板上，有住懷舊的風格。

平日夜裡寞靜的大本營，在打開工坊休息室後，原來別有洞天，一個小型的社區聯誼派對。

一進去，木結他和拍鼓的聲音就溜入耳窩，歡笑聲、交談聲、起哄聲沒有停過下來。在這裡，他們的食糧除了日常的配給之外，還有工坊主管額外給予的麵餅。

首先用木枝架一個燒爐，下面放些柴火，木枝用繩子與大鐵鍋紮住，再倒些食水進鍋中燒熱，最後把硬邦邦的麵餅放進裡面煮至軟腍腍。

就會煮成，跟一般茶記白水灼淨麵差不多的美食。

王達尼更教我令它味道更上一層樓的辦法：

「唔好心急食住～」他在我的麵上，灑了些香蒜、蔥花。

「食得？」我問。

我要走到沒人的位置快速吃完這碗湯麵才行。

「唔，」王達尼點頭，聞一聞麵香：「得啦。」

我捧住碗麵，走了去角落，稍為打開了鳥嘴面具，然後都不顧灼熱了，暴風般吸入麵條。

「啊嗄…」我有點感嘆：「饑餓果然係最好嘅調味料……」

「Hi，鳥嘴先生！？」我背後傳來愛紗的聲音。

「嗯？」我把面具戴好，才轉身面向她。

「洗唔洗幫你收咗隻碗？」

「唔該。」我把只餘少量汁水的空碗交給她。

「愛紗，幫我收埋～！」一旁的王達尼居然比我還厲害，已經吃第二碗了。

「自己執～」愛紗敲了他的頭一下。

很溫馨。

待大家吃得光麵餅後，由小木板疊鋪成了小站台就站住了幾個人，開始領唱住一首歌，似曾相識的粵語歌。

「今天我～寒夜裡看雪飄過～懷著冷卻了的心窩漂遠方～風雨裏追趕～霧裡分不清影蹤～」

「佢哋唱緊…？」我就是記不起歌的名字。

「《海闊天空》啊～你唔係未聽過啊？哈哈…又係嘅……你都唔似係嗰個年代嘅人。」王達尼一說，我才驀覺這裡的人都比較年長，至少沒有學堂那群毛也沒長齊的孩子。

「今日嗰個人其實係邊個嚟？」愛紗走過來搭話，坐下：「定係阿尼你又偷人嘢啊？」

「冇啊～我點會偷人嘢。」王達尼被叫做「阿尼」，總是有種怪怪的感覺。

不過現在看起來，

他們二人沒有早上見面時的生硬。

可能早上工作倉猝認真的氣氛，不及現在快樂歡愉的環境要放鬆吧。

「點知你啊呀～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愛紗說。

「努力改緊，呢家從商。」王達尼淺淡地笑了聲：「最緊大本營有乜嘢係特別缺乏？」

「你咁叻，自己留意下。」愛紗亦輕微地揚起嘴角。

「但我點夠你醒，你係生活王嚟～」王達尼摸摸褲袋，從裡面取了根煙，站起往出面離去：「出去食枝煙先。」

愛紗搖一搖頭：「小心生癌～」

王達尼離開後，我就尷尬了，一個朋友也沒有，還要穿住大黑袍和戴住面具，誰會想跟這種人認識。

「鳥嘴先生…我留意咗好耐。」愛紗凝望我雙目，說：「你呢件衫同造型，都係出自歐洲嘅鳥嘴醫生

主題？」

「好似係……」我回答。

她略略地用手指掃過我的袍袖，與仔細深視住面具：「好貴……你呢一身裝扮超唔超過二百萬？無論物料…定係設計……都稱得上完美。」

「應該有…」我記得Dr.D好像用不知多少歐元在拍賣會投得。

「你小心阿尼偷咗你件衫啊～」她開玩笑地瞇眼、展笑：「佢手腳好唔乾淨。」

「點解咁講？」

「你唔知佢以前係……」

「佢係…？」我不明所以地問。

「既然你唔知，就唔講啦。」愛紗寬容一笑，說：「總以為你哋係朋友，佢會講你聽添。」

「今日原本有個機會聽，不過佢要我講先。」

「喔～原來係咁。」

「我想聽…佢以前到底係咩人。」對於王達尼，我們看似熟識，卻對雙方的背景一無所知。

我把一顆果汁糖，放到桌上給她。

「唔…唔洗啊……太…太誇張啦你…！」愛紗馬上揮著雙手，拒絕我的好意。

「收下吧，今日我都要多謝你，先知道一啲事情嘅線索。」就當是，木雕的工資吧。

「你認真嘛？唔係講笑……？」愛紗再問。

「一言既出，」我說。

「好，駟馬難追。」愛紗點頭，收下我的果汁糖。

「所以，王達尼以前係一位點嘅人？」

「雖然阿尼都唔介意人哋知，不過你聽完之後…都唔好覺得佢係壞人。」愛紗說。

我答：「當然，佢喺大本營入面都幫我解過唔小心圍。」然後，愛紗就跟我說了王達尼以前的事，世界還未病變前的事。

原來，王達尼以前是一名金融白領。

後來因為從事經濟犯罪，而被警方拘捕。

一無所有的他，出獄以後不久，世界就發生病變的事。不知該何去何從的他，有日進了入大本營並餓得要死，合巧見到他的愛紗便分了些饅頭給他。

打後，二人就開始熟絡了。

即是說，愛紗和王達尼的關係沒我想像中的尷尬，一早就已經是交心好友了。

正好，愛紗亦是從外國修讀完史丹佛大學商科回來的畢業生，一個經濟罪犯與商科天女不謀而合，一拍即合。

於是，往大本營中，

愛紗就成為了C橦工坊的「生活王」，對一切物料進出、使用、分配至製作都精準非常，生活的專頁技能幾乎十通九精。

而王達尼則成為了大本營著名的「黑商」，雖然價格遠比一般市集賣的要貴，可是物品總是十分附合

當時的需求。

所以這一場世界的「病變」，到底令多少原本不認識的人…

聚集起來，

變至認識呢？

我覺得，一切都是緣份。

「呵欠～返嚟。」抽完煙回來的王達尼，精神一振：「精神哂。」

77

「我係時候要走。」我也不阻他們二人共聚了。

「下次見～」王達尼淡笑，說。

「阿尼！兩個星期之後嘅「營火會」，一齊出席？」臉蛋又小又精靈的愛紗問。

「當然冇問題～」王達轉望住我背部，說：「你呢？」

「我？營火會，乜嘢。」我問。

「你當係一個…」愛紗代答：「大本營每半年先會搞一次嘅大盛會，個一日大家都會好開心，又有表演…好精彩嫁，個營火會係由我哋全橦工坊嘅人一齊準備。」

「到時睇睇，得閒應該會去。」如果我兩星期之後，還有命去的話。

在我臨離開休息室時，有個矮老人叫住了我，原來是中午那位鐵匠主管，我托他改造的傘子已經完成了。

前端部位由原本的木塞物體，改成一枝粗銀色類像鐵針的東西，簡而言之可以用來刺穿人類或病者的物體。

「改造好啦，雖然係重手咗少少，不過習慣下都唔係問題。」鐵匠主管說下去：「再有問題就搵我啦，隨時樂意受費為你服務！」

「唔該。」我把傘子握在手，果然比以前重了一點點。

不過，

這就是代價吧。

充實的一天過去，晚上我望住天上的繁星，不知為何突然一股心血來潮，想要自己製作一本《病者圖鑑》出來。

可能是受到今日工坊諸多製作的思想影響到吧……

於是我到市集用了半塊的乾麵包，交換了一本空白的筆記和數枝原子筆，然後就開始獨個兒，坐在天台上寫著。

翌日，我如常地去學堂授課，只見平日都會準時出席的瑜小六，今天沒有到來了。

我很是疑惑，因為她這段時間都展示出自己的決心與努力。

不會是病了吧？

一如所料，阿文每天上課第一件做的事，就是不斷地向周圍的女同學說起自己如何對付病者的勇事。

「有冇人想嚟一次出外實習？」我一說這句，他往往就變成不說話的縮頭烏龜了。

在學堂中一天兩小時的授課結束後，大舊訝異地跟我說起，向來不走堂的瑜小六今天居然沒來上課了。

「我個堂都係，佢今日冇嚟。」我說。

「一陣去探下佢？」大舊問。

突然，奧迪慌忙地走了過來「老…老師！黑袍老師！」

「乜事？」

「你今日講嘅唔會係真架可！！？」

「咩？」

「下次嘅出外實習……」

「真，不過唔會咁快……因為出過去，點都要喺大本營逗留返一段時間，心理先可以平衡番，經常出去都唔係一見好事。」我說。

「好啦……我出過一次…唔會再叫我呱…」奧迪邊走邊喃喃地說。

「黑袍老師，你覺得點？一陣去探下小六。」大舊再問。

「你都幾關心佢。」我說。

「佢一個女仔無屋企人孤伶伶嚟到大本營…我覺得算捱得架啦，所以盡可能都照顧佢。」大舊憂心地說。

「洗唔洗順便帶啲嘢俾佢？」

「我諗住帶幾粒話梅俾佢，小六佢幾鐘意食。」

見大舊選了酸酸的話梅，我也到市集買了一小塊珍貴的豬肉乾，等下讓瑜小六過過口癮。

她好像住在七樓的B區，那裡多是平民住的地方，像軟床這種傢俱只有營中地位不凡的人才會擁有，大多的人都是「打地鋪」睡地上，因為成本只需要一塊帆布和碎布就製作得到。

我跟住大舊在小六所住的地方需要左穿右插的，因為這區都被人用鐵板、金屬板、鋼枝架等東西間隔固定住。

好不容易，我們終於到了她住的房間，並敲了一敲門。

「喀喀──」

「……邊個？」一把虛而無力的聲線從裡面發出。

「小六！我係大舊Sir！仲有黑袍老師。」大舊說。

「等等……」小六過了一陣，將打開，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我今日太劾…唔知醒，好似唔記得上堂…」

「哇，搞咩啊你？」

我跟大舊入了這間面積不大的小房。

「嗰個江子千…佢嘅搜索隊嘅要求好嚴格……入試考驗好難，所以我練習咗好耐…」小六坐下，背靠住牆壁：「今日劾到全身肌肉放軟哂，又酸痛。」

「咁又係嘅，佢哋係成人，你只係個貼近十九、八歲嘅後生女，體力上點都唔及佢哋。」大舊覺得理所當然，說：「既然係咁，你應該要食啲有營養嘅嘢喎！」

「我冇咁多營養食品～」小六的儲物箱上，放住兩塊咬了一半的方包。

「對菜湯有冇興趣啊？」大舊關懷地問。

「菜湯…？」小六愕然回想，說：「我好似好耐冇食過菜……」

「最近賴三佢呢～出去隔離魔鬼山採集個陣，就見到啲新鮮嘅野菜，割咗返嚟分咗啲俾我，呢家老師請你食啦～」大舊說。

「大舊Sir果然好人……」小六開懷微笑。

「豬肉乾，唔好客氣。」我把那兩小包的肉乾給了她。

「多謝…老師…」小六遲疑地收下了我的好意。

「黑袍老師！我哋去整嘢食囉！唔可以得失呢位大本營未來嘅女戰士！」大舊拍拍自己大腿後站起。

無辜被拖進來要幫忙的我，只得跟大舊去拿野菜落去廣場位置，並問人借了個鍋子做菜湯。

「黑袍老師，你整嘢好唔好食架，哈哈～！」大舊在路上有點無聊，便跟我搭起話來。

「一般…」我轉移這個無營養的話題，問：「賴三佢成日自己出去採集？」

「嗯啊，因為佢係教地型課，有時同你一樣帶啲學生出去採集下天然嘅食物，冇你去個啲地方咁危險。」大舊說起就不停：「佢除咗去隔離山上面採新鮮野菜或者果實之外…佢好似仲有去附近海旁到釣魚，又會放捕獸夾呢啲…捉下流浪動物。」

「佢生活聽落都幾精彩……」總比面對病者要好。

「如果老賢唔係落咗命令唔俾我出去！我一定同去一樣去海邊釣魚嫁，哈哈！」大舊捧著鍋子大笑著。

接下來，我們就要料理一碗菜湯了。

大舊說很簡單，只需要倒食水落鍋子之中，再把生菜放入煮至變熱騰騰的菜湯，如果嫌味道略淡可以放點鹽來吊一下味。

煮完之後，菜湯的香氣就陣陣傳到鼻內，我們就拿著這一碗湯菜去給瑜小六喝下。

「嗄…」小六嚐了口菜湯後，不禁放鬆地嘆氣：「果然…熱嘅嘢係唔同啲。」

「你好耐冇食熱嘢？」大舊問。

「冇啊，最近淨係食乾糧……都就快食壞肚。」

「得閒就拎配給俾個啲乾麵包去營火燒兩燒…烘熟咗脆脆地都幾易入口。」我說。

「啊呀～唉～好想食肉啊！！」一說到關於食物的話題，小六就沮喪地低頭：「好耐冇食啦～冇肉食回復力氣，點去參加男人婆嘅試驗……」

「哈哈哈哈哈！！！小六，原來你同我一樣都鐘意食肉，仲以為你呢啲又高又瘦嘅女仔鐘意食素添。」大舊又大笑起來。

「咩啊～！就係又高又瘦先鐘意食肉啊嘛，食肉先會長肉啊。」小六說。

我說：「肉太難食到，始終係珍貴嘅食材。」但對於八樓的上流人士來說，就是每日必吃的配給。

「如果你係咁餵食嘅……可以叫賴三老師帶你出去嘅。」大舊托住鄂思量：「佢成日都出去採集食材。」

「佢份人沉沉靜靜，好似…好難溝通咁…？」小六難為情地淺笑。

「傻女，人地老師經驗好豐富～」大舊拍一拍小六的頭，說：「同埋你出到去，咪順便當吸收個實習機會。」

我也很同意大舊的說法：「嗯。」而且，我能夠順路走去墳場把照片交給南愚，換取情報。

「咁啊……」小六深思地考慮著。

「一係你講下，個隊全女子嘅搜索隊…佢俾一個點樣嘅試煉你。」我問。

瑜小六開始說出試煉內容：「我去咗見佢……佢話，要正式成為全女軍搜索隊一員嘅話，要經過三個試煉：

第一，算最簡單嘅膽量測試。要喺冇安全帶嘅輕裝情況下，喺七樓走廊欄杆外嘅大樓支柱上回答基本生存常識問題……每答一次問題，就要喺個條差錯一腳都會跌死嘅支柱上面，做二十下掌上壓。

第二，嚴格嘅格鬥術測試。要赤手空拳同埋用兵器同各位師姐對打，如果十二分鐘之內捱到唔訓低，就通過。

第三，真實測試。要喺大本營外面逗留三日…用一切嘅方法生存落去。」

「我想問……」聽完之後，我望向大舊：「呢個女子隊有幾多個正式成員？」

「好似七個…定八個左右？」大舊努力地回想，說：「因為係菁英中嘅菁英……所以正式成員得好少。」

想到剛才的試煉，又望向現在還未完全稱得上十分可靠的瑜小六，我不禁說：「佢要入隊，似乎仲要努力多少少。」

「咁當然…作為全大本營最精銳嘅搜索隊，呢種程度係必須。」大舊點頭。

「咁我暫時應該……」小六疑慮地望住我們兩位老師。

「你吸收下經驗先，再去通過試煉加入都未遲。」我坦白地說。

「嗯嗯。」小六一口氣灌了整碗菜湯落肚，雙眼明亮地望住我：「咁我哋幾時再出去實習啊，老師？」

「就星期六。」我順路交相給南愚。

「你兩個真係夠吉士……」大舊不禁搖頭，佩服我們不怕出外的勇氣。

於是乎，在翌日的課堂上，我又把上次前去靈實醫院實習的那個組合，再聚集一次。

並跟賴三老師溝通好了，這次出外實習會跟住這位老師一起去…我會陪同，主要是讓他們學習一下採集的事，真相是我要出去見南愚。

「吓！！又嚟！！！？」在學堂上聽到消息的阿文與奧迪嚇得大叫出來。

「點解一定要係我哋啊！老師！！！」奧迪直接上前，跪在地上拉住我的黑袍了。

「點解？有好多嘢冇得解。」我低頭望著拉住我黑袍的奧迪說。

「唔公平啊！！！」

「世界本來就係唔公平。」

「但係……！」

「向好個方面諗，你比其他人有更多機會。」我強行離開，不理會奧迪的拉抓：「而且你唔會係孤單一個。」

為什麼，要選他們幾個？

因為沒有分別，我選擇了別的學生，他們都只會以同樣的語氣、同樣慌張的心情去應對。

但真的要我說的話，我會說小六是真的幫得上忙，如果教多一點東西，未來會是可造之材。

公仔和娃娃，則是因為他們父母的關係，我想知道馬德梵一家正打著什麼如意算盤，如果能成為亦師亦友的關係，說不定又能化解一場陰謀。

而奧迪、阿文、Chirs這廢柴三人組，第一次出外實習時，我是基於他們在班上的表現惡劣，單純地讓我討厭而叫出去，想他們見識過病者和世界的殘酷後會學乖一點。

但活著回來的他們，顯然沒有改變過，更在同學之間有著不明的優越感。

所以啊…

這三個廢物再出去一次吧。

出發的計劃訂了在幾天後的星期六，久久沒有下雨的天空，忽地在一個下午落下了毛毛的雨。

陰沉的密雲，猛烈的凌風，依舊吹拂著我的長髮與黑袍。

下雨天，我總是喜歡自己一個靜靜。

回想起這數天，最令我深刻的始終是C橦的工坊，熱熱鬧鬧的，像個小型的康樂社會一樣。

「沙沙沙沙──轟隆！！！」大雨未至，雷暴已經趕至。

「Dr.D親愛嘅，羅賓先生。」

忽然…

一把陰森的女聲在我背後傳來。

78

我回頭望去，是馬姑娘。

Dr.D那個最得力的女護士助手，其一邊永遠像暴瞪住人的眼球是特點。

羅賓…

她怎麼，

會叫我做羅賓。

「羅賓？」我索性問。

「Dr.D最愛嘅漫畫。」馬姑娘帶住詭異的微笑，走來我在二樓橋邊望風景的位置：「蝙蝠俠。」

「喔，我都有睇過電影咁。」我答，並再問：「你嚟應該唔單單係同我講廢話……馬姑娘。」

「Dr.D同我講～佢已經好耐冇見你，自從你只係交低咗新型病者嘅部位之後。」

「見我？」

「佢好擔心你，你一向係佢最鐘意嘅羅賓。」

「同佢講唔洗擔心，我仲在生。」

「我有時……」馬姑娘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以無聲的腳步來到我背後，用指尖輕輕劃過我的長黑袍：「真係妒忌你……點解Dr.D總係對你比較上心？」

「…」

「哈哈哈哈～～～」馬姑娘的聲音好比舌女凌厲的異笑：「新世界～好快就會來臨。」

馬姑娘這一句，彷彿話中帶意。

一開始，我不是很明白，

後來，事情慢慢清晰了。

而那一天的到來，

距離現在，

還差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跟住賴三和學生出發當日，我帶好了南愚要我拿的照片，一起離開大本營。這次走的路不同，但由於賴三很是熟識這個地區的情況，所以我們在幾乎沒有遇到病者的情況下，就到達了海旁。

「你哋可以分兩隊～」到步後，賴三才和我們解說：「一隊跟我喺海邊釣魚、收番魚網，另一隊上山去摘果實同野菜。」

海邊一望無際，與被雨水弄得濛藍藍的城市，形成一種自由放鬆的感覺。儘管如此，我還是叫他們不要被美景所吸引，要隨時留意住病者的聲音。

「嚟海邊釣魚～唔驚啲魚有病者個啲菌咩～？」一向牙尖嘴利的Chris馬上問。

「所有魚我哋釣上嚟之後，都會拎去工坊做檢查，而且八樓上面有曾經係食物安全專家嘅政府人員，所有入口大本營嘅食物都必須經過檢驗。」賴三就像部機器般，一本正經地解釋。

但對住他們，其實不用認真解釋。

「睇落都好玩嘅…哈……釣魚喎…輕輕鬆鬆架嘛……」奧迪手顫地握住魚竿。

將軍澳海旁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周邊還有著地盤的圍板，因為之前附近一帶都在進行著起樓的工程。

如今這城市沒了，就變得餘下一橦橦廢的空屋。

「賴三老師…通常釣完魚之後，會點處理？整新鮮水煮魚？」瑜小六誠心地問。

「一般都會由工坊加工，放啲鹽落去再曬乾，咁會比較耐食。」賴三目無表情地答。

「公仔，娃娃…你兩個唔釣？」我望住不為所動的他們，只見他們兩個一直站在我背後，凝視住我的背部。

公仔幾秒後才好像回神過來般，說：「喔……我同娃娃都唔太識釣魚。」娃娃點頭。

「咁你兩個可以去欄外，我喺石壆附近放咗幾個小魚網，正常應該會有幾條細魚游咗入咗去。」感覺賴三是一位知識求生技能滿分的可靠老師。

那我就放心，暫時把學生交給他了。

「我去一去山上面。」我是時候要去見南愚了，繼續自己的正經事。

「老師，你去採野菜？」一直吹住口哨等待魚上釣的阿文，問。

「嗯，」我刻意誇大，讓他們不敢跟來：「又或者搵一、兩隻病者玩下。」

「咩…咩話…！？搵病者玩下！！？？我有冇聽錯啊？」阿文變得好激動。

「你專心釣魚啦，老師係有咁嘅實力。」小六敲了阿文的頭一下。

「老師…我同娃娃都想跟住去。」公仔和娃娃聽見我要獨自離去後，便回頭過來。

「你兩個……」

「我哋會小心…我同娃娃都無耐性…唔鐘意釣魚。」公仔說。

「咁好…你兩個跟嚟。」我留意著，他們二人的眼神。

於是乎，我便帶住公仔和娃娃一起上山，格外寧靜的道路令人全身著涼，身後的公仔和娃娃也令我有些背寒。

是一種，很奇怪的預感。

因為我有好幾回頭望他們時，也發現到…他們走路時，並不是望住左右周圍，或是路面情況，而是我的背部。

並且，他們兩兄妹似乎都不愛說話。

令我不禁警惕起來。

我沒有因為他們兩兄妹而刻意不去見南愚，一路上我見路旁樹林入面長著些看似能食用的野菜或是果實，都會叫公仔和娃娃和撿摘起來。

他們彷彿一部沒有靈魂的玩偶，十分聽從我的命令。

不久，我在上次通往墳場的路段，遇到南愚了。公仔娃娃初頭見到他，都立即戒備下來，因為他可是個把自己滿身都塗上紅點的怪人。

我輕鬆地走過去，把照片掏出：「南愚，你要嘅嘢。」

「嘻嘻……」肚子大大的南愚，笑呵呵地望住我身後兩個娃兒：「好可愛…你仔女？」

「我學生。」

「唔洗驚我，哈哈…我只係一位假病者。」說畢，南愚又擦擦自己的肚子，紅點又如同顏料般化開。

「好，快啲講重點。」

「呵呵…病童……」南愚開始說出重點：「佢係一個約莫六、七歲嘅細路，小心喲～要對付佢記住帶埋耳塞過去。」

「即係話…佢發出嘅攻擊，係會對人耳造成傷害？」我再深入地問。

「南愚唔會講第二次，呵呵～」南愚轉身，就回到一旁的山林離開了。

「老師…頭先嗰個，係咩人嚟？」公仔深疑地問。

「一個情報專家。」我答。

「佢個樣……唔似係個種人…」

「似係日日喺樹林食香蕉嘅大肥佬？」我淺笑著，說：「放心，佢應該唔會俾假料我，佢敢做……我返嚟之後就殺咗佢。」

「即係…嗰個人同大本營無任何關係…？」娃娃又問。

「嗯…」我望住娃娃。

「…」兩兄妹不再問什麼。

對付病童的話，就算我被感染了……

只要吃下Dr.D給我的那顆暫時性免感染藥，就會沒有事吧。

那次在將軍澳中心為了救小六而被舌女壓力地上舔了臉頰一下，還差點以為自己真的要受感染，變成病者一份子了。

但自上次吃完之後，只餘下一顆…

或者等會回到大本營後，要問一下Dr.D還有沒有多出的免疫藥丸給我。

下坡後，只要再走多兩條大長路就能回去海旁了，可是好景不常，我們終於遇著病者了。

兩隻病者站在我們必經的路上，它們互相纏綿著。望真一點，原來是一隻大鼻的手不小心貼住了病嘴的口中，於是乎大鼻便不斷扯自己的手想要甩開，病嘴也不斷拉開大鼻舔住自己的嘴巴。

「嗤嗤……嗤嗤…咳…」大鼻一旦感應到活人的存在，便本能地開始咳嗽。

「嘰…咔咔…呃喲……」病嘴似乎亦很痛苦…想要掙脫對方的手。

「原來係兩隻蠢病者。」我望住眼前這兩隻愚蠢到不行的病者，我稍為轉頭向公仔和娃娃說：「你哋企後啲。」

我正打算先上前處理大鼻，因為這條是必經的直路，如果在行動受限制的它身邊繞過，公仔和娃娃也會被它噴出的毒氣所傷。

「咳咳咳咳咳──乞痴！！！！！」我一靠近，大鼻理所當然地噴出濃濃擴散的不明毒氣。

還好我戴住了面具，無需有所忌諱。

可是…它的鼻中噴出的毒氣釋放同時，亦造成了一團團白色的毒氣於空中凝飄著，令我難以看見它們。

接下來…

出乎我意料的事就發生了…

病嘴好像怪叫一聲，然後毒氣之中，就有一串濃濃的唾液從高灑出，沒能及時反應過來的我被那些唾液舔住下半身，即雙腳與長袍，唾液凝固住袍身與雙腳於地面……

任我雙腳多大力擺動，也動不了……緊緊的貼實在地面上。

連想脫掉鞋子脫身的方法也使不上。

「居然仲識噴口水……」面對病嘴始料不及的能力，我有些訝異。

我回頭望住公仔與娃娃，他們都瞪住眼睛凝視著我，不為所動：「公仔……有冇帶刀。」

「有…」公仔從衣中，從出上次那把小軍刀。

「過嚟…幫我割咗件袍俾口水痴住嘅部份……」我說。

Dr.D買的這套服裝果然用料不錯，單憑我雙手之力是沒法撕得開，不能來個金蟬脫殼，只好割掉了。

「……」公仔望住了娃娃，沒有走過來。

「過嚟…」我再說一次，並望向了鄰近私樓會所中的病者：「附近啲病者開始留意到我哋……快手。」

「老師…對…對唔住…」娃娃聲線十分震顫。

公仔更是畏懼地瞪著眼，望住地板不發一言。

「你哋……」我目光愣住。

「唔關我哋事…」公仔頭部驚怯地搖著：「我哋唔係有心…」

「咔──！」一聲斷裂的聲音，從毒霧中傳出。

待大鼻的毒氣散去之後，公仔立即與娃娃摀住鼻子一起從我身邊繞過離開跑走，與此同時……那兩隻病者正向我靠近。

原來「咔」的一聲…

是大鼻已經強行扯斷了自己的手，來換取活動的自由，並與嘴部舔住一臂的病嘴，步步走向我。

「嘎嘎嘎嘎啦…嘰嘰！」不遠處在私宅會所裡頭的幾隻舌女，也高高地怪叫一聲，正找方法出來，奔向住我。

「公仔…娃娃！！！」我喊住正奔跑，離我而去的二人。

「啊嗄！！」斷了一臂的大鼻先走過來，我馬上用改裝成尖刺前端的雨傘刺向它的鼻中。

「滋滋滋──」大鼻彷彿失去靈魂般反了白眼、倒下。

把傘子從其鼻抽出後，沾滿了不少嘔心的鼻液，我再以傘子刺向病嘴的膝蓋，好讓它失去活動能力，並在它撲過來之前一手抵在它的胸膛，並推到地上令它嘴部貼緊地面。

「嗚…嗚……！」病嘴的嘴巴貼緊住地面。

「…」我不斷想用力扯裂自己的長袍，可是太韌了……

「嘰嘰嘰嗚啾啾啾…！！！」在附近私宅會所的那幾隻舌女和大眼，似乎已經找到方法出來了。

其中三隻舌女先以狗隻狂奔的速度跑向了，並以我為中心繞住我而行……

什麼大眼、大耳也有幾隻正靠向我…

「…佢兩個，果然隱瞞住啲嘢，原來係想殺我。」我想起了剛才公仔和娃娃一直以來的行為。

兩次都把軍刀帶出來，並跟娃娃一直凝視住我背部，是想殺掉我吧…

可惜，他們似乎沒有這個勇氣。

我望住周遭不斷向我近來的病者，然後吞下Dr.D給我的最後一顆暫時免感染藥：「……」

我有命活下去嗎。

=x-large「嘩吼吼吼！！！！！！」三隻舌女一同衝向了我。

79

另一邊廂。

「公仔…娃娃，老師呢？」正等待魚兒上釣的瑜小六，問。

「老師話……要繼…續自己搵病者殺，叫我哋返嚟先…」公仔強行壓抑住自己的畏懼。

「呢個攻擊學老師真係癲～」阿文搖頭苦笑。

「我好似有魚上釣…」只注心望住大海的奧迪說。

釣了不少肥魚的賴三老師也說：「你兩個無聊嘅，可以問同學點樣釣魚。」

「嗯…」娃娃答。

「等陣…」瑜小六愣一愣：「老師叫你哋返嚟先…？」

「係…」公仔答。

「老師佢……」瑜小六沉住面色，說：「應該唔會俾你兩個…自己返嚟咁危險。」

「……」現場沉靜了一片。

「嘖～嗰個人不嬲成日想搵機會，想送啲學生去死～」釣魚能力很高的Chris出聲，打了個圓場。

「我要去睇下老師…」小六放下魚竿，拾起了劍盾。

「小六～你真係唔洗咁擔心喎～」阿文優閒地望天等魚：「坐喺到釣下魚算啦～我哋同老師係兩個世界嘅人。」

「…我有唔好嘅預感。」小六低住頭，眼光有少許波動，目光從公仔與娃娃的臉上溜過：「我要去。」

「如果你中途遇到病者，冇人幫到你。」賴三老師平淡地說。

「唔緊要。」瑜小六的髮絲在毛雨下，更顯靈逸。

「啲女仔真係～」Chris無奈地搖頭。

「小六佢…應該都好崇拜老師。」奧迪望住她的背影。

一段時間後…

瑜小六到達了將軍澳墳場上坡前的一條大直路時，驚愕地望住一路上的倒地死去的病者，三隻、四隻、五、八隻？混亂的畫面，已經令她數不清了。

而最終，那裡倒臥著一個人。

一個戴住鳥嘴面具穿大黑袍的。

毛毛的雨，依舊冷冷地落下。

瑜小六望見了周圍死傷滿地的病者，與亂濺於地上的血液。

她怔滯地站在原地，望住一動不動的我好幾十秒，終於……踏出了雙腳走過去。

然後蹲下來，伸出震顫的手想去揭開我的鳥嘴面具，伸到一半卻放棄了，轉為無力地握緊拳頭、合緊雙眼、開始低頭飲泣。

瑜小六悲嘆地，坐在我身旁。

不過…

這一次不同，我總算能安慰她了。

我伸出一隻手，撫住瑜小六的頭。

她愕然地望住我…

「果然有遵循我嘅教晦……」我緩緩地開腔：「喺出面無論任何情況，都唔好大聲亂叫、大聲說話、大聲哭泣…。」

瑜小六凝視住安然無事的我，擦一擦眼角：「只不過係雨水……」

我拾起雨傘，拍拍袍袖，站起身。

「老…老師，你真係無事…？」小六望住周地死去的病者，和染了不少血跡的黑袍。

「頭先只係太劫，訓喺地下抖下……你就突然成個韓國狗血劇女主角咁…蘊釀住情緒行過嚟。」剛才我雖然被病者攻擊過幾次，吃了D－１藥丸的我到現在都還未冒出紅點。

似乎起效了。

「我以為你死咗。」瑜小六說。

「返去吧，我有啲事要處理。」我握緊雨傘。

今後行動真的要三思而行了，D－１藥丸已經用完了。

「你頭先想揭開我面具？」我問。

「係…」

「做乜停手。」

「因為…你帶住面具，總有你嘅原因。」瑜小六繼續說：「我唔想侵犯你嘅尊嚴。」

「公仔同娃娃有冇返去。」我轉移話題。

「有…我都覺得有啲怪……你應該唔會俾佢哋自己一個返去，雖則你喺佢哋面前都好討人厭，但都唔會咁做。」瑜小六低頭深思：「所以我覺得有啲怪，佢哋做咩事？」

「一陣我會以間諜罪名，拘捕佢兩個，幫我手…捉住佢哋。」我說。

我叫瑜小六先早我一步回去，免得他兩兄妹一見到我便馬上逃跑。

「小六！？返嚟啦？」阿文望住遠處正跑過來的她：「見唔唔見到老師…？」

瑜小六什麼也不答，上前拉了些釣魚用的線輪出來，再走到毫無防備的公仔後面，一手把他壓在地上，繼而快速地用線輪上的韌線綁住其手。

「…小…六？」坐在一邊望得清楚的奧迪呆住了。

「……」一瞬間被強行壓住在地，綁住雙手的公仔沒有多言。

「做咩啊…？」阿文也站起身，望望發生什麼事。

賴三老師也望住了小六她，沒有什麼行動。

「做…做咩…」娃娃想上前阻止。

「跟我返去，」我從暗角走出，步向了他們：「賴三老師，大本營係咪有「間諜罪」。」

賴三老師愣一愣，答：「嗯……「間諜罪」唔受保護人權政策約束，間諜一般交由少佐處理…」

「哇…咩事啊！！？」阿文驚問。

「咁即時回程，」我向賴三老師交代一下：「賴三老師，你幫我睇住呢班釣緊魚嘅學生先。」

「明白…」賴三老師雖然不明白發生什麼事，但也意識到事態嚴重，不八掛下去。

如是者，我跟小六便領著公仔與娃娃先回到大本營。

「點解你兩個要咁做……」沿路上，瑜小六問。

他們兩個不答，只是自卑、內疚地一直低住頭，被我押住回去。

瑜小六見他們什麼也不說，便轉問我：「…老師，間諜罪同埋保護人權政策呢啲係咩嚟……？」

「係八樓以前社會上面嘅律師、政府公職人員一齊同大本營制定出嚟，你當係營內一啲高層人物定落嚟嘅規矩。」我答。

「點解我未聽過…」

「你呢啲低層少女，難啲見識到佢哋開會嘅情況。」我記得，對上一次還未得出結論的政策，是董倫的童工政策。

「原來入面都有政治……」小六說。

「政治無處不在。」

回去後，我把公仔和娃娃押到去A樘的盤問室之中，裡面除了四面冰冷的牆之外，就只有一張桌子和椅子。

是一間封閉的密室。

「老師…我仲有咩幫到手…」小六問。

「你可以去做自己嘢，之後落嚟交俾我。」我說。

「喔……」小六還是放心不下：「你殺咗咁多病者…唔洗去D樓醫療室檢查下先…？」

「唔洗。」還好，當時只有三隻舌女比較有攻擊力，其餘的都是大眼、大耳這種廢物。

殺死他們，也換來了我受傷的代價，不過只要撿回條命就值了。

「好…」瑜小六點頭，開門離開這個像警局的地方。

「攻擊學老師？」一位職員走向了我，說：「一陣少佐返嚟，我哋就會通知佢盤問個兩位疑犯，你可以離開，多謝你嘅舉報。」

「我要親自盤問。」我說。

「嗯…？」

「佢哋只係細路。」

「明白…不過根據規矩，所有間諜，係要交番俾少佐佢處理。」職員難為情地解答。

「你應該好清楚…」我凝視住職員，說：「所有間諜落到少佐手上，會有咩下場。」

「嗯……不過我哋阻止唔到。」

我摸一摸口袋，還餘下兩顆果汁糖，便拿了出來：「隱瞞呢件事。」

如果可以，我也想以其他罪名困禁公仔和娃娃進來，乃至不用被少佐盤問。

可是…大本營的「間諜罪」和「殺人罪」都是不對外公開的罪行。其餘的罪行只要家屬願意交出一部份食糧或物資，就可以抵消，所以我只能這樣做。

為了暫時有個地方，能夠監禁住他們二人，而不被公開的。

「咁啊…都…都得嘅，如果少佐入到嚟，我就同佢講嗰兩個細路犯咗「殺人罪」，佢一般都唔會盤問殺人犯。」職員一邊尷尬地笑，一邊收下我手上的果汁糖。

職員他收下我一顆果汁糖，現在我只餘一顆了，以後要手緊一點。

「佢兩個俾人監禁喺到嘅事…唔會有人知？」我問。

「嗯，就算佢兩哋嘅家屬嚟到，我哋都唔會透露任何事情，直至你嘅盤問結束。」他答。

接下來，我就進去冰冷的盤問室了。

入去後，只見他兩兄妹依偎在房間的角落，似乎十分害怕及畏懼。

「攻擊學老師…！」剛才受我賄賂的職員，推了一架鐵製推車進來盤問室，上面放住各種既冰冷又恐嚇的拷問刑具：「唔記得拎入嚟俾你，請慢慢使用。」

「…我應該唔需要」我小聲地說，可職員沒聽見就出去了。

「好，開始。」我面向公仔和娃娃，說：「你兩個一直想殺我？」

「…」兩兄妹也不回答。

無可奈何之下……我走到去拷具車前，並把手搭在上面。

「係…」公仔見我的舉動後，只得回答。

「由幾時開始。」

「由我哋入嚟學堂讀個陣…開始……」

「原因？」

他們不答。

陷入沉默後，我只得選擇推車上的一件刑具──防狼電棍。

「滋滋──」我把它啟動了，意想不到還有著電。

「唔答？」我握住防狼電棍，走到極近他們。

見公仔和娃娃都是不為所動，我便把防狼電棍發電的前端位置貼到公仔的胸膛上。

「３」我開始倒數著……

「２」

「１」

似乎公仔真的不怕我會電擊他，所以我把防狼電棍的攻擊目標，轉到去娃娃身上。

這次，公仔反應大了。

「唔…唔好！！」被鄉住的他，激動地想要推開我。

原來公仔的弱點，是娃娃。

「要電就電我……」公仔咬緊牙關。

「哥哥…！」娃娃躲在公仔身後，哭泣不停。

「唔好再傷害我個妹……！！！！！」公仔痛恨地站起，用身體完全掩擋住後面的娃娃。

頭一次，

見他說話這麼有力，像個男人。

「你只要講出個原因就得。」我佩服他身為兄長保護親妹的志氣，可是我也差點死在這兩兄手上。

「哥…」在其背後的娃娃又顫又泣地拉住他：「你唔好再保護我…」

「…」公仔沉住面色。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在我面前演著戲，於是…我真的電擊了公仔。

「滋──滋滋──滋滋啪！！」

電流注射到他身體中，公仔全身痛苦地顫著，痛苦低叫。

「唔好啦…！！老師！」這次，換娃娃上前保護住電得倒地痛叫的兄長：「係我哋家人……叫我哋咁做…」

「妹…」公仔捉住娃娃的腳脛。

……馬德梵？果然不出所料。

「點解你哋家人…要殺我。」我又問。

「我哋…我哋……係喺不良人…到，轉過嚟大本營嘅人…」

「…」

不良人，就是說…

之前少佐所說，有間諜混入到大本營，就是他們一家嗎。

「混入嚟目的係咩？」我又問。

「妹…唔好講……」公仔捉緊住她的腳脛。

我抽起公仔的衣領，推他到牆邊：「你講咗，我幫到你哋…」

「我哋講咗都唔會有好日子過……」公仔說。

抽起他衣領期間，我無意發現公仔身體傷痕累累，並拉起他的衣袖和腳袖來看，駭然發現他渾身是傷……

「你搞咩…」我問。

「係我哋屋企人做……」娃娃代什麼也不說的公仔答。

「…你都有？」我放下了公仔的頸領。

娃娃緩緩地拉起自己的手袖、腳袖，果見也是滿手腳傷疤，身體更不用說。兩兄妹看似精緻的五觀外表下，卻隱藏住一道道駭人的傷痕，讓我意想不到。

「只要…我哋，我哋…殺唔到你…我哋屋企每一晚…都會抽打我同阿哥……」娃娃續說。

「點解要咁做。」我放棄拷問他們了，我根本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所以，先出了去一陣。

回來之後，已經從醫療部中以攻擊學老師之名，借了一點醫療用品來供他們兩兄妹用。

「你兩兄妹，用住先。」我把那些醫療用品掉到地上。

「老師…」娃娃望住我。

「我同你屋企人嘅分別在於，」我坐到盤問室的椅子上，說：「我仲有人性。」

既然剛才強硬的態度行不通……就轉軟吧。

80

坐在鐵椅上的我，選擇先問一下他們的背景，反正迫供下去只會弄巧反拙。

「你哋喺不良人個陣，生活係點？」

「風氣…同呢到唔一樣…佢哋，只係需要戰士。」娃娃吞吞吐吐地說下去：「同有貢獻嘅人…」

「你兩兄妹嘅身手……肯定唔會係佢哋口中嘅「戰士」，你哋貢獻在於？」我問。

「因為，我同阿哥外貌…都比較吸引，所以我哋一般擔當住……呃人…同情心嘅角色……」娃娃說起，也泛起住淚光。

但我無法看清……

是真還是假。

「我同阿哥會去到…不良人鎖定嘅人類倖存區之中……然後透過滲入，知道入面嘅運作…再同番不良人回報……」娃娃說下去。

「妹…唔好再講……」虛弱的公仔似乎想讓她收口。

「回報完，不良人就進攻入去殺人、放火、搶奪？」我說。

娃娃內疚地點頭。

「點解你哋父母會咁狠心虐打你哋。」我又問。

「佢哋其實…並…唔係我哋親生父母，我同阿哥原本係某個倖存區嘅孤兒，直至有次…不良人進攻入嚟……全區二、三十人，除咗我同阿哥之外…全部都俾佢哋殺死哂…馬德梵兩公婆覺得我哋個樣可愛…就決定收養我哋……」

「你就算知道哂…都無用..我無見個有一個倖存區…係可以抵禦不…良人嘅入侵……大本營最後，都只會

俾佢哋…」公仔面青口唇白地苦笑：「妹…你講哂所有嘢俾佢聽……三個月之後，不良人佔領咗呢到…我同你……都會死得好慘…」

「哥，老師可能會幫到我哋……」從娃娃的眼神看來，由我掉下醫療工具那刻她開始相信我了。

「世界上，冇奇蹟…」公仔望住上方那一片空白的天花：「不良人同大本營嘅實力…差距…你好清楚……」

「睇嚟不良人對大本營都摸得好熟…」我心下黯然：「連七樓以下，八樓以上的人，地位同知識分別喺邊都清楚，咁當日少佐用棒球棍毆死嘅……應該就係負責喺七樓以下做諜報工作嘅間諜。」

只是想不到，馬德梵他們一家有能力逃過營中少佐等人的法眼，順利地在八樓上掩人耳目渡過不知多少個月，恐怕大本營中應該有人給予他們相助吧。

「憑你哋一家，無可能喺營入面進行諜報工作，做得咁順利。」我疑問：「仲有人幫你哋？」

「董倫…」公仔吐出這個令我厭惡的名字：「我見父親……同佢成日都有來往。」

「你突然講我聽？」我望住公仔。

「反正…已經俾你發現咗…我同娃娃就係間諜……我好清楚任何間諜嘅下場…」公仔伸出一隻手，擋在娃娃的身前：「我只係要求一件事…就係，你要確保我個妹安全。」

「我唔會傷害你個妹。」我說。

「我知道…」公仔望住我，說：「但第二啲人……唔係咁諗…」

「…」

「我估你之後都會監禁住我哋…我只係想求你……放走我個妹，所有罪名，加喺我身上。」公仔嚴肅地說。

「你有冇罪，係由我定奪。」我站起身，說：「你行出咗盤問室之後，我大可以話你冇罪。」

「……」

「比起跟正常規矩做嘢，」我伸出一隻手，讓公仔握住站起：「我更鐘意用旁門左道去獲取勝利。」

「你想…」公仔不敢握住我的手。

「你仲有得揀，選擇大本營或者不良人。」我對公仔說。

「我…」

「揀一個吧。」我繼續伸住手，隨時讓他握住。

「我都想揀你哋大本營……」公仔十分難決擇，咬住牙：「但你哋最後一定…唔夠不良人鬥……」

「世上總有奇蹟，頭先我俾幾六、七隻病者圍毆都未死，何況我哋一早佈置好所有局。」

「我應該……」公仔望了娃娃一眼，然後選擇握住我的手：「冇任何選擇…。」

我點頭。

「…你信得過我哋？」公仔問。

「信唔過，但我強迫自己去信。」

離開後盤問室後，我對職員解釋只是誤會一場，把公仔與娃娃暫時釋放，並待賴三老師和廢柴三人組回來後，編個籍口只是模擬一下某些突發情況。

人，對於不明的事情，總是不會去深入探究。只要有個人走出來解釋，又合理的話，很大程度就相信對方的話了。

至於這件事，我只跟了老賢一個說。

「事情大概就係咁。」

「不良人……」沒見老賢一段時間，他眼眸內還是隱約地透露出其智慧的深遠：「我已經預咗會有依一日嘅來臨，只係冇諗到…會比想像中快。」

「我哋大本營無論兵力定軍備，都應該唔夠不良人嚟……大本營唯一有嘅優勢就係人多。」我搖頭、苦笑：「可惜嘅係…好多都貪生怕死。」

「貪生怕死，人之常情。」老賢掌背托住下鄂，說：「我哋要做嘅，係要盡可能將傷亡減到最低。」

「重點係…我哋唔清楚對方會用咩方法，攻入嚟。」我又說：「唯一清楚嘅一點係，八樓以上嘅權貴…都幾乎讚成不良人嘅理念，睇怕，要搵一個機會刺殺佢哋嘅核心人物──董倫，嚟殺雞驚猴。」

「八樓上面嘅人…最主流都係跟住董倫嘅意見，仲有另一個同佢勾結嘅不良人間諜……馬德梵。」我認為這個方法可行。

「M，佢應該知…要行刺佢哋，唔係一件易事。」老賢說出自己想法：「而且要係一個適當嘅時機行刺，如果係呢段時間殺死佢哋嘅話，不良人同上面班權貴就有好充足嘅時間去協調番。」

「所以…要喺不良人進攻前一、兩日刺殺佢哋，令佢哋喺短時間之內協調唔到？」我問。

「嗯。」老賢又說：「要暗殺嘅人，唔單止董倫。」

「仲有個對不良人夫婦間諜。」我皺一皺眉：「但係佢哋平時都唔會落去八樓，要上去行刺有一定難道……」

老賢倒是提出了一個方法建議：「原本兩星期之後，係大本營每半年一次嘅「營火會」，算係一個喜慶嘅活動……到時大家都會表演，根據過往經驗…個陣八樓嘅人，都會罕有咁落去行下。」

「你宣佈將個營火會推遲到不良人行動前嘅一、兩日？再喺活動舉行個陣，派人暗殺馬德梵、佢老婆，仲有董倫。」我說。

「可以做得到。」老賢點頭。

那晚，我跟老賢商量討論了一夜的計劃。

初步制定了的計劃，便是在營火會當日派人刺殺上述的三個人、讓公仔和娃娃成為雙面間諜留意情況、慢慢解除八樓人士的一些重要的職位，例如大門開關、食物安全等重要的的位置。

還有在之後兩個月多的學堂課程中，由對付病者的教付，變到教導對付人類的教學。

我要我的學生，能夠在「不良人」入侵當日，拿起武器抵抗對方。

為了這一天的到來，我暫時把攻略「病童」一事放低。

然而…

我卻漸漸忘記了，大本營還有Dr.D的存在。

他到底是邪是正，我似乎到現在都沒能看穿。

同時，我也漸漸感受到「重量」。

像……整個大本營的「重量」，都壓在我肩膊上。

從何時開始…

我這般麻目地守護住這兒？

我自己也忘記了…還記得，我想當初進來的志願，就是儲到一大筆物資，再到其餘的倖存區過活。

到底是哪時候開始的……

我逐漸被同化了？

被認同了。

「今日落堂。」課堂結束後，我一貫冷淡的聲線交代下課。

「再見老師！！」、「鳥嘴老師bye～～！！」、「老師！下堂試下教我點樣搶對方武器。」

那些一開始討厭我的學生，又是什麼時候……尊敬我了？

一切一切的事，都好像在我沒為意之中轉變，就如同我的心一樣。

「黑袍老師！要唔要嚟一齊食飯啊！？」在我準備步出學堂時，大舊叫住了我：「我哋今晚一班老師同營內識嘅人一齊食。」

在大舊後面站住談天的，有好久沒見的阿玲、夏晴、阿登，大舊說到我的時候，他們三個也不其然地望向了我。

和他們一群人彼此對視了好一陣子後，我才搖一搖頭，步出學堂。恰巧，左邊走廊正前來著兩個人，是第一次跟我對付病腦的推車手漢森與天明，還有剛從右邊樓梯上來。

「呼…」少佐雙目一如既往的鋒利，推門進學堂了。

「少佐～你又遲到啦！」夏晴說。

「係囉係囉，請飲嘢啦！」阿玲笑住附和著。

「遲到好過冇到…」少佐淺淺地答。

阿登亦向同時進來的二人揮手：「Hey，漢森…天明！」

「喂！後生仔，教書教成點啊？啲細路係咪好唔聽話嫁？」天明一來便問。

「頂…最近我轉行去工坊搞武器生意，攰到呢～」漢森按一按膊頭。

「各位！要唔要品嚐下我做嘅菜湯！哈哈哈哈！！！」大舊大聲地自說自笑著。

我鼻頭，卻不知為何一酸。

大概…

每個人，都有自己背負住的命運吧。

「喂～阿尼啊阿尼，你唔可以咁嫁！所謂盜亦有道，商都有商道，佢賣個價呢，就分明係呃小市民錢嘅！」落到市集，見到愛紗正指住前面的攤檔，對王達尼他說教。

「商人都要搵食嫁～犯法咩。」自己本身就是大黑商的王達尼反駁。

原本只是打算來市集逛逛的我，還是回到去天台之上，那一個屬於我的地方。我把那本已經完成一大半的《病者圖鑑》拿出來，自己閱讀一遍。

「好…」閱讀完畢後，我合上書本，在面具下淺笑：「…完成度都幾高。」

不過…

我寫出來供自己自娛，也沒什麼意義吧。

81

低頭凝望自己這本《病者圖鑑》良久，想了一陣，我決定為它在尾頁注上自己的筆名。

可是…寫上自己的名字未免太老套吧，於是我在尾頁寫上四字──瘟疫死神。

「嗯…」正好配合我的一身裝扮。

我站起身，任凌亂的風吹拂我的黑袍與長髮，並緩緩地走到天台的欄杆前，遠眺灰沉一片的曇天，和樓下人來人往的大本營中，每一張的眾生相，然後孤身離開天台。

戰爭，

要開始了。

在之後一星期，老賢把自己忠誠的大本營菁英及幹部都叫了上去圖書館開會，包括學堂的導師賴三和大舊。

身為安區一份子的阿玲則特別沒有叫來，雖然她在學堂任教小朋友後，性情溫柔了不少，可老賢也怕她的魯莽壞了大事。

之後還召集了大本營的搜索隊，０３小隊至０７小隊，當中包括皆為菁英份子的０４全女小隊「克里絲娜」。

開頭我有問，老賢你為什麼不叫０１小隊及０２小隊來開會。後來他跟我說，０１小隊以前在一次外征遠出時，全隊就慘遭不明的病者殲滅了。

而大本營的０２小隊則是八樓上面，富權人士的私人搜索隊，不叫也罷。

「M，」距離開會尚有兩小時多的空餘，可是老賢跟我一樣，早就坐在會議室等待了：「你有冇推薦可以信任嘅人，可以幫手？」

「可以幫手嘅人？」

「我相信你結識過有能力嘅人，如果可以……我想佢哋都助大本營一臂之力。」老賢說。

「有…應該有。」我答。

「叫埋佢哋過嚟吧。」

「嗯。」

一小時後，寬敞簡約的會議室中

「喂…喂，做咩無啦啦拉我過嚟啊……我同緊愛紗約會啊…！」被我強行拉住的王達尼，一路上問過不停。

一進到會議室，一併跟在身後的愛紗，見到神態慈賢老賢便呆住了：

「呢個係……」

「喂…帶我嚟見個阿伯做乜～我好趕時間嫁。」王達尼煩躁起來，想要甩開我。

「呢個係老賢…」愛紗恭敬地點頭，另一隻手亦捉住王達尼的頭拉下，一同向老賢半躬。

「你哋叫咩名？」老賢語氣不緩也不急，不柔亦不剛，所以說話總是讓人很入耳，讓人心平氣和起來。

「我叫愛紗…」愛紗似乎知道老賢是什麼人物。

「呃…我叫王達尼。」相反，王達尼不太把老賢看在眼中，不過也禮貌地介紹自己。

「老賢，佢兩個係大本營數一數二嘅商人同工藝師，雖然實際戰鬥上幫唔到忙，但營內嘅準備事務……可以做得好充足。」我向老賢說明把他兩個叫來的原因。

「嗯。」老賢點點頭，望住他們倆。

「喂…同我介紹下咩事先好喎……」王達尼暗地裡，拉一拉我袍袖。

「一陣你就知。」

再多過一小時後，被召集上來的搜索隊菁英和大本營核心幹部通通都來了，包括少佐。

大本營每一隊的搜索隊約六、七個成員左右，有些比較多的則約有十至十三人。而現在全場的人加起上來，總共也有五、六十多人，令會議室十分擠迫。

克里絲娜小隊更顯得特別煞氣，入面的女成員都生怕被男人碰到一樣，十分警惕周圍的男性。

而她們的隊長，江子千也有到場，這次彼此距離更近，外貌看得更清了。除了灰白的短髮與健朗的體格之外，其臉部眼皮下一呎的皮膚位置，有一道不明顯的脫色爪痕，為她添上了霸氣。

其餘的搜索隊，大多都是由男人組成，入面由瘦的、壯的、成熟的、禿的、帥的、矮的、醜的、高的也有，我沒閒情每個男人的容貌也看一遍。

「好齊人！」大舊拍拍手：「老賢，叫我哋上嚟咩事？」

「叫你哋嚟，係想通知你哋一件事。」老賢保持沉重的心情，說：「三個月後，不良人會入侵大本營。」

老賢說出後，眾人隨即議論紛紛……

「所以，我要你哋一齊對抗，守護大本營。」老賢再說。

「入侵呢件事…非同少可，有冇查證過情報來源？」一位搜索隊員問。

「有。」

「如果同不良人鬥，點都有死傷……」另一人又說。

「咁係一定。」我答。

「你想我哋點做，老賢。」沒多廢話的江子千問。

「大概就係咁。」老賢交代完畢：「有冇疑問？我知道大家可能呢一刻諗唔到任何問題…要對付不良人，係一場未知嘅戰役。」

「我預咗，會有呢一日。」少佐說。

「話時話……少佐，你最近依段日子，點解都咁少出現？」大舊在會上問：「你最近…好似總係好傷心，如果有咩事可以同我分享。」

「真係肉麻…」江子千受不了大舊的說話，先領住０４小隊離開會議室：「老賢，放心，到時我哋會全力抵禦……唔會俾佢哋入侵大本營。」

「班女人真係～」見「克里絲娜」小隊離開後，其餘搜索隊才嘆了口氣，堅定地說：「老賢，放心吧！我哋會守護住呢到。」

「我都會！」大舊又擺出招牌的插腰、舉姆指手勢。

「我永遠都跟隨你。」賴三望住老賢。

「咁我哋…開始去做嘢啦…」王達尼牽住愛紗的手，對老賢點點頭，離開前亂喊一句：「呃…係唔係要講啲咩……表明下自己嘅忠誠…？呃…我愛大本營！」

最後，其他人都走得七七八八，老賢也在賴三扶助下離開了，空蕩蕩的會議室中，只餘下我和少佐二人。

我們彼此間對視了一會，我便想要往門的那邊離開去，他卻叫住了我：

「等陣……」

「有事？」我稍稍回頭。

「你到底係咩人。」

「我可以係咩人？」我轉身，攤開雙手：「就普通人一個。」

少佐拉一拉低帽子，彷彿想要掩蓋住雙眼：「……」

見他不為所動，亦不發一言，我便轉身、離去。

感覺亦陌生…

亦像生死之交。

我相信，你此刻也有同樣的感受吧……

少佐。

接下來的日子，我除了叫學生實習對戰一下之外，也是讓他們繼續實習，我相信不停地復習便是最好的準備。

另一方面，作為我雙重間諜的公仔與娃娃，暫時未有什麼突破性的發現，只是偷到一些馬德梵曾經與不良人互相溝通的信件，上面標明了日期。

所以我也特別教導兩人，如何進行潛步、暗殺、偷竊、竊聽、監視等技能，讓他們得以自保。

至於Dr.D和病童一事，我則暫時放置在一邊，因為我相信沒什麼事遠比大本營即將被人入侵摧毀來得重要。

Dr.D也好像忙著什麼一樣，每天醉心於研究之中，聽聞D部大樓的人說，這一個月來完全沒有走出過房間。

經過一個月的準備後，掌握大量財富物資的黑商王達尼好快已經把市場上的貨品都收購一波，防止八樓董倫那伙人會買光收藏。

愛紗工坊那一邊，我見到她有正在與大本營的新武器製造商之一的漢森，和其他主管研究著可增加大

本營防禦的基建，她才步給我的提議是增加鐵板牆塊、偵測塔、鐵捲網等。

有時半夜，在各樓層的課室中，我會聽到一些演練的叫喊聲，我想多數也是搜索隊的人所傳出。

「噠──噠──噠──」而每每早上，就轉為聽到裝修的聲音，工坊的正為大本營建設防禦措施。

我也給了自己的學生，駭人的訓練。

這是我，能做到的事情。

一開始，是大舊的武器一對一訓練，大家都軟弱得可以見鬼了，完全是不堪一擊，每下攻擊都有所保留，又心亂如麻。

在一旁觀視的我，覺得他們並不是無能力，而是沒有那種志氣，那種……不怕死的志氣。

懶散的他們，心中始終有住畏懼。

於是，我給了學生們一個訓練，就是圍住大本營六樓欄杆的外圍繞一圈，一開始大家都以為我是瘋了。

因為那些邊緣位置只要踏錯一腳，就會馬上粉身碎骨。但我認為，如果這種程度也做不了，以後更別說對付病者或對付不良人了。

我記得自己上一次為了潛入董倫的家中，也做過相同的事情。

遺憾的是，那伙學生都沒一個敢行出去，就連一向無懼病者的瑜小六，也有所考慮，於是都沒一個人敢繞一圈。

而且日常的訓練又做得不好，令我開始越來越看不下去，同學之間又不時有所爭吵，令我忍不住要開腔：

「起身。」

「老師……都練咗…成兩粒鐘啦…好攰啊…」一個學生全身軟累累地說。

「你同人對戰個陣，兩粒鐘都只係基本嘅體力消耗，起身。」

「點有可能喎！咁攰…你自己試下囉！！」

大舊也走過來，低聲勸說：「黑袍老師…佢哋只係學生，連續訓練兩粒鐘已經好好……」

「但係已經冇時間。」我盯住大舊，不良人快要逼近了。

「我明白…！但係進展都已經唔錯…」大舊又說。

大舊一說，學生們馬上笑著和應：「係囉係囉～都差唔多啦老師！」、「我哋操得好勁嫁喇。」、「都係大舊Sir好人！」、「抖下先啦～又唔係唔練少一陣會死。」

受不住這群少爺兵的我，忍不住怒喊：「聽從我嘅指令！如果你哋想有命生還。」

頭一次動怒的我，令原本還在笑嘻嘻的他們呆住了，笑容僵硬了，緩緩地站起身，繼續那無精打采的模擬對戰。

「唉。」我無奈地嘆氣，轉身離開學堂。

「老師…！」瑜小六追了出來。

「你唔好浪費自己，好好練習。」我說。

「你唔教佢哋啊…？」

「等大舊教，佢教先聽得入耳…或者，我要求太嚴格。」

「唔係啊…！係我哋蠢…悟性低又懶姐…。」瑜小六似乎想挽留我：「我知你對佢哋好失望……話哂你都教咗佢哋好耐，由一開始點樣攻擊病者，到依家點樣同惡意倖存者對打。」

「…」今天我只是想好好回去休息罷了，反正有點累。

所以，我沒有回答什麼，就徑自向前離開了。

瑜小六則心有歉疚的望住我的背影，感覺是辜負了我一直的心血。她低一低頭，回到學堂忍無可忍地說：「你哋啊…！嗰個實習就好似玩咁！老師走咗啦！」

「走…佢走咗咪好囉～可以休息下，唉！大佬啊，人要休息嫁嘛。」Chris放鬆地說。

「…佢好失望啊！教咗你哋咁耐！你哋仲係咁嘅樣…！由教你哋對付病者到依家對付惡意倖存者，你哋有邊次認真過、全力投入過嫁！」瑜小六代我大罵，這些事情是我翌日從大舊口中聽回來。

82

「咁…」阿文想反駁，卻無話可說。

「一個二個都無決心、無毅力，既然入得嚟…無論你以前係咩身份都好，可唔可以盡番自己本份！？」下半句，是由瑜小六獨家自創的說話：「老師就係因為見得太多人死，先不斷訓練你哋……唔想你哋成為下一個啊！我見佢啱啱走個陣…好失望咁流咗滴眼淚呀…」

「……」一向吵鬧的大家此刻，居然也無地自容地低下頭。

大舊見到這個畫面，幾乎要嚇呆了。

「你哋就繼續偷懶啦！我會完成佢個訓練。」說畢，瑜小六就紮住繩子到自己均勻的腰部，踏出六樓的欄杆外，一步一步地前進想要繞一大個圈。

所有學生也追出去觀看，大家也被瑜小六的舉動驚呆了，沒想到她真的會踏出去欄杆外，想要挑戰外圍繞一圈……

「小…小六，你傻咗啊！！」一位長得帥氣的男同學大喊。

「唔好呀…小心啊…好危險喎……」幾個女同學憂心地望住她。

然而，懵然地去到休息室躺著睡的我，還未知道這件事正在發生中。

到我醒來時，也是不知一、兩小時之後，有個人猛烈地搖住我，才醒了過來。

「娃娃？」正是她不斷搖醒我。

「咩事…」我問。

「老師…小六佢…小六佢……」娃娃有口難言似的，但表情驚是震驚…

媽的…不會是見我失望，而走去挑戰繞大本營欄外邊緣一圈吧！？

不會是…因此摔死了吧！？

我立馬起身，跟住在驚訝不已的娃娃身後，跑到去六樓之前已經聽到一陣激烈的歡呼聲。

直至上去後，我見到一群學生正圍在一排欄杆前，觀視著什麼一樣。我推開他們，慢慢走到前頭，發現……

瑜小六正站在大本營欄外半空中的支柱，舉高雙手開心地笑著。

「…」我愣住。

「老師……小六佢挑戰成功。」公仔跟我說。

83

瑜小六向我投以一個淺淡的笑容，彷彿對我印證著……世上無難事。

只要有心，一切皆成。

「老師，」她鬆容地跨過欄杆，回到入面：「我得咗。」

「…」我沉住不語一會，其他學生都等我發言般，目光都往我注視著：「但係距離我要求，仲差好遠，唔好沾沾自喜……全部人，即刻拎起武器，繼續去練習。」

「係！！！」學生們的士氣，卻好像幾何級提升。

瑜小六經過這次試煉後，全部學生都幾乎視她為目標般，只要她專心地訓練，他們便一起專心地訓練。

或許，

學堂一直以來，就是少了她這麼一個的角色。

一個雖為同輩，卻有著特出勇氣與魅力的人。

又一個月的過去，大本營的防禦建設基本上已經完成，除了加設鐵板造的圍牆外，還有捲型鐵絲網等、牆尖等。

也把黑商王達尼收購回來的武器加以修補，再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派發。

我和老賢大概都已經預計了，動作那麼大，八樓上的人和間諜都清楚自己被我們發現了入侵的企圖，如果他們會因此停下入侵的計劃，那就很好。

如果不能…

那就難免一戰。

「我諗不良人個邊，應該會暫時緩遲入侵嘅計劃……」少佐與我在老賢的辦公室分析、推論著局勢發展：「始終我哋已經好大動作，對方無理由唔知。」

「未必，」我抱住手，背靠著牆說出自己見解：「我哋部署得耐，對方一定部署得更耐，叫佢哋暫時放低入侵計劃，不良人應該唔會心熄。」

「咁你認為係？」一直只是聽著我們二人討論的老賢，問。

「我覺得佢哋會將原本嘅入侵日期改變，至於係邊一日……變早定變遲，就無人知曉。」

「要二十四小時戒備……」少佐低聲自說。

「既然係咁，暗殺計劃就提早推行……」老賢提議：「及早刪除不良人放置喺大本營嘅間諜。」

「間諜…？」少佐對這個詞語十分之敏感，目光銳利起來：「邊到，邊個。」

「馬德梵，唔知你聽過未。」事到如今，跟少佐說也無妨：「得佢兩父婦被查出係不良人間諜，另外兩個仔女係佢哋用嚟掩飾做一般家庭嘅裝飾，完全唔知情。」

並且，

為公仔與娃娃撒下謊言保護。

「…得。」少佐已經渾身散發著殺氣，令我和老賢都有點不自在的感覺。

「不過仲未搵到真係確實嘅證據…」老賢一副憂心忡忡的神色：「我最驚，係殺錯良民。」

「嗯，都有咁嘅可能。」雖然機會不大。

「我將大本營半年一次嘅「營火會」，宣佈喺三日之後舉行，你哋兩個到時就行動吧，交俾你兩個決定……始終，你哋先係真正落手嗰個。」老賢說。

於是乎，我和少佐步出房間後，都各自望向對方，想了個對策。

「要刺殺嘅不良人間諜，係一對父婦？」少佐再一次問。

「嗯。」我答。

「咁女嘅，就交俾你。」

「好…」

少佐交代後，便徑自離開。

老賢亦一如他剛才所說，宣佈了三天之後舉行盛大的「營火會」，這使剛剛防禦工程才完結的一眾工坊勞工，又要忙碌多三日去準備晚會的事。

大本營的人開心地期待著，卻沒有一個知道…其實這些活動背後，都暗藏住政治的殺機。

我把公仔和娃娃先叫了上來，告訴他們三天後要行動刺殺的事。他們沒有太大反應或表情，只是淡淡地點頭。

「你哋無任何嘢先講？」我站著，望住坐在沙發上沉默的二人。

「係…」公仔回答，娃娃跟著點頭。

「你哋應該唔會太傷心？」

「唔會…」公仔滯呆地答。

「咁就好，三日之後嘅營火會我哋大本營就會派人行動，隨時對你家人進行刺殺……到時你哋如果驚，就去搵學堂嘅夏晴同阿玲，佢兩個好好人。」我說。

「明白…」

「咁你哋屋企人有冇乜嘢嗜好，我諗要令佢哋去少人嘅地方，都有一定困難，要搵啲方法吸引佢哋。」

「…媽咪，佢鐘意一啲手飾珠寶。」娃娃答。

「個日…父親，佢應該會去董倫嘅私人會所…佢成日去個到……」公仔答。

「嗯…」我心中，大概已經有個方案。

「娃娃，你個日可唔可以帶你養母嚟工坊四樓嘅珠寶室。」我說。到時候，工坊肯定沒有人，因為大家都在下面慶祝著。

「咁…」公仔望住我。

「你放心，你養父有一個比我更厲害嘅人會去對付。」我拍住公仔膊頭。

在營火會當晚，喜慶聲四起，大本營的廣場插住一枝又一枝的火炬，以又紅又亮的火光照亮住水洩不通的人流，的確如王達尼，是個熱鬧的日子。

工坊只有三天準備的表演完全不差，跳舞的有板有樣、唱歌的五音齊全、彈結他的十分動聽，像王達尼自以為搞笑坐在室內跟大家說「篤棟笑」的也有（每位入場費為半塊餅乾或等價的物資）。

而我比較與別不同，只是準備了把刀在工坊四樓的珠寶室裡等候。照計來說，娃娃應該會在差不多的時候，帶她的養母過來。

珠寶室中算不上大，只有半個班課的面積，工作檯上只放住兩、三件鑑定珠寶和製作珠寶的工具，看來在大本營中珠寶行業不太受歡迎，

「娃娃～你帶媽咪睇乜嘢珠寶？」此時，馬德梵老婆的聲音在走廊外出現了。

一直掩藏在珠寶室之中的我，盡量把呼吸聲收得更細，靜候他們進內。

「喀」門被打開了。

「入面有好多珠寶…」娃娃指住面積不大的珠寶室。

「就咁睇～都唔見得有啲咩喎，娃娃。」馬德梵老婆善意得讓人發寒的笑容面向娃娃，說：「你呃媽咪啊～？」

「唔…唔係，入面真係有…」娃娃緊張地指住裡頭。

「乖女…你同你阿哥一樣～你估我哋唔知你兩個好想殺咗我哋！？」其養母的笑容由善意漸轉凌厲，說：「定係想喺入面同我一打一搏鬥～娃娃？好啊…哈哈哈，媽咪都好耐冇虐待過你啦……入嚟～！」

「唔…」娃娃驚恐地搖頭。

「衰女…！衰女！！如果唔係我哋兩公婆…你同你阿哥一早已經死咗…！有得好似依家咁食好著好住好！！？」娃娃的養母開始狂扯住她的灰髮，並凌笑道：「哈哈哈哈！！！俾我哋有時壓力太大發洩下都好應該呀娃娃！」

「唔好啊…！」娃娃不斷試圖推開養母。

「哈哈哈哈哈！！！越靚越可愛…就越係想破壞摧毀！！！娃娃！！娃娃！！！」養母已經摑了娃娃可愛的臉蛋數巴，簡直喪心病狂！

「…啊呀！！」最後，娃娃用力地推了她養母入珠寶室之中。

「好…好啊…識反抗，更加好玩啊，哈哈哈…」她養母準備站起時，娃娃已經立即把珠寶室的門關上，把她困在裡面。

而我，亦從室內暗角走出到娃娃養母背後，影子掩蓋住她的前方……

使她驚異地回頭望住我了。

「老…老師…！？」她愕然地望住我，語氣和表情彷彿一瞬間回復正常：「你…你喺到嘅…？」

剛才的歇斯底里，一瞬間在她臉上消失了。

「嗯，奉命行事。」我提起前端為尖刺粗針的雨傘。

「……」她一點一點地後退到門前。

「準備好受死未？」我俯視住她，說：「變態女人。」

「哈…講…講咩啊？」她還裝作一副無知。

「嗯。」我猛力地往她肚皮位置一刺！

「嘶」輕微撕裂的聲音。

「啊…」她的養母被我刺中了肚皮，並瞪大住雙眼凝望著我。

「頭先，我已經見到哂。」我說。

「…」她依然瞪大住眼睛望我，問：「咁…你唔…覺…得…好…玩？」

「唔覺。」我又往她其餘的位置一刺！

這次，她懂得握緊住雨傘抵抗，但還是不夠我力大，刺針刺入了其皮肉的皮層：「哈…哈哈哈…就算…唔好玩…都好正常啊…係我哋養佢…俾條命佢哋……」

「你都無權咁做。」我踢了她的頭一腳之後，開始用雨傘瘋狂往她身體各處猛刺！！！

每一下刺擊的怨恨，都令我想起在盤問室時，見到公仔與娃娃二人的傷口。

「啊呀呀呀！！！老師！！！你都唔好扮正常啦…嘿嘿嘿……嗄…嗄…」被我刺得開始全身是血洞的馬

德梵老婆，還是喋喋不休地說：「我相信你第一眼見到娃娃肯定有過強…姦佢嘅…慾望……哈哈哈！！！你哋就係…咁鐘意扮…嘢嘅人啊呀呀呀呀！！」

「不良人嘅間諜…你再係咁掙扎，只會越嚟越痛苦。」

她更捉住我雙腿，被刺得口中開始含著鮮血：「不良人……有乜唔好…咳…嗄…咳咳……有權力嘅人…就有控制…他人嘅…權利……我覺…得…無…咳…錯……」

「所以我都有權力掌管你嘅生死！」我刺在其喉嚨上。

「咔…嗄…嗄……呃…」還未氣斷之前，她問了我一句話：「你…到……底…點知…我…係……不…良……人…」

「因為公仔同娃娃，安息吧。」最後，我用力一腳地踩了她的眼部一下。

她不再動了。

再三確認她斷氣後，我把門開了，見到在外面縮在一角掩耳的娃娃。我輕輕拍她的肩，跟她說，一切都結束了。

包括你的惡夢，也結束了。

另一邊廂，少佐那邊則比我麻煩許多。

七樓，董倫私人會所。

美其名，私人會所，實為私人妓院，主要專門為八樓以上人士提供性服務，風氣極為惡劣的地方。

不過，也正正為少佐帶來了殺死馬德梵的機會。

因為一般八樓的主要樓梯口都被人用鐵閘封住，所以要上到去殺死馬德梵難，要從裡面安然無事地出來更難。

因此，位於七樓的董倫私人會所，根本是為我們提供了殺死馬德梵的機會。

「少佐先生…！呢到唔俾帶武器入去……」一位看守門口的職員阻止少佐的進入，並開始解釋：「而且今晚已經俾…八樓嘅貴賓預約哂所有小姐同房，所以今晚唔招待外人，請你唔好繼續呆企喺到，我會好難做…雖然你位高權大，但係董倫先生下咗指示，今晚唔招待七樓下嘅客人……」

正持著鐵製棒球棍的少佐無視職員說話，淡然地說：「你嘅長篇大論，我一句都冇聽入去。」繼而，舉起棒球棍快狠狠地往守門職員的膊頭上一揮！

「啊呀呀！！！」職員痛苦地大喊一聲，雙膝都痛跪下來了。

之後，少佐便步入到董倫的私人會所之中。

裡面向來昏暗，地墊和牆身又鋪設上又黑又紫的花紋設計，整個環境看起來自自然然變得幽暗，同時亦帶幾分神秘、迷惑的感覺。

走入去能看到像KTV一樣的格局，一條走廊能通去不同的房間，少佐往每個房間也瞧一眼，有的人在喝酒、有的人在做愛、有的人在抽煙、有的人在談天，可就是尋不著馬德梵這個人。

而剛才聽到守門職員慘叫聲的另一批職員，亦趕到過來，合共五人。與其說職員，倒不如說是打手，全部清一色黑色背心、牛仔褲等裝扮，很是霸氣。

「喂！你知唔知呢到邊到…頭先門口嗰個人，係你打傷？！」其中一個打手問。

「唔好再講廢話。」少佐知道難免一戰，索性快速地迎戰。

對方五個人，都被少佐用棒球棍毆得損手爛腳，躺地半傷……

「走…走啊！！！」、「呀！！！痴線嫁！！」、「快啲走啦！」可是，亦都驚動了會所中的所有客人，包括馬德梵。

他見到少佐正站在走廊外，與房間中的自己對下視線後，便本能地推開房間的後門，逃跑走遠！目光銳利的少佐很快便鎖定了目標，馬上追上，經過馬德梵剛才待過的房間時，他怔住了幾秒……

因為…

裡面有三個女人，被五花大綁地瘋狂虐打過，身上的血痕都是新鮮的，傷口尚紅，是不久之前造成。此外，其中一個被虐的女士還嘔吐著白泡，鼻上殘留住白色的冰晶狀粉末。

「…冰毒？」少佐沾了一點在指頭上，再立即追趕去後門的馬德梵：「大本營明明落咗規例禁止藏有毒品……」

馬德梵也不是弱者，他跑步的速度只略遜少佐一籌，但有住先行優勢的他還是早一到登上到八樓了。少佐也不管安危，一想到眼前的是不良人，就直接衝上了八樓上面。

八樓，是個無法之地，法律是由上層人士而定，所以少佐如今亦如同半隻腳踩入了棺材之中。

馬德梵一直奔回到自己家中，少佐兩、三腳便把那道失修多時的木門踢開，進入到馬德梵的家中裡頭，入面是由原本一間投影課室改裝而成的，儘管場面很是昏暗，少佐還是全神貫注地留意四周動向。

屋內一進去就是正方形的大廳，擺放住懷舊且開不著的古典唱片機、四方形桌子、柚木製椅子和掛住一幅「幸福」的全家福。

隨住少佐的步步逼進，馬德梵慢慢地從自己睡房之中走出，只見他握住一把軍刀威脅住公仔，把軍刀架在公仔他頸前。

「你…早返咗嘅…Daddy…」公仔雖然驚愕，也不敢亂動。

「我唔返嚟……一早死咗！」馬德梵厭惡地說。

「用自己個仔嚟做人質？」少佐望一望廳上那幅全家福，微笑著問。

「佢唔係我個仔，我需要個陣…佢只係我嚟玩具公仔……」馬德梵奸狡地慢慢展出深笑，說：「點解要逼到我呢步…」

「你應該好清楚。」

「明明已經隱藏得好好。」馬德梵視線依然停留在少佐身上。

「好，至少比你另一個不良人間諜同伴隱藏得好。」少佐答。

「嗰個廢物…冇鬼用，入嚟唔夠一陣就死咗。」馬德梵露出深白的牙齒，十分兇惡。

「你係應該慶幸，你係負責八樓以上嘅諜報工作……」少佐不留情面地盯住對方深恨的眼神，說：「如果係八樓以下，你下場只會同佢一樣。」

「我真係想領教下你嘅實力……嘿嘿，今晚就要你哋大本營失去一個戰力。」馬德梵說。

「你哋不良人嘅質素差參都咁，真係有本事領教我？」

「你太有自信！嘿……你只不過好命，一直以嚟遇到嘅不良人部隊都係廢。」馬德梵不知為何，突然地伸出舌頭舔住軍刀，裝作一副喪心病狂的模樣說：「你試下遇到滿天……或者不破尚大人個隊「怪物」，你肯定好後悔自己點解唔係不良人嘅一份子……」

8 4

「噠！」公仔趁其養父舔住軍刀，忽地憤地甩開擺脫了他，並奔到少佐的身後……

「啊…」馬德梵大意了，人質白白地走了。

「你連最後嘅籌碼都冇埋，睇嚟可以開打。」少佐一步一步走向馬德梵。

失去了人質的馬德梵沒有慌亂，從口袋中取出一包白色的結晶狀粉末物體一吸，神情隨即變異，太陽穴、眼睛都開始暴瞪著，顯得極為專注。

「佢吸咗甲基安非他明……」躲在少佐背後的公仔說。

「即係冰毒？」少佐問。

「係…」公仔答。

「唔…」少佐握緊球棍，便往馬德梵橫揮一下。

馬德梵的眼球好快就溜到一邊，注意到少佐球棍的揮擊方向，於是後退避開！

少佐揮擊後陷入短暫的僵直，馬德梵馬上緊握軍刀上前，瘋狂地使出直刺。少佐一眼看穿馬德梵的動作，就往後回避三下的軍刀直刺。

最後一下，少佐看到了破綻！把握機會用棒球棍打在馬德梵持刀的右手，「啪噠」一聲，軍刀便應聲而落。

隨後，少佐踏前躍起、舉棍直擊對方天靈蓋！

「啪噠──」沉重的一聲。

被鐵棍重重地打中額頭的馬德梵雙腳軟掉，渾身抽搐地躺坐在地上。

「啊…嗄…嗄…啊……」馬德梵用住畏懼的眼神，仰望著少佐：「你…咁大動作殺…咗我……一定會…有人追究怪…而且…我兩個仔女…公仔同娃娃一定唔會放過你哋…哈哈哈…」

「唔緊要…」少佐由上而下，使出揮出最後一下棍擊打頭：「反正都只係殺雞警猴。」

「啪」彷彿雞蛋輕微碎裂的聲音，馬德梵斷氣了。

少佐回頭，盯住躲在自己身後的公仔。

「你…受咗傷…」公仔望住少佐腹上的一條血痕。

是剛才馬德梵，無意之中所攻擊到的，雖然只是輕輕的一劃，卻為少佐帶來意想不到的傷害。

「好少事…」少佐未說到一半，瞳孔一瞬擴大。

「把軍刀落咗毒藥……」公仔撿起了它。

「走咗先算…」少佐掩住傷口發痛的位置，說：「八樓好危險。」

公仔和少佐二人便奪門而出，想要在危險到來之前就逃出這裡，可惜已經太遲，董倫已經孤身一人，擋了在通往樓下的梯口前。

「我諗你走遲咗～親愛嘅少佐大人。」傲慢的董倫，逗視住少佐。

「讓路。」少佐了當地說。

「你好清楚，八樓嘅法律～」握住根手工華麗的鷹頭拐杖的董倫，深深一笑：「就係我，董倫。」

「馬德梵係不良人嘅間諜，」少佐只覺四肢力量越來越薄弱，說：「……你再唔讓路，唔好怪我…唔客氣。」

「哎喲，點解親愛嘅少佐大人你會發現馬德梵佢就係間諜？難道……」董倫望住一旁的公仔，微笑道：「有人棄暗投明？」

少佐知道越拖延下去，對自己越是不利，便不再多說，直接上前。可是董倫的笑意展得更深，揮動鷹頭拐杖以近乎音速的速度，打在少佐的右膊上。

少佐舉起棒球棍迎擋，金屬相交的餘震……令少佐退後數步。

「哎喲～？」董倫側一側頭。

少佐又對董倫連續揮棍數下，可是董倫的身法都極之快敏，使少佐心下訝異，因為在他見過的人類敵人之中，董倫的回避能力是目前他見過最厲害的。

「你…唔係一般人。」少佐連續幾下攻擊都被對方躲開。

董倫笑而不語，只是深視、打量住眼前的少佐。

「冰」我打開八樓的鐵閘，趕到去八樓上面。

剛才把馬德梵老婆殺死後，安撫了娃娃一會，然後就聽到有人在說七樓有什麼大騷動，追問下去才知道少佐居然光明正大地殺進去了。

然後，就追到來八樓上面了。

「董倫，你違反咗大本營法律。」我望住衣棠華麗的他，說：「攻擊大本營幹部要員。」

「我只不過係作出適當嘅自衛～」董倫攤開雙手，答：「而且大本營法律條文唔適用喺八樓上面。」

現在人數佔優的關係，董倫便再沒阻攔，緩緩地後退幾步：「既然你哋想走，請隨便～」

少佐掩住中毒的傷口位置，跟著公仔走到我那邊，離開前回頭望住董倫他：「你唔好以為…我哋大本營，唔知你哋班人計劃緊咩。」

「真係要同老賢投訴下～無證據就可以話對方係不良人嘅間諜。」董倫說。

到落去樓梯之前，我還是忘不了董倫那個意味深遠的笑容。

而少佐…他腳步開始一拐一摔的，好像快要倒下！

「老師……佢啱啱俾把塗咗毒藥嘅軍刀割到下。」公仔跟我說明清楚。

「送佢去醫療室。」我說。

把少佐送到醫療大樓後，醫護團隊中一名成員對我們說了，少佐只是受了一般的毒傷，會令人四肢逐漸無力，問題不大。

躺在病床上的少佐，完全不像受了毒傷般，躺得輕鬆：「你搞掂咗？」他望住我。

我點頭：「死咗。」

「雖然解決咗兩個間諜，但總係覺得……佢兩個細路收埋住啲秘密。」少佐盯住病房的門，門外等待著的是公仔與娃娃。

「點解咁講。」

「唔知，直覺。」

想起剛才的事，我有點苦惱：「點解你要直接行入去對付馬德梵，明明講好要暗殺。」

「唔好理過程，目標達成就得。」少佐淡然地說：「八樓嘅人一直過得太安穩，就會想搞事。」

但我看，是少佐對「不良人」實在恨之入骨。

猶其是，馬德梵已經滲入大本營已久。

那感覺大概可以這樣比喻…

你有一個很好的老婆，和很好的朋友。

卻有一天發現，你老婆跟最好的朋友偷情好久了。

一想到過往的自己還是懵然不知的生活著……

想想也怒了。

我叫少佐好好地休息，出去病房後，望見毫無家可歸的公仔和娃娃，我拍了拍他們的肩，說：

「你哋去暫時去學堂訓住先。」

二人心有餘悸，儘管他兩個的虐待狂養父養母都死去，還是未能退除他們內心的心魔。

在他們兩個身上，我總是未見過笑容。

就如同小時候的我一樣。

「嗯…」兩兄妹，並肩地離去。

我想，今晚大概也告一段落。

董倫方面，我想暫時也對不到他做出什麼，始終他是代表住八樓權貴的核心，他的死會帶來什麼影響，很難估算。

而且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董倫的身手。

在我準備要離開醫療所時，我無意間看到從某房間走出的馬姑娘，她捧著一盤不知名的東西離開著大樓，而那盤不明的東西是被一塊白布刻意掩蓋住。

這個畫面，讓我莫名地想起Dr.D房間那個被布蓋住的魚缸，而且馬姑娘一般很少離開醫護大樓，要掉什麼東西都應該叫下屬去做，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令我跟住她。

深夜，已經兩時半了。

慶祝營火會的人亦早已回到自己宿舍中休息，在寂冷無人的道路上，馬姑娘自己一個步行到大本營的大門，守門的人員見到她後，就很自動地拉起了閘門讓她出去。

我跟緊在後，並在她離去後問問那些看門的職員：「啱啱出去嗰個馬姑娘…點解咁夜仲出去？」

「咦…你係……學堂個位攻擊學老師？」其中一位看門人說：「呃…我都係照上頭意思去做，佢每逢一、三、五都會出去，上頭都叫我哋開門俾佢。」

我想了想，說：「我都要出去。」

「咁夜…好危險喎…」

「開吧。」我跟住出去後，發現馬姑娘走到了街道的不遠處。

途中，馬姑娘在黑夜的街道停下來了，回頭一望。還好我反應得快，及時蹲了在一旁的花圃，令她沒有看見我。

早上的風已經夠寒了，晚上的風更寒。

除了風聲，就有例外。

我發現馬姑娘要前去的地方不遠，是大本營外才進入到的一間大室子中，我當然沒有立即跟上那麼笨，很多恐怖電影的主角也是這樣而中伏。

馬姑娘在裡面待了二十分鐘左右，便出來了，手上的盤子也沒有帶出來，回到大本營之中。

我見情況許可，便跟上去到她剛才去到的地方，去到大門前發現掛住個牌子，寫住「多媒體地下攝影棚」。

那個…

「Dr.D同助手合照張相…背面寫住嘅地方？」我愕然。

我把門輕輕推開，先開出半條門縫看看裡面情況……

漆黑一片。

我再推開半個身位的空隙，把頭探進去橫望一次。

暗得什麼也看不見。

「吧唧吧唧茲茲──」類似嘴嚼的聲音，忽然在裡面傳出。

就算裡面黑色一片，毫無火光，但聽聲音在室內的擴散與回音，就能知道裡面應該很大。

慢慢地，嘴嚼聲消失了。

「噹、噹、噹、」轉而，發出了類像敲到空心金屬架時，會發出餘震的聲音。

「…」安全起見，我把門關了。

我不敢輕易進去，只是默默把這裡的位置記住了。再一次回到大本營中，並向守門的人借來了一枝手電筒。

「借枝手電筒嚟。」

「吓…做咩啊？」看門的青年人問。

「我要用到。」

「咁…你返嚟記住還俾我…私伙嘢嚟。」看門的職員，把手電筒借給我了，我便再一次去到攝影棚那邊。

原本我猜想，那攝影棚也算是連接住大本營，只不過入口需要由外面進入比較危險，卻沒想到裡面收藏住不能見光的秘密。

我持著手電筒推門進內，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照住前方的路。除了周地擺放住一箱箱的雜物外，更放住多部荒廢而久的錄影機。

因為地方很大的關係，我必須慢慢步進地調查。

一個半夜走出大本營的人本來已經夠可疑，馬姑娘是Dr.D的人就更可疑……

我能清楚地聽見自己的呼吸聲與門外不斷「呼啦呼啦──」地拂著的強風，彷似一隻半夜厲鬼般，不斷敲拍著門身。

我好不容易，在又大又冷的攝影棚中找到了一張工作桌，上面除了放住廢棄了的電腦外，更放住不同的文件與資料，文件上一堆我看不明的英文。

唯一看得明白的，就只有一張類似更表的內容，上面疑似寫住馬姑娘每晚到來的時間。

想起她，我背脊又是一寒。

馬姑娘本身就有著一隻，永遠暴瞪住別人的眼睛，再加上她陰怨的外貌，令人感覺上跟她相處，會有種納涼的感覺。

我放下文件，繼續在攝影棚各處行，行到一堆放置住攝影大燈的位置時，意外地踢到地上一盒東西。

我把它照住並蹲下來看，原來是一盒電池。

而且未拆包裝…應該很珍貴吧，怎會被人隨地亂放在地上？

我拆開包裝，把數顆電池放進入自己袍袋中。

我穿過擺放住各種大燈、燈架、反光板的位置，走起來還得要小心一點，不小心弄倒了一件東西，也會發出很大聲響。

穿過數十枝大企燈後，我再往前照一照，照到牆壁了。原來我走到了攝影棚的角落了……

依我看，我剛才一進來走前一點，之後都因為雜物的阻擋而靠左而行，我想這裡是位於攝影棚的左面吧…

我打算轉彎而行，卻發現真的重重障礙……

有一道大鐵網封住了向北面的路，但也不是沒路可行，長方形的封路大鐵閘下，有個小小的正方型缺口，被人刻意用木板掩蓋住了，移開它應該可以爬著走入去。

我把木板移開到一邊，然後爬進去，通過入去。

看來，如果我要逃跑的話……肯定好麻煩。

重點是，我入去之後，在地面上撿到一部小型錄影機。

「茲茲──」不名的聲音，又從不遠處傳來。

我想把錄影機啟動，卻發現裡面的電早就用光了，所以把剛才恰好撿回來的電池換上，然後打開。

錄影機可能太長時間沒開，需要讀取一陣子，最終成功開啟了。我發現裡頭有一段約一分鐘的影片，畫面八成也同現在一樣黑黑的。

影片初頭沒什麼聲音，只有零碎不明的雜聲……

後來，影片中開始聽到有個人在低聲的喃喃碎了。

「*只有痛楚只有痛楚只有痛楚只有痛楚只有痛楚只有痛楚只有痛楚只有痛楚只有痛楚只有痛楚只有痛*

楚只有痛楚」

我呆了。

全段影片，只有這麼一句不斷重複著。

「奇奇怪怪……」我把錄影機關掉。

心中，有著不好的預兆。

我越是走得入攝影棚，臭味便越是濃烈，聞起來像魚腐腸子混合糞便的惡臭，刺激住我的嗅覺神經。

「咿～咿咿～～」上方突然傳來不明的怪聲。

我馬上抬頭用電筒照去，發現一部被固定好在天架上的射燈機，忽然愚愚地搖晃著……

往邊旁的牆身一照，又發現了以血跡寫成的字句，每隻字的尾劃都勾得很深長，使得字型整體上來看，更為恐怖──『*沒有真理！只有痛苦*』

儘管走下去會有危險，我也想一探究竟。

終於，我跨過不同大小的雜物箱，終於去到了攝影棚最後的角落，走在那處的時候，我的腳無意中踢到了軟軟的物體，往下一看，竟然是內臟似的問題。

於是我更為確信自己所聞到的腐臭味，肯定源自於此。

我再走入一點，就發現了更多的內臟和人類殘肢，都被拋棄在此處，不少已經嚴重腐爛。

連戴住面具的我也能聞到，可想而知味道有多濃烈。

「人類生活過嘅痕跡……」走到盡頭，我看見被咬掉一半的肉與一個盛住血水的碗子。

不過所望的地方，不發現有人的存在。

我上前查探這個攝影棚中的小小住處，裡面擺放住拍戲用的景版，地面和牆都有瘋狂的爪痕，我開始覺得自己進了一個不可多惹的地方……

正當我想回頭的時，我後面已經傳來了「砰」的一聲，聽上去像有什麼從高處跳下來。有點緊張的我緩緩把電筒照向後方，看見了一個半身紅點、骨瘦如柴、皮膚焦黃、雙眼空洞的人……病者！？

「只有痛苦只有痛苦只有痛苦只有痛苦……」他一直低頭喃喃碎著，在我幾個身位面前停下，雙眼的目光一瞬之間彷彿轉紅盯住我。

跟大BOSS一樣…會說話的病者！？

可是他沒有一般病腦頭部的大細…

「啊…哈…哈哈哈哈哈…啊呀…」他望見我之後，就著了迷般一步一步靠向我。

如果沒有猜錯…

他剛才應該是從上面跳下來。

攝影棚的上方都設置好不少的滾軸支架，讓機燈與攝影機在上空隨時移動位置，可他是怎樣爬上去的…？

明明他瘦得，像是連跑步的力氣也沒有……

冷不防，他亮出了一把殘舊的短刀，敵視住我：「只有痛苦！！！！！就俾你都感受痛苦！！！！！！！！！」

他舉起短刀，向我攻擊！

早有預料的我，向後小跳避開對方的斬擊。

然後我用雨傘反擊，毆了他的肩頸位一下，對方卻沒有感覺般，再一次向我施刀揮斬！這次我直接用傘身打橫格住攻擊了。

我用力推開之後，就馬上往剛才入來的方向逃跑。

在漆黑之中握住電筒逃跑，彷彿電影裡的情節一般，令人心跳加速。

初初他在後面都以急促的步伐，追在我身後，後來卻忽然停了步，選擇爬上一旁疊得高高的雜物箱上，再用力一跳捉住上方架設住的射燈上，借此爬到滾軸支架上。

見他作出如此的舉動，我不敢繼續亂跑逃走，因為對方好明顯熟識了攝影棚的一切位置，才能這麼熟手的爬上去。

現在他站在攝影棚上方的滾軸支架上，俯視住場內的一切。我馬上關了電筒，躲了起來。

「只有痛楚只有痛楚……」半身紅點且皮膚焦黃的他，握起短刀在上方的支架慢慢地邊走邊望，似乎想要找出我的位置。

有說話能力、

有智慧，懂得爬到上面觀察我逃到哪去、

身體上又有紅點，但我就是想不到他是哪一種病者。

去來去去，我都只是想到兩個字──人類。

算了…

根本他是誰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逃離這裡。

我繼續蹲下身子，以潛行的步伐而行。現在每走一步都需要極為小心，因為他在暗夜之中，似乎視力尚好。

我能靠的只是摸著黑，靠著記憶回到去剛才燈機處處的位置。

「砰」又是從高空跳下的聲音。

我猜…

他已經跳落地面了。

狹窄的空間，令我產生了一點幽閉恐懼的感覺，

好不自在，好難呼吸。

「只有痛楚…只有痛楚……」他忽地用短刀瘋狂地對空揮斬，周圍的物件亦無一倖免：「病者…我唔係病者！！！！！」

「冰」、「砰」、「喀──」清楚地聽見，應該有不少攝影器材被他弄跌了。

我可以趁這亂檔，掩住自己步行的聲音……

於是我又往大門的方向靠近了多些，倏地！一部大燈機被他弄倒在地上，意外地被啟動了，場內隨即一陣白光直射到牆壁上。

「死…」我望住那副被照射住的牆壁，正反射著我的面具鳥嘴的影子。

「你都試下痛楚！！！」他發現了牆上的影子，馬上急步過來。

我逼不得已地打開電筒逃跑，見路便走，可惜我也被迫入角落了，走到攝影棚放滿器材箱的位置。

我隨便打開一過來看，想說躲入去看看，卻開著一個入面充滿糞便的箱子！看來他在排泄時，都會用到這些箱子來儲存。

隨住腳步聲漸漸迫近，我無路可逃了……

「只有痛楚只有痛楚……」他緊握住短刀地喃喃碎，外形如同乾屍的他出現在我面前了。

「乜嘢痛楚…」我試圖與它溝通，似乎失敗。

「啊啊啊啊啊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憤怒地向我揮斬，我舉起雨傘格擋。

短刀雖斬了在傘身上，他卻順勢滑斬到我一端的手掌，我下意識地縮開了手，他把握機會向前衝刺，想對我腹部一刺！我馬上打橫舉傘抵在他的頸喉前，用力地推前……

「噓──」短刀差一點就深深刺入我胃腹了。

「人類嘅戰鬥方式？！」我使出右腳踢在他的下陰。

「人…人類…？」他聽到我的說話後，呆滯了半分。

他…對我的說話有反應？！

似乎…

也不是沒有方法逃走。

我小心地問：「你係…大本營嘅人？」既然攝影棚是大本營的一部份，馬姑娘又來過，直覺告訴我……

他跟大本營有點淵緣。

「大…大本營…！！？」他開始苦惱起來，痛苦地按住頭部。

看來說話真的刺激得到他。

「馬…姑娘？！」我慢慢與他拉開距離，走到他的身後準備溜走。

「啊呀呀！！！！！！！！！」他叫得更大聲了，瘋狂之中帶住痛苦的哀叫聲。

「…Dr.D？」

「叮…」他的短刀，從手上掉了在地上。

他痛苦的叫聲漸漸收細，全身震顫非常…非常激烈！！！雙眼瞳孔幾乎要暴露出來，如同火山爆發一樣雙眼血紅地怒瞪住我……

看來，我說錯話了。

「只有痛楚！！！！！！！！！！」

他立馬拾起短刀，向我追上。

這次我不管了，一直向前逃跑！

忽然「噓──」的一聲，我背脊一涼，我感覺到有什麼插入了我的背脊，跑得越快背部肌肉就越是有收縮抽痛的感覺，是那把刀……

我沿路上一直把攝影機、燈機等推跌作為路障，拖延他的前進，終於見到了逃生的大門！

再用盡了畢生的力氣向前狂奔……！

「砰！」我把門推開，轉身望後…

他幽紅的眼睛在漆黑中凝視住我，他見我跑出去後，便沒有再追出來，然後大門便被街外的冷風慢慢吹至關上。

那晚之後，我負住刀傷回到大本營。

看守大門的人都十分緊張，問我發生什麼事情，我只是交代了自己受到不良人襲擊，並逃回來了。

我暫時不想讓別人知道那攝影棚中，發生的事。

總感覺一旦某些被揭發出來，某些真相亦會馬上被掩藏消滅。

D橦大樓，４０３號病房。

被人局部麻醉，把刀拔出來，將傷口處理並包紮好。然後，我被送上病床，推到一間病房中。

被送到病房後，我沒想到自己會以另一種方式去探少佐病。

「…」原本躺在床上看著漫畫的少佐，眼角斜瞧住被送入來的我。

「嚟探你病…」我對少佐說。

「搞乜。」他把視線放回到漫畫書上。

「受咗小小傷，」這間小小的病房，很寧靜：「…原來你會睇漫畫。」

「你都有睇？」少佐完全不像養傷，比較像放假休息中：「本書叫《野球少年》。」

「冇…對呢啲冇興趣。」

病房，一片寧靜。

「估唔到…」我望住天花板，說。

「估唔到？」

「冇…」

「對於你，我其實幾好奇。看著漫畫的少佐，又盯了我一眼：「你到底點樣入嚟大本營…你就好似，憑空出現咁。」

「大本營咁多人，你每日見得幾多個。」我答。

8 5

「聽講你對付病者有一手。」少佐有意無意地說。

「只要了解到佢哋嘅弱點喺邊到…再加上一定嘅團隊合作，要對付佢哋唔難。」我說出自己對付病者的感悟。

少佐若有所思的盯我一眼，望回漫畫書：「我有個朋友同你一樣。」

「一樣？」

「佢已經離開咗…喺一次出外搜索入面。」少佐的語氣聽上去依然冷淡，但用心留意，就能聽出喉腔之中隱約的悲淡情緒：「雖然我知道一般人出去搜索嘅死亡率高達６４％，不過我始終認為……」

「認為佢仲未死？」我代說不下去的少佐，廷伸下去。

「理性總係叫我認清事實，」少佐合上漫畫書亦合上了眼，把漫畫放在一旁的桌上：「不過有時候…人總係會相信住某啲不可能。」

「……我以為你見慣生離死別。」

「慣咗，唔等於接受咗。」

「聽講佢只不過係一個普通人，你唔需要對佢太執著……」我想起了瑜小六：「你哋所有人……都太在意佢。」

「因為，佢係我朋友。」少佐的淡然中，帶有一股惆悵：「其實對付馬德梵個陣，我自己控唔到情緒……每次身邊有人犧牲，我都忍耐唔住…自己對付病者同不良人嘅態度。」

俗語有話，越是冷靜的人，他心底裡的惡魔便越是恐怖。

是這樣解釋嗎。

「所以，你就無跟從指示去暗殺馬德梵？」

少佐沉默良久，都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如果M仲喺到，或者…我可以將大本營一半嘅包袱交俾佢。」

說到這裡，我與少佐都沒再出聲，默默地躺著休息了。過了許久，一位護士姑娘送來了餐點，我才知道現在已經早上了。

「嚟，兩位病人。」姑娘把餐點放到我們床邊，就準備拉住餐車離開。

終於可以吃點東西，恢復元氣了。

我的餐點是一杯水，跟一塊用錫紙包住的麵包。

我把錫紙打開後，麵包的香氣立即撲入鼻中，我發現自己這塊麵包中居然夾著一塊餐肉……

相反，我往少佐那邊望去，他就只有一塊方包。

「點解…」我望住麵包中的餐肉，有點疑惑。

年輕的護士姑娘答：「喔！因為Dr.D佢知道你受傷入咗嚟，特別提醒我哋要對你看護有加，同埋餐飲入面都豐富少少。」

「似乎你同Dr.D好熟…」咬住方包嚼著的少佐冷笑。

待護士離開後，我刻意把那塊午餐肉取走放著不吃，只咬麵包：「同佢熟有問題？」

「佢一直係受大本營內部高度監視嘅對象，相信佢自己都清楚。」少佐不用一分鐘便把方包吃完了，帶點深遠地斜瞧住我：「你可以受到大本營聲望最高嘅兩個人賞識，相信你都唔可以睇小。」

少佐說Dr.D聲望高，是因為曾經作為大本營主診醫生的他，醫治過不少人吧。

另一個不用問，是老賢。

轉眼間，我在病房連續待了四日。

每一天都是躺在床上思考，及無聊地撰寫著自己的病者圖鑑。直至今天，我莫名其妙地，送餐點的人不再是平日見到那位叫可可的姑娘了，而是樣貌陰深的馬姑娘。

我知道眨義她人的外貌是很差勁的行為……

但我實在不得不這樣形容。

年近四十的馬姑娘望向我，微笑：「Dr.D想見你，請坐上輪椅。」她推進來的不是餐車，而是輪椅。

「…」我和少佐都是一愣。

「我自己行去就得。」我落床，說。

「坐上嚟，受咗傷就唔好行太多。」馬姑娘保持那微笑的樣子。

「我行就……得。」躺在床上多天的我一站直身腰時，被短刀擲中的傷口就彷彿要裂開，痛得我暗暗捏袍。

「咁就好，跟我行。」馬姑娘轉身就帶我去Dr.D的工作室。

一路上腰背都傳來源源不絕的赤痛，我都是捏住拳頭的忍耐。每踏出一腳向前行，所受傷膚肌就好像被人輕輕力拉開一下，赤赤的刺痛。

直至去到Dr.D的工作室後，我才鬆了口氣。

「M～好耐冇見…嘿嘿啊。」Dr.D正沉迷凝視著一枝藥劑。

我眼前Dr.D的工作室彷彿弄過一場大實驗般，十分雜亂，調藥桌上擺放住極多的研究報告，就好像

學生臨到末期考試前，把收藏在櫃中多年的教學書都拿出來一樣多。

「我哋的確好耐見。」

Dr.D還是那副樣子，戴住半個掩眼的面具，只亮出那張經常勾起詭笑的嘴角。

「我件袍同面具都仲係咁完美……」Dr.D以打量藝術品的目光，打量住我全身，收下平日的笑意：「簡直就好似…我最好嘅拍檔咁。」

「我已經係。」

我是你的拍檔之餘，亦是間諜。

「M……你知唔知？每個人心底裡面，都隱藏住一隻怪物。」Dr.D從見我開始，嘴巴就沒有停過下來，說不停的：「我…見到你，心裡面個一隻怪物，你亦都應該見到我心裡面個一隻怪物！」

「…」

「至於…老賢係一個識得利用「怪物」嘅高手。」Dr.D走過來脫下我的鳥嘴面具，望住我雙眼，說：「嘿…同你講，我曾經有兩個好助手，就係喺佢嘅唆擺之下，斷送咗自己性命。」

「突然…叫我嚟又同我講呢啲做乜。」我不敢直視Dr.D的眼睛，深怕被他一眼看穿我的真面目。

或者…

他發現我的真正身份了？

「因為新時代好快就會來臨。」Dr.D拿起桌上的藥劑，背住我：「我會係神，馬姑娘會係我嘅劊子手，而你會係我嘅殺手。」

「你嘅意思係……」我始終望不透，Dr.D的最終目的。

卻感覺，

由始至終，他都明瞭、掌控住大局。

或者…

他的野心，大得我們正常人能看得見。

他的妄想，狂得我們正常人不能想像。

他的決心，深得我們正常人不能阻止。

「要成為新世界嘅主宰者，有三步要通過……」Dr.D把工作桌上一個鐵盒子打開，入面有三枝針筒，筒中的藥液分別為綠、黃、紅三色。

馬姑娘不懷好意地展笑，走到我背後用手指大力地戳了我傷口位置一下。

「呀啊啊啊…！！！」痛楚一瞬間傳遞入我大腦，我痛得咬牙彎腰。

「第一步當然難你唔到。」在我傷口痛得裂開似的期間，我有點模糊的視線望見Dr.D正緩步走過來，把那一枝綠色藥劑的針筒打到我膊上。

一剎那陷入痛楚、模糊、思亂糾纏的我，眼白白望住那根針筒的藥劑慢慢注射入我體內。

「M，我曾經兩個嘅助手。」綠色針筒注射完畢後，Dr.D把針筒拔出：「原本我都想同佢哋共享永生同永華…不過第一任助手打傷我上半邊嘅臉之餘，仲偷走部份關於病腦嘅研究，離開埋大本營…馬姑娘，嗰個人叫咩名？嘿，我已經唔記得咗。」

在多種負面狀態的混集下，我腦部根本無法好好地冷靜思考下來，聽好他在說什麼……

「Dr.D，你都應該知我淨係對第二任助手有興趣。」馬姑娘心寒地微笑，說：「總之第一任令到我哋往後研究病腦嘅相關資料都冇哂，好彩……附近彩明商場都居住咗一隻病腦，不過有啲麻煩～嘻嘻，係個對結婚有欲望嘅病腦，要定期送女人俾佢。」

他們兩個的說話內容，彷彿是互相交談，又彷彿是對住我說，總之聲音又高又低又重複著，令我腦子開始混亂起來……

「第二任呢？我記得佢都生得幾型仔。」Dr.D望住鐵盒中的針筒，說：「可惜……佢注射到第二枝黃色針筒個陣，身體同精神已經承受唔住而發癲……嘿嘿嘿。」

馬姑娘亮出那深異的笑臉：「無錯～除咗D醫生你之外，我好傾心佢…到依家幾乎每一晚都同佢傾計。」

她…

馬姑娘…

指的第二任助手，便是攝影棚中…那個皮膚焦黃、半身紅點，具有智慧的人嗎！？

對方明明已經變成是個骨瘦如柴、頭髮全失、雙眼血紅的怪物，馬姑娘居然還說每一晚去見他並聊天……

眼前兩個瘋子…

不消一會，頭腦漸漸回復清醒的我重組剛才聽到的說話，Dr.D前兩任助手的去向總算水落石出。

第一任，相信就是滿天……

偷走Dr.D關於病腦的研究後，離開了大本營。

第二任，沒猜錯就是大本營外攝影棚中那具酷如血屍的人。

他似乎沒那麼幸運，被Dr.D注射了兩枝藥劑之後就精神錯亂，變至如今的外貌，但我肯定秘密不僅於此。

「枝針係……」好不容易痛完的我，滿身是汗的抬住頭望向Dr.D。

「令你可以適應新身體嘅藥劑，始終我哋人類要進化……點都要捱一啲苦頭。」Dr.D詭異地微笑，並拿起鐵盒中的黃色藥劑針筒，對我說：「係時候展現你嘅忠誠，M。」

毫無預警之下，Dr.D把黃色針筒刺向了我的心胸位置！剛才思緒凌亂的我沒來得及避開，又只能低住頭眼睜睜的望住第二枝針筒的液態注射到入我體內……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發瘋了的撕叫，頭一次讓我歇斯底里的不是什麼病者、不是面臨死亡、更不是面對絕望，而是這一枝小小的黃色針筒。

「啊呀呀呀呀……！！」我全身不受控地亂動掙痛，好想把渾身的劇痛甩走，可是如同惡夢伴隨，在腦中揮之不去。

「冰──！！」、「砰──！」、「喀噠喀噠──」

我把工作桌、藥劑調配檯、實驗檯上的一切都掃走，身體猛向牆壁亂撞，痛楚就如同全身２０６根骨頭每一秒都在重複斷裂般！所有關節都嚴重地發炎縮緊，差不多我連氣…也要斷掉…了……

「啊！！呀！！！！呀呀呀呀！！！！！！！」我不知自己有沒有哭，有沒有流到淚。

我只知道，自己不斷把頭重複地撞向檯子，想要把自己弄暈。

「M…！你會感激我，捱過呢一切之後你會感激我。」Dr.D不知是否在鼓勵我，我畏懼的目光，只停留在其手上的紅色針筒上：「只要捱過呢三枝藥劑……到時你隨便揀一隻病者嘅血嚟注射，你就會擁有佢嘅能力，而且智慧、記憶同意識都會完全地保留落嚟。」

我的畏懼，已經把剛才一切的痛楚掩蓋住了。

「停…手…」我寧願死去。

再來一次我會瘋掉的…

「馬姑娘，注射比一般劑量高嘅肌肉鬆弛劑同鎮靜劑俾M……」Dr.D認真地交代，並握住紅色針筒緩步向我：「免得佢一陣自殺。」

「嗯…」馬姑娘從藥劑櫃中，取了幾枝藍色的藥劑放入注射筒中：「祝你好運……」

然後，她握住那枝鎮定劑注射筒和肌肉鬆弛劑針筒對住我的身體分別注射，原本急速地跳動的心臟變得慢些，全身肌肉都被強制放鬆下來，連指頭也動不了……

只餘下，清醒的意識。

「M，」Dr.D把紅色針筒對住我的頸部，說：「你要習慣，世界拋棄人類，選擇咗病者。病者唔需要飲食、唔需要休息、唔需要理會生命長短，我哋可以永恆落去……你會感激我。」

「滋──」紅色的針筒刺入我頸中，液體慢慢地溜入我體內。

我沒能像滿天，及時從Dr.D手上逃出。

我還想著……

到時機成熟，自己一定能脫身。

事實上，我卻錯了。

我只是個平凡的人，但受著不凡的苦。

「…」我瞳孔暴擴，感受著那非人之痛。

不能叫、不能動，只有眼角一顆淚水流到臉龐下。

頭腦變得一片空白，視覺卻漆黑一片。

我回憶到從前。

有些人打從出生開始，就注定擁有一個美滿的人生。

有些人，就注定要承受一輩子的詛咒。

小時候，我就理解自己為何總是被人排擠。

「唔好掂佢啊！有病毒嫁……」、「死開啦！一陣感染我啊！」、「喂…走喇，佢嚟啦嚟啦……」

同學總是以異目的眼光斜瞪住我，哪怕是咳一下，

也會受到慘烈的對待，數十枝掃把會不斷打向我，畏縮在角落的我想反抗，也沒有這個能力。

那是，因為我的病。

愛滋病。

我從出世開始，就附帶住父母的這一種遺傳，上天賜予的詛咒。

我的人生…

沒有未來。

也注定，不能在睡床上安息地離去。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的血很是骯髒。

但我…明明什麼也沒有做錯過。

.

. .

. . .

「你咄停手。」直至，一把聲音的出現。

她把我從黑暗中帶出，並向我伸出一隻手想把我拉往光明之上。

我緩緩地抬頭，是個女生。

自此，她成為我唯一的朋友。

後來聽說了…她家人是黑社會的某佬大的女兒，所以跟我一樣沒朋友。

有幾次，更險遭敵方勢力的人綁架走。

所以純真的我，在長大畢業之後居然傻氣得去投考警察了，打算用自己的方法去保護她，我唯一的朋友。

卻因為這個病的問題，投考不上，反而被高層的人叫去充當卧底，並且接受了一般非常規的訓練，如潛步、竊聽等……

這麼一當，我就二十六歲了。

協助過警方破過幾次案，報紙理當然地不會登出我的名字，私生活上我都不跟任何人打交道。

他們都叫做「M」，是我的代號。

我總覺得自己身負重任，但重點在於……那項重任到底是什麼。

我住在一間放滿罐頭食品的安全屋，每天專注地觀察他人，是我的興趣，也是因為工作所需。

小時候，人們常說我活不過七歲，經治療後醫生說可以展慢到二十七歲，我好像總是等待著那一天的到來。

漸漸地，成為孤獨的存在

我陷入過迷茫，脆弱……但我卻沒發現自己有多脆弱。

我滿腹怨恨，卻不知找誰去發洩。

我慢慢地，對很多事情麻目。

我會跟自己說，我沒法成為一個讓人尊重的人。

默默地，接受了自己與詛咒的同在，

因為它就存在於我每吋肌膚。

直至世界發生了病變，一切都顛覆我的所想。

是他們…令我意識到自己的重要。

每個在大本營認識的朋友，讓我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怎麼的一回事。

少佐、夏晴、大舊、犬京、瑜小六、阿登、阿玲、漢森、天明、老賢、賴三，還有那一群對我畏而尊敬的學生。

可能我會令所有人也失望……但我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守護著自己的光，即使傷痕纍纍也要守護著。

開始的拋棄；

最後的救贖。

此刻…

我才明悟到，

最強大的武器從來不是任何槍械、任何的生化藥劑、任何的病者……

原來**「愛」**，才是最強大的武器。

「醫生…佢……佢好似有返反應…」馬姑娘的聲音隱約地溜入我的耳內。

我緩緩地打開眼皮…

發現原本一面憂傷的Dr.D，見我醒來後震驚不已。Dr.D不可置信地凝視住我，我能留意到他驚訝得全身抖顫了。

「你捱過咗……」他捉起我的手。

儘管我回復意識了，還是動不到。

「馬姑娘，送佢返去我間屋到休息。」Dr.D對於結果十分滿意，又充滿驚喜：「等不良人攻入嚟個日……我哋三個就一齊注射…由我特別調配嘅病者血液，變成最新型嘅病者，去統治呢班仲為物資鬥餐死嘅愚蠢人類～」

「你果然天生就係個怪物……M。」Dr.D為我動彈不得的我，戴上鳥嘴面具。

馬姑娘把我托起放到去輪椅上，然後推著出Dr.D的工作室。一路上我好想大叫讓人幫忙，我好想用力掙脫落輪椅……可惜我沒有這樣的力氣！！

馬姑娘把我推出醫療大樓前去六樓的期間，更遇到了瑜小六。

「咦……老師…你受咗傷？」瑜小六停在我面前。

鳥嘴面具中的我凝視住小六她，快點查覺到些異樣吧，小六……

「老師…？」瑜小六見我不出聲，便又再叫我。

「佢好攰，要去休息下。」馬姑娘對小六她亮個善良的笑容，便繼續推我去六樓，並在我耳邊低聲說：「嘻，六樓得Dr.D一個人住，無人會發現你。」

馬姑娘把我送到六樓之後，她帶我到Dr.D最深處的房間之中，是之前那間擺放住魚缸，裡面放住病爪頭部的房間。

「有人陪你，唔洗驚悶。」馬姑娘揭開蓋住魚缸的白布，病爪那飄沉的頭，在咬啃著水中的魚毛和青蛙：「得唔得意？」

「……」好想大喊她一聲八婆。

「你帶返嚟嘅病者，Dr.D都收集咗佢哋嘅樣本細胞，然後再混合到不同藥劑之中，突變出更新嘅能力……就好似抽蛋咁，我哋都唔知會抽中咩能力…嘻嘻…」馬姑娘對我邪惡地勾起嘴角：「不過就係因為咁，先顯得更好玩嘛！哈哈哈哈～」

「一陣再嚟探你。」馬姑娘笑完之後，就離開房間。

如今房間只餘下我，和那不斷在魚缸中郁動的病爪頭。

我能做的，就只有沉思。

想著下一步的計劃該如何辦。

可任我有千方百計，也改變不了我被綁在這裡的事實。

時間過得好慢長，不知過了多久之後，Dr.D就帶住一部數字鐘回來了，並把它放在我前頭，調較好六天的倒數時間，按下「Start」按鈕。

「由呢刻開始會不斷倒數……」Dr.D用指頭輕輕一敲數字鐘，說：「時間倒數到 0 個一刻，不良人就會正式攻入嚟。」

「你…哋…都打……咗…針…？」儘管已過多時，我還是只能勉強地說話。

「咁當然係。」Dr.D默默一笑，指住自己太陽穴：「如果唔係你認為…我同馬姑娘點解會咁癲！？嘿嘿…連我自己都覺得癲。」

「不良人…都係…你…哋…夾……好？」

「嘰～當然係八樓個件叫董倫嘅蛋散去同不良人合作，我只係利用依次機會…等大本營同不良人打到你死我活個陣，我哋三個就插針筒變身，從天而降落去收拾殘局……嘻…諗起就興趣。」

「啊，馬姑娘。」Dr.D叫了馬姑娘過來，並站在我旁邊、譏笑：「我要同我嘅第三任助手合照。」

「第三任羅賓、D醫生～笑。」馬姑娘握住相機，為我們照了一幅相。

「我親愛嘅助手馬姑娘你都過埋嚟～」Dr.D招一招手，詭異地微笑：「一齊合照，我哋三個最後身為人類嘅證明……」

現在我才覺得，身邊這兩個瘋子比起不良人更是喪心病狂。

86

「咔」

我們三人的合照在相機的閃爍下完成，照片中我沒法郁動的我坐在中間，Dr.D跟馬姑娘則站在我的左右邊，並且分別亮出詭異的笑意面向鏡頭。

一個身為人類…

不應該擁有的扭曲笑容。

「你哋…兩…個…根本……無…無可…能，捱到…第三枝針…嘅…痛苦……」我恨切切地盯住他們二人。

那種痛，已經超越了「死亡」的概念。

像他們這兩個瘋子……

根本…

別說笑了，沒可能會捱得過去。

「嘻嘰嘰嘰～咁正確嚟講，我哋真係打咗針～？不過只係打咗代表「記憶」嘅綠針、同代表「意志」嘅黃針。」Dr.D走去夾了些養殖在玻璃小箱的青蛙、老鼠到魚缸之中，像是餵著入面的病爪般：「代表住外表嘅「紅色」藥劑，我哋根本就唔需要…嘿嘿。」

「…」我怔著，望住病爪瞬間張牙把水中的老鼠和青蛙撕咬。

馬姑娘用梳子替我梳著長長黑髮，一邊令人陰涼地笑起來：「人要靚…就當然要付出一定嘅代價，所以Dr.D好貼心…驚你接受唔到自己外型，所以特登幫你注射紅針，令你就算之後注射病者血型成為病者～都可以保留人類嘅外貌，越諗我哋越覺得自己好人～～！」

「你哋…真…係……要拋開…自己…身為人類…嘅身份…？」原本我只是想著就算人類多壞，也只是個殺人放火的傢伙。

面對病者下。我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擊殺病者，因為它們才是人類的共同敵人。

如今眼前卻出現一個致力要成為病者，來統治世界的人類。

人，到底為何那樣捉摸不透？

「我哋今後嘅身份，只會得一個……病者。」Dr.D在我面前蹲下，彼此對視。

在鎮定劑和肌肉鬆弛劑的藥效逐漸退散下，他們改成把我緊綁在輪椅之上，受大繩所困的我，依舊沒能移動半分。

後來…

我也放棄了逃走的欲望，憔悴地低頭。

眼前能見的，就只有絕望。

在不能動的日子中，我一整天都陷入了長時間的沉思。

時間的飛逝，數字鐘已經進入倒數階段……最後的二十四小時。

馬姑娘把我輪椅推出廳外，並打算一起共進最後的晚餐。

「你再係咁～唔食嘢，聽日就冇力氣對付壞人架啦。」馬姑娘以母親說教的語氣對我說。

「M，你係我最得力嘅助手……」切著牛排、品著美酒的Dr.D說：「既然都改變唔到即將要成為病者嘅事實，倒不如接受吧…然後我哋一齊打低愚蠢嘅人類。」

我頭一次沒有說話的意欲，

亦沒有思考的動力。

馬姑娘見我還是不開口，便轉對Dr.D說：「醫生…佢聽日自然會識決定，因為人類都會對佢舉刀喊殺，到時佢可以做嘅……就只有同我哋一樣，清除人類。」

在晚餐結束後，馬姑娘把我送到一間有窗的房間，並說：「一到聽朝，你就透過呢個小窗，睇下不良人同大本營嘅惡鬥，嘻…肯定好得意～」

這一晚，特別平靜，

也特別的長。

常說望見黎明，總代表希望快要幕起。

我所見的，卻代表住絕望。

「Dedede…dedede……」數字鐘響起了，倒數結束。

不良人…

今天會攻入來吧。

「啪啪──」拍門聲從廳外傳出。馬姑娘無懼地開門，因為她早在我嘴巴上貼了紙，不讓我發出半句聲。

「請問搵邊個？」我聽到外馬姑娘在外面友善地問。

「我哋係第五搜索隊嘅兩位成員，我哋想搵攻擊學嘅病者老師……聽講佢已經失蹤咗幾日，老賢特登派我哋兩個嚟問下你哋…因為有人話你哋見過佢。」兩把陌生的男聲。

「唔好意思啊，我聽講個位老師好似偷走出大本營……」馬姑娘編著謊言。

「係…咁目的係點解？」二人繼續問。

「唔清楚～好似話係驚咗不良人…入侵？」馬姑娘續說。

「好，唔該你。」兩名搜索隊成員就此離去。

在兩名搜索隊成員離開不久後，大本營各處的警報就啟動了。只聽到大本營外頭吵吵鬧鬧的，不斷傳著貨車撞擊防禦鐵板的聲音。

開戰了…

「睇嚟要開始～」Dr.D就站在我身邊，與我觀賞著窗外的情況。

戰爭的開端，先是貨車不斷撞擊防禦鐵板的聲音，外面傳來的「鏗鏗」之聲，使得大本營震震作響，大家也畏怕地聽從大本營職員躲了起來。

這撞擊的聲音，足足糾纏了二十多分鐘，令大本營的人充分的時間準備戰鬥及躲藏，似乎起到很大作用。

最後，一堆平民打扮的人忽然奔向了大鐵門那邊，似乎想要奪取開關控制權！我認得其中一個，是八樓上面的人，可他如今穿住平民服裝前去那兒了。

沒有預料的是，八樓一部份人居然偽裝成普通平民，衝去了大鐵門那邊強制搶奪了控制權，先下手為強殺了原本看門的職員，並打開了大鐵門……

Dr.D望見這幕後也有點驚嘆，笑道：「嘿…董倫似乎有啲小頭腦。」

終於，防守住大本營多時的鐵門被內奸打開了。

三輛貨車直駛入大本營的廣場內，並有些人徒步進場，然後貨櫃被打推開，一堆裝備充足的暴徒從裡面走出來到地面上，約莫四、五十人。

不良人的武器不外乎也是近戰為主，可就比大本營的爛銅破鐵好得多，例如消防斧、尼泊爾軍刀、電鋸、鐵棍、武士刀等，都是些專為殺人而被製作出來的武器。

「砰！」為首，更有一人配備了珍貴的手槍，並向天鳴槍。

槍聲足以震撼整個大本營的人，原本以圓形圍對住不良人與他們貨車的搜索隊，也有點愣怔。

「大本營嘅人聽住！」握住手槍的人開始高聲喊道，為求讓每個人也聽得清楚：「放低武器，只要有一個人冇放低到武器……我哋都會無差別殺人。」

聽了這一句之後，搜索隊的人彼此望了對方一眼，他們好像沒有一個領導人物般，不知如何決擇。

「砰！」還未反應得來，配備手槍的那位不良人已經對其中一名搜索隊成員開槍。

「啊呀…！！」他整個人在一秒之間倒地，痛苦地按住胸膛。

「投降，放低武器。」不良人之中，似乎只有那個人擁有槍械，其餘的人都只是拿著近戰武器。

「佢手槍再勁，都只係得幾粒子彈。」少佐一出場，就凌氣逼人：「全部人轉盾戰模式。」

搜索隊聽少佐這般說後，持有盾牌的搜索隊成員都立即走動，站成一個扇形面向敵人，最前頭的則是有持盾牌的人。

「你哋要開戰？」握住手槍的光頭不良人淺淺一笑，說：「隨時奉陪。」

「強酸！」少佐大喊。

忽然……！數十多個搜索隊成員在大本營二樓、三樓的走廊外，擲了一樽樽的玻璃瓶，從天而降的玻璃瓶通通往不良人的方向扔去。

「冰冰冰！！！！」玻璃瓶落地後碎裂，裡面的液體亦馬上四濺！

「啊呀呀呀呀──！！！！！」被液體濺中的不良人皆痛苦地大叫，是強酸。

「攻！！！」不良人見待著的情況不利，於是開始遊走殺人。

「五、六搜索隊，迎擊。」少佐指揮。

接下來，大本營的廣場就開始進行著一場驚心動魄的撕殺畫面，有人被開山刀劈斷頸喉、有人被電鋸直穿肚皮、有人被長矛背刺、有人被鐵棍打臉。

一百多人在廣場互相斬殺打鬥，情況極是緊張！！！

可惜戰力遠勝大本營的不良人，已經開始遊走到各樓層之中，現在大本營周遭都有可能會遇到不良人的襲擊……

其中，小佐更在廣場對上了一個手握電鋸的不良人，原本電鋸男想要透過自己強大的破壞力直接殺死少佐，可是他的鐵製棒球棍也不是說笑，能夠勉強地抵擋住電鋸的攻擊，在鐵與鋸之間的快速磨擦之中，耀眼的花火不斷四溢而出……！

「啊！！！」一個搜索隊成員從後背刺了電鋸男一刀。

電鋸男雖然感受到莫大的痛楚，不過還未倒下…反而手持電鋸自身旋轉著，十分危險。

少佐知道難以靠近對方身邊，於是從口袋中取出一個棒球，就往對方臉上擊打！「啪」的一聲，正中鼻樑。

「…呀～啊！」電鋸男暈眩地低頭喘氣。

少佐再馬上衝刺向前，給予對方天靈蓋一棍爽快！

另一邊廂，大舊正帶領住學堂的學生保護各樓的平民，但很快便有兩個落單的學生被不良人盯上，被不良人用軍刀殘酷地割頸刺喉的斬殺！

回頭見到此畫面的大舊眼睛緊瞪，馬上暴憤了衝向後面的不良人，避開他的斬擊，再捉緊住他的衣領與腳，強行把他從三樓走廊之上舉起，並擲落到欄杆外！

「啊呀～～～！！」那名斬殺了兩名學生的不良人，應該沒想到對方有如此大的力氣，墮地死前更壓死了廣場上一個正打算上樓梯的不良人。

「大舊Sir！！我哋呢邊有不良人上緊嚟啊！」四樓的學生慘叫。

「你哋全部要團體合作！！唔好扔低自己同伴走！！！」大舊聲如洪鐘，向大本營所有學生發出號令。

「M，我諗…都差唔多。」我留意到，Dr.D微笑的嘴角正微顫著。

他自己…

根本也很害怕吧。

接下來的事情……

Dr.D打開了桌子上一個印有「D」字圖案的鐵盒，入面放住三枝深紅色的血液藥劑。

「喀──」門外傳來開門的聲音。

Dr.D向馬姑娘打了個眼色，馬姑娘點頭並取了一把鋒利的菜刀出去，問：「邊個？」

「我。」是老賢的聲音，他有著一條能出入大本營所有房間的鎖匙。

「老賢？」馬姑娘疑惑起來，但都老賢也有一點戒備：「……你過嚟做咩？」

「我嚟…」老賢語句停頓了一陣，應該在跟馬姑娘彼此對視著：「救人。」

「…」在房間內的Dr.D表情怔住。

「砰！砰！砰！！」繼而，三下槍聲響起。

「啊呀呀～！！！死老嘢……！」馬姑娘痛苦地哀痛慘叫。

Dr.D馬上把房間的門鎖上，一拐一拐地走了過去的老賢毫不猶豫地，便往門柄開槍！

「砰！」並推開了門，以PPQ M2警用手槍指住Dr.D。

儘管白髮滄然，此刻……這位向來慈祥的老者也氣勢迫人。

87

同時地，Dr.D也把其中一枝病者血液針筒，對住了我的頸部。

只要他刺進去，我就注定要成為病者了。

Dr.D一隻手拉開我嘴上的膠紙，瘋癲地笑著：「哈…哈哈哈嘰嘰嘿嘿哈…！！M！快啲同佢分享下你嘅喜悅…即將……即將進化為更高級生命體嘅喜悅。」

「老賢…」多天沒說話的我，聲音有點沙有點啞，亦有點沉：「走…」

這是我，

唯一要說的事。

「M，唔會有事。」老賢堅定而溫柔的眼神，令我安心下來。

「老賢……我就知你會嚟阻住我阻住我！！！」Dr.D剛才的喜悅消退，突然焦怒起來：「你明唔明我做緊幾偉大嘅事呀！！！！！」

「我唔明，Dr.D。但你肯返轉頭，仲有頭救。」老賢情緒或語氣都不為所動，平靜地說：「只要你……」

「你唔明啊啊！總係搵人監視住我…嘿，你認為我唔知？」似乎Dr.D早已對老賢恨之入骨，開始精神發狂：「今日全部都死…只有更高級俾我挑選過嘅人先可以留低！！！！！！！！」

「砰！砰！砰！」老賢趁Dr.D分心地發狂之際，向他連開三槍！

胸、腹、頸側都各中了槍的Dr.D向後貼牆，並把原先打算注射入我身體的病者血液，插入到自己身上。

「喀！」老賢想要對Dr.D再開幾槍，立即置他於死地……可是子彈用光了。

中槍垂死的Dr.D趁自己還有一分力氣，掩住傷口的血，走去把另外兩枝病者血針筒拿上手中，想要把其中一枝注射到我的體內。

在我的眼球凝視住針筒正刺向我的一剎，突然一個身影擋了在我面前。

「老賢……」我不敢相信，他擋了在我面前。

「…」老賢替我，擋了這一針。

原本已經死意已決的我…身軀開始震顫著、眼睛不敢置信地漸漸睜大、腦中全是老賢那臉上……

依舊溫柔的雙眼。

「啊…！！仲有馬姑娘……」全身開始冒出紅點的Dr.D握住最後一枝病者血液針筒，趁在外面中槍的馬姑娘斷氣之前要注射到他的身上。

房間中，只餘下我和老賢。

「老…賢……！」無論是喉嚨、全身的肉身或是體內的靈魂，我都徹底地震顫、崩潰了。

「M…」老賢趁自己理智還清醒之前，解開著綁住我的繩子：「你要生存落去…」

「點…點解……」我只能悲憤地望住老賢。

「你要好好守護住大本營…你比起我，更有能力…」當所繩子解開後，老賢身體已經隱約地冒出紅點：「去保護呢一切……」

我解脫後，馬上扶住開始無力站立的老賢。

「守護住…希望…我知道……我冇睇錯人…」老賢凝視住我的雙眼。

「我哋一齊出去…我唔會有事……」我扶住老賢走出房間，望見Dr.D和馬姑娘都已經渾身紅點，並且

一臉詭笑的步出屋子，走到走廊外的欄杆上站立。

「……」我望住他們二人背影，他們兩個亦轉身面向了我。

風雲色變，天空的狂風開始怒嘯，陰沉的曇天又再泛現。風勢大得，大門也搖搖作響，風聲四起……

馬姑娘在我面前開始異變，全身紅點之餘，膚肌變得灰白，雙手手和雙腳開始扭曲伸長，並且…舌頭開始變得極為腫脹，深黑的眼窩極為恐怖，變成一隻比一般舌女要手腳舌頭也要長的病者……

「喲嘎嘎嘎…吱吱…Dr.…D…我落……去先…嘿…嘿嘿…！！」手腳長得扭曲又怪異的馬姑娘，它捉住大樓外的支柱，便開始從六樓爬落地面。

全個大本營先是一陣沉默，應該說是嚇呆……再後續數十秒才相繼發出嚇破膽的叫聲。

「哇呀呀呀呀啊啊啊啊啊啊！！！！！！！！！！」

「M……」滿身紅點的Dr.D終於平靜下來，望住自己逐漸異變的身體與膚色，然後把身體慢慢仰後：「喺新世界等你。」

Dr.D就這般，在我面前消失。

數秒之後，就傳來了足以壓過一切風聲、人聲、及戰鬥聲的霸主吼叫──！

Dr.D異變後震撼的咆哮，於調景嶺區域迴盪！

=xx-large「嗷嗷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相比起見到馬姑娘時所大叫的聲音，人們見到Dr.D的叫聲更大十倍……到底他異變成什麼了。

「M…之後落嚟…人類應該會先全力一致，對付佢哋兩個病者……帶領佢哋。」老賢亦走到欄杆前，說

：「而你，要殺咗我。」

「…」我愣住、怔著搖頭：「無…無可能…我唔會咁做……」

「係我變成病者之前……」老賢善良地望住我雙目，說：「求你。」

我按忍住眼上的淚水：「我做唔出…原諒我。」

「M，你要諗下大本營未來…到對付完病者之後，不良人同大本營一定會再戰……」老賢平和的語氣，已經看淡自己的死亡：「你殺咗我，不良人會對你高度信任，到時你可以幫大本營力挽狂瀾。」

「你要我親手熄滅一個希望……」我望住老賢，陷入了矛盾：「然後…再點燃另一個希望？」

「大本營總需要有個人去守護，」老賢緩緩地點頭：「你一定要係殺我嗰個人……M。」

掩住眼睛的我，低著頭重新整理好思緒，慢慢地將自己的情感隱藏、把泛起的淚光都擦走，重新戴好鳥嘴面具凝視住眼前的老賢。

有些事情不是你選擇去做…

而是你不得不做。

畢竟，「守護」這兩個字代表什麼？

「老…老師…？」瑜小六的聲音。

我往左面一望，發現江子千那隊「克里絲娜」菁英搜索隊，正恰巧經過六樓這裡。

而小六的背上，正帶住我的雨傘。

我整頓好思索後，望向小六她：「瑜小六，俾把遮我。」

「……」小六猶豫著，不為所動。

「拎嚟。」我壓抑住自己震顫的喉嚨，保持冷硬的語氣。

「…」瑜小六慢慢地踏出幾步向前，猶豫不決的把傘子給我。

我深一下呼吸，握起傘子、轉身往老賢腹上一刺！

老賢他向後倒下，從六樓上墜下到地面……

這一瞬間，時間好像停滯了般。

我站前到欄杆前面，好讓不良人都認住我的樣子。

老賢到死前一刻，對我的目光也是保持住信任……

在面具中，我只能黯然落淚。

在場中，正在不約而同地對付病者的大本營與不良人通通都望向我了，目光除了呆滯就是驚訝。

我不忍看到接下來的畫面，所以向後而行，退回到走廊入面。

「砰──」沉重的墮地聲。

我的心，亦跟著墮沉。

瑜小六不敢置信地望住我：「你…」

「你對老賢……！」江子千，及其剛到來的搜索隊也愣怔住了。

「小六！攻擊佢！！！」江子千大喊，小六則繼續呆住不懂反應。

我主動提起雨傘，用那勾柄的位置往瑜小六右膝一打使她蹲倒，再用雨傘打她的頭。

「…」瑜小六按住臉頰，低住頭、沉下臉色：「老師…」

「唔好再叫我老師。」

我轉身，逃離０４小隊的追捕。

你需要更憎恨我。

老賢的離去，讓戰況短暫停頓了好一陣子。

及後，好快又點到那混亂的場面，我見Dr.D變成了一隻體形極大，大約有三層樓高、身形肥壯、全身盡是腐爛、頭部披著散髮、輪廓厚脹的病者。

「…」我壓根沒見過這一種病者。

「嗷吼吼吼吼吼吼吼！！！！！！」Dr.D他只要伸出一拳往三樓打，那一層就已經被毀了一大半。

我一邊逃避「克里絲娜」的追捕，一邊落到三樓查看對付病者的方法，他們總有個弱點吧……

異變成加強版的舌女馬姑娘，她能夠像青蛙般把舌頭伸出極遠去舔住人拉回來殘殺，或者舌頭浮著口腔中的強酸快速地往別人頸上一劃，使人受到火燒的感覺。

至於Dr.D更是無解，有三層樓的高度使得大家只能針對他的腳部來攻擊，可惜看得出根本一點傷害也沒有。

「不…不破尚大人！！！」混亂之中，剛才唯一配戴住手槍的不良人對住無線電大喊：「出現咗奇怪嘅病者啊啊！！！！好大隻呀…！幾層樓咁高啊！出動你個部隊喇……如果唔係…我諗在場所有人都會死…！」

那個不良人還未說完，馬姑娘已經有如獵豹般追住他，一邊凌裂地怪笑一邊伸出長瘦的手拉住他衣袖回來，再強行拉住獵物的手腳往外一扯！！！！！

「滋啪格──」腳腰分離，血肉四濺。

「喲哈哈哈～！！！！嘎嘎嘰嘰…」馬姑娘把他分屍完畢後，把目光望向了三樓上的我。

她怪笑一聲後，便透過樓層的支柱靈活地爬上來，想要把我捕捉。

無奈之下，我只得逃跑。

往D橦三樓入面的看護室躲藏……

88

我跑到加護病房之中迅速地把門身推開，裡面是大本營僅僅受供電的地方之一，光管燈在一閃一爍著，使氣氛趨向緊湊。

病房之中，不少病人還躺在床上休息，但有的已經被外面的吼叫聲嚇醒，一面迷茫地望住周圍。

我跑到一間沒有人的手術室裡頭，裡面是明顯被改裝而成的，因為儀器算不上先進，也沒有現代手術室的簡潔風格。

「砰！」走廊外傳來門身破裂的聲音。

顯然是馬姑娘把門撞開了。

外面一陣尖叫聲四起，繼而是搗亂破壞的聲音。我躲到手術室中的一個抽櫃之中，要蹲下身體才得以進去。

期間，一個手執匕首的不良人推門進來，臉色凝重地按住腰旁，一副看上去就快要死的表情。

而他的第一眼，也是留意到我正躲藏著的櫃子。正當他想拉開櫃子之際，手術室的門就被踢開了。

「啊…呀…！！」他往後一望，喉嚨馬上發出懦弱的叫聲，步步退後最後軟怯地坐到地上。

馬姑娘以凌厲又扭曲的手腳姿態爬了進來，如同一般的舌女。

「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嘎嘎……」她的笑聲更是非男非女，讓人十分不安。

「啊呀！！！！」那名不良人已經失去對付病者的勇氣，只懂得一直大叫。

馬姑娘伸出瘦長的手，捉起那名不良人的頭並舉高到半空之上，笑住問：「我要…知…嘎吱…嘰，啱啱有個…黑袍男人…入咗呢層……喺邊！！」

「啊！！！！！！」不良人在半空上不斷掙扎亂動。

我心想，早晚也難逃一死，倒不如現在趁機偷襲吧。

趁著，有這個不良人替我分散馬姑娘注意力的機會。

我慢慢拉開抽櫃的門子，馬姑娘正在把集中力放在不良人上，沒留意到一旁的我，於是我提傘從後欺近，往她的後頸一刺。

「嘶！」

相比起…外面那頭巨大得不知所謂的病者，馬姑娘的弱點好明顯是更一般舌女相同，也是頸喉嘴腔的位置。

「哇呀呀呀呀呀呀嘎嘎嘎咻嗄…嗄啊呀嗄…！！！」受了致命一擊的馬姑娘痛苦地怪聲亂叫，下意識地一記重腳把身後的我踢走到牆邊。

「砰」

我被她一踢，整個人飛彈到牆壁。

「啊嗄…喀…嗄嗄……！」同時，馬姑娘在幾個身位距離下向我伸出長長的舌尖攻擊。

我及時舉傘格擋，迎打她伸長過來的舌頭，連續抵打了數下之後，她發現了我的技倆，便索性捲起舌頭拉走我的傘子到嘴前，再把它當垃圾擲走到一邊。

手無寸鐵的我正好留意到，放置在牆上的舊式電擊器：「應該仲有電……」我隨便按了些鍵，便啟動起來。

馬姑娘沒有停下攻擊，把我的雨傘弄走之後便繼續伸舌遠擊，我用充上電流的電擊板迎擊，打在她的舌尖上。

「滋滋滋滋──砰」馬姑娘的舌頭碰到電擊板後，馬上哀叫一聲並把舌頭縮開，情況好像碰到火一樣。

馬姑娘沒有放棄，繼續伸舌攻擊，我亦照樣地用電擊板迎對，最終馬姑娘她終於受不了灼舌之痛，凌厲地對我怪叫一聲：「我會將你煎皮拆骨…嘰嘿嘿……」然後動身向我。

我馬上棄掉安置在牆上的電擊器，往大門逃跑！但動作始終不及馬姑娘的快，在我跑到門前之際，她站在手術床上伸出長長的舌頭把我腰部捲住……強行拉回過來。

我及時捉緊住門柄，與馬姑娘比著力度……

「啊哈哈哈哈哈……！！」可惜的是，我的力量始終不及病者的大，被她拉到面前，且將我放到手術檯上以極近的距離凝視住我，肥長的舌頭緩緩垂下帶住酸性的唾液到我袍身上：「要將你分…嘎屍！嘿…嘿嘰…」

馬姑娘隨即捉住我的兩臂，分別往外猛扯！！讓我頓時感到肉骨分離的痛楚，肌肉都好像要被她撕開一樣……

「啊！！」我咬緊牙關，承受住莫大的力度。

我以為自己快要撐不住的瞬間，那個不良人向馬姑娘大叫一聲，把匕首刺入到其臉龐一旁：「呀！！！賤畜生！！！」

「啊呀呀呀呀～！！！！！」馬姑娘痛苦地往手術檯側邊倒下，全身猛烈地翻滾抖顫……

剛才快要被撕成兩半的我，從手術檯下來…望向那名不良人一眼，然後大家一起奪門逃走，走之前把傘子撿回到手上。

我們一起往著走廊盡頭跑著，打算離開這層。

途中，我們經過剛才見到的病房，裡面都變成血跡四濺的恐怖血房，多是被強行扯斷手、腳、腰部的屍體，似乎馬姑娘進來之後沒有放過床上的病人。

就在我們正要跑到去外面的時候，前方一陣風聲急速地趕至……

我拉停了身旁的不良人，兩秒之後眼前的景物盡毀！！一個肥而臃腫的拳頭略略地擦破了整座D樓三樓的走廊及樓梯間。

=x-large「砰──！！！」

只消一秒，原本我們眼前的逃生路線就變成了大大的缺口，碎瓦不斷地跌落地面……

「痴…痴線……！」不良人眼瞪瞪的望住眼前的景象。

「換路走…」我說。

「啊…哈…哈哈…嘿…叼呦呦…」臉龐一邊插住匕首的馬姑娘，從手術室走了出來，深怨地望住我倆。

「啊…！！！邊到都係病者！」不良人焦躁地大叫：「呢個咩倖存區嚟架！！！」

「走！」我跑到往右面的走廊通道。

「你識路…！？」那名不良人跟在身後問。

「唔識…」我往左右兩邊的房間望去，都沒有值得躲藏的地方。

他絕望地掩眼。

我回頭望望，發現馬姑娘已經把我們當成獵物般不停追捕，手腳全身更倒轉在天花板上爬行，十分嚇人。

「…呢到！」我一腳踢開茶水間的門，因為發現裡面天花板有個通風口。

「我哋唔夠高上去……」那名不良人抬高頭望。

「你蹲低。」我說。

「吓…？」他呆然地蹲下。

我的腳踏到他雙膊之上，再用雨傘用力猛戳通風口的網架幾下，把它弄跌，然後再用力一跳！捉住通風口上面，排了進去。

「喂…喂咁我呢！？」他恍然大悟地站起身。

我捉住傘子一端，並伸落到通風口下方：「捉實。」他亦用力一跳，雙手捉緊傘子，並借由它一直攀了上排通口之中。

「嘿哈哈哈哈！！！！」馬姑娘進入到茶水間，卻發現我們已經不在了。

我們兩人在狹窄的通風口中向前爬，這裡又靜又暗，讓人不禁畏懼下次的來襲會在哪時而來。

「你…你叫咩名……」他小聲地問，語氣中有點不安。

「你？」我反問。

「我叫…唉，算…我哋有命出番去再講。」他絕望地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這麼爬著，會爬到去哪裡。

「點解呢到會突然出啲咁恐怖嘅病者……」他問。

「唔清楚…」

「睇怕…人類真係玩完，」他苦惱地說下去：「如果連不破尚嘅部隊都搞唔掂……」

「不破尚…？」

「唔…」他沉吟地說：「佢係我哋「不良人」嘅首領…佢掌有一支菁銳嘅飛虎部隊，唔同我哋一般不良人…」

「飛虎部隊？」

他一直說話，語氣漸漸地安心起來：「佢哋個支部隊成員前生都係香港警務處嘅特別任務連…即係俗稱「飛虎隊」，喺呢個世界變成咁之後，就第一時間掌握住好多政府嘅重火力槍械同防備衣物，根本係我哋一般人無得比……」

「…」

「砰！」忽然，通風口後方傳來響聲。

「咩事！！？」他驚愕下來。

「砰！砰！砰！」我們稍稍轉頭望後，眼見管道不斷被人從下方用尖銳的鐵枝柱插入著。

「走啊！」他大喊。

「唔好嘈…會暴露位置俾佢知。」我說。

不出其然，下一秒鐵枝已經幾乎要刺到他的身體了，就貼在他的臀部之後。

情況一時間緊急下來，我們都不顧一切的瘋狂爬著，插入的鐵枝就不斷從下插進上來，何突然間……又停頓了攻擊。

我有個不好的預感：「向番後少少……」

「砰！」果然不出所料，一枝鐵枝柱在我眼前直接貫穿進來，差一點要插進我的下鄂了……

我望一望眼前只差幾米便到達，可以離開通風口，便說：「一口氣爬到最後。」

「吓！？」

我們兩人極速地爬行向前，鐵枝便更是發狂般猛刺通風口，在我成功落到通風口下面後，卻傳來那名不良人的慘叫聲……

「…呀啊！！！」他痛苦地從通風口滾落地面，其右手掌心被敵人用強行鐵枝強行刺穿了一個血洞。

手掌是身體最多神經線的部位，我能想像到他有多痛苦。

我進來後第一件事，便是把放置在一旁一根沒用的鐵管放在門柄之中，防止馬姑娘直接進來。

「啊！！！！」不良人他按住右手手掌，痛苦哀哭地靠在一部發電機旁。

這間房…放置住數部製作簡陋的小型發電機，看來應該是八樓上的人製作出來，供醫療大樓電源運作的核心機器……

這裡沒有窗戶，只有大門是通往外面的……看來是背水一戰。

「啪！啪啪！啪！！！」馬姑娘不斷拍門，奸笑的聲音令人心中好寒。

「點算……」那不良人絕望地凝視住自己的血掌。

「得一個方法…」我把發電機都推拉到去門前。

「做咩啊你……」他咬牙痛哭。

「仲有力就幫手推…冇力就收聲。」

我把發機電都搬去門前後，再打開了後面兩部污水處理機。是大本營刻意製造出來，排出醫療污水的機器，免得跟純正可再用的清水混淆。

入面混集住血液、水、污垢物、藥水等，所以一打開箱蓋，那個不良人就感到有點作嘔。

但應該有用，只能放手一搏…

「砰──」我把那些混雜了不知多少細菌的污水都倒了在那些發電機上。

待馬姑娘把門弄開的時候，我已經站在她面前等候多時，手中握住一條通電的線，正待她衝過來……

「哈…嘿嘿嘿嘿嘿嘿！！！！」馬姑娘她大笑著，以扭曲四肢爬進來。

我把依然通住電的電線掉到污水中，污水隨即導起電來，連同發電機那些，一起閃爍著強烈的靛藍色電光！

「滋滋滋滋滋──」電流充斥住馬姑娘全身，她麻痺震顫地怒視著我。

「砰！啪…砰！啪…！」發電機一部部冒起黑濃濃的煙，同時，醫療大樓的燈光開始熄滅起來。

我把握機會，上前用雨傘對住被電擊著的馬姑娘猛刺，針對她舌頭的位置。她全身幾乎軟攤在污穢不堪的啡黃污水中。

「噠！噠！噠！噠！噠！噠！砰──」最終，醫療大樓所有燈光都熄滅了，因為發電的電源都斷了。

「好黑……」那個不良人說。

「走吧…佢應該，已經郁唔到。」我小心翼翼地越過大門出去。

那個不良人亦聽住我說話的聲音，跟了過來…卻不小心絆到地上的馬姑娘，整個人好像倒了在污水與馬姑娘之間。

「哇呀呀！！」他立馬起身，步出發電房。

我們在漆黑之中，順住有光的地方走去，終於……費了一大輪力氣，成功逃出馬姑娘的魔掌。

我們在破裂了三份一的D橦大樓缺口前，望住樓下的情況，發現比起剛才，地面上多了一輛全黑的特種部隊防彈車到場。

並且槍聲四起，彈雨連連，樓下數十穿住精良特種部隊裝備的人，正手持高火力槍械射擊身形肥厚的Dr.D。

其中，有個頭髮秀逸、以厚頸巾掩蓋住嘴和鼻只亮出雙目嚴厲的俊男子，正觀察著這一切，直覺告訴我那人並不簡單。

「佢就係不破尚！」身邊那名臭氣沖天的不良人，指住我所望的男人。

原來……他就是不破尚。

「比我想像中年輕…」我說。

「佢前生係呢隊人嘅…飛虎隊隊長。」他說下去：「今次打唔打得低呢隻病者，就睇佢哋……」

「亂咁射太浪費子彈…」我望住旁邊的他，說：「有冇方法俾我可以同佢溝通。」

「有嘅…我應該可以帶你去見佢…」身邊的不良人說。

「帶我去。」

由於三樓被病變後的Dr.D摧毀了一邊的梯間，所以我們要從後方的梯間返回到地面。

下去後，可以見到地上都遍佈住血肉橫飛的人類屍體，不破尚的飛虎部隊沒有胡亂地開槍，都是待Dr.D肥重的大手進行攻擊時才開火。

「轟──」雷聲隱隱作響，天空開始驟降雨水。

「停低！」一名全副武裝的飛虎持著P90衝鋒槍指向我們。

「我哋自己人…！」我身邊的不良人立即舉高雙手。

對方全身打量我們一眼後，嚴厲地說：「仲唔去前線戰鬥！？」

「我哋兩個啱啱打完舌女！」不良人依然按住那血流如注的右掌：「我隔離呢個…佢，佢有辦法對付前面廣場隻大病者方法……」

「講！」

「佢要見不破尚先……」他替我說。

8 9

「不破尚唔係話你要見，就可以見。」飛虎隊員按了槍上的連射模式，眼神開始帶有殺意。

「佢啱啱真係殺咗一隻舌女啊……喺我面前！！」不良人為我理據力爭著。

「…如果一陣你哋有咩花樣或者垃圾建議，我即刻開槍打爆你兩個嗰頭。」說畢，他走到我們身後用槍指背，再說：「向前行！」

如是者，我們便成功穿過重重的武裝警戒，越到不良人的重點防線之後，位於李惠利大樓下面。

而我相信，大本營的倖存者現在都躲了在室內或高層數的地方了。

暫時大家的共同敵人，也是差不多有十米高的、體積有一個標準課室大的變異Dr.D。

「不破尚隊長，呢兩個人話有辦法對付廣場個隻巨型病者。」那持衝鋒槍的飛虎隊員說。

眼前的不破尚，左右兩邊都被自己的飛虎部隊包圍著，如何看得出？他們都穿住重裝衣物、防彈衣、頭盔與面罩，目光都炯炯有神，十分齊整有律。

唯獨是那個不破尚……

可以不戴頭盔的，坐在一張椅上。

「方法？」不破尚緩緩的目光，凝視住我們二人。

「不破尚隊長！已經照你指示，不斷開火攻擊病者腳脛部位，成功令巨型病者雙腳失去活動能力。」一名飛虎隊員急趕地進來回報。

「既然佢失去活動能力，就叫手足停止開火，唔好浪費子彈……然後派一般嘅不良人上前迎擊，搵出佢嘅致命地方。」不破尚說的，跟我所想的幾乎一樣。

「嗷嗷嗷吼吼吼吼吼吼吼吼──」Dr.D在廣場外面咆哮的聲音，又再一次震裂整個大本營。

就好像在飛機的引擎旁說話，自己的聲線根本壓不過他的巨大音量，空氣間每個空隙都充滿住他的音波。

「啊呀呀呀呀呀呀！！！！」繼而，是慘叫聲。

「有咩想講。」待吼叫聲過後，不破尚繼續望向我們。

「我可以為你效勞，」我冷然地說：「幫你對付病者。」

「喔～我哋大本營親愛嘅病者攻擊學導師？」在暫時被不良人佔據為防線的李惠利飯堂中出現了董倫，並高傲地走向了我緩緩地說：「果然係個聰明人，識得靠向勝利女神嘅一邊。」

面對董倫的出現，我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我亦都係第一次見到咁精彩嘅背叛……」董倫面上帶住深傲地笑容，說：「唔怪得你要殺咗老賢…原來就係為咗投誠。」

當董倫一提到老賢，面具下的我便自動地合上了眼睛……隱藏住內心極為翻滾的情緒。

不破尚凝視我一陣，說：「你…殺咗老賢？」

「嗯。」我聲線冷淡地回答。

「好，我暫時相信你……有咩用得到就拎去。」儘管口上這麼說，不破尚的語氣和眼神依然對我充滿住深疑。

我瞧向了附近餐桌上擺放住的武器，除了少部份槍械之外，還有三、四顆手榴彈、煙霧彈等輔助武器。

我跟他們要了個手榴彈之後，便離開飯堂趕到戰線。看見殘破地崩的廣場上，Dr.D已經如他們所說，失去了活動的能力，正伏在地上進行無差別的攻擊，不斷敲打著B橦大樓的支柱結構及主力牆，似乎想要用自身巨大的體型力量，破壞大樓使其倒下……

大本營A、B、C、D四橦大樓都有所連繫，如果一邊的大樓倒塌的話，另外三橦肯定也會承受超出負荷的重量。

幸好的是，大樓核心內部的主力牆設計尚算堅固，因此如同剛才Dr.D對D橦揮的一拳，只能即時摧毀它表面的三份之一，實際上的核心牆及重心柱也需要一定時間來摧毀。

我跑往前一點去望，發現近住Dr.D死去的人，很少是屍骨分離，死狀大都五觀出血，我猜是跟剛才的吼叫聲有關……

「嗷…」Dr.D停下了手，留意到我的存在後，忽然張開了血盤大的嘴巴對向我：「嗷──！！！」

「噓噓噓──」他的大嘴一吸，空氣彷彿都扯入了他的口中，令我難以站直……空氣中更開始帶著些熾熱的感覺。

有不好預感的我，馬上拔足跑到去後方，果然不出所料！Dr.D下秒便發出毀滅性的音波攻擊與震力，把我擊飛到幾米遠……！直至我捉住了牆壁才停止下來。

雖然我沒受到什麼大傷……但雙耳都同時耳鳴著，十分擾人。

漸漸地……

我發現到Dr.D被廢掉的腳部，一直滲住一攤血水出來，如今那些深紅的血液已經流溢到廣場中央的一大半，滿地也是他的血水。

「唔通…」我望住他那臃腫而非結實的雙手與身體。

我好像明白了什麼。

「走去幫佢放血…」我行到不良人防線前，跟那群二、三十個死餘的不良人說。

「放…放咩血！？」一個手持鐵斧，穿住背心的粗獷掃把頭大叔問。他的外表，是標準不良人的外型。

「你仲未睇得出…？」我注視住Dr.D巨大的身軀，說：「佢嘅巨大而臃腫形態…主要係由血液充塞而成，並唔係骨骼同肌肉，所以幫佢放血係令佢縮水嘅唯一方法……」

「真係得咩…！！？」另一個把五顏六色衣物都蒙戴在全身，只亮出雙眼的木箭手問。

雨水…

狠狠地打落在我們三、四人的身上，我們都以共同的眼神敵視住眼前的Dr.D。

「信我可能得…唔信，就永遠都唔得。」我率先上前。

因為我知道，Dr.D肯定會把我作為第一攻擊目標。

果然！Dr.D一見到我，便揮出了那動作緩慢的臃腫之手向我，我往D橦大樓跑進去，以躲避它的攻擊。

最初Dr.D的確把最外圍的石屎牆和支柱都掃破，可手一揮到比較內部的位置便攻破不到，停了下來。

可他沒有放棄，繼續持續地把重拳掃過來D樓，使瓦礫不斷掉落到我所在的位置，樓宇結構開始變得不穩……

同一時間，那伙不良人已經攻過去Dr.D那邊，替他放著血。也許Dr.D根本沒有為意，一心只想把我拘到，壓根沒有理會到那幾十個不良人。

待我覺得D樓開始受不住後，我從後門出去，繞路跑到另一個位置，拖延著Dr.D，並給我遇上了剛才追捕住我的「克里絲娜」搜索隊……

「係你…」江子千瞪著眼，指住我：「捉住佢！」

我用雨傘舉向她們，說：「想大本營仲留到落嚟……就唔好行埋嚟，冇咗我，你哋搞掂唔到出面個病者。」

不知從何時開始……

大家都認為我是獵殺病者的能手。

江子千沉住臉，思考了短暫的時間：「我同你暫時合作…唔代表你啱。」

「用盡一切方法，切割開佢嘅皮膚，放佢啲血出嚟。」我說。

「俾一個原因我。」江子千說。

「你就當……佢依家呢個身軀睇落龐大，係因為全身大約７０％都係由血液所組成。」我打個比喻。

「即係佢只係周身都係血…真正傷人嘅骨頭同肌肉…都係佔佢身體好少數？」

「嗯…所以佢動作好遲鈍，如果佢呢種巨大嘅身形有按照番正常比例分佈嘅骨骼同肌肉……唔洗半粒鐘，全個大本營嘅人都已經死咗。」

江子千帶領住自己的女子隊出去迎戰，離開前不忘說句，深恨地說：「唔代表我原諒你……我會幫老賢報仇。」

「…」我恍若地望住她們的背影。

經過我一說之後，Dr.D被眾人圍攻後體積果然變小了，血水亦都差不多染滿了整個大本營的廣場，現在Dr.D他只餘下一半的大小。

「啊…吼═嗷！！！」Dr.D不斷胡亂掙扎，運氣不好的人一不覺意就被它擊飛幾十米遠，或活生生地壓死。

「克里絲娜」果然是名符其實的，大本營菁英搜索隊。她們幾十個女子，只迎戰了一陣子，便把Dr.D的表皮膚削開，將體內海量的血不斷放出。

Dr.D似乎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弱點被人識破了，於是又再一次張大血盤般的嘴巴，打算來一次震耳欲聾的音波咆哮聲！

「嗷嗷嗷嗷嗷──！！！！！！！」

大家見他打開嘴巴準備著吸入空氣的姿勢，就愣然下來並立即四處逃走！我逆流而行，反其道，向Dr.D面前跑去！

我面前跟我只有幾個身位的Dr.D，正在我面前貪婪地吸收著空氣，快把我們的也搶走，要窒息了。

「喂…！你做咩呀！佢又準備大叫啊！你會死架！！」那個掃把頭不良人大叔拉住我。

「呢招係佢最強嘅殺手鐧……」我取出剛才在不良人防線後拿的一顆手榴彈，拉開了安全扣，擲向Dr.D的嘴巴內：「亦都…係佢最大嘅弱點！」

手榴彈如同空氣般，一同被它吸入到肚中。

「你…」不良人大叔看懂我的行動。

「完結吧。」我凝視住面前的Dr.D。

要是炸不死他，就換我被他強大的音波殺死了。

.

. .

. . .

「砰！」

Dr.D體內一下沉悶的爆炸聲，其腹內隨即隱約一脹！然後…他原本張嘴吸食空氣的動作停止了……

「成…成功…咗！！！？？」不良人大叔十分訝異。

動作靜止住的Dr.D口中慢慢溢出血水，從嘴角兩邊「噓噓」地快速流下，臃腫的身體亦終於明顯地收細，至最後皮膚都軟軟地垂下變細像穿洞的氣球，皮膚如摺皺的衣服般重疊在地上，依然滲出著不停的血水。

「終於搞掂…」不良人大叔笑容慢慢展開。

此時，因為外面終於平靜下來了，剛才一直躲在室內的大本營市民都爭相走出來觀看情況，見到Dr.D死去似的，一時間歡欣不已！高興地呼歡起來、互相擁抱、痛哭，感恩地牽住身邊的手雙手。

而處於樓上的少佐、大舊、以及一眾搜索隊和學堂的學生們，則以不能言語的矛盾眼神，從高處一同凝視住我……

「嘿…」冷不防，一把虛弱帶奸的聲音從皺摺的厚大皮膚中傳出……

我雙眼一銳，及時警戒起來，盯住那裡。

「你…哋…」一個人形生物，從表皮中站起！貫穿了皮層，以血浴淋淋的姿態凝望住我們：「認為…自己……真係…贏咗…？」

在場所有人都怔住，畏懼地望向「他」。

Dr.D…

還未真正地死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Dr.D瘋狂地大笑著，這次他的體形附合正常病者了，可是皮膚卻完全不一樣。

身高一米九左右的他，滿身都包裡住像是甲蟲外殼的皮層，身體不時有老鼠般大細的蠹魚游走全身，而生前戴住的面具，亦彷彿融入了臉上般。

「…」

「我哋會再相遇，嘿嘿嘿嘰…」Dr.D把身上其中一條蠹魚放到大本營之中，任由它游走進殘亂的瓦礫中：「我留俾你哋嘅禮物……」

說完之後，Dr.D便從眾人面前離開大本營，而且沒一個人敢阻止！

除了他的未知性之外……

更令人可怕的是，以為把他已經徹底殲滅，

但原來…

才剛開始。

剛才歡欣喜悅的市民，如今笑容都僵硬了，有些情緒更開始崩潰、大哭，雨亦下得更大……

微笑的病者，

不笑的人類。

在戰後的沉默，「克里絲娜」搜索隊率先打破沉默，把目標放到我身上。她們說，要以我殺死大本營領袖老賢為由，將我諸殺。

在她們快要接近到我面前時，她們怔然地停住腳步，不敢再行前近我了。「克里絲娜」搜索隊後上方的大本營市民，都愕然地望住我。

因為…

如今，我身後站住二、三十人個不良人，正緩緩地走到我背後及身邊，與我站在同一戰線，保護著我……

「兄弟…洗唔洗幫手。」那個外表標準的不良人大叔，把斧頭放到自己頸後說。

我說：「我唔係你兄弟。」大本營的人，凝望我的目光都帶有仇恨。

「佢哋，都冇當你係自己人。」他說。

我仔細地橫視住大本營他們每一個人，最後黯淡地轉身，跟他們一同返入不良人在李惠利大樓的後方戰線之中。

入到飯堂之後，不良人都為我而歡呼鼓動著，令不破尚與其部隊有點意外。

「佢已經走咗。」我說。

不破尚掠過我的目光，說：「你叫乜名。」

「真係，需要一個名？」

「如果你冇，都唔緊要。」不破尚凝望住我，說：「總之，以後就係一份子，都統稱「不良人」。」

與那伙八樓知識份子坐在一起的董倫，心感榮幸的把手放在胸口前，說：「以後不良人有你相咗，簡直係如虎**添翼**。」

董倫對我的態度，轉變得很快。

「不破尚大人，我哋要繼續攻入去？」標準不良人外表大叔問。

「我哋雖然人少…但隨時準備好！」身後的餘黨同聲齊喊。

合上雙眼沉思著的不破尚點點頭，問董倫意見：「董倫，你認為？」

董倫一被呼叫，便展現善意又虛偽的微笑上前，快速地分析利弊：「就利益層面上～雖然大本營有一定嘅物資、可以搵佢哋做勞工、同埋大面積嘅倖存區。不過大本營附近一帶可搜索物資地點已經近乎無，搵佢哋做勞工亦都要分配大量口糧俾佢哋，接收大量人口，最重要係大本營已經有一半殘破損毀，我哋接收呢個地方恐怕會危險過以前。」

「重點係，啱啱隻病者離開之前，佢留低咗一條蠹魚喺到。」我說下去，暗中恐嚇他們：「話係「禮物」，至於係啲咩……自己諗。」

「啊！係啊，啱啱個病者走之前的確係咁講……」其中一個不良人，不安地說：「病者居然識講嘢……」

「睇嚟份「禮物」，都唔方係好嘢。」董倫微笑。

不破尚在聽取董倫意見後，開始沉思著之後的行動：「咁董倫，你認為可以點做。」

「我哋可以掌握佢哋一部份細路做人質～然後要求佢哋繼續留喺大本營，搜索物資定時供奉俾我哋。」董倫是個笑裡藏刀的人。

「佢哋唔會白白將細路交俾你，難免一戰。」我說。

「今日消耗已經夠多，」一名飛虎隊員說：「無論人手定子彈。」

「暫時撤退，日後佢哋唔交供奉，就以呢個為由再次進攻。」我聲線冷冷地提議：「等佢哋有喘息機會，唔好殺雞取卵。」

不破尚走到我面前，凝視住我眼眸：「你保護緊佢哋？」

「冇。」

「拎嗰兩個人出嚟。」不破尚招一下手，不良人隨即帶住一對畏懼非常的夫婦進來。

「你，親手殺咗佢哋。」不破尚說。

面具中，我瞳孔放得極大……

是…

天明和他的老婆。

「唔…唔好殺…我哋啊……」天明和他的老婆被強行押上前，二人都滿臉驚恐：「病…病者老師！唔好啊…！！」

「郁手～」站在一邊看戲的董倫，微笑：「只不過係賤民，就好似踩死一隻螻蟻容易，表示你嘅忠誠。」

不破尚把手上的Glock19手槍交給我，讓我對天明兩夫妻開槍。

望住他們二人不斷求饒我的眼神與表情，我慶幸著自己隱藏了身為「M」的身份，同時我為自己這份心情感到慚愧。

我腦中想起老賢死前拜托我的事，我逼不得已地用冷酷的眼神望向他們，扣板機對住天明的前額……

就在我沉重的心情壓抑住，想要開槍之際，董倫喊停了我：「等陣～我有更好嘅提議。」

他的提議，就是要我在大本營廣場中，公開殺死天明兩夫婦。不破尚點頭，於是飯堂中的所有不良人，都跟了出去廣場外面，而天明兩夫婦則跪在地上，不斷痛泣……

「你…你哋仲想點啊！！」在樓層上保護住大本營小孩的阿玲大喊，大家望到此場景也怔下來。

「唔好嘈住各位～」董倫張開雙手，歡欣地說：「榮幸地，你哋可以欣賞我哋「不良人」新成員，處決大本營賤民嘅一刻。」

9 0

所有過往的學生，都在樓上畏抖地望住我。

而阿玲則忍無可忍，立即跑下來。

雨沒有停過，雨點滴在鳥嘴面具眼部的位置，讓視線開始模糊。但其實是我的淚水，亦或是天外的微雨？我也不清楚。

在眾人之下，我把手槍對住天明的後腦。

我在面具下默默低聲地吟唸了一句……

對不起。

「砰！砰！」

槍聲響起。

大本營陰霾滿天、濛濛細雨的上空，有很多烏鴉在盤旋。

全場寂靜一片，天明兩夫婦倒啪在雨血之中。

我垂下了手，跟住身後的不良人離去。

「唔好走啊…！唔好走啊……！」趕到落去廣場的阿玲，望見天明兩夫婦後忍不住跪地痛哭：「點解呀！！」

我沒有轉身，依然跟住不良人離開走著。

而董倫則站在原地，高聲地對大本營的人宣佈：「由今日開始～！你哋將會成為「不良人」嘅附屬領土，每星期都會有人向你哋收徵糧食，如果冇準時納貢，就會隨機殺死十個人，同埋限你哋半年之內修繕好呢到。」說畢，董倫也徐徐地轉身離去。

「叫你哋唔好走啊！！」滿臉淚痕的阿玲追住我們。

很危險。

我轉身，在七個身位距離左右，盡可能對住她大腿的皮膚外側開了一槍。

「砰！」

子彈擦過她的腿側表皮。

「…」阿玲她按住腿邊，又哭又恨的望住我。

「企喺到…」阿玲咬住牙，兩眼皆淚：「懦夫……！」

我沒有回應，跟住不良人一同離開了大本營。

「嗄…」

「唔錯。」不破尚向我徵回了手槍，說：「你好快會習慣，世界係咁運作，亂世之道。」

「不良無道！！！！！！！！！！！」下等的不良人們，都舉起武器高喊。

路上，右側站滿了不良人與其在大本營的俘虜，董倫一伙的八樓知識份子都站在左側。

其中，我見到公仔和娃娃也站在董倫那一伙人之中，被人用索帶扣住了雙腕……

「公仔…娃娃…」我望向他們二人，他不是應該跟在大本營那邊嗎。

「老師～」董倫見到我留意他們的目光，便說：「係大本營拋棄佢兩個，話佢哋父母係～不良人嘅間諜？所以主動交佢哋出嚟。」

「…」

「帶佢哋返去之後～我都正諗緊用咩方法折磨佢哋好？佢哋父母辦事不力，俾人識破到有罪，咁佢兩個亦都當然有罪，呵呵。」董倫說。

我跟著不良人回到他們的倖存區，區內的佛教志蓮小學。但其實也打通了鄰近左邊的小學──田家炳小學。

外牆都被人用金屬板高高圍封住，有幾十呎高。入到裡面大家都把搜括回來的物資，通通放到操場之中，同時地操場上亦像他們的活動場所，放滿著生活的娛樂用品，例如籃球、撲克、飛鏢等等。

而公仔和娃娃則很快地被帶到去另一間小學的操場，上面擺放住一個行刑工具──斷頭台。

看上去操作簡陋，上方的斷頭大刀也生鏽了，染著乾斑斑的血跡。他們兩兄妹則被人押到斷頭台之中，頭部被一塊上鎖的木板鞏固住，只有拉一下桿大刀便會垂下割掉兩人的頭。

「…」我走過去，凝望住那些把公仔和娃娃的困在斷頭台上的不良人。

「有咩事？」手持長斧的標準不良人大叔，留意到我的靠近。

「佢哋一定要死…？」我問。

「無辦法…董倫同咗不破尚講，佢哋父母差啲壞咗我哋入侵大本營嘅計劃，所以理應受罰。」不良人大叔他周圍，說：「我諗…當大家整理好所有嘢，夜晚食大餐個陣，就會將佢哋兩個嘅死當係餘慶節目咁睇，你到時都嚟？都幾有趣。」

「不破尚喺邊？」我問。

「做…咩？」

「我要見佢。」

不良人大叔告訴我，不破尚就位於小學的最高層。但見了他，回報的就必須要是重要的事情，否則後果不堪。

我沿住樓梯一直上到最頂層，頂層有兩名持槍的飛虎隊員看守住梯間。

「停低，緊要事？」一名飛虎隊員問。

「係。」我答。

「入去之前要搜身。」說罷，他們就開始搜我身，我暫時需要把雨傘放低，才能夠繼續上去。

不良人內部的建築風格跟大本營不同，這裡的課室、走廊、地下一般都用上較火炬幽情的蠟燭，溫和地點燃著周圍的明亮。

同時映照著的光淡紅淡粉的，有種隱藏於內的危險戰意。

小學最高的七樓中，是間全層打通了的大長房。上去後，依然有幾名飛虎隊員在把守著，地面路邊皆散滿住金銀珠寶與硬幣紙幣，在蠟燭的柔照下顯得十分不實。

這層的最盡頭，擺放住一尊佛像，沒記錯這裡是間佛教小學。可是…那尊佛卻缺了頭部，走近一點去看才發現，那佛陀像的頭部滾落到道路一旁的金銀紙幣之上，畫面十分諷刺。

而無頭佛像下坐著的，正是不破尚本人。

董倫則站在旁，跟他回報著什麼：「我哋嘅人可以幫你哋製造有少少複雜嘅小型發電機～同簡單嘅露水過濾器～」

「董倫，就交俾你哋。」不破尚的嘴巴掩藏在圍巾之中，所以聲線聽起上來又沉又沙。

「嗯。」

此時，我亦走到不破尚面前了。

「你搵我有事？」不破尚沒一刻放鬆過的嚴酷目光，放到我身上：「如果你想知點樣喺「不良人」生存，就去問人。」

「我嚟係有個要求。」我望住不破尚。

「要求？」不破尚沉悶地笑了聲，說：「從來冇人可以要求我。」

「可以放咗斷頭台上面兩個細路？」

「點解？」聲線低沉的不破尚問下去：「咁做對我有乜得益。」

「當然～唔可以放。」董倫插口，說：「個兩嗰細路嘅父母親，差啲令不良人入侵失敗，罪該萬死。」

如果董倫生於古代，肯定是個奸臣。

「佢兩個係我舊時嘅學生，我栽培佢哋好耐，對我有好大利用價值。」我答。

「聽講…你係病者專家？」不破尚盯住我。

「係呢方面，我又必須承認，佢的確係專家。」董倫對我微笑。

「念在你殺死老賢，就先放走一個。」不破尚跟我說出一個要求：「另一個，為咗佢……你可以幫我做啲乜。」

「任何事。」我答。

不破尚對我點頭，說：「我哋「不良人」據點附近嘅將軍澳商場，第二層一直都物資充足，但因為有病者喺個到徘徊，我哋一直都去唔到。」

「病童…」我說。

「果然係專家，你都認識？」不破尚問。

「係。」

91

「病童就交俾你。」不破尚的表情看來，很是期待著我的表現：「一個星期時間，夠？」

我點頭。

不破尚舉起精良的無線電，按了某個頻道，說：「一陣嗰位病者導師落到嚟，就俾佢放走一個細路。」

回到放置住斷頭台的操場，一名不良人站在一旁似是等待著我，讓我選擇放走一個人。

原來那個掃把頭穿背心、握長斧的標準不良人，便是不破尚在無線電溝通的對像。

「不破尚佬大已經同我交代咗～你想放走邊一個？」他走到公仔及娃娃面前，問：「不過你都幾好嘢……夠膽上去同不破尚講條件，你肯定應承咗佢一啲不可能嘅事情～」

「消滅病童。」我走過去，望住他們兩兄妹。

「……」標準不良人大叔怔了怔，眉頭緊皺一小下：「你認真？」

「嗯，」我望住兩兄妹，說：「我依家只可以放你哋其中一個出嚟。」

「放我個…妹先…」公仔虛弱地說。

「哥…你走先啦…」娃娃望住他：「你啱啱為咗我…捱…咗大本營班人咁多拳……」

「放出去嗰一個，要跟我去對付病童。」我補上一句。

多個人幫忙也好。

「咁我出去……」公仔嘴角有點乾乾的血跡：「妹…你要喺到等我…」

「哥…」

「放咗個男。」我跟標準不良人大叔說。

「好～」他握住條鎖匙過去幫公仔解開了困頭的木板。

「你要等我…」公仔蹲下，對娃娃說。

娃娃點頭。

「我估你哋都唔會即刻出去對付病童？洗唔洗帶你哋喺到行一圈先，順便食啲嘢準備下先。」標準不良人大叔主動跟我說：「我就叫王白蛋～係呢到嘅老手。」

「咁請你…帶我哋去用餐先。」今天對付馬姑娘和Dr.D，都幾乎用光了所有體力與腦力。

擁有標準不良人外表的大叔王白蛋，把我們帶到去小學的二樓禮堂。裡面寬大的空間被人改裝成食飯、休息的好地方，桌上放滿住吃餘的食物久久沒人清理。

「想食啲乜？我哋所有嘢都共享，唔好太過份就得。」王白蛋說。

「隨便一啲食物就可以。」我跟公仔找了個座位坐下。

於是王白蛋大叔便走去倉庫，拿了點罐頭食物給我們，有蕃茄豆、有點熱的薯蓉還有乾巴巴的鹹味香腸，喝的則是弄熱了一點的罐頭湯，不過喝起上來味道似乎跟水一樣稀。

「我只係用柴火求其整熱咗…呢種時勢仲有嘢食，已經要感恩。」王白蛋把食物放到我們面前：「我哋「不良人」成員少，同埋一般會劫殺其餘倖存者嘅物資，所以暫時餐餐都好似咁……都叫豐盛，遲下就唔知～」

我先放了一匙蕃茄豆入口，對於吃開乾麵包的我來說，那蕃茄味簡直是刺激了我枯燥而久的味蕾，頓時胃口大增，再大吃一口熱薯蓉。

「你咁樣托住個面具食會唔會好辛苦，不如直接除咗佢……」王白蛋對於我的食態，感到奇怪訝異。

「我想拎…啲嘢…去俾…阿妹食。」公仔拿起那碗熱罐頭湯，就出去了。

「你睇落好劫咁。」王白蛋望住大快朵頤的我，覺得無聊，找了些有的沒的話來說：「都介紹下「不良人」嘅嘢聽～反正你都已經係我哋一份子，我哋每星期都會出去獵殺街外嘅倖存者，總之冇付出，我哋就會殺。」

「好殘忍。」見他說了那麼多，我就隨便應一句。

「係啊～」王白蛋打個呵欠，掩住前額顯得有點累意：「你一陣食完嘢冇乜做覺得悶嘅，咪帶你去遊戲室。」

「遊戲室？」

「哈…應該係得我哋「不良人」先獨有嘅樂園，一陣你去到就知～」

公仔回來後，他告訴我已經餵娃娃喝完湯了，我刻意留了那條用鹽巴醃製的鹹味乾香腸給他，是餐盤上唯一的肉類，受傷的他需要吃點肉來回復元氣。

「食完未？食完就行。」進食過後，王白蛋又帶我們到下一道地方。

位於小學右邊三樓至四樓的遊戲室。

我們三人還未步入所謂的遊戲室內，已經聽到當中的熱鬧聲和起哄聲，到王白蛋帶我們入去才知道什麼一回事。

入去首先看到的，是酒吧。

有幾個衣身厚重的大漢坐在一起，大口喝苦澀非常的啤酒、玩著撲克牌、玩「拗手瓜」，十分豪氣。

我特別留意到，在場的不良人配備住的武器都十分講究、精細，雖然不及不破尚部隊的槍械，但以一般倖存者來說，此等近戰武器也算是十分傑出。

王白蛋為我們介紹著這裡的風氣：「我哋不良人最珍惜嘅就係手上嘅武器，我哋都當佢哋係自己另一個同伴，所以對武器都好講究。」

我想起了今早的戰役，便問：「點解只有不破尚部隊掌握住槍械？如果你哋今日個個拎住槍入嚟大本營幾乎冇還擊之力。」

王白蛋的眼球往左右一瞧，見沒什麼人，始才開口說：「話就話大家都係「不良人」，但實際上不破尚佬大最信任嘅就只有同佢一樣係飛虎隊成員出生嘅手下。」

「你哋似乎對佢又尊敬」下一句，才是我真正想說出的：「又畏懼。」

「咁當然，話哂大家都出身入死。」王白蛋說。

「但入侵大本營初頭，佢都未出動到佢嘅飛虎部隊支援你哋。」

「佢哋係不良人菁英先鋒交由我哋都理所當然嘅。」從王白蛋各種回應看來，他對不破尚的確忠心耿耿。

一點懷疑也沒有。

跟我和老賢相同。

很快地，王白蛋把我們帶到遊戲室其中一處熱門的地方，少說也有二十多人圍在圍觀，看上去是一個玩射擊遊戲的地方。

那裡有一塊佈景板圍封住，中間則放滿住各種人物的佈景板和汽水罐。感覺上，像是主題公園的來福槍射擊遊戲。

「呢個就係我哋「不良人」遊戲室兩個熱門地點之一，射擊樂～」王白蛋笑住走過去，為我和公仔解說：「只要你交低屬於自己嘅武器或者零件作為賭注品，你就可以有挑戰嘅機會。佢哋會提供一把氣槍俾你，只要你成功射中哂所有目標成功通關，就可以拎到大家都夢寐以求嘅十字弓。」

「十字弓？」

「就係個把嘢啊！」王白蛋大叔指住射擊場最高處的展示檯，一把看來高高在上、價值不斐的輕型十字弓。

它有著優雅的雕刻藝術和精細的鑲嵌工藝，在裝飾上用到了黃金、象牙等名貴材料，似乎非地位平常的凡人能擁有。

「係我哋不良人好耐之前，劫殺艾寶琳共和國一個有錢嘅商人拎到，聽聞係歐洲古代一個宮廷工匠製作出嚟～哈，日日好多手足都想挑戰佢。」王白蛋說。

「艾寶琳共和國？」寶琳這個地方我倒是聽過。

「即係以前嘅寶琳～世界已經唔同，好多嘢已經唔再一樣，包括地名。」王白蛋拍拍我的膊，說：「好好迎接適應呢個新世界。」

他也不無道理以前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都變成我們每天嘴上說的「大本營」。

王白蛋突然掏出一把軍刀，對公仔裂嘴一笑：「啱啱我送你上斷頭台個陣搵到你身上有把軍刀，要唔要挑戰下！！？」說完，他已經把軍刀交上射擊槍作為賭注，公仔想回答的時間都沒有。

「歡迎！下一位挑戰者！！！」射擊場負責人高喊，引起在場不良人留意。

似乎

武器對不良人來說，的確如同大本營的果汁糖這般重要大家都滿目發光的盯住那把十字弓了。

92

王白蛋再一次向呆然的公仔招手，軍刀被強行交上作賭注品的他，只好無奈地參與這場射擊遊戲。

「只要你射中哂所有靶，就可以拎返自己嘅賭注同可遇不可求嘅獎品……十字弓！」遊戲場負責人高呼。

現場氣氛被炒熱起來了，大家都為著公仔這個素未謀面的人打氣與歡喊，現場緊湊起來。

王白蛋在我耳邊低聲說：「喺我哋呢到…武器就等同於地位，所以你會見到佢哋對於呢件事，係幾咁熱情！幾咁雀躍！！」

「把十字弓…好厲害？」我只問一句。

「手工又型、配件又靚、殺害力高，仲要喺我哋不良人之中，係無冇一個人拎過十字弓做武器！可想而知…係幾咁正！！！」王白蛋壞壞地淺笑：「萬一你朋友真係咁好彩拎得到嘅……叫佢借俾我炫耀幾日得呱！」

「嗶──」射擊場響起警報聲，負責人便把一樽BB彈和一把手槍放到公仔面前。

「三、二、一，開始！」負責人高喊。

首先，一塊被繪畫剪裁得類似大眼的佈景版突然從地上彈起豎立，跟公仔只有大約兩個身位的距離，十分之近。

「上膛。」我在一旁提醒他。

公仔望一望我，然後手忙腳亂地把BB彈入到彈匣中，再雙手捉緊住氣槍，打算直接往大眼佈景版開槍……

「扣板機。」我再提醒。

公仔又稍稍回頭望我，然後以手指按壓扳機。

「砰！」公仔開起第一槍，射中目標極近的大眼景佈板。

隨後，他的十一點鐘以及兩點鐘方向，又有兩塊像似大耳的景佈板豎立，供人射擊。

公仔瞇起一隻眼，把聚焦都放在一邊，好讓自己射得更準。

「砰！砰！」兩發連中。

「唔錯唔錯！」王白蛋拍掌道。

之後射擊場左面的暗角，突然無聲地豎立起一塊舌女的景佈板，還好公仔留意得到，並將其射掉。

「仲有六十秒～！」遊戲負責人高呼，說：「打中最後排嗰三個汽水罐之一，都可以加十五秒時間！」

緊接，公仔開始心急起來，遊戲難道亦漸漸上升，有個目標要連續開好幾發才射得到，最後公仔的子彈耗盡，時間也結束了，沒能贏出到。

「真係可惜～嘿，５７０分。」遊戲的負責人宣佈公仔的分數：「距離拎十字弓要達到嘅１０００千仲差一半。」

王白蛋深疑地望住公仔：「細路，你第一次玩？」

公仔輕微地點頭。

「第一次玩已經有平時有參加個班友…差唔多嘅分數，你都幾厲害。」王白蛋點點頭。

「咁我把軍刀…」公仔無助地望向王白蛋。

「呃…嘿哈…！哈哈哈…出到去一定會搵到更好嘅軍刀嘅，或者我一陣借枝威力武器俾你用住先！」王白蛋以笑帶過：「帶你哋去下一個遊戲室熱門嘅地點！」

王白蛋下一個帶我們去的地方，是一個舉辦著小型拳賽的地方，觀眾包括不良人和大本營新來的八樓知識份子，他們似乎都看得不易樂乎。

中間則站住兩名脫去上衣的漢子在毆鬥著，拳拳到肉，一不小心可能牙齒也破飛掉。

「你帶我嚟嘅地方的確係有趣…不過，我哋想休息下。」我見公仔也累了，便主動提出。

「好，關於呢到有咩唔明再問我。」王白蛋終於介紹完畢，說：「我哋呢到咩地方都訓得，隨你便，喺酒吧訓應該唔錯～暖暖地。」

「公仔，你去個到休息先，你睇落太劫。」我說。

「老師…但係娃娃佢……」公仔依然在擔心著妹的安全。

「我會去睇佢。」我答。

現在我們初入「不良人」，只能如同我之前在「大本營」般，慢慢往上爬，

再找一個機會摧毀這裡。

「轟隆──」雷聲響起，原本的毛雨下得更大。

我撐住傘，走到去操場的斷頭台上，坐了在娃娃的一旁，用雨傘為她擋去雨水。在凌亂的狂風之中，我陪她一起待在外面，望住陰沉的天空與烏雲。

「老師…」娃娃似乎著涼了，說話都帶點顫：「你唔…入返去？外面…落雨……會好凍…。」

「老師我…正想望下個天。」我說。

憂鬱的天空，恰如我現在的心境。

冰冷的臉孔被面具同化了般，不能再展出笑容。

想起了幾街之隔的大本營，他們肯定徹底地恨透我。

而關於我的秘密，又會有誰知？

如同這場雨一樣，越下越大，我越是望不清此刻天空的結構。

但…總有一天。

我抬頭仰望時，會見到陽光吧。

經過雷雨一夜反覆的交纏，天空終於得以平靜，在黎明上升之時泛出淡橙淡紅的彩霞。

望住眼前的娃娃，他們兩兄妹就如同我一樣，被遺棄到世界之外。

短期內我要做的事……

應該是，先找個地方讓他們安置下來。

這一早，我為了應付病童，而在不良人的據點內周圍尋找耳塞，因為南愚給我的情報是，需要用到它。

意味住，病童的攻擊方法極有可能是透過聲音造成。

另外，我特意地走了去問一問周圍的不良人，查詢了一下他們關於病童的認知。一些人對我的問題視而不見、一些人答我不清楚，

餘下的一些人則說是恐怖的病者，說有命從二樓活過來的不良人都幾乎有了精神病，不得不殺死。

「你知道一啲關於病童嘅事？」我這次向禮堂，一名正準備用餐的不破尚的飛虎部隊成員問。
「哼？」他喝著一杯珍貴的即溶咖啡：「病童？你好似係不破尚叫去對付嘅人…」

「嗯。」我喝著水，答。

「祝你好運～」他淡淡一笑，說：「不破尚曾經都派過幾名隊員入去殲滅病童，可惜…最後全部失去聯絡，任務失敗。」

「…」就連有槍的，也解決不了嗎…

「病者係一種…」不破尚的手下想了想，繼續跟著互相閒聊著：「好狡猾嘅生物，不良人過往就有好多人死喺病童手上，你永遠估唔到佢哋下一步～」

「見識過好多。」我回想起當初遇見的第一隻病腦，他真的使盡了渾身詭計要致我們於死地：「而且…似乎數量越係稀有嘅病者，能力就越恐怖。」

「咁當然，就好似你哋呢種病獵咁，喺我哋「不良人」入面都超級罕有～因為我哋淨係識殺人。」他打趣地說：「對於病者我哋真係一曉不通～唔算嘅，至少我哋唔會好似你咁特登去迎戰病者。」

「病獵？」我對他這個用詞，感到新奇：「不過…對付怪物，都的確係一門學問。」

「病獵，係我哋稱呼專門對付病者嘅人類統稱。」他咬著自己烤得香脆的多士，說：「我哋「不良人」以前都有個類似你咁嘅病獵專家～叫滿天。」
「滿天…」我心下默然。

他果然是待過在「不良人」入面…

「後嚟？」我問下去。

「喺一次出征靈實醫院嘅旅程入面，滿天同其餘不良人嘅聯絡消失咗，後嚟我哋再派過幾隊人去搜索調查……消失埋。」他說起，也自覺心寒：「之後我哋就認定咗嗰到有非常厲害嘅病者出沒，就冇再去過。」

事實上…

滿天在靈實醫院和大BOSS生活得好好的，其餘不良人則死清光，便是我見到的事實。

「唉～真係可惜，我哋「不良人」唯一出色嘅病獵就咁消失咗，原本不破尚仲好重用佢……幾乎已經係佢左右手。」他想著用什麼形容詞接下一句話：「一隻…專門對付病者嘅左手。」

「你哋「不良人」，似乎好缺乏出色嘅病獵。」我說。

「如果你想上位嘅話……」他輕淡一笑，離開餐桌：「今次就係向不破尚證明自己實力嘅機會。」

「借我一用。」我視線的焦點，放了在他紮在後褲袋的無線電對講機上：「我會雙倍奉還。」

「…」不破尚的手下，停下腳步：「唔？」

「你個對講機。」我說。

他思考了幾秒，笑住問：「……點樣雙倍法？」

「你會唔會有缺乏嘅武器零件或者想要嘅武器？上到去之後，如果我有命返嚟會首先拎俾你。」他們不良人，對於武器很是講究吧。

昨天聽王白蛋說，講究得幾乎是地位的象徵。

「如果你係個商人，都幾出色。」他返回到我面前坐下，說：「至少…你嘅交易方案吸引到我坐番低。」

「如果世界上得一部無線電對講機，係唔會發揮到佢嘅功用。」我暗示不單止要一部對講機，還需要一部給公仔。

「呢樣風險較大～我要問朋友借多部。」他說。

「你一定做得到。」我說。

「就好似你咁？你一定有命返嚟，而且消滅病童……」他說話像逐句逐句吐出來。

「唔肯定，但你肯對我伸出援助，成功率點都高啲。」我答。

他盯住我雙眼，思考了很久很久，沒有十五分鐘也有三十分鐘。

終於，艱難地得出了一個回覆給我。

「我睇過間商場嘅平面圖，以我印象…上面二樓係有一間好大嘅百貨公司，點都會有瑞士或者德國出產嘅生存軍刀，帶幾把俾我。」下一句，才是他的重點：「我講過……不破尚曾經派過飛虎隊成員入去，我要你…幫我喺佢哋條屍身上拎走哂有子彈、軍刀、手榴彈同埋槍械俾我，你將所有嘢袋好入一個大袋，然後放喺外面某一個隱蔽嘅地方，再同我講實際上地點，我會出去拎。」

原來不良人的撿屍癖，是出自對武器的渴愛。

難怪他們那麼喜歡去回收自己死去隊友身上的物資。

「冇問題。」我先說好一個有可能出現的情況：「但係講定先…喺呢個世界，無論病者定人類屍體都好，只要隔一段時間……佢哋就會好似憑空消失咁。」

「即係話條屍會唔見咗？」他問。

「以我經常觀察就係。」對於這問題，我也很疑惑：「至於點解，我就唔清楚，冇特登喺外面研究過。」

但我相信…

一定有個原因。

因為在倖存區之中，屍體不會像在街外的一樣，隔一會兒就消失掉。

「好…盡你能力。」他站起，說：「你坐喺到先，我一陣會帶多個對講機嚟俾你。」

一會兒後……

他真的帶多一部精良的無線電對講機給我了，現在我手上總共有兩部。此外，他還教了我如何使用，例如轉換頻道什麼的。

現在生存率又高一點了。

之後，我去找了公仔並說及此事。

「出去外面嘅生存率…就係要靠自己慢慢累積，搵番嚟…明唔明？」我望住公仔。

「係…老師。」

「王白蛋話會俾件武器你，有冇拎到俾你？」我問。

「冇。」

「去搵佢拎件武器吧，你唔可以兩手空空咁同我去對付病童。」順便，當訓練一下自己與人交際的膽量。

「我…自己一個？」我看得出，公仔很沒自信。

「係。」

「…知道。」公仔點頭。

原本我想找個耳塞來用，可這種東西不會無緣無故什麼地方也有，所以我只能找了隔絕外界聲音較遜的耳機來充替，希望不會出什麼大事。

公仔如我所言，去找了王白蛋要武器，但公仔拿回來的居然是兒童節目《幪面超人》的玩具劍，簡直把公仔他當成了是小孩，雖然我某程度上也認同。

「呢玩具…就扔咗佢。」我交代公仔。

不良人果然都不可信。

「…咁去邊到搵武器？」公仔主動問。

「你企喺到等我一陣。」我周圍望了望，入到去遊戲室酒吧。

望住裡面一些醉醺醺的壯漢，在胡言亂語、自說自笑、大呼大睡，連放在自己身邊的武器也管不好，就會得到被我盜竊的下場。

「軍用手斧……」我望住從醉漢身上偷回來的武器。

斧刃用精鋼打造，似乎是高級的武器。

9 3

「公仔，你用住先。」我把偷來的鋼鐵手斧交了給他。

「係…」他伸手取過，拿在手上有點吃力：「有少少重…我哋呢家就出去？」

「嗯，越快越好…」我凝住他經常無神的眼睛，問：「準備好未。」

「等我餵娃娃食啲嘢先再出……」公仔說。

「好。」

過了好一會，公仔餵了些食物給娃娃後，就來到了小學的大閘前。經過一位看守大閘的不良人，便正式步出不良人的據點。

出去後聞到的，不是自由的清新空氣。

是一陣陣腐屍的爛臭味，因為不良人他們喜歡在自己金屬板的圍牆外，把一些死去的人類屍體倒吊在外面，而大閘上更像掛足球的網袋一樣，裡面全是密密集集的女性頭部，死前的表情十分淒厲。

出去後，我問起公仔：「你同個班人熟唔熟？」好歹，他們都是由不良人那一邊過來。

公仔搖頭，聲線一如既往地細：「我同娃娃以前喺不良人…都係一樣無身份同地位，對佢哋嚟講…婦孺同細路都只不過係附屬品，隨時可以殺。」

「…」

「我同娃娃只要稍為唔聽話……都會有殺身之禍。」公仔離開不良人的據點後，反而好像放鬆了，神色再沒那麼凝重。

「難怪…」他們兩兄妹，總是比我一般教過的人要聽話：「俾你。」

我把一部無線電對講機交到他手上，說：「一陣我哋用嚟遠距離聯絡。」然後略略地教了他怎用。

「老師……我哋今次要對付嘅病者係點…？」公仔問起。

「我都未完全清楚。駁住無線電對講機上面嘅耳機，你帶實啲，聽講係一隻用聲音攻擊人嘅病者……即係記住好好保護對耳。」我交代，說：「冇耳塞…可能有啲危險。」

「好…」

一路上沒有遇到前來找我們麻煩的病者，我們也不見病者的蹤影。死寂的城市中，只有灰沉的天空和陰冷的涼風陪襯著。

寂靜的環境，讓我能更留意周圍。

許多建築物的外牆都被人塗上過混亂的字句、馬路上不同的汽車都沉睡著，只要輕風一拂，街上的廢紙、鐵罐、垃圾就會隨風而起……

使這個社區看起上來又是蒼涼，又是悲哀。

我和公仔透過商場破掉的玻璃大門入到去裡面，這裡跟不良人的據點真的只有數十步之遙，難以想像一街之隔的地方就存在著一隻令不良人無可奈何的病者。

商場入面一如我所認知的，漆黑一片。

但透過外面陽光的折射，都尚算望到地面，至少不會絆到腳子。

商場入面的超市、食店、中藥店、鞋店、電腦店、衣鋪，都被人搶奪得空空如也，就像正在翻新中的商場般，一物皆無。

「老師…你知道佢喺邊？」公仔問。

「嗯，」我邊行邊踏上停電已久的電梯：「喺我未做學堂老師之前，就略略聽聞過。」

「喺你未…教學堂之前，你真係周圍狩獵？」公仔又問。

我想了想，答：「可以講係…又可以講唔係。」

都是出於某些事情…

才出外探險。

「咁你，」我轉移話題，因為我不太喜歡別人談論自己：「你同娃娃喺世界未變到咁之前…又係點？」

「…我同娃娃都讀緊書。」公仔眼神放空，彷彿回想著當天一樣：「爸爸媽媽都好愛我哋…每一日都喺幸福之中渡過。」

「你兩個嗰樣睇落都似人生贏家～屋企好有錢？」

「叫做唔洗返工…有咩興趣、想讀咩書、想做啲咩，屋企人喺金錢上都會支援到我哋。」

「噓～」接下來的路，要安靜一點了。

將軍澳廣場的二樓，聽不破尚說是唯一物資還放好放滿的地方，因為從來沒有人在病童手上活得過來。

我深了下呼吸，就開始踏上二樓的電梯。

將軍澳商場二樓透過玻璃窗的光線，淡照著昏暗的裡頭，我們可以看見樓上的確擺放住各種誘人的物資。

左邊是超級市場，右邊是百貨公司，面積又大，要找到病童也有點困難。

「老師…我哋點做…呢到好大。」公仔問。

「周圍望下先，跟實。」我說，然後率先領路向超越市場那邊前進。

我們先往超市裡頭走，入面放住各種豐富的乾糧零食，包括巧克力、薯片、糖果、餅乾等，對於經常餓腸轆轆的倖存者，無疑是個快樂得足以令人瘋狂的地方。

但我相信…

這種反差換來的恐怖感，會特別強烈。

我和公仔走到超市過往的熟食店，鐵盤入面的飯菜都佈著塵更發著臭，好幾隻蟑螂更把一大盤咖哩雞汁當成自己的游泳池，可換來的下場，就是浮在咖哩汁上反肚而死。

「都過咗咁耐…除咗乾糧，應該都冇嘢帶得走。」望住眼前變得噁臭的飯菜，我說。

當然，這裡也不是沒被人翻找過的痕跡，地上有住一些碎薯片的殘渣、好幾罐被喝光光的汽水罐，證明這裡曾經有人到來且大快朵頤過，不過有否活著回去就不得而知。

「好似冇乜動靜…」公仔疑神地望住周圍。

「冇動靜可能更危險……」

「點解？」

「舌女見到你都會好似狗咁衝過嚟，但好似大眼個啲…就會一直偷偷跟蹤你，令你防不勝防。」

「哈哈哈哈哈～」

忽地…

一陣小女孩的笑聲，從超市東北面傳來……

我以食指放在嘴前，示意公仔小聲行動。

那裡是擺放住冷藏食品的地方，去到之後一如我所料，不會見識到怪聲的來源。

「病童…」到底是怎麼樣的病者。

*「哈哈…」*女孩的聲音，突然從我們身後傳來。

我和公仔猛然地轉身，發現一個矮小的女孩身影快速地從貨架之中掠過。

*「啦…啦啦嗄～啦啦～啊嗄啊…～～」*而且，她好像吟唱著什麼。

聽上去…

不是我預計的咆哮、淒慘之類的哭叫聲，聽下去反而像個小女孩幽幽地哼著一首英文的歌謠，何內容是什麼……實際上聽不太懂。

因為腔調之中，蘊含了病者經常會發出「嗄」、「嘎」之類的單音。

…哼唱的這位小女孩，很可能就是病童。

*「哈哈哈～喲嗄啦啦～嘰嗄啦啦…」*它的聲音，又從我們左邊傳來。

跟剛才一樣，我們把頭轉過去時，它的身影已經飛快地掠過。

「啦啦啦啦～哈嘿～」

漸漸地，它的聲音好像圍繞住超市中心的我們，不敢輕舉妄動的我們不斷凝神留意住它的聲音動向。

輕淡幽幽的哼唱聲不斷，整間超市都佈滿它柔和的聲音……

我不停地轉身、向前，想要尋找出病童身影，直至不小心踢到地上一罐喝餘的汽水，發出了「叮叮叮…」的滾地聲，我才回過神來。

驚覺自己剛才就如著了迷一樣，差點失去了思考。

漫無目的地，想要在這裡徘徊尋聲。

卻沒意識到，自我的意識卻漸漸地薄弱起來……

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耳塞…」我心默唸。

難道…這個就是南愚要我帶耳塞來的原因？還好我不小心踢到了汽水罐一下……

不過，我更大的疑問出現了……

公仔已經不見蹤影。

「公仔？」我低聲喊。

然而，病童幽幽的哼唱聲漸漸離我遠去，身體、大腦、心臟都彷彿回到剛上來時的戰慄與緊張……

這下子，我總算明白了…那所謂奇怪的感覺是什麼一回事。

它的哼唱聲，有令人放下防備使人放鬆的能力，剛才我聽著聽著…本來渾身的不安都好像全然退散，餘下的就只有想尋找出聲源的想法。

「佢嘅聲音入面…有催眠嘅能力……」這是我唯一想到的結論。

不得不說……是個美麗的糖衣陷阱，令人防不勝防。

「公仔…！公仔！」我開始對無線電對講機狂吼著，可公仔都沒有回應。

超市又大，我亂找也不是辦法……

*「啦啊啦啦嗄～啦啦啦…～」*哼唱聲又偷偷地溜入我耳中。

這次我握緊拳頭，想要以思考著自我意志，來抵禦它令人不自覺輕盈、心窩好像被羽毛暖暖地包裡裡的歌聲。

我索性握起貨架上的紅酒瓶，用力地敲碎！「冰──」的玻璃碎裂聲，這種能刺激腦內神經的聲音，令我清醒過來。

在我這種持續讓自己意識清醒的行為下，不一會，小女孩的歌聲就漸漸離我而去。

它酷似有種無形地攝人心靈的能力，如果可以……

我真想馬上割掉自己耳朵，讓自己保持住清醒。

我知道要尋找公仔只有一個方法，就是靠近聲音的來源。可是我貿然地走過去，不免會受到波及。

於是我走到去雪櫃中，取了一罐汽水，把它內部的液體倒光，再握住罐身以敲打周邊物品，借以發出「噹、噹、噹」的空罐聲，好讓自己保持意識。

所以說……

其他的不良人，都是受病童的催眠而死？

可催眠只是其次，重點是病童終究要下手殺人，我想知道的，正是它會用什麼方法殺人。

這個答案，在我於二樓吉野家門外時便知曉了。

此時的我，已經靠近哼唱聲的來源十分之近，好肯定病童就在我附近，我亦都不斷用汽水罐敲響著周

邊的鐵欄杆，借以對抗催眠的聲音。

「公仔！」透過接近哼唱聲來源，我終於找回他了。

公仔沒理會到我的呼叫，緩緩地走進了一間傢俱店中，我快步跟隨，發現公仔走到了一張椅子上並踏上去……

而他面前，正吊住一條用來吊頸的繩子。

9 4

公仔再踏前一步就會……

*「啦啦啦啦～哼嘎嘎嗄…哈哈～喇…啦啦～」*哼唱聲，在我後方。

我稍為回頭一望，發現身後站住一個七、八歲左右的小女孩，滿身紅點、皮膚黝黑，對遠處的公仔微笑著。

病童！

「噠」公仔向前踏空，繩圈馬上吊住頸子！

這危急的情況下，我沒有理會病童，立即跑向傢俱店抱住公仔的身體往上抬，先讓他不會被粗繩勒緊頸子致斷氣，然後試圖把他的頭弄出繩圈之中。

「嗚…嗚嗚嗚…啊呀…嗚呀呀呀嗤喲喲嘎嘎！」病童見我的舉動後，猛地哀哭起來，我的耳朵隨即一刺，被什麼入耳一樣……

眼前的病童，彷彿被一摟黑煙圍繞後，化身了一隻女鬼的凌厲模樣，慢慢靠向我們。

我沒眼花吧…

即便是變成了眼前恐怖的女鬼模樣，病童喉嚨發出的淒慘哭聲依然地響徹著整所商場。

就在快要靠近到我們的時候，終於把公仔從繩圈上放出來了，我抱住他跑入到傢俱店之中，公仔臉色看起上來虛弱、眼神無神、氣管在微微地抖喘著。

隨著病童的哀叫聲越來越大，我的頭便越是劇痛…！周圍的環境更好像因此改變一樣，漸漸變成血肉淋淋，恐怖非常。

「唔…唔好打我…」公仔無力地望住追在我背後的病童。

「公仔…！？」我試著叫醒他。

「唔好打我……」公仔畏懼地合上眼睛。

難道…

我靈機一觸，好像有些少頭緒。

望住身後的女鬼，我停下來，把公仔放到一旁的床上，繼而一手拉跌旁邊擺放住的大玻璃櫃……

「冰──！！！」清脆而響亮的玻璃碎裂聲。

聲音一響徹，病童隨即變回那個滿身紅點的黝黑小女孩，不再是剛才讓人感到恐怖的厲鬼。

「嗚嗄…嗄嗚嗚嗚……」病童又開始想啕哭起來。

我提起雨傘，想要一戳往其喉嚨的位置刺去！

病童的聲音再次刺入我耳中，瞬間幻化成……那個人。

我的母親。

我愣住了，沒有動手刺下去。

然後它以我母親的外貌，對我怪異地深笑，就轉身逃出傢俱店中……

我望住他的背影，完全沒有追上去的意欲，只有腦袋的一片空白。

「…」太遲了。

我望住一旁的公仔，他在床上畏縮地抱住自己。

病童的哀哭聲亦漸漸遠去……

「公仔…」我把手放在他的膊上。

公仔受我觸碰後，就好像受到激烈的刺痛…猛地一縮。

「係我！」我強行拉開他畏縮，掩住自己臉部的手：「老師…」

受驚的公仔緩緩地打開眼皮，怯懦地望住我。

「佢暫時走咗…」我說。

「我啱啱…我啱啱……見到我養母…」公仔臉上每個微細的表情，都顯得十分不安。

「只係假，唔洗驚…」我搭住他的膊頭。

「好逼真…我一開……」公仔回想著，說：「一開始仲見到我原本嘅屋企人…」

「我估計……病童佢聲音入面，有住催眠人腦嘅能力。」我說。

我終於知道，耳塞是何等重要。

「老師，不如我哋走……」公仔第一次向我主動提議。

「走？」

「我唔想再見到我養父養母……佢哋…佢哋又……」公仔難以說下去。

「虐打你？」我了當地問。

「……」

我坐到床邊，先盡量讓他安心下來：「但佢哋已經死咗，你要記住，呢個永遠係事實。」

「但係我…始終忘記唔到……我唔想再…」公仔痛恨地按住自己臉龐。

「嗯，記憶雖然會永遠伴隨…」我握住公仔捏住自己臉龐的手：「但係你嘅意志同行動，先係主宰當下嘅一切。」

「……」

「每個人心中都有畏懼嘅事物，重點係……我哋可唔可以放得低。」我站起身，說：「起身吧，到我哋還擊。」

公仔凝望了我一番，即使再害怕。

都選擇跟我站起身，一起迎擊病童。

「老師……你見到嘅影像，又係啲咩…？」公仔突然問起我。

「我？」

「…」公仔點頭。

「我……」我思量了一會，答：「乜都見唔到，只係見到佢本體。」

「你乜都唔驚…？」

「公仔，喺佢一開始哼唱得好入耳個陣，你見到啲咩？」我移開題問。

「見到我親生屋企…大家企埋喺一齊，好溫暖。」公仔說著也會感到安平：「我一直行過去…想去接

觸佢哋……」

「之後就好似「鬼掩眼」咁，一直行到去吊頸嗰個位。」我說。

「直至…剛吊頸嘅一瞬間…我就見到你身後出現咗我養母嘅樣……」公仔難以震顫的聲線。

我也見到自己母親。

按推斷來說…

「病童哼唱個陣，會令催眠者腦部自動聯想起幸福嘅事…」我試圖組織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分析出：「而佢喊個陣…催眠者就會諗起最畏懼嘅人…」

「原來呢個……就係病童…」公仔感慨地說。

「總算知道…點解從來無不良人對付得到佢。」

「因為…？」

「即使實力幾強大…每個人心入面，都總有一個心魔。」我說下去：「可能係我哋已經忘記、埋藏咗入深處，而病童發出聲音催眠我哋，就正正將我哋嘅心魔逼出。」

所以，

我相信這裡的死者，

大多數也是自殺而死。

「我會盡量…同自己講之後見到嘅一切都係假。」公仔堅定地說。

「當一切真係以影像出現喺你面前嘅話，就算你幾堅定咁同自己講…都總會有猶豫。」我望一望身邊的公仔，說：「不過我會幫你。」

「咁老師…病童佢有冇弱點？」公仔與我走到位於對面的百貨公司。

「一定有，不過我仲未搵到…」我推測：「有可能係喉嚨或者聲帶。」

百貨公司的地上，有些被拖拉過的血跡，不過都乾了許久。我跟隨血跡走著，發現源於一個園藝貨架下，上面擺放住一些花瓶、泥包、種子那些。

「地上有把槍…」公仔指住地下。

我把手槍撿起細視一下，型號是標準的GLOCK 19警用手槍，應該來自不破尚的飛虎隊。

「有血…又有把手槍，可能發生過槍鬥，或者自殺。」我檢查一下彈匣，一顆子彈都沒有餘。

「屍體唔見咗……」

「已經見怪不怪。」

我一直都覺得，這世界有個「清道夫」不斷清理著病者和人類的屍體。

「啜嘰嘰…」不明的聲音。

我跟公仔馬上警惕起來，蹲在這些矮貨架下觀察前方的情況，望見到一隻大耳挖著耳孔，無緣無故地進了來。

「大耳…」

「…我去搞掂佢？」公仔問。

「你戰斧唔適合對付佢…等佢自己走，我哋暫時唔可以暴露位置。」

「嗯…」

待那隻挖住耳孔的大耳離開後，我跟公仔繼續以潛步的姿態搜索，慕求可以以偷襲的方式一擊必殺病童。

待大耳離去後，我跟公仔繼續潛行並進，一方面想要找到能夠抵禦病童的東西，另一方面想要尋找出它的位置。

百貨公司放住林林總總的雜貨，卻一個耳塞也找不著。直至我們靠近到擺賣住行李箱的位置，公仔察覺到一些異樣了。

「老師…」公仔低聲叫停我，指住一旁的行李：「有啲奇怪…」

我望往公仔所指的地方，發現那些行李箱的確有點怪異，首先從外殼看來是腫脹的、拉鏈和箱面都染有一點血印，而且其中一個行李箱拉縫的位置狹住了類似衣服的布料。

「要打開？」我望住公仔。

我想他…

也應該大概猜到，裡頭會是什麼。

公仔凝視住那堆行李箱幾秒，然後點頭。

決定一探究竟的我們，動作小心的把行李箱慢慢打開，在只亮出個小拉口時，已經一陣腐屍的臭肉味湧上我鼻子，我更確信裡面的東西是什麼了……

屍體，人類的屍體。

行李箱入面的肉塊及組織一團團的，我分不清是什麼部位，肉塊組織之間更被人放置了大量的臭丸，試圖掩過屍臭。

「識得用臭丸遮過臭味……係知識嚟。」我心下黯然。

「…病腦？」公仔馬上左右顧盼。

「唔清楚…」我想起剛才公仔在傢俱店的吊頸用繩圈套，和超市中喝餘吃餘的汽水罐、薯片渣滓。

病者根本就不需要吃喝，所以比起病腦……更有可能是人類的痕跡。

我再打開附近幾個行李箱，全部都是放滿人類的殘骸。

「照病童嘅行為模式同身體……只係似個細路，周圍擾亂人哋精神…嚟嚇人嘅病者。」公仔也學起思考上來。

沒錯…

面對病者，不能畏首畏尾。

要不斷地思考，令自己活命的機率更大。

「總之…」我作個結論，讓他有所預備：「除咗病童嘅精神攻擊之外，仲要小心呢到……可能有個會進行物理攻擊嘅病者。」

「呢到越嚟越危險……」公仔說。

「去賣電器個邊睇下，搵啲可以蓋過病童聲音嘅嘢。」我望向遠處。

之後，我們又安全地走到去電器部中，去找些可用的音響器材。

「老師…！」公仔叫住我。

「搵到仲有電嘅？」我走過去。

「我喺地下執到呢樣嘢…」公仔把手中的一牌智能卡給了我。

智能卡上，如此寫著──「永旺百貨公司員工出入證」。

「員工證…」我抬起頭，望向百貨公司的角落位置，通常員工室都在這種冷門的地方。

公仔又不安地環顧四周，說：「呢到靜到每行一步路……都要好細聲…」

「我哋入去睇下。」我望住手上的員工證，說。

於是，我和公仔又以潛行的方式去到員工室的門外，那兒位於走火通道相近的位置，算是個隱密的地方。

經過這次外出，相信公仔以後對付病者會更有經驗，掌握潛步、調查這種技能也會大大增加。

「嗶」我把員工證放到感應器上，它便響了綠燈、解鎖。

我推門進去，走過一條很短的白色走廊，入到真正的員工休息室。看起上來，是個放滿監視器的保安室。

我隨手地摸了檯上裝設的按鈕，居然意外地打開了螢幕上合共九個監視器的鏡頭畫面，監測著百貨公司每個位置。

「居然仲有電…」公仔呆然地望住監視鏡頭。

「應該係喺正式電源耗盡之後……監視器自動熄咗，依家重新啟動，就用緊公司防止突然斷電嘅後備電源。」我望住九個監測器的畫面，說。

接下來，想說轉一轉身的我，被身後的景象嚇到了。原來門的一邊，有具像女屍正靠牆躺坐著，剛才進來時被門身掩住了，沒有留意到。

「……已經死咗？」公仔眉目緊鎖地握住手斧，問。

我用雨傘戳了幾下，它並沒有反應：「應該…已經斷咗氣。」我把手指放到其鼻上，呼吸已經斷了。

我望住監測鏡頭的畫面，想了想：「公仔，你留喺到支援我。」

「係…？」公仔有點愕然。

「留意住螢幕上畫面，用無線電對講機隨時話俾我聽……百貨公司入面嘅情況。」我說。

「我自己一個……」他顯得信心不足。

我拍住他的膊，說：「總有一日，你要自己一個面對。」

現在，就是習慣自己在外面獨立的機會。

「唔…」公仔點頭，握住對講機坐到椅子上，留意住螢幕上的動向。

我在離開員工室前，把那具女屍順便拖出了走廊，免得公仔放不下心。

回去外面之後，我先測試一下對講機：「公仔…聽唔聽到？」

「收到…」

「暫時有冇咩動向？」

「冇…好平靜。」公仔答。

「好…」

我決定在這安全的空檔間，找些應付病童的方法。

在剛才的電器部中，我每一部音響都打開了一下開關，檢查有沒有尚餘電池可用的。

「老師…你可以喺附近睇下有冇賣音響電池，反正……呢到冇人搜索過。」公仔提醒我。

如公仔所言，電器部的確有一處的貨架上，放住多款電器的電池，包括一個黑沉沉、又大像個黑箱子的電池。

「呢個…應該就係音響電池。」我把它捧到手上…有點重。

我把大電池捧到一部附合其大小呎吋的音響前，小心翼翼地將它放進去。

「老…老師！病童佢跑咗入百貨公司入面……！」公仔在對講機中緊張地大喊。

「！？」我也感覺到背後有點湧來的危險。

我快速地把音響啟動，把聲音扭至最大的音量……！隨即，音響在整間百貨公司響亮出刺耳的破音聲。

「沙…沙沙…咔──！沙啪…咔咔──！！」

我猛地回頭，只見病童來到我的身後了。

面對音響極為吵雜的破音聲，病童黝黑的紅點臉上擺著一副哀怨的表情盯住我，然後開始淘哭起來……

「嗚…嗚嗚……啊嗚嗚嗚！」在破音之聲下，它能夠貫穿人腦部的哭聲，威力比起剛才弱了許多。

我亦把握機會，提傘上前往它幼細的頸子一刺！

傘上前端的針僅僅刺入到病童頸上不足半分，它細小而靈活的身體就從我旁邊繞過避開，並逃跑起來。

「老…老師……」公仔叫住了我。

可要應付病童的我，不能夠一心二用了。

我握住傘子，往直線逃跑的病童其背部擲出！

「噠啪！」前端裝嵌了粗刺針的雨傘，如同長矛一樣飛出直射，狠狠地刺入到病童的背上，使它向前傾摔了一大跤。

好…

上前補多幾刀就可以了。

在我踏出不到半步，身後忽地就傳來了一陣巨響！

「咔啪！！！」強力敲打的聲音……

「老師…你後面！！」公仔在對講機大喊：「有個人！」

我回頭一望…

發現站住一個手握大鐵鎚，戴住個笑容詭異的…米奇老鼠頭套男人。

音響被那個不速之客用鐵鎚毀掉後，病童一直發出的啕哭聲前所未有的刺耳！簡直如同魔音會貫穿入人腦……

我痛苦地掩住耳朵，同時留意到…身後的病童，已經逐漸幻化成……

一個我很痛恨…

亦很害怕的人。

我母親。

我愣住了，只因眼前的畫面太過真實……

令我想起過去的往往…

不過，卻有一把聲音把我從迷茫中帶出。

「老師！！老師！！！老師醒啊！！！」公仔的聲音在對講機中大剌剌地傳出，把我呼醒過來。

我當下回神，可惜眼前的病童已經把握住機會逃走了。

「後面！」公仔大聲提醒。

好像發了場白日夢的我，這才記起後面還有個神秘人，於是馬上轉身提防，但他已經靠近到我面前，並握住大鐵鎚橫向一揮！

我狼狽地向後摔了跤，避開了攻擊，可是他再接再厲高舉大鐵鎚，想要一下敲碎我的頭顱。

「砰咔！」我向左面轉身滾開，鐵鎚打了在地上。

緊接，我站起身先把傘子撿起來，再在神秘人下一次舉鎚攻擊的瞬間，橫舉傘子抵在長長的柄身上……！

雙方之間，互相各力！可不消數十秒，我雙臂已漸感乏力，鐵鎚快要壓到我的面具前。

他的力氣太大……

可是腦子不夠靈活。

「啊！」他痛苦地叫了一聲，因為我伸腳踢了他的下陰。

我這才把他的攻擊格開，然後往身後逃跑。

要先搞清情况……

情況一瞬間逆轉，我就如屠場中等被宰掉的羔羊，因為一方面病童的哀哭聲持續，後方又有個不明的人追殺著我。

「老師…雖然唔知對你有冇用…不過你直行向右會有好多刀具…」公仔提示。

我決定照他所說，往右面前進，暫時先處理身後的人。

從他的動作看來，無疑地可以看出是一個人類，不過他對於我同為人類的身份，沒有放過，反而瘋狂追緊。

我走到刀具架旁，把每一把架上的菜刀都擲向後面的瘋子，可是他都無畏無懼地直衝上前，對我進行強大的揮鎚攻擊！

我不得不持續後退，並且一邊用傘子抵禦他的前進……

而在病童不斷的哀哭聲下，連我眼前的環境也開始產生幻覺，變成一個充滿毛蟲的世界，不同顏色的毛茸茸蟲子在各種刀具上愚動，令我有點抗拒把刀子握上手了。

終於…連我手上握住的傘子，也出現萬蟲纏繞的幻覺了。

不經不覺之中，我已經被逼退出百貨公司外面。

雖然我強行迫自己去認知，眼前的一切好有可能都是幻覺，包括追殺著我的人。不過當畫面擺在眼前時，卻又欺騙不到自己腦袋。

潛意識中，相信著一切皆真的。

但動作快捷的我，還是逃過了對方的追殺，成功在外面的電梯間上藏了起來。原本我正想著如何潛行過去，把那個米奇老鼠男人從後暗殺。

可是受壓於各種幻覺的場景，我也不知道眼前見到的是否真實。心裡一直提防著病童，慢慢地…它的潛意識影像亦值入到我腦中。

百貨公司外的石柱後，皮膚黝黑的病童走了出來，對我深異地微笑著。原本我準備提傘就上前攻擊，可卻發現自己刺了個空……

眼前的病童是假的，是幻覺。

「嗚…嗚啊呀呀呀！！！」忽地，旁邊出現了我母親的身影，她以急步走過來對瘋狂大罵、一副想要喝打我的樣子。

沒能反應、清醒得及的我，一直靠後逃避，終於……

一個踏空，我從電梯上滾落到商場一樓之下。

常言道，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最難克服的，是心魔。

我…

徹底地敗了在自己的心魔之下。

從電梯上滾落到一樓下狼瘡的我，滿身劇痛的抬起頭……望住上方的病童。

其哀哭聲停止了，從我母親的外貌變回那個笑容詭異的女孩，然後走了入百貨公司中。

至今仍想著剛才畫面的我，還在喘息當中…

現在對我來說，踏上二樓之後，就是一個活地獄。

會有著你最害怕、最討厭的事物，一個足以令人瘋狂的地方。

很多人面對到此種情況，都會放棄逃走，覺得只要有命還持續活著，就已經滿意了。

可是，面對自己畏懼的事物時，只會不斷逃跑……

真的是「活著」嗎。

很多人會逃，

但我…

不會。

因為，我跟老賢承諾過。

他給予希望，遠大於一切的畏懼。
喪家犬最厲害的地方，不是其鋒利的爪牙。

而是它，已經無可失去。

這樣的人生，已經無可失去。

一些刀具互相碰撞的微小聲，從上方隱約地傳來，我抬一抬頭，驚見病童捧著一個籃子，入面都放滿百貨公司中的鋒利刀具，它踮起雙腳，就把籃子中的刀通通從我上方倒下來……！

我立即解去傘上的帶扣，並打開了雨傘讓其擋住上方襲來的刀雨。

「鏗──冰冰冰──鏗鏗！冰──！」數十多把冷冷的菜刀，如同下雨般降下。

不過，一一被我開傘擋去了。

「老…師……你仲…喺唔喺到…」公仔對住對講機，說：「嗰個男人…已經行到去我門口…」

聽到此句，我不得不馬上撐起渾身是痛的身軀，一步一步踏回到二樓之上，去幫助公仔。

可病童不會讓我這麼容易通過的，一如所料……

它一見我上來又發出那哀怨的啕哭聲，想要再一次貫穿我的大腦，使我產生種種幻覺。

可是我母親……

我見她一次就害怕、

我見她兩次就討厭、

我見她第三次，就要動手了！

「嗄！」我把雨傘刺入到迫不及待要在我面前，幻變成我母親的病童。

病童的一聲痛吟，彷彿使周遭的環境都解除了結界般，幻覺消退，連它亦變回自己原先皮膚黝黑、滿身紅點的小女孩外貌。

病童沒有死去，反而再變另一種讓我畏懼的人……我父親。對於他，我也是毫無顧慮地用傘子直刺！這次是它的心臟。

受到攻擊的病童再一次從我父親的外貌，變回那小女孩的樣子：「啊呀呀呀…嗚！！！」

然後，他又變成我還是學生時，曾經欺凌我的同學。

這次，我索性全力貫注，一擊刺入到它的臉龐之中！

「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病童凌厲地慘叫，聲音響透整所商場。

相信聽到的人…

也會因此受到影響。

「啊…老師…！！」員工室的公仔，亦被富有強烈貫穿性的尖叫聲所觸及到：「出面一直想敲爆我道門嗰個人…佢都……佢都受影響…佢好痛苦咁一邊瘋狂大叫，一邊用鐵鎚狂敲我對門……佢就快入到嚟…」

「保護好自己！老師我……嚟緊…！」我回答。

並對眼前病童的前額，刺了過去。

「滋──」針刺貫穿了其前額，病童的聲音逐漸變細，發出最後的哀叫。

「嗚…嗚嗚啊…」這次，她幻化成……老賢。

唯一，能令現在的我停手的人。

大本營被不良人攻陷的那天，畫面彷彿走馬燈般一格一格的在我腦海中播放……

幾乎奄奄一息的病童，把握此次機會作出最後的掙扎，並擺脫了我的攻擊，逃走而去。

「老師……」另一方面，公仔聽起上來咬牙切齒的，已經開始撐不住了。

於是，我先趕過去員工室把公仔營救。

趕過去後，我發現自己無法利用刺頸暗殺，因為對方戴住了米奇老鼠的頭套，我只好從後進行背刺，往他心臟大約的位置刺去！

「啊…」隔著頭套，他發出沉痛的叫聲。

要是我雨傘的刺針更長更銳，這一下可能已經奪走他的命了。

那男人轉身反抗，對我揮舞鐵鎚！令我無法招架，亦無法靠近。

這次換公仔救我了，他把員工室被鐵鎚敲打得爛掉一半的門推開，然後握住手斧往神秘人背部瘋狂砍劈！！！

神秘人瘋狂地郁動掙扎，可惜走廊太窄，受我們前後夾攻的他根本無處可逃。我靈機一觸，把雨傘刺進其頭套之中，再用力地往上扯！整個頭套便被拔了出來。

對方是個雙目無神的中年壯漢，而且臉上都沒有紅點……

貨真價實的人類。

「啊…呀…！」面對公仔在背後瘋狂的砍背攻擊，他終於吐出了一口血到我身上，然後雙腳無力地跪下。

「你係人類…」儘管早就猜到，但我還是有點驚訝。

為何…

要幫助病者，又為何…他能從病童手上活下來。

「我…我要…」他雙手雙腳也碰著地，望住地板、呆然地吐出斷斷續續的句子：「我要…見番…屋企人…見番……我個女…你哋…唔好阻止…我……」

「你屋企人……」公仔見對方真的是人類，便沒了剛才砍他的那股衝動，讓他說下去。

「哼歌…哼歌俾我……聽…！」他激吐一大口血，含辛茹苦地說：「我要見返屋企人……」

「佢想……」公仔開始有點頭緒，說：「透過病童…哼唱個陣……催眠出現嘅幻覺…見番自己屋企人…」

「我見，一個…殺一個…！！」他的嘴角都是血絲，恨之入骨地說：「任何想對付…嗰個女仔嘅人……都…要死…！」

「認清楚…！你屋企人已經死哂。」我蹲下，捉住他油油的頭髮說。

「都係…都係不良人害！！！」儘管身受重傷，他的精神依然十分不穩定：「血債血償！」

「…行李入面嘅死屍，都係做成！？」公仔說。

「我冇做過…」他現在非常渾噩：「我只係會殺人…呢到有女孩、呢到有…偷屍賊……呢到有…男孩…」

說畢，他又吐了一口血，幾乎要死的樣子。

「老師…點做好…」公仔望向我。

「佢係人類…我好難落手……」我舉起傘子，對住他的後頸：「不過，佢再生活喺虛假嘅幻覺之中…只會係更慢長嘅痛楚…」

「咁…」公仔望住我刺針的尖端。

我點頭。

「啦…啦嗄…嘎…啦啦…喇…哈哈～啦…」忽然，病童的哼唱聲悠悠地傳來。

「又…」公仔苦惱地按住自己耳朵，可是催眠聲已經溜入他的耳朵，令他整個人開始放鬆下來：「好……舒服…」

「嗄…我…我家人……」神秘男雙眼反白，幾乎任由催眠的聲音溜入自己耳中：「啊～老婆…阿女阿仔…我要去見我家人…冇人可以阻止到我……啊！！！」

他用力怒喊一聲，便如相撲手般向我下盤推倒！力大如牛，使我向後滑摔……

公仔為了保持清醒，摑了自己一記耳光！「啪」清脆的一聲，使他暫時清醒過來，拉住想要上前把我

殺死的神秘男，並握住手斧騎到他背上，下一秒就要劈在其脖子上。

神秘男把背轉向牆壁，在走廊用力地向後一靠！「砰」，公仔如三文治一樣，被兩面夾住……痛得手掌不自覺鬆下了手斧落地上。

可是公仔沒有放棄到纏鬥，繼續在他背上扭打扯髮，且不斷用手指插入其背上剛才砍出的傷口，使對方痛苦不已。

終於，這頭猛牛衝出了走廊，在百貨公司中與背脊上的公仔纏鬥掙脫，不斷地以背靠向貨架使公仔受到傷害。

剛才被他一撞，腰部盡是酸麻的我亦回復正常，握住雨傘追緊住他們。每當我想刺向那男人時，他總會把背部轉向我令公仔成為擋箭牌，迫使我卻手。

另一方面，剛才那個男人說什麼「還有竊屍賊」、「男孩」，這幾句令我想問下去，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指……

還有其他的人或病者嗎。

「老師…去…對付病童！！」還騎在他背上的公仔，彷彿明我心意般，向我大喊：「佢身上…仲有好多有用資訊……唔可以就咁死！」

「好…你頂住。」這次，我又跟住哼唱聲來源的地方跑去。

一直來來回回的，我體力都近乎用盡了。

我跑到去病童哼唱的地方，是商場二樓一處因破損而沒欄杆的邊緣位置，只要稍為向前多踏幾步便會跌落比一樓更低的地下層，人類從這高度掉下也足以死亡。

而病童它則不斷對外哼唱著……

就像…

真的對某人哼唱著一首歌。

9 6

「你點哼唱都冇用。」我凝視住滿身紅點的它，說：「對我嚟講…根本就無分別。」

我看不見光芒，

更看不見它所謂的幸福幻覺。

病童見步步逼進的我，一步步退後，開始由哼唱轉為哀哭：「嗚…嗚嗚…嗚嗚嗚…！」慢慢地，它的形象亦轉為老賢……

我深一下呼吸，合起雙眼。

眼角不自覺地流露出，我最真摯的感情……

再一次，把雨傘刺向它的心臟。

它傾後倒下……

「砰──」

即便是，要再一次決擇……

我的結果也只會一樣，

因為……這是我為老賢背負住的希望。

哼唱聲結束，商場返回到死寂之中。

我靠前一點望往地下層的病童，顯然已經摔死了，大量的血液從體內滲出……

因為找不到弱點，對付的時間也長了點…

很快地，我回到公仔那一邊。

他們的戰鬥亦都結束了，最終是那個男人倒下了，死前還一直重複地唸著「屋企人」這三個字，最後似乎失血而死了，什麼也問不到……

「公仔…」我伸出一隻手，讓他捉起。

「嗄……」他喘了口氣：「都完結…？」

「大概…」我點頭。

一切都完結後，我和公仔都在原地休息了一陣。

然後，我找來一個沒放屍體的大行李箱，把超市中大量乾糧和百貨公司有用的物品，通通放進去。

「老師…你諗住帶返去？」公仔問。

「未雨綢繆。」我一邊把巧克力放進去，一邊說：「總有一日，我哋會離開「不良人」，到時就去搵番呢個行李箱。」

「咁…你要我帶咁多把瑞士萬用刀返去…有咩用……」公仔呆呆地望住口袋中的萬用刀。

「有用。」我答。

所有東西都準備好後，我就打算離開，並在外面找個地方把行李箱藏起來。

「係時候走…」我一手提傘，一手拉住行李箱說。

公仔跟在我身後，便準備落電梯離開商場。

我正式走電梯下去時，下意識地回頭一望，在幽暗漆黑的暗角中，我好像見到……

有個小男孩，抱住一個小女孩背住我們離開。

那被抱住的小女孩…好像剛才的，病童？

忽然…！我耳朵像是出現幻聽般，彷彿數百隻蜜蜂圍住我耳邊發出「嗡嗡…」的叫聲，令我腦部和太陽穴都十分苦痛……

「啊…」我痛苦地按住右邊耳頰。

「老師…咩事？」已經落到樓下的公仔，抬頭望住還在電梯上面的我。

在煩亂的蜜蜂聲漸漸退去後，我再一次望往剛才的暗角，那小男孩已經消失不見在漆黑中。

「…」我目光停留，怔住：「冇…可能只係有啲攰，返去吧。」

之後，我便跟公仔回到「不良人」的據點了。

9 7

回到不良人據點之前，我和公仔當然把放滿物資的行李箱收藏到城市中，某一個隱藏的位置。

「老師……我哋幾時…先會離開呢到？」在回去不良人據點的最後大直路，公仔問起。

我想了想，答：「摧毀呢一切之後。」

「…」公仔有點猶豫，望住地板說：「真係有可能？」

我望住一旁放心不下的公仔，跟他說：「放心，等娃娃放埋出嚟之後……我會送你哋去一個地方。」

「大…本營？佢哋…已經…唔再接受我哋……」公仔自卑地微微捏住拳頭，慚疚地說：「佢哋已經當咗我哋係不良人嘅一份子…」

沒錯，每一個人也指責我們。

「點解…仲要幫佢哋對付不良人！？」公仔又帶點執著地說：「做佢哋嘅黑騎士……」

我思考了公仔的話一番，心中也問了自己一個答案。

「世界上有好多角色，非黑就即白。」我望住前方的路，說下去：「你越係逃避，顏色就越變灰色，到最後就連自己都陷入迷茫之中。」

「所以與其逃避，不如勇敢面對。」走到不良人據點入口時，我停下來望住大閘，心中黯沉：「要有接受自己嘅勇氣……承認自己，我就係一個壞人。」

公仔似懂非懂地跟我一同望向大閘，然後與我並肩進去。

回去後，我先把無線電對講機還給不破尚的手下，並遵守約定，帶了一堆瑞士萬用刀回來作回報。

「你…真係成功咗！？」我可以聽得出，他的聲線是如此的震顫。

「槍就搵唔到。」我把一堆萬用刀交到他手上。

繼而，我走上最高的樓層，把消滅病童的事告知了不破尚。消息一傳出，據點各樓層的人都議論紛紛，熱烈地討論著。

「病童已經死咗。」我上前交代。

原本把玩著軍刀的不破尚，聽到後此句後，也不小心失了手，軍刀掉了在地上。

他則帶點訝異地凝視住我：「…對我講大話嘅後果，好嚴重。」

「嗯。」我答。

「凱銘，派一隊不良人過去睇下情況。」不破尚對身邊戴住防毒面具的親信下達指示。

「明白。」叫凱銘的傢伙，聽到指示後便用無線電對講機傳遞指令：「F小隊，出發，去病童所在地搜索物資。」

「果然係大本營嘅唯一病獵。」不破尚打量住我，說：「董倫，都略略同我講過關於你嘅事。」

又是那個太監董倫。

「放走埋淨低嘅女仔？」我對不破尚說。

「當然會，如果你真係消滅咗病童嘅話。」

於是，我跟公仔便在站在一旁等待著，那名為F小隊的不良人回來。這一層都靜得很，不破尚只會坐在椅上把玩著自己那把小軍刀，玩足一個小時也不會感到煩厭。

反倒我自己看得好想走到他面前，然後一手拍掉他的軍刀到地上。

終於，那隊被臨時叫出的不良人回來了。

他們拉住一堆堆的物資，回來了不良人根據地。

他們的回來，印證我剛才隱約地見到有個小男孩抱住病童離開的畫面，可能只是太累或是潛意識殘留的幻覺所造成。

在欄牆後的不破尚，見到被帶來了的豐厚物資，點了點頭、淺笑：「你以後就係我哋嘅人。」

「放走個女仔。」不破尚在上面開腔大喊。

幾個不良人隨即上前為娃娃解開束縛，還她自由。

「我講得出，做得到。」不破尚望住天，對我說：「你以後就留喺到，我唔會待薄你。」

「只有呢個地方先容納到我。」我答。

「你殺咗老賢，對佢哋嚟講英雄。」不破他望住樓下圍住物資觀看的不良人，說：「準備好好適應我哋嘅生存方式，呢到只容許有戰士同謀士嘅存在……」

「準備好。」我冷峻的聲線回答。

「雖然你對付病者可能的確有一手……」不破尚雙手插腰，刻意走到我身邊，說：「不過我哋係「不良人」，街外見到其餘倖存者一律殺。我唔清楚你對付人類嘅技巧…會唔會一樣咁了得，不過聽日遵循會有個嚟搵你，教你一啲我哋不良人獨有嘅技巧。」

在娃娃被釋放後，公仔馬上落去迎接，兩兄妹相見之後馬上給予對方擁抱，十分兄妹情深。

在這個被扭曲的世界中，他們兩個最能信任的，的確只有彼此。

兩兄妹被釋放，我其實心中總有一個打算。

就是待時機成熟時，將他們帶去滿天那裡。

現在大本營的人排斥他們，不良人據點風氣又危險得像個計時炸彈，唯有滿天那兒，是容得下他們兩兄妹。

在一間前身是學校社工室的小房中，我們在裡面先安頓好。

我捧了一份又一份的餐點回來，讓兩兄妹好好充飢。

要融入不良人的生活，就好像見過奉公守法的好市民突然去放火殺人般，我預計他們兩兄妹可能承受不到。

「老師…！」娃娃見我回來，也迫不及待上前抱住我了。

「娃娃，快啲食嘢先…！你肯定餓咗好耐。」公仔握起一塊尚算鬆軟的麵包，塞到公仔的嘴中。

「試下，易入口啲。」我把一小樽蜜糖從袍袋取出，說：「不良人個廚師俾我…」

還說了句，以後看好我的表現。

感覺上，現在據點內的不良人與我初初進來時的態度不一。

明顯地，他們很推崇有貢獻的戰士，與大本營頹廢的風氣有著截然不同的感覺。

「蜜糖…？」娃娃望住那金黃色的蜜糖。

聽說，吃的甜的東西，能舒緩壓力。

之後，我又揭開帶來前被廚子翻熱過的食物，其中有一道餐點是用錫紙包住，裡面用放點酒及香茹煮在一起，錫紙被打開後濃濃的醇香便溢出。

98

不良人比起大本營的僅有好處，就是在餐點方面。

除了對武器有所要求之外，他們掌管食物倉庫的一位廚子，對食物都有一定的要求。

好像公仔和娃娃吃得停不了口的酒煮香辣菇，是廚子用上一樽日本燒酒澆在香菇上方，再放點被曬乾了的辣椒，最後用錫紙一一包裡以營火慢灼。

每一個工序，都比起即拆即有的乾麵包來得用心。

我把食物帶走時，廚子他不忘跟我說聲加油，眼神十分之看重我。令我開始明白到，在不良人之中要讓人尊敬，就必先要有所價值。

這就是他們奉行的一套原則。

當然，今後的食物便不再是隨便拿。

這幾天能夠任意享用的原因，亦只是因為攻進了大本營搶奪了不少物資回來，不破尚打開糧庫好好安慰這群戰士罷了。

廚子跟我說，再過幾天，不良人分配的制度就會變回補給，但只提供給有貢獻的人。因為這裡人少，你做過什麼大家都幾乎看在眼內，所以他說不會有錯配的問題。

我望住兩兄妹共同進餐時那張幸福的臉孔，心中不自禁暗嘆，自己總算讓兩兄妹重聚。

入夜，對很多人來說，平靜是理所當然。

但對於身處「不良人」據點的我們來說，卻是無法安眠的晚上。

我們三個在小房中，地上鋪著碎布而成的地墊，蓋過冰冷的地板而睡。十分之溫暖，空間又不會太大，造就到一種穩穩的安全感。

可是每當公仔和娃娃閉上眼睛快要入睡時，操場外面總會傳來慘絕人寰的叫聲，繼而是不良人的一陣奸邪的大笑。

我們心裡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半夜中，那些慘烈的哀叫聲都來自大本營的俘虜。不良人無聊的時候，會把他們當做玩具，捉到操場上任意殘害。

我心中暗自數過，斷頭檯這夜總共使用了 7 次。

公仔為了不讓娃娃聽到那些叫聲，更整晚都掩住她的耳朵。

終於，這一夜好不容易捱了過去。

在天氣枯燥微涼的早上，王白蛋在門外等住我，準備新的一天。

「醒喇，訓得好唔好啊。」王白蛋只穿背心，真的夠嗎？

「琴晚嘈到咁，你覺得？」我按住有點酸軟的頸子。

「嗰兩個細路呢？」王白蛋瞧瞧我身後的房。

「佢哋訓緊，」我稍稍回頭，再望回王白蛋：「就俾佢哋好好休息下。」

「呃…你點話點好啦～反正凱銘叫我好好對待你。」王白蛋說。

「凱銘？」這名字…我有點印象。

「不破尚嘅忠實手下～」他這麼一說，我便記起了。

「嘿，兄弟！你想我點叫你。」王白蛋忽然走過來拍我的膊。

「就……叫我老師。」一時之間，我想不到用什麼化名。

所以就直接想起了，學堂那群學生經常對我的稱呼。

「呃…雖然有啲怪，不過都得嘅。」王白蛋無奈地嘆笑。

怎樣看……也是你的名字比較怪吧，叫王白蛋，你父母是跟你有仇嗎。

「好！老師，」王白蛋兩手互相握住，問：「你頭髮好似有啲長…成個女人咁……洗唔洗叫人幫你剪下？」

「唔洗。」萬一剪掉了，熟人就更易識破我的身份了。

「好！咁…我開始教你一啲，專屬我哋不良人嘅生存技巧。」王白蛋望一望手腕上破舊的手錶，說：「一陣間十一點，我哋會同一隊人出去搜索，到時喺大閘前面集合。」

正所謂入鄉隨俗，如果想要潛入一個社團或者在不熟絡的地方活命，第一件事要做的，便是融入對方。

如何融入對方？不是見面打個招呼、不是討論各自喜愛的球隊、不是說句粗口就稱兄道弟，而是跟隨他們，做著他們認為正確、相同的事。

我中學就領教過，欺負侮辱過我的人，他們最後總能成為有說有笑的朋友。

所以做事不在乎是對是錯，只要做住他們認為是「正常」的事。

就能得到他們認同。

我準時在大閘附近等待，比起預先約好的時間早了半個小時多左右。相反，王白蛋那傢伙，則整整遲了十多分鐘才到來。

不知是否相由心生，不良人的成員都長著一副小混混樣子，我看…除了不破尚的外貌之外，應該都沒有人能讓女生心動。

「哈哈…我哋帶咗啲嘢嚟，遲咗少少。」王白蛋把一大袋的東西，掉了在地上：「白魂，點下有冇漏帶嘢～」

「屌！洗乜點啊…麻煩。」一個戴住頭巾、背戴長刀、右臉上塗住了白色顏料的男人答：「出去見人就斬啦！洗乜放你啲陷阱啊，啲人見到都唔會特登踩落去啦。」

「叫你做少少嘢都嘈住哂……」王白蛋斜瞪了白魂一眼，又自己拿起了大袋，然後推閘出發。

「我哋三個出去？」我跟住在後，問。

「係，三個就足夠。」王白蛋輕鬆地說。

大本營的搜索隊，每次出外搜索都至少需要五人成隊，而且計劃周詳，每一次打開鐵門通往外面，眾人的心情都極是沉重。

王白蛋和他伙伴白魂對待外出輕鬆、隨便的態度，不禁令我對不良人有點欽佩，儘管他們的行為惡劣。

「原來你所謂嘅一隊人，就係我哋三個。」我說，同時步出閘外了。

「我哋不良人好少會出動到大部隊…對於不破尚佬大嚟講，每個人，都係佢保貴嘅戰力嚟。」王白蛋說。

「要去邊啊，撚樣。」站在最前走著的白魂，反倒問著我們。

我們正往著尚德巴士站方向前進，只有一條大十字馬路口之隔，十分之近。我眼前有四層高的尚德商場，就是被不良人掠奪得乾淨而聞名。

「點都唔會行尚德個邊啦，傻仔！入面都已經乜都冇。」王白蛋也罵了白魂一、兩句：「去隔離個停車場～落陷阱先。」

馬路上，我們只需繞過那些車輛，就能安全地通過到對面。王白蛋特意提醒我要小心，因為曾經有名不良人不小心碰到一輛車，觸發了它的防盜響安器，然後引了一大批舌女前來。

街上看起來很靜，除了我們之外，一個人也沒有。

病者更不是隨處可見，正因如此，它們一出現時才顯得更為恐怖。

尤其是遇上稀有品種，或是未知品種。

「你哋不良人除咗病童之外，仲有冇遇過一啲特別嘅病者？」對病者都有點研究興趣的我，問。

「唔～大眼囉、大耳囉、大鼻囉！」白魂不經思考的光速嘴，快速地吐出幾個被我列為「廢物病者」的名字。

「人哋問特別啊！」王白蛋回答我的問題：「聽講……以前彩明商場個邊有隻病腦出沒過，但唔知係咪真。」

我好多個月前已經把它宰了……

他的資訊都不更新一下。

「仲有一隻嘅，又係聽人講番嚟～！」王白蛋望住每天都是灰沉暗淡的天空，說：「聽講寶琳倖存區個邊……有啲識飛嘅病者。」

「識…飛？」

「唔算飛嘅好似…？滑翔囉，聽講特別鐘意將人類捉到高處，再飛到半空…將啲人類由高空跌死。」王白蛋搖搖頭，說：「我就唔多信啦，吹到識飛～」

「如果係咁，離人類滅亡真係唔遠…」我望住灰沉沉的天空。

「重點係～聽講個啲識飛嘅病者，唔係單一個體，係群體出動。」王白蛋進了去停車場最下層的樓梯出入口，把袋子放低：「所以我哋呢邊算安存架啦～有時運氣唔好都係死三、四件姐。」

「佢哋有冇名，」我望住王白蛋把袋中，一些捕獸器取出：「識飛個啲病者。」

「病翼。」王白蛋把捕獸器安置在樓梯入口的附近，不自禁奸笑一聲：「啲人最鐘意自以為安全…行呢啲隱蔽位。」

在王白蛋放置捕獸器期間，我見白魂抱住雙手，在這狹窄的小空間走來走去，讓人有點心煩。

我望住游手空閒的白魂，他也正好盯我一眼，便問：「你叫咩名？鳥嘴。」

「你鐘意點叫就點叫。」反正，我不介意名字這回事。

「叫我白魂大哥。」他盯了我一眼，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

「鳥嘴呢名…又幾好聽喎。」王白蛋邊說邊放設著陷阱：「你唔好睇白魂佢講嘢粗魯，你癲起上嚟好勁。」

「勁？勁在殺人？」

「勁在斬人，要唔要食我一刀？」白魂冷冷地斜視了我一眼：「我對付病者都有一手！」

「白魂佢啊……」王白蛋說起他的往事：「曾經自己一個人，單獨對付兩隻舌女。」

「只要有我把刀喺到，舌女算得啲乜。」白魂不屑地淺笑。

不良人的戰力果然夠高……

儘管這個白魂看起上來，衣裳亂配、又戴住個頭巾像個浪子乞丐，都不會想到是個有實力的人。

轉眼間，王白蛋已經設置好捕獸夾：「鳥嘴，好嘅陷阱可以令人萬劫不復，同一道理，好嘅陷阱都可以令病者死亡。」

連他也轉口叫我鳥嘴了。

「你咁樣整，同常幾耐先有人中陷阱。」我說。機率應該比中六合彩還低。

「唔知架～」王白蛋笑住答：「不過整定冇壞嘅。」

「你哋有冇去過嗰個寶琳倖存區？」現在，我盡可能收集多一點周邊的有用情報。

「個邊…好難去嫁，長期有好多病者喺個條去寶琳嘅必經之路徘徊，基本上每十個人去，就有七個會死～建議你唔好諗。」王白蛋頓了頓，又說：「除非你請咗專業嘅病獵去保護你安全…啊？你好似都係病獵嚟喎。」

「我自問未夠資格，自稱係專業嘅病獵。」我答。

王白蛋點點頭，雙手拍拍褲，說：「去最樓上睇下，高處望下呢個城市……有邊個角落係有人。」

於是，我們便徐徐地行上樓梯，一直上到四樓的天台。上面是個連接住屋苑公屋的活動平台，有著小公園、涼亭、社工福利中心等，靠近欄杆前更能望遠眺將軍澳一整條街。

「真係懷念！我哋曾經喺到拋過兩個人落街……」白魂望住周圍，突然說起往事。

「呢啲嘢唔洗成日掛喺嘴邊嘅…人哋兩個情侶嫁硬俾我哋拋落街，諗起都陰公。」王白蛋搖搖頭苦笑。

雖然不清楚是什麼一回事，

但聽著也覺得殘忍。

說著，白魂走到了欄杆前，在衣袋之中取出望遠鏡觀察住遠方的動靜。

「近排都少咗倖存者出沒…」王白蛋走到他身邊，背靠住欄杆：「附近嘅倖存中、小倖存區團體都俾我哋摧毀得七七八八……」

「噓！」白魂突然眉目一緊，盯住遠方一個位置。

「有人…？」王白蛋馬上蹲下。

「見到…！有個人拉緊條屍……」白魂大哥說。

「借嚟睇下！」王白蛋一手搶去望遠鏡，深疑地說：「佢到底…」

「我嚟睇。」我一手搶去望遠鏡，望向那邊。

發現了……

一個全身穿得跟我一樣黑沉沉的瘦人，正拉住一具蒼白的屍具。因為他背對住我們而拉，沒能看清他的樣子。

「條友有可疑…！」王白蛋又一手搶去我的望遠鏡，望過去。

「唔洗講都知！！」這次換白魂大哥搶望遠鏡了：「等我睇條仆街會拖到去邊！」

「不如…」我走到樓梯口，望住他們二人：「搵個人同我落去跟蹤佢。」

「好辦法！」白魂大哥讚賞。

根本不是什麼辦法，稍為用下腦子都想到……

「你去啦！你喺到俾指示你哋！」王白蛋又強行搶走望遠鏡，說：「白魂，你同鳥嘴一齊去。」

「唔…」白魂點點頭，說：「等我落去斬到條仆街變十八大份！」

我發現，自己有點難跟不良人相處。

在我們落樓梯到地上途中，白魂已經跟我說了數十遍等下會如何殺死對方。

「你諗住用把遮打人啊？」白魂落到地下門口後，一腳把它踢開了。

「我把遮……其實主職用嚟對付病者。」我望住這把跟我出生入死過好幾次的黑色傘子。

很快地，我們追隨到那個拖住屍具的神秘人步伐，他一直由宣基中學把屍體拉到去附近的長者公園了。

靠近一點看，不難發現對方是陀背的，骨瘦如柴，卻有力氣拉住這麼一具屍體，十分詭異。

「我呢家衝過去背刺條仆街！」白魂大哥拔刀便說。

「唔好咁激動住…」我拉住他的膊：「睇清楚先。」

「有乜好睇！？就人一個！」

「但都要有所提防…」俗語有話，防人之心不可無。

「你等睇我白魂嘅厲害…！」他還是衝動地上前，舉刀跑向了神秘的黑衣男。

黑衣男用住不同的圍巾、布料穿住掩蓋全身，才讓人覺得可以。

「食我一刀！」白魂大喊。

對方聽到白魂的呼喊聲後，身體激烈地顫了一顫，隨即馬上棄屍逃跑，向街道右面而逃，腳速不慢。

白魂就一直追過去，氣也未喘過一口。

雖然他比起好多人有膽色，但智力是否有點問題。

我逼不得已地，一同跑過去追住他們。

對方越逃越快，忽然前方街道轉角，走出了一隻舌女和一隻普通的紅點病者。白魂想也不想，便把上前迎戰，把最先衝過來的一般病者斬頭砍殺！

接下來舌女亦都動身，上前伸舌舔向白魂一下，但由於白魂穿住多件衣物，而且皆是長袖，所以抵去了舌女這下攻擊，只得衣服受酸性唾液溶爛……

白魂全神貫注，把刀握在眼前，似乎等待住舌女的進攻，並默默地向後拉開一段距離。

果真，舌女四肢蓄力一躍！飛撲的襲向了白魂，受過它苦楚的我，知道這一下撞擊真的有如小型貨車的威力。

「食我一刀！！！！！」白魂卻不忘大喊，長刀橫向往舌女的舌腔一斬。它隨即痛苦地靠後、翻地、死去。

白魂微喘著的，用手上的刀插地喘氣：「嗄…嗄…嗄……」

難以置信…

居然憑一己之力，解決了舌女。

「白魂……大哥，你刀法幾準。」我望住耗了不少力氣的他。

他握住那麼長又重的刀，在戰鬥是要不斷揮舞，是一件好消耗體力的事。看得出，他是習過劍道的人。

「我以前學過劍…嗄…嗄……」白魂很快就喘完，望住前方：「嗰個縮頭烏龜喺邊！！？」

「一早走咗。」

不過…

我發現了一點奇怪之處。

剛才舌女和普通病者出現時，並沒有理會到在他們面前掠過的神秘人。

要達成這一個條件，只有一個因素。

對方，也是個病者。

99

「仆街俾佢走甩咗。」白魂撕掉身上一塊衣布，抹走刀劍上面殘留的病者血液。

「王白蛋可能睇到佢行咗去邊。」我轉頭面向高處的他。

在上面的王白蛋跟我們比著手勢，但恐怖的事情在下一秒就發生了。他的身後，出現兩個身分不明的人，從後將他擄走。

「王白蛋！！！」白魂激烈地大喊。

「出事快啲過去。」我還未說完，白魂已經衝著回去。

魯莽的白魂很快就回到停車場樓下的梯間，想也不想便一腳踢門、打算奔上石梯。

可惜

「咔！」捕獸夾毫不猶豫地，夾住了白魂的腳。

「屌！！！！！」白魂痛苦地高叫。

他忘記了，進門後要避開王白蛋不久前放置過的陷阱。

真是麻煩的人。

「睇嚟要要斬咗對腳」白魂悲憤地目向被夾住的腿。

「唔好亂嚟，」終追上了白魂的我，把傘子放入捕獸夾之間，再用力向外一拗：「跟我」

白魂見狀，也將自己的刀劍放入捕獸夾之間，然後學我一樣向外用力一拗！一左一右的持續發力

終於打開了一個缺口，讓白魂他的腳能夠從入面拔出。

「啊！！」他憤力一喊，負傷的腿拔出來了。

替白魂拔開了陷阱後，我立即首衝上去，白魂小腿因為被夾傷了，只能夠在樓梯中一跳一跳的上去。

待我上去之後，已經趕不切了。

平台上空空如也，王白蛋彷彿消失在空氣之中，他的半點聲、半點影也不見了。白魂辛勞地跳到上來後，如我橫望周圍，說不出一句話來。

「王白蛋去咗邊……！」白魂問。

我淡然地說：「俾人捉咗，你同我都有眼見。」由於對方剛才只伸出雙手去把王白蛋拉走，所以我也不清楚對方的來歷……

「從嚟冇人夠膽主動對付我哋不良人！至少依一區都冇一個夠膽！」白魂咬牙切齒地說：「鳥嘴，我哋周圍搵下捉咗王白蛋班仆街喺邊！」

「調查下先。」胡亂地找，只是浪費時間。

「查得嚟王白蛋都俾人溶咗啦！」白魂說。

「係咪所有不良人都係咁愚……」我轉身，走過去王白蛋被擄的地方調查。

王白蛋被抓走的地方，是平台邊緣的花圃。上面的混土及花草，有被明顯拉抓過的痕跡，示意王白蛋有反抗過。

「呢到除咗我哋上嚟嘅樓梯口，仲有幾多個出入口？」我問白魂。

用碎布包紮著腳傷的白魂，答：「兩個囉…」他指住平台最左和最右的樓梯間。

我走到那兩個出口分別一看，發現其中左面的樓梯間，地上有著泥濘的碎末，應該是從王白蛋身上掉落。

「一係我哋返去同人回報先？」我望向身後行動不便的白魂。

「唔得…！拖咁耐，王白蛋會死。」白魂紮好傷口後，都只能一拐一拐的走著。

始終捕獸器給予的傷害實在太大了，萬一中途白魂受到傷口感染的話，情況更差。

「返去吧。」我認為，這是現在最好的建議。

「咁王白蛋點啊！」

「估唔到你哋不良人都幾重兄弟情義…不過，你都要顧及自己先。」我橫望平台一眼，說：「萬一有未知危險出現，就連回報都做唔到。」

在我再三游說下，因為腳部失血問題開始有點面青口唇白的白魂，終於抵不過意志的模糊，被我送了回去。

之後我將所有事情，向不良人方面的核心幹部回報了，他們卻不屑一顧的，只當聽過就算。

在他們來說，王白蛋的命就好像不值錢一樣，沒什麼價值。白魂心有不憤，要我再跟其餘的幹部回報，最終找上了不破尚的親信──凱銘。

「明白～」凱銘天生長著一副謀士的樣子，精明的眼神、蓄著俐落的短髮：「不過喺利益相較之下，我哋唔會派人去營救，希望你明白。」

「嗯。」他的答覆，跟其餘的不良人一樣。

然後，我將這一切的答覆再轉達給白魂。

其實王白蛋被擄走了，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因為他是不良人。

但念於他是我的隊友，所以我亦需要簡單地備報一下。

然而…

白魂卻一副心有不甘的樣子。

「已經講哂，不過佢哋都無動於衷。」在前身為教員室的走廊外，我跟白魂交代著。

淡橙的黃昏，覆蓋著整片大地。

「一早知道就算返嚟講……班人都唔會打算處理。」白魂灰暗地說。

「我已經盡力，之後你自己嚟。」說畢，我就轉身要離開。

「喂…！」白魂喊住我，說：「估唔到你呢個大本營嚟嘅……仲絕情過呢到班仆街。」

我停下來，怔住：「我哋係…不良人，你唔洗假裝有情有義。」

「哼，或者你講得啱嘅。」白魂一拐一拐地，比我率先離去：「我係不良！但我都係人！」

「…」

之後，負住傷的白魂就離開了「不良人」據點。

到我們再次重遇時，他已經發現了某些事情。

在不良人期間，我如身在大本營那時候一樣，不跟任何人交流太多。

他們都是好勇鬥狠的角色，有著能夠與病者對抗的勇氣。

可惜人數不多，加上不破尚的私人部隊，都只有四、五十人左右，但加上了大本營來的那群知識份子，現在有約七十多人。

全都擠在兩間小學中，就剛剛好。

我沒主動混入去他們不良人或八樓權貴那邊的圈子，因為他們一旦需要我，就自然會主動過來拉攏。

大多時間，我都坐在遊戲室中的酒吧，一邊喝住苦澀的啤酒，一邊繪寫著自己的《病者圖鑑》。

因為我對於不良人殘酷而暴力的虐待遊戲，還是拳擊比賽都不感興趣。

「你好～病獵。」一個背戴木弓、剪袋的不良人，主動在酒吧中跟我打招呼。

「你係？」我邊寫圖鑑，一邊問。

「叫我班尼。」我認得他，是上次在大本營Dr.D一戰中，不斷發箭的弓手。

木弓和箭，看上去都是自己做的。

「你搵我有事？」

「我只係對病者有啲興趣…」他富含意味的望住我。

「嗯？」不良人，還是不要太過接近好。

現階段先找個機會讓公仔和娃娃能夠去到滿天那兒，才是重點。

「聽講王白蛋失蹤咗～」班尼對我說起，這件幾天前的事。

「嗯。」

「聽講你同白魂都在場？」

「嗯。」

「真係耐人尋味……」班尼搖搖頭，笑道：「從來都冇其他倖存者組織敢主動搞我哋不良人…」

「亂世入面，總有一、兩個唔怕死嘅癲佬。」我說。

「我都係鐘意出去個種人～」班尼小聲地對我說：「而且……我特別對病者，都好有啲研究。」

「講嚟聽聽？」

「每隻病者都有佢嘅獨特習性…大眼鐘意監視同跟蹤人、大鼻成日咳、大耳就最愛玩佢耳垢入面嘅嘢～我好鐘意觀察佢哋。」班尼對我訴說著，望向周邊喝醉的粗漢：「我都唔會同呢班人講，佢哋根本冇咁嘅興趣去留意病者～」

「但你講嘅都好普通…冇乜特別。」我直接地說。

「之後我講嘅呢一隻，你肯定有興趣！」班尼的笑容十分鬼祟，跟其他大聲笑、大聲叫的不良人不一：「我都係無意之中發現…」

「邊隻。」

「你跟我嚟……」班尼站起，陰森地說：「我間房有好多小收藏。」

「小…收藏？」這一句，燃起了我的好奇心。

「係。」班尼勾起嘴角。

於是，我跟住班尼且去看看他所謂的收藏是什麼一回事。雖然我有想過他會否想對我不利，但我懂得自保，不會有什麼問題。

班尼的房間位於隔離小學偏僻的地下室，入面說不上大、也說不上小，一個人住剛剛好。

裡面有點凌亂，班尼似乎沒有整理好東西物品的習慣，唯獨有一排東西他是擺放得井井有條。

我走近去看，是一些不得了的東西……

一大樽注滿食用油的瓶中，入面浮沉著一條肥腫的舌頭。

另外，又有幾樽盛滿清水的瓶子裡，放住大大的眼球。

然後，又有一些焦黃的耳垢，被夾住在一塊實驗用的玻璃片中。

在我看來，都很清楚上述是什麼東西。

「你唔驚感染？」我只問一句。

「我著到咁，當然冇事！」班尼全身穿住厚厚的衣物，頸至頭也用衣物包裡得像回教婦女。

「都唔確保１００％安全，萬一你有傷口……唔小心掂到就玩完。」

有別於Dr.D…

比起Dr.D這種研究病者，試圖獲得它們能力的學者。

班尼就是那種，沒知識又沒科技，但對病者有著很大的興趣，所以專門收集它們身體為樂，以製作成小玩意的人。

「哈哈哈，我諗你對我呢到都好有興趣…我一直都唔敢俾其他人嚟，我驚佢哋知道我收集呢啲嘢之後，會殺死我。」班尼張開雙手，舒暢地說：「但我啲展品放喺到淨係俾自己睇……又毫無義意，所以我一直都好苦悶。」

「所以你就叫我嚟欣賞你嘅嘢？」我看，他肯定瘋了不知哪條筋。

「係啊！你既然係病獵，咁對病者肯定好有興趣吧！！」班尼笑容可掬地問。

「你收集嘅，平時都見得多。」我不留情面地說。

「咁…」班尼咬咬手指，沉吟地說：「你想睇啲特別嘢？」

「咁當然。」

「唔……」班尼抬頭望望唯一的光源黃燈泡，說：「我最鐘意長期喺出面埋伏觀察病者嘅行為、舉動，你呢？」

「我鐘意研究佢哋弱點，同慘死嘅樣。」我對病者不是出於愛。

「你咁噁趣味……病者就好似狗仔貓仔咁，要好好對待先得。」咬住手指的班尼微微一笑。

「…」

「覺得我好奇怪？」

100

「因為我哋都係同一類人…？」神神化化的班尼走到一張桌子上，拿起一個粉蓋膠盒。

他把盒子打開，裡面是一塊塊發霉的麵包，而且入面有不少麵包蟲在毛茸茸地移動，令人毛骨悚然。

「只係鐘意比較特別嘅嘢……就要受人侮辱、卑視。」班尼捉起一條麵包蟲，放到自己飼養著的蜥蜴中：「點解人嘅價值觀，一定要同大部份一樣先叫正常…」

這麼一看，班尼在這間殘舊的房子中，還飼養了甲蟲、蟑螂、老鼠等寵物，令人有點心寒。

「點解你會鐘意病者？」我主動問出，一條基本問題。

「因為…」班尼手也不洗，又咬住碰過麵包蟲的手指：「我鐘意佢哋個一套混亂嘅生存方式。」

「…」

「其實不良人嘅生存方式頂多叫邪惡…」班尼想得太入神，一不小心就咬損了指頭：「但病者嘅生存方式，就係混亂！我覺得好附合人類……而且你睇下大眼…佢眼睛水汪汪，邊會有人忍得到心，落手殺佢？」

「病者會攻擊人類，人類反擊係理所當然。」我指出班尼錯誤的觀點，說：「而且冇人會追求混亂……」

「所以好少人會認同我哋～？」班尼攤開雙手，嘆氣：「你就唔覺病者佢哋好可憐？」

「有幾可憐？」

「佢哋唔同人類咁有機心。」班尼走到我面前，向我解說著病者的美好：「佢哋活潑好動！佢哋形態不同…每一個都係獨特嘅個題…同佢哋相處唔需要受到歧視嘅目光，唔需要語言，單純用個心去感受。」

「你喺病者面前，佢哋唔殺咗你……我跟你姓。」我說。

「當然～我認為呢種內心本善嘅物種，係可以慢慢教化，就好似人類咁慢慢建立一個文明社會。」班尼說著異想天開的事情。

「咁對你有乜好處。」我望向滿身用衣物頸巾等布料包裹住的班尼。

「…」班尼搖一搖頭，說：「我係為大家好。」

他回避的目光，告訴我有所隱瞞。

「你從一開始就鐘意呢啲嘢？」我走到桌子上，望住他畫的一幅畫。

畫作是用鉛筆掃描而成的，繪畫的內容是一隻穿住婚紗的舌女，一旁有著班尼的注名──*Benny*。

「每個人鐘意某啲嘢～都總係出自某些原因。」班尼拿起檯角那杯，不知放了多久的威士忌、喝下：「因為…我覺得佢哋有親切感？嘰嘰。」

「親切感…」到目前為止，只有大BOSS是能夠對人類釋出善意的病者。

難道班尼他，也有此種奇遇？

「你要唔要杯？」班尼在老舊的木桌下，取出一樽甘黃的威士忌：「同酒一樣，嘰～你開頭會好抗拒，之後越飲就越入口。」

我望住威士忌中淹死了的幼年老鼠：「唔洗客氣。」

「喔？」班尼望望酒中的死鼠，嘰嘰笑說：「唔好介意！用佢嚟泡釀啲酒都特別香醇。」

「你口味果然好特別。」

「你點解要隱藏住全身？」班尼問了一條我意想不到的問題。

「我諗我哋嘅對話要結束。」我沒興趣回答他的問題。

「唔好…」班尼伸出一隻手向我，說：「我叫你嚟係有目的。」

早知道，

他不會單單叫我來，純粹看看他的病者小手工藝品。

「講。」

「我份人特別鐘意喺出面遊蕩…除咗可以獵殺人類拎到物資之外，仲可以觀察下病者嘅一舉一動，就好似去動物園睇熊貓一樣咁過癮…」班尼眼神放空，說：「直至有一日，我喺外面發現咗一隻從來冇出現過、冇人提及過嘅病者！我對佢充滿好奇…想知道佢嘅行為、癖好、特性，可惜嘅係！佢警戒心實在太強，我捕捉唔到佢…」

「形容一下當時嘅佢。」我說。

班尼咬住手指，顯得趣味非常地說：「佢當時拖住一條屍體…拖啊拖…拖啊拖……我仲以為對方係人類。所以我就喺草叢入面望足咁耐，直至見到佢嘅正面…發現係一隻滿臉紅點嘅病者時，我幾乎開心到笑咗出聲……」

「…」拖住屍體的？

「但即使係咁微弱嘅笑聲…蚊咁細！佢都聽得到…仲好警惕咁左望右望……」班尼說。

「對方全身著住黑色嘅衫袍…包到好實？」我望住班尼，先問一下外觀：「就好似你咁。」

那天我和白魂見到，拖拉住屍體的……是病者，不是人嗎？

「有好多嘢先親眼去睇過先知。」班尼想以誘惑的目光令事情添上詭秘，但我當作聽著個瘋子說話：「想唔想知道，點解呢個世界咁乾淨？」

「…」

「因為一切都有佢喺到工作，」班尼向我招手，離開學校隱蔽的地下室：「跟我嚟。」

對於班尼的說話，我一面懵然。

但是對於不良人，我也保持住一定的警戒。

「去邊？」我問。

「去帶你認清，默默為世界服務住嘅小可愛…。」他答。

班尼出去之前，在這個牆身、地板都是木製的地下室中，拿了一個水袋、火機、木棍，還有一塊手掌大細的油油物體…說不出是什麼東西來。

感覺好像是動物的脂肪，黃黃的油質帶點裡白。

「要唔要試啖…？」班尼見我目光都放在那物體之上，便說：「係野狗嘅脂肪……割咗落嚟有好多用途，包括食。」

「你用脂肪嚟做點火嘅燃料？」看來看去，我都只看出有這個組合。

「係～呢啲係班尼嘅小智慧。」班尼小聲、陰沉地自笑：「世界過多幾年…仲點會仲有電池？呢家自備定脂肪當點燃光火嘅燃料差唔多……」

他又說得有點道理。

只要病者一天還存在於世界中，世界便不能保持平衡，平衡不了就沒有社會，沒有社會則要返回原始的生活，沒有電。

我不禁暗地佩服，班尼的未雨綢繆。

「你想帶我去邊？」我跟在班尼他後面。

「跟我嚟，你會大開眼戒。」班尼徑自地說著。

離開地下室後，他走到小學的圍牆前捉住依附牆身生長的蔓藤爬了上去，借此不經大閘就能跨越出去。

「點解要咁爬出嚟？」我望住圍牆上的他。

「冇人會發現我哋出咗去！」他說。

雖然不知道他會帶我到哪去，但感覺他好像發現了一個不得了的地方，直覺與好奇的驅使下，令我也捉住了蔓藤爬出去了。

「噠──」我們二人一同跳落到學校外面。

之後，班尼便繼續領路：「你見到就會覺得好偉大…人類冇必要瘋狂屠殺病者。」

他帶到我去到向北的海皮一帶，之前大本營的賴三帶過我們去釣魚的地方，是個東風徐徐的地方。

大海、微風和藍天，一個很棒的地方。

但任它多美，人們只要在街外都不能放鬆心情的去觀賞，不然就會換作自己被病者觀賞。

「爬落去！」班尼跨過鐵欄，到海旁下的石壘。

在石壘上走要有點小心，因為石與石之間都不免有著空隙，踏錯腳入去的話可能會被困住。

走下去才發現，整條海濱長廊有著自己的排水口，面積足夠讓一型貨車駛進去，不過被排口位的鐵製隔物渠口，只要稍為不太胖的人都能夠側住身穿入去裡面。

「要入去？」我始才開始明白他帶火把物料來的用意。

「冇錯…！」班尼把動物脂肪裡在木棍上，再用火機點燃起脂肪，讓它成為燃料：「比起布碎、廢紙，用脂肪可以燒得仲耐，仲會有淡淡嘅脂肪香…真係令我越嚟越肚餓……」

在黑暗的排渠口中，水位只淹到我們的腳膝位置，不算太深。班尼手上的火把「啪啦啪啦」地燃燒著，脂肪的黃油亦一滴一滴徐徐地掉到水中，就好像燒烤時去烤豬、雞排一樣。

我們走到哪，那裡就會綻發出溫暖的火光，除了照明之外也起了安慰心靈的作用。要知道，一個人身處於黑暗太久，就會被內心的畏懼所侵吞。

因為人生出來以後，經過社會的洗禮……總沒可能潔白如紙。

一旦置身於黑暗，那些負面的想法就會通通到來了。

「嘰…嘰嘰…吱…」老鼠的聲音，跟班尼奸笑時相差無幾。

「好好地……你點解會嚟呢啲地方。」我問。

「世界上有好多人享受見光…亦都有，好多人鐘意收藏自己喺黑暗入面…」班尼隔住圍巾，抓一抓自己發癢的臉部：「我發現咗個隻拖住屍體行嘅病者之後，就一直跟蹤佢…跟蹤到佢嚟呢到。」

「呢到…係佢嘅地盤？！」

「無錯…嘰嘰，盜屍賊嘅地盤！」班尼笑聲真像老鼠。

「盜屍賊，個隻病者嘅名？」

「係！而且我相信，得我一見過…」班尼開始說出一大段話，說明它的存在：「佢哋靈敏…膽小！好少會見光…或者暴露喺人嘅面前。」

「仲有……陀背？」我說出，上次見到那個拖住屍體的不明人的特徵。

「無錯！」班尼答。

可惜，上一次它是背對住我們而行，加上渾身穿住了乞丐般的污衊黑袍，使我看不到其身上的紅點。

原來的確是一隻病者…

而且，更是一隻有如「隱藏角色」的病者。

使我對它的興趣更為濃些，我對病者的研究真是出於厭惡嗎？

正常人面對班尼莫名其妙的病者探險邀請，都會馬上拒絕才是理所當然……為什麼我會跟了上來。

轉眼間，我們已經在幽黑、腥臭的下水道，行了不知多久。這裡不見天日，也完全沒方向感可言，就活像一個複雜的大迷宮。

我能做，只有一直跟住班尼前進。

「你知道點行入去佢地盤？」我問。

「當然知…」他指一指自己鼻孔，說：「腥臭味越係濃烈……就代表越近。」

101

跟在他背後的我，說：「入迷到跟蹤、收集關於病者嘅嘢。你係我第一個見過，發自內心鐘意病者嘅人…」

「正常人可以鐘意小狗貓咪…」班尼反問：「班尼就唔可以鐘意病者…？」

「病者唔係貓狗…」

「我就知道…鐘意奇怪嘅嘢，總係會惹人討厭。」班尼突然用反常的聲線，說：「因為我同你哋唔同類…唔係所謂大家口中嘅「正常人」！而係怪胎……所以就應該受到卑視嘅對待。」

班尼越說越大聲，空曠的渠道亦傳開著他的回音，直至不明的一下瀝水聲出現，他才停下了說話、停下腳步。

他怔住，仔細聆聽著那瀝水踐踏的聲音：「佢喺附近…死屍嘅腥臭味都越嚟越濃烈……」

我戴住放有香草、薄荷葉的鳥嘴面具關係，完全聞不到班尼所說的味道。

「跟我嚟…細步啲。」班尼向後面的我招手，小心翼翼地踏出每一步向前。

儘管我小心地跟隨住班尼，但還是不小心地差點摔了一跤，還好我及時用傘子撐住了。

那絆倒我雙腳的物體，沉在蓋過我雙膝的污水之下，使我不知是什麼來頭。可我心中自有明白，那質感跟人類沒什麼差別……

最大機會，是死屍了。

可是我對死屍沒興趣，更對被水弄得發脹多時的屍體沒興趣，所以沒打算拉出來看是什麼東西，直接掠過而行便算。

突然，走在前方的班尼將火把浸入下方的污水之中，渠道立即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然後，前面的班尼打開火機，幽幽的小火光隨即亮起，成為黑暗之中唯一的明燈。

班尼他應該怕，等下火光太大會令盜屍賊發現……才轉用火光最微弱的火機。

如今走到此步，我都無可退路，只好跟住班尼繼續前進。

終於，我們走到去渠道的盡頭斷口。

再走入去，便是下水道的中央聚水處，入面樓底有幾層高，為一個六角型。如果洪水過多的時候，就會讓水聚集於此處，再慢慢上溢，至到最高位便流出地面。

「你睇下…」下水道中，班尼指住前方。

他沒有說錯，畫面的確震撼到我了。

數之不盡的屍體，被人堆疊得如高山般。

有些手腳不齊、有些死相慘烈、有些滲水發脹，唯一共同點都是動不了的屍體。

「數百…定數千…？到底有幾多屍體…」眼前的畫面，徹底顛覆我所認知的。

「你唔會數得清……佢哋每一朝、每一晚、每一日，都好努力咁工作，直至世上唔再存在人類為止。」班尼微笑。

「咁病者屍體？」

「可能有第二個分類站？我認識嘅呢一個…就係最大嘅人類屍體收集站。」班尼指住下水道入面，一個陀背的身影：「佢喺個到…盜屍賊。」

雖然名為「盜屍賊」，懂得穿衣服、很多體型、動作上都酷似人類，但對方確是一隻貨真價實的病者。

在上方渠口隱約照射的光芒下，我們能清楚看見盜屍賊臉上的紅點，其焦黃的皮膚、骨瘦如柴的軀幹和彎彎的陀背，都是它最好的特徵。

「估唔到…將軍澳仲會有病者我係第一次見。」我望住盜屍賊，說。

在下水道中央的盜屍賊每走幾步，都會鬼祟地環顧左右兩邊，每一步都走得很輕、很快，興趣和習性……應該便是拖屍。

我和班尼在在其中一條大渠管中，默默觀察它極久……

發現它在下水道中會做的事，便是漫無目的地拖住人類的屍體而行，有時候會將屍體擺放得整整齊齊，有時候又會把男女屍體各分一邊來擺放，總之會做的事是離不開「拖屍」這兩個字。

「你試諗下…如果人類冇咗佢默默喺地面上收屍會點…？」班尼對住我，肯定地說：「不出半年…！！病毒、瘟疫都會因為屍體而大爆發，到時連我哋呢班僅餘嘅人類都生存唔到落嚟……」

「…」

「要感恩…佢哋為我哋人類付出，幫我哋收集街上嘅屍體遠離地面。」說著說著，班尼更合起禱告的手。

原來一直以來……

街上的屍體總會隔一段時間就不見的原因，是因為有習性為專門盜屍的病者存在。

想到背後原因，我後背不禁發涼。

因為這表示，它們的躲藏技術高超。

「不過…佢哋冇攻擊人類嘅特性？」我問。

「唔清楚…就算有都唔緊要。」班尼對住不遠的盜屍賊會心一笑。

那微笑，彷如見到意中人般。

「既然冇乜害，我哋就走，時間都唔早。」我說。

「我仲想留喺到望住佢……」班尼完全不想動。

「帶我出去。」我聽到渠管之間的污水流動聲越來越快。

「今日…我點都要拎到關於佢嘅嘢嚟收藏……」越望，表情越是肉緊的班尼，拔出了把狩獵小刀。

「你想點…」

「我要割佢一隻手出嚟！做我其中一樣收藏品……」說畢，班尼已經一副準備好跳落下水道中央處的模樣。

「等陣…你要落去？」我望住班尼。

「係啊！你會陪我？」班尼興奮地問。

「首先…我冇興趣陪你去收集病者嘅身體，第二拎個火機俾我。」我要用來照明出去。

「我唔會俾你…！要走就等我割埋佢隻手，先走！」班尼斬釘截鐵地說。

「你個病者狂熱者……」我一手強行搶奪走他的火機，到自己手上。

反應不來的班尼，完全沒法搶回來。

「俾…俾返我！」班尼盯住自己的火機，想過來搶。

「出去，唔好做無謂嘢。」我盯住班尼他，說：「入嚟之前，我冇應承過會陪你做咁危險嘅事。」

「你…你唔俾返我！我會桶死你！」班尼把手上的狩獵小刀指向我，奸笑著。

「你太失敗，失敗在……太快將意圖講出嚟。」說畢，我伸腳把班尼踢落到下水中央處入面。

「…」中了一腳，被踢飛出去渠管的班尼，在半空中凝望住我。

「砰噠──」沉實和濺水的聲音。

班尼被我踢下去下水道了，要爬回來上來這個渠管的話，他需要用很多屍體來堆疊上來。

「不良人就係不良人……果然，都係信唔過。」我望住手上的火機，說。

把班尼踢下去後，我已經把他當作死了一樣，我沒閒情去關心個上一秒想拿狩獵小刀刺我的病者狂熱份子。

我打開火機，拆下面具返回原路。

根據剛才班尼所說，我只要離這陣屍腥味越來越遠，就能夠離開渠道。

可是海水越流越多，要返回原路開始步步為營，只要紮不好馬步都會被湧入來的海水衝回入去下水道。

可是情況總是事與願違……！

海水不斷湧入，由原先的膝頭，漸漸淹沒到上胸……

我苦苦抓住一邊的凹凸位，想要保持平衡，可還是敵不過大自然的力量，海水把我一同衝進去。

有好幾秒，我都無法呼吸……

直至海水把我衝回到那下水道之下。

「哈佬…你又返嚟啦？」班尼怪異的笑聲，在我旁邊傳出。

102

他讓人毛豎的聲音在旁邊出現，卧躺著的我馬上舉起雨傘指向班尼，阻止他的靠近……

「睇嚟已經到潮汐。」班尼望住渠道上，飛流直下的污水：「你根本唔需要驚…」

我留意下水道周圍，發現，那隻盜屍賊…不見了。

「隻病者喺邊。」我望住班尼。

「你唔記得佢特性？見到人就會驚…你講嘢太大聲，會嚇親佢…」班尼不懷好意地笑著：「但放心…我會獻上你嚟做探訪禮物。」

「你咁講咩意思……」我心底裡已經做好戰鬥的準備。

只是沒想到…

會這麼突然。

心情難免有些緊促的感覺。

「偷屍賊除咗收集屍體之外，仲有一個特性！」班尼舉起自己的小食手指，低住頭對我說：「佢哋喜好係將屍體帶到自己地盤…再將佢啃食，而死去無耐嘅新鮮血肉，佢肯定未試過，肯定會為我份禮物感到興趣。」

他暗示，我即將會是那塊新鮮的肉嗎。

面對班尼的竊笑，下水道的昏暗、屍體的堆積和腥爛的氣味，相信往後沒什麼經歷會比這次嘔心。

「你一早就打算將我帶過嚟之後殺死？」儘管這條問題愚蠢到不行，我還是要問一下。

「有諗過嘅…」班尼啜咬著手指，抱手思考著：「因為你係一個「病獵」！一路上我嘅諗法同思想似乎都影響唔到你～既然係咁，我覺得你係必須死！」

「就單純因為……」我盯實班尼的眼睛：「我係一個病獵？」

「冇錯～我最討厭就係你呢種人，好好地點解要去殺死病者！？」班尼把背上的自製木弓握到手中，恨切切地說：「我唔容許呢種事情繼續發生…唔容許……」

「你既然鐘意病者，何必加入「不良人」。」我慢慢地站起，望住眼神深怨的他：「索性出去街外面同班病者長相廝守就好。」

「我加入…就係為咗對付你呢種「病獵」！」班尼極為震怒，說：「原本好似仲有一個叫滿天？我咁啱入到嚟想刺殺個陣，佢已經失蹤咗…不過唔緊要…依家殺死你就得！」

說畢，班尼一手持弓，一手拿箭便拉弓向我！

早有警惕的我把雨傘打開，形成一道防禦：「居然會有人為咗病者而殺人類……」

根本荒謬。

「嘶！」箭狠狠地射中了傘瓣，成功擋住一箭。

「病者係上帝派落人類嘅天使！！清洗大地，你哋呢班專門狩獵病者嘅惡徒，就由我嚟懲罰！」班尼又再取出一箭，瞄準住我。

「你簡直係喪心病狂。」我以傘當作盾牌，向班尼衝刺。

傘身的前端設有刺針的關係，班尼不得不草草射完這箭，然後狼瘡地往一邊閃避！見此，我亦馬上收起傘布，用傘子往他的手腕揮打。

「啪」手腕受到打擊的他，木弓脫手掉落了。

一時間驚恐萬分的班尼，用腳踢開我傘子下一招的刺擊，令我刺了個空。繼而把握機會，再次拔出狩獵小刀，站起與我對峙。

「啪啦～！」忽然，班尼踢起地下的污水到我的身上。

下意識避開水濺的我，及時防備班尼的刀刺攻擊，每次他想用刀刺向我時，我都成功用傘擊退。

這些敏捷的回避動作，都歸功於我經常出外與病者實戰時，無形中所鍛練出的神經反應。

\
「上帝嘅叛徒！」班尼那熾熱的眼神，完全不像在說笑。

我用力反擊，暫時向後拉開彼此的距離：「病者對你嚟講，到底有乜意義。」我望望周邊的幾條大渠道，它們如同瀑布般一直把水流落下水道入面。

現在水位，已經淹到大腿的位置……要速戰速決。

「咁戴住一個奇怪嘅面具，對你又有乜意義……嘰嘰，掩蓋住自己，會令人感到嘔心嘅面孔…？」經班尼這麼一說，我摸摸臉頰附近的位置。

才發現自己剛才把面具脫掉以後，忘記戴回上去。

班尼見到我的舉動後，嘴角的弧度更為之彎：「嘰嘰嘰…失去面具就會俾人冷笑、嘲笑、戲弄嘅感覺，我好清楚，呢家外貌暴露喺外界面前……係唔係覺得生不如死！就因為要顧及人類對「正常」所謂嘅普世標準！！！要受人異目冷眼！」

「嗄…」我嘆了口氣，望住漸漸上升著的水位：「算，戴唔戴都冇分別。」

「唔…！！」班尼聽到我這句發言之後，更為激動：「你…你唔好扮哂根本唔作乎！」

「我根本唔在乎，」我望向表情怒不可遏的班尼，說：「只係為咗方便行事。」

臉頰只是被舌女的強酸弄得火燒般皺乾，又不是……要了我的命。

「你…你…肯定講緊反話…你內心肯定好自卑！」班尼用強硬的語氣，想要我承認。

我望住班尼滿身包得密實的衣服和對「正常」定義的執著，開始推敲出一些事情……

「自卑嗰一個，係你。」我說。

我估計，班尼本身是個其貌不揚的人。

「我…唔係…我唔需要你哋認同！我唔需要跟從你哋嘅想法！我就係我，冇人可以…影響我啊！！」班尼怒喊，下水道的回音都足以回傳幾遍。

「咁點解你要包住自己塊臉？」我反問，淺笑：「連我咁樣衰嘅人…都已除咗面具落嚟。」

「我…我……」班尼漸漸握緊拳頭，雙眼用力地瞪住我：「我就係我！我係班尼！我唔會介意你點睇我！」

說畢，班尼憤然脫下了包住臉的口罩與、頭巾和圍巾，他的樣貌亦終於顯露出來了。

班尼的臉一啡一白，不平均地分佈在臉上各處，看上去確實與常人不一，原來他是一個患有白斑症的人。

他自己揭露了樣子後，下水道只餘下渠上流水的聲音。

「哈…」班尼見我無話可說，便主動地說：「嚇到出唔到聲？冇錯啊…我就係正常人眼中嘅怪胎……嘰，點解仲唔嘲笑我！」

「呢個就係你要保護病者嘅原因？」我和班尼彼此都脫下了自己的面具，互視對方：「你覺得佢哋同你一樣。」

「病者唔似你哋…唔會歧視、唔會嘲笑、唔會侮辱…」班尼垂下了頭，沒精打采地說：「只要世界上得番病者…就永遠唔會有人諗起我、講起我，然後拎我嚟做笑話…」

「…」

「只要得番病者，世界會單純好多！！！」班尼仰天大喊。

人類，太複雜了。

「就睇下我哋兩個…邊個會死…！」握緊住狩獵小刀的班尼，掩住淚線狂流的眼睛：「反正…我成日都會諗…點解死嗰個一定要係我哋…！唔可以係個班正常人啊！！！」

「班尼…唔好亂嚟。」我盡量以冷靜的聲線，讓他平復下來。

「錯嗰個根本唔係我！！」班尼衝上來向我揮刀。

我側身躲開，用傘柄把他推走：「你係咩人唔緊要…仲緊要係，你嘅所作所為！」

不要因為自身的缺憾……

而走向極端。

「人哋接受唔到我…就搵接受到我嘅人啊！！病者係同我一樣俾你哋世人認為係「怪物」嘅物種啊！既然我都係你哋口中嘅「怪胎」咁保護佢哋都理所當然……！」班尼快速地轉身一斬，我感覺到背肩被劃了一刀：「你呢種病獵，就係殺死我同類嘅人！」

世界走向了終端，也令很多人的思想走向了終端。

「你大可以選擇做一個令佢哋尊敬嘅人……」我反手捉住其腕，並用另一隻手按壓他的頭入水中。

班尼在水中掙扎了好幾秒，最後把全身傾靠向我撞去，使我一時間失去了平衡，與他一同摔倒在污水之中。

此時，屍山後方出現了踏水的聲音，那個躲藏多時的陀背病者──盜屍賊，終於趁我們二人鬥得雙雙落水時，馬上逃命。

它跑到下水道的其中一條比較少水流入的渠口下，拉住一旁生銹的鐵鍊上去，然後就順住渠道快快逃去了。

「我都唔會咁輕易死…」狼狽不堪的班尼亦走到它的位置，拉住鐵鍊苦苦地爬上去：「我仲要你哋全

部人通通都死清光……」

「班尼…」我望住他懦怯的背影。

之後撿起了自己在水中飄浮著的鳥嘴面具，也試圖跟著爬上去。可是，班尼卻馬上收起鐵鍊，不打算讓我依靠鐵鍊上去……！

「你就留喺到慢慢浸死……」班尼拋下這一句，便轉身逃離。

我望了望周圍，恐怕那條放住鐵鍊的路，是盜屍賊為了讓自己能離開這個下水道而唯一設置的東西。

望住周圍，如今我只有一個方法。

「啪啪格格格噠噠噠啦──」我把放在中央位置的沉重屍山，推向了渠口的方向。

我先推比較上方的屍體，因為底下的屍體都被上面的壓得沉甸甸。

我借住這堆屍體，形成了一條屍路，供自己踏上足夠的高度，能夠上到去渠口之中，在淹死之前順利推出。

只是…用上這個方法的話，晚上不免會發惡夢。

由於這條渠道都是單向性的，沒有分支的路，因此跑了不到五分鐘，我便逃出生天，重返地面的懷抱。

久久未見日光的我，就快要得到照耀。

可我快要出去時，見到外面的班尼正跪在那隻躺地的盜屍賊病者面前，而一旁……站住了白魂。

「白魂…」他怎會在這裡？

班尼一聽到腳步聲從渠道傳出，便知道我出來了，馬上轉頭望住我：「我唔會放過你哋兩個……！」然後，就轉身逃跑。

「白魂唔好俾佢走…！」我大喊。

愕然的白魂想去追，但明顯地跑得不太自如，應該是之前捕獸器所致的舊傷。

於是，我們只能目睹班尼逃去。

「你點解會喺到…」我望住握住武士刀的白魂。

「你呢！？同埋做咩叫我斬佢！佢係班尼喎…我哋不良人架喎……」白魂問。

「你見唔到佢啱啱做咩？跪喺隻病者面前。」我望住倒臥於地上滲著血的盜屍賊，問：「你做嘅？」

「我咁啱調查到呢到…準備入去個陣，就見到呢隻病者走咗出嚟，咪一刀斬死佢！」白魂說得斬釘截鐵。

「調查…？」

「王白蛋俾人捉嘅事。」

「你仲有去查？」

「大佬…如果唔係我點會暫時離開「不良人」……」白魂問：「不如你講班尼同你點解會喺到先。」

我見想追敏捷的班尼無望，索性當作休息，跟白魂交代下什麼一回事，也想打聽一下他調查成怎樣。

「咁嘅…我去咗調查王白蛋去向，發現捉走佢嘅人，係一個組織！」白魂凝重地說：「人類組織，唔係病者。」

「惡意…倖存者？」

「應該就係…佢哋好似叫乜嘢「病者平權組織」。」白魂無聊地對空揮了兩刀：「將軍澳咁細，我連

續用咗兩、三日就發現佢哋蹤影……發現佢哋綁架咗唔少附近嘅倖存者，所以應該就係佢哋。」

「咁點解你又會喺到？」我又問。

「我無意中…偷偷哋聽到佢哋話，下次要送啲活人嚟呢個渠口做乜嘢供奉，我覺得有奇怪，就預先嚟睇下呢到乜料。」白魂滄桑的眼神，投視住我：「之後就遇到你。」

「原來係咁…不過真係估唔到仲有其他生存團體喺到，仲以為你哋不良人已經殺哂附近所有人。」我把鳥嘴面具戴好。

「最主要嘅我哋不良人都清除哂！將軍澳區淨低落嚟嘅都係小團體或者行事秘密嘅組織。」白魂忽然咬牙，往偷屍賊的屍身上刺了一刀：「鳥嘴，呢隻又係咩嚟！？」

「就…」我為它起個更易讓人明白的名字，整天叫偷屍賊好易讓人誤會：「病盜，一隻行動好低調嘅病者。」

「生命力真係薄弱啊……」白魂望住它，說：「就算唔係斬弱點，都隨便斬一刀就死。」

「既然係咁…」我用傘子撥一撥病盜的屍體，說：「我就唔洗研究佢。」

「喂…！唔好講咁多，既然你喺到，我哋一齊去……」白魂一拐一拐的走向我，忽然軟了一跤：「救王白蛋…」

「你咁嘅樣，仲點救…」我及時扶住腳軟的白魂。

「換下嘢…包住個傷口就得…」白魂腳上的碎布，看來很久沒換了，血都滲染著出來。

「你返去不良人接受醫治仲好。」

「醫得嚟王白蛋都死！」

「同不良人回報你搵到一個小型生存團隊，基於利益層面，佢哋自然會派人幫你。」我說。

「真係得…？」

我點頭：「我幫你回報。」

而我，也能用這件事提升自己地位吧。

只要一天不找點事情來表現自己，達至在「不良人」的地位提升，大本營的安全就岌岌可危。

相信現在的我……

在那伙「不良人」的眼中，只是個在劣勢之下殺掉自己首領，借此向敵人投誠的人反賊。

單純為了自保而傾向敵方，並不是真的忠心。

所以不破尚每次與我對談時，往往會不經意地流露出不信任、疑惑的眼神。

「點解你咁熱衷於救王白蛋？」我扶住白魂，離開這兒。

「因為…」白魂流露出微弱的淺笑，說：「當初因為佢，我先加入不良人。」

「嗯？」

「個陣我仲係一個周圍流浪嘅人……經常三餐不飽，又冇固定嘅地方住，每日同病者仲有人類戰鬥，練就我刀技嘅命中能力同雙腳嘅回避能力。」白魂續說下去：「大概…個陣仲係世界病變嘅初期？個陣係倖存者唔同勢力仲有同病者鬥得最激烈嘅時期，幾乎每條街、每個商鋪、每間商場日日都上演激鬥。你估我真係叫「白魂」！？都係倖存者之間咁樣稱呼住我……喺戰場上苟延殘喘嘅靈魂！」

世界病變的初期，我身在家中安然渡日。

但確實地，每天都會聽到街外人類之間互相殘殺，可以是單純為了一樽礦泉水。

把白魂送回不良人的據點後，我步上小學的最高層，準備向不破尚回報發現倖存團體一事。

既然對方會強行擄走王白蛋，又名為「病者平權協會」這種聽上去也知道是神經病的名字，足以證明對方不是善類。

使我出征，也有個理由。

殺病者我可以，殺人類……我並不拿手。

「有另一個倖存者團隊？」不破尚如同帝皇般，坐在佛陀像的石腿上凝望住我。

「詳情白魂會比較清楚。」

「銘凱，」不破尚向身邊的助手，問：「班戰士休息夠未？」

「我哋攻陷大本營都有一、兩個星期，佢哋應該都飲夠食夠。」銘凱答。

「將軍澳區附近仲有任何倖存者團隊？」不破尚問下去。

這個叫銘凱的高瘦美男，幾乎如同不破尚的秘書，條理有序地答：「除咗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個邊之外，任何大、中型倖存團隊都幾乎已經俾我哋不良人用咗半年時間清除……附近淨番部份遊走嘅小型倖存團隊。」

「好。」不破尚發落指示時，都兵貴神速，：「聽日開始點算物資、武器，大後日開始，清除埋呢一區所有小型倖存團體。」

103

「佬大，唔需要等佢哋再養肥啲自己先？」銘凱問。

「我哋連最後嘅大型倖存團體大本營都攻破埋……」不破尚孤冷的眼神，從我臉上掠過：「野狗到絕路會反撲，螻蟻聚集亦會恐怖。」

「你係驚，佢哋會聯盟組結埋一切？」銘凱探問。

「趁呢件事發生之前，阻止佢。」不破尚說。

聯盟……

「鳥嘴老師，你對付病者的確有一手。」不破尚把目光移回我身上，說：「不過對付人類……最好都係跟下佢哋學習。」

「求之不得。」幾秒後，我答。

每次跟不破尚見面，場景都如同老賢召見我時一樣。

不過一方是仁王…

另一方，是帝皇。

報告完畢，離開不破尚的視線範圍後，我內心總會不禁地鬆一口氣。

跟他見面時，像要用鎖鏈術把自己內心隱藏，臉上不能留出一絲的痕跡，語氣也不能透露著感情。

不過，我在大早營時就已經習慣。

如今，要騙過不破尚和眾多不良人的法眼，也是足夠的。

在我回到暫時的宿舍後，我跟公仔和娃娃交代了，接下來的幾天會把他們送走離開不良人。

「咁…老師你呢？」在小小的臨時宿舍房間中，娃娃抬起頭：「你會同我哋一齊走？」

「…唔會。」我答。

「妹…我哋要自己去到滿天同大BOSS個到…」公仔說出我早跟他交代的事。

「…」娃娃臉上露出難為的神色，望住我。

「去到之後，記住…聽好滿天講嘅嘢。」我對他們兩個說。

娃娃眼神充滿不捨：「但係……」

「娃娃…」公仔緩緩地把手放在她的膊上：「聽老師講。」

人總有相遇，亦有離合。

好…我也要離開這間小房了，留在這裡久了，他們就會更不捨得我，更不願地離我而去。

「日後…」我嘆口氣，背住他們二人說：「如果有人話你哋係罪無可赦嘅壞人，唔好逃避。」

「一切都在於自我認同，你哋要學會接受自我。」我繼續說下去：「勇敢咁同佢講…我就係個壞人。」

「…」

「永遠記住一句說話，」我把門打開，步出：「不仁無道。」

那晚，銘凱在禮堂上，向眾不良人宣佈了新的走向，包括接下來的一連串日子會開始瘋狂掃蕩區內所有小型倖存團體。

政策一出，連續吃喝休息了好一個星期多的不良人隨即歡呼起來，紛紛舉起自己手上的武器助慶，狂熱非常。

在往後的日子，要解決眼前這伙拿著近戰攻器，看似四肢發達但其實頭腦簡單的不良人，應該很容易。

最大問題是，不破尚的私人部隊。

每一個都配戴住槍械、裝備，要硬幹應該不太可能。

要找個方法，消耗其飛虎部隊的子彈。

由不良人初初成立至今，相信不破尚也費了不少子彈和菁英，才換來今天幾乎掌控全區的局面，所以才不敢再浪費子彈和人力。

要擊敗他，有可能嗎。

宣佈結束以後，不少人都留在雜物混亂的禮堂中交談、討論，並開始炫耀著自己手上精美而殘暴的武器。

說出去以後，要怎用自己的巨斧，砍死第一個見到的活人。

「德哥！你上次把武器洗唔洗搵人修修佢啊…」、「明仔你話要整把刀嘅！整完未啊！？」、「嘿…！！今次我把大刀仲唔大派用場……」

見大家手上也有把引以自豪的武器，我不禁想起，公仔的軍刀已經被遊戲室沒收了，現在根本沒有武器旁一下身……

正當我苦思要用偷還是撿的方式，去弄把武器給公仔時，我驀地想起了，遊戲室中射靶遊戲。

儘管有好久沒開過槍了，我內心還是覺得自己能行。

於是，我走到了遊戲室中的射靶遊戲區。

「要嚟挑戰？要賭上自己嘅武器。」遊戲負責人微笑：「贏咗就拎到十字弓。」

「限時？」我把傘子拋到他手上。

負責人笨拙地接住，說：「係…係，限時三分鐘，要射哂所有靶。」

「我準備好。」我舉住氣槍，瞄準前方。

「咔」上膛。

「噠」扣扳機。

「開始！！！」負責人大叫。

伴隨電流的觸動，病者圖案的靶子開始豎立起來。

我開槍射擊，把眼前的靶子都當做真正的病者來應付。如果一心想著只是遊戲的話，就永遠沒可能贏出……

畢竟…

遊戲輸了，能夠重來。

但我們的人生不能。

「要小心子彈嘅數量喔……呵呵。」遊戲負責人笑道：「只要有一槍失誤…都拎唔到大獎，呢個射靶遊戲你要當係現實先贏到。」

隨住時間的流逝，我的分數漸漸攀升，開始追上暫時最高分數保持者，但後來我開始察覺到異樣，我只欠二十五分就達至一千分，遊戲每射中一槍會加五分，可是我子彈只餘四發……

「嘻，從來冇人贏到呢個遊戲！」遊戲負責人又說：「因為佢哋從來只當呢個係遊戲！！」

他給予的子彈根本不足夠，根本就是奸商……

不良人就是不良人。

「咔──」手槍沒子彈了。

「噠」然後，眼前出現最後一個靶子了。

如果眼前的確出現一隻病者，我又沒子彈……我會怎麼做？

「距離遊戲結束仲有三秒！！」遊戲負責人大喊。

我會…

「兩秒！」

把手槍擲出！

「一秒！」

「啪！」

遊戲結束。

我才發現，自己旁邊…已經圍繞住不少的人。

「居然…咁都…俾你諗到……」遊戲負責人手顫的，把珍貴的十字弓交到我手上。

「咩話！最後個槍係要扔出去！？你咪呃我細路哥喎！」其中，有位頭髮凌亂不良人捉住遊戲負責人的衣領：「唔理啊！擺返把弓喺到，唔准送出去！」

「但…但係，呢個遊戲…係銘凱設計…」遊戲負責人畏縮得汗流浹背：「佢一早設定咗…就算射中哂……最後都一定會差一粒彈先贏…」

銘凱？不就是不破尚最貼身的手下……

「我理得你乜嘢銘凱……總之！」忽然，他虎軀一震，話也說不下去。

「呢個就係你哋永遠都接近唔到不破尚大人嘅原因。」原來，銘凱出現在他的後面，用警棍重毆了後腦一下：「因為你哋永遠唔識用腦。」

「啊…」熊般高大的不良人，後腦受過警棍一擊都暈死過去。

「恭喜你，贏出遊戲。」總是穿住鎮暴部隊制服的銘凱，向我拍手：「遊戲室所有遊戲都係我設計。」

「多謝你嘅禮物。」我接過這把輕手的十字弓，和取回自己的傘子。

「你槍法有學堂警官嘅基本程度，以前係當察？」銘凱一眼就看穿，我的背景。

「冇，只不過…以前嘅興趣係war game。」我編個籍口。

視覺焦點停留在我身上的他，點頭：「唔錯。」然後，就轉身離開。

「喂…搵人拖佢去醫療室……」遊戲負責人指住那個被警棍毆我暈過去的不良人。

「抵死喇～人哋贏咗都要嘈住哂。」幾個不良人對他嘲笑一番後，把喝餘在杯子的啤酒都倒了在他身上才離開。

沒想到…就連內部都是無法無天，不良人到底有沒有把自己身邊的人，當做同伴看代。

「放心～佢好快就會醒。」一個矮而健壯的老人，走過來自我介紹：「我叫喪伯，呢到好多人都搵我做武器。」

「…你好。」他主動跟我開始對話的原因，相信也是我手上的十字弓。

「上好嘅武器！」喪伯用手指輕輕敲了下我的十字弓，再說：「不過無銳利嘅短箭，都係無用武之地…唔可以將佢性能完全發揮！」

「我好清楚，」我低頭，望住他的雙眼：「你都窺視緊我把武器。」

「呃…哈哈！」喪伯抓一抓頭，說：「喺不良人，武器同實力都相等於地位，大家虎視眈眈都好正常。」

「係個不成文規矩？」

「係風氣！」喪伯更正我的說法：「如果你唔介意，我教你整箭！」

「箭？」

「你有弓冇箭，都用唔到啦！」

「有條件？」我才不相信，這老伯會莫名地為我浪費時間。

「嘻嘻…好簡單姐，我教完你之後，想借你把弓用一晚！」喪伯笑嘻嘻地說。

「…俾一個原因我。」

「原因啊…呃，係咁嘅！！最近新加入不良人個班高級人啊！知唔知邊堆啊……」喪伯問。

「大本營嚟嗰一班人？」

「冇錯…冇錯！」喪伯點頭。

「佢哋點？」

「哇…喺入面，我見到有個女人幾正啊！我好想溝佢啦……不過我老粗一個，除咗識執爛銅爛鐵幫人維修武器之外，就乜都唔識，所以好想接近佢啊…！」喪伯一臉困苦地說。

「咁關我把武器乜事？」

「聽講佢哋每日夜晚八點至十點，喺田家炳小學禮堂都會有聯誼派對，我想混入去……就一定要有呢把咁靚嘅弓，去證明我地位！」

那個董倫的確任何時候，都喜歡搞什麼派對、聚會、聯誼，居然來到不良人也照常舉辦……但明明他們圍內認識來認識去就只有那幾十個人。

「你嘅原因實在太過無聊……」我說。

「我真係好想接觸嗰個女人啊。」喪伯搖搖頭，甚是無奈。

「教咗我整箭先再講。」我先學也無妨。

「咁即係應承我……！？」

「唔代表應承你，先睇下學到啲乜。」我答。

之後，喪伯就馬上教我如何製造弓箭。

他說，一般箭有分兩種：

一種為長箭，主要用於長弓上，其穿透力極強。

另一種為短箭，主要用於十字弓上，其優點是爆發力和速度也十分之快。

在這種末世之下，要自做箭其實不難。

最劣質的箭，可以從街上撿些樹枝做成。方法為用刀削磨枝條，其中一端要削成尖刺形，直至削得可以放入弓中供人發射為止。

第二種為「鐵箭」，傷害力遠比一般樹箭要強，但製作難度也相較高及費時，要用到撿來的爛銅爛鐵將其熔化，再重新造成箭的形狀。

喪伯說完之後，馬上做了幾枝鐵枝給我看，一做就做到午夜六時了。

「點啊？學到未？」喪伯笑住問。

「大致上明白……」我就好像上了一堂，沉長的課堂一樣。

「咁聽日借把十字弓俾我得唔得先！」

「五分鐘。」我說。

「十五分鐘！」

「十分鐘。」

「九分鐘！」喪伯跟我討價還價。

「成交。」我答。

「吓！？我…我啱講十…九？定十五分…」喪伯已經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借俾你九分鐘，到時準時還返俾我。」

可是，經過班尼一事後…

我似乎還未有學懂一個道理──永遠別要相信不良人。

回去後，更叫公仔和娃娃沒事做就出去摘點樹枝來做箭。到第二天晚上，就把十字弓借給了給喪伯去用。

我應該早就要意識到，不良人是不可信的。

十字弓借超過原本時間五分鐘了，喪伯還是沒把它還來，於是我親自到董倫的聯誼會查看。

「砰──」打開禮堂的門時，總會發出很大但沒有意義的回聲。

「各位尊貴嘅先生女士～呢家你哋可以隨便搵一位心儀對象跳社交舞，如果覺得對方投契，更可以互相交換夫婦。」董倫如痴如醉地站在講台，用娘娘腔且高腔的聲調抱擁自己身體：「因為我哋就係無法無天嘅大·混·蛋～」

「真係嘔心…」一進去，便讓我見到這種畫面。

「Wo～？睇下係邊個，我哋嘅大英雄……」董倫見我進來，把不得馬上向我說：「尊偉嘅鳥嘴先生。」

「喪伯…有冇入過嚟。」我不太習慣，被這麼多人注目住成為全場焦點。

「我唔明你講乜嘢喪伯～」董倫以華麗的姿態跳落講台，一步一步走向我：「不過如果你肯同我跳番一隻社交舞～我哋喺呢個漆黑又沉靜嘅晚上…肯定能夠……發光發亮。」

「我唔得閒同你痴線，講番人話。」我望住他。

「聽住～鳥嘴先生。」董倫走到我面前，在我耳邊低語：「有啲嘢，從來冇逃出過我雙眼……M。」

「…」我瞳孔一不小心，就瞪大著。

除了Dr.D和老賢之外，

這嘔心的傢伙…

居…然，知道我的真正身份？！

董倫轉身，向我投以一個深遠的詭笑，然後走回到自己的圈子堆中：「好啦各位～唔好俾無情趣嘅人打擾我哋嘅興致。」

104

這麼看來，喪伯似乎沒有來過這兒。

於是，我又走去了他昨天的工作室，發現已經人去樓空。昨日還存在的工具、日常用品，通通都消失了。

「喪伯去咗邊？」我問工作室的其餘的不良人。

「佢？嘿…佢偷咗你把十字弓仲唔走？」他恥笑之聲不斷。

「佢…」

「你果然係新加入～喺不良人入面嘅生存規則之一，就係唔好隨便相信任何人。你居然會信呢個殺人唔眨眼嘅鐵匠佬…」

「佢去咗邊？」

「佢諗住逃亡去艾寶琳共和國啊～哈哈哈哈，你追到就追啦，個到被喻為「死亡之路」你應該有聽過～？十入三出。」

我聽完之後，就馬上追了出去。

晚上，街道涼風陣陣。

加上沒有光火照射的街道，顯得格外孤冷。

我必須拿回自己的十字弓，儘管我在街上望見周圍的建築物內，有病者竊竊偷笑地觀望住我。

往寶琳的路我十分清楚，好歹我是在這頭出生的人。只要往北行到將軍澳運動場，再於寶康路穿插小道過去即可。

地上滿是隨地飄散的垃圾，垃圾桶、單車、汽車等，早已目無法紀的隨街橫躺著。

天空更是有如電影之中末世的景象，這下子總算能在現實中可見。

一團團比墨還要黑的雲往一個重心點凝聚著，雲層與地面彷彿壓得好低，只要伸手就能觸碰，這種天色比起絕望更叫人透不過氣，好像在上方步步壓迫住一樣。

過不久，更下起一場微濛的雨劫。

令眼前的一切，更是迷幻。

「噹…噹噹…噹噹噹噹…」話未說完，側面已經滾著一個受陰風吹向而來的橙色垃圾桶。

我下意識地跳了一下，躲過它的滾來。

「沙…沙噹…」垃圾桶停在一旁的草叢上。

而最終，我亦在一條下坡道路上，見到了背住一袋二袋的喪伯。他兩袋放住滿滿的武器，而雙手握住的始終是那珍貴的十字弓。

他站在斜路的下的單車徑上，望住眼前的行人隧道，表情極是猶豫，躊躇不前。

喪伯望望天上的雨漸漸增大，還有周圍都並沒有什麼騷動，想多兩想，便踏足向前了。

之後，我當然跟緊在他的背後。

去到行人隧道的前頭時，我才發現旁邊的小斜坡插住一塊殘舊的木牌，上面以油筆寫住這麼一句：

「*穿過隧道後，為「死亡之路」，實力不足者請三思而行──病獵，賴桑字。*」

「睇嚟『病獵』呢個term…真係存在。」望住木牌的我，選擇跟著喪伯穿越行人隧道。

穿越行人隧道，就到了一個交叉路口。

我看看政府設置的指示牌，這裡左邊的路是通往靈實醫院，右邊要稍為上斜路的則是往寶琳。

不用想也知，喪伯往右邊走了。

上了斜路，又要穿過一條極短的行人隧道，只需幾步便走過。但這也意味住，我們真正踏入前往寶琳的區域了，我也相信……這才是「死亡之路」真正的開始。

剛才那分叉路口，只是個中立處。

穿過第二條比較短的行人隧道後，就到一條大直路，旁邊是很大的露天九龍巴士車廠，入面停放住多部雙層巴士。

這條大直路上前將喪伯制服伏，我想差不多了。

在我想動手之前，一旁的九龍巴士車廠忽然起了騷動！巴士之間發出了奇怪的急步聲響，兩隻舌女分別地從裡面步出，它們拉扯住與行人路相隔的鐵絲網，對住外面的喪伯露出臃腫的舌頭，滿臉笑意。

被嚇了一下的喪伯大叫一聲，繼而往它們擲了幾把短斧過去：「屌！」

「嘎嘎！嗤…」舌女們開始爬出鐵絲網，走到外頭會一會喪伯。

喪伯表情轉為大驚，先向其中一隻舌女發了一箭！短鐵箭打中了它的右肩，一點傷害也沒有。

「嘻呀呀呀──！！」那隻中箭的舌女先如狗隻般，露出張大的舌頭面向自己的主人，不同的是……這舌頭被舔了會死人。

喪伯見狀急瘋了，情急之下向衝他而來的舌女連發數枝，有下幸運地射中了舌女的舌頭，變成它痛得瘋了。

「吆嘰嘰…」另一隻舌女想要低調地靠近喪伯。

可喪伯就如提防蟑螂般，早已注意到它的動靜。可這次換箭已經趕不及了，所以拿出袋中兩把巨斧迎擊舌女！

「沙…沙沙…沙…」不明的風聲。

喪伯就如被迫瘋了，猛對前方使出揮斬，令舌女一靠近過去頭部便吃了幾下重斧攻擊，頭蓋被砍得爛了幾呎。

「嘿嘎嘎嘎啦！！！」舌女退後一步，作出飛撲的姿勢。

就在舌女飛撲到喪伯之前時，他雙斧向橫揮劈過去！使得直向撲擊的舌女被砍飛過去。

喪伯也算是個擁有對付病者基本知識的人，趁兩隻舌女受到重創無法郁動時，上前給予致命一擊，結束這場戰鬥。

「嗄…」我背後，有一下不明的呼吸聲。

我當機立斷地轉身往後，發現一隻大眼神不知，鬼不覺期間，偷偷靠近到我背脊不足兩米！

它跟蹤人類時的微弱腳步聲、呼呼作弄的大風、綿綿不停的雨水，三者加起上來，使大眼靠近得我這麼接近才發現得到。

凝視住我的大眼，瞳孔逐漸擴大……

我馬上衝刺、舉傘，給它眼部來個刺擊！可是，太遲了……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它的尖叫聲，響遍了附近周圍。

大眼被刺的位置，激射出透明的液水、眼汁，最後眼睛好像失氣萎縮般漏了氣，身體也倒下了。

「好快會有其他病者嚟到……」我望住周圍。

草叢、風聲的確變得不太一樣了。

「咳！咳咳咳咳──！！」一隻大鼻以快速的姿態，跑向了喪伯。看它生前衣著，應該是個跑手。

背住一件二件的喪伯，根本就跑得不比它快，無可奈可之下，大鼻已經跑到他的面前且瘋狂噴嚏！！！

一團淡綠，接近透明的氣體從大鼻的鼻孔中釋出，喪伯馬上拉高了衣領掩到自己口鼻之上，然後從黑色的袋子中拿出另一把武器──沉重的巨劍。

他雙手握住，上前便往大鼻的鼻孔刺進去，然後鬆手向氣體外圍奔去……

「啊…咳…！嗄……」喪伯逃出氣體後，辛勞地跪下，咳嗽幾番……竟咳出血來。

看來，氣體中毒了…

喪伯如此淒慘，想必他很後悔。

「啊！！！！」喪伯痛恨地用力拳頭地面，望回返去的路：「依家返去…都仲未遲……」

說著，喪伯撐起虛累的身軀，往返回的路走去……

我從隧道中走出：「停低。」才不會，讓你通過。

「係…你！？咳咳…！」喪伯的鼻血開始流下。

「你做過咩，應該好清楚。」我嚴肅地說。

「呢把嘢…？」喪伯舉起手上的十字弓，迷糊地搖頭：「俾返…你…咳，送我返去！」

「你未意識到，我唔會俾你返去。」

「點…點解…？我已經受到應得嘅懲罰……救我…我還返十字弓…加埋手上嘅所有武器俾哂你……送我番去…咳咳咳…！嗄……」喪伯剛才吸了大鼻的氣體之後，跟中毒無異：「信我……！」

喪伯撿回十字弓伸手向我：「俾返你……」並慢慢走向我。

然後，「噠」的一聲……十字弓飛出了一根鐵箭向我。

真夠陰險……

但早已預料的我，已經馬上打開傘子迎擋：「你認為…我仲會信不良人？」

「哈…哈哈哈哈！」喪伯大笑起來，神志似乎有點迷糊：「居然…俾你知道咗……」

箭打了在傘布之中，幾乎要貫穿我的布料……

「醒目仔…咳…」他五孔開始滲出血液，比病者更為恐怖：「但你又避唔避到第二箭！！」

說畢，喪伯向了連發幾箭！我一邊舉著傘擋住前方，一邊側面移動避開箭擊。

「真係多餘…」我邊躲邊近。

在距離不足五米之後，發動欺近接近喪伯，他也一連幾箭直射向我。鐵箭在近距離之下，已經能夠完全貫穿我傘布的阻擾，其中有一箭更直射到我的臉上……！

「噠！」鐵箭插了在鳥嘴面具微弧的嘴巴上，讓我逃過一劫……

跟喪伯足夠近了，我便用前端尖針的位置戳入他的身體，使他仰後跌倒。同時間，他手上的十字弓亦都脫手以飛，掉到地面上。

「你嘅逃亡遊戲已經玩完……」我收好傘子，在他面前拔出鳥嘴面具上插住的一根鐵箭。

「咳…送我番去…求下你……我唔想死喺到…」喪伯畏懼地凝視住我：「我哋大家都係不良人…」

「但我殺你嘅原因之一，亦都因為你係不良人。」我把傘子前的刺針，移到他頸上。

「唔…唔好呀！！」喪伯哭喪著臉大叫：「我仲諗住過寶…寶琳到過…好日子嫁！我哋一齊去啊！！」

「我點解要去個到。」

「個到係…紫線區…最好嘅……超大型倖存區之一，又穩定嘅物價…自己嘅貨幣政策、同埋有唔同嘅病獵……相信我！我可以帶你過去…我有朋友喺個到！」喪伯哀求著。

「我要去嘅，自己去都得。」用得著…要靠你這個不可信的老頭？

「唔…唔得！佢哋唔係無條件接收倖存者…你一係要有家人喺個到生活、一係要有一門專業嘅手藝或者技術…我帶埋你過去啊！」喪伯已經失去理智地，說出理智的事情。

「你依家選擇只有兩個，」我給他兩個選擇：「一下桶到你斷氣死，或者留喺到俾病者任意魚肉。」

「我…我…我……」喪伯的眼球焦點，移到我後方。

我亦發現…

一個影子逐漸掩蓋住我們兩人。

「我選擇睇住你…咳！俾病者殺死！哈哈哈哈…咳咳！！」喪伯忽然大笑。

我立即舉傘向上，並打開了傘布。

「哦嗥蹕呃……」我的上方，有生物發著不明的怪聲……相信也是病者。

但怎會在我頭頂！？我往後急步，收傘一看，發現一隻皮膚緊繃得勒緊胸骨、頭部光禿、全身長著鬆稀毛髮、背後有翼的傢伙正在上方用腳踢著我的傘子！

「…」我幾乎呆住了。

有翼的病者。它的翼是比較像蝙蝠的那種，難以一直向上飛翔，但滑行飛翔就十分一流。

而且，它的腳有住勾爪般利和彎，看起來能夠任意勾起所有物品……包括人類。

見我連續用傘子反抗了好幾下，它放棄了對我的攻擊，轉而用腳部的勾爪插入了喪伯的肌體！再強行拉扯飛起上半空，往寶康路的方向滑翔……

「啊…啊…啊呀呀！！！！」喪伯簡直痛不欲生地，對我苦苦哀叫：「殺咗我呀！！！！」

幾秒後，便傳來了重物沉重地跌落地面的聲音。

「砰！」

不久，那隻長著翼的病者再次歸來，原本腳下抓勾住的喪伯已經消失不見。

想要舉傘迎擋的我，被它在空中一腳抓住了傘子。

它就是當初王白蛋所說……

只會在寶琳一帶出現的病翼吧。

「嗶嗥嗥──！」它鳴響了高音的叫聲，如頭鷹一樣，又用想利用腳爪直擊我頭顱。

我被它猛快的腳爪功弄得後退並摔了一跤，不過…喪伯剛才脫手的十字弓，就擺在我面前了。

我馬上拾起十字弓和那根原本刺中我鳥嘴面具上的鐵箭。

「吼吭吭叭叭……」病翼再度小幅度地飛起，雙腳利爪亮出，就要向我發動最後一擊！

「…」半臥著的我，一手撐地、一手舉起十字弓瞄準住俯衝向我的它。

「嗖──！」

病翼滿佈幼毛的胸膛中了一箭，隨即連同我的傘子墮落地面。

我順勢地上前把自己傘子拿回，再痛打病翼數下，繼而把傘針刺到入其頸中。

病翼的鳴叫聲更為凌厲，退後了數十多步……瘡痍滿目地逃去。

突然，風聲轉為強烈……

一陣強大的落樹飄葉聲正從西北傳來，我抬一望，發現為數十隻左右的黑黝黝病翼從天空滑翔而過，我立即避到一邊的坡路旁伏下。

那隻被我重傷的病翼則被它的同伴用銳利的腳爪，緊緊地捉住雙肩，帶住離開。

在我眼前的畫面，都十分真實……

又過多幾秒，這頭的附近開始傳來怪異的吟聲和笑聲，推測病者快要來到的我，握住弓傘兩者，速速離開。

在回路的寶康路之中，更駭見剛才被抓高高帶走一會兒的喪伯，慘死在馬路上，臉貼地面幾乎凹陷。

看死況…

應該是被病翼從高空強行放下，活活地摔死了。

我小心地走到死去的喪伯旁邊，因為他身上背住好多武器。

可是…靠近一看，發現大部份都已經被摔破了。

我只撿了點餘下可用的武器廢料，和十字弓的一些鐵箭就回去不良人據點。

回去不良人的據點不需要報告什麼，只要讓守門的人檢驗一下身上有沒有傷勢即可。

如果有傷的話，會進一步帶去醫療室檢查，像白魂那樣。

我帶住那些武器廢料和十字弓回到去房間休息，我很少在任何人面前嘆氣或懶坐，某程度上……我不能讓他們看見我的辛勞。

很難形容…

我就是不想，

讓所有人看到我的軟弱。
「噹…噹噹…噹噹噹噹…」話未說完，側面已經滾著一個受陰風吹向而來的橙色垃圾桶。

我下意識地跳了一下，躲過它的滾來。

「沙…沙噹…」垃圾桶停在一旁的草叢上。

而最終，我亦在一條下坡道路上，見到了背住一袋二袋的喪伯。他兩袋放住滿滿的武器，而雙手握住的始終是那珍貴的十字弓。

他站在斜路的下的單車徑上，望住眼前的行人隧道，表情極是猶豫，躊躇不前。

喪伯望望天上的雨漸漸增大，還有周圍都並沒有什麼騷動，想多兩想，便踏足向前了。

之後，我當然跟緊在他的背後。

去到行人隧道的前頭時，我才發現旁邊的小斜坡插住一塊殘舊的木牌，上面以油筆寫住這麼一句：

「*穿過隧道後，為「死亡之路」，實力不足者請三思而行──病獵，賴桑字。*」「噹…噹噹…噹噹噹噹…」話未說完，側面已經滾著一個受陰風吹向而來的橙色垃圾桶。

我下意識地跳了一下，躲過它的滾來。

「沙…沙噹…」垃圾桶停在一旁的草叢上。

而最終，我亦在一條下坡道路上，見到了背住一袋二袋的喪伯。他兩袋放住滿滿的武器，而雙手握住的始終是那珍貴的十字弓。

他站在斜路的下的單車徑上，望住眼前的行人隧道，表情極是猶豫，躊躇不前。

喪伯望望天上的雨漸漸增大，還有周圍都並沒有什麼騷動，想多兩想，便踏足向前了。

之後，我當然跟緊在他的背後。

去到行人隧道的前頭時，我才發現旁邊的小斜坡插住一塊殘舊的木牌，上面以油筆寫住這麼一句：

「*穿過隧道後，為「死亡之路」，實力不足者請三思而行──病獵，賴桑字。*」

105

「公仔…拎住。」我把十字弓交給他。

「…老師？」公仔呆住。

「你用。」我把餘下的幾枝鐵箭，也交給他。

「真係…？」公仔緩緩地接過十字弓，愣然地說：「呢把係射靶……」

「用弓點都安全過用刀。」我說。

「老師…你把遮…都爛爛地啦…」娃娃走過來捏住傘布觀看。

「把弓我配唔起……」公仔打算交回給我。

「拎去…」我按住他的手：「下次再見到你番陣…你最好對每個病者都係百發百中。」

「…」公仔望住我且無法言語。

然後，我拿起那袋武器廢料走出去，打算獨個維修一下傘子。娃娃卻在不久追了出來，說要主動替我修好傘布的裂口，因為她自稱懂得縫針，我就讓她動手去做了。

「老師……」烏雲沉沉的天空，罕有地亮出一顆冷月，娃娃受月光映射下皮膚更為冰冷：「我哋真係要走？」

「帶住你哋，太易出事。」我則維修著自己雨傘的骨架。

「就算人哋話你係大本營嘅叛徒，我同阿哥始終都會相信你。」娃娃純真的臉孔，使得如同一個小女孩用住少女的聲線跟我說話：「因為…比起我哋父母亦或養母…我哋知道你更關心我哋，有好多嘢都呃唔到個心。」

我沉住了陣，說：「你同阿哥…可以成長，喺呢個世界有足夠能力自保，就足夠。」

「咁老師你呢？」娃娃反問。

「我…」我望向了遠處幾個不良人起的營火，火焰在漆黑之中照亮得周圍光亮無比：「就好似營火咁。」

「…驅逐周邊嘅黑暗？」娃娃揚起嘴角。

「營火，都總有燃燼嘅一日。」我低住頭，說。

即使…它能夠綻放出無比熾熱的火光。

周圍的人，也無法伸手觸及我。

所以，我用冰冷的心去封藏住這團火，就讓它默默在時間的洪流中消逝……

「老師！我哋嚟個小碰拳。」娃娃舉起拳頭。

「嗯？」我伸出拳頭。

「我哋要再次相遇！」娃娃把拳頭碰在我的拳上。

這一拳是如此的，弱不禁風。

「早抖。」不經不覺間，我的傘子已經維修好了。

「…早抖！」

又過去四天……今天正是不良人開始出外掃蕩小型倖存團體的日子。

不良人分別組了團，公仔和娃娃當然是跟我。

我會讓他們在需要搜索的時候，曾經離隊遠走。如果可以的話，把病童一役中收藏好的物資一併帶走就最好。

我的隊伍總共有七個人，其中我、公仔、娃娃佔三個。另外有三名一般的不良人，和一名飛虎隊的成員，隊中唯一有槍的人。

聽說，只要是正式出征要侵略他人，非不良人的自行出外搜索行動，都會用上這個組隊架構。

每隊，都派出一名不破尚忠心手下去出征，但我相信有著另一種意義，便是用以監視隊內的人，方便回報。

餘下的飛虎隊部，則跟不破尚留在不良人據點中，留守住這裡。

掃蕩的第一天，沒有任何收穫，公仔和娃娃也沒能把握機會逃出。

到身二天、第三天都一樣，區內始終如同死寂的陌市，只有空蕩蕩的死物。

人類沒遇到，病者倒是遇到幾隻。

不少商鋪好像被病者佔地為王般，它們都佔據住，在裡面對住空白的牆壁垂著口液傻笑。

這天，也許太無聊吧，隊內的不良人談起了世界病變的初次原因，

「唉～仲記得呢日…」他撿起了地上一張殘舊的報紙，上面標題名為『女病人發狂舔人，對方冒出紅點』

「邊有人估唔到個世界之後會變成咁～」另一名不良人看住周遭都長滿植藤的商場：「一個嘴腔本身有問題嘅女人…會變成一隻舌女？」

「可能細菌變勁啦…勁到，將人變埋怪物。」手握圓鎚的不良人淺笑：「仲以為呢個世界就算有咁嘅事發生…都會係喪屍……點知嚟啲個樣不倫不類嘅病者…」

「最初仲控制到…後嚟情況開始失控。」

「不過唔好咩？」一位不良人大笑，說：「我哋呢家想做啲咩都無人阻止到！」

「啱～不過呢區似乎都冇人俾我哋玩啦？」不良人掩住額頭，沉悶地說：「幾時先去第二啲大型倖存區玩下…不破尚佬大幾時先肯進攻寶琳個邊…」

「唔好再嘈，保持隊型。」站在最後方的不破尚手下，說。

除了一般的搜索之外，他們更會像王白蛋般設下捕獸器等陷阱，讓其他倖存者踩到。

經過連續幾天的搜索，我們隊中那個不破尚的手下，終於發現了一點尚德街市的異樣。

「呢個街市…」他停住，望著。

「我哋十世之前已經搵過～已經乜都冇。」不良人答。

「既然乜都冇…點解道閘會閂住。」果然是飛虎隊出身的人，觀察尚夠細微。

「唔知喎，有人好手尾呱……總之我哋已經搵過呢到，唔會再入去。」那個不良人又答。

「你咁樣係叫逃避。」不破尚的手下試圖去把街市的鐵捲門拉開，可卻被緊緊地鎖住：「你哋都幫手！」

其他幾個不良人，互相你眼望我眼後，便握緊手上的武器瘋狂對鐵捲門進行破壞。

「鏗──！砰！鏗──砰！！」刃斧不斷地往鐵捲門上砍去。

發出來的大刺刺聲音，讓人耳朵極之不舒服。

「吧吧吧咚咚咚咚咚──」把鐵捲門的鎖都砍斷後，不破尚的手下拉起了捲門，裡頭的外貌馬上呈現。

街市裡雖然昏暗，不過有住又紅又長的中式蠟燭溫和地淡弱照亮著周圍的情況。

「呢…呢啲係…」一個不良人指住了前身應該為街市報檔的店子中，入面詭異的擺設。

裡面放滿了各種紙張和紙皮，字中的內容大概是一些宣傳語句……神經病才寫得出的句子。

「為病者平反！不病無道！！」、「建立人類與病者的美麗樂園！」、「微笑的人類，不笑的病者！」、「我就是個病者！」、「聽病者的話。」、「若你喜歡病者，其實它很美～」、「被遺憾在誤會中的病者……」

「痴線…」他們拿上手看過後，都用力地掉到地上。

「既然有蠟燭，證明有人喺到生活。」不破尚的手下，把自己的手槍扣扳機了：「再行入啲之後，就周圍搜索。」

「喔～咁刺激，對方係人類，好玩囉好玩囉，嘿。」一個握住短斧的不良人笑道。

餘下兩名不良人，則沒他那麼開心。

「喂喂，唔洗咁緊張喎～」那個覺得即將會好玩非常的不良人，跟我們說：「唔洗咁緊張喎～一陣見到班倖存者嘅話，立即捉住佢哋之中嘅細路仔或者女人做人質，其他男人自然唔會敢亂郁手，呢個係定律。」

我沒興趣學識怎樣對付人類。

但來到不良人之後，我又對付過多少人類？

兩個吧，班尼和喪伯。

總之，不良人大概都沒有好傢伙。

「洗唔洗通知其他手足嚟先？」一位不良人問。

「洗乜咁淆！」那自信人足的不良人，邪笑道：「到時啲女我哋發現…都我哋屌先！」

「你又講得啱…嘿。」

「我建議暫時離開先。」我說出自己見解。

「點解…？」不破尚手下問。

「你睇下周圍……」我望住前身應為肉檔和菜檔的店子，都極為乾淨，十足有人清理過般：「附近已經無糧食或者可以搜括嘅地方，仲點會有倖存者長期住喺到…何況呢到一早已經搜索過。」

「所以你推測係？」

「我推測係病者。」

「咁一開頭報紙檔個堆字牌又點解釋…病者唔識寫字架喎。」一名不良人反駁。

「我話病者識講嘢你信唔信？」我回想起白魂跟我提及的一件事：「佢曾經同我講過，有一個組織叫「病者平權組織」，可能都關事。」

「再走入啲咪知！」不良人忍耐不住站在原地太久。

忽然…

剛才被我們破壞完的入口，發出鐵捲門拉下的聲音。我們七人隨即回頭觀看，發現被人換上新的鎖扣子，鎖住了。

但只需用力砍幾下，都能破壞掉。

自信的不良人上前，俯望小鐵鎖：「呢到果然有人喺到…以為玩呢啲小把戲就有用？可以嚇到我哋走？哈，太天啊呀…！」那名不良人話未說完，左面倏地飛出一條大大的豬勾，勾插入其脖子中。

我們六人馬上提起武器，警戒起來！

被勾中的不良人，則被拉到一邊……消失在我們面前。

繼而，發出混亂的斬肉聲。

「咩…咩嚟…！」一個不良人緊張地問。

「點知……」另一個答。

「你班冇膽匪類！」不破尚手下舉起槍，便跑去那轉角面對不明的敵人。

料不知，他槍也未開，瞳孔只張大了0.7秒，臉孔正中央便被對方擲來了一把厚重的豬肉刀，直直地坎入血肉之中。

不破尚手下虎軀激震一下！便全身放鬆倒下死去。

「連佢都死埋！！」餘下的兩名沉實不良人，開始帶有怯意。

「鎮定…」我跟他們說。

可其中一個不良人什麼都聽不入耳了，馬上轉身逃跑，自以為脫離到危險，卻不知危險到處也是。

打從進了這個，原本被刻意封鎖住的街市。

「噠咔！」一下機關的響聲，換來那名向後逃跑的不良人的慘叫聲。

我們四人往後追去，只見他踏中了對方設置的捕獸器中。

「好…好痛！救…救我……」被狠狠地夾住的他，完全動彈不能。

捕獸器所觸及的範圍，深得見肉露骨，被王白蛋設下害白魂踩中的那個捕獸器威力強上十倍。

要做個比喻的話……

就是一個用來捕野狗，一個用來捕熊。

「佢冇救…放棄佢。」我望住那血淋淋的捕獸器。

「吓…？」餘下的一位不良人，反應驚愕。

不過，他也好快接受了同伴已死的事實：「咁我哋趁呢個機會…走喇！」他對我們三人，說。

「唔得，」我拉住他的膊，說：「用佢嚟做誘餌，我哋幾個匿埋喺一邊，伏佢。」

「行…行得通咩…不如走咗先講喇…！」他說。

「一走就可能再無機會。」我聽到那邊開始有動靜了，於是開始指示他們往四處躲藏：「匿埋好！」

鐵鍊的拉動聲，在地面響亮著。

整個街市，都只得冰冷的鐵聲。

「啊…呀啊啊…嗄啊…！」被捕獸器夾住的不良人，已經失去理性地喊著。

在十字路口被夾住的他，望住昏暗處漸漸近來的敵人，臉部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畏懼之色。

一個穿住廚師服的身影，沉重地走到他的面前。

巨大的頭部，讓我明瞭到敵人為誰。

病腦。

沒想到…是病腦。

懂得設置捕獸器來捕捉人類，的確是他媽的有智慧。

它眼前的不良人，就如同被夾中腳部的山豬不斷地哀叫著。病腦二話不說，把鐵勾拉住他那張得大大的嘴巴，勾破了臉皮……並強行往自己想走的方向離開著。

病腦一扯，捕獸器又夾得如此緊入，令得該名不良人陷入無比的痛苦，一邊頭部被勾住拉走，一邊腳部被夾緊不放。

我做出一個手勢，示意大家一起從暗處走出，偷襲病腦！可是到頭來，卻只有我和公仔二人。

我舉傘便是往它頭部一刺，公仔也用到鐵箭向它頭部射擊。這兩下的攻擊，對它巨大的腦部組織來說，簡直是微不足道。

不過，足夠引起它的大怒。

「嘎嘎呼…哞嘰嘎吧！！！」它握住鐵鍊用力一扯，順勢逃走。

「格渣──」斷骨的聲音響出，那名不良人被強行扯斷了腳部，又勾破了半邊的臉皮，生不如死。

然而，病腦則逃入前方的昏暗之處。

公仔想追住上前，我出手制止住他：「唔好追…通常越追越多陷阱。」我自己領教過不少。

「點…點算啊…我哋整嬲咗佢…」此時，那名安然無事的不良人才怯懦地走出。

「娃娃…有冇事？」公仔問。

「冇…」娃娃搖頭。

「病腦一般都唔會主動攻擊人類，除一個原因……」我望住他們，說。

「咩啊！？」安好無事的不良人問。

「公仔，你答。」我說。

「除非…」公仔望住他，答：「入侵咗佢哋嘅地盤──病窩。」

「冇…冇可能！我哋之前嚟都唔見呢個街市有特別！」他激動地說：「今次只係好奇少少…開門行入啲啲……」

「佢哋搵到適合嘅地方，就會用嚟做病窩。」

「咁我哋點算！」

「解決佢先…」我望住地下，那雙眼幾乎反白，上下身都被痛楚充斥住的不良人。

「你嚟……」那不良人不敢直視自己同伴。

「你哋有勇氣殺人，」我不屑地盯他一眼，然後把雨傘的針刺入他頸內，給他一個痛快：「冇勇氣承擔。」

他被捕獸器所害的同伴，就此斷氣。

「咁走喇我哋…」他望住已經死去的同伴。

「去返啱啱入口個到。」我帶路。

回到街市的入口，剛才死去的二人倒泊在血液之中。

他們的武器，都沒有被病腦撿去。

「娃娃，接住。」其中，我把不破尚手下的手槍拋了給她。

「點解唔俾我！？」那名不良人問。

「因為我信唔過你。」然後，我轉頭望向娃娃：「識得開槍？」

娃娃點頭。

「捲門道閘應該開唔到，佢走之前裝哂鈴噹同換哂新鎖。」我望住底下的小陷阱：「我哋一試圖打開道門……佢應該就會衝過嚟。」

「點都要殺死埋隻病者先！？」不良人問。

「無錯。」我答。

這一幕，似曾相識的。

好像我第一次對付病腦的畫面。

那時，還是懵懂的我…

一心想要在大本營獲取暴利，

有想過現在，

已經背負住那麼多重責嗎。

想到此處，我不禁在面具下嘆了氣，回神後，便望住他們三人：

「跟實我。」

我們步步為營，在地方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街市中搜索病腦的蹤影。

漸漸地…

有一首聽上去老舊的歌曲，傳入到我們耳裡，令人不禁回想五十年代的情懷。但在血腥恐怖的街市中，只能配得上「詭異」兩字。

於是，我們走到歌曲聲音的來源位置。

發現，是源於一間小小的雜房店中。

入面放著些是人類食用的乾糧，而檯面上則擺放住一部古舊的播音機，它正是播放著歌曲的源頭。

「《望春風》…」娃娃望住播音機中，顯示的曲名。

「有人類生活過痕跡…」我周圍望望，見到有罐嘉頓餅乾被放在地上：「又話你哋已經搜括乾淨呢到？」

「點知啊…」不良人慌張地答：「我哋冇可能會漏嫁喎。」

我再查看周圍，見到牆壁上貼住一張表格似的問題。如果正常略略看過一眼，不會發現有什麼特別。

可我總是覺得，這裡充滿奇怪。

所以就仔細觀察每一個角落了，料不知給我發現不得了的東西。

這份表格上面，如此寫著：

「**病者平權組織**

姓名：大廚

品種：病腦

興趣或技能：煮食、懂得製作十款以上的肉湯料理（人類肉）

保護評級：一級保護病者」

「咩意思…」我深思熟慮，只想到一個可能的答案：「唔通……」

106

「我哋入咗佢哋嘅飼養圈。」

「飼養圈……咩意思。」不良人深疑地問。

「病者平權組織，」我指住紙上的組織名字，說：「佢哋特登為呢隻病腦而設嘅飼養圈。」

「邊…有可能啊！你咪講笑啦，正常邊有人會癲到去養病者！！」他不接受我這個說法。

「你都識講正常，呢家係末世，好多思想已經唔適合套用。」

「咁飼養病者對佢哋嚟講有乜好處啊？！痴線……」不良人不斷地搖頭。

「問下幕後嘅人先知。」我走出雜貨店。

「咁幕後嘅人喺邊…！？」

「走得出呢間街市先再講。」

「或者我哋搵個隱密嘅地方匿埋到支援嚟算啦！」不良人強力提議。

「點解你寧願做一世嘅羊，都唔做一日獅子？」我反問。

「我…只係覺得等支援一齊玩圍毆…生存機率會大啲。」

「你覺得佢哋會救你？你哋同某個倖存區嘅分別在於……你哋太冷血。」我想著不良人的種種缺點：「仲有太過鐘意欺騙人，就算係自己人。」

那名不良人聽完我所說後，嚴謹的神情若有所思，不再反駁。

「以前…不破尚佬大唔係咁。」良久，他說。

「唔係咁？」我們停在一檔前身為燒味店的地方，搜索著。

「…以前不破尚佬大佢好有義氣！」不良人無心搜索，徑自地說：「直到嗰個人消失。」

「邊個？」我發現，這間燒味店的空氣之中，飄漫著一陣燒肉香烤焦香的味道。

「滿天…。」

「點解乜都好似關佢事……」我低聲自吟，續問：「之後？」

「老實講…我都算喺「不良人」入面一段時間，身為全區公敵嘅我哋，每日就只係不斷同其他倖存勢力戰鬥。講武力我哋第一，但講謀略我哋就略遜一籌……」不良人繼續說下去：「直至有一日，滿天佢加入咗我哋，就徹底改變咗呢一切。佢帶領我哋對抗病者之餘，仲教我哋點樣利用病者去對付其他倖存區嘅人……你估我哋不良人呢個細組織，真係靠個幾把槍同刀仲有少少唔怕死嘅人，就可以對付到成個將軍澳區所有嘅大、中型倖存團體？」

「利用病者去對付其他倖存區……？」我越走得入店子，那香味就越是撲鼻。

「人類同人類嘅鬥爭往往對峙好耐，但病者同人類嘅鬥爭幾乎可以喺三十分鐘之內就定輸贏……」不良人用手指劃過砧板上一滴不明的汁液，放在指中望：「滿天佢教我哋點樣引導病者接近其他倖存區，然後將佢哋逐一擊破。」

「引導病者攻擊人哋倖存區…」這招，的確很是陰險。

但也充滿住很高危險性。

「你哋就係靠呢種方法，漸漸稱霸？」我問。

「當然…所以我哋不良人都好信任滿天。」他感嘆地抬頭，說：「而且，大家彼此之間仲不知不覺義氣相挺。總之，係我哋最輝煌嘅一段時期。」

「我明白，當一個團體有個人可以帶領大家走出困局……佢自然會漸漸成為其他人嘅向心力，一種精神嘅存在。」我說。

終於，我發現焦香味的源頭來自於燒味店中一個大烤爐，入面躺坐一件全身燒得焦黑的人類屍體。

「個陣我哋就真係天不怕，地不怕！因為我哋背後有大家。」不良人的笑容很快便褪去，說：「不過…自從滿天有次出征，喺靈實醫院消失之後，就冇再返過嚟。」

「聽講過…其他去過嘅人，都全部冇返過嚟。」我清楚原因，因為他們不是給病牙或病嘴殺了，就是滿天親自操刀下去殺人。

「一向領導住「不良人」嘅不破尚因為咁，心灰意冷咗一段時間，到後來更加想親自過去搵滿天下落……」

「結果？」他真的去找了，就不會依然在生吧。

「結果，考慮到萬一不破尚都失蹤埋，不良人就會群龍無首，所以就算不破尚幾想出去搵滿天返嚟……都只可以喺據點中靜候。」不良人嘆了口氣：「慢慢，時間耐咗，不良人嘅大家已經失去咗當初嘅向心力，純粹為生存而生存、為殺戮而殺戮。」

「嗰個男人對你哋嚟講，真係咁重要？」我說。

「或者咁講？」不良人抱起了手，靠住牆說：「我哋每個人…都總有個令自己改變，令自己感覺「活著」嘅人。」

「…嗯」我想起了遠方的少佐，面對我死亡後那黯然帶傷的沮喪神情。

「個種感覺，並唔係話熟識嘅朋友、相戀以久嘅情侶、關係密切嘅家人可以俾到。」不良人精準地說出那感覺的所在：「而係……你覺得可以同佢共赴生死，只有佢，就算天跌落嚟都無有怕。」

「呢種關係…應該點叫？」我居然，認真地聽住他的長篇大論。

「大概就係叫……戰友吧。」

我眼角斜瞧那名不良人一眼，問：「你叫咩名？」

「我叫阿漢…」

「生存落去。」我向他說。

為了，見回想要見的人。

「…呀呃！」忽然，傳來娃娃的驚叫聲。

我倆馬上走去查看，發現他兄妹開了間吊放住人類屍體的密室。入面屍氣沖天，屍味濃得幾乎要把人弄暈。

「乜料，全部都俾人用鐵勾扣住個下巴……」可能阿漢見慣了死人，所以能夠盡量鎮定地望住入面的情況。

「老師…佢哋身體有俾人切割嘅痕跡…」公仔主動說。

「應該就係個隻病者做…似乎佢好鐘意用人類嚟做料理。」我想，它從不知哪裡學到了人類的烹煮技能，便將此項才能以非人的速度學會精通了。

從剛才的燒肉焦香味可以得知，因為要燒焦跟燒香的味道是兩回事，證明它已經掌握了人類對味覺的要求。

病腦的學習能力，真的無話可說。

「實在太恐怖……」阿漢搖搖頭。

「人類都相差無幾。」我說。

我們離開燒味店後，又繼續在街市通道而行。

「佢到底會喺邊……」阿漢轉頭橫顧：「隻病腦…」

「老師…」經過一間麵包店時，公仔見到雪櫃裡面放住一枝水：「入面有樽水。」

「十居其九都係陷阱。」我說。

「聞唔聞到……」娃娃突然問。

「你話…啲香味？」阿漢疑惑。

「係……由啱啱開始已經一直有。」娃娃答。

「老師，要跟住香味嚟行？」公仔問。

「搵埋其他地方先。」我說。

接下來，我們找到了一個收藏住活人的店子。

看看店內的籠子，前身應該為賣雞的地方。

如今籠子卻改建成困住人類的，入面總共有十多個籠子，鐵籠只有一部洗衣機的大細，被困在裡面的活人只能保持彎腳跪住的姿勢，因為位子太窄狹了。

「好多人類…仲未死…」公仔愕視住籠裡的人：「解放哂佢哋？！」

「唔好住，一陣引起騷亂就煩。」我說。

「大…大偉！？」阿漢指住了其中一個鐵籠，入面的人：「佢都係不良人嚟！幾個星期之前失咗蹤！」

不過，他好像充耳不聞，完全不理會阿漢的呼喊。

「佢隻腳…」娃娃指住他有點發紫的腳部。

「應該係長期扭曲得太耐。」我推測。

「啊…呀呀啊啊啊啊啊！！！！！！！」一陣狂亂的慘叫聲驀地從街市右上角傳來。

我跟他們對上一眼後，隨即趕到那邊，發現病腦正站在肉檔中肢解著某個清醒的人，豬肉刀從它手上一刀一刀的砍下去，那男人很快便失血而死。

繼而，下一個被送上豬肉檔砧板上的，正是王白蛋本人！

「係王白蛋…！」阿漢也認識他同伙的不良人。

「原來佢喺到……」這就是，白魂所說他被綁來的地方嗎。

奇怪的是，王白蛋比起上個星期，還胖上一大截，神情呆滯。

「快啲諗下辦法！」阿漢拉住我的膊。

「你去做誘餌。」我按住阿漢的背，打算推他出去。

「咩…咩話！？仲有冇其他方法…？！」他驚訝地說。

「直接面對佢！」我拉住阿漢和公仔的衣背，一同推二人出去，之後自己也闖出去跑向病腦了。

在它的豬肉刀要砍到王白飛的大腿之前，我及時將傘子伸出擋住這記無情利刃，病腦馬上抬頭望向我，露出怒不可遏的表情……

並且拉住了王白蛋，試圖逃走。

眼見他被抓走了，我們都追了上去，可是望住它的背影，我就越覺詭異。為什麼病腦第一時間不是還擊，而是逃走？

只有一個可能……

「停！」我大喊。

可是已經太遲了，

同時地，在我們所站著的十字路口的上方，突然傳來「隆隆」一聲，一個鐵籠忽然從天而降！

「冰──」鐵籠把我們四人都困住了。

原本一直逃跑的病腦停下來，發出類似奸笑的聲音，轉頭用凌厲的面目看望著我們：「嘿嘎嘎嘎呼呼哄冒吧……」

「我哋中伏…！？」阿漢十指握緊鐵籠。

「中計…佢根本就係引我哋過去。」我恨切地盯住眼前的病腦。

「佢點知王白蛋係我哋嘅人！？」

「或者…佢一早已經偷聽而且有留意我哋講嘢，一直有提及「不良人」三隻字，之後王白蛋俾人捉個陣佢自己可能又提及過「不良人」三隻字，佢一直記住，而且仲諗到可以點做。」我說。

「你會唔會諗得佢過份聰明……」阿漢身體畏怯地顫著。

「病腦佢哋智商比正常人類仲高出幾倍……就算係，都唔出奇。」人類最大敵人，是智慧。

別人能勝過你，總是贏在你猜不透、想不到的地方。

而往往那些地方……

都是習以為常的小習慣。

我們被捕於籠子後，它沒有把我們立即殺掉，反而很是高興地推著籠子到街市的某個地方，途中更學著人類的聲音哼起《望春風》的調子。

「佢要送我哋去邊……」阿漢不敢直視那隻病腦，緊緊合上了雙眼。

「估計…」我無奈地淺笑，說：「佢鐘意新鮮嘅食材。」

「咩…咩話！？佢想困住我哋…好似雞籠個班人咁！？」阿漢猛地搖頭：「唔啊…冇可能嫁！救命呀！！！」

「唔好爭扎太多…」我調侃道：「一陣佢認為你係最生猛最新鮮嘅食材仲快死。」

「點解你仲識講笑…！！」

「反正我哋被人困住咗，呢家你點激動都冇用。」我道出事實。

倒不如，細心留意一下周遭可用的物件。

「仆街啦…」阿漢欲哭無淚地坐嘆氣：「俾人類殺都仲好……我真係唔想死喺病者手上…」

最終，病腦把籠子推到一處闊大的空間才停下。

那裡前身像是大魚檔。滿地皆是深紅的血液，人類殘肢就像被遺棄的雞件般，被隨手掉到地上一個地方。而中間，放住一個大烹鍋，更貼切一點應該說是大甕，底下放著柴火，古代的煮食方法。

現在世界沒有穩定電源供應，這種煮食方法在各大倖存區都很常見。

病腦對住我們深深一笑，嘴角鮮紅似血。然後走到旁邊，把一個男童的屍體拖出，用力一拋掉到原本應用來養殖新鮮海魚的大魚缸中，小男童毫無靈魂地落入水中，病腦上前捉住其身用力於水中激擦著。

像是想要把他身上所有污垢都洗乾淨，病腦自己卻是血跡斑斑，該被洗滌的人應該是它。

「唔好同我講…佢要即場…喺我哋面前煮咗佢嚟食……」阿漢緊閉住眼睛。

我則用雙手掩住了公仔和娃娃的眼睛，不讓他們看見。

病腦把「食材」洗好後，將小男童拿出，再用一把專門用以削魚皮的刀，細削著男童的肌膚，使他一層一層幼滑的皮層脫落，露出鮮紅的血肉。

107

隨後，病腦把他的血肉一片一片的斬出，再放到自己沸騰而久的滾水中焯幾秒，放入口中細嚼。

「嘎啦啦咚咽…」

肌體不齊的男孩，被它索性掉到熱騰騰的滾水之中，並把鍋中的幾副白骨取出棄掉。

從全副細小的骨骼看來，已經有多名兒童遭到「大廚」毒手。

病腦執起一個長長的湯匙子，便不斷在鍋中攪拌，場面心寒。諷刺的是，稍稍脫下面具的我，嗅到一陣豬肉湯的香味，在店中的空氣間漫迴，相信是出於鍋子。

但這陣香味的來源，是出自人類的身上。

「啊！」阿漢掩住鼻子：「我就快俾呢種味搞到精神分裂……」

病腦拿起一本類似烹煮的食譜，望住裡面的內容似懂非懂的點頭，然後在鍋裡放些調味料、香草等東西進去。

「要走得甩…就一定要靠佢打開個籠。」我跟他們說。

「可以點做？」公仔問。

「引佢注意。」我說出自己計劃：「等佢打開個籠嘅瞬間…再出去。」

「喂！喂喂喂！！！食我喇！」阿漢忽然猛搖籠子：「你這賤種人！」

可是對於阿漢他的吼叫，病腦完全不理會，就像被困在鐵籠中的雞鳴叫一樣，是理所當然的。

「公仔…」我拍拍他的膊。

會意的公仔，稍為推開了擋住視線的阿漢，然後舉起十字弓在鐵枝之間瞄準住病腦。

「嗖！」鐵箭射出，直入它的後腦。

病腦稍為抖動一下，轉身望後……

有對付過病腦，就清楚它們的生命力有多強，彩明商場那次儘管出動到火燒大腦，也沒能夠完全把它殺死。

所以單憑我雨傘的刺擊和公仔短短一箭，是沒可能殺得死它的。

不過，足以讓它注意我們。

「嘎嘎啾嘹嗚！！！」病腦憤怒地走到我們面前，用豬肉刀瘋狂砍著鐵籠，似是警告著我們。

「嘶──」我把雨傘，刺入到它扭曲得變扁的眼窩之中。

雙方也靜了數秒後，病腦不跟我們客氣了，打開了籠子扯住阿漢的腿迫他出來，我們也一湧而上的迫出去！

籠裡雞作反！激怒有智慧的人，就是讓他們智慧瞬間下降的方法。

病腦用刀對我們不斷亂揮，可是我們往四周跑著，它根本找不到一個目標去對付。

它再一次取出自己的鐵勾，不同的是…這次把勾子扭脫了，轉為把豬肉刀的木柄扭入鐵鍊中，形成一把鐵鍊豬肉刀……！

「小心！」我向阿漢喊著。

阿漢隨即回頭，驚見病腦把刀向他擲去！馬上彎低半個身，僅僅避開這一記。

阿漢避得一次，避不過第二次。

病腦收回刀鏈，再往他腿上一擲，這次豬肉刀打中他的腳脛了。

「啊…！」阿漢按住大腿，痛苦大叫。

當我想上前阻擋住病腦的前進時，它的氣場壓倒了我。

那令人畏懼，又深怨的眼神恨恨地盯住我！

這發自內心的毛毛感覺，是人類對病者的畏懼。

繼而，病腦把阿漢捉住，並將豬肉刀架在其頸前。

我們三人不敢輕舉妄動，生怕它隨便就取了阿漢的命……

「你走啦…」阿漢全身顫得動彈不能：「我已經……」

「老師…」公仔走到我旁邊。

「唔好開箭…」我說。

病腦，正用阿漢來做人肉盾牌。

「近身對付佢…？」公仔問。

「唔好，有危險…」它手上亂揮的豬肉刀，只需砍一下就足以讓敵人重創。

我們，處於下風。

原因之一，我沒有足夠把握近戰，能贏於病腦。

原因之二，我…衡量了對方生命的價值。

我理智告訴我，不值得為一個不良人，而去作出任何風險行為。

「走啊！」忽地，阿漢往病腦的手一咬。

「漢！」

「當我已經死咗……我…突然間諗番起…滿天！」阿漢用力咬緊病腦帶點破損乾爛的手掌，吟沉不清地說：「你哋佢叫人嚟支援！！！」

「走…」我帶住公仔和娃娃轉身逃離，不想白白浪費了阿漢的犧牲。

可是，絕望之後……

依然是絕望。

在我們跑到快要逃出魚檔的時候，轉角倏地揮來一枝鐵撬，沉重地打在我臉上。一個衫褲白超乎雪的男人，從轉角步出。

暈眩的我，被鐵撬打得狼狽地退後、摔坐。

並在之後，公仔的反應也來不及開箭，被人用鐵撬毆在頭上！「砰」的一聲，他應聲而倒……娃娃的下場亦一樣。

被神秘人襲擊的我們，失去了行動能力。

腦部暈脹得傳遞不到任何神經訊息迫使自己行動，只能迷糊地給綁住在地上，像一隻待宰的羔羊，公仔和娃娃則完全暈死過去。

在我稍為有點意識，視線也不太模糊後，我能看清用鐵撬襲擊我們的人的樣子了。

是個上衣、長褲都雪白無垢的男人，在衛生惡劣的亂世中，很難相信會有這般潔白的衣服供人穿著。

「歡迎！進入病窩天國。」那男人見我有點意識，便開始說：「請你稍等，大廚為你烹煮緊美味嘅肉湯。」

「…」我動了動手腕，發現被人用繩子綁住了。

「未介紹，我係病者平權組織成員之一。」他自我介紹著：「夏當。」

「夏當…？」我望住一旁正為大鍋換水的病腦。

這個叫夏當的人雖然身為人類，病腦卻無視他的存在，難道如同滿天和大BOSS一樣，他們關係非淺？

「病腦係一種聰明、稀有、高等嘅生命體，亦會有可愛嘅時候。」夏當訴說著我的罪行：「所以我唔太明白你，點解要攻擊病者。」

「你應該好清楚…除咗病腦之外，其他病者都係無腦。」

「我當然明白。」夏當微微一笑，雙手放前：「但你又有冇諗過，病者係遭受人類殘酷嘅對待先會還擊？我覺得啊，既然上天要病者存在，就接受佢哋存在，何必趕盡殺絕？我相信病者同人類係可以共存。」

「荒謬……佢哋存在會係消滅人類。」我反駁。

病腦把一鍋水換新後，便抱住還在暈迷當中的公仔和娃娃進去大鍋中，開始在鍋底添柴生火。

「唔同你講咁多廢話，或者你試過大廚嘅肉湯…又或者試過香煎人腦之後，會有其他諗法？」夏當直接回避我問題，

在等待水煮熱的期間，病腦走去把死去不久的阿漢用豬肉刀替他開腦，把表面的頭部皮層削開後，用小鎚子敲碎其頭骨殼，再小切一片腦部組織出來，血淋淋的極是嘔心。

「我一向都鐘意望住大廚煮嘢食。」夏當津津樂道地點頭。

「你一直…都匿埋喺到？」我說。

「當然，如果唔係大廚點會知道，要用同你哋一樣係不良人嘅同伴引誘你哋過嚟。」

原來這傢伙早就匿藏在街市之中，我應該早就想到……這裡有人類生活過的痕跡。

那一罐嘉頓餅乾，就是個最大提示。

病腦又割了一小塊阿漢身上的人皮，放在小煎鍋中香煎成油，才把那片腦部組織放入。

「滋滋滋滋……」煎鍋響起聲音與白煙。

不消一會，病廚伸出一隻手向夏當示意，已經把腦部組織煎完，可以上桌了。

「俾你品嚐下……」夏當夾起那一片被煎得白軟軟的腦部組織，打算放到我嘴前：「亂世之下嘅美味。」

他脫下我的鳥嘴面具，有點訝異：「喔？原來你半邊臉曾經燒傷過……」

我向他臉上吐了口唾液：「留返俾你自己…」單單是聞到那陣味，我已經想吐了。

「唔緊要，我自己食。」夏當沒有生氣，自己把那片腦組織吃下：「唔～香軟嘅質感，香煎人腦係我食過最好食嘅嘢。」

我望往大鍋中的公仔和娃娃，他倆臉部開始赤紅，似乎水溫開始變熱了……

要想點辦法才行…

但如今，我只想同一個方法。

一個以痛苦換來生存的機會。

我望住鍋底下墊著的柴火，火勢漸漸大起來。

「點解你哋組織要保護病者，講個令我接受到嘅原因。」現在我要先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

「講多無謂～你係要反駁嘅總會諗到籍口，我講得啱唔啱？」夏當撿起公仔的十字弓，在我面前凝望一下，然後隨便掉到地上：「呢種冇乜殺傷力嘅武器～對病腦點會有用？」

「或者係因為你哋嘅人生…同病者一樣都係無人愛護嘅可憐蟲、怪物！所以對佢哋產生共鳴？」我說。

「你…你…再講一次，我會要你後悔！」夏當大喝，就彎低身子要拾起鐵撬。

就趁這一瞬間……！

「就睇下邊個會後悔！！」全身被綁住的我，透過跳躍去到大鍋前，並把手腕的位置，靠到鍋下的柴火中。

熾熱的火焰燃燒著我的手部，但同時地綁住我的繩子被燒斷了！以痛楚，換來求存的可能。

下一秒，手部鬆脫的我飛撲了去一旁掉落的十字弓前，快速地把鐵箭填裝好，再瞄準往已經握住鐵撬，衝我而來的夏當。

「冇乜殺傷力？」我連發兩箭向夏當他：「咁你自己感受下。」

「嗖嗖──！」

「呀…！！」夏當痛苦地停下，低頭望住自己胸腹插住的短鐵箭：「你……」

「唔嘎嘎嘎嘰咚！！！」病腦見我反抗了，馬上放下湯匙，轉為拿起那一把連住長鐵鍊的豬肉刀向我一擲！

我情急之下，舉起了十字弓擋住在自己面前。

「噹」的一聲，豬肉刀深深地陷入十字弓之中，直接把它的結構破壞了一半！之後病腦更是對鐵鍊一扯，想要把豬肉刀拉回過來。

可是，我也捉住鐵鍊了，不讓它把豬肉刀扯回去。

「嗄嘎嘎嘎！！」病腦用力地扯住，跟我比力。

意識到比力只會輸它的我，留意到豬肉刀和鐵鍊是它自己組合上去的，原本勾子的部份已經被拆下改為這把豬肉刀替代。

於我靈機一觸，索性把豬肉刀從鐵鍊的扭駁位之中，扭拆下來！使病腦拉回去，就只是一條冷冷的冰鍊。

同時我五指夾起十字弓餘下的四枝鐵箭，一邊向病腦衝刺一邊飛擲過去，令病腦它舉手保護自己眼睛位置！

當四枝鐵箭都被我擲出的時候，病腦才把手垂下……但已經太遲了。

我已經握住它的豬肉刀，在它面前。

. . .

. .

.

「嘶──！！！！！」腦汁四濺。

我對它，當然不會只有一刀的恨意。

繼後，我瘋狂地對它腦部揮斬，它的慘叫聲則不斷地喊出，於街市中迴傳，直至它的腦部有住數之不盡的斬痕，才把豬肉刀深深地刺入它天靈蓋大概的位置……

「嘶──」這一下，它沒再吼叫了。

直至大鍋中的水發出沸騰的聲音，我才回神過來，把公仔和娃娃從熱水之中抱出。

「咁樣…對…待病…腦…」中了兩箭的夏當還未死去，說：「你會有報應……！」

我發現他們二人身體都極熱，差點就要起水泡了，我便過去那大魚缸之中，把冰涼的水都倒在二人身上，讓他們體溫暫且下降。

「公仔…」我輕拍他們二人臉部，但一點反應也沒有：「娃娃……」

「…」

「唔好有事……」

「咳…咳咳…！」公仔忽然咳嗽起來，虛弱地打開眼睛，並把手放到我背後：「老師…！」

「唔…」娃娃的手也放到我背上，虛弱地醒來、苦笑：「老師…我好似……聽到你嘅低沉嘅叫聲……」

「冇…冇天理啊…」夏當見兩兄妹還活著，便苦苦哀叫起來：「哈哈哈哈……不過我嘅大廚唔會咁易死…」

在他說完之際，本應被豬肉刀砍得七損八傷，基本要死的病腦，它作出最後的掙扎，把豬肉刀從自己天靈蓋用力地拔出……

糟了，手上只有壞了一半的十字弓，但也沒有箭在身了。

望住病腦深恨的靠近，我們只能步步後退……

誰會想到，它在受此等斬傷後還能活過來？

「嗄！！！！！」病腦握住豬肉刀衝向我們，動作奇快。

彷彿迴光返照，使出自己生命之中最後一分的力量。

我擋在兩兄妹面前，張開雙手……

這是，唯一能做的。

「老師…」公仔拉住我的手。

「走…」

「…唔會！」娃娃從我袍邊出現，勇敢地面向了病腦：「今次唔會再得你一個！」

「砰！！砰砰砰！砰！砰！」娃娃把我給她傍身用的手槍，開往了病腦。

子彈快速且連續地貫穿它的腦部，最終……病腦在我們面前停止了一切的行動。

倒下。

108

街市的一役，真正地完結了。

「差啲唔記得…我俾咗把槍你。」我對娃娃說。

「我原本都唔記得咗自己收咗把槍…」娃娃抬頭望住我，說：「但係…我想保護番老師你，我先突然間諗番起。」

過於驚恐的人，會忘記手上原本該有用來面對畏懼的武器。

但如果妳有面對畏懼的勇氣，將會想起自己原本該有的武器，並面對。

這個道理，今天總算得以證實…。

在那之後，我們合力把病腦托到入沸騰的大鍋之中，把它的腦部給熱水煮熟，以防它還生存。

而那個受箭傷的夏當……

則給我帶回去不良人據點之中。

公仔和娃娃，我相信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自保了，所以讓他們獨自前往去滿天所在的地方。

在離開前，我提醒公仔要取回那袋之前對付病童所得來的物資與武器，因為我應該用不上了。

步出街市後，只見天色陰沉，涼風陣陣，要入黑了。

「呢個係我俾你哋最後嘅考驗……」我說。

「多謝你…」公仔凝望住我。

娃娃眼波有些傷悲，只躲在兄長身後，看來是捨不得分別。

「…再見。」我說。

一般情況下，應該是老師目睹已經長大的學生離去，但我怕他們會不肯走，所以自己先走一步了。

我捉住被綁住雙手的夏當離去，算是功成身退？

「…老師！」娃娃叫住了我。

我停下來，問：「嗯？」

「我想知最後一件事啊…！」娃娃向我問：「你叫咩名呀！」

我沉默了一陣，答：

「M。」

109

在我回答完後，街上掀起了一陣狂風，吹拂著我黑長的大袍和凌亂的黑髮。

我就這般，離他們兩個而去了。

時代，總不會讓人的步伐停下。

「佢哋返嚟……」一進小學閘口，守門的不良人已經向裡面傳話。

我把病者平權組織成員夏當押到去操場中央，左右兩邊各站住了行動結束後回來的不良人，他們不屑地打量著我帶回來的夏當，並討論著。

「佢係邊個？」身為不破尚秘書的凱銘，第一個上前問。

「佢係病者平權組織嘅成員，喺街市發現…」我說下去：「佢同一隻病腦喺入面到住。」

「明白，暫時送佢入監先。」銘凱「啪」一下手指，兩名手下隨即上前把夏當帶走。

而夏當基本上已經失去思考，眼神放空，口中不斷喃喃地說：「大廚…大廚……大廚…你哋…殺咗……大廚…」

「佢之後會點？」我向銘凱問。

「我哋會同佢玩啲小遊戲，喺佢嘴巴撬出一啲有用嘅情報。」銘凱托一托自身黑框的眼鏡。

「小遊戲？」

「一啲…足以令到正常人精神崩潰，變傻大笑嘅遊戲。」

「明白～」

「點解得你一個返嚟？」銘凱望我周圍，也不見我的隊員。

「……遇到病腦，全軍覆沒。」

銘凱稍為抬高了頭，盯住我：「得你一個，生存？」

「嗯。」

「跟我嚟，死咁多人……要向不破尚佬大回報。」銘凱疑惑一陣後，跟我說。

如常地，不破尚只會待在小學的最高層，要見他也只有到這一層才有辦法。

喝住一樽陳舊威士忌的不破尚，沒有在意到我們，只閉住眼睛安坐在佛陀像上休息。

那是，回憶的神傷。

「今日出征情況點？」待我們來到面前，他才緩緩地問。

「一切正常，但鳥嘴老師個一組…稍為出咗啲意外。」銘凱如實地回報。

「意外？」不破尚依然閉住眼睛。

蠟燭幽幽的火光映射在各人臉上，更顯悠意。

「佢哋遇到病腦同病者平權組織嘅成員，得番鳥嘴老師一個生還，另外捉咗個平權成員返嚟。」銘凱說。

不破尚倏然打開眼睛，望住散滿於地上的金幣紙鈔：「嗯？咁要去睇下。」

前去的路上，不破尚跟銘凱問起一些事情，跟在後面的我也一份兒聽了。

「銘凱，病者平權組織……喺邊到嚟，好似聽講過。」不破尚說。

「係寶琳倖存區一帶嘅地下性組織，根據嗰一邊嘅諜報，佢哋主要以幫助病者獲得平權而聞名。」銘凱答。

諜報？原來那一邊，也有放置到間諜。

似乎不良人……他們很拿手放置間諜到別人的倖存區之中。

「點解寶琳個班畜生會出現喺呢一帶～？」不破尚語氣中，隱約帶住不滿的情緒。

「暫時唔清楚，一陣可以盤問。」銘凱答。

夏當被人監禁的地方在四樓，入面原本的課室都被改裝成監獄般的地方，有住簡陋的鐵欄杆囚禁住俘虜，包括當初進攻大本營時所拐走的平民，如今都死餘四、五個。

要見夏當，就必須經過囚牢。

入面的俘虜幾乎都是骨瘦如柴、損手爛腳、目無神情，既得不到食物足夠的營養，又長時間受不良人的玩弄折磨，能等待的……就只有死亡的那一天。

「鳥嘴老師…」在前頭的不破尚，突然叫住我：「你知唔知，一個監獄對社會係有住一種意義，就算係我哋呢種小型據點。」

「權威？」我說。

監獄其實也只不過是當權者的武器之一。

「佢仲代表住尊嚴，同優越感。」不破尚無故地跟我搭起閒話：「俾喺呢種賤民，我哋更有尊嚴，可以喺佢哋身上拎到優越感……同時，會警惕自己一言一行，否則都會變成同佢哋一樣嘅階下囚，失去原本應該有嘅嘢。」

「明白。」他，是在警告我嗎。

「已經到。」銘凱停下來，進入到一間課室內。

一間空空如也，四面是牆的課室。原本玻璃窗的位置，都被人用木板和釘子封住，使得關進去的人不見天日。

而被關進去一小時也沒有的夏當，還是保持住那呆滯的神情，喃喃自語：「大廚…我朋友啊…大廚……你哋殺咗大廚…」

「佢講緊乜。」不破尚望住抱腳縮在一角的夏當。

「大廚係嗰隻病腦嘅名。」我答。

「仲唔拷問？」不破尚冷淡地說。

「係。」答畢，銘凱叫了兩名不良人進來，幫忙進行逼供。

兩名不良人分別捉住夏當的左右兩臂，此舉似乎是為防他會掙扎亂動，然後銘凱踏前凝望夏當，先問出一條問題：

「你叫咩名？」

「大廚…你哋殺…咗大…廚…」

「你叫咩名？」銘凱再問一次。

「大…廚…唔好…死…唔…呀啊啊啊啊啊！！！！」夏當說到一半，就瘋狂地大叫起來。

原來看似文質彬彬的銘凱，已經狠辣地徒手拗斷夏當的右手無名指，「格噠」清脆的斷指聲，令人隱隱作痛。

「呼啊呀呀！！！…媽啊…呀啊！」夏當的斷指，猶如僵直了般不能彎伸。

「第二隻。」銘凱這次對夏當的左手無名指用力一拗。

「格噠」，又是一下清脆的響亮聲。

夏當已經痛得眼水狂流，瘋狂慘叫……

「所以，你叫咩名？」銘凱再問一次。

「夏…夏當…！！」他連站，也站不穩，要兩邊的不良人扶持住。

「你識跟住遊戲規則玩就好。」銘凱禮貌地微笑：「唔會太痛苦。」

「啊…嗄…呀…嗄嗄！！唔好啊…」夏當眼球在顫動。

銘凱捉住他的左手中指，說：「第二條問題，你嚟自邊個組織？」

「我…我嚟…嗄……自…病…病者…平平權組…織…」

「答得太慢～」

「格噠」

接下來，銘凱的拷問進度都以幾何級上升。

「第三條問題，你點解會嚟呢一區。」

「因為…上頭先我哋…搵……搵一個…可以令大廚…安心做病窩嘅…地方…！」

「第四條問題，點解唔喺寶琳區內搵。」

「…因為，有…有個區內嘅病獵公會…不斷狙擊我哋……」

「第五條問題，你有冇同黨喺附近。」

「有…有！」

「第六條問題，你同黨喺邊？」

「佢…佢哋會喺…附近一帶嘅教堂…實際…我…我！真係唔知！！」

「第七條問題，」銘凱問這條時，稍稍停了停，像是思疑了幾秒才繼續問：「啱啱除咗你之外……仲有冇人生存。」

「有…有啊！！仲有佢！」夏當眼睛激瞪住我，說：「仲有一個男一個女嘅！！！」

「…」面具下的我怔住了。

「一男一女？」銘凱選擇深入地問。

「係…大約十六、十七歲左右……五…五觀好精…緻！」夏當大喊。

銘凱轉身，望住了我。

就連同一直抱手，站在旁邊觀察的不破尚也斜瞧住我。

氣氛，一瞬間改變。

我…當然不會像個白痴一樣，急著為自己解釋。

「點解我要咁做？」我反問。

「實…實際原因…我冇聽清楚……」夏當以哀求的聲線說：「係真嫁！信我講嘅嘢！！」

「陷害人好簡單，相信人好難。」我淡然地說：「而且…我冇理由要帶一個，見住公仔同娃娃都仲生還嘅戰俘番嚟。」

「你…你打橫嚟講！」夏當馬上反駁。

銘凱點頭，亦開始同意我的觀點。

「鳥嘴老師～對於自己友軍同敵軍嘅說話，我哋當然要無條件相信你嘅說話，因為相信自己人係理所當然。」不破尚終於開腔，說：「但係一個跪喺痛楚同求生之下嘅人，都好難會有心意去構建出一個謊言。」

「所以……你選擇相信嘅係？」我望向不破尚。

不破尚合上眼睛：「呢段時間，我觀察你好耐…我始終望唔透，你面具底下嘅渴求。」

「…」

「喺亂世之下，每個人都總會有自己嘅目的……唯獨係你。」不破尚走到面前，凝望住我近乎要貫穿我的靈魂：「或者，係你嘅鎖心術太過厲害？」

「你嘅讀心術，總有一日會讀得到。」我說。

不破尚依然凝望住我，不過這次比以往更為長久、更為深入，並即將做出一件令自己後悔的事情。

「我已經唔想再猜疑你嘅心思，」不破尚的眼神卸下了戒備，說：「你可以正式加入不良人，即使你同滿天一樣……係一隻我控制唔到嘅棋。」

「啊…嗄…」夏當望住這情景，不敢吐出任何一句。

「不破尚大人，你選擇相信嘅係鳥嘴老師？」銘凱問。

不破尚繼續走到一旁背靠黑板，閉眼、點頭。

「噠格…」斷指聲。

「…哇呀呀呀呀啊！！！！」夏當痛苦地慘叫。

「講大話嘅懲罰。」銘凱又拗斷了夏當一隻手指。

「我…我咳…我冇呀！！」夏當苦苦哀叫。

「又講？」

最終，對夏當的拷問以斷了七隻手指作結。

痛楚已經混入他神經的每一處，就算拷問結束了還是不停地痛叫著，聲音慘絕人寰。

離開四樓後，銘凱說我已經通過不破尚的觀察，因此能夠成為正式的不良人一份子。

他把我帶到一樓的紋身室對我說，正式的不良人並不是代表一般我見到在大閘守門、在外面搜索、在前線戰鬥的那一種不良人。

而是具有才能、智慧、實力或是技術，且對不破尚極為忠心，通常他試驗和觀察的人，才能當上。

「我哋一般會用紋身嚟做標記，一般同正式嘅不良人分別。」銘凱手持紋身工具，對準我右臂：「好似我哋呢種正式嘅不良人成員，一般喺外面遇到困難我哋都會派出支援去幫你、對政策有提出建議嘅權利，但一切由不破尚大人作定倫，而且有槍械使用權。」

我說：「難怪……之前有不良人遇害，你哋都唔派人幫佢。」王白蛋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哋冇時間，冇資源去救一啲無用嘅人。」銘凱開始在我右臂上紋個標記。

「而且你記住，」銘凱提醒我，說：「一旦紋咗之後，你就會係所有倖存區嘅公敵，隱藏好自己嘅標記。」

「某程度上嚟講…呢個標記，就係代表不良人嘅幹部？」我望住自己右臂逐漸成形的標記。

「你可以咁理解。」銘凱說下去：「一般…貼身看守住不破尚、提出政策建議、去其他倖存區做間諜、侵略指揮呢種工作，都係由呢啲人勝任。」

「…咁，你認得一個叫馬德梵嘅人？」我想起他，被不良人派來大本營的間諜。

「認得，佢同佢老婆對不破尚大人，都有住極其瘋狂嘅狂熱同忠誠。」銘凱訴說著：「所以，當初被派去大本營做間諜。」

一會兒後，在我右臂上一刺一刺的痛感消失了，意味住紋身已經結束。我走到鏡前凝望自己臂上，正式不良人的標記。

我把深黑的袖袍拉下，將其掩蓋住。

離成功，又近一步了。

110

那晚，銘凱帶我紋了正式「不良人」圖案後，更叫我在凌晨兩時半在六樓等候。已經滲入到不良人核心的我，只能聽著辦。

在那裡，我更遇到董倫了。

「Wo～呢個咪係我哋鼎鼎大名嘅烏嘴先生？」我還以為這種時間，董倫他這種人已經在高床安枕。

我盡可能地提防他：「董倫。」

「呢種地方、呢種時候，你唔應該出現喺到～亦或係，有人邀請你嚟？」董倫高傲的眼神，總是讓人心中生厭。

「冇，我不請自來。」

「喔～」董倫對我不顧一視，望回前方。

隨後，又有幾個人到來六樓。

他們跟一般的標準不良人都有所分別，大多都有個人格調，並不像一般不良人只有粗獷強壯的身體，比起這些……他們更帶住一種知性。

優雅的不良人。

「喀──」銘凱把六樓的一間課室打開。為數十人左右的正式不良人，都徐徐地走進，坐到自己專屬的位置。

「你就坐董倫對面，原本個位，應該係馬德梵。」銘凱對剛進來的我說。

室子裡，中間放住一張玻璃長桌，高椅整齊地放在一側，坐在主人位的則是不破尚。

整個空間在黑夜的籠罩下，顯得既沉又陰，只得皎月的照亮和一旁幽幽的蠟燭火光，作照明的用途。

是正式不良人的會議？我看到，他們有些人的右臂上，都紋住跟我相若的圖案。

我坐到冰冷的高椅上，徹底地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新成員──鳥嘴老師。」銘凱簡單地介紹過我，便走回到不破尚身邊站直。

大家的眼神不是寂如死灰，便是銳得可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對不破尚都極為忠心。

因為他們能夠通過不破尚的觀察及賞識，肯定也立過什麼功績。

「第六十四次會議開始。」銘凱宣佈。

「各區情報收集成點～？」不破尚打頭的第一句便問。

「將軍澳區已經冇哂中、大型倖存團體生活嘅蹤跡。」、「北賢南愚嘅動向暫時未明……」、「根據寶琳倖存區收番嚟嘅諜報…多咗一種新病者，叫「舞者」。」、「喺近尚德嘅賽馬會社福機構搵到少量乾糧。」

董倫待他們一一回報完後，才慢而恭謹地說：「已經開始向大本營征收糧食同物資。」

不破尚在聽取完他們的回報後，點了點頭：「繼續派人去搵出北賢南愚…無論，用任何辦法或者代價。新病者出現唔需要理會，同埋向大本營征收多一倍糧食。」

「明白～」董倫微笑、點頭。

「之後，我要派一個人去搵出……嚟咗將軍澳嘅病者平權組織。」不破尚續說：「鳥嘴老師，你做得到？」

「嗯，我樂意接受。」我答。

「銘凱，你去協助。」不破尚說。

「收到。」銘凱回答。

如是者，我得到了這個任務。

把過了來將軍澳區的病者平權組織都搜括出來，而且銘凱會相助。

翌日，銘凱再帶我到不良人的武器庫相談，大概跟我說一下現況。

「鳥嘴老師，琴日係正式不良人嘅聚會，每個星期五晚都會舉行，下次都記住出席。」

「嗯。」

「不破尚大人…落咗指示，我要同你合作。」

「呢種事情交俾我一個就得。」我當然胡說，只有我一個怎麼行。

「明白，但係佢派我去協助你，唔係怕你唔識面對病者……」銘凱推開武器庫的門，說：「而係人。」

「人？」

「老實講，雖然我哋都有同病者實戰過嘅經驗，但呢啲都係喺滿天消失之前……」銘凱環視一下庫內的武器，說：「相反，要我哋對付人類，易如反掌。」

「睇得出。」我看，武器庫放住不少槍械。

「人類同病者唔同。」銘凱冷冷地輕笑：「人類思路複雜好多。」

「你哋咁多槍，對方幾複雜都冇用。」

「虛有其表。」銘凱搖一搖頭：「呢到幾乎所有槍械都係冇子彈，就算係保護不破尚嘅貼身成員，都只係得番僅餘嘅幾十粒。」

「上次見你哋對付大本營個隻大型病者，開槍…開得好開心。」我不會忘記，那時候子彈虛虛而發的聲音。

「原本已經缺少子彈，但個刻係大敵當前，就無辦法。」銘凱把不同槍械的彈匣都一一拆出：「實際上～依家我哋大部份人嘅槍械都只起到恐嚇作用，子彈已經用得七七八八……」

「呢一日遲早會到，只係快同慢。」我說。

那麼說…

除了不破尚的私人部隊之外，差不多所有持槍的不良人，其實都握住沒有子彈的槍。

「上次逼供，嗰條友話呢區所有教堂，都可能有佢同黨嘅存在？」銘凱再三確認。

「應該係。」我答。

「先從附近所有教堂入手？」銘凱已經預備著要去執行任務。

「最好。」我開始感覺到正式不良人，與一般不良人的差別在於哪裡。

比起那群整天窩在酒吧、遊戲室的、飯堂的不良人，這些正式不良人行動力都十分迅速，不破尚委派的事情幾乎都馬上地執行。

如果一般不良人是負責上前戰鬥的一群，那這些不良人之中的菁英，則是負責事前諜報、準備、規劃戰爭的秘密黑手。

「原來喺佢哋飲緊酒、玩啤牌個陣，你哋已經行動緊。」準備出外的我，回頭望向那伙大口喝酒大聲笑的不良人。

「咁當然，有啲事情交俾蠢人只會壞咗大事。」銘凱輕托眼鏡，說：「況且我哋食糧充足，就算佢哋每日暴飲暴食……我哋搶搶埋埋咁多倖存區嘅物資，都差唔多有一年半嘅份量。」

雖然子彈耗盡了，可是食糧卻十分充裕。

如果用來分給整個大本營，肯定元氣大增。

應該說…

如果大本營百多個人一起拿著武器衝進不良人據點，有什麼不可能？

街道上，一如既往的冷清。

在這個時代中稱帝，我想不到任何的優點。

「我哋去邊？」我跟在銘凱身後。

「去觀察今日地區形勢先。」銘凱指住蓋在將軍澳地鐵站一旁的皇冠假日酒店，應該算得上全區最高的建築物。

「最高？」我想起王白蛋也這麼做過，從高點觀察。

「有時候病者會結伴而行喺某條街口出現，所以有必要咁做。」

到皇冠假日酒店的路程不遠，只是需過一條馬路，並經過一個巴士總站便到。酒店裡面的玻璃通地碎裂，飾物被粗暴地拉倒在地上，感覺酒店大堂處經歷過一場騷動。

在亂世中，就算有竊屍賊此種生命力極弱的病者幫忙清理屍體，烏蠅還是會有的，但不至於很多。

可我們身在的這所酒店，比平時足足多幾倍，烏蠅都像見到新鮮食物送上門般，一湧而近。

「習慣下，呢間酒店特別多。」銘凱特意地說。

「有冇原因？」我說。事出必有因……

「你係要我俾一個原因…就可能因為呢間酒店喺亂世初期，唔少勢力都想搶呢一到做據點，第一係酒店物資充足又有唔同嘅房，第二佢係全將軍澳區最高嘅建築，一旦病者攻入嚟，都可以跑到好上層。」

「所以就發生過好多場搶奪嘅戰爭？」我一邊跟住銘凱行樓梯上去，一邊說。

「係，初期個陣…可以同不良人對抗嘅勢力都唔少，不破尚大人佢覺得搶咗呢到都只會引發更多人圍攻，所以冇諗過要加入搶奪～人就係咁，見個樣嘢多人搶多人討論，就自己都想要有埋一份，但從來就唔知適唔適合自己。」銘凱冷冷一笑。

樓梯間，盡是血跡的拉痕……

「你哋有冇睇過酒店入面所有樓層？」我問。

「你唔會有興趣去睇～」

「點解？」

「你試下開門去睇。」銘凱停下來，望一望所在的樓層──第 9 層。

不明所以的我，開了門去看，結果…那強大的屍臭直接貫穿我的面具，入到我鼻中，我難以想像。

酒店 9 樓的走廊中央處，堆疊住一堆近乎腐化成白骨的屍骸。

我把門關上：「難怪…」單是氣味，已經令人快要作嘔。

…是馬上要作嘔了。

「呃…嘔唔！」我背向銘凱嘔吐了一點在地上。

銘凱亦咬緊牙關一副快嘔的模樣，手掌握緊欄杆，說：「下…次，開門之前講聲，等我有心理準備。」

那種臭，非筆墨所能形容。

就算上多幾層，氣管之中還好像殘留住那陣屍臭，所以我都不敢把那些門打開了。

可，總覺得有什麼地方是奇怪的……

經過三十分鐘的踏上，我倆終於從樓梯步上到酒店的天台，那裡空氣說不上悅人，但至少新鮮，即使是混雜住微微的血腥味。

總比剛才的味道要好受。

111

「跟我過嚟…」銘凱帶我去到天台的邊緣處，站在上面就能夠觀望整個將軍澳：「小心唔好俾強風吹倒～曾經有個弱智就係咁跌死。」

「好大風…」我感受到站在邊緣的危險。

「今日……」銘凱盯住了鄰近屋苑，富康花園一帶：「富康個邊似乎好多病者。」

聽罷，我亦望向那邊，果見一隻舌女正舔著種在路邊的樹木、兩隻大耳則用塗滿耳垢的手爬牆到其中一橦居屋的三樓之高、亦有病牙咬爛著路邊的廢車，還有的一隻大眼……則遠眺住遠處的我們、微笑。

「…！」我的眼球見到了這幕，內心都不禁一怔：「隻大眼。」

「放心，佢唔會跟到嚟跟遠…最多，成個傻仔咁望住我哋笑。」銘凱說畢，便拿起了無線電對講機，說：「今日冇病者威脅，銘凱回報完畢。」

「你每日嘅工作？」我問。

「唔係。」銘凱把對講機收回到腰後，說：「平時有另一個做，今日出嚟我順便做埋。」

「真係奇怪。」我望著風景。

「奇怪？」銘凱瞧向我。

「總覺得呢到有啲奇怪，諗唔起係乜。」我淡笑。

「經常疑神疑鬼係好事，可以警惕自己。」銘凱反其常地說：「…等陣。」

「？」

「隻大眼好似嚟緊。」銘凱望向那隻剛才遠眺我們的大眼。

原來它已經走到去小學附近……

再過一條馬路，就到我們酒店樓下了。

「去解決佢…」銘凱望住步步靠近酒店樓下的大眼：「隻大眼已經嚟咗附近，估唔到佢會咁醒。」

「佢應該識透過樓梯行上嚟。」我走到去樓梯間，望住中間伸頭就能夠直望下去底層的空隙。

「咁…去迎接佢？」

我點頭。

然後一同落樓，打算前去解決大眼，那隻大眼亦正上來。

待那隻大眼在中間的樓層與我們相遇時，我便提起傘子往它眼球直刺過去！它瞳孔抖痛地流著眼液與血水，更亂衝亂撞地撞開了該樓層通往走廊的門，那屍味隨即撲鼻而來，即使有面具也抵擋不住！

「砰──」然後，它才一動不動地倒在走廊外。

「死之前都要推開道門…佢呢個行為最有殺害力。」銘凱厭惡地說。

我立即上前把門關上，臨關上之前無意地瞧了走廊一眼，發現……如剛才 9 樓一樣，幾十件屍體都被堆疊在中央處。

我猶豫了一下：「點解…兩個唔同樓層嘅屍體擺法，都一樣。」這正是我一直覺得的奇怪之處！

「鳥嘴老師…！？」銘凱想我快一點關上門。

我把門關上後，沉思了一陣，再落樓梯往其餘樓層開門望入走廊之內，都發現屍體都被人用同一種方式擺放在走廊中央處。

加上附近為數極多的烏蠅……

我開始有點頭緒，

這裡的秘密。

「喀…喀喀…咔…啦嘎喀…」一些微弱的骨骼聲，在樓梯間迴響著。

「有聲…？」耳銳的銘凱，很快便聽到。

「唔…」我點頭。

如無意外，根據我的推測……這酒店中住著一隻竊屍賊。

屍體都如一座座小山丘般，堆疊在各樓層的走廊中央處。把屍體收集得那麼有心思，百份之九十是病者的所為。

我和銘凱都非常警惕，不敢輕舉妄動，即便我推測的病者是生命力極弱的竊屍賊。

「一陣見到啲乜，都唔好亂嚟。」我在銘凱耳邊低聲道。

「你以為我係一般嘅不良人？」銘凱儘管不明怪聲來源，都能淡淡冷笑地回答。

「聲音越嚟越近…」

「咁點？我哋仲要企喺到…？」銘凱用手略略掩住自己鼻子的位置，回頭望望走廊的屍堆。

「聽啲聲…佢應該已經喺樓梯間個到，我哋喺到埋伏一陣。」我們躲在走廊的轉角處，屍氣極重的人體殘骸就在一旁。

「偏偏喺我哋想走個陣…先出現。」銘凱淡漠的冷笑，形成一個深深的弧度。

很快地，那聲音終於靠近到我們的樓層，就好像特地到訪我們一樣。

一個孤陀的身軀，從樓梯間步入到我們所在的樓層中，它衣衫襤褸看上去就像個只有一米四高左右的小矮人。

但對於有我來說，它並不陌生──竊屍賊。

「人類？」銘凱應該看不到它衣物內，皮膚冒著的紅點。

似乎…他並不知道「竊屍賊」此等罕有病者的存在。

「嘎…嗄啊…嘎？」竊屍賊鼻子不斷在吸聞著周邊的空氣，最終停在我們剛才殺死的大眼前。

然後，拉起了大眼的屍軀。

此刻，我終於明白了…為何它會主動到來，原因大概就是嗅到了大眼的死亡，而過來。

實際上如何做到，我不清楚。

只知道既然它嗅覺這般好，能夠聞到剛死去不久的人並前來，想別他也能分別活人與死人的氣味。

嗅到活人的竊屍賊，肯定不敢過來的……上次在下水道就見識過它的膽小。

唯一的共同點解釋便是，我兩次見到它的地方，都是些臭氣沖天的地方。包括上次的下水道，和今次充斥極多屍臭的酒店。

那些氣味，都蓋過我們活人應有的氣味了。

銘凱向我投以一個銳利的眼神，大概是想示意我要動手了。

對於要不要殺死它，我沒有所謂，反正不會有太大分別。

「嘎啦…吧嘎！」竊屍賊一邊拉住大眼的屍體，一邊喃喃自語著。

「去！」銘凱想趁它得意忘形之際，現身偷襲。

「小心，佢係病者。」不知我這句善意的提醒，是否令銘凱分心了。

「砰」的一聲，樓梯門被銘凱一腳踢開，他掏出一把德國萬用小軍刀向樓下的竊屍賊飛擲！

「嗖！」小軍刀只插入到竊屍賊手臂的位置。

「…嘎啊啊」竊屍賊小聲地痛苦哀叫，抬頭望向銘凱。

「係病者？！」銘凱望住一臉紅點的它，恍惚地說。

「嘰咿咿！」竊屍賊全身激動地抖顫起來，向樓下急速逃走。

「你令我分咗心…」銘凱搖一搖頭，立即追上。

雖然竊屍賊身材細小、彎腰駝背，但行動出奇地靈活敏捷，能與身形正常的我們比擬。

原本我還以為竊屍賊會一直逃到地面離去，卻想不到它逃到六樓的時候，跑進了酒店的走廊之中。

緊追其後的我們，發現六樓並不是酒店套房，而是酒店供真正住客乘搭的升降機大堂，大堂最右面則是一間西餐廳，地方寬闊。

竊屍賊就這般逃了過去西餐廳那邊，我倆一同走進到樓底極高，掛住華麗吊燈的西餐廳中。

入面的情景，嚇到我們了。

一座極為巨型、高聳的屍山。

比起我剛才…以前……所見的還要高，人類不同的屍體堆積如山在西餐廳中央處，幾乎要碰到高高的吊燈了。

「呢個…」銘凱也愣住了，相信是頭一次見到的畫面。

我腦海之中，則好像翻起以往的一段記憶：「唔好…郁，同唔好出聲。」

「點解…」銘凱望住那隻已經逃到屍山前，想要爬上最高處保命的竊屍賊。

「我嘅直覺……」我盯住那屍堆。

竊屍賊狼狽地爬上到最高的位置後，畏懼地縮起身子，不小心弄跌了一個人類頭顱滾落屍山之下……

「…」屍山忽然蠢蠢郁動。

「乜事…」凱銘打算退後幾步再說。

我叫住了他：「記住唔好郁…！」

話一說完，屍山中隨即響徹一把尖亮的淒叫！！！雙掌皆是利爪的病者，從屍山衝出。

它這麼一動，屍體便「骨都骨都」地滾落，原本有塔般高的屍山馬上瓦解……

「…」從銘凱的眼神得知，他徹底地被眼前的事物震撼到了。

希望，他會遵循我不要動的格言吧。

「啊呀～！！！！嗄…啊呀！！」病爪歇斯底里地尖叫著，就像一頭正冬眠卻被弄醒的睡熊一樣大怒。

這隻病爪…

跟病爪Bomi相差無幾，有著凌亂的長髮，不過Bomi是雙目盡毀，這一隻顯然是雙目病化而不能望見。

若果不是擁有高度理智的人，我相信正常人見到病爪從屍堆衝出來，再放聲尖叫的這一幕，肯定會驚叫不已且轉身逃命。

銘凱卻能保持鎮靜，儘管他抖動不定的眼神告訴我，眼前的畫面是多麼的震撼……！

面對病爪，要活命不能逃，只能待。

它無不摧毀的利爪與瘋狂密集的步伐，是人類無可逃脫的。

除了大腦之外，人類…根本就沒有一點優勝之處。

即使不是病爪，而是其他的病者。

「嗄…！啊呀…嗚…嗄…嘎嘎……」病爪步步逼近我們，在我們兩人之間掠過。

「……」銘凱都幾乎要冒出汗水。

剛才騷動的聲音沒有了，只餘下一片平靜。

病爪向我們兩人轉身，銘凱趁機望向了我，以眼神溝通。

我搖頭，示意大家這一刻最好什麼都不要做。

我發現病爪似乎都喜歡躲在屍體之中，它們在裡面是冬眠還是怎樣…我不清楚，只知道第二次見這種病者時，它們的出場方式還是照舊。

從高高的屍堆中，破蛹而出。

漸漸地…剛才逃過我們一劫的竊屍賊，此刻才有膽溜出來，走上前打量我和銘凱繼而像老鼠尋食般，在側邊嗅著我們。

然後…

它選擇把我拖走。

我跟銘凱互相都不能發聲或幫助，皆因一旦觸發到瘋狂的病爪，到時有十條命也不濟。

由剛才到現在，渾身充斥住屍體腐臭的我便被竊屍賊拖拉出餐廳，只能目睹銘凱離我越來越遠。

同時，我心中居然萌起了僥倖的念頭…

「嗄嘎…啦吧吧…嘰嘰…」竊屍賊一邊拉一邊像是高興地竊笑著。

沒想到…這小小的傢伙居然這麼狡猾，懂得把我們引來病爪所在的地方，給了一個讓我殺死它們的理由了。

矮小的竊屍賊憑著個人努力，終於把我拉到去樓梯間，在那裡我都暫且未敢下手，因為樓梯間的回音實在太大。

如今被驚醒了的病爪就像頭瘋狗一樣，只會對活人進行無差別的廝殺。

喃喃自語的竊屍賊把我拖落了兩層的酒店走廊中，我被它熟手地拉放到中央處中，整齊地擺放著一具屍體旁邊。

「嗄…嘎嘎…」

「吧哼呃…！」

「嘎嘰嘰嘰嘰…」

我沒聽錯吧…

但至少，我肯定沒眼花……

這裡，有著三隻彎腰駝背的竊屍賊正彼此竊竊私語，討論著什麼一樣。

112

意想不到的情況，令我放下了立即反抗的念頭。

其中一隻竊屍賊它對住一具男人屍體的腳部狂扯！大概用力猛扯了整整三十多下，再經過屍身早已腐爛多時，整條腿被硬生生地扯出來了。

繼而，它雙手捧住把那條腿到嘴前，張出殘缺不全的焦黃牙齒，把那條腐爛的腿放入嘴中狂啃。

那貪婪地吃著腿肉的嘴臉，就好像一個乞丐一樣，迫不及待要把店家吃餘的雞件吃完。

原來竊屍賊還有著啃屍的嗜好……

他們的價值觀該不會是越臭味濃烈的腐屍，就越像人類放得越久的美酒吧？

算…我現在不應該想這些，要迅速解決這三個小傢伙，再去想辦法救救樓上的銘凱才行。

「吧唧吧唧……」那個吃著腿肉的竊屍賊，吃得不易樂乎。

我覺得它們就像個懂得精明地分工的小矮人，把屍體處理得井井有條之餘，更疑似會為病爪建起屍塔，讓它們冬眠。

雖然不知道目的為何。

但就像螞蟻一樣，自出生以來便知道自己使命是什麼，不需要經過社會環境長年累月的教化，就酷如工蟻。

或許…

那天地球被病者完全佔有時，整個世界的規矩都會變調。

為了預防這天的到來，先擊殺面前三隻竊屍賊是最基本的事情。

可惜…剛才被拖走的時候，雨傘遺留了在上面的餐廳裡，希望我赤手空拳的功夫不會太弱吧。

「嘎啦啦…吧嘰嘰！」三隻竊屍賊正坐在一起，是我下手的好時機。

我慢慢地起身，我站起的影子便漸漸蓋過了它們。那隻握住腐腿的竊屍賊和另外兩個都全身愣住了，「啪噠…」一聲，腐腿從它手中掉到落地上。

三隻矮小陀背的竊屍賊不約而同地，慢慢轉身面向我……

我就如同死神般，居高臨下的俯視住他們三個。

「迪噠──」我上前起了飛腿，右腳先貫注全力踢死一隻竊屍賊！

它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脆弱，即使平常沒有像大舊做重量訓練的我，也能一腳把它踢飛到四米之遠！

被我踢飛的它一動不動，骨頭都似散掉了。

「呱喱嘎嘰嘰嘰嘰…！！！」餘下的兩隻，則分別往左右兩邊快速逃亡。

我稍為猶豫了一秒，馬上跟緊往右邊逃走的那一隻，不到三秒它已經被我追上且伸手捉住其脖子，我把重量輕巧的它舉起再重摔到地上！！

「啪噠！」

受到重摔的它，一副奄奄一息的樣子，我補上一腳踩在其瘦削的胸膛上，骨裂的聲音響起來，相信它亦死去。

我回頭望去最後一隻竊屍賊，發現它逃好遠了，並消失於走廊的轉角。原本正常情況下，面對竊屍賊這種軟弱的病者我一定會追上去。

但根據剛才的表現看來，它們雖然身小，卻有點小狡猾，加上銘凱還需要我支援，所以我離開這層回

到上面的餐廳了。

一路上，我的心都跳我莫名地快。

我不知道一上到去，會出什麼畫面在我眼前。

血肉橫飛的畫面？四肢分離的慘狀？還是爪痕滿佈的死法……

一切，我都猜錯了。

我太小看不良人…不，太小看銘凱的忍耐力了。

從我剛才到現在回來，足足接近二十多分鐘……他都冷靜地保持同一個姿態站立著。

即便病爪不在他的面前徘徊，而是在餐廳中遊走著，銘凱似終不為所動。

慢慢推門的我，發出了一點微微的聲音，聽力靈敏的病爪立即就趕到大堂來，雙爪展開，十分警惕。

眼見病爪就在我的面前，我亦只得靜止下來。它在升降機大堂中四處探摸，銘凱回頭望向了我，用眼神交流跟我交流。

「嘎…嗄…嗄啊呀～嗚…嗚嗚！！」病爪不小心碰到大堂的沙發一下，便馬上發狂大抓，將沙發撕裂得四分五裂、綿毛飄飛。

趁它發狂的亂檔，我向銘凱招了招手，示意要它以潛步的方式靠近樓梯這邊。只要病爪繼續把注意力放在沙發上，極小幅度的緩慢移動還是可行。

銘凱似乎懂我意思，開始步步為營地走向我。

這些不良人跟其他倖存者相比，早就身經百戰，潛步對於他們來說是件輕易的事，不需像大本營的人般特意學習。

我的計劃是，一旦銘凱來到大堂近中間的位置，便叫他馬上跑過來樓梯這邊，並在他入來之後關好住

門，最後不斷向下層奔跑。

終於，銘凱使用潛緩的步伐走到來大堂中間了。

如果要在這個距離，讓我倆一同衝進樓梯間應該不成問題。所以我舉起三隻手指開始倒數，並指向了樓梯間那邊。

銘凱似乎會意，點一點頭。

三、

二、

一。

在我轉身之際，下盤冷不防被推不明的東西用力推了一下，使我不禁退後幾個瘡步……

「竊屍賊…」我望住推我的它，正站在樓梯間前竊笑並關上了門。

「砰」門被緊緊關上。

「太大意…」即便是我狂推，也推不開樓梯的門。

「有冇第二個計劃？！」銘凱也重踢了門身一下，可惜門外的竊屍賊就好像死死地用全身頂住，不讓我們入來：「病爪佢有冇弱點？！」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呀呀呀呀！！！！！！」病爪也不讓我們有思考的空間了，轉頭面向我們尖叫、衝刺！

「光…病爪佢怕光。」我望住正衝來的它，只得硬戰一場嗎。

即使它沒有感染的能力，我們也不免滿身血痕地死吧。

銘凱一手托托眼鏡極速觀察周圍，另一隻手從腰袋取出德國萬用刀在手中旋玩，就好像思考時會忘我地做出的小動作。

「呀呀呀呀呀呀嘎嗄！！！」病爪，近我們只相差四步。

銳利的指甲，快要碰到銘凱的眼球。

彼此只欠一步之遙，銘凱倏地轉身跑向了一旁的牆壁，並踏住上去。病爪跟隨其後，銘凱他踏到第二步時往牆身用力一踩！轉身從病爪上方掠過，並於它的後方落地……

「呀嗚嗚…嗄嘎！！！」病爪令牆壁留下了幾條橫蠻的爪痕。

銘凱停止旋玩自己手中的德國萬用刀：「一陣捉住我。」並把它刺入到病爪的後腦！

「嘶！」

這一下刺擊使病爪徹底瘋狂，淒厲地猛喊。它的反爪一揮，把身後的銘凱弄得狼瘡後摔，屁股坐地。

「咁都唔死得……」銘凱冷冷地勾起嘴角，把腰袋中的一條尼龍繩子拋向了我：「死畜生…」

然後，銘凱快速爬起並跑向了大堂落地大玻璃的位置……！我馬上捉緊尼龍繩子，腦中想著銘凱該不會是想……

「哇嗄嘎嘎嘎嗚…嗚啦！！！」病爪追住了讓它發怒的銘凱。

「冰——！！」銘凱…

他，

用全身的力量迎面撞破了落地大玻璃，衝了出窗外！

他媽的瘋子！

玻璃裂痕的一瞬間，銘凱他的背影與迎面透射過來光芒互相映照著，他捉緊繩子並受我的拉力，而雙腳踩貼住酒店的牆壁外……

「嗄嘎嗄嘎嘎嘎嘎！！！」智力幾乎近零的病爪，則追出了窗外踏了個空從高處直墮到地面。

.

. .

. . .

「砰！！！」沉重的墜地聲。

「…」我盯緊窗口破裂的位置。

漸漸地…

大概幾十秒之後，銘凱捉住了尼龍繩從外面爬回入來了。

一切，也發生得讓人反應不來。

特別是我眼前這個人…他超群冷靜與膽色。

頭髮尚殘留住一些玻璃碎末的他，依舊一副冰冷的樣子喘了點氣：「呼，佢應該死咗。」原來，他待了一陣才上來的原因是想確認病爪墜地後有否生還。

「你…太瘋狂。」我望住眼前深不可測的銘凱。

他逐漸地把尼龍繩收回：「要贏人，就必須比對方瘋狂，冇聽過？」

「但你點會諗到依種方法，」我望住落地玻璃窗的裂口，外面透射進來的曙光，有點猶豫：「我係指…呢一種唔要命嘅方法。」

如果是我…

能做得出嗎。

「其實個一瞬間，我諗到嘅求生方法有幾百個，但係唯一最大機率生存嘅就只有呢一個，唯一要顧慮嘅……」銘凱側一側頭鬆鬆筋骨，在我旁邊掠過、拍了下我的膊：「就只有你。」

「…」

「不過似乎係我多疑咗。」銘凱默默勾起淡淡的微笑，說：「我似乎，可以將命交俾你。」

聽到這句後，面具底下的我也不自覺地淡笑。

大家各自，都沒有聲音的笑。

「下次我隻手，可能唔會再咁用力。」我望住自己被尼龍繩擦破了皮的掌心，感覺又熱又赤。

再沒有物件固定的情況下，我要憑力氣拉住個成年男人維持在半空十多秒，我也不禁佩服自己的厲害，和被他瘋狂的行為激發了的腎上腺素。

「你把遮。」銘凱把餐廳門外掉落的傘子拋回給我。

我舉手把傘子接住：「走吧，」

「已經，浪費咗好多時間。」

我倆不約而同地說出這句。

不破尚…

看來在我挑戰你之前，

那路上還有很多忠心的瘋犬，是我要必須清除掉。

沒想到一次上酒店的觀察，會讓我們經歷了此等生死的冒險，俗語常說：「好奇心害死貓」是真的。

不過，可能我們是有九條命的「貓」吧。

沒有病爪的壓迫下，我們總算能全心全意地去把樓梯間的門撞破。我和銘凱連續地用腳踢擊門身，長久之下，對面用住全身力氣去擋門的竊屍賊也不免力竭。

「砰！砰！！砰！！！」離開的門，終於被踢開了。

「啵…喲嘎嘎…啊…啊啊……」可以看出，竊屍賊的表情有多麼的害怕。

就像隻可憐的小狗一樣，不…它沒狗兒般可愛。

是一隻可憐的怪物。

「畜生。」銘凱抓住了它的脖子，舉到眼前凝視著：「累到我哋……」

話未說完，銘凱就一手將竊屍賊擲出到落地玻璃窗裂口那邊，讓它與病爪相同地從高處摔死。

就算病者能夠逃過生老病死的苦，也還是不能逃過大自然的力量──地心吸力。

在我們解決酒店的病者後，便趕快離開這個危險之地，與銘凱一起從樓梯落到地下。

去到地面，銘凱走到已經摔死的病爪旁邊，說：「果然…陽光係弱點。」在陽光的暴照下，病爪的肌膚已經快速脫化。

「地心吸力係佢嘅弱點，」我想起自己以前不斷引誘病者從商場二樓跳落一樓：「智力都係。」

銘凱點點頭，把萬用刀和一包粉末取出：「仲可以繼續？」他問。

「繼續調查？」我說。

「我一出嚟，就唔會要自己做義工白行一敞。」他把不明的粉末塗到萬用刀的刃上。

我答：「只要你肯，我永遠都會喺身後。」不得不讚，他的心理質素極好，要是大本營的人遇到這等事，恐怕行程馬上就要結束了。

「咁我哋繼續。」塗完後，銘凱他把萬用刀收回到腰袋中。

從拷問夏當所得到的情報，我和銘凱都決定要先調查附近有關教堂的地方一遍，直至找到病者平權組織潛入來將軍澳區的成員。

「你把遮上面其實有冇特別？」前往彩明村的路上，銘凱望住我傘子前端的刺針。

「冇…單純嘅刺針。」我答。

「唔加毒藥之類？」銘凱疑惑地皺眉。

「我手上冇啲咁嘅嘢，而且冇乜啲研究。」我無聲淺笑，說：「如果唔小心毒到自己，就麻煩。」

「我可以教你用，」銘凱托一下眼鏡：「武器就好似一條蛇～你加咗毒藥上去，就會變成危險至極嘅毒蛇。」

「你剛才個把粉？」我說。

「麻醉粉末嚟，你有手套？」銘凱把其中一包送給我：「拎去用。」

既然他送到給我，我沒不用的理由吧。

「你哋不良人好鐘意用毒？」我把麻醉粉末塗到雨傘前端的針刺上。

銘凱冷冷地答：「用毒係基本，特別係對人類，可以幫你節省好多不必要嘅力氣。」我想起，無論滿天亦或馬德梵，在與我對戰前都會用到「毒」這門功夫。

「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塗完麻醉粉的我，想趁這個私人的空檔，問銘凱一個問題。

「答到嘅，我都會答。」

「點解不破尚要你哋搵北賢南愚。」我記得，在會上有人這麼提過吧。

「你試下講出自己認為嘅答案先，思考係件好事。」

「為咗掌握呢區嘅情報？」不得不說，南愚他上次給我病童的情報是挺有用的。

「你諗到一般人表面都認為嘅個一層，」銘凱搖頭，嘴角冷淡地揚起了弧度：「但你諗唔到佢內心個一層。」

「內心？」

「佢想知道嘅嘢得一樣，就係滿天嘅下落。」銘凱作為心腹，果然猜得透不破尚的主要目的。

但我不會把南愚北賢的位置告知他們。

「差唔多到。」

說著說著，我們已經到彩明苑附近的一間社區教會堂了。

那間社區教會堂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就足夠數十個人入去。雪白的牆身和頂上的十字架，都是教會的證明。

「似乎冇乜動靜…」銘凱耳貼住牆。

「直接入去。」我一腳踢開了教堂殘舊的木門。

入面一個人也沒有。

113

我率先步入裡頭，教堂兩邊都是排排的長椅，正前方就是一般牧師所站的位置。

「僅謹啲好。」銘凱跟在我身後。

「留喺外面更加危險。」我走到牧師檯前，發現了一本聖經。

在末世之中，能夠在早已被搜掠一空的地區中，找到任何物品都十分有用。別單看這只是一本說教的聖經，如果把它逐頁撕出來燒，大概可以為營火助燃多半個小時左右。

「搜括得真係乾淨……」銘凱看過周圍之後，冷冷一笑。

「應該冇乜特別，走吧？」我說。

「嗯。」銘凱跟我一同轉身。

就在此時，突如其來的事發生了。

教堂的門被緩緩地推開，我和銘凱都立即警戒下來。並且，靠近牆角位的銘凱馬上跑到牆後躲藏，我則提住傘子凝視住被打開了的門……

兩個倖存者，跟我們合巧地對著碰了。

他們一見到我，都展現出稍為驚訝的神色，不過很快便鎮定下來：「估唔到會喺到遇到同類……人類。」

我沉默地，望住他們。

銘凱則躲了在牆角後，待機行動。

「唔識講嘢？」他們都不敢貿然地上前：「你嚟自邊到。」

「走。」我說。

同時，亦是我給予的警告。

面對我你們至少還能有命離開，但到銘凱這種不良人一出手……情況就不能逆轉了。

「走…？冇，冇可能。」頭髮凌亂得如草的男人凝望住我，說：「至少……你要交低啲嘢。」

「再唔走，就冇機會。」對他們而言，我的善意是種威脅。

「…威脅我哋？」那男人亮出刀子了：「交低身上所有嘢出嚟！」

「…」我全神貫注在他的身上，防止他會擲刀。

「等…等陣，我…我認得佢，原本喺大本營走去不良人嗰個叛徒……」他的另一個同伴，說出我的身份。

他們是…

大本營的人？

「係佢…！？」持刀的男人跟同伴確認一下後，更為激動的對我說：「你…原來就係你！令到我哋乜都冇…令我哋…嘢又冇食、水又冇得飲…衫都要除出嚟同人交換食物！」

「…」大本營現在的情況有這般惡劣嗎。

「就算殺咗你…都係應該！！」他咬牙切齒地對我說，卻沒有行前半步的意思。

「我再唔走，我幫唔到你。」我答。

「走？我哋出咗嚟搜索三、四日一啲收穫都冇……」持刀的大本營男人，兇惡地說：「今日再搵唔到嘢食…我個仔就真係餓死！」

我提起雨傘，指向了他：「唔好怪我。」

「走…走吧！健仁…」他的好友拉住他，說：「佢應該唔會交出啲咩……你仲有人性，你唔會…真係要殺佢呱？」

那個叫健仁的持刀男，逐漸地收起激動的情緒，把刀子垂下：「我同你唔一樣……」

然後，他怒嘆一口氣，就轉身打算與友人離去。

銘凱在暗角見他們背脊向己後，勾起個月亮般彎的淺笑，把自己手上的萬用刀停止旋玩，從暗角跑出！

「做得好…」銘凱踏上教堂的長椅，繼而擲出飛刀：「成功分散佢哋注意力。」

「嗖──」萬用刀插了在健仁的背肩上。

「啊呀…！！」他手上的刀子應聲而落。

銘凱再跳踏到前面的幾張長椅上，然後從上方按壓住健仁落地，把其肩背插住的萬用刀拔出，再連刺幾下！

「你哋弱點……就係太有人性。」銘凱右手一下子推開了健仁身邊的友人，並對我說：「交俾你。」

「啊…呀…呃呃啊…唔好…殺我……」背、肩、頸三處連中多刀，口中溢血的健仁說。

「健仁！！」他的友人大聲驚叫，想上前推開銘凱。

我立即上前用雨傘把打走，不讓他靠近銘凱……因為一旦近他身只死路一條。

銘凱的身手，實在是非你們能對付！

「啊！！！呀…！唔好殺我朋友啊！！」被我打走的倖存者淚聲齊喊，不斷想要上前。

逼不得已之下，我只好用塗了麻醉粉末的傘針刺向他的大腿，讓他暫時失去活動能力。

「嘶」

之後把傘子打橫，上前架住他的頸子再迫到去牆前……好好冷靜下來。

「啊…！！呀呀呀！！！！！」他對我瘋狂大喝：「我哋由頭到尾都冇諗過殺你啊！！！！」

面具下的我…

不自覺地咬牙，把傘子握住得更緊……

還…不是時候。

大本營反擊的日子還未到來，請再忍耐一下。

讓我去完成。

「呃…啊…嗄…嗄……」他的朋友健仁，幾乎已經被銘凱的萬用刀刺得斷氣，一動不動了。

「佢哋太天真…」銘凱俐落地站起，望向我們那一邊：「搞掂埋佢。」

我把傘子垂下，捉住那大本營倖存者的頸領推到去長椅上面，說：「不如…令佢死得更慘，將佢放喺到。」

「乜意思？」銘凱不明。

「等佢俾病者任意宰割。」

「…好，你提議都幾好。」銘凱冷冷地微笑，抱手：「同不良人嘅酷刑相比，相差無幾。」

「嗯。」

「今日時間都唔多，」銘凱望望門外陰沉的天色，說：「返去？」

我點頭。

然後，就從那名倖存者的身邊離開，跟住銘凱一同離開教堂。

忽然…銘凱停住腳步，我才注意到他根本沒有把萬用刀收回入腰袋中，而是握在手中不斷旋玩著。

「…都係殺咗佢比較好。」然後，他快捷地轉身把萬用刀擲向了那被麻醉的倖存者眼球上。

那名倖存者被突如其來的痛楚弄得叫不出來，因為全身已經被痛楚左右，完全叫不出聲。

114

「你知嘛？我發覺你哋呢種…稍為對病者有啲研究嘅人，都特別鐘意留活口嚟餵病者。」銘凱凝望住我，說：「你令我諗番起離開咗我哋好耐嘅嗰個人～」

「真係可惜，」我舉起雨傘刺在那名大本營倖存者的喉嚨中，了結痛苦無比的他：「原本仲想佢死得比較慘烈。」

銘凱搖頭、冷笑：「你真係殘忍，下次再玩都唔遲。」

離開教堂之前，我的視線凝固在那個比我親手了結的倖存者上，他死不瞑目的樣子，恐怕我這個月都不會忘記。

今天的調查，暫且結束。

銘凱說殺死了兩個大本營的人，也算是略有收穫，給一個籍口自己回去據點。

我們從兩名大本營倖存者身上，搜到張畫得粗略的將軍澳區地圖、指南針、小刀和一本日記。

銘凱只覺得指南針是有實際用途，其餘都打算掉了。

但我沒打算把日記扔掉，因為裡面似乎記載住自不良人入侵之後，大本營每一天的改變，是出自健仁手筆的。

他頭一頁就寫出自己開始寫日記的原因，皆因原本不是搜索隊一員的他，為了兒子的老婆的溫飽，逼不得已要出外搜索物資、食物。

「正因為如此…我可能有天會在外面遇害身亡，所以用日記特此記錄，希望撿獲的好心人，能夠把日記交予大本營──健仁。」在營火旁邊坐著的我，閱讀住日記的第一頁。

「人…已經死咗。」我緩緩地揭開第二頁，晚風吹拂住我漸已殘舊的長袍。

我花了半晚閱讀完整本日記，把記載住住的內容大意都一一歸納出。

大本營被不良人入侵後，因為戰傷、感染而死了一小部份的人，但資源還是嚴重不足。

而大本營的核心權力轉移到少佐和其他核心成員身上，他暫時成為了眾人的領導，並改變了糧食分配政策，一個人一天可能分不到半杯水，某程度上是迫著其他人外出尋食。

饑寒交迫之下，大本營的確多了不少人外出，但同時死亡率亦極高，因為大部份都缺乏實戰經驗和訓練。

總言之，相比起我現在身處酒池肉林的不良人據點，真是天與地的差別。

「Hey～鳥嘴先生！今日辛苦哂你，飲杯酒！」一位不熟的不良人，走過來與我搭話。

「唔洗。我唔飲酒。」應該說，在敵人面前喝酒好危險。

「你係咪覺得呢到生活好悶～？」他忽然問起：「冇電視～冇手機、冇電腦，所有人都投入番喺現實之中，係咪反而覺得唔真實？」

我望住搭話的不良人，我好像不認識他。

「我叫阿洛，」他有點微胖，又有著肌肉，但跟大舊的強壯是兩回事：「幾鐘意識下朋友，會令我覺得現實啲。」

「的確…不過呢個世界，唔會再好似以前世界咁，可以識到好多朋友。」我望住營火，說：「特別係呢到。」

「唔，我明你講咩……」阿洛點點頭，把剛烤好的一隻蜜糖雞腿咬到口裡，再喝口冰涼的啤酒：「Wo～！！簡直絕配。」

「真係嘆。」我沒心情理會旁邊這個人，任何一個人。

今天死在我手上的倖存者……

那該死的罪惡感，還繞纏我心中。

「雖然我睇唔到你呢家嘅表情係點～不過當一個人孤獨咁自己一個坐，仲望住個營火咁耐，一睇就知係回憶緊某啲人。」阿洛把一根煙放到營火前點燃，然後抽起來。

「你都幾八掛。」我望向他厚厚的臉腮。

「只係見嚟見去…！都係一啲粗口橫飛嘅不良人，想識下你呢啲螢火蟲姐。」阿洛這句是在開玩笑嗎。

「我想一個人靜下。」

「呃…」阿洛有點不好意思，站起：「兄弟…唔開嘅，食啖肉飲啖酒！再唔開心嘅就嚟遊戲室，入面拳擊比賽，或者會令你嘅人生好似掀開新一頁。」

阿洛說完，便徑自離開，餘下我一個在營火旁。

任我多累，腦子都不想讓我睡。

每每是今天冷血的畫面。

為了保護大本營的我，卻好像令更多人受傷了。

因為凌亂的思緒與畫面，令我無法安寧地睡著。

那內心的絕望，就好像要把我同化一樣，這次再也掙扎不出，因為我抬頭根本望不見光。

在種種混亂的情緒下，我走到了剛才那個阿洛介紹的拳擊比賽地點，我不知為何去了，總之想讓自己幹點什麼也好、看點什麼也好，不要再沉迷在自己的思考中。

即使半夜，整個寂靜的市區，總有一處熱鬧哄哄的地方──遊戲室。

在入面，我走到去拳擊比賽的地點，卻發現他們好像開始散場了。

「今日係咁多先！都四點啦…訓喇！」、「聽日見大哥！」、「訓囉訓囉～！聽日實打殘你班仆……」

「咁快散場…」我望住逐漸離開的他們。

「咦，係你啊？」阿洛望向我，說：「你真係嚟咗。」

「報名最後一場會唔會太遲。」我深一下呼吸，說：「盡可能打到我訓低…而且最好就……聽朝先醒。」

「乜你咁睇唔開啊。」阿洛抱手，搖頭苦笑。

「唔打暈我，我呢晚應該都唔洗訓……」我舉起雙手，作出戰鬥姿勢。

「好！」阿洛拍一下掌，亦舉起架式迎向我：「可以點稱呼你？朋友。」

「…鳥嘴？啲人都係咁叫我。」

「好，雖然唔知咩原因，不過有好多嘢打打下就明，嚟一場精彩嘅戰鬥！」阿洛說。

之後，我們赤手空拳的戰鬥便開始。

但明顯地，沒有太多拳腳實戰經驗的我，很快便落下風，被阿洛壓制住來打擊。

對付病者我十分拿手，對付人類我卻總有一絲的側隱。

最後如我所願，他打得……讓我沉暈暈地睡去了。

小睡一頓後，我沉重地醒來。

「你醒喇～？」那個阿洛，坐在我旁邊抽著煙：「鳥嘴老兄。」

「我…訓咗幾耐…」我按住有點暈眩的額頭。

「一、兩個鐘左右？」阿洛笑了笑，說：「你嘅格鬥術唔差啊，不過我合氣道有六段、泰拳六段、柔道五段，你唔夠我鬥係正常。」

「係…？」小睡一會，心情果然平復下來了。

「嘛～你啱啱都太亂嚟。」

「…」

阿洛攤出黑黝的手臂、搖頭：「我哋拳擊比賽志在交流，得閒又同啲俘虜打下咁～幾過癮嘅。」

「我唔習慣埋身肉搏……」

「完全感受得出啊，你肌肉都冇話特別操過咁。」阿洛捏捏我手臂，說：「對我嚟講你算係好瘦弱！」

「嗯…」我對滿身肌肉沒太大興趣：「我個腦已經清醒番啲。」

「當然喇，拳擊可以令你集中精神，因為一心二用好易俾人打到訓低！」

「睇嚟你對拳擊好有興趣。」

「無論喺以前定依家亂世…！學拳都係咁有用！」阿洛馬上向前揮了有力的兩拳：「點啊？鳥嘴老兄，想唔想學下。」

「…」我愣住：「咁突然？」

「你呢家唔學，萬一你把遮無咗，就等死啦。」

「拳擊…」我凝望住地上的傘子，問：「真係…有效令人清醒啲？」

「其實任何運動都會嘅，不過我哋不良人～嘻，得拳擊運動渣。」阿洛搖頭淺笑。

我再度合上眼睛，那裡面，依然不只一片漆黑。

還閃爍住無數的血腥畫面、殺人的回憶，每一次沉重的背負。每當我合上眼睛，都不能沉靜下來，更讓人有點窒息的感覺。

罪惡感總會在自己平安時襲來，讓人好好睡一覺也不行。

也許…

「我依雙手…」我不自覺地，望起自己手：「殺咗好多人。」

「…鳥嘴老兄，可以用雙拳就殺到人應該只係不破尚一個。」阿洛搭住我肩膊，說：「同埋我哋不良人嘅每一個，都殺個人，唔單止你，你唔需要覺得……唔舒服，我哋都只係為～生存。我曾經為咗爭兩塊麵包，都可以殺咗兩個人，唔需要介懷！睇你個樣…好似好介懷咁。」

「不良人嚟講，你都算有人情味。」我抬頭望往看起來，在安慰我的阿洛。

「你估我哋不良人都真係因為鐘意殺人同搶物資而入嚟？」阿洛笑笑，說：「有好多人都喺呢個亂世一時糊塗…分唔清黑與白、道德戒線被身理戒線超越，唔小心就殺咗人，呢到係佢哋唯一嘅歸宿，一齊分擔呢種痛苦吧。」

「咁，就請你教我。」拳擊。

阿洛拍拍胸口，說：「好！」

因為內心的某種問題，我跟認識不到一天的阿洛，學上了拳擊。總好過，百無聊賴地望天待日。

有些事情，即使接受了……也不代表自己承受得住。

「直拳，再飛踢！」阿洛一邊指導，一邊說：「我同你識咗好似唔夠一日渣喎，鳥嘴老兄⋯⋯！」

「呢個世界⋯⋯冇太多時間俾我哋玩內心戲。」我揮出拳，再使出飛踢：「朋友，邊會用時間去計算。」

跟阿洛學完拳擊後，已經早上七時正，鳥兒正在學校外哼唱著。與不良人形成截然不同的感覺，阿洛告訴我想再學可以找上他，他平日都會在遊戲室中逗留。

的確如他所說，學拳揮了一身汗後，總比出去對付病者然後留一身汗的要清醒得多。

前者是努力的汗水，後者是壓力的汗水。

雖然我覺得拳頭多數用不上，但當做運動舒舒壓也不錯。

昨夜那莫名沉重的壓力，如今已經消散得七七八八，也許晚上總是讓人胡思亂想。

一到朝早，那內心的安全感，都回來了。

「早晨，」我的背後傳來銘凱的聲音：「鳥嘴。」

「咁早。」我望住他手上那杯幼滑的奶茶。

在大本營，這杯奶茶的價值大概換到二十多張糧食卷。

「我好少見人會同我一樣，欣賞朝早嘅風景。」銘凱悠然地走到我旁邊，望住前方淡藍的天空：「佢哋多數唔係飲酒飲到黃朝八晏，就係一醒咗…精力太充沛，去咗囚禁室搞女人。」

「好附合不良人嘅風格。」我答。

「總有我哋呢種優雅嘅不良人存在。」銘凱淡笑，問：「今日出去調查，你可以？」

「可以，中午吧。」我回答。

「嗯，夠直接。」銘凱轉身想離開前，問：「你食咗嘢未？」

直接的我，直接回答未，銘凱便帶了我去糧食庫。在入侵大本營之後那幾天，原本一直是開放住的糧庫，如今被冰冷的鐵鍊鎮守住。

聽他們說過，通常入侵倖存區後的幾天，多數會開放糧庫慰勞不良人成員，但日子一過，就會封鎖著，只有被信任的人才配有鎖匙自由出入。

銘凱，是其中一個擁有糧庫鎖匙的人。

「有乜啱食就拎去，自己煮。」銘凱為我打開不良人的食糧庫。

我相信正常的倖存者第一次入去，肯定會張大嘴巴地驚嘆著。因為這裡的食糧，多得夠不良人無節制地吃一、兩年。

罐頭食品就好像竊屍賊堆砌的屍山，被不良人堆成了一座小山的模樣，令人有撲過去的衝動。

奶茶粉、好立克粉、巧克力粉、碳酸汽水、紙包飲品、烈酒、茶葉乃至基本的礦泉水，都安安靜靜地躺在廚櫃中讓人拿取。

115

最令人唾液瘋狂分泌的，是那陣濃烈又帶有咸香的肉類存放區。那裡的肉多數被人用鹽風乾，能夠保留肉味又不至發臭。

透過董倫那伙高學歷的社會菁英相助下，更有住幾部自供微弱電量的發電機運作，使得雪櫃能夠運行，藏放一些必須冷藏的食品。

「牛油加多士就夠。」我把它們都拿上手。

「你令我諗起西多士。」銘凱淺淡地笑。

「今日照常，調查呢區所有教堂？」我把牛油塗到方包上。

「係～如果無意外嘅，大概用一日時間就調查哂。」銘凱放下手中的奶茶，說：「如果仲係搵唔到嗰個畜生平權組織……個夏會被死更痛苦。」

從銘凱冷銳的眼神可看出，如果今天依舊找不到那病者平權組織的話，肯定不會是拗斷手指那麼簡單……

吃完了牛油多士後，我再為自己倒了杯茶來消消滯。

要是在大本營中，這頓豐盛的早餐大概要辛苦工作一個月才換得到。對於在不良人每天酒足飯飽的我來說，有點怕遲下會習慣不到饑餓的感覺。

離開之前，我有個大膽的想法……

如果把這裡的糧食，都分給大本營的人，應該能撐上一段日子。

但轉念一想，我又為何要連他們的三餐也看顧？

我只盡老賢的遺願，守護大本營。

他們吃什麼、喝什麼，都與我無由。

早餐吃過後，便要努力地工作，是不良人鐵一般的守則，每個人都必須要有所貢獻。

「準備好未？」臨拉閘離開小學，銘凱問。

「唔。」我點頭。

跟銘凱出外調查的這天，我們調查過了全將軍澳區所有關於「教堂」之類的地方。除了病者之外，基本上沿路都沒見到有人類，似乎沒有太大的進展。

「仲有四個地方要調查。」銘凱把將軍澳區擁有教堂的地方都列出在筆記上，到達後沒有發現便會用筆一劃。

「我哋今日已經調查咗二十三個地方？」我望住筆記，以低沉的聲線問。

「嗯，全部無發現。」銘凱冷冷地勾起嘴角：「我已經開始諗緊，返到去…點樣折磨個條友。」

「嗄…嘎…呃啊…！」倏地，一隻舌女走進到我們面前的公園，並把上半身鑽入一個垃圾桶中，翻找著什麼。

「又一隻…」銘凱不耐煩地按一按酸軟的頸子，說：「今日我哋已經對付咗幾多隻？」

「兩隻大鼻、一隻大眼、一隻病嘴、一隻大鼻。」我盯住眼前的舌女，提起傘子：「之後依隻，你引佢？」

「樂意至極～」銘凱撿起地上一塊小石頭，走到我的另一邊再擲向那頭舌女：「畜生，我喺到。」

「嗄！？嘎…啦啦…」整條肥美的舌頭也舔住垃圾且滿髮殘渣的舌女，抬頭望住銘凱，露出深寒的笑容：「嘰…嘰嘰……」

它一手撥開了垃圾桶，以冒進的爬姿走向銘凱：「嘰…哈哈嗄…啊嘹…」然後，在一定距離發動了飛撲向他！

眼光早在洞悉它行動姿勢的銘凱，往右邊一跳，避開了該舌女的飛撲攻擊。可舌女沒有猶豫，馬上凌厲地轉頭瞪住銘凱，並如同見到主人的狗快爬到他的面前。

「賤畜生…！」銘凱很快地撿起舌女剛才翻找的垃圾桶蓋，然後在它衝過來的一瞬間，把垃圾桶蓋擋在自己面前讓舌女自動地套入到裡頭。

我再把握機會，上前在垃圾桶蓋的空口位用傘狂刺，使舌女的咽喉位置受創，不消一會就已經放軟死去。

「吧…巴巴…嗄嗄……」舌女一動不動了。

「未試過一日殺咁多病者。」銘凱放下垃圾桶蓋，並踢走到一邊的花叢去。

「好快會習慣，」我用傘子戳掀一下死去的舌女，說：「世界只會越嚟越少人類，同時你哋敵人得番病者。」

「『你哋』？」銘凱托托眼鏡，復述我的句子：「應該係『我哋』，你都係我哋「不良人」一份子。」

「到時我仲未死，有機會係。」

隨後，我們火速調查餘下的四個地點，因為我和銘凱今天確實對付了不少病者，每隻病者都要基於現場環境而用不同的方法去擊殺，既費力又耗神，我們心底裡都知大家都累了，只是不說出來。

「最後一個……果然，我喺到浪費緊自己時間。」銘凱劃走最後一個地點。

「不過，今日都幾充實。」我用自嘲的語氣說。

「我返到去，」銘凱冷淡的弧笑，添起一份邪氣：「都會令佢好充實。」

浪費了一日時間外出的銘凱，回去的路上，眼神已經充滿住深怨的恨意，彷彿巴不得要馬上把夏當五馬分屍。

「你對呢件事都幾上心。」我留意了銘凱幾天，覺得他是一個忠心、執行能力又高的人。

自私自利的人，斷不可能會這麼費神去處理這一件事。單單是要遊走全將軍澳區跟教堂相近的地方，聽聽都覺得累。

某程度上，銘凱這種人的背後都有著一種動力去推使他們。

「為咗不良人。」銘凱簡單地回答一句。

「呢個組織嘅名？」我想說的，是組織的榮譽。

「你唔覺？」銘凱邊行邊望住前方的路，說：「每個人都總覺得自己生存，係有住一種使命感。」

「差別只係在於……」我說下去：「個項重任，到底係啲乜。」

銘凱望了我幾眼，又把視線放回前方：「似乎，你好清楚。」

「我要比任何人都清楚。」

即便是，我對人性極度沒有安全感。

我仍然想相信，選擇去保護那些我自己都無法信任的一切……大本營。

因為老賢告訴了我，在末世之中，人們最需要的是「希望」。

而不是冷冰冰的「鐵則」。

不然，在某種層面上來說……

人類與病者的戰爭之中，人類已經戰敗了。

戰敗給人性，戰敗給自己。

餘下的，就只有軀殼。

我覺得是那個遙不可及的希望。

「你意思係……」銘凱停下來，望住我。

「人類，」我亦停下，望住天上那破曉的天色：「最後總需要合作…去對付病者，我哋呢一刻自相殘殺，都只係幫自己自掘墳墓。」

銘凱冷笑，說：「鳥嘴，你嘅目標太遙遠……人類冇可能行到呢一步，知唔知點解？因為，人性。」

「點解人類，唔可以戰勝人性？」我反問。

「因為佢比起病者…更難對付…更為虛無，佢無窮無盡，直到你死個一刻先會消息。」銘凱認真地回應：「係人嘅本性。」

「我原本都同你一樣，相信人性本惡。」我合上眼睛，繼續向前行：「但係世上總會有個人，令你改變自己。」

「呢個，就係你所謂嘅使命？」銘凱望往我的背部。

「喺有限嘅時間裡面，去改變無限嘅人，唔係有趣得多？」我反問。

銘凱似是低寂地思考了一會，就繼續跟上，與我並肩回到不良人據點中。

回去後，銘凱就馬上到囚禁室中，去見見病者平權組織的夏當。

我們去到的時候，夏當是面對牆壁、盤腳而坐、雙手做出類似合十的姿勢，默默喃著不明的說話。

「嗄…吧吧嘎！嗨！」

「嗄…吧吧嘎！嗨！」

「嗄…吧吧嘎！嗨！」

夏當，不斷對牆壁重複著這一句……

「佢癲咗？」銘凱問負責看守囚牢的不良人。

不良人：「唔係，由銘凱你拗斷佢手指之後個兩日…佢就一直重複住咁樣，同埋講同一句說話。」

「佢講嘅語言，有啲似病者。」我說。

「佢肯定已經精神分裂……」銘凱打開了囚室，慢慢步進去：「我會令佢清醒番。」

銘凱進去衛生惡劣的囚牢中，一手把夏當扯住使他轉身面向自己，再在其臉上送了一拳！

「砰」

「嗚…噫…嗚嗚…」硬生生地吃了一拳的夏當，畏縮地望住銘凱：「唔好再打唔好再打！！好痛…嗚…」

「你俾假情報我，」銘凱捏緊住他的下鄂，深恨地說：「令我浪費咗足足兩日時間，仲幾乎差啲死……你有冇解釋？」

「我…我講嘅都係真…！噫…」

「我哋不良人有個地方，叫做「真實之房」。」銘凱扯住夏當的頭髮，強行拉他走：「因為入到去嘅人，都會供出所有真相出嚟。」

「嗚噫嗚噫……」夏當驚恐得大喊：「教主！救我呀…教主啊！！！」

「真實之房」，我也想去見識下是什麼一回事。

我跟隨銘凱和身後的一堆不良人去到了位於五樓的「真實之房」。

打開房間，一陣血腥的氣味就撲鼻而來，裡頭牆身污黑，比起一般的房間也熱上幾倍。

「鳥嘴，你跟入嚟。」銘凱特意讓我進來，其餘的不良人則站在門外守候。

「嗯？」我望住可憐的夏當。

「拷問逼供，你遲早都要學識～」銘凱把夏當綁在一張椅上，說：「所以…今日你就當佢係實習對象。」

「…」

「咁如果佢講嘅都唔係假，只係佢單方面收到錯誤線報……」

「咁都無所謂～」銘凱自然地冷笑，說：「反正佢落得喺我哋手上，生死權本嚟就喺我哋手上。」

「唔…呃噫噫！！唔好呀…！我冇講大話啊！！！」夏當痛苦地哀哭。

「你可以隨時開始盤問佢，鳥嘴。」在我一旁的銘凱，說。

雖然我對拷問他人沒什麼興趣……

但在銘凱面前，我只能照著辦。

「呃啊呀呀呀呀！！！」夏當吃了我一記重勾拳，咬齒幾乎都脫出：「教主…請……請你保護我…派天使…保護我…」

「已經…打到，癲咗？」我望住語無倫次的夏當。

「救我…求下你……救我…」夏當眼角滲出了淚水，喃喃地唸：「嗄…吧吧嘎！嗨！嗄…吧吧嘎！嗨！嗄…吧吧嘎！嗨！」

「睇嚟已經痴咗線。」銘凱無可奈何地搖頭淡笑。

「病者之神啊！求你救我啊！！」夏當高呼。

「呢條友係咪對病者愛到執迷。」銘凱收起笑容，盯住他。

「病者之神…」我印象中，好像在哪裡也聽過類似的說話。

以前大本營，好像有個男人在傳教，叫人們信奉。

「講清楚。」我問下去：「你剛才嘅說話係乜意思。」

可夏當已經無視我們般，不斷喃喃自語。

「咁無計…」銘凱從房間中，拿來了一個湯匙對住夏當的眼球：「好好望清楚最後嘅畫面。」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慘絕人寰的叫聲，從「真實之房」傳出，比起斷指的酷刑，用湯匙把對方的眼球挖出這種方式，更恐怖上十倍……

連我也，禁不住低頭望地。

「完美。」銘凱花了一分鐘左右，就把眼球挖出在湯匙上。

原本連住的神經線，也強行弄斷了。

儘管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我也感同身受一樣，眼睛覺得隱隱作痛。

「我…呃呀呀呀…啊！！噫呀！！」夏當的痛苦沒有停止。

銘凱要他睜大眼睛，且把夏當的眼球掉到地上，再一腳踩到稀巴爛，只餘下嘔心的渣滓。

「痛唔痛？」銘凱把手指放入到夏當空空的眼窩中，且輕微地按揉著：「仲有冇舒服啲？」

已經到比死更難受的程度了。

「你再係咁，佢就快死。」我捉緊住銘凱的手，說：「死咗，就無任何意義。」

「唔。」銘凱點頭，把手指從眼窩抽出，一絲不明的汁液舔住其指尖：「佢唔可以咁快死，因為……仲有好多嘢未玩。」

銘凱轉頭，望住身後的工具深笑。

令人，心情沉重的一天。

短短一小時內，銘凱幾乎把夏當全身上下玩透了。

由初初的挖眼，到後來的強行拔甲、針插指尖、灌沸水、傷口灑鹽，到最後的炮烙，原本還會痛苦大叫的夏當，神志近乎失去不起了。

反倒……銘凱好像舒壓完畢一般，輕鬆地走出房間說要吃過下午茶，之後再回來。

我則望住奄奄一息的夏當：「你到底講緊咩……」

「嗄…吧…吧……嘎…嗨…」夏當他依然唸著那一句，聲音微弱得似蚊子。

「你講俾我聽，我可以即刻殺咗你。」我捏住他的下顎，說。

「好…好！！帶我解脫！！！」夏當出盡全力，抬頭對我說出這句：「嗄…我見到病主……佢…佢哋…迎接我…我就快離開…呢個……活地獄…」

「你一直自言自語啲乜…」

「係代表…向病…主…祈禱……」也不用我下手，夏當說到此處已經斷氣。

夏當死了，喝完個茶回來見到這幕的銘凱，覺得有點不夠勁兒，就說要找過另一個俘虜來玩。

夏當殘破不堪的屍體，則交由其餘不良人處理。他們跟大本營的做法幾乎一樣，都是火燒肉身。

如果我被他們發現了真正的身份，下場也會一樣嗎。

「真係陰公……」一把熟識的聲音，從後面而來。

我轉頭望過去，是白魂。

他的武士刀，至今當作了自己的拐杖來用。

「白魂？」我望住久久沒出醫療室的他。

「喲…鳥嘴兄。」白魂望了我一眼後，再走前一點：「呢個人，聽講係病者平權組織嘅？」

「…嗯。」我望住被烈火燒得焦黑的夏當。

「原來係呢個組織啊……」

「白魂，聽你之前講…好似話調查過，有關佢哋嘅嘢？」我問。

「係，個次喺下水道出口遇到你同班尼，都係因為我調查王白蛋下落期間，調查出。」白魂認真地說。

「點解…你仲唔講出嚟？」

「你指，同不破尚講？」

「係，」我凝視住白魂：「你哋作為不良人，唔係應該要回報情況？」

「冇用～」白魂握緊住刀柄，說：「我個日跟蹤咗兩個人，發現佢哋組織會有人餵食各區竊屍賊之餘……仲有個據點。」

「即係安全區？」

「係…充滿咗佢哋組織嘅成員。」

「你唔通報俾不良人知，去入侵？」我反問。

「冇用，佢哋個據點唔喺將軍澳區……不破尚係唔會進攻過去。」

的確…

不破尚只會在乎將軍澳區的一切。

他只要在這一區稱皇稱帝就好，外面的…就算有敵人也不會去理，最多只會派過間諜去監視動向。

我望住熊熊的烈火：「病者平權組織……」我腦中，萌生起一個計劃。

「睇嚟已經燒得七七八八，冇嘢好睇…」白魂轉身打算離去。

「白魂，」我叫住他，說：「你想唔想，幫王白蛋報仇。」

「哦？」原本神情淡漠的白魂，眼神漸漸有神：「你意思係……」

「你帶我去病者平權組織嘅地方，我幫你報仇。」我提出。

「敵…敵人好多…！而且…個到係喺坑口嘅聖安德肋教堂，無一個不良人會同你走出將軍澳區……」白魂說。

「不良人唔去，就坐喺到等病者平權組織嚟。」

「…」白魂有點愕然：「鳥嘴老兄…你呢個方法又好似……」

「點樣？可以一試。」

「好似滿天以前引病者入人哋倖存區嘅方法……」白魂點點頭，說：「不過今次我哋引嘅，係一班熱愛病者嘅瘋子。」

「但問題係…」白魂馬上指出困難：「我哋就咁行入去…點同佢哋講要同不良人開戰？」

「夏當已經死咗，我哋可以用呢個籍口開戰。」我答。

「對方係人類，都可以覺得我哋係覺大話……」白魂用手上的武士刀，戳一戳已經燒得見骨的夏當：「況且佢條屍都已經燒到認唔出…」

「咁如果可以拎出一啲證明到自己係鐘意病者嘅人，咁就得。」

「你可以喺邊到無啦啦搵出嚟……？」白魂問。

「我真係整唔出，不過…我知道有一個地方有，」班尼的地下室。

然而，我卻未發覺暗角那盯住我的孤冷眼神，已經開始洞悉到我的想法和內心真正的歸屬。「真實之房」中一切的行為和語句，只是警告住身後的我。

跟白魂略略討論完自己的計劃後，我就前往到班尼的地下室中，隔壁田家炳小學的地下室。

這間小學較多董倫的餘黨住，所以我不太擔心被純正的不良人跟蹤到來。

一如既往，門被推開以後便是一陣腐臭混合木碎的味道，看來我面具上香草的味道已經消散了，找天要再摘點才行。

地下室中放著滿滿的手工精品，幾乎都跟病者有關。都是那個熱愛病者的瘋子，所留下來的東西。

我想，全地下室中讓人覺得最有價值，最有誠意的物品，就是眼前這張繪畫得美的舌女畫作，班尼他畫出了一隻舌女穿婚紗的外貌。

「大概…」我撫摸住那幅畫作：「拎呢幅畫過去，就可以證明到自己幾愛病者。」

取走畫作之前，我用一塊帆布把它蓋好，防止其他不良人看到。

我的計劃好簡單，就是引導病者平權組織向不良人開戰。

惡劣的人類對上痴愛病者的瘋子，我都想看一下，最後誰勝誰負。如今要擊倒不良人，也許只有這最好的方法。

只是，前方還有很多未明朗因素便是了。

「我…同你去，會唔會拖累你？」在酒館中，我和白魂喝住威士忌討論著：「而且點解我要同你一齊對付不良人！？」

「老實講，你覺得留喺到就真係有將來？」我望住杯中酒。

「我粗人一個，你意思係咩？鳥嘴老兄。」白魂直接問。

「你哋嘅食糧最多夠食一、兩年，而死喺你哋手上嘅倖存者亦都只會不斷增加，呢種情況就好似大家明明都係同一個種族，但係我哋都要被迫住互相殘殺，嚟令自己生存。」我說出，老賢經常告訴我那句：「我哋嘅敵人，係病者，唔係人類。」

「但係呢兩批人互相殘殺都……」

「一個係專殺倖存者嘅組織，另一個係專養病者嘅痴線組織，兩個都唔見得係好嘢。」我說。

「我明你嘅諗法…雖然我自己都係一個白痴衝動嘅人，但係我始終都覺得，你嘅最終目標有啲難達成。」白魂喝口威士忌，說。

「原因？」我盯住白魂。

「太…冇可能達成。」白魂搖搖頭，苦笑：「你邊有可能……令到全人類都一齊對抗病者，世界總係會有毒瘤，要改變人嘅諗法係好難～至少好多人都會顧及自己，而唔會一齊對付病者先。」

「我明白你嘅講法…」我繼續用低沉的聲線，說：「但我自己，就係一個例子。」

「例子？」

「我相信時機來臨，個一日總會到。」我不自覺地握緊住手：「就算機會微乎其微…」

「……我真係唔敢相信。」白魂掩住眼眉，說：「我居然，同一個大夢想家坐喺到飲酒，傾白日夢。」

「…」

「不過！我覺得…與其坐喺到做壞人、日日搜索物資殺下人，過住行屍走肉嘅日子，倒不如學你咁……做下英雄都幾型啊。」白魂微微一笑，問：「你呢，你點解會有呢一個諗法。」

「我嘅生命有限…無可能永遠保護住我珍惜嘅人。」我閉起眼，回想起大本營的各位：「既然係咁，就索性將成個世界嘅風氣改變，等更多人可以保護佢哋……」

「……」這次換白魂無言了。

「為咗咁，我可以義無反顧地邪惡……」我望住眼前的白魂，說：「因為有時候，正義太過軟弱無能。」

「就算……你一切嘅做法，會被世人唾棄？」白魂眉目緊鎖。

「有時候真相唔重要。」我一口喝盡杯中的威士忌：「最重要係，結果。」

「得啦，你唔洗講…！」白魂強行與我碰杯，把武士刀重重地放在桌上：「…咁有志氣嘅事，完全附合我一直諗嘅嘢，完全附合咗武士道嘅精神！」

在酒館討論後，白魂跟我說給他多一個星期養傷。

而這一個星期，我亦為出發做著準備。

《病港》番外篇──聖誕特輯【警告：跟主線故事無關，請不要多疑】

時空旅者

聖誕，原是普天同慶的日子。

但今年，香港再沒有奢華奪目的燈飾，人來人往的街道、歡樂的歌聲。

冷清的街道上，只有徘徊不斷的「病者」。

它們臉上的笑容，彷彿告訴人類自己才是地球真正的主人。

而人類，只能被迫困在那小小的倖存區之中，苟且偷安。

寶琳倖存區。

「聖誕老人…我希望，今年可以過一個平安嘅聖誕…」一個小女孩在一顆松樹前擦眼睛。

忽然，半空上亮出閃爍的藍光，空間彷彿扭曲了一般，地面發生了微弱的震盪令小女孩嚇到了。「咿嗖嗖──」一陣迷幻的聲音傳出，一個全身包滿繃帶的男人，從天而降到小女孩面前……

「…」他落到地面，有點暈眩的望住周圍：「呢到就係……第二個時空啊？」

「哇…！」小女孩被憑空出現的男人嚇到。

「啊…俾人發現到。」那男人愣住。

「你…你……你係聖誕老人！？」小女孩問。

「…我？」那男人數數手指，想了想：「啊…係…我選擇咗降落依個時空嘅聖誕節。」

「…」

「我…我係啊！哈佬……哈哈。」自稱聖誕老人的男人答。

他心中暗想，這是掩飾自己身份的好籍口。

「聖誕老人！真係出現啊！」小女孩想上前擁抱住對方。

這位聲音跟外表看上去都很年輕的聖誕老人馬上後退：「你…你唔掂得我啊！」

「吓…？」小女孩愕住。

「因為…聖誕老人我……」聖誕老人望住自己滿身的繃帶，說：「總之你唔可以掂我啦。」

「咁聖誕老人，你出現喺呢到做咩啊？」小女孩問。

「我…呵呵呵！」聖誕老人的招牌笑聲：「我係嚟探訪呢到嘅人！」

「咩…意思啊？」

「小朋友，聽講…呢個時空…啊！唔係，係呢個地方，好似有好多怪物徘徊喎？」聖誕老人說。

「係…係啊！聖誕老人！」

「佢哋喺邊到出現？」

「喺呢個倖存區嘅出面。」小女孩指住外面，灰沉的天空。

「倖存…區？你帶我周圍睇下好冇，哈哈。」

「可以啊！聖誕老人！」

之後，小女孩便帶住聖誕老人遊走寶琳的生還者倖存區，雖然整條街道都人來人往，但這裡的人都沒有笑容。小女孩先把聖誕老人帶到不太寒冷的商場之中，商場裡頭也是倖存區的一部份，入面的商鋪真的有人在擺賣。

因為，這裡是一個會實行「貨幣政策」的倖存區。

「都幾熱鬧……」聖誕老人說。

「係啊，咩都有賣。」小女孩突然問起：「係呢，聖誕老人！點解你要把住兩把遮行嘅？」

「喔，我個邊大雪啊嘛，呵呵呵。」

聖誕老人在小女孩的帶路下，品嚐了這裡獨有的美食──冬節限定新彊羊肉捲餅。

「好似幾好食咁…」聖誕老人望住那店子。

「好貴嫁，聖誕老人。」小女孩說。

「貴？」

「要35個艾幣先買得起。」

「艾幣……係呢個倖存區嘅貨幣？」

「唔！」

「咁啊…」聖誕老人十分猶豫：「有咩方法賺到艾幣？」

「你可以做好多唔同工作嫁，我爸爸媽媽就係幫國王做紡織嚟賺艾幣！」

「呢到居然仲有國王…」

「仲有呢？有冇啲……打打殺殺之類嘅嘢可以做？」聖誕老人抓頭苦笑。

「有啊，你可以對付出面嘅病者……」

「病者…？」

「即係喺倖存區外面走嚟走去，成日對住人微笑…滿身紅點嘅怪物……殺一隻就會有十幾艾幣嫁啦…」小女孩低沉地說：「不過…佢哋都好恐怖……」

「喔~？放心交俾我。」聖誕老人點點頭，步出安全區：「病者……」

「聖誕老人！」小女孩惆悵地，望住他的背影。

兩小時之後。

那個時空旅…不，那個聖誕老人，他為寶琳倖存區帶來了一份好大的禮物。

「邊…邊個做嫁！」、「無…無可能！無可能！！」、「神蹟啊……」、「呢到至少有三十隻以上嘅病者屍體……」一堆看守住倖存區邊境圍牆的守衛，震警地望住外面。

那裡，堆疊住屍山。

不同的是，並不是人類堆砌出來的屍山。

而是由病者堆疊出來的屍山……

「真係估唔到……有人會研究出呢種複雜到…我都可能要諗幾年時間先做得出病毒…無可能係由自然嘅因素造成。」那個聖誕老人，則站在屍山一旁，嘆氣：「真係個可悲嘅時空……」

事後，聖誕老人獲得百多元的艾幣，真的陪了小女孩吃那新彊羊肉捲餅。

但聰明的聖誕老人吃一口，就覺得味道怪異：「根本係狗肉…」

「唔？」小女孩望住聖誕老人。

「冇…冇。」聖誕老人望住小女孩，說：「細路女，送俾你。」

「你送把遮俾我…？」小女孩接過一個漆黑的傘子。

「佢叫夜行傘…當你有危險，就用佢嚟對付敵人。」聖誕老人微笑：「佢有你以想唔到嘅強大力量，就當……係我送俾你嘅聖誕禮物。」

「多…多謝……」小女孩接過傘子，感覺比起一般輕身的傘子還要重上幾倍。

「好啦，我係時候要走。」聖誕老人跟她道別：「下次再見，今日都未參觀夠。」

「好！下次再見！聖誕老人！」小女孩歡愉地，跟聖誕老人道別。

然後，他就在這個時空……消失了。

小女孩回家後，把今天的奇遇告訴家人，家人就是說她傻了。

她不甘心，想要聖誕老人再次回來，便把那傘子插在當初遇到聖誕老人的松樹下許願：

「希望下次再見到你啦！」

聖誕特輯完

…

116

白魂經過一星期專心的休養後，受傷的腳總算能正常地行走，但要飛快地狂奔現階段還未做得到。

而我，亦在這星期計劃好接下來的一切行動。

引導病者平權組織進攻不良人，預計他們會落得兩敗俱傷。

到時候，我再給予致命的一擊。

「鳥嘴兄，我已經準備好。」白魂如期地，在我面前出現。

「嗯，一陣可以出發。」我攜帶了班尼的畫作。

「好…！男子漢，準備做驚天動地嘅大事情！」白魂激昂地說。

也許，我相信白魂的原因…除了他是不良人之中，一個擁有保護同伴之心的人。更是一個不折不扣，十分衝動的蠢材，這種跟銘凱那種深入的城府是兩個世界。

準備好出發的物品後，我跟白魂就準備踏上旅程。

計劃總是完美，因為都是自己設計。

但不明的因素，更多。

我相信這次路途都會一樣。

在我和白魂步出操場之際，幾個不良人正搬運著些死屍出來，而這些死去的人，都是我認得的……是大本營的俘擄。

「死得真係爽快……」、「留俾我哋玩下都唔得～銘凱真係。」、「悶啦悶啦，呢幾個月都會好悶喇！」

「白魂！一大早去邊啊？」搬屍的不良人問。

「咁你哋又做咩一大早咁精神喺到搬屍？」白魂反問。

「唉～銘凱佢殺哂啲俘虜啊，死淨兩件。」

「咩…咩話！？點解咁做？」白魂疑惑。

「點知佢～佢話唔想成日夜媽媽聽到啲慘叫聲喎，咪索性殺到淨番兩個細路。」

「咁無陰公…」白魂說。

「算爽快啦，銘凱逐個幫佢哋放血，咁嘅死法一啲折磨性都冇～真係悶死。」不良人搖一搖頭：「唔講咁多啦！我哋快手搬完屍返嚟食嘢。」

然後，我們就望住他們的背影離去。

「死淨兩個細路～都算佢有良心。」白魂跟我步出大閘。

「大人同細路都差唔多…」對我而言，死了就死了。

依然地，每天都強風呼呼，天氣都好像變得不太正常。

我好久再沒見過那炎熱的夏天，走在草叢旁充滿蟬聲的日子了。

「我哋穿過個城市公園，再經過一條行人隧道同小直路就到。」白魂手指前方。

「我知。」我瞧一眼白魂的刀，問：「你嘅刀法有冇生疏到？」

「當然冇…！」白魂淺淺一笑，說：「我以前教刀，呢把刀嘅靈魂幾乎已經融入我體內。」

「刀法終於大派用場，開心？」

「係有啲開心…不過，每一下都係搵命搏。」白魂認真地說：「只要稍為一判斷錯誤，死嘅就係自己，同以前練劍唔同。」

之後的路上，我們沒多說了。

始終，要警戒一下周圍的狀況。

「比起以前……真係少咗好多病者。」走到城市公園，白魂感嘆地說。

「以前真係好多？」對於一整年留在家中的我來說，完全不清楚。

「係～基本上行十幾步，就會遇到一隻。」

我們的目標地點很近，基本上三十分鐘都去到了位於坑口的聖安得肋堂。

白魂跟我最先是觀察周圍的狀況，免得被人算計或有什麼陷阱。

「睇嚟無乜異樣。」躲在草叢中的白魂，他眼觀四方。

但做人，要像我眼觀八方才行，這才留意到異樣：「唔好去住…見唔見到聖安得肋堂對面公園，個到企住咗個男人。」

那個男人跟我們一樣，疑神疑鬼地環看周圍，又不時凝視聖安得助堂內裡，表情看上去又無助又擔心。

「佢可能係平權組織成員……！」白魂亮出長刀。

「唔似…從佢嘅表情、衣著，都唔似個種人。」我盡可能分析。

「咁…咁點！？殺定唔殺，得呢個兩選擇。」白魂讓我下決定。

「去直接問佢比較好。」我說。

「吓？好大風險喎…如果佢真係病者平權組織班人。」

「你最多一刀斬落佢，斷估附近唔會有伏兵。」我們都觀視過了，附近應該沒有其餘的人。

「直接出去斬佢個頭落嚟，最爽快直接！」白魂眉目緊鎖。

「一係咁，我出去先，去打探佢係咩人。」我對白魂說：「你繼續匿埋。」

白魂豪氣地點頭：「唯有係咁！」

於是，我只好孤身一個出現到那個人面前，並說：「你好。」

「你…你係咩人！！」他比我還要緊張。

我已經故作鎮定了……

「你係病者平權組織嘅人？」我直接問。

「我…」我眼球焦點不自覺地往右上方望，答：「係。」

這……是說謊的表現。

「真係？」我再問一次。

「係啊…」他不敢直視我。

「你真係病者平權組織嘅人？」我再三問一次。

「都話係！！」經我多次提問，他顯得有點怒氣。

說謊的第二個表現，被問幾次就勃然大怒。

這些在警察學堂學回來的基本盤問技巧，比起不良人那些嚴酷的拷問有用得多吧。

「你，你又係邊個…」他也在警戒我。

我冷笑幾聲：「你扮得都幾似…你認為，身為組織成員之一嘅我，會認唔出組織有咩人？」

其實我這一句，是試探他罷了。

基本上我可以肯定，他不是病者平權組織的人，他在說謊。

「你…你真係病者平權組織嘅人！？」他眼球漸漸轉大，倏地上前想要抓住我的衣領。

我立即向右踏出一步，避開抓擊，再握住傘子的前端以勾柄弄跌衝來的他！

「啊…！」他被我弄摔一跤。

「唔好亂郁…」在他想起身之前，我把傘子前端的刺針對住他的頸喉前。

「你…你想點啊……」他知道吃虧了，便不禁反抗。

「應該係我問你，你到底係乜人。」我望住年近三十，衣著得體的他。

「我…我係……」他額上冒水汗水，吐出真相：「寶琳倖存區嘅人…」

「喔…寶琳倖存區？你出現喺到做咩…你應該好清楚，呢到係邊個地頭。」這點，我沒有想到。

「你…你哋好交番公主出嚟……」他雖然畏怯，但也依然說著。

「公主？」我問。

「寶琳王國嘅公主…！」

「你嘅公主係邊位。」

「你…扮緊嘢？你哋病者平權組織成員俾寶琳倖存區打壓之後……就擄走咗我哋公主…嚟咗呢到，你哋嘅新地盤……唔好扮嘢…我淨係想要番公主。」他顫抖地說。

「你叫咩名。」我問。

「我叫…星宇。」

「企起身吧，星宇。」我把傘子從他頸上移開。

「…吓？！」他愕然地張嘴。

「我根本唔係病者平權組織嘅人，剛才只係測試你。」我低沉一笑：「做戲就做全套，做到一半就放棄，好容易掉失性命。」

「你……」儘管他不明所以，但也先站起來：「你係…」

「我叫鳥嘴。」反正大家都這樣稱呼我了。

「咁你到底係……」

「我係大本營嘅倖存者。」我沒可能答是不良人吧，只會讓對方更加害怕我。

「大本營…好似有聽過下…」星宇點頭，說：「咁…你點解會出現喺到……」

「我嚟加入組織。」

「病…病者平權組織！？你要加入……」星宇顯得有點驚訝。

「嗯。」我點頭。

「點解啊？佢哋唔係咩好人嚟…」星宇說。

「頭先你話佢哋綁架咗你哋公主，到底係咩一回事。」

「就係佢哋…捉走咗寶琳倖存區嘅公主！」星宇又焦慮起來：「佢係國王個女…」

「又國王、又公主，你解釋下係咩事。」

「我哋寶琳倖存區統治係行帝制，咁你明未？」星宇說。

「原來係咁…」趁亂世自立為皇，到底什麼人才會有這種念頭。

「既然你唔係組織成員，跟我同你講咁多都冇用。」說畢，我就轉身離開公園。

「呢個組織…唔好入啊！」星宇望住我的背影，提醒我一句。

我不入，怎能摧毀不良人？

確認那個星宇不是病者平權組織成員後，我便走到聖安得肋堂前，敲一敲門：「有冇人？」

大概，連敲數十多下後，這間建築風格開明的教會堂，便有一個穿住整身白衣的人來迎接我：「你好，請問有咩事？」對方，很有禮貌。

沒有錯了，他全身雪白的衣著，就是成員一份子的最好證明。

「請問，係唔係病者平權組織嘅人？」我問。

「嗯，有咩幫到你？」對方是位女士，她的的笑就好像病者的微笑，充滿住詭異。

不知你們去基督徒聚會時，會否有這樣的感覺……

他們的微笑，總是有些怪怪的地方。

「我想加入。」我答。

「加入？我哋加入係需要內部成員之間推薦，未知你係邊位成員推薦？」那女士又問。

就算我在聖安得肋堂外，也能聽到裡面隱約地傳頌著一些唸經般的句子。

「夏當。」我答。

「我哋的確有呢位教徒成員，不過……佢人呢？」

「佢要照顧大廚，所以叫我自己嚟。」沒記錯吧，那被我斬了好多少，又強行塞入大鍋煮熟的病腦名字。

「哦！～大廚，佢係一隻好可愛嘅病腦。」那女士聽到它的消息後，真正地發自內心的微笑起來：「你連佢個名都知道，睇嚟夏當真係有推薦你嚟。」

「當然。」真好，想不到夏當死了，但他的名字還有用處。

「不過加入病者平權組織嘅人，都要擁有對病者一定嘅知識，你可以解答得出？」女士又問。

「當然可以。」我說。

「咁請你入嚟，我叫平子。」她禮貌地請我進去。

終於要來了。

聖安得肋堂內部十分整潔，沒有一點雜亂和血腥殘暴的物品放在這裡，跟外面的世界完全格格不入。

除了會聽到某些房內一些人在唸經，基本上這裡十分寧靜。

「請入嚟呢間房。」平子帶我進入一間光線充足的簡約房間。

裡面有雪白的牆身、雪白的地板、還有穿得雪白的組織成員，除了平子之外還有兩名穿白衣的男性組織成員。

「今日又有新嘅信徒想加入。」平子向兩位男士說明。

「明白。」他們兩個先打量了我，再分別解說：「之後落嚟，我哋會向你出題，如果你錯咗一條，就代表你對病者嘅了解不足……我哋會帶你去深入了解。」

「冇錯，深入了解。」平子微笑。

我答：「明白…」總覺得，這裡比起殺氣重重的不良人據點還要恐怖。

那種恐怖，就像藏於雪白之下的血腥。

一旦揭開，你會發現那底下的雪白都是血肉模糊。

「我哋可以點稱呼你？」平子的語氣不緩不急。

「鳥嘴…就可以。」我說。

「係，咁鳥嘴……第一條題目就開始。」戴眼鏡的斯文男，率先發問：「大鼻係點樣攻擊人類？」

「從鼻孔釋放毒氣。」我答。

「正確，第二條。」這次，由平子發問：「除咗病腦、病爪之外，請列出多一種稀有嘅病者。」

「…」這條我想了想，不過都順利回答：「病童。」

「正確…！上次我都見到，想接近…可惜，佢用歌聲催眠咗我就走甩咗。」眼鏡男給予我姆指讚好，繼續問：「矮靈，即係我哋俗稱嘅竊屍賊，佢哋同病爪嘅關係為？」

這條難道加深許多，對病者沒深入認識的人，根本好少會見過竊屍賊。而且它們跟病爪的關係，大概是……

「竊屍賊會用屍體堆砌一個屍堆，俾病爪入去長眠……病爪就負責保護佢哋？！」我這一條，幾乎是根據經驗而猜的。

他們有點猶豫，但還是說我是對的：「…都叫答啱！」

「最後一條，呢條亦都係證明到……你到底係唔係其他組織派嚟嘅間諜。」平子和眼鏡男深深一笑，說出最後題目：「請講出…我哋病者平權組織，「祈禱」嘅病語。」

「病語…？」我愣住。

「鳥嘴先生，你唔清楚？」平子微笑的弧度更彎了，幾乎像扭曲般：「如果你答唔出，我哋會帶你去深入了解病者……」

望住他們二人的表情，我心臟莫名地加速得更快，可能關乎生死存亡，我腦子比平時運行得更快，突然靈機一觸，想起了夏當在囚牢時經常喃喃地唸的那一句……

「嗄…吧吧嘎！嗨！」

117

「完全正確…發…發音好完美！」眼鏡男讚嘆。

「你果然係夏當介紹嚟，好，我哋認可你加入病者平權組織，但喺正式加之前，要先去見教主。」平子說。

「好。」我心臟差點停頓。

接著，他們帶我離開這間面試的房間，去聖安肋堂更為深入的內部，沿途走廊上，另一間面試房有人被幾個白衣男子強行拖拉出去，被拉的人不斷大叫、反抗。

「喂…喂喂！！我冇呃你哋呀！」被拉的男子極為驚慌：「我真係…我真係誠心誠意想為病者平權嫁！」

「你答唔出最後一條病語，就代表你冇受我哋內部成員推薦。」站在一邊看戲的白衣少女微笑：「我哋會帶你去深入了解、認識病者。」

「喂…！！喂！！！救我啊…救我呀！！」那被拉走的男子向我大喊，聲音漸漸遠去：「唔好呀──」

「鳥嘴先生，唔需要理會佢。」平子小姐善意地說：「呢個年頭太亂，有唔少人都想暗中滲入我哋組織，所以我哋先會問出最後一條嚟確認，如果以前一向有留意我哋「病者平權組織」嘅動向，就應該解答得出呢一句病語。」

即是說那被捉走的傢伙…

也是想要滲透入組織的人嗎？亦或只是真的不懂回答？

是怎樣也好，他的下場，應該也很悲慘。

他們兩個把我帶到二樓大教堂走廊外，教堂中隱約地傳出唸句的聲音，大家也說著同一樣的句子並不斷重複著，如同邪教般。

「一陣你就見到教主，鳥嘴弟兄。」眼鏡男拍拍我膊頭：「你可以叫我昇明。」

大概多過四、五分鐘後，教堂裡的人肅靜下來，我就如同走進虎穴的羊，只是那塊羊皮是披著的。

滲透組織這回事，我做過不少，

不論是從前潛入黑社會，亦或最近潛入不良人。

可，就是這一次潛入「病者平權組織」最令我心寒，最令我緊張，最令我皮毛豎起。

因為世界教會了我，敵人對你殘暴並不可怕，敵人對你微笑才是最可怕。

「教主好。」平子小姐輕力地推門進莊嚴的教堂內。

教堂的花窗玻璃華美非常，受日照的情況下，造成燦爛奪目的效果。整齊的長木椅，與上面坐著的白衣成員，都對我綻以一個美麗的微笑。

我卻覺得渾身不安，格格不入。

「教主，呢位係受認可嘅新成員。」平子小姐向前頭，穿住一身黑袍教父服的光頭男道。

那個被稱為教父的光頭男，看上去也接近五十多歲了。

我與教父彼此對望幾秒後，他主動開腔：

「歡迎你加入。」

「佢叫鳥嘴。」平子小姐說。

「鳥嘴弟兄，你嘅出現，代表世界上更加有希望。」教父說。

「教父你好。」我以一貫低沉的腔子說。

比起怪物的平權組織，這裡更像異端邪教。

「請講下，你加入我哋「病者平權組織」嘅原因？」教主的聲線極具磁性。

「我覺得自己…同病者一樣，受到世人嘅唾棄。」我答。

「放心，外面好多人，都當我哋在座各位弟兄子妹係怪物。」教父點頭：「但係我哋好清楚，我哋做緊嘅事。」

我回頭一望那些坐得端直的白衣成員，無意間望到天花板頂上有個大十字架，而十字架上釘住一隻死去的舌女……

「教主，你認為佢合格成為我哋一員？」眼鏡男問。

教主仔細地凝視住我，說：「我唔能夠確信……」

「呢幅畫，送俾你。」我把班尼的畫作拿出。

一把白布掀開，眾人隨即驚嘆。

連教主也有點意想不到：「…鳥嘴弟兄，係你畫？」

「嗯，送俾你。」我說。

「喺呢幅畫入面……我可以感受到你對病者嘅愛意…」教主十分喜歡這班尼的這幅畫，再凝視住我：「你應該係個愛護病者嘅人？」

「無錯。」這裡的人，總是再三確認我對病者的愛戴有多深。

教主點點頭，在平子小姐耳邊說些什麼，就讓她領我出去走廊外。

「鳥嘴先生，真係一幅好靚嘅畫，估唔到你會送贈俾教主，佢好開心。」出去後，平子小姐對我說。

「開心就好。」我說。

「我哋組織好簡單，致力維護病者平權。」平子小姐開始向我解說事宜：「鳥嘴先生，請跟我嚟。」

及後，平子小姐把我帶到去一間看似平平無奇的活動室。門一開，光線透射進去，裡面放住二、三十多個木製棺木。

平子小姐開始逐一把棺木的門揭開，裡面放住的……是一個個活人。

他們有男有女，清一色被粗繩綁住在裡頭，嘴巴則被貼上膠紙，每個看上去都虛弱到不行。

「呢到係……」我怔住。

「係祭品室。」平子小姐毫不掩飾地介紹：「我哋喺外面捉番嚟嘅倖存者，都會被放入祭品室嘅棺木中。」

「你哋會喺外面捉人……」我再深入地問：「既然佢哋係祭品，咁要供奉嘅又係邊個？」

病者平權組織，似乎比我想像中還要恐怖。

「病神，又或者叫病皇，總之係我哋世上唯一嘅真理。」平子小姐又說：「可能你暫時都未理解到病者嘅偉大，但往後你就會明白。」

「供奉…真係有用？」

「當然，喺未來一個月。」平子小姐歡悅地打開最後一個，造得特別精緻的棺木：「我哋會用呢件最珍貴、美麗嘅祭品去做供奉。」

棺木蓋一開，一個約莫只有十二歲的女孩躺在裡頭，顯得十分難受。

「呢位，係我哋寶琳倖存區嘅公主殿下，但即將要成為可口嘅祭品。」

「寶琳嘅公主…？」我想起入來之前，在附近公園的那個男人星宇。

他也說，自己倖存區的公主被病者平權組織的人臨離開之前擄走了，難道是真的？

不過…

都不關我事吧。

「另外，我哋係禁止成員自由出入聖堂，除非特別許可。」平子小姐說。

「即係我呢家唔可以出去？」

「咁……」平子小姐裂嘴一笑：「係當然。」

「我要喺到做咩…」規矩有那麼嚴謹嗎？不良人不會限制出入，大本營最多要向人申請，這裡直接禁止成員外出。

「身為初級成員嘅你，每日需要閱讀《病詩》、學習病語、做一下聖堂內嘅家務大概係咁。」平子小姐續說：「當你成為組織中級成員，就可以外出活捉病者，到最高級就可以去各大倖存區宣傳我哋嘅組織，推薦合資格成員加入。」

我說：「好完善嘅制度。」好嘔心的組織。

就是說，由現在開始……

我出不了去嗎。

「呢到係你休息嘅地方。」

平子小姐把我帶去了間空房，裡面除了泛黃的棉被，就只有一本名為《病詩》的書本，印刷方面類似聖經，小小一本卻印著滿滿的字。

「你每日要準時朝早八點至到兩點要去到大會堂學習病語，有問題再搵我。」平子小姐關上門，笑道：「冇咩事就唔好周圍走。」

我望住手上的《病詩》，有點恍惚：「感覺…變咗做將自己送入人哋虎口。」

還有，白魂那傢伙該不會在外面等我一整天吧……

怎樣也好，我也必須離開這間腳也不能完全伸直的房子，並逃出這裡。

不過…要是我逃出這裡的話，引導病者平權組織向不良人開戰的事，不就失敗了嗎。

果然，計劃永遠是趕不上變化。

為此，我決定先在聖安得肋堂中走走，再決定策略。

可這次我定的計劃不再是用以對付病者了，而是用來對付人類。

為免生疑，我先在房間待了好一陣子。

我拿起了那本《病詩》來看，首一頁便寫著「嗄…吧嘎嘎…啦喇！吵嗥咚」此句，因此我毫無懸念地把書本合上了。

應該是毫無意義，又看壞腦子東西。

一會後，我已經探身步出休息的房間，在這裡調查一下。

聖安得肋堂有三層高，走廊通道有白石造的支柱，地板呈黑白方格。去到哪都一樣寧靜非常，只有某些房間傳來人類唸讀病語的聲音，使我開始感覺……正處身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如同佛經唸咒機，耳中一直吸收著這些內容，想令我腦袋適應習慣。

我在亂走亂撞的情況下，發現了一伙人……

一伙年輕人，他們三個正站在走廊中討論著一些事情。

「下次我哋潛入寶琳倖存區到發動恐襲…？」

「嘻，咁快想立功，想得到教主相識？」

「只要得到教主相識…就可以遠離饑餓、生病同死亡，到時我就可以同家人無憂無慮咁，喺樂土生活。」

「咦，新同伴？」他們三個年輕人，一同望向了我。

118

「…」我望住他們三個年輕的人。

很是疑惑，為什麼會有年輕人相信這一套。

「你好！」其中一個主動跟我打招呼：「你係新加入？第一日見你。」

「嗯。」我答。

「真係好，又多一個成員。」那年輕的女生感嘆地握拳。

「係呢，你係乜原因入嚟？」另一個男生問。

「好多原因。」我答。

「喔～你唔想講明嘅！」那男生搭住身邊的伙伴，說：「我哋三個，都係因為唔想返工……！所以加入呢到！」

「返工……？」我橫望他們三人。

「無錯，要對抗寶琳倖存區呢種荒謬嘅制度，就只有咁做……」

那白衣女子搖頭、嘆氣：「要我返工～不了，喺到唸下詩又一日，又唔洗出去，幾好！」

「哈哈哈哈哈！」兩個男生陪笑。

「返工…係咩意思。」我說，在混亂的社會應該沒有上班這回事吧。

「你應該唔係寶琳倖存區到嚟？」年輕女子又說，向我解釋：「寶琳倖存區有貨幣制度關係～所以每個人都要返工嚟賺一種叫「艾幣」嘅錢，佢可以用嚟買嘢食同日常用品之類～我哋啊，覺得點解喺呢種咁混亂嘅社會仲要返工？到底有冇人性啊……」

「冇錯！」另一個男子生氣地踩地，說：「明明大家都已經好慘，嘢又唔夠食、水又唔夠飲，仲要人出賣勞力返工，冇人性冇人性！！！」

「…」付出勞力換取食糧，很正常吧。

「一啲都唔體諒下我哋！所以我哋要反抗呢個政權！」餘下的那個男生高舉拳頭，說：「喺寶琳倖存區之中，得「病者平權組織」係有呢個膽量反對佢哋政權！……講錯，應該係王權！不過好快佢哋要付出代價！」

「即係，你哋三個都係喺寶琳倖存區走出嚟？」我問。

原來，還有人是因為別種原因而加入這裡啊。

「我哋係被趕出嚟～我哋呢啲反對組織，世人唔容納我哋！區內嘅人又唔賣糧食俾我哋，病獵又周圍打壓我哋嘅行動，無可奈何之下我哋只可以出嚟只立一角。」他續說：「不過咁樣都好，唔需要再煩惱返工嘅問題，又唔洗對住個扮哂仁慈嘅國王。」

「聽講我哋組織臨走個陣，仲擄走埋公主？」我說。

「嗯。」白衣女子點頭，說：「國王個女，係我哋組織暫時最大嘅籌碼！」

「籌碼…？」

「因為佢個女喺我哋手上，寶琳倖存區每隔日就要運一次糧食物資俾我哋組織，哈哈哈哈哈，所以要物資唔一定要打打殺殺，威脅下就得！」

病者平權組織這兒，

比起我以往見過的倖存團體，還要瘋狂。

我望住他們三人：「你哋真係放得開。」要走出來，也要很大的勇氣吧。

「冇嘢慘得過世界大亂都仲要返工～」他們笑了笑。

跟他們交談過後，我便走到一樓的接待大堂。

大門出口那邊，被多重的木條卡封住出口，還有幾個白衣成員握住武器看守著，似乎要光明正大地出去是不太可能，除非有足夠時間把所有木條都拿走。

「鳥嘴弟兄！」平子小姐的聲音，在我身後出現：「今晚大家一齊用餐之前，請你換上呢套衫褲。」

平子小姐給了我一套潔白的T-shirt和長褲。

「嗯…」我接過衣褲，是團隊制服吧。

大堂這裡，應該沒有別的出口了。

明明只有一門之隔，卻與外界遠隔千里，這種心情令人很複雜。

我花了一會的時間，就把聖安得肋堂的一、二樓都查看完。

換上一套純白淨衣的我，行動似乎沒那麼引起別人注意了。除了封閉的三樓之外，每間房我都大約地查探過一次。

這裡窗戶不多，就算有也被木板圍封住了，連想破窗逃脫也做不到，可以看出這個組織極之不願成員接觸外界。

困了都不知多久，那個平子小姐來找上了。

「鳥嘴弟兄，可以去進膳。」平子小姐她在我小小的休息室外敲門。

「呢家幾點…？」我我連外面的天色也不能看到。

「已經接近晚上。」

接著，平子小姐便帶住我去用餐的地方了。

地方是一樓的大飯堂，所有成員都一副高興的姿態，坐在座上談天。被人囚禁住自由，虧他們還能笑得愉快。

「病者平權組織」的膳食好簡單卻好滋味，每個人都會給盛一碗白飯，然後有數枝大醬油給大家輪流分了它，令無味的白飯也能吃出鮮味。

如果我在大本營經常吃的乾麵包加上醬油，會易入口點嗎？

「各位弟兄，如果食飽就可以返去休息，訓之前請閱讀一次《病詩》吧。」吃到一半，平子小姐站起向各位宣佈。

如是者，病者平權組織表面上的一天就結束，至於底下做了些什麼我不知。不過吃著飯時，我想到一個離開的計策了。

可能生死關頭時，人的思考總會特別快、特別廣。

自己計劃的變化，也要跟得上事情的變化才行。

就是，

擄走公主。

沒錯，我要以不良人的身分把寶琳公主擄走到不良人據點中，這麼一來，病者平權組織沒了她用來威脅寶琳倖存區要物資，肯定要誓死搶回來。

因為那個公主，就有如他們組織生命線的存在。

不過……倒是要想一下逃脫聖安得肋堂的方法。

「食飽未？」正當我要離開飯堂前，平子小姐走到我身邊問。

「已經夠。」我答。

沒想到，簡單的白飯加上少許醬油，在亂世中是如此的珍味。

「咁之後大家就差唔多會返去休息。」平子小姐提醒我一件奇怪的事情：「記住，夜晚一旦聽到鐘聲……千奇唔好喺走廊外徘徊。」

說畢，她便帶住深藏的笑意離開。

在那之前，我不知自己即將會遇上「它們」。

飽飯一頓，回到那間窄小的休息室時，我想已經晚上十時多。走廊外人來人往的聲音逐漸變小，不知不覺間都沒有了。

這種寧靜讓我好不自然。

在大本營的晚上，我能聽到陰風呼呼的吹聲。

在不良人的晚上，我能聽到營火「啪噠」的燒聲。

在這裡，只有一片寧靜。

就如同我身上這件雪白的衣褲一樣，都是毫無雜色。

腦袋，就只有今天被強制反複聽取的唸詩聲。

儘管耳朵和腦袋不斷受病者平權組織的人間接地轟炸，意圖進行洗腦，我都早在房間閉思出一個逃脫的方法。

因為他們不清楚，我忍耐力異常地高。

但在執行之前，我要先換回自己身上的服裝，鳥嘴面具與長寬的黑袍彷彿已經形成了我的標誌，沒了它們，安全感就好像降低了。

現在要的是耐性，再等待多兩、三個小時，因為現在的他們頂多是淺睡，距離深睡得不易受外界打擾還需要點時間。

「二千八百八十秒、二千八百八十一秒、二千八百八十二秒、二千八百八十三秒……」我自己亦在房間中閉目唸吟，過了多久：「已經四十八分鐘…」

還要多等一會。

「六千四百八十秒。」又多過六十分鐘後，在漆黑的小房中我睜開眼睛：「……係時候。」

我站起伸直酸軟的雙腿，然後慢慢扭開了門柄。

「喀──」房門被我輕輕地打開了。

我把頭探出幽暗的走廊，空溜溜的一個人都沒有。

逐漸地，我整個人踏出走廊外面，然後動身到二樓的工具存放室。這裡我今朝查探過一次，是他們用來擺放維修工具的地方。

完全禁絕外界的他們，像是不怕出現家賊，幾乎沒有一間房室是有鎖上的。在亂世出現前，就把潛步練得精通的我，一聲不發地去到了工具存放室中。

裡頭如我所料，沒有任何的人。

我在入面拿了個工具箱，再把需要的東西放進去，如電圓鋸、電鑽等。臨走前，更多帶一個消防長斧握住離開。

之後，我便要到棺木的所在，即祭品存放室中救出公主。

由現在開始，假如我見到病者平權組織的成員就必須迅速地刺殺掉。

不過計劃出乎我意料地順利，一路上…包括祭品存放室中，都沒有阻礙我的人，大家就好像消失了般地睡去。

這種跡象，反而令我更為擔憂往後的發展。

因為世界往往不會那麼順利，那個該死的上帝總會給你稱為試煉的困難。

在祭品存放室之中，我果斷地把公主所在的棺木蓋徒手拆下來，我計劃一部份的公主卻不在我面前，相反……

是個肥頭大耳的男人。

「嗚…唔…」對方模糊地醒來。

「…」我怔了下，把棺木蓋回：「對唔住，搵錯。」

然後，我又把隔離幾個棺木分別一開，開錯人的話，就說句「抱歉」作罷。在一連開錯五個棺木之後，終於被我找到了公主。

雖然光色近乎零，但棺木一開就是能感到某種氣質，待她模糊地把眼皮將開後，那楚楚動人的眼眸，更恰如漆黑中劃破天翔的流星，閃亮著我的眼睛。

沒有錯了…

「公主就係你？」我拉住她的手，準備把她扯出棺木。

「…」她迷糊又虛弱地點了點頭。

「國王叫我嚟，」我將她拉出來，說：「我係被派嚟救你嘅人。」

要讓她陪合我順利地離開，總需要撒點小謊言。

我把她嘴巴上封住的膠紙和身上綁住的繩子都解開，就牽住她的手打算離開此處，她卻在逃離間不小

心撞到了一個棺木，使它向前傾倒！

「砰──」棺木沉沉地跌在地面上。

我望了望身後，再望住公主她奇怪的表情。

應該好久沒有說過話的公主，雙手按摸住自己的眼睛，表情帶住驚惶，逐漸地更開始亂摸周遭的事物……

「你對眼……有事？」從她的行為表現，我直接判斷出。

「唔…！」她慌張地點了好幾次頭。

「唔好驚，」我握緊公主的手，先讓她不要亂來使得計劃泡湯：「你跟住我，一步一步行。」

果然…

不會像預期般順利。

我花了一點時間，把公主牽出這個擺放住很多棺木的祭品室後，開始將她帶到二樓走廊一處。那個位置原是聖安助堂的大玻璃窗，不過被病者平權組織的人強行用木板圍封住。

沒錯…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裡鋸出一個大洞。

我早就想過，用電圓鋸把封住窗口的木板鋸開時，會發出噪音的問題。

所以我會先用噪音較低的電鑽，把木板分別四角的位置鑽一個小洞，繼而便是速戰速決……用電圓鋸連住那四角被鑽開的小洞，快速地鋸開一個大缺口，供我們逃離出去。

整個計劃都十分緊湊，是與時間競賽。

「等我一陣。」我放開公主的手，然後從工具箱掏出電鑽。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我一小下、一小下地鑽著四角小洞，不費太多時間就完成了。

「之後…要去搵電源位置，個電圓鋸要用到。」我拿起沉重的電圓鋸，想起今天教堂中一直播放住的《病詩》。

如果他們要用廣播機，那肯定要有電源位，有電源位，我的電圓鋸就能啟動了。

所以，我看來有必要走去把電圓鋸充電連上。

「你企實喺到，唔好亂郁。」我交低一句，我隻身前往主教堂。

途中…

卻出現了，我原本以為是平子小姐說出來唬嚇的人鐘聲了。

當下之間我有個念頭，就是應該回到房間嗎。

明明只是她一句平淡的句子，現在鐘聲敲起了，我內心卻真的不安起來。但如果我真的乖乖回到房間，就表示自己輸給她了。

平子小姐她的威嚇，起了作用。

在多種不安、矛盾的混亂心理狀態下，我決定了。

要繼續前進。

假如我今天逃不了，我這輩子也逃不了。

於是，我沒有理會鐘聲繼續前進，沒意識到……自己即將要在這條恐怖的走廊，生存下來。

越是接近主教堂，我便越覺自己接近希望，終於一聲的腳踏，鎮止住我的步伐……

「噔…」微弱的腳踏聲，我聽不清發自何物。

「噔…噔…噔噔……噔…噔噔…」腳踏的聲音沒有停止，而且聽起來就像高跟鞋踏地的聲音。

愉快、輕鬆踏著地的聲音。

聲音漸漸地便多，踏在地板上更是響亮。

不過怪異聲音離我尚遠，所以我繼續小心潛行，成功進入到主教堂之中。在裡面，我把後台連接住播音機的電源插先拔出來，再轉為插入電圓鋸的插頭，正式為它充上了電力。

可以用了。

正當我想轉身離開時，主教堂的門卻被緩緩地推開了，我馬上躲到牧師檯後方，那怪異的踏腳聲再度出現。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它時快時慢，很難捉摸。

我內心帶住畏懼之餘，更充斥住好奇，我可能是瘋了…

不過，我還是那隻有九條命的貓，不怕死地探頭出去望了望教堂的情況……發現一個不能言語的畫面！

三個？四個吧…

四個肢體近乎扭曲的生物，在主教堂中跳舞。

我說跳舞，已經是美化它們的行為。

粗粗望了幾眼的我，見到它們四隻「怪物」以粗獷有力的大腿，跳住優雅的芭蕾舞。四隻怪物雙眼皆是一片白化、毫無眼珠，一身充滿住紅點，有兩隻長著凌亂而污蔑的頭髮，舞起來特別凌厲……

那強而有力的粗腿，相信是變異的一部份。

紅點告訴我，它們鐵定是病者。

為什麼……

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弱點又是什麼！？在一切都搞不懂的情況下，快要成功逃出的我瞬間落得下風，那逃出的希望好像離我又遠了。

漸漸地，鐘聲不再敲響了，彷彿危險的前奏已經結束。接著而來的，是三樓傳來一首悠悠的鋼琴聲，曲中帶住神秘又柔和的調子，令與病者身處一室的我更感心寒。

我再一次把頭探出偷望它們，那些粗腿的病者則繼續優閒地跳著芭蕾舞，病者的身體賦予了它們能夠做出扭曲有力的舞姿，更增詭異。

除此之外，我快速地洞悉了那些怪物，發現它們視力好像不太行。跳柔和的芭蕾舞時，會有腿腳碰到長椅的情況，令整個動作看起來沒那麼流暢。

持著這點，我打算做個小測試，把牧師檯上的一本《病詩》，扔了出去左側一排。一掉，書本落地的瞬間，最近的兩隻病者隨即以舞蹈的姿勢快速迫近……！

其中一隻腳尖踮地，以芭蕾舞旋轉的方式凌厲而有力地靠近過去！

另一隻則以蜻蜓點水的方式，左右兩腳分別腳尖落地、跳躍靠近。

那大腿旋轉時的力度，足以劃出一絲微弱的風聲。

「舞者…？」我記得，在之前不良人的會議上，曾聽過此種病者的名字：「或者佢哋講嘅「舞者」，就係我眼前嘅病者…」

叫什麼也好，要先找方法甩開它們。

從剛才的小測試和表現看來，舞者也許視力極差，我可以利用這點。只要使用潛步越過它們，就行了。

於是，我開始半蹲下來，用住極為緩輕的腳步離開主教堂。溫柔地跳住芭蕾舞的舞者，則被刻意避開的我掠過，它們每每用力伸出直腿時，都會令我稍有緊張，因為那力度恐怕我承受一下，骨立馬要斷掉。

好不容易，我避開了主教堂中四名病者的阻礙，並出到走廊外頭。

這才發現…

走廊和大堂都充滿住舞者，在琴聲的陪襯下，它們優雅且微笑著跳舞，與那雙大腿異常暴脹的肌肉，十分格格不入。

話未說完，我已經感覺到背後有什麼要靠近過來，我轉頭一望，就發現有條粗腿快要踢到我的臉上！一直保持機警的我馬上蹲低了身子，把這一下避去。

然而，它們無視我的存在，應該說…看不到我的存在，只有不斷地跳著舞著。我在走廊上小心翼翼地，穿過危險非常的它們。如果我在大本營經常吃的乾麵包加上醬油，會易入口點嗎？

「各位弟兄，如果食飽就可以返去休息，訓之前請閱讀一次《病詩》吧。」吃到一半，平子小姐站起向各位宣佈。

如是者，病者平權組織表面上的一天就結束，至於底下做了些什麼我不知。不過吃著飯時，我想到一個離開的計策了。

可能生死關頭時，人的思考總會特別快、特別廣。

自己計劃的變化，也要跟得上事情的變化才行。

就是，

擄走公主。

沒錯，我要以不良人的身分把寶琳公主擄走到不良人據點中，這麼一來，病者平權組織沒了她用來威脅寶琳倖存區要物資，肯定要誓死搶回來。

因為那個公主，就有如他們組織生命線的存在。

不過……倒是要想一下逃脫聖安得肋堂的方法。

119

三樓那琴聲沒有停下過，一直重複住某種哀悲的旋律。它不像是機器播出的音樂，因為聲音每次都有高有低有偏差，這些有感情的節奏……是機器模仿不來。

我不明白為什麼，大半夜會有人演奏琴聲，還把病者放出來起舞。但我暫時總算清楚，只要沒觸動到這種腿粗非常的病者，它們都不會去碰你，除非你好不幸站了在它起舞的範圍。

回程的這次，比起前往時費上了一倍的時候。

還好我叮囑過公主千萬不要亂動，不過她要動也無所謂吧……反正那些跳舞的病者只在一樓之中活動。

「…我咄要準備走。」我望住她，說：「公主。」

先給她一個心理準備。

因為電圓鋸一旦響起，就會驚動到周圍的所有人。

「我咄…要走去邊…？」她口齒不清地說，似乎嘴巴被人用膠紙封住太久了。

「你聽我指示就得。」

我把電圓鋸放到木板上，閉上眼睛、深一深呼吸。

要來了。

「滋滋滋滋滋──！！！！」我啟動了貼住木板的電圓鋸，隨即發出了響亮的鋸木聲。

這年頭，要生存下來，真的要講求膽識、腦筋，和一點兒運氣。

「滋滋滋滋滋滋──」鋸子已經深入到木板中，我再開始向下鋸，要鋸出一個足夠人通過的方形缺口

。

「好大聲…洗唔…洗…停先…？」不看公主的臉，我也聽到她焦慮的語氣。

「已經冇得返轉頭…就睇下佢哋阻止得快啲，定我鋸得快啲……」我不自禁地，露出戰意的笑容。

這種時間壓迫下的刺激，正給我雙臂無盡的腎上腺素，不經不覺間，木板已經鋸出一條直隙了，早前左上角鑽出的小洞，已經與左下角的小洞相連。

現在，要把左下角的小洞橫鋸，直至鋸到去右下角的小洞。

「滋滋滋滋滋滋──」電鋸聲與鋼琴聲重疊住，一剛一柔的聲音進行對戰著般。

沒什麼事情，比逃離這間「精神病院」還要來得刺激了。

「咩事…咩事咁嘈…！？」此時，走廊間的小房中，終於傳來病者平權成員疑惑的聲音。

他們比我想像中還要早起身。

好幾十秒後，第二條裂隙都鋸好了，同時地……其中一間房門打開了！

聽到開門聲的我，怔了下來：「…公主，拎住。」

「拎…咩？」什麼也見不到的她，問。

「伸手過嚟。」

我叫她，雙手捉住了電圓鋸：「你一直向上鋸……直至感覺到，鋸到一個小缺口先停。」

「我…我唔得架…我咩都睇唔到…」她抗拒地說。

「拜托你……」我握起雨傘，面向不遠處休息房走出來的那個病者平權組織成員：「得呢個方法。」

「你…！你想…走！！！？？」那個平頭的男成員，激動地指住我。

「…既然你都發現咗，要唔要一齊走？」我當然是開玩笑，好讓自己殺人之前……心情不太緊張。

「咪…咪講笑啦！！！！！！」被弄醒的他憤怒地大喝，赤手空拳的跑向我。

我亦提起雨傘，上前與那個男人迎面對碰。

理論上，有兵器在手的我，是優勝一疇。

現實上，我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佔上風一方！把前端附有針刺的傘子，直戳向衝著過來的他，其肚皮被直接地刺穿。

「啊…啊呀呀呀呀呀呀！！！」他的怒喊混合住痛楚的叫聲。我把傘子從其肚皮拔出，再轉為重毆他的頸、頸、身，使他失去了行動的能力。

「你想點呀！」另一邊的房間，走出了一位中年女性成員，指住正替我鋸木的公主尖叫。

「…」我轉身就想要去擊退那個女人，可是……

「咳啊…！！」被我傷得半死的男人，他咳出了一大口血，雙腳都跪了下來：「唔…好諗…住走……！！」

我怒喝：「放手！」我一下刺穿他後頸，才令他鬆手。

「有人想走呀！有人想走呀！！」那女人正向公主跑去。

要趕過去保護公主的我，把傘子當作長矛飛擲過去那意圖攻擊她的女人身上，「嗖！」的一聲，她胸部的位置被我的雨傘刺中，叫聲更為尖銳……

「啊呀呀呀呀呀呀！！！好痛呀！好痛呀好痛呀！！！」她退後幾步，滾地喊痛。

我跑上前向她頭部補上一腳抽踢！

「啪噠！」響亮的聲音，她失去了知覺。

「啊…！」、「呀呀呀！！！」、「係…舞者呀！」、「大家唔…唔好出嚟呀！啊！！！」接著，還有為數不少被驚醒的病者平權組織成員想上前阻止我們。

可是，那些在一樓舞著的病者似乎成為他們不禁過來阻止的原因。因為，那些舞者，已經不知不覺間來到了二樓的樓層上。

「滋滋滋滋滋──格格格格──.」公主亦鋸到去小洞的缺口了。

「仲差最後一個裂隙…」我先幫她固定好要鋸的位置，再放手讓她做：「之後一直向左邊打橫鋸，靠你。」

「唔！」公主不敢怠慢，馬上動手鋸著。

「鳥嘴弟兄！」突然，一把凌厲且混合住笑聲的女人叫住我：「點解要走咁快…都叫咗，夜晚唔好亂出嚟。」

平子小姐。

「噠…噠…噠…噠…噠…」笑容怪異的她握住鋒利的剪刀，一開一合地向我們靠近。

「睇嚟要搞掂埋呢個癲女人先得……」我再次握起傘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平子小姐握住剪刀瘋狂地大笑著，並拔腿衝向了我：「我要剪斷你所有手腳筋！再獻俾病王！！！」

首先迎面對上，平子姑娘避開了我的直刺攻擊，我也避開了她的剪刀攻擊，繼而她用剪刀不斷地向我猛揮，剪刀一合一開的聲音不停地重複……

有下不留神，更不小心被平子小姐剪去我的右側的長髮。我亦馬上回她一腳，把她踢開，拉開距離後

再刺向其腹，可她完全不受痛楚影響般，反而凌厲地大笑：

「啊哈哈嗄哈嗄哈哈哈哈！！！！」平子小姐一手捉緊住我的傘子，不讓我從她腹中拔出，另一隻則不斷向面前的我猛剪。

心知傘子即將會是負累的我，馬上鬆手棄傘，向後小跳一步！冷不防地，聽到一下劃破空氣的聲音，我下意識地蹲下身子來！

「嗖──！」一個快速的影子在我頭頂上掠過，我駭然發覺身後的是舞者……

一瞬間，

腦海中，念頭只有一個「死」字的我，決定以痛楚換取生存的機會，馬上向前方的平子小姐撲過去，意料不及的她隨手一剪！這次剪刀劃破了我的左耳與那邊的長髮。

「哈…哈哈哈哈！」平子小姐面露喜色，因為下一秒就可以向我發動致命的攻擊：「一係俾我剪死…！一係俾舞者踢斷腰骨死！！」

「你就繼續笑……」不過，我也不會讓你得逞：「再見。」

我捉住她的膊與背，用盡全身的力量捉住她身體來轉身，交換彼此在走廊站著的位置，平子小姐面色由喜轉愕……

「嗖！」平子小姐後方的舞者，使出了一下重踢。

她的腰骨就彷彿被重型貨車橫蠻地撞了一下，原本端直的上半身立即扭曲變形，沒有出現血花四濺的情況，但看樣子體內骨骼應該斷裂、肌肉也落得撕裂變位的下場。

平子小姐死去前幾秒，死死的瞪住我，才含住血的斷氣。

「滋滋滋滋──喀喀！」聽聲音，最後一條裂隙都鋸完了。

身為它第二目標的我，下意識地舉起雨傘格擋，傘子就如同脆弱的竹子般被它輕易踢斷，分為兩半。我立即轉身逃走，跑到自己做出來的逃生出口那邊，並拾起長斧瘋狂地往鋸開了的缺口猛砍！

重腳踢死了平子小姐的舞者，擺出優雅的舞姿，然後不斷以芭蕾舞腳尖旋轉的姿態向我靠近！！！

不消數下，被鋸開的方形木板甩落了。眼見舞者正快捷地迫近，我馬上從缺口跳了出去，呼吸自由的空氣。

「砰──」我從二樓直接跳落到聖安得肋堂外面。

「公主！出嚟…」我抬頭望住上面的她。

「前面係…要跳落去！？」公主她猶豫地捉住缺口，因為她捉著到前方是空的：「我聽到…你把聲，好似喺下面。」

「冇事，」我攤開雙手，準備把她接住：「只係條路凹咗少少，向前行…」

面對失明的人，對她說前方是直路，想讓她全心全意地向前奔跑也不太可能。因為對方心中總會覺得面前是有著障礙，內心會被畏懼影響到。

更何況，是叫她從二樓跳落一樓。

「…真係！？」她再問。

「嗯，踏出一大步跨過個凹位。」我說。

「…好！」她股出勇氣，向前踏出一大步：「啊…呀！！」

踏空了。

「噠──」不過，我也咬牙切齒地使出全力接住她了。

有時…

總需要撒一點善意的謊言。

「你……」被我抱住的她，驚險地喘氣。

「因為你要咁先肯跳落嚟。」我抱住她離開聖安得肋堂。

我們逃出之後，跑向了往將軍澳城市公園的行人隧道。因為要牽住個失明的人逃走很煩，所以我索性抱住她而跑了。

「……你身上呢啲係？」她的手，觸摸到我滿身的刀傷。剛才被平子小姐的剪刀劃破了幾次皮膚，也沒為意到，現在血才逐漸地滲出於黑袍外……

「汗…唔好再掂。」我說。

她滿手是血。

「公主！！？？」

「兄弟…！！」

我一出來，白魂與星宇就分別叫住我們。

「我已經用把刀脅持咗佢幾十粒鐘…總算等到你出嚟…」用武士刀架住星宇頸子的白魂，辛勞地喘氣：「等等…呢個少女係……？」

「星…星宇！？」公主聽到星宇他的呼喊聲。

「公…！」星宇想衝過來。

「白魂。」我望向了他。

白魂會意，隨即用刀柄打在星宇的後腦，使他暈倒下來。

「砰──」他倒下了。

「點…？你點解喺入面咁耐，我差啲就想走……」白魂走過來說。

「返到去再講。」我對他說。

「我哋…要返去寶琳？倖存區…」公主問。

白魂見她這般說，便望向了我，我搖一搖頭示意他什麼都不要說，然後我倆就帶住公主回到不良人的據點中。

我正在下，一步很大的棋。

把公主帶回到不良人據點後，如常地引起不少人圍觀，基本上對方是女生的話，不良人都會圍過來看望、討論。

「呢個o靚妹唔錯喎…哈哈哈！」、「幾有眼光啊！咁都俾你喺出面捉到返嚟……」、「嘻哈哈，兄弟！殺佢之前記住講聲。」、「生得都幾標青……」

「係俘虜嚟？」在我帶她到自己的房間前，銘凱從陰暗的冷角走出。

「嗯。」我答。

公主聽見我的回答後，面色稍為改變。

我把公主抱到房間中才放下，並說：「白魂，好好睇住佢。」

「好，知道。」白魂點頭。

正當我要出去找點醫療用品包紮傷口時，那位公主叫住了我……

「等陣……」她沒有大喊大叫，反而鎮定得很：「呢到…根本，根本就唔係寶琳倖存區…係咪。」

「你答啱咗。」我遲延了幾秒，才答。

「…點解！」公主向我問：「仲等我咁信你……」

「…」

「細路女，唔好咁多嘢。」在一旁的白魂說。

「總之，我唔會令你受到傷害。」要對付不良人，就要利用到你的身份。

「但係…咁同跳落第二個籠到有乜分別。」她說。

「o靚妹，你啲比喻都用得幾靚喎。」白魂淺笑。

我沒有理會，直接走去包紮傷口了。

小孩說的話不用太在意吧。

傷口包紮完，我便帶了點糧食回到房間中，打算分點給白魂和公主，他們大概也餓上了一整天吧。

「帶咗嘢食返嚟。」我把門推開。

進去後，沒想到的是他們兩個都累得睡了。於是我把食物放到一旁，等他們醒來後享用，自己也閉目養神了。

應該不出兩、三天，病者平權組織就會攻過來，明天應該要派白魂去放話給他們，我們是來自不良人。

待我醒來的時候，天色已經差不多亮起來，濛濛細雨襯托住柔藍的天空。我見他們兩個，已經吃著我帶來的食物。

「啱胃口？」咬住麵包的白魂問。

「…」公主點一點頭。

「你唔需要驚架，落喺我哋手上，都好過落喺對家手上，係咪。」白魂似乎在跟她聊著：「你叫咩名啊，o靚妹。」

「…艾匡。」

「咩啊？叫艾康？咁型棍子……」白魂心下駭然：「叫我白魂大哥！」

艾匡咬完手上的麵包後，手又再亂摸桌上的食物……

「你要咩啊，我拎俾你。」白魂說。

「…」艾匡公主似乎不太想和白魂聊天，但為了治肚也要應一聲：「咩都可以。」

「呃…咁食蕃茄豆，對身體好！」白魂即場用武士刀開了罐蕃茄豆給她，然後自己則開了罐五香肉丁給自己。

「我幾時可以返去…」艾匡她問。

「我哋話得咪得。」白魂吃得正香，隨便地答：「話說～你真係公主嚟？」

艾匡點頭：「唔…」

「搞乜盲咗咁悲哀，定天生就係盲？」白魂又問。

「我俾人綁架醒番個陣……就咩都見唔到。」艾匡答。

「真陰公。」白魂搖搖頭。

一直聽著他們說話，假裝著睡覺的我，不久後真的再次睡去了。

真正地醒來後，我便派遣了白魂去放口訊給病者平權組織的人，大概是要他在敵人的門外大叫「想拎

番公主就嚟佛教志蓮小學」之類的說話。

「有冇人…」在房中的艾匡問。

「有。」我沉默良久，答。

「你係……救我嗰個，我認得你把聲…」她說。

「細路嚟講，你都算淡定。」我望住什麼都看不見的艾匡，說：「點解唔叫唔喊，符合番你年紀。」

「我唔會輕易流眼淚……」她有住明亮的雙眸，卻無法看見前方的影像。

「係咩…」我望住她：「咁唔好俾我見到你喊。」

「…」

「條友應該訓醒。」我望一望窗外的天色，都已經接近中午了。

昨晚太夜的關係，我沒能把情況回報給不破尚，在我包紮完後那些看顧住樓梯的守衛居然自作主張地說，不破尚正在入眠誰都不能上去打擾。

真是一群體貼入微，又夠忠心的狗。

但現在這鐘數，任誰都醒了吧。

「不破尚。」見面時，我遵循地點頭。

要我像銘凱那樣，在名字後加上「大人」兩字也太嘔心了，只有忠犬才會這般叫。

「鳥嘴老師？」一如既往，坐在佛陀像上的不破尚高高在上地凝望住我。

「我嚟回報，琴日……我捉咗寶琳公主。」

「寶琳公主？」

總在一旁像個太監的董倫插嘴，說：「即係寶琳倖存區嘅公主，佢哋奉行帝制，由當初建立倖存區出最多力同物資嘅一位富商，出任國王。」

「唔需要你解釋。」不破尚無視董倫，把目光放在我身上：「你喺邊到捉佢番嚟，鳥嘴老師。」

「病者平權組織。」一直低住頭的我，抬頭望向不破尚：「我搶公主過嚟，因為我覺得佢利用價值極大。」

「的確…」董倫點頭，淡笑：「有咗呢位公主，基本上可以威脅個國王即係佢父親……」

銘凱面色有點轉變，說：「咁做，唔排除要同人開戰。」

「我有諗過，不過病者平權組織勢力薄弱，除咗洗人腦基本上無嘢叻。」我又說：「而寶琳倖存區就算派人過嚟搶奪，喺交界地區「死亡之路」嚟個陣，就已經會死大約七成人……所以我哋根本戰無不勝。」

不破尚眼光一銳，並沉思著：「真係百利而無一害？」

「害當然有，不過利比較多。」董倫是個現實的資本主義者：「寶琳係個超大型倖存區，個到有自己貨幣政策……所以物資分配比例一直平衡得好好。」

「不過…病者平權組織嘅底蘊我哋仲未查清。」一向都小心行事的銘凱。果然對此有所保留：「佢哋可以飼養病者，一定冇想像中咁簡單。」

「所以，要賭一鋪？」我望住不破尚的目光。

強者，永遠不會想到自己輸的那一面。

只會想到，自己勝利之後的畫面。

不破尚，你就是前者吧。

最終，

不破尚下決定了。

「個公主，乜名。」不破尚問。

「艾匡。」我答。

「如果有人要嚟搶走艾匡，」不破尚下達了一個簡而直接的指令：「就擊退佢。」

「…明白。」銘凱盯了我一眼，再向不破尚回答。

接下來……

只希望病者平權組織能夠出盡力攻擊我們。

如果真的成功令不良人重創一半都足夠了，我可以去叫大本營的搜索隊來收尾，再不斷的話就去引一堆病者前來攻擊不良人，如果他們也捱得到的話……我便得逃了。

但凡事總有意料之外。

我也沒想到，之後下來即將會演變成一場血莽之災。

在我吩咐白魂把艾匡公主所在的口訊放給病者平權組織後，不良人亦做好他們防禦敵人的準備，做多了刺欄等東西在閘門外，又派了多些人去守住大閘。

不經不覺，黃昏都要落下。

不良人都做好了防守的準備，艾匡公主對病者平權組織極為重要，是讓他們威脅寶琳倖存區拿取糧食的人，所以必在三日之內攻進。

「哼，o靚妹…你都好嘢。」看守住她一整天的白魂，悶笑一聲：「成個不良人據點嘅人，都保護住你。」

「不…良人？」不愛說話的艾匡，聽到了不要得的事。

我望住大意的白魂，他洩露了我們的身份……

「呃…唔係…！」白魂急道：「你快啲刪除記憶！」

「…」艾匡心下默然。

「既然佢聽到，就由得佢知道。」一直望住窗外正慚慚下垂的黃昏，我淡然地說：「反正…好快就唔會存在。」

「你指我…？」艾匡聲音有點顫抖地問。

「佢講緊不良人。」白魂說。

「…」艾匡不明所以。

「o靚妹…你同緊一個好了不起嘅人一齊緊，所以啊……」白魂拍拍艾匡她的膊頭，讓她放心：「你唔需要驚。」

「我…」

「有好多事，你或者大過咗先明。」

「白魂，唔需同細路講咁多。」我說。

「哈～因為感覺，冇人知道你喺背後做咁多嘢，有啲唔抵。」白魂居然替我不值。

「唔理你有咩理由……」艾匡想了一會後，向我罵道：「你…綁架人，就係唔啱！」

「呢個世界，本來就係善惡不分。」我看，夕陽已經下了。

在太陽完全下山之時，在哨兵塔的不良人終於敲打警號，向據點中的所有人大喊：

「有大部隊靠近！三級防禦警告！將軍澳運動場個邊嚟緊……」

「終於要嚟…」注視窗口以久的我，等的就是他們的到來。

「幾多人？！」不良人都聚集到學校操場中。

「大概…六十幾人，同埋一嫁大貨車，比想像要多。」哨兵塔的不良人觀望住遠處前來的他們。

「佢哋比我想像中嚟得要快，睇嚟位公主對佢哋真係好重要。」早有戰鬥預備的銘凱，馬上落到地面指揮：「全體不良人，做好戰鬥準備。」

「終於……要開戰？」沒能望到外面的白魂問。

「嗯，你放口訊個陣講埋地址俾對方聽？」我說。

「係啊，廢事班友唔識嚟。」白魂無奈地搖頭：「一個死o靚妹居然可以引發咁大嘅戰爭……」

1 2 0

「到底發生咩事……」艾匡不安地問。

「白魂，好好睇住佢。」開門出去前，我說。

「嗯……你都小心啲。」

雖知，這戰始終要來。

不過內心總是有住一股不安充斥住我全身。

不久，穿住一體白衣的病者平權組織成員都到來了小學門外，他們六、七十人都以怨恨的神情盯住凶悍的不良人，看起上來……就像兩個反派在對峙。

「你哋就係不良人～？」上次見到的光頭的教主，他率先開腔：「有人已經知會我，係你哋捉走咗艾匡。」

與其他前線不良人站在圍牆上的銘凱，盯住教主，冷冷地說：「冇你要搵嘅人，但如果你要開戰，我哋不良人樂意奉陪。」

不過，這麼重要的關頭，不破尚他人在哪？

「睇嚟你哋真係非常不良。」教主抬住頭望著圍牆上的銘凱，微笑：「搶人嘢，可以唔認。」

銘凱冷峻地說：「有種，就入嚟搶番。」

「咁你哋唔好後悔。」教主依舊保持住病者般的笑容：「不良人嘅各位。」

「唔會。」說畢，銘凱全神貫注地盯住教主……

繼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腿袋拔出手槍瞄準住教主，向他先開一槍！！

「砰！」戰鬥的槍聲，響起了。

=x-large「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極為好戰的不良人都呼叫起來，發出充滿戰意的咆哮。

「啊…嗄啊…咳…！」教主鎖骨的位置，中了一槍馬上倒下，由其他教眾以肉身掩護。

「貨車！撞！！！」病者平權組織的成員向大閘呼喊，然後讓路給他們身後的大貨車衝了進去，直接撞破設置了半天的陷阱與障礙物。

戰鬥的號角響起，數量大約多於不良人一倍有多的白衣成員，通通都握住日常可見的近身武器衝進來，他們就像失去理性的喪屍般，見到面前的不良人就衝了上去。

但裝備精良的不良人也不是說少，他們透過自身強大的武器與格鬥技巧，把靠近過來的病者平權組織成員通通殺掉，現場倒下的白衣人比起不良人要多。

其中，有三名年輕的白衣人先鎖定了作為指揮的銘凱，一口氣就衝他而上。銘凱把腰袋中大量的萬用刀作飛刀，往三人一擲，便成功阻止他們的上前。

「去死喇！！！！」一個白衣壯漢，從背後抱緊住銘凱：「過嚟殺咗佢！！」

另一名握長刀的白衣人見銘凱被捉，便喜悅地上前想要給他肚子開個大洞，料不及……銘凱在他來到的瞬間，就伸出一腳把他踢走，然後整個人仰後用力一傾！使抱緊住自己的敵人遭壓住。

脫身的銘凱馬上取出一把小刀刺穿了倒地的白衣人肚皮，再用腳踏住刀柄使刀刃刺得更入，血濺得更多！

「嗚…啊啊呀…啊……」對方口中溢出大量鮮血。

往後的戰鬥中，都可以見到不良人血戰病者平權組織成員的恐怖實力……

這一刻，我方才知道他們能夠佔地為王的原因。

平常看起來只會喝酒、玩飛鏢、玩牌的一堆男人，在戰場上都彷彿變成全能的戰士，對付白衣人完全毫不留情，幾乎是一打三的姿態。

「斬死佢！！斬死佢！！斬死佢！！！」停車場那邊的白衣人，似乎懂得聯群結隊的襲擊一些落單的不良人。

「銘凱……需唔需要用槍，俾最後一波攻勢佢哋。」一個不良人問。

「唔需要住…佢哋似乎有後著。」銘凱盯住那大貨車後的長貨櫃，櫃身正被內裡某些東西踢得漸漸扭曲著。

「開櫃…開櫃啊！！！」一個垂死的病者平權組織成員高喊，之後便被不良人用鐵鎚打破腦殼。

接近大貨車的白衣成員聽到說話後，便著急地把貨櫃門打開，銘凱見狀馬上叫停了不良人，要他們回來一點。

負責把貨櫃打開的成員，將貨櫃打開後，其中一個便被某些東西用力強踢一下，飛彈六米之遠！另一個白衣成員則被硬生生地捉住吞咬、如絞肉機般被嚼碎。

「病者…」銘凱一副早就猜到的樣子，說：「拎槍，僅餘嘅子彈都用嚟對抗入侵嘅病者。」

它們，正以一副微笑的姿態向我們靠近。

人類的鬥爭方面，病者平權組織毫無疑問地……是徹底的戰敗。

「嘰…嗄喙喙…嘎嘎啊…哈嘰嘰……」

不過，病者平權組織帶來病者了。

不知從哪裡帶來的病者，正從他們的貨車櫃中一一走出，如同邪惡的潘朵拉盒子般，一開便出現了無窮無盡的邪惡事物。

在我面一個被刀砍得半傷的不良人，正愣著數住逐一出來的病者：「有病爪、病嘴、病牙、舌女、大眼、大鼻…大耳，仲有……新型病者！？」

「舞者，新型病者……應該就係佢哋。」曾在會議上提及新型病者的正式不良人，在銘凱身邊提到。

「而且數量仲唔少。」銘凱望住它們。

「咁樣…洗唔洗調動最後部隊出嚟？」

「最後關頭先。」

接著，不良人由本來要對付的病者平權組織成員，轉向了動作或姿態都快速、怪異的病者。它們不像人類，任你用刀兩它多少也沒用，要對付就要戳中弱點。

我看到有個愚蠢的傢伙，居然把手上的消防斧砍到病嘴充滿舔性的嘴巴中，自己拔不出來，更被一旁的舌女撲倒舔死！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慘絕人寰的叫聲不斷，明顯地……不良人在對付病者略遜一籌。

「鳥嘴！？」銘凱叫來了我。

「要利用充足嘅地型，大平地對付病者好易死……」觀看住戰況的我，說：「叫所有人上到二樓。」

「但我睇…」我望住戰勢陷入苦況的不良人，現在連想有脫身的機會也難：「已經太遲。」

倒不如多留戰場一分鐘……

把生命多燃數數十秒。

銘凱點頭，沉思了一會，說：「唯有調動最終部隊……叫個班飛虎菁英出嚟。」

「…係。」一旁的左右手不良人馬上回去。

「最終部隊？」我望住眼前的慘況，說。

「不破尚大人嘅私人部隊，既然都已經陷入呢種情況……唔咁做都冇用。」銘凱說。

不需一會，一整隊穿住特種部隊服裝的不良人走出操場，我認得他們都是平日看守住六樓以上樓層的守衛。

最後……王，也出現了。

「銘凱，」雙手套住黑色護手，兩拳戴住指虎的不破尚走到他身邊：「終於抵擋唔住？」

「嗯……」銘凱望住前方極為猖狂的病者，說：「不破尚大人，你可以？」

「好耐冇活動筋骨。」不破尚所湧現的皇者氣場，也開始震懾到我。

他…

他真的想，用拳頭對付病者？

「嗄…嘎…嘎嘎嘎……」一隻舌女首先盯住了，上前的不破尚和其私人部隊。

「嘻啊呀！！！」舌女先撲過去不破尚那邊。

不破尚伸出一腳踢往舌女的臉，阻止它的飛撲，繼而上前捉住了它，把它推到牆壁上，再用膝蓋強力地頂撞在舌女後頸位置。

「格噠──」骨骼斷裂的聲音。

下一秒，舞動住一雙粗獷大腿的舞者向不破尚那邊飛舞過來，他接二連三地避開了舞者近乎劃風空氣的腿踢，他的身法如同音速般敏捷，並捉住了想衝來舔住自己的病嘴，將其推向了舞者面前，使得兩個病者舔合起來。

最後，在病爪發了瘋的想要猛抓他時，不破尚先下手為強，以極快的拳速配合指虎的力量，把病爪打得無力招架，每當它想要舉手揮爪時，不破尚總是早一步洞悉……並出拳攻擊對方肌肉發力的位置，限住住其行動。

而不破尚的部隊在對付病者方面，雖然沒有他那般突出，卻能透過完美的團體合作，成功把一隻又一隻的病者擊倒。

「好快嘅速度……」就算是我的敵人，我也不得不佩服：「冇任何外加因素……純粹係力量嘅壓制…」

「不破尚大人佢曾經對付過你哋意想不到嘅強大病者，所以……至今佢係帶住舊患去戰鬥。」銘凱凝望住他，說：「不過眼前嘅病者對佢嚟講，只係一堆雜魚。」

「真係可惜……咁遲先睇到佢嘅身手。」難怪，他總是沒亮過手一般。

「喙嘎嘎噫噫……！！」病爪完全無力招架，就算反擊也馬上被不破尚躲去了。

「打開渠蓋。」不破尚向自己部下落命令。

他的兩名手下不敢怠慢，合力把重頓頓的渠蓋打開。

被打得暈頭轉向的病爪，給不破尚一手抓住了後腦，再用力壓到石屎地面上，然後強行拖拉住病爪到渠下的位置，地面發出磨肉的聲音，拉出一條血行……

「噠──」病爪被他倒轉帶落到渠道之下。

曼終……這場瘋子與邪惡的戰爭中，在不破尚和其部下的收拾下，落得了一個句號。

為數十多隻病者，都被最後的不良人全數擊殺。

同時地，前線的不良人成員都非死即傷，加上不破尚的私人部隊，整體人數只餘下二十人左右。

「已經冇花樣…？」銘凱上前，每條屍體逐一檢查著：「剛才個教主……」

「佢走甩咗？」不破尚問。

「係…」銘凱校內校外都發現不到他，應該是逃走了。

「追。」不破尚簡單交代一句。

「要立即，佢應該走得唔遠…」銘凱望向我。

「嗯。」戰鬥我已經不用上前線了，這下子我沒推辭的理由。

我和銘凱追趕的路上，一直用著跑的姿態，因為我也不想這個瘋狂的教主走得甩。我們向城市公園那邊出發，因為那裡是折返回聖安得肋堂的原路。

但之後遇到的人，

算是我計劃中…

的一點失誤。

我和銘凱跟住路上一點一滴的血跡，追到去城市公園時，見到兩個信徒抱扶住教主離開的背影，似乎是要護送他回到根據地中。

「喂，仲想走？」追到他們身後的銘凱，又掏出一把小飛刀擲往教主背部。

一名白衣教徒察覺到，馬上替教主他擋住了飛刀的來襲：「啊呀！！」他痛苦地叫起來。

「嗄…嗄……估唔到你哋，仲有命追住我…」那教主轉身，望向我們。

病者平權組織的教主轉身後可以看到，他的鎖骨位置已經滲住大量血液，再不好好包紮醫治，就會失血而死。

「我直接幫你斷喉，唔洗吊住條命咁辛苦。」銘凱望住面色發青變白的教主。

「哈…哈哈哈……」教主虛弱地大笑著，說：「你認為我，就係一切嘅終結？一切，都未完。」

「汪！！！！」忽然，後側傳來一隻狗吠的哮聲。

待我們轉身反應時，那隻狗已經以敏銳的動作把銘凱背後的腰袋給咬走……並回到他的主人旁。

「教主，救駕來遲。」狗的主人，身穿住一身白衣。

而我，整個人都怔住了。

是犬京。

「喲，睇嚟遊戲難度……」銘凱打量住犬京，說：「又上升番。」

「犬京弟兄……好彩你及時嚟到…」那中槍的教主，中氣依然地大喊：「同我殺哂佢哋！！！」

他怎麼會……

加入病者平權組織了。

「汪…汪汪汪！汪！！！！」犬京的狗，不斷對我吠著。

握住鋼鐵匕首的犬京，亦只凝視住我：「你…我認識你？」

「…」面對現在的他，我無言以對。

「廢話……」銘凱睜大眼睛，衝向犬京：「講夠。」

銘凱率先衝去起了飛踢，犬京舉起雙手格擋住攻擊。眼見成功引誘到對方舉手格擋，銘凱馬上取出腰間紮住的尼龍繩取起，再往犬京的左肩擲去，自己則從其右邊穿過，再捉住兩邊繩子仰後、用力一扯！這麼一來，尼龍繩便緊緊地扼扣住犬京的頸子。

「啊呀……」頸子被扼得面紅耳赤的犬京，咬牙切齒地握住匕首要往身後的銘凱腰側一刺。

留意到的銘凱馬上放開犬京，並在其腰背上踢了一腳向我：「鳥嘴！」

被踢過來的犬京好快反應過來，想把銘凱的踢擊當作推力順勢向我舉刀一刺！我及時捉住他的雙手，防治他的匕首插落我的臉上……

「你…我認得你…」與我較著勁的犬京，眼神帶住哀怒地凝視著我：「個日大本營…帶住Bomi個頭返嚟……」

「……」我往他腹部踢上一腳，拉開彼此的距離。

此時，那名扶住教主的信徒，抱起了教主逃走：「犬京…！幫我阻止佢哋追嚟……」

我和犬京互相敵視，不被任何人的語言影響到……

「鳥嘴，呢到交俾你。」銘凱二話不說，追住逃走的病者平權組織教主。

接著，握住匕首的犬京上前對我進行揮斬與出拳，我一邊躲開其匕首快速的攻擊，一邊接住他所出的重拳，到後來他更敏銳地把匕首由右手輕拋到左手，再進行快速勾斬！使我躲避不及，前肩吃了一下刀傷。

儘管如此，犬京要取我命的動作沒有停過下來，繼續刀刃與拳頭並用對我進行埋身的快速攻擊。空拳無利的我，只好向後小跳一步，再對一定會馬上埋身向我的犬京起了重重的飛踢！

「砰──！」這記飛踢又狠又準，把他踢退到公園的石牆前，匕首也掉了在地上。

我再立馬上前，助跑、跳起給予他胸膛一記沉重的膝擊！再打算揮出右拳打他的臉，可是被犬京僅僅舉拳格擋住我的出拳，另一隻再反擊向我臉頰揮出一拳，這麼一來……我的面具也被打得飛脫了。

望見我的臉後，犬京馬上出手捏緊住我的頸子，同時帶住疑惑、深怒的眼神瞪住我：「點解會係你…M……」

「呢一句…應該…我…同你……講！」說畢，我向他臉頰吐出一口唾液令他有所回避，再把握機會反抗，打算揮出直拳打在他的鼻樑上。

「砰！」可是，他卻快捷地避開了，使我拳頭落在石牆上。

避開我直拳的他半俯的從我腰側掠過，再於我轉身之前把我踢往石牆上貼緊，再蹲下撿起地上那一把匕首，靈活地在手中旋轉幾圈，然後向我臉孔舉刀直刺！

「嗄呀！」他怒喊一聲。

我及時側頭避開了匕首的刺擊，可他眼角往我一瞧，沒有打算放過我的意思，繼續讓匕首於石牆上打橫劃斬，我馬上蹲身避開。

再者，蹲下的我使出腰部擒抱，將他撲壓在地上。

爬到他身上的我想要對犬京他揮拳毆臉時，旁邊的狗Ricky隨即跑向了我張嘴大咬！我使用肘擊把牠打走，再接著使用犬京的胸腔之上。

「砰」

「……啊呀！！！！」犬京他痛苦得叫了出來。

胸口吃了肘擊的他，痛苦得也鬆開匕首了。

我左手握起匕首，在犬京的狗又要過來張嘴大咬時，馬上以刀刃抵擋使之咬住匕首。而另一隻，則緊捏犬京的頸子，讓他透不過氣來。

近乎捨命的格鬥式肉搏，是時候要停止了……我沒有打算放過他的意思，就算他作為我曾經的同伴，我都深明身份不同，就是勢不兩立。

「點解…你會加入咗，病者平權組織……」我帶點怒意，凝視住他：「點解唔留喺大本營……！」

「Bomi嘅死…對我…係醒悟，我嘅罪…仲未贖還完畢……加入病者並唔係冇可能…」頸喉被捏住的犬京

，仍能苦苦發聲：「而且…人類嘅力量…遠遠不及病…者，僥倖…嘅勝利…維持…唔到，長遠嘅對立……！」

「你…你根本只係畏懼，」我捏得更為用力，說：「唔好俾任何事情影響你身為人類嘅判斷……！」

「係你哋…摧毀咗…和平嘅可…能。」

「夠啦！犬京，我昔日嘅同伴……我唔知道到底係乜嘢扭曲咗你嘅意志…依家嘅係你只係一個誤信邪教嘅瘋子…唔好再執迷不悟……！」我一拳打在犬京的正臉上。

「係……」嘴角有住血跡的犬京，淺淺一笑：「我的確係一頭瘋犬。」

入了病者平權組織這種洗腦的邪教後，犬京果然不清楚自己在說什麼……看來要多打他幾拳。

突然間，犬京張嘴對我拳頭大咬！這下令我意料不及，馬上縮開了手，他再把握機會將我推開，讓自己脫身。

與我一樣滿身狼瘡、傷痕累累的他跑到公園的出口，見我沒有追來便背住我，說：「M……我諗你同我都一樣，見過黑暗、嚐過黑暗，但我仲想逃出黑暗…嗄……嗄…呢個，係容納到我嘅地方，我了結唔到自己…嘅恨。」

「…」我只能目睹犬京與他的犬離我而去。

儘管我喜歡猜摸人心，我也摸不著犬京說話的含意。

但我相信…

他內心肯定經過某些事情，才會加入病者平權組織。

不久，銘凱都以「拖地」方式拉住一具光頭的屍體回來了……

「M…你個邊搞成點……」他問。

「走甩咗……」應該說，我也沒有殺了他那個意欲。

「咳…嗄…噫……」被拉地而行的教主，發出微弱的叫聲。

「原佢仲未死…」我望住一身白長袍的教主。

「佢唔可以死……」銘凱瞧了他一眼，說：「我仲要喺佢嘴巴入面挖有用嘅情報出嚟…挖唔出就挖佢嘅牙筋。」

「符合你嘅風格…」

大戰後的追逐戰，亦以不良人勝利宣告收場。

病者平權組織幾乎被徹底地摧毀重創了，就如同自投羅網的羊。

這場戰爭的結局，不出我所料的由不良人獲得勝利。

銘凱把病者平權組織的教主帶回去之後，立即就在操場中進行拷問，當然事前為他的槍傷進行了短暫的救急。

不過，在這個藥物不足的年代，中槍傷的人早晚也會死，只是進行了急救會遲點死的意思。

「你所崇拜嘅病皇……佢仲唔出嚟救你？」銘凱高高在上的，盯住教主：「你哋班廢物……令我失去咗二十幾個手足。」
「喙嘎嘎噫噫……！！」病爪完全無力招架，就算反擊也馬上被不破尚躲去了。

「打開渠蓋。」不破尚向自己部下落命令。

他的兩名手下不敢怠慢，合力把重頓頓的渠蓋打開。

被打得暈頭轉向的病爪，給不破尚一手抓住了後腦，再用力壓到石屎地面上，然後強行拖拉住病爪到

渠下的位置，地面發出磨肉的聲音，拉出一條血行……

「噠──」病爪被他倒轉帶落到渠道之下。

曼終……這場瘋子與邪惡的戰爭中，在不破尚和其部下的收拾下，落得了一個句號。

為數十多隻病者，都被最後的不良人全數擊殺。

同時地，前線的不良人成員都非死即傷，加上不破尚的私人部隊，整體人數只餘下二十人左右。

「已經冇花樣…？」銘凱上前，每條屍體逐一檢查著：「剛才個教主……」

「佢走甩咗？」不破尚問。

「係…」銘凱校內校外都發現不到他，應該是逃走了。

「追。」不破尚簡單交代一句。「喙嘎嘎噫噫……！！」病爪完全無力招架，就算反擊也馬上被不破尚躲去了。

「打開渠蓋。」不破尚向自己部下落命令。

他的兩名手下不敢怠慢，合力把重頓頓的渠蓋打開。

被打得暈頭轉向的病爪，給不破尚一手抓住了後腦，再用力壓到石屎地面上，然後強行拖拉住病爪到渠下的位置，地面發出磨肉的聲音，拉出一條血行……

「噠──」病爪被他倒轉帶落到渠道之下。

曼終……這場瘋子與邪惡的戰爭中，在不破尚和其部下的收拾下，落得了一個句號。

為數十多隻病者，都被最後的不良人全數擊殺。

同時地，前線的不良人成員都非死即傷，加上不破尚的私人部隊，整體人數只餘下二十人左右。

「已經冇花樣…？」銘凱上前，每條屍體逐一檢查著：「剛才個教主……」

「佢走甩咗？」不破尚問。

「係…」銘凱校內校外都發現不到他，應該是逃走了。

「追。」不破尚簡單交代一句。

121

「要立即，佢應該走得唔遠…」銘凱望向我。

「嗯。」戰鬥我已經不用上前線了，這下子我沒推辭的理由。

我和銘凱追趕的路上，一直用著跑的姿態，因為我也不想這個瘋狂的教主走得甩。我們向城市公園那邊出發，因為那裡是折返回聖安得肋堂的原路。

但之後遇到的人，

算是我計劃中…

的一點失誤。

我和銘凱跟住路上一點一滴的血跡，追到去城市公園時，見到兩個信徒抱扶住教主離開的背影，似乎是要護送他回到根據地中。

「喂，仲想走？」追到他們身後的銘凱，又掏出一把小飛刀擲往教主背部。

一名白衣教徒察覺到，馬上替教主他擋住了飛刀的來襲：「啊呀！！」他痛苦地叫起來。

「嗄…嗄……估唔到你哋，仲有命追住我…」那教主轉身，望向我們。

病者平權組織的教主轉身後可以看到，他的鎖骨位置已經滲住大量血液，再不好好包紮醫治，就會失血而死。

「我直接幫你斷喉，唔洗吊住條命咁辛苦。」銘凱望住面色發青變白的教主。

「哈…哈哈哈……」教主虛弱地大笑著，說：「你認為我，就係一切嘅終結？一切，都未完。」

「汪！！！！」忽然，後側傳來一隻狗吠的哮聲。

待我們轉身反應時，那隻狗已經以敏銳的動作把銘凱背後的腰袋給咬走……並回到他的主人旁。

「教主，救駕來遲。」狗的主人，身穿住一身白衣。

而我，整個人都怔住了。

是犬京。

「喲，睇嚟遊戲難度……」銘凱打量住犬京，說：「又上升番。」

「犬京弟兄……好彩你及時嚟到…」那中槍的教主，中氣依然地大喊：「同我殺哂佢哋！！！」

他怎麼會……

加入病者平權組織了。

「汪…汪汪汪！汪！！！！」犬京的狗，不斷對我吠著。

握住鋼鐵匕首的犬京，亦只凝視住我：「你…我認識你？」

「…」面對現在的他，我無言以對。

「廢話……」銘凱睜大眼睛，衝向犬京：「講夠。」

銘凱率先衝去起了飛踢，犬京舉起雙手格擋住攻擊。眼見成功引誘到對方舉手格擋，銘凱馬上取出腰間紮住的尼龍繩取起，再往犬京的左肩擲去，自己則從其右邊穿過，再捉住兩邊繩子仰後、用力一扯！這麼一來，尼龍繩便緊緊地扼扣住犬京的頸子。

「啊呀……」頸子被扼得面紅耳赤的犬京，咬牙切齒地握住匕首要往身後的銘凱腰側一刺。

留意到的銘凱馬上放開犬京，並在其腰背上踢了一腳向我：「鳥嘴！」

被踢過來的犬京好快反應過來，想把銘凱的踢擊當作推力順勢向我舉刀一刺！我及時捉住他的雙手，防治他的匕首插落我的臉上……

「你…我認得你…」與我較著勁的犬京，眼神帶住哀怒地凝視著我：「個日大本營…帶住Bomi個頭返嚟……」

「……」我往他腹部踢上一腳，拉開彼此的距離。

此時，那名扶住教主的信徒，抱起了教主逃走：「犬京…！幫我阻止佢哋追嚟……」

我和犬京互相敵視，不被任何人的語言影響到……

「鳥嘴，呢到交俾你。」銘凱二話不說，追住逃走的病者平權組織教主。

接著，握住匕首的犬京上前對我進行揮斬與出拳，我一邊躲開其匕首快速的攻擊，一邊接住他所出的重拳，到後來他更敏銳地把匕首由右手輕拋到左手，再進行快速勾斬！使我躲避不及，前肩吃了一下刀傷。

儘管如此，犬京要取我命的動作沒有停過下來，繼續刀刃與拳頭並用對我進行埋身的快速攻擊。空拳無利的我，只好向後小跳一步，再對一定會馬上埋身向我的犬京起了重重的飛踢！

「砰──！」這記飛踢又狠又準，把他踢退到公園的石牆前，匕首也掉了在地上。

我再立馬上前，助跑、跳起給予他胸膛一記沉重的膝擊！再打算揮出右拳打他的臉，可是被犬京僅僅舉拳格擋住我的出拳，另一隻再反擊向我臉頰揮出一拳，這麼一來……我的面具也被打得飛脫了。

望見我的臉後，犬京馬上出手捏緊住我的頸子，同時帶住疑惑、深怒的眼神瞪住我：「點解會係你…M……」

「呢一句…應該…我…同你……講！」說畢，我向他臉頰吐出一口唾液令他有所回避，再把握機會反抗，打算揮出直拳打在他的鼻樑上。

「砰！」可是，他卻快捷地避開了，使我拳頭落在石牆上。

避開我直拳的他半俯的從我腰側掠過，再於我轉身之前把我踢往石牆上貼緊，再蹲下撿起地上那一把匕首，靈活地在手中旋轉幾圈，然後向我臉孔舉刀直刺！

「嗄呀！」他怒喊一聲。

我及時側頭避開了匕首的刺擊，可他眼角往我一瞧，沒有打算放過我的意思，繼續讓匕首於石牆上打橫劃斬，我馬上蹲身避開。

再者，蹲下的我使出腰部擒抱，將他撲壓在地上。

爬到他身上的我想要對犬京他揮拳毆臉時，旁邊的狗Ricky隨即跑向了我張嘴大咬！我使用肘擊把牠打走，再接著使用犬京的胸腔之上。

「砰」

「……啊呀！！！！」犬京他痛苦得叫了出來。

胸口吃了肘擊的他，痛苦得也鬆開匕首了。

我左手握起匕首，在犬京的狗又要過來張嘴大咬時，馬上以刀刃抵擋使之咬住匕首。而另一隻，則緊捏犬京的頸子，讓他透不過氣來。

近乎捨命的格鬥式肉搏，是時候要停止了……我沒有打算放過他的意思，就算他作為我曾經的同伴，我都深明身份不同，就是勢不兩立。

「點解…你會加入咗，病者平權組織……」我帶點怒意，凝視住他：「點解唔留喺大本營……！」

「Bomi嘅死…對我…係醒悟，我嘅罪…仲未贖還完畢……加入病者並唔係冇可能…」頸喉被捏住的犬京，仍能苦苦發聲：「而且…人類嘅力量…遠遠不及病…者，僥倖…嘅勝利…維持…唔到，長遠嘅對立……！」

「你…你根本只係畏懼，」我捏得更為用力，說：「唔好俾任何事情影響你身為人類嘅判斷……！」

「係你哋…摧毀咗…和平嘅可…能。」

「夠啦！犬京，我昔日嘅同伴……我唔知道到底係乜嘢扭曲咗你嘅意志…依家嘅係你只係一個誤信邪教嘅瘋子…唔好再執迷不悟……！」我一拳打在犬京的正臉上。

「係……」嘴角有住血跡的犬京，淺淺一笑：「我的確係一頭瘋犬。」

入了病者平權組織這種洗腦的邪教後，犬京果然不清楚自己在說什麼……看來要多打他幾拳。

突然間，犬京張嘴對我拳頭大咬！這下令我意料不及，馬上縮開了手，他再把握機會將我推開，讓自己脫身。

與我一樣滿身狼瘡、傷痕累累的他跑到公園的出口，見我沒有追來便背住我，說：「M……我諗你同我都一樣，見過黑暗、嚐過黑暗，但我仲想逃出黑暗…嗄……嗄…呢個，係容納到我嘅地方，我了結唔到自己…嘅恨。」

「…」我只能目睹犬京與他的犬離我而去。

儘管我喜歡猜摸人心，我也摸不著犬京說話的含意。

但我相信…

他內心肯定經過某些事情，才會加入病者平權組織。

不久，銘凱都以「拖地」方式拉住一具光頭的屍體回來了……

「M…你個邊搞成點……」他問。

「走甩咗……」應該說，我也沒有殺了他那個意欲。

「咳…嗄…噫……」被拉地而行的教主，發出微弱的叫聲。

「原佢仲未死…」我望住一身白長袍的教主。

「佢唔可以死……」銘凱瞧了他一眼，說：「我仲要喺佢嘴巴入面挖有用嘅情報出嚟…挖唔出就挖佢嘅牙筋。」

「符合你嘅風格…」

大戰後的追逐戰，亦以不良人勝利宣告收場。

病者平權組織幾乎被徹底地摧毀重創了，就如同自投羅網的羊。

這場戰爭的結局，不出我所料的由不良人獲得勝利。

銘凱把病者平權組織的教主帶回去之後，立即就在操場中進行拷問，當然事前為他的槍傷進行了短暫的救急。

不過，在這個藥物不足的年代，中槍傷的人早晚也會死，只是進行了急救會遲點死的意思。

「你所崇拜嘅病皇……佢仲唔出嚟救你？」銘凱高高在上的，盯住教主：「你哋班廢物……令我失去咗二十幾個手足。」

「死得好…死得妙……」教主即使處於下風，依然苦苦一笑。

銘凱想在教主身上重拳直揮時，不破尚叫停了他，然後徑自走上前：「銘凱，你帶其他不良人處理好周圍嘅屍體先，一律火化。」向來不問世事的不破尚，這次主動下達命令。

「……知道，不破尚大人。」銘凱的拳頭凝住在半空沒揮出去，帶住餘下的不良人清理場面。

如今，不良人所在的據點小學屍橫遍地，血腥的氣味又深又濃，月亮彷彿受到氣氛影響而映成赤紅。

這場戰爭中，其實沒有所謂的誰勝誰負……大家也是輸家。

「我有個問題一直好想知道。」不破尚直瞪教主，毫不掩畏：「你擺明就係一個亂世嘅神棍，點解，仲會有咁多人去相信你。」

「神棍…？」教主咳出一口血，虛弱地說：「只要神蹟出現過喺自己眼前…即使……明知係假，都會變真，真假真係咁重要…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會表演神蹟我睇？」不破尚問。

「唔會……只有虔誠嘅…信徒，先可以得到呢種……祝福…」教主繼續訴說著：「我可以…令你……令你最珍…視嘅人，出現番喺…你面前……」

「任何人？即使，已經死去……」

「只要…佢喺…你心入面……係最…重要，嘅人，都會見番…」教主嘴角用力地，撐起一個彎彎的微笑：「你想見嘅…話……就…跟我…番去…帶你進行…祝福儀式……可以令…咁多人信教，為病者平權組織出力……當然唔會係…呃人咁簡單…我尊敬嘅病王的確存在住呢一種力量！！！」

教主說得十分高昂、激動，響徹全場。

而不破尚那透視他人的眼神之中，就彷彿帶含住一絲的哀傷。

但就是，

不能讓他人看穿，因為……他是眾人的首領。

=xx-large「嗖──砰！」

一陣快到看不清的拳風，忽然在眼前掠過……

我回神過來時，教主的嘴巴至下鄂的位置已經徹底地彎裂……帶住痛苦垂死。

「既然人死咗，又何必執著過去……」不破尚收拳，說：「我會親自去搵出答案。」

此時，董倫才緩緩地從室內走出：「呼？睇嚟終於都安全。」他不出來，我都忘了他們的存在。

「不破尚大人～我哋係唔係應該向大本營徵收奴隸……幫我哋維修同處理屍體呢啲下欄嘅工作？」董倫又出來獻些毫無人性的計。

「唔需要。」不破尚在董倫身邊掠過，回到學校內：「你有時間就去幫銘凱～」

董倫望住滿地的屍體，擺出一副噁心厭惡的表情：「……Ok！？我儘能力～」

「鳥嘴兄…點樣？」負責保護艾匡的白魂走出來問。

「有眼你睇。」我說。

「唔……」白魂點頭：「的確幾慘烈，不過已經司空見慣。」

「…？」

「亂世初期，不良人每次出征對其他倖存者戰鬥……都係差唔多畫面，都已經習慣。」差點忘了白魂算是資深成員。

「銘凱，閘外面啲屍體都燒埋佢？」一名手持火把的粗獷不良人問。

「嗯。」銘凱領了兩、三個人出去閘外。

「呢班友真係癲……居然同我哋一樣，都識得用病者入侵我哋…」那個在外面的不良人說。

「用大眼嘅叫聲吸引病者入貨櫃，佢哋應該都諗到。」銘凱在燒住一條人類屍體時，眼睛是瞪住對面十字路口：「個到……」

「唔…咩事？」另外兩個不良人都望往銘凱所視那邊。

「鳥嘴…你過嚟幫我睇下。」銘凱向我說。

見他們表情疑惑，基於好奇的我也上前觀望，發現往將軍澳地鐵站那邊的十字路中轉角中，站住一個人觀望著我們，實際上對方是否人類也不太清楚，因為周圍太暗了。

「你覺得佢係唔係人類……」銘凱問。

我說出自己推測：「佢係人類，應該一早就掉頭走咗，喺呢家依種你哋發現佢嘅情況下…」但對方，不為所動。

「行埋佢睇下。」手持住火把的銘凱，向那名暗角中的不明的男子走近，我和另外面名不良人亦緊隨其後。

火光逐漸迫近，那人依然一動不動，令我們更覺訝異。

直至照耀到他的臉頰，才見到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類……身上完全沒有紅點。

「係人類…」不良人說。

「居然對我哋冇反應……」另一個不良人想更靠近他。

突然，他跑起來了！往著假日酒店的方向逃去……

我們四個見到此舉，都馬上追去。

「啱啱企喺到裝神弄鬼！！想走！？」一個不良人大罵。

他一直跑、一直跑，體力就好像耗之不盡一樣，幸好的是，我們腳力也不弱，很快便追到去唐明苑那邊。

「銘凱，再追落去…前面就係大本營……」一位不良人提醒。

「繼續追。」銘凱突然蹲下，撿起地上一塊小石往前方的神秘人擲去。

「噠！」一下便擊中對方的後腦。

那神秘的男人被小石擊中頭腦後，似乎有點反應…按了按頭部，有點劇痛的表現。銘凱再把握機會，上前將他撲倒，再問：「你係咩人……」

「……」對方雙眼無神。

「喂…！答啊！」另一個不良人踢了踢他。

「……」對方還是沒有反應。

很怪…

怪得很。

「喂喂……銘凱，點算？」手持火把的不良人問：「佢一啲反應都冇咁…」

銘凱凝視了對方的神情一會，然後捉起他的一隻手，把他其中一隻的手指用力一拗！

「格噠」斷裂聲。

「……」就算是斷指之痛，對方也不為所動。

「痴…痴線……呢條友…」不良人被驚訝了。

「佢真係…人類？」我望住他，說。

「我就唔信火燒佢都唔撚叫！」看他不順眼的不良人用火把靠近他的頭。

我不自覺閉起了雙眼。

這畫面，也太殘忍了……

「冇…冇可能！！！」幾秒後，回來的卻是我們不良人的驚呼：「點會唔覺得痛……」

「到底佢係咩人……」銘凱深疑地望住他，說：「等等，好似有啲聲！？喺佢身體入面發出…」

忽然，被銘凱制服住的人他眼睛瞪得極大，眼珠幾乎要溜出來了。「嘎…格格格──」絞肉破漿的聲音，從其頭顱中發出。

最後，他張大了嘴巴。一隻有老鼠般大小的蠹魚，從他嘴中走出，快捷敏銳地往一邊逃走，消隱於黑暗的街角中。

「呢隻係……」我腦海中，泛現了那個畫面。

122

Dr.D。

他在巨型化解體後，說送了一份禮物給大本營，就是那條如老鼠般大的蠹魚……

此時，與我們不遠的大本營鐵門那邊，傳來了隱約的說話聲，有幾個人正探頭偷望我們，好像討論著什麼。

「喀咔…咔咔咔咔……」不久，前方大本營的鐵門漸漸被拉開，入面冒著黃黃的火光。

然後，一隊大本營的人從裡頭出來了。

「啊……銘凱佬大，我哋似乎俾人發現咗。」不良人按一按酸酸的頸子。

「佢哋敢郁我哋？」另一個不良人完全不放在眼內。

而銘凱，則凝視著出來的一隊人，直至他們靠近後，我才看得清他們的樣子。

是大舊，他緊握住拳頭凝視我們：「係你哋……」而且身後七、八個學生，每個手上都裝備住武器。

「番去叫支援。」大舊吩咐身後其中一個學生。

「你哋想點～？識趣嘅……」不良人走到大舊面前，怒喝：「仲唔走？！！！」

「大舊老師…呢個…呢個人……我認得係我哋大本營嘅…」其中一個學生指住蠹魚破腦而出的屍體。

「我知道…」大舊盡量沉住氣去處理，說：「唔洗問，係你哋不良人嘅好事……」

「你哋養咗隻個頭識得爆條蟲出嚟嘅人……喺到講我哋！？」不良人用火把指住大舊，說：「係咪你都想試下俾火燒嘅滋味！你哋大本營只係戰敗者，我哋嘅附屬領地……我哋殺生大權。」

「雖然上頭個邊，叫我教你哋…喺外面遇到不良人要低調處理，盡量以保命為由先。」大舊的怒氣如同他的髮線漸漸豎起上升，對身後的學生說：「不過啊……做人要有尊嚴！既然對方都擺明車馬咁玩

我哋…咁就唔好同佢哋客氣！！！」

大舊尾句說得極為大聲，聲如洪鐘。

一句既出，那七名學生馬上徐徐地圍住我們，阻止我們離開。

沒想到，我們一見面就要發生戰鬥。

「你確定要咁做？」我望住那些我教過的學生，還有許久沒見的大舊：「拎學生嘅命嚟……」

「老師，我唔知點解你要咁做……」大舊似乎鐵定要開幹了：「不過，我已經教識我嘅學生做人要飲水思源。」

不良人咬一咬牙，仇怨地說：「幫你哋…清除咗隻怪物，都唔識感欣……」

「唔洗解釋，」銘凱神情一貫的冷淡，忽然冰冷的嘴角揚起：「反正，我哋本身就係不折不扣嘅壞人。」

「咁又係…」另一個不良人淺笑，說：「不過太急出嚟！冇帶武器喺身……」

「直接搶佢哋手上個嘅。」說畢，銘凱迅速起腳踢走身邊一名學生手上的武器，對方手上的牛肉刀，再出拳將其擊倒！

「開打啦開打啦！！！！」兩名不良人大喊，面向周圍的學生。

大舊見一位學生先被銘凱擊倒了，便馬上向他揮出連環拳，可惜銘凱的身法就是十分敏捷，能夠連續避開三連擊。

銘凱冷冷一笑，在大舊三拳出盡身體僵硬瞬間，馬上出拳反擊打在其臉上！「砰」，可是大舊就好像早有預料一般，馬上伸出手掌擋在臉前，接住這拳。

「…」銘凱拳頭的力度，無法使大舊掌心的格擋縮開。

大舊把他的拳頭壓下，同時呈現了自己戰意的笑容。

「格噠──」大舊緊握住銘凱的拳，反方向一扭！

向來不形於色的銘凱咬牙忍痛，抬頭望到大舊另一隻手即將使出虎爪手，要抓向他的手肘。銘凱馬上蹲低、滾地轉身到大舊後方，大舊馬上轉身橫揮一記重拳！銘凱又再俯身避過，並想一拳打向對方腹部，可是被大舊更快的捉住手肘位置，再用力一扭。

「格噠──」又是一聲關節劇痛的聲音。

早已痛得笑不出來的銘凱，被握緊住其手掌的大舊反向方拉扯著，手筋、關節已經發出痛苦不堪的聲音，於是銘凱他只好放手一搏，用餘下的一隻出拳反擊……

可是也被防身自衛術極為強大的大舊避開，然後捉住了頸和大腿，並被強行放在腳膝上一頂！「格噠──」尾龍骨也發出了聲音。

受了多下殘廢打擊而倒在地上的銘凱，馬上滾地與大舊拉開了一定距離，再苦不堪言地勉強撐起自己身子……

另一邊廂，有三個學生望向了我：「唔…唔好怪我哋……你…你係叛徒！」說罷，那人先向我起腳，我反應過來並捉住其腿，往後一拉！

「砰──」他狠狠地摔在地上。

「啊呀！！」另一人向我揮拳衝來。

「噠」我接住他的揮拳，再用力一推。

料不知，他沒猶豫地繼續上前揮出另一拳！我面具硬生生地吃了一拳飛脫，同時我亦立即反擊對方臉頰一拳，使他的牙齒脫落飛出。

在黑夜之中，我稍為望清一點……終於見到這個人原來是奧迪。

我曾經的學生。

最後瞧我而來的人，他一來便亮出長矛想往我頸上一斬，還好我雙膝及時半跪避開，刀刃幾乎在我鼻尖擦過。

「Chris！」被我拉倒在地上摔了跤的人，拋了把釘槍給持長矛的學生。

什麼！？原來他們是以前我教出的「廢物三人組」……

難怪只有他們三個特地衝我而來。

接住了釘槍的Chris，把握機會向半跪狀態的我連開數發：「去死去死去死！！！！」

「嗖嗖嗖嗖──！！」我舉手擋住數十發釘子的射擊。

還好痛楚不大，釘子應該只刺穿了肉，沒有入骨。

「砰！」忽然，眼前的Chris被人用力一腳踢開！

銘凱沉住臉色喘氣，眼神間添了一絲血性的瘋狂：「你哋……成功…令我…認真。」他，脫下了眼鏡。

「銘…銘凱大哥…！！」另外兩個苦戰著的不良人，把搶來的一把小刀拋了給銘凱：「接住！」

銘凱舉手接住小刀，並深怨地凝視住大舊：「今日唔係你死，就係我亡！」作為使刀高手的銘凱，他純熟地利用小刀攻擊大舊。

即便是雄厚有力、滿身肌肉的大舊，面對刀法如鬼的銘凱都無從招架，他的快速狂斬使大舊膚上每呎的血液都好像供奉般不斷地飛濺出來……

「嗄呀！！！」大舊使出猛虎硬爬山，銘凱馬上蹲下使出反腳踢，打在大舊的臉上化解這招。

如果要作比喻，他們兩個的戰鬥就是一剛一柔的決戰。

「啊…！」臉頰被踢了一腳的大舊懂得以腳還腳，把面前的銘凱踢開三米之遠。

「嗄……」銘凱此刻就如頭瘋狗，被踢了一腳馬上就反撲對方，衝到大舊面前、跳起打算從高而刺！

大舊把銘凱舉刀的手捉住，再順勢飛擲到遠處！被飛擲的銘凱這次完美地在半空平衡得到，以腳著地，再繼續衝向大舊使出靈活的飛踢和刀斬。

此時，鐵門再次被拉開了。

這次有更多人從大本營走出來支援大舊他們，我趁二人苦戰且我無人阻撓之際，把面具拾回戴上，還好周圍暗夜無光，只有不良人手持住的火把是亮著的，似乎沒人知道我的身份。

「……你講嘅所有嘢都係假！」終於，「廢柴三人組」的阿文從左側抱住我的腰，不讓我動。

「你個懦夫……投靠不良人嘅懦夫！！！」另一個人，奧迪也從右側抱住我的腰了：「Chris…快啊！」

模糊地站起身的Chris把長矛對準我的腹部，然後大喊一聲就衝我而來……

無可奈何之下，我只好雙手緊握住直刺而來的矛身不斷且後退：「……」還有幾步就被迫到牆邊的我，轉身踏牆、然後鬆手再跳打Chris的臉頰一拳！

這次，換Chris的牙齒飛脫了。

「嗚…嗚…」他痛苦地按住流牙血的嘴巴。

「支援嚟啦！！！！！！」一大伙人，從大本營中趕出來。

我從來沒有見過……

這麼多人願意走出安全區。

三十人、四十人？數不清，可能更多吧。

「佬…佬大！銘凱佬大！……好多人。」那兩名把學生毆得傷痕累累的不良人，指住遠處的敵方援兵。

可是，銘凱與大舊的戰鬥就好像因怨難以突然截停。

大舊以強大的力量掌擊銘凱的手腕，使其小刀脫手而飛到半空之上，繼而向銘凱使出強力的重拳，連續避開了兩下的銘凱終於吃上了一拳，拳頭的衝力大得快要把持不住，但意志極為強大的銘凱待到小刀要落下的時候，舉手捉住了小刀一下子插在大舊揮拳的膊頭上！

「嘶──砰！」兩人，雙雙退開摔後。

就在場面終於靜止，不良人想把銘凱扶起帶走之際，一個傷痕累累的學生試圖用刀前去偷襲銘凱！

洞悉到腳步聲的銘凱把身子仰一仰後，就避開了他的攻擊且快拳打在其胸，使他鬆開手上的刀子並奪去，想要用刀順手取了他的命。

「……」那學生眼神呆滯，應該沒想過自己會暗殺失敗。

「呀啊啊啊！！！！！」大舊在危緊關頭之下，拖住滿是傷痕的身體向銘凱使出鐵山靠。

這下撞擊令銘凱刺空了，同時大舊亦暴露了全身破綻於是轉為刺向他。大舊以雙手入白刃抵擋住銘凱的這一下，可是……銘凱就像預料到勾起了令人心寒的冷笑。

「都話…有同情心，」銘凱忽然鬆手，以姆指快狠地戳向大舊的左眼：「就係你哋嘅弱點！」

「嗖…嗖喳…」泥爛的聲音。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大舊發出我聽過最為撕心裂肺的叫聲……

大舊掩住左邊眼睛，痛不欲生地後退……

血一直從他眼中流出。

「老…老師…」那學生驚惶地望著大舊。

銘凱冷笑數聲，退後數步：「得罪瘋狗嘅下場……」

「銘凱佬大！」那兩名不良人馬上去扶持住體力用盡的銘凱。

「返去先…」一位不良人說。

「係！」另一個同意，並對我說：「我哋走……」

「大舊！！！！」前來支援的人，齊聲喊住他的名字。

最先來到的人，是阿玲、少佐、瑜小六，然後其他大本營的人都在往後趕到。我趁他們還未追到之前，就轉身逃跑……

不知為何…

我直跑逃跑的時候，卻不斷回頭望住後方的他們……

原本我以為經過兩條街之後，他們就不會追來所以稍稍停下來喘口氣…沒想到，唯獨是瑜小六她追來了。

在一個十字路口中，我們只相隔一條馬路的距離。

「懦夫……！」瑜小六追住我，就是為了跟我說這句嗎。

「仲追過嚟，我會殺咗你。」我狠狠地轉身。

「你為咗…為咗同不良人結締，殺咗老賢，你就係一個懦夫──」

「所以？你想要報仇定企喺到空口說白話……」

「我至少唔會逃避……」瑜小六緊握拳頭。

「咁就證明俾我睇。」

說畢我就轉身，跟隨住不良人回去。

原以為回到不良人據點就以為終結的我們，就差幾步就入到去小學中，裡面亦居然亮出慘叫的聲音。

在我們要把閘門打開之際……

內裡一名不良人被一種強大的力量彈出到街道之外！

他激吐鮮血，垂死地望住準備入去的我們：「唔…好……入…去…」之後，便氣絕身亡。

「咩…咩事…」不良人訝異地說。

「入去……！」要人扶著的銘凱，氣喘又弱的吩咐手下。

「但係…銘凱大人……」

「快！」銘凱怒喝。

據點內部一片混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良人、不破尚及其手下都喘住大氣的，圍繞住一個身材健朗、肌肉似甲的白髮男人而站，要說對方擁有皮膚，倒不如說擁有住外殼，彷彿一個能隨意硬化的身體般。

「我哋終於再見面……M。」那人，正是**Dr.D**。

「發…發生咩事…？中間個條係乜水……」扶住銘凱的不良人搞不清狀況。

不良人的一個哨兵，低聲向我們說明情況：「呢條友…啱啱好似入自己屋企咁，慢慢行入嚟我哋據點，我哋上前去制止佢嘅人…通通都死喺佢手上，所以我哋暫時只可以圍堵住佢……」

「我對佢個樣…有啲印象…係大本營，個隻超大型病者…？」氣若游絲的銘凱說。

「冇記錯就係…」哨兵神情緊張地答。

我凝視住被不良人圍堵在操場中間的Dr.D：「搵到對付佢嘅方法未？」我意思是，每個病者都一定有弱點。

「未……呢條友簡直係刀槍不入，我哋利刃斬…佢皮膚個外面個層盔殼會好似吸吮能力咁，將我哋武器吸實……令我哋拎唔番出嚟。開槍嘅話，子彈一打入佢身體瞬間…皮膚表面層甲就會自動硬化，擋住子彈嘅攻擊…總之，係一個好恐怖嘅病者。」

「最恐怖應該在於佢識講嘢……」另一個不良人面對住Dr.D，語氣不自覺地沉重起來。

「終於，等到我要等嘅人。」Dr.D繼續對大閘前的我，說：「我企喺到，就係等你返嚟。」

「果然係你…個一條蠱魚。」我走上前，憶起剛才蠱魚破腦而出的畫面。

暫時能對付他的人，恐怕沒有。

我首要做的，就是洞悉出Dr.D的真正能力和弱點。

「啊？」他言語之間蘊含住瘋癲的笑聲：「你好似已經發現咗…我嘅能力之一。」

「如果冇估錯，你應該就係利用自己身上嘅蠱魚……去入侵人嘅身體，再加以控制佢哋。」我大膽推測。

「聰明～聰明～作為我曾經嘅手下，我感到光榮。」Dr.D悠然地拍著掌，應該有十足的把握……神態才能這般輕鬆。

「廢話少講！」一名耐不住脾氣的不良人，他握住精良鐵斧上前準備攻擊Dr.D：「你估呢到係你廚房可以自出自入啊！！！」

「噠──」鐵斧狠勁有力地砍了在Dr.D的後頸上。

可是不需幾秒，他神情馬上就變了。

「啊…？」Dr.D稍稍回頭，揚起了令人畏懼的笑意：「我身體都唔係你可以任意亂斬啊～嘿嘿嘿。」

「…噫噫！！」那名不良人原本想把鐵斧拔出並再舉斧一砍，卻被緊緊地吸吮在Dr.D的後頸皮膚上，任他花多大力氣也拔不出來：「……點解！」

忽然，Dr.D的左手外層像是被一層冰膜所包裡，看上去變得更為剛硬的反光金屬。然後他一個轉身，把整隻左手刺進那名不良人的腹中，穿腸破肚。

「嗖──！！！」兩秒後，肌肉和血管才彷彿反應過來般，激噴出大量血液灑於地上。

「嘿哈哈哈哈嘰嘰！！！！！！！！！」Dr.D望住被自己左手輕易地刺穿了的不良人，按耐不住的大笑起來。

「啊…啊啊……」被痛苦地刺穿肚皮的不良人，完全叫不出聲……因為已經在愕然之間死去了。

「所以…嘿，你哋要一齊上～定係逐個逐個嚟？」Dr.D攤開雙手，隨即有數隻大蠹魚在他雙臂上游走：「亦或～選擇成為我忠心嘅手下。」

「頭先…把斧頭斬落去佢後頸個瞬間，我見到佢皮膚立即好似結焦咁冰封住把刃身，佢身體應該係有呢種類似吸吮外來事物嘅能力。」我從剛才所見，作出有限分析：「而且個層盔甲嘅皮膚仲好似識得硬化……」

「咁…真係刀槍不入…？」銘凱一同望著Dr.D。

「選擇一個方案啊！」Dr.D繼續對不發一言的我們，不停地說：「死！或者成為病者嘅存在……」

=x-large「砰！」

在大家的沉默和氣氛壓迫之際，我猜大家也等待著一句說話，一句能令大家蓋過眼前畏懼的說話。

倏地，響起了一下槍聲。

「砰！」第二槍繼續，兩槍都是打中在Dr.D的額頭上。

「砰！砰！砰！」五發子彈，都準確無誤地打在Dr.D的額頭上……

「我哋不良人只有一個選擇……」原來，開槍的人是不破尚，他正緩緩地走到Dr.D的面前：「死。」

他無畏地，走到Dr.D的面前把毫無用處的槍掉下：「好似你咁嘅對手……我喺一年前，都遇到過。」

「唔…？你就係傳聞中嘅不破尚……」Dr.D少有地收起笑容，認真以對面前的不破尚：「果然係渾身散發住強者氣息。」

涼風，吹拂住在場的眾人。

空氣好像凝滯了，時間好像停住了。

「砰——！」二人幾乎同時出拳。

Dr.D揮出硬化了的直拳，戴住指虎的不破尚亦揮出音速般的直拳迎擊，兩者的拳頭交碰一瞬間在場起了極大的聲音，可能是因為大家都緊張我閉住呼吸了，拳頭相交聲才會如此清晰。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同一時間，不良人的大伙兒乃至到不破尚的手下見首領都已經出擊了，大家毫不畏死、向心力都極高地衝向位於中間的Dr.D！

Dr.D馬上使出那吸附外來事物的能力，無論多少把斧、刀、棍、橇、鋸、鎚打在他的身上，都能一一吸附著，並且馬上作出反擊以硬化的雙手擊退周邊的人至幾米之遠！力量比想像中還要強大……

正當我都想上前迎擊時，銘凱叫住了我：「鳥嘴…唔好去…」

我回頭，望向被大舊傷得很重的銘凱：「你意思係……」連我也不前去對付，Dr.D就沒人對付得了。

比起你們不良人……

他可是個更危險的存在。

「就咁睇……我哋不良人呢家根…本就傷唔…到佢半分，你係我哋…之中唯一對付病者…最有經驗嘅人，唔好…白白浪費性命。」嘴角有些少血跡的銘凱說下去：「有十足把握先去……！」

「佢…」我停下來，觀察住不斷反擊著四方八面不良人的Dr.D。

我發現，每當有武器砍到他身上之際，就會有層堅硬的冰膜吸附著武器保護著他，完全是種自動防禦的能力。

再加上他硬化如鋼的雙手，根本就是無可摧毀的病者。

「等等…」我想起剛才那條寄生在大本營市民的蠱魚，只被火把燒弄幾下就馬上要鑽出來，抵不住高溫的熾熱：「話唔定，佢嘅弱點係火……冰遇火會溶。」

「嗄…」銘凱咳出了一口血，淺笑：「鋼遇火……變軟。」

說不定，

Dr.D的弱點就是火。

「邊到……」還未問出整條問題，銘凱已經給我解答。

「二樓武器庫仲有少量瓦斯……」

「嗄…趁仲有人拖延住…佢動作，快啲去…！」銘凱對我說。

於是，我們兩人就越過主要戰區，一路上我扶住受了極大拳頭內傷的銘凱，去到了二樓的武器庫。

奇怪的是，我們去到門口時，發現門鎖的多重鐵鏈被人硬生生地砍斷了。

「邊個入咗佢…」銘凱的武器庫鎖匙似乎用不上了。

「我入去睇先。」

我謹慎地進到武器庫裡頭，才發現……董倫那伙知識份子通通都闖到這裡來了。

他們明明不會上前線戰鬥，卻在周圍搜索武器。

「嘩～係你，親愛嘅鳥嘴先生。」帶領他們的董倫，明顯地被突入進來的我弄得愣住幾秒，但馬上能裝作鎮定。

「你哋喺到做乜…」我直接問。

該不會是趁火打劫吧。

「有眼你見。」董倫微笑，答：「細心咁揀一把華麗嘅武器，去對付外面嘅強敵。」

「你哋會主動去對付病者……」我凝視住不懷好意的董倫，說：「同你會搵病者去結婚有乜分別…」

「嗯…？真係一個奇怪嘅比喻……」董倫點點頭，說：「不過…唔排除～you know……我可能真係會去搵病者結婚。」

「董倫，你喺到就啱…咳，」負傷的銘凱一拐一拐的，靠牆進來：「叫你班高手，同我即刻整一枝……火焰噴射器出嚟。」

123

「銘凱先生？」董倫望住滿身是傷的銘凱，說：「好大難度。不過唔係問題～材料適當可以整一枝粗糙版嘅。諗到用火焰嚟做武器…的確究竟華麗，就好似喺黑夜之中施展魔法咁燦爛奪目……！」

「同我減少你啲廢話……即刻整出嚟。」銘凱怒目相向。

「只係發表下感想～要令人與人同社會之間進步自然要有評價～」前半句董倫極速說完，後半句才緩緩地說：「喺大學係畢業熱物理、化學、工程、機械、燃氣射流力學、多相流體力學嘅碩士或者博士～都稍為過一過嚟。」

說畢，董倫已經從他的知識份子同伙裡頭，組成了一共六人的製作小隊。

「利用呢到嘅材料，造出一把火焰噴射器，可以～？」微笑的董倫問。

「可以…」董倫的同黨思考了幾秒後，點一點頭：「不過只會係粗製版，威力同耐用度都肯定冇軍方個啲咁……」

「快！」銘凱從武器庫取來一把軍刀自用，並說。

「係…」他們只能聽著做。

在這群知識份子都在努力的時候，我和銘凱走到走廊欄牆前觀望操場下的戰況。

情況看起來並不樂觀，Dr.D就如同擁有神力與不死身的上帝般，正玩弄著人類的生命。每個奮戰的不良人，在他面前都好像小朋友玩泥沙般，輕易就能解決了。

有些不良人即使被打得半死了，依然死死地爬也要爬到Dr.D面前……捉住他的腳。

是為什麼？

每個人都心知肚明，自己的行為如同送死。

是為什麼，要不顧一切地戰鬥。

向來十分抗拒身為「不良人」一份子的我，第一次被眼前的畫面所同化。

我相信，這個畫面難以在其他地方看到。

「不破尚大人佢…今次真係諗住連條命都唔要……」銘凱握緊拳頭觀望住樓下的戰況，奈何自己現在要跑幾步路也有問題。

在眾多的不良人之中，不破尚是唯一還未被Dr.D擊得飛退的人。他以超越正常人的神經反射，極限地避開對方的每一下鐵拳，再予以迅速的反擊。

「砰！噠噠噠噠──」右勾拳，左刺拳四連擊。

「嘿…哈哈哈哈哈哈！！！我必須承認……除咗M之外。不破尚，你會係我通往永生創建新世界嘅最大障礙之一！！！！！！」Dr.D一邊以決鬥家的姿態應付敵人，一邊瘋狂地大笑：「你令我第一次見識到超越科學根據、人體極限嘅速度！」

「對唔住，你嘅長篇大論……」不破尚忽然目光一銳酷如戰神，找到破綻成功重拳打到Dr.D未能及時使出皮膚硬化的臉部：「我有一半無聽入去。」

「嗄…啊…！」被擊中臉部的Dr.D，首次從嘴中吐出了一口血液。

Dr.D神情馬上緊鎖起來，在吐了第一口血之後，剛才邊笑邊打的姿態已經不復在，不破尚居然迫使他認真了。

漸漸地……我終於明白身為人類的不破尚，是如何抗衡到Dr.D。

他以近乎著音速的身法與拳速，來進行多重的複雜假動作成功騙過Dr.D身體的自動防禦硬化結構，如此一來手上的指虎也不會被那層類似冰膜的東西吸附住。

在攻擊之餘也要不斷回避數之不盡的致使拳擊，沒有超強大清晰思路的人，是沒有可能辦得到，因為稍有雜念，就馬上結束。

「太強大……」我望住樓下那鬼與神的對決。

是幾乎肉眼無法看得見的速度。

「不破尚大人佢曾經講過…拳頭…係唯立即連結大腦嘅武器……要能夠做出瞬間嘅判斷，就唔可以拎武器，因為無一樣嘢係比神經傳遞得更快。」銘凱的眼神十分信任他。

「砰──」沉重的一拳。

就算多強大的修羅，也會有受傷的機會。

這次，認真狀態下的Dr.D終於揮出一拳把不破尚擊飛五米之遠……

「嗄…」不破尚在半空咳出一口血，馬上雙手撐地保持自身平衡、以腳落地。

「哈！」可是Dr.D下一秒已經衝到他落地的位置。

「就估到…」不破尚落地的瞬間，就已經預判Dr.D的動作，於是毫不猶豫地向前方使出昇龍拳。

「砰！！！」硬化到一半，不破尚的拳頭已經打在Dr.D的下鄂。

「格…格…沙沙沙……」其硬化的部份，變為角質有如殼般碎落。

「……」Dr.D擺著呆滯且不敢相信的表情，被擊倒在地上。

「啊…呀呀呀呀呀！！！！！！！」其餘不良人見他再次被擊倒，士氣又增加過來，一窩蜂的衝他而去。

=xx-large「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被不良人掩沒攻擊的Dr.D，發出憤怒的咆哮。

他把自己周遭的不良人都出拳伸腳的擊走，然後把自己滿身吸附住的武器都卸下，武器「噹啷噹啷」

的在他旁邊跌下……

「全部都做我奴隸吧！！！！！」他發出魔性的哮音，繼而身上忽地產出了多條蠱魚。

它們本身都在Dr.D身體上遊走著，但可以是被發下了指令，開始通通都往地面爬行，去到一些重傷或生還的不良人身上，再以各種方式入侵他們的身體內。

有的咬開人類的皮膚直接鑽入去、有的強行爬入到人類的嘴內從喉嚨強行入去、有的從傷口位進入，無所不用其極地找宿主。

雖然有人會反抗，但就算是老鼠大小的蠱魚都擁有靈活的速度，使人類防不勝防。

待宿主找到之後，那些不良人的眼神都改變了。

「情況…有變…」銘凱回頭，走進去武器庫怒喝：「仲有幾耐？！」

而我則望住操場上原本一個一個又靈魂的個體，好像被蠱魚抽離了意識般行屍走肉地站著。

然後，他們都好像有共同意識般走到去Dr.D的身後，成為他的一份子徹底被控制著，

「啊～」Dr.D發出又滿意又嘔心的輕喘聲，說：「終於轉化成我嘅大軍……嚟，同你哋過往嘅主人一戰吧！」

說畢，他們都受聽於Dr.D的指示，拾起武器以緩慢的步伐走近不破尚。

身邊只餘下幾名手下的不破尚，以拳頭來應付前來的Dr.D大軍──「蠱魚人」。其中有兩隻未宿生人體的蠱魚快捷地爬向不破尚前頭，他只需一腳便把它們如蟑螂般踩死。

開始感到吃力的不破尚，逼不得已換個位置跟蠱魚人們拉開距離，可是Dr.D馬上就前去阻止揮出硬如鋼鐵的拳頭一拳把他打飛……

「人類，始終就係人類。」Dr.D張開雙手，仰頭望住風雲色變的夜幕：「妄想，超越神！」

「轟隆──！！！」一道雷電正好劃破黑夜的天際。

「火焰噴射器…已經整好！」武器庫傳來暫時唯一的喜訊。

銘凱馬上從裡面走出來，對我說：「鳥嘴……你去用，不良人嘅人生死存亡…就交俾你。」

我停步不前，說：「係人類。」

在我背好沉重的瓦斯樽和托住了火焰噴射器後，就離開了武器庫。那些製造出來的專家特意提醒我，因為是快速製成的粗糙品，所以燃料不多、而且容易有爆炸的危機，叫我小心。

「鳥嘴…」我出去後，銘凱早已經為我在走廊的欄牆紮好一條遊繩，讓我直接從天而降：「直接落去……俾個奇襲佢。」

然後，在二樓的銘凱向操場上的不破尚做了個手勢。

會意的他，好快就跑往我們這邊來……

我亦紮好銘凱的尼龍繩到腰上，銘凱他蹲下伸出雙掌讓我等下助跑踏上去欄牆上，再跳下去。

「準備……」我望著下方正跑過來的不破尚，倒數：「一、二、三。」

跑、

踏、

跳！

正追住不破尚的Dr.D此時，方才得悉我從高空降落……發射！

「嗖嗖嗖嗖嗖嗖──！」一團火焰隨即從我噴射器射出，如同一條火舌般燃燒住中計的Dr.D。

「嘿哈～你認為對我有用？」Dr.D無視住火焰帶來的傷害。

「加上我，就有用！」不破尚衝刺上前，出拳狂毆Dr.D。

在火焰的高溫下，Dr.D果然暫時無法使出硬化自身皮膚的冰膜，如他對戰多時的不破尚趁這機會讓Dr.D他硬生生地吃了好幾十拳才反應過來！

「啊呀呀！！！無……無可能…嘎嗄…！嗄嗄嗄…」Dr.D幾乎被不破尚那數十拳打得皮開肉綻，因為拳頭加上指虎的威力至少上升雙倍，更何況不破尚的指尖是帶有尖刺的。

此時，上方的銘凱也把繩子割了好讓我著地，我則繼續跟隨在不破尚的身後，待Dr.D的溫度稍為下降可以使出硬化狀態時，就馬上轉由我用火焰射擊削弱其防禦能力。

「你…你兩個…！！忤逆上帝嘅修羅！！！！！！」Dr.D身體突然湧出多條蠹魚，它們都目標一致地爬向我們。

「嗖嗖嗖嗖──！」我以火槍橫噴地面，造成了一條火焰牆阻止蠹魚的靠近。

「嗄…」Dr.D又不知透過什麼方法，控制了周邊的蠹魚人快速靠近我們，只見Dr.D他緊閉眼睛、眉目深鎖好像要用許多腦力。

「嗖！嗖…嗖嗖嗖──！」我用火焰槍射擊前來的蠹魚人。

可是，再這樣消耗下去……瓦斯都會完。

顯然地，Dr.D正打算如此。

「喂…」正在吃力地，獨自對付蠹魚人的不破尚，問：「佢嘅弱點……係火？」

「係…」我答。

不破尚聽完後，繼續專心對付前來施襲的蠹魚人。

可是費了好幾十分鐘，蠹魚人一樣包圍住我們在操場的角落……

似乎Dr.D閉目收神的用意念控制蠹魚人後，它們都比剛才強勁得多，每一隻更加像生命，更加像一個獨得的個體，令我們更難對付。

已經是…困局了嗎。

「睇嚟……」不破尚的體力，幾乎去到極致了：「我哋都要死喺到。」

眼前數十多隻蠹魚人，正不分先後地走向我們。

果然….

人類都贏不了病者嗎。

「個病者嘅主腦喺邊……」不破尚視線橫掃學校，從自己的袋子取出一顆手榴彈：「臨死之前….嗄….我盡自己能力….試下突破重圍，同佢同歸於盡。」

「…」即使我自己的人性也快結束了，也不禁再次佩服眼前的這個男人。

「真係….？」我問。

如果不破尚也死意已決的話，我就用最後餘下的瓦斯助他突破重圍吧。

現階段，我已經想不到，除了不良人之外……

還有哪一個倖存區，可以對抗到Dr.D。

我們已經，機關算盡了。

「一陣……」不破尚稍稍回頭，淺淡一笑：「我哋地獄見。」

「嗯，地獄見。」

現在，反而一身輕鬆了。

我開始明白，銘凱你為什麼這般相信他了。

那死前都永不改變的勇氣，恐怕我也做不到。

太恐怖了，眼前這個……真正的**逆天修羅**。

「叮…」閘門被打開的聲音。

可是，世界就是這般奇妙。

你越是不想死，它越是用盡一切的方法讓你死、讓你陷入絕望。

但到你想死，卻會使出一切的辦法不讓你死。

人類要戰勝病者不可能，始終……我們天生體質上已經輸了。

不過老掉牙齒都要說一句，團結就能勝利。

在我們想要突破重圍之際，門口那邊進來一群倖存者。

「我哋嚟幫大舊報仇，不良人！我哋唔會再怕你哋！！」、「今次你哋唔會再打得散我哋……」、「你哋傷害咗大舊Sir…我哋大本營上下都唔放過你哋。」、「出嚟呀！出嚟啊！！」、「入去之後大家小心…做好一切戰鬥準備。」

外面聲勢浩大，四、五十多人同時地進來，全都是大本營的人，

而帶頭的，是少佐。

「出嚟啊，我就係嚟證明俾你睇，我哋都唔會再逃避！懦夫──」瑜小六的聲音。

「等等…呢到發生過咩事……」阿玲愣住了。

「佢哋內部自相殘殺？」手持魚刀的賴三老師也有來：「個邊…有幾個不良人嚟緊。」

當他們進來後，只是見到一片遍地死屍與為數不少的蠹魚人。外貌為不良人的蠹魚人在見到大本營的人後，馬上進行攻擊。

「仲有救……」我叫停不破尚，說：「你應該未拉開安全扣？」

「全體戰鬥準備。」握住鐵球棍的少佐，下達命令。

不破尚沒有回答，只是凝視住那伙剛進來的大本營人。

蠹魚人對大本營的人進行施襲，可惜在人數的壓制下，蠹魚人完全敵不過人數眾多的大本營，很快地便全數戰死，就連把我們逼到入角落的蠹魚人都全死在他們手上了。

充分利用了自己倖存區的優勢。

蠹魚人死後，一條條蠹魚破腦而出。

「蠹魚…」少佐望住這些逃著的可悲生物，然後他的視線放到角落的我們。

我們再一次，對上了。

命運，總是把我們不知不覺地拉上。

少佐走近過來，知道事非突然所以沒有衝動。

「只要殺咗嗰個病者……」不破尚不屑看少佐一眼，說：「我要殺要宰，任得你。」

「病者？」少佐問。

「Dr.D。」我開腔，也下了個諾言：「至少對付到佢……要殺就悉隨尊便。」

「少佐…小心係圈套。」漢森說：「我哋呢到四、五十人！要殺佢哋容乜易。」

少佐望住我良久，然後下了個決定：「就對付佢先，佢喺邊。」

還以為他以後一見到我，就會瘋了的要殺我。

我始終…

是殺死老賢的人。

現場沉寂了一陣子，Dr.D終於從暗角的位置出來。

「哎喲～可惜可惜啊，少佐～嘿，仲諗住你會即場上演一場大本營復仇記，親手殺死眼前呢個殺死老賢嘅叛徒～同埋呢個帶領不良人入侵大本營嘅首領。」Dr.D搖一搖頭，淺笑：「老賢同大本營嘅各位肯定對你好失望……」

「Dr.D……」少佐緊握住棒球棍，說：「你嘅陰謀失敗。」

「啊～係？反正對付完我之後，你會殺死佢兩個？」Dr.D一步一步走上前，說：「本來透過我留俾你哋嘅禮物…觀察到不良人同病者平權組織嘅人啱啱大戰完，係消滅「不良人」最好嘅時機。但估唔到連你都會自己送上門，咁就連你同殺埋，夠順手……嘿。」

「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在Dr.D還未說完之前，我已經對他頭部開射了火焰數秒。

「噠！」不破尚也配合得極致，出拳往他的頭部去。

「嗄啊啊！！！」被火燒上腦，又失去硬化而吃了拳的Dr.D又瘋了地大叫。

少佐亦揮出一棍，打在Dr.D的臉上！

「砰！」

就在Dr.D給我們三人圍剿之際……

「砰──砰──砰──砰──砰──」突然，二樓多顆煙霧彈從天而降。

機警的少佐馬上從旁邊一具特種部隊衣著的屍體面上，取過他的防毒面具戴上。

「有埋伏！大家唔好吸入啲氣體！快啲出去！」一名大本營的人高喊。

面對突然從天而降的煙霧彈，通通進了來的大本營人士都往閘口那邊跑去，可是卻機智的Dr.D卻馬上去關住閘門了！因為煙霧彈關係，使他頭上的火焰也立即熄滅，能使用硬化狀態。

「道閘開唔到啊…咳…咳咳！！」後方的人大喊。

「嘿嘿嘿嘿…邊個叻仔咁醒幫我助攻……」Dr.D笑得極為陰險。

「咁做你應該會放我哋走～？」站在二樓的董倫，問：「我睇「不良人」都已經氣數已盡～由啱啱已經打算拎埋啲武器離開，同埋我唔打算好似樓下呢兩個人咁～諗住俾大本營班無腦嘅賤民任意處置。」

「喔？原來係我親愛嘅八樓朋友董倫……！」Dr.D擺出病者的詭異微笑，說：「定係你想投靠我？」

「不了～做病者一啲都唔優雅，我仲想享受人類社會嘅食物、跳舞、美酒。」董倫擺出人類的詭異微笑，答：「我六樓嘅老朋友，Dr.D。」

「走吧……我會無視你哋。」Dr.D向董倫一伙人揮手，再望向前方已經暈倒得七七八八的大本營市民，說：「嘰啊～睇嚟會變做三打一嘅局面。」

現場之中，不受煙霧彈影響的，只餘我、少佐還有不破尚。

我有鳥嘴面具，而無視了這煙霧。

不破尚則有條厚長的圍巾，長期包裡住嘴、鼻的位置致發聲低沉，但如今成了阻隔煙霧的東西。

124

「終於…終於……係一場主角之間嘅對決。」Dr.D張開雙手，迎望我們三人：「一個係如今大本營嘅首領，另一個係不良人嘅首領，最後一個係我認為史上最出色嘅病獵……！三個主角，唔多唔少。」

白色煙霧瀰漫的空間中，我們與Dr.D彼此對視。

然後，他便啟動全身硬化衝我們而來！

「──」瓦斯不足，已經噴不出火焰了。

「砰──」於是，我掉下了沉重的瓦斯樽。

他第一個衝我而來，便用鋼鐵般的手刀想刺進入我腹部，還好在我左右兩旁的少佐與不破尚，及時出拳揮棍替我打走了Dr.D。

但同時地，沒熟知對方能力的少佐，他的棒球棍就這般被吸附住了。

「鬆手…退後！」我向他喝道。

「轟隆──！！！！！」風雲色變而久的天空，終於下起陣陣大雨。

雨水，使得這場煙霧都好快退散……

「你哋知唔知～？我最憎嘅就係你哋呢種人……」Dr.D向不破尚施展出連環的快拳，通通都被不破尚避開：「因為你哋咁做會顯得我係反派啊嘿嘿嘿！！！！！！！」

雨水與狂風，把我周遭的煙霧都弄散。

天空隱隱約約地鳴響著雷電的轟哮，閃光就似要衝破烏黑的雲層，於人間繞爍吼怒。

「呢場雨！亦都係上對我勝利嘅肯定。」Dr.D使用硬化的鋼腿踢在不破尚的腹部。

失誤而中了Dr.D腿踢的不破尚，急速地退後回避。

「再係咁靠不破尚拖延落去…唔係辦法。」我說。

握住棒球棍的少佐，銳利地盯住前方的Dr.D：「如果係你，肯定有方法。」說畢，他便上前戰鬥。

我望住天上不停的雨：「到底……」我把腦中所有與「火」相關的事物，都一一尋遍出來。

就在戰局僵持之際，二樓上的銘凱氣若游絲地對樓下的我，說：「鳥…嘴，咳…捉實佢。」他望向Dr.D。

然後，銘凱從樓上拋了條鐵鏈給我。

「叮啷……」

我把鐵鏈拾起，然後我在Dr.D外圍把鐵鏈放在地上繞成個圈，為了對付戰力極高的少佐和不破尚，Dr.D根本無暇去顧對他來說不知在做什麼的我。

待一切準備好後，站在右邊的我喊了少佐一聲。

早有會意的他，馬上把另一端的鐵鏈拿起並與我拿緊！如此一來，鐵鏈一左一右的被拉扯，使得位於中心的Dr.D被鐵鏈緊緊套住。

「哈哈哈哈哈～你哋認為有用？」被鐵鏈鎖住雙臂及身體的Dr.D陰笑道。

突然，二樓擲出了一樽玻璃飲品，是自製燃燒彈！利用玻璃瓶、酒精、布塊，點燃而製作出來的。

它準確地被銘凱擲落到Dr.D的頭上，使原本硬朗非常的他一瞬間變得軟化。剛才與Dr.D苦戰的不破尚把握機會，把他打得七勞八傷。

「仲有…鳥嘴！」銘凱把一罐天拿水從上拋下。

我舉手接住：「你想…」

「用你嘅方法…」銘凱每句都有力有氣，地說：「將·佢·徹·底·摧·毀…！」

銘凱他，也有死的覺悟了。

「冰噠──砰！」雨水很快地把Dr.D身上的火焰熄滅，他使用全身硬化把鐵鏈強行弄爆！再從體內釋出多隻蠹魚，控制它們爬行到那些暈倒的大本營市民中。

原本我們以為Dr.D又準備製作一群蠹魚人大軍，不破尚亦準備拉開手榴彈，待蠹魚人一站起便一次過炸死所有，連少佐也被他的舉動有所愣住。

不過，這一次蠹魚爬到活人身上只是吸吮著其體內的血液，待每一隻都吸得飽滿後便爬回到Dr.D的身上，彷彿為他注入新的生命力般，剛硬無比的體內一紅一亮地閃爍著。

「啊～係新陳代謝，所有疲勞同傷痕都好似消失哂……」Dr.D閉著雙眼，感受著新的身體。

「居然…仲有復原能力。」少佐把自己頭頂的斜帽拉得更低。

「…」雙拳滿是血液垂垂下流的不破尚，拳頭握得更緊。

與此同時，我亦走到有蓋操場中把天拿水「噓噓」地灑到地上。因為頭頂上有掩蓋的關係，所以剛才董倫發射煙霧彈波及到這裡時，都沒有被雨水很快地沖散，Dr.D也沒有為意走進到煙霧中的我，正盤著什麼計劃。

「不破…尚大人…！」同一時間，銘凱把一枝腎上腺素針拋落給他。

不破尚單手接住，快速地把腎上腺素針插入到自己臂中注射……試圖使雙拳速度變得更為之快。

「嘿…！」Dr.D終於留意到二樓的銘凱，於是決定跑牆而上：「睇嚟你哋有個十分礙人嘅小助手！」

他透過身體的依附能力，每在垂直的牆上踏出一步，腳掌那層不明的冰膜就極速地依附住牆身，借以達到二樓，透過能力無視著地心吸力。

「啊…嗄…！」Dr.D捏住銘凱的頸子並把他高舉半空上，另一隻則予以他腹部一拳又一拳！

「呼！呼！呼！呼！呼！」硬化到鋼鐵程度的每一拳，都是如此的沉重。

「嗄…」銘凱吐了一口又一口的血。

在地下的少佐看不下去了，方才想起自己向來都會戴住的棒球，於是毫不猶豫地把它揮擊到Dr.D舉起銘凱那隻手臂的手肘位置……

「砰啪！」球以強大、快速、精準的姿態直穿雨水，打了在Dr.D的手肘上。

沒有為意的Dr.D來不及硬化，手肘便承受了這一記的強力衝球，令得自己鬆手了。銘凱可能也覺得自己離死亡不遠，索性推了Dr.D往後，並把自己一同摔落到地面上…！

兩個人，一同在二樓墜下！

「…銘凱！」不破尚立即上前，在銘凱要跌落的地方用力抱住。

「Dr.D！」少佐亦在Dr.D跌落到地面之後，揮落一棍到他的臉上。

「格噠──」Dr.D受到墜樓之傷加上少佐的一棍，其皮膚表面上的角質層就好像散殼裂了般。

少佐一棍揮落、一棍又起，無間斷的敲響聲傳Dr.D的頭顱發出，如果是人骨，恐怕早已被少佐那無情的揮擊敲碎骨頭又破腦。

一動不動的Dr.D，突然從口中噴出一隻蠹魚出來跳到少佐的臉上！少佐馬上徒手扯開甩走，但已經提供了讓Dr.D逃走的機會。

他先衝上去不破尚面前，打算解決正抱持著銘凱，雙手不閒的他。

然後舉起手刀的手姿，鋼鐵硬化的刺進不破尚的腹部內！「嗖──」這一下，如同被一把鋼刀刺穿腹部無異……

不過，不破尚沒有急起來。

這下，使Dr.D如料不到：「啊～？已經拒絕反抗？」

不破尚在厚長的圍巾中低沉一笑，並悠閒地把銘凱，再用一隻手捉緊住Dr.D刺穿自己腹部的鐵手，不讓他縮手拔出。

然後，另一隻注射了腎上腺素針的手對住Dr.D的頭部……揮出一拳又一拳！！！！！！！！

「你…嗄！啊呀…！！你……你癲…咗呀啊嗄嗄──嘎嘎！！」Dr.D痛苦地大喊。

不破尚雙眼之間已經毫無生存的意念，只有將對方殺死的執著。

沒有死的覺悟，是不能做出如此違反人性的行為。

每一拳都沉重無比、每一拳都越來越像人類反抗的號角，如同報復剛才Dr.D對銘凱出拳的行為。

=x-large「呯！！呯！！呯！！呯！！呯！！呯！！呯！！呯！！」

「沙…格…沙沙……格格啦…」Dr.D頭部受過多次重創，似乎已經硬化不起來一樣，血液無情地濺出。

「你…你哋……只係人類…嗄…嗄嗄…啊呀！！！！！！！」Dr.D狂聲怒喊，用另一隻硬化的手強行把自己被捉緊的手用力砍斷，讓自己得以脫身：「啊嗄…點解……點解…點解我會……！」

在Dr.D想要轉身逃離之際，忽覺後腦的頭髮給人一扯抓住。

「準備……跟我，落地…獄。」不破尚，抓住Dr.D的後腦了。

他強行把Dr.D壓按到石磚地面上，再扯行到已經把天拿水灑滿在地上的有蓋操場中，Dr.D大腦經過多重的攻擊，好像已經殘損得無法依附或硬化般，無力反抗……

不破尚把它拖行到天拿水之中後，他離開了操場中心，讓我處以最後一擊。

「嘿…哈哈……哈哈哈哈…嘿嘰…嘿嘿嘿……」Dr.D猶如可悲的人，明知死期將至仍痴笑著：「呢…個……就…就係…你哋…人類……所謂…嘅…合…作？」

「仲有……」我望住不久將會死去的銘凱與不破尚，燃點起火機，說：「犧牲。」

「蓬──！」

火燒燎原，龐大而熊烈的火海將Dr.D燒至半死……

而銘凱，已經幾乎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不破尚則用著搖搖欲墜的身軀，走到銘凱一旁的牆壁靠坐。

他沒有理會腹部那血流不止的傷口，只是望住眼前的銘凱，又轉頭望了望天空上快要破曉的晨光。

雨，快停了。

少佐掙扎甩走的那條蠹魚，不知何時地爬到前一晚病者平權組織的貨車駕駛員中，並成功使他如同行屍般復活過來，開動了貨車的引擎……

奄奄一息的Dr.D從火海中跑出，而虛拐的步伐奔往那貨車的貨櫃之中。

不破尚垂死之前，把自己的左輪手槍和手榴彈分別交給了我和少佐，淡淡交代一句便合上了眼皮，全身的氣力終於放鬆了。

「…阻止佢。」

「蓬──！」

=17.6px火燒燎原，龐大而熊烈的火海將Dr.D燒至半死……

=17.6px而銘凱，已經幾乎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不破尚則用著搖搖欲墜的身軀，走到銘凱一旁的牆壁靠坐。

=17.6px他沒有理會腹部那血流不止的傷口，只是望住眼前的銘凱，又轉頭望了望天空上快要破曉的晨光。

=17.6px雨，快停了。

=17.6px少佐掙扎甩走的那條蠹魚，不知何時地爬到前一晚病者平權組織的貨車駕駛員中，並成功使他如同行屍般復活過來，開動了貨車的引擎……

=17.6px奄奄一息的Dr.D從火海中跑出，而虛拐的步伐奔往那貨車的貨櫃之中。

=17.6px不破尚垂死之前，把自己的左輪手槍和手榴彈分別交給了我和少佐，淡淡交代一句便合上了眼皮，全身的氣力終於放鬆了。

=17.6px「…阻止佢。」「蓬——！」

火燒燎原，龐大而熊烈的火海將Dr.D燒至半死……

而銘凱，已經幾乎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不破尚則用著搖搖欲墜的身軀，走到銘凱一旁的牆壁靠坐。

他沒有理會腹部那血流不止的傷口，只是望住眼前的銘凱，又轉頭望了望天空上快要破曉的晨光。

雨，快停了。

少佐掙扎甩走的那條蠹魚，不知何時地爬到前一晚病者平權組織的貨車駕駛員中，並成功使他如同行屍般復活過來，開動了貨車的引擎……

奄奄一息的Dr.D從火海中跑出，而虛拐的步伐奔往那貨車的貨櫃之中。

不破尚垂死之前，把自己的左輪手槍和手榴彈分別交給了我和少佐，淡淡交代一句便合上了眼皮，全身的氣力終於放鬆了。

「…阻止佢。」

125

…

「不良人…」少佐望住死去的不破尚，心情百感交集。

「冇時間…悼念……」我帶住少佐，走往不良人那輛衝鋒車：「去追佢。」

上到衝鋒車後，我們在車罅中找到了鎖匙啟動引擎，少佐便開始駕駛衝鋒車追住前方的貨車，只見貨櫃後的Dr.D心神一意地閉上眼，似乎全神貫注地控制著那駕駛中的蠹魚人。

「你諗住點做……」少佐問我。

「貨車底下一般都會有個大油缸…左輪嘅威力比一般手槍要大，貫穿性高…」我握住左輪手槍，把上半身探出車窗外，說：「移動到佢右側……」

少佐見我這般說，便踩盡油門上前很快便在將軍澳運動場外的寶康路上，追到了速度較慢的貨車。

我用左輪瞄準住貨車底下的油缸……

=xx-large「呯！」

子彈準確地貫穿了貨車底下外露的油缸，從而引發了強烈的爆炸……

可是，我們的衝鋒車卻一同受到不明的衝力牽連，被強大的衝力弄得翻車跌倒。

貨車被炸得體無完膚，油火充斥住周邊的一切。

我和少佐從翻側的衝鋒車爬出來，等待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那隻超大型病者的模樣。

或許是，Dr.D的最終形態。

有六、七米左右的高，全身被血液包裡充塞而形成的臃腫身體，毫不掩蓋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如同破曉前夕的黑暗，將世界的一切都造成混沌……

=x-large「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Dr.D的咆哮響徹整個將軍澳區，我和少佐的腳也快要站不住地。

「最後一戰……」我抬起頭，說。

「係…。」少佐亦銳利地盯住眼前的巨物。

「佢交付俾你嘅希望…仲喺手？」我望住少佐。

少佐把不破尚交給他的手榴彈取出。

「擲入佢個口，得一次機會…」我說出最後的計劃：「我會引誘佢打開個口。」

上一次，也是透過這個方法把巨型狀態下的Dr.D擊敗。

「你信得過我？」少佐問。

「係你嘅話……」我跑上前，引導Dr.D把我捉住：「就肯定得。」

「…」

不出其然，Dr.D率先把跑上前頭的我捉緊，再張大血盤大口。

「機會…」我被捏舉到半空之上：「少佐……！！！」

握住手榴彈的少佐做好一個投球的姿勢，酷如棒球手般做出那標準的投球，拉開安全扣向Dr.D投擲出曲旋的手榴彈！

手榴彈被精準地投擲入Dr.D的口中，幾秒之後其體內就血濺破腸，極其巨量的血液飛濺到周圍，我

亦從他的魔掌中得以解脫……

「嗄…」完了吧。

全身沾上血液的我們，終於得以喘一口氣…

同時，

天已破曉。

我們一個恍站、一個怔坐的望住那早上的曙光，不久之後才回復心神。

「已經結束…？」少佐望往被炸開的Dr.D。

「未…」我望住如同希望降臨的曙光，說：「人類同病者嘅戰爭，都仲未結束…」

「…人類真係有可能贏？」少佐反問我一句，說：「單單係一隻Dr.D，已經……」

「總會有希望。」累到不行的我，站起身。

現場，沉默了一陣子。

「唔該…」少佐望住我的背影，說。

「唔洗……」我深一深呼吸，是很嘔的血液味：「你要殺咗我？我對你落個承諾。」

是時候，終結這一切。

「唔會，」少佐盯住我，叫出我的名字：「M。」

「…」

「多謝你為大本營付出。」

天上的雲漸漸撥開，那夕陽的光芒漸漸照射到我們二人身上。

「你係幾時……」

「係我接任咗老賢嘅位個陣……我喺佢間房嘅櫃入面，搵到一封信。」少佐如實地說出一切：「上面寫住關於你嘅一切，包括你秘密為我哋做過嘅事，由個刻開始…我已經知道你係M。」

我不禁一笑，脫下鳥嘴面具：「…原來老賢，都有後著。」

「我知道你去不良人總有你嘅原因，所以冇刻意戳破你嘅身份。」少佐說下去：「你同老賢都一樣，總係有好多秘密喺身……」

「…」

「但係不良人同Dr.D都已經…」少佐婉轉地說：「如果你要返嚟……」

「唔好同任何人講我嘅存在……」我決定了：「要維持平衡，總要有人遊走喺黑暗面。」

「咁樣對你並唔公平……」少佐說。

「嗄…唔公平，已經唔係第一日出現喺我身上。」我轉身面向少佐：「因為我唔係英雄，我只係個壞人。」

「…」

「你哋大本營嘅動力源於對不良人嘅憤怒，因為老賢嘅死……你哋總算有反省，所以你哋繼續將仇恨放喺我身上。」我終於能以真正的樣子，直視少佐：「…我係咩人並唔重要，我最過啲咩先係最重要。」

不要令這份希望熄滅，繼續燃點起這仇恨之火……成為你們的動力。

「……」少佐把斜帽拉低，說：「我明白。」

我把面具再次戴上，從少佐身邊掠過：「大本營以後就交俾你。」

少佐聽畢合上了眼睛、點頭。

貫徹希望直到最後一刻，

希望世界能因自己所做的努力，而有一點點的改變。

在那之後，我帶住白魂和艾匡公主離開了。

白魂他說，自己為維了持刀姿勢一整晚，就是為了保護公主。

我亦將這一片死寂之地，交給少佐處理。

…

翌日，大本營晚上廣場。

大家都聚集到廣場之中，因為少佐即將要回報前晚的戰況。情況有如以前老賢公開發話時，不同的是，現在大家都團結一致。

「世界上冇絕對嘅正義，用自己嘅正義去判斷他人嘅善惡係唔明知。」少佐橫視人山人海的廣場，對大眾發表講話：「任何事都一體兩面，有快樂就有痛苦、有光明就有黑暗，喺老賢離開個一刻我哋都好絕望，但同時我哋知道並唔可以咁樣落去……所以不知不覺間形成希望。」

在醫療室中，左眼戴住黑色眼罩的大舊透過窗口望住講台上的少佐：「呢條友…佢又突然講啲咁嘅嘢……」

「大舊老師！」一伙學生進來醫療室探望他了。

「你班衰仔……呢家先嚟探我…！」大舊彷彿沒傷一樣，依舊地和學生閒聊。

「有人天生就唔係英雄，係黑暗中嘅反派，唔理佢做啲咩都依然會有人討厭佢。」少佐繼續說：「不過佢仍然選擇去保護個啲佢無法信任嘅一切，所以我哋更加唔可以放棄，唔好令到佢哋嘅犧牲白費。」

126

「有時候信念越係動搖…我哋越要堅信。」少佐沉穩地說下去：「我哋唔單止要擊退有敵意嘅入侵者，最重要嘅係要擊退病者──我哋要團結一致。」

雖然夜風漸大……

但不知不覺間，大本營廣場聽著演講的眾人，大家手牽手起來。

彷彿一種集體共鳴的舉動，一種滿懷強烈希望的舉動。

隔了晚，大本營亦派了學生、人員進入到不良人據點中，除了搜括可用的物資之外，更要把屍體火化。

「估唔到我哋真係贏咗不良人……」一位女子搜索隊成員說。

「總係好似…好容易搞掂咁，我只係知個場演講入面，少佐冇同我哋講出戰鬥發生嘅情況。」克里絲娜的隊目，江子千橫視住周邊的屍體：「聽講個陣好多人都吸咗煙霧彈氣體而暈低……」

「報告隊長…」剛才去在小學周圍調查的瑜小六，說：「啱啱已經確認發現咗不良人首領嘅屍體……不過佢哋嘅副手…即係整傷大舊老師嘅人，就下落不明。」

江子千深思地點點頭，說：「之後去叫一、兩隊人，去搵斧頭破開糧庫嘅門。」

「呯！呯！呯！呯！呯──砰！」誘人的糧庫，那道沉重的鎖終究被砍開。

搜索隊的各位進去之後，皆露出了不可疊信的表情……

「冇…冇可能…講笑咩……？」、「呢到點會有咁多糧食…」、「到底不良人一直以嚟收集咗幾多物資先可以將啲食物搭到金字塔咁！？」

不良人遺留下來的糧倉，不禁令眾人驚嘆。

同一晚，在那個又是學堂又是孤兒所的地方，聽著演說的阿寶問身旁的阿玲姑娘：

「玲玲姑娘…」阿寶欲言又止：「到底……M佢會唔會返嚟？」

「唔？」原本上完幾堂，正打算休息的阿玲笑住反問：「…M？」

「就係…之前戴鳥嘴面具嗰一個。」阿寶說下去：「佢好似加入咗人哋…咁我哋呢家贏咗……會唔會再見返佢…？」

「吓…？」阿玲有點愕然。

「冇…冇嘢啦。」阿寶轉身就跑走了。

阿玲望住阿寶的背影，然後若有所思的望住夜空。

至於我，在那一朝把Dr.D對付完之後，便帶住白魂和艾匡離開不良人據點。因為這裡已經沒有我們的容身之所了，接下來要做的便是把艾匡公主送回寶琳倖存區中。

「嗄…嗄…嗄……」背住艾匡公主而行的白魂，跟住我身後：「鳥嘴兄…你計劃成功咗。」

「Dr.D嘅出現…係我預料不及嘅變數…」難忍傷心痛楚的我，說話只能小聲小聲的，走路也只能小步小步。

「之後落嚟我哋去邊？大本營已經成為咗將軍澳唯一嘅倖存區……」

「…送佢返寶琳。」我望住其背上的艾匡。

「去個到……係要經過「死亡之路」。」白魂凝重地說。

「我見過…只係稍為行咗一段路…已經有一堆病者出嚟阻礙……」

「你要唔要休息下先？」白魂打量著我。

「我哋冇時間休息…」

「真係辛苦你～大策略家。」

在我們經過將軍澳城市公園外的那條馬路時，已經有陣腐腥極重的氣味在空氣中徘徊，令白魂和艾匡都緊皺著眉頭。

「呢到搞咩嚟……」白魂望住血肉橫飛的場景。

是Dr.D被炸得稀巴爛的模樣，一灘又一灘的臭血濺在四周圍。

「佢死前變身第二形態……」我說下去：「好快……會有病者…嚟清理…」

「個隻矮矮地、鬼鬼鼠鼠嘅……」

「嗯…」

「確認真係死咗？」白魂經過時，望住鞋子沾住的血印。

「佢兩種形態都已經俾我哋徹底炸死……如果佢咁都死唔去，人類輸，都輸得甘心命底。」

要是真有生命力這般倔強的病者，根本沒我們人類生存的餘地。

「你哋會帶我返去…？」一直沉默不語的艾匡，終於出聲。

「啊…？係啊，講得出就做得到。」白魂又淺笑，說：「琴晚啲慘叫聲有冇嚇親你啊公主？見你一直唔出聲，應該都係嚇親啦？」

「…」

「佢仲細…」領在前頭的我，說。

「哈哈哈～仲有一日要習慣嫁啦，血光劍影嘅畫面。」白魂說。

不久，我們已經到達通往寶琳的行人隧道，通過之後便是第二個世界了。

總算…

能跟將軍澳的一切，說聲再會吧。

停住在行人隧道前的我們，先制定一下前去寶琳路線。

事前萬全的準備，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這是我行動最基本要做到的要求。

「艾匡…你哋倖存區最外圍嘅防守戒線喺邊…」我問。

未步出行人隧道之前，已經一堆病者的笑聲在附近傳來。

即便是經歷過Dr.D這種超級全能型病者，但其令人陰寒的程度總是不及這種普普通通的病者們。

「新都城中心一期商場…至到寶琳村一帶範圍，都係倖存區嚟…」艾匡答。

我閉雙上眼，立即制擬路線：「咁我哋…應該，咳…會先行過眼前呢個巴士廠，之後經過將軍澳圖書館同泳池，最後過埋張沛松中學就到……？」

對於土生土長的我來說，已經有幅地圖在我腦海中了。

「唔好講到咁複雜…！總之我會跟住你！」白魂說。

「出去之後…行動要迅速。」我提醒白魂。

「咁嘅話，不如由你背住公主！」白魂提議：「至少我手上有把刀可以斬下人先。」

「…都得。」

他把公主給我背住後，就由我領路穿越這條「死亡之路」。

不知是否惡運的預兆，我們一步出行人隧道不久天上就傳來烏鴉的叫聲，在我們頭頂上掠過盤旋，彷彿等待著我們死後可以進食我們的腐肉。

「感覺上……」白魂雙手緊握住刀，眼觀八方：「周圍都散發住危險嘅氣息。」

我們經過巴士廠一旁的直路，原本需要轉角而行，順住路面的設計經過將軍澳游泳池及圖書館，但是我看也不用想了。

去到那裡之前要經過一座極高的橋底，而橋底下的……是為數六隻左右的舞者。

它們正擺住芭蕾舞腳尖踮地的高雅姿勢，呆若木雞的站著、一動不動，十分詭異。

「喂…喂喂，我哋應唔應該行過去……」白魂看望著橋下詭異的舞者，正猶豫著。

「換路吧…佢哋一腳就可以踢到你斷骨。」我看，現在只能正行。

我印象中，如果選擇直行前進的話便會經過面積極大的寶康公園，然後才到運亨路，最後到艾匡口中的寶琳倖存區邊界。

「向前…應該係我哋唯一選擇。」我繼續背住艾匡，領路前行。

「話說……鳥嘴兄，你依家有冇武器喺手？」白魂問。

「暫時有把……冇子彈嘅左輪手木槍…」最後一發，都貢獻在對付Dr.D的身上。

「都嚇到下人類嘅…」白魂點點頭，說：「病者就交俾我。」

我們向前行不到幾步，便到了寶康公園的入口，其實照道理我們不應進入公園，直接從外圍的行人路前進，可是那邊的馬路至到行人路都被很多荒廢而久的車輛阻礙住，根本無法前行。

「睇嚟只可以入去公園？」白魂望住前方百車堵塞的景象。

若果以前我在公園聽到小孩的歡笑聲，我會覺得平平無奇。

假若現在我公園聽到小孩的笑聲，我會雞皮疙瘩。

「艾匡小妹，你呢種應該係去公園玩嘅年紀？」身後的白魂問。

「應該唔係……」我無聊搭句嘴，說：「呢個年代已經冇細路去公園。」

「啾──啾──」公園右面不遠處的鞦韆，正明顯地擺動著。

我和白魂都立馬注意到聲音的方向，其往那邊望去。

「風太大…？」白魂望住那沒人坐下卻徐徐搖著的鞦韆。

「風太大就應該吹埋隔離個鞦韆……」我盯住旁邊那一動不動的鞦韆，說：「睇嚟都係個不祥之地…快啲走。」

「喔…好！」白魂警戒起來。

公園裡，供小孩玩樂的遊樂設施上，都有著不少被油筆記錄著的字句。當中有著令人發笑的、有著令人心寒的、令人疑惑的……

「鳥嘴兄～你以前細個嗰陣有冇做過呢啲嘢？」白魂邊行邊笑道。

「呢啲嘢？」我不明。

「用筆喺公園啲滑梯啊、牆啊個到寫啲字記錄……乜乜到此一遊之類。」白魂說。

「我細個唔去公園玩。」

「哈哈哈哈哈，咁你咪好無聊？」白魂大笑起來。

「噓…」我制止住他的笑聲：「前面有啲動靜……」

「…唔？」白魂眉目緊鎖起來。

「埋伏睇下咩事…」我們靠在一邊的草叢。

「應該喺附近？根據個條友所講嘅情報……」一行三人，正在我們前方相議著什麼。

他們兩男一女，一身出外探索的裝扮加上個背包。

似乎是不知哪來的倖存者……

「啊…」男的橫顧四周，點點頭：「秘密就喺附近……」

「等等！個到好似有人…！」那個女的，盯住我們躲藏的那邊。

「鳥嘴兄…我哋好似俾人揭穿咗…」白魂低聲說。

「嗯…出去吧，佢對耳太靈敏。」背住艾匡的我步出。

「你哋係咩人……」他們三人馬上取出了武器，與我們對峙：「佢係……艾匡公主！？」

他認識我背上的艾匡？

「你哋識得佢？咁就太好～」握住武士刀的白魂，徐徐地走出：「我哋係嚟送佢返去。」

「你哋係寶琳倖存區嘅人…？」我望住他們三人。

「係……咁你哋又係邊個，你哋係病者平權組織嘅人！？」女的問。

「唔係…！點可能係個班傻佬！」白魂說。

「幫手講句……」我拉拉艾匡的手。

「佢哋係救咗我嘅人。」艾匡開腔道。

「公…公主！？佢哋……？」對方表情十分意想不到。

「睇嚟打從一開始佢哋已經認定我哋係壞人啊。」白魂搖頭、嘆氣：「肯定係鳥嘴兄你嘅裝扮太恐怖、我份人又太粗獷。」

接著，他們三人又交頭接耳地說了些什麼，又向我們說。

「你哋係外地人？」

「嗯～！識做嘅，返到去就帶埋啲酒水同肉迎接我哋～話哂我哋都安安全全帶住你哋嘅公主返嚟啊！」白魂爽直地道。

「白魂…」糟糕，這傢伙那麼快跟別人坦白了。

「咁就好，請將佢交俾我哋！」那女的誠懇地走上前，說：「我哋都被皇室所託，搵咗公主好耐。」

「交…俾你哋？」我問。

「嗯！勞煩你…」她點頭。

「先講出你哋個名，睇下艾匡認唔認得你哋。」我說。

「艾匡公主唔識得哋係正常……我哋係國王派出嚟搜索公主下落嘅人。」她又說。

「係咁嘅話，我哋一齊返去就得。」我答。

「嘛…」那男的，突然用手上的菜刀指向我們：「係你哋想對公主不懷好意先啱啊？」

「…」

「我睇你哋兩個根本就係壞人……」

「你哋三個居然打橫嚟講……」白魂咬牙切齒地說。

「睇嚟你哋唔放開公主…我哋只可以盡寶琳共和國倖存區嘅公民責任，保護皇室人員！」他大喝一聲，便把我和白魂圍住。

「你哋…做咩啊…」什麼都無法看見的艾匡不安地問。

「冇嘢…只係有啲匪徒，似乎想利用你獲取一啲利益。」我說。

「鳥嘴兄…！準備大戰一場未！！」白魂戰意滿滿。

「全部同我跪低。」我從袍裡取出左輪手槍。

「…槍！！？」他們三人驚呆。

「係…全部跪，立即。」我用左輪手槍指向他們。

「哈…哈哈哈，想靠嚇啊！好人好姐點會有槍啊！」女的在大笑，但混雜著一點驚慌表情。

「你試下就清楚。」我指向了那女的，說：「我冇把真槍，點搶到艾匡公主返嚟……？」

「……」

下一幕，便是他們三人跪在公園前面向我，白魂則在他們背後持刀，他們稍為一有動作便會往後頸砍下去。

「真係麻煩……原本諗住只係快啲去到就算。」我望住眼前跪著的三人。

「你哋係咩人啊！」白魂在他們背後大喝。

「我…我哋…只係，投機份子…」良久，其中一個男人答。

「投機份子？」

「我哋三個係探險隊嘅人…早排喺倖存區入面一間小酒館，同一個男人無聊傾起計，佢話寶康公園……收藏住一個種大嘅秘密。」男的很快便從實招來，但我無驗證他的說話是真是假。

「唔理你哋係咩人，跪到我哋離開附近先好企起身。」我說。

「明…明白……！」

冷不防…

一股不明的凶湧之聲，瘋狂地襲到我們的耳邊。

「咩聲……！？」那兩男一女驚訝地問。

「白魂…聽唔聽到……」我望向他，問。

「聽到，好似幾百隻大笨象同時間踏地咁…好嘈…好嘈……！」白魂開始苦惱地按住耳朵。

「啊…！！」跪在地上的兩男一女，都可以痛苦地叫著。

那感覺，酷如數千萬隻蜜蜂往我耳朵靠近拍翼，發出「嗡嗡…」不絕的聲音……

「啊…」艾匡也開始感到痛苦。

「呢到…到底發生咩事……」

雙耳也開始痛苦不已的我轉身橫望，發現一個小男孩的身影，他正躲在滑梯旁只亮出半個身子偷望著我們。

直覺告訴我，他是不祥的傢伙。

所以我馬上舉槍恐嚇，料不知……他居然躲起來。

但聲音，也漸漸地從耳中消退……

「上次將軍澳商場嗰一個……」我立即回想起，那天原來不是眼花。

經過我的恐嚇後，小男孩令人耳鳴的聲音亦漸漸下降……

「走…」我叫住白魂，離開這個危險的公園。

「…好！」白魂含辛茹苦地說。

到底，它是用什麼方法令我們雙耳出現令我們痛不堪言的聲音……毫無疑問，那個小男孩是病者。

我望望身後的白魂，順眼看見那兩男一女的倖存者都露出了惡形惡相，盯住我們背後。

「白魂…小心…！」我向他喊道。

白魂好像意會到危險一般，馬上轉身揮斬了一刀：「唔好以為我聽唔到你哋腳步聲……！」

「嗖──」首當其衝的是持菜刀的男子，他腰部至前肩被白斬輕斬了一刀。

「啊…」他愕然了。

白魂順勢斬其下膝，使他單腳半跪，再一腳把他踢走！

經過他這麼一擊，後面的一男一女也不禁靠近我們了，只得留下愕然的神色，然後觀望同伴的傷勢。

「果然去到出面……乜人都信唔過。」白魂咬牙道。

「下次再遇到同樣情況…你等我出聲先。」我說。

要是遇上偽裝得更有耐性和技術的惡意倖存者，白魂在他們面前肯定輸得徹底。

「啱啱個啲…係咩聲嚟…」艾匡公主似乎都吃了不少苦頭：「我個腦同隻耳都好痛……」

「應該都係病者嘅一種，剛才我用槍指佢…佢識得回避。」我繼續說自己的結論：「證明佢都係一個……有智慧嘅病者。」

「咁都俾你觀察得到……」白魂深佩地點頭。

「前面就係公園出口。」我望住公園出口，剎時左、右兩邊各跑出了一隻舌女！

「吱…啵嘻嘻嘻……」身為大舌頭的它們，都笑得嘴裂了。

「就知道冇咁簡單出到去……」白魂走上我們前頭，說：「你兩個搵第二條路走。」

「咁你！？」

「對付呢兩隻小狗……」白魂毫無懼色地說：「我都仲可以。」

見白魂說得認真，我便背住艾匡往公園別的小徑離開。

舌女們也沒有久等，迫不及待就要上前迎接眼前的鮮肉。

白魂深知對付舌女只有一點要留意，便是它們嘔心長菌的大舌頭，只要不小心被舔中人生就徹底地完結。

所以，他看準了舌女會飛奔向人的特性，頭一隻衝他而來的舌女，他毫不猶豫地往它濕淋淋的舌頭直直刺去！

「嗖──」第一隻舌女馬上反了白眼，在地上痛苦打滾。

「咕咕嘻…」第二隻比較聰明，先伸出一雙瘦長的手捉住白魂雙腳並把他拉倒，繼而四肢發力從地上跳起撲向白魂！

「啊…！」白魂滾地避開。

他舉起了自己的刀，對準了那隻舌女的頭部猛砍亂刺！！！！速度快得驚人……

「好似你咁嘅小狗！！我喺亂世初期都已經遇到多不勝數！！！！！！」白魂對它怒喊著。

我回頭望了望白魂，他轉眼間已把兩隻舌女砍得半死……

病者固然可怕。

但是…也不能少看在亂世初期中，不需依靠倖存區，能獨自在外頭活著的人物。

在我看來，白魂就是腦子少了條筋的不破尚。

實力都是無可質疑。

「白魂…」我叫住它。

「啊，鳥嘴兄，你行得咁慢嘅！我呢家嚟。」說畢，白魂便奔我們而來。

是你殺得太快了吧。

就在他快要來到之際，暗角忽地出現一隻舞者，腳尖以蜻蜓點水的方式急速靠近白魂。及時發現的他，馬上就要砍向它了，可是被砍的舞者卻沒有任何退縮或反應……

「砰！」

並且，舞者一腳將白魂踢飛到五米之遠。

127

舞者輕易地把白魂踢到一邊去，手無寸鐵的我只得繼續往後逃脫，始終我背住艾匡公主基本上什麼戰鬥方式都奏效不起來。

「嘻…嗤嗤…！！嗶…」舞者發力地奮跳，追住我們。

「啊呀！！！！！」同一時間，舞者身後出現了剛才被踢走，現在正追上來的白魂！

但太遲了…！

再這樣下去，不出三秒內，舞者就會追到我的身後踢出一腳，介時有危險的肯定會是我背上的艾匡。

「嘎嗤嗤…！」舞者追到了。

為此，我逼不得已之下只好急速轉身，為艾匡承受這一腳……

「呯！」它伸出粗壯的腳，往我胸膛使出直踢。

我連同艾匡瞬間被踢飛到五米之遠，胸膛一陣灼熱的痛楚，不久更有一小口鮮血從喉嚨溢出……

「咳…咳咳！嗄…嗄……」我望住自己咳出的血。

它的攻擊力，實在太過恐怖。

在舞者用腳尖自旋一周，即將要把奪命腳落到我頭頂。

「啊…」艾匡對於不明的情況，感到極度驚惶。

我抱緊住她，望住身後已經趕到的白魂……

「呀啊啊啊！！！」白魂從後使出一刀兩斷，把舞者的頭與身分為兩截。

「嗄…啊嗄……」白魂苦不堪言地按住胸側，說：「條友……好大力…」

「嗄…嗄…你冇俾佢踢到吐血…已經算……咁。」我不敢急著起來，因為我不是斷骨了，便是內臟被踢傷了。

「起身吧…應該差少少就到。」白魂伸出一隻手向我，並詢問艾匡：「公主妹，你有冇事……」

「冇…冇事…」不明所以的艾匡，一直都緊抱住我的肩膊。

在這種情況下，要帶住個盲女…毫無疑問，是在增加遊戲難度啊。

「啊…」我深深呼吸了一下，胸間沒有明顯的刺痛。

我想應該沒有斷到肋骨……只是傷到內臟。

氣管充斥住一陣腥溫血味的我緩緩地站起身，繼續把艾匡背起並完成接下來的路程。

「白魂……要你幫手清下路。」背起艾匡後，我發現前方有來了一隻大耳。

「呢個公園真係危險…」白魂握緊武士刀，便衝了上前。

由於大耳只屬於最弱那一類的病者，因此身經百戰的白魂不需太費力氣，便成功將刀子刺入其耳窩弄死。

「嘎嘎嘎嘎……！！！」在地上亂翻亂滾的大耳，不斷按住耳水狂流的大耳朵。

「話說…呢個公園真係好大。」白魂喘口氣，望住刀尖污穢的液體，再望望地板上被人油筆刻寫的字：「危險禁地……？」

「我啱啱都注意到…」我望住周圍，說：「有條大滑梯寫住，呢到係病童出沒嘅一帶……」

「話說…」我抹一抹嘴角的血：「我雖然吐血，不過啱啱俾舞者踢咗一腳之後，個種痛楚開始冇乜……

.」

白魂聽我說後，有點認同：「我都係……」

「其實…鳥嘴先生……白魂先生…我都想講好耐。」艾匡禁不住說。

「吓…咩事？」白魂望向她。

「其實…」艾匡說下去：「一直以嚟，除咗最貼身嘅皇室人員之外，我爸爸為咗保護我，所以…我一直都留喺皇宮，冇人見過我嘅真樣……」

「即係咩？」白魂問。

我細思極恐，想出當中的詭譎：「剛才嗰三個倖存者……」

「冇錯……」艾匡把不合理之處說出：

「佢哋無可能認識我，知道我個樣。」

「…」一股寒意，於我背上環徊。

公園莫名其妙地，起了一股秋風的寒意。

「嘻…嘻嘻……哈哈…」一陣小孩天真的笑意，從我們背後傳來。

我轉身面向她們，

三個都滿身紅點的女病童，正在後方對我們竊竊笑著。

被我的目光注視後，它們三個便快速地往另一邊跑走……

「咩話…！？點解會有三個細路…等等，佢哋全身都係紅點……」白魂驚愕地說。

「嗯，病童。」我淡然地說著：「喺將軍澳區係頭目級嘅病者，嚟到呢到……居然隨便就見到三隻。」

「係咩嚟…」艾匡把我捉得更緊，顯得有點怯意。

「一種透過聲音，無形地催眠你大腦嘅病者，喺腦海入面會有各種畫面。」我向白魂問：「白魂，剛才你見到嘅……係兩男一女嘅倖存者？」

「吓…明明佢哋係兩女一男……」白魂說出自己所見。

看來…

打從剛才開始，我已經陷入了幻覺之中。

該死…

萬幸的是，它們沒有實質上的殺傷力。

它們依靠的，是間接性的殺害方法。

即例如，上一次病童通過了擾亂他人腦部產生錯覺，來達致借刀殺人的效果。

那次實際對我有傷害的，基本就是那個戴米奇面具的人類瘋子。

而當你對它們的方法有認知時，那把使人陷入假象的歌聲……就會慢慢浮現到耳邊能夠聽得見。

「由依刻開始……你哋個腦入面要同自己講，一切都係假。」我說出唯一的應對方法：「否則…唔驚唔覺就會陷入佢嘅催眠。」

「咁…咁麻煩！」白魂咬牙切齒地說：「要我戰鬥已經辛苦…呢家對付病者仲要照顧自己精神層面啊…！」

「冇辦法……」我留意住四周動靜。

「一切都係假一切都係假一切都係假一切都係假！！！！」白魂一邊大喊一邊警惕。

「又唔洗咁煩不斷講出聲……」望住周圍的我，說：「個心默默唸就得…」

「似乎，冇乜動靜…」白魂說。

「我哋繼續行。」我說。

「我寧願對付嘅係個啲乜嘢舌女、病牙啊！」白魂用力搖搖頭：「真係煩死。」

「我哋可以安全離開…？」艾匡又問。

「盡我能力。」始終，對方也是不能小看的病者。

說畢，我就開始發力往公園出口跑去。

「啲歌聲真係煩……又開始嚟料…」白魂跟住我跑。

沒想到，快要到出口的時候，那個唯一的男性病童出現了。

它站在公園的出口前，凝視住我們。

它有著白潔的皮膚與病者的專屬紅點，看上去就知道與那些女性病童不一樣。

「等我嚟！」白魂二話不說，就是將眼前的男病童一分為二。

可當它瞳孔稍為擴張，耳鳴的聲音就立即刺入耳朵中！猶如飛機引擎所發出的聲響……

「啊…呀啊啊…！！」白魂雙手掩住耳朵，痛苦地高喊。

耳膜幾乎要爆掉的我，再次把左輪手槍取出指向男病童，但這次他並不害怕，沒有逃去。

「艾匡…掩住我對耳！」我大喊。

身受其害的艾匡聽我所說，轉為掩住我的耳朵。

我集中回精神，馬上蹲低撿起一塊小石，再擲向那個男病童！

被我小石準確地擲中臉部的男病童退後了幾步，刺耳的嘈音亦稍為停下來，趁著這空檔白魂便舉刀衝向了男病童。

男病童亦沒有猶豫，馬上逃跑。

「白魂，唔好追……」我叫住他，說：「出口就係前面。」

「個條友…」白魂氣急敗壞地說：「遲啲要斬開佢幾碌…！」

「走吧…」我的耳，已經再承受不了多一次雜音。

好不容易，我們終於離開寶康公園算是脫險了，我們往新都城一期商場那邊前進，發現都被人用鐵板圍封住了。

「封住咗……」我說。

「你向右行過橋底…就會見到更大的鐵板圍牆，個到就係真正嘅期中一個入口……」艾匡說話的聲線顯出有點不適。

「嗯…」

我們聽艾匡所言，順住路徑往右邊前進，果見一道更高被人手圍封住的鐵板牆。牆上站住了幾名守衛，應該是看守寶琳倖存區邊境的人。

「喂…！公主喺到啊，開門！」白魂一去到便大喊。

那道鐵牆雖然只有五、六米高，但足以隔絕兩個世界。

進去後就會安全吧？

「你係本區居民，定係外來嘅人。」一名上了年紀的守衛先向我們問。

「你見唔到公主？！」白魂大喝。

那鐵板牆上的守衛盯了公主一眼後，擺出了銳利的眼神，然後轉身更後面的守衛交代著什麼一樣。

「…」我盯住他們的神態、舉止，無一項是信任的表現。

「好，我哋呢家會放你哋入嚟。」那守衛對我們說：「你哋等等……」

「識做就啱啦！哈哈哈…就等我睇下呢個倖存區有冇咩靚酒好菜。」白魂滿意地點頭。

「艾匡…公主，你有冇見過呢啲邊境嘅守衛。」我低聲問。

「冇…」艾匡答：「或者可能…我爸爸俾過我啲相佢哋睇？」

「唔…」我閉目沉思。

幾十秒之後，鐵板門被人拉動了什麼機關後，終於徐徐地打開了……

我再次張開眼睛，說：「我哋行後少少……」

「咩事…？」白魂問。

「我覺得有啲唔對路…」

「唔對路…？」

「成個檢驗程序太過兒戲……」背住艾匡的我，慢慢地向後：「而且，佢哋完全唔似歡送公主入去。」

「我覺得…有啲問題。」就算，一整個寶琳倖存區都在我們面前了。

重點是，當初艾匡為何會被人綁架。

「艾匡……你當初俾病者平權組織綁架走個陣，喺邊到。」我問。

鐵門已開到一半了。

「喺…被稱為皇宮嘅屋企入面…」

「啊…」我點點頭，退得更後：「病者平權組織可以輕易入到去綁架身份尊貴嘅你…已經好奇怪，除非係熟人所為……」

「鳥嘴兄……咩意思啊…」白魂問。

鐵門已被打開，幾名寶琳倖存區的守衛持刀出來迎接：「請將公主交出嚟……」

「走，眼前嘅人……都係不懷好意。」我盯住他們。

不排除，艾匡被綁架是一場陰謀。

對任何人都抱有疑問，會令你存活機率更大些。

「喂，喂…鳥嘴兄！！」跟著我逃跑的白魂不明所以，追問：「即係咩意思啊！！我哋呢家見到嘅都係病童嘅幻覺……！？」

「唔係…」背住艾匡逃亡的我，回頭稍稍盯住白魂：「一陣再同你講。」

我們順住道路跑到往邱子文學院的大直路，當那些寶琳倖存區的守衛追兵意識到自己快要接近附近的寶康公園時，他們突然像尊石像般停下來，目睹我們背影遠去。

跑入到通往邱子文學院的大直路時，我見那些守衛沒再追上來，便停下來喘口氣……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嘛。

「咩事啊…鳥嘴兄……今日就陪你一直跑跑跑……有啲劫啦…！」白魂靠在一旁的牆上。

「啱啱啲守衛想殺咗艾匡…你睇唔出…？」我反問。

「有…有咩？」白魂愕然起來。

「其實一個身分尊貴嘅公主，會俾人白白咁捉走……我都已經覺得怪。」我望住身後的艾匡，說：「除非係自己人所為，否則都好難做到。」

「你意思係…艾匡俾病者平權組織捉走，係區內嘅人所為？」白魂開始學會分析：「咁又冇錯…要捉走公主，一定要成功入到守衛好森嚴嘅地方，然後再突破寶琳倖存區嘅邊境守衛先出到嚟……」

「點會…」艾匡的語氣也不可置信。

「其實我大可以將你交低俾班守衛…」我對艾匡說：「不過……我仲要靠你入去寶琳安全區，然後享盡你帶俾我嘅榮華富貴，所以你唔好咁易死。」

「…邊個會想害我。」艾匡問。

「呢個問題，應該問返你……艾匡。」我放下她到地上，說：「你身邊有冇兄弟姊妹。」

「有個阿哥…」艾匡答。

「通常呢啲事情，十不出九都係皇權鬥爭……然後親兄姊樂相殘嘅戲碼。」我嘆口氣，說：「我帶你

嚟個陣，已經諗緊呢啲事會唔會正正出喺你身上。」

「哇…」白魂這次嘴巴張得更大：「鳥嘴兄你頭腦咁好嘅…以前變行啊…？」

「…」我抱手，說：「唔係重點。」

「咁…咁點算？」艾匡無助地問。

「上次我見有個叫星宇嘅管家，想去救你。」我說。

「佢…佢的確係我貼身管家嚟……」

「咁就代表，都有人想搵你番去。」

「會係邊個？」白魂問。

「可能係佢阿爸…或者係佢阿媽？唔知道。」我說出唯一的計劃：「要從正常入口通過班守衛…應該已經無可能，睇嚟佢哋都收到某個人嘅指示，唔俾艾匡你入去……佢哋剛才個對想要殺咗你嘅眼神，已經表露無遺。」

「咁我哋要點做？點將艾匡送返入去？」白魂又問。

「嘛…」我盯住地面上的下水道蓋子，說：「明人不做暗事，我哋係小人，就從下水道入去。」

雖然…

不知會否有路通往入去寶琳倖存區中，不過總得嘗試。

「啊…呀啊啊啊啊！！！」白魂以力拔山海的氣勢，獨自用雙手把渠蓋打開了。

「噹…」渠蓋沉重地落到地上。

「落去吧。」我站起，並伸手扶起艾匡。

然後，我們三人就一起爬入那下水道之中。

在漆黑的下水道中，只有隱約從外面透射進來的光芒。

在老鼠的尖叫聲與惡臭的氣味下，我實在不想多留這裡一秒。

「戴住…」我把鳥嘴面具，戴到艾匡的臉上。

「唔…？」艾匡不明所以。

渠道的氣味實在太刺鼻了。

「鳥嘴老兄，我哋應該行邊面？有前後兩面。」白魂對方向有點疑惑。

我蹲下身，摸摸渠道污水流走的方向：「向逆水流方向行…通常代表有人用水之後倒落嚟沖走。」

「好…」白魂開始領路。

我亦牽住艾匡的手，開始於下水道中前進。

托以前不良人那個班尼的福，曾經和我在下水道打滾過一番，使得我不至於十分厭惡現在的環境，好快就適應下來。

話說，他都跑去哪了？

白魂用著他的劍作為盲拐，於黑暗中敲點著前方的路，讓自己可以安心前進。

「前面要轉右…」白魂提醒。

「唔。」我應道。

「艾匡小妹妹……」白魂在下水道中說話，有著不少回音：「不如你講下寶琳倖存區有啲乜，介紹俾我哋聽下！」

艾匡想了想，才開始答：「…我雖然冇出過去，不過星宇管家成日同我講出面有啲咩。」

「就即管講嚟聽下。」我說。

「聽佢講，寶琳倖存區係一個好密集嘅商業地方……入面有好多好好食嘅小販檔、又有一間四層樓高嘅大型雜貨店叫「哈姆雷特」，聽講入面咩都有得買！仲有…位於山邊嘅一橦宏偉聖堂，聽星宇講個到係「病獵公會」嘅根據地嚟…！」

「哈～你未出過去，但都好似講到好開心咁。」白魂說。

「…」艾匡又說：「未俾人捉走之前…我係覺得外面周圍都好危險，俾人捉走之後…我先突然覺得其實喺倖存區入面已經好安全……」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白魂豪氣地說：「送你返去之後，記住美酒肥肉招待啊！」

「唔。」艾匡點頭。

花了大概三十分鐘，我們終於探出一條能夠通往外面的路了。

「應該…可以開始向上爬。」我抬頭，望往那透射住微細光芒的渠蓋。

「冇樓梯，我哋唔夠高爬出去喎，鳥嘴老兄。」白魂對我說。

我走去渠蓋下蹲低，並紮好馬步，說：「踩我膊頭上去…」

「都得都得……」白魂點點頭，又說：「咁都俾你諗到！」

如是者，白魂便踏住我雙膊把上方的渠蓋推開，然後爬出到地面之外。

「嗄…外面點？」我問。

出了渠道的白魂橫顧四方，說：「我哋……應該已經入咗裡面，我見到無幾遠…有間四層高左右嘅商鋪，有塊大招牌寫住「哈姆雷特」！係艾匡講個間雜貨鋪……！」

「艾匡…到你。」確認外面是寶琳倖存區後，我說。

「到…到我？」艾匡先摸我雙膊的位置，說：「我要踏住你上去…？」

「嗯…」

「咁…你呢？你一陣…冇人俾你踏，你點上嚟？」艾匡居然問。

「估唔到有人會關心我…」在陰暗的渠道中，我揚起久違的淺笑：「不過我自然有方法上嚟。」

「咁你都快啲上嚟…」說畢，艾匡把我為她戴上的鳥嘴面具放回到我臉上，然後踏住我雙膊上去。

待他們兩個都上去後，我稍為向後了一點預留給自己助跑：「白魂，一陣伸隻手出嚟……接住我。」

「喔…居然用呢招，估你唔到啊！」白魂總是說這幾句，到底有沒有新意。

做好助跑的準備後，我向住渠道牆壁奔跑、踏牆、跳高，伸手一捉！把白魂伸出的手握住，並被拉上到地面之上。

128

一上到地面，我就如隻被困在水井許久的青蛙，在我眼前的是密不可分的商店大樓與人來人往的大街，路邊也有一些就地擺賣的小販。

「好彩…我哋唔係喺大街嘅渠口出嚟…」我站住的位置，應該是寶琳區內的住宅區附近。

白魂深深地呼吸：「終於唔洗聞啲臭氣……鳥嘴兄…我哋去邊到先？」

「應該要避開守衛耳目先…啱啱佢哋已經見到我哋帶住公主隔離。」我說。

「定係我哋直接去搵艾匡阿爸！？」白魂提議。

「搵個機會，睇定啲情況先……」我望望周圍，說：「呢家先搵個地方休息，我再出嚟打探下情況。」

沒想到…

我第一次入來寶琳倖存區的方式，是要靠這種偷渡的方法。

「搵個地方放低艾匡先，呢條街…都可能充滿住不懷好意嘅人。」我望向主要行人大道那邊的人。

「計我話啊～應該醫飽個肚先！係咪咁講啊艾匡妹妹！」白魂對艾匡問。

「唔…」艾匡輕力地點了點頭。

見他們兩個都應該餓透了，但是這裡要用一種名為「艾幣」的特殊貨幣來交易吧？我身上可沒有這種錢去買食物……

「一係…幫你哋搵咗個容身之所先。」我望住周圍彷彿熟識，但又陌生的景象：「呢個倖存區對我嚟講，仲未夠了解。」

「咁…」白魂點點頭，望向前面的商企店舖，說：「一係我同艾匡喺「哈姆雷特」到行陣先……你搵

到安全嘅地方，再嚟搵我哋？」

「個一頭有冇守衛或者認識艾匡嘅人會去到……？」我問。

艾匡主動地說：「星宇講過「哈姆雷特」入面好多貨品，所以通道好窄……守衛好少話會去到商業區。」

「咁就好，你哋去個到等下先。」我點頭。

「好，你自己小心…鳥嘴兄。」白魂拍拍我的膊，然後便牽住艾匡前去「哈姆雷特」。

安全的住所，要哪裡找……

我望住周邊的商業高樓，開始在大街遊走起來。

寶琳倖存區沒有像其餘的人一樣，以一橦建築物作為據點。反而以圍封的方式，把整個區域都封起來，形成了一個足以容納許多人的倖存區。

在我看來，運亨路一帶都被他們用金屬板圍封住，無疑就是邊境地方。

那麼我現在正身處於前身為貿泰路公園一帶，表示我跟剛才的邊境位置距離相差不遠，要小心點行動才行。

我先出發往附近的商場，打算查探下有沒有什麼安全的容身之所。

以前寶琳這裡的商場空間都十分充足，現在走在路上不時要左閃右避了，原因不是人太多，而是貨品有時候都擺出了超出的範圍。

我想……沒有王法的世界，商人就會利用共享的空間榨取成金錢吧。

我不知道是返到過去，還是去了將來。

走進新都城中心三期的我，彷彿進了另一個新世界般。

商場沒了那種簡約明潔的風格，取而代之的形容詞是混亂密集。

不同的霓虹燈大剌剌地放在商場之外，標明住店舖的名字。入去之後，可以看見川流不息的人群各有目的地逛行著，從電子產品、書店、服飾、食店、樂器，再到家具都應有盡有，不分各種區域。

入面就如同反烏托幫的夢想國度，牆上都被油漆塗鴉住各種混亂字句。這裡的人臉上是沒有優閒兩字，只有焦躁兩字印在眉頭眼額上。

就好像……

沒有誰會有空理會你。

在這種環境下，我要如何找個人告訴我哪裡有安全暫居的地方。

「喂…唔該借借。」

被迎面而來的人碰肩撞到，是正常的事。

雖然我如同一隻迷失在大海中的金魚，不過這裡多元化且極富個性的環境卻令我不禁興奮起來。

這才是…

城市的商業街該有的模樣。

比起大本營和不良人來說，這裡就是天堂。

入來不到幾分鐘，我都幾乎忘掉了外面的世界是存在著「病者」這回事。

也許我走去隨便問一位路人，他們都忘記世界是長怎樣。

我深深吸了口氣，是金錢的氣味。

「你好，你好！有冇興趣試下啊？」我在路上觀賞周圍的同時，一位不明的店員突然走近了我：「先生！」

「試乜。」我望住那名接近三十歲的男店員。

「試下我哋Beauty美容中心嘅療程！」他看起來，比我還要高興。

「我係男人……唔會去做呢啲嘢。」而且，在亂世美容又有什麼用……不需一會又一堆臭血濺到臉上去。

「哎吔～今時今日，做男人仲點可以唔化啊！」他語帶雙關地介紹著：「呢個療程呢，主要就分為四個步驟嘅……」

「等陣…我冇話要聽落去。」說畢，我就徑自向前行。

打算，繼續去查看有沒有旅館之類的地方。

沒可能要艾匡在街頭過夜吧，話雖我們已經在倖存區內。

「等等啊…！！！」那名美容男店員追住我，說得誠意滿滿：「先生…嗄！你帶住個面具…我諗一定係你覺得自己副尊容好醜，先會戴住！所以，我都係想你好，我真係賺唔到啲咩……你就試下去美容啦！」

「我冇咁多時間去陪你玩。」我緩緩地推開他：「你要化…自己化到夠。」

「滋滋滋滋──」一些坐住人客的食店中，發出著誘人的油煎聲。

在貨品林立的貨架上，那些店員還是不停地補上貨品，像要把整個貨架都擠過水洩不通。至於食店的職員則忙碌地招呼住客人，十分有資本主義的特色。

「嚟！六號檯，香煎狗腿肉！」、「阿娟，拎杯熱水俾啱啱入嚟個幾位客人…！」、「阿明柴火唔夠啦，去隔離商場買啲返嚟，同埋去哈姆雷特掃啲平價毛布返嚟！！」

是食店熱鬧的聲音。

我站在其中一間叫「寶琳柒拾」的小吃店外，望住食品的價錢牌，有幾款小食都尚算便宜。

現在我身無分文，看來得想點辦法賺錢，不然就算找到旅館也沒錢租住。

「喂…喂喂！！」那名美容中心的男職員對我窮追不捨，說：「先生…真係試一次！包…包保你有全新嘅體驗！」

「浪費我時間，」我不屑地盯他一眼，說：「我留啲時間去賺錢唔好？你都唔好做埋啲吃力不討好嘅嘢，呢個時代冇人願意花錢去美容。」

美容男依然不放棄地推薦著：「我自己都喺個到都做過美容，真係唔錯嫁，一係咁啊！我哋一齊邊食嘢邊美容啊！！」

我想了一下，簡單地問了一句：「免費？」

「呃…當然係免費！完全係免費體驗」他答。

「咁你所謂嘅邊食嘢邊美容，啲嘢食都係你請？」

「咁…咁當然！」他答應。

「咁我就要三份燒香菇吧。」我指住面前食店「寶琳柒拾」的一款小吃。

「吓，要…要成兩蚊一份啊，都已經係我一半人工……」他低聲自說。

「點？俾唔起？」我斜眼瞧住他。

其實，我只是想把它趕走。

「一係咁啦！哈哈哈……」美容店男職員突然尷尬地抓抓頭，說：「下次先生你有時間，我再向你介紹！我突然諗起有啲嘢做。」

說畢，他就馬上離開我視線範圍了。

金錢，果然有住一種無形的力量。

「真係麻煩……」我望住美容男跑很快的背影。

「一個人啊？」此時，「寶琳柒拾」的老闆走出來，向我問：「坐啊～大把位。」

他是個年近五十且骨瘦如柴的蒼白大叔，難聽點說就是像個毒癮子。

「唔係，我冇錢。」我答。

「唔緊要～坐啊，一齊飲杯悶酒都好。」那大叔向我招手。

「唔？」我莫名地，起了疑心。

「唔會毒你嘅～大庭廣眾。」大叔笑了笑。

也是，周圍也人來人往，其他食店又近得一、兩步就到達，他沒有加害我的理由吧。

「你哋寶琳倖存區嘅人，都係咁好客？」我坐在摺椅上，說。

小吃店大叔取了罐啤酒出來，倒在一個透明杯子上：「唔係～係我最近冇乜生意，就唔差在請你飲一、兩啤酒，反正啲酒我都苦到唔想飲。」

我抬頭望著他「寶琳柒拾」的店子招牌，又望望左右兩邊一排而過的食店。果然如他所說，唯獨他這一間熱食店是沒有人客光顧的。

「睇嚟你生意真係唔係太好。」這下子，我終於理解到這位老闆為何骨瘦如柴又臉色蒼白。

「係啊～隔離店個啲點鬥。」老闆搖搖頭苦笑：「個個都賣狗肉、貓肉、鼠肉同鳥肉嘅。」

「你意思係？」

「呢到啲食店間間都話自己賣牛肉、豬肉、雞肉嘅食物啊，你估真係有咁多雞豬牛俾佢哋拎嚟煮咩～大家都知咩事，係啲平常我哋唔會食嘅肉。」老闆嘆氣地說。

「你可以學佢哋。」我望著他為我倒的酒。

「鬼咩～貓狗肉我就唔得嘅，我本身鐘意佢哋。鼠肉就太污糟，我唔敢用。鳥肉呢……喺個天飛嚟飛去，你估話捉就捉咩～」原來老闆，對材料是個有要求的人。

「呢種世道……你唔好似佢哋咁，你就生存唔到。」我望住老闆雙眼。

「都係嘅，所以我呢家淨係整雜菌類嘅食物。」

我順便問：「話說…附近有冇咩旅館，係可以租借？」這個沒生意的老闆，算是這商場唯一不忙的傢伙吧。

「呃～苳怡花園個邊一排居屋，都係任你租住。」老闆想一想，又說：「大概……你預１０艾幣一晚。」

「唔該。」我望住杯中的酒，始終沒喝下。

這種世道，提防點比較好。

相反，老闆已經自己喝完一整罐：「唉……如果有人可以幫我解決到食材問題就好。」

「…」我望住老闆低寂的雙眸，說：「你要咩食材？」

「野豬肉，要喺邊境外面先捉到…聽人講，因為冇咗人類嘅阻礙，喺外面自然生長嘅動植都增加咗好多……」老闆說。

「唔，」我點點頭，又問：「呢一區，有邊到係可以快速賺錢？」

「賭場囉，點啊？你想去～？唔好啊，十個入去，有九個係輸返出嚟。」老闆淡淡地說。

「咁老闆，你可唔可以借一個艾幣嚟。」

「一個艾幣？」

129

「嗯。」

「呃……」老闆猶豫了幾秒，從店中掏了一塊艾幣給我：「就借俾你～反正又唔係多，但係…你可唔可以幫我做件事？」

我就知道，世上沒免費午餐。

「好。」我把艾幣收下，說：「除咗殺人，我會盡能力。」

「就係咁嘅…」老闆托住下鄂，說：「我想你幫我出去搵一樣食材，如果我間鋪再係咁落去……應該執得。」

「你要咩嘢食材？」

「就係野山豬，聽講將軍澳上村山林個頭有唔少～？你可以去搵下，就當係俾你嘅工資。」老闆說。

「唔…」

怎麼感覺，有點充當了「水魚」。

「好，唔該你。」老闆拍拍我的膊頭。

現在資產持有一個艾幣的我，準備去尋找老闆所說的賭場。

人陷入了困境之中，就自覺沒什麼好失去了。

所以沒錢的人，反而比坐擁一堆資產的人更敢去賭。

我向老闆借來一塊艾幣的目的，便是要去搏一局。

寶琳倖存區的賭場比我想像中易找，可能是其人山人海且面積極大的關係吧。賭場亦是位於新都城中心三期，位置大約在中心的一大片空地，如今已經被改造成龐大的賭場。

牆身用上意大利的貴價木材翌建圍住整個內部，地板則以印度華麗的花紋圖案，與角子老虎機上螢幕顯示的五光十色圖案形成相映的對比。

人與人之間喧嘩的交流、婉惜的嘆聲、緊張的神緒，都是賭場真實的眾生照，入來之後彷彿是個令人能夠忘記一切的天堂。

「睇嚟幾熱鬧……」我望住周圍都是人的畫面，酷似來到個溫暖的小社區。

先去看看有什麼適合我賭博的吧。

我遊走全場，看見內設有多部簡陋的輪盤、畫面不時缺電而扭曲的角子老虎機、圍住不少的百家樂、最刺激的廿一點。

終於，我找到了最簡單的賭博遊戲──買大小。

它位於賭場的角落，賭客看上去都比較平民，沒有大富大貴的相貌。

我先站在旁觀察一下大小出現的機率，得出了小出現的次數是比較多的結論。儘管這些事情都是說運氣，我們人類都自然地想用科學去要分析出一個貼近贏面的機率。

大概是，只為自己買個安心吧。

「大。」我把唯一的艾幣放到「大」的格子上。

沒什麼好猶豫了，我就是喜歡逆天而行，買相反的答案。

在賭客都買好大小後，荷官隨機性的揭開結果……

「係細嘅！！！」他大喊。

我怔了下：「…」這就是反抗科學分析的下場。

艾幣 - 1 。

好了，連唯一的資本也失去了，正式成為負資產的人。

要再去問老闆借多點艾幣來？算了，去「哈姆雷特」跟白魂和艾匡會合再算。

哈姆雷特百貨公司位於新都城中心一期，與我正身處的三期商場只有一條馬路的距離。香港人就是懂得利用高度空間的專家，能盡可能地把所有元素都壓縮在一個空間之內。

「哈姆雷特」它的特色大概就是那外露的霓虹燈招牌，刺亮地顯著店子的名字。店內的空間較為狹小、陳列方法較混亂、人與人之間可能需要側住半身才通過到一些道路。

賣的東西亦多得我不能盡錄，有賣花的、賣衣服的、賣食品的、賣首飾的、賣運動用品的、賣家居用品的、賣書的、賣玩具的，我意想不到的東西都能買到。

「資本主義統治下……」我望住周圍的貨物，自話自說：「果然夠百花齊放。」

我逛走了好幾層，直至上到第四層我才發現白魂和艾匡，他們人在那邊吃著些日本的零食。

「你哋…原來喺到。」我走過去。

「鳥嘴兄…！」白魂向我招手。

「你同艾匡食緊……」

「零食啊，係人哋請。」白魂笑住答。

「人哋請？」

「係啊～啱啱睇睇下嘢，有幾個女人見到我背住艾匡，就走過嚟問佢係咪我個女。」白魂如實地說。

「之後我答，係。」被背住的艾匡淺淺勾起個微笑。

白魂又說下去：「個堆女人問我點解呢到咁窄都要背住佢，我就話因為佢雙眼睇唔到嘢，之後嗰幾個女人突然好感動咁買咗幾包零食俾我同艾匡，叫我哋要好好生活落去……」

「女人果然係感性嘅生物。」我伸出手掌，說：「分幾舊俾我。」

之後，艾匡便分了幾顆糖果到我手上，讓我得以暫時充飢。

「我發覺「哈姆雷特」呢到都幾安全，密不透風咁款…啲玻璃窗都掛住哂啲袋啊、書包啊、衫啊，都冇人睇到我哋，話唔定喺到訓覺都冇職員發現。」白魂點點頭，十分滿意這裡。

「係唔錯，不過長期留喺到都會引起人疑惑。」

「唉，真係麻煩啊……」白魂搖搖頭：「連住嘅地方都要特登去搵，又度度都要錢。」

人類社會以前便是如此，用金錢來換取所需的。

現在要習慣，的確有些不協調。

之後，我便帶住他們去到不遠的茵怡花園，那裡果然如老闆所說有住形形色色的旅館，不少人都有出有入。

可惜的是，這裡的旅館老闆都是以錢為開頭，完全不肯記帳。

「真係…」白魂嘆氣，說：「冷血嘅都市。」

「呢間係第幾間？」我望望天，快要入黑。

「第五間！一講到身上暫時未有錢就趕我哋走，真係想一刀劈死佢……將間旅館據為己有。」白魂也開始說些瘋人瘋語。

「睇嚟非常時期…就要用非常手法。」我把那枝左輪手槍拿出。

「你認真！？好啊好啊，搶嘢我最耍家！」白魂連忙點頭，認同我的行為：「去打劫！」

「我只係拎一拎出嚟，」我把左輪手槍收回入袍內，說：「唔好諗太多。」

我望往白魂正在背住的艾匡，她有點畏縮地抱緊住白魂，看起來是入夜的關係，吹來的風亦漸漸變冷了。

「跟我嚟。」我對他們說。

最後，我把他們帶到去「寶琳柒拾」的店子外。

「老闆，」我叫住店內的他：「方唔方便同你講啲嘢。」

「喔？咩事…」他的店子，如我今早來一樣沒有客人。

「可唔可以借宿一宵。」

「呃…」老闆望望我，再往身後的白魂與艾匡瞧去：「你哋三個都搵唔到地方住啊？」

「我搵唔到任何方法先搵你，雖然同你只係點頭之交。」

「係，你哋入嚟先…」老闆招招手，讓我們入去：「你係外地人？」

「嗯…可以咁講。」

「係……偷入嚟倖存區嘅？」老闆又問。

「都可以咁講。」

「你哋暖下個身先～」老闆為店內的火爐添點煤炭。

爐火光亮，熱也烘烘。

我們先讓奔波了一天的艾匡睡去，才好好跟老闆談及一番。

「可以點叫你兩個？」老闆望住我和白魂。

「佢叫白魂，我叫……W。」鳥嘴鳥嘴太難聽了，索性把「M」字倒轉成「W」的叫法吧。

「喔…」老闆深深地點頭，又說：「唔洗覺得唔好意思～每個人都有困難嘅時候。」

「唔…」我們亦點頭。

「睇你件袍有血跡……」老闆又望向白魂，說：「你件衫又殘…你哋成功入嚟之前肯定過得好辛苦吧，喺出面個世界。」

我低沉地淡笑，說：「唔差…」

「出面係我哋呢到比較唔到～就好好喺到休息一晚吧！」他拍拍我們的膊頭。

「呢到好和平。」我望住店子外面，還有著年輕人無聊地遊逛玩罵，這些都是其他倖存區看不到的。

「係～呢到所有商戶幾乎二十四小時都營業，大家都想賺多啲艾幣，實際上～返到最多咪休息，倒不如喺到休息埋。」

「真係好想知，你哋嘅資源點嚟……」

「係呢到嘅王政府，艾氏一族派人出去挖掘、採集拎返嚟，再等供應俾大商家購入，然後分貨賣俾我哋呢啲小戶。」老闆很清楚流程。

「放心……你今日做呢一項投資，遲啲會連本帶利連返幾千倍利潤。」我向老闆投以信任的眼神。

只要，我們將艾匡交回到皇政府手中。

「喂～阿叔，你有冇聽過國王個女俾人綁架？」坐在紙盒上的白魂問。

「有啊，差唔多成個寶琳倖存區都知，但係我哋連國王個女咩樣都未見過，點幫到佢手～」老闆搖頭嘆氣。

「呢個倖存區，差唔多邊到都要用到錢。」我刻意轉移話題。

「係啊，不過就係咁，人先有付出勞力嘅動力啊嘛！」老闆答。

「咁你知唔知，邊到可以賺錢……」我補充一句，說：「賺大錢。」

「有好多喎，一般都好似我咁開鋪頭賣下嘢或者做員工，你學歷高少少就可以去皇政府到見工～通常都係啲高權嘅職位，如果你係喺外面同病者相處開嘅就去殺病者？我印象中每殺一隻病者都有一定嘅報酬，不過好少人會去搵條命搏。」老闆又細想一下，說：「仲有你可以去做泥水工，幫人裝修或者開拓土地囉？都幾好搵。」

我低頭凝思：「唔…」

又要重回對付病者的那條路嗎。

我離開將軍澳區，就是想跟過去的自己道別，想來這個擁有「貨幣政策」的地方好好的生活下去。

我不想再拿自己的命，去賭博了。

老賢交付給我的遺願……

我都如實地完成了。

保護了大本營，亦摧毀了不良人。

連突如其來的Dr.D，也殺死了。

如今，我只想找個地方簡單生活，

渡過自己餘下不長的性命。

我望往已經熟睡的艾匡：「…」

但在這之前，都總得……

把這個讓我計策成功的小女孩，回到家人身邊吧。

不能太自私。

「有冇方法可以直接衝入皇宮見國王？」白魂突然問。

「呃…你想點啊？機會應該好微，你冇經批准就衝入去，門口嘅守衛會立即殺咗你。」老闆訝異地說：「不過你係想見國王嘅……可以喺一星期之後，國王佢會出皇宮視察民情。」

「一星期之後……」我想，應該可行。

「你哋有好緊急嘅事要見佢？」

「嗯…算係。」我望住艾匡。

「話時話，你哋出面邊到嚟？」老闆問。

「大本營。」我答。

「不良人！」白魂答。

面對兩個答案的老闆，他有點愣著：「大本營…我聽過，我認識有個以前成日嚟我到食嘢嘅客，佢都

係大本營嘅人，佢成日運貿易品嚟呢區……啲人好似叫佢做「黑商」。」

老闆他說的人，是王達尼嗎。

好久沒見過他了…

「至於不良人……」老闆望住白魂雙眸，說：「好似係個摧毀咗十個倖存區以上嘅恐怖團體…你嚟呢到係想……摧毀埋呢到？」

「我嚟……係準備過番平凡嘅生活。」我望住老闆，說：「不過要喺到生活，應該都離唔開「錢」字？」

「係啊～！要一大筆錢先可以過得舒服。」老闆淡淡地說：「喺呢個倖存區越係危險嘅工作，回報就越大，當然你都可以好似個病者平權組織咁偷呃拐騙到勢力咁大。」

「咁有冇呢啲工？除咗出去狩獵病者之外…」

「有係有…不過，風險好大。」老闆盯住我雙眼，說：「**黑鼠商團**。」

「…」

「佢哋係一個專喺月黑風高嘅夜晚先會進行貿易嘅團體……」老闆語氣不覺沉起來：「因為佢哋所販賣嘅嘢都係寶琳倖存區禁止販賣嘅違禁品，如果俾守衛捉到…後果會好嚴重。」

「…例如？」風險越高，回報越高……我很清楚這個道理。

「唔係…佢哋賣嘅嘢可能只係一本書，不過都會俾皇政府禁止。」老闆嘆口氣，說：「例如個本洗咗唔少人腦嘅書《病學》，同埋《病語》教本都係禁止出現嘅物品。」

「呢啲嘢禁止好正常，有人想高價買先唔正常。」

「但事實上，就係有呢啲少數人會願意去買，越係禁止…啲人就越係好奇。」

「做貿易真係咁賺錢？特別係呢啲買賣違禁品……」

「咁當然，利潤係好豐厚，但同時你要承受被捕嘅風險。」老闆對我勸說：「俾佢哋捉到下場會好慘。」

「咁就啱我。」

「你想……」

「大賺一筆啊。」

「安安定定搵番工好啲。」

「係呢種世道，安定都唔知可以維持幾耐。」我淺淡一笑。

「你有道理嘅……」老闆點頭，說：「不過你想點入手？」

「邊到有皇政府列出嘅違禁品清單睇？」我問。

「皇政府總部應該有，即係寶琳地鐵站。」老闆手指大約的方向：「入面係皇政府機關嚟…對上連住個橦商場就係皇宮，好鬼大～不過，你都幾有種，居然會想做呢啲事。」

「比起同出面啲怪物周旋，呢種小事算唔上啲乜。」

而且，我把艾匡送回給國王之後，我可不想過住清貧的日子，我總得為自己設想。

「咁…咁我點？」聽得一頭霧水的白魂問。

「你呢一個星期就照顧住艾匡先。」我對白魂說：「一星期之後國王出宮，到時再將艾匡交俾佢都唔遲。」

「好，我都差唔多要去休息，你哋慢慢。」說畢，老闆便坐在椅上閉目休養。

如今，鋪子裡只有爐中的火是冒著光，我跟白魂就在幽黑中對話。

「鳥嘴兄…你有必要咁做？」白魂問。

「你淨係諗到要送艾匡返嚟？你有冇諗到之後我哋要點生存。我哋同皇帝女唔同…做平民，就係要好似螻蟻咁掙扎求存。」我就像給他說教一樣，說：「而且，我哋已經無可能返到去不良人或者大本營，得呢個地方……先容納到我哋。」

我只是預早一步，去找出自己在混亂的社會生存的方法。

在他們都一一入睡之後，我孤身一人前往皇政府總部──寶琳地鐵站。香港貴為彈丸之地，其實每個地方都相隔不遠，只是人多車多樓多，造就了羊腸小道的感覺。

寶琳地鐵站跟以前沒太大分別，也是一貫的橙色牆壁與幾步走完的小梯作為入口。

可能夜深的關係，入口被大鐵閘緊鎖住了。

皇政府總部外面只有翌立著的貼板，上面貼住各式各樣的艾寶琳倖存區新公告及政策。我上前略看，就已經見到其中一張通告是貼著違禁品清單，包括：

『１槍械及爆炸品
２病者的任何身體肢件
３仿造艾幣
４《病學》
５《病語》
６不雅淫穢的影片
７偽造貴族證明文書
８不良人戒指
９《背叛者》
１０《哈姆雷特》』

往後，還有幾十頁的違禁品，但我懶得看了。

130

「連莎士比亞嘅名著都禁止。」我望住清單中，最後一項的違禁品《哈姆雷特》：「邊件最易入手……」

忽然，一個衣著華麗的金髮胖少年，在我一旁插嘴解釋：

「咁係當然～因為《哈姆雷特》又稱之為「王子復仇記」，入面嘅內容大意就係皇室鬥爭之類嘅思想。艾寶琳共和國嘅君主，當然唔會容許呢種反帝皇嘅思想書本存在喺區內～」

「…」他是誰？

不管了……他看上去就好像座金礦。

在此等亂世之中，還能穿著整潔漂亮的衣服、吃飽吃足的微胖的身形，還有那自傲的神色及語氣，都透露住自己是與別不同的倖存者。

「你係…」我開口問。

「你好，我叫貴華。」他自傲地微笑，說：「夜晚無嘢做，可以無聊行出皇宮睇下你啲老伯姓係點生活～」

「……」好怪的人。

「唔洗理我～你可以當我隱形。」這名叫貴華的貴公子，一直保持住雙手放腰後、頭抬高的謙謙姿勢。

「好難當你隱形……你就好似，」我盡可能作個簡單的比喻，說：「漆黑中發光嘅電燈膽。」

「唔…」他點頭，思考著：「用「漆黑中嘅螢火蟲」應該比較貼切？」

「冇分別，都係識發光。」我凝視住貴華的名錶，是Omega牌子。

他一直有意無意地，刻意顯露著自己的名錶給我看：「呵～寶琳倖存區夜晚真係唔少露宿者啊，我行過嚟個陣都見到一堆。」

「呢到樣樣都需要錢，唔怪得邊個。」我答。

「你都係附近住嘅貴族～？」這個貴華又說：「無論你身上嘅黑袍定係面具，我都一眼就睇得出～係大師級嘅手製品，無幾百萬歐羅都好難買到。」

「你呢點反而好清楚。」Dr.D自己說過給我的這兩件物品，在亂世已經是價值不菲的拍賣品。

「當然，我身為艾寶琳共和國嘅貴族成員，當然有住尖銳嘅奢侈觸角。」貴華賞識地點頭，說：「下次見～」

「貴族成員…？」我的一句疑問，使他停下腳步。

貴華不緩不急地悅容解釋：「所謂貴族，就係艾寶琳共和國嘅高學歷分子同佢哋後代兒女，因為我哋專頁知識比一般人高，所以會享有貴族福利，都係住喺寶琳地鐵站上面嗰橦花苑嘅私樓入面。」

「所以，你就所謂嘅高學歷分子？」這個貴華無論怎看，都只有貼緊二十多歲左右的年齡吧。

「Bingo～啱咗一半！我係高學歷分子嘅後代，我爸爸媽媽都係電氣通訊系嘅博士。」貴華樂此不疲地說下去：「對於我嚟講，無乜嘢係得唔到嘅。」

這個胖傢伙，感覺上就在炫耀自己的身份。

但同時地，我想到了。

想到個計劃了。

「所以…你有女人？」我問。

「唔……」貴華面對住我的問題，有點遲疑地答：「我認為，暫時無一個女仔配得起我。」

「定係，根本無人睇得上你。」我揚起嘲笑的嘴角。

「當…當然唔係。」貴華顯得有點不自在：「女人？只要我撒啲艾幣到腳邊就會自動爬過嚟～」

「你雖然得到飽食嘅滿足，但係無愛情嘅滋潤……喺倖存區點會過得開心。」女人，就是男人的弱點。

「唔……」

「而且你仲要受貴族嘅身分限制，肯定追唔到好多美麗動人嘅平民少女。」

「你講得好啱～不過我唔會因為咁而污染自己，同唔知有冇帶住病者毒菌嘅平民去交往。」貴華說得出這句，證明寶琳倖存區的人已經有階級思想的觀念。

「咁你總要為自己洩慾吧！生理需求嚟。」我指住清單上的「淫穢與不雅影片」一字，說：「有需要嘅出句聲，我可以幫你搵到。」

人的慾火是無窮無盡，就利用「無盡」的這點，去換取無盡的艾幣。

最不會使得自己蝕本又會有大量客源的物品，應該就是這個了。

「呢…呢啲影片…！？」

「冇錯。」要找到，應該不是問題。

只是，可能要花點功夫。

「我身為貴族…點可以……！」貴華想反駁。

「偷偷睇，冇人會發現。」我說。

「俾你咁樣講一講…我突然滿腦海都係黃色嘅畫面喺到飄浮……」貴華辛苦地說。

「嗯，好正常。」

「咁…」貴華眉目緊鎖，說：「你搵到先同我講…！」

「我需要啲訂金～」我伸出手掌。

「呃…」貴華沉重又緩慢地，付了我五十塊艾幣：「你有咩可以擔保到！」

「我唔會呃你，況且…少少五十個艾幣對你嚟講算得上係乜。」對我來說，則是很重要的起家資本。

「點交收…」貴華低聲問。

「聽日，同一時間、同一地方，再見吧。」我收下五十塊艾幣就速速離去。

機會，就是自己創造得來。

他想要的貿易品，我亦當然會盡能力去找尋。

翌日。

在繁忙的新都城中心三期，我每層都遊逛過一遍，想完成我的第一位客人訂單。可是違反的事，是沒有那麼容易辦得到。

我入了幾間出賣光碟、漫畫、書本的店子中，店員都說基於皇政府禁止下，所以都有沒賣淫穢的物品。

令我開始知道，尋找這些稀有珍品是多困難的事。

有趣的是，這裡沒有淫穢的影視物品，在苬怡花園一帶卻經營住大大小小的妓館。她們都是秘密地經營，那些性工作者都是為了賺取艾幣而起店。

雖然王法禁止，這些瑟縮於城市角落的邊緣人士，卻不會受到皇政府猛烈的迫害。

我開始體會到，這個看似繁盛的倖存區……

內藏住什麼樣的黑暗。

「我要嘅嘢……？」貴華如昨晚所說，已經準時在皇政府總部門外等候。

「跟我嚟，」我望望周圍，說：「呢到太明顯。」

說畢，我就轉身而行，貴華亦有點害怕的跟在我身後。

「你又會咁快搵到嘅……」

「用腦。」我答。

「呢啲暗角街仔…會唔會有危險…」貴華跟我去到苗怡花園的一帶，疑慮地說。

「至少安全過外面。」

「好似好多露宿者……」貴華跟貼在我背後。

「喂…阿叔。」我望住其中一個，像是病得快要死掉的大叔。

「求…你…俾啲嘢食我…」大叔他虛弱地說。

「你做咩同啲露宿者講嘢…！」貴華在我耳邊緊張地說：「佢可能會傷害我哋！」

我走到大叔旁，蹲下來並在他耳邊說些什麼，然後就與我同行去著某個地方。不安的貴華疑慮地望住我，但也選擇跟著上來。

最後，我入到一間秘密經營的妓館。

「你好～三位先生。」一位有點豐滿的大嬸走出來，打算招待我們：「一個鐘兩艾幣～」

「好好招待呢位先生。」我把兩塊艾幣給了大嬸，再輕輕推了露宿者大叔向她：「仲有…俾多三個艾幣你，俾呢個肥仔企喺一邊圍觀。」

「喔…當然可以！」大嬸雙眼發光，點頭同意。

「喂…等等…呢個係大嬸…仲有……」貴華望住我。

「去吧，唔好怕羞。」我輕輕一推貴華進房。

於是，他們三個便處於同一間房之中。

發生什麼事，我沒興趣去理會。

總言之……

貴華入去看到的就是淫穢不雅的畫面，某程度上我已經完成了要求。

不需一會，房子內已經傳來一些聲音。

無意收聽的我步出旅館背靠牆壁，抱住雙手抬頭凝望天上的皎月。

大概…三十分鐘左右吧，原本快要虛弱得死掉的露宿者大叔，雄風猛猛地步出妓館。

而貴華，則帶住虛弱的身軀出來，對我說：「我…嗄…真係唔敢相信……自己會俾咗五十個艾幣去睇呢場恐怖嘅活春宮…嗄…嗄……」

「所以，睇到？」我反復地問一次。

「係…之不過……」

「睇到，咁就交易結束。」我離開這裡，背對貴華說：「下次有乜需要再搵我。」

「你…你咁同黑商有咩分別啊！嗚…我好似俾你呃咗咁…」貴華望住我的背影，說。

「我比黑商更奸啊。」

扣除成本，淨賺四十五塊艾幣。

不錯不錯。

回去之前，我在外面一家名為「漁味」的食店中，花三十個艾幣買了半條新鮮的魚和４００毫升左右的日本清酒。

一方面算是慰勞自己，另一方面算是感謝老闆收留我們的恩情。

當然，買之前我都審視過食物來源。

店家說自己每星期都會托貿易商從外面的倖存區購入的新鮮魚，而清酒則是透過區內的釀酒廠購入。

我有點半信半疑，但還是買回來了。

因為這家店子，算是區內小有名氣的食店，賣的都是高檔食品。

「哇…乜你拎咁多嘢返嚟啊…」一如既往，店子沒有客人的老闆出來迎接我。

「呢餐，係我請你。」我把東西放下。

「呢到夾夾埋埋都要二、三十個艾幣喎…？」

「嗯，少少錢就唔好計。」我把只有兩包紙盒飲品份量的清酒放到桌上：「呢種世道，人情味係無價。」

很快地，我、白魂和艾匡都已經坐好在外面，等待著老闆在店內香烤烹製著那半條魚。

「終於有得食嘢……好香啊～！！！」白魂的唾液瘋狂地分泌著：「艾匡妹妹，好快有得食嘢啦！」

「唔…」艾匡點頭，臉上有點喜悅之色。

「我去幫幫老闆手。」說罷，我便走進店子內。

只聽「滋滋滋滋滋～」的香烤之聲頻頻傳出，稍為靠近一下烤爐就已經香味撲鼻，沒了我買回來時的腥味，秘訣原來在於老闆灑了一點點清酒在光滑的魚身之上。

「有嘢要我幫手？」

「唔洗啦，等食得啦～！」老闆豪氣地說：「拎啲下酒菜俾佢哋。」

我望望爐旁放住的一碟烤菇菌，原來老闆也有準備。

「嗯。」我單手捧住那碟烤菇菌出去。

烤菇菌一上檯，白魂就像餓了幾天的黃狗般，直接用手抓取吃了幾口。

「正啊～！！！艾匡小妹，你都整啲！」他深知艾匡沒能看見眼前事物，便直接抓了一口烤菇到她嘴前。

沒想到的是，艾匡居然會張口咬嚼然後吞下，完全信任白魂那雙不知是否乾淨的手。也是的，俗語有話「眼不見為實」吧。

「我哋唔係野人，」我放下了筷子，說：「人類社會嘅文明仲未完結。」

「咩啊…呢…呢啲……」白魂左思右想，終於想出那隻字：「叫…叫野味啊！你識條春咩，鳥嘴兄。」

「你隻手真係唔方唔野味……」我注視住白魂雙手。

「搞掂！」與此同時，老闆也烤好那條魚了。

上桌。

魚雖然只有半條，但香味足以令隔離店鋪的客人都好奇地觀望一下。

在白魂又想伸出「野味的手」去吃魚之際，我用筷子夾住了他的手指，令他痛吟一下。

「用筷子吧，唔係得你一個食。」我說。

「唉～好吧好吧，鳥嘴兄真係婆媽呢……」白魂搖搖頭，拾起雙筷。

正當我回神，想要開吃的時候才察覺一個驚人的問題。

糟了，我的筷子夾過白魂的手指……這下子要變成「野味的筷子」了。

「話時話……你又會突然咁多錢嘅？呢啲嘢通常都係啲有錢佬食開。」老闆吃著吃著，說。

我答：「我唔想再食啲冇乜味道嘅嘢食。」大本營的乾麵包，至今仍然為我留下了陰影。

「唔…」老闆點點頭，說：「你啲錢點嚟我就唔過問，不過你覺得喺呢到賺錢係咪唔容易？」

「應該都只係睇下自己個日嘅運氣，遇唔遇到水魚。」我轉移話題，說：「不過寶琳倖存區都幾先進，聽講…連釀酒廠都有。」

「係……始終都經過咗一年，所有基本問題大至上都處理好，大家有閒情就會開始研究第二啲嘢。」老闆說下去：「加上呢到每家每戶，稍為有啲相關行業嘅人才同近似嘅工具，要做到唔係太難，不過品質就唔敢擔保。」

「已經唔錯，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我回想起以前的倖存區，說：「我見過嘅倖存區，好少做到呢一點。」

「當然啦～佢哋可能覺得有一日美國會突然帶軍隊入嚟救走佢哋？哈哈哈……」老闆大笑一番，再說

：「係時候，要做好永遠都無人會拯救到我哋，要為自己未來打算嘅覺悟。」

「你哋做得到。」我喝口清酒，說。

「當然，因為我哋呢到講錢～哈哈哈。」

「太…太香啦！！！」閒談之間，一個四眼中年漢突然跪在我們面前。

「唔…」我們都望向了他。

「我…我好耐無食嘢…已經餓到癲咗……求你…求你哋…！」他苦苦地哀求著。

「魚係你買，你決定。」老闆望向我了。

「我哋自己都唔夠食。」我選擇無視他。

「我真係好餓……」四眼中年漢不願走。

「俾佢食一啖吧。」白魂拋了個烤菇到中年漢面前。

四眼中年漢一接到，就比白魂更瘋狂地撕咬吃下。

「好好味……」他意猶未盡地舔著雙掌。

「搞乜搞到咁啊，老友。」老闆搖搖頭，說：「只要你肯正經搵份工，呢個倖存區冇話會餓死你。」

「係…係咁嘅，其實我係從事藝術。」四眼中年漢答。

「藝術？你喺呢到發展，但係得唔到班皇室貴族賞識～係注定乞食嫁喎。」老闆說。

「但係我從事嘅藝術……係被世人所唾棄同禁止嘅！」四眼中年漢托起自己的拍立得相機，說：「就係攝影。」

「攝影？冇咩大不了啊，皇政府冇話禁止。」老闆答。

「我諗你睇咗就明……」四眼中年漢走過來，從褲袋掏出幾張照片：「呢啲就係被禁止嘅藝術！」

氣定神閒的老闆走過去一看，還真的差點被嚇到了：「呃…你俾守衛見到……會拉架喎。」

好奇的我，也走過去看看。

一看才發現，那些照片對象都是病者。

難怪…

「我忍耐唔到！拍人性嘅光輝？拍生得盛開嘅植物？拍倖存區互相幫忙嘅景象？拍呢啲都可能會有人受感動而買我嘅相……」四眼中年漢確切地說：「但係我…但係我好清楚！我想拍嘅唔係呢啲虛假偽善嘅嘢！我要嘅係病者真實瘋狂嘅一面！佢哋張大嘴巴、時笑時凶，仲有各種凌厲嘅姿勢，我好確定自己要呢啲生物最真實嘅一面，我要做第一個拍攝病者而出名嘅攝影師！」

好吧，

他說了一大段話，我有一半沒有聽進去的。

「阿攝影師……你都要睇場合睇時機咁為自己興趣去努力，」我嘆氣，對他說：「盲目去追求夢想，係唔會實現。」

「噫…噫噫…」四眼中年漢被一句說穿似的，無言以對：「不過…我只係想……」

「任何事毫無計劃，都好難成功。」我夾起一大口香噴噴的烤魚肉，到他的面前：「咁吧，你就當呢一啖，係我買咗你啲相嘅報酬。」

「呃…」他望了望魚肉，又望望手中的數張病者照片，看來十分猶豫。

我不得不承認，他拍出來的病者照片都十分吸目。例如有一張是拍攝「舞者」，他能夠拍攝出舞者旋

跳自轉時的那種激昂。

「唔…！」他點頭，然後一大口把魚肉都吃下。

我亦從他手上，得到了那些拍攝得很好的病者照片了。

「你叫咩名？」我問四眼中年漢。

他吃下美味的魚肉後，頓時擺出一副幸福的表情：「我…我叫雨川……」

「雨川，你以後再拍到出色嘅病者照片，就再搵我。」我說。

又一個計劃，從我腦海萌生。

「係…好！你呢啖近乎完美嘅魚肉，令我再有拍出更好照片嘅動力！！」雨川大喊。

「低調啲。」我用手指輕輕敲他膊。

「我會努力…！」他用力地點頭，便轉身離去。

「藝術家果然都痴痴哋線……」老闆對我說：「你都幾好人，搵個籍口幫佢買咗啲相，實際上…其實係見佢餓都想俾佢食魚吧。」

「…大概吧。」我望住他的背影。

「車～」老闆搖頭苦笑：「你表面上係個冷淡嘅人，不過啊……都係個好人。」

我轉身回到座位後，見到就連白魂都在苦笑：「鳥嘴兄就係咁～口裡講唔在乎任何人生死，實際上佢好保護每一個人啊，哈哈哈哈～」我注意到，就連艾匡聽完後都在展露著真摯的笑容。

現場的氣氛，頓時變成了一股莫名的溫馨感。

你們別誤會了……

實際上，我想把那些病者照片高價販賣給對病者有興趣的人。

你們都這般認為著…害我都開始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因為哪種原因才讓他吃到口魚。

「人情味，果然係無價。」艾匡保持那真摯的笑容，繼續吃魚。

嘖…

你們要這樣認為，就由得你們吧。

那一晚，大家都睡得很深、睡得很熟。

也許是喝了點清酒讓人更易入眠，那些熱騰騰的魚肉則令自己不會被冷醒。

唯獨是我，望住那漆黑一片的天花板，久久未能睡去。

假如世界沒有病者，我會像現在過得這般好？

都已經幾天，沒有接觸過病者了。

感覺上，自己好像比以往過得更開心、活得更快樂。

是因為終於掉下了沉重的包袱吧。

老賢，你給背負住的希望是多麼的沉重。

但如今…少佐已經將這份希望繼承下來，

你不會怪我，要停下來休息吧。

之後的一天，我開始周圍打聽對病者有興趣的人的下落。

要從什麼地方或人入手，真的有點考起我了，我只得周圍的走著走著，留意和觀察周圍的人和事。

這就是白手興家的困難之處，任何路都要先由自己探出來。

我知道，在寶琳倖存區提及「病者」相關的事情都是一種不被禁止的禁忌。情況如同《哈利波特》中要叫出「佛地魔」的名字一樣尷尬，所以我從不去開口問人，只靠自己的觀察去發現。

終於，花了半天的光陰，給我找尋到一點門路。

在一些位置比較偏僻或混雜的地方，都不難看到牆上有被人塗鴉的標語及字句，在外人看來就是毫無價值的字句，在我看來就處處隱藏字機。

因為已經給我留意到了，牆上有段字句如此寫著「**嗄…吧吧嗄！嗨！──哈姆雷特**」

在外人看來，是個不知名的句字。

但只要稍為懂得或是聽過病語的人，就清楚這一句的意思是──你好。

「有人識得寫依句…證明係行內人。」我望住牆上那句子，分析著：「最尾句寫住「哈姆雷特」，佢係指嗰間大型雜貨鋪？」

去調查看看吧…

我去到哈姆雷特的鐘數，不算多人的時間，因為寶琳倖存區的人普遍都在晚上至凌晨的時份去遊玩和購物等。

我步入雜貨店中，入面一貫有些職員在補充貨品、有些職員在打掃、有些職員在收銀檯待命，如果是作為民營企業，這間公司確實很成功，因為就連上午這些時間都不少人在光顧。

「嗄…吧吧嗄！嗨！」我先對住一位整理住零食貨品的職員說。

「呃……」但那位男職員似乎有點尷尬地笑著：「先生，你想搵啲咩？」

「冇嘢…」看來，是個不清楚情況的傢伙。

之後，我又找了另一個是負責收錢的店員，說：「嗄…吧吧嘎！嗨！」尷尬我多少也感覺得到，但為了「錢」沒有辦法。

計劃既然開始，就要執行到底。

「吓…？哈哈…我唔太明…先生你咩意思……」負責收銀的少女尷尬地傻笑。

「店長…個痴線佬喺個到……」我身後傳來迫近的聲音。

一轉身，已經有兩個人站在我面前。

一個是剛才整理零食貨品的職員，另一個則是穿住棕色西裝、身材肥胖、樣子不善的成年男人。

「你就係嗰個人？」那店長帶住墨鏡，但我也感覺到他正凝視住我。

「冇錯…店長，就係佢，講乜嘢嗄…吧吧……」男職員指住我。

「係嗄…吧吧嘎！嗨！。」我重申一次。

「冇錯！就係呢句！」男職員點頭。

「唔…」肥店長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眼，向我招了手：「請你跟我入辦公室。」

「…」成功了？

我入到去哈姆雷特店長的辦公室，那裡跟外面一樣東西隨處陳列，讓人感到十分密集和混亂，有種難以呼吸的感覺。

「你講嘅說話，係咩意？」肥店長問。

「你好。」我答。

肥店長點點頭、微笑：「自從病者平權組織…俾個班仆街病獵同皇政府打壓趕走之後，好耐冇人識得講呢句病語應頭。」

「所以你係…」

「我就係病者平權組織嘅成員之一，可以叫我瓦安。」

「我叫W。」我與他握手。

「所以，你認識我哋病語…應該都係我哋平權組織成員之一，或者係對病者有愛嘅人？」瓦安淺淺地惡笑著。

「我應該係後者。」

「唔……」瓦安點頭，口中咬住一根雪茄，看起來十分富有：「我鐘意同自己觀念信仰相同嘅人～以後你嚟哈姆雷特，買嘢我都俾個七折你，嘻嘻…」

「間百貨公司…係你開？」我望住周圍。

「～無錯，」肥胖的瓦安吐出一口濃白的雲煙，說：「我亦都係最經常資助「病者平權組織」資金同物資去運作嘅人之一。」

「真係睇唔出。」我打量著他。

怎麼看都是一副老狡的商家模樣，則可能會相信這種白痴組織的教義。

「有好多嘢，睇得出就好危險。」咬住雪茄的瓦安笑了笑，說：「如果你知道我呢個店名嘅意思……咁你就會好清楚，我支持「病者平權組織」嘅原因。」

「……」原來如此。

「點？定其實你係被派嚟向我傳話嘅人？我都好耐無聽過你哋消息，幾時再暗殺皇政府成員～或者嚟幾次自殺性襲擊？」瓦安勾起狡猾的微笑，說：「就算你唔係組織成員……只要你願意做，我願意資助。」

這個人，就是個危險的投機份子。

「我嚟…係想問你，邊到仲可以接觸到，病者平權組織嘅成員或者對病者有鍾愛嘅人。」

「喔～？自從「病者平權組織」俾人打壓咗之後，個啲鐘意病者嘅人行事都好似低調咗～不過聽講梁潔華小學附近仲有一部份餘黨嘅？」瓦安又吐出一口白霧，奸笑：「如果對錢有需要就搵我，我好需要一啲狂熱份子去幫我做撼動到政權嘅事……嘿嘿。」

「唔該你…」我臨走前，有個問題想問：「你咁樣講啲嘢出嚟，唔驚我會通知皇政府？」

瓦安不緩不慢地大笑著，說：「你既然識得病語～就係自己人，分別只係在於你哋出力，我出錢。同埋皇政府係唔會隨便聽一個街外人講嘢～嘿嘿嘿，資產至少要有我呢種級數佢哋先會肯受理，同你一對一對話啊，哈哈哈哈～」

感覺，這胖子是不可亂惹的人。

只是沒想到，這間哈姆雷特的背後老闆……居然是個支持「病者平權組織」的人。

看來這個倖存區，沒有我想像中簡單。

等等……我又想到哪邊去了，我現在的目的只有賺錢、賺錢還有賺錢吧。

瓦安他所說的梁潔華小學，是位於新都城中心三期的左邊，一樣只有一條馬路之隔。

今天行走的各個地方，彼此距離都近得很，卻不知為何雙腳總是好累的樣子。

梁潔華小學經過風雨的摧殘，牆身白白的油漆有些脫皮了。我第一眼從正門望入去的感覺是荒涼，其次是陰涼。

「衣──衣──」我推開生鏽的鐵閘。

良久，才有一個女人走出來迎接我：「你好…」她的雙眼空洞、無神。

「你好…」真想把手頭上的病者照片都馬上散掉。

「請問你入嚟係咩事…」

「我嚟…係想問，你哋係唔係病者平權組織嘅人…」

「唔係…」她無靈魂地搖頭。

「嗄…吧吧嘎！嗨！」我說出病語。

「嗄…吧吧嘎！嗨！」她點頭，答：「原來係弟兄。」

接著，她把我帶到去小學的最高層，最角落的課室中。未入去之前，已經聽到不少人正在喃喃有詞地唸著人類聽不明的語言……

我並不覺得這種情況很好笑，因為這群信徒都沒在跟我說笑，每個人都失去靈魂般。

「呢位係我哋嘅弟兄……」那女人把門打開，向眾人介紹。

他們，都是這個繁忙的倖存區中，唯一失去神緒的人。

臉上沒有快樂、沒有痛苦、沒有思考，一片空白，一片空洞。

「我嚟……係打算放相。」我把手頭上，雨川拍攝的病者照片拿出。

一見到病者，他們雙眸馬上變得有點激動，慢慢的湧往我這邊……

「錢…俾錢先……」我一步一步退後。

「佢哋啲錢都已經供奉哂俾「病者平權組織」，弟兄…你嗰幾張相，就免費送俾我哋。」那個一開始帶我上來的女人，露出深異的詭笑……如同病者的笑容一樣。

被這種情況驚訝到的我，馬上逃跑離開學校，他們似乎想要搶掉我的照片。

全部看上去，都是被長期地洗腦的人。

太恐怖了…

「人情味，果然係無價。」艾匡保持那真摯的笑容，繼續吃魚。

嘖…

你們要這樣認為，就由得你們吧。

那一晚，大家都睡得很深、睡得很熟。

也許是喝了點清酒讓人更易入眠，那些熱騰騰的魚肉則令自己不會被冷醒。

唯獨是我，望住那漆黑一片的天花板，久久未能睡去。

假如世界沒有病者，我會像現在過得這般好？

都已經幾天，沒有接觸過病者了。

感覺上，自己好像比以往過得更開心、活得更快樂。

是因為終於掉下了沉重的包袱吧。

老賢，你給背負住的希望是多麼的沉重。

但如今…少佐已經將這份希望繼承下來，

你不會怪我，要停下來休息吧。

131

之後的一天，我開始周圍打聽對病者有興趣的人的下落。

要從什麼地方或人入手，真的有點考起我了，我只得周圍的走著走著，留意和觀察周圍的人和事。

這就是白手興家的困難之處，任何路都要先由自己探出來。

我知道，在寶琳倖存區提及「病者」相關的事情都是一種不被禁止的禁忌。情況如同《哈利波特》中要叫出「佛地魔」的名字一樣尷尬，所以我從不去開口問人，只靠自己的觀察去發現。

終於，花了半天的光陰，給我找尋到一點門路。

在一些位置比較偏僻或混雜的地方，都不難看到牆上有被人塗鴉的標語及字句，在外人看來就是毫無價值的字句，在我看來就處處隱藏字機。

因為已經給我留意到了，牆上有段字句如此寫著「**嗄…吧吧嘎！嗨！──哈姆雷特**」

在外人看來，是個不知名的句字。

但只要稍為懂得或是聽過病語的人，就清楚這一句的意思是──你好。

「有人識得寫依句…證明係行內人。」我望住牆上那句子，分析著：「最尾句寫住「哈姆雷特」，佢係指嗰間大型雜貨鋪？」

去調查看看吧…

我去到哈姆雷特的鐘數，不算多人的時間，因為寶琳倖存區的人普遍都在晚上至凌晨的時份去遊玩和購物等。

我步入雜貨店中，入面一貫有些職員在補充貨品、有些職員在打掃、有些職員在收銀檯待命，如果是作為民營企業，這間公司確實很成功，因為就連上午這些時間都不少人在光顧。

「嗄…吧吧嘎！嗨！」我先對住一位整理住零食貨品的職員說。

「呃……」但那位男職員似乎有點尷尬地笑著：「先生，你想搵啲咩？」

「冇嘢…」看來，是個不清楚情況的傢伙。

之後，我又找了另一個是負責收錢的店員，說：「嗄…吧吧嘎！嗨！」尷尬我多少也感覺得到，但為了「錢」沒有辦法。

計劃既然開始，就要執行到底。

「吓…？哈哈…我唔太明…先生你咩意思……」負責收銀的少女尷尬地傻笑。

「店長…個痴線佬喺個到……」我身後傳來迫近的聲音。

一轉身，已經有兩個人站在我面前。

一個是剛才整理零食貨品的職員，另一個則是穿住棕色西裝、身材肥胖、樣子不善的成年男人。

「你就係嗰個人？」那店長帶住墨鏡，但我也感覺到他正凝視住我。

「冇錯…店長，就係佢，講乜嘢嗄…吧吧……」男職員指住我。

「係嗄…吧吧嘎！嗨！。」我重申一次。

「冇錯！就係呢句！」男職員點頭。

「唔…」肥店長仔細地打量了我一眼，向我招了手：「請你跟我入辦公室。」

「…」成功了？

我入到去哈姆雷特店長的辦公室，那裡跟外面一樣東西隨處陳列，讓人感到十分密集和混亂，有種難以呼吸的感覺。

「你講嘅說話，係咩意？」肥店長問。

「你好。」我答。

肥店長點點頭、微笑：「自從病者平權組織…俾個班仆街病獵同皇政府打壓趕走之後，好耐冇人識得講呢句病語應頭。」

「所以你係…」

「我就係病者平權組織嘅成員之一，可以叫我瓦安。」

「我叫W。」我與他握手。

「所以，你認識我哋病語…應該都係我哋平權組織成員之一，或者係對病者有愛嘅人？」瓦安淺淺地惡笑著。

「我應該係後者。」

「唔……」瓦安點頭，口中咬住一根雪茄，看起來十分富有：「我鐘意同自己觀念信仰相同嘅人～以後你嚟哈姆雷特，買嘢我都俾個七折你，嘻嘻…」

「間百貨公司…係你開？」我望住周圍。

「～無錯，」肥胖的瓦安吐出一口濃白的雲煙，說：「我亦都係最經常資助「病者平權組織」資金同物資去運作嘅人之一。」

「真係睇唔出。」我打量著他。

怎麼看都是一副老狡的商家模樣，則可能會相信這種白痴組織的教義。

「有好多嘢，睇得出就好危險。」咬住雪茄的瓦安笑了笑，說：「如果你知道我呢個店名嘅意思……咁你就會好清楚，我支持「病者平權組織」嘅原因。」

「……」原來如此。

「點？定其實你係被派嚟向我傳話嘅人？我都好耐無聽過你哋消息，幾時再暗殺皇政府成員～或者嚟幾次自殺性襲擊？」瓦安勾起狡猾的微笑，說：「就算你唔係組織成員……只要你願意做，我願意資助。」

這個人，就是個危險的投機份子。

「我嚟…係想問你，邊到仲可以接觸到，病者平權組織嘅成員或者對病者有鍾愛嘅人。」

「喔～？自從「病者平權組織」俾人打壓咗之後，個啲鐘意病者嘅人行事都好似低調咗～不過聽講梁潔華小學附近仲有一部份餘黨嘅？」瓦安又吐出一口白霧，奸笑：「如果對錢有需要就搵我，我好需要一啲狂熱份子去幫我做撼動到政權嘅事……嘿嘿。」

「唔該你…」我臨走前，有個問題想問：「你咁樣講啲嘢出嚟，唔驚我會通知皇政府？」

瓦安不緩不慢地大笑著，說：「你既然識得病語～就係自己人，分別只係在於你哋出力，我出錢。同埋皇政府係唔會隨便聽一個街外人講嘢～嘿嘿嘿，資產至少要有我呢種級數佢哋先會肯受理，同你一對一對話啊，哈哈哈哈～」

感覺，這胖子是不可亂惹的人。

只是沒想到，這間哈姆雷特的背後老闆……居然是個支持「病者平權組織」的人。

看來這個倖存區，沒有我想像中簡單。

等等……我又想到哪邊去了，我現在的目的只有賺錢、賺錢還有賺錢吧。

瓦安他所說的梁潔華小學，是位於新都城中心三期的左邊，一樣只有一條馬路之隔。

今天行走的各個地方，彼此距離都近得很，卻不知為何雙腳總是好累的樣子。

梁潔華小學經過風雨的摧殘，牆身白白的油漆有些脫皮了。我第一眼從正門望入去的感覺是荒涼，其次是陰涼。

「衣──衣──」我推開生鏽的鐵閘。

良久，才有一個女人走出來迎接我：「你好…」她的雙眼空洞、無神。

「你好…」真想把手頭上的病者照片都馬上散掉。

「請問你入嚟係咩事…」

「我嚟…係想問，你哋係唔係病者平權組織嘅人…」

「唔係…」她無靈魂地搖頭。

「嗄…吧吧嘎！嗨！」我說出病語。

「嗄…吧吧嘎！嗨！」她點頭，答：「原來係弟兄。」

接著，她把我帶到去小學的最高層，最角落的課室中。未入去之前，已經聽到不少人正在喃喃有詞地唸著人類聽不明的語言……

我並不覺得這種情況很好笑，因為這群信徒都沒在跟我說笑，每個人都失去靈魂般。

「呢位係我哋嘅弟兄……」那女人把門打開，向眾人介紹。

他們，都是這個繁忙的倖存區中，唯一失去神緒的人。

臉上沒有快樂、沒有痛苦、沒有思考，一片空白，一片空洞。

「我嚟……係打算放相。」我把手頭上，雨川拍攝的病者照片拿出。

一見到病者，他們雙眸馬上變得有點激動，慢慢的湧往我這邊……

「錢…俾錢先……」我一步一步退後。

「佢哋啲錢都已經供奉哂俾「病者平權組織」，弟兄…你嗰幾張相，就免費送俾我哋。」那個一開始帶我上來的女人，露出深異的詭笑……如同病者的笑容一樣。

被這種情況驚訝到的我，馬上逃跑離開學校，他們似乎想要搶掉我的照片。

全部看上去，都是被長期地洗腦的人。

太恐怖了…

逃出這個該死的學校後，我回頭凝望了一番，發現其牆壁上都貼住關於病者的字句、宣傳海報、圖案等。

從快要被陰風吹甩的小小宣傳單張看到，這裡並不是什麼病者平權組織的分部或殘黨，上面只是這麼寫住「*新的信仰、探索自我、新的家人、進行教育，成就不凡人生。有興趣者，可以進入六樓６０５室，費用全免。*」

「呢啲…」我抓起那單張，細看：「難怪可以逃過皇政府耳目。」

單張上完全沒有提及過關於「病者」的事，但所謂新的信仰，明顯就是他們的病教吧。

「嘻…就係呢到。」就在此時，一個青年在我旁邊掠過進入到小學中。

「…」我望住他的背影，問：「喂，你係嚟做乜。」

「哦？」那青年轉身，看起上來是個書呆子：「你都有興趣？」

「興趣？」

「探索自我啊！」

「自我…？」

「我係睇到街外面一啲宣傳單張而嚟！你都有興趣？」

「嗰個係信仰病者嘅教會。」我說。

「吓…講笑咩，哈哈哈～」書呆子笑了笑，又說：「嗰個勢力最大嘅「病者平權組織」都已經俾人趕出寶琳倖存區啦。」

「但係佢哋都會喺暗地之中收生。」

「傻嫁咩，哈哈，唔理喇～我上去先啦。」書呆子迫不及待要上去送死了。

「…」要跟去看看嗎。

好奇心驅使下，剛逃出學校的我又再重返入去。這間小學算是一個開放租借的地方，給人有個地方開鋪，因為我見不同的樓層和課室，都有不少店子營業著。

只是這裡的店子，都是怪怪的。

不是有人大量飼養的恐怖老鼠，就是像剛才那課室一般經營著洗腦教會。

那書呆子彷彿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給周圍的事物都驚嚇到了。而小學的禮堂，我無意地瞧到裡面的情況後更有點駭然，因為入面住了無數的流浪露宿者。

老鼠、蟑螂、蜘蛛都隨處地爬著，種種因素開始令人感到不安。

好不容易地，書呆子終於走到最高的六樓，並且很快地便有人出來迎接他，是跟剛才沒兩樣的信徒。

但這個人，眼神稍為不同……是充滿住熱情的。

他很快便拉住書呆子進到一間課室之中，進行身世調查等。

在亂世之前，我也受命調查過一些關於騙財騙色的欺騙集團。

一般受洗腦者會分為三個階段，一開始肯定會十分抗拒，因為要接受突如其來的思想塞入腦子，不過受到暴力或高壓的監管下，便會開始被迫接受住這種思想。

第二個階段，就是陷入空白一片的情況。像那些信徒空洞的眼神，一般他們都是已經被強制灌輸了新思想。

最後的階段，就是成為狂熱者，忠心不二地擁護住被洗腦的思想。

雖然聽起來，都沒那麼容易辦到。但人只要嚐過極多的苦頭，就會漸漸接受那種思想，因為如此認為才能夠保護自己。

特別是這種荒亂的世代，最沒有安全感的人，會很容易被洗腦成另一個人。眼見那書呆子已經步進虎穴了，我也不想久留。

那幾張病者的照片，我在六樓走廊隨便問了幾個看上去是狂熱份子的人，便跟他進行交易了。

「有冇興趣，病者嘅相……」我把照片拿出。

「噫…！？」他反應過分地大：「我想要啊！！」

「一張二十個艾幣。」我說。

結果，我在這一層走走轉轉總共賺了一百二十塊艾幣……就單憑幾張毫無價值的照片。

「…」望住手上多不勝數的艾幣，我突然感覺錢沒想像中難賺。

但拿著這些艾幣，總覺得於心有愧。

那些人買了照片後，不是對住它傻笑就是跪拜，我開始感覺到……這種教會帶來的害處禍根。

似乎遠比想像中恐怖。

132

如今我的口袋已經有一百三十五塊艾幣，原來成為一個不法商人，錢的確比想像中易賺。

不過，距離我的目標還遠遠不夠……

我看這星期就避避風頭好了，整天在倖存區遊走行動，終會惹到人注意。

「呯」

就在我販光病者照片打算離開小學的時候，我不小心與一個全身黑色衣著的人碰了下肩。

其沉默寡言和不形於色的外表，令人感覺難以接近。

看起來沒什麼特別，卻滿身散發著紅色的危險氣息。

「…」碰肩後，我們都稍為轉頭望了對方一眼，就繼續走自己的路。

離開這橦建築之後，我回到老闆的「寶琳柒拾」，像說故事的無聊跟他說起今天的經過，待我說到今天去了梁潔華小學時，老闆他愣了一愣。

「你今日去咗個到…？」老闆再問一次。

「係。」我如實地答。

「下次冇咩事…你就唔好再去。」

「有咩特別。」

「個到…算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我哋一般人都稱為「詭區」。」老闆把原因說下去：「個到充斥住大量呢個倖存區嘅邊緣人士，例如信邪教嘅狂熱份子、餓到人類屍體都肯食嘅露宿者、可能會周圍縱火嘅精神病、去到最危險嘅殺手都有，算係寶琳倖存區嘅黑暗面。」

「皇政府居然仲肯留佢哋。」我說。

「其實個到只係皇政府求其搵個地方俾呢啲潛在嘅危險人士聚埋一齊，入面幾乎係不管地帶……」老闆搖搖頭：「嗰到都係黑鼠商團同不法者活躍嘅地方。」

「黑鼠商團你講過，咁不法者又係……？」

「關於佢哋…我唔太清楚，你可能要問第二個。」老闆笑住給我一個建議，說：「呵～不過既然你真係咁鐘意走私販賣呢啲嘢，你大可以去加入「黑鼠商團」。」

我緩緩地搖頭，說：「我唔想再為任何一個人賣命。」

「隨你便～不過你驚你有危險就係。」彷似深諳世道的老闆，說：「話哂，你呢家嘅行為係搶緊人飯碗。」

「身處喺逆境，就係要咁……管佢有冇規矩。」

「相比起我～日日坐喺到等運到，你行動力又真係幾高～」老闆說。

「白魂同艾匡呢幾日點？」我轉移話題。

「幾好啊～雖然一個係o靚妹，一個係大叔，但係兩個都幾夾，成日傾計成日笑。」整天在他們身邊的老闆說。

「或者係因為白魂…本身都係個思考唔太複雜嘅人。」我望住店中的他們：「所以冇咁多顧慮。」

「你呢？你仲有咩好顧慮。」老闆望住我。

「我…？」我低頭望桌，閉上眼皮。

「你慢慢諗啦，哈哈哈。」

想好了，

就去吃上層的拉麵吧。

今天要吃什麼獎勵自己，應該是我要顧慮的事情。

那晚，我真的走去吃拉麵了。

是位於我們上一層的店鋪，這個倖存區值一讚的地方在於食物夠多元化，從廉價的油炸麥皮蟲至到昂貴的懷石料理都應有盡有。

至於質素如何，我無法一一鑑定。

例如我排了二十分鐘隊才進入到的拉麵專門店「和風」，味道就不俗。用上了日本的拉麵條，湯雖然較為清淡，但也喝得出味精的味道。

這年頭，吃進口中的東西能有味道，已經很了不起。

要知道，有味道的食物都不能保持得長久。

「唔…」吃完拉麵，我喝口熱茶。

我猜，杯子中的茶葉也是重用了好幾百次，而且茶葉只有丁點那麼多，完全喝不出茶味……

不過整體上來說，是勝過大本營的乾麵包。

「…」忽然，我感覺到背後有個人拍了我的膊一下。

我轉頭望過去，那人已經離開了。

只遺下，一張紙條在地上。

我撿起紙條來看，上面寫住「*夜晚１１點，「詭區」４０６號室──黑鼠商團首領*」。

雖然我滿腦子疑問，但無疑地……我被黑鼠商團注意了。

他們是一直跟蹤我到拉麵店這裡嗎…？

原本我有想過不去赴約，但我想今天不去的話，以後若在路上進行走私，無故被人殺死的話肯定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有必要去一次。

我如紙上所言，在夜晚的十一時正到達了深森恐怖的「詭區」。

入面如老闆所說，沒一個人正常，都酷似是社會的邊緣人士。

「４０６號室，依到…？」我望住課室裡頭，像個貨倉擺住各種大型貨物。

「喀──」我敲門。

「唔洗入去，我喺到。」我身後傳來一把熟識的聲音。

我轉身望住那背靠矮牆，滿頭用黑布包紮得像恐怖份子的男人。他見我目光向住他後，慢慢地拆下了自己的黑布，外貌亦都漸漸地顯露在我面前……

「王…達尼？」眼前的人，正正是他。

「如果我係敵人，你背脊已經中咗一槍。」頭髮依舊凌亂個性的王達尼，認真地凝視住我。

「你就係嗰個黑鼠集團嘅……」

「首領。」他時常在大本營開玩笑、說屁話的模樣，在這裡都消失不見。

「…所以，你期待我會有乜反應。」我望住他。

內心，其實有點激動。

很難想像到，能再次見到大本營的人。

而且…還是半個跟我出生入死過的人。

「應該係我問你。」他反問。

開心？

「以前我就諗緊，你係咪下緊一盤好大嘅棋。」王達尼繞著我而行，說：「身為老賢最忠心嘅部下，點會去投靠不良人……直至不良人被摧毀，我多少都有啲頭緒…背後嘅真正藍圖。」

「…」

「你嘅身份，係雙面間諜……我估得有冇錯。」

我深呼吸，良久才答：「一半一半，你都呃到唔少人。」

王達尼淺淺揚起嘴角，說：「辛苦你～要陪大本營仲有不良人去演呢場戲。」說畢，他給了我一根煙。

「你點遇到我。」我也靠到矮牆前，把面具卸下咬住根煙。

「我不嬲寶琳同將軍澳兩邊走……」王達尼也咬起根煙，為自己點火抽著。

「黑鼠商團……」我轉頭望向王達尼，說：「你嘅組織？」

「嗯，專門喺各個倖存區做走私販賣生意嘅商團。」王達尼答。

「喔…」

「你呢？點解唔返去大本營。」王達尼呼出一口煙，說：「不良人完結，理應好多人要迎接你呢位背後嘅大英雄……」

「大本營唔可以只係靠我，」我望住地板，說：「我已經功成身退…。」

「所以，真相會永遠掩蓋？」

「係，必須掩體。」我點頭，說：「我嚟呢到…就係為咗過新生活。」

「新生活……」王達尼說下去：「由你入「詭區」賣嘢個陣，我先發現你喺到。」

「仲一直跟蹤我到拉麵店。」我替他說。

「見返老朋友，去飲一杯先。」王達尼拍拍我的膊，說：「我請～」

「你不如幫我點著枝煙先……」沒有火機的我，已經咬住這根煙數分鐘了。

「咁俾返嚟，」王達尼一手搶回我嘴中的煙，說：「諗諗下覺得又請你飲酒又請你食煙好唔著數……」

王達尼帶我去的酒吧，是一間坐落於寶林邨名為「YAG」的地鋪。我頭一次踏入倖存區偏西的寶林邨，這裡比我過往遊走的商業區不同，比較平民化。

周邊民宅的每家每戶都亮著隱約的火光，小朋友和老人會到樓下遊玩歡聚，加上如同燈籠的吊飾掛在半空，一種不明的溫馨感漸漸流入到心頭。

「呢到都唔少人。」我望往從前十分冷清的街道，如今都車水馬龍。

「時代唔同。」王達尼帶我入到一間偏僻的小酒吧。

「叮嚀嚀…」把門推開後，微弱的鈴鐺聲便響起了。

小酒吧入面只坐著六、七人，全部都是男人，有個小提燈掛在枝柱上，以黃淡淡的火光照亮住店內。

「嚟兩杯黑啤。」王達尼帶我坐到酒吧檯前的高椅上。

「你成日嚟？」我問。

「係～呢間酒吧，男人可以打八折。」

「感覺同你喺大本營個陣，仲好似上一秒嘅事。」我回想起遙遠的過去，至少也有大半年了。

「人永遠要前進，時代先唔會淘汰我哋。」

「睇得出……你仲前進得好緊要。」我打量住王達尼雙眸，再望回前方，說：「講俾我聽～關於黑鼠商團，到底係咩一回事。」

店子中，有位老人正演奏著輕快的爵士樂。

「就係一班由我聚集而成嘅走私部隊。」王達尼謝過帶來黑啤的酒保，先喝了一小口：「佢哋都有商業頭腦、分析才能、走向預測嘅本領，最重要都係有興趣賺錢，你唔好諗到係一班好好打嘅人先得。嘿……！我哋只係一班為咗錢而好似老鼠咁，喺黑暗嘅渠道到處走嘅非法商人。」

「即係，一啲殺傷力都冇？」我望住王達尼。

「老鼠被迫到入盡頭，都會反咬對方一口。」王達尼淡淡地帶過，並吸了口煙：「我哋嘅殺害力就係「錢」。」

「我最想問你……」我望住眼前高深莫測的王達尼，說：「你點樣由大本營嚟到寶琳倖存區？照計，你應該都唔係第一次咁做。」

「老鼠最鐘意行邊？」王達尼揚起壞人的笑容。

「下水道…？」

「條路我研探咗好耐，仲特登去渠務處搵埋下水道城市圖則嚟對照……大概用咗我三個月時間？我先可以搵出呢條獨一無二可以自由通往兩個世界嘅地下通道。」

我苦笑：「原來你咁厲害。」我喝口黑啤，想起自己冒死過來的情況。

「不過啊～你唔洗打我呢條路嘅注意。」王達尼淺淺地笑起來，望住玻璃杯中的酒：「呢條路，係我嘅財產。」

想必要探出這條究極的黃金道路，肯定要花費不少的精神。除了因為下水道幽暗非常之外，要在這般臭、窄狹、衛生惡劣、焗熱的地方研究，一定要需要強大的精神、方向感和韌力。

「我冇諗過返去。」我答。

王達尼點點頭，轉問我的事：「其實我好想知，你嚟咗寶琳倖存區之後又做咗啲乜？」

然後，我便把王達尼當做一個酒友，把自己在寶琳倖存區做的事都一一告知他。

直至酒也喝完了，故事就剛好說完。

「原來你都洞悉到周圍嘅商機…不過，我下次就建議你唔好再同個班信仰病者嘅人行咁埋，就算係買賣關係，應該講……索性唔好接近「詭區」。」

「搶到你生意？」

「唔係，個班人係潛在痴線佬…突然斬死你都唔出奇，而且皇政府一向都打壓緊信奉病者嘅人，萬一燒到你身邊就唔好。」王達尼總結下來，說：「簡單嚟講，就係風險高，回報低。」

「咁你喺「詭區」出現嘅目的又係？」我反問。

「我嘅黑鼠商團要溝通無可能喺外面，因為係實施「貨幣制度」，所以皇政府一旦發現走私嘅人，就會好嚴苛處理，唔會輕易放過……」王達尼向我說明那一區的作用：「而「詭區」，正正係因為常人唔會過去，所以會舉報你嘅人自然少好多，話雖世界上無絕對安全嘅地方。」

「再嚟多杯吧，你應該唔會咁小家。」好處永遠不嫌少。

「見你秘密拯救咗成個大本營……今日就算。」王達尼舉起手，對酒保點單：「一碟香炸麥皮蟲同兩杯小麥酒。」

「Ok～！」酒保回應。

「蟲…？」我有點疑惑。

「哈哈哈……唔洗驚，呢區倖存區有人係專門養殖呢啲蟲，提供俾我哋食，至少俾街出面搵到嘅乾淨。」

「希望真係好食。」我也希望，自己接受得到吧。

「麥皮蟲容易繁殖、成長速度快，可以作為食糧，真係低成本高收入嘅產業，如果唔係有人已經做緊，或者我都會經營下。」王達尼嘆氣。

不久，香炸麥皮蟲已經上檯了。

香味被我想像中的要誘人，酷似炸蒜爆香配落薯條的味道，不同的是口感香脆的，作為亂世中的小食是十分夠格。

「除咗個樣之外……」我閉住眼，點頭享受：「係幾好食。」

王達尼哼笑一聲，說：「有啲嘢就係要先試過先知好味。」

吃完油脆的炸物再配上小麥酒，彷彿天作之盒的絕配套餐。

「話時話，之後你打算點？」王達尼突然問。

「之後……都應該係繼續咁樣經商落去。」

「終於唔再對付病者？」王達尼笑了笑，說：「浪費咗你嘅才華。」

「我就好似一個跑酷選手咁，明知繼續跑落去自己都總有一日會跌傷出意外……」我打個比喻，讓他更易明：「所以唔想自己受傷嘅最好方法就係停跑。」

「不過老實講，你咁樣走私會好辛苦，呢一行好需要人脈同情報。」王達尼說下去：「就例如每一區倖存者嘅特性、法規、物價，唔好清楚嘅話好容易招惹危險。」

「事實上，人為咗生存就要招惹危險，係咪好諷刺。」我苦苦一笑。

有時候，也是身不由己。

「不如咁，你加入我「黑鼠商團」……」王達尼認真地盯住我，說：「我哋好缺一個對病者有全面認知嘅人。」

「我？你哋做走私，關病者乜事。」

「其實，我哋去某啲倖存區走私貨品個陣……係好危險，因為點都要行街路，點都會遇到病者並唔係條條水道，都通羅馬。」

「我喺到諗緊……」我打量住王達尼，說：「呢個，會唔會先係你請我飲酒聚舊嘅真正目的。」

「呢個係其次，見番舊相識已經好開心。」王達尼淡然地說：「你可以拒絕我。」

我思考了一陣，說：「等我送埋艾匡走先再決定。」

「寶琳公主～？好，等你。」王達尼點頭，高喊：「老闆，呢Round全場我請客！」

「Wo～～～！！！！！！」雖然酒吧只有十餘人，但眾人都發出了熱烈的聲音感謝王達尼。

「你今晚埋單大概幾多錢？」我問。

「我諗，一千幾艾幣左右？」王達尼完全沒有肉赤的表情。

「你走私咁耐，應該賺唔少？」

「我艾幣數字……」王達尼舉起食指，想了想：「至少已經上萬位數。」

「仲咁辛苦為乜。」

「錢唔會嫌多，而且依家世界千變萬化，太享受就留意唔到周圍嘅情況。」

「其實你都已經唔洗返大本營……」以王達尼在寶琳倖存區的財力。

「點都要，我想見……愛紗。」

「Aisa？」這個原因我倒是想不到：「呢個其實係日本名嚟。」

「係啊，愛紗係半個日本人。」王達尼淺澀一笑，說：「我就係鐘意佢想見佢，所以先一直返大本營。」

「……」

「或者你可能唔明，不過有啲嘢啊……係幾多錢都買唔到。」王達尼說得很帥氣。

「所以，」我問出重點：「佢接受咗你未？」

「呃…呢層…」王達尼說出真相：「咳……我仲努力緊。」

「唔…」我喝口酒。

「但係作為一個男人，喺你最失敗最頹廢個陣…有個女人出現喺你面前，仲幫咗你好多，你就永遠都唔會忘記佢。」王達尼說。

「喔…你哋初初相遇嘅故事。」我搖搖頭，也不自覺一笑：「明明係計數好精嘅人，就係輸俾一個「情」字。」

「你呢，你好似無乜愛情線咁……」王達尼搭住我的肩，說：「少佐就擺明同夏晴一齊、嗰個乜鬼阿玲咁感情用事肯定唔啱你、你成日偏心個位學生瑜小六都應該同你相差七、八歲，突然間覺得……喺你身邊遊走嘅，都好似係男人。」

說到這裡，我倆不禁心中一寒。

說笑的，我沒有伴侶也可以，我性格就是個很怪的人。

「太注重情情塔塔，就會忽略身邊嘅美好。」我說。

酒氣三分濃，大家也不自覺說起感情事來。

「假如將你嘅故事寫成書肯定好差……」王達尼酒意滿滿，哈哈大笑著：「全部主要角色都係男人嚟嘅！」

「…女人，如果真係有需要，都只要一個就夠。」微醉的我答。

在腹中的酒氣通通昇華後，原本演奏住輕快爵士樂的老人停了下來，轉為彈奏起柔情慢慢的歌曲，正好附合了現場的氣氛。

「洗唔洗介紹個俾你……嘿嘿，係我黑鼠商團嘅成員嚟。」王達尼有點狡猾地笑道。

「講個名嚟聽聽先…個名好聽再算。」我開始胡言亂語了。

「叫小老鼠寶拉！」王達尼說。

「好怪…嘅名。」

「小老鼠只係佢代號，寶拉先係佢本名。」王達尼指住自己，說：「就好似我咁……我都被稱為「黑鼠」。」

「代號…？」

「我哋走私冇可能叫同伴真名…咁樣太危險，都會用代號嚟稱呼對方。」

我點頭，拍拍他的膊：「今日都飲夠。」

「嗯…差唔多。」說畢，王達尼馬上付錢離開：「唔好喺到酒醉暈低……如果唔係會好慘。」

「…」

離開的時候，王達尼把門推開了：「咦……塊招牌調轉咗…」然後，他把原本為「YAG」的牌子，轉為正面的「GAY」。

GAY吧……

「喂…做咩突然行咁快，等埋我……」王達尼向急步離開的我招手。

今天的聚舊，就暫且結束了。

王達尼讓我下星期才決定，是否加入「黑鼠商團」助他們一臂之力。我個人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一切都要在艾匡被送回到國王手上再決定。

幾天後……

「喂，鳥嘴兄…醒啦。」白魂拍醒我，他第一次比我早起身。

不經不覺，我們已經在老闆的「寶琳柒拾」中寄宿了一個星期。

「今日要送艾匡走啦……」白魂捉緊我的膊。

「嗯…」我答。

終於來到這天了，國王出行的日子。

這一天，國王會在倖存區遊走一周，身邊都有住極多守衛。

老闆說，國王的存在純粹是一個精神的象徵，多少都會讓人感覺到依賴，且忘記自己是倖存者的身份。

一大早步出商場，就已經感覺到與平時不同的氣氛。

在倖存區居住的人都紛紛走到街道上的兩邊，等候著國王的到來，他們臉上沒有喜悅或痛恨的表情，反倒只是一張來看熱鬧的嘴臉。

儘管如此，街上還是水洩不通，必須穿越人群才行。

「艾匡，你準備好未？」我問。

「唔…」艾匡點頭：「多謝你哋…呢段時間一直保護我，雖然我唔知你哋到底係咩樣……」

「哈哈哈哈，艾匡小妹妹！準備返去迎接你嘅富貴生活啦，呢段日子有冇好唔慣啊。」白魂笑著問。

「唔洗俾人困喺嗰個郁都郁唔到嘅棺材…我已經，我已經覺得好好…」艾匡說。

相比起一般的小孩子，其實她落難時沒有大吵大鬧已經很好，是個很成熟的小女生。

「果然係公主，有咁上下教養。」我微笑。

中午時分，陽光格外普照。

133

「好多守衛……」我觀察過周圍的情況。

「一陣點搞，如果佢唔俾我哋入去。」白魂問。

「睇定啲情況先。」

不一會，一陣隆重的歡響樂從寶琳地鐵站那邊奏起，遠眺過去貌似有幾隊人馬正在徐徐地到來。是以人手抬起的大高橋，高橋上則坐住皇室貴族成員，分幾隊的前進，類似儀仗隊的人亦跟隨在旁。

「佢哋就係國王？好大嘅架勢…」白魂望住那伙人，牽住艾匡的手：「鳥嘴兄…依家送艾匡出去？」

「等陣…」我打算先看到整隊皇室成員出現。

艾匡被人綁架，十成九也是內人所為，所以小心點好。

「艾匡，你想唔想返去？」我問她一次。

「返去…皇宮入面？」她問。

「嗯，其實…我覺得你並唔討厭喺外面生活。」至少，是我在這段期間觀察到的。

艾匡仔細地想了想，答：「想…」

「唔…」我點頭，說：「咁你以後自己小心啲，你當初俾病者平權組織捉走……我覺得根本係場內部嘅陰謀。點都好，只係我推測。」

「喂…鳥嘴兄，係時候！我哋享受人生嘅時間終於到！」白魂背起艾匡，說：「捉實我，公主妹。」

「白魂，你去吧。」我不打算出去拋風頭。

「吓？鳥嘴兄…你臨時縮沙啊……」白魂訝異地望住我。

「唔係，我只係想隱藏自己身份。」往後，我還要從事走私的事業。

「咁…我好啦。」白魂說。

「唔。」

「喂停呀！！！」

背住艾匡的白魂以肉身撞開擋路的守衛，走到大馬路上高喊。

「喂…嗰個咩人嚟！！捉住佢！！！拉佢走！！！」一名守衛指揮大喊。

「我帶咗公主嚟！」白魂大喊。

「公…公主…？」那些守衛認真一點的去細看白魂背上的人。

隨即，現場一片喧嘩，路人都在討論著。

「痴線，年中都有唔少人跪喺皇宮門口話自己係國王個女！走！！」那守衛大喊。

「你夠膽拉住我！我就一刀斬死你！」白魂警戒地面對靠近的守衛。

因為前方的開路守衛隊沒有繼續前進的關係，後方的皇室的成員開始有點疑問，直至路人在討論著國王的女兒，才有一個人年約六十、頭髮灰白的老男人從高橋上搭置的營中走出。

無疑，是國王。

他用住緩慢的步伐走到前頭，待見到艾匡自己擦了擦眼睛，用不敢相信的口吻，口顫地說：「艾…艾…匡？」

「爸…？！」艾匡似乎都聽到他的呼喚聲。

「去吧，公主妹……呢一刻我先確認到你係如假包換嘅公主。」白魂把艾匡放下。

艾匡則像盲人摸黑的前進，國王等也等不及了，直接上前把艾匡兩手抱住。

之後要看的，就是白魂。

原本議論紛紛的現場，我主動掀起了掌聲去感染現場，漸漸地掌聲亦隨代說話聲了。

「原來佢就係失蹤個位艾匡公主……」、「又會咁突然嘅？」、「係公主啊…我住咁耐都未見過佢…原來係個十三、四歲嘅妹妹仔…」、「喂！喂！喂！嗰個好似真係公主喎。」

國王把艾匡抱住良久之後，才抬起頭望住白魂：「先生，你點稱呼？」他的心情，仍然有點激動。

「白魂。」他如實地答。

還好白魂他沒說出後一句，代表什麼戰場上的白色靈魂。

「你係點救到艾匡佢…」雙目炯炯帶淚的國王，繼續問：「好多人都話佢……」

「直接衝入去病者平權組織，以三十條人命作為代價。」白魂平淡如水地說。

其實，這是我早上臨時教他的回答方式，我早就決定自己不會行出去了，所以讓白魂獨自帶艾匡出去。

基於白魂他的性格，別人問什麼也可能通通說出，到時就連我利用艾匡使得病者平權組織與不良人開戰的事也難免洩露出來，所以我教了他一些基本的回答方式，讓人不會知道當中的真相。

「三…三十人條人命…！？佢憑自己殺咗三十個病者平權組織成員……？」一旁守衛有點吃驚。

國王之後又問：「咁白魂，你係嚟自邊到？」

「唔好再乎我嘅過去。」這也是，我教白魂回答的說話之一。

給對方知道自己來自「不良人」，不見得是件好事吧。

「點解你會去救艾匡…」國王感激地問。

「聽講救到佢，你會賞賜好多艾幣？」白魂說。

國王點點頭，然後向圍觀的眾人高喊：「請各位俾熱烈嘅掌聲呢位英雄──白魂！」

=x-large「Wo──！！！！！！！！！」

現場發出高昂的呼喊聲，白魂望住周圍有點愕然，頭一次面對這種情況。

「白魂勇士！」國王牽住艾匡的手，走到白魂面前：「好感激你救走咗艾匡！如果你唔介意，我想邀請你入去皇宮一齊用餐。」

「當然好啦！！！」白魂聽到這句才露出燦爛的笑容，說：「我要食肉飲酒嫁！」

「你唔出去？可以一齊領獎。」此時，老闆出現到我後面。

「我冇興趣接受人歌頌。」我抱手，在暗角望住被國王邀請上高橋的白魂。

「你朋友，會唔會返嚟跟你？」

「唔知，大家都有各自嘅路行。」我凝視住遠處的白魂，說：「跟實我，我反而唔習慣。」

就在高橋繼續前進後，我留意到跟在尾排的皇室成員中，有個我眼熟的人。

我馬上會神地凝視住那個人，錯不了……董倫。

「…」我怔了下，他怎會出現在這裡：「老闆，跟喺國王後排個班…係咩人嚟。」

「喔，係貴族～」老闆回答：「即係個班有錢、有權、有地位，或者有專業知識嘅人。」

先不要說他為何當上了貴族成員，他是如何從不良人那裡逃出後來到寶琳倖存區的……

「哈哈，又睇中咗咩商機？你望實佢哋。」老闆說。

「唔係…」

董倫，到底是一個什麼的人物。

今天國王出遊，就要艾匡公主被接回皇宮為完結，白魂也一同跟進了皇宮，即是寶琳地鐵站上蓋的私樓與會所。

而我都總算拋下了，最後一個包袱。

坐在「寶琳柒拾」，我吃著老闆精心製作的醬油炒麵。

我大腦沒有空間去感受那咸干的味道，一腦都是今天看見董倫的畫面。

「考慮成點，」王達尼出現到我面前，並拿著樽威士忌坐下：「Time is money啊。」

「你知唔知，董倫出現喺呢個倖存區……」一見他來，我便問。

「我第一次…同你喺大本營八樓爆格個條友？」王達尼有點印象。

「係。」

「我唔清楚，可能佢最近先嚟。」

「嗯，佢最近先入到呢個倖存區。」

「係咪都唔緊要，只要對你冇影響。」

「…」我也不清楚他對我的影響。

「講返正題先，我叫你諗嘅事，考慮成點？」

「做你哋嘅病者保鏢？其實，點解你哋唔搵「病獵」。」我對王達尼說：「聽講呢到山邊，有一座病獵公會。」

王達尼聽我這般說，便緩緩地取出一根煙出來點燃抽著，彷彿即將要說出一個悠長的故事：「你新嚟，你可能唔明病獵公會發生過咩事。」

「睇你樣，好似有段故事？」我說。

「邊行邊講。」王達尼站起。

於是，我跟他在大街商場中邊行邊說著。

「你講嘅病獵公會，其實已經沒落咗。」王達尼嘆出口煙氣，說：「而且……已經冇人想提。」

「唔好再賣關子，講重點。」我說。

「大概，已經係一年多之前嘅事～？個公會入面有個好出名嘅傳說級病獵，被寶琳倖存區嘅人稱為**「白鯨」**，實力出眾嘅佢仲聚集咗一班有意對付病者嘅菁英病獵。」王達尼帶點婉惜地說：「可惜，佢似乎發現咗一啲重要線索，有一次佢帶住差唔多全隊病獵公會嘅人出去調查之後……就冇咗返過嚟。」

「…」

「後來，有人喺寶康公園發現咗，幾乎全隊人嘅殘骸。」王達尼搖搖頭，說：「呢個消息一傳開，大家原本嘅希望都變成死灰……冇再諗過任何改變命運嘅轉機。」

王達尼帶我離開商場後，指住遠方的山邊：「佢哋個公會，就係個座聖堂。係喺倖存區範圍外面，不過得一條馬路相隔。」

我凝視住那唯獨地坐落於山邊的聖堂，說：「我哋有冇機會，入去睇下。」

「咳～要入去都得，聽聞「白鯨」消失之後，只係得番兩、三個當日冇去調查嘅公會成員喺入面。」王達尼把手上的威士忌給了我，說：「飲啖吧，天氣凍。」

「…」我目光不移地遠眺那間聖堂，並喝口王達尼給的威士忌。

寒風依舊刺骨。

我跟王達尼走了十分鐘左右的路，便到了那兒的邊境，只見三、四名守衛在看守著出入口，彷彿那荒廢的病獵聖堂，早已被人遺棄在一角般。

「喂，哥仔。」王達尼拿去我手上喝得所餘無乎的威士忌，轉讓給出入口的守衛：「整啖？」

倖存區守衛有點疑惑地接過威士忌，先嗅了嗅：「你係……」

王達尼交付了十塊艾幣到他手上：「有啲事要出一出去。」原來是賄賂。

「你咁樣我好難做，呢家咁夜係禁止出去……」

「好快，我哋去一去前面座山間聖堂。」王達尼說。

「今日指揮咁啱唔喺到……」守衛咬咬牙，說：「我當見唔到，但冇下次。」

透過小手段，我們成功離開了寶琳倖存區。

原本議論紛紛的現場，我主動掀起了掌聲去感染現場，漸漸地掌聲亦隨代說話聲了。

「原來佢就係失敗個位艾匡公主……」、「又會咁突然嘅？」、「係公主啊…我住咁耐都未見過佢…原來係個十三、四歲嘅妹妹仔…」、「喂！喂！喂！嗰個好似真係公主喎。」

國王把艾匡抱住良久之後，才抬起頭望住白魂：「先生，你點稱呼？」他的心情，仍然有點激動。

「白魂。」他如實地答。

還好白魂他沒說出後一句，代表什麼戰場上的白色靈魂。

「你係點救到艾匡佢…」雙目炯炯帶淚的國王，繼續問：「好多人都話佢……」

「直接衝入去病者平權組織，以三十條人命作為代價。」白魂平淡如水地說。

其實，這是我早上臨時教他的回答方式，我早就決定自己不會行出去了，所以讓白魂獨自帶艾匡出去。

基於白魂他的性格，別人問什麼也可能通通說出，到時就連我利用艾匡使得病者平權組織與不良人開戰的事也難免洩露出來，所以我教了他一些基本的回答方式，讓人不會知道當中的真相。

「三…三十人條人命…！？佢憑自己殺咗三十個病者平權組織成員……？」一旁守衛有點吃驚。

國王之後又問：「咁白魂，你係嚟自邊到？」

「唔好再乎我嘅過去。」這也是，我教白魂回答的說話之一。

原本議論紛紛的現場，我主動掀起了掌聲去感染現場，漸漸地掌聲亦隨代說話聲了。

「原來佢就係失敗個位艾匡公主……」、「又會咁突然嘅？」、「係公主啊…我住咁耐都未見過佢…原來係個十三、四歲嘅妹妹仔…」、「喂！喂！喂！嗰個好似真係公主喎。」

國王把艾匡抱住良久之後，才抬起頭望住白魂：「先生，你點稱呼？」他的心情，仍然有點激動。

「白魂。」他如實地答。

還好白魂他沒說出後一句，代表什麼戰場上的白色靈魂。

「你係點救到艾匡佢…」雙目炯炯帶淚的國王，繼續問：「好多人都話佢……」

「直接衝入去病者平權組織，以三十條人命作為代價。」白魂平淡如水地說。

其實，這是我早上臨時教他的回答方式，我早就決定自己不會行出去了，所以讓白魂獨自帶艾匡出去。

基於白魂他的性格，別人問什麼也可能通通說出，到時就連我利用艾匡使得病者平權組織與不良人開戰的事也難免洩露出來，所以我教了他一些基本的回答方式，讓人不會知道當中的真相。

「三…三十人條人命…！？佢憑自己殺咗三十個病者平權組織成員……？」一旁守衛有點吃驚。

國王之後又問：「咁白魂，你係嚟自邊到？」

「唔好再乎我嘅過去。」這也是，我教白魂回答的說話之一。

134

給對方知道自己來自「不良人」，不見得是件好事吧。

「點解你會去救艾匡…」國王感激地問。

「聽講救到佢，你會賞賜好多艾幣？」白魂說。

國王點點頭，然後向圍觀的眾人高喊：「請各位俾熱烈嘅掌聲呢位英雄──白魂！」

=x-large「Wo──！！！！！！！！！」

現場發出高昂的呼喊聲，白魂望住周圍有點愕然，頭一次面對這種情況。

「白魂勇士！」國王牽住艾匡的手，走到白魂面前：「好感激你救走咗艾匡！如果你唔介意，我想邀請你入去皇宮一齊用餐。」

「當然好啦！！！」白魂聽到這句才露出燦爛的笑容，說：「我要食肉飲酒嫁！」

「你唔出去？可以一齊領獎。」此時，老闆出現到我後面。

「我冇興趣接受人歌頌。」我抱手，在暗角望住被國王邀請上高橋的白魂。

「你朋友，會唔會返嚟跟你？」

「唔知，大家都有各自嘅路行。」我凝視住遠處的白魂，說：「跟實我，我反而唔習慣。」

就在高橋繼續前進後，我留意到跟在尾排的皇室成員中，有個我眼熟的人。

我馬上會神地凝視住那個人，錯不了……董倫。

「…」我怔了下，他怎會出現在這裡：「老闆，跟喺國王後排個班…係咩人嚟。」

「喔，係貴族～」老闆回答：「即係個班有錢、有權、有地位，或者有專業知識嘅人。」

先不要說他為何當上了貴族成員，他是如何從不良人那裡逃出後來到寶琳倖存區的……

「哈哈，又睇中咗咩商機？你望實佢哋。」老闆說。

「唔係…」

董倫，到底是一個什麼的人物。

今天國王出遊，就要艾匡公主被接回皇宮為完結，白魂也一同跟進了皇宮，即是寶琳地鐵站上蓋的私樓與會所。

而我都總算拋下了，最後一個包袱。

坐在「寶琳柒拾」，我吃著老闆精心製作的醬油炒麵。

我大腦沒有空間去感受那咸干的味道，一腦都是今天看見董倫的畫面。

「考慮成點，」王達尼出現到我面前，並拿著樽威士忌坐下：「Time is money啊。」

「你知唔知，董倫出現喺呢個倖存區……」一見他來，我便問。

「我第一次…同你喺大本營八樓爆格個條友？」王達尼有點印象。

「係。」

「我唔清楚，可能佢最近先嚟。」

「嗯，佢最近先入到呢個倖存區。」

「係咪都唔緊要，只要對你冇影響。」

「…」我也不清楚他對我的影響。

「講返正題先，我叫你諗嘅事，考慮成點？」

「做你哋嘅病者保鏢？其實，點解你哋唔搵「病獵」。」我對王達尼說：「聽講呢到山邊，有一座病獵公會。」

王達尼聽我這般說，便緩緩地取出一根煙出來點燃抽著，彷彿即將要說出一個悠長的故事：「你新嚟，你可能唔明病獵公會發生過咩事。」

「睇你樣，好似有段故事？」我說。

「邊行邊講。」王達尼站起。

於是，我跟他在大街商場中邊行邊說著。

「你講嘅病獵公會，其實已經沒落咗。」王達尼嘆出口煙氣，說：「而且……已經冇人想提。」

「唔好再賣關子，講重點。」我說。

「大概，已經係一年多之前嘅事～？個公會入面有個好出名嘅傳說級病獵，被寶琳倖存區嘅人稱為**「白鯨」**，實力出眾嘅佢仲聚集咗一班有意對付病者嘅菁英病獵。」王達尼帶點婉惜地說：「可惜，佢似乎發現咗一啲重要線索，有一次佢帶住差唔多全隊病獵公會嘅人出去調查之後……就冇咗返過嚟。」

「…」

「後來，有人喺寶康公園發現咗，幾乎全隊人嘅殘骸。」王達尼搖搖頭，說：「呢個消息一傳開，大家原本嘅希望都變成死灰……冇再諗過任何改變命運嘅轉機。」

王達尼帶我離開商場後，指住遠方的山邊：「佢哋個公會，就係個座聖堂。係喺倖存區範圍外面，不

過得一條馬路相隔。」

我凝視住那唯獨地坐落於山邊的聖堂，說：「我哋有冇機會，入去睇下。」

「咳～要入去都得，聽聞「白鯨」消失之後，只係得番兩、三個當日冇去調查嘅公會成員喺入面。」王達尼把手上的威士忌給了我，說：「飲啖吧，天氣凍。」

「…」我目光不移地遠眺那間聖堂，並喝口王達尼給的威士忌。

寒風依舊刺骨。

我跟王達尼走了十分鐘左右的路，便到了那兒的邊境，只見三、四名守衛在看守著出入口，彷彿那荒廢的病獵聖堂，早已被人遺棄在一角般。

「喂，哥仔。」王達尼拿去我手上喝得所餘無乎的威士忌，轉讓給出入口的守衛：「整啖？」

倖存區守衛有點疑惑地接過威士忌，先嗅了嗅：「你係……」

王達尼交付了十塊艾幣到他手上：「有啲事要出一出去。」原來是賄賂。

「你咁樣我好難做，呢家咁夜係禁止出去……」

「好快，我哋去一去前面座山間聖堂。」王達尼說。

「今日指揮咁啱唔喺到……」守衛咬咬牙，說：「我當見唔到，但冇下次。」

透過小手段，我們成功離開了寶琳倖存區。

位於倖存區外面，一街之隔的山邊聖堂，我們徒步行走就能到達。只是上山的路徑還得花一點腳力，先要行上一條大斜坡，再踏上好幾層的樓梯才能正式到達聖堂門口。

建在山邊的聖堂，外圍的牆身被藤蔓依附生長著，顯然已經長期沒人打理。

雖有荒廢之態，但彷彿聖氣猶在。

「入去？」與我停在門口的王達尼望向我，用腳踏熄了煙頭：「你好似……對呢到好有興趣。」

「我哋入去睇下。」我把聖堂的門推開。

我心裡有一種奇妙的感覺，

到底，還有誰能這般犧牲自己，去成就這個世界。

「病獵……」王達尼望住聖堂內的周圍，說：「一個同送死冇分別嘅職業。」

聖堂內建築不浮而華，每一木一柱都乾淨冇瑕。在不知哪來的火光照射下，周遭都是暖眼的米色，稍為暗的地方則是麥色。

這裡沒有外來的雜音，因為遠離了寶琳那邊的商業區，莊嚴非常。

「呢座聖堂係幾靚，有錢我都會買咗佢……」王達尼有點婉惜地說：「可惜起喺倖存區外面。」

從前在西方教堂才見到神聖的弧彎拱門，現在都一一收在我眼內。

「冇人…？」我望住鬼影都沒一隻的聖堂。

「你哋想搵邊個？」悠然，一把如銀鈴般的女聲從聖堂側門傳來。

我們轉頭望去，發現一位修女裝扮的女性。烏黑濃密的長髮上，戴住了看上去飄渺淡薄的頭紗，身上穿住雪白的聖袍，並戴住了復古的圓框眼鏡。

「我…呃我哋係……」王達尼有點緊張。

「佢想請病獵。」我代王達尼說。

「喂……唔好幫我亂講嘢。」王達尼拉一拉我袍袖。

「佢哋暫時都唔喺到。」她說。

「呢到歷史睇落幾遙遠……」

「嗯。」對方去倒了杯奶茶給我們，說：「你哋有咩事情要託付我哋？」

「可唔可以喺到淨坐…哈哈哈哈！」王達尼哈哈大笑地說。

「隨便。」

「病獵公會？」我坐到一張長椅上，說：「任何有關病者嘅事，都可以搵你哋？」

「嗯，」對方點頭，說：「只要係能力範圍之內，報酬又足夠嘅話。」

「喔，要報酬啊……」王達尼聽到這句後，搖搖頭有點苦惱：「果然搵自己人好啲……」

「病獵公會仲有幾多人？呢到睇落好似得你一個。」我望住那女生。

「三個，叫賴桑同奎斯。」她優雅地點點頭，說：「仲有我，Nina。」

「你成個聖女咁款，你都係病獵嚟？好難相信……」王達尼盯住她。

「我只係負責打理呢到一切。」Nina說。

「喔～其實我都係嚟參觀下。」王達尼說。

「唔～隨便。」

「聽聞呢到曾經有過一位好出名嘅病獵……叫白鯨？」我望住Nina。

「白鯨…佢係我哋公會第一代病獵會長。」她如實地說：「之後一次出外調查嘅行動……」

「咁依家嘅病獵公會嘅會長，係邊個？」

「唔～仲未有，因為白鯨只係失蹤。」

「失蹤…都已經成年，你哋應該好清楚咩事……」王達尼毫不掩飾地說。

「雖然搵到其餘公會同伴病獵嘅屍骸，不過唯獨白鯨…佢嘅屍體都仲未搵到，表示仲有機會生存緊。」Nina面不改色地說：「所以，我仲相信佢係存活。」

在這麼舒服的環境，我們坐了一會。

「真係好，居然唔會趕走人。」我不自覺淺笑：「仲以為呢到係私人禁地。」

而且，是個寧靜的地方。

「反正已經好冷清，多一、兩個人未尚唔係好事。」Nina微笑：「呢到一向被倖存區嘅人當做危險之地。」

「當然啦…」王達尼周圍地探頭凝視，說：「你哋起喺倖存區外面…有做啲同病者有關連嘅工作。」

「係呢，兩位點解咁突然參觀呢到？除咗我兩位同伴之外，我都好耐冇同過其他人傾計。」Nina說。

「我以前…係做相關嘅工作。」我說。

「即係你都有對付病者嘅經驗？」

「嗯，所以聽講呢到有病獵公會……就覺得總要嚟睇下。」這感覺是好奇？也不完全是。

「喺呢個世界搵到同自己做住同一件事嘅人，覺得自己並唔係孤單，係一件幸福嘅事。」她對我說。

「…係。」我按住面具，笑了笑：「我仲以為成個世界得我一個，以前咁熱衷去對付病者。」

這種公會，我覺得有如「希望」的存在。

「多謝你杯奶茶。」我們是時候走了。

「嗯，再見。」她點頭。

我和王達尼離開聖堂後，都有種心靜的感覺。

是脫離了人類社會的束縛，靜下來才能體會到的心跳聲。

「參觀完啦？考慮成點。」王達尼馬上又問：「加入我商團嘅事。」

我望地上的石階，又望了天上的皎月想了想，說：「暫時性加入，遲啲我會自立門戶。」我都不想再受任何事束縛，錢賺夠就算了。

「嘿，你能力足夠嘅話隨便～」王達尼說。

突然，一陣警報聲響起……

聲音正正源於我們身後的聖堂！

「哇…咩事？！」王達尼嚇得聳了下肩：「唔通……」

接著，道別不到一分鐘的Nina把聖堂大門開了，對我們說：「請你哋立即入返嚟。」

「咩事？」我問。

這聲音比起警報聲，更像是教堂大鐘響起時發出的聲音。

「佢哋嚟緊，」Nina望向混沌的天空，說：「喺天空盤旋嘅病者。」

「病翼……」我望住Nina指的那邊，的確一群病爪正從高空飛往寶琳倖存區。

「呢個鐘聲……係代表即將有病者入侵個陣，病獵公會要發出嘅聲報嚟。」經常遊走各地倖存區的王達尼向我解釋：「所有人聽到鐘聲，都要立即返入建築物入面，除咗守衛。」

話未說完，那群飛翔得極快的病翼已經去到寶琳倖存區上方，俯衝向地面的人類，用那銳利的勾爪把人抓起飛到半空之上，一陣慘絕人寰的救命聲隨即傳來……

「唔好再企喺外面，入去先！」王達尼推住我的背進去聖堂。

「我通報得太遲…」Nina從側邊的樓梯，走上到聖堂二樓去。

「居然會有呢種事……」剛才幾個人類被活生生地抓到半空之上的畫面，還在我腦裡。

「呢個算係寶琳倖存區嘅唯一缺點，病翼有時會突然飛入倖存區襲擊人類。」王達尼苦惱地說：「距離上次發生呢啲事…已經係兩個月之前。」

「…我哋冇嘢做到？」我說。

「有，匿好。」王達尼簡短地答。

之後，我跟了Nina上到二樓，上面的牆身都是由書櫃而成，放滿住不同的書籍。而Nina她，正正用著一個單筒望遠鏡觀察著城區病翼的行動。

「有咩用？」我走上前，問。

「觀察佢哋飛向嘅範圍，可以判斷出佢哋嘅巢穴大約位置。」她鎮靜地答。

不久，持有自製弓箭的守衛紛紛走出街頭上，對天空的病翼發箭，但準成度和力度弱得沒話說……

被病翼捉起的大人，都被抓到十多樓的高空，再鬆爪放下讓他們活活地墜地摔死。「砰─砰─砰──」的人類墜地聲，每一下都無比的沉重。

「依個畫面……夠我發一個月惡夢。」在聖堂二樓大窗前到這幕的王達尼，感到後悔不已。

「嘻嘎…嘻哈哈嘎嘎！！嗥嗥嗥……」、「嗥！啾啾，啅啅──」、「咭嘻！！！咯啾峪，嘿嘿嘿嘿…」

聯群結黨的病翼在天上發出不知名的聲音，但感覺上……就像對人類的嘲笑一樣。

其中一隻病翼更像留意到我們般，把一個年約四十的女婦人抓緊飛來聖堂這邊，再用力地甩爪一擲！那名女婦人的身軀隨即飛向過來……

「小心…！」王達尼大喊。

我馬上把望遠鏡前的Nina撲下，「呯──！」清脆的玻璃碎裂聲，那名被病翼擲過來的女婦人撞破了玻璃窗，撞死在聖堂二樓內。

「…」玻璃碎末，都飛到我背上。

「喂…喂！！」王達尼凝望住那名被擲進來的女婦人……已經死掉了。

「二樓唔安全，落去。」Nina說。

「好多病翼……」我站起，並扶起了她。

「佢哋每次嘅目的都係捉走一啲細路返去自己巢穴。」Nina不安地說：「估計…今次又要捉走一批先會停止。」

「捉走細路？有咩用…」我們總算落到一樓了，完全密封的空間。

「唔清楚，我哋冇咁多人手去調查。」Nina答。

「唉…」王達尼靠牆坐下，嘆氣：「咁樣俾病者搞一搞，估計區內好多貨物又會升價。」

我們三人在一樓渡過了最不平穩的一晚，待病翼飛走離去的時候，已經是凌晨兩時多。原本一片喧嘩聲的熱鬧倖存區，只餘得一片死寂。

人們聽見沒聲了，便爭相地探頭出窗外凝望情況。

不少從高空墜地而死的人，屍件都橫飛著或是變得稀巴爛。

慘狀一片。

那一晚，守衛都忙著清理屍體。

翌日大家都照常地上班、閒逛，就像不曾發生過一樣。

但能偶然聽到街上哭得很慘的倖存者得知，他們有些人當中失去了孩子，被病翼抓走去了。「喺呢個世界搵到同自己做住同一件事嘅人，覺得自己並唔係孤單，係一件幸福嘅事。」她對我說。

「…係。」我按住面具，笑了笑：「我仲以為成個世界得我一個，以前咁熱衷去對付病者。」

這種公會，我覺得有如「希望」的存在。

「多謝你杯奶茶。」我們是時候走了。

「嗯，再見。」她點頭。

我和王達尼離開聖堂後，都有種心靜的感覺。

是脫離了人類社會的束縛，靜下來才能體會到的心跳聲。

「參觀完啦？考慮成點。」王達尼馬上又問：「加入我商團嘅事。」

我望地上的石階，又望了天上的皎月想了想，說：「暫時性加入，遲啲我會自立門戶。」我都不想再受任何事束縛，錢賺夠就算了。

「嘿，你能力足夠嘅話隨便～」王達尼說。

突然，一陣警報聲響起……

135

「救…救番我個仔！求下你！！！」昨晚失去兒女的家屬，都跪了在皇政府總部前哭訴，但顯然沒什麼用途。

因為根本，就沒人有能力把他們救回來。

「每次病翼一來襲，都總有呢啲失去咗家人嘅倖存者，你好快會習慣呢啲哀喊聲。」王達尼對我說。

「病翼一捉走咗，啲細路就返唔到嚟？」我望住那群悲慘的家屬。

「嗯，冇一個返到嚟。」

突然，一位衣著光鮮的青年人走到他們面前，他嘴角總是揚住自傲的笑容，說：「真係慘～拎去用吧。」那青年人向天一灑，數十多塊艾幣便落下。

地上發出「叮…叮叮…叮叮叮…叮…」的金屬聲音。

「哇…」那幾十名失去親人的家屬見到如雨水落下的艾幣，悲痛的心情就突然收下，隨而代之是一張驚愕的臉，接著便專心的伏下撿錢。

「呢個人…」王達尼望向他。

我的視線亦移到那富有的青年人臉上，是貴華……那個跟我做第一宗不法交易的寶琳貴族。

「繼續執！繼續執吧～！要好好忘記傷痛。」貴華繼續灑起艾幣到天上，任由傷心的家屬去撿錢。

「…真係慷慨。」我望住貴華。

「嘛～資本主義下，總有呢啲嫌錢多嘅二世祖。」王達尼向我解釋。

在貴華開始地灑錢的同時，他無意地察覺到一旁觀看著的我，原本面上炫富的滿足表情瞬間轉變，變得帶住……畏怕？

「喂…你識佢？」王達尼笑著問：「定係你個面具太恐怖，點解佢好似好驚你咁。」

「識佢，仲做過一啲走私交易。」我答。

「喔？真係？」王達尼雖然疑惑，但也很好奇：「你舊客睇落幾富貴。」

「嗯…大概。」

王達尼忽然自作主張地上前，向貴華握手：「你好！先生。」

他打算做什麼？

「你…你好。」貴華仍然有點畏怯的望住後面的我，再望向王達尼：「佢係你朋友？」

「我生意伙伴姐，哈哈哈哈……」王達尼反問：「咁你呢？」

貴華低頭，顯然有住不可告人的秘密。

對，我之間才知道的秘密。

「睇落你哋都好似識咁，就一齊去附近飲杯咖啡喇！」王達尼擅自搭住貴華的肩，並對我招手：「一齊去！」

「唔…唔洗啦！」貴華的腔調十分震顫。

「要嘅要嘅，我一直好想識貴華先生你呢啲咁慷慨、大方、有善、無私嘅富人。」王達尼已經半強制地搭住貴華前進。

而我，則抱住雙手跟在後面。

那年輕的胖子好像有點害怕我。

「你平時興趣係啲咩？」王達尼就像捉到了商機一樣，對貴華死握不放。

「係…係……打木球…仲…仲有玩下高爾夫球咁…」貴華盡量保持鎮靜的答。

「真係高尚嘅興趣呢。」

「我都係走先……」貴華十分害怕。

「唔好走，有嘢益你。」王達尼向他單眼。

轉眼間，我們已到達位於新都城三期的一間咖啡廳。入面裝修及格局都十分通明，不過店子沒有坐滿顧客，估計是價格太過昂貴的關係。

「嚟，我要杯即溶咖啡，你要咩？」王達尼一坐下軟軟的沙發上，就問我。

「熱茶。」我答。

「老闆你呢？」王達尼又問貴華。

「我…呃…」

「就要件蛋糕。」王達尼幫他下了主意。

「蛋糕…」我望望價目表，蛋糕在寶琳倖存區中簡直是天價……

一件就需要上三、四百艾幣。

王達尼左手兩手，各牽住我們：「可能你哋當中有啲誤會，不過我都想你哋忘記。」他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我…我忘記唔到……」貴華瞳孔開始收縮，彷彿回憶起什麼。

「其實叫貴華先生你嚟，我係想同你傾下生意，或者可以講做認識下你。」王達尼向貴華說。

「有咩傾？我以後唔會再信外面嘅商家……」貴華說。

「你每日咁遊手好閒周圍行，肯定好想做出一番大事吧。」王達尼說。

「嘻…」貴華彷彿忘了我帶來的影響般，自傲的神色又再回來：「其實我有時候都諗過嘅～例如起間好似咁嘅咖啡廳，睇落都唔錯！最近我睇緊一啲關於成功創業嘅書。」

「你都鐘意睇書？」我意想不到，會看那種重口味東西的人居然也有清淡的喜好。

「……」貴華不敢直視我，繼續望住王達尼：「俗語有話，一日不讀書言語乏味，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啊嘛，嘻嘻。」

「你仲鐘意睇咩書？」王達尼繼續問。

「未病變之前……我都幾鐘意一個作者，佢有一本書叫《背叛者》都幾好睇！」貴華說得開心：「可惜～皇政府已經列入做禁書名單之一，因為含有煽動政權嘅意味喺入面。」

「你想睇？我哋可以幫你搵到。」王達尼淺淺地笑著。

「係違禁品嚟！唔洗幫我搵！」貴華急說。

「交喺我哋身上吧，絕對幫到你搵個到想睇嘅小說。」王達尼拍拍貴華的膊。

「犯法嘢，我身為貴族絕對唔會做！」貴華斬釘截鐵地說。

王達尼靠到我耳邊，低語：「幫下口，生意係咁嚟。」

「你唔覺得與別不同嘅貴族好型？」於是我開腔。

「吓？」

「你係唯一做犯法嘢，睇犯法書嘅貴族，你唔覺得咁樣好酷炫咩！？」我反問。

「酷…酷炫！！？」貴華大驚。

「唔，講得冇錯。」王達尼點頭附和：「我一向覺得犯法嘅人係型到核爆，無畏咁挑戰政權，呢種男人萬中無一。」

「只係睇一本書渣喎……」貴華低聲說。

「已經好有型，連睇閱讀都要睇禁書，呢種叛逆嘅生活態度無人能及。」王達尼說。

「壞壞又帶點帥氣，呢種生活方式嘅男人係最型。」我說。

在你一言，我一語下，貴華的價值觀好像受到衝擊一樣，苦惱地細思著：「真係型咩……」

「當然。」我跟王達尼異口同聲地說，且舉起了姆指。

「咁…你哋搵唔搵到……《哈姆雷特》英文版俾我？」貴華身子傾前，低聲地問：「睇《哈姆雷特》好似比較高尚啲…」

「冇問題～冇問題，重點係要支付訂金先。」王達尼高興地攤出手掌。

「…要幾多艾幣？」

「二千吧！」

「二…二千！！？？」貴華又吃了一驚：「好似太貴！」

「你去一轉倖存區嘅木球會玩，都要洗百幾艾幣啦～少少錢老闆你唔會俾唔起呱。」

「蛋糕、熱茶仲有即溶咖啡，請慢用。」侍應把我們點的東西都拿來了。

「你連食件蛋糕都要洗成三、四百，睇一本書都差唔多。」

不能讓貴華有思考冷靜的空間，於是我又說：「先交訂金一千。」

「呃…」貴華慢慢地掏出一千艾幣，好像想要快點脫險：「噫…好啦好啦……」

「好！多謝你貴華先生，書一到手我哋會派專人通知你。」王達尼急急喝完即溶咖啡，就拉住我走。

一場突如其來的交易，就這麼結束了。

出去之後，我才有空對王達尼發問：「點解？點解要搵呢條友做生意。」

「佢咁鐘意炫富，應該都係個種覺得自己與別不同嘅人嚟，況且……搵呢啲貴族嘅水魚生意，仲好過出倖存區搵命搏。」王達尼雙手托在後腦：「喺倖存區做生意頂多會遇到守衛阻撓，但出到去就有機會遇到病者同惡意倖存者。」

「之後落嚟，係時候教下你走私嘅技巧，呢次就當係個經驗。」王達尼對我說。

「好。」我相信王達尼的經驗總比我高，應該會學到有用的東西。

他教我，走私非法貿易品的第一步就是剛才的行為，洞悉商機。例如先找一個適當的客戶，評估貿易品可尋的程度。

像《哈姆雷特》這種著名的外國文學書籍，是很容易找到的，可能只需去其他倖存區的賣書商人或荒廢的書局找找。

接下來，就要評估外出搜索目標物品的路線及風險。這一方面，王達尼在「詭區」的倉庫中，有個人是專家，她能好好規劃好一切。

「介紹你識，」王達尼把我帶到去「詭區」的貨品倉庫，介紹一個人我認識：「佢叫小老鼠寶拉。」

王達尼指住倉庫中，正點算著貨品的一位女生。她矮矮的、穿住黑色的冬季大衣並戴住了冷帽，感覺好凍的樣子。

「寶拉，我新拍擋。」王達尼想想如何介紹我：「就叫佢……黑鴉。」

「…」她望了望我，繼續點算貨品。

「咁我哋依家要做嘅，就係調查邊到有《哈姆雷特》？」我問。

「係，先搵下區內嘅書局先。」

說這麼多廢話，還是要直接去調查。

寶琳倖存區有住大大小小的書局，而且人流也不少，相信閱讀已經變成了亂世中的一種娛樂，或是心靈寄託。

如我們所料，一般書局都沒有販賣這本外國名著，因為屬違法的。

「應該要出去搵。」跟我找了一整天的王達尼，無奈地搖頭。

「新都城一期個間「哈姆雷特」，會唔會有。」我說。

「個間雖然係乜都有得買嘅雜貨鋪，但係都只會賣正常嘅嘢。」

「我係指，佢個名……咁啱都叫哈姆雷特。」

「係喎，可以去睇睇。」

「我自己去交涉吧。」對方是病者平權組織的背後支助人。

「你？」

「要信得過我。」說罷，我就徑自前去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四字的霓虹燈，總能大剌剌地掛在店舖上。

大概，是跟瓦安身份地位有關吧。

「我要見你哋老闆，瓦安。」我入去之後，的第一句。

「見…老闆？佢去咗打木球，你等等……」職員禮貌地說。

於是，我在哈姆雷特中逛了一會兒，直至瓦安回來。

那時，已經是下午時分了。

「老闆…今朝有位客人搵你。」職員向回來的瓦安說。

「邊個！？」一貫咬住雪茄形象的瓦安，有點粗獷地問。

「就係佢…」職員指住我。

「喔……呵呵呵，係啊，後生仔。」瓦安似乎認得我。

「我有啲嘢想問你買。」

「哦～？」瓦安有點好奇，指住辦公室：「有咩入去先講～」「我生意伙伴姐，哈哈哈哈……」王達尼反問：「咁你呢？」

貴華低頭，顯然有住不可告人的秘密。

對，我之間才知道的秘密。

「睇落你哋都好似識咁，就一齊去附近飲杯咖啡喇！」王達尼擅自搭住貴華的肩，並對我招手：「一

齊去！」

「唔…唔洗啦！」貴華的腔調十分震顫。

「要嘅要嘅，我一直好想識貴華先生你呢啲咁慷慨、大方、有善、無私嘅富人。」王達尼已經半強制地搭住貴華前進。

而我，則抱住雙手跟在後面。

那年輕的胖子好像有點害怕我。

「你平時興趣係啲咩？」王達尼就像捉到了商機一樣，對貴華死握不放。

「係…係……打木球…仲…仲有玩下高爾夫球咁…」貴華盡量保持鎮靜的答。

「真係高尚嘅興趣呢。」「我生意伙伴姐，哈哈哈哈……」王達尼反問：「咁你呢？」

貴華低頭，顯然有住不可告人的秘密。

對，我之間才知道的秘密。

「睇落你哋都好似識咁，就一齊去附近飲杯咖啡喇！」王達尼擅自搭住貴華的肩，並對我招手：「一齊去！」

「唔…唔洗啦！」貴華的腔調十分震顫。

「要嘅要嘅，我一直好想識貴華先生你呢啲咁慷慨、大方、有善、無私嘅富人。」王達尼已經半強制地搭住貴華前進。

而我，則抱住雙手跟在後面。

那年輕的胖子好像有點害怕我。

「你平時興趣係啲咩？」王達尼就像捉到了商機一樣，對貴華死握不放。

「係…係……打木球…仲…仲有玩下高爾夫球咁…」貴華盡量保持鎮靜的答。

「真係高尚嘅興趣呢。」

136

「我都係走先……」貴華十分害怕。

「唔好走，有嘢益你。」王達尼向他單眼。

轉眼間，我們已到達位於新都城三期的一間咖啡廳。入面裝修及格局都十分通明，不過店子沒有坐滿顧客，估計是價格太過昂貴的關係。

「嚟，我要杯即溶咖啡，你要咩？」王達尼一坐下軟軟的沙發上，就問我。

「熱茶。」我答。

「老闆你呢？」王達尼又問貴華。

「我…呃…」

「就要件蛋糕。」王達尼幫他下了主意。

「蛋糕…」我望望價目表，蛋糕在寶琳倖存區中簡直是天價……

一件就需要上三、四百艾幣。

王達尼左手兩手，各牽住我們：「可能你哋當中有啲誤會，不過我都想你哋忘記。」他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我…我忘記唔到……」貴華瞳孔開始收縮，彷彿回憶起什麼。

「其實叫貴華先生你嚟，我係想同你傾下生意，或者可以講做認識下你。」王達尼向貴華說。

「有咩傾？我以後唔會再信外面嘅商家……」貴華說。

「你每日咁遊手好閒周圍行，肯定好想做出一番大事吧。」王達尼說。

「嘻…」貴華彷彿忘了我帶來的影響般，自傲的神色又再回來：「其實我有時候都諗過嘅～例如起間好似咁嘅咖啡廳，睇落都唔錯！最近我睇緊一啲關於成功創業嘅書。」

「你都鐘意睇書？」我意想不到，會看那種重口味東西的人居然也有清淡的喜好。

「……」貴華不敢直視我，繼續望住王達尼：「俗語有話，一日不讀書言語乏味，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啊嘛，嘻嘻。」

「你仲鐘意睇咩書？」王達尼繼續問。

「未病變之前……我都幾鐘意一個作者，佢有一本書叫《背叛者》都幾好睇！」貴華說得開心：「可惜～皇政府已經列入做禁書名單之一，因為含有煽動政權嘅意味喺入面。」

「你想睇？我哋可以幫你搵到。」王達尼淺淺地笑著。

「係違禁品嚟！唔洗幫我搵！」貴華急說。

「交喺我哋身上吧，絕對幫到你搵個到想睇嘅小說。」王達尼拍拍貴華的膊。

「犯法嘢，我身為貴族絕對唔會做！」貴華斬釘截鐵地說。

王達尼靠到我耳邊，低語：「幫下口，生意係咁嚟。」

「你唔覺得與別不同嘅貴族好型？」於是我開腔。

「吓？」

「你係唯一做犯法嘢，睇犯法書嘅貴族，你唔覺得咁樣好酷炫咩！？」我反問。

「酷…酷炫！！？」貴華大驚。

「唔，講得冇錯。」王達尼點頭附和：「我一向覺得犯法嘅人係型到核爆，無畏咁挑戰政權，呢種男人萬中無一。」

「只係睇一本書渣喎……」貴華低聲說。

「已經好有型，連睇閱讀都要睇禁書，呢種叛逆嘅生活態度無人能及。」王達尼說。

「壞壞又帶點帥氣，呢種生活方式嘅男人係最型。」我說。

在你一言，我一語下，貴華的價值觀好像受到衝擊一樣，苦惱地細思著：「真係型咩……」

「當然。」我跟王達尼異口同聲地說，且舉起了姆指。

「咁…你哋搵唔搵到……《哈姆雷特》英文版俾我？」貴華身子傾前，低聲地問：「睇《哈姆雷特》好似比較高尚啲…」

「冇問題～冇問題，重點係要支付訂金先。」王達尼高興地攤出手掌。

「…要幾多艾幣？」

「二千吧！」

「二…二千！！？？」貴華又吃了一驚：「好似太貴！」

「你去一轉倖存區嘅木球會玩，都要洗百幾艾幣啦～少少錢老闆你唔會俾唔起呱。」

「蛋糕、熱茶仲有即溶咖啡，請慢用。」侍應把我們點的東西都拿來了。

「你連食件蛋糕都要洗成三、四百，睇一本書都差唔多。」

不能讓貴華有思考冷靜的空間，於是我又說：「先交訂金一千。」

「呃…」貴華慢慢地掏出一千艾幣，好像想要快點脫險：「噫…好啦好啦……」

「好！多謝你貴華先生，書一到手我哋會派專人通知你。」王達尼急急喝完即溶咖啡，就拉住我走。

一場突如其來的交易，就這麼結束了。

出去之後，我才有空對王達尼發問：「點解？點解要搵呢條友做生意。」

「佢咁鐘意炫富，應該都係個種覺得自己與別不同嘅人嚟，況且……搵呢啲貴族嘅水魚生意，仲好過出倖存區搵命搏。」王達尼雙手托在後腦：「喺倖存區做生意頂多會遇到守衛阻撓，但出到去就有機會遇到病者同惡意倖存者。」

「之後落嚟，係時候教下你走私嘅技巧，呢次就當係個經驗。」王達尼對我說。

「好。」我相信王達尼的經驗總比我高，應該會學到有用的東西。

他教我，走私非法貿易品的第一步就是剛才的行為，洞悉商機。例如先找一個適當的客戶，評估貿易品可尋的程度。

像《哈姆雷特》這種著名的外國文學書籍，是很容易找到的，可能只需去其他倖存區的賣書商人或荒廢的書局找找。

接下來，就要評估外出搜索目標物品的路線及風險。這一方面，王達尼在「詭區」的倉庫中，有個人是專家，她能好好規劃好一切。

「介紹你識，」王達尼把我帶到去「詭區」的貨品倉庫，介紹一個人我認識：「佢叫小老鼠寶拉。」

王達尼指住倉庫中，正點算著貨品的一位女生。她矮矮的、穿住黑色的冬季大衣並戴住了冷帽，感覺好凍的樣子。

「寶拉，我新拍擋。」王達尼想想如何介紹我：「就叫佢……黑鴉。」

「…」她望了望我，繼續點算貨品。

「咁我哋依家要做嘅，就係調查邊到有《哈姆雷特》？」我問。

「係，先搵下區內嘅書局先。」

說這麼多廢話，還是要直接去調查。

寶琳倖存區有住大大小小的書局，而且人流也不少，相信閱讀已經變成了亂世中的一種娛樂，或是心靈寄託。

如我們所料，一般書局都沒有販賣這本外國名著，因為屬違法的。

「應該要出去搵。」跟我找了一整天的王達尼，無奈地搖頭。

「新都城一期個間「哈姆雷特」，會唔會有。」我說。

「個間雖然係乜都有得買嘅雜貨鋪，但係都只會賣正常嘅嘢。」

「我係指，佢個名……咁啱都叫哈姆雷特。」

「係喎，可以去睇睇。」

「我自己去交涉吧。」對方是病者平權組織的背後支助人。

「你？」

「要信得過我。」說罷，我就徑自前去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四字的霓虹燈，總能大剌剌地掛在店舖上。

大概，是跟瓦安身份地位有關吧。

「我要見你哋老闆，瓦安。」我入去之後，的第一句。

「見…老闆？佢去咗打木球，你等等……」職員禮貌地說。

於是，我在哈姆雷特中逛了一會兒，直至瓦安回來。

那時，已經是下午時分了。

「老闆…今朝有位客人搵你。」職員向回來的瓦安說。

「邊個！？」一貫咬住雪茄形象的瓦安，有點粗獷地問。

「就係佢…」職員指住我。

「喔……呵呵呵，係啊，後生仔。」瓦安似乎認得我。

「我有啲嘢想問你買。」

「哦～？」瓦安有點好奇，指住辦公室：「有咩入去先講～」

入到瓦安的辦公室後，他慢慢地走到「大班椅」上坐下，椅子就像要承受他沉重傾後的身軀，十分吃力地發出「吱吱」的聲音。

「小兄…你搵我咩事？」瓦安盯住我了：「記實我對你冇太大印象，或者你可以自我介紹先？可能我哋之前見過，不過好似我事業咁繁重嘅人偶然忘記一、兩個都唔出奇啊…哈哈哈哈。」

「你鋪頭有冇《哈姆雷特》賣？」

「哈姆雷特？嘿…小兄，呢到係犯法嘢嚟，我哋唔會賣。」瓦安回答。

「哼，虧呢到叫《哈姆雷特》。」我心中暗嘆，便轉身：「咁無事，再見。」

「等等……」當我把手放到門柄時，瓦安突然叫住了我。

「…」

「你點解想要呢本書？」

「單純想睇。」

「呵……仲以為你係想高價出售。」瓦安勾起貪婪的笑容：「其實，呢啲違禁品我總有幾本，始終呢啲違禁品可以炒到咁高價，我暗瓦底都收埋咗幾十本。咁啦～如果你可以幫我做一件事，我可以送一本俾你。」

「咩事…」我想，也不是什麼好事。

「好簡單，只係做個跑腿送封信。」瓦安慢慢地說出：「最近想搵個倖存者出去區外似乎有啲難～你咁啱送上門，嘿……如果你完成嘅話我就私人贈送一本俾你。」

「信…送去邊？」我問。

「好近，翠林邨～」

的確好近，離開倖存區後只要一直往西北走就行了。

不過地勢有點麻煩，去到之前需要行上一條數十分鐘的道路。

「我聽日俾個答覆你。」我還得跟王達尼商討一下。

沒想到的是，王達尼一口就答應了。

「當然得～我印象中個邊都有倖存區？但要上條坡太麻煩，又太近無乜距離收益，賣嘢嘅價錢同喺寶琳倖存區差唔多，所以我幾乎無去過。」王達尼指出真正的問題：「重點係……你點識瓦安？」

「就咁入去問佢有冇《哈姆雷特》。」我說。

「咁直接？不過對瓦安呢啲狡猾又圓滑嘅商人……最好果然係直接啲。」

「佢好似完全唔驚我係皇政府假冒嘅人，直接同我講有《哈姆雷特》可以俾我。」我抱手。

「以佢嘅身份同地位根本唔需要驚。」王達尼搖頭苦笑：「皇政府根本唔會為呢啲雞毛蒜皮嘅違禁品，而捉咗呢條友，冇咗佢……皇政府就好難繼續喺佢身上榨取金錢，個瓦安喺倖存區係有好多地產。」

「原來係咁，我無諗到呢點……」我點頭，說：「喺現實定係亂世，權力者都係互相包庇，只要有利用價值。」

「無錯～呢啲喺我以前金融業做到某個高位時，就遇唔少。」王達尼抽起一根煙，徐徐地道：「聽日做好出去嘅準備，我會叫寶拉整條路線出嚟。」

翌日，我先到了瓦安辦公室。

「你要我送啲咩？」我入去第一句便問。

「好～好好，」正在吃著早餐的瓦安，望了望我：「拎住。」

是一封信，不過信件開封口黏好了。

「就係一封信？交俾邊個。」我再問。

「去到個到，自然會有人出嚟迎接你。」瓦安抹抹嘴上的油跡，原來他剛才吃完火腿來。

在我臨走之前，瓦安又突然說：「其實我又點會唔記得小兄你～嘿嘿，你就係之前嗰個識得病語嘅人吧？」

「原來你仲記得。」

把瓦安的信拿走後，我就前去會合王達尼。

他的背包很大，應該裝了不少的東西。

他說，裡面都是一些能賣出去的無用物品，既然都要到其他的倖存區了，就順便一併賣走。

「準備好未，係時候……要入去令你滿身發痕嘅奇妙嘅隧道裡面。」在詭區中，王達尼試圖獨自一人把渠蓋拉開。

顯然地，有點吃力。

「…」忽然，小老鼠寶拉不知哪來的，走去協助他一把。

兩個人，四隻手用力一拉！便把沉重非常的渠蓋打開了。

「唔該哂～好助手！小老鼠。」王達尼想跟她來個擊掌。

但對方不太理他，只是冷冷一笑，低聲道：「哼，笑死。」

「……」我和王達尼都望住默默離開的寶拉。

「佢平時就係咁～」王達尼回到狀態，望住渠道下：「跳落去啦喎！」

「快，」我對王達尼說：「唔好搞到成件事好緊湊咁。」

然後，我們二人便跳到渠道之中。

入面漆黑非常，伸手不見五指。

但王達尼說他能夠摸黑前進，因為自己早已走過數十百萬次，因此即使地下無光，也能如常前進，透過小小渠道走出倖存區外。

我捉住王達尼的背包，一路跟住在他的身後，無聊地談起一些事情來。

「其實…如果我哋俾守衛做到，會有咩下場。」我問。

「冇人知，因為我從來唔會出錯。」王達尼說得輕鬆：「不過…聽聞係會派你去一個地方不斷消費你嘅勞力，總之就唔會俾你白白咁死。」

「呢個時代，物資雖然珍貴，但係我覺得人命應該更加珍貴……」

「嘿，好似你咁？一個小齒輪，破壞哂成個大裝置，你毫無異問…係一個出色嘅間諜，呃到好多人。」

「有時候謊言嘅背後唔一定醜陋。」

「不過值得一提嘅係，你依家已經努力學做緊一位成功嘅商人。」

「你邀請我入嚟……都好似係因為我對付病者嘅能力？」

「要轉職對你冇難道。」王達尼冷笑一聲：「嘿，反正你係個種一旦接受咗個到嘅逆境同規矩，就會盡量配合嘅人～不過背後肯定會耍啲橫手就係。」

「唔好講到自己好清高，你同我……都只不過係喺地下遊走嘅無賴。」我淺笑一聲。

我們兩個在幽黑中一言一語，不知不覺就到達可以離開渠道的位置了。

我們把離開的渠蓋也打開之後，就出到去陰風陣陣的寶琳倖存區外，位置大約在陶樂路那邊。

「上咗山，就到翠林邨。」王達尼一出來，便指住那高處的屋邨。

「行邊條路？」我問。

「寶拉俾我哋嘅指引……就係行上面前呢條山路小坡，一直上就到。」王達尼指住那隱密的山梯。

「事不宜遲。」我拍拍王達尼的背包。

天色依舊的灰沉，陰涼的薄風總是吹過不停……

從繁雜的城市中離開後，突然感到不太適應，那死寂的感覺讓人渾身打顫。

我以前是怎樣捱過來的？

人類，果然是一種群體生物。

「一陣你見到病者，會唔會自己走路先？」王達尼突然問。

「應該會，我手上冇武器。」我答。

「放心，我背包入面好多，可以做你背包助手。」

「背包助手？」

「即係…呃，啲主角要乜，個啲拎住大書包嘅配角都可以即刻拎出嚟個種角色。」

「你做開呢種角色？」

「以前我一般都會走路～有時候啲病者擋咗主要道路，我會被迫放棄交易，兩手空空咁返去。」王達尼搖搖頭，說：「話說，你有冇興趣…睇下瓦安封信，到底寫啲咩。」

「冇，我只係個商人，唔係探員。」管瓦安想幹什麼大事，也與我無關吧。

「哈哈哈哈，你啲好奇心去哂邊。」王達尼笑著說。

「好奇心害死貓，廢時又捲入啲要垂死掙扎嘅陰謀入面……我都已經，功成身退。」

「成功冇令你行前，反而令你退後…？」王達尼反問。

「退後，唔係因為害怕…係因為更加睇得清呢個世界。」我腦中回憶起不破尚，說：「其實世界上真係有分正邪？每個人都只不過係站喺自己嘅立場。有人大義凜然，可以為咗大眾而犧牲自己同伴；亦有人情義深重，為咗同伴可以不惜摧毀所有人嘅性命，世上本來就係一條灰色嘅界線，既然你唔知自己條線喺邊……就索性唔好踏入去。」

雖然不良人確實殺害了大本營的人，但亦因如此大本營才能活過來，將自己拯救不致白白等死。

「喔…」王達尼好像頭一次，如此認真地聽著我說長篇大論：「明白～不過記住自己係邊個就可以，同埋……在商一定要奸啊。」

不久，我們走完了那條上山坡路，經過那一小片的草叢，走到寶琳北路上，現在只需一直沿住馬路走就能到達翠林邨了。

「差小小就到啦～希望唔好遇到乜嘢麻煩啦～」王達尼伸個懶腰，眼角瞧到了路邊一部相機：「咦？等等，有正嘢。」

「相機？應該都冇電。」我說。

「冇電都可以放出去做電子零件嘅……」王達尼放在手中，仔細觀看：「喂…仲有電喎。」

「係？」我走過去望望。

「邊個傻仔隨便放部相機喺到……」王達尼望望周圍，繼續對著相機亂按。

直至，他按到觀看以往相片的那一項。

「有相睇…？」我也投入到相機當中。

「睇下……好一般，都係影病者嘅相。」王達尼看著相機的照片。

「睇最近期個幾張，係前兩日嘅事…」我看到日期那一項，是如此說明。

「下一張～」

「…」我瞳孔稍為擴大了。

「有嘢…？」王達尼見我面色有異，便問：「冇乜嘢啊，只係影兩個普通人。」

「佢影嘅呢兩個唔係普通人……」

「吓？」

「係北賢同南愚……」我認得，他們的外貌。

北賢豎立的頭髮，南愚厚肥的肚子。

「呢兩個咩人嚟…」王達尼深入地問：「呢個角度點睇都係偷影喎。」

「睇多幾張。」

之後那幾張，都是以偷影的角度拍攝北賢與南愚，位置大概就是在這條上坡斜路，偷拍著他倆的背影。

還有一張，是北賢與南愚突然停下，沒有走路，

最後一張，便是他們頭有稍稍向後，以危險的眼神盯住攝影師的模樣。

「哇…」雖然沒有嚇人的畫面，但王達尼還是被畫面的不安感弄得愣住了：「希望……個攝影師仲人在安康…」

「我可能識得呢條友…」我看到這名攝影師過往的照片，有著雨川之前給我的病者照片，即是那個廉價賣病者照片給我的人。

他正正可能是相機的主人。

「係？」

「不過……」我有點不安地，盯住那些照片：「佢永遠只會影病者…唔會影人。」

「代表啲咩，我啲雞皮開始嚟料……」王達尼身子打了個顫。

「代表…」我閉目想想，說：「繼續行吧，我暫時都唔想諗住。」

「咁部相機啲……」一開始把它惜如珍寶的王達尼，如今只敢用兩隻手指僅僅地握住機身：「好邪氣喎…！」

「帶住吧，總有用途。」我望住王達尼，說：「背包助手。」

儘管發生了小插曲，我們還是得為錢而繼續前進。

但這是代表，南愚與北賢都前去了我們即將要到的翠林邨嗎？那個叫雨川的攝影師，他現在人又在哪裡。

*「叮嚀叮嚀…叮嚀叮嚀……」*不知名的鈴鐺聲。

「咩聲…」王達尼望望身後的斜路，沒什麼異樣。

*「叮嚀…叮嚀叮嚀……叮嚀…叮嚀…」*持續地出現。

「做好跑嘅準備…」我警惕住四方。

「咁你幫我拎住先……好重啊！做咗咁耐背包助手。」王達尼辛勞地說：「一陣我跑唔郁就大檸樂…」

「拎嚟。」我把背包接過。

就在我們交替之時，斜路下的轉角終於出現了鈴鐺聲的主人。

=medium「叮嚀…叮嚀叮嚀嚀……」

我和王達尼一同望向斜坡之下，發現鈴鐺主人是以四腳爬行。

看到這裡，也不用看其長舌……我們已經馬上轉身動腳開跑。

「臨尾先嚟交啲咁嘅嘢…！」王達尼大喊。

「差少少就到！跑埋佢！」原來王達尼的背包，是多麼的沉重啊。

「舌女啊！」我也是頭一次看到王達尼遇到病者的反應，沒想到那麼誇張。

「你有時間大叫…不如留啖氣去跑……」我邊跑邊說。

「你有時間同我解釋留啖氣跑……不如快啲跟上步伐！」沒背包負擔的王達尼已經超前我幾個身位。

「你有時間反駁我嘅解釋……」我望住前方的他，喘了幾口氣：「不如…試下幫輕我！」

「你有時間……」王達尼說到一半，嘆了口氣、回頭：「一人拎一邊！」

我們各握住背包一條帶子，打算各分一邊的力。

=medium「叮嚀…叮嚀…叮嚀…叮嚀……！！」

可是，身後的那隻舌女追得太急了！而且就近一看，才發現這隻舌女四肢都被紮上了一些金屬鈴鐺，明顯地被人刻意紮住過。

「邊個變態仲幫佢著換埋件婚紗著啊！」王達尼望住身後的舌女，的確穿住了一件殘舊的婚紗。

「棄啦！」我握住背包的手鬆開了。

「嗄…唉！命仔要緊！」王達尼也豪邁的把背包扔下。

最後，我們兩人在大直路上發力直衝，好不容易地跑到去倖存區的大木閘外了。大木閘是用木材搭建而成，有一個小哨塔能夠觀視前來的人。

「開門啊！」我們一同拍著大木閘。

「兩位係？」站在哨塔上的人，還不急不緩地問。

「後面隻舌女追得好近！！放我哋入嚟先……」

之後，倖存區入面的人把閘開放了給我們，並在舌女趕到之前及時關上。

「啪！啪啪啪──！叮嚀…叮嚀……」它瘋狂拍門的聲音，及鈴鐺聲。

隨後，那隻特別的舌女好像洩氣了，選擇離去：「嘎…嗚…嗚嗚…嘰嗤嗤。」

「嗄…嗄……嗄…嗄…嗄……」我們都按住雙膝，在入面喘著大氣。

「歡迎兩位，你哋係嚟自……」開閘給我進來的人，問。

「寶琳…」我喘住氣說。

王達尼替我說下句：「嗄…倖存區……」

「喔，你哋嚟嘅目的係？」

「交一封信俾你哋，瓦安派我嚟……」我從袍袖中，取出信件。

「我得番部爛鬼相機……」王達尼像是生意失敗般望著手上僅有的相機，顯得一面沮喪。

「瓦安！？」開門給我們的倖存者，看上去十分高興：「咁即係你哋係自己人，好，請你哋戴上金屬扣章先，等我哋自己人可以識別到。」

突然，他給了我和王達尼各一個有圖案的金屬扣章，讓我們扣在衣服上。我的扣章圖案是病翼的可愛版樣子，而王達尼的金屬扣章則是竊屍賊可愛版樣子。

「守寡舌女應該仲會喺外面一陣，暫時唔會離開，你哋就喺到行下先，可以自由活動。」那人交代完之後，便離開了。

「搞乜…小學生活動啊。」王達尼口裡這般說，但還是扣上了。

「跟住做先，每個倖存區都有佢嘅規矩……」我說。

戴上扣章後，我們才能自由自在地在該區活動。

「外面個隻舌女啲鈴鐺聲…仲係陰魂不散咁款。」王達尼憂心地按眉。

「喺到留一陣，我諗一陣就會走。」我望望天色，時間尚早。

並且，在這裡我們也許能夠找到南愚與北賢二人，或者相機的主人雨川。

「話說……相入面嗰兩個人，係乜水嚟。」王達拿低頭凝思著相機。

「南愚北賢，有冇聽過？」

「以前喺酒館聽過一個倖存者講…好似都係類似嘅名，我唔記得啦，個陣有啲醉。」王達尼與我步入到倖存區內，繼續問：「好似話係情報專家，幾乎問佢乜都知？係咪，你好似識佢哋咁。」

「唔，」我點頭，說：「大概，關於佢哋嘅…其實我都唔係有太深入認識，只係以前大本營有個叫三賴嘅老師講過下，至於佢哋點解乜都知呢一點……我都唔清楚。」

「重點係……」

「佢哋可以當條街係屋企咁行，好似完全唔怕病者。」我心中的一個問號，當初已經懷疑。

「嘛嘛～入去搵間類似酒吧嘅地方再慢慢傾。」應該比任何人都頹氣的王達尼，拍拍我的肩。

感覺上，只要見到了南愚與北賢之後，就會把一些問題迎刃而解。

這個倖存區相較於華燈璀璨、人聲鼎沸的寶琳倖存區來說十分平淡，或者應該說是樸素。地上擺賣的小販居多，賣的都是趣緻卻簡單的事物。

「呢個木雕……」王達尼停在其中一個攤位前，蹲下、拿起件雕功精細的作品：「都幾靚。」

是用木頭雕成「舞者」模樣的藝術品，而販賣的婆婆是個年紀也將近八十的老人。

我又看看其他小販的攤位，有些賣香水、有些賣書本、有些賣畫作，但大家叫價沒寶琳倖存區那般激烈，反倒是一種輕鬆的心態去坐著等人買，空閒都只會坐地望天打掛。

「呢到話係倖存區，倒不如……話係一條寧靜、又平安嘅村莊。」我返回到王達尼身邊。

「係，佢哋都好輕鬆咁款。」過往我們所見的不是裡藏住複雜的人性，就是殺戮的血意。

「繼續周圍行下。」王達尼放下木雕、站起身。

「我發現…呢到嘅藝術產物，多少都同病者有關。」我現在的焦點，放了在一個沒有人管理的攤位上。

那裡擺放住幾幅繪畫病者的畫作，由最容易的大眼至到形態最凌厲的病爪也有，只是有一幅更吸引我眼球。

那幅畫作繪有病爪與人類，不過並不是互相攻擊對方的殘暴畫面，而是生活在同一個小地方，和諧非常的畫面。

「嘖…」王達尼盯住畫作的內容，冷笑幾聲：「大眼同人類嘅小朋友玩、病腦同人類喺學校上堂、舞者同年輕嘅少女一齊喺廣場跳舞……邊個天才諗得出呢啲畫面仲要畫埋出嚟。」

走完整條小販攤路後，我們都被鄰近學校門外一名說書人吸引到，圍觀過去聽的人不少，當中小孩佔很多。

「今日要講嘅，係「三腦創世」故事！」說書人，是個年近四十的身瘦大叔。

「好嘢！」、「上次聽過啦……」、「再聽再聽…！快啲開始！」小朋友們都有十多個。

「睇嚟會好有趣……」王達尼淡淡勾起嘴角，走近過去。

只是入來消耗下時間的我，也無妨過去聽下。

說書人開始用著高低有序的腔調，說著故事：「話說呢，世界以前就係一片戰爭，各種問題充斥住我哋人類！衣食住行啊，樣樣都唔掂，終於就爆發咗戰爭！呢個時候，天上派嚟三位使者，三個病腦幫助人類，但我哋人類就唔鐘意人幫，覺得佢哋係外星人就打走佢哋，最後好唔容易！三腦終於同人類嘅首領達成和平協議，令世界回復平靜。」

「我要聽…」一位只有六歲的小朋友不斷舉手、跳高：「我要聽…！我被寄宿到病嘴家中嘅故事！」

「好啦，小朋友，嗰個故事我聽日先講好唔好！？」說書人笑問。

「唔好！」小朋友們搖頭。

「好啦，咁聽日再講啦！」說書人叔叔揮揮手：「再見，大家返去食午餐啦，去同朋友玩啦。」

「乜鬼…」王達尼有點無言，說：「仲以為啲故事有幾緊湊……」

「俾小朋友聽，太暴力太血腥唔係太好。」我能理解。

一陣涼涼的微風，吹過我的髮肩。

我當頭望天，剛才前來時的陰沉烏雲都消失不見，反而久違的藍天與白雲正有展現在天上。

「呵欠～」王達尼搖搖頭，說：「呢到環境太舒服…有啲想訓。」

「我見到有間類似酒館嘅地方，入去？」我指住不遠處，位於商場二樓的一間店子。

「最好最好～快。」王達尼率先過去。

就算來到此等純樸涼靜的地方，有著欣賞晴朗天空的心情，但我們還是自然地回到自己應該歸屬的地方──酒館。

這是所謂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老闆，有咩平平哋又好飲嘅酒啊！」王達尼一入去，便選擇坐到酒吧檯上。

毫無疑問，這是跟酒保搭熟的方法，亦是詢問倖存區情況的好機會，王達尼的小小舉動，其實都充滿住金錢的氣味。

「呵呵～要血腥瑪莉？定係香甜嘅水果酒或者刺激嘅蜂蜜酒？」穿著像個正牌美國牛仔的胡子老闆，善意地笑住說：「個人推薦就有最受歡迎嘅「紅酒」，要試下？」

137

「好！就……整杯紅酒嚟試下。」王達尼又再問了問：「等等，紅酒唔會係一般個啲紅酒？我想飲嘅係雞尾酒個款…」

「喔，紅酒都係個稱呼嚟姐，佢都係雞尾酒一種，真名叫「血酒」，不過好似幾嘔心，唔係咁好聽，所以我改名叫做「紅酒」，呵呵。」老闆一邊解釋一邊準備著調酒。

「明白明白～其實我哋都係第一次嚟。」王達尼淺淺地笑。

「咁就要好好參觀下啦，話雖呢條村仔都冇乜好參觀。」老闆說。

我橫視這間幽暗的店子一眼，這裡的客人不是優閒地玩牌，就是談笑風生的喝酒。也許我應該要放下經常疑神疑鬼的心情，好好讓自己放鬆一小段時間。

「你朋友個面具真係型喎。」胡子老闆輕輕地笑。

「你件牛仔背心同帽都入型入格啦。」王達尼淺淡而笑。

我戴住面具的優點之處，就是不需要像王達尼一樣，跟人溝通問情報時要笑口常開。

世上哪有這麼多東西值得我笑？

「你哋呢到最搶手嘅貨品係咩啊？等我都趁機買返啲啊嘛～」王達尼擺明就是要得到商業情報。

「呃……關於病者嘅藝術品囉？呢條村好興盛買呢啲，你咪當手信囉，呵呵。」胡子老闆開始放著配料到酒中。

「同絕對禁止病者相關產物嘅寶琳倖存區，好大分別。」此時，我才開第一句腔。

「係咩？我冇出過去呢條村喎，唔知出面情況點。」

「咁你哋係點搵資源？」我又問。

「喔，我哋翠林邨呢到可以經山行衛奕信徑 3 段，大概三十分鐘路程左右？就會去到大牛湖，個到有好胡淨嘅湖水俾我哋燒嚟飲，只要做簡單過濾就得。之後再行一個鐘路程就會到井欄樹村、心朗村、炭山村、龍窩村、白石窩村，個到都係啲郊外嘅村屋地，附近都有好多原居民開墾過嘅泥田，我哋喺個到有大規模咁種植，啲菜真係又新鮮又甜。」

「原來係自給自足……」我佩服地點頭：「你哋比想像中厲害得多。」

領導他們的人，應該也很了不起吧。

「呵，地理環境唔錯姐，終於有個遠離城市嘅好處。」胡子老闆得意地淺笑，把精心調配的血酒放到王達尼面前：「以前翠林邨俾人喻為最麻煩嘅地方架嘛，每日返工放工都要上山落山。」

「為翠林邨致敬！」王達尼握起血酒，打算與我碰杯。

料不知他碰過空，使得有點血酒濺到了我的黑袍上。

「我未叫嘢飲…」我盯住他：「點致敬。」

我叫的不同，是果汁酒。

喝下去的瞬間，舌尖的味蕾徹底衝擊了我的思想，斷絕了我對外界事物的感覺，那甜溢的香果味在口腔至到胃腹都繞徊著一樣，這一口的味道令我愣了足足好幾十秒。

「喂，你做咩呆住咗咁。」王達尼在我面前揮揮手。

「無…」我閉上雙眼，說：「只係突然覺得，人生在世……能夠飲到美味嘅飲料，好幸福。」

我在大本營得到的「乾麵包恐懼症」，恐怕只有這杯飲料能真正地拯救到我早已枯死的味蕾。

「呢杯血酒仲正，包你飲完叫三聲，或者阿媽都唔認得！」王達尼把血酒放到我嘴邊。

既然一場來到，我就讓自己舌頭能好好享受一下美酒。

血酒……

「唔…」味道雖然…有種說不出的鮮甜，和難以形容像「鐵」的味道：「飲一、兩啖冇乜嘢，但係飲飲下……會有令人飲上癮嘅感覺。」

這是我給予的評價。

「正呢，呵呵呵呵。」胡子老闆高興地和笑。

有美味的飲料配襯，我也希望有開心的暢談時間，所以都打開心扉和他們談些有的沒的，算是大吐苦水吧。

下至自己興趣，上至社會風氣，我們都有分別談論過。王達尼說了些商業的事情、我說了些關於病者的事情、胡子老闆則說了些酒類的事情。

我能從談話中得悉，原來這個倖存區對於病者並沒那麼的抗拒，因為曾經發生過某些事情。

普遍村民都主張人類與病者和平共處的理念，這一點跟以前不良人遇過的班尼相同。但我心中自知，這是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除非，每一隻病者都有大BOSS般的智慧和個性。

人禽之別，在於人類智慧高得有善惡，這種無形的觀念。

其實並不是不可能，只是相比起殺害彼此讓一方獨存，更為不可能。

「多謝你美酒招待，老闆。」王達尼把喝光的血酒鐵杯子放下。

「真係不得了……」我也喝光了他調的水果酒了。

「你哋要走啦？呵呵。」胡子老闆說。

「走之前，想問下你…呢兩日有冇發生過咩特別事？」我問。

「呃……諗唔到。」老闆答。

「王達尼，相機啲相俾老闆睇睇。」南愚北賢，到底還在這兒嗎。

於是乎，王達尼把相機的照片都展現給老闆觀看：「你識唔識呢兩個人，或者有冇見過佢哋？」

「呢兩條友…」老闆回憶當中：「呵…！我記得，佢哋一日前係嚟過飲酒，同你一樣點咗最受歡迎嘅血酒。」

「你唔識佢哋？」

「唔識，佢哋邊個嚟？」

「我朋友…」我編個籍口，又問：「咁你知唔知佢哋去向……？」

「唔太清楚！不過，佢兩個都係熟客，但係同我唔熟，每幾星期就會嚟呢條村一次，我諗佢哋嚟係諗住參加聽晚嘅**「共歡日」**？」老闆摸著胡子說。

「共歡日？」

「係一個人類與病者共歡嘅慶典日子，到時候條村會有好多美酒美食同節目供應，大家都好開心。」老闆說。

「唔…」我低頭思考一下。

「呢條小村居然有呢種慶典……同大本營差唔多。」王達尼點點頭。

「寧靜太落都要狂歡一下啊嘛，呵呵，你唔覺呢到平時好靜架咩。」老闆又說。

「咁又係，中和下係應該。」王達尼認同。

「係聽晚？」我再問一次。

「係。」

「王達尼…」我轉身，向他低語：「要唔要喺到過番晚。」

「你為咗調查呢兩條友？睇嚟你嘅好奇心又發作啦喎，兄弟。」王達尼嘆一口氣，說：「不過無所謂啦～呢到唔係話好難頂，幾舒服。」

總覺得，有些事情需要問到他們。

「老闆，收唔收艾幣啊？」王達尼打算結帳了。

「今日傾得咁開心，唔收你哋錢啦～呵。」老闆搖搖頭，說：「呢到啲人咁靜，好耐冇傾過計。」

「咁多謝先，下次見。」

離開酒館後，我跟王達尼找了間旅館來住。

還好老闆是個會遠出的商人，所以接受我們的艾幣付款。

「雙人大床…」一入房，王達尼便立即仰跳到大床上躺著：「正！」

「有個窗口可以望到外面……」我走到窗邊，俯視外面：「啱啱好。」

「話說…」毫不檢點，大剌剌地躺在床上的王達尼，問：「點解你一定要搵到嗰兩個人？」

「佢哋係情報家，我多少都有啲嘢想問佢哋。」我心中黯然：「而且，最令我在意嘅係……點解雨川要拍攝佢哋。」

身為人類的他們，不應該是被拍攝的對象。

除非……

他們是病者。

「你諗得真係複雜啊，我淨係諗錢就得啦。」王達尼嘆氣。

「咁樣得閒出下嚟，都唔錯。」我望住風和日麗的天空。

「嚟呢到係唔錯……」王達尼又回憶起不安的畫面，說：「不過你咁快唔記得咗啲鈴鐺聲？」

我冷笑自嘲：「證明快樂係可以掩蓋畏懼。」

「休息先，今晚或者一陣晏就先再睇下食啲乜。」王達尼很快便合上了眼皮。

這敞休息，直至傍晚才結束。

從窗外望去，太陽落山了。

暮色從遠山外暗暗襲來，山色一刻兒深赭。

「你醒未？」我說。

「醒啦～出去搵啲嘢食啦。」王達尼伸了個極長的懶腰，並把自己土色的長衣外套穿回：「哇……你企足半日啊？」

我戴回鳥嘴面具，說：「你覺得？」

早上美酒過後，醒來就食慾欲來。

「要食啲咩？好似有燒魚燒蝦喎……」王達尼跟我逛到晚上的食市中心。

位置在翠林新城下的地鋪，食物種類也算得上多，陣陣香味傳來令人胃口更盛。

「嚟啦！兩位靚仔！好味嘅鹽燒焗魚，仲有古法蒸蝦！全部喺大牛湖到即日捉番嚟，保證新鮮啊。」燒海鮮店的大嬸不斷向我們推薦。

「呢到啊！」另一家店子的大叔也高喊：「香燒豬仔脾！肉汁豐富又好味，埋嚟睇啦喂！」

「好似好多嘢揀……」我說。

「揀間最平嘅～？」王達尼問。

「……」我環視全條街道，有哪家食店最值得我們入去。

「先生！要唔要入嚟試下，有二人套餐喎。」一位年輕的女侍應，從一間看起來很高級的西餐廳走過來介紹著：「我哋餐廳仲有酒品、甜點供應，仲有現場結他歌手演奏。」

「二人套餐？」王達尼回覆。

「就係咁嘅…」女侍應把他帶到餐廳前，拿著自製餐牌介紹著：「優惠嘅「情侶二人套餐」！睇你哋應該係外地人？我哋接受艾幣架！只係舊５００個艾幣，就可以享有以下餐飲服務。」

王達尼已經全神地注視著餐牌的內容，自言自語：「真係唔錯喎，有錢就應該輕鬆下～俾自己享受下……」

「小姐，你覺得點？」年輕的女侍應問我意見。

正當我想答「我只係長頭髮，唔係女人」的時候，王達尼突然用手握住我的面具的鳥嘴，彷彿要禁止我說話一般。

「好啊，就嚟份「情侶二人套餐」！」王達尼豪爽地說。

「…」這傢伙，為了省點錢居然……

「好嘅！兩位請入嚟。」女侍應為我們領路。

「忍耐下…」王達尼轉身，向我單眼、低語：「性價比極高啊！」

這不是問題……問題是，就算如此我都想做男方，不想被人叫小姐！

「請你兩個等等，即刻為你哋準備餐飲。」女侍應把一個白色的金屬燭放到桌的中央，燃點起溫和的小火光：「請兩位稍等。」

坐下後我望望周圍，地方十分寬闊、位子又多、佈置又浪漫，如果王達尼跟愛紗可能求婚也辦得到。

而演奏樂隊，是兩個結他手、一個鼓手和一個女主唱，她見我們進來之後，便說即將要唱P!nk的《Who Knew》。

女侍應離開後，我才開口說：「真係……你下次應該帶番愛紗嚟，我覺得今日係人生黑歷史。」

「嘿，咁你下次都要帶番條女嚟。」王達尼享受著歌曲帶來的舒適。

「我只會自己一個嚟，自己食二人套餐。」我說。

「唉～哈，真係頂唔順你呢種孤僻。」

首先上盤的，是前菜──鮮果蝦沙律。

「幾啖都食得哂…」我搖搖頭。

「前菜嚟，仲有嘅。」王達尼邊吃邊說。

之後，又來了碗熱菜湯。

而這裡的菜湯真的不是說笑，海鮮的味道使得整碗湯都都又濃又香。

「九分。」我喝了幾口後，說。

「七點五分啦，喺肉面前菜只會顯得渺小。」王達尼說。

「主菜，烤蔥香豬排配薯菜。」女侍應放下主菜餐點。

「唔～～～」我們一口把肉咬入口，就不禁發出讚嘆的聲音。

是天上的美食，那肉質的口感完美得不能吐話，因為滿嘴都充滿了生命，每一顆細胞都在跳動感受著。

「呢一啖已經回哂本～」王達尼搖頭讚賞。

「我開始覺得我扮女人係物超所值……」這口肉十分結實可口，令我實實在在地感覺到有食物落肚。

原像寶琳倖存區某些店子，特意用一大層炸粉使得豬排看起來十分大件。

「呢到，酒品係血酒，仲有自家製小甜品草莓小派。」女侍應把餘下餐飲的都上桌了。

飽餐一頓的我們，打算坐多一會才走。

「如果要我揀最開心嘅時光，肯定係賺大錢個陣、見愛紗個陣、同呢一刻。」

我望住王達尼，淺淺一笑：「都差唔多要走。」

「嘿，埋單！」王達尼舉起手。

付帳之後，我們步出了西餐廳，出到街外發現有個中年大叔跪在地上，一面痛苦的向逐家食店哀求著什麼。

我倆都望住了他，心想這大叔到底什麼一回事。

「仲有咩做？」王達尼吹著口哨問。

「訓完、食完，係時候做正經嘢。」我伸出手，說：「部相機？」

「喺到。」王達尼把它交給我。

「去問問有冇人見過南愚北賢。」我說。

我們拿著相機到處去問街上的人，有沒有見過相機中的二人，一般人都答沒有或者有點印象。而提問的全程，基本上我一個在做，王達尼只是跟在身後。

「睇嚟好多人都冇見過。」王達尼說。

「唯有問下嗰個大叔，」我望住那位不斷跪地哀求食店的大叔：「佢喺附近跪足咁耐，應該都有印象。」

「個大叔好似好肚餓…係咁求啲食鋪老闆俾嘢食佢。」王達尼凝視住他。

「喂，大叔。」我走過去，那跪地的光頭大叔面前：「你識唔識呢兩個人。」

「嗚…你…你哋係……？」他抬頭問。

「你唔好理，總之有冇見過。」我說。

「呢兩個人……有啲印象…」光頭大叔突然敲敲自己腦袋，說：「哎吔！我個腦突然唔記得咗啦，肯定餓得濟！」

「嚟啦嚟啦～我就知有呢啲小把戲。」王達尼無奈地搖搖頭。

「所以，你點先記番起？」我問。

「食嘢！我要醫飽個肚先得！」光頭大叔說。

「你要食啲乜？」我又問。

「基本上高熱量，又有口感嘅嘢就得！」光頭大叔舉起食指，說：「我對食啊，有一份執著。」

「求其喺外面搵啲垃圾俾佢食吧！呢條街買就太貴。」王達尼在我耳邊說。

「好。」我點頭。

「點啊？接唔接受！？我好似就快諗到嫁啦……」光頭大叔奸笑。

「你跪喺到等我哋，一陣會帶嘢食返嚟。」說著，我們兩個便轉身離去。

「好，」光頭大叔繼續保持跪著的姿勢一會兒，才恍然大悟地站起來：「等陣…！點解我要聽佢哋講跪喺到等！」

我們離開了昂貴的食市區，走到相較便宜的偏僻食店附近，那裡有些專賣狗肉的，肉早已被風乾，只售一艾幣一塊。

經討論後，我們買了五塊再另加三艾幣買了一小片狗脂肪，然後向店家借來爐火稍為烤烤，把脂肪與狗肉乾混和在一起，形成高熱量的美食，散發著淡淡的脂肪香。

「你又會識得咁整？」其實，這都是王達尼的主意。

「愛紗教嘅，好飽肚又唔會話入唔到口。」王達尼握住那塊手掌大小的脂肪狗肉乾。

做好之後，我們回去把食物帶給饑餓難耐的光頭大叔。

果然，他一接到食物之後便張口大咬，一點細心品嚐的心態也沒有，不需一會已經吃得渣也沒有。

「哇…老兄，呢啲人間美食係咩嚟？」光頭大叔啜起手指來。

「你答我先，佢兩個喺邊？做人要有口齒。」我把相機的照片展現給他看。

「我知～我做人好有口齒！呢兩條友啊……呃，我今朝喺社區會堂見過！」光頭大叔說。

「社區會堂？」

「無錯，個到係我哋村長之類嘅重要人物做事商議嘅地方，閒雜人都係唔好過去啦。」光頭大叔說。

「咁點解你會過去……」我還是忍不住要吐糟一句。

「無聊啊嘛，哈哈哈！」

我沒笑間陪這個大叔繼續開玩笑，所以就立即前往位於最北面，有點兒偏僻的社區會堂出發。

「等…等等！！你啱啱係咪串我係閒雜人啊！」光頭大叔突然恍然大悟，望住我們背影大吼。

社區會堂。

這裡，算是村中最為夜靜的地方之一。

辦公的社區中心入面，只有少量的燈火正亮著。

「唔通個南愚北賢，係呢到嘅重要人物？」王達尼托住下鄂。

「入去睇下，可能就喺入面。」我正想把門推開時，才發現上鎖了。

「夜媽媽……」王達尼帶我用第二種方法進入：「緊係用啲鬼鼠啲嘅方法。」

「鬼鼠？」

王達尼走到社區會堂後方一望，大概打量了它的結構：「見唔見到三樓…個窗打開咗小小，可以由個

到入去。」

「爬…爬上去？」我怔著。

「當然，唔通你爆門入去？係人都知有賊入去。」

「我哋唔係做賊。」

「照爬吧，話唔定你又會發現啲咩驚天大陰謀呢……哈哈哈哈哈。」王達尼已經徑自透過外露的水管、冷氣機糟等爬上去三樓。

既為同伴，我無法拋下王達尼自己一個上去，因此我只得跟著上。直至爬到三樓後，他伸手去把那窗戶開得更大，才溜到去內部裡頭。

「黑媽媽…」我試圖找出門的位置：「不過由外面照射入嚟嘅光都有少少……」

「睇落真係似一般辦公室……」王達尼環視周圍的辦公桌。

「喂，我搵到門…」我知會他一聲，便輕輕力地把門打開了。

我先探頭出去觀察，走廊外空無一人。

「三樓係最高？」我低聲問。

「係。」王達尼無聊得揭著人家的帳簿。

我使用潛步去到走廊外時，無意間給我聽到，一間位於盡頭的辦公室正發出著談天的聲音。

*「哈哈哈哈哈，感謝你你…們…提供…情報俾…我哋。」*一把，很怪異的聲音。

「互相幫助係應該，特別係你哋。」是北賢的聲音！

*「你哋…聽日共…共共共…共歡會…會留喺…到？嘛…？」*另一把，像電音的模糊人聲。

「呵呵呵～當然會，我哋會好好享受你哋嘅人類美酒。」這笑聲，是南愚…

*「血…血酒！嘎…」*這次聲音更為難聽，像原始人說話一樣。

被怪異的聲音弄得心也寒寒的我，眼見他們的討論快要結束，就馬上回到剛才的辦公室之中叫王達尼躲藏好。

「喀──」不久，傳來開門聲了。

「搭…搭…搭…搭……搭……搭…」人類腳步有序行走的聲音。

「咩料…」王達尼低聲問。

「唔好理住…」我心中又開始泛出那種感覺，強烈的不安感。

待腳步聲離開三樓後，我又再探身去到走廊，去偷聽剛才盡頭辦公室那三把怪異的聲音，有沒有事後的討論。

*「哈…哈哈哈哈…嘿嘿…」*讓人毛骨悚然的笑聲，那把電音續說：*「人類…美美酒，今晚要抽抽抽，取更多，如果唔係…聽聽日唔夠用啊。」*

*「喺康林…樓，嘅確認足夠供應？」*那把原始人學說話的聲音。

*「唔夠…就捉更更更多，嘿哈哈哈…嗤。」*最後一把怪聲。

那間辦公室裡頭，明顯就只餘下這三個怪聲人，因為南愚北賢的聲音都不在了。

「王達尼……即刻跳落去，一陣門口出嚟嗰兩個人係南愚同北賢嚟，跟蹤佢哋。」我轉身，說。

「呢…家！？咁突然？！」王達尼有點手足無措地望向樓下。

「快！」

「好！」他這才開始向下爬。

待王達尼離開後，我繼續期待他們會在辦公室裡說些什麼，但已經陷入死寂一片，很久都沒有聲音再傳出來。

我本來有股衝動把辦公室的門打開，看看是什麼一回事的情況，但從他們剛才的話語得知，康林樓似乎有著什麼不能說的秘密。

重點是，不知為何……

我沒有把門推開的勇氣。

把真相揭開的勇氣。

所以放棄了那個念頭，而選擇爬回到地面，出發去康林樓且看過究竟。

其實我心中，多少都有點疑惑……那三個說話詭異的，不是人。

而是，病腦。

所以，我沒有把門推開的勇氣，同時我亦知道三隻病腦躲藏在人類村莊，是一件很不合常理的事。

「康林樓……」我到達那裡，只見到一群孔武有力的村民正站守在大堂外。

138

要由大門光明正大地進去，似乎不太可能。

「爬窗…？」也不行，這裡的窗戶都是裝有窗花。

「希仔、高佬！幫手搬啲木桶入去，村長話今晚要抽大量酒，迎接聽晚共歡日。」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在康林樓外喊著。

「收到～」二人回答。

他們說話之後，我才留意到康林樓外的空地，放置了很多圓形的木桶，應該是他們用來乘酒的載物。

木桶的開口位並不如市面上見過的，是個小小的倒灌口，反而是類像蓋子的木塞，我推測這些木桶都是村裡的人自製，應該能夠徒手拔開讓我溜進去。

「…」我偷偷靠近到放置木桶的空地附近。

在這段觀察的時間中，我發現他們不是雙手捧著的方式搬進大樓，也是的……這種方法一來一回未免太慢。

「接住！」他們是用推滾的方式，把圓木酒桶送到去某個位置。

我撿起地上一塊小石，往空地左側擲去。

「滴…噠…」小石掉過去了，搬運的工人注意力亦被吸走。

在這個空檔的瞬間，我把握機會快速潛行過去，把其中一個木桶的蓋子打開，再鑽了進去裡頭躲藏。

空間雖然窄狹，但也恰好容納到我。

木桶可能是用真材實料造的關係，重量都比一般要沉實。

一直搬、一直搬，不知多待何時，吸了多少口木屑味入肚，終於搬到我藏住的酒桶了。

「咦…呢個酒桶啲木特別重喎。」搬運工人不以為然地說，然後把酒桶推在地上，用腳一踢讓它滾動起來。

…

有點暈眩的感覺。

如無意外，現在我應該進入到康林樓內，下一步應該會有兩個樓內工作的搬運工人一起抱我上樓，這敞樓梯辛苦他們了。

「一、二、三！哇…哇哇哇！好撚重，捉實！！」兩名搬運工人說。

在他們搬我上去期間，我用他們走平坦或凹凸的路做出的空間感，去算著到底走到第幾層。

「呢個真係特別重……」搬運工人邊行邊抱怨。

「求其擺佢喺三樓個啲貨倉到算啦！」另一個搬運工人說。

「好好好！」

花了一會兒的時間，他們兩個終於把我搬到去某個單位之中，因為我聽到他們的身體碰到居屋鐵閘時，所發出的聲音。

「呯──」酒桶終於被送到倉庫之中。

「頂！」他們放下酒桶後，用力地往桶身踢了一腳：「重到你……」

「走喇～樓下仲有好多要搬。」另一個搬運工人說。

「等…等陣，」踢了桶身一腳的工人，有點疑惑：「正常我踢一腳點都會郁少少…佢真係重到貼實塊地板……裡面裝金啊？」

在木桶中的我，已經握住拳頭做好準備。

「入面…好似真係有啲咩……」那人疑神疑鬼地說。

「會有啲咩啊～走啦～」

「睇下冇壞嘅。」那工人執意地要把木蓋打開，隨即而來的是……

=x-large昇龍拳！

「冇…壞？」在他把酒桶木蓋打開的瞬間，我使出了昇龍拳重記了他的下鄂。

「啊…啊…嗄…！啊…」這名好奇的搬運工人被我一拳擊飛到雙腳也離開地面。

「呯──」他吃了一拳，就不勝暈倒。

「咩…咩話…！！？」另外一個搬運工人十分之吃驚。

我捏一捏拳頭，步向第二名知覺尚好的工人。

他慌恐地退後幾步，望望身邊有沒有可用武器，見這裡什麼都沒有，只有無數被堆疊在一起的酒桶，就只得向我使出拳頭拉弓……

「啊！」出拳。

我側身輕易地避過他的一拳，他立即慌忙地轉身打算再揮一拳，但這次拳頭被我用掌心接實住了。

「…吓！！」他始料未及。

我接住他的拳頭後，再用力反方向地扭著。

「啊呀…！！！」他痛苦地喊著。

繼而往自己身邊一扯！再踏往旁邊一步，並伸出一隻腳把被扯過來的他絆倒在地上，最後舉起那剛才給我躲藏過的酒桶，往他頭部一擲！

「砰！」酒桶有些少木板裂開，同時那個工人亦失去知覺了。

「本來差少少就冇事……」我在倉庫找來了粗繩及膠紙等基本的物品：「好奇心果然害死貓。」

把他們兩人都綁好並貼上膠紙在嘴巴後，我將他們放入到倉庫角落的酒桶之中。那麼他們醒來後，也要掙扎好一段時間才出到來。

我從這個單位出來後，發現這層每一個居屋單位中，都被列為成「倉庫」。

我想，大概是用來存放盛酒的木桶。

「木桶咁重嘅嘢……應該都係存放喺低層數嘅呢啲地方。」我走到防火門前，把門推開：「越秘密嘅做酒配方，就應該喺高層數嘅單位。」

之後，我從樓梯間一直跑上了好幾層，直至去到第十層時，發現了樓梯間有個男人在站守著。

這是唯一入口，只得硬著應付……

「喂…你係邊個？」他見到我出現後，有點兇惡地問。

「喂…下面啲人叫我上嚟，同你講樣嘢……」我裝成有什麼消息要告訴他，邊行邊上去他的面前。

「吓？」他一面愣然。

「叫你唔好咁掉以輕心。」在梯間的我一手捉住他的頭髮，再往樓梯下一扯！

「啊！！！」輕易放下戒心的他，被強行從十樓摔落到九樓下！

「呯呯──！！！」

有點像我以前調查製毒工場時的感覺。

「呯！」我在那守梯人頭部，補上一腳。

之後，我開始在十樓這層調查及搜索。

這層放住的，多是消毒工具、備用糧食、木板鐵釘、記錄薄等物品，我無聊地翻起那些記錄薄，裡面都是寫些賣過酒給什麼店子的記錄。

而另一本，則比較特別……

上面寫住酒精的年齡、性別、體格、血型等資訊，開始令我腦中有大概的頭緒，這裡到底發生什麼一回事。

「…雨川，都可能俾人捉咗入嚟。」翻著記錄薄時，我眼睛不禁放空、推測起來：「最差嘅情況，個班俾病翼捉走嘅細路都可能係……用人血嚟做酒。」

我放下記錄薄，回憶道：「難怪…今日喺酒吧飲個杯「血酒」，有啲講唔出口嘅鐵味喺到。」

可能現在夜深的關係，十樓一個文員也沒有，記錄薄子任我調查。我追查雨川拍攝最後一幅照片的日期，對應「酒精供應體」這一項的入口日期，發現到十六樓D室的單位，正正相符。

上面更列寫住，性別為男、年齡為２８，體格那些都十分相符。

於是，我便出發往這個樓層的單位去。

趕路的沿途上，我能依稀地聽到某些樓層中，傳出著人類虛弱的驚叫聲，這些聲音十分之薄弱，彷彿都已經失去精神和力氣一樣。

前往到十六樓後，我小心翼翼地潛行到D室單位外面。在敲門試探發現裡面沒有敵人後，我便一腳把門踢開了。

「呯──」

「唔…好吸我血啊…！唔好呀…求下你！求下你！！」進去後，只見上次那個吃魚吃得很香的病者攝影師雨川，畏懼地喊著。

「你果然喺到……」我望住變得瘦弱無神的他。

「你…你…你係…」他慢慢打開眼睛：「買…我相嗰個……」

「係…你點會喺到。」我走上前，打量著束縛住他四肢的固定椅及手臂上簡陋的抽血工具。

要帶他走，看來，得花上些功夫。

「我…俾…俾人襲擊……」雨川辛勞地說。

「你偷影嗰兩個人？」我開始解開束縛住他四肢的一些皮帶扣。

「係…佢哋用…」雨川震顫地說出之際，走廊那頭傳來了人聲。

「D室……」走廊外面的人以陰森的聲音，說：「抽血啦～為和平貢獻出美酒～」

「佢哋嚟啦……」雨川畏懼地瞪大住瞳孔。

我左右望去，發現這個單位只有個衣櫃可以躲藏：「你一陣分散佢注意力。」

躲入到衣櫃之中的我，露出一點隙口讓自己看得見外面情況。

「喂喂喂～抽血時間到。」走廊外的人，終於來到這單位了：「其實我唔係幾想抽你血～you know？你啲血又臭又核突……做出嚟嘅「血酒」肯定好難入口。」

一個穿住實驗袍、戴住口罩、膠手套像個醫生的人物，握住鋒利的手術刀走到雨川的旁邊：「你呢啲毫無魅力嘅尼特族，點比得上兒童或者年輕少女嘅鮮血？」

「你…嗄…你會有報…應嫁…！！」雨川又哭又怒地大喊：「唔好再抽我血啦……！」

「睇嚟……呢枝酒精，唔係咁聽話呢。」抽血醫生舉起了手術刀：「每日應付重複抽血嘅工作，講真啊…的確有啲悶。」

是時機。

我把櫃門輕輕推開後，打算快速地靠近從後突襲，可惜我動身的瞬間櫃中的一捲繃帶連同掉落到地上，這下微細的聲音讓醫生反應過來，立即轉身觀後且揮刀！

我及時剎下腳步，把頸子稍為仰後，才僅僅躲去這次利刃攻擊……

這個人，比起剛才的傢伙還要警惕。

「哇…啊呀！」那醫生盯住我，有點驚恐地問：「你係邊個…每一層都有專屬嘅抽血人員……你！你唔屬於呢到…！」

我撿起地上那捲繃帶並拋向了給他，對方亦下意識地舉手把繃帶擋住，我趁機上前給予其腹一下重擊！

「啊！！」他痛苦地滾地、退後。

同時，他發了瘋似的，站起後握緊手上的手術刀向我狂刺猛揮，面對密集攻勢的我只得不斷後退。

在洞悉抽血醫生的動作之後，在他把手術刀直刺向我的時候，我蹲下半個身子再捉緊其出刀的臂，最後轉身來個過肩摔！「呯」一下沉響，他狠狠地給摔在地上。

我以虎掌擊打他持刀的手，好讓他鬆開武器，讓把手術刀撿起來割斷綁住雨川的皮帶。

「你…你嚟…就係特登嚟救我……」雨川淚水滿溢的瞪著我。

「唔，咁啱經過。」鬆綁後，我把雨川背起離開單位。

「你仲未講完發生咩事……」我一邊背著他，一邊往下層逃離。

「嗰兩個人電暈我…之後…」雨川虛弱地說下去：「我一醒，就喺到…」

「點解…點解，你要偷影佢哋。」我問。

「我喺街拍攝病者個陣…無意中見到佢哋兩個…」雨川漸漸說出經過：「可…以任意喺病…者之間穿越…冇病者會主動攻擊…佢哋，但明明…佢就生住一副人類嘅樣……」

「即係可以無視病者？」

「係…我諗到嘅…得一個可能性，就係佢哋都…係同類，係病者！」雨川發現了驚人的事情：「可能…可能……係乜嘢特別…嘅種類，所以我就偷偷影佢哋…」

要是我自己看到這情景的話，也肯定會追查原因。

「最後電暈咗你？」我復述他的說話一次。

「係…嗰個頭髮好直偏瘦嘅人，佢全身好似識發電咁……佢一掂我，我就俾佢電暈咗。」雨川說。

「…」雖然我知道雨川在說的是北賢，但我也不知給什麼反應才好。

「不過……話唔定，佢兩個將握住啲咩秘密。」到目前為止，南愚與北賢都是身份不明的怪人。

我也曾經疑惑過，為什麼他們不會害怕病者般，在街上任意逗留。

南愚更為奇怪，曾經在我面前以全身紅點的姿態出現，後來才擦甩身上的紅點跡，原來只是油筆畫上去的，舉止行為我都猜不透。

「我哋有…冇命…離開啊…」雨川問。

「聽我指示。」我逃到三樓之後，去倉庫單位中拿條繩子：「三層樓高……條繩大概要九米長。」

「你…想點啊……」雨川不安地問。

「一陣我會用條繩綁住你，慢慢放你落去。」我開始用繩子的一端，將雨川綁實。

「會…會跌死喎…！」

「相對於直接衝落去大堂一打十，死亡嘅機率已經好低。」我走到窗戶前，把窗花的安全扣扭開，再把窗推開。

一陣刺冷的寒風，隨即吹入。

「好…凍…」雨川牙齒也打顫。

我把繩子的另一端紮住在大門的鐵閘上，才開始放雨川落到地面。過程要慢，不然一失去拉力，雨川就會直墮。

雖然不會墜地而死，但繩子到盡頭把他拉緊的瞬間，也會讓他感受到慘酷的斷腰痛楚。

花了一點時間，方把他平安地放到地面上。

這次，換我了。

我抓緊繩子，從三樓高的地方慢慢爬落，如果進來之前知道會吃這樣的苦頭且困難重重，應該要叫王達尼一起來幫忙。

「噠」最終，我亦回到地面上。

「快啲離開…呢個鬼地方……咳…咳！」雨川說。

「未得，我要仲等埋我同伴。」我先背住雨川，回到旅館中。

還好是夜晚，所以不太引人注目。

回到旅館之前，我都一直在擔心王達尼的安危，因為從雨川的口中得知了，對方原來是帶有危險性的人物。

不過回去後見到他安坐在床上，總算鬆了一口氣。

「喂……咁遲嘅你，咁冇效率。」王達尼淺淺地笑著。

我進來之後，先把雨川放到床上：「嗄…嗄……你個邊好似仲輕鬆過我。」

「冇啊～我見佢兩個入咗今朝我哋去飲個間酒吧，咪返嚟等埋你順便通知你。」王達尼望見雨川後，怔了怔：「呢個就係……相機主人？」

「係…」我答：「而且…我諗你有必要再同我去多次酒吧。」

「依家？」

「立即。」

放下雨川後，我們二人就再度出門。

「咩事啊？你唔係又調查到啲咩恐怖嘢啊…我唔掂嫁！」王達尼事先說明。

「可能……關乎寶琳倖存區，俾病翼捉走嘅個班細路。」在路上，我跟王達尼說明情況：「呢個倖存區出產嘅「血酒」，配方係用人血造成。」

「…你認真？」王達尼漸漸掩住嘴巴，一面悴色：「仆街…啲血佢哋有冇消毒過嫁…」

「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南愚同北賢都係無所不知嘅情報專家，我有好多嘢要問佢哋。」我認真地說：「一陣難免要開戰，佢哋可能係好危險嘅怪物……同你講定先。」

「講定有咩用啊，我哋都好似差唔多行到去間酒吧到啦……」王達尼無言地抬頭，望住眼前的酒館。

「入去。」真相，就在裡頭。

「喀──」我推開了酒館的門。

這間原本就昏暗的酒館，在入黑之後，顯得更為幽暗，但還能依稀地識別他人面孔。

南愚和北賢，就坐在一個角落玩著卡牌遊戲。

「嘻嘻…北賢，我出病牙咬死你。」南愚把手上的一張牌，放到桌上。

「病嘴，限你行動。」北賢亦將手上的一張牌，放到桌上。

「咦…似乎佢哋係玩緊關於病者嘅卡牌遊戲，你望緊個兩條友……」王達尼在我耳邊低聲說。

「呵呵～！係你哋兩個！？」胡子老闆跟我們打招呼。

「老闆～！」王達尼有點尷尬地回話，可能是因為……

知道自己即將要大鬧一場吧。

「南愚，北賢。」我走近一點他們兩人，叫出他們的名字。

「嘻嘻～」南愚把視線放到我身上，說：「一把好熟嘅聲音，原來係你！上次冇見之後，你似乎經歷咗好多嘢喎，由大本營到不良人，再到寶琳國，你生命力真係強啊！」

「你認得我？」

「你係大本營原本嗰位老師啊嘛！嘻嘻～我上次其實好疑惑，叫你去靈實醫院個陣，點解你冇殺死埋滿天。」南愚笑呵呵地說。

「你……」那一次，我的確跟滿天發生了一場小插曲，雙方都鬥得你死我活。

要不是大BOSS最後出口制止……

「你想問我個日係咪特登叫你去嗰到，令你同滿天發生衝突？」南愚就像個笑臉佛，對我解說著：「你估下！？嘻嘻……反正最後你都得到病童嘅情報，結果對你嚟講先最重要嘛！」

我每一句想要說的話，都好像被南愚緊緊地限制住：「我要問你哋，知唔知道病翼捉走咗寶琳倖存區班細路，去咗邊。」

「嘻嘻～好啊，就講俾你聽！不過今次條件係……要殺死一千二百隻病者。」南愚仰頭想了想，繼續笑嘻嘻地說：「對你嚟講好似難咗啲～就俾你選擇殺一千二百個人都得。」

「喂…佢講緊乜…」王達尼問。

「每次問佢哋情報嘅人，都要付出相等或者不可能嘅代價……」我答。

「唔好咁講～我只係想表示出，如果你想救到佢哋…」南愚笑容不變，說：「就要有獨自殺死一千二百隻病者嘅能力。」

南愚又舉出一個例指：「同上一次一樣～如果你要得到病童嘅情報，並且有能力咁對付佢哋，就要先有能力對付到靈實醫院入面嘅病牙、病嘴仲有滿天！嘻嘻……我都係為人好，等佢哋知道自己能力所在。」

「…」我們開始聽不懂南愚在說什麼，說話跟個精神病人無異。

我唯有徑自說下去：「我睇過康林樓嘅記錄冊，上面嘅「酒精供應體」寫住年齡平均係十二歲以下嘅，唔夠十個人。個班細路…到底俾病爪捉咗去邊，而且你兩個又到底係咩人。」

139

以我理解，如果調查結果無誤……

那群孩子應該不是被送來翠林邨做「血酒」的配方。

「喔？對我哋有興趣？」南愚笑問。

「喂…呢個肥肥哋嘅，好似好聰明咁……句句盯住哂。」王達尼低聲說。

而一直沉住不言的北賢，終於開腔：「冇相對嘅回報，我哋唔會答任何問題。」

「聽講你就係識徒手發電嗰位。」我望向北賢。

你們到底是病者，還是人類……好歹給我一個答案。

「…」北賢站了起身，轉身冷視住我：「你……知道咗…唔應該知道嘅事。」

「*滋滋滋…*」電子流動的聲音，從他體內開始悄悄發出。

「Hey…搞…搞乜啊？！」胡子老闆有點驚訝，想做和事人。

「咩…咩事啊…」原本幾位來喝酒的客人見我們一副想開幹的樣子，都及早離開這間酒館。

酒館的燈，突然一閃一閃地亮著……

「哇…呢隻燈…自從病變之後，就冇咗著過喎……」胡子老闆更為驚訝。

「老闆……你走先，呢到應該好危險。」王達尼勸說。

「你哋仇人嚟架？一齊飲杯酒咪無嘢囉～呵呵，世上邊有咁多仇怨啊～啊呀呀呀！！！！」胡子老闆未說完，已經被極速靠近的北賢用掌心一摸胸膛的位置，繼而彈開到極遠的地方並失去了知覺。

真正的實力……

真正的模樣…

終於顯露出來了。

「你似乎，都係個出色嘅病獵。」北賢冷靜地面向我，說：「既然今日幸運遇到，就俾個優惠你哋……只要擊敗我哋兩個，就任你選擇兩條問題。」

「佢…佢…真係……識控制電…？」王達尼不敢相信，眼睛都瞪大了。

「既然世上都出現咗病者，再離譜嘅出現……我暫時都仲接受得到。」我說。

「嘻～北賢，你做咩啊～」南愚好像想勸導他：「唔好同佢哋一般見識，我哋走。」

「遊走咗咁耐，我都想睇下自己有冇生疏……」北賢對南愚淡淡地說：「就當係，玩遊戲…練習下。」

「嘻…」南愚忽然大口咬破自己手掌的表皮，當他的血液流落到地上時，就產出了些少熱的火花：「咁就玩下吧，既然好似有人開始……想試圖接近真相。」

南愚和北賢，他倆的身份到底是……

「喂…兄弟。」王達尼不知從哪拿了枝威士忌酒瓶給我：「手上有武器好啲……」

我望望王達尼，他自己正拿著不知哪來的桌球棍。

「嘻～其待你哋嘅表現，至今除咗嗰個人之外，就好似冇乜人接近過真相？」南愚望住北賢。

「啊。」北賢點頭，冷冷地說：「暫時得白鯨一個……仲有個差少少嘅，叫不破尚。」

「兩個痴線佬…係咁講啲吊我哋癮嘅說話。」王達尼握緊住桌球棍，面向手掌充滿住火焰的南愚：「呢條友啲血一接觸空氣就好似識自燃同爆炸咁……如果拎到你啲血去賣就真係賺到笑。」

「嘻嘻～比想像中聰明得多啊。」南愚笑嘻嘻地望著王達尼。

「啾啾──」北賢率先向我靠近。

我馬上退後幾步，拾起射鏢機上插住的飛鏢向北賢擲出！

「蕭蕭～」飛鏢去到北賢身體不夠五毫米時，就突然自動掉落到地上。

「…」我愣住了一、兩秒。

任我擲出多少枝飛鏢，北賢都能無視它們的存在般徑自前進。

突然，他左右兩手都形成了手刀的姿勢衝向了我，儘管我敏捷地避去了頭數十下的攻擊，還是因為被迫到牆角的關係，而硬生生吃了一下刀……電刀。

北賢用手刀的姿態劈落我手臂的瞬間，只覺得一酸其後極為麻痺，除了痛只餘，還有短暫的幾十秒時間，我是不能自由地控制手臂的郁動，直至電麻的感覺退去。

電會令短暫神經麻痺……

唯一可以確的是，他身上充滿住電流。

「冰！」我把手上的威士忌瓶子打破，用破刺的部份對準北賢狂刺。

玻璃瓶是最佳的絕緣體，北賢很快便因為下意識的格擋情況下，而被我刺傷了手腕。但同時，他亦沒放棄反擊我的機會，右掌突然集電一樣凝聚能量將一掌打向我的胸膛！

「呯！」我只需一下子，便被人擊飛到牆壁上。

是高伏特的電…

「嗄…嗄…嗄……」被他一掌打後，連呼吸都開始極為困難……

「你…你點啊！」自己也應付不暇的王達尼，望向被徹底擊倒的我。

「嘻～！」南愚又用自己血流如注的手，向王達尼揮濺出危險的血液！

「滋～蓬蓬蓬蓬蓬══！！！！！」血液觸著落的地方都瞬間變為一片火，熊熊地燃燒著。

王達尼則儘己所能，用手上的桌球棍不斷重打對方，但肉肥背厚的南愚顯得不痛不癢的樣子，到最後連手上那根桌球棍都開始惹火地燒著……

「佢哋…到底…乜人嚟……！」王達尼見我快要被北賢接近，便向他起了一腳飛踢。

「呯」北賢被踢飛到酒保檯那邊。

「有啲麻……」王達尼咬住牙，說。

此時，電流慢慢從我身體散去，我的呼吸才慢慢開始能夠回復正常：「嗄…嗄！…嗄……王達尼，小心後面…血！」

王達尼聽到我的提醒後馬上以背部擋住血濺，而他的大衣外套亦隨即起了火焚燒起來，逼不得已下只好把外套脫下。

終於能夠郁動的我忍耐住熱火之痛，衝過去把王達尼著火的外套蓋打在北賢的身上，而他都果然有所退縮！

被火衣外套包裡住上半身的北賢，被我出拳狂毆施出連環拳！只要我隔著衣物去攻擊，便不用承受電極之痛。

「王達尼…！」我彎住身子，喊著。

會意的他，馬上衝過去我的背部，從背上滑過並飛出一腳踢向北賢！

「合作技…嘿。」嘴角有血跡的王達尼淺淺一笑：「好啊，我鐘意。」

「走！」我推開王達尼。

因為南愚再次用手向我們濺血了！

「滋～蓬蓬蓬蓬蓬══！」酒吧已經多處起著火，漸漸形成火海。

「嗄…」北賢把那件惹火外套用力扔走，盯實了王達尼做目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便靠近過去，並捉緊住他的身體。

「滋滋滋滋滋～～～～」電流極速去到他的身體上，使他動彈不能。

於是，我隨手就舉起了一張椅子往北賢頭部猛打，兩、三之後他才鬆手，我再一腳把他踢走到酒吧的沙發上。

「你有冇事…」我扶起也受過電擊的王達尼，感覺到還有一點電流。

「嗄……」王達尼喘著氣，說：「以為自己呼吸唔到…」

「佢高伏特嘅電流同埋閃電嘅速度，應該唔可以不斷使用……要等一小段時間，趁呢個時間盡量打低佢哋…」

「嘻～嘻！！！唔好當正自己係主角先得架～！」一直都只敢遠距離攻擊的南愚，終於擺出了相撲手的姿勢衝向了我們。

身體胖臃的他，是永遠不及我們身法的快。

南愚只知撲過空之後，打算繼續作出濺血攻擊，可是我們已經分別從左、右兩邊分別一手捉腕，另一隻手則按住南愚的後腦，迫他向前行到酒吧檯前。

「唔。」我跟王達尼互相望了一眼後，把南愚的頭壓到檯面上，再從左到右的拖行來磨擦他的臉部，中間更掃跌了不少的酒瓶。

「冰──冰冰冰──冰冰冰冰！！！」酒瓶都碎裂，而南愚的五觀亦流了血而產生火焰，阻擋住了他的視線與呼吸。

「啊…呀啊啊啊啊啊呀呀呀呀！！！！！！」南愚按住充滿火焰的頭部大叫。

「呢間充滿住光亮火焰嘅酒吧……」王達尼橫顧四周的火海，哼笑一聲：「比起剛才陰陰暗暗死老豆咁款……有趣得多？係咪。」

「佢哋雖然有好強大嘅能力……」我與王達尼背對背的喘住氣，說：「不過格鬥術同實戰嚟講…似乎同我哋呢啲喺病者手上唔知逃走咗幾多次嘅人嚟講，有一段距離……」

「好有趣…好有趣……嘻嘻…」南愚緩緩地站起身，想要再次撲向我們。

「我哋後面係玻璃窗……」我低聲跟王達尼說。

「好…」他很清楚我想怎樣做。

充滿怒火的南愚快要撲到我倆之際，我們側身避過，並在之後轉身二人合力向南愚腰背上一踢！又是「呯」的一聲，這次他被踢到破窗而出，從商場不高的二樓掉落到地面上。

在我們以為即將解決掉一切，想要轉身對付北賢時，忽覺肌肉完全收縮……完全動彈不能！

「你哋太大意……」北賢左右兩隻手，分別觸摸著我和王達尼的背部：「不過…就當你哋贏咗。」

「冰──！！」之後，一股力量也把我們一同推出到玻璃窗之外，雙雙地從二樓跌落地面。

「嗄…嗄……」跌到落地面的我，模糊地望著熊熊焚燒著的二樓酒吧。

儘管只有六米左右的高度，跌了就是跌了，骨頭肌肉也會痛。

北賢他平淡地從二樓跳下：「你哋可以問，兩個問題。」

「嗄…嗄…」雖然不知為何，這場決鬥北賢讓我們勝利，但我還是先問：「病翼捉走咗個班細路去邊到……」

「白鯨到。」北賢答。

「白…白鯨？」我愣然。

那…那個病獵公會的傳說級人物？

「白鯨喺邊……」我望住北賢。

「坑口，希望塔。」北賢說：「兩個問題，已經完畢。」

「希…望塔？」是哪裡，我根本沒聽過這地方的存在。

「去個到，你可以更加接近……所有真相。」北賢轉身，就準備離開：「但首先，你要有一班實力極強嘅同伴，先去到嗰到。」

「坑口…被稱為「病者之都」。」王達尼冷笑一聲，對我說：「我行商從來都唔會去，嗰到基本活人率係０.８％……你確定佢唔係呃你？」

「…」

北賢：「後會有期。」南愚亦徐徐地站起，笑嘻嘻的跟在北賢的身後。

我望住他的背影：「北賢……你啱啱明明好多機會，可以殺咗我哋…」剛才，我們被電到動不得的時候。

基本上，他只要使出高伏特電擊，便能立即致我們於死地。

相反，我們可以看出南愚是有心致我們於死地。

北賢停了停，選擇不回答就離去。

他們兩個……

到底什麼身份。

在村莊裡經歷過短暫的激烈戰役後，我和王達尼馬上回到旅館中，把貧血的雨川背起連夜帶走，生怕會被村裡的找麻煩。

那一晚，幾乎用盡了我們全身的力氣。

由早上的風和日麗，享受著村裡帶來的美食美酒和風景。

到晚上的火光熊熊，體現著未揭開的陰謀和激烈的戰鬥。

這種反差，令受不來的我忍不住吐了起來……

「咁渣ga你……」傷痕累累的王達尼捉住渠蓋，說：「嗄…捱埋臭渠條路，就返去。」

「雨川…你可唔可以自己落地行……」我把他放下。

「喔…得…！」他也不敢問太多。

「你啲好奇心…」在下水道行走回寶琳倖存區時，王達尼不禁嘆氣：「我有九條命都頂唔住，遲早俾你害死，幫哈姆雷特嗰老闆送封信都搞到咁……」

「寧做痛苦清醒者…莫做夢中優閒人。」我淺淺地揚起嘴角，對他說。

140

回去寶琳倖存區後，我先安置好雨川到「寶琳柒拾」，付點小錢讓老闆暫時照顧他一下，然後才到哈姆雷特跟王達尼會合。

「拎得本小說喇嘛？」王達尼在門外等了我一陣子。

「係。」我徑自進去，說：「你準備去聯絡嗰個貴華。」

「好，皇政府總部外面等～」離開前，王達尼無奈地說：「應該要加價，為咗本嘢幾乎搵命搏～」

我進去見瓦安後，交代了送信的任務已經完成。

瓦安他滿意地點點頭，還豪邁地大笑著，問：「有冇順便去飲佢哋啲特產血酒啊，哈哈哈哈哈～！！嚟，你嘅報酬。」他從上鎖的抽屜中，取出一個公文袋。

回憶起當時永林樓的情況，我完全笑不出來。

「呢本？」我從他手上接過用文件袋包住的一本書。

「我瓦安從來唔會虧待任何幫得手嘅人～」瓦安徐徐地大笑，說：「因為一個成功嘅商家啊，身邊總要有一、兩個不擇手段嘅助手去幫忙。」

「你身邊應該唔少呢種人」我收下文件袋之後，就準備離去：「呢本書我就收咗佢，多謝。」

「呢種助手，我從來唔會嫌多～」瓦安的笑，就像藏住把刀。

以後沒事，我都應該不會再來。

在書得手後，我去到皇政府總部前等待一會，過不多久，王達尼便帶同貴華而來了。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我對貴華說。

「你哋居然真係搵到」貴華有點訝異。

「為咗佢我哋差啲死，廢話唔好講～俾錢俾錢！」王達尼很著急。

「好啦…」貴華付了尾數後，我把公文袋給他了。

付錢後，他即場就把公文袋打開，看看裡頭的小說：「點…點解入面啲字，好似唔係個回事嚟嘅……」貴華略略一看，已感不妥。

「唔？」

貴華把《哈姆雷特》的內頁翻開，展示給我們看：「你哋睇……！」

頁面中盡是阿拉伯文等字，完全看不懂意思。

「呢本明明係《哈姆雷特》……」我望一望那封面。

王達尼很快就意識到問題，低聲在我耳邊，說：「我哋…肯定中咗瓦安計。」

「你意思係……」

「應該一早諗到，佢點會做犯法嘢咁蠢…點會敢真係收埋啲禁書，肯定淨係用《哈姆雷特》本書嘅外套，內頁就完全係兩回事嘅嘢……」王達尼暗暗咬牙：「失策…」

「我哋應該都奈佢唔何……」我想到後續：「唔通告俾皇政府聽，入面內容同真正嘅《哈姆雷特》唔一樣…條友真係，奸。」

「喂……」貴華不安地望住手上的小說：「點啊…我到底睇緊啲咩啊……」

「貴華，」王達尼快速地整理思緒，解釋：「呢本係阿拉伯譯文版本。」

「咩話？！」貴華訝異地叫了一聲。

「英文係人都識睇，咁太危險。」王達尼揚起嘴角，說：「如果係阿拉伯文版本，就唔係嗰個都識睇，咁你都可以減低被捕嘅風險。」

「我…我點睇得明啊！」感覺貴華好想把這本小說掉走。

「用你嘅方法，不過方法我都唔係話冇，阿拉伯文我都識睇少少……」王達尼根本已經當貴華是傻子看待了：「你有咩唔明可以再嚟請教我，一隻生字收費一艾幣。」

「吓啊…」貴華失落地低頭。

「唔好咁失望！下次有好嘢，再益你！」王達尼拍拍他的膊：「到時打七折。」

「仲…仲益啊？唔洗啦…嗚嗚……」貴華握住小說拔腳跑走。

「呢家啲貴族真係…」王達尼目住他的背影離去。

「我哋算唔算又呃咗佢一次。」我說。

「冇計，我哋都中咗瓦安計…」

「咁就當我哋呢次俾番瓦安呃，一人一次，打和。」我點頭。

「唔，」王達尼點頭：「唯有係咁。」

「之後，你會繼續幫手？」王達尼問我去向如何，說：「感覺同你一齊，時間好似變得長咗又危險咗。」

「遲啲再決定，啱啱知道咗咁多有用嘅情報，我冇辦法當聽唔到。」我搖頭。

「睇嚟亡命生涯，先比較適合你。」王達尼點燃起一根煙，說：「你注定係食呢行飯。」

「我聽日會去病獵公會一敞。」

「你有事再去「詭區」搵我，我班團友都差唔多返嚟，我要去點一點數。」王達尼說。

就此，我暫時跟王達尼分別。

翌日，就動身前往到病獵公會中，去把昨晚在南愚北賢身上聽到的情報，告知給他們。

聖堂一如既和地神聖、莊靜，我把關於區內孩童都被病翼抓走去坑口的「希望塔」中，及白鯨還未死去的消息告知了聖女Nina。

「呢啲消息…你係點得嚟？」她問。

「調查。」

「你又會…」

「總之，就係可靠嘅情報，我好難解釋。」

「如果係咁，就更加要做啲嘢，不過你都應該好清楚坑口嘅情況？」

「略略聽講過……」

「如果呢到係人類住嘅倖存區，咁嗰到就係病者住嘅倖存區。」Nina望住我，問：「先生，可以點叫你？」

「就叫我…黑鴉吧。」沿用黑鼠商團給我的名字就好。

「喀──」聖堂的大門，驀地打開了。

把門推開的人，是個戴住西方羽毛寬帽子、穿住一身貴族洋服似的人。但該裝扮沒為他帶來重慢、盛氣的感覺，反而充滿輕快及優雅的運動感。

「Nina，南區個邊，大眼、病嘴，都已經清除哂。」他說話很多停頓位。

那人盯了一盯我，帶點欣賞的目光，說：「中世紀鳥嘴醫生……睇嚟有志同道合。」對方打扮太中性了，我其實猜不著他的性別。

「你係？」我問。

「我叫賴桑。」

「佢叫黑鴉，頭先為我哋提供咗一啲情報。」Nina說。

我說：「你志同道合嘅意思係，你一眼已經睇得出……」我曾經狩獵過病獵嗎。

「我一眼已經睇得出，你對衣服都幾講求品味。」賴桑淺淡地微笑，說：「你睇唔睇得出我呢身嘅裝扮？」

「唔太清楚。」我搖頭。

賴桑說下去：「係十八世紀洛可可時代嘅洋服裝扮，你出街個陣應該成日俾人望？」

「嗯。」我必須承認這件事實。

「哈哈哈，同我差唔多。」所以，你到底是男還是女。

「你係呢到嘅……」我直接問出重點：「病獵？」

「嗯，你嚟係想委託我哋咩事？」賴桑問。

Nina先把所有事情告訴給賴桑知。

「你意思係…你知道班細路依家喺坑口？」賴桑猶豫地說：「而且，白鯨仲未……」

「係，就係咁。」珍貴到不行的情報。

「但就算係咁……我哋應該，都幫唔到手。」賴桑帶住遺憾地說。

「你哋冇實力入去？」

「完全冇。」賴桑無辦法的望地：「就算有，咁少人都一定有入冇出，更何況我唔知你講嘅嘢，到底係真定假。」

「我明白…」

「但我好奇，你點解會咁清楚。」

「你就當……係一個預言家同我講。」

「唔好意思，我哋幫唔到手。」

「唔緊要。」

我明白他們的立場，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是沒可能相信一個素未謀面的人。

有時候人生便是如此，儘管明瞭一切，也有著無法相助的無奈。

在聖堂大門前的我，望望不遠的倖存區，暗暗嘆氣便徑自回去。回去之後，我打算先去找王達尼繼續為他當些差事，無論我日後要生活還是組織軍隊外出，也得用到錢吧。

友情這東西，有時候也不是太靠譜。

殊不知，我在中午到達那個一整日都陰森恐寒的「詭區」後，王達尼好像遇到些小狀況，讓他苦惱不已地抽煙、沉思，滿是憂鬱。

「喂，琴日貴華個筆錢你未分俾我。」我入去他的倉庫，順便問。

「嗯…月尾結算嗰陣再俾你……」頭一次，見到如此苦惱的王達尼。

「出咗咩麻煩。」我直接問。

經常待在倉庫的助手寶拉，代他答：「今朝收到消息，我哋商團喺出面有成員遇襲。」

「倖存區外面？」

寶拉點頭：「係，實際情況未清楚。」

「出發去將軍澳村嘅商團小隊，受到襲擊……」頹然地王達尼，緩緩地說：「我啲貨，通通都冇哂。」

「咩貨嚟。」我就像個警探，循例地問。

「橡木、原本、加工合板、可用角木同埋一堆非法寶石。」寶拉答。

「總之就係關於木材同石頭嘅嘢？」我總括一下。

「我哋運過去嗰啲係皇家寶石商嚟，嗰個倖存區啲人幾鐘意呢啲識發光嘅石頭。」寶拉跟我解說：「而我哋寶林倖存區經常要做好多大基建～所以木材對我哋反而好重要，可以喺到高價出售。」

「明白，總之就係有損失？」

「唔可以俾我啲貨白白咁損失……」王達尼掉了指間的煙到地，喝口威士忌，說：「去睇下係邊個搶咗我批貨…」

「咁你哋線報來源係邊個？」

「一個木匠，佢有時會嚟寶琳倖存區依到。」

「咁你想點？」

「做你最鐘意嘅嘢……」王達尼又隨手把喝光的威士忌扔到地上，任由它跌碎：「出去，調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淺淺一笑。

「係一般貨都可以無所謂，由佢跌。但我今次呢批皇家寶石，係珍貴……價值好高。」王達尼的目光頭一次銳利得想殺人：「所以一定要去搵番。」

王達尼心意已決，為了尋回自己的貨物，已經做好死的覺悟。

路上走著時，我問他那些皇家寶石是如何得來的？他居然答我，都是自己用勞力、汗水與智慧從皇室人員身上偷來的，有血有汗。

或許我們都經歷過諸多的苦劫，我倆走在路上都沒有太過畏懼的心情，至少……病者現在對我來說並不是對付不到的。

「將軍澳村…我印象中，嗰到係一排村屋。」我說。

「係～嗰到近山，所以專出產木材。」王達尼說。

以前要行一條十分鐘的小路，會覺得很快。現在每行一步都可能是危險，就變得很慢長，因為精神都已經集中在當下之間。

我們在寶康路一直往北行，就能到達王達尼所說的倖存區。

一路上，其實我們也注意到周邊病者的活動。

這一區，大耳和大眼都異常地多，但都沒有太大殺傷力，就像一隻初生的野狗般，只敢躲在草叢的樹木後，偷偷觀察著我和王達尼。

只要稍為有跟蹤之態，我們就會加快腳步。

這個小型的倖存區，用木板密密的圍封住。

住在山林附近理應聽到的，是蟬的鳴聲。

但在此等偏僻之地，就只有病者重返又單一的笑聲，裡面的倖存者跟我們說，那些病者就像向蟬學習一樣，初來之時把蟬泥土草叢中的蟬都挖出來，吃光光。

「嘻…嘻…嘻……嘻…嘻…」如今，它們取代了蟬的地位。

病者的笑聲成為了這個倖存區長期的耳音，酷似大自然發出的聲音般，那樣自然，不讓住在這裡的倖存者感到驚訝。

但初到之人，肯定會覺得這種感覺好難受。

所以，他們都製造了一雙的軟木耳塞給人使用，隔絕病者無止盡的笑聲。

「嚟，戴咗佢先。」看門的守衛，只是拿著很簡單的木錘子作武器：「你哋應該唔習慣。王達尼先生，今次嚟做咩……又係經商？」

「算係。」王達尼答。

「請入。」守衛讓我們輕易進去。

周圍雖有樹木圍繞住，是個美色天景……可就不能聽到大自然的聲音。

算是缺乏美吧。

「真係貼心……」我望住掌心中的軟木耳塞，說：「居然特登整出嚟。」

還記得以前要對付病童的那一次，沒有耳塞對我來說，簡直是夜長的惡夢……幻覺頻出不停。

「呢到啲人係幾友善，」王達尼深深吸口空氣，說：「可能住得越遠市區嘅，快樂指數都越高。」

「你有冇頭緒？」我說回此行的重點：「咩人襲擊。」

「人類…就唔太可能，我黑鼠商團嘅成員好歹都有傍身武器，病者都有可能。」王達尼在眾多村屋之中，向一間較為開明的進去：「嗰位木匠老師傅，應該返咗嚟。」

王達尼入的村屋，裡頭都用著木製的傢俱，一陣自然的木材味能很容易聞到，

「黑鼠？你嚟咗啊。」那位木匠，是個老人。

「你今日嚟寶琳個陣，都講咗我聽……我商團俾人攻擊嘅事，我仲邊有理由唔嚟。」王達尼一手插腰，問：「喺邊？」

「你出倖存區之後一直向右行條馬路就見到！嗰到有四件屍，應該係你哋黑鼠商團嘅人！趁竊屍賊未嚟收屍之前去睇睇吧！」老木匠說。

「唔該你。」王達尼點頭謝過，便繼續前去。

我們照住老木匠的方向去走，果然在倖存區外……發現了四具死去的屍體。

地上有貨品被凌亂的掏找過，散滿在一地上，現場看起來很混亂。

「……」王達尼深凝著這一切，才慢步走過去。

原本我以為他蹲下來，是查看還餘下的貨品。

竟不知…他蹲下來，是為了看自己死去的同伴。

站在其背後的我，不懂說什麼安慰的話，只好找別點的話子：「佢哋身上冇乜表面傷痕……」

「冇錯…」王達尼良久才答：「不過…肯定死於非命。」

我走上前一點，一同查看：「有明顯骨斷嘅痕跡……」四件屍體也有。

其中一個，整條骨更從體內刺穿出來。

「應該係好大力嘅人，或者舞者造成。」我說出簡單的結論：「不過我較為相信係後者。」

「舞者……？」

「嗯，一種要依靠有節奏嘅音樂先可以快速郁動到嘅病者，佢哋大腿都強大有力。」我望向山林那邊，說：「啲病者密集嘅笑聲，對佢哋嚟講應該就係最好嘅節奏感。」

「不過…嗰寶石袋唔見咗，證明有人拎走咗。」王達尼看了地上一遍。

「會唔會就係嗰個木匠。」

「點解咁講？佢主動講俾我聽呢件事……」

「冇～我嘅直覺。」發死人財，良心不安的人有很多吧。

疑於安全問題，我跟王達尼不便久留在外面，很快就回到將軍澳村倖存區裡頭。

「要直接問下嗰個老伯？」我說。

「真係要，我同嗰個老闆幾熟……？我都幾多貨喺佢到入。」

我倆站在原地，想了一會。

我再提出：「一係咁，你幫你睇。」

「點幫？」

「你引開佢注意。」

141

如是者，我們回到小小的倖存區裡，就開始計劃起來。

王達尼負責引開木匠老伯，我則潛入其家中搜索遺失的寶石袋。

倖存區雖然離繁華的寶琳不遠，但因為四周皆木林的關係，令這裡添上了一分郊野的景色。

沒有大量買賣不停的交易，也沒有喧嘩推銷的人們，大家都很木訥地專注在木材的成品上，連自己也快要變成木頭一樣。

就我所見，區內的倖存者都在專心工作或是休息時才會戴上軟木耳塞，日常要進行交際談話等工作，則不需要用上。

「就同佢講，我有興趣投資佢間木材加工廠……」王達尼在路上，跟我說出自己的注意：「咁樣先引到佢行出屋企，同我去附近一路飲嘢一路傾～」

「好注意。」我們快到木匠的家了。

木匠老伯他的家，為三層高的村屋。

外牆還是玻璃都已經佈滿了植披，裡頭隱隱約約地飄來木頭的味道。

到達後，我躲在外面，背靠住牆壁，等待著王達尼把木匠老伯引出去。

「喂～漢木。」王達尼先敲了敲門，叫著某個名字。

漢木…是這個老伯的名字嗎。

「點啊？黑鼠老闆，知你好傷心，但係唔好難過啦！」漢木，果然就是木匠老伯：「生離死別總有。」

「同啲貨生離死別，當然好傷心～不過點樣賺返啲錢先係關鍵，我諗係時候投資下你間木廠……」王

達尼那滿嘴錢臭的賤嘴中，很少人能聽出其失去同伴的哀傷。

漢木老伯滿心歡喜地問：「你真係想投資我間木廠？！」

「嗯～行出去傾下吧，你屋企啲木味我唔係太習慣。」

「附近有間嘢，係用啲松樹汁液混合沙糖仲有熱水嚟飲，幾正架！就去嗰到。」說罷，二人就徐徐地離開這間村屋。

也許這倖存區小小的，大家都互不設防，所以木匠老伯家的窗戶都沒有反鎖過，能扯斷亂生的藤蔓然後一手把窗戶打開，讓自己溜進裡頭。

入面如我不久前所見的一樣，放住各種的木製傢俱，長木桌上更放住一罐咖啡粉，害我想找杯熱水沖來喝喝。

第一層我用心地搜查過一次，基本上沒有什麼異樣。

而第二層，則放住了各種把木材加工的工具，看起來是漢木老伯自己私人的加工室，小到木刨大至割木機也有。

因為要搜查得全面的關係，我又用了幾十分鐘的時間在這一層。

「最後一層，」我望住那道被木板封住的第三層門口：「點解封住咗……」

於是，我只好另尋方法上去。

那便是借著牆外的水管和藤蔓爬到去三樓的窗戶外，再開把窗開了進去。

「滴噠──」窗戶被打開了。

進去後，我發現第三層是放住一套珍貴的木製收藏品──火車模型。

包括道路、火車、小場景，都是木製的小玩具，看不出那老伯雖然年紀已老，但對玩具也有著這種興

趣。

「…」我無聊地把木製路軌上的木製火車，用手輕輕推了一下。

我也挺無聊的。

在我想繼續於三樓搜尋寶石的下落時，倖存區外突然傳來了「噹～噹～噹～噹～」的沉重，又緩慢的鐘聲，感覺像是喪鐘般令人心中發寒。

我下意識地走近到窗邊，打算觀望外面的情況。

在外面一貫正常的村民，聽到鐘聲後臉色稍變，大家面上添了一分的緊張，並快速地回到自己的屋子中。

木匠老伯也不意外，他不理會王達尼的拖延，直接急步回到屋子中。

「喂…老嘢，咩事啊！？」王達尼追問。

「快啲！快啲入嚟！！」漢木老伯向他招手：「佢哋要嚟啦。」

「佢哋？」

「病者平權組織啊！」老伯似乎發現了屋中的一點異樣：「咦…點解嗰窗口好似打開咗咁……」

「風吹呱……」王達尼替他關好了窗子。

「好似有人入過嚟…」老伯疑神疑鬼地說。

聽到此處，我已經在三樓找了個木櫃去躲藏好自己。

「喂……唔好上去啦，試下講俾我聽咩事先！點解病者平權組織佢哋會嚟啊～？！」王達尼問。

「你一陣就明。」漢木毫不理會，繼續在屋中周圍搜尋。

等等，我在躲什麼？

三樓的門早就被木板封住了吧，除非那個老木匠自己把木板拆掉去。

想到這裡，我就從櫃子中出來，不想困在窄狹的地方。

「噹～噹～噹～」鐘聲去到村子中央處。

是一群白衣教徒，的確如木匠老伯所說……是病者平權組織的人。

沒想到，那些瘋子居然還未死透。

但他們到來的目的又是什麼？

「我嘅上帝！我今次有貢品俾你！可以供奉你！！各位天使，請你哋帶我去見上帝，我想見番我嘅家人！！！」一個衣著樸素，年約五十的男人從一間屋子中跑出：「帶我上天國……」

「村長？你果然係最誠心，今次你嘅供奉係啲咩。」病者平權組織一位成員說。

「呢到！」那個被稱為村長的男人，從背後取了一依東西出來：「係寶石！貨真價實嘅寶石！」

「我啲寶石點解喺條仆街手上……！」樓下的王達尼，似乎看到了什麼。

「即係…」我凝望住窗外，那村長手上的一袋寶石：「嗰條友先係偷寶石嘅人。」

看來誤會漢木老伯了。

「喂…喂！！黑鼠老闆，你想去邊啊！？」漢木老伯焦慮的聲音。

「拎返我袋寶石啊！」王達尼說。

「咪傻啦，對方唔可以睇小！」

得知寶石真正下落的我，輕輕力地打開了窗戶，在他們不為意時，順住藤蔓滑下去了。

「你當整跌咗啦啲寶石！」老伯的聲音還在屋內。

「擺明俾班友拎咗！我唔可以當見唔到！」王達尼把門推開，打算出去時……就撞正站在門外的我了。

「咦…乜你咁快……」王達尼愣然地望住我。

「原來係個村長偷咗。」我抱住雙手，說：「仲唔跟蹤佢哋？」

「正有此意啊。」

「喂，你哋唔好啊…！」漢木老伯叫住我們，說：「去咗嗰到嘅人，都會變成另一個人嫁！」

「老嘢，咩意思啊……」王達尼不耐煩地追緊對方。

「一開始佢哋派人過嚟我哋村，叫我哋村長供奉出一樣嘢，就可以去天國見番自己家人，村長一開始都唔信，但直至有次試咗之後，成個人就好似變哂咁，每星期都拎大量物資供奉俾「病者平權組織」去換取乜嘢…上帝嘅因賜，我唔想你哋都變成咁。」漢木老伯語重心詳地說。

「難怪呢個組織可以沒完沒了咁有物資運作落去……」我心中當下明白：「原來除咗之前用公主威脅寶琳倖存區之外，仲有你呢啲小型倖存區都有份養佢哋…」

「理得佢，」王達尼握緊拳頭，說：「我會用我嘅方法，去拎番袋寶石。」

「對方有十幾個人，就算跟蹤佢哋後面，都冇可能直接突襲對付哂所有人。」我也建議不要亂胡行動。

「跟到去佢哋地盤，我要連本帶利拎番自己啲嘢。」

「停，」我抓住王達尼的膊，說：「你唔好一損失咗少少錢，智力就即刻下降。」

「嗰條友……」王達尼拳頭握得更緊，轉頭往後、怒視著我：「喺我死去嗰班同伴身上，拎走咗啲寶石，之後毫不猶豫咁供奉咗俾識都唔識嘅人。」

「我明，不過……」我凝視住王達尼：「都唔好白白賠上自己條命。」

「嗄…」王達尼低下頭，不帶感情地問：「嗰村長大概幾耐返到。」

「呃…呃……夜晚之前…黑鼠老闆，你唔好咁傷心…」漢木老伯說。

「好，我就等到佢返嚟。」說畢，王達尼就前去到村長的家中等待。

我和老伯一同目睹著王達尼憤怒的背影，離我們而去。

「老伯，每星期都會咁？」我見只餘下我們兩人，便問。

「係啊，已經一段時間。」漢木如實地說：「原本呢到都有好多居民，但佢哋出現之後，令一部分人開始信奉病教，最後仲拋棄咗呢到去做教徒。村長本來都想咁做，不過最後都係冇……唉，似乎係對方想要利用佢村長嘅身份，去獲取更多利益同物資。」

「呢個組織…想要連根拔起，似乎有啲難道。」我說。

「近乎無可能啦，就連你哋寶琳倖存區嘅皇政府都只可以趕走到佢哋，殺絕唔到，我哋呢啲小社區更加無可能。」

「宗教嘅力量真係強大……」

「你哋無勸過佢？」我問。

「村長佢勸唔聽，我哋都冇計～只希望有一日佢識醒覺。」漢木老伯搖搖頭。

在等待村長回來的這天，王達尼早早埋伏在村長的家中。見他只得自己一個孤獨地待著，我就去到屋子裡陪他一起等待。

「你有冇覺悟。」待了大半天，在荒寂的屋子中，我問了一句。

「…覺悟？」王達尼怒氣未退，語氣還隱約帶點不憤。

「死嘅覺悟，你要知道，對方係病者平權組織。」一個，實力不可估量的組織。

「為咗錢，我摧毀佢成個組織都得。」

「錢？你應該唔係咁著重錢嘅人，因為你已經有好多……」我說出自己想法：「你係覺得，自己同伴用生命作擔保去運送嘅寶石，因為一啲咁愚蠢嘅理由落到呢啲人手中，覺得好唔值吧。」

「……隨你點諗。」

「放心，我明白有啲說話講咗出口，就唔符合自己形象。」我說：「但我唔會笑你。」

「黑鼠商團嘅每個人，比起金錢，都重要好多……」

我不能體會他的心情，

但我明白就足夠。

「呵欠～」門外傳來聲音。

「有人。」我提醒王達尼。

我倆馬上靠近到大廳的左、右兩邊的牆後轉角，村長一進來後就馬上把他制服在地，並將他五花大綁。

也許這裡人煙稀少，根本沒有鄰居聽到他的呼喊救命聲。

我們把他綁在一張椅子上，打算要盤問一些事情。

「你…你哋係咩人……想…想殺咗我…？」村長瞳孔畏懼地睜大。

「只係問你一啲事情。」站在一旁的我抱住雙手，說。

「點解…！」王達尼一手便捏緊住村長的頸子，問：「我團員嘅寶石袋會喺你身上。」

「寶…寶石袋……」村長苦痛地回想，說：「嗰個…我…我……只係喺…外面執番嚟…」

「我依家同你講，」王達尼給予他臉上一拳：「你執錯人嘢！」

「呯」很響的拳頭聲。

「啊…呀！」村長叫了一下。

「入正題吧。」我說。

「寶石袋呢家係邊！」王達尼問。

「喺…我唔講……我唔會背叛上帝，我唔會…如果唔係…佢哋唔會俾我再見到家人……」村長說。

「家人？」王達尼在他的家中，找來了啞鈴：「或者呢啲痛楚，可以令你痛到阿媽都唔認得。」

然後，他把啞鈴在半空中放下，讓它直墜到村長的腳趾上！

「呯──」趾甲爆響入肉的聲音。

142

村長痛不欲生地叫喊，爆甲的聲音彷彿觸動著我的神經，讓我作為旁觀者的我腳下莫名地隱隱作痛。

「放心，你只係爆咗一隻……」王達尼彎腰，握起那沉重的啞鈴：「計埋手指，你仲有十九隻。」

「呢個就係黑商嘅拷問方法？」我說。

王達尼把啞鈴放在村長的另一隻腳趾上：「原本諗住自己已經賺到啲錢…都唔想再利用呢啲殘忍嘅方法，但係你迫我。」

「我供應一千件加工合板箱俾你去賣…咳…啊啊…嗄…你放咗我……」村長痛苦地說。

「病者來襲啊！病者來襲啊！！」忽然，外面一聲高呼。

「病者…？」我猶豫。

「呢條村係咁，有時會有病者闖入嚟。」王達尼望向門外：「只係無諗過會撞正依家……」

「咁……我哋應該？」我問一下王達尼的意願。

「交俾其他人。會有人處理。」他答。

我走到窗戶前望去，看到倖存區裡頭的人開始有所動作，有些人穿住了偽裝的草衣，手握鐵斧等武器在外頭集合。

「我出去睇睇情況。」說畢，我就開門出去。

讓王達尼與村長共享歡樂的時光。

村子入夜便一片的黑，除了天上的繁星及路上的火炬外，就沒什麼可用來當作照明。

「咩情況！」我能聽到，其他人在討論著情況。

「南面…六隻大耳，爬咗入嚟！」另一人答。

「去！」

見他們說得頭頭有道，我也跟了上去看。

去到倖存區的南門之後，果然大耳有數隻大耳以微笑的姿態前進，從手上嘔心而污穢的不明黏液體來看，是透過耳垢的黏力爬進來。

「冇武器嘅過嚟……！」趕來了的一位男性村民，拋了一把木弓給我：「箭我放喺地，自己拎。」

地上有一袋袋的木箭，任人索取去用。

雖然好像有些誤會，我真正身份只不過是名遊客，不過對方都把珍貴的武器交到我手上了，現在放下逃跑，也說不過去。

於是我便拾起箭袋，準備起來。

面對久違的病者，感覺陌生得可以，我心中開始有點疑問，自己以前是如何殺死病者的。

我手上的木製弓與木箭，都明顯是出自於人手，那木質刨削過的觸感能摸得出來。儘管如此，它們看上都十分耐用，弓箭的弦線不會過分地鬆或緊。

唯一缺點就是，我並沒有學過箭術。

「啊呀！！！！」前線傳來激鬥的聲音。

我沒空閒多想，立即就趕上前方。

有些倖存者握住長木矛、有些握住木弓、有些則握住鐵斧，小心翼翼地面對眼前的怪物。

「嘎吭…囁囁囁…」其中，有隻連續中了好幾箭的大耳正在發狂，滿身紅點的它凌厲地狂笑著，以衝步的姿態跑去摟抱敵人。

「啲賤種唔痛唔癢咁嘅！！你哋射準啲佢隻耳啦！！！」有人大喊。

在那隻大耳快將摟抱到其中一名倖存者前，左面突然飛來一枝箭，精準射進到其耳孔之中，令它當場死亡。

「你哋負責牽制就得……」發箭的人，與倖存者的穿著及武器都大有不同。

他穿住合身的標準獵人套裝，我意思是…沒有浮誇只有實用的感覺。紅色的皮褸中，穿住的是一件土色的上衣，還有一雙堅韌的軍鞋保護住雙腳。

那人拉箭、瞄準、發箭這三個程序，每個都不多於兩秒，能行雲流水地把箭射進到大耳的耳朵上，唯一需要的，便是友方的牽制與吸引，好讓自己能在旁發箭到側面的耳孔中。

「嘻…呼咻咻！！」病者似乎注意到他的存在了。

「交俾奎斯就得。」原本發箭給我的那個男人，突然收起我的弓：「佢係好厲利嘅病獵嚟。」

「奎斯…」我腦海中，記起Nina跟我說過病獵公會現今只餘下三個人。

其中一個，就是叫奎斯的人。

沒想到……

相比起衣著浮華的賴桑，這個人居然那麼踏實。

「咻咻──」面對病者猛烈的前進，奎斯都用住自己的弓箭去應付。

箭所射中的位置，幾乎都在耳孔附近，讓行動一成不變的大耳兵敗如山倒。如果遊戲中，是設計大將級的人馬能輕易對付嘍囉，我想奎斯就是這一種大將。

「最後一隻……」正當他打算了結最後一隻大耳時，才發現袋上的箭都用光了：「咦…？」

那隻大耳嘰嘰地笑著，渾身插住了數枝木箭都能自如地拔足逃跑。一直留意著動向的我，馬上從旁邊的男人手上奪過一根木製長矛，就追了上去。

弓箭這種東西，還是不太適合我。

在追趕過程中，大耳都流露著笑意「嘻、嘻」的笑著，像個精神病一樣。

然而，在我追捕之下，大耳居然放棄了爬牆逃命的機會，它望了望不遠處的一個八歲小孩。它對住那位呆然、原本一心應該只是想要去迎接家人回家的小孩跑去，笑聲更為瘋狂……

繼而瘋了的狂奔過去！面對行動突變的病者，我亦加快腳步。

「走啊！細路！」同時間，腳力驚人的奎斯都已經追趕到我身邊，一同追住那隻大耳。

那小孩拼了命的向後跑，但大耳更為之快，奎斯在後方一直發著別人給予的木箭也沒能給予到其傷害。

慌張的小孩跑到了入一個轉角……是死巷。

大耳跑入轉角後幾秒，就出現了「呯──」的不明聲音。

我跟奎斯趕至轉角後，已經見到無法挽會的情景……

大耳已經把那小孩子撲住，並把耳垢全黏都他的臉上，任他如何掙扎也無用。

「啊！！！」奎斯一手握弓，另一手握著短刀，就衝了去大耳背後。

先用弓弦套住大耳的頭並向後一扯！再用短刀往它的耳孔方向狂刺，直至它的笑聲結束為止……

「呀…！嗄…啊…啊……」奎斯每一下都十分用力。

無法趕得上救援的我，上前查看小孩的狀況：「……」污垢都已經黏在他的臉上，他死命地掙扎也弄不開。

我試圖用手幫他弄走那些耳垢，可是已經無用，在此之前，他已經在我們面前窒息死亡。那亂動亂踢的手腳，失去生命般軟了下來。

大耳已死。

奎斯急切的雙眼，放到了受襲的小孩上。

亦因此，他原本滿佈焦急的雙眼，在目睹小孩的死況後漸漸轉為灰暗。

「已經…冇救。」他捉住我試圖弄開臉上耳垢的手。

「…」我停下手。

同時地，村民趕來了。

他們一副不可置信的驚嘆，圍住了那名不幸遇害的小孩，無奈的哀哭聲、失望的嘆氣聲、驚訝的啞聲，都是病者帶來的副產物。

它們殺了人類的倖存者之餘，更為人類帶來負面的情緒。希望會隨住人類的死亡而漸漸渺茫，這是不變的事實。

我帶點遺憾地說：「如果我再快少少……」

「冇人預計到…」奎斯惋惜地站起來，伸出一隻手打算扶我：「你有勇氣追到嚟幫忙，已經好好。」

「奎斯啊…我哋應該點做…」一位身型強壯的男性村民，問。

「大耳嘅屍體，仲有呢個細路嘅屍體，都燒。」奎斯說的，是個百利而無一害的方法。

不久，死去孩童的父親便趕到來，他哭得特別大聲，幾乎要蓋過倖存區外面病者的笑聲。盡禮儀之態，我參與了那孩童的火化的程序。

整個過程都十分簡短及快速，由死去到火化不足二十分鐘，是為了防止受害者遭到感染病變成怪物。

將軍澳村中央，熊熊的烈火正焚燒著焦黑的屍體，大家都默靜地站在大火前，迎送那位男童的死去。

可能是倖存區人數較少的關係吧，大家的關係都比較親密，就算互不相識還是會去悼念一會。

不像某些倖存區，人命是不值錢的。

「你見慣呢種場面？」站在奎斯一旁的我，問。

我留意到，他雙眼看得很淡。

「經常會遇到嘅事。」奎斯凝望住燃燒著的火焰，說：「你第一次嚟？好生面口。」

「…算係喺寶琳倖存區嚟。」我答。

「喔，我都係嚟自嗰到。」他答。

「奎斯，病獵公會僅存嘅成員。」我說。

「你識得我？」他雙眸轉為好奇。

「我算係半個病獵，唔太可靠。」我亦自介紹：「黑鴉。」

從奎斯剛才的身手看來，是個相當純熟的病獵。

「呢條村普遍冇咩人嚟，全部都係買賣木頭嘅生意，同你有咩關係？你又會過嚟過夜嘅。」奎斯很快地，就想探出我的底蘊。

「我的確係嚟買賣，」我反問：「點解你又喺到過夜，其實呢句應該我問你。」

「有人委託我清除下附近嘅病者～我就順便入咗嚟呢區。」奎訓說。

總覺得對方有所隱瞞的我，不禁嘆口氣：「聽落你講嗰啲，都得七分真，三分係假。」

「正常人都唔會特登揀呢區過夜……」我們異口同聲地說。

病者的笑聲遍及外面四周，叫人如何安睡。

「我諗睇啲嘢你就明，跟我嚟。」我為奎斯領路。

希望你來到的目的，並不是真的單純是來執行掃蕩任務吧。

143

我把奎斯帶到去村長的住處，要解釋的話實在太多要說，直接看會比較清楚。

「喀──」把門推開後，就見到被拷問得痛哭流涕的村長。

而王達尼，則靠在牆邊抽著煙，似乎已經知道了要知的事情。

「咦…」奎斯愕然。

「呢個村長係信奉病教嘅人。」我走上前，揚起淺淺的嘴角：「依個先係你真正調查嘅目的？病者平權組織。」

望住我的奎斯，猶豫了幾秒：「睇嚟……你一早就估到。」然後，也關上了門、慢慢步入屋子中。

「正常人都唔會揀喺到過夜，除非有真正重要嘅事情要做。」我的推測，總算沒有錯。

「聽人講過…病者平權組織每日都會去唔同倖存區宣傳，而今日正正係呢到。」奎斯打量著村長，說：「所以一早就嚟咗，打算睇下見唔見到佢哋蹤跡。」

「之後就順便發現埋，呢個人嘅信仰。」我圍繞住村長而行：「睇嚟都已經俾人洗咗腦。」

「原本我留喺到，就係想接近佢調查啲嘢……」奎斯望住地上的血班，說：「但估到…你哋比我更快手、比我更狠辣。」

「要喺人哋嘴巴撬出情報，呢個方法應該係最快。」我答。

「依方面我習慣謗敲側擊，咁樣做太殘暴。」奎斯單手握起了血跡斑斑的啞鈴，說：「都幾重。」

「你係邊個？」靠在一旁抽煙的王達尼，問。

「病獵公會嘅奎斯。」我向他介紹。

「我嚟係調查病者平權組織。」

「我嚟……係嚟拎番屬於自己嘅嘢。」王達尼對於寶石袋子的執念很大。

「你比起病獵公會嗰個賴桑，睇落踏實得多。」我繼續與奎斯對話。

「係？」奎斯露出個不經意的笑容，說：「佢同我行嘅路線唔同。」

「就好似我同黑鼠咁？佢係個全職商人。」我順道向他介紹王達尼和自己：「我係個保護佢免受病者襲擊嘅兼職獵人。」

「賴桑佢……係個處理內在勢力嘅人。」奎斯慎重地說。

「內在勢力？」

「寶琳區身為倖存者嘅大熔爐，自然會有住唔同嘅人，信仰病者嘅危險份子都係其中一種，佢哋唔單止喺外面會有蹤影……」奎斯在屋中取了個啤酒杯，倒了枝陳舊的老酒給自己：「就連內部，哪怕係皇室入面，都會有佢哋嘅影子存在。」

「所以你哋就一個處理外面，一個處理內在？」

「係，咁樣效率會好啲。」奎斯喝酒了。

「難怪，佢嘅穿著打扮咁……」接近皇室貴族成員的模樣。

「嗯，要出席寶琳一啲皇室同貴族之間嘅聚會，就難免要有小小浮誇嘅打扮。」奎斯低沉地笑，說：「世界越係淪亡，大家就越係唔介意浮華嘅穿著，因為呢啲事情根本係微不足道。」

「咁你聽日會去邊？」我問。

我很開心，這個世界尚算有奎斯這種正常人，我不是說外表，而是那個性及思想。

「咁就要先聽下你哋知道嘅情報。」奎斯望出窗外的，凝視那皎潔的亮月：「聽講無耐之前……病者平權組織去咗同將軍澳區嘅不良人開戰，最後兩敗俱傷，病者平權組織只係得番一小部分冇出去嘅成員生存，但我諗佢哋根據地都變咗，要重新搵過。」

「我已經問咗。」王達尼把煙弄熄了，盯住村長：「嗰條友話，佢今日去咗靈實協會嘅禮拜堂接受「恩賜」。」

「嗰一帶……」我苦笑，說：「係滿天嘅地頭。」

「滿天？」他們兩個不約而同地問。

「冇嘢，之後呢？」我繼續問。

「之後，我啲寶石……應該就喺嗰到。」王達尼說。

「咁你哋諗住點處置佢？」奎斯望向一言不發的村長。

「以前嘅我會割咗佢聲帶，再切斷佢全部手指，防止佢走漏風聲俾對方。」王達尼站起，緩緩地走到村長面前，冷峻地說：「就睇你哋……同唔同意。」

「咁樣係生不如死。」我說。

「冇錯……」奎斯雙手插腰，很是同意：「不如搵個人收埋佢就算。」

「邊個？」王達尼問。

「漢木老伯得唔得，佢屋企好似有第三層，係密封住。」我回想起，今早爬窗入去的事情：「收喺嗰到，直至事件告一段落。」

「呢到啲村民會幫手？」奎斯問。

「俾錢就得，講到尾……對佢哋嚟講，呢個村長只係將自己人搵番嚟嘅嘢，白白送俾外人嘅麻煩友。」王達尼搖搖頭，說：「只係呢到嘅村民太和善，唔敢做到我哋呢一步。」

「咁趁夜媽媽，郁手吧。」我托起椅背。

我們三人合力把村長連同困綁住他的椅子，抬到去漢木老伯的家中。

一開始我們說明因由花費了好多時間，但一說到錢漢木老伯的抗拒心態便漸漸軟掉下來，最後以一百塊艾幣一天的價值，成功讓漢木老伯把村長收藏到三樓之中。

如果是一個月的話，即三十天，就代表要支付三千塊艾幣。

「嘿哈哈哈哈～你哋仲有幾多個人要收埋，都歡迎搵我！」漢木老伯接過王達尼手上的錢後，歡笑得不可開交。

「唉～」付錢的王達尼，看上去好想哭。

「你哋聽日都會去？病者平權組織嗰到。」奎斯在屋子外，問。

「會。」我跟王達尼一同答。

王達尼他要拿回自己的寶石袋，我則要趁機查明真相……什麼「恩賜」。

一個宗教勢力強大，斷不是開口說白話就可以，一定有其堅固的原因。

「好，咁我要一齊？可以互相有個照應。」奎斯說。

「嗯。」我答。

「唔…時間都唔早。」奎斯望望上空。

「去休息吧，」我對住他們二人，說：「聽日中午呢到集合。」

在睡夢中，我有時會自己一個在路上走著、走著，永無止境地。

天上會有很多烏鴉徘旋，既冰冷、又黑暗，直至背後有一泊光芒到來……回頭望往的我總會醒來。

張開眼，就望見窗外那刺亮的陽光。

「訓完都好似冇訓咁……」我如常地每日醒來後會做的事情，穿上黑袍、戴上面具。

彷彿，黑袍與面具都與我合為了一體，給予我很多的安全感。

我在木社旅館弄好麻煩的長髮後，便出去迎接新一天的陽光。

早上起來，村民都努力地工作起來。

有的人在餵養母雞、有的人在搬運原木、有的在維修村子，我一直沒發現，原來他們入口有塊維修中的牌子，上面刻寫著「松木村」三字，似乎是倖存區的名字。

我準時地到集合的地方去，原本以為自己會是第一個到的人，萬萬沒想到奎斯會比我早。

「你到咗好耐？」我走過去。

「三十分鐘。」奎斯點頭。

「我哋應該要等下……」我抱住雙手，說：「嗰條友應該要等一段時間。」

「出發！」一說完，王達尼便現身我們面前。

「…你咁早。」我有點意想不到。

「我差唔多成晚都訓唔著……」王達尼有住一雙深怨的黑眼圈：「去得未？」

「未得住，要買啲嘢先。」奎斯邊行邊說：「你哋唔洗準備？」

「準備？」我想，我們比較遍向吃腦。

「無論對付病者定係惡意倖存者，都要準備充足。」奎斯彷彿教導著我們，如何成為一位基本的外出倖存者：「武器、後備武器、食糧、充足嘅水袋，仲有會用到嘅小工具。」

「會唔會太多嘢，搞到好重。」王達尼說。

「重得過你啲貨？」我揶揄。

奎斯先帶我們到武器店，購入了一些特製的木箭，前端刺頭是有鐵片，傷害力較一般木箭為大。然後再另購一把新的小短刀，因為昨天那一把短刀，幾乎被大耳的耳垢弄得不能再用了。

至於食糧，是幾塊肉乾方便攜帶。

食水就用水袋盛好了，方便隨時飲用。

小工具方面，則是繩子、繃帶之類的物品。

「我自己仲會整啲靈藥。」萬全準備的奎斯說。

「靈藥？」我疑問。

「喺病者身上收集返嚟造成嘅藥劑，我哋病獵公會都統稱做「靈藥」。」奎斯把自己腰袋插住的一小瓶透明藥劑，給我觀看：「呢枝你估下咩嚟。」

「呢枝……咁似口水？」我留意到，液體中有起沫泡泡。

「係舌女嘅唾液，腐蝕性好強。」奎斯為我解說著前所未有的知識：「適合用喺偷襲，只要準啲擲到去眼睛嘅位置，對方就會立即失明。」

「厲害…」我把靈藥握到手上，仔細凝視：「佢有冇名？」

「呃……毒辣的舌女靈藥？」奎斯笑答。

「仲有冇其他靈藥？」

「仲有黏合靈藥。」奎斯拿出另一小瓶濃稠的靈藥出來，說：「係收集病嘴嘅唾液做成。只要扔到去對方雙腳，就可以痴實對方喺地好難掙扎，一般用喺逃生個陣。」

「真係有趣……」我又拿起黏合靈藥到手上看。

「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嘅，可以去公會搵Nina問配方，佢係我哋之中識得調配最多靈藥嘅人。」奎斯把靈藥放回到腰袋中插住。

「唔掂……開始攰。」王達尼看起來真的一晚沒睡：「出發未？」

「唔。」

離開松木村前，我們到武器商店買了木盾和木矛給自己用，王達尼則買了長弓與箭。

在路上，奎斯有問我們：「你哋有冇帶埋軟木耳塞出嚟？」

「有，做咩？」我問。

「遇到病童嗰陣，可以完全無視佢哋嘅聲音。」奎斯輕淡地勾起笑容：「一陣可能會經過寶翠公園嗰頭，嗰到特別多。」

「係，我見過。」我回憶起跟白魂剛到那處，發現一切都是幻覺時，是如此的恐怖：「特別係嗰隻男病童……好似特別難搞。」

「男…病童？」奎斯聽到它的名字後，有點錯愕。

「嗰隻係寶康公園見到，一見到佢隻耳就會失衡咁，耳鳴得好勁……」我說。

「你…真係遇過……？」奎斯再問一次。

「係…有特別？」我疑惑。

「根據以前病獵公會資料文件記載……」奎斯凝重地說：「一般病變為病童嘅人類小孩，都係由６歲至１２歲嘅女性變成，而男性變成病童機率……幾乎只有0.60%，但恐怖嘅能力就遠超一般病童。」

「淨係…呢個機率之外嘅６歲至１２歲男仔，都會死？」我問。

「係。」奎斯確定地說。

「哼，即係你遇到嗰隻係極稀有品種，你捉佢賣去病者平權組織嗰啲地方～或者可以大賺一筆。」王達尼無時無刻都只想到錢。

「咁我無死喺佢手上…都算好彩。」我說。

「你真係好幸運，我差唔多呢一、兩年隔日就出去倖存區，都未遇過男病童。」奎斯說。

「或者有啲人遇過，不過都已經死喺佢手上。」我說。

我們以靈實協會禮拜堂為目的地，沒打算繞什麼路。

只要在寶康路上一直往前，最後轉入靈康路的彎路就能到達。

但世上往往沒有那麼便宜的事，祂才不會讓你平淡地渡過一段路，哪怕只是一小段路。正當我們通往靈康路之際，已經分別有數隻病嘴與病牙向我們靠近。

它們拖著看似緩慢的步伐，一步一步的走向我們。病嘴的口腔永遠流下著濃黏的唾液，和那恰似中風的嘴巴十分相襯。

病牙的長相則較為兇殘，每一隻都有不同的尖齒形狀。有的兩隻犬齒極其尖銳能撕破一切，有的門牙極為巨大能咬碎一切，共同點除了該死的紅點外，就是那可憎的樣貌。

我有時覺得，如果它們長得像喪屍還好，至少還能看得出是人類的輪廓。

但這些怪物，分明就要扭曲其身為人類的過去。

「兩隻病牙，一隻病嘴……」奎斯略略觀察了情況，拉起了弓：「同我哋有一定距離之後，佢哋會突然加快腳步衝過嚟，喺之前搞掂佢哋。」

「咻──」鐵箭射到病牙的臉上。

「嘻…嘿……啊～唔哞……」病牙發出了不明的聲音，但顯然毫髮未傷。

「要搵個人引到佢打開嘴巴先……」我說。

話未說完，三名病者就分別向我們衝來！

「黑鼠！佢拉低嗰病嘴！」奎斯立即下令：「黑鴉……」

手持木矛的我踏前一步，刺出了長矛向病牙的腹部，防止它的前進。同時，進入了攻擊範圍的它亦都張大了恐怖深密的嘴巴，想要對我張口大咬，奎斯馬上對其口腔發箭！成功擊殺一件。

「嗚…嗚嗚嗥！！」另一隻病牙也衝向我們。

另一邊廂，除了有隻病嘴追住王達尼之餘，更忽地飛來了一隻病翼，鎖定了他做目標。被兩隻病者追趕住的他，在大馬路上跑過不停。

這次我們要對付的病牙跑得很快，雙手更捉住了奎斯想要將他吞噬的樣子，奎斯極力抵抗，我亦趁機會從側面用長矛刺入到病牙的腦中！「嘶」的一聲，病牙腦中貫穿了一根木矛。

「嗄…嗄唏…喲喲……」病牙動作有所緩慢起來。

奎斯當機立斷地把它按低，將取出短刀快捷地刺進其口腔之中，並在一秒之間極速收手。病牙就像鱷魚般，想要咬手不成，繼而死去。

「啊……！！！」聞聲，我們才得知王達尼被病翼抓住肩膊到半空上。

「咻──」奎斯二話不說，拉弓、發箭。

「嘶──」箭射中了病翼的背部，讓它痛苦不已。

奎斯沒有停下來，繼續一貫快敏的發箭技巧，箭在他身上就如不用錢般，一直射過不停。病嘴亦留意到這樣的它，想要衝過去制止住。

我馬上用長矛從旁橫向伸出，絆倒病嘴的腳，使它黏性極強的嘴部緊緊地貼住了地面。緊接，我繼續抬頭望住半空不上不落的王達尼，他兩手空空的掙扎，似乎想要迫使病翼下墜。

但身中數枝的病翼，就是死死支撐著，想要飛升到一定距離後把王達尼放開，讓他活活摔死。

「接住！」我從下方向他喊了聲，把長矛拋向了上方的他。

約空中六米高的王達尼勉強地接住木長矛，再全力往抓住自己的病翼一刺！它的嘶叫聲釋出，終於痛苦地下墜，我跟奎斯二人合力在下方打算把他接住……

「啊──」可是，我們二人也臂力不足，始終讓他摔了一跤。

「嗄…嗄……」就像，經歷了一場浩劫。

「唔洗死已經算好彩…嗄…話哂我哋喺「死亡之路」入面。」奎斯回過神，說。

「病者仲會繼續嚟，走。」我扶起了王達尼。

「嗄…嘿嘿嘿……嘰嘰…」什麼聲音。

「等…等陣…」奎斯叫住了我們，並凝視住靈康路的草叢：「有笑聲……」

「仲嚟…！？」王達尼有點激動。

「嘻嘻……」有隻不知什麼原因，斷了兩腳的舌女從草叢中爬出，生前更是沒有衣著穿在身上。

其灰褐色的皮膚配上了紅點，儘管它生前輪廓是個美女，長長地垂下著的舌頭，亦讓它增添了一種恐怖的深怨。

「睇嚟呢條女，生前發生過一啲慘事……」王達尼望住想要爬過來的它。

「咻咻──」奎斯向它連續發了三箭在舌頭中，終結了它。

「就快到。」我望住前方的靈實醫院。

解決這場突如其來的危險後，我們三人繼續上路。

現在除了病者之外，我們更要提防病者平權組織的人。

我們從坡林的泥路接近去目的地，偷偷觀望，附近沒有什麼人行過。

經過一會也沒有太大動靜後，我們決定出發去查看。

「呢個教會對門鎖咗。」我望住那條鐵鏈。

「咁點？去附近睇下？」王達尼問。

「附近仲有療養院個啲，或者嗰班平權友就喺入面生活。」我說。

「再去附近睇下。」奎斯提議。

於是，我們打消了進入禮拜堂的念頭，轉為在附近觀察。

不出所料，確有實病者平權組織的人在此處活動。

他們身穿白衣，拿著一本叫書的唸唸有詞……

「果然仲有餘黨…」我盯住了那人。

「殺！」王達尼對寶石的執念太強大。

「唔好輕舉妄動，可能對方有我哋意想唔到嘅秘密。」

如是者，我們在外圍先作一段觀察，約莫數十分鐘後，就找了個沒人注意的空檔潛入他們的根據地。

那是一棟寧養院，設有幾座坐落於附近，還有一間名為基督教靈實協會的教堂，相信這幾棟建築物必定有住一定關連。

跟滿天所在的靈實醫院距離不遠，百步之內必定到達。

「睇嚟佢哋真係元氣大傷……」奎斯蹲在一邊，說：「以前佢哋根據地附近總係好多人。」

「你以前就有留意佢哋？」我盯住前方不遠處的白衣教徒。

「嗯，不過……當時佢哋勢力仲係好強大，我一個人根本做唔到啲乜。」

「呢方面你要多謝佢。」王達尼拍拍我膊頭，對我露出個意味深長的笑容。

「係？」奎斯不明所以。

「唔洗理佢…」我上下打量了建築物一陣：「你諗住點入去。」

「我哋可以遊繩、潛行，應該得呢兩種方法。」奎斯說。

*=large「噹～噹～噹～噹～」*忽然，一陣鐘聲響起。

「喺附近間教堂傳嚟……」我更聽得出，是昨日病者平權組織前去松木村倖存區時，所敲響的鐘聲。

「呢個鐘聲對佢哋嚟講，似乎…有住特別嘅意義。」奎斯托住下鄂。

「喂…！入得去未！」王達尼低聲說：「我啲寶石……」

「睇清楚情況先，盲頭烏蠅咁亂入虎穴，只係自尋死路。」我說。

鐘聲響起一會後，我們能開始聽到寧養院內的白衣教徒開始移動腳步，他們紛紛走了出來，向著某個地方前進。

「佢哋去緊教堂嗰到…」奎斯留意到：「睇嚟…個鐘聲係召集佢哋過去。」

「係機會…！」王達尼一直焦急到現在。

「我知道你好愛惜啲寶石，但你都要愛惜自己條命。」我對他說。

不一會後，病者平權組織的白衣教徒都似乎進去教堂了，寧養院沒有什麼動靜，王達尼便把心一橫，從草叢衝了過去寧養院後門，再偷溜進去。

我們想叫，也叫不住了，索性放任他自己去，不要連累到我們就好了。

「佢…唔會有事呱？」奎斯問。

「佢都算係個聰明嘅人，只係喺錢面前智力會下降少少……」我盯住王達尼的背影，說：「不過我相信佢自己一個可以。」

144

「為感謝各位教徒一直喺低潮以嚟，都盡心盡力為組織付出！」此時，一把尖銳高昂、且狂熱的女聲，隱約地於教堂傳出：「特此，組織今日會如常等你哋可以獲得「恩賜」！接見天使！」

話一說完，教堂裡隨即傳來一片歡欣之聲。

「係「恩賜」……」奎斯聆聽到她的重點字眼。

「睇嚟有必要過去睇一睇，先清楚係咩一回事。」我動身準備前去。

我們二人偷偷潛行過去，盡可能不發出半點聲音，直至靠近到教堂的牆邊後，我們終於能聽到清晰的鋼琴聲。

「聽落佢…唔似播出嚟，係人手彈奏。」我說。

「…」奎斯感覺到有點不妥：「唔知點解…聽住呢啲琴聲，個心…突然好似，好溫暖咁。」

最差勁的是，我也感覺到奎斯說出的感覺：「就好似羽毛包住……」

到底什麼一回事？！

「奎斯，夠唔夠高上窗口睇情況。」我紮好馬步半蹲。

「好。」他點頭、然後踏上我的膊，再取出繩索工具勾住窗花爬上到窗口位觀察內部情況：「好奇怪……有個女人彈緊琴，一班修女唱緊歌…？然後，嗰堆教徒唔知做咩…一副滿足、幸福嘅表情，喺到傻笑定唔知微笑……」

「咁怪…？」我心下有個推論：「唔通……」

「我使下推開嗰窗聽清楚…」奎斯緩緩地推開教堂的窗，料不知開不到一半，雙手就忽然軟下，並整個人摔了下來：「啊…」

「唔好！」我想叫住他，但都已經太遲了。

他摔下來後，發出了「呯」的一聲，教堂裡的鋼琴聲亦停了下來。

「喂…奎斯？！」我拍拍跌倒的他，只見其一面呆滯、目光放空：「果然…裡面，可能存在住……病童。」

「……」奎斯已經完全陷入幻術或美好的回憶之中，根本弄不醒他。

已經放棄他嗎…

我聽到，平權組織的人已經開始有走出來的聲音。

不過，我現在拋下奎斯……

他就只有死路一條吧。

「果然有人侵犯聖堂，打擾「恩賜」。」這個從教堂走出來的人，正是犬京！

「犬京…」我愣然的望住他。

「M，你仲未死。」他按一按鼻子，說：「你以前嘅氣味，同依家都一樣……充滿住迷茫。」

說到此處，剛才進去教堂的白衣教徒都紛紛地出來，圍堵住我和奎斯。

看來，是逃不了。

「似乎係一位未受教嘅迷茫之人。」剛才那把狂熱高昂的聲音主人，出現了：「我哋「病者平權組織」，可以幫到你啊！係時候，進入天堂！」

她是個年約四十的瘦削婦人，有著電曲的短捲髮、淡橙色的烏蠅眼鏡為她帶來了尖酸計較的個性。

「頭先……」奎斯按住頭部，開始回復清醒。

「冇錯，頭先你哋進入嘅……！係天堂。」那女的沒有選擇當下殺死我們，反而作出了自我介紹：「先介紹下我自己～好多都叫我做德蘭女教主。或者？可以叫我做，上帝嘅先知。」

「所以……病童就係你哋嘅上帝？」我直接戳破她的謊言。

「病童？我唔明你講咩～」德蘭教主不緩不急，慢慢地說：「我只係知道，可以做到人類做唔到嘅嘢，令佢哋帶嚟幸福同快樂，佢就可以係上帝。」

「你到底知唔知道自己講緊乜…」我盯住她。

「我當然清楚～」德蘭女教主欣悅地微笑：「我哋人並唔係為咗受上帝奴役而辛苦自己，而係上帝能夠給予我哋心理上最高的幸福同美滿，而去為佢哋奉獻出自己。」

「可能宗教徒都係咁？」就算大難臨頭，我亦不禁冷笑一聲：「總係簡單複雜化，講啲正常人難以理解嘅句子。」

「你出現喺到，我相信都係上帝嘅指示，嚟拯救、加入陷入低谷嘅我哋。」德蘭女教主張開雙手，說：「成為弟兄之一，你將會得到至高無上嘅「恩賜」！」

原來是因為成員短缺，想借機拉我們入會嗎。

「恩賜？我唔需要虛假嘅幻覺……」我橫視周遭的白衣信徒，說：「你哋都係！人死真係能復生咩，你哋只係俾佢利用。」

「…」白衣信徒們，對我的說話有點反應，眼皮都開始抖動著。

「我知你哋入面……」我對他們認真地說教，儘管不符合我的風格：「都一定有死咗嘅家人、朋友、愛人，當可以見番佢哋緊係開心，但係你哋只係呃到自己，真正死去嘅佢哋見到依一幕肯定好傷心！」

「爸…爸爸……」一位年輕的白衣女教徒，忽然想起什麼似的，突然哭了起來。

「明仔…」另一個年老的伯伯，亦突然眼眨淚火，真正的想起了什麼一樣。

「好啦～好啦～」德蘭教主見到這場面，馬上安撫地說：「唔好再一派胡言，各位！我一陣會再帶你哋上天國，去見自己珍愛嘅人，但喺之前……要先處理呢兩位魔鬼。」

「唔…」奎斯馬上握緊弓箭，並手搭三枝鐵箭。

我亦以長矛擺好架式，指向他們：「即管嚟……反正都難逃一死。」

「真係好恐怖嘅魔鬼～！」德蘭教主聲音帶住激動和興奮，說：「不過魔鬼都有並淨化嘅可能…如果你哋…實力…高超嘅話，我會網開一面……為上帝工作！！」

「上，我嘅白衣弟兄！」她震奮地高喊道。

說畢，已經有三個年輕的白衣少年向我們衝來，他們都握緊拳頭，似乎想空拳應對。

「啊！！！」第一個來勢洶洶的少年向奎斯拉出拳頭。

一向箭法精準的奎斯，轉為瞄準了他的腿部，發箭一射！

「嗖──」鐵箭射中了他的小腿，令他跌倒了。

另一個隨後而上的白衣男子，亦因為大腿中了奎斯一箭而失去移動能力。

「殺魔鬼殺魔鬼！！」一旁走出個白衣的四眼少年，在他要衝到我面前之際，我把長矛抵在對方的頸喉前。

他腳步馬上急剎下來，我再用長矛直刺他的腳掌一記！

「嘶」的一聲，他痛苦地按住腳掌，狼狽倒地。

「嘻哈哈哈哈哈～睇嚟一般嘅，唔夠應付兩位！」德蘭教主大笑，說：「犬京，我能力最高且最忠誠嘅信徒，為上帝而戰吧！」

聽到命的犬京，馬上目光一銳，把鋼腰刀掏出並奔向了我們。

「呢個唔同啱啱嗰啲……」我提醒奎斯。

「明白。」奎斯從背上的箭袋中，取出三根鐵箭齊發。

「…！」在三枝鐵箭襲去之際，犬京以超群的反應全身傾向左側避開，並在動作上保持衝刺的速度。

「果然係唔同…」奎斯立即再取三箭，齊發射他。

下一秒！犬京全身傾向了右側避開了奎斯下一波的箭擊，再向前方的奎斯刺出一刀。手持長矛的我，打算往他掌部刺去，這下迫使犬京馬上取消動作，轉為翻空轉跳避去刺擊。

奎斯趁機拔刀還擊，犬京也急速地與他觸刃對上！「鏗──」明亮的兵器相交聲。

犬京忽然踏上奎斯膝部跳起，並雙腳夾住了他的頭部，進行後翻一甩！重心瞬間掌握不來的奎斯就這麼被人甩開兩米之遠。

整個動作完全是「速度」乘以「力度」所結合出來。

沒見犬京一段日子，他的動作已經……變得究極靈活。

而被甩到去一邊的奎斯，未站起身之前已經被周邊的白衣教徒所制服住，使得動彈不能。

「Good job！仲差一個。」蘭德教主彎彎地微笑。

望住被制服了的奎斯，我心下有個了斷：「就一齊落地獄……」

也不知是受誰影響，

在這種關頭，我還能說得出如此找死的說話。

圍觀的白衣教徒和德蘭教主的表情，都說明他們十分訝異……

犬京話也不說，便用刀向我刺過來，看好時機的我向後一躍、轉身，出踢！「噹」刀子被我踢掉在地上，犬京立即對我使出虎拳的襲擊，伸出一虎拳想扣我喉嚨。

我一手捉住，離我喉頸只有半分之距。

限制住犬京動作的我，順勢拉向自己！接著用自己的前臂，撞擊在他的肘部關節位，實行帶馬歸槽。

「噠」犬京肘部發出甩骸之聲。

「…！」他咬牙忍痛，使出了虎落把我打開。

「嗄……」被他擊退的我，盯住只餘下一隻手可郁動的他。

「犬京！」一名白衣少女把本應踢到場外的腰刀，拋回給他使用。

他單手接回那把短腰刀，眼神中對我的殺意更為強烈。

這樣跟他撕殺下去不是辦法……

擒賊先擒王，索性先對付一直會用說話影響他們的蘭德教主吧。

我眼角斜瞧了德蘭教主的位置一眼，然後拾起靠在牆邊的長矛，假裝要衝過去犬京面前，犬京亦反握腰刀，向前急速靠近。

可是我的目標並不是他，而是站在一旁看戲的德蘭教主。

所以到達雙方應該舉起武器的距離時，我用力一跳、轉身面向德蘭教主對她投擲出木長矛！這一下對他們來說，根本是意料不及，大家都張大了嘴巴。

「噫…噫…！」害怕非常的德蘭教主，下意識地拉住了在她兩邊站著的少女信徒擋住自己。

「嘶──！」一矛兩命，如同串燒一樣把兩名白衣少女貫穿而死。

不過，德蘭教主顯示絲毫未損……失敗了。

持刀的犬京亦準備一刀舉起將我刺死，就在那一瞬間，德蘭教主叫停了戰爭：「等陣……！嗄…嗄……」她明明沒有戰鬥過，卻緊張得喘住大氣。

「呢個人……」德蘭教主指住我，再指住奎斯：「我要留佢哋命，佢哋嘅價值唔應該係白白死喺呢到…嘻哈哈哈。」

「但係德蘭教主…頭先佢哋先想殺你……」一名大個子的白衣男人說。

「做教主，就要有教主嘅大器同風範。」她對住我們微笑，既高昂又激動地說：「佢哋進入過天堂，就肯定會跪拜喺上帝嘅腳下……立即「恩賜」佢哋！」

之後，戰鬥失利的我和奎斯，便被人五花大綁地帶到去靈實教堂之中。

德蘭教主更命令幾個白衣男子，先毆打我們一身，一直在看戲的她看得不易樂乎，更細心提意不要把我們打死，我感覺比死更難受。

十五分鐘後……

「嗄…咳…」奎斯咳出了一口血，含辛茹苦地喘息：「嗄…嗄……咳咳…嗄…啊…」

被毆打一身的我，亦開始有些頭昏腦脹：「嗄…呃……啊…嗄…」

「好啦～好啦～再係咁打，佢哋就會死。」德蘭教主托托她的烏蠅眼鏡，微笑：「幾位男士可以出番去先，我要單獨地同呢兩位小英雄……共處一下。」

「八婆…咳！」奎斯吐了一口血到其衣服上。

「喀──」那幾名白衣男士把教堂的門關上了。

現在教堂中，只餘下我們三人。

寂靜無比。

我淺淺一笑，學著奎斯說：「八婆……」

「你話邊個～？」德蘭教主居高臨下的俯視著我。

「邊個應…咪就係邊個。」我對她輕笑。

「嘿…哈哈哈…」奎斯聽到後，也不禁笑了出來。

「你哋完全冇會意到～自己係處於下勢？」德蘭教主反問。

「並唔係單單只有劣勢先可以笑。」我收起笑容，說：「仲唔派你啲病童嚟洗我哋腦……」

「你好快就會學識傻笑，或者對住我好似病者咁微笑？」德蘭教主對我們二人，說：「我喺背後控制人嘅方法，居然會俾你兩個……睇落唔大又唔細嘅o靚仔戳破，我下次真係要小心啲～呵嘿嘿嘿。不過放心，利用病童洗你哋腦之後，你哋就會對我唯命是從，因為喺呢個咁惡劣嘅環境下，現實同虛假嘅分別真係咁重要？你哋遲早會依賴咗呢種美滿嘅幻境，然後向我乞求更多更多，呵嘿嘿嘿～～～」

「你就係利用依種方式……去吸引啲人，去信你嘅組織？」奎斯說。

「好啦～識得用咁聰明嘅方法去利用病者同人類，我基本上可以稱為呢個病港最優秀嘅領導人，而且我重要係個女人。」蘭德教主微笑著說：「我都不況同你哋分享下我嘅方法，始終太優秀但係冇人知道，呢種寂寞係好難受、好難受～就好似細個考試滿分，但係無家人、無朋友、無同學同你講啲嘢咁。」

「就算係咁…」我盯住她。

「呵嘿嘿～我的確係利用病童去控制其他人，令佢哋產生對美好回憶嘅依賴，始終…喺呢個殘酷嘅世界入面，見番自己愛錫嘅人係一件幾窩心嘅事，只有夢境先做得到。」蘭德教主作更深入的自我介紹，走到鋼琴前：「或者，我應該一路演奏鋼琴，一路去講述優秀嘅我……嘅故事。」

「真係自大嘅人……」

之後，那瘋婆娘真的開始一邊彈奏著詭異的歌曲、一邊帶點哀怨地說唱著：「２７年？我大概～已經喺孤兒院工作咗咁多年～我見過好多被拋棄嘅孩童～ϕ佢哋嘅遭遇同細個嘅我相同～充滿住哀怨。我哋憎恨呢個世界～帶嚟咗孤獨～直至到呢一日嘅來臨～有更多更多嘅人加入我哋呢個大家庭！嘿～呵呵呵～只要越多人陪住班孤兒，佢哋就會好愉快咁唱歌～我哋只係需要一啲……陪伴。」

「……」我跟奎斯被這種哀怨感，弄得說不出任何話。

「唱歌嗰班孤兒～係我由孤兒院帶嚟。」德蘭繼續訴說著她的故事：「我好愛佢哋～陪伴咗孤獨嘅我好幾年¶～我唔會拋棄佢哋，佢哋唔會攻擊人類反而總會帶嚟希望、美夢、回憶～呢個就係我為佢哋平權原因～可悲嘅童年啊～唔會再存在，從今日起都係一個大家庭！呢個就係我創立「病者平權組織」嘅真正原因。」

「…」

德蘭從鋼琴椅上離開，向我們問：「係唔係有俾我感動到？」

「我唔理你咩原因，總之你已經令好多人損失咗性命……」奎斯說。

「佢哋係兒童，應該受到保護。」

「咁教主…？」我反而有興趣，問下去：「個男教主又係邊個。」

「就係以前偉大嘅孤兒院院長。」德蘭張開雙手，歡笑：「如今，我哋都係被世界遺棄嘅孤兒，你喺呢到將會得到尊重。」

「怪物就係怪物……」我盯住德蘭，狠斷地說：「被消滅都係正常。」

儘管病童它們沒有攻擊能力，我們也不能忽視其哭泣時所帶來的影響。

「做人唔應該咁死板～病者同人類，係做到朋友同家人。」德蘭說下去：「知唔知點解我要搵人打到

你哋迷迷糊糊？因為就算你哋知道咗病童嘅秘密同破解方法，都會因為意志模糊而不知不覺陷入佢哋嘅「恩賜」。」

…我居然沒想這一點，還以為她只想找人來打我們出氣。

「好啦～唔應該再阻撓你哋接下落嚟歡樂嘅時光。」德蘭步出教堂：「慢慢享受。」

「…可惡。」奎斯只能目睹她的遠去。

「佢點樣控制病童……」我想不通。

「病童佢哋係擁有自己年齡嘅智商…所以佢哋係會識得分辨…邊個對佢好、邊個係想殺佢，一般情況下，佢哋好鐘意搵倖存者玩……不過佢哋對於「玩」嘅定義係咩，就睇佢哋。」在幽暗的教堂中，奎斯補加一句：「前半段說話……係根據病獵公會資料記載。」

難怪…

之前將軍商場中，那個米奇瘋子倖存者在病童存在的情況下，都一直存活下來。

說起上來，上次經過寶康公園時，那三個病童都是在跟我們「玩」角色扮演的遊戲，並沒有像那個男病童……

一來就釋出不明的雜聲干擾我腦袋。

「咁我哋……」被五花大綁的我，望住了教堂的天花板：「應該點做好。」

「放心…」奎斯淺淺一笑，說：「你唔記得…咗？舌女的……」

「毒辣靈藥。」我會意地答。

145

如是者，被五花大綁的以背貼的姿勢去把奎斯腰上的毒辣靈藥取出。

繼而把靈藥掉到地上，隨即發出「滋～滋～滋～」之聲，並把綁住雙手的繩子部份貼住強酸，來溶斷繩子。

雖然手部難免會沾到一點入肉的痛楚，但比起被人洗一輩子腦，是更好的選擇。

「啊…！」把繩子溶斷後，我立即想要為奎斯鬆綁。

「你都幾忍得痛……」他凝視住我被輕度灼傷的手，身同感受。

「嗄…」我嘆了口氣，為他鬆著繩子：「對比起…我哋之後落嚟可能要面對嗰啲，都只係小兒科，如果我哋走到，答應我一個條件？」

「係？」奎斯望住我的臉。

「同我一齊去「病者之都」。」

「坑口…？」奎斯自信地笑笑，說：「嗰到幾乎有入無出，仲危險過呢個「病者平權組織」，你真係要去？」

「係。」我要，尋找南愚與北賢所謂的「真相」，及白鯨。

「好…但我都唔想去白白送死，如果我哋摧毀到「病者平權組織」，我就相信你嘅實力，係足夠應付嗰到嘅情況。」

「呢個組織都差唔多玩完……」終於，我把奎斯身上的繩索都鬆掉了：「只係仲差我哋補刀。」

「啦～啦啦～啦～啦喲～啦喇～啦～」

忽然間，一陣悠然的女孩聲線從教堂後傳出……

「呢啲聲…」奎斯瞳孔收放不定，精神凝滯：「又嚟…又開始嚟……」

「病童……耳塞，奎斯你嘅耳塞！」

奎斯和我馬上從口袋中，取出松木村倖存區贈送的軟木耳塞出來，並戴在雙耳上。

掩蓋住病童的歌聲後，奎斯總算真正地鬆了口氣。

我們以手比劃對話內容，先去試試開不開到教堂的大門，不出所料被鎖住了。

此時，奎斯轉身，指了指教堂後方的左右兩道門。

我再過去探摸一下，兩道門也被鎖住了。

接下來，我們二人繼續在這間說不上大，也說不上小的教堂裡繼續搜索一下，我發現到牧師檯上，放置住一本類似聖經的書本，細心一看會發現是那本《病學》。

「嘰哩咕碌……都唔知嗡乜。」我略略翻過那本《病學》的聖書。

正當我想要把整本《病學》合上時，無意揭出一張被撕毀過的圖紙，它就這麼夾在書頁之中，虧我多手亂揭才能發現。

「有頁紙。」我拿上手細看。

「咩嚟…」奎斯也走到我身邊觀看。

是一張類似建築設計的藍圖，上面描繪著門的圖案、牧師檯、倒十字架的圖案，然後有些草寫的英文描寫著什麼的，看得不太懂。

「唔通係…」奎斯看完之後，把牧師檯前掛貼著的十字架用力扭轉，可任他角度怎麼扭也沒異樣：「睇嚟我會錯意……仲以為扭一扭會有啲咩機關觸發道門。」

「…」我怔住了。

然後，我也走了去牧師檯前……把那個十字架拔出。

「喀」的一聲，十字架居然真的能夠拔出來。

「咦…！？」奎斯睜大了眼睛。

「睇嚟冇估錯…」手握十字架的我，打量了一番：「佢就係鎖匙。」

「但係點插入去個門孔到…咁大件…唔通，好似啲十字架小刀咁，內藏秘密？」奎斯果然開口說中。

「唰──」我把十字架的外殼用力一抽，分離了。

十字架殼中的內部，是一條真正鎖匙該有的模樣。

「痴撚線。」奎斯吐出的話，跟我想說的一樣。

到底什麼人會這麼好心機，弄一堆秘密出來。

「準備好未？」我握住鎖匙，去到了其中一道門前。

「唔…。」奎斯點頭。

「喀──」已開啟。

我們推門進去，發現是一條通往類似地下室的樓梯，入面幽暗無光，只能依靠上面教堂玻璃窗所照射進來的光芒，來作依稀的照明。

「到底咩人先會整呢啲咁秘密嘅地下室出嚟…」奎斯疑惑地說。

「大把，毒犯、軍火商、黑社會，呢種地下室我見過好多，往往秘密亦係最多。」我說一下，自己以前辦案的經歷。

「好好地一間基督教堂都要整呢啲地下室，莫非基督徒都有秘密聚會？」奎斯笑了笑。

「我哋唯一知嘅，嗰個叫蘭德嘅……都好清楚有呢個地下室。」我說出自己的想法：「我多少可以感覺到，病童啲歌聲…就喺底下傳嚟。」

「佢係叫德蘭…。」奎斯糾正。

「差唔多。」

走了約莫十多步階梯，總算落到去下面，是一條橫向的小走廊，跟另一道門通往下來的路是相連，即是開哪道門都沒任何分別。

「仲有一道門…唉，洗唔洗咁秘密…。」奎斯好像開始對「門」感到厭煩。

「應該係最後一道。」不過，要怎麼開才是……門沒有鎖孔位給我插入。

「你試下將個十字架掛喺道門到，佢有個裝嵌位。」原來奎斯比我的視力要好，在這般昏暗的環境也能留意到這細節位。

我把十字架掛上後，不見得有什麼狀況出現。

「試埋扭一扭。」奎斯這次扭對了。

最後一道密室的門，在「喀」的一聲下，解開了。

「呼……之後落嚟，耳塞要放緊啲。」奎斯把軟木耳塞按得更入。

我以手指倒數，讓奎斯有心理準備……

三、

二、

一。

裡面，像個樂園。

這是我第一眼看見的感覺。

上方吊著一個火炬，照亮住整個隱密的地下室。

面積有兩個班課左右大，放住不同的玩具，有積木、車子、皮球、模型及扮家家酒玩具等，同時亦有住多名病童在遊玩著這些玩具，紅點灰褐的皮膚上是一張張美麗的笑容。

與病者日常的微笑不同…

「…」奎斯望我一眼。

「…」我亦望他一眼回應他，站直在門前不知怎算。

終於，有個一邊玩積木、一邊哼著歌的女病童留意到我們，便帶住微笑走到我們面前，並拿了一個「木桶叔叔」的玩具過來。

話雖病童並沒有攻擊性，但此時此刻……我們跟數十多個病童共處一室，渾身比日常見到舌女還要覺得緊張。

奎斯指了指地下室上方吊掛住的火炬，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

他想讓這裡化為一片火海，如此一來，「病者平權組織」就不能利用病童的能力去繼續行騙、洗腦其他倖存者，將會名存實亡。

不過，要到達火炬那種高度……

單憑奎斯他一個人，是不可能。

奎斯望見抬頭的我，又恰似懂得疑問，便再指住一旁的玩具大積木。終於完全明白的我，點一點頭，放心讓他去做。

而我，可能需要分散下旁邊病童的注意力。

因為萬一它們集體哭泣，這個樂園將會變成一片煉獄，我們潛意識中早已被遺忘的討厭、恐懼、陰影，將會一一釋放出來。

我難保自己的精神意志力，能否見到這些，都不為所動。

接下來，奎斯開始在一旁疊起玩具積木，打算把它疊高些，讓自己足夠弄跌火炬的高度。

附近的病童開始留意到他的舉動，並凝視著。

我則負責引開它們的注意，例如把皮球輕輕地踢去一邊。

它們見到的，都會像隻狗一樣愉快地跑過去，再把皮球拿到我面前，想讓我繼續。

「……」對於這點，我是意想不到的。

我再次把皮球踢到一邊去，它們都立即走過去把球撿起，再拿到我面前，渴望著我下一次的踢出。

「…」我望住它們的臉孔。

就像個，很久沒有家人陪伴過的小孩，

總是渴望著有人，

會來一起玩。

雖然帶住了耳塞，但望住它們的笑面時……總是腦補出那把笑聲在腦中。

我再一次把皮球踢出，是個簡單的小動作。

心情卻一次，

被一次更為沉重。

「…」我抬頭望向奎斯，已經差不多接近觸碰到火炬的位置了。

我到底在胡想什麼…

眼前的，可是怪物啊。

清醒一下。

「…」我望住它們追球的背影。

或許，它們原本都像個天真的兒童一樣。

在外面的病童遇過無數人類，深知他們的可怕和目的，自然就對人類作出各種的攻擊，就如將軍澳廣場初次遇到的那一個，它都經歷過不良人數次的進攻。

相反，這裡的病童經常受「病者平權組織」的人恩惠，便對像我們如此沾滿了病者血液的人類，都綻放出真摯的笑容。

我走到一塊鏡子前，凝望住鏡中的自己。

也許…

在它們面前，我們人類也是個不折不扣的怪物。

但站在人類的立場，它們要死是毫無疑問。

把不附合我們標準的生物都滅光……

不就是，我們人類一貫的作風嗎。

我轉身望回奎斯，他已經到了能夠弄翻火炬的高度，並向我們舉起了姆指讚好。

我點頭向他示意下手的瞬間，那一直把皮球撿回來的病童抱住了我雙腿。

我低頭，它就像個抱住母親的小女孩，讓我稍為有一絲心動過。但我，很快就打消這個危險的念頭。

「…」我輕撫它的頭，就步行離去。

同時間，奎斯亦翻倒了火炬。

那些燃燒著的炭火便跌落到地面上，繼而逐漸地蔓延起來……

戴住耳塞的我，不能聽到外界任何一點的聲音。

所以令我聽得更為清楚，自己內心的聲音。

我跟奎斯跑到去門的那邊，一手把它推開出去後，便要將它關上，把裡頭的病童都活活燒死。在關門的瞬間，那個病童都是帶住信任的眼神追住我。

「砰！」我用力地關上門。

大力得，奎斯也呆了一下。

相信，裡頭已經一片哭聲。

我依稀能感受到，被我用力關緊的門，有被拍的震動。

我和奎斯都不敢貿易脫下耳塞，深怕數十名病童的哭聲只聽一下，就立即精神崩亂。

一隻的哭聲，已經足以令人心中的恐懼被完全挖出。

何況是數十多隻……

約莫十分鐘後，火都已經快燒到來門的這邊了，我們才正式離開地下室，回到教堂上方。

上去之後，我們發現教堂的門早已被打開了，更躺著三名酷似死去的白衣信徒，他們一個流出鼻血死、一個按住心臟死、一個咬斷自己腕脈死，似乎是受不了病童帶來的畏懼，想要前來阻止，可是聲音越大，他們就越受不了。

我跟奎斯出去後，看見附近至到寧養院一帶的白衣信徒都死的死、瘋的瘋。跳樓的人不斷，畏懼地逃跑的人也不少。

這就是……

畏懼和陰影帶來的可怕之處。

信仰追隨著美好、幸福的人，一旦依賴下來，就會變得脆弱無比。

只要再次遇到心底裡的畏懼，便再也沒有對抗的勇氣。

這是生活在困苦之中的人，唯一能夠引以為傲的事……那長久以來的抗壓力。

「等等…」我面向寧養院那邊，愣住：「王達尼好似都喺入面……」

奎斯見我口形，大概知道我在說什麼，便跟我跑入到寧養院之中，尋出他的下落。

基本上，裡頭都已經如同煉獄般。

像個舉行著集體自殺的邪教組織般，大堂屍橫遍地，各種自殘的恐怖死相都有。

「應該已經燒死哂……」奎斯對我做個口形。

我稍為把耳塞拿出來一點，似乎真的沒有哭聲了，便完全把耳塞收下了。

「黑鼠會唔會已經……」奎斯望住周遭的死人。

「唔會，佢意志力都好堅定……除非佢見到自己破產嘅畫面。」我邊行邊說。

「我反而想知…」奎斯按按眉目，說：「自己深層嘅畏懼到底係咩。」

「有啲真相，唔知反而更好…我講真。」我對奎斯說。

找過地下和一樓的層數，都沒有王達尼的蹤跡。

但終於，在我們接下來進入到的大禮堂中，見到了一名在煉獄生還下來的人類。

「啊…呀呀！啊啊啊……」他爬在地上渾身痛苦地叫喊著，但在他的一旁有隻獵犬以吠叫、咬扯衣服的方式，制止住他原先要自殘的行為。

「啱啱嗰條友…」奎斯深深地凝視著他：「動作速度好快嗰一個……」

「犬京…」我目光變得銳利，走到他的面前：「你記番起未。」

「…」他咬緊牙關，微微地抬起頭來：「B…o…mi……Bomi…！」

我說：「你仲記住佢，不過你總算認清……？佢死嘅事實。」也許，當時Bomi的死對犬京來說，是一場陰影。

「啊……」他握起短刀，滿面流露出痛哭的神色：「嗄…啊呀……點解…」

「美夢已經結束，你係時候要番去現實，就算你以後會變成我嘅敵人。」

一個信任自己的女孩，活生生地死在自己面前，最後更懷著怨恨地變成病者。

此等打擊，不是人人受得起。

「嗄…啊…哈……哈哈哈…」剛才痛苦地掙扎著的犬京忽笑瘋癲地笑起來，說：「係真實…定係虛幻？我已經分唔清……我唔理…唔理啦…」

繼而，他滿是殺氣的眼神放在我們兩個空手赤拳的人身上。

「佢…佢想點。」奎斯退後一步。

「就索性…都……摧毀。」犬京流露出瘋癲的眼神，說：「所有！！！！！！！！！！」

說畢，他就疾速到我們面前去！

「喂…黑鴉，走啊！」奎斯打算拉住我：「我哋仲未拎番啲武器…。」

「走咗。」我捏一捏拳頭，說：「以後就可能再遇唔番佢，亦冇一個人……會打醒佢。」

然後，面對如今的犬京我也衝了上去。

在我們交際之間，他打算用短刀直接橫砍我的頸部，無法突然轉變方向躲避的我，雙腳一彎跪在地面滑著並把上半身往後一仰，避開短刀的橫砍。

146

刀刃在我鳥嘴面具的鼻尖擦過，我倆立即轉身面向對方……真正的對戰開始。

犬京先作進攻，手握短刀再次想要刺向我的頸部，我趕快地彎低身子避去。

沒想到，只是虛晃一招，真正的殺著在於用腳踢擊我的臉部，這一腳更吃了個正，儘管戴住面具還是有幾秒的暈眩感。

他把握每個機會，想我吃了一腳後再接住的揮斬一刀，在刀子要落在我頸側之前，我出手捏住他的手腕，並想要拉向自己，再來一次帶馬歸糟，好讓他雙手齊斷。

但犬京好像意識到危險，馬上雙腿齊飛踢向我的腹、胸，把我踢退了。

他使出雙腿踢擊的缺點就是，必然會摔在地上，失去了隨時移動的支撐點。於是我沒有猶豫，下一秒就向他衝躍，再舉起手肘擊向犬京的胸部。

「呯」，這一下讓他胸口發出沉悶的聲響。

「咳啊…！」犬京更叫咳了出來。

我沒有有讓他逃脫的意思，把握壓制住他的姿勢，向其臉部揮出一拳又一拳！

不記得揮出多少拳了，我突然感覺到背後有重物壓在身上，稍為望後一望才得知是犬京的狗，他撲到我背上就想張口大咬，我只得馬上側滾避開。

「嗄…啊…嗄……」犬京再次站起了身，把小刀拋給了自己的狗：「傑仔！」

「汪！」他的狗機靈地張口咬住了刀柄。

繼而，犬京先是對我使出了飛旋踢，我恰恰地避開到這腳，他緊接地使出掃堂腿，我亦反應過來跳起避開。

此時，他的狗配合得宜地把小刀送到他的手上，還在半空會有半秒僵直的我，即將會給刺穿肚皮。

如此情況下，我只好飛出一腳高踢，把他要刺過來的短刀踢飛上天。「噹」的一聲，短刀應聲飛脫，我和犬京一同凝視在半空上的短刀，再彼此怒視一眼，然後跳起！

大家都伸出了一隻手，想要把半空中跌落著的短刀奪走。

我們同一時間把短刀捉住，可是我捉的是刀刃，他捉的是刀柄，使得自己掌心有所割傷，並被成功奪回。

落到地面的犬京，第一時間就是想往我頭顱舉刀一割，跟我預想的差不多，於是我使出空手入白刃抵擋住這招，再使出致命的撩陰腿來終結這場戰鬥。

那一剎那，畫面就好像變了黑白色。

犬京終於打不過的倒了下來……

「嗄…嗄……嗄…」他躺在地上喘氣不停，已經沒有動的力氣了。

犬京他的用短刀技術，雖然跟銘凱差不多都是以速度致勝，但相較於他，銘凱的動作更為靈活和敏捷，更大的差異在於銘凱是奉行著捨命的攻擊模式。

而犬京，儘管失去了短刀還能配合一定的拳法來補充不足，要不是我早一段時間把他的一隻手弄得甩骸，這場……也許會是難分難解的惡戰。

「嗄……嗄…」全身累透酸軟的我望住犬京。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望住天花板的犬京，大笑起來。

「…」我亦喘著氣，回望著他。

「話說啊…你個件黑袍…同面具……到底…係咩一回事…」犬京淺淺地笑著，繼續說：「你已經…脫胎換骨，比起我以前見到嘅M…更加之厲害…我聞到……喺你身上，我依家聞到了不起…嘅氣味，同以前我見頹廢孤癖嘅你……兩回事嚟…」

變成如此，都是因為拋棄了M的身份，經歷過很多的事情。

以前會覺得因此捨棄了很多重要的東西，但現在……反而覺得是上天注定的。

所以…

那一刻，

「係傳說嘅起點。」

犬京凝視住我一會兒後，我伸手把他扶起。

「你已經回復理智？」我說。

「理智…幾時都喺到……只係，我選擇咗…逃避。」犬京扶住我的手，站起來：「你打得我好醒……我已經冇籍口，再沉睡落去。」

「原來你哋一早係朋友……」全場觀戰的奎斯說。

「仲差一個朋友未到…」我說。

「…你哋嗰個…髮型有少少凌亂不羈嘅…同伴？嗄……」犬京問。

「應該就係…」我答。

「喺上面……」犬京說。

「洗唔洗扶你？」奎斯問。

傷痕累累的犬京搖搖頭，說：「你哋行先…唔洗等我……」

我能理解到犬京變強的原因，在這種環境生存，只要不是成天是待在倖存區的人，都總能磨練出一定的身手。

奎斯和我繼續尋找著王達尼的蹤影，每間房不是有自殺的死人，就是空空如也的房間，直至我們從樓梯上去最高的一層時……

才發現整層都是遊樂園模樣的扮設和裝飾，玩具通地也是，與剛才的教堂地下室幾乎一樣，只是面積比較大。

「更加大嘅遊樂場…？」奎斯疑慮地說。

「可能呢一區都有病童…小心。」我提醒。

路上走著走著，我見到一張玩具桌上畫住一張圖紙，是用顏色筆畫著的粗糙地圖，應該是寧養院這一層的平面圖。

「喺呢到移動個陣細聲啲，總係覺得…有啲唔妥。」我觀看地圖。

上面某個角落畫有「寶藏」圖案、「國王」圖案、「寶劍」圖案，看起來，就像一款遊戲的地圖。

「似係細路仔隨手畫。」奎斯說。

我們沒有理會到地圖，逐間房間去搜索王達尼的身影。

「一陣糖味果。」走在路上時，奎斯說。

「仲有好多熊公仔……」每條走廊、房間都擺放住毛娃娃。

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我走到一道貼住寶箱圖案的門前。我們沒有特別為意，直接將門打開，被裡面奢華的一切閃耀到眼睛。

「哇…」應該見慣大場面的奎斯，吃了一驚：「居然……放住咁多金銀珠寶…」

沒錯，在我們面前的，是五光十色的珠寶。

數量多得幾乎堆滿整個房間，要全部帶走都需要一定時間。

「果然係寶藏房……」我只是有點疑惑，說：「但點解…對門好似唔洗鎖咁。」

「呢到到底咩地方嚟……」若是王達尼身處這種環境會高興得很，但奎斯會擔憂起來。

因為越耀眼的地方，危險越能避藏在裡面。

就在我們愣住之際，珠寶水晶之中突然站起了一個人，讓我和奎斯都心中大驚，但大叫出來這種低級錯誤當然能忍受得住。

對方穿住一身白衣，是個男信徒。

他手上握住類似玩具鎚的東西，就從我們的背後衝來，想要進行偷襲！

「奎斯…！」我盯住白衣人。

「唔。」奎斯分別與我左右夾攻，迎擊敵人。

「想搶我啲珠寶…冇咁易啊！」他大喝一聲，把玩具鎚橫向一揮令我們二人止步。

「等等…怕啲咩？只係玩具鎚。」我跟奎斯說。

「又係喎…。」奎斯輕踢白衣男的下盤，再重出一腳在其胸腔之上！

「呯」胸口吃了一記腳踢的白衣男，彈到後方仰下。

我再在他跌落的位置，猶如射二十碼般補上一腳！

「呯」他又再飛後六呎。

「啊…嗄…」對方辛勞地喘口氣，並站起來：「點解呢啲大眼佬嚟極都仲有…」

我們舉起了雙拳和架式：「大眼佬…？」我疑惑。

接著，對方從地上撿起一把玩具小刀，像扮家家酒的的玩具。

「諗住拎玩具當武器？哼……仲好。」奎斯很有自信地持拳上前。

白衣男向奎斯先揮出一刀，實戰經驗豐富的很下意識地舉手格擋，原本以為會相安無事，料不知，那把玩具刀卻能夠把奎斯的手割出了一條血痕……

「嘶──」

「咩話…」驚訝得眼球睜大的奎斯，馬上急步往後：「把玩具刀……可以令到我…隻手流血？！！」

「呢個情況…冇可能係真…」我凝視住那把玩具刀望去，的確是膠製的：「除非…」

「我哋呢家見到嘢，都有可能唔係真…？」奎斯已經猜到我想說什麼。

「係…」說畢，我已經立即戴上耳塞。

可是，眼前的景象都沒有變化，是貨真價實的現實。

「去死啦！畜生……」那白衣男又握住神秘的玩具刀，要向奎斯眼部刺去。

我一手捉住了白衣男的手，對他說：「喂…你到底……係唔係王達尼！？」我很在意，他一開始以為我們要奪他寶石的那句。

何時，他都不為所動，聽不入耳一樣。

其後更棄下刀子，直接撿回地上那個玩具鎚，想要往我狂敲。赤手空拳的我們，都不敢貿易靠近這個手握「玩具」的白衣男，只得不斷閃躲。

但在剛才，早已跟犬京鬥得精神疲累、力氣耗盡的我，終於還是出了差誤，被對方成功捉到套路用「玩具」鎚子敲了一下後頸腦部的大概位置。

「呯──」沉重的一響。

那瞬間，我彷彿被奪去了聽覺般，雙耳只有鳴響的聲音徊盪著，但同時令我更加之看清了……現實。

短暫地失去聽覺幾秒的一刻，周遭原本充滿住玩具、珠寶和兒童牆紙的奢華房間，都經受一團黑霧而受到退散消逝，變成現在眼前死氣沉沉的房間，那些原本的珠寶都變為一塊塊的石頭、溫馨的兒童牆紙變為灰暗的石屎牆身、而眼前的白衣男和其手上的玩具……則變成王達尼握住鐵鎚準備要敲在我頭上。

147

在鎚子將要落下的瞬間，奎斯及時從後捉住了他，拯救了我。

然而，這「現實」的場景並沒有維持好長。

聽覺逐漸回復的我，開始見到周遭的事物再次變化，變化成剛才的珠寶、兒童牆紙、玩具，還有白衣信徒。

「黑鴉……起身啊…走啊！」奎斯扣住了他的雙臂。

回神的我，馬上站起，對眼前的白衣人腹部連打數拳：「你係咪王達尼！！？」

「你班畜生點解會咁勁……！」白衣男掙扎成功，從奎斯的扣擊中脫出：「嗄…啊…嗄……」

「奎斯，我哋已經喺幻覺之中……」我按住痛得非常的後腦。

「但係明明啱啱已經戴咗耳塞…」奎斯說。

「睇怕…並唔係一般嘅病者，你試下去搵方法破壞呢到嘅聲音。」我交代。

「…咩意思？」奎斯望住喘住氣的白衣男。

「呢到…應該有無形嘅聲…音令到我哋睇唔到…真實，」我試作猜想，說：「可能係更強大…嘅病童？我唔清楚……總之唯一方法，就係奪走或者干擾呢到嘅…聲音。」

「明…明白，咁眼前條友……」

「佢係王達尼…我都幾乎可以肯定，只係幻覺令到我哋見佢係第二個樣。」我說出另一個猜想：「恐怕……對佢嚟講，我哋依家嘅樣…都只係一隻病者，佢先會咁出盡全力要殺死我哋…佢人再衰，都唔會亂咁超過殺人嘅界線……」

「去！」我拍拍奎斯的背。

現在，房內只餘下我和王達尼。

儘管眼前的他，已經變成第二種模樣。

王達尼不屬於快速地進攻的速度型，他比較傾向智力型那一種……儘管我不想承認這個事實。

不過一間小房四面牆，任你腦力多好也沒用。

所以把他制服住就好了，直至奎斯破壞到這裡的幻覺。

「唔好阻住我返屋企啊……」他咬一咬牙，又再舉起鎚子衝了向我。

我用右肘頂他肺部一下，就足以使他疼痛得鬆下手上的鎚子落地，再一手拉住他的腕部把他壓在地。

只能說他的格鬥術太弱了，只要對上稍為有學過搏擊技或防身術的人，就滿身破綻。幸虧，自己以前在學堂就上過不少的格鬥堂，在這個時代叫做派得上用場。

「我居然要輸俾呢隻大眼……」他語帶悔恨與侮辱地說：「點解…呢隻大眼打架咁勁…嗄……我只可以等死…」

「我唔係大眼…」壓住他的我，說。

「又發出啲死人笑聲……」王達尼大喊：「要殺就快！我認我係貪心…我抵死……居然為咗袋寶石…嗄…」

看來我在他面前說什麼話，都會自動變成了病者的笑聲，難怪他聽不懂我的說話。

不一會，有個人推門而進……是犬京？

他拿著喇叭在我耳邊，讓身邊的狗對住咆哮：「汪！汪汪汪汪汪！！！」聲如洪鐘。

「呀……」我和王達尼都痛苦地按住耳朵，但周遭的景物都可以變化。

逐漸地……

王達尼，都由我眼前的白衣男模樣，轉變回原本不修邊幅的他。

「啊…？」他愣然地望望周圍，再望望背後一直壓住他的我：「係…係你…？！」

「你終於知啦咩…你剛才，差啲殺錯良民。」我站起身，說。

「點…點解會咁！？」王達尼毫不清楚周圍的情況：「啱啱啲寶石呢！？點解…間房變到荒廢咁嘅……」

「病童，」前來救援的犬京，似乎回復了點力氣，更找了個喇叭來讓自己的狗一直對著吠：「係男病童。」

「你已經冇事…？」望住傷痕累累的他，我問：「點解你會上咗嚟？奎斯呢……」

「唔好睇少我先得……」滿身是傷的犬京，慢慢回答：「頭先我出到走廊…遇到佢，聽完佢講嘅情況…都大概知道係男病童…先做得出嘅影響，所以我叫佢去啱啱個教堂拉部琴出嚟，我就去教堂後台拎住喇叭嚟救你哋先…。」

「呢條友……」不知情的王達尼，充滿住警惕。

「我哋敵人得番一個。」我伸手制止住王達尼。

「…」犬京與王達尼對望了一眼。

「可以講未……」我望住犬京，問：「個男病童，係咩一回事。」

「詳情…我唔太清楚…只係隱約知道，佢平日可以任意出入…所有地方，德蘭教主…同以前另一位光頭教主…都總係叫我哋要無視佢嘅存在。」犬京交代：「可能……係因為，男病童有住佢哋都掌控唔到嘅力量……」

「…你見過？」王達尼問。

「曾經…見過，佢有能力唆使教徒自相殘殺，同製造出極大嘅聲響，令迫癲人類……」犬京回想起過去：「只要我哋組織似乎滿足唔到佢嘅要求…佢就會對我哋進行呢種懲罰……冇一個人想受呢種痛苦，所以我哋當初都跟隨教主嘅定義，視佢為「神之子」，上帝嘅仔。」

「但你似乎…終於都醒悟。」王達尼留意到犬京有所改變。

「頭先好多病童集體哭泣嗰陣……」犬京眼中掠過一絲悔疚，說：「我諗起好多…痛苦嘅回憶…罪惡感一直喺我心入面滋生住，好彩……我嘅同伴一直陪伴住我。」

說畢，他便望過去自己的狗那一邊。

「仲有我嘅拳頭，將你打番清醒。」我說。

「係～原本仲好傻好癲…想帶住呢到所有人一齊做個了結，但一比你打到劫…我就劫到呢個諗頭都打消咗…」犬京又掠過一絲笑意，說：「繼續生存……或者會好痛苦，但有你哋嘅話…應該會有趣得多。」

「冇人天生就係孤獨，」我對犬京他說：「就算係孤獨，你都會搵到同你一樣同你係孤獨嘅朋友。」

「唉～」王達尼苦笑，說：「你又講埋呢啲說話。」

「唔？咩說話…」我說。

「嘿，冇嘢。」他不明所以地笑了笑，說：「或者，呢點就係你嘅吸引之處？總係要有啲人，對世界抱有住希望。」

「……」我不明，王達尼在暗示什麼。

「呢家要搵出男病童？」我放回在重點上。

「仲有第二個選擇，就係走。」我也預料到王達尼會提出類似的意見：「頭先我一直想走，只係太多

障礙，諗住入嚟避一避等夜晚再蒲頭行動。」

「但你點會上咗嚟呢層？」我問。

「逼不得已。」王達尼嘆了口氣：「頭先入嚟有啲教徒發現咗我，就一直追，我就一直跑到最高呢層，跑好入個陣就發現佢哋冇再追嚟…然後我見到一幅類似地圖嘅畫，發現畫住鎖匙嘅地方離我好近，就去拎咗一條鎖匙。再跟住去到地圖有寶藏嘅位置，就打開咗呢道門。呢個時候我見到有幾隻大眼出現想殺我咁…我就喺走廊殺咗幾隻……最後跑到入嚟呢到，打算入夜再行動。」

「原來係咁……」我轉問犬京：「你所講嘅男病童，佢有冇咩特點。」

「雖然…平時都無視…佢嘅存在，不過…都可以從教主以往嘅貢品隱約得知，佢鐘意嘅嘢有一樣……就係閃亮嘅寶石，之於鐘意做…嘅事…就係搵人陪佢玩遊戲……但係同佢玩遊戲輸咗嘅人類…我從來未見過佢哋有命出得番嚟…。」犬京說得算是長盡。

「有冇弱點。」

「弱點…我唔清楚，只係知道，要接近佢都好難…」

「我知。」我回憶起蜜蜂般的嗡嗡聲：「睇嚟……佢係一個好難搞嘅細路。」

「要搵出男病童…我諗第一個方法係喺呢層，搵出佢嘅屋企。」我再說。

「屋企？」王達枇問。

「既然男病童有得收貢品，就應該有個可以收埋貢品嘅地方，好似寶石鑽石呢啲明明無任何用途…但係價值又好高嘅石頭，除咗放喺「屋企」擺下之外，我都唔知可以放喺邊。」我說出自己的想法。

根據奎斯所說，病童是擁有６至１２歲的兒童智商，說明總會有「家」的概念吧。

148

「咁出去吧，」王達尼主動把門推開，堅挺地說：「搞掂埋個細路。」

開門後的光景，已經不如我剛來的時候一樣，充滿兒童樂園的色彩。

那本來毫不會動的毛娃娃，變為了一動不動的死人。

那原本牆上的可愛彩繪，也變成了一道嚇人的血花。

人間煉獄。

四個字，可以足夠形容這一切的畫面。

「呢班人…」王達尼剛才的志氣，從聲音聽得出下降了一點：「係我…啱啱…以為係大眼…嘅人…」

「反正呢堆白衣信徒你唔殺佢，佢哋都會殺你。」如果我沒猜錯，王達尼都是把這些人宰了的真正兇手：「佢哋同病者一樣，都係要拎你命。」

「冇錯…死一個兩個算啲乜，反正呢個組織建立以嚟……底下都已經墊住無數嘅屍體。」犬京率向前。

王達尼對於自己的殺人行為，神色還是有點恍然。

「既然做咗就無辦法，你都要繼續行落去。」我跟在犬京身後，對王達尼說：「呢個時代…都已經好難分到是非對錯。」

雖然我很明白，殺人的感受……很煎熬。

王達尼是個聰明人，他不會讓自己落單在後面，所以很快就跟緊在我們後面，一同去找出男病童。

搜捕這方面，犬京的狗兒起了好大的作用。

它透過自己靈敏的嗅覺，嗅出了某些東西，一直像盞明燈的引著前路。

最終，我們的腳踏過了不少屍體、嗅過了不少內臟的血腥氣味、心臟也不知加速了好幾次，我們來到了男病童的「家」，前身應該是間大型的休息房間。

「果然…放住好多嘅貢品……」王達尼迫不及待要翻找出自己的寶石袋子了。

房間雖大，我還是能一眼盡收：「男病童唔喺到…」我說。

「我哋殺氣…咁重……正常…都會走，」犬京謹慎地說：「差別在於，佢幾時會再現身。」

「咁可以肯定佢喺呢一層？」我說。

「幾乎都係。」

「啊…！」王達尼忽然驚叫一聲，舉起了手像得到寶藏：「終於搵番啦！！！」

他手上正拿著一袋裝滿寶石的袋子，見他反應，我想十成九是他要找的那一個寶石袋了。

「沙…沙沙沙…沙沙……」突然，房間中一部掛在牆角上的老舊電視，莫名地啟動並起了雪花。

「哇…咩事…洗唔洗我一拎起啲寶貝就發生啲靈異事件……」王達尼疑神疑鬼地說，但我看得出他已回復以前的精神。

「係腦電波…」犬京咬一咬牙：「呢…個應該…就係佢嘅攻擊模式……」

「我諗因為你搶佢啲貢品，你已經成功激嬲咗佢。」我望向背後的王達尼。

「吓！！？」王達尼急忙地搖頭、搖手，說：「我打病者唔掂嫁喎，我食腦嫁喎！！保護我啊……」

他的寶石一回到手中，進來前的好勇鬥狠姿態已經全部消失。

我都不知是件好事還是壞事。

「沙…沙沙沙──沙沙沙…」電視機更為大聲。

「喀…喀……喀…喀…喀…」房門隱隱約約地擺動著。

看得心煩的我，索性把門全都打開了。

料不知……

就正正遇著男病童了。

那一剎那，現場靜得可以。

或者說，大家都呆滯住了。

男病童他一身紅點、有住灰白的膚色，跟我以往見的是一個樣，這傢伙原來我以前就遇過。

「上次…喺公園玩我，玩得好開心？」我盯住站在走廊外，有家歸不得的他。

男病童畏怯地退後了小步，是個會思考的小怪物。

我們三個大男人，都盯住了走廊上的男病童。不過他並沒有大哭，只是默默地回視著我們，用意不明。

很快地…我們就感到有所不妥。

我們在他面前都防不勝防地陷入惡夢般的回憶。

眼神很自然地想要放空、放鬆，包括腦部。犬京和王達尼二人好快就支撐不住那不明的影響，已經變得六神無主。

而我，則強行半睜著眼睛，凝視住眼前的病童，向他踏出數步……

雖然…不知道他使了什麼魔法或…手腳，

但肯定的是…

要打破這種局面，要要先打破眼前的男病童……

「嗄啊…」我一手撐住牆，腦部就好像被人強行干擾入侵般，使我苦不堪言。

那個男病童只要凝視住你，就彷彿能夠輕易奪取你的思想、記憶與意識，無論我在想什麼，都無法自由地思考，就像有人要強行改變我的腦子，十分痛苦。

「啊…嗄…啊……」但我還是咬緊牙關地，踏出一步又一步試圖接近走廊上的男病童。

我舉起了一隻手，苦苦地撐著快要駕馭不住的身軀，想這一切崩潰之前……把男病童弄倒。

就在最後的一刻，指尖即將要碰到男病童的一刻，我抵抗不住了。

即使，有過傷痕累累的鋼鐵意志。

被入侵的思緒給舊回憶一瞬間佔據了腦部，這讓陷入了無盡的沉睡中，就算我想自己醒來，也無法所辦法，腦部的主導權就像給予了別人，我控制不了。

只能讓回憶像走馬燈般，幕幕畫面在眼前、腦中掠過。

周遭的景物，開始地變樣…變成…學校的模樣。

「我個腦…點會唔受自己控制咁……」我按住腦袋，慢慢站起身。

我想，現實中的我…肯定已經像個傻子般，六神無主的全身放空地站著。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小息啦～我哋出去邊到食？」、「哈哈哈，等埋我！」、「放學有咩做…」、「喂！一齊去操場囉。」

是我最討厭的地方──學校。

聲音彷彿自帶回聲，在聽到的句子都帶有回音的。

我望望周圍，並走到一個熟識的班房中，注意到那懦弱的自己，正受著難耐的心情。

那時的我，還是個小學生。

那個…

我父母買回來的二手教課書被人胡亂地畫上圖案、社工送的筆袋被踩得體無完膚、懦弱的我頭髮也被人扯斷了幾條，一心只是想要哭的難受，頓時湧現到我心頭上。

然後，是我上到中學。被嘲笑、愚弄、像傻子般被玩的侮辱，那份激動和怨恨都漸漸流入我心裡，儘管已是過去，有一些傷痕也是無法避未。

那一幕幕如今都在我眼前閃爍、飛過，是我一生中，自覺痛苦的回憶。

以前我就喜歡上到天台，遠眺住遠方，因為想逃到好遠。

所以站在天台時，都是我心情最糟糕的時候。

傷心的情緒，佔據我人生太長的時間。

在老賢給予我某種活著的意義之前，都有住無法言語的傷痛，過去的陰影都一直殘留在我心裡。

「喂…」我試圖在惡夢中，叫住小時候的自己。

他…居然回頭了，小時候的我。

這的確是我的回憶？

在天台上，我走過去、蹲下，把他抱住。

「唔好放棄啊。」我不知從何時、何地、何人的身上，學會了這些說話。

人有傷有痛，是正常，也無可避未…

不過，總要懂得醒過來。

周遭的景象逐漸瓦解，開始返回到現實。

「烏鴉先生，你係…？」小時候的我，向我問。

趁還餘下的幾十秒，我將他抱得更緊。

「我係你嘅內心…你以後，或者會有再多嘅困難，但你都唔好放棄啊。」我說下去，亦可能是對自己所說的話：「世界上有啲嘢，係要靠自己守護住……就算不惜一切代價都要，傷痕累累都要！因為，係男子漢所許下嘅承諾。」

「但係…我得自…己一個人…」

「你孤獨，自然會搵到同你一樣孤獨嘅同伴…唔係咩？」我帶點笑意地說。

繼而，那惡夢所塑造出的場景繼續破滅……

最終我回到現實了。

現實的是，正維持住剛才擁抱的姿勢，而擁抱住的人……正是男病童。

我呆若木雞，給不到任何反應。

「……」男病童它慢慢退後，然後往後方逃跑。

「頭先…」我愣然地說，然後望向後方。

本應陷入了嚴重幻覺回憶中的犬京和王達尼，都相繼地醒來。

「啊…」、「哇…！」二人回神後都驚呼一聲，似是想到了什麼。

「嗄…嗄……嗄…」回神的犬京摸摸額頭，望向王達尼：「你都……入咗幻覺？」

「係…應該係……應該就係你講嘅…乜乜影響腦波……？」王達尼如夢初醒般說：「我見到自己…因為經濟犯罪…俾警察拉嗰一幕，仲有破產嘅畫面…原本俾我見到呢啲畫面，我差唔多崩潰……就喺呢個時候，我突然見到愛紗出現！我立即同佢講：「呢一瞬間…已經咩都唔重要，只要有妳！」，之後就醒番…」

「我…都見到Bomi，不斷重複嗰一晚嘅悲劇……我都就嚟要發癲，我實在頂唔順。」虛弱的犬京，說：「不過…之後終於停止咗呢場惡夢…Bomi佢同我傾計，叫我唔好再執著過去……以前我上咗腦個陣，都唔會有呢啲嘢…」

「或者…嗰啲說話，只係我哋想同自己內心講出嚟嘅說話，而嗰個男病童…佢幫助咗我哋。」我怔著說。

「佢幫？」犬京皺起眉。

「嗰個細路？」王達尼說。

「我都唔知……」我站起身，說：「我哋追落去睇睇。」

我們追到下去離開寧養院後，看見奎斯正與男病童對峙著。

「你唔好以為我怕你先得……」奎斯握拳，要對男病童揮出。

眼見奎斯的拳頭將至，男病童又釋出了不明的聲音，「嗡嗡嗡──」的蜜蜂聲在耳邊出現，使我們痛不堪言。

「又嚟…都話呢個病者唔係好人……」王達尼痛苦地掩耳：「殺！」

犬京比起嘴巴了得的王達尼，更會用行動來回應。他直接擲出一直帶住的腰刀向男病童身上，「喀」的一聲，那把短腰刀便刺入到它的肋胸上。

看來……

已經是無可轉彎的餘地。

我怎麼會有矛盾……

為什麼對付病者，我也需要苦惱…

被腰刀刺中的男病童，發出慘痛的小孩哭聲，周遭景物再度轉化起來，深明是虛假幻覺的我們，也沒有太大訝異，趁著這空檔，四人一起上前捕捉住男病童！

奎斯雙手扣住它的下鄂位置，再毫不留情地用力一扭！

「喀」清脆的斷裂聲。

男病童頸骨貌似斷裂了，但它還能有生命地掙扎著，哭聲彷似魔音般攝入了奎斯和犬京二人身上，讓他們剎那失去靈魂。

「喂…佢哋有啲唔對路…！」王達尼第一個逃到幾步之後。

不用說了，下一秒奎斯已經轉為扣我頸子，想用同一方法扭斷我的頸骨。我用全身的力氣，阻止住他的行為，而王達尼則對我倆無差異地使出飛踢！

男病童不留情了，也許它剛才真的有一刻變成小孩般天真，放過了我們。又或許它從頭到尾把我們當做玩具的慢慢愚弄，誰知道？

我只知道，男病童已經讓奎斯、犬京還有王達尼三人開始鬥過不停。在我眼中，他們三個的外貌也變成我學生時期最討厭的惡霸，腦中更有股衝動要我去和他們打過你死我活。

這種吸引力正如煙癮發作、糖癮發作、毒癮發作一樣，讓人徹底上腦了。犬京所謂的腦電波，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大腦不斷去…引導你去做那件事，但明明我心卻不是這麼想的！

如果我強行抵抗這種「自然的引導」，除了腦袋頭痛之外，更會癢得非常，使我開始把持不住。

我趁還能控制自我的時候，把犬京狗兒一直咬住帶下來的喇叭搶走，再一口氣地衝過去鋼琴前，把喇叭放到琴蓋之內，再胡亂地彈奏起來。

毫無節奏且聲如洪鐘的琴聲，就像震盪霸佔著附近的空間，容不下其餘的聲音。受琴聲擾亂的奎斯、犬京、王達尼都似乎回復了一點的理智，恍惚地呆站著。

現在，世界對我們而言……已經是一個徹底的煉獄。

在男病童的影響下，我眼前的高樓院舍都變成一橦橦深紅的鬼屋，天空閃電又響雷的，泛現著赤紅的天色，幻覺更嚴重得，讓我看見地面上的石路都是一塊塊的惡臭腐肉。

空氣中飄散著火藥的氣味及刺熱的微風，如同地獄的沙場，跟身處於異世界一樣。

男病童的能力已經發揮到極致，無可疑問的，它是我見過的病者之中，能力最為強大的一個……

現在的我們，對它根本就束手無策……

我那鋼琴配合喇叭的影響，都完全敵不過它的威力，大家都處於多重的幻覺、困苦之中。

慢慢地，王達尼率先痛苦地按住腦子、吟痛地倒下，他的精神力已經支撐不住。

其次，犬京他也開始心力交瘁，按住了心臟位置苦不堪言地倒於地上。

最後，連奎斯也承受不了耳朵密集式的「嗡」聲轟炸，滿面通紅、眼球暴筋，痛不欲生地掩住雙耳，捲躺於地上。

「啊…呀嗄…啊啊啊啊！！！！」我感受到耳朵真的流出血液，那恐怖的幻痛徹底使我歇斯過來，再也承受不了。

無計可施的我，想攻也不能、逃也不能，只能像一隻等死的狗般，幾乎躺死在地上。

一直以來，經過多重難關捱到這一日的我們四人，有住各式各樣的際遇和命運，只是沒想到……死的方式，也會一樣。

沒有錯…

我終歸，不是這個世界的主角。

…

在那個沒有任何幻覺，被稱為現實世界的場面，天正晴。

四個男人，在一個「小孩」面前倒下不醒。

話雖…嚴格上來說，那「小孩」是個只有０.６％機率誕生出來的恐怖怪物。

那倒地不起的四人，大腦陷入了深沉的幻覺之中。就像個會發夢的植物人，會在暈迷期間夢見最痛苦的回憶與陰影，直至醒得起來。

因為，他們都把男病童的大腦潛能激發出來，而讓自己吃到這如同永恆詛咒的苦頭……除非，出現解咒人。

男病童凝視住那火燒著的教堂，擦擦眼角的跑了過去。

火燒得正熊，教堂已經變得生人勿近。

儘管如此，裡頭還是跪住了一個人，一個女人。

她以悲哀、怨恨地聲音哭叫：「嗚…啊呀呀呀呀──！！！我嘅教堂…我嘅組織…我親愛嘅……孩子啊！！！！嗚呀啊啊啊…」是德蘭女教主。

「嘎…」男病童無視面目全非、火海熊熊的教堂，只顧跑到德蘭女教主身邊。

男病童，像個小孩抱住自己母親一樣，抱住了她。

「…啊，你…無事啊？嗚…啊…」德蘭教主驀然地問，然後緊張地摸著它的頭：「我嘅孩子……」

「嘎…嗄…嗄…咿…」對於男病童來說，一直飼養供奉著它的德蘭女教主，就是唯一可信任的親人。

「你無事就好……嘿…嘿嘿…」德蘭教主亮出森寒的笑意：「我哋…可以繼續洗人腦…繼續…繼續招收…更多更多嘅信徒…重振……組織…病者平權組織……」

不明白人類說話的男病童，只緊抱住餘下來唯一對自己好的德蘭教主，現在的它想必又痛又怕，如同小孩需要父母的關愛。

就在兩口子互相擁抱期間，德蘭女教主忽然身軀一震，眼睛睜得大大的……！

德蘭她感覺到額頭被不明的東西插入了：「啊…」她氣如虛絲地，瞪住了男病童……身後大門的人。

手持十字弓的少年。

男病童愣然地望住「母親」額上的短箭，再猛地回頭……

「嘶──！」一個飛快的身影，預料不及地衝到它的面前，用鋒利的手術刀瞬間將其孩童的頸部專屬的幼嫩骨膚，一刀切斷。

「公仔，將個頭收好入低溫箱。」握住手術刃且穿住醫生長袍的男人，用一貫冷峻的容貌直視住男病童那裂開的脖子：「咁易割…？仲諗住補多兩、三刀。」

「師傅，」公仔把男病童的頭部期間，快速地望了一眼，再收入低溫箱中：「佢條頸骨……就好似一早被人扭斷咗咁。」

這二人，正是公仔和滿天。

另一邊廂，外面暈死著的四人，亦由一個女生看顧著。

她用小電筒逐一檢查著四人眼部活動，再分別地探摸一下他們的頸動脈、額頭和腕脈，然後把他們都拖到剛帶來的手推車上。

「老師……」拖到最後一個，戴住鳥嘴面具、身穿黑袍的人時，她特別凝神貫注地望了他好幾秒。

她的情緒牽住激動想要流淚，但都能夠忍下淚水，只眼泛淚光地說：

「我哋返嚟啦。」

…

「娃娃，得未？」從教堂那邊出來的滿天和公仔，望向寧養院外的她。

「嗯。」她答。

隨住教堂燃燒得七零八落，亦同時宣告住「病者平權組織」正式瓦解，內部上下的人都已經死去。

位於靈實醫院的最高層，四個男人分別地躺在病床上一睡不起。

而在床前，則是站住三個清醒的人。

「師傅……老師佢哋，會幾時醒？」背住十字弓的公仔問，眼睛只落在床上那黑袍男人身上。

滿天沉默良久，答：「大概，要等佢哋擺脫到，心入面永無止盡嘅詛咒為止。」

為他們四人身上駁好了營養輸送管的娃娃，說：「估唔到我哋會用呢種方式……重遇老師。」

「好了不起。」滿天對住四個沉睡著的男人，說：「四個人，就摧毀咗一個組織，做到依一步已經好厲害，我哋都只係臨尾補刀。」

「嗄…」公仔按按濕潤的眼角，淺淺地苦笑：「佢又係傷痕累累。」

「…佢總係傷痕累累。」娃娃也苦澀地笑著說。

「咁就暫時交俾你哋好好照顧佢哋，」滿天轉身，離開加護病房：「大BOSS應該開始…對男病童個腦有啲頭緒。」

滿天進入研究室中，走到用精密儀器研究著男病童腦部的大BOSS身邊。這些珍貴非常的醫學儀器，是靈實醫院本身所擁有，因此大BOSS都能任意使用。

「有發現？」滿天問。

「要…先…進…進行…腦…波…嘎…測…量，分…析。」大BOSS說。

「…我哋應該冇儀器做得到。」滿天疑惑地說。

「嗯……」大BOSS說話依舊緩慢。

「咳…應該得政府醫院先有。」滿天凝視住急凍冰箱中的腦部。

「四…個…人……好？」大BOSS斷斷續續地問。

「嗯，只係陷入咗深度暈迷。」滿天說。

「要…刺…刺…激腦…部……」大BOSS指住自己的大腦，說。

「要刺激大腦？」與它共處多時的滿天，早已知曉大BOSS參差的每一句：「我唔太清楚有咩可以刺激到佢哋……」

「Find…」大BOSS忽然說起英文來。

「Fine，我會。」抱住雙手的滿天，點頭。

——滿天篇——

看來，暫時未能深入研究男病童的腦部敏感度對周遭的人有多大影響……

腦部測量，偏偏是最難的學問。

男病童能夠令人類在視覺及聽覺方面受到影響，推測是因為它有能夠控制他人的腦波的能力，來達致。

似乎要挖出它腦部的秘密，才能得出真相。

單靠我的腦袋是沒可能，不過有大BOSS這種天才病腦的話，研究起上來肯定快速得多。

既然遲早要去公立醫院尋找腦波測量機等相關的儀器回來，就順便看看那四個人身上會不會有什麼東西，可以查得到他們認識的人，再問問有什麼事物可以刺激他們。

反正，與他們相關的人都應該活在倖存區之中。

149

「大BOSS，食唔食啊？」娃娃把自己的野菜三文治撕了一半給它。

站在一邊微笑的大BOSS，搖著頭、輕輕的揮著手：「不…用。」

「娃娃，你日日都問大BOSS食唔食嘢嘅，都幾有恆心。」公仔差不多吃完了。

「我想大BOSS試下我啲手勢。」娃娃帶笑地說。

我望向巨頭巨腦的大BOSS，再望向娃娃：「娃娃，有冇喺佢哋四個身上，搵到啲個人物品。」

「有啊。」娃娃點頭。

「帶我去睇下。」

快捷的晚餐時間在幾句話的時間結束，我就是那種沒閒情去享受生活的人，效率永遠是我追求的準則之一。

咖啡我喜歡即溶的、話我喜歡直接的、食物我喜歡一口就有多種口感的三文治、衣服我喜歡一件就能走天下的。

無他，世界本來就沒有很多的時間給你。

去到加護病房中，我望著還是沉睡暈迷中的四人：「邊一個有。」

娃娃走到一個穿住酒暗紅色皮褸的男人旁，說：「我喺佢身上搵到一張寫住「病獵公會」嘅卡片。」她上前交了給我。

卡片上面寫住了「病獵公會」四隻大字，下面有委託的聯絡方法和地址，似乎是寶琳倖存區附近專門狩獵病者的人。

「之後另一個就係佢，」娃娃走到另一個頭髮凌亂、不修邊幅的男人身旁，從他衣袋取出一張紙：「

佢呢張紙寫住咗好多類似貿易品嘅買賣記錄單張……仲有佢隻手一直捉住袋寶石。」

「睇嚟係個商人。」我盯了他一眼，再問：「仲有冇？其餘兩個。」

「唔，老師同嗰個白衣男人身上都冇個人物品。」娃娃搖頭。

「咁睇嚟……」我閉起眼深思：「要搵到識佢哋嘅人，有一定難度。」

「師傅…你，你…出去？」娃娃表情顯得有點驚奇。

「有需要，好出奇？」我對她驚奇的表情更好奇。

「冇…我幾乎都冇見過你出去呢間醫院。」

「只係順便。」我望住病床上四個像睡公主的男子漢：「世界唔可以少咗佢哋呢種人。」

我把酒紅色皮褸那人的卡片翻轉一看，發現後面寫著的才是重點。

「**出入證**
艾寶琳倖存區公民：奎斯
姓別：男
編號：M1314520
身份：平民」

「出入證……」我凝思一番，把它收到袍袋中。

「師傅…你幾時出去啊？」娃娃問。

「應該喺聽日。」我答。

「咁我幫你準備定便當？」

「咁快想我「領便當」？」

「吓…？你做咩突然講個「領」字咁書面語？」娃娃一面問號。

我轉身就走了：「咳，聽日放喺我檯面。」

還以為她在說那個「梗」。

夜深了。

本應不眠不休地進行病者研究的我，很早就作息。

因為明天即將要走入另一個世界。

對我來說，外面是個充滿危險、欺詐、暴力的世界，一切都幾乎沒邏輯沒秩序可言，我討厭這樣的社會，因為厭倦這一種生活。

過往的我，實在捲入過太多的陰謀之中，眼見到各種的矛盾，我得出的結論就是隱匿起來。

沒有人類的地方，就沒有人性，沒有人性就不會彼此爭鬥。

現在聽見走廊外面的腳步移動聲，我都會回憶起這兩兄妹滿身狼瘡找我的模樣。

「老師…叫我哋嚟搵你……」

這是我見到他們時，公仔說出的第一句話。

我對他們有印象，就是那個來自大本營戴住鳥嘴面具、頭髮長長老師的學生。

遇人不救，是我向來的準則。

不過，那次我例外了。

我讓他們為自己打理雜務，下至整理清潔，上至狩獵做飯，每一項都附合他們的能力。兩兄妹都出奇地勤奮，感恩之餘還不忘他們的老師，經常在半夜飲泣。

這都一一，被我聽進耳內……是個有情有義的人，

於是，我把更高階的技能傳授給他們。

我看準了公仔的狩獵天份，教會他在外面更深入的求生本領，猶其對付病者、分別毒野果等。

現在十箭之中，他至少都有七箭會射得中病者的弱點。

並教會他利用病者特性，將對方擊倒。

至於娃娃，則有住細密的心思和一雙靈巧的手。

所以我教會了她醫學相關的知識，雖然單是學習手掌結構已經用上了不知多少的光陰，不過她應該很快就能夠進入操刀手術的領域。

醫院有兩兄妹在，我離開的這段時間，我想大BOSS也不會太過孤獨。為了腦波測量器，還有喚醒這四位英雄，我是有必要出去一敞。

看看世界變成怎樣，也是個有趣的冒險。

翌日早上醒來，已經見到一份南瓜貝果放在我桌上。在柔軟勁道的貝果中，夾入自家製作的南瓜泥，是沉甸甸又充滿飽腹感的食物。

是娃娃做的？聞了聞，那陣香香的南瓜味傳入到我鼻子，當外出旅行的便當也不錯。

就這樣，我帶住精心炮製的南瓜貝果上路了。

分別的話就不必說太多，沒必要之餘又會令人傷感，那樣子的話不如像陀風緩緩地離去就算了。

打算先前去艾寶琳倖存區作為緩衝站的我，帶了雙節刀作武器上路。

所謂的雙節刀，就是雙節棍的改版，鐵鏈扣住的兩端是手術刀，所以也稱得上為一把雙面刃。

路上沒有特別的奇遇，除了間中有幾隻大眼會暗地跟蹤我之外，都沒什麼值得一提。

「艾寶琳倖存區」我以前就聽過，算是全區最大型的倖存區社會，有獨自的貨幣政策，鄰邊幾個中、小型的倖存區也有承認他們的「艾幣」。

所以我預計到，進入這個作為緩衝站的倖存區第一件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錢。

艾寶琳倖存區邊境圍牆。

圍牆用鐵板、支架、木塊、鐵桶、、磚頭、硬盒等物件堆砌組成，看起來十分堅固。

而牆外則站住幾個跟我一樣，準備進入的人。

第一次試著入關的我，留意到圍牆外面掛住一塊木牌，上面如此寫著：

「一等公民：擁有高學歷知識水平技能或巨大資源財富之人

二等公民：擁有基本教育程度，受認可的工作技能之人

三等公民：不附合上述所有條件的人」

「入個倖存區都有階級之分……」我望住那塊木板，不屑一笑地說。

「報上身分！」圍牆上的守衛對我，說。

「居民，應該係二等？」我把那個叫奎斯的人，的卡片拿出。

站在門前的守衛們檢查了一番，再稍為打量我的全身：「你可以入去……」

還好，這些卡片不用貼上照片。

進行過繁雜的安檢步驟後，終於都正式進入到倖存區之中。

霓虹燈照牌張揚地閃亮著、人來人往的吵雜聲從街道傳來，讓我有點格格不入的感覺，很久沒有習慣這種多人的地方。

我步入了主街道，是地鐵站對出的那條大馬路，路上很多倖存者就地擺賣，由刀斧劍器至到茶米油鹽都有檔擺賣，更擠滿在街道的兩邊。

看來賺錢……的確是刻不容緩的事。

「唉～」一陣嘆氣聲從我身後傳出。

我望過去，一個微胖的少年，正帶點自傲的神色遊逛著這條主要街道。從他身上整潔得體的衣服和優遊自在的神態看來，是個不用幹活的貴公子。

「阿婆～你啲家鄉肉乾點賣？」終於，他停了在一檔小販前：「睇落幾野味咁～」

「哈哈哈……」老太婆笑笑地道：「後生仔…你真係識嘢！羊肉嚟！香烤好耐…好正…嘿哈哈！」

我走過去稍稍瞧了一眼，不屑地說：「掛羊頭賣鼠肉。」

「呃？」那準備要買下「羊肉」的胖子有點訝異地望住我，問：「鼠肉？」

「稍為有上過解剖堂嘅人都知，呢種係鼠肉嘅部位，羊肉大腿邊有咁細隻，更重要嘅係……邊到搵隻羊俾你食。」我冷冷一笑，就準備要走。

「喂…！死o靚仔……」老太婆原本怒盯住我，但下一秒就滿面含春地說：「冇嘢啦，算啦～」

「等…陣！」那微胖的少年搭住我的膊，拉住我：「…先生！」

「唔？」我停下來。

「未知你叫咩名？我差啲又俾人呃啊，哈哈哈哈。」微胖少年笑自傲地笑著：「我叫貴華。」

「任得你，鐘意點叫就點叫，反正唔會同你做朋友。」我說。

「呢個世道真係險惡！」貴華有點不憤地握一握拳頭，說：「本來我只係想嚟呢條街品嚐下草根階層嘅簡約美食！啊…冇諗到，噫…又差啲……」

「用下腦，見到個堆肉乾入面，其中有條幼細嘅尾都知係咩。」我無奈地說。

「點都好，」貴華變回笑容悅人的樣子，說：「多謝你嘅提醒，如果唔係我要消毒個口一百次先得！」

「唔～」我隨便敷衍地應道：「快啲返去睇多啲書增長下智慧比較好，唔好再喺到徘徊。」

「好！我最近都有睇開一本……阿伯文版嘅哈…姆雷……冇，冇嘢啦。」貴華欲言又止，然後繼續喋喋不休地說：「講番正題，我喺你身上聞到一陣好與別不同嘅氣味！」

「與別不同嘅氣味？」經常待在研究室的我，渾身充滿漂白水的氣味才對。

「嗯…！」貴華興趣地點頭，有點雀躍：「我雖然成日同王室貴族嘅人一樣～食開牛排、飲開紅酒，不過呢陣家鄉特製嘅味，係呃我唔到嘅！嘻嘻。」

「…」我一面愣然。

「等我估下……呢陣味係…貝果烤出嚟嘅獨有麵包香，再加入咗自家製嘅新鮮南瓜泥嘅味道！」貴華準確無誤地說出。

這，已經不是猜了，

是作弊吧。

「我有感覺啊，哈哈。」貴華微微地悅笑，說：「呢個係我要搵嘅家鄉美食。」

「家鄉美食？」不就是…娃娃做出來的治肚包點而已。

「可能連你自己都唔知啦。」貴華舉起一隻食指，裝作精明的向我解釋：「所謂家鄉美食，就係泛指某個地方地道嘅美食，通常佢哋特點有一個，就係較平民化！一般上流社會都唔係太接觸到嘅，有住一番風味同情懷～所以，我特登落嚟呢到就係搵家鄉美食！！」

原來…

是個吃飽飯沒事做的死胖子。

「咁你已經搵到？我仲有事做。」我又想轉身時，他又拉住我。

「無名氏先生！請你等等，雖然係有啲突然，但係我想請問你，可唔可以將你身上嘅南瓜貝果賣俾我～？」貴華自信滿滿地，掏出了一大疊艾幣：「嘻嘻～我出嘅價，係一般平民要工作三個月先有嘅價錢。」

沉默半晌。

「我拒絕。」我搖頭。

「咩…咩話…！！？」貴華猶如晴天霹靂，震驚地喊。

「出動到呢個價碼……只係要買一塊貝果…你居然…都拒絕……」貴華依然保持著晴天霹靂的表情。

「唔係樣樣嘢用錢就買得到。」何況，我自己也想嚐嚐這塊誘人的南瓜貝果。

「啊…！」他驚呼一聲，失敗地跪在地上，像是受到很大打擊：「你到底係咩人……居然，冇屈服喺…金錢嘅淫威之下…」

「病獵公會喺邊到。」我轉問。

「呃…喺……喺嗰邊。」他指住西方，補充道：「不過係喺倖存區外圍！」

得到有用的資訊後，我也沒再理會眼前這胖子，繼續上路去。

我希望三天之內，能把事情都完成了。

這個倖存區比我想像中的大，原本以為會是一片死寂充滿鬱寡的地方。卻沒想到是個繁忙且活力的小社會，上至大街下至小巷，每個人都有住自己的目標，有住自己的秘密，去生存。

就正如我一樣。

在我走到倖存區的邊境後，要再一次經過守衛的檢驗。程序沒有很嚴密，只是搜搜身上有沒有違禁品，而違禁品清單也一一列出在一旁的公告欄上。

這麼說起，我才留意到一些重要的線索。

那個疑似商人的暈迷人士，口袋中紙上列出的物品清單都跟公告欄上的違禁品名稱無異……

「奎斯先生，你可以出去。」守衛檢查完畢了。

「唔該。」我準備出去之前，另一個守衛叫住我。

「但係…」另一個守衛有點疑惑地問：「點解你…好似唔同咗樣？你啲頭髮好似冇咁灰白……」

遇到困難，不一定要回答，因為沒有回答的必要，亦有沉默的權利。

無視就好。

果然，就算我不回應，那群守衛也不會沒有什麼動作。

很多事情解釋了，在別人眼中就變成掩飾了。

這橦坐落於山上的病獵公會，沒有比想中遠，唯一要花點腳力在那彎彎曲曲的石梯上。

而病獵公會，不比倖存區要繁雜。

看上去，更像一橦古老的聖堂，一副沉睡而久的模樣，正等待著推開大門的人。

「喀──」我推開了門。

很快地，已經有人來迎接我。

是個戴住頭紗的女人。

「請問你係？」她溫柔地問。

「奎斯。」我把那張倖存區出入證拋了給她。

她靈活地接住，拿在手中看：「呢張係奎斯嘅出入證……」

「佢暈迷咗。」

「嗯…？」

「所以，會唔會有啲嘢，係可以刺激到佢。」

「但我根本就唔識你。」

「你唔需要知太多內容。」我嘆口小氣，說：「我冇興趣解釋太多，依家我要救你朋友，我唔會浪費口水去博取你信任。」

「……你要去搵賴桑，其實…我都只係呢到嘅管理人，賴桑同奎斯先係好朋友，你問佢或者可以知道有咩刺激到佢。」

「咁叫賴桑嘅依家喺邊。」我問。

「佢喺皇室區嗰頭。」

在病獵公會中長話短說，前後不到十分鐘我就再次回到倖存區中，尋找下一條線索──賴桑。

我沒興趣了解這個地方荒僻的原因，也沒有興趣艾寶琳倖存區太多的風土人情，我不想待在有人的地方太久。

要找到她所說的賴桑，就要去皇室區。

皇室區我在皇政府總部外的大地圖上看過，位於皇政府總部上方的一大片地域就是所謂的「皇室區」，要擁有貴族證明書的人方可進入。

我抬頭望住地鐵站上蓋的地方。

這可難道我了。

為此，我暫時靠到皇政府總部外圍的牆壁前，一邊思量著辦法，另一邊掏出了那塊香味誘人的南瓜貝果，準備享用。

就在我閉起雙目要將口撕咬之際，一股不明的力量把我手上的南瓜貝果……搶走了。

「…」我第一個反應是愣然。

第二個反應已經是掏出了手術刀，盯住那貝果強盜的腳脛來瞄準。

但要轉念一想，要是在這裡用武器弄出什麼人命傷亡，只會增添麻煩。

反正只是塊貝果，就憑空手也能搶回來吧。

搶走我貝果的人，是個衣衫襤褸的男人。他腳步是快，但就像多天沒吃飯的乞丐般，跑多兩跑肺量便

見底，跑不動之餘更摔了一跤。

「哎吔……！」他痛喊一聲，身手很笨拙。

料不知，這個倖存區居然有個心地很好的青少年，走過來將他扶起：「冇嘢啊嘛？咁好味嘅貝果俾你啲乞衣食真係浪費哂！」繼而，把乞丐手上的貝果奪走了！

我有點無言地，目睹這一幕的發生。

趕上時，已經遲了幾秒，貝果被青少年奪走了。

「啊……！對唔住呀！我太耐冇食飯…見到你手上塊貝果咁香先搶嫁渣！！」乞丐見近來的我馬上跪地求饒。

我沒時間去譴責眼前的乞丐了，只得繼續跟緊那青少年後方。

不知不覺地，我就追到了一間名為「哈姆雷特」的雜貨店外，那搶走乞丐貝果的青年恰巧地撞到了從雜貨店中正步行出來，渾身肌肉的惡漢。

「啊呀…！」青年如同撞上牆壁一樣，跌倒在地。

「o靚仔！行路唔帶眼啊！」那肌肉惡漢向他怒吼，繼而一手奪走他的南瓜貝果：「呢個就當係賠禮！」

那肌肉惡漢奪走貝果後，就一副趕路的緊張神色，說：「仆街…啱啱掛住睇《古惑仔》公仔書，唔記得約咗大輝佢哋…就快遲到…」說畢，就握住貝果跑走了。

「……」這次，我又遲了五、六秒，那肌肉惡漢叫不停。

「唔…唔好怪我啊……我…我係想用貝果嚟寫篇論文渣！」青少年驚慌地望住我。

兩手空空的我，只能繼續追住那惡漢。

可能對方雙腳也充滿肌肉的關係，他跑得比剛才兩個貝果強盜都要快。而且所去的地方也越來越偏僻了，是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周圍是發電機房和垃圾房。

「喂！大輝！對唔住啊，差啲遲到！」那奪走我貝果的惡漢，走到另外一個壯男面前會合，似乎是朋友。

「唉～唔緊要喇！一陣班賣家嚟俾貨我哋個陣醒定啲就得！！」叫大輝的人說。

就在我想要上前討回貝果之際，我身後出現了一幫神色兇惡的傢伙，比我更加的走到他們面前，並取出了武器忽然毆打著他們三人！

「你個大輝！」其中一個毆打他們的人，正拿住鐵棍邊打邊喊：「上次私吞咗我一部份貨冇拎去散…以為我唔知！！？今次大佬傑叫我哋嚟打你一身，下次醒定啲！！」

「啊…嗄…呀呀啊…！！！」被人打得額頭血流如注的大輝馬上跪下求饒：「對唔住咁多位大佬！！」

「咳…呀啊…！咳…唔好打喇！！」剛才間接地奪走我貝果的惡漢哭說：「呢到有塊好好味嘅貝果…就當係同大佬傑賠罪……」

「下次小心啲啊！」那伙打他們的男子警告完之後，便把他手上的貝果拿走。

總算沒阻礙了吧，應該可以真正上去問他們拿回貝果了吧。

「出…出事啦！」忽然，一個跑得很緊的人來到，向那伙人喊道：「製毒工場個到俾啲皇家守衛搜查緊啊！去救大佬傑啊，佢喺入面呀！！五分鐘之內趕到去啊！」

「咩話！！收到！！！」

我有不祥的預感。

「我塊貝果……」我想叫住他們，但他們用背影回答我了。

原來被人無視，是這般淒慘。

不過事到如今，只能繼續追緊了。

那群叫不聽的傢伙在慧安園一帶終於停了下來，每個都握住武器的他們衝了入一間前身為餐廳的地鋪，然後傳出了打鬥的聲音。

雖然知道裡頭肯定發生著我不應該插手的事，但我只要奪回貝果就好。

我進去後先是看見一桶桶造酒的箱子，我想都只是虛有其表。

因為從剛才的話語中，聽見什麼製毒工場之類的字眼……

我進入到製造場的後方，裡面幾乎在發生著大亂鬥，皇政府倖存區的衛兵正跟剛才那群兇猛的傢伙，扭打成一團。

其中，我特別留意到握住我那塊貝果的男人，他正跟著一名守衛打得死去活來。

而進入了戰場的我，都忽然間成為了他們的目標。

有三個人，分別地盯住我。

不會錯，是要幹掉對方的眼神。

「啊…！！」率先向我衝來的人，手持著破掉的玻璃酒瓶。

既然對方有取我命的決心，我也拿出了致人於死地的武器來迎接──手術刀。

我先是避開他魯莽的一擊，順勢把刀子對住他的腹部位置。蠻牛般衝來的他不需我出手，就自己衝到刀刃裡頭，腹部被刺穿。

「啊…你…你做咩啊…嗄…呀……」他愕視著自己被刺穿的腹部。

我把刀子從他的腸腹之中拔出，再用刀柄重力打他背部。

「呯──」他便倒下了。

餘下的兩個互相對望一眼，都往我衝來！於是我掏出另一把名為「雙節刀」的武器，是我將兩把手術刀用鐵鏈連在一起的特製武器，原理跟雙節棍相差無幾。

在他們要到我面前之際，我用雙節刀掃斬他們的下盤腳膝位一下。

「嘶──」輕快的一聲，血液濺了出來。

繼而，我活像耍著雙節棍，舞耍著雙節刀。

對方濺飛出來的血液就像免費一樣，不斷在我的快攻之下流失，更濺到去其餘人的臉上。被我瘋狂舞斬的二人身上雖然有多處的刀割傷痕，卻沒有一條是足以立即致命的，這正是它令人覺得可恨又可愛之處。

殺害力又大，可又不足以致人死地的折磨武器。

在兩者身上總共斬了三十多條血痕之後，我分別往他們兩個踢上了一腳，把他們踢開。

因為已經沒有再對付的必要，自然要像件垃圾一樣踢開，讓他們像件垃圾般倒下不動。

「呢…呢個咩人嚟……」、「大佬…！走先呀！！」、「皇政府派咗個好勁嘅人嚟呀！！！」、「大佬傑！接住塊貝果呀！！走佬個陣餓嘅記住食！」

我最在意的，是最尾那一句。

貝果從我頭頂上飛過，落到去一個佬大級人馬手上。

他接過貝果後，就驚惶地往後門逃去。

在我想追過去的時候，那伙惡漢決定阻止我的前進，全部人都圍住我而站。

「喂喂…雖然唔知你係咩來頭！」肌肉最為健壯，約有兩米高的惡漢指住我，說：「不過唔洗旨意冇傷冇損咁走得甩……」

「真係麻煩…」我目察，大概還有六個人。

「啊呀呀呀呀呀呀──！！！！！」他們幾個一起要衝過來。

我盯上了那個身材最高的惡漢，蹲下了半身從他腳底下滑過脫圍，再用雙節刀對他背部來一場狂刀亂舞，不需幾秒他已經痛得大叫大喊的跑走。

繼後的五人，雖然都帶種地逐一對我進攻，但也被我左右掃斬、甩打、劈刀等一一打走。血痕就像烙印，留下一條又一條。

「啊…你老尾……！」有一個不服輸的傢伙想要從後向我施襲。

我以他意想不到的速度轉身，一手把他的領口抓住，再推到去放住白粉的製作檯上。

「咳…啊…咳咳咳……」他辛苦地咳嗽著，粉末從他口鼻噴出。

「嗄…咳……皇政府…點會……點會有咁嘅人…？」那背脊上被手術刀子劃花的惡漢吟說著：「我都…未見過……你…」

「塊貝果……」我收起雙節刀，往後門走去。

「咩…咩話……咳…嗄…！？你…你為咗嗰塊貝果……」那惡漢彷彿被激到吐血般：「摧毀咗我哋成個…製毒工場……？！！！」

150

從後門離開的我追到了馬路上。那個被稱為佬大傑的人物見我緊追其後，瞬間滿額焦慮，在腳力漸乏的情況下，居然在隨街抓住了個平民做人質。

「停…！停低啊！！！」他用手上的袖刀架在一名路人頸喉上，並對我怒喝：「你啊！白袍嗰位！」

面對這種情況，我只好收下腳步。

「為咗個貝果，值得？」我望住他。

「貝…貝乜果啊！」佬大傑聲嘶力竭地向我大喊：「估唔到皇政府都有啲咁嘅高手喺到……」

「我俾返塊貝果我，我唔會再煩你。」我提出條件，指住他手上握住的南瓜貝果：「我一直都只係要拎返佢。」

「呢…呢塊…冬甩咁嘅嘢？」對方聽到我提出的要求後，先是呆了一呆，其後勃然大怒：「你玩嘢啊！？仲喺到講笑！！？我好認真啊啊啊！好……敬酒唔飲…飲罰酒啊嘛……」

我暗自嘆氣，「解釋」果然是沒用。

人質忽然高喊：「救我啊…係我呀！貝果先生！！！」我才發現比威脅住的人，是那胖小子貴華。

我讓雙節刀從袍袖中亮出，滑到自己手中握住，再以衝刺的步伐突攻到敵人的面前。意料不及的佬大傑馬上擲出了飛刀，我快速地轉身避開刀襲之餘，再跳起了要直刺他的腦蓋。

驚惶的佬大傑推開了貴華，自己退後與我拉開距離，再把拳頭揮到我鼻尖前，下一秒……就要把袖刀的刃彈出來，刺到我臉頰上。

在那瞬間，我立即把頭往後一仰！

「鏗！」的一聲，刀刃彈出，我避開了他的攻擊。

何等陰險的武器……

「你知唔知…我間製毒廠，經營咗幾耐！！？」對方依然喋喋不休地怒喝著：「今日你搞到我冇哂啲嘢……你唔洗走。」

說畢，他上前對我連續揮出三拳。

我最在意的，是他戴住袖刀武器的右手。看上去只是一隻普通的手套，但他只需輕輕一動，一把利刀就會從中彈出。

因此他每一下的出拳，我都要留意其右手的動作，隨便吃了一拳的話，馬上會被後續彈出的刀刃所傷。

現場街道上的平民，都紛紛站在遠處圍觀著，情況比想像中要麻煩了。

他對我出的三拳，我都以彎身、側身、後退的方式躲去，相比起舌女凌厲的攻勢，這些存活在區內的倖存者除了腦袋之外，應該沒有一樣比得上它們。

但在我看來，眼前的男人都是沒有腦袋就是了……

在他出拳後的空檔，我握住雙節刀用其中一端撥打其上胸，被我用鐵鏈連住的手術刀就像條危險的蛇，不斷向前咬噬，又不斷縮回到後方。

攻擊雖微不過積少成多，很快地，他已經被我攻擊到渾身是血也懵然不知。

「啊…嗄！呀…啊……嗄…」不知不覺，他已經滿身斬傷。

「仲要繼續？」我盯住他的每個動作。

「貝果先生……加油啊！」貴華在一旁作無謂的打氣。

佬大傑望望自己身上的傷痕，見到自己如此狼狽後不禁咬牙切齒，高聲怒喝。

繼而，左腳用力的往地上一踏！又是「鏗」的一聲，一把刀刃從鞋底彈出。

看來…這個男人能當上這位置，有一群小弟也不是偶然。

這次，他索性把袖刀與刀鞋直接地亮出，不作任何掩飾地對我窮追猛打。面對如此快猛的攻勢，我只能夠不斷地後退回避。

他越見我不敢對抗，面上就越是高興，彷彿終於能夠抗衡我般。

就在我要被逼到牆壁之際，我轉身踏牆、仰後、跳到他的身後！再把雙節刀中間的鐵鏈位置從後扼緊其脖子。

「嗄啊……呀呀呀呀…！！！！」他痛苦地拍打我的手，快要窒息。

在他快要斷氣之前，我一腳把他踢到去牆壁前，用刀子對他背部狂劃一番，他痛苦的叫聲亦隨之增大，直至他無力再叫後，我才收下了手。

因為這表示，他已經無力反抗了。

敵人都倒下後，空間才靜下來般，能讓我好好思考一番。

望住倒下的他，我取回那個沾了一點血跡的南瓜貝果。

早知如此，我當初應該任由那乞丐搶了就算……但現在也不是後悔嘆氣的時候了。

「貝…貝果先生，多謝你…救咗我。」貴華以仰望的眼神，閃閃發光地望著我。

「…」

事情結束後，一群艾寶琳倖存區皇政府的衛兵來到了，他們把我帶回去問話。我把貝果被搶至打倒他們的經過都一一告訴他們，才能夠出來。

不過出到去時，已經浪費了大半天，夜已入深。

望住手上的南瓜貝果，又望望頭上漆黑的天空良久，我不禁苦笑了一聲。

「搵個地方休息先。」我步落寶琳地鐵站外面的樓梯。

「貝果先生。」那個胖小子貴華，再一次出現到我面前：「我喺到等咗你好耐！」

「…又係你。」今天已經麻煩事夠多。

「如果你唔介意嘅，我想帶你去皇室區好好招待！」

「皇室區…」我眼神銳利起來，問：「你住喺皇室區？」

「當然！要附合番我高貴嘅身份，當然要住喺皇室區。」貴華自傲地說：「貝果先生，我非常樂意邀請你返去做客人，因為你今日救過我一條命。」

我把雙手放在袍袋中，跟在貴華的身後：「帶路。」

皇室區位於寶琳地鐵站的上蓋及商場。

聽貴華沿路自傲地介紹，是倖存區貴族與皇室成員才能進入的地方。

我已經大概估計到，這個倖存區應該有很強烈的階級觀念。

皇宮的確實位置是新都城二期商場，任何貴族身份人士都能夠進入，入面不同於一般市區，裡頭有專門用膳、看書、玩樂的地方，又靜又莊嚴。

裝潢華麗更不在話下，皇宮中用上金碧輝煌的設計，上蓋的住宅與花園則是歐陸花園式的風格，有些貴婦會在園中喝茶、看書，跟外面繁忙喧嘩的倖存區是兩回事。

而我前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尋找賴桑，病獵公會那個女人說過，跟奎斯很熟的人是經常出沒這一區吧。

「我可唔可以問你，你身手點解可以咁勁？」貴華好奇地問：「你啱啱啲動作…我真係喺電影入面先睇到！」

「多啲出去睇下個世界，你慢慢就會有。」我簡淺地說。

「出…出去…？同個班身上唔知…有冇帶住病毒嘅平民…多啲接觸？」貴華忽然打了個顫，說：「我已經有時候會出去觀察下佢哋……！」

「我係叫你出倖存區。」

「吓！！！同…同嗰班病者接觸！！？點可能得啊！！」貴華反應很大。

「有好多事都係環境迫成。」

「我諗住喺呢到嘅一半人，都直頭唔記得咗病者嘅存在。」貴華說。

「睇得出，你哋好嚮往呢種忘記外面嘅生活。」

「講真啊……無人會再出去探索病因嫁啦…不如賺多啲錢，喺有命享之前盡享就算啦。」

「呢種想法好唔要得。」

在皇室區左穿右插一輪後，貴華帶到我去一間大餐廳。

我在裡面點了份烤牛排，補充飽和感就算。

在這種地方點太多東西，食相太難看，反而會招惹注目。

「你識唔識叫賴桑嘅人。」我切牛排時，問。

吃著魚柳的貴華說：「皇室區雖然人少少～不過我唔係個啲交際能手，唔係人人都識。呢間餐廳係皇室區主要餐廳嚟，基本上早、午、晚三餐，啲貴族都會喺到食飯～慢慢食～享受下身為短暫貴族嘅快樂～」

「即係搵到交際能手，就搵到我要搵嘅人？」

「無錯～我哋皇室區通常每星期都會一場皇室舉辦嘅宴會，俾大家交流認識～喺個到話唔定遇到你要搵嘅人，嘻嘻。」

「最近嘅宴會喺幾時？」我問。

「聽日～」貴華連嘴嚼魚柳時，都要擺出高人一等的神色。

直至一位女生進來大餐廳後，他自傲的神色才收了下來。

那名剛進來的女生身材高修，有住秀氣動人的容貌，在亂世中不失為一朵美麗的花兒。

貴華全神貫注地觀視她進場後，便心有餘悸地對我說：「佢……佢係我哋皇室區嘅交際花。」

「佢好出名？」我也不得不承認她的美貌。

「佢叫Angel！」貴華低聲介紹：「好似啱啱二十歲…因為個樣嘅關係……所以識到好多人。」

我點頭，繼續吃著自己的餐點。

用餐結束後，我也找個籍口跟貴華道別了。

然後，我在餐廳門口等待著一個人。

「今次好似煎得唔係咁好食…」

「係囉～總係差少少咁。」

兩位女生邊交談邊步出餐廳，沒錯……我要找的就是Angel。

在我想著如何認識她，然後問出賴桑情報時，有個奇怪的男人跟了在她身後。

他奇怪的舉動，讓我跟上了她們。

直至去到皇室區一個比較偏僻的位置，是接近花園的地方，那奇怪的男人才露出了真面目，拔出了把刀，對Angel亮出小刀。

「嘿嘿……Angel…」他嘿嘿地對眼前面位女生笑著，說：「我好愛喔……」

「噫…！？」兩位女生一同回頭時，驚嚇得尖叫出來：「啊呀…！」

「我…我真係…真係好愛好愛好愛好愛好愛好愛你喔……」那個男人又嘻嘻地笑著。

「Angel只係我朋友！我走先！」她的朋友短短解釋了一句就馬上逃跑。

「你…！」美如花玉的Angel望望周圍，緊張地答：「我哋可以做朋友……」

「你已經拒絕過我好多好多次……」那奇怪的男人步步接近著她。

「喂，收返埋把刀。」一直緊隨其後的我，走了出來。

「你係邊個！」那男人轉身望向我。

「就…保護花朵嘅園丁。」我答。

收拾對方的場面就不多說了，反正不值一提。

總之，重點就是在佈地鮮花、滿天佈星的美麗莊園把Angel拯救了。

「冇事啊嘛。」我望向她。

「冇…事。」她望住我，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你……我好似第一次見你咁…嘅？呃…你叫咩名啊？」

「滿天。」

「我…叫Angel啊…！或者叫我阿禮…」她比我還緊張，還敢稱什麼交際之花。

「就叫你阿禮，我比較古板。」我靠到欄杆前。

「你喺邊到嚟…架？」氣氛有點尷尬，阿禮還是裝作自然地問：「應該唔係…皇室區嘅人？」

「係唔係都唔重要。」

「啱…！」阿禮眼溜溜地望望天，又點點頭：「你啱…同埋呢到啲治安真係差……」

「不過係幾浪漫。」我仰望天上的星空。

「浪漫到……」阿禮淺澀地輕笑：「我甚至有啲認為啱啱嗰個變態佬係你安排。」

「你可以咁諗。但係我同你相識已經係事實，而事實係唔會因為原因而改變，所以我同你呢一刻嘅相遇就係事實，點都唔會變。」我望住她。

「哇…有啲難理解啊…」阿禮她似笑非笑地思考著。

「你識好多嘅人？」

「皇室區嘅……」阿禮又點點頭地說：「都略知一二咁啦，因為我以前係做模特兒同藝人…所以，皇室成日搵我做禮儀代表，啲人咪以為我識好多人。」

「咁你，識唔識一個叫賴桑嘅人。」我又問。

「識啊…佢都係皇室區出生，不過後尾唔知點解……」阿禮無奈地笑笑：「佢走咗去做病獵，不過一般都會喺附近見到佢…聽日啊，聽日嗰個舞會佢一定去嘅。」

「舞會？」是貴華所說，一星期舉行一次的宴會嗎。

「係啊，我未有舞伴架……」

「好，唔該。」我轉身、離開了。

「吓…喂…」她叫住我。

我轉頭：「唔？」還有什麼事嗎。

「呃…唔……冇嘢啦…哈哈…」阿禮生硬地傻笑。

如是者，我在皇室區的某個角落待了一整晚。

我怕一步出皇室區，就回不了來。

說起上來，這個倖存區的確多采多姿，包含住危險與浪漫，把人與事都困在一個小小的區域中，大家自然會容易碰上很與別不同的事情。

次日，天上的飛鳥傳來叫聲……

彷彿一眨眼間，已經天亮了。

灰蒙蒙的藍天，夾雜住清爽的涼風，令我整個人精神起來。

已經用了一天的時間了。

皇室晚會的場地，大概就是在新都城二期中心入面，因為一大早已經不少工作僕人在搬運物資進去。

從寶琳地鐵站上蓋的花園望下去市區的街道，短短幾十米之隔有住深不見底的暗淵。平民與貴族的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上蓋的人可以優閒地來個晨運、喝杯咖啡，下蓋的人天光就要出來擺賣工作。

那無情的暗風冷冷地打在他們的臉頰上，除了辛酸，還是辛勞。

知識的差距，形成了地位的差距，這種社會就是我們人類一直追求的嗎。

住在上蓋的人，多少都帶住優越感，正是因為與他人有住一定的差距。

本來我想掏出娃娃做的南瓜貝果當早餐的，不過我想烤熱了會更好吃，所以就暫且留住了。

也許是處於群體社會的倖存區，對我來說，時間流動得比實驗室時要快，這裡很多東西都吸引我注意，包括經常站在區外高樓建築物上，盯住區內倖存者的病翼。

這是它們的特性之一，就如頭老鷹一樣，捕獵之前總得觀察獵物一段時間。

它們的出現，也是不祥的徵兆。

因為它們總是群體行動。

最後，我在皇室區的一間小書館，看書看到夜深來消磨時間。直至窗外天色漸黑，艾寶琳倖存區的貴族開始步進皇宮裡，我才放下書本，準備混入這個上流社會的派對。

皇宮即新都城中心二期中，要混進去其實頗為容易，只要擁有一張皇室邀請函就能進去。

所以，理所當然地，我在皇宮外等待著胖小子貴華。

一星期只舉辦一次的晚會，我就不信他不會出席。不出所料，衣服得體的他準時地出現在皇宮入口外，以一副得逞自傲的神態準備入去。

「貴華小兄。」我走到他的旁邊。

「咦……貝果先生？」貴華疑惑地望住我：「你仲未走咩～？」

「我嚟係想同你做個交易。」

「交…交易？…」他好像對「交易」兩隻字，有住異常的抗拒：「又…又有好嘢益我啊……？」

「你好似咁驚？」是我勾起了他不快的回憶嗎，他剛才高興的神色都忽然消退了。

「冇…冇…嘢。」貴華搖搖頭，如苦瓜般強顏歡笑著：「嘻…嘻……」

「咁我講重點。」我把他拉到一邊，說：「就係咁，我想要你嗰張皇室邀請函。」

「你想要我張邀請函？！」貴華稍為瞪大了眼睛，說：「呢個晚會，一星期只可以出席一次……」

「但你應該無把握過任何機會。如果唔係，你一早已經有女朋友，唔會咁得閒落街派錢。」我無情地說。

「嗚…嗚嗚……」貴華被我說中心底話般，流露出一點悲哭之色：「你…」

「如果你俾咗張邀請函我，我可以邀請你嘅女神，去見你。」

「真…係？」貴華問。

「唔信任我係你嘅權利，但以小換大絕對係值得。」我說。

「至少你講嘢個樣睇落係幾老實嘅……」貴華憂心自語：「比起嗰兩個…」

「決定咗？」

「唔……！好啦，就信你一次。」貴華掙扎地把邀請函交出：「唔好呃我啊…！」

「放心，」我收下邀請函，並直視他：「係男子漢嘅承諾。」

「希望今次唔會中伏……」貴華像個神經病喃喃自語地轉身離開。

他似乎很在意被騙。

收下邀請函的我，沒時間理會他太多了，轉眼間就已經混入到皇宮之中。

這裡跟我以前行過的商場一樣，只是裝潢和規格都變成皇室晚宴的要求。但也不完全是一個樣，周圍都有住各種雜技表演者和魔術師，不少侍應輪流地把酒水拿出，供客人飲用。

其中，我拿了一杯命為「血酒」的飲料。

想要嚐口的原因除了其酒紅的顏色外，還因為我真的有點渴。

合上雙眼品嚐的我，默默地放下酒杯，走到一角沒人發現的地方便把酒吐了。

該死的……

根本放了血液去做配方，我一口就嚐得出了。

要是那些血液本身帶有細菌就更加糟糕了，是哪個天才發明、調配這杯飲料的？「你知唔知…我間製毒廠，經營咗幾耐！！？」對方依然喋喋不休地怒喝著：「今日你搞到我冇哂啲嘢……你唔洗走。」

說畢，他上前對我連續揮出三拳。

我最在意的，是他戴住袖刀武器的右手。看上去只是一隻普通的手套，但他只需輕輕一動，一把利刀就會從中彈出。

因此他每一下的出拳，我都要留意其右手的動作，隨便吃了一拳的話，馬上會被後續彈出的刀刃所傷。

現場街道上的平民，都紛紛站在遠處圍觀著，情況比想像中要麻煩了。

他對我出的三拳，我都以彎身、側身、後退的方式躲去，相比起舌女凌厲的攻勢，這些存活在區內的

倖存者除了腦袋之外，應該沒有一樣比得上它們。

但在我看來，眼前的男人都是沒有腦袋就是了……

在他出拳後的空檔，我握住雙節刀用其中一端撥打其上胸，被我用鐵鏈連住的手術刀就像條危險的蛇，不斷向前咬噬，又不斷縮回到後方。

攻擊雖微不過積少成多，很快地，他已經被我攻擊到渾身是血也懵然不知。「你知唔知…我間製毒廠，經營咗幾耐！！？」對方依然喋喋不休地怒喝著：「今日你搞到我冇哂啲嘢……你唔洗走。」

說畢，他上前對我連續揮出三拳。

我最在意的，是他戴住袖刀武器的右手。看上去只是一隻普通的手套，但他只需輕輕一動，一把利刀就會從中彈出。

因此他每一下的出拳，我都要留意其右手的動作，隨便吃了一拳的話，馬上會被後續彈出的刀刃所傷。

現場街道上的平民，都紛紛站在遠處圍觀著，情況比想像中要麻煩了。

他對我出的三拳，我都以彎身、側身、後退的方式躲去，相比起舌女凌厲的攻勢，這些存活在區內的倖存者除了腦袋之外，應該沒有一樣比得上它們。

但在我看來，眼前的男人都是沒有腦袋就是了……

在他出拳後的空檔，我握住雙節刀用其中一端撥打其上胸，被我用鐵鏈連住的手術刀就像條危險的蛇，不斷向前咬噬，又不斷縮回到後方。

攻擊雖微不過積少成多，很快地，他已經被我攻擊到渾身是血也懵然不知。

151

反倒是，那些貴族們每個都喝得開心，完全不覺得有任何問題。

「哈哈哈哈～瓦安先生喺邊到買入呢啲咁入味嘅酒返嚟？真係越飲越上癮……」我無意間，聽到鄰近的一個西裝老頭說。

「呢杯嘢叫「血酒」啊！」另一個老頭笑呵呵地解釋：「聽講係瓦安先生喺外面其他倖存區買入嘅特產酒精飲品。」

「咁就啱啦～嗄～！」那老頭已經把杯中的血酒喝光，說：「日日飲啲又淡又無味嘅水，真係要搵啲刺激俾味蕾先得。」

我開始明白這杯「血酒」會受歡迎的原因。

晚宴採取的是自助形式，一排排的餐桌上都放住各種精心調製的美食，包括鹽醃肉腸、煙燻鮭魚、炒青菜、羅宋湯、蜂巢餅乾等。

份量都預計到恰好，不會特別少也不會特別多。

當中最為璀璨的，肯定是皇宮中央的大舞台，只要一抬頭望天就能從露天玻璃窗望見數之不盡的繁星，耀眼非常。

突然，燈光全黑，舞台中心出現了似曾相識的聲音：「好啦，咁多位，係時候埋位啦喎。」是昨晚那朵美麗的花兒──阿禮。

然後，人群開始聚集到舞台中心的外圍。

我走過去一看，才看個明白，原來阿禮是晚會的司儀。

但現場有這麼一位美麗的姑娘帶動住現場氣氛，無論男女老少都似乎很受落，因為人天生就是會對美麗的事物綻放出最真摯的情感──笑容。

「咁呢…今個星期都係我做晚會司儀啦，我都唔知點解次次都係搵我。」阿禮調皮地吐舌、淺淺地笑

：「不過我好樂意繼續擔當呢個皇室嘅司儀！」

就算是弱智的吐舌動作，也會讓人瞬間覺得可愛非常，心中一甜。

世界，就是這般可笑……

但你卻，不能抵擋住這一切，因為她們讓世界變得美麗了，是個感觀上的事實。

「話說呢……我琴晚就有一段奇遇。」她帶點內歛地說：「唔…點講好呢，就好似，一個從天而降嘅白馬王子。哈哈…我發現，喺晚會、外面定係幾出色嘅男人，都無辦法做到咁浪漫。我就係一個…鐘意突然喺我面前憑空出現，然後拯救我嘅男人！無錯，就係呢種浪漫嘅元素，你哋唔覺得……我哋呢到就正正係缺乏呢樣嘢咩？」

「唔…」、「聽講阿禮琴日遇到個美男子…！」、「喂…識做啦，你女神鐘意玩憑空出現啊！」、「哈哈哈哈～阿禮嗰個傻女又講啲咩。」、「雖然次次都係呢個女仔做司儀～講埋啲九唔搭八嘅嘢，不過加埋佢咁有氣質嘅樣！即刻加哂分啊。」、「嘻～好得意啊佢。」、「佢講緊自己嘅事？」、「瓦安呢個大肥佬，居然會有個咁可愛嘅女～真係無人信啊。」、「哈哈，次次唔開心，聽完佢講嘢就會開心番。」

旁邊站著的貴族都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著。

那個女孩是在發神經嗎，在這種場合說出自己的兒女私情。

「見到呢個女仔～我就諗起自己嘅初戀，都係同佢一樣笑得咁甜。」旁邊的老婆婆呵呵地笑著。

「老太婆，佢呢種擺到明就係單方面發情。」我忍不住吐糟一句。

「細路仔…！你唔可以咁講啊。」那老太婆反駁：「初戀總係甜密嘅，腦中自然會充滿幻想～不過我相信世界上，係無人拒絕到呢位姐姐仔甜到蘋果咁嘅笑容～」

「嘖。」我嗤之以鼻：「只不過係皮囊生得稍為好一啲。」

「～咁就要拜瓦安所賜啦，嘻嘻嘻。」老太婆低聲笑著。

「瓦安？」我問。

「瓦安係Angel嘅爸爸，咁你明未？不過啊～好似一啲都冇遺傳到老豆嘅外表同性格，但計數方面就似老豆一樣咁叻嘅。」

「老太婆，你似乎好鐘意佢。」我說，句句也偏袒著她。

「因為佢算係一個有心同我呢啲老人家傾計嘅好女仔嚟囉，後生仔，呢種女仔可遇不可求架，嘻～嘻～」

「你未講完，瓦安係咩人。」我繼續問。

「吓…！？你咁都唔知？你連嘢都唔買嫁？瓦安就係我哋艾寶琳倖存區嘅大商家，區內有半數嘅雜房店都係佢創辦嫁！」老太婆跟我說。

喔……原來她，是大有來頭的姑娘。

「所以！」阿禮又說：「我想…今次晚會嘅主題，係浪漫。」

「啱啊～啱啊～細路女，浪漫係用錢買唔到。」老太婆附和。

在司儀把話說得七七八八後，貴族們就可以開始自由活動。晚會可以說是皇室，特意讓知識份子之間可以有個互相交流、結識的平台。

我要尋找的賴桑，到底是哪個人？

沒法子了。

現在阿禮姑娘都被不少人圍繞住，我過去只會增加注視的目光。

唯有用這個方法吧。

我找來了一張廢紙把它摺成紙飛機，再在上面寫上一句字「皇宮外露天花園見」然後就把紙飛機擲入

被朋友包圍在中間的阿禮。

她接到紙飛機後先是怔了一怔，再望去飛來的方向，見到我醫生長袍的背影後，就什麼也不管，把人推開來赴約了。

她輕力地擠出人群，尾隨住我去到皇宮花園。

在衛生環境惡劣的倖存區之中，此處算是一個芳香之地。花兒奼紫嫣紅，清幽的環境造就了浪漫的氣氛。

「滿天…！」阿禮來到了，便將雙手放後：「今日都係滿天星。」

我抬頭，望住密佈星羅的澄空：「耀目嘅繁星，都總會墜落……曾經記住呢一刻就足夠。」我順便勸說她，不要太記緊住我。

「天上星星何其多，但係每顆星都係不一樣架嘛？所以我比較貪心，鐘意滿天！」她停頓了一下，再說：「都係星。」

我淺淺一笑：「有啲說話，果然婉轉又比喻咁講，就美化好多。」

「我都唔鐘意太直白嘅。」阿禮的笑，就如同天上的彎月一樣漂亮。

「今我就直白啲。」我清一清腔，說：「你知唔知賴……」

「跟我嚟！」阿禮她打斷我的問題，拉住我的手去著某處：「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無言地望住她纖弱白皙的手。

「呢個時代啊…！已經冇咁多時間…俾我哋去彼此認識，玩猜摸不定嘅讀心遊戲。」阿禮望住天上的星星，牽住我的手邊跑邊說：「所以！即刻就去見我爸爸。」

「見家長！？」我心中訝異，只是沒表露在臉上。

「無錯。」她把我帶到去皇宮內，一間寂靜的房間前。

只有兩名皇家守衛在門外站著，防止外人進入。

「咦…？點解阿爸間會議房，會有守衛……」阿禮站在門外停了下來。

這個商場完全被裝修成第二個模樣了，以前的店子多半變成房間的格局。

「董倫先生同緊瓦安先生會談，暫時禁止其他人進入。」兩名守衛說。

「董倫？」這個人是……

「喔…」阿禮見我的反應，便問：「滿天，你識佢？」

「冇…」我答。

「睇你咁嘅表情我仲以為你識佢，佢係新嚟嘅貴族啊，不過好快就埋到艾氏皇室成員嘅人身邊做幕僚……」

「賴桑。」我說。

「賴桑？佢今日好似有喺到啊，入場個陣好似見過佢，不過唔知去咗邊。」

「帶我去搵佢，可以？」

阿禮用力地捏一捏我的手，不情願地說：「好啊，但係你見我阿爸先，得唔得？」

「你好渴求結婚？」

「只係……」阿禮有口難言地說：「好難同你解釋，如果我再搵唔到對象，我阿爸就會安排一個人俾我。」

「咁你搵第二個男人做替身就好，唔需要我。」我答。

「唔同啊…我唔想喺結婚呢樣嘢上面，蒙上任何污點。」阿禮抬頭望住我，說：「我想同一個真係鐘意嘅人一齊，哪怕係識得過一陣，至少我唔係迫自己。」

「你居然，」我望住秀氣中亦帶住傻氣的她，說：「隨便搵過，未經過時間驗證嘅男人一齊。」

「咁就等之後時間先再證明，話唔定呢個倖存區聽日就會俾病者入侵、話唔定我聽日就可能突然病變而死。」

「你真係魯莽。」我搖頭。

阿禮傻傻地笑著：「準備好未，我一日嘅未婚夫。」

不久，裡面的會談疑似結束了，傳來著腳步的聲音。

我馬上對阿禮進行「壁咚」，因為如果對方是大本營那個董倫的話，可能會認得我……

「喀──」門開了。

「呵～瓦安先生，有時年輕人相愛真係會好熾熱。」董倫傲慢帶笑地說：「你個女似乎帶咗位命中最愛返嚟？你應該唔洗再迫佢同艾氏皇室嘅繼承人結婚～」

我斜眼瞧到了，的確是以前大本營的董倫

說畢，董倫就帶住高傲的姿態離開，臨走之前輕淡地說：「呵，真係似曾相識嘅背影。」

「喂…你……你咁突然嘅…」阿禮亦被我的「壁咚」嚇到。

「入去吧。」我說。

得快點找到賴桑完事。

我跟阿禮雙雙步入到房間中，阿禮她的父親瓦安是個肥胖且渾身散發住圓滑奸狡氣息的老闆級人物，那看上去像永遠在對你展笑的容貌中，如同藏住把刀一樣危險。

「禮，帶咗位客人嚟爸爸？」咬著雪茄的瓦安微笑著。

「唔係啊，佢係我嘅男朋友。」

「你幾時識咗個男朋友？」瓦安笑了笑，說：「作為你老豆，我都唔知，但皇室區好細，冇太多嘅秘密。」

「唔～你有啲咩想講。」阿禮說。

「冇～坐啊。」瓦安坐得舒服的望住我，一眼也沒離開過：「點稱呼？」

「滿天。」阿禮代我答。

「我叫滿天。」我自己答。

「你點做到得我個女歡心～？」瓦安繼續保持笑面，問：「我寶貝女係個連艾氏皇室未來繼承人艾康都睇唔上眼嘅人～」

「愛情無分地位同財力，有時候女人就係需要一啲浪漫就足夠。」我答。

「呢一句我好認同～都好證得我參考，介唔介意講下你係邊到嚟～？」瓦安續問。

「地球。」我答。

「唔～？」瓦安似乎聽得不清楚。

「佢…佢係指地球嘅倖存區！寶琳呢到啊。」阿禮替我補充，說：「滿天，你下次答得清楚啲啊嘛。」

「咁你喺呢到係做咩工作～見你著住呢件白色長袍，醫生嚟？」瓦安又笑著問。

「無業。」我如實地答。

「啊？」瓦安眉頭皺起來。

「無業……係因為佢係個研究生！做緊碩士論文啊。」阿禮又替我說話。

「研究生～呵呵，細路，你研究咩論文咩？」瓦安再問：「如果係商科嘅話，我都幾認同嘅…嘻～唔會係哲學呱～嘿？」

「貝果論文。」不知為何，我腦中泛現出這個答案。

「貝…果論文？」

「佢研究貝果喺倖存區賣唔賣得出，可唔可以大熱！好有吸金價值架。」阿禮再三助攻。

「貝果嘅市場潛力好高～不過唔係人人買得起啊，滿天。」瓦安似乎語中帶話。

「但稍為努力啲工作，就儲到錢有足夠嘅能力買得起貝果。」我說。

「咁就要睇嗰位老闆，肯唔肯賣個自己親手製作咗咁長時間嘅香甜貝果出去～有時候都要顧及上等人嘅優越感，如果嗰個都食得起，貝果就會變成一種低廉嘅食物，最後只會影響生意。」瓦安續說。

「你意思係，貝果永遠只會係被動，俾地位食得起嘅人選擇？」我冷笑。

「乞衣見到高貴嘅餐廳，都唔會敢入去乞食，最多會去啲小茶記到乞或者食二手飯～咁係因為佢哋都有自知之明。」

「每個人都有食貝果嘅權利。」我搭住阿禮的膊頭，說：「只要買得起。」

「咁就睇下個老闆Set嘅格……你買唔買得起啦～嘿，滿天先生。」瓦安把身體傾前，說。

「…」阿禮坐得端直，看來有點緊張：「希望你哋講嘅貝果……唔會係比喻緊我。」

「哈哈哈哈～傻女。」瓦安站起身，走到阿禮旁邊：「玩下好啦，玩完，就要識返屋企。仲有滿天，我已經記住你個樣～嘿哈哈哈。」

說罷，瓦安就徐徐地離開了會議室。

「砰──」門關上了。

「嗄…嗄……」阿禮嘆了口氣：「似乎老豆都係唔太同意…」

「佢要嫁俾個未來嘅皇室繼承人？」我說。

阿禮低住頭，過了會才點一點：「唔…係個叫艾康嘅男人，即係王子。」

「做王妃，唔係應該值得開心？」

「開心～？聽講個艾康都唔係咩好人……」

「但你嫁俾佢，就一世衣食無憂。」我說。

「戀愛大過天啊…」阿禮失落地說：「我寧願同鐘意嘅人過住辛苦嘅生活。」

「咁賴桑，佢係唔係好人。」我切入話題。

「佢…都係嘅，係個我行我素嘅人。」阿禮斷斷續續地答：「係有時有少少幼稚咁，你好似唔識佢咁…點解你要係咁搵佢？佢男仔嚟架。」

「有好緊要嘅事。」

「我依家去搵佢？搵到再帶佢過嚟。」阿禮說。

我點頭。

接著，阿禮就出了會議室。

我凝望這裡一番，繼續安坐在椅子上。

不一會，櫃子突然發出郁動之聲，我愣了一愣的轉身望去，只見有個穿住舊世紀男生貴族洋服的人從裡面出來。

「嗄…咳……咳。」對方輪廓分明，帥中帶著一點柔：「你搵我？」

「你係？」可惜，我身上的雙節刀在進來前就放了在皇宮外的某個地方，不然早就拿出來戒備。

「賴桑…咳，好多塵。」他說。

「所以，我冇眼花？」我緩慢地說，確認自己眼前的畫面：「你喺一個櫃入面爬出嚟。」

「係…但我唔係乜嘢多啦A夢，同埋我趕時間，你搵我係咩事？」賴桑外貌是個既男又女的人：「啱啱我偷聽到你同瓦安對話內容，你好似叫滿天？我差啲俾你答嘅嘢搞到笑出聲……」

「我搵你，係因為你有個朋友奎斯喺我到暈咗，要某啲對佢嚟講重要、刺激到佢嘅嘢先可以令佢醒番，你會唔會有個答案？」

「等陣先再講，暈咗即刻冇即時生命危險。」賴桑急切走出去，說：「照咁睇，你應該係我友方？」

「你咁急，係咩一回事。」我跟在他身後。

「詳情好難講……」賴桑有點焦慮地說：「仲有三十分鐘…總括嚟講，就係瓦安同董倫密謀要殺死公主。」

「公主？」

「一個叫艾匡嘅可愛女仔。」賴桑突然停下來，說：「等陣……你洗唔洗留低封信俾Angel先？」

「你唔係好急？」

「艾匡身邊有個實力高超嘅皇室御用劍客保護佢，所以艾匡佢一定唔會有事……我只係驚嗰個去暗殺佢嘅刺客會死喺佢刀下。」賴桑憂心地說：「佢死咗，就冇咗線索去追查瓦安同病者平權協會合作嘅牽線。」

「……你係想講病者平權組織？」我指出。

「我係想講病者平權協會，同病者平權組織唔同。」賴桑跟我解釋：「病者平權協會係比較秘密嘅組織，一般人都好難接近，同病者平權組織班狂熱信徒唔同，裡面嘅人好似唔會洗成員腦，因為大家都係發自內心喜愛病者。」

「我同你講一樣嘢，病者平權組織已經俾你朋友奎斯摧毀咗。」我如實地說。

只不過，他最後受到男病童的終極能力影響，導致現在處身植物人狀態。

「咩話…！奎斯條仆街…咁快搞掂嗰個病者平權組織？」賴桑顯得有點不甘，說：「突然覺得自己好落後，佢有冇咁勁啊……」

「正因為咁，所以我冇理由見住佢暈迷咗都唔理佢，佢係個英雄。」另外的三個人也是。

「咁我要加快腳步先得……我當初同佢約好咗，有個承諾。」賴桑輕嘆一聲，說：「佢負責對付倖存區外面嘅「病者平權組織」，我就負責對付已經滲入艾寶琳倖存區內部嘅「病者平權協會」。」

閒談期間，我已經回到會議室寫著一封信，留下給等等回來的阿禮。

「滿天先生…咁奎斯依家喺邊？」

「喺倖存區外面，你要去嘅話我自然會帶你去。」我說。

「依家同我趕去公主個到先，我可能要你幫助！」賴桑說。

「嗯。」

路途上，賴桑跟我說出了一些關於瓦安的事情。

其實他早就調查到「病者平權組織」背後秘密的資助人是瓦安，因為這麼龐大的組織要運作起來，背後肯定有大富戶，而在寶琳倖存區的真正大富戶只有不足二十多人，因此很快就調查出來。

接著，後來艾寶琳皇室制定政策，把這個組織的成員都趕出倖存區外，瓦安自然沒有法子。但他深知瓦安這種陰謀的商家不會停下來，所以賴桑他繼續暗地調查，才得知了他最近另尋一個組織合作了，名為──病者平權協會。

「咁瓦安嘅目的到底係乜？佢真係一個支撐病者嘅信徒？」我說。

「唔係…我估，佢係諗住利用病者組織去暗中對付艾寶琳皇室嘅政權，不斷搞破壞搞暗殺，最後再自己坐上國王呢個位。」賴桑打了寒，說：「呢種商家你睇落除咗陰森之外無乜特別……但係佢哋城府遠遠比你恐怖，奎斯呢個一向都直腸直肚，所以我以前主動提出自己對付呢個會滲及皇室層面嘅事。」

就是說，原本就存在住兩個支持病者的組織。

其中，瓦安選擇的一邊失勢了，只好另尋第二個組織合作，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你點解會做呢啲事…我係指，正常人都唔會特登去調查。」我們快要趕到目的地了。

「我係一個病獵，對付病者同阻止支持病者嘅狂熱信徒入侵人類倖存區，都係我嘅責任。」賴桑認真地回答。

「區外山上嘅聖堂，係你哋嘅根據地？」我說。

「係…你去過？我已經一段時間冇返去。」

「好冷清。」要不是有個女生出來迎接，我還以為是橦廢荒了的建築物。

「咁係因為……以前發生過一件事。」賴桑有點傷感，說：「差唔多到，艾匡就喺前面疊翠軒嘅會所

入面，入面算係倖存區嘅醫院，有好多醫療設備。」

「乜都有？」就算是我要的腦波測量器。

「將軍澳醫院有嘅，當初都差唔多搬哂嚟。艾匡每晚都會嚟呢到接受治療……」賴桑說。

很快地，我們已經到達疊翠軒的會所裡頭。

賴桑說，這裡除了是倖存區醫療體系的中心外，更是其餘重要專業領域的地方，例如發電應用、淨水過濾、皇室食物安檢、電腦計算機等，是艾寶琳倖存區的知識寶庫，是個兵防密佈的地方。

所以，我想不到什麼入侵者能坦蕩地進入。

要進入會所之前，需經過一條橋，該橋是連接寶琳地鐵站上蓋的花園，因此都站住了守衛，以防外人進入。

「企喺到。」幾名守衛禁止我們進入，在橋中攔截我們：「要有許可先入得。」

「有～」賴桑從洋服的袋口中，取出一張證件似的東西。

「係設計師。」守衛放下了嚴肅的神色，恭請賴桑進去：「好，麻煩你，你可以入去，但你隔離位朋友……」

「佢係醫生，有個皇室病人突發急症要立即去救…佢太趕唔記得帶許可證嚟。」賴桑替我說。

「咁……」守衛打量了我一番，說：「好…請入去。」

我相信，我披著的醫生袍為我加了不少分。

通過守衛後，我們進入到這橦屋苑的會所中。

整個格局十分寧靜，沒有半點兒戲吵雜的聲音，似乎的確是個專業人事的工作地方。

「你係設計師？你張許可證點嚟……」我還以為進不來了。

「我既然係皇室區出身，咁以前當然係個專業人士。」賴桑邊行邊跟我說：「喺病變之前，我係做時裝設計，咁你？」

「研究生，或者你可以理解為未拎到博士學位嘅助教。」我答。

「你係研究啲咩？」賴桑好奇地問。

「依家係研究病者。」

我跟住賴桑的步伐，在會所的各層走廊穿梭，因為他比我更熟識這裡的一切。

這種工作的地方除了機器默默運作的聲音，就只有一片寧靜，對經常需要極度專注的我來說是個富有安全感的地方。

「啊～又幾好味。」轉角中，走出了一位握住酒杯的中年男人。

其實在這裡遇到活人，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奇怪是在於……他手上拿著的是「血酒」。

而且不止他一個，路上我們遇到的人，手上都總是拿著一杯血酒，令我很是好奇。

在這些重要的地方喝酒，真的好嗎。

「血酒？」路上，我找了一個地中海的男人來問：「喺邊到拎。」

「喔，係艾康王子今晚特登慰勞我哋呢班頂尖人士嘅獎品啊～哈哈哈。」那男人答：「又幾好飲啊，甜甜地。」

賴桑停下步伐，讓我繼續。

「啲酒係一桶桶運入嚟？」我再問。

「咁當然啦。」地中海男人笑答。

我回望賴桑：「咁你應該都清楚，個入侵者會用咩方法混入嚟。」

「啲酒…呢啲血酒冇記錯係瓦安喺外面大量購入返嚟，佢好可能就係派咗殺手埋藏喺酒桶入面……」賴桑推測。

「事不宜遲。」我說。

只要在日常中，找到不正常的規律，就可以尋出當中的答案。

哪怕是這種毫不起眼的日常。

「呢一場暗殺陰謀，有可能……係艾康王子都有份策劃。」賴桑邊跑邊說：「因為單係瓦安，冇可能有權力俾啲酒精飲品運入呢啲嚴密地方分俾大家飲……」

賴桑繼續說：「其實以前艾匡俾「病者平權組織」綁架個陣，我已經有啲疑惑……皇宮嘅守衛咁嚴密，邊有可能話個班狂熱信徒要入就入到去……」

「呢啲我就唔理。」我直視前方：「總之幫你阻止到呢件事嘅發生，你就去叫番醒你個朋友。」

「咁唔該哂你，滿天先生。」

終於，跑了不知多少層的樓梯，我們趕到了艾匡公主接受治療的一層。

同時間，我們眼前的走廊，有兩個人以推車的方式，運著幾個酒桶進去醫療室裡頭。

「係佢哋！」即使力乏氣缺了，見到這幕的賴桑還是發力狂奔到前方。

我亦理當所然地跟隨其後，不過……危險的一幕下一秒就發生了。

那兩名運酒的工人直接把醫療室的門推開，一個負責推住放有酒桶的手推車前進，另一個則把某個酒桶的蓋子快速地打開了。

那酒桶開蓋位置，是對住室內一名躺坐在椅上的少女。木蓋一被打開，就有一枝飛箭快速地從內部射出，少女身旁的一位持刀劍客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情況，第一時間做的就是站到少女面前保護住她。

看來那個女的，就是艾匡公主。

而男的，就是所謂的皇室御用劍客。

「嗖──」原本要射中公主的箭，被那名皇室劍客硬生生地用肉身擋住！

「啊…」他咬牙切齒地怒吟，並拔刀：「有刺客……！」

忍痛能力異常強勁的他，拔刀後就衝往那發箭的酒桶前，另外兩名運酒的工人隨即拔出其餘酒桶中收藏的短刀打算去抗衡，並把那發箭的酒桶落到在地上，不讓對方斬毀。

「呯」酒桶被推落到地上，開蓋的位置對住我們前來的方向，才發現裡面縮藏住一個人！以挫曲的姿勢縮藏並手持木箭，異常嚇人。

就如夜晚中，在渠蓋下發現了一個人抬頭對住你陰森地微笑般詭異。

酒桶中那個人在偷襲事敗後，便快快從酒桶中掙出，一手搭箭一手搭弓的瞄準住我們。而那名保護公主的劍客，則與兩名運酒工人對峙著。

不是…

他們根本是殺手了。

「滿天……你留喺到！前面好危險。」賴桑左手一伸、右腳一踏，兩把狠毒的袖劍就直直彈出。

跟我之前遇到那個製毒頭目的武器，相差無幾。

「我有冇聽錯…」他居然叫我留在原地。

「嗖──！」箭射出的剎那，賴桑已經轉身閃避。

「呀…！」可是他的動作還不夠快，被箭擦傷到腰側。

應該說……

持箭的人，有住極其敏捷的身手，包括他發箭的整套動作，都彷彿是一秒之間的事。

儘管如此，賴桑還是衝到了他的面前並跳起往其喉頸刺去，持箭男身法其快，往後一跳就避去了致命一擊，再馬上舉箭想要射出。

「嗖──」又是一箭，這次賴桑滾地閃過。

對方馬上掏刀，在賴桑回神之前就要舉小刀將他刺死！

「鏗！」可是，賴桑他舉踢附帶袖劍的右腳，以刀刃相觸的方式把攻擊瓦解了，動作華麗極致。

不過下一秒，敵人已經把手上的小刀飛出，「呯」的一聲，沉實地插在賴桑的右邊大腿與盆骨之間……

「再見…嘿嘰嘰……」對方如同老鼠般嘰笑，並舉箭向無法閃避的賴桑。

當然，

我不會讓他得逞。

「噓──」我揮出了雙節刀。

那箭手敏捷地用木弓擋住，鋒利的手術刀砍入到木身之中。

我用力一甩！把他手上的木弓弄得脫手、落地，再使用一條如同鞭子的雙節刀對他猛打狂劃。

雖然不足以致他死地，可是手術刀最厲害之處就在於切除肌肉組織，不消一會敵人已經滿身血痕地痛苦叫喊。

他有試過上前想要捉住我雙手，不過早被洞悉先機的我一腳踢走，繼續鞭劃。

另一邊的劍客雖然身中一箭，但也沒有落下風的情況，反而攻防有序。在一次的機會之下，忽然突進快速地斬死一名運酒工人，再反刀後刺餘的運酒工人，結束這場暗殺的陰謀。

兩名被他斬殺的工人即場斃命，只餘下那一名箭手。

不過，他都幾乎渾身是血的倒躺在地上，哭著要我停止。

「…你，滿天你……」中了一箭躺坐在地上的賴桑望住我。

「應該冇事。」我走到賴桑面前，凝視了他的傷口一番：「冇傷中神經線位置，只係你之後可能再做唔到頭先轉腰個啲動作。」

「你啲身手…」賴桑已經把傷痛忘記，只顧凝視住我。

「幫一個有問題嘅醫生做嘢個陣，」我收起雙節刀：「練返嚟。」「你未講完，瓦安係咩人。」我繼續問。

「吓…！？你咁都唔知？你連嘢都唔買嫁？瓦安就係我哋艾寶琳倖存區嘅大商家，區內有半數嘅雜房店都係佢創辦嫁！」老太婆跟我說。

喔……原來她，是大有來頭的姑娘。

「所以！」阿禮又說：「我想…今次晚會嘅主題，係浪漫。」

「啱啊～啱啊～細路女，浪漫係用錢買唔到。」老太婆附和。

在司儀把話說得七七八八後，貴族們就可以開始自由活動。晚會可以說是皇室，特意讓知識份子之間可以有個互相交流、結識的平台。

我要尋找的賴桑，到底是哪個人？

沒法子了。

現在阿禮姑娘都被不少人圍繞住，我過去只會增加注視的目光。

唯有用這個方法吧。

我找來了一張廢紙把它摺成紙飛機，再在上面寫上一句字「皇宮外露天花園見」然後就把紙飛機擲入被朋友包圍在中間的阿禮。

她接到紙飛機後先是怔了一怔，再望去飛來的方向，見到我醫生長袍的背影後，就什麼也不管，把人推開來赴約了。

152

一直躺坐著的艾匡公主沒有絲毫動搖驚慌的神色，反倒是那個為她醫治的醫生已經躲到不知哪去。

「嗄…啊。」那名劍客凝視住我，說：「你係……」

我回頭，望向他。

如此認真地直視過一番，我才發現這名劍客，跟以前我還在不良人的時候，其中一名成員十分相似。

在確認過他臉上的白色胎記後，我更加確信了。

沒記錯的話，他好像叫白魂。

在不良人中，一向行蹤飄忽，別人都說他是個好差使的危險刀痴。

「你就係…」白魂中了一箭都中氣十足：「你就係……！！！」

我不禁冷笑，果然……

他也認得出我是誰吧。

「你就係李小龍第二代傳人！！！？？」白魂大喊：「居然可以拎住把雙節棍咁嘅嘢靈活運用……」

「……」現場一片鴉雀無聲。

事後，那些皇室的守衛開始趕來，接下來肯定會把這名活下來的箭手拘捕住。

所以在他被捉走之前，深明一些事情的賴桑趕緊追問他。

「邊個派你嚟……」賴桑拐著的走過去，問。

「我…我班尼，唔會出賣任何人…出賣自己出組織……嘰…嘰嘰嘰…嘿嘿嘿！！」他自豪地大笑著。

班尼…

是他的名字嗎。

「係咪病者平權協會派你嚟…」賴桑用袖劍對準班尼的喉嚨。

「……」班尼忍口不答。

「病者平權協會…肯定係，放心，病者平權組織已經俾我兄弟奎斯清除！」賴桑露出勝利者的笑容，對他說：「而你哋病者平權協會……將會由我賴桑搞掂，你呢啲盲目支持病者嘅痴線佬，喺地獄食住花生等睇戲……！」

「啊…」班尼咬牙切齒，一副忍無可忍的樣子：「我哋係叫「病者和平協會」……！唔係平權組織！我哋致力…就係令人類同病者可以和平共處！！只有殺咗呢班統領住倖存區將病者同人類好似怪物咁隔絕嘅艾氏皇室……先有和平嘅希望！」

「和平協會……？」賴桑這才搞清楚分別。

「你哋…根本唔知道病者之中都有好人！！！！」班尼激昂地大喊：「同你講啊…嘿嘿嘿…當初我就好似隻狗咁喺外面遊蕩…無一個倖存區肯接收我……只有…只有「三腦」先肯接受我…俾嘢我食…俾地方我住！帶我認識新朋友，俾咗新嘅生命意義我。人類！！！！！殘酷嘅係你哋啊！」

「三腦…」我默唸。

「你講咩！咩三佬，仲有係咪瓦安都有份。」賴桑追問。

班尼意識到自己說了太多一樣，馬上推開了賴桑，並把自己的頭狂撞地板，一直發出「呯！呯！呯！呯！」的聲音，直至暈去才停止。

之後，賴桑也虛弱地躺了下來。守衛趕來後把班尼帶走之餘，更叫了醫護人員來即場為中了箭的賴桑和白魂醫治。

是皇室的特別待遇，換轉是普通人中箭的話，我想不會得救。

由移除箭枝、清潔傷口到康復所用到的人力物力，都十分龐大。

單是一樽藥膏，在倖存區中已經是價值不菲。

我凝望住那個被守衛拖走的班尼，如果他當初找上的是大本營。

或許……人生的路程會有所改寫。

在醫療病房中，白魂跟賴桑是睡在同一間病房，因為大家都是箭傷，主診醫生會處理得方便一些。

初步移除箭枝後，我和艾匡公主就可以入去探望他們了。

不過他們兩個都睡得死死的，似乎進去是否都沒太大分別。

在床邊坐著期間，我留意到那個叫艾匡的公主，她是雙眼失明的。

「係天生？」我問。

「…唔係，係無幾耐之前嘅事。」

我點頭：「你頭先處變不驚，幾厲害。」

「再恐怖嘅…我都經歷過。」還是少女的艾匡，捉住白魂的手：「同埋，我有白魂大叔保護住！肯定唔會有事…」

「你點樣識佢。」我問。

「呃…？」

「我係指，佢以前應該唔係艾寶琳倖存區嘅人。」白魂以前就是個不良人。

「無錯…佢的確唔係呢一到嘅人。不過大叔佢同另一個人，係喺「病者平權組織」手上救返我出嚟嘅人，我同爸爸講咗呢件事之後，就問佢願唔願意做我貼身保鏢，之後佢就一直保護住我到依家。」艾匡說出與他相識的由來：「雖然……我係見唔到白魂大叔係咩樣，不過，成日聽佢講傻氣又白痴嘅說話，我唔會覺得幼稚…哈哈，反而會覺得好有安全感。」

我望住沉睡中的白魂，說：「因為呢種天真嘅人，都幾乎絕種。」

可憐的女孩，年紀還少就要面對政治暗殺的陰謀，今後白魂……還要保護她好多次吧。

我望望鐘數，阿禮應該看到我在會議室留下的信吧。

信中其實沒寫到什麼重要的事情，只是幾段創作出來的故事，內容大概如下：

「致：阿禮

親愛的禮，如果你見到這一封信，代表我的時間已經到。什麼意思？這個倖存區好大，好多人都有住自己的秘密，我都不例外。

我有個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我現在的外貌，只會在滿天星的情況下才會變成。我真實的樣子，是個愛炫耀，有點自傲又有點胖的貴族──貴華。要是你喜歡我的話，請主動地重新認識我，我也會重新的認識你，把這兩晚的記憶忘掉，用真正的身份去認識你。

因為，我不再是滿天。

Don't look back , My Dear」

這樣寫，應該足夠了。

可是，

我心中，還是有著餘悸的感覺。

是什麼原因。

我看，還是去看一下情況比較好……

「公主，」我站起身，暫且告辭：「我有啲事，你就自己留喺到先。」

「喔…冇問題。」艾匡公主點頭。

出去之後，我去到了皇宮上蓋空地的門外，見到貴華還坐在一邊吃著西北風，似乎等待著我的交易回報。

我站在一角的遠處，默默觀視著這一切。

不久，皇宮的宴會也告一段落，貴族們都興高采烈地回家，從密密的人群中，只見一位清秀的少女握住信件，在外面左顧右盼。

這名麗質天成的少女不是阿禮，還會是誰？

她雙眸有如迷糊的小鹿一樣，帶住淡淡的悲傷在眾裡尋「他」。

最終，視線如焦急似狗的貴華碰上了。

兩人站在原地，彼此對望了好一段時間。

直至人群散去，出口的空地變回一片清靜之地時，阿禮才慢慢地走了過去貴華面前，說：「你係……」

「貴華！我…哈哈…我係貴華啊！哈佬…！」貴華高興得面紅耳赤了。

記得信中的內容嗎，要從頭認識。

「我…係阿禮。」阿禮她，一直凝視住貴華雙眼。

「估唔到真係……！」貴華忍不住轉身歡笑，難忍那高興至極的嘔心表情：「阿禮小姐！我哋之後去邊好？我帶你去皇室區一間好好食嘅甜品鋪啊！或…或者……帶你落去貧民街一敞，個到夜晚有好多亡命表演睇！再唔係帶你去洋服店，你揀一件我送俾你啊！」

「我…我想……」阿禮仰頭，望住天上的星星與月亮。

貴華，她想的，是觀星吧。

「哈哈哈哈哈～Angel小姐我哋行啦？」貴華領著路，邊走邊說：「我身高１６０啦～希望你唔好介意，做人要睇內涵姐？我嘅興趣有攝影同行山嫁，有少少肥底咁啦～不過操番下應該會變大隻嘅～哈哈哈。」

身高來說，貴華雖然比阿禮矮了一點，但身形就比她要橫，算是打了個和。

「阿禮小姐你唔洗怕羞喎～淨係一路望住我，我會怕羞嫁～哈哈哈哈！」路上，貴華留意到阿禮一直凝視住他。

「係咪真係你…？」阿禮突然問。

「當然！」貴華怔了怔，答：「我咪貴華。」

「…」阿禮猶豫地跟著他走。

接著，貴華帶阿禮去吃了甜品後，就正式帶她離開皇室區，出到去外頭龍蛇混雜的世界。

「放心喎！阿禮，你唔需要驚，因為我要金錢嘅力量。」貴華自傲地說：「只要有人阻住我，我撒啲錢落地佢哋就會好似狗咁跪低執～呢個就係金錢嘅威力。」

之後，貴華又把阿禮帶在外面的街上周圍行，面上浮露出的優越感非常之高。面對秀外慧中的阿禮，街上的倖存者都擺出一張從沒見過女神的震驚表情。

「先生！買枝玫瑰俾女朋友啊！」一位在街上販賣鮮花的女生，靠近到貴華面前：「一枝賣一艾幣渣。」

「好～！我要足九十九枝！」貴華豪氣地說，然後都送給了阿禮。

「其實…唔洗。」看上去，阿禮不太想收到這束玫瑰，

「唔洗同我客氣～小禮，所有錢我出，ok？」貴華得逞地說。

「但我……唉，對唔住。」阿禮沉重地，凝視住貴華：「你到底，係唔係滿天。」

躲在牆後偷看的我，因為這一句表情變得愣然了：「…」

「我…我緊係…貴華啦。」貴華似乎留意到不對勁的地方。

「你唔係。」阿禮決斷、俐落地說。

貴華面容一瞬間錯愕了。

「咦咦～呢位有錢嘅哥哥仔。」突然，路上一位年過五十的阿姨跟貴華相認：「你咪係之前俾好多錢睇我表演活春宮嘅人～做咩最近唔嚟啊～？！」

貴華一見到那位阿姨後，臉色更近乎慘白了。

…想不到，

他會有這種嗜好啊。

「幾時再嚟啊…！我等錢洗呀！！」阿姨纏上了他，死死地捉住貴華的手臂。

「喂…死開啊！老雞…啊啊啊啊！！！！」貴華尖叫起來。

在街道上，這樣大吵大鬧真的不太好看。

阿禮一聽到剛才的說話，又見年老的妓女與貴華糾纏不清，馬上厭惡地把玫瑰花掉到地上，再轉身走人。

「喂…AngelBB啊！！！」貴華想追她也不能，因為他自己已經被人拉住了：「唔係咁嫁！！！！」

此時，天空恰好地下起毛毛的雨水。

無論是街上的阿禮，還是躲在小巷看戲的我，都受住雨點的滴落。

我也分不清，阿禮她眼角流著的，是雨水……

還是淚水。

我只是一個與她相識不夠四十八時的人，有那麼值得惋惜嗎。

「白馬王子嘅故事係假…青蛙王子嘅故事都係假……滿天都係假。」阿禮眼框通紅，在街道上走著。

世界，本來就不存在這麼美麗的故事。

最後，阿禮跑入到另一條長長的小巷中，入到去中間一個凹位中躲雨。

我嘆了口氣，從那黑暗的角落離開，走到去街上一檔的小吃販面前：「老闆，嚟一份煎餅。」

「啊～哥仔識嘢喎，落雨最好就係食煎餅！」年輕的老闆說畢，就開始火辣地炒著。

然後，我拿著煎餅走入到阿禮避雨的那條小巷，轉入去凹位之前，已經隱約聽見她飲泣的聲音。

我不懂得安慰人的說話，

但既然是我弄哭你的話，

那麼，我請你吃塊煎餅，

你原諒我吧。

一塊熱騰騰的煎餅，出現到阿禮的面前。

低頭飲泣的她停了下來，望望地上那穿住長袍的影子，再緩緩抬起了頭，望住手握煎餅的我。

「請你食，」我難以啟齒地說：「原諒我，呃咗你。」

「…」阿禮多少都帶點淚光的眼睛，凝視住我。

「我連點令自己笑都唔清楚……」我續說下去：「不過…唔知點解，我想你笑。」

「我平時唔喊…只係今日啲雨…」

「喔，」我側過臉，淺淡地揚起嘴角：「我平時都唔笑。」

就在那刻，阿禮終於笑了。

我那背負住的餘悸，亦莫名地消失。

為什麼呢。

我們是相隔很遠的人，無論地方、性格、興趣、思想、行為。

不過，如今都同在簷下吃著煎餅。

令我反思，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是否單單因為身份就能隔絕。

這塊隱形的牆，終歸被打破了。

「你未食過？」我望住阿禮，兩邊腮子都吃得腫脹著。

「我都唔知點解覺得特別好食，關唔關落雨事？」咬住煎餅的阿禮笑住問：「同埋點解要呃我呢？」

「我哋係兩個世界嘅人，我嘅世界……你係意想唔到。」那些，關於我在外面研究病者的事情。

「咁你想唔想救我？」

「救你？」我問。

她說的，是婚禮的事吧。

「好啊。」我一口吞掉餘下的煎餅。

「承諾～」兩腮還脹鼓鼓的阿禮，伸出尾指。

「唔～」我伸出尾指。

勾著。

毛雨結束後，夜空就變得更加澄明。

我在阿禮的眼中，似乎找到了什麼。

回去後病房後，已經是凌晨四時半。

艾匡公主沒有回到自己的皇宮安枕，反而坐在床邊，尾指勾住白魂的尾指，睡得很熟。

兩個地位差距很遠的人，似乎又因為某種承諾，而連結在一起。

承諾，就是一旦許下了，就要奉行到底的信念。

保質期也是永久。

做人，還是別讓自己的承諾變得虛假好。

因為有些信念，

是只有自己，才能貫徹到底。

翌日。

「我認為應該要主動埋出擊，下下被動落去，對方動作就越大……唔係次次咁好彩。」我被賴桑的聲音弄醒。

「不過…倖存區有邊個可以做到？」這次是艾匡公主的聲音。

「鳥嘴囉～鳥嘴實做到啊。」白魂說。

「但係鳥嘴哥哥唔知去咗邊，佢行蹤咁不明……」艾匡說。

「我有個人選。」賴桑說。

我發現，我是最遲醒來的一個。

一張眼，已經見到他們三個一副討論著國家機密的樣子，而且還慢慢地瞪眼向我。

「冇錯，就係佢。」賴桑滿意地點頭：「滿天。」

「我錯過咗啲乜。」我直接問。

「揀緊之後落嚟，調查同追擊「病者和平協會」嘅人。」白魂指住我，說：「而你就係俾我白魂親自揀中嘅勇者……好開心吧？好想快啲展開旅程吧？」

「……」

「其實係咁，」賴桑憂慮地盯住自己腿傷，說：「原本「病者和平協會」應該繼續由我嚟調查同摧毀……不過我依家嘅腿傷…睇怕會成為好大嘅負累。」

「所以，你想我代替你去調查？」我開始明白他們討論什麼了。

「係！」賴桑恭敬地點頭。

「我拒絕，同我無關。」我冷淡地說。

「滿天……呢個倖存區，睇怕得你有能力去摧毀「病者和平協會」。」賴桑憂心忡忡地說下去：「唔阻止嘅話，呢個協會只會策劃更多場謀殺同騷擾，艾寶琳倖存區嘅和平總有一日會被摧毀。」

「都唔關我事。」

「但係會死好多人……滿天，你再諗下！」賴桑說。

「答幾多次都一樣。」

「滿天先生……」這次，換艾匡公主發聲：「…唔該你。」

「艾匡公主，你無必要咁做。」我說。

「如果唔係我都中咗箭！我一早殺入去佢哋基地喇！！」白魂向我大喊，意義不明。

「我會留喺到將你帶返嚟嘅線索推理，你只要代我行動就得。」賴桑又說。

153

「你另尋高明。」

「兄弟！你咁係空有一身好身手啊。」白魂對我說。

「我哋所有嘅倖存者，真係需要你嘅幫助。」艾匡公主說。

「如果因為我唔出手幫，呢個倖存區就會俾人摧毀……」我盯緊他們三人，說：「咁佢就算俾人摧毀，都無所謂。」

「…」

「重點唔係在於我，而係……你為咗呢個地方，」我凝視著艾匡，反問：「又可以付出幾多。」

在離開大本營後我說過，再也不會為任何人，而失去自己更多的人生。

我只會做，

自己認為對的事。

苟且也好，

悲傷也好，

我也只會往自己想走的道路而行。

我把話都說完後，就準備離開病房。

在我的手要碰到門柄之際，艾匡忽然說話：「我明…我會，負上一切嘅責任。」她，打破了病房的啞靜。

我稍稍轉頭，望向那年紀尚輕的艾匡公主。

「我會，承諾你任何一件事。」很難相信，這句說得真摯的話，是出自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口中：「同承擔你喺調查之中遇到嘅任何事，所以請你……要助我一臂之力。」

「小匡，你呢句話嘅意思係……」白魂也聽得出當中的一點含意。

「我身為未來艾寶琳倖存區未來嘅統治者，如果連一場即將發生喺自己面前嘅陰謀都阻止唔到……我又點可以承擔得到王冠嘅重量！」艾匡說。

「艾匡公主…喺你之上嘅，仲有你嗰位阿哥。」賴桑說。

「我好清楚，但點解每次皇室嘅暗殺同綁架事件都咁順利發生喺我身上，我心裡都好明白。」艾匡的語氣中有絲毫的悲哀：「只係我唔願講出嚟。」

權力能蒙蔽的東西，有很多。

但有時候，不用雙眼去看見的人，反而望得更清。

「先生，你係唔係叫……滿天？」艾匡儘管看不見，也轉身面向站在門前的我：「多謝你…我諗自己，都係時候起身，唔好再扮訓。」

我冷笑一聲：「比我意外中成熟嘅細路。」

「為咗呢個倖存區，我都……」賴桑勉強地落床，站到地上：「我都…！呀啊啊啊……我都會，再次企番起身。」

賴桑一拐一拐地走著每步路，想要走到即將離開的我面前。

人生的路，

也是如此艱辛吧，每步路都走得很痛苦，但終會……

賴桑抓住我的醫生白袍，喊著：「所以滿天！！！就幫我一次！我決心好大……要摧毀「病者和平協會」！！」

到達終點。

「真係辛苦你哋，」我俯仰著賴桑他，伸出將快要跌倒的他扶住：「不過事情發展落去，似乎會變得好有趣？」

那個瘋狂的醫師曾經說過，

看著人性的蛻變，是最美麗的事。

也許，他們讓我看到人類久違的「決心」了。

我鬆下了原本要把門打開的手，轉為坐下來聽他們說說幾分鐘。

賴桑見我坐下，便速速向我講解任務：「基本上只係分為「調查」同「行動」兩個階段，雖然性質上都差唔多，不過「行動」好可能涉及毆鬥，可能要小心啲。」

「喺混亂嘅時代，在所難免。」我說。

「首先，我要先調查「病者和平協會」點樣經由酒桶混入嚟艾寶琳倖存區。」賴桑開始逐步分析：「酒桶入面嘅係「血酒」，係瓦安專門貿易買入嘅酒品，所以要先從瓦安方面入手。」

「調查「血酒」嘅來源？」我問。

「係，同埋可以查佢帳簿……睇下有冇不明來歷嘅大筆資金運入運出，好似佢咁嘅富商，肯定會用帳簿記錄低一切收支，唔會俾自己有任何損失虧蝕，只不過嗰本帳簿…肯定唔會咁易搵出就係。」賴桑說。

「佢屋企？」相信，這肯定是收藏秘密最好的地方。

「十成九都係。」賴桑點頭：「不過點樣潛入……又係一個問題，或者！我識一個人，你可以搵佢問問，我套袖劍暗器都係喺佢嗰到出極高價訂購返嚟。」

「咩人。」

「通常啲人都會叫佢做「小老鼠」，佢一般會喺「詭區」嗰到，你可以去嗰到搵佢。偷偷潛入豪宅爆竊呢啲陰濕嘢，應該難佢唔到。」

「「詭區」喺邊？」我又問。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五、六分鐘路程。」賴桑欲言又止：「不過……你要小心啲就係…嗰到出名多怪人同自殺案發生。」

「有線索會再返嚟。」收集足夠的情報後，我就動身出發。

也許，在完成之後，

整個倖存區也欠我一個人情呢。

在離開前，艾匡給了一張「皇室通行證」，說我可以用來任意進出每一個需要審查的關口，皇宮內部除外。

我拿著這證件，走出天已光的外面。

涼風送爽，依舊在我走路時把白袍拂得飄揚著似的。

「詭區…」我很快便去到「小老鼠」的所在地，一間氣氛陰沉恐怖的學校外。

難以想像，這個看似繁華的倖存區會有這般的地方存在著。

頭一次感覺到人類的生活圈中，有著比病者地盤還要陰沉的地方。

應該這麼說吧，在這個金錢制度的世界下，總會有一群輸家或被迫瘋的人。

而那些人，都有可能聚在這裡面了。

我每一層、每一間班房都經過並橫視一眼，都沒發現所謂的「小老鼠」是誰。

也是的，怎會有人做鼠竊狗偷之事後，還會立招牌起名號放在店子前。

「嘿嘿…哥哥，帶你去睇睛．天．娃．娃
啊。」、「呢副身軀、肉體，好唔錯…哈嘻嘻嘻……嘰嘰。」、「啊啊啊啊──」、「嗄…吧吧嗄！嗨！」、「呯──呯──嘶──！」

每一層都傳出著不同的聲音，皆是令人不安、雞皮疙瘩，會令你自然地聯想到負面的畫面。

這裡奇怪的店子多不勝數，要不是邪教、就是來貨不明的肉店、擺滿滲血的仿真娃娃店、自殺室、以痛楚換取借貸的公司、污穢不堪的製毒室、血腥又華麗的人皮衣店、以器官作為賭注的賭博場所等……

有些站著的，單看體形就能得悉是殺手，我也不會貿易接近，免得招惹麻煩。

初來報道，就且看情況吧。

前身為學校的「詭區」課室眾多，每一間都代表著不同的店鋪，要在云云之中找到正確的人，有著難道。

應該要從附近的人入手，先問一下情報吧。

我走到一名潦倒的男子旁，問：「識唔識「小老鼠」？」

「小老鼠～？」這名像個乞丐的男人不單止外表，連聲音也十分之虛：「好餓……」

看來他不認識。

在我轉身之際，他拉住我的白袍：「先…生，我識佢…但你可唔可以…帶啲嘢食嚟俾我先…？」

「我大可以再去問第二個人。」我有點不屑地說：「你有手有腳，就自己去搵食。」

「我隻腳……已經廢咗。」他拉開了下半身的褲袖子，露出了一雙殘廢的腿：「你喺呢到…應該冇邊幾個…會肯正正常常咁同你…講嘢……但係我…只要有食物。我知道呢到所有嘢！我喺「詭區」已經生活接近兩年…」

我凝視住他一會，說：「睇下點先。」

我再周圍打聽了一下關於「小老鼠」的消息，但都如那名雙腳殘廢的乞丐所說，他們不是答些瘋人瘋語，就是對我不加理會，想找個正常人進行對答十分之困難。

過了一會，我還是到外面買了份煎餅，去到雙腳殘廢的乞丐前。

「小老鼠會喺邊？」我把煎餅拋到他的身上。

原本頹然的乞丐，馬上生龍活虎地把煎餅接住：「唔…！」然後大口大口地咬掉。

那急如狼吞的神態，已經失去身為人類品味食物的享受，只求有什麼能消化的放入口中。

不一會，整塊大煎餅已經被吃光吃淨。

「嗄…好耐未試過食咁好味嘅嘢……」他意猶未盡地說。

「小老鼠？」

「佢應該喺二樓嘅倉庫入面～你入去搵下佢。」

如是者，我又照著乞丐所言，去到二樓唯一的倉庫中。

裡面放滿包好的貨物，十分擠迫。

入面一片死寂，空氣又不流通，應該不會有人長期逗留此地。

「你係嚟訂貨？仲未有貨～老闆未返。」一個矮矮的女生，從貨櫃中走出。

「我嚟搵小老鼠。」我望著她。

「…搵我？」

這女的，是小老鼠？

「你…？」跟想像中有些出入。

「我係。」小老鼠答。

「對一個叫賴桑嘅人有冇印象？我受佢所托，要嚟搵你幫忙。」

「搵我幫忙？你話係就係？」小老鼠對我似乎並不信任。

「皇室通行證。」我把艾匡交給我的重要物品展示出來。

小老鼠上前，精細地打量幾眼：「係真貨……」

「咁你信未。」我把皇室通行證收回。

「定你係…皇室守衛嘅人。」她突然又警戒地盯住我：「想嚟搵「黑鼠商團」罪證？……入得易，出得難哦。」

「…」這女的，是什麼一回事。

「不過你哋皇室嘅人都冇咁嘅膽量……」她想了想，說：「賴桑就係病獵公會嗰個人，我有冇記錯？佢嚟拜托我做咩～」

「潛入瓦安屋企。」我說。

「呵呵～咁大想頭？」

「仲有，偷佢本數薄。」我再補充。

「難度同暗殺國王差唔多啊～」小老鼠答。

「但聽講你潛入爆竊好在行？」

「未算在行～相比起我老闆。」小老鼠搖搖頭：「不過你想搵我幫忙都冇用，因為老闆失咗蹤，我都有好多手尾跟緊……」

「手尾？」

「係啊～談個條件如何？」眼前這名矮矮的女生，毫不畏怯地跟我對視：「或者我可以教你潛入瓦安間屋？不過你要幫我做少少污糟嘢……」

「我就知道冇咁容易。」我暗自嘆氣。

「只係處理「詭區」少少事情～好容易。」

「我做到就做，唔好咁多廢話，直接講。」

「樓上就有一間人皮工房，我有個貴族客戶想要個人皮手袋好耐，不過我好耐都未收到貨，你幫我追一追～？」小老鼠說。

「人皮手袋……」

「嘿哈哈哈哈哈～」小老鼠細聲地笑著，說：「唔好咁介意，呢個倖存區就係咁醜陋。」

「我要點同佢講。」總之，就是幫妳討回人皮手袋吧。

「就講～寶拉嚟問你拎貨。」

「點解你唔自己去。」臨走前，我問。

「出面個世界都唔知幾多人想攞我命…而且我隨便走……呢到啲貨俾人偷咁點！」這個小老鼠在大熱天時、空氣又鬱悶的日子，都能夠穿住大風衣和戴住口罩，真是個怪人。

儘管這裡混雜住詭異的氣氛與思想，我還是照她所說，去到上一層的人皮工房去。

是個掛滿人類皮膚的地方，滿塊皮膚都被用來加工改造成一些皮製物品，令人毛骨悚然。除此之外，空氣還夾雜著莫名的血腥味。

「你好～嘿…想訂製？」一名疑似是老闆的人物前來招待我。

「寶拉嚟問你拎貨。」我說。

「拎住～」那老闆從箱子中，找了個手袋出來：「佢咁耐唔嚟拎，總以為已經唔要。」

「你哋只不過係一層之隔。」我收下手皮手袋。

「係啊，不過佢從來唔會走出間倉庫～」

「咁怪。」

「我諗明佢嘅人～得黑鼠。」

「黑鼠又係邊個。」

「佢佬大，聽講當初係黑鼠喺外面執佢返嚟～對嗰條o靚妹嚟講，要佢行出去間房一步簡直難過登天。」

然後，我很快地回到倉庫之中，把人皮手袋交給小老鼠。

「聽講你從來唔會行出呢到？」我說。

「一時時～如果佬大喺到，我或者都會跟住佢出去。」

我觀察周圍的貨物和剛才的特製手袋，推測：「你哋係做非法買賣？」

「真係聰明～」小老鼠說。

「咁你應該知道呢堆嘢，係咩人會賣？」我把暈迷的四人中，那個最有商人相的個人物品展示給她看。

「呢張清單係……我哋走私會買賣嘅嘢，點會喺你手上…？」她愕然地問。

「你佬大，係著住棕色大風衣？」我深入地追問。

「唔…」她點點頭。

「…居然，」我不禁冷笑出來：「會咁啱。」

她的老闆黑鼠，也許就是那暈迷的四人之中，有著商人相的那個。

「…？」小老鼠還未明白。

於是，我把一切都先說給她知。

「所以……你要我搵一樣刺激到佢嘅嘢？」小老鼠聽完解說後，問。

「嗯。」

小老鼠想了想：「錢…？」

「或者你一陣再諗，不如你教我點潛入瓦安間屋先。」我重回正題。

154

「好簡單啊，爬窗入去、開鎖、然後游繩走，完。」小老鼠說：「基本上爆竊都係呢幾個動作。」

「我唔係做特務……」我再問一次：「要去到咁高難度？」

「你挑戰嘅係瓦安啊～我只係你嘅小小顧問，俾啲提意你，冇話過我要幫你入佢啊。」小老鼠重申後，問：「你知佢住邊？」

「唔清楚。」

「二期最上嗰幾層都係佢，聽講全部牆打通哂，好鬼大間屋。」

「遲啲再搵你。」跟我想像中有出入，還以為會是她幫助我潛入去偷竊，但竟然是叫我自己一個去做飛天遁地的動作。

我要再重新考慮一下。

因此，我離開了「詭區」走到街上，抬頭凝望新都城二期中心最高的幾層樓，如此爬窗過程中風稍為一大，真的會摔個稀巴爛。

我看還是放棄吧，

我可不是那種會勇往直前的主角。

勉強地逞英雄，下場會比狗熊更難看。

「滿天…！」左耳忽然出現阿禮的聲音。

我把轉過去左面，她已經趣怪地走到我右面，笑笑地說：「我喺右面啊。」

「應該話你調皮定係讚你可愛？」我問。

「呃…冇所謂，都差唔多。」阿禮瞇眼一笑：「你做咩望住我屋企。」

「冇。」

我會沒想到，

瓦安的女兒，正是阿禮吧。

或者我可以……

「你喺到做緊咩啊？」阿禮問。

「睇樓，你呢？」

「買煎餅，上次你請我食之後，我一直忘記唔到呀。」

「呢啲平民小食你都睇得上眼。」

「話說～」阿禮好像有什麼要跟我說，神神秘秘的：「兩日之後，係年宵喎，有冇約女仔啊。」

「有。」

「吓…有？！」

「講笑，」我抱住雙手，冷笑一聲：「你唔洗咁大反應。」

「哼～你好似幾慘喎，準備自己一個過？」

「冇所謂，冇分別。」我答。

「咁…我蝕章啲，」阿禮望住我，說：「我陪你過。」

「呢個，係所謂嘅約會？」我說。

「係啊…！要女仔主動出聲真係好不知所謂嫁！仲要我特登今日喺條街來回幾十次，想睇下會唔會遇到你！」阿禮嘆氣一聲，說：「冇手機用嘅年代真係好痴線……」

「真係用心良苦，不過我覺得正正係因為咁，」我說出自己所想：「人類先會學識珍惜喺一齊嘅時間。」

「你講啲嘢都仲係咁老土啊，口花幽默啲啊嘛，哈哈哈哈。」阿禮忽然笑起上來。

「口花？」我不懂。

一說那種話，我會打冷顫之餘，更會雞皮疙瘩。

「不過呢～就正正因為咁，你先係滿天，獨一無二嘅滿天。」阿禮重新整頓地望著我，說：「後日年宵見啦。」

我還未問清楚，阿禮就急腳地離去。

也許，有些事情一旦問清了、看清了，那原本身處於模糊之中的浪漫，就會馬上消失。

後天的年宵嗎？沒想到身在亂世，這地方還有興致弄這些。

不過…

算了，就算遇不到阿禮，我原本都打算去找阿禮出來。

因為她和瓦安是最親密的人。

回到病房後，我向賴桑略略回報了今天的事情。

「估唔到…小老鼠一啲都幫唔上手。」賴桑無奈地搖頭。

「都叫幫到，佢提議我爬窗游繩，只係我接受唔到，寧願用第二種方法。」

「啱嘅，做人都要識變通～」賴桑點頭同意：「跟住個框框做，就只會以為自己只可以做到框框內嘅嘢，但其實自己都可以做到框框外嘅嘢，只要擺脫咗呢個框框嘅框架。」

「框框。」白魂突然毫無意義地說。

賴桑有點不耐煩地吟道：「白魂…可唔可唔好再講「框框」呢兩隻字。」

「你啱啱先係咁講喎桑兄……」白魂這是反駁？

「我講係有意思，你講出嚟完全係無意義啊！」

「對唔住囉，桑兄！」

「唉～」賴桑有點無奈地按按額眉：「算，我唔應動氣，對你。」

「哈哈哈哈哈，你知就好。」

「我走先，唔阻住你兩個。」我說。

「有下一步行動記住通知我。」賴桑提醒。

「哈哈哈～你又會咁好死幫桑兄做事嘅，雖然係關乎住艾寶琳倖存區嘅命運，不過你呢種我都只係見過一個！瞞天兄台。」白魂恭敬又豪氣地說：「佩服！」

「或者，係我唯一補償嘅機會。」我淡然地離開。

賴桑沒好氣地說：「大佬，人哋係叫滿天，唔係瞞天。」

「咩…咩話……？」白魂有點手顫，問：「你再講一次？佢叫咩名…」

「滿天囉。」賴桑再答。

「滿…天…」白魂輕鬆而久的神情，剎時變得緊繃：「呢個人係…同我一樣以前係不良人…嘅嗰個……」

「不…良人？」

白魂留下了深愣地目光，盯住了房門那邊。

那恐怖的過去，彷彿即將要被揭穿。

在擁擠的城市中，某個小巷或是角落都會有住它的秘密，每個人也不例外。

有些早已遺忘、有些早已放下，但都總有些，會殘存在腦中。也許，這是「病者平權組織」出現在醫院附近，我都不敢主動去迎擊的原因。

每次抬頭望著那層灰得似塵的雲，都彷彿把往事擠壓於當中。

如阿禮所言，接近年宵了，這一、兩天區內的人都匆匆地佈置起來。從簡單掛滿在商鋪形成一條直線的紅燈籠，至到各式各樣的賀年攤位都紛紛出現。

我有點好奇，新年好像早就過了吧？

但阿禮跟我說，這是艾氏皇室制定的慶年日子。

由現在七天起，均會舉行這年度慶典。

原本灰沉沉的街道，改變換面後就變得紅通通的，熱鬧非常。

平日不愛外出的人，都走在街上逛逛。

受阿禮邀約的我，也不例外。

有人說，大時大節最重要的，是有人陪伴。

沒身邊的人，那節日再熱鬧，都沒有渡過的意義。

因為節日，就是由人而生。

「滿天啊，」萬人空巷的街上，阿禮正與我結伴同行：「有時我喺到諗…我身處呢個時代到底係好定係壞。」

「點解咁講？」我望住前方綿綿不絕的人流。

「因為，如果世界安然無恙…或者，就唔會咁多生離死別。」阿禮又望向我，笑容彎如月亮：「但如果世界冇變成咁，我就唔會遇到你。」

「你以前嘅生活係點，同依家都一樣都係受人愛戴？」我問阿禮。

「因為我臉蛋生得好少少……所以就注定咗人生嘅路上唔會咁辛苦。」阿禮一邊望著前路，一邊說：「但係我知道，有一班人係默默守護緊呢一切，但係佢哋…就永遠會俾我哋呢啲只係稍為靚少少嘅人活得辛苦。滿天你呢？你以前係點。」

「以前？有杯溶咖啡同一份有數獨嘅報紙，我就可以喺屋企過一日。」我答。

「不過…你應該好耐冇再悠閒咁飲住咖啡玩數獨？」阿禮猜。

「當然。」雙手套在袍袋的我，淡默一笑。

因為已經有個可愛的傢伙，每天會陪我進行繁複而有趣的研究。

轉眼間，我和阿禮已經步入到年宵攤位中，各處都紅噹噹的，讓人感受到濃烈的節日氣氛，忘記處身於的世界。

有些年長些的老人，他們會聯群結黨地霸佔大舞台，然後一邊用中式樂器演奏著音樂，一邊唱著年代久遠的歌曲。

換轉以前，肯定一堆年青人上前阻止了，現在卻反添一份親切感。

很奇妙。

「都幾大…」艾寶琳倖存區所屬的範圍，比我想像中要大。

「今日就係你同我第一次約會啦。」阿禮對住我說。

我冷笑一聲：「但係唔洗旨望我會送到啲乜貴重嘢俾你。」

「行啦，要你送嘢就唔會同你出街。」

之後，阿禮熟識地帶我遊走各個有趣得意的攤位，她告訴我，因為前年都來逛了一次。

她帶著我這個外地人，到處留下一點的痕跡。由簡單的拋波遊戲、比腕力到二人三足，每一樣都逐漸讓我掀開心扉去玩，差點把重要事情都忘記得一乾二淨。

我們除了玩簡單無比，卻樂趣無窮的小遊戲之餘，還挽著手（阿禮主動）周圍逛了好一陣子，看到不少對她來說，刺激非常的畫面。

「各位觀眾……準備好未！！！」前方握住長鐵鎚的男人大喊。

「準備好～！！！！！」圍在一旁觀看的路人們回應。

「喂…滿天，個男人會唔會有事架？」阿禮有點慌張的，望住眼前的畫面。

眼前，正表演著心口碎大石。

「佢做得俾你睇，當然係有十足嘅信心。」我答。

「好！咁我開始喇！」握住長鐵鎚的男人數也不數，就直接往大石敲去！

=x-large「呯！」

「嗚…！！啊呀──！」躺托住大石的男人，受到衝擊般吐出一大口血。

「唔好睇。」我馬上掩住阿禮雙眼。

「哇…呀嘩嘩嘩嘩……」觀眾們都訝異非常。

「佢…佢吐血啊？」已經及時合上眼睛的阿禮，問。

「唔…大概，」我把阿禮帶走離開這個表演區：「我諗只係唔小心咬親條俐。」

可是，阿禮還未看個過癮，很快地又拉住我去第二個表演區──走火路。

「今日我要表演嘅係走火路，望各位放低幾個臭錢支持支持。」表演者恭敬地說。

然後，他就赤腳走到燒得正熱的石路上，神情亦十分緊湊，如同觀眾一般。看起來十分成功，但在最後一步時踩中了一塊比較尖的石頭，隨即失神地大叫出聲，整個屁股坐到火路上，燙得他馬上滾地轉出火路外。

可是褲子卻有著一丁點的燃跡，那群工作人員看見就立即往他褲上狂踢，下陰也一同受到牽連，慘痛非常。

「哇呀呀呀呀啊啊啊啊！！！！！！！！！」

「睇嚟冇一檔成功……」是我太看得起他們了。

「喂…前面嗰檔，好似有個和尚表演電鑽…鑽太陽穴啊！」阿禮十分感興趣地拍著我的臂。

「我唔建議。」

「個邊兩位情侶！」忽然，路上一名男子叫住我們。

我和阿禮一同愣然地望過去，隨即迎來的是一片白光……

「咔嚓──」相機拍照的聲音。

那男人滿意地笑道：「哈哈…捕捉到你哋最呆最傻最天然嘅一面啦！」

什麼？是攝影師？

「唔好意思啊，我係一位攝影師叫做雨川，因為年宵囉！所以我想拍啲充滿正能量、充滿愛嘅嘢！」那名攝影師自我介紹著。

「雨川？但係你未問我哋同意，雖然我好樂意。」阿禮無奈地說。

「如果你哋想，我會俾返張相你哋嫁，因為你哋係我喺呢一區咁耐，見過最靚最型嘅一對Couple！！！」雨川舉起相機，有點激動地說：「希望我估錯，你哋只係一對兄妹啦，哈哈。」

「我哋係友達至上，」阿禮斜斜地舉出一隻手。

「咳，戀人未滿。」我也斜斜地舉出一隻手。

我們一左一右的，擺出了交叉手勢。

我居然會配合到阿禮，看來心有靈犀這回事不一定是個笑話啊。

「啊呀呀呀呀～～～！」攝影師雨川猶如受到莫大衝擊般，叫喊起來：「你哋呢個Cross簡直係愛心死光啊！！」

「雨川先生，睇得出你係個啲對攝影有住一份熱誠嘅人，我就俾個忠告你……」阿禮嘆了口氣，一副說教的樣子：「靚嘅嘢呢，你點影都係靚架啦～但如果平凡、唔起眼嘅嘢，你都影到出神入化啦喎，呢啲先叫勁啊嘛。」

雨川搖搖頭，苦笑：「哈～以前我唔影人嫁，點都好啦，呢張相送俾你哋留念。」他把我和阿禮一起的合照，即時送了給我們。

「係拍立得相機…？」阿禮問。

「係啊，啲膠片我都就快用完，見少賣少。」雨川哈哈地大笑：「所以呢張相係好珍貴，請兩位好好珍惜！」

「…」我收下照片，握在手中看。

「下次再見！」

「都好嘅，呢個時代要影相之後曬出嚟…係好貴。」阿禮望住照片，說。

「又香又甜嘅大蘋果啊～！埋嚟啦，有機會贏到好珍貴嘅水果嫁！」不遠處的攤位，又傳來了聲音，往熱鬧處聚去的人似乎都去那兒了。

「…去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禮又拉住我過去了。

水果，在這個時代是不可多得的珍貴產物。

因為快速腐化和耕田需時的關係，使它變成了上等的珍寶食品。無論在大本營亦或不良人，我都沒有見過太多人能吃到這些珍果。

「係蘋果…」阿禮踮起雙腳去望。

「呢個蘋果係我哋商團，喺好遠嘅地方發現到嘅，當時仲掛喺個樹到，香甜又誘人咁引人將佢捉落嚟大口大口咬！」主持人說得極是生動：「就好似阿當同夏娃呢兩條仆……不過！我哋精明嘅商團成員當然冇即刻將佢摘落嚟食，我哋決定要將佢價值擴得更大！就係今晚。」

「講重點喇！！粉腸！！！」、「要點啊，我想食咗佢呀！」、「蘋果啊～唉，我好耐冇食過啦…」、「流口水添……」

觀察議論紛紛，小小一個蘋果帶來了如此威力。

如果我那塊南瓜貝果還在……

對了，我忘記交代它的下落。

最終，我沒有把它吃掉，在之前貴華帶我去皇室區的那次就把它賣掉了，因為更值錢，我需要點艾幣才能在這個倖存區過夜、買吃的。

而因為用上了南瓜這種材料，因此賣了個好價錢，夠我在此區暫時活動一、兩星期。

「邊個夠膽表演刀仔攞蘋果，攞中蘋果就歸佢嘅！」主持說。

「喔～好易姐！」一名年輕的觀眾大喊。

「前題係！」主持人還未說完：「要搵一名拍擋，願意做你嘅箭靶，即係到時個蘋果要放落你拍擋嘅頭頂上，用刀攞中先會贏……但係有咩人命傷亡啦喎，呵呵～都唔關我哋事嫁。」

說畢，觀眾皆是嘩然。

「同埋…！每次參加都要交五十艾幣，所以輸咗就折了婦人又損兵，贏咗就得個蘋果！揀喇！嘻哈哈哈哈～唔急唔急。」主持人快樂地大笑。

在主持人把規則盡說後，一個參加的人都沒有，只有無盡的討論聲。

不久後，有一堆青年兄弟自告奮勇地挑戰，可是落得破頭流血的收場，更差一點眼睛就要被刺瞎了。

「試下去挑戰，阿禮。」我說。

「痴線咩。」阿禮的笑容看上去也像顆蘋果。

我低聲說：「信我。」並暗暗推了她的背一把。

「…你要挑戰？」她愣然地回頭。

「唔係挑戰，」我從主持人手上，接過那把刀子：「根本……就好似翻下手掌咁，只係一個好簡單嘅動作。」

「吓……！？」完全意料不到的阿禮，頭頂上被人莫名地放了個蘋果：「滿天！？」

「禮，合埋眼。」我把刀子拋一拋，感覺一下重量：「只係要一秒，信我。」

「但係……」阿禮死也不肯合眼，生怕合了就再沒機會張開。

「個天有隻豬喺到飛…？」我抬一抬頭望天。

「吓？」傻傻的阿禮，真的跟著去看。

我瞬間目光一銳，把刀子飛快地擲出！

「嗖──！」的一聲，終止了遊戲。

阿禮被眼前刀子快速掠過的影子所怔住：「完…完咗？」

我上前，把插住刀子的蘋果收下：「對唔住，咁快結束咗你嘅遊戲。」我對著主持人說。

這種立心不良，要擲刀向友人的遊戲，還是早早結束好了。

155

見阿禮把我贏回來的蘋果吃得很是滋味，我就順勢說：「睇嚟附近都冇乜好行。」

「唔…」又再吃得兩腮是鼓的阿禮，口齒不清地說：「不…過，唔行呢到就冇嘢行…」

「上你屋企？」

「做咩啊？」阿禮立即面紅如妝。

「只係去飲杯…咖啡。」我隨便說個籍口。

「飲咖啡！？」阿禮臉色更紅。

「即溶嗰隻，有？」我問。

「即溶就冇，不過可以慢慢沖嘅。」

如是者，我就用了喝咖啡的籍口有機會去到阿禮的家中。

路上我打探了一下瓦安的消息，她說她爸去了皇室老臣子的年宵飯局，所以不在家中。

望住阿禮住在新都城二期其中最高的幾層，不禁回想起那隻小老鼠叫我用手用腳爬上去。

上去阿禮的住宅十分麻煩，要左穿右穿又要行上行落，上到最高層的時候已經沒了一半氣。

一樣氣喘的阿禮跟我說，平日地下會有僕人幫忙托上去，不過今天見有我的存在，所以無謂驚動到他們。

「喀」的一聲，大門被阿禮打開了。

是一間跟日常家居沒太大分別的住宅，沒有過份奢華的裝潢，只有很寬闊的空間，來自於這層所有單

位都被打通了。

「你隨便搵個地方坐啊，整咖啡需時。」說著，阿禮已經步向廚房。

要在短短的時間內，借由阿禮進入瓦安的家中，今天討好的戲碼是免不了。

趁阿禮沖製咖啡期間，我在屋中快速循視一周，發現了唯獨有一間是被鎖住的。我從袍內取出 3 號手術刀，是我在進行解剖時會用到的最小型刀子，一般只用在處理血管和神經都極為精密的肉體上。

「喀…喀喀…喀…」可是，在第二種情況下它也有著另一種用途。

「噠」鎖被刀尖扭開了。

還好屋子很大，開鎖的聲音也沒有傳到阿禮的耳中。

我推開了門，是間書房似的地方。

兩邊都放住了書櫃，放著各種關於經濟的書，而瓦安的辦公桌則放在房間中央處，身後的牆壁掛住一幅他和老婆年輕時的結婚照。

我走到辦公桌前，凝看了一番。

空空的茶杯、一隻名錶、一張地圖、現今沒有用處的手機和一樽放滿港幣的錢瓶，看來是個對過去還未放得下的人。

而桌上那張地圖，被人用膠紙貼好在桌子上，看得出是重要的事物。我專注地凝視了一番，發現是張商團路線圖。

上面是整個寶琳區的地圖，在上面標記了瓦安自己的商團由哪個出口出發，會是去哪一個倖存區，再用什麼路線回來，都一一記錄在上。

我才發現，原來各地的倖存區比我意想中的多，只是規模沒這兒大。

最近艾寶琳倖存區的地方有兩個，分別是松木村和翠林邨，我相信血酒也肯定是在其中一個地方運過來。

之後我又翻尋了一下抽屜，終於見到了商人應該擁有的物品──帳簿。

在裡面，我查詢到近期瓦安的收入與支出，分別有一大批艾幣收入，上面更記錄著給錢的人是艾康王子。

同時地，亦記錄住另一筆大額支出，記錄上是支出給翠林邨的倖存區。

無異地，兩者之間肯定有著什麼關連。

不然，倖存區的直屬皇室成員怎會跟一大筆資金予瓦安？這不是官商勾結會是什麼。

再根據艾匡當初的說話，早已隱約猜到自己的兄長會是引發暗殺陰謀的人，恐怕當中存在著千絲萬縷。

但要查出來，還是需要一步一步去推證。

我的目標，只有摧毀那個「病者和平協會」。

「搞掂！」阿禮的聲音傳來。

我亦馬上回到客廳中，裝作一副氣定神閒的模樣。

「你嘅咖啡。」她雙手奉上。

「唔該。」我接過後，就不管燙熱的喝下。

「仲…好熱喎…」阿禮想提醒我，但我已經「骨嘟骨嘟」地喝下肚了。

「仲有冇多一杯。」我放下杯子。

「有啊…」

我點頭。

會意的阿禮收起杯子，再去沖一杯咖啡：「哈哈…你又會咁鐘意飲嘅。」

望住阿禮逐漸離遠的背影，我心下默然。

繼續去到瓦安的書房，尋找出有用的線索。

是時間告訴我，日子不能過得太幸福。

能夠在短短幾天，認識到這個傻、甜、白的女孩，也算是一點的幸運。

畢竟，每天在身邊擦過的人很多，但能令你視線停下的沒有幾個。

這一次，我在瓦安的房間中，尋找到另一項重要的線索。

是瓦安，跟一個人以信件交流的內容。

不止一封，有好幾十封，看來瓦安不是第一天派人去送信。

我看了最近的幾封信

「上次你的送信員把我們翠林邨搞得一團糟！」

「抱歉哈哈！說回正題，協會支助計劃條件之一，成功奪得艾匡性命──瓦安」

「接受大額支助！三腦讚成，將會派出班尼──老鄧」

在三秒略看一封信的速度下，我留意到最近幾封信有著如此的內容。

恰好此時，傳來開門的聲音。

要我現在把瓦安的信件全都收回入抽屜，再出去裝作若無其事已經是不夠時間了。

「阿禮～你返咗嚟啊，你對鞋喺到嘅。」是瓦安的聲音。

「係啊，我帶埋滿天嚟呀！」在廚房的阿禮，答。

「滿…滿天？」瓦安有點猶豫。

「係啊…佢坐緊喺梳化喎，你見唔到咩？」阿禮說。

「喔…見到……見到。」瓦安聲音沉壓下來，說：「不過睇嚟佢訓咗……」

「哈哈哈～咁易訓著？」

瓦安，已經發現不在客廳的我了。

「噠…噠…」謹慎的腳步聲，正步向來書房這兒。

我亮出了手術刀，埋伏在牆邊。

手持高爾夫球棍的瓦安謹慎地步入書房，一見到自己抽屜中的信件被翻光出來，馬上失了神的睜大雙眼。

早已埋伏在牆邊的我，馬上欺近到其身後，再一手掩嘴一手持刀的架在頸喉上：「唔想你出賣艾氏皇室嘅證據公諸於世，就唔好大叫。」我低聲說。

「唔…！」瓦安畏懼的瞳孔增得極大。

然後我一腳把他踢到桌前，並把書房的門關上、鎖住：「比起搵嚟搵佢，直接問你應該更加方便……

」

「嘿…嘿嘿嘿，哈哈哈嘿…」畏懼過後的瓦安，忍不住笑起上來：「我就估到…我個女睇得上眼嘅人，唔會係咩小人物。講！係咪皇室派你嚟調查我，你想要幾多錢……」

「如果我話，我純粹係因為正義感而嚟調查你。」我繼續用手術刀指住瓦安。

「嘿哼…唔好講笑…世上邊會有呢種人？」肥頭胖耳的瓦安，緩緩地站起身：「錢我大把，同埋…你唔會想我個女…阿禮傷心啊？未來外父入獄，阿禮佢肯定喊到收唔聲……」

「唔好搵佢嚟大我。」孤高冰冷的手術刀，其鋒光反射在我冷峻的臉上：「結果只會一樣。」

「咁你……」瓦安咬牙切齒，顯得有點不憤：「想點～？」

「你只要答我一條問題，我唔阻止你繼續喺到發達……「病者和平協會」喺邊。」我說出自己的推測：「翠林邨？」

此時，阿禮的聲音在客廳外傳來：「咦……你哋喺邊啊？」

「阿…阿禮，老豆同緊滿天傾計，你做住自己嘢先……」瓦安大聲地說。

很識趣。

「吓？！」阿禮有點懵然。

「總之我哋兩個傾緊計……」瓦安盯住我。

「答我問題吧。」我說。

「當…然唔係。」瓦安答。

「唔係？如果你呃我咁點。」我捉起瓦安的手掌放到桌子上，再用手術刀舉在上方：「一句大話，一隻手指。」

「係咁遊戲開始。」我這種拷問方式，是從某人身上習得：「有啲答案我一早知都會照問，係用嚟試探你，所以身為商人嘅你……好好評估下風險。」

到底冒著斷指的風險來說謊瞞過我，還是安然無恙地吐出所有真相。

「呃……！」瓦安面上浮露出緊張無比的神情。

「繼續頭先嘅問題，「病者和平協會」係唔係喺翠林邨。」我續問。

「…呃，係…係。」瓦安緊張得要吞喉。

「第二條問題，打算暗殺公主嘅班尼……係你有預謀嘅暗殺計劃。」

「都係……」

「第三條問題，三腦係邊個。」

「係…係翠林邨嘅首領人物，亦都係……「病者和平協會」嘅領導人…」瓦安對我手上的尖刀顯得又怕又恨。

「係唔係去翠林邨，就可以搵到佢。」

「係…」

「你個女嘅名。」

「瓦…禮。」

我用膝蓋往他腹部一頂！

「……嗚啊！」瓦安他痛苦地按住肚子。

「好好記住你個女嘅名，佢係一個值得你守護嘅人。」我冷中帶怒的，盯住瓦安：「你依附權力，身陷險境只會害到佢。」

「我…我只不過……係做人…人都想嘅事…」瓦安按住腹部，痛徹地說：「滿天，貪念係無窮無盡…就算我唔咁做，都會有其他人咁做……」

「但你所做嘅一切，喺我把刀面前，都只會變得一無所有。」我盯住瓦安，說：「死亡，每個人都擁有，就算你坐上咗最高嘅位，等住你嘅都只會係同依家一樣嘅暗殺。」

「呃噫…」

「唔好再亂打任何主意。」我把瓦安的罪證信件，收入袍內：「否則一封一封公開。」

「呃…唔好…！」瓦安激動地說。

「你哋呢種中飽私囊嘅商人，喺死亡面前都係不堪一擊。」我抓住瓦安的頸領使其起身，再直視住他，說：「一陣出去佢同阿禮講，你拒絕我哋發展落去，明？」

「點…點解……」

「唔係任何嘢都似你咁，一定要得到手。」我推開瓦安，就轉身離開。

身在客廳的阿禮，還捧著杯咖啡想給我喝。

不過…

我是無緣再喝到的了。

「呯──」我用力地關上了門，刻意在她面前特顯出自己的憤怒。

但我心中，卻只得一片酸澀。

「滿…天……」阿禮想叫住我。

「我拒絕你哋再一齊！」瓦安走出客廳，憤怒地大喊。

「老豆啊…！」

「佢係個花心男嚟嫁！有未婚妻、有埋仔女啊，你醒未呀禮！！」瓦安怒喝的聲音，大得走廊外的我也聽得到：「我只係俾咗一萬艾幣佢，叫佢離開你，佢就即刻應承咗！你話你係唔係蠢！」

聽著瓦安這種商人高超的說謊技巧，我亦帶住半點安心半點黯然的離開這裡。

這幾天在倖存區經歷的事，現在回想起真的又可笑又悲傷，但今晚……就要有個結束了。

離開新都城二期的我，前去到賴桑所在的病房，把剛才一切的情報都告之了他。

「你已經…搵出「病者和平協會」嘅地點……同領導人？！」賴桑有點驚訝。

「翠林邨，似乎係一個叫「三腦」嘅人領導住。」然後，我把瓦安的罪證信件都交給他：「仲有，以後瓦安再有咩動作就拎出嚟，但你要確保阿禮佢唔會受到牽連。」

「嗯……你竟然幾日內做完我查足半年有多嘅事情…」賴桑不禁搖頭，說：「之後……應該唔洗繼續查落去，等我哋傷好又搵到足夠人馬之後，就潛入去翠林邨暗殺「三腦」。」

「唔需要，今晚就一次過結束哂佢。」我淡然地說：「我都唔會再留喺呢到太耐。」

「咩話？！」賴桑對我說話意想不到。

「我今晚，會做個了斷。」我說。

「即…即係我會係最後一次見你……？天兄。」白魂說。

「唔…」

「你要自己一個對付信奉病者嘅地下組織……」賴桑急切地提醒我：「佢哋唔係倖存區嗰啲爛仔啊…！」

「天兄！呢個行為簡直係送死啊，就連不良人同病者平權組織對戰嗰陣，都只係五五波！」白魂也參一嘴，說。

「我做嘅單純係暗殺，唔係以一敵百。」這種事，我能應付得來。

之後，我把皇室通行證交回給來探訪白魂的艾匡公主。

「滿天先生…你真係要自己一個去？」艾匡再問一次。

「嗯。」

「咁有啲咩…我哋係幫到你。」

「一個腦波測量器，」我對艾匡公主，說：「十把以上唔同號碼嘅手術刀。」

艾匡公主運用自己的身份，弄來了數十把手術刀和我此行想要的腦波測量器。我逐一地把不同大小型號的手術刀放入白袍內套時，他們都只靜靜地看著，默不出聲。

沉重無比。

在我整裝待發後，就不句留地步出病房，是我向來的風格。

「喂，滿天。」臨離開前，白魂罕有地用著認真而嚴肅的聲線，說：「我知道，個件事唔係真。」

我沉默良久，答：「你，果然認得出我。」

「喺不良人個陣嘅一個夜晚……身上帶住手術刀同一袋武器庫嘅瓦斯彈，去滅咗一個中立倖存區四十

八條人命。」白魂不苟言笑：「你冰冷但係悲傷嘅臉孔，都已經烙印哂喺塊臉到，我睇得出。如果你今次係為咗贖罪，咁我都好明白你嘅動機。」

「我滿天，」閉著眼，說：「唔再係大本營嘅束縛、唔再係不良人嘅棋子，只有我……先係自己嘅主人。」

即使要悲傷地活著，

我也想要放肆地狂笑。

賴桑也加插一嘴：「我無幾耐之前，都已經聽白魂講咗…滿天你真係背負住四十八條人命……？」

我推開門，深深呼吸：「困喺籠裡太耐，我都差啲唔記得咗自由嘅空氣。」

然後，便徑自上路。

我再次用奎斯的身份，離開了倖存區。

外面一如我所料，陰風陣陣、寂靜無人，只有密密麻麻的樹影和風聲，整條街黑得不見前路，只能依靠月光的明亮來補償。

路上不時傳來陣陣竊笑聲，我就知道自己被病者跟住了。

隨住這把女人的笑聲漸近，我終於要掏出來手術剪刀應付……

「好耐無見。」我轉身，面向一隻偷偷跟蹤住我並笑過不停的舌女：「我果然都係同番病者相處比較自然。」

「嘻…唔哈哈嘰嘰…嗄…！嘎嘎嘎…」披頭散髮的舌女，吐著大舌的狂笑並爬到我面前，想要隨時突擊。

「嘰嘿嘿嗄哈哈…！！！！」舌女以快速的步伐爬到我面前，想要用力一舔。

我側身避開，再無情地用手術剪刀一剪！

「咔嚓──！」肥滿的舌頭斷裂。

「嗚呀…嘎嘎嘎！！啊呀嘿嘎嘎……啦啦咻吵吵…」斷舌女抓住我雙腳發狂，作出垂死掙扎。

「嘿哈哈哈哈哈哈──」不遠處的寶琳加油站，穿住加油職員服的大眼病者對我的行為大聲放笑。

我一腳把那隻舌女踢開，它應該過不久就像隻蟑螂翻肚死。

初時我對病者的笑聲是帶住抗拒，但不知不覺間都習以為常了。一般來說，除了病爪、病童、病翼這三種之外，我都來者不拒。

「咳…咳咳咳…咳…！」嚴重的咳嗽聲。

在晚上，聽到用力地咳嗽的人要加倍小心。因為對方可能是帶有數百種神經毒素的大鼻，一旦吸入了幾乎跟死去無異。

但論病者之中，誰是殺人之王，就肯定是舌女，基於它能夠如同狗般奔跑。

根據我研究多時，其實病者的變化，都是生前有病的人異變而成。

例如生前有呼吸道疾病，感染後就會變成大鼻。

生前咽喉有疾病，感染後就會變成舌女。

但我相信還有很多因素而成。
無異地，兩者之間肯定有著什麼關連。

不然，倖存區的直屬皇室成員怎會跟一大筆資金予瓦安？這不是官商勾結會是什麼。

再根據艾匡當初的說話，早已隱約猜到自己的兄長會是引發暗殺陰謀的人，恐怕當中存在著千絲萬縷。

但要查出來，還是需要一步一步去推證。

我的目標，只有摧毀那個「病者和平協會」。

「搞掂！」阿禮的聲音傳來。

我亦馬上回到客廳中，裝作一副氣定神閒的模樣。

「你嘅咖啡。」她雙手奉上。

「唔該。」我接過後，就不管燙熱的喝下。

「仲…好熱喎…」阿禮想提醒我，但我已經「骨嘟骨嘟」地喝下肚了。

「仲有冇多一杯。」我放下杯子。

「有啊…」

我點頭。

會意的阿禮收起杯子，再去沖一杯咖啡：「哈哈…你又會咁鐘意飲嘅。」

無異地，兩者之間肯定有著什麼關連。

不然，倖存區的直屬皇室成員怎會跟一大筆資金予瓦安？這不是官商勾結會是什麼。

再根據艾匡當初的說話，早已隱約猜到自己的兄長會是引發暗殺陰謀的人，恐怕當中存在著千絲萬縷。

但要查出來，還是需要一步一步去推證。

我的目標，只有摧毀那個「病者和平協會」。

「搞掂！」阿禮的聲音傳來。

我亦馬上回到客廳中，裝作一副氣定神閒的模樣。

「你嘅咖啡。」她雙手奉上。

「唔該。」我接過後，就不管燙熱的喝下。

「仲…好熱喎…」阿禮想提醒我，但我已經「骨嘟骨嘟」地喝下肚了。

「仲有冇多一杯。」我放下杯子。

「有啊…」

我點頭。

會意的阿禮收起杯子，再去沖一杯咖啡：「哈哈…你又會咁鐘意飲嘅。」

156

依瓦安房間中地圖的標示，只要再上一段長斜坡就會到達「病者和平協會」的根據地──翠林邨。

我還未完全接近，抬頭已經看見遠處的炊煙火光，證明前路的確有著活人。

大多時候，晚上外出都不會受到病者襲擊，因為它們普遍會進入到附近的建築物內。就像人類一樣，早上會外出獵食，晚上會入內休息。

什麼原因，大概只有對病者深感興趣的學者會去研究，我的興趣只在於解剖和研究。

多少，也是受到那個人的影響。

他曾經跟我說過，人類要消除心中對未知事物的畏懼，最簡單、有樂趣的方法，就是直接面對未知的畏懼，對它們進行抽絲剝繭，再加以掌控。

我倒想知道，那個人，如今還身在大本營嗎。

而且，已經走到了哪一步？

捱過不少冷風，我終於去到達「病者和平協會」的根據地。如一般倖存區，外圍被高高的障礙物所圍封住，要入去得找點法子。

把外圍封得再密的倖存區，都總會有百密一疏的地方，因為主要也是用來防範病者的入侵。對於人類這種會思考的生物來說，動動腦子就會想到辦法溜進去。

我略略打量了這些被搭得高高的障礙物，基本上是用傢俱作主體去堆疊，再用少量粗繩、釘子、金屬板、支架等物加以支撐住。

有別於艾寶琳倖存區會用泥水磚頭等封牆，連大本營也是用到大量金屬器材去做拉動式的機關大閘。

看來這個倖存區對於被外界入侵的風險，沒怎樣的警戒心。

於是，我用手術刀輕易地割斷了其中一條粗繩，再把它完全地扯出，並拋到其中一條支架上，讓繩子的另一端也落回自己手中，令繩子中間的位置拉緊住支架，並雙臂用力的抓住攀上，直至爬上區內為止。

「噠」不消一會，我已經攀上並跳入到倖存區之中。可能是個中、小型的倖存區關係，沒有太多的守衛，我要進來只像一隻老鼠溜進廚房般容易。

雖說地方的大小不及艾寶琳倖存區，但要孤身一人尋出頭目「三腦」所在，也太浪費時間。

我把目光放在插置於村內的火炬：「睇嚟……要火燒老鼠欄。」

三十分鐘後……

「走啊，好大火呀！！」、「出嚟，出嚟！唔好吸到啲濃煙！！！」、「咳…咳！啊…我朋友仲喺入面…」

翠林邨，已經變成一片火海。

熊熊大火在燃燒一切，在我看來四面也是火和濃烈的黑煙。

要做到這種程度，其實只是把火炬掉到去把倖存區圍住的障礙物上，因為它們是易燃的傢俱和連貫式地紮綁住一起當作外牆，因此不需一會就使得火光沖天。

就算是用水救，也不可能滅得熄了。

這裡早晚也會燒得一片清光，我安靠在一條燈柱旁，望著慌慌急急地自救、逃跑的區內居民之餘，還等待著「三腦」的出現。

既然這裡是「病者和平協會」的陣地，那燒清光也沒什麼大不了。

這種危急的情況下，身為領導人的「三腦」現身指揮是必然的吧。

要讓他出現，根本不費吹灰之力。

就讓我好好的，去看你真面目吧……

三腦。

「走啦…老鄧！」在人們都慌忙地逃生之際，有個男人在路中心焦慮地大喊。

「唔走得啊！三腦大人至少要我哋帶走所有「血酒」先可以走啊，好值錢嫁！！」被稱為老鄧的人，高喊。

「三腦…」我盯住那名叫老鄧的傢伙，繼而行了過去。

他跑到去不遠處的一橦大樓，只見數十個人正努力地把一個個酒桶堆放在推車上，想把它們一次過運走。

我印象中，這些酒桶在艾寶琳倖存區的大樓見過，是專門用來裝住「血酒」的木桶。

「三、二、一！推呀！！！！」幾個人正合力推著放有酒桶的木製推車，但也顯得有點吃力。

見況，我取出了雙節刀上前對那些人快速地亂劃了幾刀！一瞬間就血花四濺，他們都紛紛吟痛地退後……

「你…你係邊個…！！」手腳被刀舌觸吻到的倖存者，向我大喊。

我淡然地說：「走，我淨係要見到三腦。」阻止他們把「血酒」運走，頭目自然會逼不得已出來。

「三腦……」一名男子先握拳衝向我：「唔係你話見就見！」

我俯身避過，再把手術刀插入於其腋下：「垃圾。」

「嗚…啊…！！」他驚恐地按住腋下的傷口。

另一個倖存者亦上了前，想要對我使出飛踢，可惜他們的身法都實在太慢。我只需轉身避開，再順勢蹲下把手術刀刺入其大腿中，他已經大叫得幾乎要拆天，更幫我嚇退了其他原本正幫忙運著酒桶的人。

「你…唔可以…」那個叫老鄧的人慌張地張開雙手，想要阻止我入去大廈之中：「你唔可以隨便見三腦……！你呢種…平民、凡人、螻蟻係唔可以…！！」

我用雙節刀指住老鄧的前額：「唔可以？」

「你…絕對……唔可以見三腦！！！佢係比我哋更高級嘅生命體…你哋凡人係唔可以……」老鄧不斷叫喊。

我一手把老鄧推開，他狼瘡地跌到地上，面上的表情十分驚惶，就像深怕被別人知道什麼秘密般。

我進入到樓下大堂之中，望了望周圍，就步上樓梯間，一直上去。

途中，梯間一直傳出著淒慘的叫聲。

我不明白，他們面對火災為何只懂慘叫不懂逃跑，後來我才明白他們真正慘叫的原因。

而我即將要面對的，也是我從未想過的敵人。

踏上多級的樓梯後，我好容易地到達最上的頂樓了。

在我還未把防火門推開從而進入走廊的前夕，梯間上其實一直已經流著暗紅色的液體，我一眼就看穿，那是他們倖存區珍貴的「血酒」。

而我沒有猜錯的話，這裡就是他們的「血酒」工廠了。

整個倖存區最有價值的地方，大概就是這裡。

我不太清楚那個名為「三腦」的人，為何在這麼緊張的時刻仍然不選擇逃跑，反而獨留自己在大廈之中。

這一切都是我在徒步上去時，一直遇到運酒的倖存者，用刀子威脅他們吐出的。

他們每一個都統一地說，三腦在上方。

終於，到達頂樓的一層。

血腥氣味，最為濃烈的一層。

血酒近乎小泉河流般，從走廊滲出到防火門至到梯間這裡，都把的一雙鞋子弄髒。

我把防火門推開，隨即一陣血味湧入腦中，這層的走廊幾乎是個血地獄，滿牆滿地也是血液，如同河流般流動著。

我走到大廈走廊的中心，終於見到了這一切的真相。就算心裡已經有個打算，預計了自己會見到什麼樣的畫面，也沒來得現實見到的震撼。

一個染血的大浴缸安放在走廊中央，數十條以上的水管連住在走廊的牆壁與天花之上，但裡面流出的不是水而是血，血液毫不節制「虛虛」地從水管中流出到大浴缸上。

「嘎…嗚～噫噫噫…嘎嘎嘎…嘿嘰，嗄…」一個頭部極為巨大的人形生物，正背對住我啃咬著什麼。

人類，對未知的事物往往會感到畏懼。

而眼前的……

「嘿～」它似乎留意到我的存在，於是在大浴缸中轉了身過來：「你…好。」

它的外型我可以確切地肯定是病腦，不過比起一般的病腦，它更為怪異……

一般的病腦頭部已經夠大，

但眼前的它比正常的病腦，頭部更大出三倍。

就像，三隻病腦的頭加起上來一樣巨大，會令人感到了莫名的畏意。

「嘻嘰～？」它享受地坐在猶如血池的浴缸之中，說：「就…好似人類嘅…影視文…學作品，故事主角…喺呢種…情況下相遇…嘿嘿嘿……」

是隻…

會說話的病腦……

這一幕，對於以為敵人只是個人類的我來說，實在難以言語：「你係……病腦。」

「無錯～嘿嘻～！！」這次它的聲音不同於剛才，聲音反而變了電音般：「我…哋見到場火開始…就知…道，有人刻意想引…我哋……出嚟，所以我哋冇逃走……我哋…當然要似番主人……要你慢慢咁上嚟…嘎…」

「的確意想唔到。」我緊握住雙節刀。

「我哋…嘅真樣如此…顯露出嚟～就…會嚇到好多人……嘿呵呵，所以…只會同指定嘅傳話使者…見面、對話、發號使令，哈哈哈哈──」這一次，聲音又換了第二把：「我知道…你好奇……我聲音…點解會喺咁……變。」

「…」

「我哋唔同於…其他病腦……我哋統稱叫──三腦。」這個病腦，有自己的名字：「嘿…係生前擁有三個人格…嘅高智商人類……變異出嚟嘅品種喔…呵呵嘿……」

聽到這裡，我內心不禁打了顫。

居然……連自己變異誕生的詳情也這麼清楚，到底智力是有多麼的恐怖。

要讓大BOSS說出自己是如何出現，它是沒有任何印象的。

「既然係咁，你應該好清楚我嚟嘅目的……」我直接說出目的，且看它有什麼的反應：「仲唔逃走？」

我不敢輕易靠近，總覺得……

它能夠擺出一副輕鬆的姿態去迎接我，背後是有什麼詭詐。

何況它是智力極高的病腦。

「當…然清楚哦…嘿嘿嘰嘎啵……我本來仲浸緊血浴。」三腦邪意滿盛地對我微笑：「但係…直接走……就係落荒而逃…嘅蠢才……正中你…下懷同狼狽啊！嘿…倒不如……啵，喺到享受多一陣血嘅香味同溫暖。」

我打量周圍的事物：「有三個人格嘅病腦……」

「…就等於…嗄，三個智商係天才級嘅…生物，融合喺一個小小嘅軀體上……我唔會覺得自己…係比人類低等嘅生物…我同你哋……都係無分高低…嘅物種……或者更高階…嘿嘿。」三腦摸摸自己巨大無比的腦袋，繼續邪笑：「你…殺我嘅…目的係？我一直…都致力……推動病者同人類嘅和平相處…嘿嘿嘿…嘰，點解……要殺…我？」

「我哋人類殺你哋病者，唔需要任何原因。」我冷冷地說。

「咁…仲唔…埋嚟？係唔係……見到我…放鬆嘅姿態～覺得有古怪…呵哈哈啵…嘎～啦，冇事喔……」三腦它對我緩緩地招手，微笑：「入嚟……陪我…浸浴。」

「依個血池……」也是讓我感到詭異和心寒的東西之一。

「係喺各個樓…層用人血強行輸送上嚟……我覺得人類…嘅食物實在太難食…反而你哋與生俱來嘅肉體好香軟可口，血液又淳厚易入…口。順…帶一提…被我哋…拎去製作血酒嘅…人類……都係不懷好意…嘅倖存者，我哋冇加害過……好人…嘿嘿嘿。」咬著人類手臂肢體的三腦，對於「味道」有著一定的觀念。

「你手上咬住嘅手臂皮膚上面，出現咗過敏刺激反應，睇嚟你事先喺個浴缸落咗唔少毒。」我戳破三腦其中一項的詭詐。

「嘿…嘿嘿啵…嘰！哈哈哈…你觀察力好好，十分好……」三腦還是一副悠遊的神態，以電音竊笑：「不過…嗄……你手上簡單…嘅刀器都唔會…傷…到我…同埋……」

「啊呀──！！！！」忽然間，梯間那邊衝來一個人。

我立即把視覺轉向那邊，發現是剛才那個叫老鄧的人！

「冇人可以接觸神聖嘅三腦！！！！」老鄧拿著一根滿佈釘子的木棍揮向我。

我下意識地用手擋住，沒有為意到棍上那密佈的釘子，立時覺得手骨一陣劇痛。

「…！」我暗自咬牙，一腳把老鄧踢開。

「我忠誠嘅…僕人……呢到…就…交俾你……嘿嘿…嗖嗄…」三腦終於打算離開血池。

我才留意到，三腦要用爬的方式離開血池，離開後雙腳站地也十分不穩定，搖搖欲墜又緩慢的的走了去放在一旁的電動輪椅上坐下，才放心地對我展笑：「一直…以嚟……都冇人發現…過我嘅…真正身份啊……嘿嘿嘿，突然有人發現…我都好想……你可以嗄…但係……嘰哈哈…你發現咗呢個不可告人…嘅秘密……就注定要成為…池中物。」

說畢，三腦便控制住電動輪椅快速地離開，那老鄧則對我死纏不放。

「冇咗三腦……我哋就乜都做唔到…！」瘋狂的老鄧，握緊釘棍對我猛揮：「啊…啊呀呀！！！」

我接連地避開了老鄧數下揮擊，但一個閃避失誤，胸口還是被他無情地揮中一下，馬上出現心如絞痛的感覺。

眼看面前的敵人，已經毫不猶豫地要將我置於死地，那麼……我也有把他殺死的理由了。

殺人的這條界線，

一旦超越了，就會徹底改變人生。

第一次的結果，往往已經決定了最後的結局。

「嘶──」我利用雙節刀快敏地，對老鄧瘋狂劃斬。

人類溫暖帶熱的身軀，始終敵不過冰鋼帶痛的刀刃，老鄧在我不消數下的攻擊中，顯得無力反抗，加上我在刃身上塗了些少麻醉藥，他幾乎任我魚肉了。

「呯──」最後的一擊，我一腳把他踢到落血池中。

「呯噠～」老鄧掉到血池中，有點驚慌的望住染血漸黑的手：「我…點解……」

我對他說：「血池入面有毒。」終歸，只是間接地死在我手上。

「冇啦…冇啦冇啦……！！」老鄧瘋了地大叫：「我係咪會死呀！！！」

他，從來沒想過……

死亡，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吧。

「冇估錯嘅話，呢到嘅酒都係用人血做原料？」我望向血池中的老鄧，反問：「你只係要還一條命，值哂。」

「我…我冇諗過…會就咁死嫁！三…三腦，無錯……」老鄧想要從染滿住血與毒的浴缸中爬出，卻無能為力地苦喊：「搵佢就一定無事…肯定有解藥……但點解……我隻手…同腳都好似郁…唔到…！！！」

「佢走得咁快，就預咗你係用嚟犧牲。」我小心地從血池旁邊掠過，打算跟上逃去的三腦：「蠢人。」

「冇…冇可能…佢係…我最值得信任嘅人！！呢個倖存區所有大小事務一向都任由佢處理…我幫咗佢咁多……佢點可以…點解會呃我……！！？」老鄧比起面對死亡，對於三腦的拋棄更為驚訝。

「對方係病腦，謊言呢樣嘢…只要學兩學你哋人類就識。」我停下步伐，說。

原本打算跟上三腦的我，轉念一想便停止追擊。

我怕，貿易地追上去會遇到更多埋伏的殺機。

「我好驚…我係咪要死……」在血池中，全身無力的老鄧口顫顫地問：「你…你可…可唔可以陪埋我…我唔想自己一個喺到死…陪…陪我講下嘢……」

我稍稍地轉頭，望向全身皮膚皆漸發黑的老鄧：「你都係病者和平協會其中嘅成員？」

「我…我係……我哋一路都置力推動病者同人類嘅和平…你到底…係咩原因要嚟放火……」老鄧答。

「單係你哋用人類做「血酒」呢一點，已經夠我俾理由放火燒哂成條村。」我說。

「佢哋都係不懷好意嘅倖存者……！」

「咁假如當中有誤判成份？」我不屑地說：「死之前就唔好咁多辯駁，你就直接講關於嗰隻三腦嘅事。」

一隻病腦能混入倖存區且擔當領導人，這情節根本是不可能發生，但偏偏就發生在這裡。

「嗚…嗚嗚…」此時半死的老鄧，欲哭無淚：「我呢…生人，最後悔嘅事……就係害咗咁多人，我諗都係時候…要還……」

我走到更近那大浴缸，俯視著皮膚已經近乎全黑的老鄧。

「嗰隻坐輪椅嘅三腦，應該走唔到幾遠……講一個我唔殺佢嘅理由。」我對老鄧說。

「三腦……」垂死的老鄧，就如訴說著走馬燈回憶：「我第一次遇佢嗰陣…係喺心朗村摘完果實嘅時候……我唔小心…俾附近嘅捕獸器夾到，個陣我得自己一個乜都做唔到……大熱天時又口渴…又流血，幾乎已認定自己死硬…大概半日之後…突然出咗一隻病腦……哈…哈哈就係三腦，佢用工具幫我撬開之餘…仲搵咗繃帶藥膏幫我處理傷口，我開頭好驚…但後嚟諗諗下……係佢救咗我。」

「…」我留神地聽下去。

「後來我發現佢識…講人類嘅語言…開始咗同佢溝通，」這些回憶，居然令老鄧勾起了笑容：「佢同我講…自己係不同嘅……舍名叫做「三腦」，佢主張『病者同人類應該和平共處』，我第一次見識到人性光輝……唔係…係病性光輝！！我好震撼…我冇聽過任何一個人類咁講過……但偏偏就由一個病者講出口，所以我決定用自己翠林倖存區幹部嘅身份，幫三腦喺區內宣導……」

「佢救你一命，你就捨身報答。」我說。

「因為……我喺三腦身上，更加見到領導人嘅影子！越相處得耐…先發現佢有好豐富嘅學問同知識，教我好多解決倖存區一般問題……例如淨水、自家式小型發電機要用到嘅材料同製造方法、檢驗食物安全嘅方法、紡織、維修，亦因為三腦所教嘅一切技術同意見……倖存區開始自給自足，唔驚無嘢食……而我都慢慢喺區內有啲名氣同上咗位，所以…」老鄧的笑容勾得更為弧線，畫面立即變得詭異起來：

「我同村中某啲幹部討論決定咗……秘密咁殺咗現任嘅人類領導人…然後接三腦返嚟，秘密咁擔任翠林邨嘅領導人。」

我心下駭然，退後了幾步：「所以……大部份嘅村民，都唔知道自己嘅領導人係一個病者？」

「哈，哈哈哈哈哈……」老鄧開始毒發起來，狂吐血水，含辛茹苦地說：「咳…！嗄…啊，有時…時候……知道真…相，未必…係好嘅……選…擇…嗄……」

繼而，老鄧斷了氣般，淹沒到血池之中，不見死相。

見老鄧已死，我便轉身面向它不久前逃走的方向前進。

這下子，我對三腦的背景更為了解些，或多或少在對戰時能有所作用。

跑到去後樓梯的我，還能夠依稀地聽到輪椅郁動時所發出的聲音，加上回音的確認，三腦大概逃到去第五、六層了。

我也不急怠慢，趕緊地追起上來。

直至我追到去地面後，在大堂見到三腦它已經往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方向移動。一路上緊握住武器手術刀的我，馬上拔腿追往。

從背後來看，我猜三腦的輪椅經過了改裝，因為無論速度或是扭力都比市面上見到的不同，而且椅背位置固定了一樽用意不明的瓦斯桶，輪椅周遭又接駁住不明的管線。

「嗄…嘎嘎嘎嘎啦喇喇～哈哈哈嘿嘿……好開心…第一次可以光明正大喺街上遊走，嘿嘿…」三腦開朗地大笑。

眼見周遭一團團大火，也能發出恐怖寒人的笑聲。

「嚟個了結吧。」我望住停在學校前的三腦。

「嘿…噫嘰嘰嘰…」三腦控制輪椅轉後面向我：「你係艾氏…皇室派嚟……嘅殺手？你就放我一命……做我反間諜…我可以幫你…擁有一切……幫你爬上嗰個倖存區…最高嘅位置…只要聽我講…。」

「然後到咗重要關頭，就好似老鄧咁毫無猶豫地拋棄？」我不禁冷冷地嘖笑一聲，說：「唔好引我笑。」

「難道…你就冇……同…病…者做過…朋友？」三腦伸出一雙手，想示意接納我：「我愛…笑，但唔代表……我係邪惡…喺呢個俾…人類歧視追殺嘅世界…笑……係我最低嘅權利，我同人類一樣開心就會笑…」

「我係有病者嘅朋友，不過唔會利用人體做酒、唔會暗中指揮派人刺殺人類。」我盯住三腦：「既然你都做得出呢幾步，咁你背後應該都有唔少我未睇得到嘅行為……」

「我…只係……想世界更加和平…」

「你嘅和平，」我取出大碼號的手術刀，衝刺上前：「係他人嘅災厄。」

這次，三腦沒有再逃，轉為按了按電動輪椅上的鈕鍵，輪椅兩旁隨即彈出兩把鋒利的刀片！緊接，它控制輪椅衝向往我。

原本想要上前奪它性命的我馬上有所停頓，面對那把安插在輪椅旁的刀片和它輪椅高速的行駛，我從袍中取了把比較輕身的手術刀往輪椅的胎子擲去。

157

手術刀射中了電動輪椅的胎子後，隱約地一卡一卡的，最後在撞上我之際方向更改變了，三腦當下把那手術刀弄走。

我亦趁機上前給予三腦頭部傷害，利用雙節刀快敏地劃斬，但它顯然不痛不癢，更暗地竊笑了一聲的駛走了。

我手術刀的斬擊，對它十分巨大的腦部而言，傷害根本不夠深入其內裡的腦部組織，那些表面的斬擊毫無用武之地。

也許……這是我用的手術刀天生的缺乏。

長度不足以讓我徹底貫穿猶如龐然大物的敵人。

「你…拎玩…玩具……同…嘎我玩？哈……」病腦不禁發笑，繼而控制輪椅衝向了我。

在思考如何對三腦期間，它使用電動輪椅不斷往我撞去，有次更把我的醫生白袍撕割了一小塊，速度完全不及它的輪椅快。

「我改…裝咗…渦輪入去……你係無可能走得甩…！嘎…」三腦見自己處於上風，開始說：「聰明嘅人…係會離補自己不足嘅弱點…嘰嘰…」

既然我是傷害不了本尊，就盡可能摧毀代替它雙腳走路的電動輪椅。

只要它沒有輪椅，就是個不懂走路的垃圾。

恐怕在這片學校的空地繼續戰鬥，我只會持續陷入苦況。

因此，我從前梯跑到上學校的一樓中，打算先拖延點時間，再想方法把它的電動輪椅車拆毀，可是三腦的輪椅車對樓梯視若無睹，居然被它改裝成一輛能夠爬梯的輪椅，底下有個小鋼輪滑行抓地，讓它不費吹苦之力地上到來。

「我身前三重嘅人格…亦都為我帶嚟咗三重嘅智慧…嘎…」三腦這次的聲音，是最為接近人類的那一

把：「每個世紀，生物都會有要面對嘅困難…嗄…嘿，但係最後都可以用智慧去克服……呢個就係世界…嘅規則，用智慧去解決任何問題…就好似因為我沉重嘅腦部，令…到我下半身逐漸支撐唔住，但最後我都根據你哋人類……嘅書本，去學習咗點樣製一部跨世代嘅完美輪椅…嘿嘿，某程度上……我更加覺得自己可以取代到人類…因為我哋病腦係喺呢個規則下獲勝嘅一個…！」

我回一回頭，發現三腦的電動輪椅正以高速向我駛來！我及時向右一撲，才避開它的撞擊，但背部亦因此，被其兩旁裝備的刀子擦傷，留下了一條深長的血痕於背上……

「啊…」我狼瘡地站起。

「嗄…喙嘎嘎啦～我只要花費，嘎一個…月時間，去你哋人…類所謂嘅知…識寶庫──圖書館，入面學習。」三腦不緩不急地把輪椅轉向了我，說：「就已經將一切嘅都學會……但你哋人類，可能用一世人嘅時間…都研究緊一本書嘅學問…嘿嘿嘿，我哋之間嘅差別…就喺呢到。」

我不禁冷笑起來：「公共圖書館啲書…出名唔update，你去學埋啲舊世紀嘅學問，就唔好喺到扮聰明。」

「你…冇資格…話我唔聰明…！！」三腦似乎被我這一句刺激到。

「事實上，你就係一隻愚蠢嘅生物……」我保持不屑地，盯著三腦不成人形的五觀：「因為你太睇小人類。」

「人類…嗄嗥！應該有我呢種高智慧生物去統領……」說畢，三腦用輪椅高速地駛向了我。

這次，我望望左右兩邊，這條學校走廊幾乎窄得無我可避的空間了，只能直接應付了。

我盯緊那快速地向前的三腦，電動輪椅那渦輪的咆哮聲，再在彼此兩米之間的距離時，用力一跳！

=x-large「呯──」

與坐在輪椅的三腦撞上那一刻，我雙手及時抓緊住椅背，整個人成功跳坐到其看似萎縮無用的大腿上，令它驚惶失措。

「我啊，唯一嘅優勝之處……」我從袍內取出手術用大剪刀，冷沉地說：「就係曾經出入生死嘅瞬間，無得喺書入面學到。」

「嗚…噫噫噫嗄…！！！」三腦被突如其來跳上輪椅的我，嚇得驚叫起來並慌亂地向控制輪椅。

我一下子把大剪刀刺進到三腦的頭部之中，再夾出質感類似組織的東西，用力地抽扯出來！

「渣滋滋──」像果凍爛掉的聲音，海綿般的腦部組織被無情地掏了出來。

「嗚…！！！呀呀呀──」三腦痛苦地叫喊，控制輪椅向方和速度的手發狂地亂來：「呀啊啊啊啊啊啊！！！！！嘎嘎嘎嘎咧咧──！」

不受控的電動輪椅，在學校一樓四處亂衝亂撞，除了撞牆之外，更撞進了教員室之中，任由痛苦大叫的三腦駕馭著，把教員室內的一切隔牆、椅子、辦公桌、水機、櫃子等，都一一撞飛，使得文件紙張於空中飄散。

而我的左手一直緊握住椅背，另一隻手則不斷地用大剪刀夾出三腦頭部的腦組織，也是病腦的唯一弱點。

直至它把電動輪椅胡亂衝撞到一樓的視藝室中，我才被入面的畫面震呆了幾秒，然後一個不留神從輪椅上跌落。

我馬上抬頭橫視周圍，確認自己沒有眼花。

視藝室中，放住各種用人類活體製造而成的……

「藝術品」。

有肢體扭曲異常的死人、有被固定成芭蕾舞姿勢的裸屍、有腹部被割開一半露出各種腸臟死去的孕婦、還有裝放極多嬰兒屍體的玻璃藏屍箱。

「嘿…嘿嘿嘿嘿…」三腦那把電音要出聲了：「歡迎…嚟到……我嘅藝術展…」

我整個人幾乎怔住，完全無法思考。

「我引你嚟學校…呵呵……咁係因為，呢到係我嘅私人藝術展。」三腦展現詭異的微笑，對我說：「而你……嘎…即將會成為我下一件藝術品，我好耐已經無靈感！我係三腦之中，啦…負責處理右腦，掌管住好多圖像、音樂、繪畫、創造力之類嘅嘢……！睇下我嘅藝術品…全部……都好美妙，或者，你哋人類會稱之為…「病態美學」？哈哈哈……」

我已經，無法吐出任何一個字。

甚至，如果不需應付眼前三腦的話，我馬上就會緊合住眼睛。

如今身在這間血腥的視藝室中，感覺就如同被數百隻眼睛盯著自己的一舉一動，不安的感覺貫透著全身，使我雞皮疙瘩。

慢慢地，三腦在這對峙的空檔間，快速地移動到眾多藝術品中，擺放得最為深入的一把詭異的刀。

這裡就像它的小小秘密基地般，那些死人的視線都讓我不敢妄動。

「我最愛嘅…藝術品……村長。嘎嘎～」三腦取出那把詭異的刀，面向了我：「刀柄，係用…翠林邨前任嘅領導人老婆右掌手骨造出……而刀刃，係用佢個…女嘅肋骨造成！最後刀柄上面…嘅嵌入嘅眼珠，係出自嗰位領導人！嘿嘿嘿～我要去睇住呢一切…睇住我點樣統治呢一切……」

「前任領導人……」我盯住那把全用人骨而製的詭異刀刃，說：「睇嚟老鄧冇講錯…」

「睇嚟～個蠢人……嘿！喺臨死之前…講咗唔少秘密出嚟……噫…」三腦開始一手握刀，一手控制輪椅靠近著我。

「佢幫你殺咗前任領導人，令你暗中接替掌控權。」我放下大剪刀，從袍內取出另一把中碼手術刀。

「無錯啊～哈哈哈！！不過…呃唷唷…佢只係知道一半，嘰嘰嘰。」三腦按耐不住地邊笑邊說：「佢唔知……佢唔知道…嘎！當日夾住佢對腳嘅捕獸夾係我…放…佢唔知道……！我一早想拎走呢個倖存區…人啊…只要稍為對佢好少少……佢就可以為你無條件付出…你哋人類真係比我意外中天真……」

「係你一早計劃好……？」我愣然。

「我一早暗中觀察咗呢個倖存區半年…就連佢哋會去咩地方採集都知……嘿…我有睇過好多關於人類嘅

心理、政治書籍喔……只要喺對方絕望，近乎死亡嘅瞬間…對佢施出援手，佢就會永遠緊記個一瞬間…認為自己嘅命都係對方救番嚟……」三腦忽然控制輪椅加速，並舉刀向我。

我招架過來，用手術刀格擋住攻擊：「所以我啱啱根本冇相信過你講嘅……乜嘢推動病者同人類共處！我只會用自己雙眼……去睇你做過啲乜…」

「要達成呢個…最後嘅結局……少少謊言係必須…少少犧牲都係必須！！！嗚嗄嗄嗄嘎！」三腦使用的骨刀異常堅固。

不過它缺乏的，是技術。

往往再格擋過它的攻擊後，我便會接連地施斬猛刺，而三腦只像個懂得舉刀、揮刀的初學者般。

「哈哈哈嘰嘰！！」病腦猛地從輪椅紮住的袋子中，取出一樽不明的液體擲向了我。

我下意識地用手擋下，下一秒就感到手腕異常灼熱，右手肌肉酸痛得自動地放下了手術刀，我立即轉由左手在半空接住刀子，並擋住它的下一記攻擊。

「鏗──！」

「嗄…啊……」我望望自己灼得似要脫皮的右手，看來是鏹水之類的液體。

三腦竊竊偷笑，便打算再一次擲出不明液體向我。

我眼銳地鎖定了它的意圖，馬上以手掌接住了它擲來的樽子，但下一秒就腹部左邊的一陣劇痛，它把骨刀刺進我身體了……

那樽子，只是個晃子。

「嘿哈哈哈哈哈哈哈！！！！！」三腦大笑起來。

「…」我索性捉緊它的右手，握住手術刀對它肘部猛砍！！！

「啊…嗚呀呀！！你…你……嘎啦啦嗥嗥…！！！」三腦被我的手術刀瘋狂地砍著手肘位置，不消一會就完全甩落。

痛不欲生的它既怒又恨地咆哮著，並馬上控制電動輪椅駛動離開了視藝室：「我唔會…唔會……放過你嘎！！！！！」

受了刀傷的我沒有能力追上，只能把上衣的手袖撕成一小塊布碎，用作包紮傷口。

這等程度的痛楚……

我估計刀傷不深，只傷及肌肉的位置，沒有入骨基本上就沒太大問題。

只求…不會有細菌感染的情況出現。

我望著地上的骨刀，與三腦被砍下來的手，畫面頓時變得諷刺。

掩住傷口小幅步地移動的我，聽到三腦電動輪椅的聲音依然在學校中徘徊，有時感覺既近又遠，令我周不時要留意暗角位或後方。

我在學校不同的區域搜查了一番，它用人類製成的「藝術品」多不勝數，每一件都十分嚇人，我也不願去說太多。

我最感覺怪異的是，三腦輪椅來來去去的聲音，就好像準備著什麼一樣。帶住刀傷的我，不能走太遠的關係，我索性躺坐到一個暗角位中躲藏起來。

「嗄…嗄…」我望住學校外的燎原火海，已經像一幅火牆般分隔住倖存區與外面。

這個景象，讓我想起當時的那一幕。

在殺掉四十八個人之後，放火燒燬那個中立倖存區的畫面。

如果我大難不死的話，還能像其他人一樣活在陽光之下嗎。

「我可唔可以做到……」我盯住手上刀子的尖端位置。

「嘿哈哈嘰嘰嘰嘰嘰嘰嘰嘰──！！！！」三腦的聲音又再亮出，這次是那把電音：「我已經用頭先嘅時間……搵番自己以前一件寶貝去同你玩…！」

原本我還不太清楚所指的寶貝是什麼，直至我開始感覺到周遭一切都熱到不行時，才得悉那傢伙找了一把火焰噴射器出來，而它電動輪椅上的瓦斯罐正正派得上用場了。

三腦毫不顧忌地噴火燒掉一切，任由自己親手製作的藝術品被焚火燒掉。原本我想躲在暗角，在它經過時從背後偷竊，但看來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就像一場首尾呼應的劇集一樣，開頭被我打算放火引出的三腦，如今用著同一的方法火燒校園，然後默默地待在學校的大閘外，等我出來。

眼見火勢早晚會吞噬學校的一切，我只好與它正面交鋒……

一對一的，真正對決。

「終於…出嚟……嘎啦吱啵～我冇後悔呢到一切通通…都燒燬！」三腦望住周圍的整個倖存區：「因為只要有你…嘅存在，我要登上你哋人類文明權力嘅巔峰就始終有住障礙……嘿嘿，不過好快…好快結束！」

我盯住它手上的火焰噴射器，有條管子連接住椅後的瓦斯罐：「人類同病者到最後唔係你死，就係我亡。」

我們雙方都各自代表著人類的一方和病者的一方。

要是像三腦這般聰明，懂得玩弄人心和權術的病腦存在混入到人類社會之中，恐怖往後會有一場人類的大內鬥。

它領悟到的，不單單是技術和知識這等具有一切邏輯程序，有理有據的東西。而是更需用到腦、用到心、用到神，我們人類幾千年來最捉摸不定的──人性。

也許，我眼前的三腦只缺乏一個人類的皮囊。
「你想唔想做人類……」臨到最後的戰鬥時刻，我想把握機會問。

「我…我唔想…我唔要你哋人類軟弱嘅肉體，依家嘅我擁有頭腦都不渴不病嘅身軀，我要你哋全部人類……都成為我統治下嘅人民。」三腦把火焰噴射器對準我，說：「只…只有咁樣，先得以證明……我係更高階嘅生命體…你哋人類一路都歌頌緊一位名為「上帝」嘅神？往後幾百年…我都會因為病者嘅身體而長存喺世上……我要你哋歌頌我…我成為不朽嘅人物！」

「呢個，就係你嘅目的。」我深一深呼吸，空氣中都充斥住熾熱的氣味。

「我思考咗我存在嘅目的好耐、好耐…嘎，人之所以存在，因為有人將你記住，呢個亦都係存在嘅意義，假如無人記住……就咁白白死去或過日，就等於不曾存在。」三腦收下了剛才一直嘻笑怒罵的姿態，轉為認真嚴肅：「咁你？我會記住你……假若數百後，世界上都已經無人記得你。」

就真的，彷如跟著一名哲學家談話。

「我叫滿天。我哋人類嘅時間好短，冇你咁偉大久遠嘅想法……」我倆，都深知這是最後一戰：「只係想喺有生之年做到自己鐘意嘅嘢，守護到自己鐘意嘅事物。」

「滿天！……嘎，我會記住你個名。」三腦控制動電輪椅衝衝向了我，並對我噴出熊熊的火焰。

「如果我咁都死唔去…都會研究下你腦部嘅結構……」我脫下穿住的白色長袍，擋在前方地衝刺：「三腦！」

二人彼此衝向對方。那熾熱的火焰很快便襲到我的長袍上，我用自己的長袍作一次性掩護，擋住自己的全身，向前衝刺。

同一時間，我手部亦要承受那幾乎與火舌觸吻的痛楚……！

「嘎嗄…啦嘎？！！」三腦也預料不到我的舉動。

若莫承受了持續三秒的火燒攻勢後，我終於拉近了自己跟三腦的距離。手上用作掩護的長袍，亦被燒得化為灰燼般。

我從三腦側邊快敏地掠過到它背後，再亮出最為鋒利卻最為短小的手術刀擲過去其椅背的瓦斯罐上。

「滋滋滋──！！！！」瓦斯罐被手術刀擲得裂開一個小縫，馬上漏出瓦斯氣體。

「嘎…！！？」會意的三腦馬上轉動輪椅，對我噴出恐怖的火焰。

我馬上繞住它的身邊來跑，它就如同時鐘的圓周，我就是那根時針。三腦它不斷地控制輪椅自旋，火焰就旋轉式擴散起來……！

不出五秒，漏出的瓦斯氣體與自旋式的火焰處於同一空間並有所觸碰，哪怕只是一丁點燃燼，也使得瓦斯罐瞬間膨脹爆裂──！

=xx-large「呼呼呼呼呼──！！！！！！！」

158

三腦電動輪椅上紮掛住的瓦斯罐爆炸，我當場被炸飛到十米之遠……

這種小型瓦斯罐爆炸的威力，讓我身體幾乎要散掉一樣。

並且頭昏腦脹得，我都不清楚……

能不能再站起來…

但模糊的視線還是能看到……三腦被炸得血肉模糊，全身幾乎都在焚燒著，連它最為引以自豪的腦部都充斥住火焰，燒得又焦又黑。

「啊…嗄…」我發現自己的半邊臉，都滲流出血液了。

「嗚…嗚……嗚……嗚…嗚吵呀呀……咔咔…！」三腦微弱地掙扎、痛苦地抽動著。

在我的周遭，只有無盡的熱火。

我想不到任何被救的機會，

「啊…呀…嗄……」我用盡全身的力氣站起，因為我知道……

一旦倒下接受那安逸的暈睡，就再也無法醒來。

有些事情，

還是得自己一個，都要站起來……

159

站起來的我，一拐一喘地走到三腦的面前。

「沙…咔……啊…嗄……嘎嘎……啊…嗄…」它還在作最後的掙扎，說：「人類…只…啊，一日…有佢哋……兩個…就無…辦法……」

這次，我把自己餘下的所有手術刀全部取出，並十指緊扣著，逐一擲入向奄奄待斃的三腦。

「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

數十把手術刀，全數刺入到三腦的腦袋中，讓它一動不動了。

「南…北……兄…弟……嗄…嘎」三腦斷氣。

我望望周圍的火海，跟快要出現升起的黎明格外合襯，我拐著的徒步離開。

要是我突然摔倒在地上死去，我也不足為奇。

從火海走出來的我，無法說出任何的話和作出緊密的思考。

我第一件事，只是想回到自己如今的「家」。

「嘎…嗄！！啦嗥嗥嗥……」一離開倖存區，就已經有兩隻舌女恭候著我。

我把心一橫，躺在地上，望住天上璀璨的夜空。

今晚，也是滿天星。

但我，已經無任何力氣去郁動。

在我準備要任由舌女撕裂虐殺的時候，不約而同地傳來了腳步聲，視線模糊的我只能看見，他用著人

類走路的姿勢到來，身邊的舌女對卻是毫不理會。

忽然，那個不明的男人往兩名舌女身上一摸，它們就觸了電般抽搐至死，整個過程不到十秒鐘……

最後，他就在我面前離去。

我的畫面，亦漸漸地黑起來。

之後，我這幾天在艾寶琳倖存區的畫面都一一出現了，每一幕都再次浮現到我腦海裡，特別是阿禮。

我頭一次，夢到會有感覺的夢。

我緩緩地張開眼皮後，已經發現自己身在熟識的病房中。

是真的嗎？

我回到，靈實醫院了。

望望左右兩邊的病床，只見睡著了一個人──黑袍的鳥嘴。

「…」我按一按額頭，發現自己身上有被人包紮過的痕跡。

「師傅，你醒啦？！」娃娃開了門，進來。

「依到係……」我喉嚨好沙啞，是睡太久的關係嗎。

「你屋企囉，你訓咗都成兩日啦。」娃娃跟我訴說：「不過老師仲勁，佢沉睡咗接近一星期多啲啦。」

「點解我會喺到…」我回想自己在倖存區中，最後一幕的畫面：「我應該係……死咗。」

「你冇死啊，阿哥佢去救咗你。」娃娃答。

「公仔…？」

「佢出去狩獵搵食物個陣，見到有好多倖存者下山行緊，佢問咩事，啲人就答上面著火，之後阿哥又上咗去睇，結果就發現你訓低咗喺個出入口到。」娃娃如實地說：「你有少少燒傷同刀傷啊，我已經幫你包紮好，你應該要一段時間先復原以前嘅身手啦～話時話，點解師傅你會出現喺個條偏僻嘅村到嘅？」

「係…」我沉思了幾秒，轉問：「點解……得番你老師一個訓喺到。」

「因為其餘三個都醒咗。」娃娃答。

「醒咗…？」

「第一個全身著白色衫嗰個男人呢，你走嘅第一日就有隻狗嚟咗…喺我哋醫院出面不斷吠，我咪開窗睇下咩事，結果一聽到啲吠聲佢就醒咗。」娃娃指住玻璃窗外的走廊，跟著狗兒玩耍的白衣男子，說：「佢叫犬京。」

之後，我望向走廊外那個不修邊幅、抽煙抽得入型入格的男人。

「佢叫王達尼，你走咗嘅第三日，我就好奇拎起佢啲寶石嚟睇！仲同阿哥討論咗一陣啲寶石係真嘢定A貨，如果賣出去會值幾多錢左右……」戴住冷毛的娃娃搖搖頭：「我哋一講到「賣出去」呢隻字，佢就即刻彈起身喎！嚇到我哋呢……」

「原來係錢…」我點頭。

我望住走廊外，跟大BOSS聊著天的男人：「仲有一個…？」

「佢叫奎斯！佢份人最好最熱心嫁，得閒會幫阿哥同大BOSS手。」娃娃拿起一本不明的書本，說：「好似第四日？我同阿哥無聊拎起老師本記載住病者嘅書嚟睇，同阿哥讀下、討論下老師喺書入面講嘅病者，一講到一隻老師未命名……但能力好似係吸吮同硬化，仲可以控制蠹魚寄宿喺人類到加以控制同二重變身嘅超級病者之後，佢就醒咗起身，後尾我同阿哥先知原來奎斯好鐘意研究啲稀有又珍貴嘅特別病者，不過老師仲未醒番……冇乜機會問到咁勁嘅病者係咩嚟，師傅…乜有呢隻病者嫁咩？」

「大概…只係佢寫出嚟講下笑…？」我說。

要是有這種級數的病者存在，世界早就毀滅了。

「又係嘅……邊會有可能。」娃娃點頭認同。

「咁即係，得番佢一個未醒。」我望住鳥嘴。

「係…都唔知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老師佢醒，都唔知佢會有咩開心事。」娃娃走到鳥嘴面前。

「咳，我個袋嗰樣裝置……」我問。

「喺到！」娃娃拿來腦波測量器，雙手捧給我。

「唔該。」我拿起後，便帶到去大BOSS那裡。

我一出病房，那三個外人隨即往我瞧來。

「唔該你。」養狗的白衣男子對我說。

那個抽煙的男人，則拿了根煙給我：「Thanks喎！啱啱醒啊？整枝提提神先……唔計你錢。」

「你就係滿天先生？」那個叫奎斯的男人則衷心地躬身對我致謝：「多謝你，多謝你救咗我哋。」

可是我無視了他們，直接從他們身邊掠過了，因為我有更重要的事要辦。

「大BOSS…腦波測量器。」一進研究室，就見它還是在做著研究。

「滿…天……冇…事？」它接過儀器後，問。

「冇事……你快啲測量下男病童嗰腦。」我說。

160

大BOSS接過腦波測量器後，從充滿生命液體的維生機器中取出男病童的首級，快速地替它戴了上去，並把電線連接到一部個人電腦中。

「一旦…啟…動儀器，佢…腦部…有機會受…到刺激……從而…發…出…２０·５～２８Hz…的腦波…頻率，可能…我哋都會受到……影響。」啟動儀器前，大BOSS提醒我。

「但一定要啟動腦波探測器，先可以偵測到大腦？」我問。

「是…」大BOSS它答。

「咁無辦法，」我把指尖放到儀器啟動的按鈕上，說：「站喺學者嘅立場，我係必須撳落去。」

「噠」儀器啟動。

「……」現場一片寧靜。

緊接，明顯逐漸出現刺耳的聲音「嗡嗡嗡嗡──」的於我耳邊回傳。

我按住耳朵，除了難受的聲音之餘……腦部更隱約地暈痛起來。

「啊……」我捉緊了桌子。

大BOSS把我扶住：「滿天……」它的聲音，變成了回音。

可能真的受到了男病童腦波的影響，我眼前的影像開始改變起來，研究室的牆壁逐漸脫落成大本營的牆身，周遭的一切都漸漸改變起來……

一層闇影的雲霧濃籠罩住我身在的空間，待陰暗的雲霧從我眼前消散後，上一秒還身在研究室的我，已經站了在一個回憶的地方中。

彷彿觸摸到，我內心最深處的記憶。

大本營，七樓的圖書館。

老賢的…

房間。

「佢研究嘅方向…我認為有問題，你唔可以再留Dr.D喺大本營。」我眼前，出現了曾經的自己。

我望見過去的自己，正與老賢在書房中對質著。

我就像隱形的第三者，觀看著自己許久以前的回憶。

「滿天…你要繼續留喺佢身邊監測。」向來仁厚的老賢帶著苦惱的眼神，凝視住窗外陰沉的天空：「暫時大本營死傷病患者仲好多…如果冇咗Dr.D醫生，死亡率至少會上升一半……未係時機清除Dr.D。」

「我要繼續監視…就要繼續幫佢出去搵病者嘅素材，繼續搵自己條命嚟搏……」過去的我，難以忍耐地握緊了拳頭：「每一次對付病者，我都以為自己差啲返唔到嚟！」

「但係權衡輕重，我哋大本營仲係建立初期，有好多身懷傷病嘅人……所以我哋並唔可以立即趕走Dr.D，而令其他人白白等死。」老賢的臉上充滿了矛盾的神緒：「滿天，對唔住，你就再忍耐多一陣。」

過去的我在走出房間後，就只得望住掌心中的一顆果汁糖。

忠誠，到底為何物？

很快地，又有一陣漆黑如煙的雲霧掠過我眼前，把我面前的影像改變。

過去的我，凝視住自己抽屜中接近二、三十的顆果汁糖，思考了好久、好久。

然後，那一晚的我決定把Dr.D研究室中，所有關於病者的研究資料都一一偷走，特別是關於病腦的那一份文件。

我無法再忍耐自己每一天都存活於與病者戰鬥的生死邊緣，更加無法接受自己目睹住危險的研究，而不為所動。

於是，過去的我帶同所有重要的研究資料逃離了大本營。

畫面又再轉變，這次在一條街上。

我在離開大本營的路上，遇到不良人。他們都埋伏在大本營的遠處，打算偷襲搶奪從大本營出來的倖存者。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趁對方還未發現之際都他們斬得重傷，沒有還擊之力，然後便到那個男人的出現。

「大本營…都會有人有咁嘅身手。」不破尚。

「嗄…嗄……嗄…」我喘住氣，冷銳地盯住他。

「點解唔殺咗佢哋。」不破尚掠過自己重傷的手下，毫不畏怯地走到我的面前。

坐在會議室其中一張椅上的我，一邊凝視桌上所放的果汁糖，一邊聽著不良人幹部所討論的事情。

「我哋有個間諜會即將會混入大本營準備行刺佢哋領導人，之後裡應外合，準備打開佢哋嘅大門，然後再攻入去。」不破尚的得力助手，銘凱如此回報著：「佢已經寶盈花園個小型倖存區入面洗底一段日子，大本營嘅人唔會發現到佢係我哋不良人派出去。」

「大本營……」我望住桌上的糖果，矛盾地合上了眼。

還記得那一晚，我思考了好久。

內心從未如此掙扎過，就好像身不由己的一樣。

以為脫離了大本營的籠子，卻沒想到自己會掛念那籠子。

大本營是我第一個進入的倖存區，雖然每個人都貪心怕死似的，但是……就是擁有住其他地方不及的善良之心。

可能領導人的作風，是會影響一個倖存區的走向。

盡管我再不想，決定再痛苦，那晚我還是從不良人的武器庫中撿了一大袋瓦斯催眠彈和防毒面具偷走出去。

可能「守護大本營」簡單的五隻字，

早已烙印到我心中深處。

「沙沙沙沙沙──」那晚，下著場很大的雨。

戴住防毒面具的我，如同死神般拖住一整袋催眠瓦斯彈，默然不語地前去到寶盈中立的小型倖存區。

現在陷入回憶的我，在背後跟隨住以前的自己，從後方望上去自己的背影，才發覺是多麼的心酸、多麼的悲傷……

我直接侵入到中立倖存區裡面。並投下、滾出一顆又一顆的催眠瓦斯彈出去，把整個倖存區都弄得一片白霧，所有人都吸入氣體暈倒了。

要在一晚之內，把不良人派出的間諜查出是沒可能。

既然如此，就只有……

把這個中立倖存區的四十八個人全都殺掉。

才能免於大本營的受襲。

瓦斯氣體幾乎把區內所有深睡的倖存者的弄暈，我便戴住防毒面具、掏出手術刀，逐家逐戶地把他們的性命都收割掉。

有些幸運地沒有吸入氣體、或是察覺到有異樣的，也被我追殺之下，落得須死的下場。

但那凌厲的慘叫聲，卻叫我揮之不去。

有好幾個抱著父母深睡著的小孩，我更是難以下手，他們亦沒可能是不良人派出的間諜。但一想到，翌早他們醒來會發現自己父母全都斷喉死去的慘況，我就只得狠下心腸地下手。

這一夜，幾乎把我的人性奪去了。

我沒有思考、更不敢思考，只有盡可能地保持那冷峻的臉孔和理性的情感，才不會使自己陷入罪惡感的崩潰中。

這塊冰冷的面具，如今都已經烙印成型地刻在我面上。

我再也不懂得微笑，身為人類的我把自己的笑容奪走。

同時，亦把冰冷透徹的心封鎖住，因為自己殘酷的表現，我無法再信任身為與自己同出一轍的人類。

要熱時，我能比任何一個人更熱；但冷時，我能比任何一個人更冷。

從那時起，就注定要背住起這份悲傷活著渡過餘生。

雙肩之間，彷彿更為沉重一樣。

我的行為縱使欺騙到自己，也逃不過不破尚銳利的雙眼。

在寶盈倖存區的倖存者全滅後，不良人緊急召開了臨時會議相討，迫於無奈之下只得暫時中斷進攻大

本營的計劃。

在會後，一直沉默不語的不破尚叫住了我。

「點解又突然有殺人嘅勇氣。」他簡約地問。

我默然無語。

「你知道？殺過人，眼神係會變得唔一樣。」不破尚凝視住我一雙眸，說：「而你，已經印證咗。」

人，一旦超越那條界線，從此就會變得不再一樣。

「守護大本營……」我莫名而生的氣魄，使我毫不忌憚地對視著他：「只要我仲在生，你都唔洗諗住攻陷到大本營。」

除非，你現在殺了我吧。

面對我背叛的行為，不破尚反而沉吟地微笑：「為咗守護佢，你願意付出幾多。」

「一切。」

在那之後，我與不破尚之間的孽缘彷彿開始加深。

他許下承諾，只要我一天還在生，都不會派人進攻大本營。

而我的回報，就是利用引導病者入侵其他敵方倖存區的方式，來幫他消除了大量當時的敵人，並逐漸在將軍澳區內有統一之勢。

隨著時間，我在不良人之中的名氣漸漸上升，一次帶著不良人外征時，更偶遇了大本營的伐木隊。

我才知道自己的名字，在大本營中已經成為「叛徒」的名義。

我開始迷茫、找不到任何方向，彷彿整個世界都沒有容我之地。

同時地，我對於殺人這回事已經漸漸麻目。

對很多事情，都已經淡然。

也忘卻了很多的事。

天底之下，根本不存在一個屬於我的地方。

身心俱疲的我，在最後接到了一個搜查任務。

需要前往靈實醫院去調查和搜索一下物資，讓我想起了，還在大本營擔當Dr.D助手的時期，曾經跟過這裡一隻病腦接觸。

讓我回想起，那時還懂得淡笑的我。

「滿天佬大……洗唔洗我哋行前頭入去醫院探路先？」一名不良人成員，問。

於是，我凝視住醫院裡頭，面對不良人成員的提問，我點了點頭。

在我帶的整隊人都背向我上前之際，我掏出了手術刀把他們……

都殺掉。

最後，我選擇了脫離大本營的籠子，決定了斬斷不良人的枷鎖。

「呼…」

不管了。

從現在開始，我不會再管這個世界的一切了。

我就是我，

我就是滿天。

沒有人，能再控制我。

「你…你……係…」之後，那隻一直生活於靈實醫院中的病腦出來了：「我…記得…你。」

比起人類，它們似乎更有記性。

我掉下了手術刀，說：「我叫滿天。」

「滿…天……」它跟著讀一次。

「你叫咩名。」我問。

「名…？」

「每個人，都應該有個名。」

「我…冇……名…」那隻病腦答。

「咁從今以後……」我深一深呼吸，走上前：「我就叫你大BOSS。」

「大B…O…SS？」

「大佬嘅意思，」我凝視住大BOSS，淡淡一笑：

「大佬，我以後就跟實你。」

終於，回憶都結束。

我從男病童的發出的腦波訊號中，彷彿再次經歷了這沉重的一切。

而大BOSS，亦正扶抱住剛才陷入回憶而失去知覺的我。

我見過黑暗、嚐過黑暗、逃出黑暗。

所以現在開始，我自己做決定，

即使要跟誰做朋友，要跟誰做敵人。

──滿天篇完──

在一息間，過去的我以近乎極快的速度想要舉刀刺向他的頸喉，就想要了結這個人的性命，讓他成為我刀下第一個死去的人。

因為，那是我頭一次感覺到無比沉重的壓力。

那個男人，渾身散發著強大的王者氣息。

但他，卻以更乎預判的速度把我的手腕捉緊了，刀尖離他頸喉只差 0.2 公分。強大的握力更使我的手術刀從手中跌落，無法反應的我那一剎完全愣著，他已經以肉眼難見的速度把刀子接住、反架在我的頸喉上。

「你叫咩名。」他問。

「滿天……」我合上眼皮，已經打好死數。

「你唔值得死。你有改變世界嘅能力，鐘意就跟我返去。」他把刀子掉下，背向我離開：「我叫，不破尚。」

不破尚，就是個如此強大的人。

接著，這一幕畫面又再被暗雲黑霧抹去，這次我已經身在不良人中，凝視住那一顆又一顆的果汁糖思量著，因為我無意中得知了不良人的諜秘。

在一息間，過去的我以近乎極快的速度想要舉刀刺向他的頸喉，就想要了結這個人的性命，讓他成為我刀下第一個死去的人。

因為，那是我頭一次感覺到無比沉重的壓力。

那個男人，渾身散發著強大的王者氣息。

但他，卻以更乎預判的速度把我的手腕捉緊了，刀尖離他頸喉只差 0.2 公分。強大的握力更使我的手術刀從手中跌落，無法反應的我那一剎完全愣著，他已經以肉眼難見的速度把刀子接住、反架在我的頸喉上。

「你叫咩名。」他問。

「滿天……」我合上眼皮，已經打好死數。

「你唔值得死。你有改變世界嘅能力，鐘意就跟我返去。」他把刀子掉下，背向我離開：「我叫，不破尚。」

不破尚，就是個如此強大的人。

接著，這一幕畫面又再被暗雲黑霧抹去，這次我已經身在不良人中，凝視住那一顆又一顆的果汁糖思量著，因為我無意中得知了不良人的諜秘。

161

彷彿一場無間輪迴的惡夢。

如同身於無法逃離的迷宮，我沒有辦法停止這一切的持續。

永遠地陷入到，苦不堪言的回憶中。

直至剛才的那麼一瞬間，大本營眾人熟識的身影，忽然浮現至我面前。

本來沉著不起的我，想要徹底地擺脫這陰影、這惡夢。

然後，我就像被惡夢壓醒般，醒了過來。

「…」睜開眼睛的剎那，我意識到自己喘氣不停。

我想要移動指頭，神經卻像未連線般，生硬非常。

儘管如此，我還是用力地坐了起身。

「老師…？」從前就十分可愛的娃娃，居然在我旁邊。

「點…解……」我發現，自己的聲線也很是沙啞。

「咁就有排解釋啦。」

之後，娃娃便說出我暈倒後所發生的事情。

「唔…」一時間，還是未太適應：「你阿…哥喺邊？」

「佢喺出面同另外三位人兄食緊嘢啊，但好奇怪……點解老師你會突然間醒番？」娃娃好奇地問。

「我都唔知…」我望住自己雙手，說：「原本…我好似一直重複緊……以前嘅記憶，直至啱啱個夢…先突然變化，我就醒番。」

「咔」病房的門給推開了。

是久別多時的滿天。

不同的是，他沒有穿住那件標誌性的醫生白袍。

「你都醒咗，」他一進來，就默默自唸：「咁睇嚟…大BOSS真係已經穩定番男病童嘅腦波。」

「師傅…」

「娃娃，出一出去。」

「喔…」她猶豫地出去了。

「有冇邊到唔怠。」滿天一來，就用小型電筒照住我的眼球。

「手腳似乎唔聽使……」我答。

「做咗成個禮拜植物人，係咁上下。」滿天簡快地說：「手尾，我已經幫你執好哂。」

「唔…？」我望向他。

「無論係男病童，定係三腦，都已經死喺我手上。」

「即係……」

「病者平權組織同病者和平協會，我都已經連根拔起。」滿天聲線不帶感情地說：「之後就交番俾你，繼續做嗰個……守護世界和平嘅英雄。」

「你喺呢段時間…」我盯住滿天雙眼，確切地問一次：「摧毀咗兩個病者相關嘅組織？」

「對付前者我只係幫你哋補刀，對付後者我都幾乎無命返嚟。」滿天為我拔去身上某些的輸送管。

「…」這個人，深不可測。

「話說，你本書入面講嗰個病者，真有其事？」他突然問。

「你指…」

「又識變身、又識寄生，仲有乜嘢身體硬化？嗰隻超人嚟？」

他說的，是異變成病者的Dr.D吧。

也是，我還未為他命名。

「你自己出去遇下，就知。」我淺淺地揚起嘴角。

滿天替醒來的我檢查後，便離開病房：「期待有一日，你本書正式完成之後，再借俾我睇。」

不一會兒，那三個不等我就徑自醒來的傢伙，都來探望我了。

慶幸他們還是老樣子，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我更慶幸的是公仔和娃娃，他們兩兄妹似乎找到了一位好師傅，看似學有所成的。

「喂……你都訓得幾耐。」王達尼從不會叫我的名字，直接稱呼我作「喂」：「要唔要枝，啱啱醒就嚟枝醒醒神先～」

「唔洗，我已經食緊。」我譏諷地說：「你啲二手煙。」

「仲識駁嘴，睇嚟個腦冇壞到。」王達尼哼笑地放下了手上的煙。

「辛苦你，M。」犬京說出我久違的名字。

他從前一副被洗腦的模樣，都已經全然退去，有了作為人類應有的神采。

「犬京，你之後會去邊到。」我問。

「大概，係大本營。」他答。

「兄弟，既然你都醒咗，諗住幾時返去艾寶琳倖存區？」奎斯滿懷期待地說：「我哋已經搞掂咗病者平權組織！之後落嚟……應該就到賴桑一直調查緊嗰個病者和平協會。」

「你講嘅協會，都好似已經摧毀咗。」我說。

「係…？」

「我都係聽番嚟……」我說：「總之，我哋返去先？」

大家也同意，便決定待我手腳回復靈活之後，才返回艾寶琳倖存區。

在這幾天，生活過得比以前要平淡。

本來寧靜的醫院，因為有我們幾個大男人的存在，都變得喧嘩起來。

無聊至極的王達尼，會跟奎斯和大BOSS一起玩撲克牌打發時間，但勝利者往往是大BOSS。

娃娃的大部份時間也是擔當滿天的助手，什麼研究、解剖、烹調、清潔等，滿天都會讓她放手去做和學習，而公仔多數時間會出外狩獵、探索等，讓他成為有歷練的人。

至於滿天，除了研究之外……他會像我走到天台上看景。

「藍天白雲，好耐冇依種日子。」我出現到他的身後。

「你行路無聲，以為你係鬼，」滿天聲音依舊不帶一點起伏地說：「天氣再好都俾你破壞哂。」

「職業病。」我淺淡一笑：「聽娃娃講…你為咗整醒我哋，特登出咗去。」

「冇下一次。」

「點都好，」我循例地，致謝一句：「多謝你。」

滿天他，默然不語。

「你真係對付咗嗰三隻病腦？一個人。」我問。

「嗰隻病腦有三個人格，統稱叫三腦。係秘密控制住翠林邨倖存區嘅領導人。」滿天不明顯地嘆了口氣，說：「都幾命硬。」

「你嘅付出，會有人知道。」我在自己的圖鑑上，寫上「三腦」一名。

「唔洗。」滿天卻答：「唔需要俾任何人知道。」

「…好。」

「之後你會去邊。」滿天問。

「大概，會返一返艾寶琳倖存區，然後再召集足夠嘅人入去坑口，你要一齊？」但是，我還得找幾個強力的同伴。

「交俾你。」滿天望著遠方，微淡地點點頭：「如果係你，就肯定可以繼承住我嘅步伐。」

「…咁你？」

「我會繼續留喺到。」

「睇嚟都幾難推得郁你。」

「我已經郁得夠多，咁危險嘅世界就留番俾你。」

雖然，我不清楚滿天摧毀「病者和平協會」的詳情，他也不太想告訴我。

不過，我對他莫名地信任起來。

完全沒有質疑的意思，是為什麼？我更不清楚。

也許，我們都是同一種人吧。

「咁之後公仔同娃娃，就繼續交俾你。」一絲的微風，掠到我臉龐：「好好照顧佢哋，勞煩你。」

滿天沉默半晌：「我唔該你先啱，送咗兩個免費勞工俾我。」

「係咁，我都差唔多走。」

「唔洗同佢兩個聚多一陣舊？唔把握今次，下次可能冇機會。」

「放太多感情，就會唔捨得。」我的黑袍，隨風飄逸：「你應該知，我唔係會同人鄭重道別…離開嘅嗰種人。」

「你已經影響得佢兩兄妹好深遠。」滿天雙手套入袍中，說：「總有一日，佢哋會繼承上你嘅步伐。」

「嗯？我拭目以待。」我轉身。

「咁記住，要捱到嗰一日。」滿天說。

兩個站在天台上的男人，各自地背向彼此。

他們一黑一白的長袍上，都好像背負住一些沉重的過去。

不過…

「嘖，再見。」我淡淡地揚起嘴角。

滿天亦輕淡地冷笑：「再見。」

總算能夠放肆地一笑。

在那之後，我和奎斯、犬京還有王達尼，都從地下渠道回到艾寶琳倖存區中。

也許，狩獵完回來的公仔或溫習完醫術的娃娃，會對我的突然離開，而感到愕然。

但人生中，往往不會有太多的時間給予我們道別。

我們永遠不能知道，下次到底有沒有下次。

因此，有時候不留下情感地瀟灑離開，或許比不知能否實現的約定來得要好。

滿天跟我交代過，自己還在研究著「病者」。

除非找到了答案，否則不會再踏出靈實醫院一步。

我多少也覺得滿天過於死板，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則，誰又能知道他的過去經歷過什麼？也許，是比我痛苦上千倍的事情。

「嗰細路都幾好心啊…臨走之前，都託嗰隻病腦，送把遮俾你用。」在渠下領路的王達尼，說。

如王達尼所言，我現在握住了公仔送給我的雨傘。

聽大BOSS說是公仔他之前在外面狩獵時，於一顆大樹下找到的雨傘。它的骨架異常堅韌，卻非常輕身，是我握過上手覺得最好的武器。

遺憾我提前離開的關係，公仔沒能親手交到我手上，不過我心意領了。

「咔…咔咔……」如常地，王達尼把渠蓋推開了。

我們四人從臭氣沖天的下水道中，回到了艾寶琳倖存區。

城市久違的雜音，再次傳入我們的耳內。

「嗄…總算返咗嚟。」王達尼搖頭、嘆氣：「真係死裡逃生。」

「奎斯，你要去回報？」我問。

「係，但我會同賴桑會合先。」奎斯答。

「有冇少少艾幣借嚟？」犬京指住不遠處的雜房鋪「哈姆雷特」，說：「我要去雜房店買啲狗糧罐頭俾Ricky。」

「咁奎斯，一陣喺哈姆雷特見。」我說。

「好，不見不散！」說畢，奎斯就出發去找賴桑了。

如是者，沒有公民證件的我們三人，就並肩出發到「哈姆雷特」去。

在貨品林林總總的「哈姆雷特」，我和王達尼沒有打算進去，只給了點艾幣予犬京進去購買，就和我

站在店外的一旁待著。

也算是....

讓犬京重拾社會的第一步吧，自己學會去購物。

但在他即將要入到店子前，卻有一個微胖的青年阻擋住店門的出入口。

望清一點，那個人不是誰……正是貴華。

「Angel小姐呀……求下你原諒我喇…我真係知錯啦…我真係唔想同你分開啊……」貴華目帶淚光，感天動地的向店內喊話：「我一直以嚟都好想全世界嘅人知道…你係我架……我…我知我上次講嘢同行為都好難頂，但我真係好愛你架！我真係好愛你啊！我爸爸媽媽細個同我講做男人唔可以喊，但我今次真係…嗚……嗚嗚…」

「嗰條肥仔咪係……」王達尼戚起眉頭。

「貴…華…？」我也望到了。

居然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不怕路人目光地泛淚起來。

「我寧願死都唔想無再你啊……」貴華真的流出了兩條淚痕。

「唔該，借借…」毫無神氣的犬京，禮貌地對貴華說。

可是，貴華卻毫不理會地，用著哭腔徑自說話：「點解要分開啊…嗚，我哋一齊冇幾十分鐘都有幾粒鐘啦……點解喺我有結婚嘅念頭嗰陣先離開啊…」

「睇嚟嗰肥仔失戀失到痴咗線。」王達尼當作笑話的看待，嘴上勾起幸災樂禍的笑容。

「佢嘅意中人係邊個，我都好想知。」我說。

「先生……」犬京想再次勸他不要擋路。

貴華卻滿面通紅的哭出聲，向他大喝：「我個心好痛呀！！！！」

「咁又點？我要入去買嘢～唔好阻住我。」犬京不耐煩地盯住他。

貴華淚流滿面地大喊：「間鋪我包起咗喇！一秒一百艾幣啊！！我有權阻止你哋班平民入去買嘢啊，因為我今日要求到Angel原諒我為止！！除非你狠心我破產啦！！！」

「不孝子……」我無奈地搖一搖頭。

「我幾好奇，咩女可以令到條友咁癲。」王達尼滿含趣味地說。

「汪汪…汪汪汪──！」犬京的狗Ricky，對貴華吠起來。

「連貓狗……都了解我的淒慘。」貴華蹲下來，試圖擁抱Ricky。

「你睇下你，連狗都要可憐你，你話你可憐唔可憐。」犬京低頭望住他。

「嗚嗚嗚嗚……嗚嗚嗚…！冇…冇咗……Angel…我人生，我冇意義啦，我玩完嫁喇，破唔破產都冇所謂啦！！！」貴華哭著大喊。

「失去一個愛過嘅人，的確會好傷心。」犬京望見如此的貴華，突然收下了厭煩的神緒：「不過……你都唔可以因為咁，永遠活喺過去之中。」

「…」我凝視住犬京。

「冇啦……真係冇啦…我依家覺得死都唔可怕啊！最可怕嘅係愛嘅人已經放棄我啦……」貴華涕泗縱橫。

「起身…起身…！同我起身啊！」犬京望見不中用的貴華，按耐不住地扯起他的手臂：「你叫咩名。」

「貴…貴華…」他懦弱地答。

「我…我曾經，愛到一個人，愛到思覺失調，要長期依賴幻覺去接觸佢。」犬京就像吐出心底話一樣，比貴華的淚更要真誠、更要動人：「我甚至……連想守護佢都做唔到！因為…佢已經永遠唔喺到。我親眼望住佢喺我面前離開……但係我乜都做唔到…後嚟我清楚，要真正對得起佢嘅話，並唔係怨天怨地，日日大哭大罵去求天，而係自己啊……！」

「自己……？」貴華停下了淚水。

「冇錯，令自己唔好活到行屍走肉咁，或者對佢嚟講……已經係最大嘅恩惠。」犬京點頭。

「……啊！」貴華思考了好幾十秒後，突然感動地對犬京大叫：「教主！！！！」

「教主…？」犬京愣住。

「戀愛教主！！！請你指明真正嘅路俾我啊！」

「汪汪汪汪汪──！！！！！」Ricky又再吠起來。

犬京望見不斷呼叫自己做教主的貴華，有點愣然：「你…俾我入去買狗糧先。」

「得…得得得！」貴華指住雜貨店，說：「教主，你有乜想要即管拎，全部入我數。」

「唔需要你請，」犬京步進店內，說：「我自己有錢。」

「嗚……！！真男人應該有嘅氣概啊！」貴華更為激動。

「仆街…！我要去水佢去買我嘅「失戀套餐」啊！」猶如見到商機的王達尼，更為激動：「喂！有好嘢益你啊！！」

幸好，我拉住了這位黑商：「佢已經夠慘……」

站在店門的貴華，似乎聽到了王達尼的叫聲，往我們這邊望來，馬上如同見到牛頭馬面駕到般，嚇得雙腳發顫，說：

「吓…吓吓吓！！！？？又…又又有……好嘢益我啊…？」

此時，犬京已經買好狗糧罐頭出來了。

「戀愛教主！」貴華見到犬京，又立即回復精神般：「請問我仲有咩係金錢上可以幫到你……」

「我無需要。」犬京拒絕他的好意。

「不如我買一套更衫俾你啦！教主你咁樣好易會俾人誤會係「病者平權組織」嘅成員。」說畢，貴華就進了「哈姆雷特」中買新的服飾給犬京了。

見貴華進去了，犬京也想回到我們的身邊。

不過王達尼卻馬上揮手，制止住他回來：「有條水魚免費幫你買衫，換走你件平權T-shirt！你就唔爭在收咗佢！！喺呢個倖存區要買過新一套衫好撚貴！！！」

如是者，犬京只好半推半就地站在原地，等待貴華。

「教主，我買咗套衫襯你。」貴華把一套看上也挺昂貴的衣服，交到犬京手上：「雖然我失戀！但係我貴華身為貴族嘅時尚觸角都仲未失去嘅！」

犬京嘆了口氣，只好順便進去「哈姆雷特」的試衣間把衣服都換了，反正這套一般倖存者無法解鎖的「病者平權組織」信徒白衣套裝，早晚也要換掉。

不久，犬京把全身衣服都換掉出來了。

我能說的只有一句話──脫胎換骨。

穿上黑白格條短袖的犬京，配上了一件深藍色的牛仔褸外套和淺藍色的牛仔長褲，頸上加戴一條紮得像領帶的幼圍巾，感覺煥然一新。

不得不說，貴華在時裝配搭方面是挺在行。

「教主，到你回饋我啦！請教我戀愛嘅事喇……」貴華誠懇地問。

「呃……」完全不知如何應對的犬京，彷似隨口地說：「你首…先，要著套好衫先？令自己有少少桃花運。」

「請你揀件俾我吧！」貴華說。

於是，收了人家禮物的犬京，不好意思地進去選了一件衣服建議貴華穿著。

「全…全紅色嘅西裝長褲！？」貴華表情有點訝異。

「係…紅色代表吉利，有運啲，旺桃花。」犬京說。

「嗯……」貴華半信半疑地，走去換了這件紅通通的西裝出來。

貴華一出來，我還以為有血人出浴，渾身是紅的，十分吸目。

「教主…咁樣著確定冇問題！？」貴華問。

「咁……你有冇開始忘記失戀啊？」犬京反問。

「有係有……不過係因為我開始覺得有少少尷尬……街上啲人好似開始對住我笑…」貴華說。

「戴埋呢副嘢……」犬京把一副太陽眼鏡給貴華戴住。

「咳…咳咳……呃…真係好咩？」貴華面紅耳赤：「我好緊張……」

「咁…唱番首歌，舒緩下心情囉……」犬京不好意思地說。

「唱…要唱乜…？」

「入到去，見到第一張CD即刻買嚟唱。」

「喔…好。」貴華不情願地進去了。

然後，犬京他便馬上趕回來我們身邊：「完全……出乎我意料發展…原本只係諗住入去買罐狗糧……」

「哈哈哈哈～呢個就係倖存區嘅有趣之處，小小嘅地方會壓縮好多機會同有趣嘅事物，喺呢個細小嘅地方。」王達尼大笑上來。

「唔該哂你哋……」忽地，一個清瘦的女生從「哈姆雷特」的正門偷跑出來。

「你就係…嗰個Angel？」我望住樣子純樸的她。

「係….呢間店係我老豆開嘅，所有嗰條友喺門口煩咗我好耐……總之，唔該你哋。」她說。

「唔洗。」我答。

說畢，她就徐徐地離開了這條街道。

而貴華，則在店內唱起一首名為《東方的巨龍》的歌曲。

時至入夜，奎斯終於來到「哈姆雷特」附近與我們會合了。

「遲咗少少，唔好意思。」看得出奎斯已經趕過來：「基本上，我同賴桑已經向皇室申報咗，已經摧毀咗「病者平權組織」同「病者和平協會」，所以佢依家邀請我哋去皇宮作客食飯。」

「認真？！」王達尼眼睛瞪大了一下。

「嗯，入面有好嘢食～」奎斯淺笑。

「咁出發吧，我開始肚餓。」犬京說。

在奎斯的帶頭下，我們先與他的兄弟賴桑會合，才真正步入皇宮之中。

對於第一次進入皇宮的我來說，只有奢華至極四隻字。

王達尼就如擁有一雙望穿價錢的眼睛，不斷在打量著周遭椅、桌、地毯、名畫、杯子、燈飾等物品。

最後，把我們帶到迎賓室之中。

裡面有一張寬長的桌子，和一排排的椅子，我們幾個男人都了在同一列上。而那些皇室成員，分別坐到我們對面，地位最為崇高的國王則坐主人位。

由我們等待皇室成員到來，至到真正上餐，也大概花費了一個小時多。

除了奉上不同的酒品外，還有多款我久久未嚐的料理，也一一擺到我桌前。但儘管想要張口大吃，我也必須保持應有的禮儀。

「你好，咁多位病獵英雄。」國王向我們問安。

「你好，國王陛下！」賴桑恭敬地說。

「你好，國王。」奎斯禮貌地點頭。

「你好。」我對艾匡的父親，說。

「～哈佬！」王達尼笑著對他揮手。

「……」犬京正埋頭地喝著南瓜奶油湯。

不一會兒，那三個不等我就徑自醒來的傢伙，都來探望我了。

慶幸他們還是老樣子，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我更慶幸的是公仔和娃娃，他們兩兄妹似乎找到了一位好師傅，看似學有所成的。

「喂……你都訓得幾耐。」王達尼從不會叫我的名字，直接稱呼我作「喂」：「要唔要枝，啱啱醒就嚟枝醒醒神先～」

「唔洗，我已經食緊。」我譏諷地說：「你啲二手煙。」

「仲識駁嘴，睇嚟個腦冇壞到。」王達尼哼笑地放下了手上的煙。

「辛苦你，M。」犬京說出我久違的名字。

他從前一副被洗腦的模樣，都已經全然退去，有了作為人類應有的神采。

「犬京，你之後會去邊到。」我問。

「大概，係大本營。」他答。

「兄弟，既然你都醒咗，諗住幾時返去艾寶琳倖存區？」奎斯滿懷期待地說：「我哋已經搞掂咗病者平權組織！之後落嚟……應該就到賴桑一直調查緊嗰個病者和平協會。」

「你講嘅協會，都好似已經摧毀咗。」我說。

「係…？」

「我都係聽番嚟……」我說：「總之，我哋返去先？」

162

不一會，迎賓廳的飯桌已經坐得滿滿。

賴桑在一旁低聲地向我們解釋，坐在我們對面一列的都是達官貴人，掌控住艾寶琳倖存區的行政、財富、外交、文化、軍隊大權等，都是地位崇高的菁英，特別提醒我們不要出什麼洋相。

吃了點前菜和口落幾杯酒之後，國王可以真正地導入正題了。

「可唔可以講下，你係點樣對付到「病者平權組織」？」他問。

我們進去之前就分別說好了，待會國王題問後，都會由奎斯和賴桑二人作答，因為由我們三個外地人來回答，總覺得有點不對勁。

「病者平權組織早前同不良人開戰之後，佢哋元氣大傷，所以我哋就趁機會一網打盡。」奎斯說得有條有理：「當然，中間都經歷咗唔少波折。」

「唔～」國王和善地點點頭，再問：「咁病者和平協會？呢個組織，我印象中係一個地下組織嚟，好難發現到。」

「無錯，」這次，轉由賴桑回答：「所以我哋首先喺最細微嘅線索調查，再一步一步咁牽引上去，然後實行暗殺行動直接奪取對方領導人性命。」

「咁中間嘅情節……？」財務大臣喝著紅酒，笑呵呵地問。

「我驚講完會影響大家食慾。」賴桑淺淺地微笑。

「如果我冇記錯…你兩個好似係病獵公會嘅僅餘成員？」國王不緩不急地說。

「…嗯。」兩人異口同聲答道。

「自從你哋公會嘅第一代會長……白鯨，喺一次行動入面，連同大部份會員消失之後，艾寶琳倖存區嘅希望就好似一齊消失咗咁。」國王向奎斯和賴桑他們二人，投以期望的目光：「今日你哋成功摧毀咗兩個屬於外來勢力嘅組織，真係好值得鼓舞嘅事。」

「只係盡番我哋身為病獵公會一份子嘅本份。」他們二人一起說。

「所以～我有個決定。」國王鄭重地，對他們二人說：「我想贊助你哋病獵公會，繼續發展落去。」

「咩…咩話？」奎斯變得愕然。

「國王，真係…？」賴桑也有點愣然。

「既然做得出成績，我當然樂意擺放更多資源喺你哋身上。」國王哄笑地說：「而且…我有意將個寶貝女艾匡，交俾你哋兩位指導。」

「指導？」賴桑不明國王的意思。

國王很快就收下笑容，續說：「你哋都明白～身為艾氏皇室直屬成員一份子嘅佢，經常受到不明嘅暗殺，可能係佢年紀仲輕，啲人覺得佢易對付。就算請咗一位實力高超嘅劍客，都唔及得上搵個人教識佢基本嘅野外生存知識，最少要保護到自己。」

「嗰位劍客……我見過佢刀法，實力應該喺我哋之上，艾匡公主都可以向佢學習。」賴桑敬意十分地說。

說的人是白魂？他好像真的去當了艾匡的貼身保鏢。

「佢係厲害，不過聽少少皇宮入面嘅侍人講，佢智力似乎出咗少少問題？」國王婉轉地說：「所以，我想請兩位……或者其中一位，去好好指導一下我個女。」

「唔……」沉思、考慮的聲音。

對於國王突如其來的要求，他們二人也猶豫不決。

「係可以。」奎斯點頭，一副有話直說的樣子：「不過，我係經常會出倖存區外面狩獵病者嘅人，我驚公主跟我嘅話……會有啲危險。」

「咁賴桑？」國王轉問。

「老實講，國王陛下。」賴桑也說出自己所想：「我覺得公主應該學習處理倖存區嘅事，唔好將佢嘅精神同力量都放喺第二啲事上，始終…佢遲早都會繼承王位。」

「關於王位方面……我應該會交由我個仔，艾康去坐上。」國王毫不掩飾地說：「所以我覺得艾匡同你哋學下嘢保護自己，嚟得更加實際。」

「國王～」王達尼的語氣，完全沒有半點謙恭：「如果唔介意，我都可以做你個女嘅導師喎～六秒六艾幣。」

「你係…」國王擺出一副不認識的樣子，凝視住王達尼。

我加插一嘴：「佢只係位普通商人，做開蝕本生意。」

「喂…你條友……」王達尼望住我。

我覺得任何人也可以成為艾匡的導師，但王達尼的話，就需要好好地考慮一下。

接著，賴桑和奎斯都議倫不下國王的請求，因為雙方的情況、立場都各有不同，不知該讓艾匡跟誰會比較好。

於是在餐飲進膳期間，對面的大臣們有自己要討論的國家大事，我們五個跟地痞差不多的人都有自己的話題。

奎斯認為，自己經常要外出狩獵病者，讓艾匡跟自己學習的話，難免會有所危險和辛勤。如果他日長大後，有可能會成為出色的**病獵**，但這條路途上肯定要狩獵多如繁星的病者。

而賴桑認為，艾匡要學習的應該是如何管理倖存區的帝王學，他深知區內人際間的險惡，包括其極有嫌疑的兄長──艾康。如果他日長大後，有可能會成為出色的**女王**，但這條路途上肯定要踏上推翻未來王位繼承人的艾康。

王達尼搖搖頭，果斷地說：「我決定～投賴桑一票。你哋諗下，如果遲啲呢個細路女真係做咗女王，我哋真係打跛腳唔洗憂，成個超大型倖存區嘅軍隊同財富仲有人脈都掌握喺佢隻手入面，我哋等於有無限嘅資源喺後方支援……」

犬京卻支持奎斯的那一邊：「我覺得多啲出去歷練係好事。以前都係喺外面做孤狼…先練到至少可以保護到自己嘅身手。同埋今日唔知聽日事，權力財富係唔會永久，唯獨實力先係永久保存，或者有一日……喺外面俾病者偷襲嗰陣，艾匡公主就會咁啱跳出嚟救我哋。」

現在，只餘下我了。

「M，你認為呢？」賴桑問。

「我認為……」我低下頭，沉思著。

「你哋睇嚟好苦惱？」國王對我們平和一笑，說：「唔急，你哋慢慢決定。」

「咁就遲啲先再決定。」我說。

這種重要的決定，怎會驀地就落到我身上了。

不過，我們的專注很快就回到珍羞美味上，好久沒有吃過這般激勵人心的料理。

簡單的漢堡烤肉，在這個時代是吮指美味。

讓我不禁回想起，從前快餐店隨處也有的情況。

也許……後悔方懂珍惜，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

無論簡單至食物，複雜至情感。

飽餐一頓後，我們就獲邀到皇宮的套房住上一天，使我開始為日後的生活感到煩惱。

可能一旦享受過，就返不了轉頭。

為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所以我決定了，

要睡在走廊。

說笑的，我當然跟住他們四個入到套房中。

裡面有標準課室大小的面績，放住了五張豪華的單人床。

牙刷、毛巾、酒品等基本用品，都一應俱全。

身處於舒適又安全的套房中，明天的行程都沒多想了，儘管睡在床上再說。

「嗄～啊，正。」王達尼躺得極為享受，已經與床單合為一體。

「要唔要試啖？」賴桑拿著一杯雞尾酒過來，說：「長島冰茶嚟，聽講可以換到人半晚安睡。」

「唔洗。」我答。

「賴桑，聽日我哋點？」在洗手間的奎斯問。

「聽日應該就會接收國王俾我哋嘅嗰筆贊助金先，病獵公會……都好耐冇資金運行落去。」賴桑有點感慨。

「嗯……我哋兩個，都總算係出人頭地。」奎斯也感嘆地說。

163

「但最主要，都係多靠嗰一個出現又離開都好快嘅男人……」賴桑心有餘悸地說：「滿天。」

「咁你呢？」奎斯點頭，對我問：「其實你喺邊到受訓過？鳥嘴，你對病者嘅理解都唔似一般人……」

「我？」我有點愣然，回憶一瞬即閃：「已經…係好耐之前嘅事。」

嚴格上來說，

我和滿天可以稱為同門。

「嗯？」奎斯深入地問：「仲有邊個倖存區有病獵公會之類嘅地方？」

「係出生入死嘅經驗。」我想了想，答。

「大本營有個學院之類嘅地方，係教人對付病者。」王達尼說起我的過往：「呢條友啊…就係其中一個老師。」

「原來係咁…」

「你哋病獵公會有咗營運資金之後，會點？」我轉移話題。

「會招兵買馬。」賴桑喝口長島冰茶，說：「始終，病獵公會已經太耐冇營運……自從白鯨消失咗之後。」

「即係用筆資金買糧食當做薪金？」我說。

「呢個地方冇人會同你白做，有利益先吸引到佢哋加入，特別係後生仔。」賴桑輕撥髮蔭：「當然要提供埋住宿俾佢哋，要令佢哋有歸屬感。」

「都幾難，要搵一堆人同你搏埋條命去奮鬥。」

「當初會加入「病獵公會」，都係因為會長白鯨擊退病者嘅消息傳得好廣，唔少人……包括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希望，人類或者可以逆轉嘅希望，先咁多人加入。」剛出洗手間的奎斯，表情有點落寂：「係後嚟會長消失，同行所有病獵公會成員遇害……呢個倖存區先跌入谷底。」

「開始變成搵錢緊要、享樂至上嘅倖存區，大家都放棄咗對未來嘅希望。」賴桑補充。

「奎斯你係因為抱有希望先加入，咁賴桑你？」跟狗玩著的犬京，問。

「差唔多嘅理由。」他答。

「各位，早啲訓。」王達尼毫無預警之下，吹滅了房內的燈火：「都係時候。」

如是者，我們被王達尼半強制性帶入夢鄉，相信只要談論有關「金錢」的話題，這蠟燭的火光也不至那麼早熄滅。

翌日一大早，我們五人就梳洗完畢，徐徐地出發。

在皇宮中，他們會提供每個人六公升左右的水去作梳洗之用，換轉在外面生活可沒有這般的待遇。

有一小樽水用來喝的，已經很感恩。

我們五個人在侍人的帶領下，去到昨日的迎賓廳用早餐。

簡單的香蒜烤麵包、香甜的地瓜煎餅、配有香草的歐姆蛋、和蘸滿黑糖的小饅頭等任君選擇。

國王還特意說明：「雞蛋喺依個時代係好珍貴嘅珍品，係我哋皇宮圈內飼養，產一次蛋都要幾耐時間，而且保質期短，所以好好品嚐你哋面前美味嘅雞蛋。」

「雞蛋係平日只有招待貴賓時，先會用上嘅珍貴食材。」負責送菜的侍人說。

不知是否經過了他們的一番說明，這隻雞蛋比以前還要好吃的樣子，就如同加了無形的調味料一樣，像吃了隻價值昂貴的鮑魚下肚。

最後，以一杯同樣珍貴的阿華田和好立克作收結。

「我尊敬嘅國王～」一把似曾相識的聲音，於走廊外傳出：「真係遺憾，我錯過咗同各位英雄齊用餐嘅機會。」

是董倫，他推開一大門，一如以往地擺出了高姿態走路。

早就知道了，這傢伙離開不良人後，逃到來艾寶琳倖存區。

「呢位係董倫，係我好信任嘅一位重臣。」國王向我們介紹。

「過獎，只係盡我份內事。」董倫保持微笑地躬身。

「加入艾寶琳倖存區無幾耐，就建議實行「童工政策」嘅人？」賴桑對他好像有點認識，而且語氣之間不太喜歡。

「每個人都應該為社會盡上一份責任。」董倫面不改容，不緩不急地解釋：「而班細路，我就只係將佢哋由要返學嘅責任，改變為返工，增加勞動力，並無唔合理～？」

「但聽講，佢哋做嘅工種，都係啲無辦法學習嘅重複性工作。」賴桑盯住他，續說：「而且好多工廠返工嘅細路，都俾人要求去維修危險又成日壞嘅機器，原因居然係佢哋身形夠細，可以縮入去密集嘅機器入面…方便維修，結果一個唔好彩，機器重新啟動嗰瞬間佢哋隻手就俾機器夾斷，失血慘死。」

「個別事件，我係唔會作任何評論～」董倫輕淡一笑，掠在嘴角上。

又是「童工政策」？

董倫是有多想讓這個世界的小孩們都去工作。

「我哋又見面～」這次，董倫向我微笑。

我知道自己躲不了的，索性直接面對：「我唔會忘記你嘅恩情。」

逃走不要緊，離開前落井下石幫助Dr.D施放催淚彈就罪加一等。

「你哋一早就相識？」國王問。

「嗯，喺大本營嗰陣就認識。」微笑的董倫答。

他刻意回躲過往自己身為「不良人」的一份子。

「仲唔多唔少，受過佢好多恩惠。」我捏一捏自己的拳頭，無意中發出「喀──喀──」的聲響。

「講返正題～？」董倫選擇移開話題，說：「支助病獵公會一事。」

「我認為……」國王思考了一會，說：「應該支助五十萬艾幣？作為長遠嘅運營經費。」

「五十萬？」董倫淺淺微笑，說：「國王～夠我整多幾部中型發電機。」

「唔。」國王又再沉思，說：「三十萬？」

「同上，要整幾部自動淨水器都差唔多價錢～」

「……十萬？」

「不過不失～？」董倫的嘴角勾起邪惡的弧線：「對佢哋呢種人，十萬已經算好多。」

「十萬…雖然都係一筆好龐大嘅資金，但係好難長遠發展落去。」奎斯面有難色地說。

「國王，請你聽從自己內心所想。」賴桑的言下之意，不要受董倫擺佈。

「咁…」國王對於支助金額的問題，似乎有點苦惱。

「不如就等我出面？」董倫把手放在胸上，優雅地躬身：「我嘅職責，就係為國王帶嚟歡樂之餘，又解決到問題。」

「董倫～你有建議？」年老的國王問。

「就玩德州撲克～嚟決定支助嘅金額吧。」董倫謙卑地說。

「捐個錢都要咁麻煩……」王達尼意外地亮出充滿戰意的笑容。

「哦？好似幾有趣咁。」國王說。

「我唔識玩啤牌。」奎斯變得苦惱。

賴桑也捏著下唇：「我都係…你哋識唔識？」

「我都可以陪佢玩一、兩手。」王達尼說。

「你有信心？」犬京問。

略懂玩法的我，答：「遊戲一開始已經決定咗輸贏。」

「德州撲克由落盲注嗰一刻開始，就已經輸一半。」王達尼盯緊傲慢的董倫：「可唔可以贏返，就係睇心理戰。」

「你哋準備好～隨時都歡迎挑戰。」董倫微笑。

「就依家？好耐我都冇睇過人玩牌。」國王歡愉地說：「每人有五十萬籌碼做賭金。」

「無問題。」王達尼同意。

如是者，我們的場地就由皇宮，轉移到去新都城中心三期的賭場中。

我印象中，自己於倖存區初來報到時，就在這裡輸了唯一老闆給我的一塊艾幣，好像是玩最簡單的猜大小。

不同於德州撲克，資本是很重要，因為要遊戲繼續，就要不停地加注，除非認輸。

由於國王出宮的關於，原本一場幾分鐘玩完的遊戲，變至要一小時去準備。賭場那邊要嚴加佈防之外，更要開清出條路，讓國王能安心到達。

沿途中，不少的區內居民都紛紛好奇地觀賞著，令我們十分吸目，渾身都不自在。

「喂…國王出咗嚟啊……」、「到底搞乜呢…？」、「好似好大件事咁。」、「出嚟睇嘢啦！」

「王達尼，一陣有冇諗好咩計劃。」我問。

「睇情況做人。」他答。

到達賭場後，賭場主任跟所有荷官都出門迎接，恭送國王、守衛、董倫和我們進去。同時，亦有不小貴族能獲邀進去，一睹賽果。

我們和董倫各自坐到一張長長的賭桌上，中間站住一名外國荷官：「歡迎各位先生、小姐嚟到觀賞呢場比賽，我左邊一方嘅係，皇室顧問──董倫先生。至於我右手邊嘅係……」

「幫我同佢講，我係商人──王達尼。」王達尼小聲吩咐我。

之後，我走過去跟荷官說一聲。

「明白，」荷官點一下頭，說：「我右邊一方嘅係黑心商人──王達尼先生。」

「喂……」待我回來後，王達尼有點錯愕地問：「嗰荷官啱啱講啲咩……」

荷官繼續宣佈：「之後將會進行德州撲克對戰，兩方各會獲發五十萬籌碼，籌碼歸零將會當輸。假如王達尼先生一方勝利，即勝出董倫先生所有賭金，所以將可獲得一百萬艾幣資助供病獵公會。但如果王達尼先生一方輸，只會有五萬艾幣，用作推動病獵公會發展。」

「五萬同一百萬……」犬京低聲自說：「真係天同地。」

「咁比賽正式開始！！！」賭場主任瞬間成為比賽主持人，高呼：「請兩邊參賽者都先落盲注，五萬元，一塊籌碼為一萬元，所以你哋依家手上係總共有五十塊籌碼。」

坐著的王達尼隨手地拋了五塊價值為一萬的籌碼出去，站在後面、側邊的我們，就如同他的助手一樣。

「真係期待～」相對於我們顯得孤單的董倫，也拋出五塊籌碼。

「依家發牌。」說畢，荷官俐落地發了大家兩張牌。

一張為可以顯示出來的牌，另一張是不能公開，只能給自己望的，叫「底牌」。

「喂，做咩兩隻牌都收埋。」我向王達尼，問。

「你係嗰種習慣將自己一隻牌俾人睇嘅人～？」王達尼淺淺一笑。

「嗯，如果咁樣做，佢睇到自己比較有利自然會加重注碼，佢棄注都立即贏到彩池上面嘅盲注。」我說。

「但我習慣放長線，釣大魚。」王達尼凝望著手上的牌，說：「保留自己兩張牌唔俾人知道，贏嗰一剎那先有快感，呢種刺激感無可取代。」

接著，荷官放出三張牌在中間，只要我們手上的兩張牌跟它有對子，即出面有「K」，我們手上也有「K」這張牌，就會成為對子。

現在外面的三張牌，分別為「Q」、「2」、「5」。

「我哋係K同3…好似冇對子。」奎斯看了看，說。

「唔，睇下佢點做先。」王達尼點頭。

「加注，十五萬～」董倫又拋出一堆籌碼。

「十五萬，跟。」王達尼跟著掉了十五萬籌碼。

即是，現在大家都分別掉了二十萬出去。

「之後嘅係，Q。」荷官再翻牌，現在賭場中間有四張牌。

「二十萬～」董倫又隨手拋了二十萬出去。

「…」王達尼神色沉重下來。

「又唔係我哋嗰隻…」犬京問：「要棄？」

「如果棄咗，我哋彩池上面嗰二十萬就係佢。」王達尼說。

「喔……即係棄牌點都係輸，但只係輸一半咁解？」賴桑開始明白。

「係，如果之後我哋要跟，就要扔多二十萬出去。」王達尼跟我們說：「一係就輸二十萬就算。」

「出面仲有一張牌未開，睇下你敢唔敢搏。」我說。

「佢好有自信咁…」賴桑盯住對面坐著的董倫：「會唔會佢有對子？」

「可能係呃我哋。想我哋以為佢有一對，從而棄牌，呢個就係德州撲克嘅心理戰所在。」我跟賴桑說明。

「棄就輸一半，跟就可能輸更多。」王達尼一下推了二十萬籌碼出去：「但我寧願輸得無遺憾。」

現在彩池中，有八十萬，我們和董倫彼此手頭上都只餘下十萬籌碼。

接著，荷官又再翻牌，最後一隻是「６」。五張公開牌為「Q」、「Q」、「2」、「5」、「6」。

「啊…」奎斯表露出難過的表情。

「睇嚟你哋無牌～？」董倫留意到奎斯的表情。

王達尼只微微一笑，沒有回答。

「最後一局，加注？」荷官問。

「當然～」董倫把餘下的十萬都掉出去了。

「無辦法，只可以跟落去。」王達尼也把最後的十萬籌碼掉出去了。

結果雙方攤牌的時候，董倫居然有「Q」，我們俐落地輸了。

「遊戲結束，董倫勝利。」賭場主持人宣佈：「一百萬獎金歸董倫所有！！！」

現場隨即一片歡呼的聲音和我們感嘆的聲音。

「算吧，錢財身外物，輸咗唔緊要。」賴桑拍拍王達尼的膊。

「董倫，果然好精彩。」國王拍手，滿意地問：「點解你咁有信心會贏？」

「因為幸運女神永遠都企喺我嗰邊。」董倫站起來，握住用了許久的鷹頭拐杖：「不過對面都唔洗太灰心～？我會以自己名義額外捐出二十萬俾病獵公會。」

此話一出，歡呼聲更高。

「咁我都以自己名義，多捐十萬吧。」國王滿意地說。

如是者，病獵公會總共獲得了三十五萬的捐助，算是不多不少吧。

之後，王達尼帶點灰心意冷的心情，在賭場周圍結識貴族的人。

奎斯和賴桑則跟國王的手下，相討何時取走捐助。

犬京不想留在室內，便走出賭場。

而我，則盯住了蹤影不定的董倫，然後跟上他了。

我還有事，需要跟他算帳。

一路上我都跟貼著董倫，在人山人海的新都城中心三期左穿右插。

途中，更意外地發現了剛才那名負責發牌的荷官。董倫裝作不在意地，疑似把一袋裝有艾幣的袋子，掉到二樓的一個垃圾桶中，然後離開。

緊接，那名荷官便奔了過去垃圾桶旁，然後一手取出董倫掉棄的那袋艾幣，流露出貪婪的笑容。

「…居然係收買咗荷官。」看畢，我再跟緊董倫。

隨著時間的過去，董倫走的路越來越怪，越來越來像是轉彎抹角。

到最後，跟到了新都城二期的天台上。

「～跟得幾貼。」在天台上，董倫背向我微笑著：「不過你對我嚟講太炫眼。」

「咁你應該知我嚟，係為乜。」我上前。

「為老賢？定係為不破尚？」董倫逗趣地微笑：「你唔可以怪我，佢兩個都係因為你而死，唔關我事～」

我把雨傘舉到董倫的頸喉前：「我至少知道自己問心無愧。」

董倫無聲一笑：「你可以為咗保護大本營而摧毀不良人，依個就係你所謂嘅「問心無愧」~我都可以為咗保護我自己，而對自己「問心無愧」。」

「你估依到嘅人，有冇興趣知道你以前做過啲乜。」我說。

「嗯~？咁唔代表你冇做過，或者，你比我更狠。」董倫說。

「我可以隨時殺咗你。」

萬里無雲，天氣怡人。

只是氣氛緊湊非常。

「你喺到殺咗我，就注定離開唔到依到，況且……」董倫不緩不急地說：「你認為自己一定殺到我~？」

「呢個天台一個人都無。」我緊握住雨傘：「我殺咗你，邊個知。」

忽然，董倫以極快的姿態向後小跳，學著我伸出了鷹頭拐杖對準我的頸前。

雙方，變得對峙。

「我承認~你做間諜的確係有一手。」董倫高傲地微笑：「但最厲害嘅人，係連自己都呃埋。」

「噹」董倫率先打走我的雨傘。

我馬上橫舉，把他的下一次拐杖打擊擋下。

我用力一推，讓董倫退後一分，繼而用傘向他使出連續的三刺擊！可惜，通通都被董倫輕易地避去。

平日身手不怎顯露的他，我沒辦法完全掌握他的實力。

從大本營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他有著過人的反應。

「你係值得我一戰嘅對手。」董倫平日的微笑，變得更深。

在我刺擊使完後，他一手捉住了我的傘身，往自己扯過去。

被扯動的我立即把上半身仰後，因為他另一隻持著拐杖的手馬上就要學我刺過來！

「噓──」避去了。

我加上一腳，決定把董倫踢走拉開彼此的距離，料不知董倫反應快得也向我踢出了一腳，大家相觸之下一起退後了。

「身手合格～不過，單憑呢點係未夠格。」董倫無奈地輕笑：「鋒芒畢露嘅人，會自招惡果。」

沒有話要跟他要說明的我，把傘柄對住董倫的雙膝又是一揮，被他避開也是意料中事，因為接下來的連擊才是精髓所在。

繼而，我又用這把輕身的雨傘，快捷地往董倫的頸側揮去，一如所料！「呯」的一聲，董倫單手舉起了拐杖格擋住我的攻擊。

於是，我利用傘柄的彎勾拉住董倫的拐杖，一手就把他的鷹頭拐杖拉了過來，其脫手而出。然後，我打算順勢地用另一隻接住鷹頭拐杖。

可是，董倫目光忽然精銳起來，以極強的反應及時捉住了拐杖上的鷹頭！

「刷──」鷹頭與拐杖一分為二，發出了拔劍出鞘的聲音。

我才知道原來拐杖的內部，藏住了一把暗劍在裡頭，連接住上面的鷹頭可以拔出來，讓我開始意識到董倫的深藏不露是有多危險和可怕。

「！」下一秒，董倫已經使著鷹頭劍向我砍去。

我下意識地用他的拐杖擋住，「噹郎！」一聲劍拔相碰，發出金屬的的互撞之聲。

劍刃落到拐杖上的董倫，想要順住杖身滑砍到我的手指，我及時鬆手卸去斷指危機。同一時間，他再踢起了掉落到半空的拐杖，踏前一步用另一隻手接回拐杖。

我不禁喘了口氣：「嗄……」這些事情，都只是發生在幾秒之間。

相對於我，董倫的微笑依然。

他不緩不急地向我慢步前進，即便我用雨傘不斷使出戳刺的攻擊，他都敏捷地利用雙手的一劍一杖把我的攻擊格去，使得落於下風的我只能不斷後退。

直至我意識到，不到幾步之內就將會退到天台的邊沿後，我只好停下來。

「當你意識到自己即將跌落沿崖嘅時候，就已經太遲。」董倫說。

「最多同歸於盡。」我盯緊董倫：「你間接殺咗老賢，迫我殺咗……天明，你就應該估到會有呢一日。」

「我為你嘅人生感到可悲，M。」董倫望住我，好奇地笑著：「你咁做係為咗邊個？」

「因為，我係大本營嘅人……」

「就係因為身份嘅問題，你局限咗自我嘅決定？你當嗰到係你屋企，但人哋只係當你係叛徒。」

面對董倫的說話，我有點無言以對：「我要順利咁返到去大本營……就係要解決晒你哋外面呢堆叛徒。」

老賢臨死前拜托我的最後一件事，就是解決大本營對外的一切威脅。

「啊～你以前係做警察？」董倫皮笑肉不笑地，問：「又會咁盡忠職守。」

空氣彷彿凝住了，沒有動手的我們彼此對視著。

因為這次一動，就得分出個你死我活。

=x-large「呯──」

忽然，倖存邊境那邊，傳來了一陣響徹雲霄的聲音。

「吱嘰嘰嗥嗥──」天空亦出現成群結隊的病翼。

「可能上天都唔想我哋咁快結束～」董倫一步一步地後退：「之後我會好好驗證你呢個同我一樣嘅大本營叛徒，到底有冇資格站喺道德高地上。有嘅話，我輸得心甘命底。」

我想要追住之董倫際，奎斯、犬京和賴桑就趕到上來了。

「喂～你哋朋友好似想對我郁手郁腳。」董倫走到他們的身後，說：「知唔知對皇室人員動手嘅話～會有幾大罪？我哋下次再見。」

說畢，我就只能目睹董倫離開了天台。

而我，受制於奎斯和賴桑他們在場的關係，已經不能再對董倫出手。

「冇事啊嘛？」奎斯見氣氛不對，問。

「冇…」我凝視住他的背影。

「啱啱唔見你，但好彩犬京隻狗聞得到你去咗邊。」賴桑抬頭望向那群滿身佈毛、腳爪尖彎的病翼：「我哋正想講……幾分鐘之前我哋收到消息，有病者來襲，就喺啱啱好大嗰下響聲，第一道邊境嘅圍牆已經爆咗，而且仲有一班病翼要對付。」

「又有……」

「有時班病者就係咁，會無啦啦入侵倖存區。」奎斯把弓取下來，握在手中：「點都好，保得一個得一個，盡量將傷亡減到最低。」

之後，我與賴桑一起趕到去倖存區的邊境，打算觀察一下情況。我叫王達尼和犬京不要一同外出，始終他們對病者的攻擊模式並不是十分熟絡。

頭一次，我終於看得到艾寶琳的守衛對付病者的方法，就是大家都手持一根長矛刺向病者，阻止它們的前進。

但只要稍為面對突破能力強勁的病者，就很自然地崩潰。

破壞了圍牆的是為數幾隻的舞者，在我趕到之前，它們已經用強而有力的大腿踢死幾個不幸的守衛。

「唔好去…班守衛會搞得掂。」賴桑按住我膊頭，說：「幫啲居民逃走緊要啲。」

我見進來的舞者不多，相信成群而出的守衛也能對付得了，所以就開始協助區內的居民逃生。居民都流露出畏懼不已的表情，有些更會怕得腿抖，完全跑不動。

也許是安穩的生活過太久了，連求生的本領都忘記。

「嘻嘻～嘎啾啾……」在我視線範圍中，有一隻舞者正以旋轉的舞姿逼近「哈姆雷特」雜貨店。

沿途上，任何物件都被它的大腿踢破或扭曲，因此如果承受了一腳的話，可不是說說笑。

「啊呀呀呀！！！！」店門前，出現了尖叫的少女，腿抖非常。

「貴華嘅意中人…？」我愣了愣，再望望向她前進著的病者，馬上奔跑過去：「喂！入去啊！」

她好像聽見了我的說話，在舞者來襲出腳之前，就返回到店內。可是那隻舞者只消一腳，便把店門踢破，繼續進去。

我也加快腳力，直接跨過路邊的欄杆，進入到店子中。

「呼呼──沙沙──格啦格啦！！！」雜貨店架上的貨品被無情地破壞著。

我隨手撿起了地上的玩具車，就往那隻舞者身上擲過去。

「噠」擲中了。

舞者停下了原本瘋狂的舞步，轉了轉頭，望向門前站著的我。

我瞧了那少女一眼，發現她避了在角落默不出聲，看來是安全了。

「嘻～哈哈哈哈！！！！！」舞者如同狂熱的舞蹈家，對我猛地前進。

急速後退的我，退回到店外，但也敵不過舞者快速的步伐，再踏前一步就向我使出飛踢了。

我本能地想要把傘瓣打開擋住，卻壞了般的打不開，只得馬上舉起格擋！

「…」我咬牙切齒，心想定要承受一定程度的痛楚。

「呼──」

我緩緩地張開眼睛，我卻毫髮未傷。

公仔送我的這把傘子，它的骨架異常堅固……居然穩穩地承受了舞者的重力強踢。

「嘻～咻吔！！！」舞者下一秒又再轉換方向的使踢。

我俯下身來，勉強避開。

因為這傘子擋得住一下，但第二下可能就裂了，我不能盡信。

「喂…！你點啊……」應該躲得好好的王達尼，居然站在與我只有兩、三米之距的馬路上。

「幫手啦。」我向後逃跑。

「你拖延一陣先。」王達尼跑入「哈姆雷特」中。

叫他幫手，我肯定是瘋了。

我就如同玩著一個考驗反應的遊戲，舞者會不斷向我使出快捷的踢擊，而我只能不斷地回避，因為除了把它雙腿砍了之外，我想不到任何對付它的辦法。

也許病者有著諸多的弱點，我們人類也相同。

就是有承受一下的失誤，這遊戲就永遠地結束。

「嗄…嗄…」還好我對付的病者還是經歷的大事，也不下十次了。

現在此等回避病者的攻擊，對我來說也勉強可以，除非我到達筋疲力盡的程度。

「我嚟幫你啦！」咬住一根煙的王達尼驀地從店中跑回來，一腳踏上欄杆跳到馬路外，用手上的……水槍？射擊著舞者。

「你…」愣然的我，在思考他到底在做什麼。

王達尼他徐徐地用兩指夾住口中咬住的煙，然後一下子彈到去舞者身上。

「蓬──！！！！」忽然地，舞者全身燃燒起來。

「原來係天拿水……」我望住他手上的水槍，始明白他的用意。

王達尼先用盛滿天拿水的水槍射擊舞者，再把除了睡覺一般都會存在於他嘴中的香煙彈出到舞者身上。

微弱的火焰加上了天拿水，瞬間揮發出強大的化學作用，活活燒死了眼前的舞者。

「「哈姆雷特」果然係乜都有…」他淺淺一笑，重新點燃香煙放到嘴中：「原本仲諗住趁火打劫，出嚟發下死人財。」

「我真係低估咗你。」這個人從大本營開始就已經跟我結識，為人不靠譜，卻有住莫名的可靠感。

「仲有咁大多堆病者我哋處唔嚟，等嗰班守衛搞。佢哋有一個地方，係挖咗好耐嘅深洞，專門引誘班病者跌落去。」他跟我說完，就回到雜貨店之中。

他也這般說了，我亦跟他躲到店中避難。

「多…謝你哋。」那個被我們救走的少女說。

「舉手之勞～叫你老豆得閒同我傾下生意就得。」面色有點蒼白的王達尼，抽了口煙提神。

「你面色好似唔係幾掂咁……」我說。

「大佬…咁近距離對付隻病者…係人都會咁啦下話。」他答。

「我真係頂唔順呢到……」那少女忽然說。

「你…好似係瓦安嘅千金小姐，瓦禮？」略懂區內上流社會人際關係的王達尼，說。

「嗯……不過我都唔想認佢做老豆，佢只係個卑鄙小人。」瓦禮有點厭恨地說。

「又唔好咁講～雖然你老豆的確係卑鄙小人，不過應該都有愛女之心。」

「我真係好想離開呢到…我受唔住幾個星期就有病者嚟一次，我受唔住呢個令人心傷嘅地方……」瓦禮眉髮哀傷。

「你有錢嘅～可以叫病獵公會派人送你出去其他倖存區。」王達尼淺淺一笑，說：「或者搵我。」

「你…？」

「我可以安全送你到一個叫「大本營」嘅地方，嗰到制度唔錯，但你最好有一技之長，嗰到已經冇上流社會嘅人士俾你social。」

「冇問題…做過平凡嘅人，其實都幾好。」瓦禮淡淡地說。

「唔介意？」我隨手撿起了散落在地上的一包飲品。

「唔。」她點頭，說：「飲啦…反正呢到都就快與我無關。」

過了兩、三個小時後，病獵公會的警報鐘聲停下了，意味著病者已經全數撤退或死亡。

在這段時間，王達尼和瓦禮跟我談及了艾寶琳倖存區，用來對付病者的陷阱。

「你哋嗰班守衛有陷阱對付病者，係咩嚟。」我問。

「瓦禮小姐，你唔好介意啊…呢條友只係對病者相關嘅嘢有興趣。」王達尼說。

「唔緊要…」瓦禮答。

接著，王達尼開始向我講解，說：「其實詳情都係喺靈實醫院醒咗之後，奎斯無聊同我吹水嗰陣講起。大概……喺病獵公會仲未衰落之前，嗰會長搵人一齊喺疊翠軒停車場嗰到，掘咗一個好深嘅大洞，用咗接近半年時間每日輪流幾班人一齊掘，掘成一個又深又暗嘅大洞，最後喺底下放住一啲長嘅鐵刺，只要病者一嚟入侵，就會搵大量嘅人去引誘或者推佢哋入到嗰個洞，咁啲病者一係俾鐵刺插死，就算插唔死都爬唔番上嚟。」

「咁樣……嗰洞口應該幾恐怖。」我幻想得到，那洞內整天傳出詭異笑聲的畫面。

瓦禮加入話題，說：「嗯…成日有啲人話經常守住嗰到嘅守衛，會因為成日聽啲笑聲搞到出現精神問題，所以要經常轉人看守。另外……犯咗重罪嘅倖存者，聽聞都會扔佢哋入去。」

「有時間真係要參觀一下。」我說。

「咁樣講啦，某程度上，嗰到就係艾寶琳區嘅一橦監獄。」王達尼淡然地說：「正常人唔會對嗰種地方有興趣。」

「唔…」我掉下手上喝完的紙包飲品。

「嘛，」王達尼站起，伸個懶腰：「都好似已經冇事，可以出番去。」

出去店外後，只見街上的居民紛紛抱住了大家，因為又逃過一劫了。

「呢個倖存區唯一靚嘅風景，就係災難之後……大家總會互相慶幸、感激仲生存。」瓦禮說。

「不過，好快又俾艾幣矇騙返雙眼。」王達尼苦笑。

之後，我們找回射箭射得手酸的奎斯和噪子喊得也沙啞的賴桑。

原本我接下來的行程，是即將要出發前去病者之都。

但南北兄弟和其他人都提醒過，進去之後的基本生還率，是低得不能再低。

所以，我想回到大本營好好地進行一次道別，有什麼交代都一次交代，好讓自己有什麼差池的話，也不會有著遺憾。

董倫的話，我之後回到大本營會傳句話給少佐，說明董倫所在的地方，讓他能好好提防，就算是相隔著一條「死亡之路」。

這次依然，我跟自己說，是最後一次了。

不過再多一次，跟最後一次也差不多。

因為我發現，自己的身體……開始比以往更容易累。

無論肌肉、關節、胸腹都開始隱約地傳來痛楚，有時候發燒都令我對眼前的事物…有點模糊起來。

164

我自然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也許如董倫所說，我厲害到……連自己都欺騙下來。

但面對死亡，每個人都必須直接的。

如果我餘生還有很多的時間，也許我會像滿天一樣，脫離一切的束縛。

但因為我自身的限制，我更加……沉於這無間之中。

我至少，

能做到更多。

在翌日，我跟奎斯和賴桑交代了：「我之後會返去大本營。」

艾寶琳的事情，都總算告一段落吧。

「你…唔留喺到？」他們問。

「之後，我會再番嚟搵你。」我望住奎斯。

「嗯，我應承過你，消滅咗病者平權組織之後，會同你去病者之都。」奎斯說。

「咁阿尼呢？」賴桑問。

「都跟佢返去，我都想見番啲熟人，同埋收咗一筆錢～送嗰個瓦禮小姐去。」王達尼說。

「阿禮…？點解嘅…」賴桑不明。

「佢好似唔係太鐘意自己老豆喎……」他答。

「都係嘅…佢跟住呢個投機份子瓦安，遲早有一日會遇上危險。」賴桑點頭。

「咁…再見。」我道別。

「再見，多謝你…仲有滿天。」奎斯躬身，握住我的手。

「真係多謝你哋。」賴桑也衷心地說：「下次再見。」

艾寶琳倖存區的事，完結了。

我們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接了瓦禮後，便經由王達尼帶路，從臭氣沖天的地下水道貫穿於城市之間，他熟識地在渠下遊走，這是他不受「死亡之路」影響的原因。

「大本營…嗰到係一個點嘅地方？」瓦禮問。

「冇貨幣制度嘅地方～所有嘢都係分配。」王達尼只簡單地說了表的一層。

「係一個傳承住希望…咳，嘅地方。」我說。「阿禮…？點解嘅…」賴桑不明。

「佢好似唔係太鐘意自己老豆喎……」他答。

「都係嘅…佢跟住呢個投機份子瓦安，遲早有一日會遇上危險。」賴桑點頭。

「咁…再見。」我道別。

「再見，多謝你…仲有滿天。」奎斯躬身，握住我的手。

「真係多謝你哋。」賴桑也衷心地說：「下次再見。」

艾寶琳倖存區的事，完結了。

我們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接了瓦禮後，便經由王達尼帶路，從臭氣沖天的地下水道貫穿於城市之間，他熟識地在渠下遊走，這是他不受「死亡之路」影響的原因。

「大本營…嗰到係一個點嘅地方？」瓦禮問。

「冇貨幣制度嘅地方～所有嘢都係分配。」王達尼只簡單地說了表的一層。

「係一個傳承住希望…咳，嘅地方。」我說。「阿禮…？點解嘅…」賴桑不明。

「佢好似唔係太鐘意自己老豆喎……」他答。

「都係嘅…佢跟住呢個投機份子瓦安，遲早有一日會遇上危險。」賴桑點頭。

「咁…再見。」我道別。

「再見，多謝你…仲有滿天。」奎斯躬身，握住我的手。

「真係多謝你哋。」賴桑也衷心地說：「下次再見。」

艾寶琳倖存區的事，完結了。

我們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接了瓦禮後，便經由王達尼帶路，從臭氣沖天的地下水道貫穿於城市之間，他熟識地在渠下遊走，這是他不受「死亡之路」影響的原因。

「大本營…嗰到係一個點嘅地方？」瓦禮問。

「冇貨幣制度嘅地方～所有嘢都係分配。」王達尼只簡單地說了表的一層。

「係一個傳承住希望…咳，嘅地方。」我說。

165

「咁講都冇錯嘅～」王達尼同意。

「咁你哋兩個，點解會走嚟寶琳倖存區嘅？」瓦禮又問。

「因為我係個商人，遊走各地就好閒嘅～」

「我係…」我說不下去。

「佢鐘意周圍去，好似你啲女人想去旅行咁姐～」王達尼代我答。

「唔…」我點頭。

「不過，你諗住點返去？真係仲著住呢件死人袍同面具？」王達尼帶點暗示地說：「你知你呢個look……會嚇親人架啦。」

「唔知，或者我喺門口望下就算。」我隨口答。

「你痴線嘅，咁辛苦帶緊你返去，你喺門口望下就算？」

「所以……你哋想變裝？」瓦禮加插一把口。

「唔係我，佢姐～」王達尼說。

「你…有辦法？」我望住瓦禮。

瓦禮她舉一舉起自己握住的手提行理箱，說：「我帶咗好多衫褲裙之類嘅嘢，都幫到你嘅。」

「啱啊，係時候要執一執個樣架～」王達尼打量著我，說：「頭髮留咁長，你估係女人咩～」

「係囉，你都長過我。」瓦禮也認同。

「唔…」我心下默然：「一陣有冇得通去佛教志蓮小學先。」

「有～想點？」

「我想探下人。」

「人…嗰到仲有人咩？」王達尼幾秒後才會意：「喔…我明。」

由於我的私人要求，我們先從佛教志蓮小學的污渠爬出。

爬出污渠後，原本因為臭味而渾身不適的我，頓時清新了幾分。

「颼颼──簌簌──」寧靜的校園，連風聲也格外大。

幾月沒到，有如隔別十年。

這裡回復了校園本來的面目，那時候的屍體、武器、刑具，都通通不見了。

只餘下一片荒涼的感覺。

「大本營嘅人…」我望住其中一幅潔白的牆壁，問：「執哂手尾？」

「嗯～同埋不良人啲物資，應該夠大本營至少用一年。」王達尼與我目光一致：「呢幅牆有乜特別？」

「冇…」我到那幅牆的前，然後躬一躬身。

「雖然不良人同大本營係敵對關係，不過……少佐同你一樣，喺呢到對住同一幅牆躬身。」王達尼淡然地問：「點啊～真係冇特別？」

「瓦禮，係唔係可以幫我變一變裝？」我轉移這個黯然的話題。

「係，你準備好？」

「你咁靚，打扮方面都只可以信你一個。」我答。

於是，我們三人去了就近的洗手間，開始對住鏡子為我剪髮。

「瓦禮，得閒都幫我執一執。」王達尼站在一旁觀看。

瓦禮一邊剪髮，一邊閒聊：「哈哈，阿尼，我覺得呢個不修邊幅嘅樣幾型啊，有啲似梁朝偉嘅味道，好有佬味。」

抱住雙手的王達尼，無奈一笑：「果然，只要個底本身夠好，都唔洗太執。」

「呢啲與生俱來嘅風格係扮唔到。」瓦禮淺淺而笑。

「咁呢條友似邊個……？」王達尼盯住鏡子中的我。

髮碎一下一下的在我眼前落下：「……」

「似…呃……蔡一智？」瓦禮笑著說。

聽到這句的王達尼，禁不住大聲放笑：「哇哈哈哈哈哈…頂，啱啱你講完之後我望住塊鏡，真係有一秒見到佢同蔡一智個樣max埋。」

「哈，不過我只係講笑。」瓦禮認真地，打量著我：「其實……幾似《無間雙龍》入面嘅小栗旬。」

「咩…咩嚟？食得嘅…小栗子？」王達尼不明白。

「少少陰沉…好似令人難以靠近，但又帶住相當認真嘅眼神。」瓦禮拍一拍我的膊：「就係你。」

「…」我望住鏡中的自己。

「你打算留中長髮俾佢？」王達尼見瓦禮收起剪刀了。

「係，一個人要留住某啲嘢，都總有佢嘅原因。」瓦禮望住門外透射進來的暮光，說：「有人鐘意行走喺陽光之下，亦有人…係鐘意行走喺黑暗底下，不過我相信，陽光同黑暗都總有相交嘅一日，兩者交織出嘅……就係所謂嘅黎明。」

「大功告成？」王達尼似懂非懂的點頭。

「換埋件黑袍就得。」她說。

當然，瓦禮沒有把自己的女性衣服讓給我穿，因為我袍內本來就穿住件長袖襯衫。

面具的話，理所當然地需要脫下。

我把它們都暫時存放在這間學校中，待有天需要，再回來穿。

「繼續出發？」王達尼問。

我點頭。

之後，我們又使用地下污渠，穿梭到大本營據點底下，爬出來後正正是王達尼以前經常待的小型垃圾場。

「終於都返嚟。」王達尼猶如回到家中，輕鬆地吹起口哨。

而我，則像瓦禮般陌生，望住周遭的一切。

很熟識，但又很陌生。

「喂～」王達尼望住我，說：「應該唔洗我帶路啦。」

我點頭，就走到去大本營的廣場中。

昔日被Dr.D巨大化所破壞的D橦醫療大樓，已經用棚架搭建固定好，沒了倒塌的危機。

至於廣場上的兩邊，依然有不少人在擺地攤。

那些小朋友都坐了在C橦大樓的地下展覽中心，接受著生活技能的教學。

而抬起頭來，更可以見到不少的人在大樓的梯間、走廊移動，大樓的牆壁則掛放住各種勵志的標語海報。

見到這一幕，我心中多少都充斥住感動。

在大本營垂死的邊緣間，我們的力挽狂瀾，起了作用。

我亦能像個普通人般，光明地走在路上。

「咳…咳……」我掩住口，繼續於周圍遊走。

如少佐所言，大本營已經一洗頹氣。

從前不好言笑的人們，現在面上都添上一份笑容。

一個沉重與頹然的地方，變得綻放住活力。

我看，先去圖書館找少佐吧，跟他交代一聲我來了也好。

「好，各位小朋友，今日就講哈利波特嘅故事啦。」似曾相識的聲音，在圖書館出現。

得悉聲音方向的我，見到聲音的主人是誰了──阿玲。

沒想到，她還帶著那些孤兒。

接著，我往從前老賢的房間前進，那一間是領導人的辦公室。

沿途中，經過圖書館玻璃房的我，又遇到幾個熟人。

還有那個木訥的賴三老師，他正教著其他人一些野外求生技能。

「喀喀──」我敲門。

看來沒有人在。

「少佐唔喺到，大本營暫時由我代理。」又一把相熟的女聲，於我身後出現：「你搵佢有事？」

我轉頭望去，是以前C槓那個生活王──愛紗。

「你…係代理？」

「嗯，如果你係行政、資源方面有疑問，都可以同我講。」愛紗認不出我很正常，因為她頭一次見我的真面目：「如果係想加入搜索隊、申請外出嗰方面嘅事，你要去搵大舊。」

沒想到，這個小女生居然成為了大本營的代理。

也好，她生活方面幾乎十項全能，這麼聰明的女生，應該不成問題。

「少佐佢去咗邊？」

「我都唔太清楚…佢只係交低代理嗰位俾我，暫時要我同大舊幫手睇住大本營，你或者去問下大舊？」捧著一大疊數薄的愛紗，說。

大舊…

我想，他不是在活動室教導學生防衛術，就是在健身室操練。

接下來，我又去到大本營的活動室。

裡面有幾十個青年人正在接受著防身術的訓練，不出所料，大舊正擔當著他們的導師。

「揮拳、急退！箭步上前，再連打三下！！雙手舉起格擋！！！」大舊的教學，依舊充滿熱情。

站在活動室外面觀看的我，頓時回憶四起，一時間也忘了自己要來做什麼。

「大舊Sir…出面好似有人搵你？」一名學生留意到我站在外面。

「係咩？」大舊望了望外面的我，再對學生們說：「你哋繼續訓練啊！唔好偷懶。」

說畢，他就用毛巾抹一抹臉上的汗，然後開門出來：「係，你搵我？」

「我想問你…知唔知少佐喺邊。」我壓下了腔子。

「佢有啲事暫時離開咗。」大舊疑惑地望住我，說：「你…係邊個搵佢？」

「唔該。」我轉身、離去。

「唔…洗……」大舊他用住極度疑惑的目光，打量住我。

少佐會去了哪裡？作為領導人的他，應該會有交代過。

是晚，在王達尼的邀請下，我和瓦禮一起到了愛紗的宿舍用餐。聽說王達尼說，回來大本營以後，愛紗往往會做一頓豐盛的晚餐給他享用，這次也不例外。

只是，這次加上了我和瓦禮。

「咦…係你？」愛紗認得出，我是今早找少佐的那個人：「原來你係阿尼朋友啊。」

「嗯啊～你哋見過對方？」王達尼坐到宿舍的沙發上。

「今朝見過。」我答。

「你叫瓦禮啊可？」做了一碟碟小菜的愛紗，愉快地笑著：「隨便食啊，聽阿尼講你想搬嚟大本營住？你聽日可以去七樓圖書館同我申請搞一啲手續。」

「好，唔該你啊。」瓦禮她禮貌地點頭。

「少佐係大本營嘅領導人，又會唔喺到。」我扮成無心裝載地說。

吃著燻魚排的王達尼，問：「少佐唔喺到？」

「係啊，唔知點解……佢幾日前交低咗職權俾我同大舊之後，就自己一個唔知去咗邊。」愛紗說。

「咩都唔留唔講，就咁出咗去……都幾危險。」我說。

「…都有留嘅，留低咗一份文件喺圖書館個辦公室。」愛紗說下去：「不過佢叮囑我同大舊，如果佢一星期之內未返嚟，先可以打開。」

「介唔介意俾我睇下係咩嚟～」王達尼揚起邪惡的嘴角。

「當然唔得啦！呢啲大本營機密，點可以周圍俾人睇，特別係你呢啲死黑商。」愛紗抗拒地說。

「咁我唔喺到嗰陣～大本營有冇發生啲咩大事？」王達尼轉問。

「有嘅…」愛紗有點失落，說：「最近，大本營嘅人外出失蹤率提升咗。」

「咩意思？」

「即係…啲人有去無回。」愛紗的一句，使歡樂的聚餐氣氛沉重下來：「所以你見到大本營周圍都貼住尋人啟示。」

「咁…恐怖？」王達尼吞一吞喉：「俾病者襲擊啊？」

「唔似，因為就算俾病者襲擊都會變成病者，然後喺附近徘徊。」愛紗說出理據：「但係，嗰啲人直頭係人間蒸發咁，唔見咗。」

「係惡意倖存者做嘅事？」我說。

「有機會…」愛紗點頭。

愛紗見氣氛下降了，便轉移話題：「咁阿尼，今次你喺艾寶琳倖存區又有咩經歷啊？又呃咗幾多人錢啊？」

「冇喎～」王達尼攤手，說：「只不過搞掂咗一個叫「病者平權組織」嘅嘢，然後解救咗好多人～仲入咗皇宮接受皇室待遇。」

「你吹水啊～？」愛紗說。

「信不信由你～」王達尼苦笑：「你跟我去咪知。」

「唔啦，我先唔會陪你行污渠，咁唔衛生～」愛紗說。

當晚，聚餐結束後，我繼續在大本營的四周逛逛，果見貼住了很多尋人啟示。

「夜晚十二點囉，唔好周圍行囉～」一名報鐘的大本營居民，邊敲鐘邊說：「一陣失蹤咗，就返唔到嚟囉。」

「失蹤？」我望住他。

「最近大本營好多人喺出面失蹤啊～所以夜晚就乖乖地訓覺啦。」他答完，就繼續報鐘。

之後，漫無目的逛著的我，又在四樓遇到一個因為天色太暗，而不敢獨自回去宿舍的小孩。

「哥哥…可唔可以帶我返去圖書館？」他問。

「你咁夜仲喺到？」我問。

「因…因為我今日唔想上堂，嚟咗呢到偷懶訓覺，一訓醒個天已經咁暗啦…」那男小孩說。

「好，跟住我。」我為他帶路。

「我好驚啊……」他拉住我的衣袖，跟緊著我。

「驚咩？」

「好驚失蹤…老師話…唔可以自己一個亂走。」

看來最近的失蹤事件，都使得大本營人心惶惶。

把害怕的小男孩送回圖書館後，我那後天的探員觸角又彷彿引導著我，直覺告訴我，少佐驀然的離去，並不簡單。

於是，我先去了他以前住的宿舍一敞。

我開了開門，被鎖了。

為了開鎖，我特意在半夜找來王達尼。像他這樣的爆竊專家，不費吹灰之力，便用一條幼幼的鐵絲把門扭開了。

「呵欠～計你錢啊，咁夜仲叫我起身……」他一面疲倦地說。

「借埋嚟用。」我拿走他手上的鐵絲。

「唉～得啦得啦，聽日見。」說畢，他就回去休息了。

少佐的房間，跟以前沒多大分別。

在他的唱機上，放住了一隻唱片。

好奇的我，按下了「播放」，一首經典的歌曲隨即徐徐地於宿舍中環徊……

「*朋友我當你一秒朋友　朋友我當你一世朋友*」

166

在歌曲的陪襯下，我四處調查。

在少佐的房間中，擺放住很多和朋友合照的相片，不外乎是大舊、阿玲、夏晴還有其他搜索隊的老相識。

其中，唯獨把夏晴與自己的合照掛了在牆壁上，顯得了格外重要。

現在要我回想起，第一次和少佐救夏晴的那個畫面，真的彷如昨日。

雖然，大家都各自有路走了。

不過，能像現在般回憶，都總能微淡一笑。

在這間宿舍裡，我沒有找到少佐的下落或線索，卻找回了不少從前的回憶。

幾天後……

我認為，少佐會在數天後回來。

始終，我相信著他的能力，也相信他離開的原因。

因此，這幾天中，我都盡可能地享受這裡的寧靜。

我發現，大本營真的有別於從前，因為現在添加了一份真正的「活力」。有一天，我走在路時，竟然遇到一位不認識的少女，叫住我的名字。

「先生！」

我心想，應該沒人認得我吧。

除了我的半張臉受過舌女強酸的洗禮外，我以前也發佈過假死的消息，應該沒人認出我的人才是。

我回頭一望，果然那名叫住我的少女是不認識的。

「嗯？」

「你好啊，我係《大本營日報》嘅記者！叫阿乃。」那少女活力充沛的，想要訪問我：「最近做緊一項專題，叫「貓系男子」！！」

「咩嚟…」

「所謂「貓系男子」，就係指冷靜、神秘、陰柔、聰明、內斂又細膩嘅男性！」她打量住我，說：「你睇落好有呢種特質啊。」

「咁講係讚我定……」

「好啦，先生。請問你覺得，要成為貓系男子，需要乜嘢資格？」她身後的一位攝影師，準備錄影了。

「可唔可以唔好影我…」我掩住鏡頭。

「果然係內斂嘅貓系男子！！！」她因為我的一個小舉動，變得更為興奮。

「咳…」

「好啦，咁我筆錄就算。」阿乃開始抄寫起來。

我不禁淺笑：「大本營幾時開始……有咁嘅嘢。」

「咁訪問真係開始啦！第一條問題，你認為男仔要俱備乜嘢特質先做到貓系男子呢？！！」阿乃快快地問。

「就…要好似貓咁，鐘意喺暗角偷窺心儀嘅女仔，然後偷偷地靠近佢哋身邊，輕輕咁聞下佢哋。」反正都沒什麼報酬，我亂答也沒關係吧。

「呃…」記者阿乃對我的答案，好像感到了一點的驚訝：「吓！真係咩…？咁樣似變態男子，多過貓系男子喎……」

「咳…」

「好，咁到第二條問題。」她再接再厲，問：「貓系男子平時都會做啲咩嫁？！」

「同病者打交道、行地下渠、用鐵絲爆竊入屋、帶偷懶嘅細路返去圖書館，同自己內心嘅陰暗面不斷掙扎。」想不到答案的我，索性把這幾天做過的事情宧一一告知她。

「哇…！做嘅嘢…都果然幾神秘啊！」額上冒汗的阿乃，續說：「第三條問題！作為貓系男子嘅你，鐘意邊一類型嘅女仔呢？」

「雖然好殘酷，但係我必須話俾你聽一個事實。」我說。

「吓…！？？咩啊？」她不所以。

「所有貓系男子，天生都係Gay，所以任何女性喺大本營見到佢哋，都千奇唔好主動招惹。」就讓這篇報導一出，使大本營的貓系男子都滅族了吧。

「好……」阿乃還是把這一句抄進去了。

同時，訪問也結束了。

「非常感謝你今次嘅訪問……報章大概會喺一星期之後出版，到時會張貼喺大本營圖書館上供人借閱觀看，呢個鈴鐺係送俾你！」她送了我一個會響的鈴鐺。

「我唔需要…」

「收咗佢啦！多謝你嘅訪問！」說畢，她就充滿活力地離去了。

看來……

有痴線的受訪者的話，記者也會照單全收。

她剛剛說過，圖書館有《大本營日報》可以借閱吧。

或許我去看看以往的日報，可以知道我不在的時候，大本營發生過什麼大事。

在圖書館中，一進去就能見到不同的《大本營日報》放了在報紙架上。

我走過去隨便拿起一份來看，上面記載住了大本營每個星期發生的重要事件。

而我手上這份，是我離開大本營後不久出版的。

「***大本營日報：生活知識小天王愛紗即將升任為大本營助理，少佐即將接任大本營領導人職位！昔日大本營老師，為刺殺老賢叛徒。***」

「…」我放下報章，掀起另一份上星期的報章來看。

「***大本營日報：多位大本營市民外出失蹤！孤兒院老師夏晴一併消失！大本營人心惶惶！！！***」

「夏晴…？」我盯緊了這個名字，然後往下方的內文去看。

「***近日，多名外出的大本營市民失蹤。大本營防身術導師大舊建議，暫時如非必要，否則不要外出，直至查明原因。對於孤兒院教師夏晴失蹤一事，一眾師生都感到十分悲傷，期盼她早日歸來。對於近期失蹤人口一事，大本營幹部暫時不作出任何回應，只提醒各位如要外出，請結件同行。***」

「夏晴…失蹤咗……」我愣然地放下報章：「話唔定…少佐就係為呢件事而暫時離開。」

這機緣巧合下，讓我得悉了少佐離開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一般人，並不知道少佐和夏晴之間曖昧不清的情感，自然地聯想不到兩者之間的關連。

但對我來說，他們二人的情感由從前，我已經看在眼內。

所以少佐極有可能，是為了夏晴而外出。

怎樣也好，線索太少了，先找找孤兒所的學生和教師，問他們夏晴最後一次外出的地方是哪裡吧。

我跟住以前的印象，去到了那間孤兒所──學堂。

裡面如同以往，充滿孩子的聲音。

可能是小休了，小孩們都沒坐好在課室中，在學堂四處遊走著。

在眾多結伴同玩的小孩之中，我看見一位孤身賞花的小孩。

是我那位忘年之交──阿寶。

懂得自己一個賞花，跟我會自己一個賞天差不多。

「阿寶。」我走過去，說：「好耐無見。」

阿寶轉頭過來，有點怔然：「你係……M！？？」

「唔好太大聲。」我低聲說。

「你…你點會…返嚟嘅？」他又驚又喜。

「因為，我要問你一啲事情。」

「問咩啊？」

我蹲下來：「你最後一次見夏晴老師，係幾時嘅事，佢有冇話要去邊。」

「呃…好似係上星期……佢話要同人出去一齊摘果實俾我哋食。」阿寶說。

「你知唔知去邊到摘？」

「唔…唔知啊。」他苦惱地搖頭。

「喂，你係邊個？入嚟學堂要同當值老師講一聲。」一把熟識的聲音，又從背後傳來。

是那個，從以前就纏我很久的阿玲。

我站起來，依然背對住她。

「喂…？你係阿寶邊個？」她再深入地問。

「…」我不想開聲。

「先生…」她走前，一手搭住我的右膊。

「唔…」我用帶有灼傷痕跡那邊的臉龐，稍稍地回頭望向她。

「……」她見到我的臉後，有點愕然。

她若有所思地凝視住我，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一刻，

很漫長，也很沉靜。

「打擾。」我壓下聲子，就從她身邊掠過。

她望住我的背影，依然若有所思：「先生……我係唔係認識你？」

「你認錯人…」

離開孤兒所之後，我又走到去少佐以前的安區行動基地。

對這個房間最有印象的，就是少佐用鐵球棒拷問，弄死了一個活生生的不良人。

裡面看起來已經荒廢了一段日子，佈滿了灰塵。

不過，牆壁上面卻列著各種大本營的可疑倖存者，需要監測的對象。

作為諜報中心，這看起來殘舊無人的小房是最好不過。

不放過任何線索的我，此地當然都會一併調查。

結果，我發現了以前那張辦公桌上擺放住的將軍澳區城市地圖，上面多了個不顯眼的細節位。這張地圖原本用作標記物資、病者、其餘倖存區的所在地，如今的將軍澳的所有倖存區，都理應被滅了。

但我，卻在地圖上的康城一帶，發現了一個用油筆寫下的新標記**──不法者**。

我想，少佐離開的事，十不離九關於不法者。

我最憂心的，是他可能遇害了……

得快點找到他人才行。

在出發去少佐標記的康城前，我問了大本營周圍的人和閱讀了賴三老師所製作的地圖，都沒有關於「不法者」的任何消息。

因此，我推測是個最近出現的勢力，又或是潛藏已久。

不過，我有必要通知大本營的人嗎…

這一刻，我方意識到少佐的矛盾。

如果大本營沒了領導的人，都跟了出去，就難以持續。

少佐他已經不是以前的指揮官，能夠帶著人馬獨行獨斷地去行動。坐上了領導人的位置，就是背負住所有人的性命。

他的責任感，應該遠比任何一個人要重才對。

但終歸……他還是無法接受夏晴失蹤的事實。

「所以…」我從大本營中，望往康城的方向：「你先獨自行動？」

「沙啦沙啦沙啦──」烏雲陰密地交織起來，雨水毫不留情地撒下。

另一邊廂。

圖書館中，阿玲正帶急步的向領導人的辦公室進發。

「喀喀…」她敲門。

「邊個？」暫時一同擔任大本營代理的大舊問。

「係我，阿玲…」

「阿玲？有咩事。」進去後，只見大舊凝神貫注地望著少佐交下的文件袋。

「你留唔留意到……」阿玲深視地，問。

「…留意到咩？」大舊問。

「嗰個人…好似…好似出現番……」阿玲說。

「嗰個人係指…？」大舊低頭望桌，眼波閃過一絲悸動，有點口震：「M……？」

「你…你都見過？！」

「幾日之前…我係見過類似嘅人…不過M佢已經……死咗好耐，無可能會係佢。」大舊說。

「但係我記得…我記得佢嘅眼神，係一樣！我…我肯定唔係幻覺……」阿玲迫切地說。

「阿玲…」看慣了生離死別的大舊，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態：「如果真係佢，佢根本唔洗匿埋。」

阿玲眉頭皺起，悲傷的思緒都包含在內：「……我以前，冤枉過佢，一直以為佢係壞人。我…我……真係唔想再認錯好人，大舊…你信我，佢一定係嗰個人……而且佢係個好人。」

「玲…」大舊見向來倔強的阿玲，眼框帶住了通紅：「你真係確定……？我一落令，就冇得返轉頭，會影響好多人，包括我任何一個命令都會影響人哋對領導人嘅信任。」

阿玲點頭。

大舊穩重地點頭、站起，拿起無線電對講機與搜索隊通話：「大本營代理下令，暫時封住各個出入口，所有搜索隊成員於營內搵出一個半邊臉有損傷嘅男人。」

宣佈完畢後，大舊走到了窗外凝望下不停的雨：「唔知係巧合定天意，以前有佢嘅日子……大本營都經常落雨。」說畢，走去拿起少佐交下的文件袋。

「呢份係……」阿玲望住文件袋，問。

「少佐離開前交低嘅嘢，如果佢一星期左右都未返，就叫我哋拆開佢。」大舊望望牆上掛著的鐘：「其實…都差唔多夠鐘，不過，我始終相信佢會返嚟。」

「…咁你知唔知少佐去咗邊？」阿玲問。

「估計都係去調查關於夏晴失蹤嘅事，我知道自己係攔佢唔住，有人拖累佢只會更加麻煩，佢就係一個執著嘅人。」大舊顧慮地說：「但係呢一帶嘅病者唔算多，同埋所有倖存者勢力都已經唔存在，以佢嘅身手……我唔覺得會出事，至少可以自保。」

「唔怕一萬，只怕萬一。」阿玲說。

「我覺得呢份嘢似係遺囑。」大舊又凝望住文件袋：「一打開，就等同宣佈少佐已經死亡。」

「你唔好咁死板……」阿玲她一手搶過了文件袋。

「喂…」大舊想把文拿回，卻不敢對女生動手動腳：「會唔會唔係咁好……」

阿玲果斷地解開了文件袋，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是一封信。

署名：***大本營第二任領導人──少佐***

大舊站到阿玲的身邊，一同翻開閱讀這封信……

「*打開信件，即我未能於指定期限回來。*

不是死亡，就是已經陷入了無法脫離的險境。

抱歉，儘管作為領導人，我亦無法放下夏晴失蹤的事。

因此立此遺囑，往後將由愛紗擔任大本營顧問，有制定一切政策大權。

大舊繼續擔任對外決策部，有掌控各搜索隊行動的決策權。

至於大本營的領導人方面，請一直等待下去，直至那個男人回來。

我相信他必定會回來，亦相信他有能力保護你們。

在此，我宣佈大本營第三任領導人──

將由M繼承。

=large少佐字」

「轟隆──！！！！！！」

雷電，終於都咆哮起來。

「所有搜索隊成員，封鎖所有出入口！！」、「搵出嗰個人出嚟！」、「第二隊、第六隊全部去李惠利大樓搜索、第五隊去A橦大樓！」

我望住天上不停的雨水，還有廣場樓下急趕地奔跑的搜索隊成員。

「砰喀喀喀喀──」大本營各個出入口的機關大門，正在關閉著。

我有點愣然：「咁突然…」

不知為何，

我心中有股不安的感覺。

於是，我快速地從樓梯下去，誰不知正與一名上來的搜索隊成員碰個正。

「啊…唔好意思。」他抬頭凝視住我，以疑惑地口吻自吟：「半邊臉有受損痕跡嘅人……」

見他嚴峻且疑惑的神情，我已經先下手為強，一腳把他從梯間踢下……

我的身份暴露了嗎。

「啊…呀…！」他滾落到樓梯的緩沖空間上。

他馬上站了起來，拔出了短刀做武器。

我當下握緊自己的傘子，以傘柄的彎勾拉住他的後頸，用力扯過來，繼而往其腹部飛腿一踢！

「噠！！」他痛苦地退到牆後。

緊接，再用傘柄往他頭部重打一記，使他模糊地暈去。

我望住那倒下的搜索隊成員：「佢哋點樣發現我嘅存在……」

「由上而下搜！搜到嘅講一聲！包抄晒所有大樓出入口先。」樓下傳來他人的聲音。

看來…不能向下逃了。

我回頭返上，同時需要眼觀八方留意周圍的人。

「拎咗把刀先…」我蹲下，撿走並我打暈的搜索隊成員武器。

然後，我走到該樓層的欄杆前，把頭伸出觀察多張海報所紮的位置。待我鎖定了六樓的其中一張後，便繼續由樓梯上去，並用小刀割斷紮住大樓支柱的繩子，再回收到手上估算。

海報的繩子被我割斷後，隨即無力地飄落到廣場中央。

「十米左右…夠我游落三層左右。」接著，我繼續上到更高的樓層。

因為搜索隊樓下的腳步聲，已經開始迫近。

上到七樓之後，我才發現已經有不少的搜索隊在這樓調查著，因此我刻意躲了在牆壁後，待他們視線範圍一旦掠過，就快速走過。

避過眾人耳目的我，由八樓的平台直通到C橦大廈那邊，那裡是大本營的工坊，照道理應該有著很多的工具使用。

以前遊覽過工坊的我，大概都熟知各個工具、物料存放的位置。因此，以俐落的行動就把需要到的材料弄到手組裝。

我先用安全扣把一條殘舊的皮帶扣住，然後拿另一條幼鋼繩穿住安全扣的一端，再把用到的繩子圈住鋼繩打個死結。

緊接，再把其餘尼龍繩等物紮住繩索的盡頭去廷長。

為了更加鞏固，我在有限的時間內用了釘子和鉤勾組合了在皮帶之上。

完成之後，我便拖住這件游繩大工具上到天台之上。

雖然不知什麼原因，大本營好像想要捉拿我……

不過，先逃再說。

少佐的性命要緊。

我先將繩子紮緊在天台的欄杆之上，檢查好一次繩索工具後，就準備踏到欄杆上……

「咪郁。」忽然，一把劍般尖銳的物體，貼著我背部。

167

我沒有回頭，

因為我知道聲音的主人，是誰。

「我已經搵到可疑人物。」她向對講機回報後，再對我說：「轉身。」

我望住腳下距離極遠的地面。

「另轉身。」她又說。

我稍稍回頭，用受傷的那邊臉望向了她。

「你…」她的眼神充滿住期盼和擔憂。

「你係咪……」她難以啟齒。

最後，她決定捉住我，並把我轉到她的面前。

「你…係…M…？定係…老師……」瑜小六她，終於能真正地見到我了。

我用手掩嘴：「咳…」這次，咯出血了。

我不會跟瑜小六說上一句話，也不打算相認。

因為結局注定要悲哀的話，那索性不要開始這場悲劇。

我面對任何人，都已經如此。

妳也不能例外。

游住繩子下去的時候，我在心中有問自己，

為什麼最愛大本營，卻不能留在大本營中。

因為，我已經進入了無間地獄。

很多事，都已經不能回頭。

脫離大本營後，我回到不良人據點中，望住鏡子，看著身穿黑袍的自己。

還有手上拿著的鳥嘴面具……

我還是，

戴上去比較適合。

只要戴上後，我要做的事情，就不受束縛。

我應該理解到，從當上間諜的一刻起，就不會有好下場。

親手殺死天明的我，始終沒辦法抬起胸膛，去跟他們說話。

「不法者…喺邊到冒出嚟組織。」我步出小學，往康城方向前進：「啱啱喺大本營又係咩事……」

不管如何，找回少佐是當前所要。

沒了他的大本營，薪火是沒法相傳下去。

在我逃出大本營後，雨勢變得更為之大。

傾盤的大雨，使人前路也看不清。

一些混雜在雨滴之中的笑聲，讓人無法鬆懈過來。

「噓噓噓噓噓──」一群病翼從天空上快速掠過。

「嘎…嘎…吵……嘿，嘿嘿嘿…」面前通往海濱的路上，則有隻大眼在仰望上空，竊竊自笑。

我靜靜地從另一邊的路避過，我不想發生任何衝突，儘管大眼的危險性不高。

在這世界遊走接近一年的我，開始意識到，恐怖的不是病者本身，而是我們人類。

也許，是習慣了？還是我成長了。

如果我是一部小說的主角，那些與我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的讀者，相信他們都感同身受。

對於逐漸放下病者的畏懼，就是接受了世界的殘酷

「呼呼呼格格──」前方傳來破壞的聲響。

穿越行人隧道後才得知，有數隻舞者在雨中跳舞。

雨水落下的聲音，成為它們起舞的原因。

病者猶如取代了人類的地位，我們成為了暗角、渠道過街的老鼠，而且難以改變。

有時候，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這種令活人感染的病毒，會讓病者統一地露出詭異的笑容？是單純巧合，還是有什麼原因。

「睇嚟近海旁呢一帶…幾少人出沒，病者似乎特別多。」我已經遇到不下六隻。

在我到達海旁唯一連接住康城海濱的橋時，我發現有一團屍堆被堆疊在橋中央。稍為有點常識的都清楚，那是病爪沉睡的地方。

大多是竊屍賊把收集回來的屍體，堆放在病爪身上，讓它們於裡中長眠。

實際原因不明，不過我印象之中，竊屍賊也是有小聰明的病者，雖然生命力低得可能踢一腳就死，但我覺得每件事背後都總有著原因。

打擾病爪不見得是一樣明智的事，所以我在旁邊小心翼翼地涼過，驀求不會把它驚動。

「咇咇…吱…唔啦啦…唧…」正至我經過到屍堆的後方，才留意到有隻竊屍賊正偷偷啃食著那些屍體。

我怔了怔，停止了移動。

嘴中滿是臭爛腐肉的它，弧陀矮小的身軀抖顫起來，比起我更為之畏懼。

那就對了，快逃跑吧。

「唕…」竊屍賊的確開始逃跑了，不過是往那堆屍山上爬……

我望住那些被它焦急地踩踏捉住的人類屍體，開始零散地逐一掉落，我就心知不妙，已經第一時間拔腳逃跑。

再過多幾秒，我的後方就忽然傳來更震撼的咆哮聲：「嗚吼啊啊啊啊啊啊啊！！！！！！」

這種聲音，嚇了我一跳，因為比起病爪淒慘哀哭，是更為之凌厲的怒吼。

「咔咔咔嗉嗉……！！」那隻竊屍賊聲音更為畏懼。

我回頭一望，驚見屍堆之中站著一隻四米高左右的不明怪物……

和我印象中的病爪…

有點出入。

它依然是失去雙眼，披著凌亂的散髮，但是相對於病爪更有著壯巨恐怖的肉體，手上的尖爪全都崩裂，變得凹凸不平。

應該說，眼前的巨型怪物，更像是病爪的進化……

它一手就握緊了竊屍賊弱小的身軀，然後憤怒地擲到海上，繼而把視線轉移到我身上。

「…」我心下默然。

「嗚啊啊啊啊啊啊呀呀呀！！！！！」它衝向了我。

那迫力極為驚人，這種衝擊似乎承受一下，如同給高速行駛的大型貨車撞到無異。

馬上發足狂奔的我，已經沒有對付它的念頭。

它的每一下踏步都傳來很大的響聲，讓我再次感受到被追殺的恐怖感覺。

「呯呯呯！！！！！！」衝力十足的它，把橋上的欄杆瞬間摧毀。

經過完橋後，要通往康城還得先走過一段 2 KM左右的行人單車徑，那條路幾乎全直，要從它手上脫身，基本是沒可能。

我先順住路勢，跑落一條長斜坡。

以全身肉體作為武器的它，猶如同一頭狂牛對我發怒狂衝，窮追不捨。

這次面對斜坡的路段，它能以更快的腳步對我衝撞，我只得跑到一半從旁邊的欄杆，跳落到下方的平路上。

而它，則毫無懸念地向前衝撞！

在這段長長的直路上，我無疑地清楚，終歸要把它清除。

「嗚…嗚嗚…嗚嗚嗚嗚…」它無目標的，四處慢步移動。

從欄杆跳到下面路面的我，則思考著，大概有了個答案。

它的確沒有視力，應該只能依賴聽覺。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把握多了幾分，開始以極微細的步伐往康城前進。

事實證明，我的決定是正確。

但假如哪天，除了這隻怪物之外，還有其他的病者靠近，我應該沒可能再慢慢潛行了。

我先順住路勢，跑落一條長斜坡。

以全身肉體作為武器的它，猶如同一頭狂牛對我發怒狂衝，窮追不捨。

這次面對斜坡的路段，它能以更快的腳步對我衝撞，我只得跑到一半從旁邊的欄杆，跳落到下方的平路上。

而它，則毫無懸念地向前衝撞！

在這段長長的直路上，我無疑地清楚，終歸要把它清除。

「嗚…嗚嗚…嗚嗚嗚嗚…」它無目標的，四處慢步移動。

從欄杆跳到下面路面的我，則思考著，大概有了個答案。

它的確沒有視力，應該只能依賴聽覺。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把握多了幾分，開始以極微細的步伐往康城前進。

事實證明，我的決定是正確。

但假如哪天，除了這隻怪物之外，還有其他的病者靠近，我應該沒可能再慢慢潛行了。

168

透過毫無破綻的潛步技巧，我好不容易地，從那隻巨型怪物的手上逃脫出。

雖然不明白它的構做，但我相信要用正常兵器攻堅是沒什麼可能。因為它的外層皮膚看起上來，就是堅硬無比的岩石。

一有什麼的動靜，便會靠著自身強壯的身軀胡亂地衝撞過去，氣勢極為迫人，連呼吸都要閉住的。

而被它所踩踏過的路面，都會留下不明顯的裂痕，可以看出其恐怖之處。

之後的路上，我在想，剛才那一隻巨大的怪物能稱得上頭目級的病者嗎？

大概，不能。

在我到達那片不法者之地──康城，我才發現那隻怪物的蹤影不難發現。

只要你多走幾個街口，就總會遇到一隻。

「嗚…嗚嗚嗚……啊…啊啊…嗚嘹…」它們披頭散髮地哀哭，不難讓我想像到病爪的模樣。

話說回來，雖然康城是個還未完全開發的工業區，但我都隱約推算到要去哪裡調查。

因為以該區的重心來說，康城是無異的選擇。

作為私人屋苑，這裡不太夠格。

因為街道之間，無論食市、衣店、雜貨店，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橦橦的樓宇及不同類型的工廠。

在這空曠的街道上，我理應感到安全。

但是因為存在住那一隻巨大的怪物，以嘈人的腳步聲「呯──呯──呯──！」的行走著，使我感到了未知的畏懼。

加上暴雨連連，明明應該下午時份，天色已經變得又暗又灰。那些四米高的怪物，就彷彿成了街道的守護者，會衝撞任何一個前來的人。

「呯──嗶嗶嗶嗶！」一部名貴的房車，輕易地給它踩毀了。

我當前要做的事，便是混入康城區之中。

裡面是個大型的私人屋苑，樓宇就如同城牆一般，將中心包圍。

要入去簡單得很，只要稍作攀爬就可以。

裡面只有雨下的聲音，我開始邊行邊觀察四周的動靜。

可能習慣了艾寶琳倖存區那樣的熱鬧，康城現在顯得是個落寂之都，像塊被人遺棄的一片土地。

沿路上，有汽水罐、紙包食物和不同的建築廢料，我推測是存在過活人的證明。

由於在路上行走的安全感實在太過低落，所以我決定走到最近的私人樓宇中，打算上到最高的層數，去觀察一下位置和動靜。

始終初來報到，模糊地亂走而入了虎穴的話，死了也不明不白。

如是者，我拍拍黑袍上的雨水，就開始上樓梯遊戲。

不過，在我走到第四層的時候，走廊傳來了不明的聲音……

我知道好奇心害死貓的道理，但這是貓系男子的天性，我不能違抗。

「噹…噹…」四樓傳來的，是類似鐵罐滾動的聲音。

我推開防火門後，探了半個頭出去。

見是一條沒人的走廊，便踏出再行。

順住鐵罐聲的來源，我走到轉角的位置靠牆，又稍為把頭探了出去一窺……

老鼠。

是老鼠，觸碰到那些散落地上的汽水罐。

正當我鬆了口氣，要轉身離開時，一把聲音使我腳部僵硬。

「過嚟…」是人聲。

我再次回首轉身，受雷電的閃爍下，一個影子打了在牆壁上，是一個坐著的身影。

「噹…噹噹…噹噹噹……噹…」汽水罐有節奏的敲打聲，從走廊的某個單位傳出。

在外面徘徊的老鼠，受到聲音的影響，開始呆頭呆腦的往聲音來源過去。

繼而……

「吱…吱吱吱吱！！！吱──！！」老鼠發出了悲慘的叫聲。

我慢步走過去，小心翼翼地走到老鼠進入的那個單位前，凝望當中的真相。

「轟隆──！！！」雷電大聲作響。

單位中，有著一名躺在沙發上的老人和一名坐著輪椅的女生。

那女生畏懼的瞳孔在震顫，面對陌生的我，完全不懂反應。

我凝望她手上的鐵鎚……

這女生是用它，把那隻引進來的老鼠打得稀巴爛。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她驚恐地放下了鐵鎚，並拉動輪椅向後，可惜不斷撞牆。

「…」我再望望那彷彿一睡不起的老人，便對該女生說：「冷靜。」

「呀呀呀呀……！！」她完全聽不入耳，更想打開窗花。

在她要跳窗之前，我就一手把她拉落地上，用雨傘戳住其額：「叫你冷靜。」

倖存者有很多種，但大致上分為兩類：

第一種，見到人類會綻放出邪惡的笑意，他們的來意十分清楚。

第二種，見到人類便會驚慌地尖叫，或流露出緊張的表情，這種人殺害力相對較低，是在世界中苟且地活下來的人。

當然，不排除有例外……

這位輪椅少女，依舊用住深畏的目光凝望住我，更把雙手擋在目前。

也許面具太過嚇人，但我不會隨便拆下。

所以我站在一旁，給她幾分鐘冷靜。

待她驚恐的氣息喘完了，身體都沒再顫得那麼厲害才再作提問。

「冷靜完未，講下你係邊個。」我向那名輪椅少女提問。

「S…so…na…」她顫抖地說。

「你係康城嘅倖存者？」

「係……」

我望望這個凌亂的單位，說：「得你一個？」

「仲有…我爺爺，不過佢已經……」

我走過，望往那名躺著的老人，發現他的背部，有著一大片血染的刀傷。

「已經死咗？」我直接問。

Sona點頭，雙手的震顫還未停下。

「節哀順變。」我淡淡地說，就準備轉身離去：「你有冇見過一個戴住斜帽、綠色披肩外套、拎住棒球棍嘅男人。」

她搖一搖頭。

看來，只是個苟延殘喘的人。

在我走到門前之際，她忽然叫住了我：「你…你可唔可以…幫我搵嘢食…」

「…我唔會做義工。」我沒時間做多餘的事情了。

「你幫我啊…」她腔調之中，還是夾雜著畏懼：「我真係好肚餓……」

「我有乜回報。」

「我知道……邊到有……糧食…」Sona望住我，說：「我可以講…俾你聽…你只要分少少……俾我就得…」

糧食……算了，聽聽位置再說。

反正不一定要對現承諾。

「喺邊。」我問。

「喺康城地鐵站嗰到……」

聽罷，我離開該單位了。

我很是好奇，那個少女這般狠心用鐵鎚敲死老鼠後，真的會吃得下嗎。始終，那黑漆漆的毛髮身軀，除了經過風乾或切烤，否則大本營的人都太敢吃下。

而且，像她這樣的輪椅女孩是怎樣活到現在……

我一邊周圍搜索，一邊向著她所說的康城地鐵站前進，嘗試去找出她所說的糧食。

雖然那個叫Sona的，說了自己沒見過少佐，不過她肯定明白這裡的環境，對於一無所知的我來說，也許有幫助。

這場暴雨一下，就沒有停過。

如果大本營的人有裝置更多的露水收集器，這個月的用水量也許不需再那麼緊張了。

我從康城的屋苑接駁位中，走進了下面的地鐵站。

裡面漆黑一片，只能依靠極微的外來光來前進。

跟探黑無異的我，在地鐵站中搜索了一番，發現了一包可可脆片安放在阿信屋中。正當我想過去拿取時，聆聽到背後微細的腳步聲……

我馬上轉身舉傘！格擋住了木棍的攻擊。

對方明顯是個人類，並於對我亂揮木棍，幹架技術十分欠佳……

我找準一個機會，蹲下半身，繼而伸出傘柄勾住他的腳脛，再用力一拉！

「呯」的一聲，他狠狠地摔下了。

之後再上前，對他腳蓋位置強打幾下，才奪走那盒可可脆片離開去。

離開地鐵站後，我把糧食帶到剛才那單位之中，現在大概可以清楚，這裡至少是有活人存在的。

「你要嘅嘢。」我把那盒可可脆子拋到她腳上。

「好…」她一接住，就如餓狗般把盒子拆開，再猛吞裡面的脆片。

與她尚算可愛動人的外貌，有點出入。

「好耐冇食嘢？」我於屋中周圍觀望。

「係…唔…」她的吃相十分瘋狂。

饑餓感的確足以令人瘋狂。

「喺到生存咗幾耐。」我問。

「接近兩年…」

「呢到有冇乜嘢組織、勢力之類嘅嘢……」我凝望屋中擺放住的相架。

「不…法…者……」她答。

「不法者？」

我帶來的可可脆片，她在幾分鐘內已經吃完。

滿嘴是碎的她，恰似柔弱地把碎片弄走，跟剛才的吃相大相逕庭。

「佢哋…係一班殺人、放火、強姦都覺得無問題嘅……人渣…」說到這裡，Sona想要流淚。

「仲有？喺條街好大隻，行嚟行去嗰啲病者……係咩品種嚟。」Sona看上去，不會懂，但即管問問。

「佢哋…係…病爪。」想不到，她真的答得出來。

「病爪…？」但我有疑惑。

「只要病爪喺嗰啲屍堆一段日子……」Sona怯懦地說：「就會變成咁…呢區嘅人，叫佢哋病獸。」

「唔…」我點頭，又問：「你以前開始就喺到住？」

「係…我同爺爺喺到好耐，直至有一日……有班不法者嚟插死咗佢…」Sona彷彿歷歷在目。

「但係點解…」我凝望那些相架，再把視線她的身上：「冇一幅合照有你份。」

「我唔鐘意影相。」她自然地答。

「可惜，」我望了望，她的臉蛋：「浪費咗。」

「…你係喺邊到嚟。」Sona問。

「將軍澳～」我刻意概括地回答。

「自己一個…？」

「你呢？」

Sona點頭，說：「爺爺走咗之後…我都冇離開過呢到。」

「你爺爺係幾時走？」

「一日前……」

「難怪…仲咁企理。」我走過去，給她個建議：「不過之後一、兩日會開始嚴重發臭同生蟲，情況壞啲會生紅點，將條屍火化，越快越好。」

「…」Sona捉住爺爺的手：「我一個人…乜都做唔到。」

「你咁嘅樣，都生存得唔耐。」我打量著雙腿殘廢的Sona，說：「以前係阿爺出去搵食物？你係時候要搵第二個人投靠。」

「無…呢到無人值得我投靠……呢到嘅倖存勢力，根本就得番不法者…」

「你唔好暗瓦底將壓力加喺我身上，」我盯住Sona：「我只係咁啱遇到你。」

「我明嘅…」Sona苦澀一笑，凝望住地板：「或者，我根本連利用嘅價值都冇。」

我思考了一會，說：「你可以畫幅康城嘅地圖出嚟，咁我離開嘅時候，或者會搵一大堆物資俾你。」

坐輪椅的她，就別奢望能夠離開這一區了。

沒有選擇的Sona，只能同意。

她透過一張A４白紙，草草地劃了康城的地圖出來。

不法者所在的領地，大概位於日出康城一期那邊，而我和Sona的所在是日出康城二期一帶，中間隔

了一段不算很遠的路。

「你過嚟依到…係為咗搵朋友？」Sona邊劃邊問。

「嗯。」

「咁你要小心不法者。」Sona臉色凝重地提醒我：「狡猾、殘暴、凶狠就係佢哋嘅代名詞，遇到佢哋都盡可能先下手為強。」

「同不良人差唔多……」我低聲自說。

「不良人？」

「你唔知係咩？」

Sona搖搖頭：「我未出過康城之外嘅地方。」

「唔…你哋喺咁嘅地方生存到？連一啲防範病者入侵嘅嘅障礙都無。」我提出自己所見。

還是因為有病獸的阻礙？我確實從沒見過，由康城而來的倖存者。

「以前…康城都有個好大嘅倖存區，不過已經沒落咗。」Sona臉色暗淡下來：「單純地因為一個人。」

「詳情我唔太清楚。」Sona緊接地說：「講返轉頭，你想去康城邊到搵番自己朋友。」

「最直接嘅方法，應該係喺不法者到調查。」

「好…我標記埋佢哋嘅糧食庫、發電裝置嘅位俾你，你直接行入去一定會慘死……」

暴雨長落不停，接近傍晚還是「沙啦沙啦──」地傾下。

「搞掂。」Sona把自製的康城地圖，交給了我：「記住帶啲糧食俾我。」

「我應該唔會出去，太夜。」這種街燈沒一盞的情況下，還是留在安全的地為妙。

「咁你去邊…」

「我會喺附近休息。」我步進她家的主人房，把被子和枕頭取出：「借嚟用下。」

「喔…好。」

我把被子鋪了在走廊外，並把枕頭靠放在牆邊，作為我休息的地方。

雖然外面不時有老鼠出沒，走廊又異常陰深，不過防人之心不能無，睡在別人的屋子就可能隔天醒不過來了。

「你屋企會唔會有啲咩食？」我問。

「我要睇睇先……」Sona望住開始發屍臭的爺爺，說：「你可唔可以…」

基於衛生問題，我替Sona把爺爺的屍身拖了出走廊，放到後樓梯的垃圾桶之中。

缺乏火化的材料下，只能這般棄屍。

「啲老鼠你會用嚟曬乾定油炸。」棄屍後，我回去問。

「老鼠…？」她一副不明所以的樣子。

「你唔係會食老鼠？」我印象中，她今早才拿著鎚子殺了隻老鼠。

「唔會…點都唔會……」Sona搖頭地說：「咁多菌…」

「咁你今朝殺嗰隻？」我盯住那老鼠死去的地方。

「單純係……佢行入嚟，我覺得好核突，想殺咗佢。」

「所以，呢到有冇嘢食？」我不糾纏在那個話題上了。

「有啲廚櫃好高…我開唔到，你可以去睇下。」

如是者，我去拉開了所有廚櫃來看，結果意外地找到了一包放在角落的方便麵。然後用火機燒起易燃的舊報紙，並把鍋子放在上面，將麻油當做食油般炒熱它。

味道是很香，揮散著陣陣的麻油味，只是吃下去不知是如何。但這種時代，我想什麼都得吃了，只要不會死人的話。

我炒麵的一半分給了Sona，吃下去，是一陣類似煤炭的味，無太大問題。

飽了肚子後，我便回到走廊外休息，並對屋內的Sona問起以前的往事。

「康城以前個倖存區係點。」

「喺一個充滿娛樂，五光十色嘅地方。」Sona對我說：「因為住康城嘅好多高學歷份子，我哋好快就制定到往後嘅生存法律制度，發電機、濾水器、加熱裝置，真係乜都有，好輕鬆……」

「估唔到。」處身於現在頹門敗瓦的康城，無法想像得來：「你哋點分配糧食嗰啲？」

活在亂世的我們，關心的不再是社會議題，而是倖存區的制度。

「你見唔見到康城有好多橦樓？我哋每橦都會有一個領導人，由住嗰橦樓嘅人揀出嚟，嗰個領導人就類似議員咁，為自己嗰橦樓嘅人發聲。我哋康城以前計埋總共有十二個領導人，佢哋十二個之中會再選出一個，做最大嘅決策人……俗稱「金鷹頭」。」

「金鷹頭？」莫名的笑點，令我不禁一笑。

「唔…」Sona臉上沒有任何情感，但拳頭握得漸緊：「係代表住眾人嘅權力，用千足金製成嘅拐杖

，上面有個鷹頭型嘅柄。擁有佢，就擁有主宰呢個倖存區嘅權力……」

「…」

「你都渴望「金鷹頭」嘅權力？」我凝望住Sona逐漸緊握的拳頭，說個笑。

「呢枝嘢……就係造成康城倖存區毀滅嘅主因，明明我哋有其他人更豐富嘅知識、有更大片嘅地、又近海又近山，入嚟康城又得一條路，根本就無可能會變成依家…死城咁。」Sona蒼白的臉上，多了一絲的怨恨：「可能人就係一種食飽飯就冇嘢做…滿足所有身理需求，就開始追求虛榮嘅權力……所有人都明槍暗箭咁權鬥，最後演變成呢個局面。」

「你對呢種事，仲上心過你阿爺死咗之後點處理身後事。」我說。

Sona沒有回應我的問題，我們的話題也在此結束了。

我在寒冷的走廊睡了一整晚，暴雨讓我沒那麼孤獨，因為它的聲音會一直伴隨在耳邊。

翌日，

我見雨水沒昨日那樣大，就開始出發，繼續尋找少佐的行蹤。

透過Sona的地圖，我到康城一期那邊稍作了觀察，發現那兒的確有著其他的活人。他們有的烤麵包、有的在玩桌球、有的在看書。

總言之，被康城一期樓宇包圍住的那片空地，便是他們的地頭。

但老實說，我對Sona也不是完全信任，因此這張地圖給予的資訊……

我先信一半就好。

169

我先到地圖上，標記住「電機裝置」的位置。

那裡位於地鐵站中的地方，跟擺放糧食的地方一樣，可能是為了隱密的關係。

不同於昨晚，今天有人在外面把守著，但人數很少，只有大概三、四個左右。

我在旁觀察了一會，見他們都一副不願把守崗位的模樣，幾個人一起抱怨地閒聊著。

如果估計無誤，少佐應該就在他們的據點中。

經過了半天的觀察和等待，我得悉了混入去的最好辦法，還是透過潛行。

這群康城居民可以說是十分優閒，他們在康城一期的中心處放置了外國美式的氣體燒烤爐，上面香烤著麵包、香腸、肉排等物，旁邊又放置幾張沙灘椅，他們們能躺坐去看書。

而地上都有大大小小的電線，是連接去地鐵站那邊，我猜這些電器能夠運作，都靠著裡面所謂的「電機裝置」。

的確有著不法者的風貌，外面世界的人為了生存辛苦得像隻狗，康城倖存者的生活就舒適得讓人釋出妒嫉。

我開始明白，地鐵站那幾個把守住崗位的人，為什麼會悶悶不樂了。

他們的防守鬆懈得形同虛設，沒人擔當守衛看顧入口處、沒人擔當哨兵留意入侵者、沒人擔當領導者角色，所有人都是各有各輕鬆。

這一帶，就真的只餘下他們不法者自己……才能這般放下戒備嗎。

在橋上經過一番策劃和思量，我決定透過潛行的方式，入去調查少佐的位置。

只需利用花草、石柱、牆壁的掩護、就能混入其中。

在沒有守衛和哨兵的情況下，我幾乎能夠出入自如到達每一處。

他們的活動範圍主要分為幾個部份，康城一期樓下的花園、私人會所和不同的單位。

對於路面不熟的我來說，根本不知道夏晴給收藏到哪裡，更重要一點是，少佐有否被捉也是個疑點。

我本來一直毫無頭緒，直至混入了他們的烤肉派對，無意聆聽到一些重要的信息。

「喂，你估大威嗰班友…仲要喺嗰到守幾耐？」一個跳著舞的中年男人，說。

「點鬼知～？可能啲病者封死咗佢哋返嚟條路，又或者守上癮，同班犯有咗感情？」

「犯…」我對這個字，意外地敏感。

換轉另一個意思去理解，可以是「俘虜」。

「咦…」突然，跳舞那個人視線放了在我身上：「你係…？」

「你係邊個？好似未見過你……」另外一個人也望向我。

我走到燒烤爐面前，撿起那把剪肉刀，再架在跳舞男的喉上：「你哋啲犯喺邊…」

優閒愉快的氣氛，瞬間冰冷下來。

周遭的人，都懵然地望向了我那邊。

「再問一次，啲犯喺邊。」我說得更大聲。

「你放…放低交剪先…」、「哇啊…啊啊啊…又嚟啦……」、「咩事啊…」

「咩犯…我…我唔清楚……！」被我架住的男人，驚慌失措地說。

「你哋綁架嘅人，放喺邊。」我再問。

「我哋邊有綁架人……」大家開始議論紛紛，大感訝異。

其實我都開始覺得奇怪，因為不法者跟我意想中的凶狠、強悍有些落差。

這群被我用剪刀威脅著的人，居然還不會第一時間掏出武器，而是訝異地凝視看戲，跟大本營和艾寶琳的普通倖存者根本沒什麼分別。

「你哋係假傻定真唔知。」我用剪刀架著那名男人，慢慢步到不會受背襲的位置

「你放咗佢先講…！」現在變得我才是壞人那樣。

「你哋係不法者？」保有疑問的我，問。

「不…法者？我哋唔係啊！」他們說。

「咁你哋係咩人。」

「普通嘅……倖存者渣…！」

一路上抱有疑問的我，放開了被我架持著的男人。

「睇你哋都唔似。」我橫視住他們眾人。

因為他們之中有男有女、有老婦、有老伯之外，也有著小孩，如果是作惡多端的勢力，應該不會讓老弱婦孺存在。

有些事情，聽是無用，雙眼看過才能明白。

「呢到唔係你廚房，唔係放低把交剪就走得。」一個四十出頭，神態悠然自得的男人，從眾人之中慢步而出：「唔好諗住輕鬆入嚟，輕鬆走。」

以氣勢上來看，不是普通的人。

「既然你哋唔係不法者，就唔係我搵嘅對象。」我說。

「不法者？好耐冇聽過呢個名，但好遺憾都要講一聲，你要搵嘅不法者，已經唔存在喺世上。」那個男人說：「應該講，我已經抹殺咗佢哋存在嘅證明。」

「…」我們彼此直視。

他的眼神沒有任何回避之意：「未知你嘅大名。」

「鳥嘴。」

「大家都叫我做明雲，算係康城區嘅發言人？」穿住筆直西裝的他，的確有住其他人無法比擬的氣勢：「你係單獨嘅倖存者？」

「距離幾十公里外，係我嘅倖存區。」我的言下之意，自己並不是孤身一人。

在這種時候，要是向對方表明自己單獨一人的話，恐怕會遭遇測。

有時候，簡單的談話也會滿藏住殺機。

「可能我哋係比較保守？能夠做到自給自足，要電有電、要水有水、要火有火，我哋唔需要外界任何支援，唔需要搶奪或者跪拜任何人。」明雲向我表明拒絕來者的態度：「基本上，唔會同康城之外嘅人，有任何來往。」

「咁就好，如果你哋真係冇派人出過嚟綁架過倖存者。」

「雖然我唔太明白你嘅意思，但好遺憾……」明雲撥一撥手，幾名男子阻撓我的去路：「既然你知道咗我哋嘅根據地，就唔可以白白咁放你走。」

「所以…」我望住開始圍繞住我的男人，說：「你要殺咗我？你最好有咁嘅膽量。」

「我有。」明雲盯緊著我。

就在他們的打手快要拉住我之際，地鐵站那邊突然傳來了巨響……！

「轟呯呯呯呯──」強大的撞擊聲，幾乎令人搖搖欲墜。

「咩…咩事啊…」、「電機庫嗰邊出事啊！！」、「啲食物同水都喺嗰到架…！」、「喂…咩聲啊……」

明雲的眉頭這才皺了皺：「你……？」他懷疑是我做的好事。

「我覺得，你即刻派人去睇下咩事比較好。」儘管不關我的事，我還是如此答道。

明雲沉下了臉色，用眼神示意其他人過去地鐵站查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地鐵站嘅嗰下巨響，係因為你預計呢刻會發生嘅事情而造成，我會好感遺憾。」明雲對我說：「因為…原本可以痛快咁死嘅你，之後將會變得非常煎熬、非常漫長。」

「明雲！」剛才我有印象的一個地鐵站守衛，喘大氣地跑了回來：「地鐵站嗰邊……所有糧食同機器，都要棄守啦…」

「咩事？」明雲深入地問。

就在此時，我無意間望到自己不久前站著來觀察這裡的行人橋上，有個男人正凝視住我。

但一眨眼間，便消失在我眼前。

那短暫得不足半秒的時間中，只留下了那男人深邪地揚起嘴角的畫面在我腦裡。

「…邊個」我望著那空掉的位置。

「係……係病獸…嗄…有一隻衝咗入嚟，已經改變唔到事實…要即刻走！即刻撤離！」地鐵站守衛說。

「病獸…？」明雲自唸道：「邊有可能……佢哋平時唔會亂衝亂撞。」

「佢…佢呢家就喺外面嗰到，撞爆咗地鐵站對出入口嘅大閘！」地鐵站守衛說得異常激動，跟剛才無精打采的模樣完全不同：「我哋走啦……！」

「地鐵站嗰到有我哋好多糧食同重要機器…」明雲沉痛地下了決定：「不過人命更加重要，叫所有人即刻疏散。」

「知道！」

「咁快落決定？」剛才開始，已經被兩個壯男捉住手臂的我無奈一笑。

「快速落決定，就係最好嘅決定。」明雲望望周圍，再對捉住我的兩名打手交代：「帶埋佢走。」

「我可以幫你。」

「你？」明雲盯我一眼。

「如果白白任由病者摧毀啲糧食同機器就太過可惜。」

「你有咩方法。」明雲走上前，極近距離地直視著我：「病獸無論用槍用刀都無效，體格更加唔係我哋人類對付得到。」

「我自然有方法。」我亦回盯著他：「但叫你啲跟班放手先。」

「點解要幫我？」明雲問。

「我最鐘意同敵人做朋友。」

「放開佢…」明雲下令，兩名壯漢隨即鬆開我的臂。

「你兩個，跟埋我過嚟。」我走往地鐵站的方向。

「我…我哋都要…？」剛才捉住我的兩名壯漢，頓時露出畏懼之色。

「去。」明雲點頭，也跟了過去。

還未去到地鐵站前，裡面已經一陣陣的震耳的暴響。康城的地鐵站如同普遍一樣，都是建設在地下的，因此病獸在入面進行破壞的聲響也是特別大。

「喺入面…咁都幾難搞。」我凝望住那地鐵站的入口。

「我好似送死咁……」其中一個壯男承受不住，便逃跑了：「對唔住！！我唔會自殺！！！」

「喂…」明雲叫也叫不住。

「由佢走。」說畢，我開始深入地鐵站中。

一落樓梯，便見瓦石碎片亂飛。

那隻約有四米高的巨型怪物──病獸，正在任意破壞。

它披頭散髮，用住強大的身軀去衝撞這一切。

「都係接近唔到……」明雲望向那幾部自製發電機：「或者加大電力去到超負荷…再引佢撞過嚟，應該可能可以電停佢。」

「對唔住明雲主公！！！我…我…我都仲未想死呀！！！！」另一個壯漢，也馬上逃跑了。

「你…」明雲也是叫不住他。

「直接引佢出去。」我說。

「引…？」

「對付佢應該冇乜辦法，但係病者嘅弱點就係智慧，呢樣係我哋人類嘅唯一優勝之處。」我深一下呼吸後，望準前方：「一陣我一直跑到出去就得。」

「跑出去之後係巴士站嗰片空地，你實唔夠佢快……最後都會俾佢撞散。」明雲說出重點。

「佢好似冇乜視力，只係靠聽覺。」我慢慢靠前到病獸的位置。

「咁你嗰個就做Plan
B，我有自己一套。」明雲徑自行動，開始把糧食倉的水都傾倒出地上，任由它在地上慢流。

再把拔出了發電機其中一條電線，刻意將線頭弄得破破損損的，再拉了出來握上手中。

「你想點…」我望住他。

明雲把糧食倉找來的罐頭食品擲到剛才傾倒食水的位置。

「噹…」罐頭食品的跌落，發出了聲音。

「嗚…啊呀呀……」病獸哀喊一聲，就衝了過去聲音之處。

明雲再站在遠處如同揮動鞭子一樣，打在那水跡之上！

「呯噠──！」破損的電線頭接觸到水面的一剎那，發出了耀眼的閃火。

「電…？」我怔然。

「好基本嘅元素運用。」明雲微笑。

「嗚呀呀呀……！」病獸哀痛地叫了一聲：「嘎…啊啊…嗚…」

「畜生……」明雲沒停地繼續往那向方鞭著。

電力就不斷源著水面傳導到病獸的身上，可能是因為強力的電力關係，暫時真的壓抑住了病獸的行動。

不過電機房很快就傳來不安的聲音，機器吵雜的運作聲越來越大，我走了入去觀望一眼，才發現剛才明雲都把自製發電機的電力提升至最高，機器已經嚴重超過了電荷，致使機器開始冒煙、冒電。

我想叫他停止之際，發電機已經「呯呯呯──」的幾聲，全部爆開，停止運作。

明雲他手上的「電鞭」，也顯然起不到作用了。

於是我代替他上前，趁病獸還未完全站起的時候，從它身邊掠過並用雨傘敲打進行挑釁，繼而往著康城巴士站方向跑著。

「嗚啊啊啊呀呀呀呀呀！！！！！！」不出所料，病獸被徹底激怒了，而選擇撞擊的目標是我。

就在我背部快要吃上它的衝撞時，我成功趕到落樓梯的路段，勉強生還下來。

落完整段樓梯後，我能清楚看見被它撞開的地鐵站鐵閘，而且外面還下著大雨。

沒有選擇的我，只得繼續向前狂跑。

我的目標，是康城巴士站對出的大海，兩者之間距離不到十米，計劃肯定能成。

「嗚呀呀呀呀呀！！！！！！」病獸在後，如頭牛的狂衝。

在它的激盪的步伐前，我顯得格外渺小。

就在我要跑到鐵絲網之際，病獸都已經追到我的身後，無路可走的我只得向右邊飛撲！

「呯──」水花四起。

最終，我身體還是被病獸的腳部無情地掠過撞到了一下，使我飛彈到幾米之遠。但它，也因為盲衝直撞到大海之中，沒入水裡。

「嗄…嗄……啊…」這一撞，幾乎要了我的命一般。

我脫下面具，咳出口中溢出的鮮血。

「咳…嗄…咳咳，嗄…」看來一次比一次嚴重。

幸運地，我沒有受到外傷，手腳四肢還能郁動。

但是那一撞，就像把我五臟六腑都反轉了一樣，似乎受了好大的內傷，讓我喉嚨感受到那血腥的味道。

渾身也發著熱，一股想要嘔吐的感覺。

「你點…？！」那個明雲，追了出來。

「你班…手下。」我搖搖欲墜地，走到他身邊：「真係好廢。」

「你…」明雲眼睛稍為睜大，愣然：「吐血……」

「…」我身體不自覺傾前，想要暈倒似的。

明雲及時捉住了我：「頂住…我帶你返去。」

「嗄…咳…」

「為咗…唔識嘅人，值得咩。」

「我…無諗過自己會…受傷…」我也太高估自己了。

「你頂住…！」明雲把我扶起，帶到了一個地方。

我也不知道是哪裡，因為那一刻眼皮垂得很低，幾乎想要完全睡著。

只有綿綿不盡的長雨，打在我的身上。

「你諗下自己最親嘅家人。」明雲想說些什麼，讓我繼續支撐著餘下的路。

「我…冇…」

「咁人生在世，都總有一、兩個後天親人。」明雲又說。

「…嗯」

最後，我真的失去意識了，睡了段的時間。

醒來已經是給人在床上照料著，格局看起來跟病房無異。

我緩緩地掀開被子，才發現自己上半身給人包紮過。

望出床邊的窗，我身處的地方是康城一期的其中一橦樓宇中。

「你醒啦？」一位疑似姑娘的人物，走過來問：「康復能力唔錯喎。」

「我…都經歷過好多次。」我準備落床。

「你暈咗只係半日，我哋有明雲主公幫你睇咗啊，佢話你副身體都幾硬淨，睇落係個受慣傷的男人喎。」姑娘又笑著，說。

「主公…？」

「呢個稱呼係我哋同明雲開嘅玩笑姐，」姑娘笑一笑，說：「我叫佢入嚟，你等等。」

「喔…」

之後，我又靠著窗邊望，見到樓下的人都各有各生活，不過都是愉快的活動，全部人的臉上都展現著笑容，不會像大本營愁眉苦臉地等配給，或艾寶琳那樣焦頭爛額地賺錢。

對外人來說，或許康城這裡才是真正的……樂園。

「咁快醒番，果然係有經驗嘅倖存者。」明雲敲敲門，進來了：「你身上嘅傷痕，係呃唔到人」

「你係個醫生？」我問。

「我其中一個身份，」明雲點頭，說：「另一個身份，就係帶領住呢到嘅人。」

「原來係專業人士，失敬。」我揚起嘴角。

「其實住得康城呢到嘅人，本身都叫得做中上階層，我呢啲專業人士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明雲繼續說：「所以我哋有自製發電機、濾水器、熱火爐呢啲基本嘢，包括你床邊嘅醫療設備，去到奢侈啲嘅……唱片機都有工程師識整返。」

說畢，明雲就按了按放在桌上的唱片機，把它啟動起來。

唱片機播出經典的旋律，是蔡琴的《被遺忘的時光》。

「你哋知識水平都幾高……」望住樓下輕鬆按個鈕就能生火的人，我想起了大本營的人要拚了命般生火。

「還好，都叫做過得舒適。」明雲淡淡一笑：「如果唔係你，我哋可能就要棄置呢到，裝置咗好耐嘅貴重機器就通通都要放棄。」

「你語氣好似變咗第二個人。」

「一開始頭要向外來嘅人下馬威，我無可否認個氣勢一定要夠強。」明雲說下去：「如果唔係，只會俾人欺壓。但睇嚟，你都唔係太驚……」

「最多咪死。」我淡然地說。

「…」明雲望住我：「你之前嗰句，最鐘意同敵人做朋友係咩意思？」

「你估下。」其實，我是在嘲諷自己以前擔當間諜日子。

「唔估，或者有一日，我會自己滲透得到。」明雲溫柔地微笑。

「我問你，你真係唔係不法者？」我認真回來，再問一次

「唔係，如果我係不法者，我都唔會救你。」明雲望住我，說：「我救你，係因為你有仁義嘅心，我覺得你係個好人。」

那為什麼…

Sona會在地圖上，標記你們為「不法者」，而且對你們發電房、糧食擺放的位置如此清楚？

「你識唔識一個女仔，叫Sona？」我又問。

「So…na？」明雲明確地搖頭：「冇聽過。」

「…」看來當中，有我不為人知的事情。

不是明雲在說謊，就是Sona在說謊，雖然現在我比較信賴前者。

「你哋防守太鬆懈。」我說。

「咁係因為，我哋一直至以嚟都冇受過任何外來倖存者嘅襲擊，加上呢到嘅人都冇乜邊個想做守衛咁辛苦。」明雲說。

「難怪之前見你守住地鐵站嗰班守衛冇乜精神。」

「相比起守住不法者嘅守衛，佢哋已經算幸福。」

「不法者？」

「你講嘅不法者，的確係存在。」明雲點頭，說：「不過已經係好耐世紀之前嘅事…大概係兩年前，依家佢哋已經俾我哋囚禁喺康城外面嘅一橦監獄大樓入面，應該已經餓死咗。」

「餓死咗？」

「冇錯，當年康城嘅倖存區整咗個監獄，係用嚟囚禁罪犯。」明雲淡淡地帶過：「後來康城倖存區內部發生一啲事。我哋稱搞事個班人為「不法者」，就用計將佢哋監禁住，一開頭都有派人去嗰邊住，餵嘢食俾佢哋，但最近半年已經停止，所以應該都餓死哂。」

「你哋冇搵人去睇下？」

「嗰個監獄喺將軍澳工業邨個邊，沿路多病者，冇人會為咗睇嗰班囚犯生定死，而交出自己條命。」

「即係不法者……有可能就係綁架夏晴佢。」

「你朋友俾人捉咗？」

「係。」

「喺邊到俾人捉？」

「大概……魔鬼山嗰邊。」

「咁離康城好遠…不法者應該唔會特登走咁遠綁架你朋友，唔綁架我哋嘅人。」

「咁要去睇過先知。」我下床了。

明雲始終讓我先別急著去，因為身體其實還未完全康復。

叫我多待在床上兩天，但我才沒那麼多時間陪他耗。

「你嗰位朋友肯定好重要。」為了留下我，他更親自奉上晚餐：「但你自己都好重要，食啲嘢先，對朋友好係道理，對自己好先係真理。」

「烤洋蔥、漢堡包？」我望住手上的晚餐。

「理論上你傷到咁，係唔食得呢啲。」明雲咬著烤香了的急凍魚手指，說：「不過唔緊要～做人開心最緊要。」

「都係…」我咬了一口美味無極的漢堡包，肉汁瞬間溢出，令我嘴巴中都充滿住生命力：「哇…！？」

「哈哈哈，唔錯呢？」明雲爽朗地笑著。

「簡直係衝擊我價值觀……」

「我哋有五星級大廚整，所以先咁好味。」明雲提醒我，說：「係呢個倖存區限定。」

171

晚餐之後，明雲就讓我獨自休息。

以我觀察，這個康城倖存區確是個不問世事的桃園之地，不過還是讓我覺得深感不安，因為世上哪有這種樂土。

本應寂寥的晚上，樓下的人會圍在暖爐旁。有的一邊彈結他、有的舉行著讀書會、有的玩著康樂棋。

亂世在扼殺我們人類的生存機會同時，彷彿把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拉得更近。

比起過往的活著，現在更是活著。

一草一風的擺動，都皆入耳中，人們的聲音成為了安全感的來源。

第二天，醒來時，昨晚窗外燒得正紅的爐火都已經熄滅，人們都在深睡之中。

我穿起黑袍，便走出去了。

從我所在的樓宇可以看出，這裡採用的住宿方法，是連住附近大樓的單位。

除了找人比較麻煩和要行多層樓樓之外，其實這種方法也是可行。

我走出大樓不到幾步，就見到坐在戶外傘坐下看書、品茶的明雲，生活態度猶其與眾不同。

「咁早啊，鳥嘴。」明雲見到我了，便打聲招呼。

「你遲訓過我，都早起過我。」我走過去他的旁邊。

「一日之計在於晨。」明雲淡淡微笑，又喝了口茶：「做得領袖，就要比任何人早起身。」

「你帶咗佢哋好耐？」

「嗯。」

「介唔介意借個爐用下。」

「隨便。」

接著，我走去拿了塊麵包去烤熱。

「酒吧檯上面有樽果醬，有需要就拎埋去用。」明雲說。

「唔洗，」烤幾烤，麵包就變脆了：「我食慣乾身。」

「落到口咩？咁dry。」

「以前落唔到，」我大大地咬了一口，說：「不過…依家我越嚟越覺得好食。」

「又係。」明雲會意地點頭：「每個人都有鐘意一樣嘢嘅原因。」

「你呢？」我坐到傘坐的桌子上，問。

「我？」

「做領袖嘅原因。」

「我唔鐘意，咁都係因為……某個人委託落嚟。」明雲仰望不晴不陰的天空，說：「而嗰個人，我已永遠都見唔到佢。」

「咁即係…繼承咗咁話喇喎？」

「算係。」

「一陣可以帶帶路？」我問。

「帶路？」

「我要去嗰座監獄，你話囚禁住不法者嘅地方。」

明雲淺淡一笑，說：「冇人會帶你去。」

「睇得出，琴日你兩位得力助手嘅表現。」我說。

「唔怕同你講，我哋呢到所有嘅人，都係貪生怕死。」明雲直視著我，向我坦然：「你諗下…佢哋讀咁多書，邊個會想搵條命陪你闖？」

「咁你又闖？」昨天。

「……」明雲望住我，回不到半句嘴。

「你講個位置嚟，我外來人，賤命一條你唔洗擔心。」我站起身，說：「我要救我朋友，一日半日都唔可以浪費。」

「呢到嘅好歌、靚酒、美食、大床，都吸引唔到你？」明雲好奇地問：「外面應該搵唔到呢種地方。」

「老實講，係唔錯。」我戚一戚嘴角，說：「係我唔習慣。」

「琴日見你咁英勇嘅表現，其實已經好想留你喺到。」明雲放下書本，也站了起身：「但睇嚟，你要搵返朋友先心熄。」

「…」

「我帶路，你跟住我。」說畢，明雲就披上件長長的西裝褸，就出發了。

「唔需要任何守衛…？」我跟在他的身後。

「我唔係掌握軍權嘅將軍，只係協助倖存區發展嘅領袖，我冇理由迫佢哋同我一齊去危險。」明雲說得動聽。

「未出現過所謂嘅物資缺乏同戰爭威脅嘅倖存區，果然特別純真。」我帶點嘲笑的意味，說。

「你喺外面嚟，咁一定經歷過好多事情？」

「一般般～唔係病者嘅襲擊就係人類嘅陰謀，沒完沒了。」

明雲熟悉地把我帶出康城的私人屋苑外，走過康城二期時，更想起了坐輪椅的Sona。

然而想著想著，背部就覺得冷冷的，好像周邊高樓大廈中的某一個單位，有人正秘密注視著我一樣。

「你真係唔識一個叫Sona嘅女仔？」我再問一次。

「唔識，」明雲搖頭，不像說謊：「佢係你失蹤嘅朋友？」

「唔係。」

一出去私人屋苑的鐵閘，便是將軍澳工業邨的地帶。

沿路上，明雲跟我說，以前康城倖存區是個容納很多人的地方。

更有著專門容納罪犯的地方，他們稱為──不法者之獄。

位於仁興工業大廈，受改裝後成為了真正的監獄。

被關在裡面的，一半是精神錯亂殺了人、放了火的，另一半是從前內部權力鬥爭下，被佬大犧牲的手下。

還有極少部份，是高智慧犯罪囚犯。

現在的我，就像聽著明雲說古舊的文明歷史一樣。

「記唔記得我琴日同你講過，康城每一橦大廈入面，都有一位領導人係代表嗰橦樓嘅居民？」明雲把歷史說下去：「康城一期有六個領導人，二期都有六個領導人，所以我哋稱為「十二元老會」，佢哋十二個人都擁有相討決定倖存區嘅政策同方針。」

「十二個人之中……最大嗰一個叫「金鷹頭」啊嘛？」我記得他昨日所說的。

「嗯，幾有記性。」明雲會心微笑，續說：「而康城一期同康城二期嘅人，其實本身都係對立，兩邊嘅人都對倖存區有唔同嘅睇法，就好似泛民派同建制派咁。所以無耐，就出現咗內部紛爭，大家設法都要坐上「金鷹頭」。」

「如果冇估錯……「金鷹頭」呢個位，係由十二位領導人揀出？」我說。

「無錯。」

「咁即係兩邊都六對六，投票點都一定係打和。」我淺淺一笑。

明雲深深地呼吸，說：「所以，兩邊就開始咗派別嘅鬥爭……」

「最後邊一到贏咗？一期定二期。」我問。

「冇，冇人贏。」明雲的眼神望前，彷彿回憶極深：「最後，「十二元老會」嘅領導人，係一日之內死哂。」

「…」跟我所想的，不太一樣：「死哂…？」

「全部嘅死法一致，身上都中咗一粒子彈，失血致死。」明雲低下頭：「我係嗰陣其中一個檢查嘅醫生。」

「但點會一日之間死哂……咁兒戲。」

「其實兩派鬥咗接近半年之後，大家都開始覺得攰，日日要提防對方嘅暗殺，真係食肉都無味。」明雲嘆了口氣，說：「所以兩派都放低咗成見，喺之後嘅某一日，舉辦咗一場「十二元老會」嘅和談會，大家都喺辦公室入面準備握手談和……」

「咁有趣，咁有冇捉到凶手？」我追問。

「無，」明雲搖頭：「嗰凶手殺完十二個領導人之後，搶走埋代表至高無上嘅金鷹頭拐杖，就消失咗，無人知道發生咩事。」

「金鷹頭拐杖……」我印象中，那個人是握著類似的拐杖。

「十二個領導人一齊死喺元老會嘅會議室入面，全部死前嘅臉上都露出咗驚訝、畏懼嘅表情，我嗰陣見到係覺得幾震撼…」

「唔…仲有幾耐到？」我們為了避開病者，已經繞了幾個街口。

「前面就係。」明雲指住遠方，說：「仁興工業大廈。」

越是接近，我的心情便越是沉重，因為真相都彷彿離我好近一樣。

但到達後，情況是完全出乎明雲所想……

「到…等等…？！」在寬闊的大街上，明雲震驚地望著眼前的建築：「呢個……」

牆身裂了一大個缺口的建築。

「睇嚟監獄…」我盯住大廈那破爛的位置，說：「有個好大嘅裂口。」

「點會咁……」明雲走入點，發現大廈裡一個人也不存在：「呢到幾時開咗個大洞…照理應該貨車都撞唔爛…」

「如果係病獸就唔同。」我跟住明雲走入到監獄內部。

監獄內部。

那黑鋼色的牆身，被無情地摧毀過。

監獄的地上餘下一片片少瓦礫，和半橦殘存的建築物。

「地上……有食物嘅痕跡。」明雲撿起昔日監倉中，地上的一塊食物殘渣：「但係我哋半年前就斷咗佢哋糧食。」

監獄的牆身上，有的用血寫滿了復仇的字句、有的用硬物刻劃了服刑的日數、有的用排泄物塗滿整個房間，全是過往監倉瘋狂的證明。

「俾人囚禁咗接近兩年……」我淡淡地說：「肯定人都癲。」

「有人提議過我將佢哋直接殺死，但係…我始終唔太認同，親手殺人呢種方法。」明雲有點愧疚地，說：「所以我索性叫人唔派食物，等佢哋自生自滅就算。」

「好難想像呢到發生過咩事。」我蹲下來，檢起一根泛黃的骨頭。

「人體右胸第四條肋骨，」明雲準確地說出，我手上骨頭的由來：「建議你唔好掂……細菌感染可大可小。」

「…」既然是死人的骨頭，我也沒興趣拿在手中。

「我去上層睇睇。」明雲隻身前進。

「仲有上層？」我放下手上的骨頭。

「下層係大監倉，之前用嚟囚禁一般犯，上層係單獨監房，專門用嚟囚禁危險暴力犯同高智慧罪犯。」明雲上樓梯時，不忘向我解說。

在第一層，我繼續橫看各種瘋狂的痕跡，同時打開那些老舊的鐵櫃子，看看會否有什麼東西。正當我搜索周圍時，樓上發出了怪異的聲音……

「噹…呯…叮…叮……」像是通風口傳出來。

「聽唔聽到有聲。」明雲用稍大的聲線，問。

「聽到…」我都準備上去看看了。

就在我上到二樓的瞬間，走廊通風口的蓋子忽然跌了下來。

「嘩…嘎啦啦…嗄嗄……嘎…！！」一隻奇形的生物從裡面極速地爬出。

是大眼！它從通風口爬出來，跌到地上，繼而對身邊的明雲發出無比尖亮的聲音：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呀呀呀呀呀呀！！！！！！！」

受嚇的明雲後退到走廊泛黃的牆邊，原本想要上前舉起傘子刺向大眼的我，停住了腳步，因為另外一個囚房又驀地被推開了，裡面走出了一隻病牙，正慢步靠近著明雲他。

「跑！」我向明雲喊道。

由於病者的阻隔，明雲無法跑回來樓梯這邊，只能往走廊另一端的盡頭奔跑，而大眼和病牙亦馬上追捕著他！

「嗚呀…嘎嘎嘎啦啊啊啊！！！！嘻嘻……」兩隻病者把明雲迫到死巷。

前方已無去路。

無奈之下，明雲只可以打開盡頭的監房，並將自己鎖在裡頭之中。

「呯──」的一聲，監房的鐵門沉重地關上，大眼和病牙也吃了閉門羹。

走廊瞬間回復了平靜，只餘下病者們的笑聲，並在拍打著明雲所在的房門。

「呢個…就係點解我，唔建議出嚟嘅原因。」明雲有點急速地喘氣，語氣也十分黯然：「我應該暫時出唔到嚟……」

「我幫你引開佢哋。」我說。

「無用…我一閂門就自動上咗鎖，一定要有鎖匙。」明雲思考了一會，說：「你返去倖存區拎……去問一個叫巴力嘅人，佢以前係呢到嘅獄長。」

「好…你等我。」同時地，我用雨傘敲打牆身，把病牙與大眼都引出監獄外。

雖然這次出行惹到麻煩了，但總算確定到……

那個監獄在不知何時，已經破了個大洞。

恐怕不法者都逃出來了。

「邊個叫巴力。」一回去，我就在人群之間問。

有些人對我的題問視若無睹，但世上好人總有，有位年輕的婦女告訴我，巴力應該在地鐵站那頭。

來到殘破不堪的康城地鐵站，這裡昨日才受過病獸的洗禮，瓦礫滿地飛散之外，亦有住各種不同的凹洞，稍不留神就會掉下去。

「巴力喺唔喺到？」我喊。

「搵我？」其中，一個正維修著發電機器的男人說：「你係咪琴日同明雲對付病獸嗰個男人……」

「我要鎖匙，監獄鎖匙。」我直接說。

「…要嚟做咩？」巴力走向了我。

「明雲唔小心囚禁住自己。」

他用疑惑的目光，凝望住我：「邊有可能發生呢種蠢事。」

「事實上，就係發生咗。」

「你係外人，我唔會隨便信你。」巴力說：「萬一你釋放咗入面嘅不法者，到時就世界大亂。」

「點先信我？你大佬依家喺監房入面。」我說下去：「同埋班不法者一早俾你哋放任唔理，餓死哂。」

「…你點知。」巴力眼睛瞇起：「佢哋餓死，呢件事應該得好少人知。」

「明雲同我講。」

巴力點點頭，從一個自己工作室拿出了鎖匙給我：「幫我同明雲講，下次聰明少少。」

我欲把鎖匙取走時，巴力突然收回。

「等陣……我印象唔係呢條鎖匙。」巴力深視著手中的鎖匙，說：「嗰一條鎖匙係有個星形圖案，仆街啦！唔見咗…」

「咩話？」

巴力苦惱地按住自己黝黑的頭殼，說：「我好似係扔走咗……」

「扔走咗？」

「我…我記得條鎖匙製作有草圖嘅…或者整土製炸彈整穿幅牆都得，總之一定有辦法…你等我諗諗先！」巴力向我交代：「你去同明雲講，可能要佢等一、兩日時間先。」

「一、兩日？」我除了不斷複述他的說話，也不知說什麼好。

「係…嗰陣我防止有人偷咗去開門被班犯，索性就扔落分解機到……」巴力悔疚地合上雙眼，說：「點鬼知嗰個明雲做咩會無啦啦去返監獄到，又無啦啦入咗去監房令自己出唔到嚟…」

「即係最遲三日之內就可以救番佢出嚟？」

「係…」巴力點頭。

他看起來，就像個愚笨的人。

「得…我去講聲，幾日佢應該捱到。」

出發前，我帶備了三日份量的食糧。

儘管明雲不見了一個早上，倖存區的大家都沒什麼憂心的表現，對領袖的失蹤不聞不問，危機意識的確極低。

將軍澳工業邨的路寬而長，很多空間都是未開發的土地，開發了設廠設公司的，都是一些高科技產業，如電視台、手機訊息資料庫、罐頭食品加工廠等，難怪康城的居民有如此豐富的資源和器材。

可能是空間感太闊的關係，走在路上時會讓我感受到異常的壓力。

就好像，某個人在角落觀察著我一樣，使我不時回頭數遍。

但回望的同時，心裡又害怕著…真的會看到什麼。

十分矛盾的心情。

再次回到那所氣息深幽的監獄時，已經用了一小時多。

明雲聽見我的腳步聲，便說：「鳥嘴先生…係你？」

「係，不過我帶嚟嘅係壞消息。」我在監房前蹲下，把糧食擠進用來供送食物的長方形小洞口：「你

可能要喺訓幾日先……」

好像對此事都有所料及的明雲，搖搖頭：「我都諗緊…會唔會咁諸事不順，估唔到，真係咁兒戲，要喺到住幾日……」

「對唔住，我好似間接搞到你咁。」我一邊把糧食擠進去，一邊說。

「係我太驚…即刻跑咗入嚟，唔關你事。」明雲憂心地嘆口氣。

「無咗你，嗰班人可以？」我問。

「嗯…佢哋每一日都係吃喝玩樂，都唔驚話有乜嘢入侵者。」明雲靠坐在牆邊，說：「只係……依家知道咗不法者脫獄…佢哋如果要報仇，應該一早就返咗嚟…到底依家喺邊。」

「呢幾日我會調查埋。」我說。

「咁…交俾你。」無辜入獄的明雲，短暫地失去了自由。

我也不知，自己是不是害了他。

「你快啲返去，留喺到都有危險。」明雲對我說：「等巴力諗到方法幫我出嚟之後，再返嚟。」

「嗯…你自己一個可以？」

「咁恐怖其實頂唔順。」明雲灰心意冷，說：「不過係事實，就無謂糾纏。」

「咁我返去先……明雲。」我想起了Sona，於是說：「我都有啲事，要返去查一查。」

「幾日後見。」明雲點頭。

我也轉身，離開這所監獄。

…

十分鐘後。

「噠～噠～噠～噠～」人類有規律的腳步聲，再次從監獄走廊裡傳出。

看著書解悶的明雲，說：「你又返嚟做咩？」

「你估下～？」

「斷估你唔會同我講，冇鎖匙只係講笑…？」明雲笑了笑，但幾秒後，這笑就得僵硬了：「你…呢把聲……你係邊個！？」

那聲音，根本就不是他認識的那位鳥嘴，而是另一個人。

明雲馬上打開房門底下傳飯的長方小洞口，去查看外面的人是誰，可是對站得太近房門，根本就看不清。

唯一能清楚看見的，就只有他的一雙腳和那耀目的……金鷹頭拐杖。

「真係無諗到～呢個康城倖存區嘅領導人，會蠢到困住自己。」明雲還未聽得出，聲音的主人是誰：「你有咩資格去領導康城嘅人～呵？」

「我…識得你？」但明雲他，很快就冷靜下來。

「可能有過一面之緣～？我哋人生咁多過客，點會每個都記得清楚～」對方的聲線中，蘊含住輕蔑的笑意：「無相干嘅小人物，忘記係最乾淨俐落。」

「你手上枝金鷹頭……」明雲心底裡，其實有點害怕，只是不能顯露出來：「你…係當年喺「十二元老會」殺死所有領導人嘅……凶手？」

「唔～」對方發出思疑的聲音後，微笑：「無我想像中咁蠢。」

「你…你嚟係想…趁呢個機會殺咗我？」明雲了當地問。

「當然唔係～你太睇得起自己。」對方淺笑數聲，說：「我嚟，係為咗嗰位黑袍嘅人。」

明雲想了想，有點愣然：「鳥嘴先生…」

「佢差一步，」他微微地笑，也略帶認真：「仲差一步，就可以蛻變成鷹。」

「…」明雲不明所以。

「佢作為一個大本營混入不良人嘅間諜都叫做出色～？但，仲有最後一關未通過。」他緊握著金鷹頭拐杖，說。

「我唔識得你，但如果你有咩目的……就直接講出嚟。」明雲盯住監房的門，說。

「未介紹～閣下尊姓大名？」門外那人，問。

「明雲。」

「我叫董倫。」他微微一笑，讓對方更加不安：「就喺我觀察佢成長嘅同時，順便留意埋你呢位領導人嘅本領。」

「你想點…董倫…呢班不法者係你放出嚟…？」明雲先作查問。

「當然唔會係我～我琴日先第一次返嚟～同埋只係帶咗一份見面禮。」

明雲很快明白他的意思：「琴日隻病獸……」

「聰明～係我引導佢撞穿地鐵站道閘～入去大肆破壞。」董倫拍拍掌，不懷好意地微笑：「但表現幾好啊你哋。」

明雲暗暗握緊了拳頭，說：「我唔明你想點，我只係想知……你殺死「十二元老會」嘅目的。」

「哦～？你似乎好上心。」董倫微笑。

「因為…」明雲臉色變得深沉，說：「「十二元老會」其中一個領導人，係我阿爸。」

「難怪～之後繼承咗呢個倖存區。」董倫看似毫不在意。

「點解…你當年要咁做……」明雲開始咬牙切齒：「董倫…」

「或者～直接講出個結局會好無趣。」董倫揚起嘴角，戚起微笑：「不如，我當故事咁講出每一個部份，應該會動聽得多～」

172

一直以來，明雲都把父親的事情看化，不會過份哀傷，只當成一宗悲劇看待。但如今，殺父仇人在面前，卻絲毫不能對他動手，即使他長久以來是冷靜個性，也難免有一點一點的恨意湧上心頭中。

「好好聽住呢個故事，罪惡只會輪迴。」可能想起往事了，董倫的微笑第一次這般落寂，沒了向來的神采：「世上無一個人，係無辜。」

──董倫篇 · 第一章──

兩年前。

康城二期倖存區，私人酒吧。

「喂～叫你哋老闆出嚟，拎最上好嘅酒出嚟，好好招呼我哋二期嘅領導人！」一名小混混模樣的人，入到酒吧就這般喊著。

隨後，一群西裝客走入到酒吧的廂房之中，走在中間受人保護的老人，正是小混混口中的二期其中一橦大樓的領導人。

他們幾十人坐到廂房的沙發上，這間興建在二期的私人酒吧老闆，便親自恭敬地來到，為他們服務。

「你好，森威克先生，我為你準備咗９８年嘅Heidsieck。」親自送上酒品的老闆，正是董倫。

「手腳快啲～記住落冰啊！」那名小混混續說。

「明白。」董倫謙恭地點頭，低調地倒酒：「請享用。」

「唔～果然無介紹錯。」那名叫森威克的老人，只嚐了一口就讚道：「果然係康城二期入面最出名嘅酒吧，嘿。」

「我為你準備熱毛巾。」一直保持躬身的董倫這才伸直腰板，回去酒吧檯中。

同時間，董倫他用廂房中一早預設好的監聽器，監聽著的一切內容。

小混混：「聽講一期嗰邊派咗間諜嚟我哋二期呢到，所以呢一排，我哋都要盡可能小心，嚟依啲私人酒吧就比較有保障，佬大。」

森威克：「嘿～一期嗰班老狐狸，我一早知佢哋會用任何方法去接近我哋。呢家我哋兩派鬥爭係最緊張嘅時期，只要元老會入面嘅人，其中一邊有人死，勝負就會立即分出。要應付對方咁多暗殺行動，陸軒……我條命就交俾你。」

準備好熱毛巾的董倫，再次回到廂房中：「熱毛巾，請用。」同時，他瞬間掃視了坐在沙發上，叫陸軒的是誰。

「哈哈哈～喂，佬大～我哋人生冇咁多時間去擔心同緊張，不如每一日都好好咁放縱自己～」說話的人，正是陸軒：「咁樣，先係真正嘅活著。」

他的五觀棱角分明，也帶住了三分邪氣，濃密的眉毛叛逆地稍稍向上揚起。

喝酒時，會綻出放蕩不拘的微笑，令董倫印象異常地深刻。

「嘿～經理。」陸軒向一旁待命的董倫招招手，說：「拎份豪華果盤嚟。」

「嗯。」董倫躬身、點頭，又出去準備了。

這次，董倫沒有到酒吧檯準備果盤，而是回到酒吧的員工休息室中。

「二期嘅其中一位領導人，森威克，已經嚟咗。」董倫在一個暗角，使用著老舊又多雜音的短程通訊設備：「去通知一期嘅人，佢人頭等緊你哋嚟埋單。」

「好，董倫，麻哂你，盡量拖住佢，我哋依家帶人嚟。派你混入去二期倖存區咁耐，你係所有間諜入面最成功嗰個，只要今晚成功殺死森威克，你就可以返嚟一期倖存區。」另一端的人說。

「嗯。」董倫答，然後便去準備果盤。

「陸軒～講講你身手點解咁好？聽講你百發百中。」廂房中，森威克邊喝酒邊說：「同埋點解嚟我期下做嘢？」

「我細個有玩開War game、二十幾歲就去咗外國做志願兵～都叫打過幾場仗？咁啱回流返香港就遇上呢啲事。」陸軒無奈一笑，說：「呢啲叫學以致用～？我相信要以戰止戰，所以先想幫下你手～哈。」

董倫把果盤放下：「請慢用。」

小混混斜盯著陸軒：「哇…你對佬大咁無禮嘅……」

森威克笑了笑，說：「唔緊要，佢幫到手就得。」

「佬大…！」另一名小混混，突然跑進了酒吧中：「森威克佬大！出面好多一期嘅人嚟緊啊！！」

「咩話！？」森威克身邊的嘍囉們，紛紛緊張地站起身。

禿頭的森威克怔了幾秒，露出看穿的笑意：「老闆，呢到有冇後門可以走？」

「冇。」董倫不帶感情地說。

「我作為十二元老會成員之一，向來都好謹慎，唔會俾任何人埋到我身……」森威克似乎得知了什麼：「但今日，你似乎教識咗我…暗殺根本就唔洗主動埋身，只要等我自己行入嚟個陷阱就可以。」

「恕我愚昧，我唔明你意思。」董倫走到酒吧檯中，調製著一杯酒。

「佢…佢係間諜……！？呢條友係間諜！？」那些小混混一同望向董倫，並開始掏出武器。

「用私人酒吧嘅名義，喺二期呢到搞到風山水起……」森威克沒有逃跑，而是繼續說：「之後…只要我哋二期其中一位元老會領袖，入嚟呢到飲酒，就會陷入你嘅陷阱。呵呵～我好歹都係元老之一，唔會咁簡單都諗唔到。」

此時，董倫也調製好那杯「惹火的烈酒」。

他用托盤單手捧了過去廂房前，另一隻手則取出火機點燃酒瓶上塞住的布塊：「依一杯，免費。」

說畢，董倫便把托盤上的酒瓶燃燒彈擲入廂房中……！

「冰！蓬～～～！！！」

燃燒彈破瓶的一刻，火焰立即擴散起來。

那些森威克的小混混們，想也不想，便撲到佬大面前，為森威克他擋住火焰的吞噬。

「啊呀呀呀呀呀呀──！！！！！」被火焰吞噬著肉身的他們，痛苦地喊著。

那名叫陸軒的人，馬上從衣袋中掏出一把左輪手槍瞄準董倫。

「呯叮！」的一聲，董倫及時地使出手上的鐵盤擋頭，防住了攻擊。

「噹…」那顆「子彈」跌落到地上，鐵盤亦因而變形，凹了一個洞。

董倫低頭一望，那把左輪射出來的，是一顆類似子彈的鋼珠物體，並不是真槍所用到的子彈，不然剛才那一下早已貫穿鐵盤。

董倫沒有猶豫，立即把鐵盤飛向了對方。陸軒撲出廂房避開了鐵盤，然後另一隻手也掏出了一把左輪，再次向董倫瞄準。

「呯！呯！」董倫伸手一抓，把身邊一男一女的情侶客人，當作了肉盾般使用。

「啊…！！！」這對情侶，各都慘中一槍。

利用完畢，董倫馬上推開這對情侶，跑回入舞池後方的酒吧檯之中。

「森威克佬大…有冇事？」兩手是槍的陸軒，望向廂房中。

「冇…冇事…咳…」森威克無情地推開那些為他擋火，而被燒得重傷的小混混們：「陸…軒，帶我離開呢到……條友雖然幾聰明…咳，喺二期潛伏咗咁耐。不過，佢最後計漏嘅……嘿，可能就係你嘅出現。

」

「我盡能力保護你，一期嗰班援兵應該已經到門口，你匿好喺我身後。」剛才一直吊兒郎當的陸軒，這下認真起來了。

另一邊，躲在酒吧檯之下的董倫，正製作著更多的摩洛哥燃燒彈。只需要用到惹火的烈酒、布塊，最後點火，就能發揮出強大的威力。

「二期嗰位元老係咪喺入面！！？」同時間，一期的援兵也身持兵器趕到了酒吧裡頭。

「九個、十個、十一個、十三？」陸軒望住逐一進來的敵人並暗自數著，然後亮出了微笑：「總共二十個。呼……就好好享受下，依場派對。」

「喂…你！交嗰位元老出嚟，你就唔洗死。」一期當首的持刀男，指住陸軒說。

陸軒低頭一笑，走到了舞池之上。

孤身一人與對面二十多個人對峙著，氣勢極為凌厲。

「打就打。」陸軒說。

剛好，舞池上的吊燈開始轉變模式，一藍一紫的迷幻地照射著下面的人。酒吧的歌曲也完成了一個循環，開始播放新的曲目，是MACKLEMORE & RYAN LEWIS的《CAN'T HOLD US》。

這燈、這歌、這男人，都使得現場氣氛變得激昂而有趣。

躲在酒吧檯下觀望到此種情況的董倫，也不禁一笑。

「上！全部都上！！殺咗佢！！！殺埋嗰個二期嘅元老！」持刀男高喊。

大家隨即一湧而上，陸軒也舉起兩隻持槍的手，對準一波湧上的敵人，開始扣動扳機！

「呯！呯！呯呯！！呯！呯！」陸軒把上前的敵人，都通通用槍解決。

但其實他這一把，並不是貨車價實的左輪手槍，而是一把仿真槍。因為他對槍械有住豐富的知識，所以對改大手槍焦耳，對他來說是基本的事情。

陸軒這一項的專門學問，讓他能夠把仿製手槍改造成與真槍無異的焦耳。

即使說，能夠用來殺人。

「啊呀──！！！」、「真…真槍嚟…哇呀呀呀！」、「啊…啊啊啊！」、「痛…好痛啊…！！」

外人總是認為，他手上的只是玩具，不然就是氣槍，從不想過會有這般的威力。

「呀嗄！」一名男子舉刀要砍向陸軒的頭顱。

他俯身便是一避，下一秒已經把左輪的槍管貼住對方的腹部……

「呯！」槍聲。

「啊嗄嗄嗄嗄……」不單是血，對方連口水也一同從口中噴出。

面對縱橫交錯的攻擊，陸軒在光彩耀目的舞池上，只有不斷的回避和命中。槍鬥術這項彷彿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的技能，被陸軒簡化地演繹出來。

每一個自己送上舞池的一期打手，身上都中過一槍。

不知不覺間，已經死餘三個人……

「嗚…啊…仲……仲上唔上去…」三名一期的援兵，望見血流如注的同伴，都不再敢上前。

「逃走就更加可恥～」陸軒低沉一笑，把子彈送到三人的頭顱之中：「呵。」

「陸軒……已經完結？」森威克此時才敢出來，四處張望：「快啲走…！」

「蓬蓬蓬蓬蓬～～～！！！！！！！」

森威克想逃跑的之際，幾十瓶摩洛哥燃燒彈從酒吧檯下被人無定向地擲出，使得酒吧瞬間變成地獄般的火海，每個出入口、角落、房間都是灼熱的火焰，讓人不能靠近……

「噫…噫啊…咁算咩意思……」森威克咬牙切齒地盯住酒吧檯的……董倫。

「你未埋單，」董倫踏上了酒吧檯，手持兩把西式劍，說：「用你人頭嚟支付。」

「陸軒…！！」森威克大喊，要他救駕。

剛換好子彈的陸軒，站在舞池上，微笑：「你好似，特別唔同。」

董倫依舊目無表情地，望向對方。

「既然唔係你死就我亡～點解仲唔好好趁機會笑一笑？」陸軒勾起邪惡的嘴角，說：「有時候微笑～都係一種最好嘅掩飾，你咁冷冰冰嘅嘴臉……係人都睇得出你要去殺人。」

董倫不答一話，走到舞池之上。

「喂喂～你睇落一啲都唔享受之後落嚟呢場戰鬥～？」陸軒語出不停：「做任何事都要確保佢嘅樂趣性～咁先係活著。」

董倫在舞池上一個小衝刺，就靠近到陸軒面前，動作快得難以置信。

陸軒瞳孔急速擴大，舉槍向天花板吊住的大燈。

「呯！」

大燈受槍擊跌落，董倫抬頭就望見即將落到自己頭上的吊燈，馬上急速地往側面跳開。

「冰冰冰──！」吊燈跌落地後碎片四飛，原本五光十色又迷幻非常的舞池，失去了靈魂的色彩。

場面剎變得又紅又淡，只餘下周邊焚燒著的火焰，作為光照用途。

「呯！呯！」陸軒持續開槍還擊。

董倫保持敏捷異常的身體，作出極限的回避的動作，只要陸軒的槍管對準了其身體任何一處，董倫都會馬上用劍身推走，並作出強力的回旋斬。

意想不到的強敵，讓陸軒防不勝防，但其心底裡都漸漸興奮起來……

「嘶！嘶！嘶！──嘶嘶！！」面對董倫快速的砍擊，陸軒不需一會已經滿身刀傷，其中一把左輪的槍管更被砍斷了。

「呯！呯！呯！──呯呯！！」陸軒也成功射中董倫的左膊，讓他的手跌下了其中一把刀。

兩個男人，只各自餘下一劍一槍。

周遭燒過不停的火，開始漸漸地擴大……

恐怕，大家都要活活地在這裡給燒死。

在雙方激鬥之下，最後的高潮點終於來臨。

陸軒把槍管對準了董倫的頭部，董倫亦把長劍對在陸軒的頸側，大家各不相讓。

誰一動手，就會必死無異。

「嗄…嗄……嗄…」兩者都沒停地喘住氣，戰鬥顯得格外困難、辛苦。

「嘿，你知唔知～」面對生死關頭，陸軒還懂得微笑：「「[illegible]」係代表住強者，代表力量、代表堅強、代表自由……但依我睇，我哋仲未有展翅嘅勇氣。」

「嗄……」董倫盯緊住面前的陸軒。

「我認為人生～係享樂之上。」陸軒突然放下了左輪，說：「我只係想康城呢場內鬥盡量結束，一期定二期……邊到做佬大都無所謂～」

「陸…陸軒…！你做咩啊…拎番枝槍指住佢啊！」一直在旁觀看的森威克怒喊。

「如果殺咗其求一邊嘅元老，就可以停止內鬥，唔洗再有咁多人犧牲喺呢場無趣嘅遊戲上。」陸軒把左輪指向了森威克，淡淡地微笑：「咁～我覺得好值。」

「你…你想點啊呀！！！」森威克雙腳發抖，不斷退後。

「無錯～無錯～係死亡面前，每一個人都係平等。」陸軒向森威克的下腹猛地開槍：「所以我先一直貫徹住享樂至上嘅原則…哈哈哈哈！」

=large「呯呯呯呯呯！！！！！！」森威克，瞬間就被轟成蜜蜂窩般。

「嗚…噫嗚嗚……！！！」森威克退到牆壁後，痛不堪言地按住開了大洞的腹部：「啊……」

「老闆，今日呢場精彩嘅表演。」陸軒往森威克的額頭，扣下了扳機：「我嚟埋單。」

=xx-large「呯！」

完結了。

最終，這名康城二期的元老，是死在自己的手下中。

「呼～」陸軒嘆了口氣，走去酒吧檯前坐上，一手握起整樽威士忌來喝：「嗄～果然係唔一樣。」

董倫凝視住陸軒，說：「仲飲？」

「嘿～？都就快要燒死～」陸軒倒了一杯威士忌給董倫，說：「敬你一杯。」

董倫走到酒吧檯面前，坐下到他的旁邊，拿起這杯威士忌彷彿若有所思：「你頭先講……仲未展翅嘅獵鷹，係咩意思。」

「你有冇聽過一個寓言故事？」陸軒閉起雙眼，抬起頭說：「鷹喺四十歲嗰陣，會面臨一個重生同死亡嘅決擇。佢哋要獨自去到山岩峭壁去將已經彎到唔可以正常進食嘅鳥喙敲斷、要將又長又彎到捕獵唔到嘅爪磨掉、然後用嘴將沉重不堪嘅羽毛拔走。如果佢唔可以忍受一百五十日痛苦嘅重生焠煉，咁就會死亡。但成功，就可以喺天空傲翔多二十年。」

「……」

「咁係寓意，每個自以為經歷過生死嘅人，最後都會面對沉痛嘅決擇，」陸軒張開眼睛，說：「而捱得過考驗嘅人，先有資格……真正地活著。」

神色淡漠的董倫，一口喝盡他倒的酒：「走。」

「酒？嘿～」陸軒又再為他倒一杯：「就痛痛快快咁飲一場。」

「我係叫你，走。」董倫再複述一次。

「走～？咁快想上路啊……」陸軒橫視酒吧四處的大火，冷笑了一聲：「趕唔切想投胎？」

「永遠留有最後一手嘅人，先有生存嘅資格。」董倫走入到員工休息室中，打開了地上一塊小鐵板。

「喔～？」陸軒有趣一笑。

「污水渠，跳落之後，啲水一啖都唔好飲到。」

陸軒點點頭，微笑：「你冇諗過殺我？」

「森威克已經死咗，表示元老會得番十一個人。」董倫淡淡地說：「咁我都，已經冇殺你嘅理由，戰爭已經結束。」

──董倫篇 · 第一章完──

「你…你以前係康城一期倖存區嘅間諜……」明雲凝望住門邊：「戰爭都結束，點解仲要殺死所有人！」

董倫淡淡地微笑，說：「世界冇你想像中咁簡單，領導。」

173

…

雖然已經跟明雲交代了，但回程的路上還是有點不自在。

看似平平無奇的倖存區中，危險就像埋藏在角落。

越是平凡，就越是不安。

我回去後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二期找Sona。

她告訴的，跟事實完全不符，我有必要跟她對質一下。

可是到她所在的單位時，已經人去樓空。

「Sona…」我每間房都找了一遍，都沒有她的身影：「佢坐輪椅…應該唔會走先係…」

沒了Sona在場，讓我對這房子的好奇心更盛。

其實我昨天就有所好奇，如果Sona之前是住在這兒的話，房子就離不開有著少女特色的物品。

念在那個不知是否她爺爺的人死去不久，我才沒開口問。

之後我又反復查看了屋子好幾遍，幾乎可以肯定……

完全沒有Sona這種少女居住過的痕跡。

不過，可以確定那名死去的爺爺，是這個單位的屋主。

因為屋中存放著的相薄，照片中都有著他的樣子。

而我推測這位死去的爺爺，應該不會是獨居此處。首先糧食是個首要的問題，何況大伙兒都住在康城一期，所以我推測他也是住在那裡的。

只是某些的原因，而來到單位中。

因此我帶住有他樣子的一張照片，去到康城一期的倖存區之中，嘗試找人問問，看看會不會認得是誰。

地方果然夠小，拿著照片問一問就找到個人認識這位爺爺。

「哦…阿五爺，我識佢啊，佢成日都最早醒嘅。」一位二十歲左右的男性倖存者，說。

「呢幾日你有冇見到佢。」我知道他死了，但還是要循例一問。

「呃……」他疑惑地想了想，答：「講起又冇喎，你想搵佢可以問佢個孫嘅。」

「佢個孫？喺邊到可以搵到。」

「佢個孫叫阿偉，成日喺讀書會嗰到。」

「順便問埋，讀書會喺邊？」

他指住其中一橦樓，說：「一樓１０６室，入去就係。」

「唔該。」

康城的倖存區是採用單位通用的方式，即是除了地面之外，還會通用附近的大樓單位。

就跟以前，人類社會的居住方式相差無幾。

也許越是和平的人，就越是注重自己的私隱程度。

要是在大本營，樓層或廣場都見不到人可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

我前往到所謂的讀書會，是一間放滿住書本的小單位，沙發、椅子上都坐著個人專心地看書，對我的進來毫不在乎。

「邊個係阿偉？」我直接地問。

「唔…？你搵我有事？」一位戴眼鏡的斯文青年，從書海中抬起了頭。

「你係咪五爺個孫。」我把他爺爺的照片，交給他看。

「呃…我係，搵我咩事。」他邊看書邊回答。

「你唔知，你阿爺失蹤咗？」我暫時決定先不要跟孫子說，他爺子死了的事實。

「喔～成日架啦，我都成日失蹤嚟呢到睇書。」他不在意地答。

「你唔在乎？」

「大佬～大家日見夜見咩，俾啲空間對方啦。」他詳細地答：「根據人類需求金字塔，我哋呢種高等嘅人類，只要食飽又安全，就自然會需要私隱，因為我哋要完成最高層嘅自我實現……我要等世界恢復原貌之後，做一個學霸、搵份好工！呢啲歷史嘅冷靜期呢，就係俾我溫書增進自己嘅最好時間～嘻嘻。」

我不禁相信，眼前這個青年剛才在說些什麼：「世界……唔會恢復原貌。」

「邊有人會好似你咁諗，信我喇～過埋今年，應該有美軍嚟幫手嫁喇。」阿偉完全不像說笑。

「你爺爺死咗。」我直接說好了。

「嘻～」他略為笑笑，說：「係啊係啊～你阿爺都死埋啊。」

「四樓４０２室。」我說出，他生前所住的單位：「我喺嗰到，發現咗你阿爺條屍。」

「……」阿偉終於愣住。

「大概…係大前日嘅事。」我說。

「你…你認真…？…你…你真係講真！？」他開始感到一點的害怕，焦慮地說：「嗰個真係我阿爺之前住嘅單位…」

「我冇呃你。」

他總算有點孝心，馬上放低手上的書本，捉住我雙手，問：「到底咩事啊……！！？」

「你哋有冇一位家庭成員，叫Sona。」我問。

「冇啊…我獨仔嚟渣……」

「…」那個Sona，果然有點可疑。

「我阿爺點啊……佢冇可能返到以前嗰單位喎…！佢坐輪椅嫁！」阿偉拉住我雙手，說。

「輪椅…唔通，係Sona坐住嗰部。」

「咩…So咩na啊…！！？我阿爺呢……」面對親人死去的消息，阿偉難免開始激動起來：「我最後見佢都前幾日嘅事姐……！！」

「前幾日…佢去邊？」

「佢…佢咪好似以前咁……話要出去散步囉…佢…佢最鐘意推住輪椅去散步架啦…附近咁安全！！」阿偉握緊我的手腕，說：「康城入面又冇病者……又冇不法者，我阿爺點會死啊…同埋佢根就上唔到四樓……！」

「去邊散步？」

「佢以前鐘意去邊散步。」我再問。

「二…二期囉…！我哋以前住嗰到，所以佢成日喺嗰邊散步……」

現在可以證實到的，有幾點：

輪椅的主人，應該是爺爺。

爺爺行動不便的關係，沒太大可能上到自己四樓的單位。

Sona在說謊，她不是家族成員之一。

現在的感覺，就像回到以前，我當己卧底探員的時期。

其實我心裡有個恐怖的答案，就是爺爺的遇害正是出自Sona的手。

另一個問題，Sona從何以來？

她像個謎之少女一樣，我未能摸清底蘊。

一開始，誤導我攻擊康城一期倖存區又是什麼居心。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肯定立心不良、不懷好意的。

現在回想起那時見她的畫面，都不禁有些心寒。

她那些說謊的技巧，十分純熟，看起來不像第一次這般做。

「你叫阿偉？有消息我會通知你。」我拍他的膊，說。

「點…點可能啊……」他不能接受地緩緩坐下，苦惱地按住頭部。

這個倖存區的危機意識，真是遠比我估計的低。

連有人失蹤了，都不能及時清楚。

相反在大本營，一早已經貼滿大字報，叫人小心了。

如是者，我再度回到康城二期周圍調查。

其實進出康城一期的倖存區完全沒麻煩，基本上，那些稱不上做守衛的人叫過你一次，就已經把你當做住客一樣。

真是一個擁有高科技和充裕的物資，硬實力卻是十分軟弱的地方，兵力比起艾寶琳倖存區對上以北那個「松木村」倖存區還要弱。

這裡也沒有所謂的買賣，小攤位那些完全不存在。

大家都注重在享樂及興趣上，我見這裡的人不是研發著音樂、寫著新的小說，就是發明著新的機器。

可能這個混亂的時代，給予某些人從繁複的現實中解脫了。

可是，

人一旦失去危機感，就會變得危險。

我根據爺爺可活動範圍，濃縮了康城二期中，他可以使用輪椅走動的地方，試圖尋找出一點兒線索。

因為他死亡的真相，可能跟夏晴和少佐的失蹤有關。

走在冷清清的路上，每到轉角位我總會吞吞喉。

因為我清楚，這裡隱藏住不能看見的危險。

大概花了一、兩小時，我在康城二期外面走了差不多一遍後，之後決定要入去會所了。

裡面跟我所想差不多，滿地都是凌亂的雜物。

原本我都不打算會發現什麼，直至我經過會所的保安室時。發現走廊牆邊都貼滿住一張又一張的紙，上面都寫住同一個字，讓人感覺既密集又心寒。

「 *=large試著拯救她*」

望見這些密密麻麻的紙，我下意識地走到保安室前，打開那對虛掩的門。

發現裡面有住一個監控畫面，是顯然著某個房間……是個類似KTV房間的地方。

我心下駭然，走近一點望那畫面，更為驚心。

因為畫面中，那間KTV的房間裡坐著一個人，她正是Sona。

畫面中的房間，沒有擺放住她的輪椅，足以證明她沒有殘疾。

至於怎會在這房間，又是一個疑問。

我望見保安室的監控裝置前，連接住一枝咪高峰，因此試著對它說了一句：

「喂…」

這一聲，我刻意壓沉了聲音，並盯實了監控鏡頭。

「係…咪有人。」畫面中，Sona把頭轉向了CCTV這邊。

是實時錄影嗎。

這麼說，現實的Sona……

確確實實被困在這裡，這間小房裡。

「你係邊個，點解會喺到？」我刻意不讓她發現我的聲線。

「我…都唔知……我一訓醒就喺到…你…你又係邊個？」Sona反問。

「我經過呢到，喺監控畫面見到你。」

「你…可唔可以帶我離開呢到……」Sona站了起身，抬頭望住了鏡頭。

她…

雙腳果然能正常站立。

「你俾邊個捉咗？」我又問。

「我都唔知……」她一面憂懼的樣子：「你可唔可以帶我走…」

「開唔到門？」

說畢，Sona就試圖去開門，但被鎖上了。

「唔得啊…」她對住鏡頭，說。

難道…她真的被另外一個人鎖住這裡了？

那麼，這間保安房存在的目的又是什麼。

是綁架Sona的那個人，用來監視她的房間嗎。

還是……

「試下拎檯面上枝咪，打爆個門鎖。」我說。

「應該唔得啊……」Sona搖頭：「我唔會夠力…」

「隔離有廁所門…你試下打開佢。」我說。

Sona聽我指示，走去把洗手間打開，可是門也是鎖住。

「梳化上面好似有個袋，打開睇下。」我全神貫注地，集中在監控鏡頭的畫面上。

「嗯…」Sona小心翼翼地，去把袋子打開：「裡面有一幅相，同一把刀……」

「相？拎住張相對住鏡頭俾我睇。」

Sona照我吩咐去做，才見到照片是一幅從鏡子拍攝Sona暈迷的情況。

「好似玩緊解迷遊戲咁…」我淡淡地笑。

「你一定要救我出去……」Sona盼望、憐憫地說。

「你南面幅牆，係咪掛住咗塊鏡…」因為那是監控鏡頭的死角位，我看不到。

但是從照片中的拍攝角度去看，就估計到那幅牆掛住塊大鏡子。

「係…」她答。

「好，你試下……拆開塊鏡。」我說。

「喔…點解要咁做…」儘管Sona不明白，還是照著做。

「冇，以前啲毒販……佢哋收埋白粉，都會放喺塊鏡或者幅畫後面嘅暗格到，嚟掩人耳目。」我凝視住鏡頭中的Sona，說：「如果你真係俾人捉咗入密室又未死得，咁對方應該精心安排住呢個遊戲。」

「目的係咩…？」

「我都唔清楚。」

「拆到啊…！」Sona把大鏡子放到桌上，又說：「鏡後面個暗格…有個保險箱……有三位數字嘅密碼要扭埋。」

「間房有冇咩印住數字嘅嘢。」

「冇…好簡陋。」Sona走到門前，說：「但係對門寫住啲字……『要脫離地獄，必須付出那永恆地流動著的生命』。」

「把刀有乜用……」我細心凝想。

想著想著，Sona被困住的房間其實很像邪教，只有幽幽的蠟燭用作照明。

「永恆地流動著的生命……」我開始沉思起來：「要交條命出嚟…？冇可能。」

「到底要點…」Sona雙手掩住眼睛，似乎很大壓力。

「你連俾邊個捉咗都唔知？」

「我唔知…我成日都……眼前一黑…」Sona苦惱地搖頭，含辛茹苦地說：「一醒番就，好似過咗好耐咁…但我好攰，我已經咩都唔記得……」

「咩意思。」我問下去。

「我好似經歷緊一場又一場嘅惡夢咁…我一醒番又喺到、一醒番又喺到、一醒番又喺到！！！」Sona握住刀子亂刺著沙發：「我明明記得…無幾耐之前先好似喺呢到……啱啱出番去…之後又突然出現番係間房……我一直都走唔出去呀！」

「你冷靜啲。」

「冷靜唔到…冷靜唔到……」聽得出，Sona咬牙切齒地飲泣：「我想死…個腦真係好攰…你有冇試過呢種感受……喺個透唔到氣嘅空間…點都無辦法走得出嘅惡夢入面……我依家嘅記憶入面…我嘅世界入面……！都只係得依一間房！！！！我好似走唔出呢個迷宮啊…！！！」

「我試過，」我已經看不出，她到底是做戲還是來真的，可我亦要說：「望唔清前路、永遠困喺陰影嘅迷宮之中，以為一醒番…點知，都係輪迴緊。」

男病童死前施放的超強腦電波，讓我足足沉睡在自己的陰影與惡夢之中整整一個星期。

所以，我好明白那種心情。

一醒來，就有無限的絕望壓下的感受。

「救我…救我…」Sona低住頭飲泣，貌似痛哭著：「有冇人…可以救我……」

「我可以救你…你鎮咗先。」我說。

「無…冇人救到……」Sona搖搖頭，拉開手袖和長裙到膝上，我才發現她身上多處都包紮住繃帶：「自殺肯定係唯一嘅解脫！呢個惡夢就會終結…」

「停手啊！」

Sona沒理會我所說，一刀一刀地割著自己的手臂、大腿，直至血染到整把刀子，我也沒能阻止。

但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Sona…停手，你把刀係咪有字……」我叫停她。

我見到，她的血跡在刀片上不規律地化掉。

精神恍惚的她停一停，稍稍地望住刀子，低吟：「４…２８？」

「可能係密碼，去扭。」我說。

「密…碼…」Sona稍為冷靜下來，手腳是血的站起來，走去扭開暗格中的保險箱。

「噠」

「開…到。」Sona不敢置信地說。

「入面有咩。」

「鎖匙…」

「拎起去，開鎖，行出呢間房。」

「呃…」手顫的Sona伸手去拿出鎖匙後，整個人怔了好幾十秒，完全不為所動。

之後才像回過神般，而那崩潰之色和顫抖都馬上消退了：「多謝你救咗我！出到去之後，你一定要等我！」

我望住畫面中的Sona，一步一步走過去房門前，正準備要開鎖的一刻……

「等陣。」我叫停了她。

我察覺到，事情並不單純。

Sona這個女生，可能遠比我想像中的複雜。

「你唔好出去住。」我說。

「點解…？」她抬頭對住鏡頭，問。

「你試下用鎖匙打開隔離個廁所門先。」

「哦…」Sona照著做，把洗手間的門打開了。

「入面有啲咩。」我問。

「…冇」她搖頭。

「拎住檯上面塊鏡，然後行過去洗手間面前。」

「……」Sona一動不動。

「喂…」

「…」Sona托起了那塊大鏡子，走到洗手間前。

通過鏡子反射裡面的情況，我見到……

綁住一個人，

這個人，正是夏晴！

「嘻嘻～」Sona猙獰地瞪大了眼睛，望向鏡頭：「俾你發現咗……」

「…」我說不出話，突然背脊一寒。

「所有失蹤者…都喺哂到。」Sona把鏡子掛回原位，並把夏晴抱了出來：「咁多過人之中…佢係我最鐘意…佢一直都相信住有人會嚟救佢……」

「你咁做係，你話……」我愣住：「大本營所有失蹤嘅人，都係你造成？！」

「只要臉蛋生得好少少，就好易拎到人信任…」Sona擺出厭惡的眼神，盯住鏡頭：「你哋人就係咁，永遠唔會睇清事情嘅背後……」

「點解要…去綁架外面嘅人。」

「答案已經存在，只係你冇為意，嘿…」

「你綁架外面大本營嘅人，係為咗令大本營同康城倖存區嘅人開戰？」我了當地說。

「係啊……所有事情…都係為咗報仇…」

當初見她的時候，已經刻意把明雲那伙人說成是「不法者」，想引導我會去做點事情。

看來，Sona跟康城倖存區有著血海的深仇。

「但你頭先嘅眼淚，完全唔似白流。」我說。

「…」Sona深恨地望住鏡頭。

我馬上跑出房間，走到會所大堂那裡查看有沒有「KTV」之類的房間，給我看到下層有。

深一深呼吸後，又再往下層狂奔。

我由上層，跑到去下層也不過是一、兩分鐘的事。

待我趕到去下層的KTV房間時，已經見到Sona握住刀子架在夏晴的頸上，完全沒有逃走的意思。

夏晴則沒有知覺，但可見消瘦了不少。

「俾人…困得多……我都想…」Sona失神地笑了笑：「你哋俾人困番…俾你哋知道係咩感受……！」

「放低把刀，仲可以重新開始……」我說。

「你知唔知……我每日都會坐喺身後入面間K房，每日都期待住…有人會「救」我。」Sona頭髮也蘸濕了汗水，說：「我好想被人救…所以我每日都坐喺嗰到等嫁……」

「我已經救咗你…」我說。

「未夠…唔得…唔可以啊……！」Sona淚光滿目地大喊：「曾經都有好多人好似你咁「救」過我，但我之後都會殺咗佢哋…因…為…因為已經太遲……救得太遲…已經番唔到轉頭…」

未摸清來龍去脈的我，不敢亂說些什麼。

「所以，你想殺咗我？」我問。

「正常係要…係要！」Sona將刀子握得更緊，對我又憤又哭：「…有好多嘢都冇得挽回，就算我想補救幾多次……都只會印喺嗰腦入面…跟住我走……好似烙印咁，好痛苦…」

「我明白，但你至少……」我對住Sona，說：「仲有時間去改變。」

我再說：「再殺任何人，都只不過係**罪惡輪迴**。」

「……」Sona兩行淚水從眼角流到鄂下。

「我唔知你任何事，冇資格去批判你。」我發出內心地，說：「不過你願意嘅話，我肯定會聽你講。」

「點解…」Sona凝望著我，問：「點解你要咁冷靜……」

「如果你知道自己人生嘅終點喺邊、限期係幾時，我諗自自然然會放低好多事情。」我點頭，說：「你要人拯救，就要先拯救自己。」

閉起雙眼的Sona忽然把夏晴推了過來！繼而，把刀子持向自己頸側。

「嘶…！」

那一剎我立即上前捉住她的手，可她頸側的血還是濺了出來……

「……點解要咁做。」我馬上撕了身上的黑袍，為她止血。

「我唔想…」Sona緩緩地半合著眼皮：「一醒番……再係地獄。」

那之後，我先把Sona抱了過去康城的倖存區。還好二期跟一期隔得不遠，幾分鐘就趕到過去，讓周遭的人先將Sona救治，然後才回去把夏晴抱回去。

失去知覺的兩者，都一同受康城倖存區的人醫治。除了明雲醫生之外，這裡還有不少的醫生和相對外面先進的醫療器材可以使用。

因此，醫生都很快能跟我交代出傷勢：「嗰位頸部受刀傷嘅女仔，傷唔到大動脈，不過情況都好危險下。另外一位女仔，係嚴重營養不良，輸返啲營養液再檢查下就應該暫時安全。」

「唔該你醫生。」

「唔洗～哈哈，都好耐無見過傷病嘅人，咪當技癢。」

我看，現在只能坐在手術室前等待結果。

…

月黑風高。

冷空空的不法者監獄中，依然存在住兩個人。

月光映照在他們身上的影子，彷彿代表住二人過去的陰影。

「你肯走未。」扯著麵包一口一口吃的明雲，望住空空如也的牆壁。

「我仲有大把時間～」用金鷹頭拐杖輕輕地敲著牆壁的董倫，微笑般答：「你認為你父親係個點嘅人？」

「…」明雲放下了手上的麵包。

「你認為佢係一個偉大嘅人，定惡劣嘅人？」董倫有帶住笑意地問。

「唔准講我……阿爸。」明雲走到門前，用力拍了門身一下。

「你好大反應～？好人定壞人，都只不過係一句。」董倫把自己的高帽弄好一點，再撥撥頭髮：「但我就好熟你父親為人。」

「你冇資格講佢！」明雲怒喝：「你只不過……係一個殺人凶手。」

「今日嘅月亮真係好靚～就同嗰晚一樣。」仰望著皎月的董倫，只是淡淡地笑：「我要唔要再同你講下故事嘅後續？」

──董倫篇　·　第二章──

「董倫，做得唔錯～」書房中，一位氣派十足的高齡男人望月而坐。

他正是明雲的父親──明霧。

「係我本份。」董倫恭謙地半躬：「明哥。」

「不過，事情仲未完結～」明哥站起身，望住窗外遠處的二期樓宇：「對家肯定會再派人去替代元老嘅位……」

「嗯。」董倫唯命是從地點頭。

「所以，單單殺死對方元老……我覺得唔足夠。」明哥指住那幾橦二期大樓，說：「殺到一個，人哋以為我哋好彩，但係殺到二、三、四、五、六或者更多個，咁就唔同。」

「嘿～你明我意思未？」明哥只是簡略地問。

董倫點頭。

「你係我手下之中，最有實力嘅人，如果我最後真係坐上咗金鷹頭個位，十二元老嘅座位唔會少你份。」明哥望也不望他一眼，說：「所以喺嗰日開始之前，你就繼續以間諜嘅身份，繼續幫我暗殺康城二期嘅人……咩人都好，唔好放過，明？」

「明白。」這時的董倫，只是一部殺人機器。

「咁你出番去～」明哥點點頭，說：「期待你嘅成果。」

離開的走廊上，董倫即將要面對自己無差別的暗殺任務。

可是……他的眼裡，依然不住一點的情感。

康城二期，大樓天台。

「你條友啊～明明係一期嘅人，咁鐘意入嚟二期嘅，唔驚死啊～？」天台上，有個男人握住枝威士忌來到這裡。

「你叫，陸軒？」在天台上望月的董倫，認出他的聲音。

「你叫董倫啊嘛～哈。」陸軒大口喝酒，說：「仲記得上次～條渠臭到死……」

「我哋就係呢種人，」董倫凝望著皎月，眼神絲毫不變：「專門處理同渠一樣臭嘅事情。」

「嘿～話係咁講，不過人係會呃自己。」陸軒走上前一點，望著董倫側臉那高挺的鼻子、孤傲的眼神：「但你，似乎唔太識。」

「雙手染滿血嘅我，無資格談得上快樂。」董倫說。

「飲啖酒～」陸軒用威士忌碰一碰他的臂，說：「或者可以令你忘記好多，麻目好多。」

董倫不為所動，拒絕了他的好意。

「你知唔知最勁嘅人係點？係連自己都呃埋。」陸軒用認真的腔調，說：「就算係好事定壞事，只要可以搵出到背後嘅快樂，對自己而言都係一件值得嘅事。」

「你總係笑唔會攰？」董倫轉頭，望向他。

「會～哈哈。」陸軒無奈地淡笑，說：「不過我覺得……笑係一種無可取代嘅嘢，就算面對死亡…都可以豁達咁笑，係一件好值得驕傲嘅事。」

董倫淡淡地點頭，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拔刀架到陸軒的頸側：「仲笑唔笑得出。」

陸軒愣了下，手上的威士忌更因此跌下破碎：「俾你嚇親多啲……」

兩人在皎潔的月亮下，彼此對視數秒。

「我唔會今日喺到殺咗你，但聽日開始……」董倫盯住陸軒的雙眸，說：「唔好再見到我。」

「見到你又點。」陸軒直接問。

董倫欲言又止，就是吐不出那個「殺」字。

「唔會有好事發生。」董倫淡淡地交代，就從陸軒身邊掠過要離開。

「喂，」陸軒叫住了他，但彼此依然背對住：「唔通，你就唔想要和平？」

「和平，唔會存在。」

「存唔存在，都決定喺你雙手。」陸軒對他說：「你雙手左右住和平快樂同埋仇恨悲傷，殺人容易，放劍難。」

「……」

「唔通你就唔想蛻變成鷹～？就算到最後可以拎住金鷹頭拐杖又點～？」陸軒望住他的背影：「所謂嘅「鷹」，並唔係你依種籠中鳥。」

「如果我哋係同一期，或者係朋友。」

「你喺酒吧救我一命，帶我離開火場個陣，我已經當你係朋友。」

「多謝你，當我係朋友。」董倫轉身，真正地離開。

翌晚。

配戴住雙西洋劍的董倫，徒步走進到康城二期的KTV館。

面對如此沉重的任務，他下決定了。

要在一晚內……讓兩派的紛爭都結束，用一間KTV館所有人命的代價。

一名侍應正上前招待董倫：「先生，請問幾位……呀嗚…！嗄…咔咔…」下一秒，他需要用手掩住被割開的喉嚨。

「啊…！」、「你…邊…個…呀呀呀……嗄…！」、「嗚…啊啊啊…！呀…！」、「停…停手啊…停停啊！！！！呀嗚嗚嗚……」

滿劍鮮血。

在KTV高音樂的歌唱聲下，沒一個人能意識到，這悲劇正在發生當中。

每個興高采烈地唱歌、歡笑、交談的人，都死在那無情的劍上。

董倫踢開房門，便提劍直砍，讓牆身染上嫣紅的血跡。

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亦或五十人？

數不了。

殺人，已經讓他徹底麻目了。

直至……

去到最後一間KTV的房間，亦是任務結束的將置。

*「生存！就這麼愛到死很足夠～！！！！！！」*這房唱歌的，是一戶三人家庭。

一對父母和一個只有十六歲左右的少女。

「嘶──！」

董倫一刀，便斷送了父母們的性命。

那名少女十分錯愕望住死去的父母，連叫的意思也沒有。

劍尖指住少女後腦，凝視住她的董倫，不知為何……

沒有下手。

最後，只是輕描淡寫地離開。

直至離開的時候，他頭都沒有回過，只有望住前方的道路，不停地前進。

因為，他已經無退路了。

「嘿～做得幾好嘛。」坐在外面等候的明哥，以猙獰的笑面迎接董倫出來：「我不嬲都信得過你，就等我睇下入面啲人死得幾墟冚！哈哈哈哈哈。」

董倫閉緊眼睛，剛才的畫面與叫聲，始終還在腦中揮之不去。

但…

都沒有辦法了。

已經，沒退路了。

──董倫篇　·　第二章完──

「…」明雲一句也說不出。

「你父親～都只不過係同我相差無幾嘅人？」董倫露出招牌的微笑，說：「反正～就唔會係一個好人，每個人身上背負嘅罪，都唔係肉眼可見。」

174

「雖然…我好想立即出嚟打你一拳！唔係…應該一拳都唔夠。」在囚房聽完故事的明雲，慢慢地退後到牆壁、靠下：「但你或者講得冇錯…每個人，都背負住睇唔到嘅罪孽……係呃唔到自己。」

董倫帶點嘲笑的意味，說：「你就當喺到反省、贖罪。」

明雲望住地板，沉默良久：「我曾經害過一個女仔。」

「哦～？」董倫有趣的反應表示，有意聆聽下去。

「我後嚟知道，康城二期KTV館入面嘅慘劇…係我老豆指派人去做，原來嗰個執行者係你。」明雲徑自說下去：「喺嗰一晚…我即場去救護嘅人員之一。」

「老豆殺人，個仔救人～有趣！」董倫低頭淺笑，說：「但你唔好同我講～係因為救唔到被斬到重傷嘅人，所以覺得內疚～呢種偽善會令我想嘔。」

「我親眼睇住……」明雲逐字逐字吐出：「我阿爸…當時喺入面，強姦唯一一個嘅倖存者。」

「…」

「我當時入到去第一時間，係搵邊間房仲有未斷氣嘅生還者……結果，俾我睇依一幕。」明雲極為悔恨地說：「我喺房門塊玻璃窗，望住嗰個女仔向我伸手…想要我拯救，但我…淨係企咗喺外面呆住咗，完全唔識反應。」

明雲續說下去：「我冇諗過會見到阿爸…我冇諗過佢會咁做……佢捏住嗰個女仔條頸，直至佢差唔多斷氣…但我最後選擇咗逃走，我唔敢反抗佢。」

「喺籠中未經歷過外面殘酷嘅鳥～係唔會長大。」董倫一句道出明雲心中想：「你畏懼嘅～係你冇諗過自己父親會做出依種事情。」

「乜嘢元老…乜嘢康城一期領導有方嘅領導人、乜嘢親切嘅好男人、好爸爸……全部都係呃人。」明雲用力地捏著身邊的食物，表情痛苦又痛恨：「喺外人讚賞嘅背後…只係一個殺人嘅強姦犯。」

「但你都係一個懦夫。」

「喺佢面前，你何嘗唔係！？」明雲反喝。

「我已經，衝破咗鳥籠～」董倫淡淡地微笑，說：「而你，仲活喺鳥籠嘅陰影之下。」

「……」說到這裡，明雲方才明白董倫說些什麼：「十二元老死咗之後，我亦都因為父親以前嘅名聲…而被推舉繼承倖存區嘅領導人。」

「我無時無刻都記住自己，背負住依種罪。」明雲咬緊牙關，沉實地說：「如果有機會再返多次嗰一日，我會推開到門，拯救嗰個女仔。」

「已經太遲，你乜嘢都改變唔到。」董倫凝望著拐杖，說：「世界無後悔藥。」

「所以，我盡力緊……去做一個好人。」

…

一晚過後。

在加護病房外睡著的我，因為早鳥的叫聲而醒來。

這層由幾個獨立單位打穿牆壁通成，是個擺放住多樣醫療器材的小醫院。從昨晚到現在來看，這裡的使用率都很低，可能是存於物資豐盛，局勢又和平的時代。

在大本營中，醫療室是個永遠缺乏的空間。

上至藥物、下至病床都嚴重缺乏，器材只用最簡單和最重要的。儘管如此，我也聽說過曾在Dr.D依然管治的時期，因為其出色的醫術和診斷大大降低了區內的死亡率。

「你要唔要食啲嘢？見你喺到坐咗成晚。」一位姑娘走過來，問。

「好。」我不會跟人客氣。

之後，我獲得了乾麵包和清水。

「你哋冇人工出…點解仲咁規律咁去做嘢…」我好奇一問，因為這位姑娘也坐在查詢處一整晚了。

「哦…其實我哋區內嘅人呢，本身都冇乜嘢做，講真，哈哈！日日玩都玩夠！總係覺得工作先貼滿到咁悠長嘅時間，果然一返工呢～時間就過得好快，大概就係呢種充實感。」

「返工反而變咗一種享受嘅事？」

「好似退休咁渣嘛～前幾個星期係幾嘆嘅，但幾個月、幾年之後就覺得時間流流長，就係要搵嘢做，參加咩插花班啊、太極班啊、書法班。」姑娘以退休老人作比喻：「不過自己最上手嘅，其實都係以前嘅崗位。」

「我諗…呢啲比喻只係適用喺康城嘅人身上。」我想起了，大本營以前的「懶蟲」們。

也許知識相對豐富的人，就是要用到工作來滿足自己。

「我可唔可以入去睇下佢哋。」我問。

「呃，」姑娘望一望鐘，點頭：「我諗得啦。」

接下來，我進入到病房去探望她們。

Sona頸項的傷勢已經止血了，不過醫生說還未脫離危險期。

相對地，夏晴情況似乎比較好……

只是接收著營養液的輸送管、吊鹽水。

「估唔到……搵到你先，都未搵得到少佐。」我望住暈迷著的夏晴，說。

「你仲有一個朋友喺附近？」整理著物品的姑娘見我提起少佐，便問。

「應該就係。」

「搵唔到佢好大件事嫁？」無聊的姑娘又問。

「佢係一個倖存區嘅領導人，無咗佢，就運作唔到。」我說。

姑娘點頭稱道：「唔……但入得康城呢，基本上就得一條路，同埋附近都得我哋呢個倖存區，基本上得康城一期呢到有人。」

望住夏晴，想起了我們第一次侵入病窩的情景，再到現在這一刻：「希望可以睇到…少佐同你結婚嘅嗰一日。」光陰，真的不饒人。

「話時話啊，你點解要戴住個鳥嘴面具？」估計，這個姑娘獨自在醫療室一晚也真的悶了。

我把沉重的面具脫下來，說：「原本，佢只係用嚟掩藏我嘅身份。但慢慢咁……佢代表住一部份嘅自我。」

「咁…複雜？我以為面具就係面具……」姑娘難以理解地回應：「唔係用嚟打劫，就係用嚟參加蒙面派對。」

「外面嘅世界，同康城係兩回事。」我望著窗外飛著的麻雀，說。

「睇你有你呢個朋友真係好，會特登冒住危險出嚟咁遠搵自己。」姑娘會心一笑。

「冇你想像中咁好。」

「咔」

「聽下電台？係我哋區內嗰班電子工程師用咩短波廣播技術搞出嚟，有短波收音機就可以收到訊號。」姑娘按下了收音機，說：「話唔定啊～聽下電台，都可以刺激到佢哋起身架。」

依坐在窗邊的我，俯視著樓下的居民。

另一邊，則聆聽著電台播放著的歌曲。

這首歌…我有點印象。

是Bon Jovi的《Always》。

「你哋呢到，都幾有八十年代美國嘅感覺。」我淺淺地笑。

「咁幾啊，以前嗰年代都唔錯。」

「啱啱聽你講，嗰個叫…夏晴嘅女仔，」姑娘望過去床上的夏晴，說：「佢係你朋友少佐鐘意嘅人嚟架？哈哈，因為聽到你講乜嘢結婚。」

「嗯。」我一貫地望住烏雲密佈的曇天。

「咁你有冇呀？」姑娘又問。

靠著窗前的我搖搖頭，淡淡地揚起嘴角。

「唉～其實我都好想有個合襯嘅男人一齊！因為喺呢種時勢，更加容易搵得到真心對待自己嘅好男人！」姑娘說起愛情的話題，表情就憂愁起來。

「我下次會再嚟探佢哋。」我戴上面具，就出去了。

「好！再見。」

在病房沒了期地等待，也不是辦法，少佐不會突然出現。

我估計……最壞的情況，就當然是少佐已經遇害，但現階段還不是放棄的時候。

用排除法的話，少佐沿途會遇到的不外乎是康城居民、病者和Sona。

其中有一點，我是比較在意。

就是監獄那群「不法者」的去向，他們都跟少佐一般消失了。

我想，最簡單的方法還是先問問這裡的人，因為代入少佐想法的話，他來到康城的第一件事也肯定先調查這裡，會否有夏晴的下落。

就是說，有機會跟過附近的居民接觸。

有很多事情都能隨便放任，但唯獨……

這件事情，我想放棄也不行。

就算康城的居民，都幾乎一致地回答沒有見過少佐，我還是徹底地問過一遍，這裡足足一百多個的人。

凡是可以進入並有活人的地方，上至樓層單位的高級理髮店，下至廣場的活動燒烤區，我都沒有放過。

老實說，在同一個小區域中來來去去，問著重複的問題，的確是挺悶人。

不過…

如果找不回少佐的話，

那麼以後我再走得多遠、再爬得多高，都沒有意思。

他是大本營的未來，

所有人，都不能失去他。

「喂，哥仔！我留意咗你好耐啦～成大半日都喺到走嚟走去。」一名在廣場燒烤區負責看守的哨兵，從哨塔滑了下來。

「我搵緊人…」我說。

「搵人？走失咗個妹定個女啊？」哨兵哥問。

「朋友。」

「女仔啊？」

「男人。」

「……」他表情有些訝異，續說：「或者我幫到你？倖存區日日咁多人出出入入，啲人唔認得都正常。不過～其實我哋區入面某啲地方係有監控鏡頭，包括大門，所以可以追溯返睇，你要搵嘅人有冇嚟過。」

經他這麼一說，我便抬起頭望去大門那邊，果見角落安置住一部閉路電視：「仲以為係裝飾嚟…」

我應該要想到，康城倖存區的生活質素遠高於外面的地方，閉路電視這種東西也會存在的。

「嘻～不過呢，當然唔會咁易幫你啦，你估真係有免費午餐咩。」哨兵哥露出狡猾的笑容，看來這才是真面目。

「你要乜嘢回報？」我直接地問。

「今晚我就要繼續值班嘅，如果你可以頂到我個位～到時啦喎，閉路電視啲存檔你想睇咪自己開，哈哈。」哨兵哥抓抓頭，說。

「即係幫你頂班？」

「唔止！仲要借你身上嘅服裝一用！」哨兵哥繼續說：「如果我著住呢身衫去夜總會…會俾人發現！

」

「成交。」我有點不情願，但應該只有這個方法了。

之後，我們兩人互相換了服裝。

他換上了一身黑袍和衣束，而我則穿住了類似軍服的套裝、軍帽和鳥嘴面具。

「咁樣…我去玩啦！我講咗你聽嫁啦，保安室嗰邊放咗閉路電視嘅所有畫面存檔。」哨兵哥歡樂地說。

「去玩吧。」我跟他說。

「祝你好運啦！」說畢，他就高興得一跳一跳地離開。

我也開始繼續執行自己的調查。

保安室位於倖存區出入口的左近，面積大概有一間課室大。

由外面望入窗戶之中，可以看見內裡跟一般辦公室無異，有塊板分隔著每張辦公桌的空間，而牆邊周圍則擺放著櫃子和各重要文件資料。

「沙啦沙啦…」

觀察得入神之際，天空就忽然下起毛毛雨來，我也趕緊進去，免得弄得一身是濕。

「呵欠～哇，咁型嘅個面具。」一個坐在電腦椅上，喝著咖啡休息的胖守衛對我笑道。

我無視他，一邊行一邊橫視著整間辦公室，不過在裡面走來走去又不做點什麼就太可疑了。所以待我經過一部咖啡機時，我拿了個紙杯就按「啟動」的按鈕。

「噓噓……」熱騰騰的咖啡落到紙杯上。

在這一段小空檔之中，終於給我發現了類似硬碟的物件，有線管是連接住外面的，很大可能就是存放閉路電視的硬碟。

這時，咖啡也落完了。

我輕輕揭開面具去小喝幾口，就走去把那硬碟拆走。

「你做咩啊？」此時，那個胖男人注意到我的舉動了。

「檢查、維修。」我答。

「呢啲自然有IT狗處理嫁啦～」這個胖男人都有一把年紀了，外形更像梁文韜一樣：「唔好搞咁多啊，一陣搞搞下壞咗都唔知點交代。」

「你理得我。」成功把硬碟拆除了。

「啊～你都幾串嫁喎，新嚟啊？」他盯住我。

沒有回應的我，打算拿著硬碟就往門口離開了。

沒想到的是，他居然站起來，擋住我的去路。

「呢家啲後生咁無禮貌嫁咩？！」他看起來，有些生氣。

「走開，」面具底下的我，直視著他：「唔會講第二次。」

「你…嚇我啊！想點啊！」他說得比我大聲之餘，頭也被我抬得要高。

我沒理會他，直接向前步進。

他立即變得怯懦，生怕會碰我一樣不斷後退，見無路可退後便自己往一旁走開：「喂…喂……」

「咔」開門聲。

我也拿著硬碟無礙地去到門前，離開保安室了。

這個上了年紀的胖守衛，只能目睹我開門離去的背影，在雨夜中漸漸遠去……

「後生可畏！」他舉起姆指，點頭讚賞道：「好有氣勢嘅男人…他日必然會成為大器，就好似我咁，呵。」

夜晚下著微雨的廣場，沒太多人逗留，除了一些情侶感覺氣氛不錯，來冒雨觀星之外，都沒太多人徘徊在附近。

拆除了硬碟之後，我要到的地方是資訊室。

只有那裡，才有器材能夠播放影片。

當然，那位哨兵哥也早就跟我說了資訊室的位置，因此我很快就去到該處。

康城某大樓的一樓至三樓也是資訊室，進去後可以看見很多電腦零件也散滿一地，就像一般維修電腦的店鋪。

「係…有咩幫到你？」一位青年見我進來，並留意到我所穿的套裝，便問：「你係保安室嘅人？」

「我要播片。」我把剛帶走的硬碟拿出。

「喔～明白明白，跟我嚟。」他一臉笑意的，帶著我行。

這位主動的青年，把我帶到資訊室的二樓：「睇呢啲嘢當然要秘密啲～哈哈。」

「…」也對，被人發現我公器私用也不太好。

最終，他把我帶到一部電腦面前，然後跪下來忙碌地把很多條電線接駁著一部電腦之中。

「做緊咩？」我問。

「因為呢…要開電腦做一啲簡單嘅運算都要好多嘅電力，所以成個三樓都係放住發電機，我依家就係接駁緊啲線，咁樣睇睇下就唔會因為電力唔夠而死機黑畫面。」他向我解釋：「咁你又帶咗啲咩嚟睇啊，哈哈，你班保安成日帶自己啲珍藏上嚟，搞到我都特登拎咗幾卷紙巾嚟呢到用。」

「珍藏？」

「你唔係帶咗啲片嚟睇咩？」他問。

「係。」我答。

「咁就得啦，今次關於啲咩嫁～哈哈，等我都期待下。」這位青年雖然多問題，但這麼熱心，也一說無妨。

「要搵番一個失蹤嘅人。」我說。

「咁搵番之後……會唔會發現佢其實係喺一個不見天日嘅地方，而且身邊好多人呢，嘿嘿嘿嘿。」他突然淫笑起來。

「…或者。」

「好啦好啦，今晚都唔會太悶喇～！」他接駁著眾多縱橫交錯的電線時，是笑著的。

康城的人……真的如此熱愛自己的工作嗎。

「上次呢～我睇咗套片叫《夜勤病棟馬姑娘恐怖實錄》，真係嚇餐死！你唔會都係拎呢啲奇怪嘅獵奇片俾我睇啊嘛？」他問。

「就只係…普通用閉路電視影低嘅片。」

「哇！變得天才諗出嚟……！」他有點讚嘆，說：「用閉路電視嘅視覺嚟令條片增加真實感……真係要

欣賞下。」

怎麼…

好像有點不對勁。

「差少少渣…等下啊！」他辛勞地說。

十分鐘後。

「搞掂…！嗄…嗄……」他喘住大氣的抹汗：「先苦後甜…！你放個硬碟落部主機到啊。」

我照他所言，把硬碟安放到主機之中，再啟動了電腦。

「嗚──嗚──」電腦隨即發出牛般的叫聲，顯然開機的這個動作，負荷已經十分大。

接著，那名青年使用著電腦，打開那個硬碟的資料：「哇……仲有唔同日子拍低嘅喎，揀邊一條睇先比較好啊？」

少佐大概在一星期前離開，就先選我去到大本營之前日子的影片來看吧。

「呢條開始先。」我指住其中一條影片檔案。

他滿懷期待地點擊進去，隨即播放出康城倖存區大門閉路電視攝錄住的畫面。

我開始認真地觀看：「較兩倍速度，咁樣太慢。」

「啱……快啲入正題姐。」青年點點頭，抱起雙手細心觀賞。

一小時後。

「喂…喂…大佬……」那名十分熱誠的青年，轉眼變得虛弱無比：「到底…幾時先出現……」

「唔知，隨時都有可能。」我答。

「我…喺到…陪你睇咗都有一粒鐘…咳咳……」他滿面紅筋，全身通紅：「我谷得好辛苦啊……嗚…」

「你洗唔洗去廁所解決先？」他是怎麼回事，肚痛或小解怎樣忍著，不會自己去洗手間嗎。

「唔得…！我用咗咁多時間去駁電線搞電腦……我先唔要突然間走咗去…！！」他緊握著滑鼠，說：「萬一錯過咗就，噫……！！！」

「你去先，唔急在一時，仲有成晚時間睇。」

「你…又啱嘅…！」他想著想著，就拿著一本寫真雜誌跑去洗手間了。

見此，我覺得觀看的速度還是太慢了，索性把幾天的閉路電視畫面同一併開出，然後同時觀看。

大概半小時之後，那名電腦青年又再回來了：「呼……我有冇錯過啲咩啊？」

「未，仲未出現。」我一直盯緊畫面不放。

「咁就好啦。」他坐回到原位：「咦…你同時開哂七條片嘅？咁樣電腦負荷會好大……」

「已經冇時間一條一條咁睇。」我說。

歷時一整晚了吧。

我跟身邊的好青年，已經看了閉路電視鏡頭足足一整晚，他更因為太倦的關係不知不覺睡去了，只餘下我獨自觀看著。

這漫長、無趣的過程，真的出外探險還要辛苦。

儘管如此，這個電腦青年也盡了最後一分的體力，去陪我觀看閉路電視的畫面，可見康城居民對工作

不單是狂熱，更是在自我實現的要求上，有所追求。

這一點，我不得不佩服。

太過敬業了。

「呵欠…」原本，我都快要睡著了。

看看掛在牆上的時鐘，都已經凌晨五時光，還有一小時左右就天光了。

但就在我視線回到畫面的那一瞬間，他出現了。

少佐的身影，在畫面中出現了。

…

不法者監獄。

監獄二樓陰深的走廊之中，再次傳來了腳步聲……

原本深睡著的明雲，身處於這種不安的地方，很容易就被不明的聲音弄醒過來。

「…邊個」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是那把，唯一在獄中會陪伴著他的聲音：「咁早起的董倫～？」

明雲替他說下去：「好撚煩。」這兩天，他已經被董倫勾起很多不堪的回憶。

董倫又靠在牆邊，微笑：「親愛嘅明哥之子，你話哂都係我曾經會長嘅兒子，我哋彼此之間應該要尊重，而唔係惡言～」

「我同你根本就無嘢好講……」明雲說。

「喔～我覺得你應該要拎返啲領導人嘅氣勢出嚟～」董倫仰笑：「就好似你老豆咁。」

「我唔會做我老豆……我唔會好似佢咁…呢一點，你同我記清楚。」明雲斬釘截鐵地說。

「唔好咁～佢都有值得人學習嘅地方。」董倫使用金鷹頭拐杖，輕敲著囚住明雲的鐵門：「雖然你繼承咗佢個老鷹巢～但睇起上嚟，你仲只係一隻雛鳥。叫我哋呢啲一早離咗巢嘅老獵鷹情何以堪～？」

「我嗰區嘅人生活得好好，唔需要你多心。」明雲又被迫聽著那煩人的敲門聲。

「就係太好～」董倫低頭一笑，說：「你根本就無為意到，危險就喺附近。」

「…」

「點解用嚟囚禁不法者嘅監獄，會變咗用嚟囚禁你～？」董倫直白地說：「唔通，你認為呢班人走咗仲係一件小事？～你就冇諗過追查落去，怕危險嘅話，危險就會主動接近。」

「你係咪知道啲嘢……」明雲走近到牢門前。

「我乜都唔知～我就只係以第三者身份嚟觀察佢嘅變化。」董倫感嘆地笑著：「要蛻變成鷹，佢只係差一步。」

「你一直咁強調……」明雲反問：「咁你自己，你自己又點。」

「某程度上，你父親係助長咗我成長～我應該心懷感激先係。」董倫沒有任何表情，說：「而我嚟見你，就已經係最好嘅回報～」

「你係想殺咗我？」明雲苦笑一聲，說：「咁我應該慶幸自己係囚禁喺入面。」

「如果你咁係代父贖罪～咁坐一世，都唔會夠。」

「我無興趣…再聽你講任何關於我阿爸嘅事。」明雲合上眼睛，心中堪是浮燥。

「呵～？俗語有話，上一代未了嘅因怨，要由下一代去化解。」董倫目光稍為嚴肅起來，說：「依家，我只係需要你俾一個交代我。」

「乜嘢交代？！」

「你個倖存區就快玩完，都仲未知～？」

「到時不法者真係入侵，我自然有辦法應付，我會加強兵力、派多啲人守住唔起眼嘅所有出入口，再搵電子工程度加多道電閘，咁夠未？一齊都要等我出番去先實行到。」

「你真係一啲氣派都冇～先發制人呢一點，你要學識。」董倫的視線，抬到上空疑想：「咁樣康城…真係會俾你守護到？」

明雲心中疑惑，現在面前的董倫到底是忠是奸。

「時間尚可。」董倫望望手錶，說：「故事都差唔多去到尾聲，你就不妨聽埋佢～？」

──董倫篇　·　第三章──

康城一期的會所中，正舉行著一場盛大的宴會。

裡面有該區的名人、官員、專業人士，所有康城一期的達官貴人都差不多聚首一堂。

皆因，出席康城未來最大掌權人「金鷹頭」舉辦的夜宴，為了擴展人脈，是必須的。

「無幾耐之前……康城二期嗰個森威克元老俾人殺死，依家又到二期間KTV館發生慘殺案…」放住各種美饌佳餚的宴會上，兩名年老的西裝客人正討論著最近發生的事情。

「我睇…康城倖存區未來嘅最大話事人……即係「金鷹頭」，應該都由明哥掌握。」

「嘿～明眼人都睇得出，呢兩件事都未明哥佢派手下去做，仲話咩公平民主去競逐呢個位…嘿嘿，根本暗瓦底就鬥到你死我活！」

「細聲啲啊，呢啲事情雖然係真，不過始終係唔見得光～」

「我諗康城二期啲元老同居民都驚咗明哥啦？哈哈，佢有啲咁嘅手下…落手冷血又殘忍，但都要讚下明哥佢真係咁夠僵派人去玩暗殺。你知啦，呢啲事一旦失敗就可大可小。」

突然，一陣麥克風的雜音於講台傳出……

一名氣場強勁的年邁男人，站上了講台。

而其背後，則站住如月光般陰柔朦朧的男子──董倫。

「歡迎各位咁捧場，肯出席我呢啲小人物嘅聚會，哈哈哈。」講台上的人，正是明哥。

如今的他，背後恰如有「金鷹」加持，氣勢與別不同。

原本在宴會聊著天、喝著酒的嘉賓，紛紛抬頭過去，往講台望去。

「仲有一個星期，就係康城「十二元老會」投票揀出「金鷹頭」嘅日子。喺到，我好多謝一路以嚟支持我嘅朋友！如果我真係坐上咗「金鷹頭」呢個位，一定唔會虧待住喺一期嘅大家！！！」明哥聲如洪鐘。

明知眼前的人，是個底下進行不公平競爭的殺人狂。

可是現場的大人物，無一是不拍著掌的，熱烈的程度明哥自己也想不到。

這種情況，在董倫眼中卻是一種諷刺。

彷彿大家都告訴他，所做的行為是正確，不需感到一點自責，值得鼓掌。

然而，董倫卻很清楚自己所想……

「哈哈哈哈哈……」明哥面對大家的熱烈的鼓掌，都自徑笑起來，並小聲地問問身邊的一位手下：「少爺呢？」

作為父親，他也想給兒子看到自己的成就，作為榜樣。

「少爺佢……話死都唔會參加。」手下回答。

「佢最近搞乜…？」明哥不滿地搖頭，說：「好似連家人都唔想見下一面咁。」

明哥見掌聲漸落，也張開雙手一副大方地說：「各位請繼續享用美酒同美食……！」

說畢，便從講台下來。

「董倫～」明哥稍稍回頭，眼神猶如望著一條對自己忠心耿耿的狗：「話過唔會虧待你～我坐上咗「金鷹頭」個位之後～我就俾二期你殺咗嗰個森威克嘅元老位你坐。」

「咁樣…我以後就要喺二期生活？」董倫有點訝異，但沒有表露在臉上。

「當然～嘿嘿，就順便當幫我監測康城二期嗰班元老，有冇作反嘅意思……簡直係一石二鳥。」對明哥來說，一切都是對自己有利而已。

「…」董倫默然不語。

就在此時，宴會廳上的通風口忽然發出奇怪的聲音，類似「噹啷」的一聲。

聽力敏銳的董倫，很快就留意到。

繼而，通風口裡開始產生白色的濃濃煙霧……如同煙霧彈般。

「咩…事啊？」、「吓！啲排氣機壞咗冒煙啊？」、「出面著火？」、「點啊……」、「哇…睇下啲通風口咩事……」

大家都產覺到，會場發生了不明的變化。

「有危險…」董倫的危機感十分強烈，馬上便提議明哥離開：「快啲走。」

正當眾人訝異的同時，一把透過麥克風發出的聲音已經漸漸靠近。

「你哋明知眼前嘅人…係殺人兇手，對佢嘅所作所為都可以視而不見，仲拍手鼓勵～？」這把聲音不是誰，正是陸軒：「嘿～你哋真係好笑，同時為你哋感到可悲，如果俾你哋真係掌控住康城……應該都唔會有好日子過。」

「邊個……係邊個！！！？」明哥不斷在宴廳四處張望，也找不到說話的人。

董倫心裡卻明白，是陸軒來到了。

「所以啊～？哈哈哈哈哈。」陸軒傳來一陣瘋狂的笑聲：「我殺咗你哋～一啲悔疚感都唔會有。」

這一陣瘋狂的笑聲，詭異之餘更是莫名地恐怖，令賓客開始心驚。

「啊…！！」終於，承受不住畏懼的人發出了驚惶的叫聲，開始在白色的濃霧中亂走。

只有董倫，全神貫注地留意著陸軒會從那裡出來。

「董…董倫……保…你要保護我！！！」明哥從後捉緊住董倫的一雙膊。

「…」董倫把視線，放了在宴廳二樓的室內平台上。

「咿──」緩緩的開門聲，從二樓的室內平台上發出。

董倫沒有猜錯，並馬上捉住了明哥伏下避到一張圓桌之下。

「咁…」已經進來宴廳的陸軒，不需要用麥克風了：「就嚟一場精彩嘅！！！！！嘿～」

「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密集的子彈聲，從二樓平台上傳出。

「嗚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來賓的尖叫聲，不比彈聲弱。

董倫把掩蓋住大圓桌的白布稍為掀開一下，發現陸軒在二樓平台上隱約地掃射著今天的來賓們，畫面十分瘋狂。

如同，見到在二期大開殺戒的自己一樣。

「全部子彈都係特製嘅圓珠彈，」握住步槍射擊的陸軒，邊笑邊說：「加上氣槍焦耳加大之後～雖然唔可以一下射死你哋，但就可以令鋼珠射入你哋身體，留喺入面，然後慢慢流血至死。」

「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鋼珠子彈的衝擊力，足以把玻璃杯、餐碟、木桌都一下打破。

「條友係邊個！！！？」常常派人暗殺對方的明哥，沒想到自己也有這一天。

「董倫……！把握機會掩護我到大門逃走！！」明哥喊道。

面對現場的濃霧重重，加上瘋狂且密集的子彈攻擊，分析了一下的董倫著實不建議現在逃走。

但是，經過一輪掃射之後……

尖叫的人聲，漸漸轉變為痛苦的哀叫聲，越來越多人一個一個地倒下了。

「你匿喺到。」董倫對明哥說。

「咁…你…你唔好走啊…！」明哥畏怕地拉住其臂，說：「我驚會有危險……」

「留喺到，唔會有事。」董倫的目光，完全沒有一絲畏意，令明哥也不自禁地信服他。

「董…」明哥還未說完，董倫已經果斷地拉走圓桌上的白布，並把它當做掩護，往陸軒下方快速衝刺。

見到這幕的明哥，他呆住了。

因為，

他彷彿在董倫的背後，看到「金鷹」的影子。

氣勢不凡之人。

真正的獵鷹。

視力精準的陸軒馬上就注意到，白霧之中有個飛快的身影向自己急速靠近。

於是他用手上的改裝氣槍，往對方連射，料不知似是彈彈虛發，他才意料到對方拉住了一塊白布作掩護，讓他視覺產生了錯誤。

但回神之際，白布後的董倫已經來到二樓的平台上，準備對他拔劍快斬！

「嘿～果然係你。」陸軒徑自細說，把氣槍掉棄了。

並在董倫砍來之前，踏住前方的平台木欄，跳到宴廳中央的華麗吊燈上！雙手緊緊地捉住燈飾，繼而雙腳勾緊、轉為雙手鬆開，把自己倒吊在這燈之上，然後取出袍套內的兩把左輪手槍，往各方射去！

「呯──！」其中一槍，是瞄準住董倫腦門打去。

「噹啷──」董倫下意識地提劍格擋，幸運地這鋼彈的威力只是把劍刃彈走了，震力使得董倫一劍脫

手。

面對如此危緊的情況，董倫也沒空閒去把那劍撿回，於是只提住一把西劍便學著陸軒般踏上平台的木欄，並躍到前方的吊燈前……

「嘶──！」一刀，董倫砍斷了吊燈，使它立即往下跌落。

「呯！！！噠格格格格──」華麗的水晶吊燈跌落到擺放美食的長桌之上。

沒有抓住任何物件的董倫，也一併落到長桌之上，站穩之後，便再舉劍衝向陸軒！跌得狼狽的陸軒也不是吃素，在還未站起之前，先用跌倒後躺著的姿態往董倫連開兩槍。

「呯！」一顆打向董倫的右胸，他側身避過。

「呯！！」下一秒，第二顆子彈是打向董倫的左胸，他以極限的回避僅僅避開，但也被鋼彈擦傷了。

終於，董倫有足夠的距離，能夠砍落陸軒身上。

「啪！」

可是，陸軒卻舉起左輪擋住董倫的砍擊，董倫順勢把他手上的一把左輪挑走，並打算再作砍擊，但已經太遲了……！

「呯──」陸軒的這一槍，狠狠地打了在董倫的腹上。

「嗄…」得到一槍之利的陸軒，隨即從長桌上轉身滾落到地面，想要跟董倫拉開攻擊的距離。

沒想到的是…董倫忍住了痛楚，立即砍了一下在陸軒的背脊上。

「嘶──」一下的揮斬，足以令他明白什麼叫撕裂之痛。

大家都各自了對方的傷，煙霧還飄渺地於空中漫延著。

兩人都知，彼此的重遇……是宿敵的命運。

「嗄…嗄…」負著刀傷的陸軒，把槍舉向後方的董倫，才發現自己眼球也被劍尖指住了。

稍為向前，立即致瞎。

「…嗄」負著槍傷的董倫，劍身也堅定不移地指向了對方。

陸軒卻微笑著，說：「出生喺瘋狂嘅世界……我哋兩個…奇蹟咁相遇。」

「如你係我同伴……或者，會幾開心。」董倫說。

「我哋…為咗啲乜而戰……就係呢班…鐘意挑起事端嘅人…？」陸軒望住周遭躺住半死的來賓。

把劍指向他的董倫，也不曾想過。

「就算我想離開呢條路…都已經無得返轉頭……」董倫無情的臉上，彷彿印上了悲傷的臉孔：「我殺過人。」

「所以……就要不惜傷害其他人去爬上高位？」陸軒反問。

「殺得一個，咁殺兩個，同殺三個都再無分別……就好似你咁。」

「我想追求嘅……和平。」面對現在的董倫，陸軒總是透露自己的想法：「我已經…唔想，再殺任何一個人。」

「你改變唔到呢個現實！」忽然，明哥從圓桌下出來了。

因為，局勢已逐漸明朗。

「有人嘅地方，就有鬥爭，就算我哋嘅共同敵人係病者，都係咁講！因為依個就係人性！要得應得嘅地位，就要付出所需嘅代價！」明哥喊道。

「嘿～經過呢一次，我諗你想要嘅地位都會失去。」陸軒笑了笑，說：「令到成個康城一期嘅重要人物都受傷，呢個責任，應該由邊個付…？」

「受…傷？佢一個二個都係俾你射死！！！」明哥大喝。

「你認為我啲鋼珠嘅威力……」陸軒反問：「真係可以打穿肉體？」

「唔通…」

「最多好似橡膠子彈嘅威力，打到人重傷或者暈迷，不過殺人就難。」陸軒把左輪轉為瞄準明哥的頭部，說：「定係你想要試下……」

「董…倫！出手啊！！」明哥大聲喝道。

「我一出手，佢就會毫不猶豫咁向你開槍…」董倫謹慎地說。

「經過呢件事，你喺區內嘅聲望自然下降，冇人會想再招惹多一次咁樣嘅麻煩，變相冇人會支持你做「金鷹頭」。」陸軒盯住明哥，說：「因為，你根本就唔配。」

「嗄…噫…！你…你一早計劃好！！？」明哥憤怒地大喊。

「原本我收到元老嘅命令，係學你喺KTV嘅做法一樣，將所有人無差別殺死。」陸軒冷酷地說下去：「但咁樣……同罪惡輪迴無分別。殺人或者比較容易，但呢個方法，只會令自己下次更加危險。」

「你……！」

「呯！」陸軒一顆子彈打在明哥額上。

果然，明哥倒下了……鋼珠卻沒有強大得貫穿他的頭腦。

只是把他瞬間弄暈了。

塵煙白霧飄散的宴會下……

只餘下陸軒和董倫二人。

儘管陸軒對明哥動手了，董倫還是沒有對他動手。

「喺所有人醒返之前，走…」董倫放下了西劍，說：「如果唔係，我就會殺咗你。」

「喺你身上，」陸軒走到大門前，淡笑：「我越嚟越發現到，嗰一股氣息。」

「氣息…？」

「鷹。」陸軒一腳把門踢開，並帶著爽朗笑聲離開：「你冇對我落手，表示已經……逐漸蛻變。」

出生在瘋狂的時代之中，作為宿敵的身份奇蹟地遇到對方。

這次，董倫望住陸軒離開的背影，

微笑了。

──董倫篇 · 第三章完──

「和平……」明雲想要望見門外的董倫，卻被沉重的鐵門阻隔住。

整個故事，聽到這一刻。

明雲對董倫開始的憎恨，變到現在的模糊。

「有人嘅地方，就有鬥爭，你父親係講得無錯～」董倫直到現在，依然保持住微笑：「問題係，我哋為乜而戰？而且有冇意義～」

「…」

「我同你相處嘅時間，我諗淨番唔夠一日。」董倫又望望腕錶：「機緣巧合之下可以見到明哥之子～都幾有趣。」

「董倫……」明雲認真地，問了一個問題：「咁到咗依刻，你又係乜而戰？」

「我本來以為，拎住呢個金鷹頭就可以改變一切。」董倫想了想，淺淺地微笑：「但係始終～都未真正咁明白。」

「…」

「或者依個答案，嗰個人可以講俾我聽。」董倫會神地微笑。

176

…

從監視器畫面中，我能夠清楚看見，少佐偷偷潛入到康城倖存區之中。

繼而，我把該天其餘監測器所錄到的畫面，都一一調撥到少佐進入倖存區之後的那段時間。

畫面中，可以看見他急匆匆的身影在倖存區中四處張望，彷彿要眾裡尋她。

一段時間之後，有幾名酷似哨兵的保安，上前把他攔截，說了些什麼，就被帶到保安室了。

可惜的是，這硬碟資料中，沒有保安室的錄影畫面。

時間再調快一點，便能見到幾個小時後，少佐從終於出來了，不過已經離開倖存區。

到底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看來，得再去保安室一敞看看。

「咔」我把硬碟從主機箱拔出來。

「咦…！？你睇完啦？」被我驚醒的IT男，問。

「嗯。」我步出這橦大樓。

冒著小毛雨，我踏著濕漉漉的地板回到保安室中，且先把硬碟的位置放回。

「有冇帶早餐俾我～？」昨晚那位阻我出去的胖大叔，睡眼惺忪地說：「你新嚟？兩手空空嘅……」

「上個星期，係咪有個戴斜帽、披肩、眼神銳利嘅男人入過嚟。」我把保安室的門鎖住，回頭望著他肥碩的身軀：「你睇落似係成日坐喺辦公室？肯定有留意到。」

「喀──」門鎖了。

「哦～你就係琴晚好大口氣嗰個哨兵仔。」這個空有膽量的胖大叔，緩緩地展笑：「你點可以直接同上司咁講嘢…仲要……鎖門？」

「你問非所答。」

「我冇話要答你問題喎！」他站了起來，厲厲地盯住我。

「我只係問你一條簡單嘅問題。」我走過去咖啡機前，倒了杯熱騰騰的咖啡。

「你有本事就喺我把口到挖出嚟～」他輕蔑地笑了一聲。

「請你飲。」我握住咖啡紙杯，走到其面前。

「幾識做～不過你呢啲兵仔，知嚟有乜用。」胖男人取過我手上的咖啡：「同埋我好似冇見過你？」

「點解知嚟都冇用。」

他喝了口咖啡，聲音頓時精神不少：「唔好嘅事，就當然要收埋佢～唔好俾人知」

「你意思係…」我問下去。

那男人放下咖啡，從袋中取出根煙咬住：「你描述嘅男人，上星期的確俾我哋請咗入嚟，因為佢係康城倖存區嘅非法入侵者，俾我哋哨兵發現到～」

我從他的辦公桌上，取走個小火機為他點火，並用另一隻手掩火擋風：「佢入咗嚟之後……？」

「當然進行過一輪盤問，不過佢都只係不斷問……有冇見過一個女仔。」他鬆了口氣地，吐出一口煙：「好耐無你啲咁醒目嘅o靚仔～幾識照顧主任。。」

這下子，我才得知他的身份是主任。

「我哋當然唔會答佢問題，只會問佢問題。」胖主任揚起圓滑的嘴角，說：「我哋當然問佢係咪不法者先～話哂，外來入侵者十不出九都係佢哋。」

「不法者……」

「就係嗰堆搞事份子～」主任用訝異的目光盯住我：「你連呢啲大事都唔知？喺康城嘅「十二元老會」槍殺事件發生之後，成個地方群龍無首，大家各自為政。一堆堆潛藏罪犯就慢慢浮出水面，做啲犯罪嘅嘢～不過最後我哋嘅明雲都用佢老豆嘅名義，將佢哋一網打盡，囚禁喺不法者監獄。」

「略略聽過，但冇聽過明雲講佢一網打盡所有不法者嘅事情……」

「明雲佢啊！以前其中一個康城元老嘅仔嚟，仲係一個熱心嘅醫生，救過唔少人，所以聲望都幾高。」胖主任坐到電腦椅上，細說往事：「喺佢老豆同所有元老死咗之後～班不法者就走出嚟想用暴力控制成個倖存區，但大家都係知識份子當然抗拒喇！於是明雲主動向不法者佢哋提出合作，話可以用自己聲望嚟幫佢哋實現控制康城嘅目的，咁樣人民都會服從啲。」

「即係做佢哋傀儡？」

胖主任點頭，續說：「當然唔會咁簡單。之後明雲開咗一場宴席，請哂所有不法者嚟大飲大喝談合作……結果啲不法者咪中哂伏。」

「餐飲入面有詭詐？」

「係！可以用嚟麻痺人，明雲講過～但學名太長我都唔記得。總之，最後成個宴會嘅人，都得番明雲一個企喺到，其他飲飽食醉嘅不法者開始一個個咁因為麻痺而跪低，呢個亦係我哋戲稱明雲做「主公」嘅原因，哈哈哈哈哈哈～最後班不法者咪因為全身麻痺俾人一網打盡，收哂入監獄。」

「估唔到明雲…都做得出呢種事。」我看他斯斯文文，十足好醫生的模樣。

「事勢所迫！佢唔想再見到倖存區入面有打打殺殺嘅場面存在……」

「唔…咁之後？講番嗰個搵人嘅男人。」

「我哋問返佢係咪不法者之後～佢就好似有啲愕然、然後有啲失望。」胖主任搖搖頭，表情有點難堪：「再之後佢問不法者喺邊，我就答：「監獄，你之後會到嘅地方」，我真係對佢隻死人眼有啲唔爽……咪叫多幾個哨兵入嚟諗住挫下佢銳氣！」

「結果你哋傷得一敗塗地。」我說。

「條友都癲癲地……周街拎住碌棒球棍都唔知做乜。」胖主任對似乎少佐十分不滿：「嗯啊，我哋輸哂…條友打到我哋一仆一碌。」

「不出所料。」這裡的哨兵都沒有訓練，純粹站崗。

跟在「不良人」歷練過的少佐怎麼相比。

「當時好危險，我覺得生命受到威脅……」胖主任掉了煙，說出當日情況：「糾纏之中佢打傷咗我，我停落嚟…見自己流緊血，我就望住地下，一滴、兩滴、三滴……我就眼前一黑訓低咗。」

「其餘嘅哨兵都係？」

「係…」胖主任不好意思地嘆氣：「呢啲柒事為咗唔好俾人知道，我哋盡量掩蓋住真相，冇同明雲回報，冇同任何人講，你係第一個知。」

「點解講俾我聽。」

「因為啊，你琴日唔理我嘅阻攔，就咁冒住雨行出去嘅畫面……令我諗起見到一個畫面。」胖主任徐徐地微笑，說：「世界未變成咁之前，我都係保安主任級嘅人馬，年年好多人面試，我睇人眼光好准。」

「咁你睇到你啲乜。」

「鷹，一隻……」胖主任認真地打量住我，側側頭地說：「孤鷹。」

「仲以為你會講啲例牌嘢，用動物做比喻……幾新鮮。」或者，比喻用得很差的我以後可以試試。

「哈哈哈哈哈～你信唔信都好，喺呢個世界上，仲可以咁有氣勢嘅男人已經唔多。」胖主任感嘆地說：「同埋可能我都經歷咗和平太耐……已經見唔番。好似之前「十二元老會」仲喺到嗰陣，一期同二

期兩派撕殺嘅畫面，兩派元老嘅氣勢…真係令人懷念。」

有氣勢的男人嗎……

在這個混亂、荒誕的瘋狂時代中，我也遇了很多。

他們，都令我在不自覺之中改變了。

「所以你都唔知佢最後去咗邊？」

「我估佢之後就係去咗不法者監獄～佢拎走咗我哋貼喺通告欄嘅康城區地圖，上面有標記住不法者監獄嘅位置，係喺仁興工業大廈。」胖主任推測：「不過座監獄已經荒廢咗接近半年囉，去到都得番啲發臭嘅死屍，呢樣嘢喺倖存區只係得好少人知～嘻，我呢啲保安嘅主任級人馬當然都會知……仆街，唔小心爆響口…」

收穫了情報的我，正打算凝想下一步行動時，外面傳來了凌厲的尖和玻璃窗破裂的聲音。

「睇嚟有啲事發生咁喎，嘻嘻～」胖主任也留意到外面的情況，卻懶得動地坐到椅上：「唉～應該都係啲居民紛爭姐，你出去搞掂佢啦～我繼續休息。」

「唔…」

離開保安室後，天色已逐漸晴明。

在凌晨時份與日出之間的那段交互，稱之為破曉。

這種天色，是世界短暫的光暗交互期。

「你冷靜啲啊小姐！！！！！」聲音大致上確認了，是從醫療室那邊傳來。

因為那一個單位，正被人胡亂地高空擲物。

而且，更是夏晴和Sona所在的病房。

不出所料，待我跑上三樓後，發現病房中正胡亂發癲的人是Sona，夏晴還處於暈迷狀態之中。

「小姐…！！冷靜啊！！！」護士姑娘正在病房中，勸停發狂亂擲物件的Sona。

「放我出去！！！！！！！」頸側包紮住繃帶的Sona，對周遭的一切都憤恨得咬牙切齒。

「醫生！入嚟幫手啦……再係咁唔掂喇！」護士喊道。

「先…先生…？」而病房外頭，則有個醫生模樣的中年男人，慌張地望著我：「你可唔可以入去幫手制止佢！？」

「你係醫生？」

「我係……不過係心理醫生…不過傷者好似特別憎我咁…」這名心理醫生十分的害怕：「佢原本都好好地…我一入病房想問下佢點解要自殘…佢就即刻發癲…」

「唔…你唔好出現喺佢面前先。」我大致上，明白情況了。

「係…！」心理醫生馬上躲到一邊去。

而我，則推門走進病房之中：「Sona，冷靜啲。」

「嗄…啊……嗄…」她瘋狂的臉孔，終於暫緩下來：「你…你都走開…！！俾我出去！」

「出去？去邊啊。」我問。

「我…要返去嗰到…我要返去啊！！！」Sona又想衝出來。

姑娘又焦慮地打開雙手，作出攔截：「你暫時唔出得去嫁……會死嫁…」

「你又想返嗰個地獄？」我探問。

「嗰到……」Sona咬牙切齒地，一手推開了護士姑娘：「我唔想自己一個…！唔好留低我！！！」

在Sona要衝出病房之際，我把她擁於懷內，擋住了。

「唔好阻我！！！」

「唔好再辛苦自己，雖然我唔知你發生過咩事，但呢個……唔係原本嘅你。」我可以看出，與自殺時的Sona是有所分別：「我講過，我可以做你聆聽者。」

「嗚…嗚嗚…」Sona開始滲淚，並軟坐在地上：「好辛苦…嗰到係我嘅惡夢……我永遠都走唔出去…」

「你已經離開咗，你睇下周圍。」

「唔得啊…！！之後我就會出現番喺嗰到…完全控制唔到……」

「姑娘扶佢番上床先。」我指示。

接著，我出到病房外跟那名心理醫生碰面，原來他正偷偷聽著房間中的內容。

「點？佢依家情緒應該好唔穩定。」我說。

「事出…必有因。」心理醫生拋開剛才的怯色，突然專業起來：「已經可以睇得出，入面嗰位傷者肯定有心理病。」

「我都睇得出，不竟……世界都變成咁。」這種心理有問題的人，到處都是。

「其實大致上可以分為幾類，」心理醫生向我解釋：「喺亂世入面，主要係喪失家庭、受到侵犯、受到暴力對待呢幾種陰影，我都治療過唔少人……大概，就係咁。」

「咁有冇方法，救到佢。」我轉頭，望著病床上痛哭不停的Sona：「我覺得佢……總係好悲傷。」

「有！不過我係有啲好奇…點解佢……唔會驚你或者想攻擊你？」心理醫生好奇地問。

「呢層……」我愣然：「我都唔清楚…」

心理醫生打量著我，托住下鄂：「唔……我諗，會唔會係關你個造型事。」

「點？」

「我係指，你個面具。」

「面具…？」

「一般嚟講，如果傷者嘅陰影，係受到某一性別嘅人造成，嚴重嘅話會對佢哋有所抗拒、不信任、憎恨。」心理醫生繼續自己的分析。

「所以，我嘅面具掩蓋咗佢嘅畏懼？」

我從來沒想過這張帶來畏懼的鳥嘴，會為人掩蓋過畏懼。

「係，可以咁諗。」

「唔…」我把面具拿下，交到心理醫生的手上：「拎去用。」

「你……」他有點驚訝地，望住我的面。

「記得還返就得。」我自己走到遠遠的。

心理醫生點頭，便把面具戴上，進入到病房之中。

兩、三個小時後，我再次回到這裡來。

心理醫生亦似乎做了個全面的評估，捧著一份份報告走出來。

「佢情況…有啲嚴重。」醫生搖搖頭，把面具交還給我。

「講嚟聽下。」

「首先，對男性係極度不信任，我諗佢一發癲個陣，就係因為見到男人。因為佢見到姑娘個陣，其實都冇咩特別起伏。所以推測到陰影同男人有關……」心理醫生不樂觀地搖頭不停：「身體上有自殘傾向、皮膚有用水沖到甩皮嘅痕跡、不斷想搵番自己屋企人。」

我凝視病房中，已經沉睡之中的Sona。

「搵出嚟，就係我哋心理醫生嘅職責，不過佢睇落有第二個人格幫佢分擔住一部份嘅痛楚同憎恨，暫時仲者確認，所以…都只可以靠佢親口講述番先明白。」

「佢一直…都想番去二期嘅一間K房入面。」我說。

「二期…K房…？」

「嗯，確實原因我就唔知。」

「嗰間嘢……我印象中，兩年前就已經因為一件事而關閉。」心理醫生回憶起。

「一件事？」

「兩年前，康城仲係兩派撕殺嗰陣……有個殺手闖入咗二期會所嘅K館，將裡面所有人都殺盡。」心理醫生說起時，都極為沉重。

「有冇生還者…」

「冇，官方統計過係零，全部都斷氣。」

「話唔定…佢家人喺入面遇害。」我說出自己的想法：「總之佢咁執著留喺入面，總有原因。」

「我都認同，但係要解開佢嘅心結……我諗都好難下。」心理醫生又點頭：「除非，有人可以走入佢嘅世界入面。」

我望一望掛在醫療室的鐘，見還有一點時間，便出去一會。

昨晚那名要我代班的哨兵，也給在小小的倖存區中遇回了。

「喂！哥仔，你搵到要搵嘅人未啊。」哨兵哥走過來。

「未…佢好似去咗不法者監獄，喺出發之前，我想做埋少少嘢先。」我知道，那座監獄現在只有明雲一個。

如果我明天出發的話，就可以順便向那個巴力拿取做好的鎖匙，放走明雲了。

「好啊～解埋啲支線任，方便了解劇情。」哨兵哥若無其事地說。

「你講咩話？」我聽不明白。

「冇嘢…當我冇講過！我哋交換番件衫先！你件黑袍真係……」哨兵哥好像想快點脫下我的黑袍。

轉眼間，我們已經換回各自的衣服，整個人舒適不少。

「啊～舒服哂。」哨兵哥舒適地嘆口氣，說：「好彩你行嚟行去，我先咁啱遇到你，啱啱去保安室又唔見人。」

「我搵緊……」我說出，自己想找的物品：「送俾女仔嘅嘢。」

「送俾女仔嘅嘢啊？咩女仔啊，哈哈哈哈。」哨兵哥看上去是認識很多女生的那種人，我才問。

「有心理病嘅女仔。」我直接說。

「呃…性格呢？」

「唔…」我低頭，想想：「唔清楚。」

「咁就送你覺得最代表到自己嘅嘢俾佢？因為聽落你哋都唔係太認識對方。」

「代表到自己……」

「嗯！」哨兵哥用力地點頭：「咁樣，佢望到嗰樣嘢，就自然會諗起你。」

「……」

「有呢啲心理疾病嘅人，或者唔係需要你幾關心佢、幾安慰佢、幾體貼佢，可能你俾個寄託佢，等佢自己有個依賴就夠，唔洗太過表現出嚟。」哨兵哥向我舉起姆指。

保持低頭地沉思的我，點了點頭：「我明白。」那些時候，我都會想自己一個靜靜。

「哈哈，咁下次要再見。」總是樂觀的哨兵哥揮揮手，就離開了。

上去病房之前，我在倖存區中央的燒烤場，隨便烤了幾塊方包吃起來，體力不夠的話，做什麼都不行。

治完肚子後，我上到病房裡頭。

推開門的剎那，Sona已經怕得面色憔深。

「我知道你一見男人，你就會變第二個人。」進來之前，我已經略略地看了心理醫生幾十頁紙的的報告：「因為佢哋會為你帶嚟痛苦同憎恨。」

「…我自己都唔知，我淨…係想停止呢一切……」Sona幾乎把全身都用被子掩蓋住，只亮出一雙小鹿般的眼神：「啱啱醫生同我講…我有機會係人格分裂…」

「你呢場惡夢，維持咗幾耐。」

「我自己都唔知……」Sona苦惱地低頭，掩住前額：「我甚至唔知…自己依家係咪發緊夢…」

「你知唔知自己家人下落？或者有冇識得你嘅人。」

Sona不斷搖頭：「我唔知…我唔清楚……」

「你連自己都唔拯救，就冇人拯救到你。」

「拯救……」Sona好像被觸動到一樣，想起了什麼：「我…我已經…伸手……不斷對門大喊…點解…！點解當聽唔到啊！！！」

「冷靜，」我捉住她纖瘦的手腕：「唔會有事。」

「你走啊！」Sona一手推開我，喊道：「你就俾我自己死咗去得唔得啊！？我心裡面有隻惡魔…我自己……自己都控制唔到…」

「…咁你想唔想聽故事。」或者，我轉個方法好了。

與其迫她去面對接受，倒不如告訴她一些精彩的故事，讓她對世界有不一樣的看法。

「…」Sona不問也不答。

「從前，有個人叫M……」然後，我把自己五十多萬的長篇歷險，都說給她聽。

Sona一開始都沒什麼反應，直至M被迫要把老賢從D層大樓推下去、被迫目睹不破尚鐵血的戰死、被迫與朋友為敵，這一切的事情，都讓她漸漸地從被子中露出，見回完整的面貌。

「唔劫…？」Sona聽了大半天，終於破腔問。

「劫，但佢總覺得身負重責。」

「但我…唔似佢…我冇咁嘅勇氣……去面對呢一切…我冇嘅勇氣……再去面對所有人。」Sona說。

「有啲陰影，係一世都難以磨滅。」我現在閉起雙眼，都會想起種種畫面：「不過已經唔可以放聲痛哭。因為就算已經撕心裂肺，都要故作堅強，繼續重複住逞強嘅謊言。」

Sona低住頭，沉默良久：「我一直都清楚…自己咩事…」

我望住她，等待她繼續。

「我父母…係俾人…殺…」Sona咬緊牙關，淚水凝珠般落下：「我俾人…侵犯……我向人求救…冇人救我…我嗰陣幾乎斷氣要死…」

「…」

「我醒返嗰陣…已經喺外面嘅埋屍坑……身邊都係死去嘅人，仲有我父母…我癲咗咁大叫！！我想返去報仇……先知道，對方原來係康城倖存區嘅元老之一，我女仔一個…根本乜都做唔到……」Sona擦住淚水，說下去：「我開始變得驚人、周圍嘅人都好恐怖、哪怕佢哋望我一眼，我忍唔住……」

「但十二元老已經死咗。」

「唔夠……我擺脫…唔到…自己冇人救……所以我先一直重複住嗰一日嘅事情，我想不斷嘗試俾人拯救…但最後我都會殺咗佢哋……因為我原諒唔到…我最後都得唔到被救贖嘅感覺……我始終喺個深淵入面，走唔返出嚟…」

「你係另一個Sona？」

「我同佢都無分別…我只係代佢……做唔敢做嘅事。」她答。

「但你令佢不斷出現番喺嗰一日嘅地方，同折磨佢有咩分別。」我想，Sona的主人格大多數時間，都在身在那間曾受過施暴的房間，才會重新掌控意識。

而其餘時間，則是處於要不斷復仇的人格狀態下，包括在那間房做的密室逃脫陷阱。

「我為咗向佢哋報復…我可以做更多……」Sona逐漸握緊拳頭，說：「不法者…好快就會入侵依到，

我一個人冇實力，但係佢哋有…」

「咩意思…」

「半年前，我引咗一隻病獸去撞穿咗不法者監獄，幫脫水脫糧咗幾日嘅佢哋離開。」Sona又開始黑化，就連語氣也是：「之後外面有人失蹤，都係之後佢哋捉返嚟，交俾我殘殺……直至捉到嗰個叫夏晴嘅女仔…？終於引到大本營嘅首領出去，咁樣引發到兩幫開戰…不法者就順利攻得入康城，我都成功報到仇，要康城倖存區嘅所有人死……」

177

「所有嘢都係你計劃好……」我有點難以置信，眼前的Sona計劃居然會那麼深入：「大本營嘅人失蹤、不法者監獄穿咗個洞走犯……」

「哈…哈哈哈…雖然我唔知佢哋幾時會打入嚟…」Sona露出陰森卻帶住恐懼的笑容：「不過…呢到……遲早都會由樂園化為焦土…」

「你咁做值得咩！！？」

「兇手捉唔到…無人想對我……伸出援手…我就只可以好似隻老鼠咁……喺地面下苟氣殘存…」Sona笑哭不定，說：「我已經…受夠……我唔鐘意呢種感受…我…我唔想自己一個……」

「只要你出句聲，呢到嘅人一定會幫你。」

「我…哈……呢到係強姦我嘅人個仔管治嘅地方…我仲要佢救我…？！哈…哈哈哈……我仲要一個兇手嘅仔嚟救我？！！！」Sona凝望著雙掌，情神不穩：「除咗自殺…我真係得番呢個方法…我真係得番報仇呢個方法……我都唔想嫁！！！」

說畢，Sona又想落床逃走，不過在她上次熟睡前，護士已經將她手腳束好在床上，所以她只能在有限度的移動。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Sona淒楚地叫喊。

眼見Sona目前的情況，我再糾纏也是多餘，因為斷不可能，單單我幾句話和一個故事，就能把她治癒好吧。

「不法者……照佢咁講，睇嚟呢到都時間無多，不過都要等聽日巴力一整好鎖匙，先可以去放走明雲。」我憂心地盯著地板。

「Hi！鳥嘴先生！」那位心理醫生過來跟我打招呼：「你又嚟探佢啊？Sona。」

「佢情況似乎唔多穩定…」

「好正常嘅，所以我準備用催眠法。」他說。

「催眠法？呢樣嘢聽落冇乜根據。」

「我準備入去試下，睇下會唔會幫到Sona小姐。」他興高采烈地展露笑容：「我好耐都無遇過精神有問題嘅人，依家遇番～我又有啲技癢。」

「催眠……即係控制佢？」我問。

「唔係～世上當然冇乜催眠係可以控制到人，控制到人嗰啲叫洗腦！」他釐清了兩者的區別：「催眠係一種勾起人深層記憶嘅方法。」

「深層記憶？」

「或者咁講，係被遺忘嘅記憶，人有一種好神奇嘅功能，就係將自己過往極度痛苦嘅回憶拋棄喺一個區域，係大腦嘅自我保護記制嚟。」他更邀請我一同進去：「如果你想清楚啲，可以一齊入埋佢。」

「但佢仲發緊癲。」Sona應該很難馬上冷靜下來吧。

「唔緊要，發癲都總會攰嘅，攰嘅時候就係催眠嘅好時候。」說畢，醫生戴上了一個可愛的兔子面具：「準備入去啦。」

「你都準備得幾充足……」

這次，有專家在場，我就不插嘴了。

「今日好精神喎。」醫生走到Sona的床邊。

可是Sona還是瘋狂依然，不斷用拳頭敲打著床身，又不斷地撕叫。

「你記唔記得啱啱食咗啲咩？」醫生再問。

如是者，這一問不答的情況維持了兩個小時左右，就停止下來了。因為Sona已經筋疲力盡，再也沒力氣去發狂了，只軟軟地躺在床上、半合著眼睛凝視著雪白的天花板。

醫生特意在她的床檯上，放置了一個搖鐘，一滴一滴的搖擺著，就像拍子機。

「真係有用？我望咗個鐘分鐘，都仲好精神……」我低聲在醫生耳邊，說。

醫生則低聲回我耳語，說：「呢個鐘係用嚟吸引佢注意力，猶其係佢呢啲精神病患…好鐘意望實某一點，望足半日。如果呢個搖鐘融入到佢世界，佢就唔會太過分心。」

「嗯…」雖然聽不懂，但好像很有道理。

二十分鐘後。

「醫生，得未？」我再三問。

「佢已經望住個鐘，我之後會慢慢開始催眠佢。」說罷，醫生開始用溫柔的聲線，說：「Sona，你試幻想下自己喺一片草地上……」

我望望Sona，見她沒半點反應。

「嗰到有藍天、白雲，得你自己一個，風慢慢吹到你身上，抬頭就會係個一望無際嘅天空。」醫生徑自地說下去。

Sona眼皮微微地跳了一跳。

「聞下，就會聞到清草嘅味道，你唔受任何人束、自由自在。」醫生說。

Sona完全閉上了眼皮。

「你喺草原見到一道白色嘅門，慢慢打開佢，你見到入面係一個地鐵站。入去之後，就一直向前行，行過樓梯，見到密集嘅高樓，但係天空依然蔚藍。」

他在描述著什麼地方……

「你向左行，就發現到一個小社區，入面有好多喺到歡樂咁燒烤，香腸嘅肉味輕輕咁飄入你個鼻，兩個小朋友拎住一藍一黃嘅氣球，佢哋放手之後，氣球慢慢飛上天～你細步咁行入去，大家都無發現你嘅存在。」醫生說得十分細緻，連我都幻想得到大概畫面：「你坐咗落其中一張平滑嘅石椅上，望住燒烤爐，等待緊一個人嚟到……」

看似疲倦的Sona，嘴角有點泛揚。

「…」醫生停了下來。

「……」醫生依然沒有再說什麼。

我疑惑地張開眼睛，發現他一面苦惱。

「你搞咩……」我靠到他耳邊，說：「想佢永遠望住個燒烤爐等一個不明嘅人嚟？」

「唔係啊…我作唔到落去啦……我靈感就係去到呢到渣…」他有點慌張地說：「同埋佢又唔想見到男人、又對其他女性冇乜具體印象，好難作個人俾佢見…」

「你唔係應該好專業…？」

「我又唔係全職作家…幫手諗諗啦…總之畫面一定要靚，充滿住幸福嘅顏色同感覺，氣氛唔可以太激烈，同埋要指示佢下一步嘅行動……呢個大概就係製造催眠夢境嘅大概法則，你跟住作！」醫生多提醒一句，說：「記住要用溫柔嘅聲線…」

「咁…我明啦。」逼不得已下，我只好代替醫生說下去：「一陣輕風慢慢掠過你嘅臉旁，你慢慢咁抬起頭，見到一個鳥嘴先生，佢對你示好，坐咗喺你對面。」

「Good啊…！居然諗到用啲唔存在嘅生物……鳥嘴先生嚟代替男人同女人！」醫生暗地激讚。

「你哋有啲餓，所以去拎咗一盤京蔥同雞肉，烤咗一陣已經傳嚟陣陣嘅蜜糖香味，你同佢大啖咁咬落啲肉到～肉嫩皮軟。」我留意到，Sona吞了吞喉。

「鳥嘴先生佢企喺身，邀請你捉住佢隻手，你捉住，然後佢變咗一個紅色氣球出嚟，俾你拎住。」我盡自己能力，說得就說：「共渡咗一段歡樂嘅時光。」

「係時候入正題……」醫生在我耳邊提醒。

「正題…？」我不明。

「嗰間……佢好執著嘅K房。」

「點講…」彷彿，要我把Sona從天堂帶入地獄中。

難得見到病床上的她，流露著美麗的笑容，卻要讓她再次痛苦。

「就由佢無啦啦走入去嗰度開始……」醫生說：「慢慢勾起佢所有記憶。」

現在無可退路的我，唯有說下去：「你忽然好想去某個地方，倖存區二期嘅K館。儘管不安，你依然踏步前進，因為你好想知道某啲事情嘅真相……你好想了結心中嘅願。」

「再講得真實啲……呢個陰影，佢遲早要面對，呃佢周圍都係色彩繽紛嘅美好，都係呃緊佢自己。」醫生緊要地提醒。

「周圍嘅氣氛開始靜落嚟，你全神貫注咁，想去迎接嗰一個真相。」我說下去，也自覺殘忍：「你走入荒靜無人嘅二期會所走廊，嗰到就只係得你嘅腳步聲，一直向前行再向左轉，你就見到K館。」

但是，不如醫生所說，把場景描述得真實的話，是無法讓Sona想起當時的情景並面對。

根據他們二人口述，這裡曾經發生過大屠殺，我就盡可能說得血腥：「入面傳嚟一陣陣血腥，你慢慢行入去，發覺場面又暗又紅，覺得好大壓力……」

Sona眉頭緊閉著，顯得十分焦惶。

「你越走入嗰間「房」，你走越覺走廊嘅空間好壓抑，近乎扭曲，渾身充滿住不安的情緒同感覺。」

「…」Sona眼角流出一顆淚水。

「終於，你行入到房間，終於見到一切嘅真相。」

「唔…唔好……唔好行入嚟…」Sona說出了畏懼的夢語，床上的她不自禁抱住了自己：「雙刀…嘅……男人…勾鷹鼻…唔好……唔好殺我家人…！」

「救佢！」醫生用力地拍我膊頭。

「…」一時間，我語頓起來：「鳥…鳥嘴先生！及時出現，喺門口前，佢張開雙手擋住一切入嚟嘅人。」

稍後幾秒，Sona的神情有所解憂。

「鳥嘴先生用雨傘幫你打走咗雙刀嘅男人，保護你嘅安全。」我說。

「啊…」Sona喘了口大氣，呼吸有點急速：「…老男人…佢想接近我…用盡方法想接近我……」

「鳥嘴先生企到你面前，幫你擋住所有攻擊。」我續說下去，開始覺得這不單是一場夢境的內容：「每一下攻擊，都只會令我哋更強壯，變得更大。而老男人就相反，變得越嚟越渺小，鳥嘴先生一直都喺到保護住你。」

「唔…呃…嗄……」Sona雖然抹去了剛才的畏色，不過神情還是帶住焦急。

「最後，帶佢離開。」醫生最後提醒。

「陰影終於消失，鳥嘴先生保護住你，令你大過一切嘅陰影，依家帶住一切嘅「真相」，捉住鳥嘴先生個氣球，慢慢飛上到高空。你喺天上望住嗰間K館越嚟越渺小……你都漸漸脫離嗰到，往新嘅天空前進。」我說完了。

在我把整段虛構的故事說完後，受催眠而深睡的Sona已經兩目是淚，由眼角緩緩地流到自己的瓜子臉下。

醫生點點頭，我也嘆了口氣的休息。

良久，Sona漸漸打開眼皮，往左右兩邊望去。

一見到旁邊的我，便馬上緊抱住我，令我反應不來……

「鳥嘴…先生…！」她抱得十分之緊，無視床繩帶來的束縛：「我知道…我已經記番起所有事情……嗚…嗚……」

成…成功！？

「你…係Sona？真正嘅Sona？」我反覆地問。

「我已經脫離嗰到……終於唔再喺嗰到……」

「啱…」聽到這裡，我寬容一笑，把一隻手放到她背上：「開始新嘅生活，新嘅天空等住你抬頭望。」

「唔…」Sona飲泣地點頭。

接下來，醫生再為她做全面的評估和測試，包括她怎麼會出現在病房中。

而Sona的理智，亦似乎稍為回來了。

她沒有再執著於那一間K館的房間，記起了過往的事情，包括雙親在眼前的死去，自己遭到侵犯和致命的暴力對待。

「醫生…點解你要…戴住個面具。」Sona問。

「因為……」醫生有點猶豫：「我係個男人。」

接著，醫生為她進行最後的測試──把自己的面具脫下。

結果，Sona沒有因此變得瘋狂，只是有點畏怯之色。

最後醫生大概診斷出，Sona舊有的復仇性人格好像消失，現在的主人格重新回來了，這次催眠算是大成功。

不過，她很快又需要睡眠，醫生也不阻她了。

「幾成功。」脫下面具的醫生，從病房出來對我說：「換轉係我，都可能做唔出呢種程度，可以喚醒返佢。」

「嗯，都只係用把講…」我說。

「佢已經算係接受咗自己發生過嘅事……」醫生點點頭，說：「但當然，盡可能都唔好再提起。」

「佢對於以前…自己另一個人格殺人、綁架嘅事有冇印象？」

「殺人…綁架…？」醫生臉色轉變。

「講錯…總之佢有冇以前嗰個復仇心好重嘅人格記憶？」

「冇，佢嘅記憶……似乎停留咗喺兩年前悲劇發生嗰一晚。」醫生搖一搖頭：「表示嗰人格已經佔據咗佢身體兩年寶貴嘅時間。」

「有時悲痛同仇恨，的確可以吞噬一個人嘅一切。」我淡然地說。

「Sona佢的確係一個好慘嘅女仔，佢依一刻嘅生存動力……就你虛構嗰個鳥嘴先生。」

「咁係好事定壞事？」

「至少，令佢有個生存寄望。」醫生望向病房中，又再熟睡的她。

「咁就好。」我點頭。

「我幾好奇～容我多口問一句，你同佢係咩關係？」醫生好奇地問。

「……同路人。」

「同路人，明白！之後佢再定時食藥，應該就冇問題，功成身退！」

「我可以點叫你？」

「嘿，叫我風流醫生啦。」醫生苦笑著，說：「其實當初我都係因為見到有個咁眉清目秀嘅女精神病患，先主動過嚟幫手，下次見！」

就此，用了一天的時間，Sona的事就暫且結束了。

翌日一早，我便去問地鐵站的巴力拿鎖匙了，因為第三天已到，是放走明雲的日子。

加上以前那個復仇Sona，似乎跟不法者有點聯繫……會對這裡不利。

說不定，少佐正是發現了什麼，才久久未回來。

178

…

「已經係第三日……你唔厭？」生了點鬚的明雲，口乾地說。

「應該咁諗～既然都係第三日，就索性嚟埋呢次？反正都會係最後一次。」每天「探監」的董倫，都會準時六時正到：「故事，亦都已經到最終章。」

「仲…有故事…？」明雲漫不經心地望著牆壁。

「有，不過係講之前～我都要提提你。」董倫微笑著說：「喺你倖存區無幾遠嘅地方，有一股勢力，好好保護住你嘅子民～」

「勢力…？」

「我都係喺附近行懷緬下周圍嗰陣～無意中發現，或者？而且我仲發現到十分有趣嘅事，或者之後落嚟嘅考驗，可以更加有趣咁進行。」董倫像找到樂子一樣，展現出獵食者的笑容。

「到底……係一場咩考驗…」明雲也想知道：「你一直提、一直提…到底嗰個鳥嘴黑袍男係咪得罪你…」

「呵～佢無得罪我。」董倫解答他的提問：「而我考驗嘅靈感，正正係出自你父親呢～」

「又係我阿爸…！？」

「你願意聽，我都願意講……」董倫臉色一瞬間認真下來，周邊的氣牆馬上不同：「最後嘅故事。」

──董倫篇　·　最終章──

明哥經過上次晚宴聚會受到陸軒偷襲一事後，位於倖存區的名聲大大下降，在名人之間的地位更是大打折扣。

然而，那場晚宴聚會實際上沒有人命傷亡，因為陸軒所使的都是鋼珠子彈，如果不射在眼部等脆弱位

置，一般足以立即致命，最多暈迷。

只是，陸軒的身手完全地表明了，要殺你們是談何容易的事？只需換上一發真子彈就能。

因此，大家都害怕了明哥，應該說……

不敢再聚埋到明哥身邊。

以防，再次受到陸軒這種人物的恐怖襲擊。

「陸軒！一個突然出現，唔知咩來頭嘅人物……」明哥用力地擲破酒杯到董倫的腳邊，憤怒地拍桌：「仆街…！！！我只係一失勢，有一個小錯誤…個個就唔敢再埋我身邊……成班見利開眼嘅賤人！」

董倫目無表情地，繼續在書房站著守候。

「唯獨係你……我仲有你呢隻忠心嘅狗…」明哥瞧一瞧董倫，用沉沉的聲線，說：「睇住嚟！我金鷹頭地位雖然可能不保…但我都佢哋一個二個後悔，董倫！殺咗佢哋…嗰日有份出席晚宴嘅人，同我無差別殺死半數以上……我要佢哋知道，背棄我嘅後果…」

「明哥…！再殺……就真係返唔到轉頭！」明哥的一位得力助手，馬上勸止：「何況佢哋係我哋一期嘅自己人。」

「轟隆──」天空落下大雷。

「你知唔知……」明哥拔出書房中原本用作擺設的日本武士刀，走近自己助手：「依間書房，得我一個可以出聲同做決定。」

「…知…知！」肋手馬上露出畏懼之色。

「…知？哈哈哈，知得太遲！！！落去地獄講俾人所有人知！！！！」明哥往他腹部深刺！助手便驚痛地退後、倒下。

「一陣放佢條屍落絞肉機～」明哥回到大班椅上坐下：「仲有，董倫～呢件事你做得到？」

「可以。」董倫冷漠淡然地，問：「不過，佢哋遺下嘅年幼子女……」

「都殺埋啦～！反正啲細路淨係識食同訓仲有玩，乜都唔識做～浪費區入面嘅資源。」明哥搖一搖頭，婉惜地握拳：「原本諗住坐上金鷹之後……推行「童工政策」，依家呢個位離我越嚟越遠……」

「…明白。」

這夜，董倫徹夜未眠。

走在路上，望著身邊嬉笑遊玩掠過自己的小孩，就感到綿綿不絕的壓力。

再冷血，也不過是人。

是否能夠對年幼的孩子下手，他還未有著足夠的覺悟。

因此，他迷茫得隨便地去了位於康城一期與二期交界之間的小酒吧，想要痛飲三杯。

「叮嚀…」酒吧的門被推開，老闆向進來的客人點了點頭。

這間小酒吧只有一千多呎，有一張貼牆的沙發、酒吧的坐檯、點唱機。

對這裡的老闆來說，小酒吧存在的意義，就是連結身邊的人。要是酒吧再大，大家沒能好好的聚在一起的話，終究只是個冷清的場所，相比起烈酒，人心更能夠熾熱他人。

董倫見酒吧周圍只有幾位顧客，便去到酒吧檯前的高椅坐了下來，他向來就不喜歡出現在多人的地方。

「…有推薦？」董倫淡淡地問，愁苦都寫了在臉上。

「金菲士？」老闆兼任酒保一職：「你好似幾哀愁。」

「隨便…」董倫低頭盯住檯面，沒有心神地回答。

很快地，老闆為董倫倒了一杯清酒，他亦一口喝盡。

「再嚟一杯…隨便。」董倫說。

老闆搖頭、苦笑，繼而製作了一杯雞尾酒──吉普森。

不經不覺，董倫喝過一杯又一杯，其他客人都彼此地聊著，互吐現實中的苦水，只有他獨個地喝不停。

「噹…」董倫輕輕地搖了杯子，冰塊撞出空空的響聲，示意又一杯珍貴的酒給喝完了。

面色泛紅的董倫，沒有節制地說：「再嚟……」

「你已經夠醉～」老闆凝視著他，輕淡一笑：「飲到醉醉地就好，訓低，就好肉酸。」

董倫稍稍抬起了頭，望見原來老闆……正是陸軒。

不過他由進來開始，就已經是沒精打采的狀態，壓根就留意不到。

「你似乎……開始迷茫。」陸軒目光放在董倫身上。

「我…」董倫望住自己的手，盡是苦澀壓抑：「已經睇唔清…所有嘅前路，我已經控制唔到……我…我……」

「你有冇聽過一句說話？先入魔，再出道。」陸軒握住董倫的手，說：「至少，你已經好好咁了解咗人性。」

「…」董倫深知，自己一旦對小孩痛下殺手，就會永遠地失去人性。

但站於明哥的立場，他卻不得不殺，使他漸漸憎恨這一切。在董倫曾經面臨死亡的時候，明哥是唯一向他出手相助的人。

雖然之後經歷了眾多困難，但總算讓明哥站上了現在元老的位置。

「我選擇喺到起呢間酒吧有一個原因。」陸軒跟他說起自己的私事：「我想康城一期同二期嘅倖存者，都可以坐埋一齊，愉快咁飲酒。」

「你點解可以咁執著，一直行自己選擇嘅道路，無絲毫動搖。」董倫簡單一問。

「我曾經都係作為康城二期元老嘅殺手。」陸軒輕描淡寫地一笑帶過：「而且有個妹，不過……佢最後無辜死喺一期同二期嘅內鬥之中，嗰陣佢成日問我…幾時先會停戰，康城幾時先可以充滿笑聲，喺佢離開之前…我都一直無視佢嘅說話，就好似一頭執著嘅牛，為唔知乜嘢而賣命。」

「…」董倫會神地聆聽著。

「冇一樣嘢係永恆，信我。」陸軒也徑自喝下一杯烈酒：「所以唯有令自己快樂，先係真理，而和平，正正建基於快樂之下。」

「呢個，係你嘅執著？」董倫說。

「至少，我相信有人同我一樣諗法……」陸軒望向外面，遙遠的東方：「總會有人，相信呢一套。」

「和平底下，要累積好多屍體。」董倫簡淺地說。

「我唔介意～嘿，至少死得其所。」陸軒嘆氣，淺淺地微笑：「我每一日，都過得好快樂，已經有賺。」

「我……」董倫卻無法看清自己的道。

陸軒拍他的膊，說：「兄弟，就微笑一個吧～如果真係乜都諗唔到，唔知做啲咩，冇任何目標，咁就索性盡情咁喺呢個混亂嘅時代大鬧一場啊！！！！！！！哈哈哈哈！！！！！！」

「…」董倫無語地望著陸軒。

「嚟！嘿哈哈哈哈…」陸軒把酒吧檯上的美酒一掃落地，然後跳了出來，去到點唱機旁點歌：「你應

該要好好放縱一下自己！」

繼而，點了湘南乃風的──《紅》。

在歌曲奏起之後，陸軒開了兩枝香檳就張大嘴巴，倒入口中。

「嗄…哈哈哈哈哈！好耐無好好咁打過一場～」陸軒望著董倫他，露出戰意的笑容：「兄弟。」

緊握住酒杯的董倫，也彷彿抑壓以久，把自己檯面前的酒杯都一掃落地，瞬間成為玻璃的碎片。

「同你打，應該會有趣得多。」董倫也展出罕有的微笑。

兩個男人，捏一捏拳做好幹架的姿勢，便各自地往對方衝去！

=x-large「呯！」二人的拳頭，也不偏不移地打中在對方的臉頰上。

各受一拳的雙方均有所退後，並開始拳拳相迎。

陸軒先向董倫連出數記直拳，不過都被敏捷地避去，並給予董倫作出了反擊的側踢，只是陸軒也順勢用手臂擋住了。

董倫乘勝追擊，對陸軒施出快速的連環拳！

眼界異常精準的陸軒，張開手掌把陸軒打出的每一拳都恰恰地接住，令對方無從入手。

突然！董倫蹲下使出了掃堂腿，迫使陸軒小跳避去，可是這記原來只是誘餌，重點在於董倫下一招的昇龍拳，將會直接打在其下鄂上，造成重創。

「嘿…！」陸軒也不是吃素的，他一招變掛，用自己手肘一壓在董倫的拳頭上，便馬上卸去這擊了。

可緊接是，董倫順勢抱住了陸軒的手肘，把他向酒吧檯一推去。

再者，董倫想要進行抓肩縛殺時，陸軒強行用蠻力推開了，並以快狠的腳力把他踢開！

「啊呀呀！！！！」二人也一同衝向對方，使出了飛踢。

「呯！」

「嗄…嗄……嗄…哈…哈哈哈哈哈…」最終，二人都倒在地上大笑，打了一場精彩的架。

躺在地上仰望天花板的董倫，對於自己的前路，

好像清晰一點了。

男子漢的友誼，如果言語談及不了的話。

就用拳頭，這是最簡易明瞭的方法。

往後的一個月後，董倫仍遲遲未執行明哥派委的任務。

因為，他彷彿找到了自己另一種存在的意義。

陸軒位於康城一期與二期交間的小酒吧──「Eagle」

每夜到來，董倫都會喝上幾杯好酒、聽著點唱機使用者的歌聲、點起香煙跟陸軒說些有的沒的。

紙醉金迷、酒煙芬芳、半醉人間，彷彿令向來漠然冷淡的董倫，慢慢注入了生命力，作為人的基本元素──快樂。

兩個性格本應為極端的兩人，彼此的世界開始各自交橫重疊。

「點解你間鋪要叫「Eagle」？」這天，董倫問起。

「你自己諗下～兄弟。」陸軒淺笑著說。

「飲吧，」董倫與他碰杯，說：「等你酒後吐真言。」

「要一杯伏特加。」一位男客人，徒步進來。

「好，要清飲～？」陸軒低下頭，準備製作。

董倫卻察覺到當中的異樣，這名點酒的人……是明哥旗下一個得力的殺手。

果不其然，那名助手在陸軒低頭之際，就想奪刀刺去！

「噠」留意到這點的董倫，及時捉住了他的手腕。

「噫…！！」那名殺手露出難堪的表情，想要掙脫。

陸軒立即捉住他的手壓低在酒吧檯上，再用碎冰錐一下刺入到其掌心之中。

「啊…！呀呀啊呀呀！！！！」受刺掌之痛的他，苦不堪言地大叫。

「邊個派你嚟。」陸軒了當地問。

「明哥？」董倫疑惑地盯住他。

「…嘖！」殺手吃力不討好的咬牙切齒，說：「你…你哋唔會走唔到…董…倫……你背叛明哥！！佢見你咁耐無行動…已經派人暗中調查…咗……原來你同呢條友…稱兄道弟……」

「我同邊個做朋友，邊個做兄弟，」董倫依然鋒利地盯住他：「由我話事。」

「嘿…哈哈…！就…就睇下你…有冇命出到呢個門口……嗄…啊…」他痛苦地說。

董倫和陸軒都對上一眼，覺得事態嚴重，便往門口那邊稍移玉步。

一開門，發現五十多名穿西裝的男人，站在小酒吧門外。

而站在前首的，正是康城一期的明哥和另一名康城二期的元老。

董倫心知不妙，不過被重重包圍，已經無可退路。

「哈哈哈哈哈……」陸軒卻大笑著，道：「我間酒吧，容納唔到咁多喎。」

「董倫～！我一直以為你係我忠心嘅部下、心腹，你既然同得呢個害到我身敗名裂嘅人一齊……」明哥冷酷不仁地說：「自自然然，要受到家法懲罰，同時當係警告所有人。」

「二期嘅元老都喺到…」董倫盯著明哥身邊的老人，看似地位不凡。

「啊～？你就係上次指示我去一期搞破壞暗殺嘅嗰位元老大人～？」陸軒認得出他。

「可惜…你任務失敗，事後冇一個人死到。」那名康城二期的元老，不緩不急地說。

「嘛～？佢哋呢啲怕死之徒，嚇下就可以，唔洗玩到流血咁大。」陸軒雖然抱著輕佻的態，但內心其實極為警戒。

「康城二期嘅所有元老，其實一早已經向我哋一期提出咗停戰協議……哈哈哈哈！其實都只係向我一個，因為一期班飯桶元老入面，得一個人係屬於武鬥派，鐘意打打殺殺。」明哥聲音極具氣勢，讓人難以插嘴：「停戰條件係，交出雙方各自殺對方最多人嘅殺手出嚟。」

「無錯，明哥本來係唔同意。」二期元老斯文地答：「不過…似乎出現咗啲變數？」

「雙方停戰，真係要好好多謝董倫你……嘿嘿嘿嘿。」明哥如同一隻笑面虎，讓人身心生畏地大笑著：「原本，我係絕對企硬，拒絕呢份停戰協議，因為要我交出你呢隻咁忠心嘅狗出去，我損失似乎更大！不過…我叫你做嘅事你遲遲未落手…我開始覺得你有啲想離開呢個狗籠……」

董倫凝視著他，昔日的首領。

「係咪連你都睇唔起我呀！！！！！？？？」明哥忽然發狂地大喝：「仲記唔記得喺你就快餓死嗰陣，邊個救你返嚟呀！！！？老虎太落無發威，你真係當我病貓，捉住佢哋！」

緊接，五十多名手下隨即往他們二人走去，並不費吹灰之力地捉住……

因為面對人數壓制的情況下，二人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

董倫和陸軒各自被捉去對方的陣營，一個名為「暗倉」的地方。

裡面不見天日，每天等待著的……只有對方新式的殘酷折磨方式。

由於是被捉去對方陣營，並且二人是康城一、二期中殺人最多的，因此對方所施予的虐待方法就更是恐怖，不留餘地。

原本協議規定，董倫和陸軒都會被鎖在「暗倉」被折磨到死亡為止。

可是，因為一個原因，

兩人都接受了一星期的折磨便出被拖出來了。

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兩者，被拖到一個大鐵籠之中坐下，坐椅上有固定了腳脛的鐵鎖，不能隨處跑動。

應該說，就算沒有鐵鎖……他們都沒有力氣逃脫。

刀刺、火燒、灑鹽、電擊、毆打、拔甲、斷骸、挖眼、切指，餵蟲，這一切一切對於身處明哥一期「暗倉」的陸軒來說，都做齊了。

個性殘暴的明哥，手下自然也是同出一徹。

因此他身體慘烈的程度比起董倫，足足嚴重一百多倍。

董倫也是滿身刀傷的血痕，如同受過凌遲的處死一樣。

而陸軒兩腳、一臂都已經嚴重扭曲了，手指、腳指殘缺不齊，指甲通通失去，視力精準的右眼亦被人硬生生地挖出，聽力和視力也只餘下不足四成。

「…」二人可以說是用著垂死的軀殼，面向對方。

鐵籠外，則站滿了康城一、二期的元老和高級幹部人物。

「今日係我哋康城倖存區停戰嘅第一個星期。」一名西裝筆直的元老，鄭重地宣佈：「為咗表現我哋停戰嚟換取和平嘅決心，所以兩派都交出咗殺過最多敵人嘅手下出嚟，任由對方處置。」

這一切的話，

在二人的耳中聽起來，是何等的諷刺…

是何等的憤怒。

「同時間，我哋康城倖存區嚟咗一位人物，係嚟自東南方倖存區嘅領導人老賢，佢今次嚟呢到係為咗交流發電機同濾水器相關嘅技術同知識，有請。」元老望向場地的大門：「今次邀請佢哋入嚟係初次見面，同埋想俾佢哋觀賞下，我哋係點樣處置殺人成性嘅犯人！！以表我方公平公正。」

康城所有元老和幹部都一致把目光望過去，手下們便去開門恭送那些康城來訪者過來。

他們徐徐地進入場內，來訪者的領袖是一名叫老賢的仁慈老人，而身後則是幾名大本營的元老級人物，當中包括Dr.D。

「嘿…嚴重外出血，肢體肌骨曲凸、營養不足……嘿嘿…到底犯咗咩事先會受到呢種懲罰～？」跟在老賢背後的白袍Dr.D，望著籠中二人偷笑著。

「籠中嘅兩個人，係咩一回事？」進場的老賢，馬上問。

「佢哋係我哋康城倖存區嘅殺人犯，謀殺罪、傷害罪，種種咁多加埋，咁樣折磨佢哋已經算好好。」元老馬上解釋：「今次我哋展示俾你哋大本營睇，都係表現我哋對公義嘅決心。」

「好啊～哈嘰嘰～好！」Dr.D拍掌，瘋笑著：「如果喺大本營可以咁對殺人犯～嘻嘻，老賢！係咪應該效仿下康城……嘿。」

「…」老賢不忍的把目光移到籠中：「就算係殺人犯，都唔應該……折磨成咁？最多直接執行死刑就夠。」

「你就係大本營嘅領袖～？」這時，明哥走到他們面前，豪邁地笑著：「哈哈哈哈，所謂亂世用重典！咁先有足夠嘅威嚇力！！」

「我哋唔應該咁做，咁同佢哋又有咩分別？」老賢反問。

元老們一時口頓。

另一名元老馬上擦馬屁：「哈哈哈哈，都係！你哋做醫生嘅，果然對生命有份尊敬！講起上嚟，今次流感疫情真係太嚴重…！你哋嘅首席醫生真係研究到疫苗……？」

「Dr.D？」老賢望向他。

「嘿～其實只係好小兒科，你哋康城就無一啲比較聰明嘅醫生～？嘰嘰…」Dr.D無奈地搖頭：「幾種藥劑調配出嚟就可以～」

「但我要加多個條件。」老賢突然提出。

「吓…但……」元老面有難色，說：「嚟之前…你明明應承咗，願意用我哋發電機同濾水器技術…換你嘅疫苗配方……仲加多項？」

「無錯。」老賢直接地回應。

「咁……」元老們一時間，難以決定。

因為對方每多一項條件，就是對自己利益有所損失。

特別是康城，還未選出金鷹頭作為統一領導人，沒一個元老能勇於承擔之後可能損失的風險。

正當元老和下層的幹部們議論紛紛之際，明哥就站了出來，聲如洪鐘地問：

「條件係咩！講嚟聽聽先。」

「直接了結籠中嗰兩個人嘅性命。」老賢說。

「喔～？」明哥勾起奸雄的笑容，說：「你真係咁好人？我仲為係咩條件…哈…哈哈哈哈……」

相比起放縱大笑的明哥，老賢的表情堅定不移。

「我同意～不過要修改下。」明哥豪氣地大笑，聲音有高低起揚：「我就比你更加之仁厚！我決定放走其中一個！而另一個，就直接處死！冇得改，你一係同意～！？因為係附加條件。」

「嘿～生不如死啊。」Dr.D詭異地笑道。

「…」老賢閉起雙眼，良久才點頭：「好，我接受。」

接著，明哥興高采烈地把一枝左輪手槍上了膛，卻只放一顆子彈進去且扭輪，放到垂死的董倫和陸軒二人面前。

「你哋好彩～嚟咗位善長人翁，幫你哋執取生存權同死亡權，都要好好多謝我～！」明哥拍拍董倫的膊：「總之唔洗再受折磨～都係讚啊。」

「明哥……你打算用咩形式決定佢哋邊個生邊個死？」元老們，問。

「我喺佢哋面前放咗把左輪手槍～」明哥大聲地向康城幹部和元們眾人宣佈：「得一發子彈，決定方式好簡單，每人向自己開一槍，子彈冇射出嚟就俾對方，直至其中一方死為止……哈哈哈哈哈！夠刺激！」

「哈哈哈，有唔錯咁喎！」、「明哥…！虧你諗到啊…！」、「果然係明哥嘅風範……」、「好期待啊……！」

「唔好諗住射第二到啊～？」明哥善意地提醒，說：「浪費我一粒子彈……我要你兩個再活受罪多幾個星期！」

現場瞬間就充滿歡呼的笑聲和掌聲，只有老賢和他的大本營元老們，露出憂心不忍的表情，瞪大了眼睛觀賞的Dr.D除外。

「係咁…開始！！！」明哥大喊。

「…」董倫和陸軒二人面對雙方，卻不能像以前一樣正常閒聊。

董倫率先伸出了手，把左輪握住對準自己前額，無畏地扣動扳機。

「咔──」空彈。

他似乎，都不害怕死亡了。

因為有些事情，比死亡更殘酷。

「……」陸軒伸出沒有扭曲的那隻手臂，去把左輪握起對著自己。

「咔──」空彈。

其手腕顫抖程度可以看出，手部連握槍的力氣也沒了：「留…低……嘅…人……好…好…生活……落…去。」陸軒把左輪放下。

然後，力氣比他稍為好一點的董倫又把左輪對準自己太陽穴，毫不猶豫地扣下。

「咔──」第三次空彈。

「好啦好啦～得番三次機會渣，哈哈哈哈！到底粒子彈喺邊到呢～？！！」明哥渲染著現場氣氛。

「嘿……」陸軒再一次向自己頭部開槍，又是沒彈：「又……失…敗……」

「咔──」第四次。

董倫深知這次，是最後一次機會……

死亡的機會。

「唔好對自己連開兩槍諗住一定死到啊～哈哈哈哈！」明哥大笑起來：「你試下咁做？你兄弟即刻要受多一年苦啊，哈哈哈哈！！！！」

原本，董倫的確是想如同明哥所說的做，但經他一提醒，一心求死的董倫才記起眼前的陸軒，情況比起自己更為嚴重。

值得死亡的，應該是他。

然而…

他在這個死亡的鐵籠中，用著這殘得半廢的身軀，依然地微笑著。

就如一個自知年時已高的老人，在睡夢中安祥地微笑，擁抱死神。

「陸…軒……」董倫低垂的眼皮，凝視著他：「點…解……你…仲…要…笑……」

「笑…到……最…後…」陸軒的微笑，在董倫心中越來越耀眼，盡管如今的身體已經如同殘缺不全：「先…係……最後…嘅…勝……利者…」

「咔──」五發，空。

死神，最終決定擁抱陸軒的那一邊……

「……」董倫愣然，不敢把左輪交下。

「董…倫……老…兄…」陸軒他，展露出最後的微笑：「我睇……我…要…走…先…一步…咳…」

「兄弟……」董倫異常地有力緊握著左輪，心中痛苦不已。

「我…最……後，一個…請…求……」陸軒合上僅餘的左眼，吐出最後一句：「殺…咗…我……我…已…經…冇力…氣拎…」

董倫咬牙切齒，百感交雜。

頭一次，這個殺人機器的情感終於徹底地回來了……

悲傷、憤怒、快樂、喜歡。

「啊～恭喜陸軒獲得死亡權啊，哈哈哈哈～！落到地獄記得幫我同相識嘅朋友打聲招呼！」明哥大聲地笑道：「至於董倫……就繼續好似隻狗咁生存落去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陸軒微微地點頭。

董倫亦緊握起左輪，瞄準眼前的陸軒……

這個畫面，成為他往後人生的一個道路。

就算失敗、就算挫折、就算逆境，就算任何事，也要去微笑應對。

人生這場遊戲對他來說，沒有輸家，只有那堅持到最後的……勝利者。

「再見……」董倫扣下扳機：

「兄弟…。」

=xx-large「呯」

自那天起，康城就雨下不停。

一連三天，都陰沉無比。

「…」董倫緩緩地張開眼睛，駭然發現自己包紮住一身的繃帶。

而且，已經離開永無天日的「暗倉」。

可是…

現在的世界對他而言，跟裡頭的黑暗有分別麼。

董倫用著模糊視線橫視四周，得知自己正處身於一個搭建的露天帳篷中。

鴨綠色的露天帳篷大得很，搭建在康城某一個區域中，容納了看似病患的康城居民。他們有的在驗血、有的在聽診、有的正躺床。

而自己正躺臥的病床，則是遠離著人群交會的範圍。

「喔～？訓足幾日，似乎已經回復意識？嘿嘿……復原能力真係快到令我吃驚。」在他身旁的，是穿著醫生袍的Dr.D。

面對突如其來的詭異人聲，董倫瞬間警戒下來，肌肉和神情都變得極度繃緊，心氣仔浮動得自己馬上吐了一口血出來……

「咳…！」董倫咯了血在被子上。

「你好似叫董倫～？可以叫我Dr.D～嘿嘿。」Dr.D用指尖沾一沾被子上的血，再放到嘴中嚐：「嘰～鮮甜……嘿！味道仲好正常。」

董倫望著被子上的血，就驀然想起了陸軒死前的畫面。

其動盪、不安的雙眸，思緒如同被黑洞狂嘯得顫抖著。

他記起在陸軒前額血花四濺的一刻，自己的意識就被噬去了。

「你啲骹位老賢已經幫你啦～！返好…嘿…嘿嘿…」背對住董倫的Dr.D，用著瘋痴的語調說：「但如果你要選擇放棄人生……我手上有樽毒藥可以俾你飲。」

董倫沒回答Dr.D，自身靈魂像早已崩裂一般，對身邊的事物都失去了感覺。

他躺在床上連續躺了足足一個星期，其間一句聲音也沒有發過。但他聆聽到外界的聲音，來看病的康城居民們，對他們的談論。

康城的居民對十二元老們做的決定都十分讚賞，對受到處刑的二人則抱住嘲笑的心情，訴說著他們是活該。

這一一，都入到董倫的耳內。

這夜，露天帳篷的看病工作都結束了，雨也恰好下得很大，整個世界都十分哀傷，雷雨及烏雲交織在天空之中。

「阻唔阻你休息？」工作結束的老賢，去探望董倫。

「我叫老賢，嚟自東南面嘅大本營。……你哋康城最近爆發咗流感，咁啱我哋醫療團隊中嘅Dr.D研製出疫苗，所以今次特登嚟…係諗住用呢樣嘢同康城交換發電嘅技術同知識，遇到你都係偶然。」老賢有點感慨、遺憾地說：「救唔到你朋友，我好遺憾，對唔住。」

董倫沉默一會，這星期來終於開腔：「點…解要…救我…」

老賢想了想，答：「每一條人命都好保貴，並唔係可以好似佢哋咁任意愚弄。」

「事實…證明…」董倫雙眼無神，答：「你嘅講法…係錯…」

「我好想去改變，就算依家無任何能力。」

老賢的真摯，董倫感受得到，卻不能理解。

「你就同佢一樣……」董倫續說：「但，最…後……你會為…呢種…諗法…斷送……自己…」

「至少……」老賢低頭，說：「可以影響到人，然後就會有人傳承落去。」

「嗯？但…或者，」老賢抬頭望向帳篷外的天空，即便是夜晚還是風雲色變：「多少都可以令到一啲人醒覺。」

179

「……」

「你之後要唔要離開呢到？」老賢問：「十二元老會今個星期內就會舉行，我哋大本營嘅人都會喺嗰日離開康城，如果你搵到地方嘅……」

「你…唔驚我？」董倫冰冷的目光，移到老賢蒼英的面上。

「雖然我以前只係個大學教授，唔係一個有交際腕力嘅政客。」老賢深邃的目光，總能看穿人性：「不過，我都有眼睛可以睇到嗰班元老手法有幾殘暴，你最後向朋友落手嘅……痛苦。呢啲都呃唔到人…假如你真係一部冷血無情嘅殺人機器，就表露唔出到依種情緒。」

董倫沒想到到，眼前這名接近五、六十歲的老人，有著如此透徹的眼光。

「你唔會後悔？」董倫只是簡單的拋下一句，便落床去。

「唔。」老賢點頭。

「等我。」董倫以生硬的步伐，離開這個露天帳篷。

「出面仲落雨……」另一名大本營元老叫住他。

董倫沒有聽進去，在雨中往著自己與陸軒的誓言場所，沉重地前進著……

「Eagle」酒吧。

董倫一拐一拐地，來到早給荒廢的這裡。

雨水不停地落在董倫的身上，連頭髮都像隻喪家犬般沿住水流而下垂著，也分不出自己臉上的到底是雨……還是淚。

董倫推開酒吧的門，門鈴發出了熟識的響亮，只是再沒有陸軒下一句的「兄弟…！」。

他搖搖晃晃地走到酒吧檯前坐下。

周遭一片昏暗、寂靜。

董倫嘗試用微笑回憶著一切，無奈最後，淚卻隨微笑流出眼框。

他把店內封塵不動的酒都一一開樽，然後灌入口中。

酒「骨嘟骨嘟」地流入喉嚨，董倫想要快醉一場。

如同荒廢的酒吧、封塵的酒、空無一人坐席、現在的他，正渡過著人生最頹廢且失落的時期。

但同時地，陸軒生前的每一句話都持續浮現於董倫的腦中，讓董倫在無人的酒吧中，自言自語地空笑一整晚。

是晚，董倫痛快地喝盡餘下的酒，借求酒精帶來的幻覺，希望再一次見回兄弟。

發著酒瘋的他醉醺醺地跳舞，跳到累了、酒也給喝光了，便死寂地靠在點唱機上，繼而意外地啟動了點唱機中，一首麥浚龍的歌曲──《酷兒》。

董倫腦中悄然回想起初遇陸軒的畫面，這足以使他寬容微笑了……。

在這條充斥著黑暗的街道上，遇到了你

我感到了痛苦，也感到了喜歡

我想如果是為了你的話，我會靠自己堅強起來

都是因為有你，我才會存在

恍然察覺這就是命運，但我們已無法並肩而行

最終，酒瘋後的董倫在酒吧中慢慢站了起來……

一頭經歷了煉練的獵鷹，再次展翼。

如牠一般銳利的目光，不再被淚水模糊住視線。

擺脫了沉重的羽毛，肩上不再被龐大責任壓抑。

磨利了鷹爪，為了不受鐵籠的束縛。

終於，他展翼高飛了。

數天後，

十二元老會舉行了，終於要選出一個代表康城倖存區的領導人──金鷹頭。

由於事關重大，當天幾乎所有康城的幹部、名人、高官也有所出席，當然不會少一大伙在宴客廳保護元老的手下們。

他們都穿著筆直的西裝，在宴會廳中周圍遊走、觀察，防止再次發生類似的襲擊事件，場面十分墟冚。

而宴客廳上一層的私人會議室，則坐著十二名的元老，正準備打算討論投票出康城的「金鷹頭」。

那枝用純金打造的金鷹頭拐杖，則安放在主席位的空椅上，等待著屬於自己的主人拿取。

「我認為……投明哥就係最好嘅選擇。」一期的元老一致同意。

「嗯，阿明係好掂，做事果斷，不過我驚以後會變獨裁渣～」二期的元老，說。

「咳，」明哥站起來，清一清腔：「哈哈哈哈，金鷹頭只得一個，嗰個人都想做，我明。不過做得起呢個位～就唔好怕死，嘿！我係指，總有一啲類似陸軒嘅人想去破壞呢個體制而暗殺金鷹頭，哈哈哈哈。」

明哥此番說話一出，大家頓時靜下。

因為明哥根本表明了，誰想搶我的「金鷹頭」，我就殺了誰。

「點啊～二期嘅各位元老？」明哥走到他們對列的背後，豪氣地笑問：「仲有冇任何意異？」

二期的元老都不情願地搖搖頭，示意無人反對。

「哈哈哈哈哈！咁即係……」明哥盯住主席位上，那根金鷹頭拐杖。

「由明哥成為康城倖存區嘅金鷹頭！我哋今後嘅領導人！」一期的元老起身、熱鬧地拍掌：「恭喜！！！！！」

在大家恭喜明哥期間，兩名二期元老小聲地交頭接耳：「你睇下佢…幾咁霸道……淨係用暴力…」

「佢初初都識扮下好人想上呢個位嘅……不過，後嚟佢扮到廢事…」

「你見佢個仔明雲冇嚟出席今次嘅宴會就知～唉，總諗住將自己個女介紹俾佢，咁都沾到啲金鷹頭嘅光…」這名二期元老嘆氣、苦笑著。

同時間，老賢與大本營的幾名元老，也結束了這敞行程，準備回到還處於新成立狀態的倖存區「大本營」中。

「你哋喺門外等下先…走之前，我盡禮貌想恭喜一下佢哋嘅金鷹頭。」老賢向身後的元老們交代。

「嗯。」大本營的元老們點頭。

「多謝你啊！老賢先生！！！」與此同時，一大群康城居民也特意前來，感激為他們帶來流感疫苗的老賢。

老賢以笑別過，便徒步走上會所長長的樓梯，準備入到宴會的場所之中，要跟今天選出的康城最高領導人道別，來保持良好的關係。

就在老賢要進去之際，有個人從後拍住他膊頭，讓他不要進去宴會大廳之中。

老賢回頭一望，發現是那天離開就不見了的董倫。

董倫與幾天前所見的模樣，差別甚大。

豪華的皮草、俐落分明的短髮、一雙傲然卻銳利無比的眼神，令老賢有點驚嘆的變化。

「唔好入去。」董倫微笑著。

「…」老賢望著他，手上兩把左輪手槍：「佢哋入面好多人…你唔好…」

董倫解開了原本扣上的皮草，讓老賢瞬間看見他綁了大約五斤炸彈在腹部上，並把炸彈按鈕放到口中，只要用力一咬便會按下鈕鍵，從而觸發爆炸……

「唔好亂嚟……」老賢想拉住他，都已經太遲了。

董倫已經以這身姿態，踢門進入宴會的大廳之中。

原本祝著酒、聊著天的達官貴人們，都被董倫弄得愣然了，就連元老們的手下也是。

本應熱鬧的氣氛，瞬間沉至谷底。

大家都漸漸地瞪大眼睛，流露出畏懼的神情，董倫卻雙手持著左輪一步一步優雅地入內。

沒有人阻止他，沒有人敢阻止他。

大家都呆若木雞，一步一步地退後著……

「炸…炸……炸彈…」、「條…條友想點…啊……呀啊…佢…行緊入嚟…啊…」、「佢…搵人……捉住佢啦…」、「啊…呀…！唔…好亂…嚟啊……」

大家也顫得非常，董倫則輕而易舉地穿過宴會大廳，完全瓦解了所謂的嚴密保安。

那些人，連死亡的邊緣都沒經歷過，又怎會有勇氣？

董倫如同死神一般，步上了樓梯準備前往到二樓。

在會議室忙著恭喜金鷹頭上任的元老們，似乎還未察覺到樓下的場面氣氛已經僵硬了，一點聲音也沒有。

上完樓梯，通過走廊，董倫終於到達元老會議室的門外。

兩名守住會議室大門的保鑣，被董倫用左輪手槍示意安靜離去。

果然，那些小的當然不顧佬大死活，就拼命地逃跑了。

如今，董倫已經站在會議室的門外，諷刺的是，房間內的恭喜和笑聲依然存在。

明哥亦享受著，他短暫的領導生涯。

「呯──」董倫一腳把會議室的門踢開了。

會議室內原本的笑容滿面元老們，轉頭見到門外站著的董倫後，表情瞬間變了。

由喜變呆，再變至驚。

現場一片沉靜……

「董…倫…！！？」明哥眉目緊鎖的怔著。

坐在最近門的兩名元老，想要率先站起來逃跑，董倫二話不說，就送各送了一槍到他們二人的頭上。

「呯──呯──」兩名元老中彈後，如同失去靈魂般倒在地上。

是真彈。

真正的子彈。

「啊…！！」另外兩名元老驚慌起來，也想要離椅逃跑。

可他們起了不到半秒，便被董倫立即開槍，射在頭部死去，連發出痛吟的聲音也不能。

屍身依然貼緊住電腦椅子……

「董…董倫……有咩事慢慢講啊…哈…哈哈……」元老們看到前者的下場，也不敢從坐椅上起身。

董倫把炸彈控制器從口中吐到地上，讓自己能夠說話：「點解冇一個笑？」

「……」元老們都驚懼地坐直。

「我喺鐵籠嗰陣，你哋笑得開大聲。」董倫不問情由，又開槍解決一個元老。

「呯──」第五條人命。

董倫踏上到會議室的長桌上，一步一步向著主席位的明哥前進，氣勢直逼於他。

「噫…！」明哥退後了一小步。

「啊呀！！！」此時，其中一名元老突然伸手抓住了董倫雙腳：「捉住佢啊！！如果唔係大……」

「呯──」話未說完，那名元老頭上便開了個洞。

「我有個朋友教識我……」董倫又向坐在右列的一名元老開槍。

「呯──」第七個元老死去。

「人生係冇輸家，真正笑到最後嘅，先係勝利者。」說畢，董倫又往左列的元老開上一槍。

「呯──」第八個。

短短幾十秒間，會議室內只餘下三名康城元老和準備成為金鴈頭的明哥……

「啊啊啊啊！！！！！！！！」二期的一名元老已經壓抑不住畏懼感，急速地站起就驚恐地往門口那邊猛逃，可惜走到大門前的時候，後腦已經中槍。

「呯──」

「董倫……唔好殺我…求下你！！！」二期餘下的最後一名元老，崩潰地抱頭哭喊：「我屋企仲有個……！」

「呯──」子彈毫不留情地，打進該名元老的腦中。

讓他停止說話，倒在地上了。

「俾…俾次機會我…！！！」除了明哥外，最後一名元老：「董倫…！！！求下你！！！對唔住……！」

「點解要俾機會你～？」董倫微笑，對他稍有興趣地問。

「我…我以前……唔得揀…只可以…跟明哥決定去…做……依家…我…我想做番一個好人！」那名元老真誠得眼角也泛淚。

「對唔住，」董倫保持微笑，答：「我係你哋口中嘅壞人。」

「呯──」前額中槍。

會議室內，就只餘下明哥。

十一名元老不是躺死在地板，就是坐死在椅上，讓明哥感到異常沉重的壓力。

「哈…哈哈哈…哈…」明哥想要裝作平常豪邁地大笑，但任誰都聽得出笑聲十分生硬：「你…返咗嚟啊……董倫！」

「托你嘅福～」董倫面對明哥的微笑，足以讓他感到深寒：「我從地獄，爬返上嚟。」

「金…金鷹頭枝拐杖……我都未摸熱…哈哈哈哈！」明哥坐在椅上，不敢亂動。

「連簡單到企喺身呢個動作都做唔到？」董倫帶點輕蔑地微笑：「金鷹頭～」

「……」明哥咬緊牙關，額頭更冒汗了。

「企起身～」董倫把其中一把已經空匣的左輪掉走：「同你玩個刺激有趣嘅遊戲～嘿。」

「噫…」明哥緩緩地站起，且深肚明是什麼遊戲。

「我計過～陸軒嗰兩把左輪一齊用可以射出十二粒彈，殺你哋十二元老就啱啱好。」董倫扭動著手上左輪的轉輪，說：「不過，唔好話我唔俾機會你……」

明哥一聽到「機會」兩字，馬上吞一吞喉：「我…我贏咗……可以…放我走…？！！」

「咁要睇你，有冇咁嘅運氣。」董倫帶住贏家的微笑，凝視著明哥。

「好…好…！好！！」明哥連聲點頭地同意。

因為總好比機會也沒有，就白白死去的那十一名元老……

董倫先把左輪的槍管對準自己的下鄂，並毫無壓力地扣上扳機。

「咔──」空的。

「到你～」董倫隨意地瞄準住明哥頭部。

明哥立即下意識地用手掩頭、退後：「等…等陣……我…我未做心理準備…」

「咔──」第二發，空。

「乜要心理準備～？」董倫不解地搖頭淺笑，又對自己頭部扣上扳機。

「咔──」第三發，依然空。

「點…點解你完全唔驚……」明哥又畏怕地用雙手掩住頭部了：「唔好…其實我真係唔想死！！金鷹頭我俾你做！！！我求下你！！！！」

董倫不加思索地，向明哥頭部開槍。

「咔──」第四發，還是空。

「二份一機會～？」董倫把槍管對準自己頸項，揚起著苦澀的微笑：「陸軒～我有一半機會可以落嚟同你飲湯。」

「咔──」第五發……空。

董倫的本來的微笑慢慢地垂下。

「睇嚟你仲未歡迎我落嚟，咁你要……」董倫凝視著這把左輪手槍，淡淡一笑：「等我。」

「噫…噫噫！！！」明哥雙腿已經發軟、跪下：「唔好啊…董……董倫…！！！！」

「係天意，唔係我決定，」董倫瞄準著明哥的頭部：「你唔好怨我。」

「唔好呀！！！！！！！！！！！！！！！」明哥的大叫聲，幾乎整間會所的人也聽到。

=xx-large「呯！」

樓下宴會大廳的來賓客人紛紛聽得驚恐，觸目驚心。緊接，便有個男人握住金鷹頭的拐杖從二樓樓梯傲慢地落下，並且成為了全場的焦點……

這男人不是誰，正是董倫。

大家望住其手上的金鷹頭拐杖都呆若木雞，那些本為元老的西裝保鏢們都馬上行半跪，場面的氣勢變得更為磅礴。

因為這是康城的法律，手持金鷹頭拐杖的人……

就如同擁有領導人的地位，但董倫卻沒有留下來的意思。

只是走到老賢的面前，閒恬又半邪地微笑：「你哋真係留咗個位俾我～？」

──董倫篇　·　最終章完──

180

「……」明雲無話可說。

「你又唔洗真係粒聲都唔出～」抱手、靠牆的董倫，眼角斜盯著鐵門的洞口：「嘿，你唔好學你父親就可以～」

「你點解……」明雲沉重地問：「點解仲可以一副…咁輕鬆嘅姿態…」

「因為，」董倫勾起了微笑：「死亡對我嚟講，係另一種重逢。」

「……」

「呼～？廢話講太多。」董倫望望手錶，離開監獄了：「佢應該都差唔多嚟？準備放監啦～親愛嘅明雲領導，下次唔好咁蠢。」

董倫帶住輕蔑地笑聲離開了不法者監獄，

但誰能知道，

笑容背後的眼淚。

…

久歷三天，我再次回到不法者監獄，利用巴力製造的鎖匙將明雲從囚房中解放。

原本我還以為明雲至會會感恩萬分地，跟我來過擁抱，沒想到……

三天慢長的獄刑，使他意志消沉般，頹然地靠牆坐著，與前幾天朝氣十足的他大有不同。

「明雲？」我向他叫了一聲，說：「已經可以走。」

明雲合上眼睛、點一點頭，就站起來出去：「倖存區…有冇發生咩無事？」

「冇，但睇落，你有事多啲。」我說。

表情依然頹黯的他，苦笑：「我冇事，俾人囚禁三日根本只係好少事，我只係……諗緊一啲事情。」

「等等，」我的注意力移到一張獄警桌上：「…呢盒錄影帶，三日之前就喺到？」

明雲搖搖頭，不明確地說：「好似唔喺到。」

「咁係邊個放低……」

「…我冇頭緒。」明雲想了想，才回答。

「返去先。」我把那盒錄影帶拿走。

回去的路途上，明雲都是一面的悶悶不樂。

我想他給鐵籠囚禁的這三天，是吃了很多苦。

其實也算上苦，只是康城的人習慣了享受的生活吧。

「嗄喙喙…」有隻舌女在路中心，兩腳站起的發出不明怪聲：「嗚…嗚嘐嘐……！」

在可避則避的情況下，我撿起了一塊小石，就往泊在對面街口的一輛四人車擲去。

「嗶──嗶──嗶──」觸發了車子的防盜系統。

舌女聞聲就去，爬過去對車子進行瘋狂破壞。

「你平時都係咁做？」跟在身後的明雲，問。

「病者唔多，但係有差池就會死，所以避到就避。」答畢，我繼續前進。

回到康城的倖存區後，我和明雲立即去了電腦室，打算把不明出現在監獄中的錄影帶播出。

「明…明雲領導！？」上次電腦室的熱心好青年，依然在此：「好耐無見！嚟依到做咩？」

看來明雲失蹤了三天，沒人說的話，都沒什麼關心。

「播咗佢。」我把錄影帶交給他。

「又係帶？又……係你！？」看來熱心好青年認得我：「上次凌晨……」

「快啲播。」明雲似乎也想知道帶子的內容。

「係…！」青年點一點頭，就上去二樓忙了。

大概半小時之後，電視終於啟動成功。

青年把錄影帶子放入到播放機中，以緩慢的速度播放著畫面。

畫面中正拍著一個頭部被麻包袋套住、渾身血傷，且懷中放著一根金鷹頭拐杖的死人。

從他身體上傷勢的殘酷程度看來，似乎受過慘烈的折磨……

可以看出，這部帶子的拍攝者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哇…！」熱心好青年給嚇了一跳，要用手掩面。

「我一直好期待～你。」一把抑揚頓挫的聲音，如同演說般傾說著：「親愛嘅M～！你就好似一隻小

麻雀咁，不斷圍繞喺小董倫身邊發出「吱吱吱～」嘅叫聲，真係煩人呢～？明明傷害唔到我半分，就係要喺我身邊徘徊～」

「董倫。」我認出他的聲音了……

「你識佢…？」明雲望向我。

「大本營嘅一個畜生。」我盯住電視機。

「…」明雲深入地看著電視機。

「但小麻雀總要飛高高～？決定衝出鳥籠嘅一剎那，唔係注定向天起，就係忘記咗自己本身飛翔嘅本領。」董倫繼續說：「經歷磨練嘅你～似乎都飛到同我差不多高嘅一片天空上面～呵，差得遠呢～！所以玩個遊戲，叫捕捉董倫。」

「佢又想點……」這個人從以前，就神神經經的。

看似只是一個投機的權貴份子，卻刻意隱藏著我無法估算的實力。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我會喺嗰到等親愛嘅你～」接著，董倫把錄影帶按停了。

「……」現場一片沉靜。

「我暫時要搵少佐…唔會得閒理佢。」我望向明雲，說：「明雲，你有冇高戰鬥能力嘅手上可以借用？」

「冇…不過，我覺得佢引導你過去總有目的。」明雲答。

「你意思係……」

「你見唔到？」明雲留意到一項的細節：「啱啱片入面，個頭包住麻布袋嘅……疑似死人，佢身上著住一件囚犯服。」

「囚犯服……」我倒是沒留意到這細節。

「嗯……嗰件嘢，係我哋康城以前為咗識別不法者，而整出嚟嘅犯人服裝。」明雲說下去：「換言之，啱啱片入面嗰個死人，好有可能係不法者份子之一。」

「但點解…會出現喺董倫身邊，而且仲要死埋。」這是我不解的疑問。

「或者，你要去查下先知。」

「即係……我被迫要去佢講嘅地方？」

「得呢個方法，佢似乎知道不法者喺邊。」

「嗯…Sona以前都講過，不法者同佢傾過合作嘅事。」

「Sona？」明雲不認識她也很正常。

「新嚟嘅傷者。」

明雲點頭：「我一陣去睇下，幾日冇做嘢，真係覺得好浪費時間。」

「咁我走先。」

「雖然我冇咩幫到你……」明雲提醒，說：「但係你已經準備充足？我覺得點都會有啲危險。」

「或者我會先去飲杯酒壯壯膽。」我開玩笑地說。

「你識講笑，即係都冇咩問題。」

「調查依回事，我已經做過唔知幾百次。」我轉身，就離開了。

離開電腦室的我想說，準備要前往董倫所在的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這才想起自己並不知道建築公司所在的位置，儘管我猜也是康城區之內的地方。

「Hey！」剛好，有個人來跟我打聲招呼：「夢境大師。」

我轉頭，望往人聲發出的方向：「風流醫生？」

「咁啱嘅，喺電腦室出完嚟，係唔係睇咗啲……哈哈哈哈！」他拍拍大腿。

「你想講咩……」我正處於困惑的狀態：「等等…你知唔知金門建築有限公司喺邊？」我問。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風流醫生托著下鄂，細想：「唔…嗰到一定有個人知，跟我嚟。」

「邊到？」

「酒館啊，嗰到咁多人，肯定有人答到你。」風流醫生開始帶路：「咁啱我想去飲番兩杯。」

他所言甚是。

到達酒館後，可以看見只有寥寥幾位客人，可能還是早上的關係吧。

「酒保～！嚟兩杯德國黑啤我哋。」風流醫生走到酒吧檯，為我一併點酒。

「喂，我唔飲……」我現在沒有這樣的心情喝了。

「哦～係，唔記得你嚟嘅目的係問嘢。」風流醫生把原本給我的黑啤，隨機轉贈另一位坐在廂座的西裝男子：「hey！請你飲，順便想問下知唔知邊到係金門建議有限公司？」

「多謝～」那名輪廓貌似來自英國的男人，像個體態得儀的紳士，連坐姿都十分端正：「喺康城駿宏街一帶，你去睇下。」

「哈哈哈，唔該你。」風流醫生向我打個眼色。

我點頭，用口形跟他說了謝，就準備離開。

「砰──」忽然，酒館的門給用力踢開，門外進來幾位看似粗暴的流氓。

「搵到你個仆街醫生喇！」那幾名高矮肥瘦各有不同的流氓，兇惡地指著風流醫生：「上次你喺酒吧搶走我條女……今日要好好同你計。」

「吓！」風流醫生顯得手足無措：「你哋想…點啊…」

「想點？請你飲酒……樽囉！！！」他們笑著前進。

「禮儀，」剛才給風流醫生請酒的英國紳士，突然站起，徐徐地走到酒館的門前：「成就，不凡，嘅人。」

「噠、噠、噠」他一連鎖起三道門鎖。

原本盯著風流醫生的流氓們，也轉身注視過去。

這一幕，我好像在哪套電影中看過……

流氓們紛紛轉身，全都走了過去。

「你哋知道咩意思？」那名英國紳士操著流利的粵語，問。

「……」流氓們彼此對望，不明所以。

「等我幫你哋上一堂。」背對住他們許久的紳士，驀地利用手上雨傘的柄勾，把放在一旁的啤酒玻璃瓶擲向對方其中一名流氓的頭上。

「冰！」清脆的一下響聲，流氓隨即暈眩地倒下。

原本不以為然的我，亦慢慢睜開了好奇的目光。

紳士慢慢地走向流氓面前，說：「所以你哋想喺到企足成日，定係打！？」

其中一名穿紅色外套的流氓終於忍耐不住，立即上前要揮出一拳，紳士把頭微微向後一仰，就避開攻擊之餘，更令他誤擊友方致牙齒飛脫，並整個人撞到酒吧檯上。

流氓的動作開始來了，紳士先踢走剛才出拳的男人，並用手上的雨傘橫舉，連續擋下另一名流氓的連環拳，繼而揮傘反擊。

「啊！」還有一名比較胖的流氓，從他右邊而來。

紳士流利地用傘柄直戳到他的腹部使其倒下，再甩開左邊而來想把他捉住的一名黑人，再送以一記直拳。

其後，更順勢用雨傘打走後方側邊近來的流氓。

終於，紅色外套的那名流氓，憤氣已經上到頂點，竟然掏出了利刀！紳士動作迅速且優雅地把剛才左面的那名黑人單手扯來當做盾牌，使得利刀誤插友方的右臂上。

「嗚啊……！！！」流氓黑人呼叫了一聲，持刀流氓把刀拔出後，也怔然地望望刀上的鮮血。

「噠──」紳士重踢黑人的腳脛使他半摔地蹲著。

「嘶──！」其後，剛被腹部被戳了一下的胖流氓也取出短刀，想要偷襲對方，可惜被側身避開了。

隨後紳士再補一腳，在膝蓋頂在黑人流氓的胸腹上，使他四腳朝天。

「啊呀！！！」

胖流氓不打算放棄，在後方偷襲，可是敏捷的紳士眼角稍為一瞧，就留意並蹲身躲開了。緊接把雨傘伸直敲打其膊一下，再用傘子穿到其腋窩之下，上前、捉起傘子的另一端用力一挫！

「格啦──」發出了痛人的骨響。

還有一名流氓死心不息，又要持刀上前攻擊，但紳士用傘子輕鬆就打走，更把他推到去酒吧檯那邊。

那名流氓再接再厲，握起酒吧檯上的威士忌，就再次轉身衝向了他：「啊啊啊呀呀！！！！」

「噓──」紳士從衣袋中，取出一根針子飛向對方。

針子似乎塗有麻痺成份，刺中持酒流氓的手腕後就讓他顫過不停，更失去攻擊能力。

紳士繼而把雨傘扭轉、自己也來過轉身，然後把被弄斷手臂的流氓推到一張桌子上！

「砰格」連同桌子一同倒下了。

原本躺在酒吧檯前想要逃走的光頭流氓，被紳士用傘柄勾住了頸項，再拉去與黑人流氓的頭部相撞，兩個雙雙倒下！

「嗄…呀！」流氓們戰鬥力比我想像中頑強，紅色外套的持刀流氓又想刺向紳士。

可人家捉住他的手腕，再毆了幾拳，便反手扣住他的頸子帶他旋轉１８０度，直至面向到酒吧檯，才飛出一腳把他踢走。

終於，一開始被酒瓶擲得頭部流血的流氓也回復知覺，他從褲袋取出數抹飛鏢，紳士立馬開傘擋下所有飛鏢。

「你…個垃圾…廢物！！！」流氓一邊憤怒地擲著飛鏢一邊怒吼。

最終，紳士從褲袋中取出一塊不知名的黑色物體擲暈對方，終結這場精彩的決鬥。

同樣是使用雨傘，相比之下我卻遜色不少……

「精彩精彩～！」酒保禁不住拍手叫好。

「多謝。」紳士謙遜地微笑。

戰鬥結束後，這名英國紳士用傘的各種架式及技巧，瞬間在我腦中重複地回播著，如同走馬燈擦過我腦海。

「頭先……真係多謝你救咗我…！」風流醫生連忙答謝。

「雖然我唔應該多管閒事，不過呢種混亂嘅時代，都係少接近女色為妙。」紳士微微一笑，就去把木門的鎖逐一解開。

「你頭先用嘅技巧係……」我打算追問他。

「喔～？」那名紳士稍稍地回頭望向我，留意到我手上亦持雨傘：「你都用佢嚟當做武器？」

「嗯…」不過耍傘，卻沒你那麼靈活。

「我稱呢種為「傘術」。」他不緩不急地說：「你係有天份嘅，剛才睇我嘅打鬥都應該略有領悟，只要再多啲實戰「傘術」能力就自然會提升，如果睇唔明剛才所有動作，咁我教都係多餘。」說畢，紳士就不帶一點塵埃地離開。

還好，他剛才的一招一式都彷彿烙印到腦海中。

「估唔到嚟酒吧問下路，都會學到啲嘢。」我有些感嘆：「睇嚟一山還有一山高。」

「你要走喇？」風流醫生問。

「係，已經遲咗好多。」我也離開酒吧去，並跟醫生他道別：「再見。」

「再見！」

這裡地方雖大，我還是要尋出一個一個細節去調查，哪怕是只一個小角落。

首先是大堂的正中央，擺放著一部用腳架站立的錄影機，過去查看一眼，發現鏡頭正顯示錄影中，對方……不，董倫顯然是用來監測我有否到來。

接著，我再到大堂的詢問處調查，它位於中心後一點的位置。雖然環境幽暗，還是能透過太陽穿透密雲的那一絲絲的曙光，來看到檯面上的物件。

檯面上，擺放著不能使用的電話、不能使用的電腦，還有不能使用的傳真機，東西都封了塵，似似乎有動過的痕跡，應該沒什麼特別。

於是，我沿住唯一的線索去找尋……錄影機。

如果錄影機的攝影過程，要做到董倫自己也看得到，必須要連接住一條電線到所屬的裝置。而我則是跟隨著這條給接駁著的電線，去找尋錄影機拍到的畫面會輸送到哪裡去，那兒很大機會是董倫的所在地，默默在監測著我。

不過，我覺得董倫不會那麼容易……

不出所料，在一條密封式的長走廊中，有人刻意鋪佈滿同樣為黑色的電線在整條走廊，意圖模糊我的追尋方向。

更重要的是，其餘那些電線……皆為高壓電線。

因為在走廊的盡頭，我看見擺放了一部類似康城的發電機，看來正通著電。

我將自己的一條長髮拔斷，輕輕地放到那些擺放得混亂的電線上。頭髮一旦接近電線就有點翌立的感覺，任它落在電線後一會，更自己燃燒起來，化為灰燼。

看來，我得小心點才行…

我一跨一側的，小心翼翼地避開高壓電線，同時間，要穿過它們到達走廊的盡頭。

生命由關，所以我的每一步都經為漫長和經為小心，原本只需用幾秒走完的走廊，我足足花了大半小時才通過。

我通過的第一件事是把發電機給關了，防止繼續通電，從而在密集的電線中，找出屬於錄影機的那條。

「係呢條……」我鎖定了其中一根，就繼續跟著尋找真相。

不知不覺間，我追蹤電線追到上公司最高的第四層。

上面依然昏暗，跟樓下沒太大差異。

最終，電線入到一間我進入不到的房間，就算是門外漢，也能看出房間的門被人刻意改裝成鐵門，因為房間原本的木門就這麼平躺在一旁。

「係…係唔係有人…！！」忽然，門內傳出了人類的聲音。

我肯定，這聲線定不是董倫：「你係邊個？！」我先問。

門內的對方是個男人：「我…我…醒咗……就發現自己喺到…」他一邊思考一邊回答。

「你係……康城嘅人？」我問。

「我…原本係，不過出咗嚟…生活……」他答。

「你記得暈之前嘅畫面？」

「我記得…個腦好似用力咁俾人打咗下…」他開始零碎地回憶，說：「發出咗好似槍「呯！」嘅嗰一種聲……就眼前一黑。」

「之後，就喺到？你喺到已經幾耐？」我再問。

「我都唔知過咗幾耐……入面完全密封，冇窗望出面，我拍門又冇人應，你快啲救我出去！」那男人大喊：「入面有個錄影鏡頭畫面，影住地下大堂俾我睇有咩人入咗嚟，同埋一啲夠我頂幾日嘅難食乾糧……」

「要救你出嚟……」我望著鐵門的英文密碼鎖：「應該要啲功夫。」

於是，我開始在這一層尋找線索，直至我發現其中一間辦公室之中，看見一條死屍頭部被套著麻布袋，死在椅上發臭，身上都產生蛆蟲了。

這個畫面，使我驀然想起了董倫給我的錄影帶中，跟我正身處的地方是一樣的。

就連這具屍體，也如影片中一樣……

因為其套住頭部的麻布袋上，用紅色的油筆寫下了「W」的英文字。

我記得影片中也一樣是「W」的，而且也是穿著住不法者的囚犯服裝。

之後，我又試著尋找其他線索……

不出所料，我在茶水間的雪櫃中，找出另一具的屍體殘骸，它只餘下一個頭部，依然是用麻布袋把頭套著，不讓人看見它的死相。

「今次係「R」……」我凝視麻布袋上的英文字。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董倫是想我找出所有屍體，然後對應每件屍體麻布袋上的英文字，就是解開鐵門的密碼。

是多變態的遊戲……

但為了真相，我只能繼續去尋找，找出那些死得可憐的不法者。它們有的死在廚櫃中、有的死在機器之間的空隙、有的死在廁格、有的死在桌子下。

屍體貌似被刻意收藏過，我找出的方法是透過嗅覺，屍體的腐臭越是濃烈，代表越來越接近。其次，留意蛆蟲和烏蠅主要的聚集處，就能得知附近有否屍體。

這個董倫設計的「尋寶」遊戲我花了三個小時左右去完成，途中總共找出了九件屍體，清一色為「不法者」，因為衣服都是穿著它們的囚犯的裝束。

找來的英文字母分別為──「W」、「D」、「G」、「N」、「O」、「R」、「O」、「R」、「E」。

我在辦公室找來本字典查了一會，終於得悉了字母的組織為──Wrongdoer。

意即，違法犯罪者。

「W…RO…NG……D…OE…R。」我把鐵門的密碼鎖，逐一扭到適當的位置：「完成…。」

「噠咔──」鐵門發出開鎖聲，我隨即將之打開。

「Wrongdoer……」眼前的男人緩緩地讀出：「不法者。」

原來，這個男人也是穿著住不法者的囚犯服的……

「你…係不法者？」我沒料到，門後的人也是：「而且你啱啱特登冇講出嚟。」

「啊～」他扭一扭酸軟的頸子，說：「如果我講咗…你仲會救我？嘿，我哋嘅名氣咁差……」

我開始警戒起來：「我啱啱搵到你嘅同伴，佢哋都已經死哂。」

「我都估到…我哋原本呢隊人就係要嚟呢到拎材料去用…點知無啦啦就俾不明嘅人偷襲……」他對我獰笑，說：「不過都好！嘿嘿嘿嘿……總算俾人出返嚟，好～依家你即刻交低哂身上嘅嘢俾我。」

「……」我盯著他。

「喂，你聽唔明？！！」

「你哋就係不法者……」總算見識到了。

「想同我打？就憑你？嘿嘿……」眼前的男人，突然掏出一把利刀：「都唔知係唔係整定，間房一早

就預備定咗把刀俾我！」

說畢，他便舉刀向我直刺！

我也馬上舉傘直戳，由於我雨傘的攻擊距離比較長的關係，讓他吃了個虧。

「啊…！」他按住了被我戳中的腹部：「有啲料喎……」

「周圍綁架人嘅事情…都係你哋做？」我盯住他的一舉一動。

「當然啊嘿哈哈哈！！！」他以瘋狂的臉孔，向我衝來：「將人綁架返嚟……男人做奴隸，女人做性奴！！幾好呀！哈哈哈哈！」

他揮舞著利刀，我就不斷橫舉雨傘，擋下一下又一下的攻擊。

可是體力漸乏的我，終究被他的利刀劃到了手掌，使我狼瘡地退了幾步：「啊…」

「睇嚟…你體力唔係幾得，嘿嘿，反應又唔好，平時好少做運動啊？我哋不法者未逃獄之前，每日喺監房入面健身嫁～嘿嘿嘿。」男人又亮出詭譎地笑聲。

說完之後，該名男人又再次衝來，這次我趁他舉刀之前往側面一避，再伸出傘子用柄勾住他的腳脛，並用力一拉！

「呯──」這次，他摔倒在地上了。

我把握機會，以橫壓他的頸喉位置，讓他難以呼吸……

「嗄…啊啊…嗄！！！」他拼命掙扎。

「唔洗你……我都會自己搵出不法者喺邊。」我用盡全力一壓！

「嗄啊──」他便近乎斷氣般，全身鬆下了。

「沙啦沙啦沙啦──」窗外的雨，沒有停下的意思。

雨勢逐漸更加大，雨水都由粉針變至黃豆了。

事後，我進入到鐵門內的房間中，那個男人倒是沒說錯，有個錄影鏡頭播放著大堂門口的畫面，而地上也有一點未開封的乾糧。

估計董倫想留他活命，讓他捱到來跟我遊戲。

……他到底有什麼目的？

其中，房間也擺放住一個保險箱，同樣用英文鎖。

由於輸入長度跟剛才一樣，我再次輸入了「Wrongdoer」，竟然成功打開了。

入面有張SD卡，還有一個用來套住死者頭部的麻布袋，上面用紅色的油筆寫上了「Loser」的英文。

我把SD卡取走，那個恐怖的麻布袋則掉到不久前跟我打鬥的男人頭上，隨便掩住他死不瞑目的惡相。

回到大堂後，我把一直影著門口的錄影機拿起，再換了保險箱那一張SD卡入去，馬上就有另一條影片觀看了。

這次，影片中的環境是一間類似廠景的地方，就像我們以前經常看《獎門人》等節目的背景，通通用上了歡樂的佈景板和射燈。

影片去到第七秒，董倫就伴隨著愉快寬鬆的音樂出場……他先以輕快的步伐走到舞台中央，再開始跳起了拐杖舞，讓人越看越想摔破整台錄影機。

「嘿～！我覺得鏡頭前嘅你肯定係M～希望我冇估錯，呵呵。」董倫一貫傲慢的語調，說：「我就知道你會解開董倫嘅「尋寶」小遊戲，就賞面笑下啊～嘿！人生就係要包含刺激同快樂，好似你咁終日愁眉苦臉～我都鄧你可憐。」

「……」我緊握著錄影機。

「你想搵番嘅好兄弟少佐～可能都捱唔到好耐？嘿，我等你，你咁聰明，應該好清楚係邊到嚟。」董倫旋轉著金鷹頭拐杖並對著鏡頭微笑：「唔好令我失望，準備展翅之人……」

「呯──」看完之後，我還是憤然地擲走了錄影機。

「少佐唔喺到……」我步出這間公司，感覺自己浪費很多時間一樣。

沒猜錯的話，他叫我去的下一個地方……是無線電視台。

「咳…咳！咳……」可能稍為動了動氣，使我又再咯血：「嗄…」

我讓雨水衝走我的血，便繼續向無線電視台進發。

目前，我還不清楚的狀況是……董倫到底跟不法者是敵是友？

表面上，他好像殺害了一些不法者成員，但又好像是策劃一切的人。

底下的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進入電視台之後，駭然發現附近乃至周圍都放滿了錄影機，拍攝著我的一舉一動。

「哦～」忽然，電視台出現了董倫廣播的聲音：「歡迎我哋今日嘅來賓！Mr.M！」

「你玩完未。」我抬頭望向角落的錄影機。

「未～遊戲未完，一日有我，就有歡笑，有歡笑世界都會和平一點～」不用透過視覺，我都已經能感覺到董倫正在微笑：「請入去D - 16號影廠～親愛嘅來賓，好多人都想睇場精彩嘅表現。」

在整個康城這麼大的地方，最快找到少佐的方法，恐怕只有跟從董倫的去做。

181

我依照董倫所說要先尋找出D - １６錄影廠。根據詢問處地圖的指南，該錄影廠的位置在東北方，要走過多條冷清清的走廊。

走廊這種難以逃跑的畏懼感，悄悄地襲入我的心中。

如大堂一樣，就算是走廊，董倫也裝設了至少一部的錄影機，監視著我的行動。要準備這些「遊戲」，又要準備這些器材，應該是很繁複的工作。

我來康城不過幾天，怎麼他就好像預知我會到來……並準備了種種的陷阱給我。

他更知道，我來康城是要尋找少佐。

除了董倫是不法者的一員之外，我已經想不到任何解釋。

亦或，我頭腦和思緒已經混亂得不想再有疑問。

「D - １６錄影廠。」我抬頭望向指示牌，似乎沒白行。

我推開錄影廠的門，小心地進入去裡面。

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程度。

「咔──」忽然，前方亮出了登場的煙火特效。

一陣陣興高采烈混合小號、鼓、結他、大號的愉快音樂，從四方八面傳來，如同馬戲團音樂一樣。

繼而，錄影廠的燈光逐漸亮起……

「歡迎！！！」董倫的聲音，再次從電視台的揚聲器亮出：「我哋今日嘅嘉賓……M先生！」

「董倫…」我一邊向前，一邊橫顧四面。

「今日錄影～我準備咗好多精彩節目俾你，呵呵～請你盡能力咁表現自己才能。」董倫說。

「出嚟做個了斷。」我走到台上，握住拳頭：「匿埋喺一二邊做小丑，你就滿足？」

「唔～？」董倫發出疑惑的聲音：「你有能力生存到錄影完畢，喺下一個地點就大概可以稍為見到下我。」

「仲嚟…」

「唔好咁～」董倫的微笑聲，如同惡魔讓人痛恨：「救朋友嘅過程，總係辛苦。」

「……」

「畢竟，係朋友……」我聽得出董倫的這一句，隱含著一絲落寞：「嘛。」

「你依種人，永遠唔會明白。」我說。

「呵～？就等我嚟睇下，你嘅付出有幾大。」

「噔──」倏地，上方的燈棚架正一一下降著。

「噠…」一滴血液，落到我的面具上。

「血？」我抬頭望向上方，認真一看。

駭然發現，燈棚架上吊住的不是機燈，而是一具具穿著住囚犯服的人……

跟剛才建築公司相同，那些被吊住的人，頭部都是被戴住麻包袋，雙手則被一條類似安全扣的東西綁住在燈棚上，取代了原本的機燈。

七個、九個、十二個、十七個？

我數不清了，大量的不法者被綁在燈棚上，全部都受過重創一樣，沒有作出反抗的動作，又或是早就死了。

還有的共同點之一，便是他們的膝蓋都被割了下一樣，因為褲子那部份都染著血跡，有刀傷的裂縫。

我想到的原因，就是董倫為了不讓他們跑，而割斷他們的關節位。

「依一到，總共有二十個不法者～」董倫高傲帶笑的姿態，說得不把人命當做一回事：「就係我同你嘅籌碼，每人二十個。」

「係每個人十個先啱。」我指出他的口誤。

「嘻～M！我因為太開心，先口快快講錯咗！你知唔知我幾期待玩遊戲……！」董倫婉惜地說：「不過為咗懲罰自己口誤，我就讓你一個籌碼先～」

三秒後，上方傳出「咯」的一聲。

被燈棚吊住的其中一名不法者，突然從上方摔了下來！不到數秒，他已經從六米左右的半空直墜到地面。

「啊…」他發出了短暫且微弱的叫聲。

「呯──」跌死了。

望著在自己面前活生生地跌死的人，我不禁愣住了。

董倫笑得極樂，幾乎聽到他在拍桌：「其實佢哋仲有一絲氣息～！活生生嘅籌碼……先係最刺激。」

我走近一點，望那已經死去的人……

他的麻布袋上，都用紅色的油筆寫上了「董」一字。

我再抬頭望其他的，也分別有著「M」和「董」兩字，來辨識各自的籌碼。

「你到底……」我開始模糊了。

「想知我到底喺邊一方～？」董倫淡淡一笑，說：「我邊一方都唔喺，我純粹係為快樂。」

「你嘅快樂，就係建築喺人哋嘅痛苦之上？」

「無錯～」

「好，咁我同你賭。」為了少佐，已經不能管那麼多。

「咁～第一個遊戲，就嚟個簡單嘅問答環節先～？」董倫微笑。

「出題。」我望向控制室那邊。

「有三條題目俾你揀～人類題、病者題、倖全區題，」董倫倏然一笑：「放心～我會根據返你智力程度。」

「病者題。」應該，是我最有把握的題目。

「跟我就賭一個熱熱身先～你都要跟。」董倫說下去：「請舉出舞者一種行動嘅模式～」

「…聽到有節奏嘅聲音。」我答。

「答案係……」董倫刻意拉長尾音，營造緊張的氣氛：「正確～！」

「咯──」董倫一個活人籌碼，從半空中跌下。

「呯──」

雖則不法者皆是被定罪的壞人，但給董倫如此對待……我內心都難免有所不忍。

「要繼續～定轉下一個遊戲？」董倫續問。

「繼續問答題…人類題。」我答。

「唔～今次我賭兩個。」只餘下八個「籌碼」的董倫，說。

「…我跟。」

「老賢統治嘅大本營入面～以下邊個人係開創大本營嘅元老之一？」董倫這次給我幾個選擇，說：「對眼利到總係好似想殺我嘅少佐～聰明到總係好似無視我嘅Dr.D～樂觀到總係微笑嘅董倫～大隻到總係受年輕人擁戴嘅大舊老師～？四揀一。」

少佐，不可能。

他是從「不良人」而來的。

Dr.D，他到底是否開創人之一不太清楚，但他總是進行著危險的實驗、對自己的助手進行痛苦的測試，還懷著與老賢背道而馳的理念──想利用病者能力統一所有。認為病者是人類更高階的進化生命體，所以也不太可能是他，畢竟是開創大本營的元老之一，總會對這個倖存區有多少的感情和歸屬感，不會輕易破壞。

董倫也不是吧，他跟Dr.D是同一類的人──危險份子。

大舊…我想最有可能便是他了。有著一定的實力，地位和聲望也很高，只是為人比較衝動，但內心跟老賢一樣也是善良的。

決定了。

「大舊。」我答。

「真係～？」董倫刻意地問。

「唔…」我點頭。

「答案係～錯呢！」董倫馬上就使我兩個籌碼從天而降：「正確答案係～Dr.D。你用正常邏輯推測神經病嘅怪人～本身就係一個錯誤，呵。」

「八比八…」我數一數半空上餘下的不法者。

「嚟最後一題～倖存區題，我一樣係賭兩個。」董倫說。

「跟。」

忽然，上方傳來一名男人的聲音：「救…救我…」其中一名不法者，在用微弱的聲線求救著。

「…」是個還未死透的人。

「艾寶琳倖存區～喺接收咗部份翠林村倖存區而嚟嘅難民後，點樣處理翠林村倖存區～？推行咗乜嘢相關嘅政策。」董倫續說。

「…翠林村。」不就是滿天對付那名叫「三腦」的地方嗎。

那段時間我暈迷了，根本沒有去理會到那兒的後事……

「順帶一提～呢個政策係我向國王提出。」董倫微笑：「就連大眾公告欄都有貼過出嚟～除非你淨係識吃喝玩樂，完全冇理會過時政～呵呵。」

但先用常理去想，

翠林村是個自給自足的倖存區，對外有一條山路能夠通往很多資源重地。例如：田地、水源、樹林、石礦等，所以我是臣子的話，應該會建議領袖去把該區的資源點都收下，派人去採集。

「將嗰到嘅資源收集區，都交由吞併。」我答。

「咁仲有嗰區嘅難民～點樣處理？」

「我諗…」我托住下鄂，說：「會係派去自己區入面工作。」

「唔～啱一半錯一半，咁就各跌一個籌碼～」說畢，董倫就把我和他的一個「籌碼」弄了下來。

「呯──」墜地的聲音，每一下都震撼著心靈。

「嗚…啊嗄…」兩名不法者都發出了斷氣的聲音。

「你前面啱～不過後面錯。」董倫為我解答：「所有難民都已經俾我哋推入停車場嘅大洞到處決～嘿，都係我提議啊。佢哋領袖係一隻病者～咁居民都可能受到感染，殺哂就最方便。」

用活人作為賭注的比賽異常沉重，現在已經是七比七。

「問答就玩夠～睇啲比較精彩？」董倫按了些什麼，大台上後方的後布自動掀開了。

黑布後放著一個很大的玻璃箱，裡面放著一隻舌女，不斷地敲打著玻璃身。不過沒有發出一點聲音的關係，可能是隔音玻璃箱。

「後台有個黑色箱～將佢拉出嚟之後打開。」董倫微笑。

我依董倫所做，去到後台拉了一個黑色的長箱出來，但我在拉動的瞬間，裡面似乎產生了微動和聲音。

「然後將個箱打開～」董倫續說：「我有定時餵佢食嘢，應該未死得～呵。」

「咔──」我把黑色長鐵箱打開，駭見一名不法者被藏在裡面。

「我…放…我…走……」他氣弱如絲地說。

跟其他人一樣，他頭部也是戴住麻布袋，雙手也被手銬綁住。

「你想點……」我向董倫，問。

「除咗佢頭套，至於解開手銬嘅鎖匙喺～左手邊錄色燈架嘅下面。」董倫繼續指示。

我先把那名不法者的麻布袋脫了，再拿了鎖匙去解開他的鎖銬。

「嗄…嗰…嗰個痴線佬……」該名不法者一獲得自由後，便神經繃緊地望向周圍：「佢…佢拎住枝機槍咁嘅嘢……對我哋…所有人……不斷射不斷射…啲鋼珠瘋狂咁射到我哋身體…好痛……好痛…啊…」

他這麼一說，我便拉開他的手袖和褲袖來看，果見有著大大小小的瘀血。

「你講嘅人……」我正想問他的時候，董倫就發話了。

「之後嘅遊戲更加精彩！」董倫興奮地說。

「係…係佢啦！！！」此人極度驚恐。

「你冷靜……」我拍住他的膊頭。

「佢…佢幾日之前……拎住枝會連射鋼珠嘅…槍襲擊…我哋不法者總部……我哋完全防不勝防…！！」說到這裡，這個男人已經抱頭痛哭：「我其他兄弟喺邊…我哋好唔容易先逃到獄出嚟……點解會咁…！」

「幾日前…即係話……董倫都係幾日之前，先嚟康城然後佈置呢一切…？」我心中思索著。

如果是真的話，董倫他的行動力的確很驚人。

完全不像個每天遊手空閒地找樂子的腐敗權貴。

「如你所聽～」董倫又再發聲：「我都係幾日之前嚟～或者因為我比較熟識呢個倖存區～？一早就知道康城倖存區嗰班飯桶唔會去綁架外人。所以你嗰位實力算得上一流嘅大本營領導失蹤，得一個可能性～就係康城嗰班不法者用咗唔知咩方法逃獄，然後聯手對付佢。」

「咁…我第一次去到康城倖存區…地鐵站突然受到病獸嘅襲擊就係你做？」我想起了那時候，在某處監視我的一個身影。

「無錯～由你返去大本營幾日之後，我就已經一直喺外面監視你，呵～我真係有啲變態。」董倫抿笑一聲：「唔同嘅係，我用一日時間就搵出咗不法者地點，然後準備所有工具、武器就將佢哋一網打盡，呵呵～仲諗住會有番激戰呢，點知幾把入足鋼珠嘅氣槍就搞掂到佢哋。」

「…」

「所以由嗰刻開始，不法者定係俾佢哋捉咗嘅少佐，都已經係我董倫旗下嘅個人財產。」我能想像到，董倫那笑容邪惡的弧線：「你要拎走我嘅財產？隨便～如果有能力嘅話。」

「雖然我好想搞清楚你係咩人……」我對董倫，說：「不過…我諗搞掂所有事之後，自然會真相大白。」

「Who konws？」董倫淺淺而笑。

「我…我要走啊……我…俾我走呀……！」那個被我解放出來的男人，一跌一摔地猛逃著。

「唔捉返佢返嚟～遊戲就繼續唔到。」董倫微笑。

為了遊戲繼續，為了找回少佐，我必須……

「返嚟…！」我一手把想逃跑的男人，扯回來。

「啊呀…！我想走啊！」他跪下著，哀求我。

「對唔住……」我強行把他拖回到台上：「你就當幫下我…」

「遊戲方式好簡單～」董倫又作遊戲解說：「玻璃箱上面有個入口，只要跳入去就可以同箱入面嘅舌女戰鬥～嘿！邊個最後死就贏，你喺大本營係個好出色嘅病者老師～？就俾我睇下你有咩能耐，可以喺短時間之內令到一個人有面對病者嘅勇氣同技巧。」

「唔好呀唔好呀唔好呀唔好呀唔好呀！！！！！！！！」知道自己下場的男人，馬上瘋狂大喊。

我捉緊住那個男人的雙臂，不讓他逃脫：「我教你對付佢……你冷靜…！」但其實，最不冷靜的人，是我。

「啲都死嫁！！！我想生存我想生存…！！求下你！！！」他已經痛哭流涕了。

「要生存就殺死入面嗰隻舌女！」

我計過了……

就算舌女舔中人類，人類都不會立即死亡，要至少幾分鐘之後才會漸漸冒出紅點，繼而病化死亡。

在那段空檔期之中，他根本就可以對舌女任意殘殺……！

「唔要呀唔要呀！！！你哋冇權玩我條命啊！！！」他大聲地哀哭。

「我有權！」我用力打了他胸口一拳，怒喝：「入去、殺佢、完結，就係咁簡單明唔明！！？」

「嗚…啊…呀呀嗚啊！」

我強力把男人拉了起身並踏著小樓梯，把他拉到去玻璃箱之上，繼而打開玻璃箱的唯一入口。

「嗚嘿嘿嘿…！！！！嗉嘎嘰嘰嘰！」舌女抬頭將望，露出了極度喜悅的神色。

「見你哋咁可憐就順帶一提～你交出一個籌碼，我會提供武器利刀嘅位置俾你～等佢可以用嚟對付舌女。」董倫很滿足地說。

我想也不想：「成交！」對付舌女…用利器刺進它的舌喉是必須。

「呯──」作為我「籌碼」的一名不法者，隨即從半空跌下死亡。

「喺第一排六號座位嘅下面有個工具箱，打開就見到一把利刀～」董倫又再微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那男人見自己同伴在眼前死去，更用力地哀叫。

「佢弱點係俐…！！記住，然後我一陣會拋把刀入嚟俾你！」我捉住他雙膊，說。

說畢，我就把那個男人推進到玻璃箱之中。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嘿嘰嘰…嗚嘐嘐嘐…！！！」舌女開始對他狂舔。

我跑到董倫所說的座位，把下面放著的工具箱打開取出了利刀，然後再奔回到玻璃箱之上，把利刀拋進去。

「啊…呀嗄啊啊啊啊啊！！！」那男人的臉部已經被舔得完全灼傷。

「噹啷…」刀子一掉下，他馬上拾起的往舌女口腔狂刺、狂刺、再狂刺！

同時間，充滿酸性唾液的臉上依然帶住畏懼的表情，但也是畏懼，把他徹底迫瘋了。

「嗚…嗄…嗚唇嗄嗄…」舌女的舌喉被刺了多少後，開始後退。

「啊呀啊啊啊！死呀死呀死呀死呀！！！」這名男人停不了地，對它狂刺。

直到一切結束時……

舌女死透的時候，我們才漸漸冷靜下來…

「嗄…」我鬆了口氣，驚覺自己已經汗流浹背。

「噹…」箱中的男人放下子刀，慢慢由畏懼轉為憤怒。

「噫噫啊呀呀呀呀！！！！！！！」他抬頭對我怒吼，繼而狂拍四面的玻璃箱：「好痛啊！啊！！！！！你…你推我入嚟……！！！你不得好死呀呀呀！！」

他歇斯底里地，於箱中發狂。

全張臉都被嚴重灼傷，身體更開始冒出紅點……

最後，我決定把玻璃箱的入口封上，變至完全隔音。

「閂幕……」我從玻璃箱中跳了下來，對董倫說。

「呵呵～好有趣，咁樣計～係我隻舌女死先。」控制室的董倫按了個鍵，把台上的大黑幕合上了。

「係我贏咗…」我望著地板，說。

「咁～我當輸三個。」董倫毫不介意地，說

「呯──呯──呯──」三個不法者，逐一在我面前墜地死去。

現在，七比四。

「喺最後環節之前，我想同你嚟一場賭博遊戲～呵，有冇玩過三公？」董倫問。

「有…」

三公的玩法，很簡單，基本上就是比對方大就贏。

首先每人發三張牌，如果我抽到了「３」、「２」、「４」的話，總共就有９點。但是三公其中一個不穩定因素，就是十點歸零。

意思是，如果我抽中「５」、「５」、「２」的數字卡牌，總共就有１２點，但是根據十點歸零的規矩，最終我只會餘下２點。

又例如，我三張也抽中「１０」、「１０」、「１０」的數字牌，就代表這一局為０點。

「第二行１２號座位上面～有一副啤牌。」董倫要我去拿。

我把那副撲克牌拿走後，回到台上：「賭幾個。」

「就賭多三個～？」感覺董倫勝算在握：「你派埋我嗰份～我會睇到，呵呵。」

「三個就三個，我跟。」我拿出來，開始洗牌。

接著，我開始發牌，各發三張。

「你開先～」董倫微笑。

於是，我把自己抽出的三張卡牌，一一掀露出出來。

「６…」不過不失。

「３…」九點了，只差一點就……

「１０！」贏一半了！九點，最多也只是和局，除非他抽到三公才能贏到我。

三公，即代表三張也是公仔牌，如J、Q、K這些。

「６、３、１０，即係九點～」董倫代我計算，然後又隨和地笑了笑：「要贏你似乎有啲困難～幫我開埋。」

之後，我替董倫開第一張牌：「８點。」

「１點…」第二張，跟我一樣已經到達九點了，來多一張數字牌摧毀他吧。

上天！

我深呼吸一下，然後用力翻開卡牌：「K…！」

和局…？一般而言，如果數字牌不集齊三張的話，就當 0 點作論。

「呵～」董倫突然陰沉地淺笑。

「呯──呯──呯──」我的三個「籌碼」從天而降！

１８２

「你……！？」我瞳孔抖顫地，望向遠處的控制室。

「你唔知道～」董倫淡淡地微笑，為我解釋：「雖然我同你係同點數…９點，理應係和局，不過我其中一隻係公仔牌「K」，而你個隻係數字牌「１０」，所以我係大你一隻公，我贏～」

輸了。

以為已經有勝算……

卻沒想到…

「呢啲都只係講彩數～」董倫不知是否在假作安慰：「你就唔好太灰心～嘿，嚟！最後一局比試，今次全賭。」

不知不覺間，汗水已經隨頭髮垂垂落下。

而且，現場沒了聲音好一陣子。

「噠──」攝影棚的大門被打開了。

這次董倫他…

確實地出現到我面前了。

還帶了個人來，

一個雙眼被矇住，神情驚慌的男生。

似曾相識的樣子。

「佢係大本營失蹤嘅人口之一，」董倫搭住他的膊，說：「我喺不法者嘅基地搵到～佢少數無俾人殺害嘅人之一，佢原本係做緊嗰班友嘅奴隸～係我將佢解救出嚟，依家我將佢送俾你。」

說罷，董倫便把他推了向我：「向前行～唔想死就。」

那名少年小心翼翼地向前走著，越前……我就越看得見他的模樣。

漸漸地，他走到我面前了：「……」他畏懼地伸手向前，因為視線給布條掩蓋住。

「有…冇人…？」他怯懦地伸手、向前摸空。

「…」面具中的我，稍為增大了眼睛。

他…

這個人是……

阿登。

「你哋大本營嘅大英雄嚟救你啦～」董倫微笑著道。

在摸黑走路的阿登快要碰到大台的樓梯而要跌倒之際，我把手伸了出去扶住他，讓迷失的他猶如找到方向一樣。

「多…多謝你…」他馬上捉緊了我的手，情緒有些激動和飲泣：「係…係大本營嘅人……派…你嚟…？你係邊個…」

我望著阿登，沒有回答。

「唔～」董倫微笑，說：「你想知道偉大嘅大本營領導喺邊，好簡單……」

董倫拿取了兩樽烈酒，說：「用我飲一杯，你就會清楚。」然後，他慢慢步上大台。

他取了一張桌子，兩張椅子還有一個杯子，就讓我坐下。

「其中一枝酒，」董倫這才說出遊戲真正的含意：「落咗極微量嘅巴拉刈。」

「巴…拉刈…」阿登彷彿知道它是什麼。

「喔～你好清楚？咁我都唔浪費口水。」董倫扭開了兩樽威士忌的蓋子。

「喺…除草劑嘅一種……無味、易溶…對人體有極高毒性，冇任何嘅…解毒劑。」阿登開始說出它的毒效：「大量攝入…頭幾日可能冇乜嘢……但之後就會開始造成器官衰竭…就算係一小口…都會造成肺纖維化或者呼吸衰竭…」

「但當然，我會俾選擇權你～」董倫分別倒了兩樽威士忌的酒，到玻璃杯子中：「你隔離嗰個人依家係你嘅財產，可以叫佢代你飲～反正都只係二份之一機會。」

「我就揀依一杯。」董倫拿走左面的酒杯。

我拿走右面的杯，望住杯中透徹的酒：「點解我要信你？或者…你一早就知邊一杯有毒。」

「我應該咁講～？」董倫抿嘴一笑：「應該咁講，你已經無選擇嘅權利……喺救你兄弟嘅前題下。」

「…」我握緊住杯身。

「其實你仲有選擇權～就叫佢代你飲。」董倫望向我旁邊的阿登，說：「我一樣樂意接受。」

「噫……」阿登聽到這句，馬上顯現畏色。

「…如果真係飲中咗，我會仲有幾耐命。」我問最後一條問題。

「嗰種劑量～就大概一星期左右。」董倫微笑，說：「之後，會死得好痛苦，就好似窒息咁。」

就是說，喝下去……

就必死無異。

「就俾我睇下你為咗守護大本營，保護所有人嘅堅持～？可以去到邊。喺死亡面前，每個人都最誠實。」董倫眼角盯了攝影棚的暗處一眼，說：「放心～而且冇人會睇到你呢一面。」

「……」我握緊著酒杯。

「反正佢就係嗰種無關痛癢嘅人～」董倫對阿登微笑，說：「佢呢種人，喺倖存區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死咗都無人會留意，決定成點？」

我答：「我飲。」一人做事一人當。

「喔～呵呵呵，真係出乎意料～？居然會為咗啲無關緊要嘅普通人，去飲可能有毒嘅酒？」董倫說。

「你條友……」我站起身把鳥嘴面具脫下：「總係要我…幫你。」

「你…」阿登變得愣然，想要慢慢地脫下眼矇：「你係……」

董倫也站了起身，說：「乾杯～」

我把酒杯與他的相碰，「噹」的一聲就把各自的酒一口喝盡。

同時，阿登亦把眼矇脫下了，他震驚卻發不出任何一點聲音的，去凝視著我。

「你…係……」望著我的阿登，完全開不了口。

我望往站在旁邊的阿登，苦澀一笑：「仲係你識嗰個人。」然後，再次把鳥嘴面具戴上。

「M……！」。

「啊…嗄…」入肚不久，我腹部就一陣劇痛。

望見我狀況的董倫輕淡一笑，望望自己手中的杯子：「下一個地點，你好快就會知。」然後用手上的金鷹頭拐杖，一記把阿登打暈、離去。

「董倫……！」我按住劇痛異常的腹部，想追住他。

可是，我視線逐漸模糊，繼而也一同暈倒了。

到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滿頰是汗、感覺到身體極為虛弱。

而被董倫打暈的阿登，被我早起來，一直在旁看守著我，並把我面具暫時脫下了。

「你…你醒啦…！？」他極為緊張地，扶我起身。

我是…中毒了嗎。

是中毒了吧，

那個董倫…

果然不會讓自己冒險。

我搖一搖頭，想把眼前的畫面看清：「你…點解仲喺到……」

「我…我要帶埋你走啊！」阿登理所當然地說。

「唔好理我…」現在換我氣如虛絲了：「你去康城……我會帶少佐返嚟…」

「咁點得嫁！！？！」阿登痛哭地大喊。

我用盡全身的力氣，站起身：「咳…走……大本營可以無咗我…但唔可以…無咗少佐…你明唔明…？」

阿登不斷搖頭：「我唔明…」

「你遲早會明……」我忍受住腹痛，捉住阿登雙膊：「展現一次…勇氣…！同埋……信我，就好似…我哋第一次打病腦咁…明唔明……？返去康城，立即。」

「我…我…」

「唔好浪費我俾你嘅命……」

阿登雖然十萬過不願，但聽到這句都照我說的，先回康城。

至於董倫，則在電視台的大堂中，為我留下了最後的線索。

他留下了一副地圖，讓我跟過去。

至於阿登，則如我所言的，先跑回去康城。

雨下了一整天，天色依然沒有好過。

但我卻…

因為快要見到少佐，而感覺到歡喜。

這就是，見到兄弟的感覺吧。

即使天色再沉，世界再亂，只要兩個人、兩雙拳頭，就能解決任何事情吧……對吧。

「轟隆──！」雷暴響起。

我逆住狂風和大雨走過康城的環保大道，來到董倫的最終場所，一間單層式的辦公室中。

裡面第一眼見到的，就是個大鐵籠……

而滿目瘡痍、渾身是傷的少佐，就正正被鎖在裡面坐著。

「少佐…！」我走過去，試圖把他帶走。

可是他被鎖住手腳了。

「M……？」比我虛弱很多的少佐，望向我：「仲以為……我會孤獨咁死……」

「我哋唔會死…」我說。

「難講啲～」董倫關上了大鐵籠，不讓我出去：「呵～實不相瞞，其實我兩樽酒都無落到毒，只係想睇你會點樣推杯酒俾人飲～點知，真係出乎我所料。」

「咁點解……」

「你會腹痛？嘿～！嗰枝烈酒濃度好高，直接入會又傷喉又傷胃～」董倫跟我訴說著：「而且你剛才又流汗、經歷咁多遊戲體力都差唔多用盡，你暈低都好正常。」

經董倫這麼一說，果然…我好像除了一些火燒胃部和喉嚨的感覺之外，就沒有任何症狀了。

「不過最後嘅遊戲……依家先開始。」董倫掏出了一把左輪，並在裡面入上一顆子彈。

「咔──」並扭動輪盤。

董倫把入好子彈的左輪手槍拋了進籠中，微笑般說：「最後嘅遊戲，每人梅花間竹咁輪流向自己開三槍～直至手槍響起為止。」

「…」我望住籠外的董倫和地上的左輪手槍：「你咁樣…係咩意思。」

「仲要我講得更加清楚～？」董倫戚一戚眉，笑說：「你哋其中有一個，要死。」

「……」我和少佐都默然不語。

「你親愛嘅領導～至愛嘅兄弟條命，都係我喺不法者到救番嚟～如果唔係，佢都一早已經俾人虐待至死？」董倫以奸狡的目光盯向少佐：「所以，佢係我嘅財產之一。」

「…董倫！」我上前捉緊住鐵籠的鋼條，咬牙切齒地問：「咁做根本對你無意義！甚至…少佐佢為咗大本營付出過咁多……！你曾經都係大本營嘅人…你就唔可以放咗佢？！」

「有時候付出唔一定有回報～你有乜期望？」董倫對我作出嘲諷：「到頭嚟～都係得你會嚟救佢。」

「咁老賢…！？咁成個大本營！！？點解你要咁做……」可能知道大限將至，我覺得，我有必要問清楚董倫。

那就算是死，

我也死得閉目。

「你認為大本營就算無受不良人襲擊～都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呵～你呢種人真係太天真。」董倫搖頭、蔑笑：「大本營最多就係吸米蟲～人啊，久經和平就會變得不思進取，就算我唔同不良人串通好～大本營自我摧毀都會係遲早嘅事。」

「…」少佐亦望向了董倫。

「到時～更加唔會好似今日咁，受到改變。」董倫淡淡地，交代這句：「講起上嚟，我幫你哋清除咗過多嘅人口、幫你哋所有人心態上嘅改變、幫你哋做呢個丑人…既然你哋都係大聖人、秘密嘅英雄！咁呢個大壞人？就由我嚟做～呵呵。」

「多謝…？」

董倫用金鷹頭拐杖，輕輕地敲著鐵籠：「再唔開始遊戲～就唔好諗住離開個鐵籠，我已經鎖住咗。」

「董倫…」我想抓住他的頸領。

「M……」合上眼睛的少佐，只淡淡地說：「開始吧。」

「…」

「喺鐵籠嘅係我哋…佢唔會再聽得任何一句入耳……」渾身帶傷的少佐，說：「而且，佢的確係救咗其餘仲失蹤咗嘅大本營居民……」

「放心～佢哋喺一個安全地方。」董倫對我說得很是動聽：「我一早已經同你兄弟交代咗～如果呢個遊戲可以順利進行，咁佢哋自然會被放走～」

「我憑咩信你。」雖然，剛才在電視台的確看見阿登了。

「頭先嘅遊戲～你有見到唔係著住不法者監犯服嘅屍體～？」董倫以招牌的微笑，回應我：「放心，我係一個講信用嘅人。」

「你要我哋，互相殘殺……」我拾起地上的左輪手槍。

「嘻嘿～！遊戲而已，唔好講到我咁恐怖～」董倫高高地傲視著我，說：「同一片天空，唔可以有兩隻獵鷹，開始吧～我會喺一邊觀察，就俾我睇下你咁耐以嚟嘅蛻變。」

董倫退場，沒入辦公室的黑暗之中，使得現場沉寂一片，只餘下我和少佐。

面對生與死的問題，我們沒有爭取誰要為對方犧牲。

因為任誰都知道，死去，這輩子就沒有了。

「如果我早啲嚟……」我合上眼睛、靠著鐵籠盡是苦惱。

「冇事…所有人最後都會死。」少佐淡淡地苦笑：「但只要保護到心愛嘅人，就足夠…M，夏晴係唔係喺康城倖存區……」

「係…」就是我把她，從Sona手上救出來：「咁你…？點解你又……」

「咁就好…我原本調查出…而且潛入咗不法者嘅根據地，諗住秘密咁救哂所有人……」少佐說出自己的經歷：「潛入到囚禁住大本營居民嘅地方之後…我唔見夏晴，就問佢哋夏晴喺邊，佢哋答，夏晴每日都會俾不法者嘅佬大捉入去自己間房，然後衣衫不整、喊住咁出返嚟…」

我知道，少佐在說什麼。

「嗰一刻……我失去咗理性…衝入咗不法者佬大間房，然後癲咗咁用棒球棍打死咗不法者嘅佬大…」現在少佐說出來，都彷彿歷歷在目一樣：「當然…我咁樣做，已經觸動到不法者嘅手下過嚟…我唯有自己一個頂住所有人……俾夏晴自己一個走。」

「…」

「然後，我就俾人捉住、吊起，毒打咗成個星期……」少佐低著頭，苦澀而笑：「我根本唔係一個合資格嘅領導…？太過易氣用事，令到其他大本營失蹤嘅居民走唔甩…」

「你要保護自己珍重嘅人……係在所難免，而且你用私人身份出嚟行動。」

「我今次死，係應該。」少佐說下去：「但你唔可以死…你要幫我帶領住大本營。」

我想起了老賢，續說：「你哋每一個都係咁講……以為一走了之…就好負責任！？唔會死，今次一個都唔會死。」

「大本營…第三代繼承人…已經寫上咗……你嘅名…大家都，等緊你返去。」

「夏晴…仲有夏晴呢！？你唔照顧佢！！？」

「雖然…我知道…佢呢種時候…我係最需要，喺佢身邊…陪伴住佢，不過…都唔可以咁樣…而犧牲你，因為對你嚟講……太唔公平…M…」

我沉默良久，說：「老實講…我都唔係得番好耐命……所以到底由邊個中槍，我根本唔介意。」就算是毒酒，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喝下。

「…」少佐慢慢地抬起頭，望向我。

「我唯一感到愕然嘅…係見到你，但下一秒就要即刻分別。」我也脫下了鳥嘴面具，說：「我最痛苦嘅事……就係失去少佐你啊！兄弟！」

少佐一向銳利的目光，真正地與我對視著。

似乎已經洞悉到，我決不會任由他對自己全開六槍。

「喺依個瘋狂嘅世界……」少佐說起第一次相見的往事，而淡笑著：「我記得…第一次遇到你嗰陣……就覺得你雙眼堅定不移，遲早有一日會變成我兄弟。」

「你估到開頭，但估唔到結局。」我坐下來，與他面對著。

「既然係咁……結局就交俾個天，去決定。」

「…」

「你唔好令我有悔疚咁生存落去……」少佐說。

「咁你…仲有冇嘢要講……」我把左輪手槍慢慢舉起。

少佐想一想後，對我說：「原本…我想喺之後……同夏晴結婚，對佢嚟講…承諾就係最好嘅保護…所以如果死嘅人…係我。M…你要好好照顧佢…唔好…再俾佢…受多一次傷害……」

我閉上眼，猶豫地掩手指放在扣扳機的位置上。

抖顫非常。

但直至我把槍管對住自己，反而沒有感到任何的壓力……

很自然地，扣下去。

「咔──」空槍。

接下來，換少佐。

少佐他只是平靜地閉著眼睛，等待結果的到來。

「咔──」第二槍，也是空的。

「M，你其實…有咩願望……」少佐望著我。

「我想……有機會嘅話，去以另一個身份去見你哋。」說畢，我又對自己扣下扳機。

「咔──」亦是空。

「我在明，你在暗，大概都係到死亡呢一刻……先可以真正咁見到對方。」少佐盯著左輪的槍管。

「咔──」第四槍，空。

「所以，叫佢哋原諒我。」第五槍，我把槍管對準自己的頭、微笑：「然後，忘記我。」

「…」

「咔──」我的第五槍，是空。

但我的微笑，更為上揚：「再見。」

「M…？！」少佐留意到我想做什麼。

下一秒，我已經對自己扣下第六次扳機……

=xx-large「呯！」

…

籠裡一聲巨響，他伏倒在桌子上了。

「M…M…！！？」少佐想極力解開束帶，去看望眼前伏在桌上的他。

「精彩～精彩～雖然冇感人嘅道別，只係平平淡淡嘅幾句。」董倫一手握著錄影機，一邊從黑暗中走出：「但係作為男人～大概就係咁？唔可以流淚、亦都唔可以半途而廢、仲要堅定自己嘅信念～到最後一刻，佢都決定保護原本要死嘅你啊～領導大人。」

「M…！M…！！！M啊……！！」少佐只對伏倒的M，不停地狂吼著。

董倫將純金打造的金鷹頭拐杖拔出，內裡的劍刃閃亮而出：「我都係一個守承諾嘅人，會放你哋走～因為我已經見識到，佢嘅蛻變。」

「鏗──！」的一聲，董倫已把鐵籠的門鎖斬斷。

並按了個鍵，把少佐從束帶中解開，就帶著淡淡的微笑離開：「記住～唯獨係笑容唔可以喺臉上消失。」

「沙啦沙啦──」雨還是下過不停。

解脫束縛椅的少佐馬上去把M背了起來，繼而跑出鐵籠，在傾盤大雨的路上返回康城倖存區之中。

「你頂住啊……M！」少佐把一倒不起的他，背著帶走。

即使滿身傷痕了…

也要把他帶走。

至於董倫，已經回到上個遊戲地點電視台之中。

他在控制室把剛才在錄影廠暗中拍攝了的片段，準備拿下。

「不枉我準備咗咁多，咳……」董倫突然咳了一下，嘴角流出一點的血跡。

他望一望台上那枝原封不動的烈酒，再轉望控制室中擺放著的巴拉刈，然後淡淡一笑地拿著錄影帶離開：「最厲害嘅人……果然係連自己都呃埋嘅人。」

實際上，董倫事前的確在一樽威士忌中落了巴拉刈。

且在那一個環節之中，先刻意選了落有巴拉刈的酒。

最後一刻，他也不打算以好人的方式作結。

是為什麼呢？他也答不出來。

可能這兩年的時間，已經太長了。

又或者對他來說，自己在別人眼中是一個怎樣的人，也沒什麼分別。

董倫把所有拍攝到的錄影帶，通通收入到一個文件袋中，封面上寫著「致大本營：《Twin Eagle》」，繼然把早前從不法者手上救出的大本營居民一一放走。

董倫在外面把囚禁住大本營居民的房門解鎖了，就把那袋裝著錄影帶的文件袋掉到地上，就默默地離開。

「對…對門……好似有聲…？」、「我都聽到……」、「外面有人！？」、「對門開咗啊！開到呀！快啲出嚟呀！可以走啦！」

大本營的居民見囚禁住自己的大門，驀地解開了，便紛紛地逃出。

「呢個咩嚟嫁……」一名大本營失蹤的男孩，留意到門外有人遺留下一個文件袋。

「唔知喎…走咗先算啦…！」另一個漢子驚慌地逃著。

男孩把文件袋撿起，讀著封面上的字：「Twin Eagle……」

另一邊廂，

少佐已經把M背回康城中……

「醫生…！醫生……！」少佐直接衝進來，連哨兵也攔不住。

不久，作為領導人的明雲馬上出來且看發生了什麼事，卻想不到遇到一倒不起的鳥嘴了。

「鳥嘴…？」明雲立即上前查看：「佢暈咗……？」

「我唔知……佢對個頭開咗一槍。」

聽後，明雲馬上檢查M的頭部，發現頭上的確有著深深的瘀血痕跡……

「冇貫穿皮肉…但力度好大……應該係鋼珠之類嘅物體好用力咁彈咗佢一下，令去意識都瞬間失去埋。」明雲馬上叫身邊的人幫忙：「幫我扶佢入手術室！」

這狂風暴雨的一夜，

微笑的老鷹，選擇了過往熟識的一間酒吧，渡過他最後的日子。

而另一隻孤鷹，則在手術室中渡過著痛苦的蛻變。

一切遊戲都終結了的董倫，回到熟識的酒吧喝酒。

這感覺，都彷如昨日。

他坐著高椅上，幻想著酒吧檯中正站著往惜的那一位兄弟，跟他對談著：「都已經兩年……你等咗好耐～？…嘿！我要喺呢個瘋狂嘅世界不斷搵個生存嘅理由……都好困難。」

說畢，董倫自己也苦笑起來：「我都～真係思覺失調…。」

回程的路上，因為下著不停的雨，

使董倫的頭髮變得如同兩年前一樣，依然是垂垂地落著。

…

手術室外亮著的紅燈，過了半晚後終於變回綠燈。

穿住手術袍的明雲，脫著口罩的出來：「你就係…鳥嘴先生嘅朋友？」他望向一直等待的少佐。

「係。」少佐站起、回答。

「鳥嘴先生冇太大問題，應該一陣就會醒番，」明雲低頭，說：「…佢身體質素應該比一般人要弱，我諗佢去救你嘅行動之中……已經將體力幾乎推到去極限。」

「嗰條友……身體質素比一般人差？」少佐知道M脫離了危險後，內心萬上釋懷不少。

「嗯…詳情…你自己問佢比較好，我唔方便講太多。」明雲的表情看來，似乎真得知了什麼：「喺佢醒咗之後，記住叫佢…唔好再咁拼命……」

「好…」

明雲點一下頭道別，就領著另外三名手術助手離開。

筋疲力盡的我，還是從短暫的夢鄉醒來了。

到我回復意識，從病房張開眼睛時……

天空外，是一片晴空。

狂雨、暴風、雷電，都消失去了。

對於自己還活著，我感到很意外，少佐也跟我講述了，我對自己扣下最後一槍的時候，射出的不是子彈而是鋼珠。

為什麼董倫不換上真的子彈？

也許，他以為這玩意足夠殺了我。

又或許，他根本沒心殺我，從頭到尾，都單純地是他一場的遊戲。

我沒辦法問董倫因由，因為在往後的人生中，我已經不曾遇過他。

他的目的、他的背景、他的實力、他的微笑，一切一切對我來說，

都依然，充滿著神秘感。

大概，我這一生都不會再遇到這種人。

把人生，當做遊戲的人。

在某一方面，我是很佩服他在瘋狂的世界中，依然能自得其樂，但左右他人生死的行為，我不敢苟同

。

至於大本營失蹤的居民，也都逃回康城的倖存區了。

這天，康復不久的我，觀賞著康城區的花園：「你見咗夏晴未？」見少佐都前來了賞花，便順道問。

這個百花齊放的花園，位於康城倖存區面海的東面，是個寧靜人稀的地方，我也是無聊亂逛發現到此地。

「見咗…不過未醒。」少佐苦澀地，凝視著一朵白薔薇：「比起身理受嘅傷…佢心理應該更加傷……」

「拎去，送俾佢，人生冇太多時間俾你消耗。」我把另一朵深紅的薔薇，徒手拔了下來：「然後，喺身邊好好咁保護佢。」

少佐接過那朵深紅的薔薇後，凝思良久，不明我的用意。

「大本營領導人。」我望向少佐，說：「拎出一啲勇氣，俾個承諾佢。」

「我會…」少佐會心微笑，點頭：「我會。」

失蹤的大本營居民，每天都會在夏晴左近的病房活動，有時會唱歌、會聊天、會彈彈結他。

而少佐，則把握機會去跟明雲研究和相討一些倖存區的技術，例如防止一般病者襲擊的電網、供電量更高的發電機、多重電路接駁技術等，讓大本營未來變得更加穩固。

至於已經被精神科醫生批准可以在區內活動的Sona，聽說她今天要回醫療室覆診，正好我便在樓梯口遇見她了。

「…先生。」

本來我們兩人是直行直過就算，只是沒想到她會回頭，叫住我。

「…唔？」這幾天，我都沒戴著鳥嘴面具活動，以防大本營居民見到會恐慌。

「我好似…喺邊到見過你。」Sona看起來有點精神衰弱，但至少不像以前精神分裂般獰猛：「係夢境……定係現實…」

「…相信你眼前見到嘅就好。」我對她說。

對大本營很多人來說，鳥嘴面具是畏懼的化身。

對Sona來說，卻是一個救贖。

她以溫柔卻恍惚的目光，輕微地點頭：「嗯…我會盡我能力。」

我們雙方都點頭道別，彼此的世界像是有那麼一秒交互過。

不過…

大家總有要走的路。

「鳥嘴先生？」靠在樓梯口的我，不久之後，又遇見另一個人──明雲。

「明雲…？同少佐傾成點。」我說，既然遇到就搭兩嘴。

「我已經同意咗，」明雲點頭，凜然地說：「將康城倖存區部份專業技術同知識，教授你哋倖存區，而且……仲諗緊結盟。」

「…結盟？」這一步，我倒是沒有想過。

「就好似今次出現咗不法者咁，我哋都可以互相通知，我哋有通訊專家會送一部短波通訊器俾大本營，等你哋可以隨時遠距離同我哋聯絡……不過用一秒會消耗嘅電量都好大，要謹慎咁用。」明雲微笑起來，不忘說個黑色幽默：「你哋都唔想用用下成個倖存區停電，之後發電機大爆炸？」

「放心，佢係有承擔嘅領導人。」我說。

「少佐佢淨係有你呢一位兄弟，都已經可以排除到好多萬難。」明雲裝咳一聲，語重心詳地說：「不過……站喺醫生嘅立場上，只可以通知你，你身體依家嘅情況好危險。」

「危險…？」我望著明雲，說：「由大半年前開始……我已經一直咁嘅生活。」

「但…我都唔講得太白，你都應該感受得清楚，身體嘅狀況。」明雲認真地沉著面色，說：「你已經無辦法再承受到咁高嘅運動量。你依家根本……就等同拖住一具發緊燒嘅身體，去呃自己一啲事都無。」

「我好明白…」

「你明白就……」明雲的「好」字未出，我就已經吐出下一句。

「我都比任何人清楚……」我望著地上的梯階，說：「我自己嘅事。」

「咁你仲不停咁……」

「因為我見到，以前自己見唔到嘅嘢。」我望著自己滿佈損傷的手，不自禁地淡笑：「醫生，我都好難同你解釋…但既然最後都係訓喺病床死，倒不如……」

「……咁你係為咗？」

「Who knows？」

183

「唔…你哋會幾時走？」明雲轉問。

「應該喺夏晴醒咗之後。」

「好。」

「上去吧，你應該有病人要睇？」我也不阻撓明雲太多時間了。他是醫生，責任大很多。

「其實係嚟睇一位精神科病人，因為聽主診醫生講…佢好似對倖存區呢到有啲陰影，所以我想睇下有咩可以幫到佢。」

「Sona…？」

「醫生都好似咁叫佢……」明雲疑惑地問：「你識佢？」

「算識。」

「咁就好，你得閒就一齊上埋去？有咩事，都可以有個照應。」明雲說。

「都得…」

如是者，我便跟明雲上到Sona覆診的地點。

精神科診所是末日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因為人類的陰影，很多時會在這種惡劣的時代產生，如果得不到適當的開解，整個社區都會變得危險。

「明雲醫生！」一入去，坐在診所沙發上的小孩便齊聲呼喊。

「各位小朋友！今日食咗飯未？」明雲展現慈祥的笑容。

「食咗～～！！！」小孩們快樂地回答。

「呢到咁多細路精神有問題……」我愣著橫視。

「唔係，佢哋有啲其實係正常，不過佢哋都應該好難適應，所以都慢慢幫助佢哋接受呢個社會。」明雲說。

「你依個醫生，同我哋大本營以前嗰個真係差得多…」

「各有各好～」明雲微微一笑，說：「我記得康城倖存區兩年前都受過你哋大本營恩惠…你哋嗰位主診醫生Dr.D，救咗我哋好多因為流感而差啲死嘅人。」

「咁又係～有時有啲嘢……」我點頭，回想起奮戰到最後一刻的不破尚：「唔可以單用一方面去睇。」

「啱，好人同壞人，邊有分咁多。」明雲比我更確信這一點，說：「世界上無絕對嘅好人，都無絕對嘅壞人。」

「嗯，總之你就係救人。」

明雲的表情怔了怔，說：「笑話嚟…？」

廢話一論，我們才正式入到Sona覆診的醫生房。

「之後你放心，我哋會安排一個單位你居住，慢慢幫助你融入康城倖存區。」我們開門進去，看見風流醫生正對Sona，說。

於是，風流醫生順勢介紹Sona身後的我們：「後面嗰位就係明雲，我哋倖存區嘅領導人。」

Sona緩緩地轉頭，望向身後的人。

「…」殊不知，這下對望使她再次露出那張畏懼的臉孔。

就連明雲也愣著了，有那麼一瞬間呆著。

「你…」Sona慢慢後退，清瘦的小腳更開始軟起來，站立不穩。

「…」明雲也有些不知所措。

「Sona…？」風流醫生用安慰的語氣試著問。

「唔好埋嚟……」Sona按著頭部，苦不堪言地退後。

「明雲醫生…佢好似……有啲驚你……」風流醫生難為情地說。

「明雲…？」我拉一拉他的膊頭，讓他先出去。

明雲自己也神魂未回的，在走廊外愣著。

「你識佢？」我覺得，他們之間有些關連。

「佢…係我兩年前……」明雲難以啟齒地說：「曾經……視而不…救嘅女仔……」

「兩年前…？」

明雲按著前額，悔恨地說：「我嗰陣…無將佢係地獄救出嚟。」

「…」

「我冇勇氣…去阻止我老豆佢做嗰件事…」明雲低著頭，咬牙切齒：「我一直好後悔…好後悔……」

明雲在說，當年KTV館發生的事？那麼……

Sona當年對門外求救的人，就是明雲嗎。

「佢係地位好高嘅領導人……冇一個人敢反抗佢…」

「咁你父親仲喺唔喺到。」我問。

明雲搖一搖頭：「已經唔喺到……」

「咁你，就去離補當日嘅過錯。」我把收在黑袍內的鳥嘴面具，給了他。

「……咩意思」明雲抬起頭，望著面具。

「既然已經係過咗去嘅事，咁再喺到苦惱糾結都無用。」

「……」

「戴上佢。」我把鳥嘴面目帶到明雲的臉上。

「噫…」

「入去，好好咁講聲對唔住。」我想，明雲也不敢用真面目去面對Sona。

「咁樣點得……」

「行。」我把他推入去房間。

但明雲還是退後出來，把面具脫下：「我始終……」

「拎嚟…」他猶豫不決，我只好自己來。

我把鳥嘴面具戴上後，回到房間中。

「鳥嘴先生……！」Sona一見到戴著面具的我，便馬上走過來，將我抱緊。

這一點，我也是意想不到的。

「我好驚…我好驚……」聽她的聲音，幾乎想哭了。

「佢冇傷害過你，亦都唔會傷害你。」我說。

「我知…我明啊…但係我…我始終……接受唔到…我一望到佢…嗰個人，我就控制唔到自己…嗰日所有負面嘅情緒都好似返緊嚟……」Sona痛苦地說。

「戴住佢。」我把鳥嘴面具，交到Sona手中。

「咁你…」

「送俾你。」

我把鳥嘴面具，交到去Sona的手中。

「但係咁樣…咁樣……」Sona望著我的五觀，說：「我根本睇唔清你…！」

此時，風流醫生在我耳邊低聲地說：「佢仲未完全康復…仲係好驚對人、好怕接觸陌生人，所以喺佢個腦入面，外界嘅人五觀都只係一片好模糊嘅白光，係睇唔清個樣……呢個係佢大腦保護自己嘅心因性機制。」

「你意思係……佢睇唔到所有人嘅樣？」

「係…我唔知點解明雲係除外，我唯一可以確定嘅係……」風流醫生解答下去：「佢話見到鳥嘴先生嗰陣，就好似見到個人咁，可以望得好清楚。」

「Sona，你依家睇唔清楚我…唔緊要。」我為她戴上了鳥嘴面具，說：「總有一日，你睇得番。」

「……」

「股起勇氣，任何人都好…點都要股起勇氣。」

而明雲亦低著頭，充滿悔疚地走入房間，向Sona致歉：「對唔住……當日…當日，我冇股起勇氣……去救你，對唔住…！」

「你原諒佢？當然，你有權拒絕…」我說。

原本畏懼非常的Sona開始平復下來，面對明雲的道歉，她久歷思索之後，最終都接受了。

至於他們，以後怎樣相處，就要看兩人的做化。

我能幫的，只到這裡。

步出診所時，我聞聞外面的空氣、望望天上的白雲，沒有發覺，原來大家距離都這麼近。

小小的倖存區中，滿載了數不盡的故事。

由大本營、不良人、艾寶琳、到最後的康城，我都似乎走了好遙遠的路。

「M…你個面具？…見你冇帶幾日。」碰巧，我在街上遇到少佐。

雖則，其實康城倖存區也不是很大。

「已經…送咗俾人。」我答。

「你唔驚俾熟人發現？」

「既然我都鼓起勇氣……叫人去面對陰影，咁我再匿喺個面具後面，都冇乜意思。」

「你諗住……」

「係～認到就認。」我說。

「你捨得？」少佐他淺淡一笑，說：「你都已經戴咗好耐。」

「有需要嘅，遲啲再整一個就係。」我說。

「咁你之後…會返嚟大本營？」

「我仲有事要做。」

少佐點頭：「嗯，我都知留唔住你，出咗鳥籠嘅鷹，點會鐘意繼續留喺個籠入面。」

「你明就好。」我更不想自己有天病發，會死得像個垃圾一樣在你們的面前。

「係咁嘅話，返到大本營之後，我有啲嘢俾你睇。」少佐凝重地說：「係我哋接收不良人據點嗰陣……搵到嘅一條錄影片段。」

「錄影片段？」

「我講過，不破尚係飛虎隊。所以佢哋執行任務嗰陣，某啲隊員嘅槍或者頭盔都會附帶住錄影機，去錄低當時情況。」

「我知。」我有看過，外國某些軍人打仗時，也會在槍械上裝配錄影機。

「段片，正正錄低咗佢哋飛虎隊同一隻……恐怖嘅生物對打時嘅情況。」少佐一邊回想，一邊說：「而錄影日期，正正係香港人開始變成病者，爆發病毒嘅前夕。」

「嗯？！」

「但我冇去調查或者分析咁多，所以我諗……既然你都係周圍走，可能你會有興趣。」少佐說。

「返到之後，帶我睇下。」

在我們話題要結束之際，少佐提議一起去廣場的燒烤區吃點什麼，當是好好的聚聚餐一次，我同意了。

但當我們一邊燒烤時，一邊閒聊著各自的趣事時，旁邊燒烤爐的兩名中年男人和一名女人，卻暗地裡對我們指指望望……

「你識佢哋？」少佐留意到了。

「唔識。」我說。

然後，他們知道被發現後，便雙雙走到來我們面前。

他們一出聲，才得知對方三人都是中國人說普通話的：「先生～」他用著不屑的語氣，對我說。

「唔？」我應該不認識他才是。

「我給你一千塊～你能走遠點燒烤嗎？」他問。

「點解？」我反問。

「你不覺得，你的樣子很嚇人嗎？」他不屑地說：「離我遠點～你們兩個的衣服看起來這麼破爛，是怎樣啊？」

「我哋今日只係嚟聚餐，你冇必要咁講嘢。」少佐說。

此時，另一名女子走過來，說：「嘻～你兩個窮傢伙，康城高級技術顧問你聽過吧？！你們面前的華哥，可是裡面的高級技術顧問，跟明雲領導十分相熟！」

那名叫華哥的，默默地笑了笑。

「還有！這雙皮鞋你看過嗎？」那中年女人強迫我們望向那名華哥的貴皮鞋，說：「可是用很多個月對康城的貢獻換回來，你花多少年才換得起？」

「關咩事…」我跟少佐也一面愣然。

「這隻手錶你見過嗎！！？」華哥忽然舉起手腕，特顯出自己戴著的精工錶：「是我為康城工作了一年多，用貢獻值換來的！你這輩子也換不起！」

「…」

「還有還有……！」那女人馬不停蹄地，把放在自己那邊的單車，也突然推了過來：「這是華哥的「寶馬牌」自行車！是華哥上班的專屬代步工具，沒這樣的地位你一輩子也騎不起！！」

「……」我和少佐也不知回應什麼好了。

「你看看你們這邋樣！除了吃、喝、玩樂還玩做什麼？對世界有貢獻嗎？對人民有貢獻嗎？你看看你們混得怎麼樣！！一點出色也沒有…！」

那女的，再插一嘴：「最近我們華哥接收到明雲領導一項大重任，就是跟大本營的領導合作，而我們華哥將會是其中一位技術顧問～即將會賺到好多聲望呢！倒是看看你們這兩個窮逼！一張傻臉！」

「你話，你即將同大本營領導合作？」少佐反問。

「對！我是其中一個顧問，怎樣？很了不起吧！」華哥自傲地微笑：「要是你願意說聲對不起，再跪下來吠兩聲，我倒是可以讓你進來我工作的地方幫我擦擦鞋子！」

恰巧，剛下班的風流醫生經過這裡，遇見了我們：「咦，你係大本營嘅領導仲有鳥嘴？嚟燒烤啊？」

「什…什麼！？大本營領導……！！？」華哥和中年女人都晴天霹靂一樣。

為什麼……

有點像中國某些影片的情節。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就是大本營的領導！！」華哥馬上想要跪下，少佐把他勉強地捉住，才免受跪禮。

「一個倖存區，總係有你呢啲睇唔起人嘅人。」少佐沒有生氣，只是淡淡地說：「都已經見慣。」

「對不起對不起！」說著說著，他們兩個勢利鬼便跑掉了。

「估唔到燒嘢食都會遇到呢種人～」少佐搖搖頭，坐回下來。

「呢種人大把，成個倖存區咁安全。」我也坐下。

「好彩，我唔係呢種人。」風流醫生與我一同坐下：「Can i join？」

我們點頭，讓他加入。

所有事情，在這星期都結束了。

只餘下暈迷著的夏晴，還未醒來。

少佐每天會做的事，就是在床邊陪伴住夏晴。

我有問過少佐他，到底有沒有跟過夏晴正式地在一起。

少佐點頭答覆：「你知道我永遠喺前線做嘢……」

「你驚自己有三長兩短？」我說。

「嗯，我唔想開一個空頭嘅承諾。」

「你哋點樣識？我真係好奇。」我回想起第一次見面，是在便利店吧：「我記得…第一次見你哋，都係一齊行動緊。」

「以前我初初由不良人轉嚟大本營嗰陣……好少人肯接納我。」少佐擦擦鼻頭，說下去：「偏偏係夏晴佢，好照顧我。」

「唔…」我點頭，聆聽下去。

「我一心為老賢賣命，每次出去行動都會有損有傷，而我一返到嚟佢都會忙住幫我清潔傷口、貼膠布，久而久之，我同佢就建立咗一啲感情。」

「比起大本營嘅懶蟲，你呢種拎住棒球棍就可以行出去隻揪嘅男人，的確係吸引好多～」我輕蔑一笑。

「都係一個，好傳統嘅愛情故事。」我望著夏晴，再望向少佐。

「係老套，不過夠真實。」少佐凝視著夏晴，說：「感情就係咁，一點一滴慢慢建立返嚟。」

「不過之後你做咗前線指揮官，應該已經唔得閒。」

「嗯，更加唔洗講，做咗領導人呢個位之後。」少佐握住夏晴的手：「呢個時代，太唔適合開花結果。」

「但唔係呢個時代，你哋就唔會相遇。」

「我識咗你都好耐？老朋友。」

「係，都好耐。」少佐抬起頭，說：「時間，好似眨下眼就過。」

「轉眼間，我已經遊走過唔同倖存區…搞掂咗兩個病者組織，而你做咗大本營領導人。」我說。

「講起上嚟，我都好耐無對付過病者。」少佐停頓了一下，再說。

「我都係……最近喺倖存區對得太多人。」

「冇辦法，人性仲恐怖過班病者。」

「De——De——」心跳機發出的聲音，開始不同。

忽地，夏晴的手指微微作動……

「夏…晴？！」

「我去叫醫生。」我說。

「少…佐…」夏晴緩緩地張開眼皮，醒來的第一眼，就見到自己喜歡的人。

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

久經一個星期多的時間，夏晴終於回復意識。

她的身體很累，心應該更累，因此都由少佐一直陪伴著。

在病房外的走廊，望到這一幕……

我不禁會想起，未來自己會有否有愛的人？

那個人會是什麼樣子，什麼的性格？

但我怎樣看，這機會都是微。

大本營失蹤的人找回了、Sona接受事實與原諒了、夏晴醒來了，某程度上，就是一個完好的結局。

所有事情，都辦妥了。

我卻還有著一絲的惆悵，縈迴在我心中不散。

「你哋今晚走？」明雲來到醫療室窗邊，問遠眺著大海的我。

「都已經留咗喺到一、兩個星期，」我默然地點頭：「都係時候。」

「多謝你。」

「…」我轉頭、望向明雲。

「你對於救朋友嘅執著…真係好大。」明雲點一點頭，說：「呢一點，我或者可以喺你身上學習。我諗…佢咁執著於你，都正正係呢一點…」

明雲沒有說下去，而是遠眺在海上展翅飛翔著的獵鷹。

「佢？」

「啊，」明雲答：「一個好人。」

明雲他，是在說Sona嗎？

「Sona佢同你點？」我續問。

「大家僵持總有，不過佢都開始慢慢咁學識接受……」明雲低頭凝視自己的掌心，說：「我會，盡力，成為一個好嘅領導人，唔會再俾悲劇發生。」

「你似乎…上咗一堂。」

「哈哈哈，我喺囚房嗰幾日，諗咗好多嘢。」明雲指著遠方的天空，說：「但既然都過去，咁樣我繼續沉沒喺過往嘅悔疚都無用…我會帶住Sona，慢慢咁接受……新嘅未來。」

「咁就好。」有時學懂放下，比起執著更為重要。

「鳥嘴…或者，應該叫你M？。」明雲問下去：「你之後嘅旅程會係點。」

「我嘅旅程，大概……會走到走唔郁為止。」我合上眼睛，淡然地微笑：「我諗你都已經知我有絕症？你之前都講到咁白叫我休息。」

「嗯……我習慣咗幫傷者全身檢驗。」

「既然你係醫生，你推唔推測到……」我張開眼睛，望視明雲：「我仲會有幾耐命？」

明雲沉默良久，才答：「一年。」

「停藥咁耐，」我心中默然：「都差唔多。」

「你唔打算把握時間，去陪自己最好嘅朋友？」明雲問。

「你寧願選擇喺病床上不捨嘅離別，定係令佢哋早啲忘記。」我望著白色的地磚，搖搖頭：「我唔習慣人哋對我喊…我唔習慣…大家將注意力放喺我身上。」

「即係就算死，你都要靜靜咁離開？」

「咁嘅結局係最好。」

是晚，大本營的人徐徐地出發，由於病者在晚間會躲進建築物中休息，因此路上應該不會有太多病者去阻撓。

我們離開康城倖存區的一刻，康城全部樓宇的每一個單位，全都忽地亮起了燈光。從前漆黑一片的每一個單位，如今都彷彿有人在內，整個康城都散發著珠寶般璀璨的光亮，令大本營們都十分讚嘆。

「哇…真係好靚啊…！」、「全部單位都著哂光……點做嫁…！？好想影低啊。」、「好耐無見到一橦係著哂燈咁！」、「喺周圍都係黑媽媽嘅情況下，真係好正…」

「如果佢哋咁做，係用嚟歡送我哋離開，咁都幾浪費電。」少佐淺淡一笑。

「我都唔知點做到……」

但整個康城每家每戶都在閃閃發亮，彷彿……希望又再輝耀著。

一小時前。

Eagle酒吧中，身體狀況接近垂死的董倫伏在酒吧檯上，等待著生命迎來的最後一刻……

「叮嚀～」門鈴響起，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面色不佳的董倫，淺淺地淡笑：「咳……係死神…？定係牛頭馬面嚟接我……」

「仲有冇酒飲？」這人卻問。

「哦～？」董倫把眼角瞧去了門邊，發現那裡站著一個不認識的人。

對方不像死神，也不像天國的使者，只像一個平凡的人。

「酒，人類苦惱嗰陣，似乎係要飲酒消愁。」那名不速之客，走到酒吧檯的高椅上坐著：「我都想試下。」

董倫的嘴角中，溜出了淡淡的笑意：「呢到，得番醉生夢死。」

「可以，總之……」對方直視董倫，說：「我想要搵番嗰種感覺。」

「人類有一種感覺…係痛苦～你都要試？」董倫用那被毒藥傷透了全身的身體，去為這名不速之客調配了一杯深綠色的酒。

「要，我要搵番嗰啲失去嘅感覺。」對方堅定地答。

「小草麥汁酒。」董倫把那杯飲料，放到對方面前：「咳…咳咳……飲咗之後～就無後悔藥，仲要試？呢間酒吧…咳……得番呢一杯嘢賣…咳…。」

對方直視著那杯飲料，沒有任何表情。

「但如果你唔想飲～」董倫微微一笑：「咳…咳咳……就等我飲，俾自己一個痛快都好。」

「多謝。」對方直接把這杯飲料喝下。

董倫感到意外地望著他：「居然～？」因為，對方喝下的是一整杯巴拉刈的毒藥。

這種程度，正常人類喝下後的幾十秒，就會立即死亡。

但對方，還是直挺挺地坐在高椅上，把董倫當作酒保般訴說著：「我分唔清，自己到底係人類，定係怪物。」

「…」

「我應該站喺人類嘅立場？定係協助病者嘅一方。」對方續說。

「你好明顯～咳…咳咳……」董倫因為喝下前幾天的毒酒，已經開始咳嗽嚴重且呼吸困難：「…陷入咗自我身份嘅認同困難～」「……」我和少佐也不知回應什麼好了。

184

「我無辦法成為人類，因為我冇佢哋嘅人性。」對方說下去：「成為病者我又失去自由，但我有自由之後，又有乜用？」

他的說話，讓董倫回憶起以前那段不能出聲，也無法理解到的每日。

要麼成為冷血的殺人機器，要麼得到自由但是會得到慘痛的下場。

「總係向人俯首……」董倫淡淡一笑：「唔通你唔边？」

「我存在嘅意義就係被賦予，要殺死所有人類。」

「你係新型嘅病者～？真係夠聰明～識得同人類靈活咁溝通。」

「我係俾人製造出嚟。」

董倫向對方展現出微笑：「有一種存在嘅意義，係等待中嘅死亡。」

「…」對方抬頭望向董倫。

「我都差唔多時候…咳……」董倫以高傲的眼神，斜瞧著他：「既然你係病者，作為人類嘅我…咳，最後就盡番人類嘅本份一次～」

董倫移開了酒吧櫃，入到酒吧一間秘密的暗房之中。

裡面堆放著各種槍械、子彈製作的藍圖和各式各樣的槍械書本，全是陸軒以前留下來的武器房。

董倫拾起其中一枝M416氣槍，裡面早已填充了足夠的鋼珠。

「果然～」董倫把氣槍瞄準著對方的頭部，揚起了邪氣的微笑：「我始終～唔想好似隻羊咁死……」

「…」

「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槍管狂珠連發！一顆又一顆的打在對方的頭部。

一時之間，未來得反應的他，被董倫的鋼珠瘋打到，狼狽地退了好幾十步……！

「滋‧──」忽然，對方身上發出電流的聲音。

原本會射到他肉身上的鋼珠，未擊中之前已經在半空中受到阻隔一樣，徐徐地落下，掉到地上。

這名不速之客，正是北賢。

「哦～？似乎係一隻好了不起嘅病者。」董倫沒有因為對方的能力而感到異常驚訝。

「你想要……同我戰鬥？」北賢以冷怒的目光，盯著董倫。

「Just for
fun～」董倫掉棄了步槍，拔出腰間的兩把左輪氣槍：「笑到最後，人生呢場苦悶嘅遊戲先會值番個票價。」

「你哋人類真係複雜，明明我冇任何敵意……」北賢拍拍身上的塵埃，緩緩地站起。

「咳～」董倫打量著北賢，一眼就洞悉了它的特性：「似乎身體有電荷離子保護～所以普通子彈傷唔到～？」

「…嗯？」北賢意料不到，對手居然能輕易看穿自己的能力了。

「不過～應該都總有弱點。」董倫用左輪手槍瞄準其頭部。

「呯！」就算是真子彈，也無法擊破北賢的天然保護。

「你令我，改變咗一開始嘅念頭。」北賢全身運起電流，隱約也能聽到電子流動的聲音：「原本，我

仲考慮緊要唔要將你變成我哋嘅一份子。」

「一份子～？」董倫冷笑一聲，說：「呵～邀請我做病者？唔夠優雅…應該講，你哋對於我嚟講太低賤，毫無美感。」

「唔係邀請，係強逼。」北賢冷冷地道：「我嘅任務，就係觀察實力較強勁嘅人類，再將佢哋轉化為病者，加入我哋。」

「我冇興趣同你哋玩統治世界嘅遊戲～咳。」董倫知道槍是傷不了它，於是把左輪放回到腰間中。

「點解你哋人類唔可以靜靜咁聽我吐苦水？我諗緊應唔應該拋脫命令，我覺得自己係人類一份子。」北賢一步一步走向董倫，說：「但你哋似乎唔太歡迎我……？」

「你要習慣冇人接受到自己嘅世界～」董倫張開雙手，一副輕鬆地說：「人類嘅世界就係咁～」

「人類嘅世界，係有溝通、社交、互動。」說著，北賢就迅雷不及掩耳地向董倫衝刺：「如果冇呢一啲事情，咁身為人類嘅特質就失去。」

北賢打算用手將董倫擒拿，可是北賢的身手對董倫來說，簡直不是一回事。就算他伸手使出連番擒拿，只想把董倫捉住，到感到困難。

「你哋病者空有能力～？似乎唔太識得運用，咳…」董倫吹著口哨，不斷閃避著：「睇嚟實戰經驗好少～？」

對於殺人如麻的董倫來說，戰鬥技巧包括的迴避能力與命中能力，足以練到爐火純青。北賢每一下的出擊，都彷彿預先地收在其眼內。

面對迴避能力極高的董倫，北賢開始吃力，逼不得已下只好使出全力。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北賢身邊的電流，開始擴散，就連酒吧中斷電而久的招牌燈、點唱機、收音機，都因為電流影響的關係，開始啟動著。

「喔～好了不起。」董倫面對如此的北賢，都只以微笑應對。

「你點解要笑。」北賢不明所以地問：「人類面對即將來臨嘅危險，應該要感到畏懼同緊張。」

「呵～呢個答案你永遠都唔會明。」

北賢再一次進行快速的擒拿攻擊，動作比起剛才都提升了不少，哪怕指尖只要滑過董倫的膚肌一下，就可以讓他全身麻痺。

同時，身負毒傷的董倫呼吸開始困難的關係，已經不能再用閃躲的模式去應付，因為自己總有一刻會力盡。

於是他在閃避期間，拾起了桌球檯的一根桌球棍，把它當作矛般使用，防止北賢成功埋於身邊。

董倫運用桌球棍的技巧，使得北賢無法靠近。

一戳、一打，一掃，每招都讓北賢手腳不能大展，這是董倫以前當殺手磨練出的實力，並不是任何人能隨意複製。

「咳…咳……你哋病者…就係得咁嘅斤兩～？」因為毒傷滲入了五臟六腑的關係，董倫的嘴角已經流著一絲的血液。

「我不得不承認，你運用武器嘅技巧係十分了得……」此次，北賢強行捉住桌球棍，說：「不過，壓倒性嘅力量都唔係任人都有。」

董倫心知不妙，立即棄械。

「滋──啪啪！！！！」果然，不出一秒……北賢運用強大的電壓使得這根木做的絕緣體桌球棍，也強行摧毀了。

「咳…」董倫凝視著他。

「成為病者。好似你咁嘅人類，實力咁強大嘅人類，會成為呢個世界中，特別嘅一個。」北賢指著董倫，說：「你亦都，唔會係唯一一個。」

「咳…你太睇得起我～」對於毒入膏肓的董倫來說，幾乎要筋疲力竭了。

「如果呢個世界太多好似你咁嘅強者去改變世界，病者嘅世界……總有一日會滅絕。」北賢說。

「所以～你哋佬大…就派你嚟清除我哋呢啲……所謂嘅強者？」低著頭的董倫，微微一笑。

「唔係清除，係同化。」北賢說下去。

「睇嚟我發現咗驚天大陰謀～呵。」董倫說話的期間，其實已經暗地思索了過千種能夠對付北賢的方法。

「你唔係第一個發現。」北賢說。

「我喺艾寶琳倖存區做過一陣奸臣～咳，曾經聽過有一位好出色嘅病獵……咳，叫白鯨～？」董倫聯想到他。

「佢就係第一個發現所有真相嘅人。」北賢冷冰冰地說：「如果佢係深海中嘅鯨魚，咁你就係天空上嘅獵鷹，都係一方嘅霸主，而我哋就係要將你哋捕獵嘅人。」

「喲～呵…如果不破尚仲喺到……都想睇你…咳…班獵人可唔可以繼續喺到撒野～」董倫握緊了金鷹頭拐杖。

「嗰隻陸地上嘅老虎，似乎已經俾另一個自願加入病者陣營嘅瘋子殺死。」北賢有點悔色：「我都好後悔，唔可以喺佢火化之前趕到，否則我哋病者已經集合咗三個倖存區最強嘅人類……」

「你已經將我當成你哋一份子～？」

「即將係，必然係。」北賢再次向董倫衝刺！

這一次，董倫想閃開之際，毒傷卻令他痛苦到分心，更咯出一口血，繼而被北賢的一掌碰到胸口之處，馬上發出閃爍的白藍之光！

「啪！！！」的響聲，董倫受強大的電力傷害彈出了酒吧之外……

「沙啦沙啦沙啦──」大豆般的雨水，落過不停。

外受高壓電傷、內受劇毒所傷的董倫，理應已經奄奄待斃，死在這條滂沱大雨的街道之上。

可是…

他的指頭還勉強地動著，胸中還有一息尚存。

可能是瀕死的邊界下，董倫的腦海裡出現了走馬燈，瞬間走過和陸軒的所有回憶。

「仲未結束…」瀕死的董倫，在地上凝視著永無止盡的烏雲及雨水，握緊拳頭：「我仲未失去……」

「已經結束？」北賢從酒吧破掉的缺口，緩緩地走出。

「陸軒…約定咗…」董倫頑強地獨自微笑：「笑到…最後一刻……先係…贏家…」

「唔？」北賢走到董倫面前。

「嘶──」一下快如雷電的刀光揮斬，讓北賢雙目毀了。

「啊啊……！」沒料到董倫只是假死的北賢，咬牙切齒地按著雙目。

董倫瞳孔睜大，握著金鷹頭拐杖中的劍刃，對失去視力的北賢瘋狂猛斬！

惜日為陸軒殘留的那一口氣，彷彿如今都毫無保留地展露出來。

人類最強的地方，不在於發達的肌肉或是充滿智慧的腦部。

而是對「愛」的執著，

讓他人，擁有了駕馭死亡的意志。

血液在雨中不停地四濺著，北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傷害，任憑通過純金打造的金鷹頭拐杖斬向自己時，趁機會導電到董倫的身上，都無法麻痺住他的動作……！

「嘶──嘶──嘶──！」

這一刻，董倫因為了解到某些事情，不禁苦澀一笑。

也許很多事情……

往往都出自一個「愛」字，就讓世界都變得不同。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失去視力而無法避開攻擊的北賢，終於暴怒，忍無可忍地使出了所有力量……！

「呼──！！！！！！！」

一瞬間！北賢自身發放出強大的電能，全身發著閃亮的白藍之光，想要摧毀了身邊的一切，就連空氣中也依附著電流……

觸使康城全區的樓宇都光亮起來，原本漆黑一片的倖存區綻放出無比耀眼的光芒……

而董倫，亦在這一片彷彿印記著「希望」的光芒中倒下。

每一家、

每一戶，

都有如珠寶般，散發著讓人感到熾熱的光芒，如同太陽一樣。

董倫在這片黃光的包圍下，躺了在地上。

此刻，再次凝望天空，再也不是烏雲及雨水了。

還有…

那個一直在等待著他的人。

「兄弟…」

「啊～乜你咁遲嫁～？」

「我已經…」董倫慢慢地合上眼睛，嘴角展出溫柔地微笑。

帶著微笑，來到了。

──康城倖存區篇完結──

185

回到大本營，也是一晚之內的事。

由於是病者的休息時間，因此路上沒有太大的危險，只是偶然有一、兩隻走出來乘涼痴笑。

沿途上，少佐跟我談起以前往事，說人類在日間只會逗留在倖存區，只有到晚上病者休息時，才會走出倖存區，發生只有人類彼此間的衝突。

如果要搜索物資，得待早上病者們從建築物離開才行，但同時沿路上會增加風險。

少佐背著虛弱的夏晴，望著前方的鐵門，喘了一口氣：「終於返嚟……」久經辛苦，我們終於回到大本營。

身後被綁架已久的居民，也不禁互相擁抱，流露出感動之情。

而我，則是百感交集。

想哭不能，想笑也不能。

是個盛著痛苦與快樂的地方。

「如果你唔方便，可以喺第二邊嘅暗門入，我會去接你。」少佐說。

「嗯。」我點頭。

就當我轉身之際，少佐拍著我的肩膊。

「你真係想，呢一世都由暗門行入去？」少佐反問。

「…」

「同我光明正大咁，行入去。」

「有時候真相未必最好…」我說。

「我淨係知，你係一個比任何人……都為大本營付出得多嘅真男人。」少佐直視著的視線。

最後，我在少佐的安排下，跟大伙兒從鐵門進去。

大家回去後，大本營的搜索隊、平民、工人都紛紛走出來，對我們的回歸十分驚嘆。失蹤的家屬，馬上衝到落廣場與家人擁抱。

「少佐！！！同埋夏晴！！！」每次鐵門一開，大舊都會循例地看望一眼：「仲有……」

「大本營失蹤嘅十五個人…全部都返嚟。」少佐凝望著正前來的大舊，說。

「返嚟就好！！」領著一群搜索隊前來查看的大舊，把少佐緊緊地抱住了。

隨後，亦留意到我的存在。

「我諗…」少佐低一低頭，再抬頭望著大舊：「我唔洗解釋咁多。」

「佢真係……」大舊一步一步地走向我，想要更加看清我。

我反而變得流露不出任何的表情，就連身體想動也動不了。

震撼到我的心深處。

「M…？！！」大舊終於開腔。

一動不動的我，把目光放到少佐身上。

他對我點頭，給予我堅實的肯定。

良久，我才點頭。

「M！！！！！！！！！！」大舊聲如洪鐘，涕泗縱橫地把我抱緊。

那一刻，我幾乎以為自己腰骨要斷了……

周遭的人，見到大舊如此激動都議論起來。

「佢好似某個人……」、「你覺唔覺得佢似嗰個人！？」、「佢係邊個？」

「但你明明…」大舊有點不可置信地問：「明明大半年前已經……」

「死咗？」我說。

「係…你明明死咗？」大舊的面上，全是問號：「……點解又突然間！？」

「呢到人太多。」少佐說。

「好…！你哋啱啱返嚟，休息下先！」一邊眼睛戴著眼罩的大舊，拍拍少佐的膊。

面對大舊的熱情歡迎，我開始害怕他知道真相的失望。

而且，就算不用人說，我也清楚大家暗地裡都在討論我，特別是我身上的黑色長袍。

說我就是大本營的那個叛徒。

後來開始對我有所避忌，奇異的目光也總是往我射來。

我便知道，自己不是可以留在這裡的人。

少佐跟我說過，有兩個選擇。

承認自己過往所做的一切，重新讓大家接納。

撒一個謊言，讓大家信服。

這是，讓自己能夠活於陽光底下的方法。

不竟，老賢確實是我殺、在大本營眾人面前殺掉天明兩夫婦的人也是我，是不爭的事實。

我也是經過漫長的時間與磨練，才學懂去接受這陰影的過去。

試問大本營的人，又怎會容納得到我？

「咁就講大話，同人講…你只係利用假死，出去執行大本營委派嘅任務。」少佐提議。

我搖頭。

「…」

我說：「我殺咗人係事實，就算我可以瞞住良心咁喺到生活，都會有真正嘅幸福。」因為我的幸福，只是建基於虛假的謊言之上。

「但如果你唔選擇一個方案，就無辦法喺到生活，總要有個交代。」少佐說。

「你就幫我交代，得唔得？」

「點解。」少佐疑慮。

「因為我要準備去病者之都。」

「病者之都？之前聽過賴三老師講…係喺坑口，嗰到嘅病者數目遠超其他地區幾十倍……」少佐反問：「入去之後，你可以出返嚟？」

「如果我真係死唔去嘅…我再返嚟，親自俾個交代你哋。」

「咁樣……」

「你認為我會死？」

「…我有咩幫到你。」

「好好守護大本營嘅人。」這次，換我直視著少佐：「因為……可能我以後唔會再喺到。」

「你要捱住，直至……返嚟睇到我同夏晴嘅婚禮。」

「我一定會返嚟，」我淺淡地微笑，說：「約定咗。」

「好，咁我會叫佢哋等你返嚟，直至俾到一個交代佢哋。」少佐拉開抽屜，取出了一個影片帶子。

「嗯。」

「呢條片係喺不破尚個據點到搵到，你應該會有興趣。」少佐不說，我也想不起這件事。

「不破尚特別留低嘅影片？」

「係，」少佐把錄影帶子，放入到書房的私人播放機中：「可惜我已經身不由己。」

「佢特登留低……咁應該都幾重要。」我以不破尚的為人推測來說。

然後，就把視線放到影片的畫面上。

開首，先有一把人聲記錄了該次行動的地點、時間：

「測試、測試……時間下午六點半，地點將軍澳魔鬼山林中別墅，飛虎一隊記錄，距離攻堅時間約半小時。」

《病港》番外篇──愚人節特輯【警告：跟主線故事無關，請不要多疑】

滿天 · 貴華

艾寶琳倖存區。

一處荒廢而久的單位外，幾名男子正在拍攝「中國幹片」。

所謂「中國幹片」，泛指劇情老套的炫富影片，用一些簡陋的方法帶出一些道理出來。

「Good！拍得好，收工。」用錄影機拍攝著這切的導演，說。

一名微胖的少年，不是誰，正是衣著光鮮的貴華。

就在前幾天，他如常走在街上撒錢時，幾名拿著錄影機、機燈、劇本、麥克風等拍攝的工具的男人，走近了他，拍攝著其撒錢的「英姿」。

貴華留意到鏡頭的存在，便上前問：「你哋係？」

「喔！我哋幾個前身係youtuber嚟！拍嘢係我哋興趣，當然想拍低倖存區日常有趣嘅事啦！」團隊中，一名男子答。

「你…你哋係拍攝團隊！！？」貴華有點驚嘆。

「係！」

貴華的腦中，馬上有千萬個想法：「如果要你哋幫我拍條記錄片……可以俾到人睇，做唔做到！？」

「當然得，不過問題都係錢姐，有錢就無問題啦。」

「好！我出錢俾你拍！」

「你肯出錢！？呢個時代…要拍幾分鐘嘅片都燒錢嫁喎！」團隊的人，提醒著他：「雖然你有好似曾志偉一樣咁嘅米奇老鼠聲。」
「我錢大把！只要你哋幫我拍到一套……呃…！總之要拍到我好型、形象好好、有錢嘅片，就得啦。」

如是者，拍攝的事情就開始了。

貴華投資了一大筆艾幣下去後，參與了拍攝約莫三、四天，更跟家人、朋友、親友說起自己即將成為男主角，約了他們一大伙人去皇室區的影院看看影片。

結果，就在團隊要交貨給貴華的當天，他們消失不見了。

貴華十分著急，因為自己的親朋戚友都坐在影院，等著觀賞他花了多天拍攝的影片。

「唉…班友點解仲未嚟，唯有去雜貨店搵下有冇錄影帶買，頂住檔扮係自己拍先！」貴華搖一搖頭，前去哈姆雷特中購碟。

同一時間，

哈姆雷特雜貨店來了另一個人。

他表情漠然、冷酷不帶情的目光在貨架中橫視著，尋找著某些東西。

「先生…有咩幫到你？」女店員更因為他的冰冷的俊貌，而主動走去協助。

「你哋鋪頭有冇戒指。」他簡單地問一句。

「當然有！」女店員明知對方不是買給自己的，內心都莫名地高興著：「跟我嚟。」

哈姆雷特不枉是任何物品都有賣的雜貨店，就連戒指也有賣。不過在亂世之中，有時候食物比這種奢侈品還貴得多，因此價格也不算太過昂貴，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先生，想送俾女朋友啊？」女店員問。

「唔算。」他拿起了一末戒指，放在手上凝望。

「店員啊！！」樓下的貴華，忽然衝了上二樓，問：「請問有冇電影嘅碟或者錄影帶之類嘅嘢啊！？」

「呃……」女店員正在思考。

「係…係你！我認得你！」貴華指著那個前來買戒指的男人，說：「南瓜貝果！！！為咗一塊南瓜貝果摧毀咗艾寶琳倖存區一個犯毒組織嘅人！！」

所謂的貝果先生，正是滿天。

「你好似叫，貴華…？」滿天望向他。

「係我啊！」貴華突然跪下來，說：「你今次真係要幫我！」
「唔？」

接著，貴華把被人欺騙投資電影一事，全都告訴了滿天。

「所以，你想我幫你搵番班人出嚟？」滿天聽完後，問。

「係！」

「…阿禮佢最近點。」滿天先無視他的問題，轉為問別的。

「佢…佢好似因為覺得自己襯唔起我……走咗出去散心啊！」貴華說到這裡，就低著頭嘆氣：「真係傻女嚟！」

「散心？」

「我聽瓦安外父講，好似去咗將軍澳一個叫大本營嘅地方散心……」貴華轉移話題，說：「放心！反正佢遲早會返嚟！！依家我面子問題最重要啊！我請咗一大班親朋戚友去我租嘅一間影院，諗住威俾佢哋睇嫁嘛！呢家收唔到條片，我可以點算！」

「你幫我買咗隻戒指，我幫你拎返條片。」滿天說出條件。

「好，一言為定！」於是，貴華便為滿天購下了戒指。

而滿天，亦前去調查這件事。

就算毫無頭頭緒，根據貴華給予的線索，即那個團隊的外貌，而先鎖定了艾寶琳區所有的賣碟店子。

因為拍攝之人，最常會到的地方，就是與電影有關的店子。

不出所料，滿天在其中一間賣碟的店子裡，查探出那五人拍攝團隊的下落，是經常的來客，總是拍一些爛片過來，想要賣出給老闆。

但老闆當然不會接受可觀性低劣的影片，所以往往拒絕。

「你知佢哋喺邊？」滿天開始深明，對方可能是個欺騙集團。

「好似會喺詭區附近出現，你去睇睇。教訓下佢哋啱啦，日日拍埋啲垃圾片叫我收購。」老闆說。

得到新線索的滿天，很快就前去到詭區，並找出了那五人的拍攝團隊。

「喂，你哋收咗貴華錢，就交出佢要嘅嘢。」滿天說。

「噫…你邊個啊…！居然搵到嚟……」他們五個都大為驚訝，貴華居然有手下能找出他們的拍攝辦公室：「對方果然係有錢仔……」
「交出嚟。」滿天簡而直接地說。

「交唔到呀！其實我哋諗住呃佢錢渣！根本無心幫佢拍片！」對方開始求饒。

「…」

「我哋知道艾寶琳區主大道…每一日都會有個肥仔喺到派錢俾窮人……我哋咪諗住呃佢啲錢…」

「咁啲錢？」

「我哋已經用哂嚟買新器材…同請演員！我哋係真心鐘意拍片，但係資金真係唔夠！雖然貴華嗰個肥仔肯支助我哋拍片，但佢死都要自己做主角，大佬…！電影講觀感嫁嘛！佢做男主角變收得科嫁！！仲要我哋拍埋啲垃圾炫富片……我哋只係想拍套青春愛情片渣！」

「咁…你哋都要有個交代，佢特登租咗間影院半日，就係諗住俾自己家人朋友睇…自己嘅作品。」
「我俾呢條片你哋啦，」他們給了一個不明帶子給滿天，說：「呢條片對我哋嚟講好珍貴！但為咗我哋夢想……只可以割愛。」
「咩片嚟？」

「男人睇完一定會話正！愛情動作元素片！」

錢又收不回，沒理由兩手而回。

所以，滿天只得帶住這帶子回去交給貴華，而貴華也遵守承諾，給滿天買了戒指。

「多謝你呀！！貝果先生，係呢，好耐冇見你，你突然間出現番嘅？」貴華問。

「我返嚟……想見一個人。」滿天握緊戒指於掌心：「但睇嚟，佢已經走咗。」
「喔！祝你快啲見到佢啦！哈哈，我都要俾我親朋戚友睇我嘅心血作品啦！哈！」

「唔，祝你成功。」說罷，滿天轉身，有點惆然地走在街上。

貴華的電影發佈會上，坐滿了他的貴族朋友，大家都滿心期待這個二世祖會否做出什麼成績來。

「哈哈哈哈，各位久等，請大家細心觀賞！」貴華滿心歡喜地，把滿天給予的影片碟子放進電腦中。

這時代要租借一間影院，單是器材等消費，一小時都需付破一萬的艾幣。

今天，貴華可謂十分認真。

「De──」影片開始播放。

「澳門線上賭場……」
貴華聽到影片的開首，是這麼一把女聲，就心知不妙。

到後來，影響開始播放時更嚇了一驚，因為這條影片居然是安放在一樓一賓館的偷拍畫面，畫面中是一位年約五十的老女人正準備跟另一名老男人行房。

驚恐萬分的貴華，馬上把電源線拔斷了。

坐席上，一心想要觀看電影的貴族朋友和家人，都十分愣然，場面僵硬到不行。

同時，詭區中那五名拍攝團隊的傢伙，都在滿天來過之後搬遷了。

另一邊廂……

滿天正在路上走著，回憶著一切。

雖然短暫，卻是人生中稍為奇妙的旅程。

「煎餅！有冇人要大塊又好味嘅煎餅！？」街邊小販叫賣著，並留意到滿天：「嘻！哥仔，我認得你！」

「我？」滿天望過去。

「你女朋友呢，哈哈。」煎餅小販問。

「…」

「走咗啊？分手？唔好咁啦～哈哈哈，喺呢種混亂嘅時代，可以識到一個真心鐘意自己嘅人，係好難嫁！」煎餅小販免費給了滿天一塊煎餅，說：「嚟！拎住佢，免費請你哋，俾佢食一塊就消消氣，冇乜事嫁啦！信我喇。」

「嗯，多謝。」滿天收下了煎餅。

接過煎餅的瞬間，他想起了，

下著雨時，跟瓦禮躲在小巷中吃煎餅的畫面、

他想起自己跟瓦禮，一起逛花市的畫面、

他想起了，自己跟瓦禮在花園觀星的畫面。

他想起了，自己連道別都沒有好好道過一次，就從瓦禮身邊離開。

原本滿天再次回來艾寶琳倖存區，只是想購入一些日常用品，卻沒想到這裡每一處，都彷彿勾起兩人短暫的一點一滴。
「大本營……」他握著手中的戒指和煎餅，心中，有個決定了。

大約兩小時之後，滿天通過了「死亡之路」，盡可能避開路上的病者，回到了大本營那裡。

面對自己曾經失望過的地方，現在再次回來的理由，居然是讓瓦禮失望的自己來到這裡，彷彿是一種諷刺。

潛入對滿天來說，並不是困難的事情。

在他溜到入去之後，便開始詢問周遭的人，認不認識最近從艾寶琳倖存區進來的女生。

在問了七、八個人之後，終於有一位女生答到他了。

「有…你講嗰個女仔……係唔係好靚…好有氣質嗰個？」那女生問。

「頭髮及肩。」滿天說。

「咁你應該係講緊瓦禮小姐？」

「你識佢？」

「喔！係啊，佢設計啲衫好靚嫁。」那少女開心地道：「佢一入嚟無耐，就喺七樓開咗一間設計女性衫褲嘅鋪頭，你可以去睇下嫁！」

「唔該。」接著，滿天又往八樓前去。

他感覺上，大本營變了好多。

例如六樓的Dr.D和八樓的董倫，都似乎消失不見了。

八樓前身為知識份子們的專屬樓層，該層並沒有因為他們的離開，而有任何變動，所以裝潢佈設依舊漂亮。

滿天踏著每一步，走到了一間設計衣服的房間前。

那裡有一大塊玻璃廚櫃，放著優雅、清爽的服飾，推門走進無人的店子內，更能看到不同的女性衣服設計草圖，放在桌子上。時尚的白色感和光亮的視線，與桌上的紅茶杯映成一對。

最後，他獨自參觀完一番後，便把煎餅放下，灑脫地離開。

但臨走之前，還是回頭望了店子一眼……才繼續踏步離開。

作為，自己真正的道別。

晚上，在大本營C橦工坊跟完愛紗邊喝茶邊交流了一整晚的瓦禮，打算回到店子內繼續工作。

她伸了伸懶腰，把門推開，就繼續坐回椅子上。

想動手握筆時，卻呆住了…

桌子上的煎餅。

「點解…」瓦禮怔怔地拿起煎餅，表情除了驚訝還是愣然：「點解會有……」

瓦禮她望著這塊煎餅，回想起很多事情。

「唔…」她咬了一大口煎餅，眼框也通紅了。

是塊充滿回憶的煎餅。

直至，她吃到中段，牙齒好像咬到了什麼硬物，所以拿了出來看看，竟然裡面藏著了一隻戒指。

她破涕為笑：「佢就係一個咁嘅人……」

一個，外表比任何人都冰冷，內心卻比任何人都熾熱的男人。

最後，瓦禮握著戒指，走到去走廊外的欄杆前，仰頭望著澄空。

然後伸一伸懶腰，對著滿天的星空，說：

「我都差唔多，要喺大本營展開新嘅生活，」瓦禮用手背擦走頰上的淚珠，淺淺地微笑：「多謝你。」

愚人節篇──完

186

畫面中可見，鏡頭被安置在一把G36KV突擊步槍上，應該是針孔攝影機。並且從周遭的環境看來，這名負責記錄的飛虎隊成員還在裝甲車中，前往著目的地。

此時，另一把人聲出現：「記住任務目的，殲滅可疑生命體，拘捕余博士。」這是不破尚的聲音。

「明白！隊長！」眾隊員回答，包括錄影鏡頭的主人。

其後，類似指揮官的人，開始簡略地講述目標人物的資料：「趁仲有時間，就講多次。目標人物──余智海。年齡四十九，曾經喺Stanley Prusiner Laboratory同Stowers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入面做研究工作，可以稱得上病毒學權威。所以未入去之前，全部人都戴上防毒面具先。」

「明白！」

大概過多幾十分鐘後，裝甲車終於停駛了。整隊十多人的飛虎隊成員們，都手持步槍、衝鋒槍、霰彈槍等武器上山。

鏡頭無意地拍到山上望落去將軍澳下的畫面，和那如同餘燼的日落，美不勝收。

行了約二十分鐘，飛虎隊都終於鎖定了一個地點，一間林中別墅。旁邊沒有其餘的屋子，它是歐式的風格卻帶著死氣的陰沉，猶如古老的存在一早與這座森林同根共生。

細心一點，更可以發現在林中別墅附近的樹木，都盡是枯死。

在飛虎隊們快速分散好自己要攻進的位置後，他們就一起爆破攻堅，包括大門、窗戶、屋頂，都無孔不入，當然亦留有一隊成員在外面等待作為隨時後援。

而我們望著的畫面，則是一名跟隨不破尚由大門攻進的隊員。他們小心翼翼地注視前方，負責左右兩翼地則盯緊兩邊，防止突襲。

這陰沉的古宅別墅中，色系也是都灰灰暗暗的，漆黑的牆身讓人感受到異常的壓力。幽暗的燈光，使大家要四處提防。

大門入去走不到幾步，便是一條寬闊的樓梯通往二樓。就在不破尚一行人等踏上樓梯之際，不知二樓的走廊還是房間，傳來了頻頻的槍聲。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正常警方擊倒目標即可停槍，但聲音聽上去就是瘋狂連射。

與此同時，二樓走廊中亦跑出了兩隻怪物……它們吐著腫滿的舌頭快速地爬行著。

是舌女。

「嘎…嘰嘰嘎嘎嘎呀！嘿嘿…！！」兩隻舌女分別從二樓飛撲，襲向樓梯下的不破尚部隊！

「啊…！」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緊接的，是一陣的槍擊。

飛虎隊們向發狂大笑的舌女不停地開槍，子彈聲與笑聲在陰暗的古宅中揉合著，顯得詭異離奇，別墅外的後援也戰戰兢兢的。

經過一番連射，兩頭舌女都死翹翹地倒在地上……

「嗄……嗄…隊長…呢啲女人…」一名隊員問。

「再見到格殺勿論。」不破尚冷冷地道。

記錄畫面鏡頭的人，也把畫面移向了兩名死去的舌女身上。它們披頭散髮、穿著髒兮兮且爛掉的衣服，吐著那條像是腫瘤的大舌頭，以獰笑的模樣死去。

「O my god……」記錄畫面的隊員，小聲地說了一句。

接著，不破尚的帶領的六人小隊開始踏上二樓，與此同時古宅的各處，槍聲都逐漸消失，餘下的只有永無止盡的笑聲。

「隊長，我哋要撤退先？再叫總部支援。」手握霰彈槍的隊員，說。

走在前首的不破尚，說：「今次任務係秘密進行，唔可以有太大動作。」

「但係其他隊員……」

「顧好自己，」不破尚只交代最後一句：「我帶嘅隊，有進無退。」

二樓陰沉的長廊十分窄狹，空間給予的壓迫感異常地大。

只是看影片的我，也些心驚膽戰。

「血…？」手持衝鋒槍的隊員，發現前方走廊的轉角，流了血液過來：「點解冇隊員要求支援……而且，後援都好似冇咩反應咁…」

「太多嘢解釋唔到…包括啱啱嗰兩個射極都唔死嘅癲婆……」握著突擊步槍的高大隊員，說。

「噠…噠…噠…噠…噠…」一下一下的腳步聲，從轉角位漸漸地傳出。

一對牽著手的雙胞胎女孩，正小聲地哼著歌的，從轉角位走出，凝望著不破尚的飛虎小隊。

「細路女…？你哋點會喺到？」手持衝鋒槍步槍的隊員鬆了一口氣，想要靠近：「呢到好危險……你哋唔好亂咁郁。」

「唔好過去。」不破尚說。

「隊長，佢哋只係……」

「雙手放頭，伏低。」這次，不破尚對著兩名女孩說。

「啦～啦啦啦～喲啦啦～」小女孩們輕快地哼歌。

當時的人，不清楚對方是病童也是正常。

「……」忽然，手持衝鋒槍的隊員踏步向前，也不跟身後的隊員交代一聲。

大家訝異，但也只道他是為了確認女孩們的身份。

「嘎嗄啊啊啊呀！！！！！」走到半路，走廊旁的房間衝了一隻病牙出來，對那名毫無反應的隊員狂啃！

飛虎隊員當然開火救援，可惜的是，病牙被射了持續十多秒才死去，那名遇襲的隊員也理所當然地喪生了。

「似乎係中咗幻覺。」觀看著影片的我推測。

「係…？」少佐有疑惑。

「如果唔殺死病童，嚟脫嚟幻境，咁都幾難擺脫。」我繼續看下去。

「死咗一個……」影片中，記錄一切畫面的隊員不禁置信地說：「隊長…」

「我開始…見到…啲喪屍……」、「點解周圍都開始流血咁……」、「喂…支援！回答…回答！」

在隊員們對著周遭的景物感到訝異、精神開始錯亂之際，只有不破尚目光不移地盯著遠處兩名正在哭泣的女孩，即是病童。

「好似得不破尚一個冇事，」少佐說：「察覺到病童嘅異常。」

「唯一解釋到嘅，就係佢同我係相反。」我說起自己的經歷：「我對病童嘅歌聲係免疫…而不破尚睇落……係對病童嘅喊聲免疫。」

「…咩意思。」少佐再問。

「佢內心，根本無任何令佢足以畏懼嘅事物。」

緊接下來，不破尚把槍管對準了其中一名病童，但依然可以看得出，他心中的不定和猶豫。

也是的，

在不知對方是怪物的情況下，

怎會對小孩下得了殺手。

突然，影片的主人貌似感到什麼畏懼的來襲，拋下隊伍且向後逃跑。

他狂奔的回到通往一樓的寬梯，那裡站住了三名飛虎隊員，他們都像是苟延殘喘，經歷了一番大戰。

「你係邊一隊……！？」下面的三名飛虎隊，抬頭望著影片的主人：「出面…別墅出面都似乎受襲……唔好出去…！」

可惜，我們記錄影片的主人公已經陷入病童的幻覺中，舉起自己的步槍向樓下的同袍，並大喊：「怪物！…怪物！！全…部…全部伏低……我數三聲！」

「喂…！你…你做咩啊…！？」樓下的三人都驚愕起來。

「砰──噠噠噠噠噠噠噠！！！！！！」他對樓下三名同袍瘋狂開槍後，就繼續逃跑。

「…病童有咁大影響力？」看過影片的少佐，不禁問。

「你要試下？我曾經因為佢，而暈迷咗一星期，不停咁重複自己嘅惡夢。」我指的，是男病童那一次。

最終，他慌忙地逃跑到一間睡房之中，並且躲到衣櫃之後。

期間，一直發出斷斷續續的槍聲、笑聲和人類的慘叫聲。

良久，約莫三十分鐘後，記錄者像是開始回復神魂：「點解…我會自己一個喺到……」他開始步出房間，小心翼翼地環視情況。

「咁多人死……」記錄者對這一切感到驚愕。

「嗚……嘰喙嘰嘿嘿。」一隻舞者倏地從後方出現，把記錄者一腳踢飛到前方六、七米之遠。

「啊呀──！」記錄者給踢飛到寬梯前。

他望著興趣地跳步過來的舞者，再望望距離不遠的古宅大門，只要行落樓梯，再多走幾步就能逃出這裡了。

「我條腰…啊…！！郁唔到……」遺憾的是，他似乎動不了：「嗚…啊…」

「應該係俾舞者踢斷脊椎，依隻病者好大力。」我繼續為少佐分析。

就在舞者將至之前，大堂上有個垂死的飛虎隊員用生命最後一分的力氣，向二樓的舞者開槍，其注意力因此被吸引過去。

「嗄…嘰！？」舞者轉頭，對樓下的他獰笑一聲，便一躍過去把他踩死。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樓下發出了骨裂爆響的聲音。

記錄者驚惶失措地用力爬著，沿路滿佈自己隊員的屍體。即便是全港最精銳的部隊，面對資訊缺乏也只落得如此下場。

「…仲有生還者。」在記錄者幾乎失去力氣的時候，有名同樣是飛虎隊一員的男人，發現了他的存在：「仲有氣息……」

這個人…

沒看錯的話，正是銘凱。

銘凱上前查看記錄者，並問「你支隊伍？！」從銘凱相對簡單的裝備看來，他原本的職位只是後援人員。

「…啊…嗄……啊…」記錄影片的主人，完全沒有回答的能力。

「睇落傷得幾重…」銘凱托一托眼鏡、蹲下來，拿起記錄者的喉頭送話器及收音器：「仲有冇人…仲有冇生還者…聽到請答話…」

大約幾秒之後，一把沉厚的聲音出現。

「你係邊隊。」是不破尚的聲音。

「我喺出面嘅後援，啱啱出面突然收唔到訊號…之後有隻身高約三米嘅不明生物襲擊我哋，無論開幾槍都無用……」

「後援部隊死淨幾多人。」不破尚問。

「唔清楚…佢哋死嘅死、走嘅走，得我一個入咗嚟支援。」銘凱答。

「去大廳等。」不破尚下達命令。

收到指示後，銘凱便拿去原本記錄者的步槍作為防身武器，同時間，記錄者亦轉為由他來擔當了。

我想銘凱是後援人員的關係，對於古宅的地型有著一定了解，所以他沒有迷糊地亂闖，而是有著明確的目的地。

走過自己隊員的屍體，踏過病者的軀殼，中途更開槍射殺了一隻以血擦目的大眼，最終來到古宅的中心處──大廳。

那裡地方寬闊，只是格調依舊死氣沉沉，讓人雙肩莫名地背負起無型的壓力。

大廳有個電壁爐，入面全是灰燼。

牆上有幅大合照是一男一女的，女的在懷孕階段，旁邊的男人則滿懷高興地摸著她的肚子，是一張充滿幸福的照片，我猜正是別墅主人和他的夫人。

銘凱在沙發前戒備，如有突襲隨時蹲下。

「砰──」忽然！一道門破人強行地踢開。

不破尚以及幾名飛虎隊成員，都來到大廳了。

「你係嗰個後援人員？」一進來，不破尚就把目光放到銘凱身上。

「係。」銘凱答。

「點解唔走。」

「…我仲要確保裡面嘅隊員安全。」銘凱再答。

不破尚沉默了幾秒，說：「跟實。」

「咁你都算有良心…」一名脫下防毒面具的隊員，說：「我哋啱啱叫極增援都好似冇無應。」

「出面都發生咗問題，」銘凱憂慮地答：「你哋係唔同隊？」

「係，我哋全部都係屋企嘅生還者……」另一名隊員答：「然後途中遇到不破尚隊長，營救咗我哋，集合哂所有人喺到。」

「我哋下一步，即刻撤離？」銘凱問。

「我諗冇咁簡單…」飛虎隊員們望著周圍通往大廳的入口。

發現，病者們都開始走進來此處……

「所有人預備。」不破尚把步槍設為連射。

他的說話一出，存活下來的飛虎隊成員都舉起自己的武器，準備迎戰。

「砰！」槍聲響起，亦示意戰鬥的開始。

眾人在槍林彈雨的情況下，大家互相救援、走位、補給、掩護，各有著崗位。

特別是不破尚那超群的反射神經，連換彈匣的速度也快得驚人。

病者再強，也不過是肉體之軀，加上飛虎隊的成員們經過血腥的洗禮後，似乎開始意會到某種病者的弱點，而針對其部位開槍。

「嗄…喙喙喲呀呀！呀唔呀…」最後一隻硬闖入來的病嘴也死去了。

不破尚帶領著的隊伍，以幾乎無損毫的情況下，把闖進來的病者們都成功殲滅。

這些畫面，都一一收錄在銘凱步槍上的鏡頭中。

「完…完結…？」一名隊員氣喘地問。

「嗄…嗄…」幾個隊員都垂下了槍管，一直以來的體力都差不多用盡。

「既然全屋搜過之後，都搵唔到目標人物嘅蹤影。」不破尚沒有提出離開，反而把大廳的地毯揭開了：「咁大概，就得番依個地方。」

大地毯一掀，一個隱形的密室通道口隨即顯露出來。

「呢到有個地下室？！」、「點發現到…？」、「明明作戰地圖無標明有密室喺到…」存活下來的飛虎隊員們，都感到訝異。

我相信，銘凱跟他們也是同樣想法。

「全方位攻堅情況下，喺不足三千呎建築面積嘅別墅入面，十五分鐘之內都搵唔到目標人物，我已經覺得奇怪。」不破尚盯著密室的入口，說：「然後行路，我都會特別用力。」

「你意思係…」銘凱轉數很快，不用幾秒就想到：「你特登行路大力啲落地板上，去探查地底有冇空心嘅回音同質感，嚟調查地下室嘅存在？」

不破尚合眼、點頭示意銘凱的正確，然後以手勢示意一旁的隊員，把地下室的門拉開。

我不禁點點頭：「呢個就係…不破尚佢叫生存落嚟嘅人去大廳等嘅原因。」

「由一開始，佢就想戰鬥到底，帶埋所有同伴。」少佐凝視著影片畫面，說。

「如果係你，你會點解。」我問坐在椅上的少佐。

「呢種情況……」少佐深思幾秒後，答：「我會帶所有人撤退，留落去太危險。」

但那個男人，就是忤逆上天的修羅。

密室的門被拉開後，不破尚讓隊員先放催淚彈進去密室之中。

待白色的煙霧在內部擴散之後，小心地持槍進去，就連銘凱也跟了進去。

雖然鏡頭白茫茫的一片，但也讓人緊張起來。

因為在翠林村的時候，北賢就說過……

不破尚是最接近真相的男人。

煙霧中，大家小心翼翼地前進……

「你哋發現咗啊。」一把陌生的聲音，出現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密室中。

「立即舉起雙手，跪低投降！！！！！」飛虎隊員們立即向聲音的方向警告。

「咁大霧…」這把陌生的聲音，續說：「你哋就睇得清，所有事與物？」

「立即投降！」飛虎隊員們因為煙霧的關係，不能看到對方有否依自己警告去做，只能不斷地大喊。

「你哋就好似一班無思考能力嘅機器，唔理對錯……槍管對準他人先再講。」那名不明的男聲，繼續把話說下去：「但係從來唔知道，佢嘅威脅性係幾恐怖。但今日，你哋將會睇清。」

說畢，氣流之間，彷彿一瞬起了什麼變化。

原本擴散漫延著的煙霧，突然急速地朝一個方向收縮！

「依家，」那男聲的主人，是名年歲約四字尾的知性男人：「你哋睇得清？」

整間地下室的濃煙，都消失了…

應該說，被吸收了。

飛虎隊眼前的陌生男人，跟大廳掛著的家庭照那男人的外貌相同。

我想，他就是屋主。

「啲煙…」銘凱往地下室四處望去，但完全找不到像抽氣機之類的東西：「突然抽走哂…」

這間密室，像是間典型的地下研究室。

不同的試管、釀造工具、浸在液體中的肉體、不明生物樣本、血跡斑斑的解剖檯、縱橫交錯的線路與佈塵的電腦，還有看似先進的專業器材。

「余智海博士，你已經被捕。」一名老練的飛虎隊員上前準備將他逮捕，並說出其罪行：「你喺靈實醫院進行非法人體實驗、疑似擴散危害生化病毒、仲有你嗰女失蹤都懷疑同你有關連，依家雙手立即放後。」

原來…

這個坐在椅上的知性男人，就是他們要找的余智海博士。

余智海橫視飛虎隊成員，說：「你哋根本唔明…」

「立即雙手放後！」

余智海博士沒有聽命之餘，更站起來，向前踏出一步。

「停低！」飛虎隊作最後一次警告。

博士沒有停命，繼續向前行著：「信我，你哋唔讓開…會後悔。」

「噠──」終於，飛虎隊員用手槍開出一發子彈，打在博士的右腿上，借此讓他失去活動能力。

可是……

余智海博士卻一副毫無損傷的樣子，去橫視著周遭的人：「就係咁？」

「捉住佢！」說畢，最近博士的飛虎隊員，打算上前將他按低拿下。

就當他走到博士後面，要把他壓下之際，密室中響起了一下槍聲。

「噠──」

大家也對第二下槍聲感到愕然，因為飛虎隊中，根本就沒有人開了槍。

「啊…」那名打算壓低博士的飛虎隊員，卻發出痛楚的叫聲，慢慢退後幾步……

驀地發現，他身上中了一槍。

直至那名飛虎隊員倒於地上後，大家才清楚看見余海智博士在那名飛虎隊員靠近時，用手指向他舉起了比槍的手勢。

「啊…啊……」那名中槍倒地的飛虎隊員有點驚恐，立即用衝鋒槍瞄準博士還擊：「係…係佢…！」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負傷的他，向博士連開數十多槍。

余智海博士不以為然，任由子彈打在身上。

「搵掩護！」不破尚好像了解到什麼，馬上命令隊員。

不出一秒，博士對眼前的飛虎隊成員伸出了手掌，子彈就彷彿從他掌心中不斷射出，回敬對方。

儘管意料得到，也是太遲。

有幾名隊員都因為掩護太慢，而身中見多槍。

情況一瞬間逆轉！

「到底發生咩事……」及時躲好在一部機器後的銘凱，感到了焦慮。

「全部人，依家禁止開槍！」不破尚下令。

僵持的狀況很快就結束，飛虎隊的前線成員紛紛拋棄了槍備，轉為擲出震撼彈往博士那邊。

「呯──」震撼彈爆開，讓人短暫致盲的強光和震耳欲聾的聲響一瞬充斥於密室空間之中。

但過程之中，槍聲依然零聲地響起。

那博士就彷彿正把飛虎隊員逐個逐個去殺害一樣。

而受過專業訓練的部隊也不是吃素，他們很快就更換對策轉為持刀進攻，兩人合力地揮著軍刀往博士身上連砍數下。

被刀砍頸及腰的余智海博士沒有吟痛，皮膚也近乎沒有深層的損傷，被攻擊的身體位置內部只隱約地泛起了閃爍的紅光，就承受了一切物理的傷害。

博士右手比槍的手勢，指向舉刀砍他的飛虎隊員腹部上：「有冇絕望嘅感覺。」然後，又用左手按住另一名砍他的飛虎隊員的脖子上。

「呯！嘶──」槍聲與刀聲同時發出。

兩名上前的飛虎隊員，不消半秒就倒於地上。

一名腹部中槍，另一名則頸部出血，像是被什麼鋒利的東西砍到過一樣。

「我始終睇唔明」少佐重複看著，兩名飛虎隊員受到重創的那一段：「嗰博士做咗啲乜。」

「我估係反射？或者吸收嘅能力。」我只是單從影片中下結論。

「但佢只係人類。」少佐道出重點。

身為人類，不該有這種違反物理的現象出現。

除了是病者賦予的能力外…

我想不到任何的解釋。

「就算係Dr.D至少都改變咗外貌，但依個余智海博士嘅外表，係一個確確實實嘅人類。」少佐續說。

我腦海中，突然閃過Dr.D在我身上強行注射不明藥劑的畫面。

他所說的藥劑功效，我至今還記著。

記憶、

意志、

外貌。

只是我沒去驗證，也沒興趣驗證就是。

我也無法想像，有天自己變成病者後會怎麼樣

至少，我還不想讓身邊的人知道。

「其實除咗Dr.D之外，我之前喺外面都見過另外兩個保留咗人類外貌嘅病者。」我說的北賢南愚，少佐可能並不認識。

就算認識，都沒機會發現他們刻意隱藏著的能力。

「咁即係病者係有機會潛藏偽裝喺我哋人類嘅倖存區之中？」成為了領導的少佐，果然先為倖存區的人著想。

「嗯有咁嘅可能。同埋係佢哋目的係乜，都完全搞唔清。」我說下去：「而且實力唔係一般病者可以比擬。」

上次翠林村倖存區之中，我甚至被北賢饒了一命。

「我哋算唔算最早發現嘅人？」少佐抬起頭，問。

「應該唔算」對於不破尚的死，我還耿耿放懷：「只係冇人去阻止，或者發現真相嘅人都已經「失蹤」。」

艾寶琳倖存區「病獵公會」的白鯨，都讓我很在意。

「呢個時代，仲會有幾多好似不破尚咁嘅人物存在」少佐語帶感慨，繼續播放影片。

就算是曾經的敵人，到這刻都有惜英雄，重英雄的感覺。

影片中，余智海博士依然毫髮無損。

更沒一個飛虎隊員敢上前，全都躲在掩護之後。

「你哋撤退。」不破尚，最終下達了這條命令。

接著，大家也慢慢地退到密室的入口

只有不破尚一個人，走到余智海博士面前阻擋他的離去。

「有意思」余智海博士落寂、頹然的眼神中，掠過了一絲光。

「不破尚隊長」銘凱是最後一個站在密室出口的隊員：「要走都仲有機會！我幫你拖延住先」

「嗯。」不破尚把沉重的裝備脫下，捏一捏拳頭：「仲有能力走嘅人，都無資格走。」

「咁你又叫我哋撤」銘凱欲言又止。

「你哋留喺到，太阻住我。」

正當余智海博士開口：「你想赤手空」

「呯！」對方話未說完，不破尚已經用非肉眼所見的速度

往余智海博士鼻門出了刺拳！讓他鼻骨幾乎要彎掉似的。

從銘凱手上的針孔攝錄鏡頭可見，余智海博士咬牙忍痛，受到傷害的鼻門亦泛起了隱約的紅光，然後很快就消退。

余智海博士很快就回拳還擊，但被不破尚敏捷的步伐避開了。繼而，再向余智海博士施以重重的連環拳，身上受攻擊之處也持續泛起紅光。

最後更一躍跳起，使出轉身擺踢！

「呯噠——！」

剛才就一直前進的余智海博士，如今被不破尚踢飛再次回到密室的牆邊。

跟外面世界的距離，又變遠了。

「你好清楚，我離開咗呢個密室之後會有咩後果？」余智海的面上依然沒有神采，就如同行屍走肉的人：「人類好鐘意笑？我只係將歡笑傳俾所有人。」

進入完全戰鬥狀態的不破尚，沒有心神去回應：「」只盯緊著余智海的每一個動作，防止他隨時還擊。

「你觀察力幾好」余智海擦擦滲血的嘴角，說：「選擇用拳頭對付我傷害力冇子彈咁極端不過我要殺你方法都好多。」

「佢想」銘凱似乎得知他的下一步行為。

余智海拾起了地上的手槍，不破尚亦第一時間去找掩護物。

「呯呯呯呯呯呯呯——！！」博士他握起手槍往自己身上猛射，待那些子彈都射入他的身體後，才緩緩地站起。

「你就算阻止到我出去，都阻止唔到笑聲傳播出去」余智海說到這裡，嘴角才泛起了苦笑：「知唔知點解我要令所有人都識笑？因為我發現人類嘅笑容、笑聲、笑貌都係一種無形嘅武器。佢可以令人開心但原來都可以令人傷心絕望。」

身上吸收了一定子彈的余智海博士，慢慢地向不破尚所躲著的掩護物行去

「嘲笑、恥笑、譏笑，你哋全部人都用笑容害死咗我個女。」余智海博士握緊了拳頭，說：「今日我就將呢種笑聲，歸還返俾你哋。」

我和少佐都看得入神，想看躲在掩護物之後的不破尚，會如何面對這困局。我們都看得明白，只要不破尚一隨意走出來，就會給博士的「能力」射死。

沒想到，竟銘凱卻掏出了一把戰術反光刀，擲向到余智海博士的臉頰上！

「噓——！」

「機會！」銘凱喊道。

刀子精準地插到余智海博士的臉頰上，不破尚趁這個短暫的空檔跑出，向余智海博士衝刺！一手將他的頭按住，再強行壓低到地上！

博士在跌倒的一息間，打算轉為向銘凱開槍，而舉起了手且作出比槍的手勢！不破尚瞬間洞悉到他的意圖，立馬用力捉住了博士的手，防止他把手指瞄向銘凱。

「」余智海冷冷一笑，身體中泛紅的能量隨即經由不破尚捉住他的手，而一一傳到其身上。

不破尚堅定不移的瞳孔，此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像是承受著非人之痛。

「嘶──」不破尚身上忽然發出撕裂的聲音，身體濺了一抹血灑出來，像被長刀砍過一樣。

「我就係睇唔明呢到」少佐聚精會神地說：「不破尚身體點解會突然憑空出血，明明佢已經限制住敵人嘅動作，冇受到任何攻擊。」

「可能就正正係余智海嘅反射能力」我盡可能地分析著：「佢喺啱啱不破尚捉住佢隻手個瞬間，轉移

咗自己受過嘅傷害去不破尚到」

「即係不破尚，承受番啱啱自己對余智海造成嘅傷害」

「可能」我說。

「咯喀──！」同一時間，余智海博士的手臂在強大的扭握之力下，變至甩骸。

「咳」不破尚咳出了一大口的血，退到密室的牆身前背靠著。

余智海看起來是滿身俱傷，但行動卻一直自如：「嗄」並對不破尚舉起手指，準備做出比槍的手勢。

銘凱可能知道下一秒會發生的事情，因此終於要上前支援，去把將要射殺不破尚的余智海一拳打走！

「噠！」他沒有不破尚的大力，但足以讓余智海狼瘡地移了幾步且瞄準失敗。

187

「嗄啊，你哋好煩人」余智海博士馬上瞄準一旁的銘凱。

「砰！」

不破尚在余智海沒有留意到的瞬間，就拖住重傷的身軀對他的頭部使出飛踢！就連其眼鏡也碎裂起來

「啊」余智海身體向後傾飛，並於不破尚使出飛踢後短暫的僵直時間中，舉手向他開了一槍：「嗄」

「砰！」已經負傷的不破尚，身上再中一槍。

最後銘凱與不破尚，二人不約而同地上前，往倒下並靠在一部機器上余智海博士，使出最後一記腳踢到其下鄂！

「呯喀！！！」骨頭響裂的聲音。

不破尚黑色的戰術口罩，染滿了自己的血液：「嗄嗄」身體近乎搖搖欲墜，全身都彷彿滲著鮮血。

「隊長」銘凱馬上將他扶著。

不破尚緩緩地掏出手榴彈：「摧毀依到。」手因傷在顫，眼神卻是無比堅定。

「不破尚隊長跟我哋一齊走！出面仲有殘存嘅飛虎部隊可以即刻治療你嘅傷勢！」銘凱有些激動。

「」

「請你生存落去！」銘凱如此喊著。

「你你哋殺我唔死」余智海博士失魂落魄地說：「你哋今日對付嘅係唔熟識運用依種力量嘅我等某一日，我再出現」

恐怕不破尚和銘凱二人，都明白已經無計可施，完全找不到法子對付這個神秘的男人，在缺乏情報的前題下，再糾纏下去也只有一個「死」字。

不破尚以厚沉的聲線，說：「咁我就等到你再出現。」在銘凱的扶持下，離開地下密室。

「我已經轉移咗啱啱戰鬥受過嘅所有傷害去你身上」失落的余智海，望著染滿血跡的地板，說：「你已經受咗嚴重嘅內傷我都想睇下有冇命再見到你。」

臨踏上樓梯前，銘凱把那把有針孔鏡頭的槍撿起帶走，而不破尚則把那顆手榴彈掉入到密室之中，然後再把密室的門合上。

兩人才在互相扶撐下，逃出了這橦林中古宅。

奇怪的是，手榴彈在裡面並沒有爆炸。

一出古宅，如同末日的黃昏就輝耀著整橦林中古宅，金黃的光線散打在銘凱和不破尚二人身上。

「隊長」一早逃出的飛虎隊員，早已解決掉外面的病者，在外面等候。

接著，幾名隊員把不破尚接入裝甲車之中，駕車離開魔鬼山。

然後畫面，也隨之結束。

「影片日期係」我問。

「「病者」爆發之前，嘅前幾日。」少佐答。

難怪

銘凱曾經透露過，在不破尚受到創傷前，Dr.D不會是他的對手。

「我覺得，我有必要去魔鬼山調查一敞。」我說。

「咁病者之都一事」

「我去完魔鬼山調查之後，會再返嚟大本營一次。」我說下去：「你到時揀一個人俾我隨行，可以？」

「嗯。」

有些人為這個時代付出得太多，也背負得太多。

他們離去之前，都會把希望……

留給下一個繼承者。

有天，我也有需要把這套黑袍、面具，還有雨傘都留給下一個人嗎。

稍為休息了一、兩天，整頓一下後，我才跟少佐拿了出閘紙，申請出去。

其實我大可以偷偷地從窗外跳出，不過這些日子來，如明雲所說，我的身體都漸漸不如當初，所以選擇正門離開作罷。

「開閘！」守著鐵門的大本營職員高喊。

「喀──」沉重的機關大門正緩緩地打開著，是董倫那群智識份子研究出來，少有的實用產物。

但不知為何，大本營注視著我的人越來越多，討論的人亦越來越多，可能是不戴面具的我就太醜了吧？

…

另一邊廂，一樓演講廳的病者學堂中。

「全部人！今日我哋教點樣對付病嘴，同遇到病牙嘅對策！」戴著單邊眼罩教書的大舊，一入空間寬

敞，椅子也舒適的演講廳便道。

演講廳坐滿著來聽書的青年們，就像從前的社會上一樣，青年最少要完成中三的學歷。而現在大本營的青少年，則要至少讀完《對抗病者基本訓練課──初級篇》的堂，才能夠自由選擇自己以後的出路。

在這個小小的倖存區中，小朋友及青少年日後的出路，也主要分為幾種：

第一種，A橦大樓的警衛工作及外出搜索隊等、

第二種，B橦大樓藝術創意工作及自由工作者、

第三種，C橦大樓工坊的機械工及技術工人、

第四種，D橦大樓醫療室的護士及醫護學員、

最後，還有一種最讓青年人討厭的LW大樓，即旁邊附屬李惠利大樓。選擇去那裡投身的，都是學一些處理垃圾、清潔、分配食物等崗位的工作。

「冷靜啲！唔好傾計，你哋係咪想之後去LW做嘢啊？！」大舊說。

「大舊Sir…！你有冇睇最近一條片啊！」坐在椅子上的少男少女都議論紛紛。

「冇！」大舊大聲地答。

「最近呢幾日之間流傳得好快喎……」一群年輕男女對大舊，說。

「又係你哋B橦大樓出品嘅無聊惡作劇小短片啊？我呢！」大舊拍拍堅實的胸膛，說：「就比較想你哋畢業之後去A橦大樓工作，係就係危險啲，不過係最有意義同最缺人！」

「唉～」幾名坐在前頭的清瘦男女，打了個呵欠，說：「明明以前好輕鬆，乜都唔洗做架嘛…」

「你哋要怪就怪少佐上任咗領導，同埋好關心你哋呢班廢青出路嘅社工阿玲建議推行呢個《青少年學

業與工作政策》啦！好喇，快啲聽書！」

「但係嗰條片係關於「鳥嘴老師」嫁喎！」一位童顏的少女，舉著手說。

「鳥嘴老師…？」大舊一聽到這個字，面色就沉下來。

「係啊，條片整到好似一場Game
Show咁！」持片的少年，把錄影帶拋了給大舊Sir：「接著啊…大舊阿Sir！」

大舊舉起一隻手，便把錄影帶接住：「你哋係邊到借返嚟？」B橦大樓的大眾休息室及小影院，有設備供人借予影片觀看。

只是電力有限及設備不足的關係，每次有人成功向大本營申請到投影機及播放機等設備去看影片時，都總會有大群人跟著去一起看。

在亂世中，看電影可算是奢侈的娛樂了。

「係之前…大本營有個失蹤嘅人，係我朋友嚟嘅，佢話係出面執到呢條帶，就帶咗返嚟睇。」

「之後你哋就一傳十，十傳百？」大舊細閱著錄影帶上標記的字：「Twin Eagle……？」

下課後，大舊就拿著錄影帶到B橦大樓。

「大舊Sir？好少見你嚟呢橦。」正在休息室為學生進行心理輔導的阿玲，說。

「係，啲學生之間最近好似流傳緊一條片……」大舊拿出那錄影帶，說：「條片叫…叫咩雙鷹……？」

「我都有聽過講…佢哋話咩條片…好恐怖，不過好吸引。」阿玲好奇地微笑：「我都想知係咩嚟。」

「一齊去睇？」大舊邀請。

「好啊。」

於是，他們二人就前去小影院看這套錄影帶了。

大舊運用自身的職權，不需排隊就能優先觀看影片。

「又係…呢條片，好，兩位等等。」播放室的技術人員說。

小影院的座位大概能容納三十多人，位於B橦大樓的地下，同時職員亦開始讓其他大本營居民任意入席觀看。

影片開始播映……

畫面開首，是他們所熟識的鳥嘴老師，上到錄影廠的大台上。

接著播放的內容，就是M與董倫的遊戲對決。

節目影片每一環、每一節都總有人覺得恐怖，因為作為「籌碼」的屍體都會一具一具地從天而降。

直至人類被推入隔音箱與舌女撕殺的一段，往往已經有不少人承受不住，看不下去而選擇離場，所以看到最後「真相」的人並不多。

對大舊和阿玲而言，就算畫血腥，他們都想看下去。

因為影片中的主人公，正是曾經「背叛」過大本營的鳥嘴老師。

他們想知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阿玲姑娘…你仲頂唔頂得住……」大舊關切地問。

想嘔的阿玲，還是強行地忍下來：「無事…我想知，想知點解會突然有依條片…同有依個人出現……」

「董倫……！點解佢隻大奸狗會喺到…」阿玲看到影片中的最終遊戲──喝毒酒。

「佢哋狼狽為奸…？」其他的人也開始討論：「果然……兩個都喪心病狂…玩呢啲變態遊戲……仲要寄俾我哋睇…！走喇！我哋走！」

「要唔要停片～？」小影院的技術人員，走到大舊身邊，問：「每次一播到呢到，啲人一見到呢個鳥嘴老師同董倫好似準備同台企埋一齊飲酒，就覺得成條影片都只係一場Show～特登玩嘢寄返嚟嘲笑我哋大本營嘅人。」

「冇一次播得完哂…？」大舊問。

「係～！冇一次播得完，啲人唔係覺得太恐怖，就係覺得係鳥嘴老師同董倫夾埋笑我哋嘅影片。」技術人員再問：「要停嘛？」

「可能……大家始終對老賢死嘅事…同佢哋兩個背叛大本營嘅事未放得低……」阿玲黯然地說。

「繼續播。」大舊挺直了腰板，觀看畫面。

之後，大本營的其他觀看者已經走得七七八八，只餘下大舊和阿玲。

其後，影片中，董倫走上了台，更準備了椅子、桌子和兩樽烈酒。

看到這裡的阿玲，已經眼泛憤怒的淚光，他們兩人背叛大本營的畫面，彷彿一幕一幕地重複在腦海中。

就連堅忍著脾氣的大舊，此時此刻望著這兩個人，也不禁握緊了拳頭……

直至…

這一句的出現。

「就俾我睇下你為咗守護大本營，保護所有人嘅堅持～？可以去到邊。喺死亡面前，每個人都最誠實。」董倫眼角盯了攝影棚的暗處一眼，說：「放心～而且冇人會睇到你呢一面。」

「我飲。」

「喔～呵呵呵，真係出乎意料～？居然會為咗啲無關緊要嘅普通人，去飲可能有毒嘅酒？」

然後，鳥嘴老師脫下面具……

「噹」的一聲，他們二人把酒喝下了。

大舊有所猶豫、迷茫：「佢…佢係……」

「M…」阿玲掩著嘴巴，除了驚訝，還是驚訝。

繼而，畫面中的鳥嘴老師極為痛苦地倒下，就連阿登也被人一同打暈。

兩人暈倒之後，董倫微微一笑，握起另一罐墨綠色的飲料，喝了一小口，就淡然離場。

畫面又轉，便到二人被困在籠中，被迫用左輪手槍作出生與死的決擇。

每一次扣動扳機，都讓觀看者感受到強大的沉重感。直至M的最後一槍，也選擇往自己頭上射去後，大舊和阿玲才恍然大悟似的，馬上去找少佐問話。

七樓圖書館，領導人書房。

「嗰個…嗰個我哋一直認知嘅鳥嘴老師……係唔係就係M！？」大舊按著桌子，用力地問。

「如果真係佢，點解佢要咁做…」阿玲也問。

少佐反而一面淡靜，像是預料到這種事情早晚會發生：「時勢所迫。當時，Dr.D喺大本營底下做緊恐怖嘅實驗，董倫就秘密同不良人私通準備攻入嚟。外內都受敵……我哋需要一個黑暗底下嘅騎士。」

「點…解係佢？」

「係老賢選中佢，但都證明…老賢冇錯。」少佐黯淡地合上眼睛，說：「M佢的確…捱過咗呢段背負住罪名嘅日子，無論Dr.D、董倫，定係不良人都已經確切咁消失。」

「但佢唔係壞人啊！」大舊說。

「你知嘛，大舊…」少佐說下去：「我幾乎每一日，都想幫佢洗脫罪名。但係大本營需要嘅係希望，佢哋要有團結一致落去嘅目標，而老賢就係大本營嘅希望，佢嘅離開令到人覺醒。如果突然同所有人講，親手殺死老賢嘅M，其實係為咗大家好……你認為會變成點。」

黯然的阿玲向書桌退後一步，惆然地說：「…道德邊界，會變得好模糊。」

「無錯，佢哋會繼續過番以前嘅生活…甚至係犯罪，因為仲有人保護佢哋。」少佐望望窗外破曉的天色，說：「人經歷過失去，會一沉不起，而令到佢哋有動力再企番起身……就係「仇恨」。」

「所以……M就化為…我哋嘅「仇恨」？」阿玲說。

「嗯。」少佐站起來，依然望著窗外：「睇嚟…老賢當初藍圖好成功？我都係身居其位，方知其感。」

辦公室書房沉默一片。

「所以…佢已經冇得再返嚟…？」大舊頭一次，泛出男兒的淚光。

「有…」少佐點頭、靠坐到桌邊：「或者可以返嚟飲一杯咖啡…見下想見嘅人，同周圍嘅人傾幾句，佢已經心滿意足。」

「咁嘅犧牲……」阿玲表情不忍地說：「實在太大…」

「所以我總係記住，當我攰嗰陣，可能有個人比我更攰。當我失望嗰陣，可能有個人比我更絕望。」少佐合上眼睛，說：「當我孤單嗰陣，可能有個人比我更孤獨。」

不能公開正義，永遠是沉重的。

因為那個人，將會背負著只有自己知道的真相。

「你哋係點樣知道真相。」少佐問。

「呢個錄影帶……」阿玲把錄影帶交出，說：「內容係你都失蹤之後，佢救你嘅事情…」

少佐把錄影帶收下，想了想：「呢件事，你哋會保密？」

大舊和阿玲彼此望了對方一眼，思索極久。

「都過咗咁耐……大本營嘅風氣都已經有起色，仲要隱瞞呢個真相？」大舊問。

「咁就要問下，M…佢本人意願。」少佐說。

「唔怕我哋唔接受佢…只怕，佢接受唔到自己。」阿玲愁眉不展，說：「…行走喺黑暗同光明嘅界線下，要做到自我認同……係好困難。」

「佢用緊自己方法，去守護住大本營。」

…

188

路途沙塵滾滾，空氣中彷彿包含沙粒。

一年中，總有幾天空氣如此混沌的日子。

離開大本營後，往彩明街方向上斜坡直行，可以有條小山路通往魔鬼山。

遇見病者，就可避則避。

比較花時間的，應該是要在魔鬼山中尋出那間林中古宅，那座山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

天然的泥路上，滿是蟑螂在爬行。

幸好我上山之後，時間已接近黃昏，我憶起影片中，鏡頭從山上影過去市區的位置，加上當時日落所在的位置，從而收窄了古宅所在的範圍。

直至我走到樹葉漸漸枯萎的區域中，我方意識到距離余智海博士的林中古宅……不遠了。

「嗄…嘰嘰…嘰……」

這裡無論樹葉掉落，還是病者竊笑，都聽得一清二楚。

警惕的我瞧笑聲處望去，見到草叢中有隻陀背的矮小病者──竊屍賊。雖然它們身材短小，不過能夠拖拉著不少的東西，也不感吃力，例如它正拖著的野狗屍體……

我偷偷地跟著去，因為竊屍賊其特性為堆積、收集屍體到人煙稀少的地方，因此我偷偷跟隨著它，說不定會找到古宅別墅的下落。

這隻竊屍賊走的路段複雜，又經常轉彎，有時候我真的忍不住，很想上前一腳將它踢死。不過它算是挺有特色的，我見過的竊屍賊病者都是穿著髒兮兮的破爛衣物，眼前的也不相伯仲，但是頭上戴著了一頂顏色鮮艷的紅色冷帽。

使得它的存在，如同萬叢中的一點紅，讓我能好好跟著。

「嘎嘎～嘰…嘐咻吵吵……」它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

沿路上，它偶然見到有隻蟑螂經過腳邊，就會迅速將其捉住，再放入口中細嚼，如同吃點品一樣簡單。

「終於…」跟著跟著，我面前就出現一橦陰沈沈的古宅別墅了：「果然冇跟錯人……」

那隻竊屍賊高興地把野狗屍體拖入屋內，還不知道自己大限將至。

當然，我不會立即上前將它殺害，再蠢也要觀察一下情況再說。

「喀──」它把野狗屍體拖進門後，也不再出來了。

此時，我才光明正大地圍繞著這間林中古宅先走一周。

其陰沉且失修的外形下，被圍牆所包著，進去的方法除了爬欄之外，便是由大閘而入。

「嘎…嘰，咁咁…！嗉……」、「嘐嘐……！！嗤嗤嗤──」、「喙嘿喲嗤喲…」古宅內，正傳病者們不同的聲音，感覺它們就像在討論一樣。

觀察一周後，我決定爬欄入去。

著地後，我雙腳踏在死花死草上，更在後園見到有隻狗……被捕獸犬夾住了前腳的狗。

我馬上靜止自己的動作，防止牠會大聲亂吠。

但它，看起來沒那個意思，是一隻等死的狗。

我把食指放在嘴前，雙腳則慢步前進，希望牠是隻有靈性的狗，遲下會報答我吧。

「啊…」靠近到牠的身邊後，我用盡全力拉開了捕獸器，讓牠能夠離開：「呢種絕望…等死嘅感覺…

肯定好難受。」

那隻被夾傷的狗，抬頭望向我。

我拍拍牠的身體：「走吧…」我能幫的，只到這裡。

幸虧捕獸器看來生鏽多時，用臂力也能勉強扳開。

看起來，這裡的竊屍者特別喜愛吃狗肉。

古宅的後門，是連接住荒涼的後花園，門不用鎖匙去開，推一推就能進去。

裡頭沒有我想像中混亂，以為進來後會見到一個類似亂葬崗的畫面。地板不時傳來踏步的聲音，聽起來至少有三隻或以上的病者，存在這裡。

不過，它們跟我的位置應該還不太近，暫時不用太過擔心。

就在尋找線索的同時，想想辦法解決那些病者吧。要是它們都是竊屍者的話，就易解決了，直接提著雨傘上前開無雙也可以。

在後門的位置，最近我的是一間廚房。

裡面不像現代式廚房，有光亮的環境，除了黑黃黃的油跡印滿牆上外，木製廚櫃中更滲著一滴一滴的血液出來。

即使我充滿著好奇心，也不想自己往後三天都失眠。

什麼蟑螂、蛆蟲在廚房都隨處可見，有些更在鍋子中產卵，而上面原本用來掛工具的勾子，如今都變成勾著死去的老鼠。

對我而言，這裡簡直是惡夢廚房。

「嘎…嘎啦～嗚咻～」外面傳來病者說話的聲音。

我第一時間注視到旁邊缺電的雪櫃，是可以供我躲藏的。我打開的那瞬間，腐爛惡臭的氣味就一湧而出，爛掉發臭的屍體內臟都被堆放在裡頭。

無可奈何的我，只能閉氣強忍，進入到裡面躲好。

「喀…」從雪櫃的空隙中，我看到了是一隻竊屍賊進來了。

不過，這隻跟我剛才見的不同，這隻同樣矮小的竊屍賊是戴綠色帽子的。

它進來後先四處嗅嗅，表情好像察覺到有點異樣，但沒有深入理會，只是走到牆角，把伸手進去一個破掉的小洞口中，隨手就抓出了幾隻幼鼠出來。

我看得出，這些都是剛出生的老鼠，牠們看起來紅通通又嫩滑，似乎成為了竊屍賊的美食。

接著，這名戴綠帽的竊屍賊把木板掩蓋回洞口中的鼠穴，便徐徐地離開。

我也在這惡臭的地獄中，得到解脫。

待在廚房恐怕都不會找到什麼關於「病者」的線索，於是我匆匆離開，轉為前去其他房間調查。

依我看來，古宅的一樓佔大部份空間的都是大廳、廚房、廁所，二樓才是睡房等地方。

從不破尚遺留下來的影片中，我得知了大廳之下存在地下室的秘密，我亦相信最重要的核心情報，應該都在裡頭。

但要過去，就有點困難。

站在走廊中的我，從遠觀視著大廳中的情況。

發現遠比我想像中嚴重，這裡面總共住了七隻竊屍賊，不知它們是否串通過一樣，分別戴著紅、橙、黃、綠、青、藍、紫的冷帽，在大廳中各忙各事。

有的吃著剛才那道幼鼠美食、有的害羞地觀望著周圍的同伴、有的沒精神地睡在沙發上、有的在打瞌睡、有的不斷地打噴嚏、有的開心地說著病語像是唱歌、有的雙手交叉於胸前一副怒目相向的樣子。

這情景讓我想起了，以前跟銘凱到假日皇冠酒店時，也遇過類似的情況，竊屍賊們是一伙懂得合作溝通的病者，儘管是如此不堪一擊。

其實我腦中已經滿佈一會兒謀殺它們全家的畫面，不過我覺得還是警惕比較好，始終它們有如王達尼般狡詐。

為免打擾它們，我先上二樓的房間調查。

從那些主人房的一些蛛絲馬跡中，我大概地得知余智海博士的一些背景。他是病毒學的博士，有一名老婆，曾獲得過不少國際獎狀，私人櫃子中更存放著關於他的碟，我把它們都放了入袍袋內，打算回去觀看。

從家庭照看起上來，他和老婆都平淡但幸福，面上發自內心的微笑不是假的，為什麼會變成錄影帶中那憤世嫉俗的人？

在二樓走廊盡頭，也有房間。

但這間比較特別……

裡面的床舖上，堆放著金字塔式擺法的人類屍堆，證明有一半機率屍堆中入面存在著病爪。我不敢冒險，所以只在房間略略看了幾眼就離開。

像是一間，專門為小女孩佈置而成的房間，粉紅卻染血的牆身、散落一地的扮家家酒的玩具、還有甩頭身的芭比娃娃。

奇怪的是，這房間沒有如走廊、大廳、余智海的睡房一樣，擺放著各種幸福或是英偉的照片。

身為睡房，也沒有一塊簡單的鏡子，就連窗戶也是用特別製造過的密封式窗花和微反射量玻璃，對做過臥底探員的我來說，都是帶著異點的。

二樓要調查的，都調查完畢了。

看來真正的資料所在，還是藏於地下室中。

「嘎…啦咁嗶咄嗤嗤…」我從二樓的圍欄內觀望下面大廳的情況，看到那七名竊屍賊團在一起，觀看著一本兒童圖書。

「白雪公主…？」我有點愣然，身為病者的它們能看得懂內容嗎。

「嘰嘰…嘰嘰嘰……」它們有幾隻看著書中的圖畫，並偷笑著。

有什麼方法能一舉殺死它們？如果有炸藥讓我來個七連殺，心情應該會無比暢快。

假如逐個逐個踢死的話，它們有七隻，恐怕踢死第二、三隻時，其他的伙伴都溜走了。

「咯…咭……」樓下的竊屍賊們，正討論著什麼。

我回想起剛才的一間雜物房中，有擺放著保齡球，如果用來擊倒圍在一起的它們，效果應該很顯注。

於是我拿了個保齡球，去到一樓的走廊，對好角度後直接拋出，讓球以高速滑到大廳中並擊散骨頭脆弱的竊屍者們。

「噓──」它們察覺到保齡球來臨之際，也跑不及了。

「呯──」就將它們擊散得四分五裂似的。

我亦迅速入去，進行收屍、補刀的工序。一般而言，在竊屍賊身上多踩一腳，聽到它們死時微弱的叫聲，就能確認被送上西天了。

「七個小矮人……估唔到…竊屍賊都會學習人類文化。」我一邊行刑處死，一邊盯著地上那本兒童圖書。

「嗚…」

「啊…」

「嗄…」

它們一一發出卑微的叫聲，唯獨綠帽那一隻意志力好像特別堅強，它撐著快要散掉的脆弱軀殼，半拐半摔地走到大廳的古式長身座鐘前。

正當我想上前，先去把它的命收割掉時，旁邊尚未斷氣的竊屍賊竟盡最後一口氣，憤力地捉住了我的腿，不讓我移動……！

站在座鐘前的綠帽竊屍賊狡詐地笑一笑，便把眼前的長式座鐘推倒在地！「呯──噹噹噹噹噹噹──！！！！！！」內部的鐘件，因為跌倒而大聲地敲起上來，環繞整間古宅。

我內心有個不好的念頭，不祥的感覺……

「死開…！」我用手上的雨傘，將它們全部打走、敲死。

「嗚…嗚嗚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同時間，二樓那隻病爪似乎因為剛才的鐘聲，而醒起來了。

要我毫無準備地對付病爪，近乎是九死一生。

因此，我沒有懸念地直接拉開大廳中，密室的秘門，繼而進入到內裡並把門關好。

那隻病爪的步伐聲很快趕至到大廳上，我可以聽到它在徘徊，如果我要離開這間密室的話，恐怕要待它再次沉醒時……

能捱到那天嗎…

不，那些所謂的「真相」就在我身後，我應該先去看看是什麼一回事，畢竟都終於來到這間林中古宅的秘密地下室了。

如影片一樣的場景，那些子彈殼至今猶在。

我四處凝望，小心地前進到地下室的盡頭處，那裡擺放住一張貼牆的辦公桌，上面似乎記載住不少文件資料。

是余智海博士，不讓飛虎隊靠近的地方。

我把其中兩份，特別收錄著放出來在桌上的文件，掀開了來看。上面記錄住的，應該是一些實驗者資料，因為有標注著各種個人資料，身體狀況等。

我記得不破尚的影片中，一名飛虎隊成員在拘捕余智海博士前，說明了關於他的罪行，其中有一項為「非法進行人體實驗」。

…看來是假不了。

第一份資料的左上角，貼上了實驗者的相片頭像。

是一個頭髮翌立、面色沉靜的人。

我看見照片後的第一個畫面就是北賢。

第二份資料的左上角，則貼住肥頭大耳的南愚，他們兩個都被特別標記著。

再掀後一點的頁數，就能看到報告資料的詳細內容，我開始細閱著這神秘二人組的身份，真相亦慢慢浮上水面。

我亦以簡化的方法，把讀後得知的重要資料說出來吧……

北賢和南愚。

二人原為靈實醫院中，精神科病院的病人。

兩人疑似被注射了一種針筒藥劑，完全改造了身體結構及本能，而成為了特別的「病者」。

北賢的能力是使用電流、電壓、電氣，原理暫時寫上了「不詳」。

南愚的能力是使用火焰，原理是心臟遭到病毒入侵並改造了結構，致心臟產出流動全身的血液都附帶一種特性，便是當接觸空氣時，血液就會產生熾熱的火焰燃燒起來。

「嗚呀呀啊啊啊啊啊啊！！！！！！」過不了多久，病爪就似乎得知了我在密室內部，對暗門瘋狂撕抓。

我低頭細想：「靈實醫院……即係滿天嗰到…」線索又扣上另一條線索。

滿天刻意選擇那裡進行病者的研究，是有原因的嗎。

「呀嗚呀呀呀呀──！！！！」病爪瘋狂地怒喊著。

「莫非…我要做嗰種知道一部份真相…但係走唔到嘅角色……？」我回頭望向密室的大門，苦苦而笑。

辦公室的桌子上，放著一張余智海博士抱著一位可愛小女孩的合照，那女孩看上去就只有三、四歲。

不過把照片從相架中抽出來看，就會發現是好幾十年前的事，換轉現在來說，照片中的女孩也應該十四、五歲了。

可為什麼整間大宅中，只有這個專門用來收藏秘密的地下室，擺放著這位小女孩的照片？還要是數十年前的事情。

看來案情並不簡單……

「呀呀嗚啊啊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任病爪如何撕抓，暗門都十分堅固。

但相對的，我要離開也沒有辦法。

眼見無法逃離，都想多看幾份文件。

即便真的可能死，也能夠死得瞑目。

有一份文件，是講述余智海博士研發出來的新型病毒──「笑毒」。

裡面只簡單地說明，注射後會不斷地笑、不斷地笑，直至死亡……

還是會不斷地笑。

從「笑毒」記錄資料的字跡可以看得出來，余智海博士研發出這種病毒後，神智已經開始有些少變化。

189

「噠……噠……噠……」倏地，大廳上傳來奇怪的腳步聲。

除了病爪之外，還有第二個生物存在。

他的腳步聲滿佈規律，沒有病者那種躊躇不前的感覺……

會是誰？

「蓬～～～！！」

奇怪的一聲，上方的病爪忽然發狂，叫聲比剛才更大、更凌厲！它彷彿亂衝亂撞地走著，大廳上面傳來亂七八糟的聲音，一段時間後才響起「砰──」的跌倒聲。

然後，就平靜下來。

發生什麼事了…

地下密室一直亮著的警告燈，在平靜的空間下帶來強烈的不安感。

「…」這些得來不易的文件資料，我先將全部對摺，再一一收入到袍內。

「好似有隻小蜜蜂入咗嚟採花蜜？嘻嘻～」外頭傳來一把熟識的聲音。

是…南愚！？

「哈囉～！！！」南愚笑得猙獰，不斷敲拍著密室的暗門：「嘻！嘻嘻嘻～！！！我哋上次見面係幾次～哈哈哈，我記得喇！喺翠林村嗰間酒吧…我哋打到地暗天昏！」

「砰──砰──砰──！！！」暗門要破開似的，壓迫感極大。

「南愚…」

「嘻喲～！！做咗太耐病者…我都唔記得作為人類應該點樣開門。」南愚一邊說，雙手一邊用力地敲打門身：「不過我同北賢嗰條友唔同喔！嘻嘻嘻……比起人類，我更鐘意成為病者！我就係佢哋嘅一份子～！」

雖然我有點頭緒，他出現在這裡的目的為何，但更迫切的是尋找一個躲藏地方。四處尋找，我發現有部不明的機器，裡頭是空心，足夠讓我藏好。

「砰──！」最終，門也被敲破了。

他一步一步走落樓梯，笑嘻嘻地說：「嘻嘿嘿～本來應接你嘅可能會係北賢，但佢最近雙眼好似盲咗，咁就唯有麻煩懶惰嘅我親自出動啦～！我唔似佢，我對人類絕對唔會手下留情架，呵呵呵！」

我從躲藏的位置，偷往站在密室中間的南愚望去，只見他四處張望，似乎想要尋找出我的位置。

「出嚟吧～嘻…死亡係人類必經嘅一部份，除非你想成為永生嘅病者？咁我可以……嘻嘻…我可以只係將你搞到半死，然後埋你入密封嘅棺材入面，要你喺入面承受千年…甚至萬年嘅孤寂…」

接著，南愚開始咬一咬自己的手掌直致流血，其皮膚一破，血液接觸空氣後，果然冒出了白煙繼而起火。

他開始轉一轉腕骨，讓自己的血液往手上不同的位置流去，直至整隻手掌充斥住光亮的火焰，當作照明用。

「我都唔明北賢～點解仲要思考，自己到底仲係人類定係病者。由我哋有呢種能力開始～嘻哈哈哈，就注定跟人類唔同～」肥頭大耳的南愚，笑呵呵地說：「記得我哋第一次相遇嘛？我畫咗啲紅點喺自己個身體上，我甚至鐘意病者，鐘意到扮佢哋！哈哈哈哈，某程度嚟講～我最差病者最明顯嘅特徵──紅點，嚟證明自己。」

「你知道嘛～嘻嘻，與其慢慢咁搵你喺邊，倒不如引你出嚟最輕鬆。」南愚開始在密室四處揮手灑血，血液沾上之處，都馬上惹到熊熊大火。

我鎖定一條往出口的逃生路線後，暗數三聲便往大廳衝出去。

「哦喔～！嘻嘻～原來喺到！！」南愚見我逃出密室後，也跟隨其後。

而我除了向前拔足狂跑之外，就別無懸念。

「噠…噠…噠…噠……！」南愚的腳掌踏在木板上，聲音特別沉重。

「嗄…」我穿過走廊又跑入轉角。

「我哋玩緊捉迷藏～！？係一個愚蠢嘅決定。」南愚跟得很貼。

直至我跑到古宅的大門，打算扭開出去的時候，才發現大門被鎖住了。

「咔──」鎖得穩穩的，推也推不動。

別無去路的我只得轉身，衝往二樓之上。

「蓬～～～！蓬蓬～～～！！！」南愚亦開始四圍施火，讓古宅焚燒起來。

「雖然依到對佢嚟講，係個充滿回憶嘅地方～嘻嘻，但既然連嗰七隻小矮人都已經死咗，咁呢到留低都無用！」在一樓的南愚抬頭望我，並再度揮血！

「滋～～～滋～～～！！！」儘管我俯身避開了，還是有些少血液沾到我的袍袖上，使黑袍稍為燒損了一點。

我再往二樓內部的房間逃去，有的一打開見到掛滿死狗屍體、有的則掛著了人屍，是那七名竊屍賊擺放屍體的地方之一。

最終，我再次逃到病爪所在的房間。

但裡面的病爪理應死在客廳了，所以我也沒有顧忌地，在裡面尋找可藏之處，儘管滿佈屍體的腐爛臭氣。

我先伏低身子，看看床底的空隙是否足夠讓我躲藏。

很遺憾，只足夠容納小孩子害怕時躲進去。

「槍…？」不過，卻給我發現床底下放著一把霰彈槍：「唔通……」

「噠…噠…噠…」南愚也步上二樓了。

「哈囉～！哈哈哈…我又嚟喇…」南愚的笑聲沒像一般病者那樣陰森，但也像個神經病一樣使人心寒：「嘻，喺你死前同你講過秘密嘻嘻～？上次北賢無喺酒吧殺你，佢覺得你總有得成長，你未來可以成為我哋同類。」

「雷明登870…泵動式霰彈槍，」我打開了機匣，望望裡頭：「仲有兩粒彈用得……」

「喺呢種時代嘅前期啊～嘻嘻…好似你呢種實力嘅人，根本就多到數唔到……」南愚繼續笑呵呵地說：「你以為你係特別嘅一個？哈哈哈哈…小兒科，我哋當年同三腦仲有男病童聯手之後～連白鯨都唔係我哋對手喲！艾寶琳最強病獵？哈哈哈……」

我握著霰彈槍，拉開房間中的一個衣櫃，打算躲進裡頭。

一開，就有具屍體傾前倒下來。

我側身回避，屍體沉重地跌在地上……是飛虎隊員的屍體。

「都已經兩年…」我想，當時這名手持霰彈槍的飛虎隊員攻到這房間便遇害了，死後屍體被後來佔據林中古宅的竊屍賊放了入衣櫃中。

「哈哈哈～！燒～！燒～～！！燒～～～！！！」南愚的笑聲就在門外：「會唔會喺入面呢？！我同北賢都好少殺平民喔，但係遇到病獵或者試圖接近真相嘅無知者，就唔會手下留情喲！」

我進入衣櫃之中，並把門關好。

「砰──」南愚終於進來這房間了。

滿掌是火的他，進來橫視一周：「如果唔係博士兩年前受咗重傷，或者我同北賢呢兩年都唔洗咁麻煩代佢行動～嘻嘻哈哈哈。」

「既然都見唔到～就照燒～呵呵。」南愚拍拍肥滿的肚子，用油筆為自己身體畫上的紅點，開始因為熱力而溶化弄得滿身皆紅，像個血人：「火燒老鼠欄～老鼠總會行出嚟。」

說畢，南愚又開始在房間中周圍起火，床舖、牆壁、桌子、電視機、鏡子，還有我藏著的衣櫃都無一倖免。

「滋～～～蓬！！！」衣櫃的門開始焚燒著。

藏在裡面的我，斷不可能現在出來，只能忍受著一木之隔的熱力……

「……」我緊握著霰彈槍，咬牙切齒地從門隙盯著南愚。

只要他一轉身……

我會毫不猶豫對他背脊開槍…！

「哦～？似乎唔喺到？咁會喺邊到呢呵呵～」南愚像傻瓜地笑了笑，就轉身步出房間。

與此同時，如同火燒火燎的我亦馬上推開衣櫃走出，再對南愚的背部開了一槍！

=xx-large「呯！」

那瞬間，時間彷彿變得緩慢……

受到霰彈槍攻擊的南愚，整個人向前傾飛，重重地摔到地面上。

「砰──」他整個人，也伏了在地板上。

沒笑，也沒有反應。

「…」我留著一發子彈，跨過他就從走廊急速逃離。

=xx-large「蓬～！」火焰更為強烈的聲音。

我回頭一望，只見他背部都燃燒起來，整個人已經如同火人一樣。

最該死的是…

「嗚…嗄…嘎嘎……啊…！！」南愚……那被我轟得腸穿肚爛的傢伙，居然還有殘存的命：「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他發出了與自己違背的怒吼！或者，應該說是無比煎熬。

伏在地上的南愚表情既猙獰，又痛苦地凝視著我，那顆怒瞪著我的眼球幾乎快要凸出來一樣！

「我唔會放過你……！！！！！！！！」南愚的聲音也變了樣，十分恐怖。

我把握機會，趁他未站起之前繼續逃跑。

基於前門被鎖上的關係，我轉往後門的方向逃去。

一路上也沒有南愚跟隨的腳步聲，只有周遭熊熊的大火，在周圍不斷燃燒著，這間大宅甚多地方是木質，因此火勢漫延得極快……

逃命要緊，何況身上放滿了珍貴的文件線索。

我也不望地面，全心注視即將要爬上並跨出的欄杆，直至腳下發出「咔！」的一聲，我才後悔不已。

「啊…！嗄…」那些該死的捕獸器，我踩到其中一個了。

「啊啊啊啊啊啊！！！！！！！！！！！！！」南愚發出恐怖的咆哮後，古宅就轟天震地的炸裂起來！發生了一場浩大的爆炸，摧毀了整間林中古宅。

什麼玻璃碎片、木碎、磚瓦都一一炸得飛走，有塊木屑更險些刺穿我的眼球，幸好只在眼角位置留下一條血痕。

觀看過古宅炸得激烈，燒得猛烈的場面後，我立即低頭凝視把自己夾住的捕獸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決定要將你燒到化燼……」從火場以半拐姿勢行出的南愚，已經全身佈火。

現在，我有兩個選擇。

第一，把餘下的一發霰彈槍，送在南愚身上。

只是不確保，他會不會因此死去。

第二，把這一發子彈打在捕獸器上，讓自己脫困。

雖然制止不住南愚的追擊，但自己也有逃命的可能……

我用了一秒做風險評估後，毫不猶豫地用霰彈槍瞄準了捕獸器，為免會誤傷自己的腳，我特意把槍管壓到地上。

「呯！」捕獸器馬上瓦解、散開。

「滋～～～滋滋滋～～！！」南愚再一次對我灑血。

我以袍身抵擋，繼而忍痛用著負傷的腳，攀上圍牆並跨了出去……！

此時此刻的雨傘，成為了我的第三隻腳，讓我能撐著路走。

南愚的追擊當然沒有停下，他又再怒喊一聲，大宅圍牆受到爆破，穿了個洞。

「你繼續走…哈…哈哈哈哈嘻…你走唔過我……」南愚已經逐漸迫近我的身後。

一路上，更不斷對我的黑袍灑血，就算布料再多，這件大袍總有被燒乾燒淨的一日，我也有被南愚追到的一日，山上這裡距離倖存區太遠了……

於是，我把心一橫，轉身向南愚舉槍：「你再行一步……」

「嗄…你係有子彈…嘿嘻嘻……你一早…嘎…就開咗…」南愚帶著戰慄地微笑，說：「乖…淨化為零……你哋人類…先係地球嘅……病毒…」

「…」我望著前來想要把我擁抱的南愚，感覺到死亡離自己不遠。

「汪！」旁邊，驀地出現了一隻狗吠的聲音。

是那隻被進屋前救了的狗……

「汪汪汪！！！！」牠對著南愚猛吠，不想讓他接近我。

「啊…嗄……哈哈哈…」南愚沒把那隻狗放在眼內，繼續跨步上前：「臭狗……陣間燒你嚟食…嘻嘻……」

「走…」我也不知道，為何要對那隻狗說話。

「汪──！」

牠叫的這一聲，響徹整座森林，連鳥兒也從樹上嚇得飛走。

然後，就奔往南愚面前去……！

「…」我只能望著那隻狗，不斷地上前。

牠無畏全身火焰的南愚，撲到他的身上，直接張開這種時代磨練出來的犬牙，就往南愚被我用霰彈槍射得腸穿肚爛的位置咬去！那些身為人類內臟的結構，被強行地咬扯出來……！

「啊…呀啊…！！呀啊啊啊啊啊啊嗄！！！！！！！！」南愚受到苦不堪言的痛楚，把全身的血液都灑到那隻狗上。

不需幾秒，那隻救了我的狗也全身起火了。

我慢慢退後幾步，緊握住傘，拋下了槍，就一拐一拐的急步下山。

直至我完全沒入樹林之時，還能聽到那隻狗微弱的吠聲，以至南愚慘絕人寰的叫聲，其內臟的腸狀都幾乎被撕咬出來，毀壞得體無完膚，失去了追擊的能力。

樹林中沿著小路下山的我，有點咽喉，卻不是因為火焰帶來的濃煙……

全身狼狽的我，在脫離魔鬼山後回頭一望，只見樹林中有一部份已經被燒毀了，估計還會持續著。

而我帶著的那些文件，有部份被南愚灑血到黑袍時，意外地摧毀了，只餘下一部份或殘存不缺的。

人類再怎麼努力…

也還是不夠對付這種，附帶住強大能力的病者。

我遠眺離自己不遠的大本營，心中自問一句：

我們人類，真的尚有希望嗎。

途中，更下起雨來。

「沙啦沙啦──」雨無情地打在身上。

如同苟延殘喘的靈魂，我冒雨徒步，一拐一拐地回到大本營的門外。

想著北賢、南愚，還有那個未曾出現的余智海博士，我開始感到肩膊上沉重不堪的壓力。

我們都不知如何地走下去，只能不斷地守望。

有沒有人，都能否感受到這些悲哀……

老賢所說的希望離我們如此遙遠，卻又如此的清晰。

一路上，我都在想，那些在前進路上失去的生命，死前的一刻在想什麼？

在這個混亂的世代中，真的能帶著微笑地離去麼？

人類與病者實力的差距，讓我感覺到……遙不可及的距離。

很想閉起眼，

就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

就不關我的事。

「喀…喀…」意志消沉的我，敲一敲鐵門。

「咔鏗──」機關鐵門被拉開。

我低著頭，閉著眼就走進去了。

「你返嚟啦？」一把相熟的聲音，見我一進來就拉住我的手。

「…」我稍為打開眼睛，觀望是什麼人。

「大家等你好耐啊！」拉住我的手，帶我去著某處的人……正是瑜小六。

「喂你…」我叫住她。

途中，她沒有說什麼，我也沒有問什麼。

就這麼，被她帶到去B橦大樓的一間房，而且裡面漆黑一片。

十分突然的瑜小六，用火機點起了房間桌子上的什麼。

原來是點蠟燭，在微弱的光火下，可以看得出是個精緻的蛋糕。

「多謝你！」瑜小六對我說。

「…」

「你為大本營默默嘅……付出。」瑜小六擦一擦眼角上，不知是雨還是淚的水：「我係代表所有人…同你講。」

「你…」

然後，周遭也亮起了蠟燭的火光。

少佐、大舊、夏晴、阿登、阿玲、王達尼、愛紗、阿漢、賴三老師及幾名大本營的資深幹部，都出現在這裡。

「呢個主意～係佢哋諗出嚟，我都係跟愛紗嚟～同埋負責帶枝香檳嚟。」咬住根煙的王達尼淺淺地笑了笑，說：「艾寶琳倖存區特產貴價嘢嚟，慢慢飲。」

果然，放在中間的桌子上，放著一瓶香檳和蛋糕。

「個蛋糕我整嫁…！」愛紗微笑，說：「希望唔會太難食啦。」

「你條友……！」大舊怒不可遏地抓起我衣領，及後流著淚：「點可以一個人背負住咁多嘢啊！」

「M……！！！！」而阿登和阿漢，則左右兩邊過來把我抱緊。

「太好，M。」夏晴見身邊的舊相識都對我熱情如火，便雙手放後溫柔地微笑。

「兄弟……你放心，得佢哋知你身份。」少佐拉低自己的斜帽，說：「依個活動，係阿玲提議。」

「我以前…成日誤會你……」阿玲帶住歉意與內疚上前，黯然地道歉：「對唔住。」

我沉默了一會：「……你哋唔驚我？」

「我哋至少…總係識思考對與錯嘅人類。」瑜小六豁然一笑：「你無辦法選擇原因，但你選擇咗未來點樣做……我哋明白。」

「有啲嘢…係返唔到轉頭。」阿玲點頭，說：「不過keep it up and not give up！就係你啊。」

「無錯～」王達尼呼出口煙，望望窗外陰沉的天空，不停的雨水：「原本我都唔信呢個狗屁世界會再有咩美好將來……直至，我見到你對付病者平權組織嘅決心。我開始感覺到，希望～就喺附近啊。」

我只不過…

是一具苟延殘喘的亡靈，跟死亡已經劃上一半等號的人。

「雖然呢班友好似幫唔到你啲乜……」少佐望著我，說：「但至少，佢哋會記住你。」

「相比起你嘅經歷…或者我哋真係感受唔到，但係！」大舊確信不已地說：「我哋會相信你。」

「…真係好老土。」我淡淡一笑。

「老土就老土啲～」王達尼亦淺淺地微笑：「不過，永遠係最窩心。」

在我最失望的時候，

命運就彷彿跟我開一次玩笑，重新讓我多見一次光明。

但比起那種說法，

我覺得…

不如張開合起裝睡的眼睛，自己去尋找光明，更為貼切。

與本孤身一人的我，被他們牽動了。

那信任的眼神，每一雙都跟我對上。

心與心彼此的跳動，彷彿逐漸一致。

也許…

這個世界，的確充斥住很多不安、哀愁、痛苦或是悲傷。

但，也不能忘記快樂。

我低頭，望著自己傷痕累累的掌心，彷彿再次掌握住什麼一樣。

我橫視他們一眼，再轉頭到窗外：「…」雨似乎停了，天空出現破曉的光芒。

老賢所說的希望……

似乎早已存在。

這些人，才是我要守護住的希望。

老賢，對吧？

190

甘醇的香檳配合可口的蛋糕，讓這場為我而設的派對生色不少。

大家沒有哀愁，只有快樂。

因為大家可以坐下來吃吃蛋糕的日子，恐怕再沒有了。痛也痛過，傷也傷過，即使明知之後的路難走，都還得堅持下去。

大本營如是，我亦如是。

「大家埋位，準備大合照。」表情總是木訥的賴三老師，為我們拍照留念。

於是乎，我的大本營朋友們都聚集在我的旁邊，對著鏡頭展露出真摯的微笑。

「M，原本我諗住結婚之後，就可以交個位俾你，自己輕鬆下……」站在我身邊的少佐，說：「不過…你仲有好遠嘅地方要去，而嗰個地方…都係得你有資格去。所以，唔好死，返嚟之後，搶走我嗰位。」

「朋友……」我淺澀地微笑，說：「真係好。」

「當然。」

「咔──」一下的閃爍，這份回憶就永遠收藏到照片裡頭。

「張相真係要好好咁Keep住！」大舊哈哈地大笑：「放喺領導間書房就差唔多！」

「係呀！地位咁崇高。」阿登也點頭讚成：「又唔驚俾其他人知道M嘅身份，領導房唔係任何人可以隨便入嫁嘛！」

無論如何，

雕刻在靈魂中的記憶，怎樣都不會消失的。

派對結束後，大家也各自離去，而房間中只餘下我和少佐。

我們終於能共坐沙發上，談正經的事。

「M，你係唔係要一個人跟你去「病者之都」？」少佐問。

「大本營……有依種唔驚死嘅人？」我反問。

「有，同埋我叫咗佢，喺你走嗰日佢會跟埋你去。」

「呢啲嘢，你哋好好解讀同收藏。」我把林中古宅帶來的線索物品，都一一拿出。

「仲有碟？」

「我仲未睇，你哋呢到會唔會播影片嘅嘢？定係要去康城一敞。」

「有，跟我嚟。」

接下來，我跟少佐前去了B橦的影院室，他以領導的職權強行地停止影院正在播放的《哈利波特：混血王子的背叛》。

「喂…！！搞咩啊，高潮啦！」、「點解停咗嫁！」、「咩事呀……」、「職員…搞搞部機！？」、「呢家先出事？」

大本營的年輕血液，此刻特別地沸騰，叫嚷聲不絕。

「咳…各位。」技術人員負責出面解話：「由於領導人需要使用影院，請你哋暫時出去。」

「吓……嗰個少佐！！？」原本坐著看電影的年輕人們，紛紛有點激動：「佢係我英雄嚟嫁！！俾我見下佢！」

「我都要見呀！話唔定係你個仆街職員想睇AV，先叫走我哋～！」一名少女橫蠻地答。

「係囉！係囉！！我要見少佐領導！」另一名大胖子也道：「我偶像工作咁繁忙！點會嚟呢啲小朋友地方！同我哋睇電影啊。」

其中，有個我認識的學生，是那個釘槍阿文：「佢…佢一定係同病者對戰緊，或者…同惡意倖存者隻揪緊！」

「無錯無錯！！」是廢物三人組之一的奧迪，餘下Chris就湊成一隊了。

「挑～佢咁廢，都唔知你哋崇拜啲乜。」Chris也出現了，看來影院是大本營年輕人熱門的聚集地方。

「你哋走啦…我講真嫁！」技術人員面有難色地說。

此時，少佐才從控制室出來，對著影院的人說：「你哋有十秒時間走，否則在場淨低嘅人要執行大本營服務令二十四小時。」

「噫…噫噫…嗚啊～～！！！」大家見到他本人，聽到了後果，才像見到病者般拔足逃出影院。

不需十秒時間，整個影院都沒人了。

「播哂所有我交俾你嘅碟。」少佐對技術人員，說。

「收到！」

「去揀個位。」少佐望向我。

我隨便地坐了在影院的中間，望了大螢幕被暫停的畫面一眼：「混血王子的背叛……好睇？」

「唔清楚，」坐在我鄰邊的少佐，答：「反正，戲如人生。」

螢幕畫面一黑，就開始播放另一條影片……來自余智海博士的影片。

是一條生活記錄影片，是一個懷孕的女人，在公園中散步。

「哈哈，第時嗰女出世叫咩名好？」拍攝者的聲音，是余智海博士。

「未諗好啊。」我認得影片中的女人是他的老婆，在林中古宅的家庭照可以得知。

之後影片畫面又殘又起格，似乎久經擺放而損毀了。

「呢隻播唔到啦…睇嚟損壞得嚴重……」技術人員在控制室喊道。

「咁下一隻。」少佐淡然地說。

接下來將近半天的時間，我們都坐在影院裡，觀看著大螢幕中余智海博士生活的一點一滴。他很喜歡把自己跟老婆每個快樂、歡笑的時刻，都記錄下來。

包括重大研究的獲獎、老婆懷孕的心路歷程、搬進新市區的大屋住、跟自己家裡的狗玩、為即將出生的女兒佈置房間等，都讓作為觀看者的我們感覺到幸福。

正如余智海博士，在其中一隻光碟上寫的一句──「*微笑，就是愛的開端。*」

其爽朗的笑聲和知性的沉穩，都讓人難以理解……

為何會變成那種頹喪、憤懣的人。

「好難相信……依個人，會係摧毀呢個城市嘅元兇。」我凝視著螢幕中，為出世的女兒閱讀《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故事的余智海。

「佢哋睇落，的確好幸福。」少佐點頭。

途中，有一段較為悲傷的小插曲，是余智海博士的老婆在生下女兒的三年後就死了，原因不太清楚，只是從他一條出席喪禮的影片中得知。

之後余智海博士都有拍攝他與女兒生活的影片，但永遠不會拍攝到其女兒的臉部，而且再沒有出街拍攝的情況，全都在古宅的中拍攝。

最後一條，已經是余智海博士帶著女兒到新屋去，即那一間魔鬼山上的林中小屋。

我和少佐都越看越沉重，彷彿跟著他的心情轉變，感覺很是複雜。

「之後嗰條片都唔係同格式，全部加密過！」技術人員對我們說。

「咁有冇辦法搞到。」少佐問。

「有！要等等……」

「睇嚟余智海失去咗老婆之後，傷心咗好多。」就像中場休息，少佐跟我討論起來。

「不過…我唔信呢個會係主因。」

「就算搵到原因，你會點做？」

「搵佢出嚟。」

「…」

「佢研發得出呢隻病毒，就總有可能會有解藥吧？」我說。

少佐冷笑一聲：「我從來冇諗到咁遠。」

「如果真係有解藥……」我逐漸握緊拳頭。

「失敗！應該睇唔到……」技術人員大喊。

「咁即係…我哋咗余智海生活記錄片半日？」少佐說。

「好有用，至少我哋知道……」我站起，說：「佢本身唔係個壞人。」

「M，你覺得，邊到可以搵到佢？」

「或者……就正正係病者之都？我唔知，但見佢之前，我知道仲要搵到一個人先。」

「邊個？」

「白鯨。」

離開影院後，我鬆一鬆坐了半天的骨頭，走到七樓的圖書館去。

在大本營的事，大概都告一段落。

我上去七樓的圖書館，其實是為了在那片落地大玻璃窗下，凝視整片的星空。

那裡很出名的，一到晚上大本營的年輕人特別是情侶，都會一同到來佔個好位子，然後席地而坐。

在兩年間，沒有受到工業污染的夜空，以最真實的面貌展示出璀璨的星光，偶然還能看到一顆劃過的流星，其一絲絢麗為人們帶來無限的喜悅與驚喜。

但這種機會總與我無緣。

「老…師…唔係，M！你喺到嘅？」在幽暗泛光的圖書館中，瑜小六居然留意到我的存在。

「唔歡迎？」抱著雙手的我，抬頭凝視星空。

「…歡迎！見到你，都總係有少少唔習慣……成日諗住叫你老師老師。」瑜小六揚起淺澀的嘴角。

「改唔改口都無謂，反正你唔會成日見到我。」

「係呢，你喺旅程……有冇遇過咩奇妙嘅嘢啊？」瑜小六問。

「奇妙…？」我不太明白，她是指仙子、精靈之類的嗎？

「即係恐怖嘅怪物啊，或者好笑嘅情節。」

「遇過嘅病者太多，有啲甚至呢區唔存在。」抱著手的我，細想一下：「好笑嘅情節…？大概就係有個肥仔，俾我當水魚咁呃。」

「出面嘅世界……肯定好刺激？」

「同危險。」我附加一句。

「…真係好。」

「咁你？仲喺女子搜索隊？」

「冇啦，」瑜小六抿嘴，說：「訓練太辛苦，我頂唔順，已經退咗隊。」

「即係，雙失青年？」

「得閒會去聽下書咁囉～」瑜小六靠在一個圖書櫃旁，說：「仲繼續修讀緊關於病者嘅高級學位。」

「有咁嘅嘢？」我走之前，也沒聽說過。

「哈哈哈，呢到都差唔多變成學習對付病者嘅學院咁～」瑜小六哈哈一笑，續說：「D醫生走咗之後，大家喺佢研究室搵到好多關於病者嘅研究，包括病者啲部位可以點樣用！嗱，例如病牙呢，就可以作為硬質物料，拎去維修鐵門令佢更加堅固。」

「所以就開咗一課咁嘅嘢？」

「係啊，賴三老師研究得最深入。」

「嗰條友總係目無表情咁。」

「哈哈哈哈哈～老師佢份人比較木訥姐，」瑜小六狡猾地向我眨眼：「不過，你會唔會有啲參考資料俾我完成論文？我讀緊嗰個高級學位…但係完全諗唔出要寫啲咩…」

「讀呢啲咁紙上談兵嘅嘢，你未來想做咩……」我認真地問。

「我希望做個病者學士。」

「要有好深入研究先得，至少要好似滿天咁。」咳，她應該不清楚滿天是誰。

「滿天？」瑜小六自然不認識他。

「冇嘢，你就當……如果我係病者學士。」突然想起世上還有這個人的存在，內心又多了一分的安全感：「咁佢就係一個病者碩士。」

「其實呢～我未來可以試下做大本營病者學教師呢個建議，都係賴三老師提議嫁，佢話與其殺死永無止盡嘅病者，倒不如研究下病者仲好。」瑜小六雙手苦惱地按額，說：「不過星期六之前我交唔到篇論文俾佢就死喇！！M…你可唔可以幫我代筆啊？！」

「代筆？你寫咩題目。」

「《病者的特有生態文化與行為習慣》，原本我諗好寫病腦嘅……因為佢哋好似係會吸收人類嘅文化，而去演化出自己性格、興趣同生活習慣啊嘛？不過其他病者我真係好少諗到，篇文唔可以太少字……」

「你呢個樣，去做老師誤人子弟就死得。」我說。

「我好努力嫁喇！有時會申請出閘紙，特登出去觀察下病者。」瑜小六說起來，就嘆了一口又一口的氣：「不過申請時間繁長……又要定期去考病學證明書同武術證明書，證明自己有能力喺出面生存，真係好麻煩啊……」

「大舊都係唔想你哋白白咁送條命出去。」我從袍內取出一本日記，給了瑜小六：「代筆就無，俾你參考下呢本嘢都可以。」

「《病者圖鑑》……」儘管圖書館沒光，瑜小六還是瞇住眼掀開一頁又一頁：「我好似有啲印象…」

「睇哂佢，化做自己文字寫落論文到。」我簡而直接地說。

瑜小六特意走到窗邊比較近光的地方，去細看這本圖鑑：「咩話…竊屍賊有食人肉嘅習性？有一隻叫舞者嘅病者…會跟住旋律加強動作？！大耳總會用耳垢爬牆……哇…我真係第一次見！」

「唔洗俾返我。」帶了去病者之都，我都不知能不能拿回來。

「下？但係本嘢你寫嘅…」

「唔緊要，我個腦記住啲內容就得。」我淡然地說。

「咁…你簽自己個名啊。」瑜小六說。

「…唔？」

「呢本珍貴嘅日誌係你，我唔可以白白咁拎走當係佢主人。」瑜小六掀開日誌的最後一頁，給我註名：「佢係用你嘅經歷，一墨一血咁寫出嚟。」

「洗乜咁計較……」但我還是拿起枝筆，打算隨便簽些什麼當作證明。

簽「黑袍賢者」？算了，這名字有點爛，跟我袍沒什麼關係。

黑袍，就改做黑色吧。

最後，我在日誌中正式簽署自己的名字──「***黑色賢者***」。

這日後聞名遐邇的名字。

191

見瑜小六專心讀著我送予的參考書籍，我便在幽暗的圖書館中默默離去。

相比起艾寶琳倖存區，大本營地方很少，所以朋友間碰面的機率都好高，我跟大舊就是一個例子。

一踏出圖書館的玻璃門後，便遇到大舊向我打招呼：「M！？」

「你啱啱喺入面觀星啊？哈哈哈哈，好啊！啲星係幾靚嘅，好多學生都會去。」大舊完全不容許我發言的機會：「哈哈哈哈哈！！話說我哋都好耐無好好咁傾過計。」

「我喺入面遇到小六，佢問我寫論文嘅嘢。」我見有點時間就配大舊消磨一下，增長一些大本營近況也好：「大本營幾時出咗呢啲……病學嘅論文同學位？」

「人類對未知嘅敵人永遠係畏懼！只要慢慢探究清楚，自然有面對嘅勇氣。」大舊單手舉起拳頭、握緊：「你知道嘛，小六原本佢好傷心。」

「傷心…？」

大舊說起這件事，聲音也不免有些低寂：「…大概幾個前？佢仲係全女子搜索隊其中一員嗰陣，作為優秀嘅成員之一，江子千隊長好重用佢，仲俾咗副隊長依個位小六做。」

「我冇聽過佢講，之後？」我說。

「之後喺一次區外巡邏任務入面，佢哋誤打誤撞……」大舊神情嚴峻，說：「入咗「死亡之路」嘅區域。」

「…」即是，由將軍澳通往寶琳的那段路。

「無錯，小六佢作為菁英部隊嘅副隊長，呢個區外巡邏任務佢帶住另外三個女隊員出去執行，而且理應風險程度好低，因為正常唔會經過「死亡之路」嗰個區域。」大舊抱手、點頭。

「但係，」我問下去：「佢哋呢個四人小隊，就入咗去？」

「係，而且……只係死淨瑜小六一個。」

就是說，另外三名女隊員……都遭到病者殺害了。

「大概我只係知咁上下～詳情你要問賴三老師，因為嗰日佢咁啱喺附近觀察記錄緊病者，先及時救到埋小六。」大舊搖搖頭，說：「所以小六佢之後退隊，麻醉自己喺論文繁密嘅文字上～我唔係理解唔到嘅，總好過執番條命之後，連正常人都變唔番。」

「如果咁講……佢都已經好樂觀。」親眼經歷隊友的死亡，是無比沉重的陰影。

「佢一開頭精神係好繃潰，慢慢變到恍惚，最後好似選擇性遺忘咗件事咁，提都冇提過。」大舊嘆氣，說：「都唔知好事定壞事……」

「陰影…」我回頭，凝視圖書館中的瑜小六。

「佢對害死自己朋友嘅事，係特別耿耿於懷。」

只是我假死的那次之後，我是以鳥嘴老師的身份協助她再次站起。

「你覺得，佢今次有辦法再企得到起身？」大舊也望著圖書館的瑜小六，說下去：「定係…遠離呢啲陰影比較好。」

「漫無止境咁扶一個人企喺身係冇用，佢始終…要學識點樣企番起身。」

「唔，」大舊黯淡地點頭：「或者。」

不過，對事件稍有好奇的我，當晚就前去了大本營的C橦攝影大樓中，試著問賴三老師一些事發經過。

一如既往，攝影大樓擺放著多部相機、錄影機、機燈和各式各樣的拍攝配件。這裡是賴三老師工作的主要地方，要是他不在這裡，就有大機會出外進行拍攝記錄了。

表情或是活動都十分木訥的他，也只有這兩個去處。

還記得第一次來到攝影大樓，差點被他貼上牆的病者照片嚇到。

他算是大本營中，少有對病者略有認識的學者。

除了會拍攝不同種類病者的日常姿態、習慣、行為外，還會作出分析。

單是儲片庫，就有數之不盡的影片存放著。

可謂大本營忠實的前輩級人物，儘管平日行事十分低調。

自告奮勇跟去病者之都的人，會是他嗎？

我如以前一樣，步行進去攝影樓中。相比起上一次到來，這次牆上貼著更多的病者照片，每一張的表情或是姿態都捕捉得十分之好。

「邊個。」攝影器材的租借室中，傳來了賴三老師的聲音。

「係我。」我開腔，說。

然後，他緩徐地走出來：「有乜幫到你。」

「聽講係你上次救咗瑜小六？」

「係。」賴三淡漠地說。

「「死亡之路」，唔係佢哋巡邏範圍之一。」

「你認為佢哋點解會入咗唔屬於自己巡邏範圍嘅地方？」徑自做事的賴三，說。

「有好多因素。」

「你自己問，關心同學唔屬於我職責範圍。」賴三返回器材租用室前，說。

「你鼓勵佢寫啲論文？」

「…佢似乎受到好大壓抑？」賴三停下腳步，說：「搵工作麻目自己並唔係一件壞事，佢一開始嗰個星期仲係好驚，每晚外面一出現病者嘅笑聲，瑜小六就幾乎會喊。透過論文入手，迫使佢慢慢出去探究病者，慢慢接觸番呢個必然存在嘅物種，係件好事。」

這些，都是賴三的主意嗎？難以想像……

「而且仲妄想有機會返到以前咁？」賴三的麻目，真的非筆墨能形容：「世道唔同，人類要接受社會存在病者嘅事實，大本營對病者有學識同經驗嘅人…除咗你，十隻手指都數得哂。」

「為大本營培育新嘅病者導師？」

「萬一我死咗，病學知識都唔會斷層。」賴三轉身，凝視著我：「希望，有一日，會有人入到病者之都。」

說畢，賴三就返回工作地方中。

了解過瑜小六的情況後，我方才明瞭她失去戰意的原因。

每個出名的英雄背後，都不是由開始至到結束，都毫無悲痛與迷茫。

他們，背後都有辛酸的往事。

能否捱過去，就視乎自身的意志。

暴雨一下，便落了整個季節。

幾天來，雨沒停欲地傾瀉著，心情也難免受到些影響。

聞說，Dr.D以前在六樓實驗室和私人住宅中，所有關於醫學、病學的研究文章及論文，皆被收藏到圖書館的「禁書區」，那裡有欄杆和守衛阻隔一般人進入，。

聽圖書館的管理人說，只有修讀有關病學或是醫學高級課程的大本營居民，才能夠進入參閱內裡的研究文章。

此外，每一篇文章更被特別封上膠套且不得借走。

Dr.D無可否認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但同時也是個天才。

對於妄想主宰世界的他，研究作品能被人小心地收藏，而不是燒掉，已經是種很好的待遇。

在想起Dr.D的文章，我驀地想起了一個人…

那個曾經被Dr.D困在A００５室攝影棚的半紅點人！他的的第二代助手！以前因為事情太過詭異，而且還有很多的事要忙，都逐漸遺忘了這件事。

那皮膚焦黃，見人就攻擊的傢伙，該不會還存活著吧…

「M！做咩只係喺出面望啊，想入去禁書區？」碰巧在圖書館遇見大舊了。

「唔係…我諗起啲嘢，你哋有冇人入過A００５？」我問。

「嗰到得一個入口就係大本營外圍，所以無乜人入過，而且嗰到都無乜特別。」依舊穿著白色背心的大舊，說。

「嗰到有人。」我直接說。

「哈…哈哈哈哈哈！！！估唔到M你…都會聽埋嗰班學生講嘅大本營傳說啊哈哈哈！佢哋都話入面有鬼啊，夜晚經過A橦大樓後門嗰陣，會聽到一啲啲人講嘢或者郁動嘅聲音，估唔到你會當真啊！」大舊哈哈大笑。

「你既然唔驚，跟我去一敞？」我問。

「吓……！？啊…」向來聲大勢大的大舊，忽然訝異起來：「M！你唔會信呢啲細路講嘅嘢呱…！世…世上邊有鬼嫁…哈…哈哈哈哈！」

大舊笑得何其生硬。

「你驚？算，我自己一個去睇下都得。」

「我…我邊有驚啊！」大舊額上冒出了幾分冷汗，說：「你唔好亂屈我喎……！我連病者都唔驚…會驚……鬼…！？」

「…」

「你唔好用呢種質疑眼神望住我啊……！」大舊咬牙切齒地說：「好啊！我…我就去……證明俾你睇！！」

「唔。」我點頭。

其實我沒有迫大舊前去，可是緊張的人，總是想證明自己的鎮靜。

途中，大舊跟我去到A００５室之前，不斷以兩指戳著兩膊再戳額，途中更唸起佛經來。

深知內裡無鬼的我，顯得比他輕鬆。

「喀──」冒著雨水，我們來到了A００５室的門外。

裡面一如所料，沒有照明，還好我早叫大舊帶備電筒方便前進。

「哈哈哈……果然…係冇嘢發生！」大舊站在門外，用電筒隨便往裡頭照兩照便說：「收工！返去食餐好囉！？」

「入嚟吧。」我踏進去入面。

「呃，唉……」大舊黯然嘆息地尾隨。

「小心，入面有人。」我提醒大舊。

只是，不知餓死了沒有。

「M啊…點解你可以行得咁前……」

「你心中無鬼，就唔會驚鬼。」

「我份人啊，越緊張…就越肚餓，一陣真係平和返出去，一定要飲多幾碗菜湯…！」大舊堅決地說。

「噓…」我把食指放在嘴前，小聲地說：「有聲…」

=large「餓…餓……餓…好餓…只有饑餓…只有饑餓……只有饑餓只有饑餓……」

「咩…咩嚟……活人…？」大舊眼睛瞪大，問。

「類近……當時我冇活捉到佢出嚟，今日應該可以。」

倏地！那聲音急速地靠近我們：「有人…有人嘅氣味……好香…柔軟嘅肌肉…鮮甜血液……香脆嘅骨頭…好餓！！！！！！比死更痛苦！！！！！」

有點驚慌的大舊，馬上四周亂照，驀地發現一個不明的影子……正在我們上方！

我們不約而同地抬頭望去，而站那皮膚焦黃、半身紅點、骨瘦如柴的半人，則露出垂涎展笑的表情，手上握住一把削木短斧。

「鏗──鏗鏗──！」站在燈架棚上的他，用力往大舊頭頂上的一部機燈猛砍！

「咔…」終於，那機燈掉下來。

「啊…！！」大舊下意識地，舉起雙臂擋住頭部。

「呯！」沉重的機燈，墮到大舊的身上。

「啊──！」被機燈壓中的大舊，騰痛地抱頭、跪下。

「痛…痛啊……我要食肉…肉…肉！！！」上面那傢伙往前面一躍，就砍斷我頭頂上的機燈。

這次清楚他意圖的我，立馬飛撲閃避。

「呯──」

「死！！！！！！！」他不讓人有喘息的機會，下一秒就要從高跳下，使出空襲。

「…」我再滾身避開。

「噠…！」空襲失敗的他，狠狠地摔到地面上。

而我則把握機會，用雨傘給予他一下又一下的重擊！在他想站起之際，就用力地打壓住他，讓他站不起來。

「啊…嗄……啊…！」大舊如頭沉醒的牛，如今沒太痛了，他單手拖著那掉到地上的機燈，去到我們面前：「M……讓開少少！！！」

「痛…只有……痛楚！！！！」那半人的怪物被我虐打一番後，大舊單手舉起十分沉重的機燈，繼而一下敲到那怪人的頭上。

「呯！！！！」慘痛的一擊。

那怪人方才失去意識一樣，沒有掙扎……

「嗄…嗄……」前額滲出血液的大舊，喘著氣問：「呢…呢條友……到底乜人嚟…」

「我都想知……拖佢出去。」我拉起怪人雙腳，就把他拖行出去。

被帶回大本營內部的他，被囚禁在D橦大樓的監護病房中，而大舊也順便在醫療室包紮了繃帶在前額上。

「點啊…知道嗰隻係乜嘢未…？」大舊問。

「未知，醫生同工作人員都做緊快速測試。」我說。

「原來入面真係有隻嘢……」大舊望著地板，說：「班學生都算冇講大話。」

「佢好似係Dr.D第二任助手，不過似乎改造失敗，變咗咁嘅半生不死怪物。」

「睇得出…佢身上嘅紅點，就係最好嘅證明。」

一會兒後……

「兩位，快速測試已經出咗。」一名高級的醫護人員，進來我們所在的醫療室：「好奇怪…佢係有病者嘅外觀，但就好似……未完全成形咁。」

「即係？！」大舊眉頭深鎖。

「疑似係變異到一半就停咗嘅人類。」

「可以令到變異去到一半就停止！？有冇原因！？」大舊激動得站起。

「普遍變成病者嘅人類，都係死亡後演變而成，即係由感染到冒出紅點，至到自身心臟停止，理論上都仲係一個活人。」醫護人員開始解釋：「但心臟停止之後，就會變成病者。」

「你意思係，佢冇到達心臟停止呢個階段？」我說。

「無錯。」

「有乜原因。」我問。

「呢個……就正正要研究一下。」高級醫護人員提起了某人的學術文章，說：「不過我喺禁書區…睇過Dr.D其中一篇活體研究文章，佢寫過人類注射特殊藥物之後，要變成可以自我控制嘅病者，有一個主要因素──「強烈的自我意志」。」

「…」

「只有咁樣，先可以中斷演變過程，防止去到死亡嘅階段，」

「Dr.D所有文章都喺圖書館嘅禁書區？」

「係。」他答。

「大舊，你好好休一下，我要去調查啲嘢。」

「喔……都知你哋講緊乜，越講越複雜。」大舊嘆了口氣，說：「即係嗰隻半人半怪係好嘢定衰嘢？！」

「狹義上嚟講呢……」醫護人員又再解釋。

沒什麼損傷的我，先走一步，前去大本營的禁書區。

在裡面，我翻查過很多論文和研究日誌，終於不負所望，讓我找出有關Dr.D第二任助手，進行實驗時的記錄日誌。

他們這些科學家都有一種通病，或者說是良好的習慣？就是無論進行的研究是否違法、破壞道德，他們都會用筆和紙記錄一切實驗所得的結果。

在眾多殘舊的紙頁中，要找到第二任助手被殘酷地進行實驗的記錄，也得費一番苦工。

沒記錯的話，第一任助手滿天察覺到其慘絕人寰的實驗後，便打傷了Dr.D半邊臉之餘，更偷走了關於病腦的研究資料，才導致一開始我進入大本營時，夏晴被轉折地帶到病窩…其後我更去營救的事情，再者過程之中認識了少佐。

現在看回來，世上的所有事情，都彷彿一個循環，只是你我都未必察覺得到。

「咁樣諗番轉頭，」我握著那張第二任助手的實驗記錄，淺淺一笑：「我同滿天…都算同門師兄弟。」

紙上記錄住各種慘無人道的情況，包括：電擊測試、刀刺測試、窒息測試、毒物測試、高溫測試、低溫測試、痛楚測試、智商測試、情感測試、饑餓測試。

其後，得出的結論是：受改造後如同病者一樣，不餓不渴亦不病。

至於讓他保持意志的方法，就是以慘不忍睹的殘酷方式，對他施以劇烈的痛楚。

看到這邊，我開始理解到，為什麼他只會喊痛……

192

最終，我們決定暫時囚禁住那隻半人半怪的第二任助手。

望著囚室中的他，我覺得給予其痛快的死亡，是最仁慈的選擇。

但不竟，大本營不是我說了算。

大家都覺得，把他留著來研究會比較有利。

在我離開大本營的前一天，我再次去探望那隻半人半怪。他現在被囚禁於D橦大樓的地下室中，用一道鐵門封隔著。

聽說主要是由賴三和其他研究員負責記錄。

戴著眼罩、額頭紮著繃帶的大舊今天也有前來觀視：「佢除咗識喊痛喊餓之外，仲識啲咩。」這身「傷痕累累小混混造型」的裝扮，反而比以往整潔的運動形象帥氣不少，連學生也大讚。

「痛…痛…痛痛痛…痛…」被囚在牢中的第二任助手，只懂得這般默唸著。

「佢都已經失去咗理智。」我望著牢中的他。

如果他成功變異的話，就會變成北賢和南愚的那種存在嗎？

我在大本營的事，都處理得七七八八，我能幫的也盡力幫忙了。

故事都迎來到最終章，就好比一根點燃了的煙。

一燒無回頭，燒到燼。

我走的那日，是迷濛的藍天與稀薄的白雲。

雖然一門之隔，便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但比起從前，這次我更希望能活著回來，不再是誰的身份，而是以我的身份。

離開那天，我只有跟少佐交代。

免得大家，也會隆重地歡送我而去，使得我渾身不自在。

「我以為自己…已經算早，」我走過去機關鐵門前，望住依牆靠站的少佐：「你仲早過我。」

「唔一早喺到等定，我最後要講嘅嘢，都未必講到你聽……」少佐斜斜地盯著我，說：「你知你幾咁鐘意突然消失。」

「明就夠。」我站前一步，凝視著少佐。

少佐點點頭，嘴角帶著淺淡的笑意：「世道…真係難行。」

「但係黎明…終究會升起。」我跟少佐並肩靠在鐵門上，遠眺初升的晨曦：「老賢應該冇後悔，當時做嘅決定。」

「嗯。」

「你話有個人會跟我去？邊個咁得閒同我送死。」我說。

「嗰個人，我都估唔到會係佢。」

「…邊個？」

「呵欠～」側旁一陣煙味傳來。

我會意，淺笑：「我估…咁大朝早就起身吸煙，大本營都冇邊幾個。」

「就係嗰幾個之一。」少佐答。

「點啊，咁早起身？中午再出發啦～」是王達尼呢。

「點會係你。」

「唔滿意～？」王達尼抓抓凌亂分明的頭髮，說：「我都同你出生入死過咁多次。」

王達尼一說，我旋即憶起在艾寶琳倖存區的那段日子。

這傢伙的可靠和無賴，都只有一線之隔。

「但今次，真係可能會死。」我還是得以認真的神情，告訴王達尼一次：「你死咗，所有賺到嘅錢就歸零，你確定？」

「咁我走啦，下次見。」王達尼想不想，就轉身了。但他走到一半又停下，再次返回過來：「你條友……真係唔留我，睇嚟係真係幾嚴重下。」

「而且你死咗，愛紗會好傷心。」我補充。

「你知唔知～我同你都係嗰種人。」王達尼凝視住我，說：「你會去有病者嘅地方，我會有寶藏嘅地方。而共同點係～佢哋所在嘅地方都係危險，所以……」

「我唔知你做緊比喻定借喻……」我有點錯愕，但沒表現出來：「總之…唔知點解成句落都好廢。」

「大本營嘅人差唔多醒。」少佐抬頭望去大本營荒廢而久的電梯上，吊掛著的大鐘：「都到糧食配給時間。」

「咁我哋都唔好太多廢話，」我搭著王達尼的膊，說：「我同你應該都幾默契。」

「咁出發吧～」王達尼把抽盡的煙掉了，然後踩熄火種：「要去咗艾寶琳嗰邊先？」

我點頭：「奎斯同賴桑都會加入，犬京我再問下。」

「有機會請佢哋嚟大本營。」少佐見我提起不認識的人，便說。

「咁我哋走先。」我打個眼色，示意給守住機關鐵門的人去把門打開。

「咔──」鐵門開始拉起。

門後迎來我們的，是一片強烈的白光。

我們不約而同地瞇起雙眼，那光幾秒後終究會散去，於是我們步出了沉重的鐵門。

繼續餘下的旅程。

對我們來說，避開或誘導病者已經是熟練的老手。

我比較主張使用潛步的方式，越過病者。

王達尼則愛聲東擊西，總是要撿起地上的玻璃瓶、鐵罐等等往別的方向擲，引開病者的注意力，然後越過，害我以為在打仗一樣。

由於出發前，我跟王達尼交代過要先去靈實醫院一敞，因此我們沒有沿地下水道而行，因為他似乎不清楚那邊水道的結構。

「你嚟依到有乜搞……」路上，王達尼問：「去見嗰隻識講嘢嘅病腦？」

「係見識講嘢嘅人。」

到達之後，我向靈實醫院喊了幾次滿天的名字後，大BOSS就從醫院大門出來，向我們招招手。

「隻BOSS幾親切都好…」望見大BOSS的王達尼，說：「每次見親都總係有啲驚～」

「小心講嘢，大BOSS識聽人話。」

大BOSS帶我們進入靈實醫院的特殊通道，便直接上到他們所住的最高層數，避開樓下險惡重重的病牙。

「你…好…」大BOSS的說話方式依然遲鈍。

「同舊相識見番，應該講哈佬。」我教導。

「喔？？？」大BOSS點頭，也不知是否聽得懂。

其實我今次來，別無目的。

最主要想找滿天確認一些事情。

「滿天…朋…友……搵…你…」大BOSS打開研究室的門。

一如我所料，開門後的畫面是滿天正在調配藥劑的模樣。

「原來啱啱喺出面叫我嘅真係你……」滿天瞧我一眼，神情有點詫異：「你個面具？」

「送咗俾人。」

「公仔出咗去狩獵，娃娃跟埋去搵藥草，應該妥就先返。」滿天還是十年如一，喜歡待在這裡。

「今次嚟，唔係搵佢哋，係搵你。」

「我？我唔係你呢種英雄。」滿天有些差異，其後冷笑：「如果你想我都一齊去病者之都，我幫你唔到。」

「我想知～你點解會揀呢間醫院做根據地。」我說下去：「除咗係因為大BOSS喺呢到出現之外。」

「你似乎知道咗某啲嘢。」滿天反問。

「呢到…靈實醫院，係初次秘密進行病者實驗地方。」依照林中古宅尋找得來的證據來看。

「講得啱。」

「精神科所有病人，都俾人注射咗病者嘅血液，其中兩個好似比較特別，演變成特殊嘅病者。」這是，我從余智海博士文件解讀出來：「你揀依到，係唔係有原因。」

「我留喺到，大BOSS係主因，你講嘅嘢係其次。」滿天邊進行著調劑，邊說：「我同大BOSS住埋一齊之後，先慢慢發現呢間醫院……曾經秘密做過違法嘅活體實驗。」

「呵欠……」王達尼好像聽到想睡。

「記錄文件、實驗室嘅工具、殘餘嘅液體，我做咗探查研究，先推測出依間醫院…應該曾經搵過精神科病人做過病者相關嘅實驗，最後我先決定喺到繼續研究落去。」滿天望我一眼，說：「但你係點知？」

「你就當我，已經搵咗主謀出嚟」

「同我研究嘅結果一樣，我都推測世界上出現病者……係人為造成。」滿天稍為微笑了一秒，就變回冰冷的臉孔：「大BOSS佢研究過病毒本身，發現太過複雜…根本無可能係自然生成。」

「無…錯…發……明…者，本…身都……係…個…天才…」大BOSS努力地吐出每隻字。

「就連大BOSS都要用接近一年嘅時間，先開始接觸到呢種病毒嘅表面。」滿天眉目間，有些少無奈：「所以，我一早放棄咗研究解藥呢種諗頭。」

「咁你研究緊？」王達尼走前，觀察滿天的實驗器材：「咁似艾寶琳班友製毒嗰啲畫面嘅……」

「但係短暫壓抑病毒嘅藥物，或者有機會整到出嚟。」滿天調製著藥劑的點滴。

「…如果真係俾你成功咗，真係發過豬頭。」王達尼深遠地點頭。

「有冇邊到係可以睇到靈實醫院過往嘅員工記錄同病人資料？」我問。

「有，大BOSS麻煩你。」滿天答。

「朋…友……」大BOSS拍拍王達尼膊頭：「跟…我…嚟…」

緊接，大BOSS帶我們在靈實醫院中左穿右插，行過不少走廊和房間，把我們帶到一間類似員工辦公室的地方。

「入…面…過往……員工…」大BOSS指著裡頭，說。

「入面有得睇以前員工嘅相同資料？」我把門扭開。

大BOSS點頭。

「我唔係要幫手搵啊……」雙手托著後腦的王達尼，跟了入來。

「你負責搵員工文件夾，睇下有冇一個叫余智海嘅非合約顧問。」我指示王達尼。

而我則負責尋找病人資料夾中，北賢和南愚的個人資料。

花了一個小時左右，就尋出線索來。

「搵到…！」王達尼大喊一聲，把尋找出的文件帶來：「你要搵嘅余智海～」

不久，我亦在精神科資料夾中，找出南愚和北賢的資料。

「不過…搵嚟有咩用？」王達尼問。

「至少真係確定到，佢哋的確存在，而且仲有一個人未出現。」我盯著余智海這個名字，及其個人照片：「佢到底，係去咗邊……」

「你問下大BOSS？」王達尼笑笑地說：「佢係病腦，咁聰明～話唔定佢哋大腦係附帶天線功能，可以同其他病者溝通。」

「達…尼……」大BOSS又拍拍王達尼的膊頭，說：「你…真……愛…講…笑話。」

「你都幾可愛啊～」王達尼也拍拍他的肩。

「南愚喺古宅入面好似提過…如果唔係博士兩年前都受咗重傷……呢兩年都唔洗由北賢同佢代為行動，佢咁講得…就表示真正嘅幕後黑手，仲未出現。」我獨自唸唸碎地想著：「佢會匿埋喺邊……」

「大BOSS～你無相同嘅病者朋友唔會悶嫁咩。」完成工作的王達尼，跟它閒談著。

「…病…者……唔會…覺…得孤…獨…人類會。」大BOSS答。

「咁又係～你哋笑下笑下又一日。」

「孤獨…」我捏著下鄂。

弄清事情後，我們就跟滿天和大BOSS他們道別，繼而出發往艾寶琳倖存區中，召集一下前去病者之都的人馬。

走之前，我特意叫滿天幫我向公仔代言一句，感謝他送我這把傘瓣打不開的傘子。

我跟王達尼去艾寶琳都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從下水道進去。

艾寶琳倖存區的圍牆，平日都會有不少人排著隊，等著進去倖存區中。因為貨幣自由流動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越努力的人越成功向上游動，因此相比起其他倖存區，這裡的人都比較愛出去冒險。

聽王達尼說，只有幾種正統方法可以進去。

第一種，為艾寶琳倖存區的居民，要帶著證件。

第二種，即時以物資或艾幣購買「一次性通行證」，不過價值不菲。

第三種，聽聞是最近才推出……便是到翠林村上當苦工。

王達尼說，在滿天殺死三腦解放了翠林村之後，艾寶琳便派了士兵過去佔據，成為其中一個附屬的領地。

雖然面積小，但勝在天然資源多。北面沿林的山路上，會經過水塘、礦洞、樹林、農田等，於是皇室讓那些沒有資格進入艾寶琳倖存區的人，進駐那一頭當苦工成為採集者，為期一年。

一年之後，就能成為公居進入艾寶琳倖存區。

「噹…」王達尼再一次踏著我的肩，把渠蓋推開。

「幾時都話……艾寶琳呢到係個好現實…嘅社會。」聽了剛才王達尼所說的新政策，我有所感言。

「當然都有我呢種非法入侵者。」王達尼揚起嘴角，伸出一隻手接我上地面。

「呼…好耐冇嚟呢到。」上去後，我先吸一口空氣：「仲係充滿住……金錢嘅氣味。」

「我哋要喺邊到搵賴桑、奎斯犬京？」王達尼兩眼張望，整條掛滿廣告牌的街道。

「應該都係喺病獵公會。」除了這個地方，他們都沒地方可去：「你呢…？唔洗睇住班黑鼠商團？」

「首領洗乜做嘢～要做嘅得第三樣，等收錢、等數錢同等派錢，但其實呢啲寶拉都會幫我搞擔掂～佢哋有咩麻煩或者大生意先會問下我點做。」王達尼說。

「你唔在乎啲錢？」

王達尼點起根煙，又吸起來：「大佬……我撈偏嫁，喺呢到用錢用得太揚就會傳通街，等遲啲呢個倖存區嘅電影業起步，咪洗下黑錢囉，哈哈哈哈。」

「呢一步你都預計好，厲害。」我不得不給一個大姆指。

「喺呢到唔小心啲……好似瓦安嗰啲奸商就會食到你渣都冇得淨～」王達尼指指腦袋，說：「人啊，仲恐怖過病者。」

「行咗成個朝早，你洗唔洗食啲嘢先。」

「要～當然要，你都要，吊頸都要抖氣嫁嘛。」王達尼說。

「點解吊頸都要抖氣？」我問。

「吓…？」王達尼怔了下，說：「點知啊，啲人係咁用呢句嘅～唉！唔好理埋啲白痴嘢喇，去食飯啦。」

我們去了新都城商場以前接收我、白魂還有艾匡留宿的那位烤串店老闆那裡。

想當時，也受了那位大叔不少的恩。

「唔知個阿叔搵到人入貨…整到肉串未……」路上，我這麼想著。

「不過我睇個勢……」王達尼有口難言地說：「應該執咗居多～」

「點解咁講？」我和王達尼並肩而行，突然發現我倆身高都幾乎一樣。

「老闆嗰排搵唔到供應商入肉材做正宗肉串，叫佢學人搵老鼠肉、鳥肉代替頂住檔先又唔肯，點做落去～」

結果，老闆如同大大力地摑了王達尼的臉頰一巴。

他的烤串店還在，還坐著一名點了很多肉串的客人。

「居然仲喺到。」王達尼詫異。

「等等……坐喺到食緊嘢嗰條友…」對我而言，有點眼熟。

「白魂！仲有要食啲咩啊！」老闆熱情地問。

烤串店中唯一的客人，正是白魂！難怪見到戴著頭巾的他，就覺得有些眼熟的感覺。

「我仲要好多好多肉！」白魂一手握著豬仔脾，一手握著杯手工啤酒：「繼續上啲！唔該老闆！」

「白魂。」我走過去打招呼。

「咦…！？」白魂吃了一驚：「鳥嘴！好係你…！？」

「唔認得我？」

「原來你除咗面具都幾型仔！」原本還很好笑容的白魂，突然對我怒喝：「啲女俾你溝哂喇！」

「……」

「哈哈哈哈！講笑姐，坐低啊，咁耐無見。」白魂望住我們兩個，說：「你兩個喺呢到混成點啊？」

「不過不失，我離開咗一段時間。你仲做緊公主嘅貼身保鑣？」我說。

「係啊，不過吊頸都要抖下氣，咪出嚟食下嘢。」白魂天真的笑容，就像中國農村的低下階層大叔一樣：「老闆對我哋有恩啊嘛！要知恩圖報，所以幫佢增加下生意額。」

「多咗白魂成日嚟食咁多嘢，我間嘢先唔洗執，多謝啊！一陣請你兩位朋友食燒雞皮。」老闆也笑得很開心。

「艾匡佢最近點？」我問。

「幾好啊！隻眼開始睇得番嘢，俾病者平權組織綁架嘅陰影慢慢咁消失。」白魂說起另一件事：「係喎！你希望佢跟奎斯定賴桑學習，佢兩個好似仲未決定到。」

「咁你？你想佢跟邊個學習，你應該好清楚艾匡佢。」我問。

王達尼突然插嘴，說：「賴桑啦～遲啲做女王，任命我做倖存區嘅財政大臣。」懷疑這傢伙有嚴重的妄想症。

「你問我……」白魂嚼著嘴裡的肉渣，細想著：「咁就當然想佢咁奎斯喇！大佬，我哋兩個拎住把刀，出去外面一齊劈病者幾型啊！！！！！」

「…」果然是說類近的說話。

「不過呢～」白魂收下剛才天真的笑容，轉為淡默的微笑：「真係為佢著想，就當然想佢收埋把刀，跟賴桑學下帝王學吧！最緊要佢安全。」

「都係，安全好重要。」我點頭認同。

「嚟嚟嚟！！！！燒雞肉、燒雞腎、燒雞皮、燒牛舌、燒牛粒！」老闆馬不停蹄地送上食物。

「夠唔夠錢俾？」我什麼都放得下的袍袋內，唯獨沒有艾幣。

「呢餐我請！」白魂拍拍胸口，說：「我堂堂一個公主貼身保鑣，點會少少錢都無，哈哈哈哈！」

剛烤好的肉串，配上清涼的啤酒是最滋味的。

今天我印證了這個事實，兩者是多麼偉大的組合。

轉眼間，我們桌子上已經堆滿了碟子，飽餐了一頓。

「正～呵欠～」王達尼吃飽了，就馬上想睡。

「真係希望呢啲日子，日日都會有。」白魂滿足地放下酒杯。

「你日子過得好唔輕鬆咩？啲乜嘢皇室保鑣…唔係淨係做個樣……企喺主人隔離就得？」王達尼說。

「正常係，不過艾匡特別多人暗殺～」白魂無奈地說。

「但艾匡有你，都唔洗擔心。」白魂的實力，算得上一流。

「哈哈哈哈！話係咁講，但係佢總有一日要獨立。」白魂說。

「點燃香煙～」王達尼請了白魂抽一根煙。

「飲啖酒～」白魂喝了最後一口啤酒。

「所有不快，都溜走？好似幾押韻。」我接下去。

我們三個彼此對視一笑。

解決了肚子的問題後，白魂就問我們有哪裡要去。

我答他，等下會去病獵公會一敞，找奎斯和賴桑。

白魂叫停了我們，說他們兩個每隔一天都會去皇宮，提交那筆資金運用的方案，我們不用特地走出去。

「咁依家有咩做～？既然佢哋夜晚都會入嚟倖存區。」王達尼似乎想找點樂子，見他望住周圍的花花世界好久了。

「一齊周圍玩下？」白魂站起身，鬆一鬆骨頭：「附近又有賭場，又有拳擊比賽睇，大把嘢玩！！」

為了消磨點時間，直到晚上的來臨。

我們跟白魂進入到賭場，去小玩幾鋪，白魂選擇了其中一檯玩德州撲克的坐下。

至於王達尼和我，則站在他的身後觀戰著。

不過白魂的賭術，真的有夠蠢的。

有時抽到好牌了，就會忍不住展笑，然後第一局就押上全部籌碼，也不釣出他人交出更多的籌碼。

別人押上全部籌碼時，他就會莫名火氣，覺得對方在嘲諷他不敢跟，而跟著押上全部籌碼。

結果，不出十分鐘已經近乎清光帶出門的艾幣。

「估唔到有人最勁過我。」我默然地說。

深夜將至。

街上一如既和，五光十色的廣告牌發亮起來，霓虹燈目眩神迷。

為了見到奎斯和賴桑，我們跟著白魂進入皇宮。

「佢哋同緊官員討論，應該好快出嚟，跟我嚟先？」白魂對皇宮的道路可以說瞭如指掌。

白魂把我們帶到一間房間去，以睡房來說面積很大，有兩間班課左右。

「白魂大叔…你返嚟啦？」坐在桌上閱讀圖書的艾匡公主，轉頭望向他。

「係啊！仲帶咗兩個朋友嚟。」白魂說。

「佢哋係……」艾匡瞇起眼睛。

「佢雖然開始睇到嘢，但畫面仲係好模糊。」白魂跟我們說。

「公主你好。」王達尼整個人十分恭敬，更單腳跪下行禮：「我叫王達尼。」

「唔洗扮嘢，你性格係點我哋好清楚。」我拉他起身。

「呢把聲係…鳥…嘴哥哥？」艾匡問。

「係，無錯。」我答。

「你哋同白魂大叔去完街啊？」她問。

「都算係…叫做撞到。」我點頭。

「你哋喺到先，我出去檢查下有冇刺客。」說畢，白魂就提刀出去。

「唔……白魂大叔佢為咗保護我，擺咗好多時間同心神放落我到。」艾匡說。

「好敬業嘅保鏢～」王達尼突然煙癮發作，但想了想，還是停下手了。

「所以…見到佢有朋友同佢出去，我覺得好好。」艾匡真摯地笑著：「我見佢呢，有事無事都會拎把刀出嚟練下揮刀。」

「都好，佢叫做有個安身嘅地方，好過周圍流浪。」我說。

「唔係…」艾匡搖搖頭，說：「佢其實好鐘意以前流浪嘅生活，我成日都會聽佢講番起以前嘅舊事。」

193

「係？」

「白魂大叔佢都一定覺得好辛苦，生活喺呢個充滿權鬥嘅皇宮入面。」艾匡像透露心事般，說著：「佢成日同我講…以前喺街上面見到敵人就會互斬，唔會講咁多廢話同禮儀。入到嚟艾寶琳之後先知道，有啲人就算你知道佢背後嘅陰毒……你都唔能夠對佢做啲乜。」

「呢個就係真正嘅「社會」。」王達尼揚嘴苦笑：「唔容許你光明正大咁陷害人，但係接受你喺背後拎出刀。」

「你成長嘅路上，自然會遇到好多。」我淡淡地說：「所以記住，都要喺背後還對方一刀。」

我們談論了接近三十分鐘，王達尼不斷地向艾匡灌輸社會奸險的生存之道予她，但她這種皇帝女天生的上流社會，與我們這種凡人的草根社會不同吧。

「喀喀──」白魂敲起門。

「喂！阿賴同阿奎出嚟啦喎！」他大喊。

於是，我們兩個離開前，多留一句給艾匡。

因為…可能，以後都見不到這個可愛…又堅強的女孩了。

「艾匡，你聽完我哋講之後，你想脫離呢個社會、階級、身份、地位嘅束縛，同白魂一樣做個無拘無束嘅人……」我停頓了一下，再說：「定係…面對佢？接受依個社會嘅真實面貌，對付佢。」

「我諗唔到…」艾匡低下頭。

「唔…」我點頭，便轉身離去。

我相信，命運自然會找上她的。

「你三個啱啱傾啲咩啊？」白魂問。

「傾白魂點解咁靚仔啊。」王達尼笑著答。

「一定唔係……！」白魂咬牙切齒地說。

「點解唔係？」

「因為我都唔係靚……」白魂說到一半，把話語吞了下肚。

「喺前面間房？賴桑同奎斯。」我把重點拉回來。

「係，跟我嚟。」說畢，白魂就開始領路。

白魂熟識地於皇宮中遊走著，途中遇到一些廚師、侍人、士兵，大家都會笑容滿滿地喊他一聲「白魂大哥」，可見他在宮中人緣不俗。

最終，白魂把我們領到皇宮的花園上。

即是寶琳地鐵站最上蓋的地方，站在上面可以觀看到整個半個艾寶琳倖存區的樣貌，加上刻意種植的鮮艷花草，使其成為一片清幽之地。

「又話佢哋喺房～？」王達尼雙手插袋，望望周圍。

不少貴族婦人和貴族小孩，都有在花園中賞花遊玩，跟皇宮外面辛勞工作著的婦孺，有著天壤之別。

「佢兩個平日一喺皇宮開完會，就會上嚟依到抖下氣。」白魂繼續領我們入花園。

「咁又係嘅，吊頸都要抖氣。」王達尼很自然地說出。

「點解吊頸……」我和白魂都不約而同地望向王達尼。

「得得得……！你哋唔洗講出嚟，我知你哋想問乜，但係唔好問，ok？」王達尼說。

走入花園，最盡頭的圓石椅坐著兩個人。

那兩個人自然是賴桑和奎斯。

「喂！」白魂喊著他們。

「你哋幾時返嚟？」奎斯轉頭，望見我們了。

「今朝無耐。」王達尼答。

「你哋今日…同皇室開完會～？」王達尼終於抽起煙了。

「嗯，要同佢哋嘅政務官、福利宮、財務部長傾興辦「病獵學院」嘅事。」賴桑也轉身過來，說：「所以呢段日子都好忙，但好充實……！我終於有返……以前白鯨總喺到嗰陣，嘅嗰份熱誠。」

「白鯨…」北賢透露在「病者之都」的那個艾寶琳傳奇英雄。

「頹廢咗咁耐，總算有啲起色。」奎斯點頭同意。

「咁係因為我哋搞掂咗「病者平權組織」同「病者和平協會」啊～」王達尼呼出一口煙霧。

「仲記得我哋嘅承諾？」我望向奎斯。

「我對你承諾過，個平權組織搞掂之後，一定會跟你入病者之都，唔會反口。」奎斯堅定地說：「不過…可唔可以等我處理埋「病者學院」嘅事先？」

「要幾耐？我需要你對付病者嘅知識同身手，一齊入去。」我說。

「大概……」奎斯思考了一下，答：「一年你等唔等到？」

「太耐，到時我都死咗。」

「大吉利士！！！」白魂忽然對我喊道。

「咁…」奎斯猶豫不決。

「你信唔信都好，白鯨就喺入面。」我說出重點。

「白…鯨？！！」奎斯和賴桑都緊張起來。

「無錯，你唔好問我喺邊到聽番嚟，總之唔會有錯。」

「你講笑…？佢點會喺病者之都咁耐？」賴桑問。

「或者俾病者困住咗～？呢啲嘢講唔埋。」王達尼輕描淡寫地說。

「但係病者學院嘅事……」奎斯還是猶豫不決，兩者之間的選擇：「我驚萬一出咗咩事，冇人繼續發展到落去。」

「你唔好諗住交俾我～只要你去，我都一定會跟埋去。」賴桑說下去：「我先唔想……成個公會得番我一個。」

「既然係咁，一齊去啦～」王達尼咬住煙頭，說：「反正我都去，睇下會唔會執到啲咩靚寶～我要你兩個保護嫁～」

「咁…要同國王交代一聲先。」奎斯對我說。

我點頭。

然後，我們五個人又跟隨著白魂，去到國王所在的房間。

單是門外的走廊，已經站著很多禁軍看守著，戒備十分森嚴。

「公主貼身護衛白魂？」一名貌似禁軍的領隊，阻止我們白白入去：「你嚟依到做咩？仲有身後嘅人……」

「我要見國王！」白魂直接說出目的，卻不作解釋。

「國王同緊王子密談，暫時唔方便。」對方說。

「求其啦～唉！咪又係入去講兩句。」白魂不把禮儀當做一回事。

「你冇權入去，未得到批准，請返去守護艾匡公主。」已經拔出鋼刀的禁軍隊長，說。

「喂…有事慢慢講啊嘛。」王達尼上前。

「真係……」白魂顯得十分不耐煩：「呢到真係麻煩，咩都講程序。」

「出面做咩咁嘈？」裡面的國王，說出了一句典型的對白。

「國王…白魂好似有啲事要見你。」禁軍隊長交代。

「俾佢入嚟。」國王說。

接著，經過一番波折，終於來到這裡了。

我十分認同白魂，這裡什麼都講究程序和規矩的確很麻煩，事情好像都變得繁複一樣。

與外面做事的俐落相比，我開始理解到白魂內心的苦悶。

國王房間裝飾十分溫暖、寬闊，有個奢侈非常的暖爐。

「我認得你哋。」國王搖搖手中的威士忌，說。

「一班總係打擾別人興緻嘅流氓…？」其子艾康說話小聲，但都被我聽入耳內。

「國王，我諗「病者學院」嘅計劃暫時要推遲，或者我哋交俾一個可信嘅人，去同你皇室官員繼續開會先。」奎斯想了想，說：「因為……我哋要入病者之都。」

「病者之都…即係坑口？我有冇講錯。」國王問：「或者聽錯。」

「冇。」奎斯答。

「又會咁突然？」國王好奇地問：「嗰到出咗名有入無出，你仲敢去……？」

「咁係我應承咗一個人。」奎斯轉頭，望住我。

「呵呵呵，遵守承諾係好事。」

「但更重要一點……」尊敬的賴桑，說：「係聽聞…白鯨都喺嗰到。」

「白鯨…好耐冇見佢。」國王說起他，表情也沉重起來：「原本，佢係我哋艾寶琳倖存區代表「希望」嘅存在。」

「係…」奎斯握緊拳頭，說：「所以…我冇辦法唔會去調查。」

「你又會咁信身後呢位……」國王側側頭，望住我：「黑袍先生講嘅嘢？」

「因為我哋一齊經歷過生死，佢唔會呃我。」奎斯一句話，就解釋了一切。

經歷過生死的關係，是不需要多餘的解釋。

「即管去吧，我唔會阻止你，你哋病獵向來都係自由身份去行動，皇室唔會干預。」國王仁和地說下去：「只係想問下，你同賴桑邊一個會得閒教我個女？呢個世道，總要有你哋呢啲專業嘅病獵做導師，佢先會安全。」

國王語畢，其餘的人就往我望去……

因為，上次就只欠我的決定。

這次，我決擇了：「就跟賴桑學習吧。」我說。

「好，就咁決定，你係佢哋信得過嘅人。」國王緩緩地點頭。

「但最重要嘅～都係解決不斷喺身邊想危害公主嘅人。」王達尼裝作無意地盯了艾康王子一眼。

「的確，講得啱。」一手放腰後，一手舉杯的艾康微笑：「我身為阿哥，都會好好保護細妹。」

艾康的笑容，在我們眼裡分明就是說，暗殺事件都是我做的，但你們奈得我何？

「就唔爭在～白魂都跟埋去？」艾康戚起眼眉，說。

「點可以…」我很樂意，但我只得婉拒。

沒白魂在身邊的公主，是十分之危險。

「係…」白魂黯然地點頭，他也知道自己的職責。

「白魂～你嚟咗咁耐，周不時都總係破壞皇宮嘅規矩。」艾康彷彿對他瞭若指掌的：「而且你對公主都尊卑嘅態度，我覺得真係好惡劣。」

「咁係因為，佢同公主都經歷過……」

「生？死。」艾康不當作一回事：「唔好以為救過佢一次，就真係覺得自己有特權。」

「我救過佢，都總好過你想殺佢！艾康你個木契！」白魂反駁。

「噢～」艾康上前，高高在上地凝視著白魂：「我唔知喺你以前喺嗰啲野蠻地方點樣生存～但喺艾寶琳，誹謗皇室就唔係可大可小。」

「我講真話，點會怕你！」白魂瞪大眼睛，望著艾康。

「趁你仲講到嘢～就好好跟我道歉。」艾康帶著微笑送酒。

「道歉！？你就想，食我一拳就有你份！！」白魂突然向自己的拳頭吐了口唾液，再打向艾康的臉頰：「口水拳！」

「……」國王，連同我們四人都呆住了。

看著，這沒想到的劇情發生。

我們四人馬上拉住白魂，而艾康則受痛地按住受傷的臉頰。

「仔…！？」國王去馬上去把他扶起。

「老…老豆……」艾康也沒想到白魂會一拳打過來，我想因為從前的人都只會對他忍氣吞聲：「佢…佢打我…」

「白魂！你知唔知你做緊啲咩！」國王由剛才平和的聲線，轉為喝罵。

「我知啊…！就係睇住你個死昏君，望住自己嗰女不斷俾自己大仔害，但係仲懵然不知咁陪佢飲酒！你真係老懵懂啊！！！」白魂大罵。

果然，這傢伙是規則的破壞者。

「你…你…都要有任何證據，就算艾康想加害艾匡！」國王聲正嚴名地說。

「證據！？搵得嚟你個女都死咗！」白魂又說。

「禁軍！」國王叫了禁軍進來與白魂對峙，事情越演越大。

最後，

無奈之下，作為商人的王達尼只好出手，談條件。

達成協議的條件是，王達尼會給予皇室一大筆賠償金。

艾康原本一心想要白魂死，幸好國王也不是魯莽的人，不會只聽兒子的話。

王達尼亦瘋狂為白魂辯護，包括救過公主無數次、本來就是一個粗獷的人、在皇宮心情壓抑得太久所致、今晚是月圓之夜等……

一張嘴，用著五倍的速度把說話瘋狂送出。

最終，國王都消了一口氣：「白魂……暫時解除你職權一星期，你出去好好放棄下心情先再返嚟，念在你無時無刻都要處於戒備保護公主。」

「多謝國王～」王達尼躬一躬身，我們幾個就急急腳地拖住白魂離開。

基於皇宮實在處處是險，我們好快又回到烤串店那裡。

「唉…！你哋做咩拉住我，嗰條友唔係一拳就可以解決！」白魂憤然地說。

「人哋王子啊～算吧啦你，睇下場合啊嘛。」王達尼掩住眼睛，嘆氣：「唉，你呢啲無腦嘅蠢人……」

「不過都好，終於回復自由身……只係有少少擔心艾匡安全。」

「你放心，你頭先喺國王面前講到咁白……艾康想害艾匡。」我沉靜地推測：「短期內，艾康動作都唔會太大，因為國王肯定會開始留意。」

194

「唔殺你真係開恩。」清瘦的賴桑，只點了一杯水喝：「個艾康出名陰毒，聽聞鐘意殘害對自己不利嘅官員。」

「佢自我膨脹得太快，做咗兩年王子，就真係當自己王子。」奎斯嘴嚼著京蔥牛粒：「但冇計，開國功臣係佢老豆，當初艾寶琳倖存區所有物資、食糧、知識，都係由佢帶嚟。」

「聽講過～佢哋一家以前喺病者未出現之前，就係寶琳區嘅大企業，新都城所有商場都係佢哋家族名下。」

白魂又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點都好……！至少暫時唔洗再對住皇室嗰班假人！喺走廊咁啱遇到，都規定要躬身打個招呼，都痴線！」

「所謂文明社會嘅禮儀就係咁～」賴桑翹起二朗腿。

「真係唔明！」白魂用力打了桌子一下。

「老闆～！貨到。」忽地，烤串店外來了個送貨的人。

我從他的腳掃視到其上半身，他的肩上背住一斤新鮮的肉，再望上臉部才發現是犬京本人。

「喂……狗仔！請你食。」白魂掉了塊豬仔脾骨頭，犬京的狗。

「你哋又會喺到…？」犬京好奇地，問。

「我哋返咗大本營之後，你去咗邊？」說起來，本身和犬京都失去聯絡了，要不是這次巧合地遇見了雙方。

「打工啊，如果唔係…點喺呢到生存。」犬京把肩上那斤肉，交了給老闆。

「你做送貨？」艾寶琳倖存區處處說錢，看來酷愛流浪的犬京也接受了。

「啱一半啦，我係做狩獵。」犬京問也不問，就隨手執起我們一串沙嗲雞肉來吃：「呢間鋪啲肉啊～大部份都係我喺出面搵番嚟。」

「加埋隻狗幫手，聞啲獵物喺邊？」奎斯對犬京的狗，展露出感興趣的眼神。

「係，佢追蹤動物嘅能力好高，我以前有訓練過。」犬京捏住肩膊，說：「同埋…我發覺喺呢到賺錢買嘢食，仲方便過自己慢慢搵完再煮嚟食。」

「自己可以專注喺一件事上面，其他範疇就由其他人處理。」我默然地點頭：「正常社會可以運作到，呢個基本因素之一。」

「嘿～咁你隻狗應該更加值錢？識得打獵。」王達尼又再打響起如意算盤，放了一碟水煮牛肉落地：「Come！認住我，今日請你食水煮牛肉，他日你要請返我食香煎和牛。」

「汪！」那隻狗吠了王達尼一聲。

「既然都嚟到～坐低！好好飲番杯先！」白魂向他招手。

恭敬不如從命，犬京就直接坐到王達尼旁邊，跟我們吃起肉、喝起酒來。

向來作為流浪人的白魂和犬京，在艾寶琳倖存區中，都似乎找到了一個落根地。

大家終於能好好坐在檯，於是都各自談起了辛酸和夢想。

首先，是賴桑和奎斯。

雖然一個貴族出生，一個草根出生，

可是兩個人的想法，都接近一樣──想要重振「病獵公會」。

把流離失所的少年和孤兒，都收留到裡面。

至於白魂，他什麼都說不出、想不到，彷彿做人一點辛酸一點夢想也沒有。

單純的他說自己，只想按當下的想法活下去。

這句聽起來，是有多蠢？可是，沒有多少人做到。

單是他不久前想一拳打在艾康臉上，並確切地實行了，已經沒人超越到。

很多人都說，要按自己生活的方式，活下去、走下去……

事實上，又有多少人，能真的做到白魂這樣子？

王達尼，是一個商人。

問他賺那麼多錢有什麼用，他不會答得出實際上的例子。

說得行商賺錢，只是他的習慣之一，生命中的一部份。

王達尼酒喝多了的時候，更意外透露自己非法買賣賺來的艾幣，已經超越艾寶琳倖存區的所有富豪級人物，雖然不知他是胡言亂語還是真情透露……

不過，我看得出，他很想明自己賺錢的能力。

但恐怕一輩子也沒人知道自己賺錢能力如此的強，始終賺來的途徑都屬非法。

最後，是犬京。

他暫時唯一的目標，就是把自己的狗養到終老。

在亂世下，像他這種保護寵物的主人，已經少之又少。

大多數都在糧食短缺下變成食糧了。

「嗚…呃……呃呃…」酒過好幾十杯後，大家都醉醺醺地伏在桌子上。

由於天都入黑以久，大家都沒打算離開。

好心的老闆，也讓他們在這裡醉宿。

相比之下，我的酒量似乎遠遠超越他們……

去病者之都的前夕，沒有周圍懷緬一番，沒有貼緊朋友說聲道別。

只喝著杯中的酒，再好好入睡一場。

「白鯨…」賴桑說起夢話。

「居然發開口夢……」我望著最快醉倒的賴桑。

「佢係…我嘅英雄…」

「放心，我哋入去之後，會搵到佢。」

「白鯨……點解唔番嚟…以…以佢嘅實力……出入…病者之都…根本…無任何問題…」

我握住賴桑纖瘦的手指：「我都想搵出，北賢口中嘅真相。」至今，有多少人為了真相而逝？

翌日，大家都從酒醉中醒來。

只是意識有點恍惚，還沒來得及完全清醒，已經有個我們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現。

是艾匡，她帶同幾名禁軍護衛來到這間烤串店中。附近的場面一瞬間寂靜起來，原本經過的路人都往這邊望去，心中應該滿是訝異。

「白魂大叔，對唔住。」艾匡一來，便跟他道歉。

「對唔住…？」白魂反問。

「係…我聽講咗，你琴日同我哥哥有啲爭執。」

「喔…都訓咗成晚，我唔記得咗啦～哈哈哈哈哈！」白魂大笑。

「但…佢係個好記仇嘅人，你之後要小心。」艾匡提醒。

「放心～我斬人同食生菜冇分別。」白魂拍她的膊，說：「唔會有事。」

「你最好避避風頭……」艾匡憂心地說：「我唔想你出事…你再勁，都唔可以一打十。」

「避風頭～嘿，得罪皇室嘅下場，仲陸續有來咁。」雙手托在後腦的王達尼，說。

「艾康係唔好惹，偏偏得你呢啲……傻佬，先咁惹佢。」賴桑無奈地搖頭。

「都好，反正我都忍受夠呢個艾寶琳嘅錢臭同虛偽！」白魂舔舔嘴角，深深地嘆氣：「只係會有啲掛住老闆燒嘅豬仔脾……同埋艾匡你。」

艾匡反而安慰回白魂，說：「你咪教咗我基本嘅刀法？我唔會俾自己有事，我知你想保護我…但之後更危險嘅，一定會係你，我都唔想你死。」

白魂伸出了粗糙的手，輕撫艾匡的臉頰：「咁…我走啦喎。」

「喂…！」禁軍見到白魂輕撫著公主的臉頰，便想上前阻止。

所以我們五人都抱起雙手，走去擋住禁軍們上前。

「你哋班冷酷無情嘅士兵，係永遠唔會明……有啲真摯嘅感情。」我對那群禁軍，說：「超越年紀，超越地位。」

「喺呢個錢字行頭嘅倖存區～」王達尼深感認同，默然地點頭：「真係好少見。」

「嗯。」艾匡漸漸綻放出真摯的微笑：「呢段時間要你做貼身保鑣，都辛苦你啦，雖然一開始，其係我自己要求。」

「走吧！大個女之後，唔忘記白魂大叔我。」白魂也淺淺地笑著。

生命，就是這般奇妙。

你一世也可能接觸不到的人，偏偏會在你受困苦時，無意進入你的世界。

然後，呼吸住同一的空氣。

「白魂，想去邊到避風頭？你鐘意嘅，我有個地方介紹你去。」說不定，大本營很適合他。

「我？或者好似以前咁，喺外面周圍走下先。」白魂說。

「既然係咁，不如加入我哋。」王達尼意圖拉攏白魂加入：「反正我幫咗你破財擋災，咪當買咗你呢個保鑣！」

「好！！！！反正我都坐唔定！要每日喺倖存區企企訓訓，真係唔好叫我。」白魂突然拔出武士刀。

「真係？唔係去玩。」我盯住他：「去嘅賴桑奎斯都好清楚病者特性，王達尼就走佬功夫就一流。」

「我係不良人第一劍客，你睇少我？係咪要食我一刀！」

「刀法冇生疏嘛？」我再問一次。

「唔好咁多廢話，你食我一刀就知！」白魂執意要我吃他一刀。

「我食咗仲有冇命？」我問。

「冇！我唔會斬同一樣嘢超過三刀！！」

「死咗，就唔好怪我。」

「好啊好啊！又可以大展身手！」白魂興高采烈地說。

「點解你哋要執意入去……」唯一沒參與行程的犬京，說：「以前我就見過好多貪婪嘅倖存者，想入去搜括物資，都最後都出唔返嚟。」

「咁係因為，我已經知道，答案只可以喺裡面搵到。」我答下去：「然後……呢場災難嘅幕後黑手，可能就會出現。」

「咁就加埋我。」

「…」

「同我依家做緊嘅嘢相較……我覺得你哋入去嘅意義，更加之大。」犬京堅定地說：「我都唔想，世上再出現類似Bomi嘅事。」

「衰仔……咩呀，呢家要你出去打獵啲豬肉、牛肉返嚟好失禮咩～」老闆突如其來的一句，破壞了我們的氣氛：「喺倖存區打份牛工，唔洗出去痛苦咁受死，咪已經係幸福囉。」

真正的幸福，不該如此。

會前去病者之都的成員，基本上都定好。

除了對付「病者平權組織」那一次，我生涯之中就再無類似的多人調查行動。

奎斯、賴桑、犬京、白魂還有王達尼，都是我仔細考量過，才讓他們加入。

團隊中，有的擁有對抗病者的豐富知識、有的擁有對抗病者的老練經驗、有的擁有對抗病者的強大意志。

最重要的一點，是毫無任何沉重的包袱。

假如少佐或大舊那種人自願加入，我都會斷然拒絕。

我們六個，都是經常在外面的世界與病者周旋的活人。

我們那樣作死的風險，就是進入病者之都最好的本錢。

難道你認為，

我會隨便讓一個，拖後腿的人隨便進入團隊麼。

貿易進去是沒可能，我們要先做好事前準備。

現在病獵公會的座位之上，應該只有白魂不懂何為「事前準備」。

「原來艾寶琳出面仲有橦咁嘅教堂……」坐在教椅上的白魂，橫視著整座宏偉的公會聖堂。

「我無耐之前打獵就見過，只係估唔到…原來未荒廢。」犬京也帶著狗兒周圍參觀。

「坑口區嘅城市規劃喺到。」最遲到來聖堂的王達尼，把一張藍色的圖紙平放到米白樺木製的長桌上：「臨時臨近要我問班手下有冇地圖，都真係考起我，但好彩有～呼。」

「根據情報來源，白鯨喺一座塔入面。」我說。

「好似…叫乜嘢「希望塔」？」當時與我並肩作戰的王達尼，也有印象：「唔記得咗～」

「希望塔…？坑口冇呢橦建築物。」奎斯馬上提出：「我以前住過坑口。」

「不如你講下，係邊個講你聽。」賴桑說。

於是，我把自己與北賢和南愚經歷過的事，還有他們兩人神秘的背景都一一訴說出來。

半小時後。

「即係，佢兩個好可能係人類之中……成功實驗演變出嚟…擁有自我意識嘅病者…」賴桑總合所聽回應。

「但佢哋目的係咩…？」奎斯試想著。

「唔清楚……可能，係負責將有能力嘅人類清除。」我推測他們之前說話，所得出的結論：「又或者感染，令到佢哋變成一樣嘅「怪物」。」

「咁咪同有超能力無分別，哈哈哈，正喎鳥嘴兄！」只有白魂聽得大聲地笑。

「唔係…由你接受病者能力嗰一刻，就專定唔係人類。」我反駁。

「吓！！？乜嘢啊！有佢哋呢啲特異能力，咪輕鬆對死堆病者囉！」白魂還不明。

「白魂，唔係殺唔殺病者嘅問題。」我閉起眼睛，說：「而係自我身份嘅認同，如果要變成病者，咁我寧願去死。」

「…唔，鳥嘴都講得有道理。」奎斯點頭，同意我的說法：「與其變成喺條街傻笑嘅怪物……咁不如靚靚仔仔咁戰死仲好。」

「但係變成病者，就有能力保護身邊嘅人啦喎！」白魂又說。

「但同時，你身邊嘅人都會疏遠你，係詛咒，擺脫唔到。」

「飲杯小麥酒先各位。」聖堂的管理員Nina，為我們送上一杯杯冰涼的飲料。

「Nina…記得要代我同奎斯去開會？」賴桑趁機會提醒。

「記得。」Nina答。

「唔係俾嗰班狡猾臣子呃到…記住。」賴桑似乎放心不下：「你係代表住我哋成個公會。」

「冇問題，你哋放心。」

喝過冰涼的飲料後，氣管頓時暢爽無比，讓我們繼續有活力地開會。

「重點係，要搵出所謂嘅希望塔先？」奎斯苦惱地盯著地圖每一處。

「嗰條友真係靠害……」王達尼搖搖頭，說：「啲提示只係俾一半。」

「我哋不如調轉去諗…」既然陷入死胡桃，我只好提出另類的思考法：「點解白鯨會喺所謂嘅希望塔……」

「咁一定係因為…佢查到某啲嘢，先會去。」奎斯托著下鄂，細說。

「嗯，推測好正常。」我把事情廷伸下去，說：「咁佢會調查坑口嘅希望塔。」

「咁一定係……！」賴桑句句有力地說：「白鯨佢發現咗一啲嚴重嘅真相，當年…先會敢出動所有公會成員行動！！」

「好合理，咁調查前夕，點都會有調查檔案留喺公會呢到？」我問。

「冇…唯獨係呢單關乎病者嘅案件，白鯨係冇記錄在案。」賴桑又灰心起來。

「公會入面，有冇白鯨專屬嘅房間？」

「有係有…你想做咩？」賴桑續問。

「我要入去睇下。」

「得嘅…只不過，應該會幾多灰塵。」賴桑站起身，準備帶路：「自從佢消失之後……間房就一直無郁過，保留住兩年前嘅面目。」

「咁我哋有咩做？」飛快地閱讀著病者文獻的白魂，問。

「奎斯，教下佢哋基本戰鬥技巧先。」我向他打個眼色，就跟賴桑離開主聖堂。

沿著端莊的走廊，會走落教堂的地下室。

樓梯兩旁，擺放著火光微亮的蠟燭，使走廊的氣氛更為幽深。

「我哋以前病獵公會太多人，會喺地下室放雙人床，大家都當對方係一家人。」賴桑提起過往的事情，面上依然能夠彎出淡淡的笑意：「觀迎參觀，一代英雄嘅寢室。」

「咔──」門一打開，就一股書氣傳來。

房間為四方型，側面三邊牆壁除了大門，都擺放住一個大書櫃。

而其辦公桌上，除了小部份公會文件、委託文件、申請文件外，更放住一條白色的小鯨魚玩具，十分精緻。

「白鯨…」我拾起那小件玩具，有意無意地問：「點解佢會有咁嘅稱號。」

「因為佢係著住長袖白袍，啱啱好同你件袍差唔多，只係差在顏色方面。」身為服裝設計師的賴桑，解釋一點即通。

這稱號，是意味著，

海上的王者。

「有冇多啲佢嘅故事聽下。」我一邊搜查一邊問，加快效率。

195

「佢曾經係艾寶琳倖存區嘅希望，呢句唔洗多講……」

「嗯，已經聽你哋唔知邊個複述咗好多次。」

「因為佢當時帶嚟嘅希望實在太大。」賴桑望向我，緩緩地說：「鳥嘴兄…我諗你……都應該都有遇過呢一種人，代表住希望嘅人。」

「…嗯。」我默然。

「「病獵」呢一個專屬名詞，都係由佢帶起。」賴桑放空的眼神，深深陷入回憶之中：「佢沉默寡言嘅特質好似你…仲研發咗好多種秘製靈藥，配方甚至係我哋都唔清楚。」

「講下你哋點相遇？定係嗰種千篇一律嘅故事～？離唔開有一次自己俾病者襲擊，然後受佢拯救之類……」我說。

「呢份…」我從一個櫃子中，找到一份用公文袋包住的調查文件。

「呢份嘢我睇過，冇乜特別，係以前一個病獵會員向白鯨回報，調查到艾寶琳倖存區入面……有病者嘅組織。」賴桑回想起來：「嗰陣都好耐……大概係「病者平權組織」仲未俾艾寶琳皇室強制趕出倖存區嘅時候。」

「咁都好耐下……」我第一次遇到「病者平權組織」，他們已經因為被趕的關係，在外面自立門戶。

「嗰陣都係白鯨帶領下秘密行動、調查，先連根拔起成個組織趕出去。」賴桑苦惱地按住額頭，說：「但斷估唔到，後嚟區內有堆人係潛藏信徒…走之前一日，突然拐走埋艾匡公主先走。」

「然後，佢哋就用艾匡公主威脅倖存區，要皇室定時交食水物資俾佢哋。」我把故事的後續一併說出。

「好似係…」賴桑露出懷緬的神色：「但點都好，白鯨佢有一個宗旨……就係唔會索取任何人類嘅性命。」

「…」

「所以就算面對「病者平權組織」當時嘅壯大，佢都無痛落殺手。」賴桑坐到桌子上：「佢總係覺得背後……有某啲嘢，操縱住佢哋，迷惑住佢哋。」

「後嚟證明咗，係男病童強大嘅幻覺能力。」

「嗯…好可惜，白鯨佢無辦法見到男病童嘅真面目。」

我印象中……南愚在古宅中好像透露過白鯨，是遭受三腦、男病童、還有南愚北賢他們夾攻拿下。

以病者的角度去想，我是他們的話，也必然會想除去白鯨……

接著，我翻找出病獵公會中更多的行動文件檔案，也叫了奎斯和賴桑一起幫忙。結果到了半夜三點，也在堆疊著我那不肯定的推理。

「都唔知你哋喺到做咩，唔劫咩？」優閒地坐在椅上盪腿的白魂，說。

「整理資料要大量時間……」手忙腳忙的奎斯，說。

經過公會中多份資料文件比較，我嘗試找出了白鯨消失前後的時間線。

大概是，病獵公會發現了艾寶琳倖存區有違法的病者組織，白鯨秘密調查後聯同皇室趕走眾人。

其後，又調查出「病者和平協會」這個比較隱性的組織，在多番波折下公會成員發現了，翠林村可能是他們的基地。

之後的事，我猜兩個組織，包括「病者平權組織」和「病者和平協會」都感受到白鯨的壓力，因為有幾十次的病者討伐行動，都是針對他們附近的地方去進行。

終於，兩個組織決定聯手……

牽線人我不知道是誰，不排除是南愚和北賢，始終他們是病者一方的代表。

我想中間的流血過程，病獵公會有著不少的成員壯烈犧牲。

這一場人類與病者的戰爭，我再度猜測，四大頭目應該在聯手之下（南愚、北賢、三腦、男病童）合力圍攻病獵公會整隊人，導致白鯨他們最終也難逃一劫。

唯一解釋不到的，便是北賢說白鯨位於病者之都。

他說出來，到底有什麼意思……

即使他可能欺騙我，但我現在都無法視而不見了。

我向著他們五人講述：「呢個，就係我嘅推理，當然可以隨時推翻，只要一日都未有生還者證明到。」頭盔是個好東西，能保護頭部。

「啪…啪啪啪…！」在場中，奎斯和賴桑都給予高度的讚賞。

「你可能講得啱…普通病者對白鯨根本不足為患，除非對付佢嘅…係頭目級數嘅病者。」賴桑很認同這一點。

「真係恭喜你哋，不過有咩用……？」白魂還呆頭呆腦地，問。

「真相…從來唔一定有用，知道都未必會幸福，可能更痛苦。」我也很難解釋，給白魂他這個人明白：「但作為人，就係有追查真相嘅必要……總好過望住個天一世發夢，都唔知背後有個人，曾經為咗人類，付咗咁多。」

「你以前…係警察…定係偵探？」賴桑以獨特的目光，凝視住我。

「諗通所有嘢，會令我份人比較有安全感。」我略略帶過話題：「你哋仲有冇遺願？有就做埋佢。」

「要交低嘅，都應該交低哂。」一直抱住雙手的犬京，說。

「所以～我哋入去坑口之後，應該喺邊到入手先？」王達尼合著雙手，問。

「好問題，搵出嚟。」

「搵？點搵。」

「我哋對付過「病者平權組織」，滿天對付過「病者和平協會」。而喺事情結束之後，我哋都冇好好搜索過佢哋嘅根據地。」

「咁當然喇，照計你班友打完都得番半條命。」白魂說對了。

「無錯～所以我哋去多次，認真咁調查下，話唔定會發現新資料。」

「又搵……！！？」白魂愣住，說：「直接殺入去坑口方便啲喎！」

「到你因為缺乏情報而死嗰陣，先後悔冇做足功課就太遲。」我拍拍掌，鼓勵他們：「王達尼、犬京、奎斯，你哋去「病者平權組織」嗰到調查下。」

我望向另一組人：「賴桑、白魂，你兩個去「病者和平協會」到調查下，我都會跟埋嚟。」

「仲有……」在行動前，我提醒他們一下：「我會寫低份清單，到時要帶備啲乜去病者之都，今晚好好休息，聽日去調查。」

如是者，大家就開始各自的工作。

王達尼幫忙購入一些出外乾糧和醫療用品的基本東西、

奎斯負責製造大量靈藥，例如大耳那種含極強黏性的一定要做很多樽用以逃走、

很閒的白魂除了幫大家磨刀、維修利刃等武器之外，更幫奎斯削鐵做箭，總算有點價值、

為了不要勞師動眾，犬京和賴桑主動去調查「病者平權組織」和「病者和平協會」了。

而我，則留在病獵公會中，查閱更多關於病者的書籍和文章，學識了不少白鯨對付病者的技倆和戰術，也反覆記住了坑口街口、小道、商鋪的每個位置，希望能派得上用場。

我給予的一星期之限，大家兩、三天就完成，可見合作是如此重要。

如同以往平靜的晚上，我們繼續待在病獵公會討論。

「我喺翠林村搵到啲嘢，係封信。」賴桑主動交上。

「嗰到依家變成點？」我接過信件，快速查看。

「變咗勞工聚集地…好多無資格入去艾寶琳倖存區嘅人，都喺嗰到做苦工，仲有艾寶琳嘅士兵看守住周圍，所以成個過程都好安全。」賴桑呼了口氣，有驚無險地說：「原本啲軍人唔想俾我周圍查，但我有居住皇室區嘅證明文件～成件事就易辦得多。」

「皇室區證明文件？呵～咁啱我呢啲市井之徒都有喎～」王達尼從口袋取出一張與賴桑相差無幾的卡片。

「你呢張係偽造……？」賴桑有點鄙視地，說：「咁樣係犯法。」

「落到艾寶琳嘅地下世界，我就係法律。」王達尼輕蔑一笑，收起自家的偽造證明：「我哋當日出發嘅嘢～我都準備好，放咗喺二樓……呢敞行程最好會回本啦。」

「你大可以安安全全咁搵錢，跟我哋去做咩？」賴桑單手插腰，問。

「都過咗兩年～附近啲嘢都俾人搵哂，入坑口係唯一選擇。」王達尼雙手放在腦後，說：「嗰到就好似一個等緊人榨取嘅油礦……」

賴桑找來的書件內容，大概如下。

為一名署名叫作「老鄧」的人，所寫的：

「致：病者平權組織

親愛的教父及德蘭女教主，我是「病者和平協會」的老幹部，可稱呼我為──老鄧。聽聞你們都遇上了一些小麻煩？艾寶琳倖存區那該死…可惡的病獵！不斷在我們附近進行討伐任務，斬殺無辜可憐的病者，特別是為我們清潔街道的竊屍賊。有見及此，同為病者的南北有意聯手，特意寫信通知，煩請「病者平權組織」教徒代為轉達，三腦有個周詳的計劃！

祝身體健康
老鄧」

「老鄧…？」我望住信中的署名。

「冇記錯…佢就係「病者和平協會」其中一個幹部，曾經同三腦合謀殺死原翠林村領導人，令三腦可以喺成條村背後暗中弄權嘅人。」賴桑記得一清二楚：「係滅咗三腦無幾耐之後，有個睇落好後生嘅少年，將三腦對翠林村背後嘅陰謀同特性寫哂入面，佢話係托師傅吩咐將封信交入嚟艾寶琳倖存區俾我。」

「咁我大概知係邊個。」我說下去：「依家至少證明咗…當時佢哋肯定有合作過。」

「我手頭上都有封信，係喺「病者平權組織」間靈實禮拜堂搵到……啲火似乎冇波及到啲信。」犬京也把一份信件交上：「不過內容……我睇得唔太明就係。」

我接過犬京的信件，原本以為信件內容混亂他才看不明，料不知比混亂更糟糕！是一堆看不明的發音，什麼「嗄…吧吧…啪唪……嗥嗥…咻咻咻吟！嗄…嗚嗚…嘐嘐…」後面還有一大堆，真的看得人頭昏眼花。

「係咪摩斯密碼？」犬京一度懷疑。

「寫到咁好正常～」奎斯稍為望了一眼，便說：「因為佢哋組織唔同病者和平協會係隱密性，病者平權組織係公開性，所以嗰陣有唔少病獵公會嘅人，都入咗病者平權組織做卧底，持續秘密暗中監視。」

「所以…要寫呢啲特有嘅秘物語言……嚟溝通，防止情報外露？」我說。

「嗯，「病語」。」賴桑點頭，說：「嗰班信徒每日都要閱讀一本叫《病學》嘅書，仲要學埋一種叫「病語」嘅語言，如果測試時唔合格，就會有恐怖嘅懲罰。」

「我體驗過……」那時，我第一次混入「病者平權組織」所在的聖安得肋堂。

「咁解唔開……咪一世都唔知入面嘅內容？」王達尼愣然地問。

「可以係咁講。」奎斯點頭。

「痴線～」王達尼搖頭笑了笑，說：「病者平權組織班人咁樣回信，對方睇唔睇得明啊。」

賴桑反問：「你認為以三腦嘅智商……佢會睇唔明？佢本身就係一部人類同病者之間嘅語言翻譯機。」

「咁點算啊～」王達尼的指尖自然地敲著桌子：「艾寶琳「詭區」班識得「病語」嘅人，都俾皇室趕得七七八八……」

「真係要諗下辦法……」奎斯苦惱地按住頭部：「封信咁用心機，用得病語寫，肯定係好重要嘅情報…」

「人類同病者之間嘅語言翻譯機……」我受賴桑的說話啟發，靈機一觸：「大BOSS！」

「大BOSS！？」王達尼遲疑了一秒，立即睜大眼睛：「係喎！！咁都俾你諗起，真係抵你揸大旗！」

「睇嚟會好順利。」大家也面露喜色。

唯獨…

白魂不發一言。

難道……！？

「果然…」想起了一些事情的我，凝望住白魂：「佢訓著咗。」

我想起了，他就是這樣的人。

這樣愛事不關己的人。

「咁封信幾時遞俾佢哋？」奎斯續問。

「就今晚，我去。」我站起身，鬆一鬆腰骨。

「你一個就得？」賴桑抬起頭，望我。

「呢一、兩日辛苦哂你哋，我都係時候要付出下。」

要不是身體的狀況，我或許能做到更多的事情。

現在，這種跑腿任務就交由我去吧。

夜風凜然，拂過我的黑袍。

上天當然不會順利地，就讓我到達靈實醫院。

除了經過艾寶琳倖存區時，裡面有些美容推薦員不斷糾纏住我，要我上去店中免費體驗一次透明質酸、彈力蛋白、骨膠原原液導入服務。

聽聽也覺得害怕。

那當然，病者的出現，也是不可缺少的環節。

「嗄…嘿嘿…！哈…啊啊…嗄…嘎…」大耳、大鼻都一同出現在面前。

已經特地挑選小路來行，卻還是遇到了。

大耳二話不說，把自己手掌插入到肥大的耳窩之中，入面發出了「滋滋渣渣」的搗爛聲音，就滿手耳垢的，帶住歡樂的笑容跑向我：「嗚…哈哈哈哈哈哈嗚嗚…！！！」

在它要把耳垢掩住我的口鼻，讓我窒息死亡之前，我緊握住了它滿是紅點的手臂，然後往自己方向順勢一扯！其間，腳尖刻意伸出絆下大耳。

再用雨傘直戳到其耳窩之中，狂刺數下，就耳水狂流地慘叫死去。

「咳…咳…咳咳…咳…！」大鼻越接近我，便越咳得厲害。

對付他的不二方法，快速地閉氣上前，再直戳其鼻孔之中！它受到重創死去的話，雙眼就會立即反白，全身僵直地倒下。

「呯──」一如所料的，倒下了。

「呼…」望住地上兩件病者屍體，我撥撥袍袖就繼續前進。

去到靈實醫院前頭時，笑聲又再襲來。

這次是女人瘋癲的笑聲，我相信要不是舞者就是舌女。

但從地上那掩蓋我影子的身型看來……

是舌女。

我回頭盯了它一眼，它就像隻饑餓以久的野狗，披頭散髮面露猙獰的笑容：「嗚…嘻嘻…嘿嘿…啊嗄…嘻嘻…！」

「會唔會有人嚟救我～？」我在靈實醫院前面，如此喊道。

這隻…

相較剛才那兩隻，應該比難應付。

「嘰…嘰嘰嘰…嘿嘿嘿……」舌女漸漸加速爬行的動作。

我只要一跑，它就會全力的追上的樣子……

因此，我保持慢慢退後的姿態。

但逐漸，它的動作越來越快了。

「老師…！彎低身！」身後忽然傳來一把聲音。

我本能地，稍為俯下了身子。

一條繩圈即於我頭頂上掠過，精確地套入到那隻舌女的頸上。

「嘿…嗚嗥…！！？」舌女瞪大雙眼，往我狂奔。

我立即轉身逃跑，身後的人正是公仔！

「走，跑入到醫院入面！」公仔喊。

「你講到佢唔會追入嚟咁……」望住好久沒見的他，我有點感觸。

「的確唔會。」他寬容地微笑。

待我們跑入靈實醫院後，公仔叫停了我，說：「唔洗再跑啦…佢唔會入到嚟。」

因為，他套在舌女頸中的繩圈，另一端紮住了一根街外的燈柱。任舌女如任拉扯，也不能向前前進了，除非它懂得如何脫掉繩圈吧。

「你幾時喺到…」見情況沒大問題後，我鬆了口氣問。

「喺你準備行入嚟嗰陣我見到有隻舌女跟住你，就立即拎嘢嚟幫你。」公仔橫視外面，問：「做得…幾好啊嘛？」

我淡笑：「滿分。」利用繩圈限制舌女的移動，也能給你想出。

但前題是，要套得中對方的頸子才行。

「呢種精準度……都練咗好耐。」公仔比起憔悴的以前，壯了也精神了：「老師…點解你…」

「…嗯？」

「個面具…」

「人，總要接受自己。」我拍他的膊頭。

「但你睇落，都好劫咁。」公仔抿嘴，問：「…你嚟嗰陣打咗好多病者？」

苦笑的我搖搖頭，望向外面的舌女：「搞掂埋佢？」

「嗯。」說畢，他拾起了那變得老舊的十字弓，向舌女瞄準一次便是三箭，然後就射死了它。

經由秘密通道上去最高層的我，把需要帶來翻譯的信件拿出，交給了日夜都研究不停的大BOSS。至於娃娃，聽公仔說滿天正教導她進行手術，過程要極為專注，我就去不打擾了。

「呢封係……」公仔也望向信件。

「大BOSS，你可以翻譯到？」我問。

「當…然…可……以。」大BOSS逐句逐句吐出。

「老師，你有咩事都可以叫我幫手…除咗翻譯呢啲信件。」公仔說。

「唔洗，大人做嘢，你坐喺到就得。」我又拍拍他的膊。

「時間…真係過得好快，距離同你喺尚德分別，都仲好似琴日嘅事咁。」公仔突然說起往事。

「感覺，一眨眼就過？所以，再難捱嘅日子都會過。」

「係…」

「滿天教咗你哋啲咩？我有啲好奇。」

「主要都係醫學上同病者上嘅嘢，喺呢到真係幾靜……有時我都會諗番起喺大本營嘅日子。」

「我返過去睇，你似乎比同年嘅同學，都已經出色好多。」

「係…？」

「至少……」我想起第一次，我們前往靈實醫院時的情況：「你由一個見到舌女要跑要驚嘅細路，變到信心都寫哂喺你塊臉上。」

「落咗好多苦功？」我微笑，問。

「覺得辛苦嘅話…我會諗番起你，根本算唔上啲乜嘢。」

「要成為一個，放得低嘅人。」我搭住他的肩膊，給他忠告。

「翻…譯…完……內……內…容…講……寶…康…公園……狩…獵…白…色…鯨…魚…？」大BOSS邊看邊說。

我閉起雙眼，深入地思考：「寶康公園、白色鯨魚……」想不到，大BOSS也挺像google translate：「日期係幾號。」

「六…月…六…號…」大BOSS答。

「六月六號……正正係白鯨失蹤嘅日子。」

看來，不會有錯。

寶康公園…

不就是艾寶琳倖存區外面不遠處的公園嗎，那裡面貌可大。

我收回滿是「病語」的秘密信件，然後輕撫其充滿智慧的大腦袋：「唔該你，大BOSS」大BOSS善意地微笑。

「老師…你準備返去？」公仔問。

「嗯…但返去之前，大概會去寶康公園…咳……調查啲嘢先。」我記得上次去那個公園，已經是跟白魂帶艾匡回艾寶琳倖存區的時候。

「依家都有啲夜…不如你就聽日先走？」公仔憂心地說。

「可以…？」我望望周圍，抿著嘴問：「唔會打擾你哋？」

「唔會啦，我哋一家人嚟。」公仔伸出拳頭，想與我碰拳。

「家人永遠得一個。」我說。

「…」公仔有些恍惚。

「不過後天家人，就可以有好多～」我也伸出拳頭，跟他碰了拳。

「哈…哈哈哈哈哈哈。」公仔低頭、淺笑。

「Family，」冷不防，大BOSS說出一句英文，且擺出安慰的眼神：「Always…being……there。」

如是者，我便寄宿在滿天的研究室中。

學習完手術的娃娃出來後，自然會見到我。

沒想到她被公仔還熱烈和激動，二話不說就跑過來將我抱住。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們是生離死別的關係。

……雖然某程度上，也算是那種關係。

「老師！！我哋好掛住你……！」娃娃抱得很緊。

「你好似高咗少少，咳…」我拍拍娃娃的頭。

「妹，老師今晚會喺到住一晚，你去準備晚餐同床鋪。」公仔吩咐。

「好！老師，你要食蜜糖鬆餅定煙肉炒野茹？」

「就蜜糖鬆餅。」我也想看，娃娃如何做得出來。

「好，你等下先。」說畢，娃娃就出去忙了。

「我發現，見你嘅頻率都幾高。」這時，滿天也走進實驗室了。

「但係熱情招待我嘅人，永遠都冇你份。」我輕笑一聲。

香噴噴的鬆餅，氣味很快就傳來。

我原本以為「蜜糖」兩字，只是讓餐點的名字，聽起來會吸引一點，沒想到娃娃為我送上餐點時，鬆餅的表面真的落了些金黃的蜜糖，看著也是甜滋滋的味道。

「啲蜜糖係阿哥喺出面見到有個蜂窩，拆咗佢拎落嚟嫁。」娃娃微微地笑著：「純天然，請慢慢享用！」

我吃了一口：「唔…」這味道是！

彷彿，我早早置於一個以乾麵包製作的混沌城市中，每一天、每一處都是如此的苦澀。

如今，遠處突然閃爍起一點金黃色的光，衝擊了我的視覺。

我瞧那處望去，那些金黃色的蜜糖如同海嘯般襲來整個城市！原本枯燥乏味的一切，都沾上了可人的甜蜜。

世界……

再次充滿了色彩。

「嗄…嗄……」我睜開眼睛，居然發現自己對著一塊鬆餅喘氣。

「你依家明白我感受？」滿天突然走過來，以半嘲的方式說：「好味到……我每一日都好似吸咗大麻咁。」

「有咩特別呢？」娃娃雙手放到腰後，抬頭問。

「妹…你唔知你整嘅嘢，對外人嚟講係幾好食，所以永遠都唔會明。」公仔無奈地說。

「係你哋太誇張啦～」娃娃搖搖頭。

「你上次整嗰個乜嘢貝果！我食完之後呆咗喺原地幾十秒，你知唔知幾危險……」公仔大罵。

「你唔好講到我煮嘢食都落咗迷幻蘑菇咁喎！」

「佢兩兄妹係咁，無視就可以。」滿天坐到我對面。

「總好過…可憐到淨係會喊，唔出聲。」我望住他們，又低頭吃著。

「都係，」滿天進入正題，問：「今次又有咩搞？」

「…調查緊白鯨啲嘢。」

「白鯨……艾寶琳偉大嘅英雄？」

「你都聽聞過。」

「佢係呢個時代嘅前期好出名，同佢相比…我哋都只係比嘍囉好少少嘅對手。」

「佢失咗蹤，都一段時間。」

「與其話失蹤，倒不如話…死咗，更加貼切。」滿天問下去：「你嘅線索，調查到呢到？」

「寶康公園，我聽日就會去睇下。」

「嗰到迷幻樂園嚟，比起娃娃整嘅料理，更加容易陷入幻覺。」滿天說。

「病童？」上次我一見，就見到三名病童想欺騙我們。

「嗰啲細路會令到人精神崩潰，自殺收場。」

「咳…有個耳塞就唔同講法。」

「咁啱，我呢到就有耳塞。」

「你會唔會咁啱肯借俾我。」

「我咁啱心情好，就借俾你。」

「好…我咁啱都想講一句，唔該哂。」

我們彼此，都帶住默淡的笑意。

196

到入睡的時間，跟我想像中不同。

原本以為滿天不准許他們發出聲音，沒想到他們三人躺在病床上，都會一起望住天花板談些有的沒的。

上至光明會，下至網絡小說都會遍及，不用睡眠的大BOSS更會閱讀故事，看起來就是一個家庭溫馨的一面。

如果以前沒有，我想公仔和娃娃在這裡能感受到了。

翌日。

陽光照入百葉簾之中，使得光影打在牆身形成一格一格的模樣，十分具格調。

大家都差不多時間起床，用了個簡單的早餐後，我便打備耳塞前去寶康公園。臨行之前，滿天讓我帶同公仔娃娃去，也許能幫過忙。

我同意了，因為他們都不再如以前般懦弱。

陽光十分柔和，因為烏厚的雲層永遠掩蓋住它。

早上帶些少涼風，如果街上毫無病者，能每天這樣散散步，應該很是舒適。

「老師…我哋差你一句多謝。」娃娃突然說起。

「咁突然…？」我生硬地，望向旁邊的她。

「以前…我哋無論喺大本營定係不良人到……都係俾人唾棄，我哋根本就無用…喺呢個咁嘅時代根本就唔需要我同阿哥…。」

「…」

「不過…係你令我哋見得番光芒……我從來都唔敢相信…自己會有一個咁嘅將來！真係太幸福…」

「你真係感性。」我揚起嘴角。

「哈…」娃娃合起眼睛，用力地搖一搖頭：「有啲嘢唔講，就可能後悔一世嫁啦。」

寶康公園。

相較我初到之時，公園增添了一份秋色。

樹葉頹然地落在地上，死氣沉沉，失去原有的活力。

以前經過公園聽到小孩的笑聲，是正常不過的事。

現在聽到的話，應該會嚇一大跳。

「寶康公園…呢到都幾大。」一直尾隨在後的公仔，說。

「根據封信……嗰班病者狩獵白鯨嘅行動，就喺依到舉行。」我橫視四周，說：「周圍望下先。」

「唔。」兩兄妹點頭。

接著，我們三人便戴上了耳塞，防止受病童影響。

寶康公園有足球場、籃球場、兒童遊樂場、長者健身站、公廁、滾軸溜冰場等，要仔細調查每個角落並不容易。

天色陰沉，過不多久應該會下雨了。

「老師，你期望會搵到啲咩線索？」公仔拍拍我膊頭，問。

我稍為脫一下耳塞，答：「佢哋遺留落嚟嘅嘢……武器、衫褲、屍體都好，我要證實佢哋的確死喺到先…」

「咁如果竊屍賊將佢哋條屍……」公仔提出假想。

「呢到係唯一嘅線索。」也是我唯一的選擇。

有些事不能先落假設，來暫停自己的行動。

約莫三十分鐘後，我們還在帶住些少薄霧的公園中徘徊，沒有任何頭緒。

就連大眼，也殺了三隻以上。

全部在尖叫之前，公仔都及時發箭擊斃。

其中有隻比較恐怖的，是位於公共男廁最尾的廁格中，一推開門，它就瞪著血紅的眼球想要尖叫。

直至，我們走遍了整個公園，都發現沒有什麼線索，就決定走公園中比較偏僻的地方。而且公園似乎沒有病童，我就先自行拿下耳塞，公仔也跟著我拿下。

「你唔洗跟我除。」我向公仔淡笑。

「我驚一陣會聽唔到你指示……」公仔說。

「隨便你。」我想說，我對病童的哼歌聲免疫才會脫下。

「嘰…嘰嘰…」說時遲那時快，遠處傳來了病者的聲音。

「小心…！」公仔馬上睜大眼睛，專注會神地環顧四周。

「呢種聲…似係竊屍賊。」我壓低公仔的十字弓，說：「停手，搵咗佢出嚟先。」

其後，我們開始跟隨這微弱的聲源，徐徐去到西北面的一片草地上。

但嚴格來說，算不上是草地。

「唯獨呢一塊草地全部都係得泥，草都冇條…」我觀望其他位置的草地，都是綠意盎然。

那一片因為雨水，而變得濕漉漉的泥地，開始滲出惡臭的味道。

「呢陣味……」娃娃掩住鼻子，說：「似係腐屍…」

「有竊屍賊嘅地方，有屍臭味都理所當然…」我凝視那片泥地的附近，都像個兒童遊樂場，但又像廢料回收場。

被堆疊成樓梯的車胎、井然有序地擺放著的空酒瓶、普通的箱子、四人車的外殼、染血的滑梯、生鏽的鞦韆、脫色的玩具小屋和用多條尼龍繩製成的巨型繩網。

有趣的是，這些設施之間被人刻意地放置了一些木板、鐵板等物，圍封住一部份的空間當作牆和天花板。

就跟潛建一樣，只不過是把遊樂場的設施，都用建築廢料連貫在一起了。

某程度上，我不相信香港政府會有這般「前衛」的設計。

這種建築風格的惡趣味，大概只有病腦或竊屍賊才做得出來。

「老師，點睇都係一個虎穴。」公仔凝視著，眼前特別詭異的兒童遊樂場。

「大可以一把火燒咗佢，但所有線索都可能會冇哂。」盯著非自然的建築物，我思考了一會：「照個格局睇…呢到都用咗好多時間去起。」

「又有外來嘅車殼…又刻意用木板封牆、用鐵板封屋頂，整到成間屋咁，呢家就好似見到個結構好完整嘅蟻窩咁……」

五顏六色的，又帶點灰舊的味道，它們住在這種的感覺也不錯。

「入面應該就係竊屍賊，因為面積都似係足夠細路仔身形入去，如果係病腦佢個頭應該一早頂爆哂啲嘢……」我教他們兩兄妹分析：「而呢啲……就係所謂嘅「病窩」。」

「病窩…？」娃娃和公仔一起問：「唔係病腦先會有咩……」

「我都係尋日睇「病獵公會」嘅一啲文獻先知，竊屍賊係一種有社會性嘅病者。」我向兩兄妹繼續講解：「即係…好似螞蟻咁，佢哋識分工、同居、尋食。打個比喻，如果病腦係單身嘅城市人，咁竊屍賊佢哋就係鄉村嘅農民……」

「老師……你啲比喻都仲係咁…」娃娃忍不住想要吐糟。

「唔緊要，你明白就得。」

「我大概明白…」公仔點頭，說：「咁我哋應唔應該刪除呢個病窩……」

「理論上係要，病窩比起一般地方，細菌嘅滋生程度係高幾十倍。同埋…竊屍賊相對其他病者係冇咁大殺傷力，所以值得入去睇睇。」我建議。

「咁就入去，你去邊我都會跟。」公仔比起以前，更為勇敢了。

於是，我們三人便前進到那片泥地之上──詭異的兒童遊樂園。

「呢到都幾大下……」托著十字弓的公仔，作勢瞄準前面箱子上放著的空瓶：「應該都用咗成年去造，計埋佢哋拉街邊啲車過嚟做病窩一部份。」

「好似入咗小人國咁…」娃娃說。

「娃娃，你暫時匿埋入去嫁旅遊巴入面。」我說。

「嗯…」

「公仔，準備好入去未？」我準備移開虛掩著入口的木板。

他點頭後，我就立即移開木板，進入到這個DIY的遊樂設施之中。因為上方被鐵皮那些封住蓋頂了，所以顯得有些幽黑。

我們就像重返小時般，走在那些遊樂設施上。

我用雨傘領前，公仔則搭弓殿後。

「嘰…嘰嘰嘿…嘿嘿…嘰…！！？」終於，我們遇到第一隻竊屍賊。

它坐在地上，不知數著些什麼。

我打個眼色，公仔就自然地往它一箭射去。

「噓──」的一聲。

中了箭的它，瞬間僵直了身體才倒下來。

我們走近一看，發現它剛才數的……是樽蓋子的數量。

莫名其妙。

然後，我們再走得深入一點。

裡面就像個迷宮，有很多複雜的小路，但都不太長。

「地上面好多死老鼠…」公仔覺得，踏著老鼠屍體而行的感覺很糟糕。

「應該唔止得啱啱嗰隻竊屍賊……」我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並小聲地說：「佢應該仲有同伴…」

在接近摸黑的情況下，我們誤打誤撞入到一間存放病者屍體的地方。剛入去的一刻，公仔就被死相凌厲的舌女嚇到了，下意識地往它頭部發了一箭。

「死…死咗…？！」公仔說。

「係…存放屍體，係佢哋特性。」我說。

「咯…咕咕咕…嘰…嗥嗥…！！」忽然，外面傳來第二名竊屍賊的聲音。

「嗥嗶…啼…！嘰嘎嘎……喙嗽…」不止一隻。

「老師，出面…好似嚟多咗幾隻。」公仔當然也聽得到。

「你準備好未……」我問。

「永遠都準備好。」公仔作出瞄準的手勢。

「咁……我數到三，就衝出去。」我提起雨傘。

「一、」

「二、」

「三！」說畢，我就緊握傘子與公仔一同衝出剛才的位置。

光線是比較弱一點，但一眼就看到有六隻左右的竊屍賊，正在剛才同伴死去的位置不斷環顧，似是不知發生什麼事情。

直到我衝出來的瞬間，它們細小軟弱的身軀嚇呆了，立即如同老鼠遇見人那樣，急忙地四處找洞逃。

我用雨傘一下打死一件，它們的骨頭就像用餅乾做的，稍為用力打壓一下，就會斷掉。

「喙…！！嘰嘰嘰…嘎嘎嘎──！」驚慌的聲音，傳遍整個荒廢的遊樂場。

我發誓，對付竊屍賊簡直是人生最舒暢的事情。

公仔見距離這麼近，也不想用到十字弓了，索性上前給予它們一腳便算。

不花一點功夫，它們就全數死盡。

明明是屋主，卻保護不了家園……真是可笑的生物。

「老師……我俾一個走甩咗…」公仔悔恨地握拳。

「唔緊要，冇咩大問題。」

但我沒想到，很快就變成一個大問題。

那隻逃出竊屍賊的在公園外面不斷地叫：「嘰…咕咕咕…啦嘎嘎嘎…！嗥…」總感覺，有什麼不祥的預兆。

初初我們也是不以為然，可不消一會，我就從木板與蓋上鐵皮之間的空隙中，看到外面聚集了幾隻手握長劍的竊屍賊，有的則握住個圓盾，就好像剛才那一隻叫了援兵過來一樣。

「出面又多幾十隻……」我說。

「又有…？」公仔有點愣然，說：「…雖然佢哋係好易對付，不過咁樣落去我哋調查唔到。」

「嘿…嘿嘰嘰嘰…啾啾……！！啊…啦喙嘎嘎嘎，嗥嗥！」外面那十多隻竊屍賊從不同的地方出來的，如今都聚集到病窩的外面去。

並且，它們剛才來到之前，背上或手上都托住一些物件，估計是用來繼續興建它們美麗病窩的必須品。

「嗥！嚇嚇…！！」竊屍賊們發出怪異的聲音，便一湧而上入病窩中。

我跟公仔也沒來得及反應，就要馬上退後！

「呯──！」它們強行拆掉用作封牆的木板，並從那缺口進來。

見到我們之後，通通都面露兇惡之色，想要殺掉我們似的。

「公仔…」我低聲說。

「嗯…」公仔完成瞄準了。

「嘰嘰嘰嘰！！！！！」拿著武器的竊屍賊，向我們跑來。

就算我們人數輸很多，但由於個體實力強大得多，都沒有輸給竊屍賊們。可是它們的合作，卻令我和公仔打得十分狼狽。

我們一邊後退，一邊走打，也不知撞爛了多少的木板和廢鐵。雖然它們手中有鐵，可是戰鬥技巧依然是零，只懂得一群而上地胡亂攻擊。

「嘰…！嘿…吊嘎嘎…！！！」後來，它們有些好像學聰明了，居然跳到我的大腿上，有的則跳到我的腰上。

我揮手一甩就可以掙脫它們，可是依然麻煩。

公仔也索性不再發箭了，直接舉起十字弓就往竊屍賊們的身上狂毆！其中有隻繞到他背後，想要偷去他的箭袋。

他更二話不說，拔出了一枝箭就刺進其體內。

在這樣的情況下，脆弱的竊屍賊漸漸處於下風，不少隻已經垂死在地上，動都動不了。餘下的不知為何更為猖狂，想直接捉住我們的腳脛大咬一番，施展吃人本能。

「嗄…死賤種……」我不停地做出踢腿，來擊飛它們。

「呯──」一直退後的我們，終於退到盡頭，背貼著一塊木板。

「嗚…！嗥嗥……嗚…」而那些竊屍賊，也被我們打得退散了。

「嗄…嗄……」我和公仔都互視對方一眼，然後背靠到身後的木板上。

「佢哋團結起嚟…都幾難搞……」公仔也喘了點氣。

「團結就係力量…我唔係第一日講。」我整個背脊也貼到木板上。

可是…

那塊木板就好像承受不到我們兩個男人的重量，忽然就破開了……

我倆都失去重心般傾後，整個人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呢到啲嘢……咁易爛…」公仔望住周圍，開始訝異：「等…等等…呢到係…？」

「呢到係…？」光線依然不足，勉強能看清我摔倒的地方，地上是放滿住各種老鼠死去的屍體。

我們剛才無意間，弄破了病窩盡頭處的那塊木板，卻沒想到後面還有這麼一個地方。裡面放住爛掉的果實、死去的老鼠、還有各種人類的衣物。

「呢到好似一個祭壇……」公仔望住周圍，開始描述：「啲爛水果同死老鼠擺嘅方式……好似祭品。」

「呢到…」我凝視那些破損染血的人類的衣物。

「佢哋拖過人類嘅屍體入嚟……？」公仔猜測。

我走上更前，拾那張疑似祭檯上的盒子，並把它打開。

是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徹底地坎入我心窩。

是一張，一群人類站在「病獵公會」前合照的相片。

我取出那張相片，放近眼前凝視。

照片中，站在中央的人一名穿住寬身白袍的男人。

他戴住一條項鍊，上面的吊飾是一隻大牙齒。

沒推測錯…這個穿白袍的男人，就是白鯨。

而照片的右邊角落位置，還站著奎斯和賴桑二人。

「呢張相係……？」公仔走近，問。

「唔知…但睇佢啲衫，同…同啱我哋對付嗰班竊屍賊好似…」我回頭望住病窩走廊上，那群奄奄一息的小傢伙。

「係…係佢哋…！呢條友戴住隻耳環，喺啱其中一隻竊屍賊都有帶住！」公仔說。

「佢哋…」我有些恍然：「啱啱嗰班竊屍賊…生前……都係病獵公會嘅成員。」

「…」公仔再次回頭，望著他們。

「咁白鯨……」我望向祭品檯供奉著的物品──牙齒項鍊。

「老師…」

「佢哋以前都係個好人。」我把項鍊收下，並把閉合眼睛緩緩地張開：「幫佢哋，走最後一程。」

「…嗯。」

說畢，我就返回病窩的走廊，用那尖銳非常的牙齒項鍊，刺到奄奄待斃的竊屍賊身上。

「嘎…」

「嗄…啾……」

「呦……」

「咿咿…」

每刺死一名竊屍賊，與轉變成病者的它們目光交接時，都有些黯然。

到底，世上還餘下多少個……這種甘於犧牲的人。

「嗚…」最後一隻。

妳們，能真正地解脫了。

「真係…唔敢相信。」公仔還在思索當中：「唔怪之得……我哋啱啱喺走廊越退越後…佢哋就越係激動。」

「幫佢哋完成遺願，搵出白鯨。」我緊握住那沾滿他們血液的項鍊。

之後，我們在病窩仔細地調查了一番。

病窩中，有「病獵公會」的任務文件和他們生前使用過的劍刃，我把這些都帶走，希望交到奎斯他們手上。

「點啊…有冇發現啲咩啊？」娃娃見我們從病窩出來，便一起出來。

「發現咗……」公仔抿嘴、點頭：「為人類付出過嘅英雄。」

「沙啦沙啦──」天空下起雨。

「咁仲洗唔洗拆咗呢到…？」娃娃問。

我搖搖頭，抬頭凝視陰沉的烏雲：「係佢哋……存在嘅證明。」

197

「老師…你已經搵到？要搵嘅嘢。」公仔問。

「未…」我翻閱手上的「病獵公會」文件，都找不出任何關於希望塔的資訊。

上面只是記錄著，「病獵公會」六月六號當天的行動，是要將潛藏在「病者平權組織」的公會成員和迷信的人類營救。

因為根據他們派入的內鬼得知，「病者平權組織」準備在寶康公園進行一場血祭儀式。準備陪同大部份信徒，進行集體自殺。

除了血祭之外，死去的人更會轉化成病者，威脅鄰近艾寶琳倖存區的邊境安全。更何況，當時初被趕出倖存區的「病者平權組織」，是區內數一數二的超大型宗教團體，人數不容忽然。

無異地，病獵公會必須出動整個公會的成員，才能夠阻止這一場悲劇和陰謀發生。

但他們…

大概沒有意料到，這是三腦刻意計劃出來的一場陷阱。

病獵公會的人前來之後，應該受到了各種埋伏，才會死得慘烈。

情況不用想，也知道悲壯。

特殊病者的能力，人類難以超越。

「啲血字…真係恐怖。」娃娃抱住緊雙手，凝望周圍：「原來竊屍賊…都有腦，我都係今日先知，佢哋識英文。」

我視線放在娃娃所說的血字上，駭然發覺兒童遊樂場的設施中，或多或少都有些用血字沾在設施上，難以抹走。

「英文…？」我疑問。

「我啱啱喺嫁旅遊巴上面匿埋，無意見到…」娃娃掂起雙腳，指向兒童遊樂場的設施中，最高處的一橦高塔頂：「嗰到…！嗰塔頂寫住個「*=largeHope*」字，睇落紅紅地係用血寫。」

「Hope…」我整個人怔住，抬頭望向娃娃所說的地方：「希望……」

「老師…有特別？」公仔愣然地問。

我馬上捉住周圍的物件，看看有沒有可以攀爬上那橦兒童高塔的地方：「你哋喺到等。」要不是周遭都被鐵皮、木板、釘子封住的話，應該很方便就上到去。

那兒童樂園的高塔，至少也有三米高。

正常小孩走幾步樓梯，爬上去就到。

但如今有太多的阻礙物，只能夠另尋他法。

「呢個應該可以……」我走到繩網那邊，緊握尼龍繩子搖了一搖：「都算穩…」

「老師，正常方法上唔到去…俾人刻意用鋼板封住咗，唔俾上去。」進入了這個小型病窩的公仔，於裡頭說。

「我都想入去參觀下……」一直待在外面的娃娃，說。

「妹，如果你仲係驚老鼠嘅話，我唔建議你入嚟。」公仔說。

「我…我都跟師傅…解剖過幾次老鼠啦…！」娃娃說。

另一邊廂，我已經爬到繩網的最高處。

雖然都身為大人了，但在這種高度望落去地面，都難免有緊張的感覺，特別是你準備做出一些瘋狂的行為時。

繩網位於兒童樂園的高塔的一旁，所謂一旁其實都有至少一米的距離，尤其是繩網普遍都為尖錐形，我想伸手過去捉住塔頂肯定是沒戲。

還好，我有把雨傘，而且它的柄位是鉤型，可以讓我跳過去之後，把塔頂角落揚起的部份勾住。

「呼…」我凝視住角落的位置。

做好心理準備後，站在繩網的最高位置上我，便一躍過去，伸出雨傘用柄勾把對面塔頂的角落僅僅勾住！

「呼」我整副身體撞到高塔外面，用以圍封的鐵皮上。

「嗄……」我雙手用力地捉緊傘子，並逐下逐下攀升上去：「啊…」

最終，我捉住了塔頂的角落，然後把腿橫擺跨到塔頂之上，並以腿部借力將自己撐了上去。

好不容易，我上到濕滑的塔頂上，除了雨聲就只有自己的喘氣聲。

「老師…點啊？冇事…啊嘛？」娃娃抬頭，問。

「冇事…」我答。

回了回氣後，我小心翼翼地移動到塔頂寫有「*Hope*」字的一端，更驀然發現了塔頂的另一端，同樣是用不明血跡劃在塔頂鐵皮上的英文及數字──「*=mediumRoad 38*」，

「３８號路……」我對著不明的文字思考著。

在這麼安靜的時刻，就算細小的聲音都流入到我的耳內。

我被雨水落在塔頂上，發出「滴啦滴啦滴啦──」的密集雨聲吸引住。同一時間，那些雨水流入到塔頂鐵皮微小的空隙入面，都發出了「滴啦滴啦…」的聲音。

證明住…

裡面不是密封的空間。

可惜，塔頂的鐵皮被人用釘子、綱線和鐵支架等物鞏固住，不是想拆開就能夠拆開。

「…公仔。」我呼喊下面的他。

「老師？」病窩中的公仔回應。

我吩咐：「幫我搵下…入面有冇五金工具，螺絲刀好鉗又好……總之搵出嚟俾我。」既然設計得出如此規模的病窩，這些建築工具多少都總有。

幾分鐘後，公仔捧著幾件五金工具走出病窩，把它們一一拋上來：「老師！接住。」

「…」我先用螺旋刀把釘子扭鬆。

而鐵支架上的釘，則用鉗子強力地扭出，而且沒我想像中吃力，可能經過雨水長年的侵蝕。

解決外在的結構後，再用鍘刀把鋼線切斷。

最後，用鐵橇把整塊鐵板扯出來。

「蹦──」

終於，花了一輪的功夫，就把人為的障礙物拆開了。

「嗄…」一如我所料，裡面是空心的。

我跳入高塔中，發現其塔內的牆壁內，更劃著血紅的圖案……

血跡貌似風乾過，刻印般落在鐵皮上面。

就像一幅…

地圖。

「老師……入面有啲咩啊？」公仔和娃娃問。

我把專注力都放在血跡繪畫的地圖上面，但由於沒有什麼頭緒的關係，我決定先把它的模樣記下，回到倖存區再用筆紙抄錄下來。

「冇嘢…」我跳起，捉住金屬牆從高塔中爬出來：「今日唔該哂你。」

「唔洗…仲有冇嘢係可以幫你？」公仔眉頭皺起了疑惑：「唔好又……自己一個人硬頂。」

「返去之後，要繼續跟滿天學師。」我按住他們的膊頭，說：「下次見你哋，已經唔知係幾時。」

「嗯…」他們兩個卻伸出一隻手，將我抱住：「我哋會等你。」

「…要等，都等一個有價值嘅人。」

調查工作完畢。

我跟公仔和娃娃都順利道別，寶康公園距離艾寶琳倖存區只是一條馬路之隔，所以不到半小時，我已經回到病獵公會中，跟他們分享得來的新資訊。

「哇哇哇……」在聖堂外吸煙的王達尼，見我回來即發出驚嘆的聲音：「你琴日去咗邊…我哋仲以為你出咗事。」

「去咗靈實過一晚夜，」我推開大門，說：「估唔到除咗錢，你仲識關心人。」

「嘖～」王達尼淺淺地笑，把煙踩滅了，就跟著進來：「冇咗你我點入坑口尋寶。」

大堂中，只有賴桑正品茶看書，其他人不知哪去了。

「原本仲想叫奎斯出去搵你……」賴桑一見我，便說。

「我發現咗一啲…重要嘅嘢。」我把那條牙齒項鍊取出，還有那幾份泛黃、殘缺的「病獵公會」行動報告。

「呢啲係……」賴桑愣然地站起，執起了一份文件來看。

「大王鯨魚項鍊！！？」剛進來的奎斯，雙目激動。

他急步過來，把那條病窩中帶回來的牙齒項鍊拿起，情緒十分複雜：「你…係邊到搵返嚟…鳥嘴兄…」

接著，我把今早的事情，都告知了他們。

賴桑和奎斯兩人，聆聽時心情都特別沉重，每當說起他們公會惜日的戰友。

「呢條…項鍊，係白鯨？」我望向那隻牙齒項鍊。

「嗯…」奎斯視若如寶，雙手捧住項鍊：「大王鯨魚項鍊…可以講係白鯨嘅標示，佢以前係個深海探險員，呢隻臼齒…佢整做項鍊一直戴喺身上。」

「你拎到返嚟，咁代表…白鯨佢真係…」賴桑難以啟齒。

「唔一定。」我開始持筆畫紙：「我依家畫一次落嚟，你哋睇下…會唔會知道係咩地方。」

「塔頂寫住Hope之餘，仲寫住Road３８？」王達尼重問一次。

「原本我以為嗰座嘢就係希望塔，但係睇落又唔似。」我邊畫邊說。

「３８號道路，會唔會係代表３８號街……」王達尼去取出坑口區的城市規劃圖。

「大概係咁。」畫好的我，停筆了。

「諗唔到…」奎斯和賴桑都托住了下鄂，凝重地思考。

「有啲似……！」王達尼指住城市規劃圖其中一區，說：「坑口３８號街！同你劃嘅係一樣！」

果然，如王達尼所說的相同。

莫非…

所謂的「希望塔」，就是地圖所指的將軍澳第４４區綜合大樓。

「係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王達尼指住地圖中的目地：「舊名叫將軍澳４４區綜合大樓。」

「白鯨…就喺嗰到？」奎斯眼神深邃。

「如果所有嘢都冇推測錯，應該就係。」我點頭。

「但係…你話喺寶康公園見到嗰個病窩，上面畫住嘅地圖同字係邊個寫？有人指引緊我哋？」賴桑知道，線索不是憑空而出。

「我都唔知係邊個留低，或者…有人指引緊我哋…？」我視線不自覺地，落在病獵公會成員的合照當中。

「睇嚟你哋都準備好～」睡眼惺忪的白魂，這才懶洋洋地出來大堂：「唉，雖然唔知你哋點樣由一張紙…調查到敵人喺邊到都知，不過我已經休養好！準備好大斬特斬！！」

「物資準備充足？」我問王達尼。

「準備好～水、醫療用品之類、病者引導工具，基本上都齊。」他答。

「咁出發之前，我再問一次。」我深深地合上眼睛，緩緩地嘆了氣：「有冇人唔想死？決定權其實喺你哋手上。」

「都已經行到依一步，就唔怕行埋落去。」一直沉默不語的犬京，說。

「我天生戰鬥命，要我留喺呢個地方？哈哈哈哈，除非有人留得住我個心。」白魂仰天長笑。

「白鯨真係喺嗰到嘅話，就冇後退嘅理由。」賴桑和奎斯想法一致。

「王達尼，呢場投資涉及嘅風險，可能係賠上條命。」我問最後一個。

「物資都買哂，買返佢條命嘅錢又出埋！」說到這裡，王達尼不得不瞪白魂一眼：「我靠呢鋪返身～如果真係發現乜嘢驚天大陰謀，返到艾寶琳就真係發過變豬頭。」

有些押韻。

「咁我哋聽日出發。」我宣佈。

是晚，大家也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渡過這漫長的一夜。

奎斯和賴桑這對影形不離的病獵兄弟，他們好好安置了寶康公園尋回的遺物，包括那條大王鯨魚項鍊，都掛回到白鯨的房間中。

「呢條頸鍊…」我第一眼，就隱約覺得內裡蘊藏住深海的力量。

「係白鯨以前就一直戴住。」賴桑向我講述它的來源：「用深海入面大王鯨魚嘅臼齒整成……比起飾品，佢更加似一件藝術品。」

「咁白鯨以前應該從事海洋相關嘅工作？」我猜測。

「唔清楚，不過我諗都係…深海探險員之類，佢比起我哋任何一個人都鐘意探險外出。」抱著雙手的奎斯，說：「所以病獵公會先喺區外出面。」

198

之後，我又去探聖堂二樓的犬京。

他正跟自己的狗，玩著拋球遊戲。

「佢仲係咁精神。」我一走上二樓就見到活蹦亂跳的Ricky，搖著尾巴要求主人繼續拋球。

「呢個時代生存到嘅狗，都可以稱為「獵犬」。」犬京拋一拋球，淡淡地平笑：「我哋係最佳拍檔，因為喺呢個混亂嘅社會……人心太難測。」

「你肯定好錫佢。」

「咁當然，如果佢死咗……我都唔知點生活落去。」

「咁未來打算點？你好有潛質做探險家。」

「或者我會喺艾寶琳買間屋？識個女仔～玩下狗咁。」犬京恍然地說：「我都係最近先覺得…呢種生活好幸福。」

「買屋嘅話記住搵王達尼問問先，佢好清楚呢一區經濟嘅走向。」

之後，我又找了王達尼聊聊。

他在倖存區內那間「YAG」酒吧，或者…他進去之前刻意把名牌反轉了？總之，他的確很愛喝這裡的酒。

他鍾情於一杯叫「留白」的手工啤。

我喝過了，味道芳醇。

如果配上外脆內軟的德國咸豬手，肯定了不起。

至於白魂，大概也是在烤串店大快朵頤。

當晚，我到了「哈姆雷特」雜房店看看還有什麼需要準備，居然在離開艾寶琳的前一天，遇到了跟我有數載面緣的富小子貴華。

其實是他先發現我，我只是站在一角看看店中有賣什麼漂亮的面具，他就不斷疑神疑鬼地盯住我，眼神充滿猶豫。

「你望夠未？」走之前，我忍不住問。

「噫…！」他自覺被發現了，神情有點緊張：「你…有啲似曾相識姐！」

說起來，他確實沒有見過我脫下面具的樣貌，難怪在一旁疑神疑鬼著。

「所以，你搵我有事？」我問。

「冇…只係，見到你眼神充滿住憂鬱，好有神！」貴華抬頭對住角落上的防盜鏡子，擠眉弄眼：「但係我點都扮唔到……你到底係點做到？！我都想咁型啊。」

「首先，你停止呢家嘅弱智行為先。」我冷冷地說。

「吓！？」

「你對住塊鏡隻眼幽下幽下咁真係好肉酸。」

「噫…明白啦。」貴華點點頭，說：「之後呢？」

「既然係幸福嘅人，點解要扮憂鬱？」我反問。

「因…因為，我想用呢種眼神吸引到更多嘅女仔注意！」貴華直接說出目的：「應該係話……我想好似…嗰啲來又去都唔交代一聲，成個人都好灑脫嘅男人！我有過經驗！永遠呢種男人先會吸引到女仔注目…！！」

「唔需要刻意去扮，係你就係你，幸福定悲傷都係自己。」我說。

「但係……！我真係好想做一次啊！」貴華對「憂鬱的眼神」十分執著：「…咁不如！你直接同我講，要做啲咩，經歷啲咩先可以變成咁啊！我試一次！！」

「…」難道真的要跟他說一次嗎，沒可能吧。

「拜托你！」貴華合上雙手。

這種每天在倖存區閒逛的富家子弟真是麻煩……

「就…飲下酒咁？」我提供一個不太危險的方法給他。

「飲酒？」

「飲酒嘅人都總係特別憂鬱，因為佢哋心事。」其實我也是隨口說說。

「係喎！」貴華高興地拍掌，說：「但係我爸B…同媽咪唔俾我飲酒嫁！俾佢哋發現佢哋會好激氣，你有冇啲偏僻嘅小酒吧介紹我？」

「呃…就，區內左上角好似有間叫「YAG」嘅酒吧，你可以入去試試。」

「哇！YAG，英文名嘅酒吧，聽落都覺得係勁嘢！」貴華開心地笑著：「多謝你啊！真係唔知點報答你好。」

「唔洗。」

接著，他就興高采烈地離開了。

至於我，在寂長的晚上，選擇以回顧作結。

包括……自己投靠到大本營、背叛到不良人、逃亡到艾寶琳、拯救到康城區，每一種經歷都深刻地印在我腦中。

在出去那間待了兩年的安全屋之前，我沒有想過自己生命最後的旅程，會是如此的……不真實，又如此的刺激。

然而，旅程走到尾聲。

我依然無法想像，最後的結尾。

但在睡夢中，我能隱約看見一個風暴，一個龐大的風暴。

它侵吞著一切的事物，附帶著氣勢磅礴的雷電。

我卻…

無畏地飛了進去。

「…」感覺一眨眼，就到天光了。

病獵公會不同於艾寶琳，深夜不會有吵雜的聲音。

所以自然醒，是很閒常的事。

我掀開被子、落床：「係今日…」出發的日子。

奎斯和賴桑都跟我差不早的醒來，並且已經收拾好行裝。

奎斯渾身是刀，單是箭也背夠了兩袋，彷彿碰他一下自己都會受傷的感覺。

賴桑看起來輕便得來，但也不能少看。他裝備著游繩工具和各種陷阱設置，相比起奎斯，就是讓人防

不勝防那種類型。

另外的三位，也在三小時後醒來。

王達尼，負責各種背著基本物資。

手上唯一的武器，大概…就是注滿天拿水的玩具水槍。

犬京給他兩把短刀就足夠，他主要為探測和追蹤。

白魂更厲害，一把刀劍走天涯。

因為他說不用太多廢話或花巧招式，直接往敵人身上砍就是。

踏出倖存區範圍的一刻，白魂不由自主地回望了艾寶琳一眼，似乎…他多少都有掛念著艾匡公主。

「唔好亂咁幫自己立flag。」我搭住白魂的膊頭，一起前行。

「入到去坑口，斬大佬，就完事？」白魂說得很是簡單。

「係，但總係覺得……冇咁容易。」我說。

「鳥嘴兄，你之前話過係一個叫「北賢」嘅人，講白鯨喺坑口呢個情報你知。」負責左側的賴桑，說：「但之後你又話，佢係病者……咁點解佢要講呢個情報你聽，你係人類。」

「呢層…我都唔知。」我自己猜測：「但係，佢好想選邊站。」

「選邊站？」走在最前，負責開路的犬京說：「即係……佢想加入人類？」

「佢好似…思考緊自己到底係人類定係病者。」

「咁奇怪……」因為王達尼保有大量物資，因此走在我們的中間。

「我同過你哋講，佢係人類改造而成嘅病者，有自我思考能力。」我勾起他們的記憶。

「你仲講過……另一個叫「南愚」嘅，係已經認定自己係病者，好想成為佢哋。」奎斯記起了。

「嗯。」

「咁你係點識佢哋～？」賴桑問起一條，我沒刻意去回想的問題。

「係大本營一個老師介紹俾我。」我答。

「大本營去嚟去去得幾個老師～」王達尼托住下鄂，說：「三賴老師？佢好似成日出去影相記錄病者～」

「係佢。」

「咁你有冇諗過…嗰個老師係點識佢哋……」賴桑深入地問。

「冇…我又真係完全冇諗過，因為都係好耐之前嘅事。」

「咕…嘐嘐……」前去坑口的單車徑上，有數隻病嘴爬牆出現。

它們的唾液狂流，阻擋住我們的去路。

「終於有嘢做下……」白魂開始扭動手上的刀劍。

「借開。」說畢，王達尼就向病嘴們發射水槍。

天拿水一一沾到它們身上，還未待它們衝來，王達尼已經用兩指夾起自己抽著的煙，再彈到其中一隻病嘴身上，瞬間使它渾身焚火！

「嘰嘰…嘰嘿…」另外，後面跑來兩隻如狗般的舌女。

「噓──」奎斯下一秒就往身後搭箭發箭，完全沒有思考的空間。

賴桑則往它們擲了黏性靈藥，利用病嘴的唾液像急速突進的舌女剎停！奎斯繼而不斷發箭，直接射中它們舌頭死為止。

「保持前進…呢到嘅病者遍佈率唔同其他區，依到超過７０％，企住喺到守唔係辦法！」奎斯提醒。

「唷…啪躇……嗥嗥…！」一旁也出現了數名竊屍賊，偷偷觀視著我們。

「汪汪汪汪！！！！」但是犬京的狗只需一吠，就把它們嚇跑了。

「盡快入去坑口區，搵一個地方守住先，病者開始四方八面咁嚟！」我看到，它們都彷有群體意識般往我們近來。

「咳…嗤嗤……」其中，有隻大鼻想衝過來咳嗽。

我立馬將它踢開，再與白魂用手上的武器一人刺一邊的鼻孔！

「嘎…嘎嘎……」它雙眼反白，卻綻放著幸福的笑容死去。

「嗥嗥……嗥嗥嗥…嗥…」突然，天空上更有數道黑影飛過。

「小心，係病翼！」犬京抬起頭。

「入去前面個巴士站先！」我指住那頭。

走過艾寶琳外的單車徑和坑口外的單車徑後，我終於得知兩者之間的分別。

一條寧靜得嚇人，另一條恐怖得嚇人。

病者源源不絕地出現，每個街口、角落、商場內、地鐵站中都滿佈它們的身影，全都掛住一張痴呆的笑容去凝視我們，然後就緩緩地走來。

有些比較欣喜若狂的，則會用急速的步伐靠近，就是我們剛才對付的那些。

這荒廢而久的城市之中，沒有寂寥，只有源源不絕的笑聲。

大樓商場的地方，全都被人刻意潛建過一樣，鐵支架和鐵皮連接住周遭的一切，就像興建更大的病窩般，兩橦原本毫不關聯的大廈，都會透過那些建築而連接起來，而那些舌女、病翼等，則會在上面休息或爬行。

我開始意識到，大量病者聚集在一起的世界，就如同螞蟻的王國。

坑口巴士站就在地鐵站的旁邊，入面原本應有的橙色的燈光，如今變成一片灰暗。進來後，至少不再暴露在空曠的地方之中。

「邊到…繼續行，定係？」犬京望著巴士站盡頭的出口，說：「當我冇講過……嗰到好多舞者，我哋突圍唔到。」

「後面啲病者差唔多追到嚟…！黏性靈藥得番唔夠一半！」賴桑緊接地說。

「入去！」我指住其中一輛小巴。

「冇車匙點…」王達尼也不得不認真起來。

「我識用電路接閉技術偷車。」說畢，我上到小巴之中。

上車後，我馬上去到主駕的位置，開始偷車。

「呢啲嘢你到底係邊到學返嚟……」王達尼他們跟著上車：「你特工定卧底啊…」

「當有啲嘢…救到你一命，你就會去學。」我一邊弄著，一邊小心著漏電的情況：「擋住外面嘅病者……！」

說時遲，那時快，病者大軍已經湧到巴士站外面，一副副行屍走肉的軀體，帶住毫無靈魂的笑容往小巴前進，

王達尼把天拿水以橫向方式射出，再擦出火柴去點燃，瞬間形成一道火牆阻隔住他們的來勢！不過，有些病者似乎不痛不癢的走過，身上帶住火焰過來拍打小巴。

「好多啊！！！」白魂待在窗前，對著外面病者舉刀狂刺。

「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隆──」小巴成功啟動了，發出沉重的聲音。

但引擎的聲音聽起來，不太健康。

「捉實。」我踏著油門，駕駛小巴前進。

可是小巴的速度慢得可以，只能勉強撐到一陣子的時間。

我駛著小巴衝出巴士站，撞走了出口定格著的舞者，然後扭轉胎盤往政府綜合大樓的方向前進。

「嗄…嗄……有驚無險…」發箭發得手軟的奎斯，嘆了口氣。

「…直接揸過去目的地？」擲了很多靈藥和陷阱的賴桑，問。

「唔得…」我望住前方的人為障礙物，說：「有人刻意set路障……原本我哋直踩就到，依家應該要轉路入…」

在我們面前的，除了四方八面亂七八糟的搭建工程外，便是如同倖存區的圍牆。

其實倖存區對這種圍牆有種特別的稱呼，叫作「生命之牆」。

「真係…」犬京把頭伸出車外，抬頭望著外面的情況：「一個反烏托邦城市咁。」

除了混亂，就沒什麼詞語可以形容整個坑口區了。

都是一片灰沉的瓦石、鐵皮、金屬、廢鐵、石屎，陽光永遠不能穿透天上那烏沉的密雲和厚厚的油煙，整個城市就像被一層污染物籠罩住，微微的酸雨更在此時落下。

「油量唔多…最多夠揸多幾圈。」我一邊觀視著周圍的情況，一邊扭動胎盤駛著。

「聽落去個引擎仲好似就快玩完咁……」有點手震的王達尼，手部抖著的點起一根煙：「嗄…我都係第一次見咁多病者…計我話，原本平均分佈喺其他區域嘅病者……應該都係嚟哂呢到。」

「哈哈哈哈，咁樣坐住喺嫁車入面，都幾有安全感咁！」白魂卻反其道大笑。

「一陣間停咗，就真係唔妨無安全感……」犬京抱著Ricky，安撫著牠。

廢棄物料被毫無節制地，擺放在城市的周圍。

估計是有大量的竊屍賊定居於此，而且每天不斷地工作進行建築的工作，原本尚算正常的坑口才會變成真正的「病者之都」，周遭的大樓都早被酸雨腐蝕而留下損毀的痕跡。

「成個城市…就好似密不透風咁，想呼吸都難。」賴桑戴起了布罩的面罩。

「我其實帶咗私伙嘢嚟……」此時，王達尼掏出了一把M 9 手槍：「一陣要幫手嘅出聲…我一嘢啪落去。」

駛著小巴經過某些崩裂的大樓時，可以清楚看見有些巨型植物和藤蔓糾纏住它們，如今形同遺跡般巍然屹立著。

有些地方更變成天然的排水渠口，被摧殘過的一些大樓以傾斜的方式殘存著，只有竊屍賊那幾口不穩固的釘子和金屬架去支撐住一切。

「睇落冇路入到去。」我已經在外圍駛了一個圈。

除了路上很多繁亂的建築廢料和垃圾阻擋去路外，最重要的是竊屍賊們構建了複雜的牆，應該如此說明，整個城市……就是它們的病窩。

適合病者居住的地方。

「我終於明白…點解竊屍賊生命力咁弱，都只不過係等價交換。」我黯淡地凝視前方。

「嗚嗚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呀呀呀呀──！！！！！！！」忽然，後方傳來咆哮！

緊接，地面有著輕微的震動……

「又嚟乜嘢啊…？！」原本放輕鬆地抽煙的王達尼，差點咽到。

「病獸……」我踏盡油門。

「病獸…？我只係喺白鯨嘅文章入面見過……」奎斯說。

「嗥…！！嗥嗥嗥嗥──！！！！」就連天空上，都出現了病翼經常發出的聲音。

如同戰機飛過般，數道黑影於我們車頂的半空上快速掠過。

「準備…！」奎斯沒猶豫了，立馬伸出半身往窗外發箭。

「嚇…！嘎嘎…嘰……吗吗…！！」向來團體行動的病翼，也對我們施襲了。

它們一同伸出銳利的爪子，將小巴整座車頂抓緊、扣住，約莫七、八隻病翼共同發力，意圖強行將整輛小巴弄起！

「嗚呀呀呀呀！！！！嗚呀呀呀呀呀呀！！！！！！！！！」由病爪進化的病獸，也終於出現在我們的倒後鏡中。

渾身堅硬肌肉的它，以狂奔的姿勢，帶住失去理智的咆哮向我們追著！！！

「後面嗰隻嘢點搞…！就快追到上嚟！！」相比起能讓小巴飛起的病翼，王達尼更在意能把小巴撞散的病獸。

「白鯨講過…佢弱點係後腦！」忙著射箭的奎斯大喊。

「但係佢背對住我哋！」王達尼用那把小手槍，瞄準著病獸。

「諗方法…！！」

一直沉默不語的賴桑，一直在小巴窗邊的鐵支柱上，扣住一條又一條的游繩，似乎有什麼對策。

「鏗──」小巴凌空了！車胎不是貼地而行，馬上失去了應有的速度。

「嗚呀呀呀呀！！！！啊啊啊啊啊啊──！！！！！」如此一來，病獸追得更近了。

「王達尼！俾枝手槍我！」我一隻手伸向他。

「接住，得幾十粒彈渣！省啲洗啊！！」比起病者來襲，王達尼更為激動。

我接過手槍後，立即用手肘打頂車窗把上半身伸出窗外，往其中幾隻抓起住小巴的病翼身上開槍。

=x-large「呯！呯呯！呯！」

一連三隻病翼都身受槍擊，發出尖銳的叫聲：「嗚嗥嗥！！！！」然後，鬆開了緊抓車頂的爪子。

「吱嘰──！吱嘰──！」小巴右側的車胎，能僅僅貼回地面。

小巴的左側透過奎斯的努力下，車胎都成功貼回到地面，能夠再次行駛。

「中！」奎斯都透過弓箭，射殺了第三隻病翼。

「嗚…嗥嗥…咄嘎嘎嘎！嗄嘰嘰…！」車頂上餘下的兩隻病翼，紛紛鬆開了車頂，轉為伸出利爪到窗口前，把賴桑和犬京都緊緊地抓住了。

「啊…！」犬京完全沒有為意到。

「哈！」白魂大笑一聲，把病翼的爪砍斷了！

繼而，過去砍斷另一隻抓住賴桑的病翼！

「噓──！」利爪瞬間與病翼分離。

失勢的它們，只能帶住悲哀的叫聲離去……

「仲有後面嗰隻大佬啊！各位！！」王達尼指住車後提醒。

「拎住條繩…！」賴桑把扣好在車窗支架上的游繩，拋了給王達尼。

「吓！？做咩啊！！？」王達尼愣然地接住了。

「扣好佢，一陣就唔會跌出車外…」賴桑開始講述給我們，如何對付病獸：「然後爬上車頂，喺佢就快追到嚟車尾嘅瞬間，就跳到去上半身……再對佢腦門一刀桶落佢！」

「痴線啊！我唔識玩呢啲高難度動作喎！！」王達尼嚇得馬上把游繩掉走：「你叫前面揸車嗰位人兄…或者你兄弟去喇！！！」

「我嚟。」犬京把短刀咬住，然後將繩子扣到自己身上。

「小心…」賴桑拍他的膊。

「唔…」犬京點頭，就從車尾門攀上到車頂。

上到車頂的犬京把口中咬住的刀，插入到車頂上的一忽，用以保持平衡……

「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啊啊啊啊啊啊！！！！！！！！！！」快要追上的病獸，對車頂上的犬京撕叫著。

聲音就如打雷一樣，讓人覺得震撼。

「滴噠…滴噠…滴噠……」酸性的毛雨落在犬京的臉上，都無阻他銳利的視線。

「嚓啦……就俾我成功一次。」當病獸雙手試圖捉停住小巴時，犬京拔目光一銳！拔出了插在車頂上的短刀，用力一躍！跳到車後的病獸胸膛上！！

「啊…！！」犬京咬牙切齒地叫了一聲，舉起了短刀……用力刺到病獸的頭頂之中。

「嘶！」

「嗚…！！呀啊呀呀呀呀呀呀！！……啊呀呀！！！！！！」病獸痛苦地咆哮著。

病獸奮力地搖動住上半身！使犬京搖搖欲墜的……

「鬆手啊！」賴桑大喊：「捉實條繩！！」

犬京聽到命令，立即鬆手。

他隨即跌落到地面上，並借由捉緊扣紮在車中的繩子，在凹凸不平的馬路上滑著拖行。

「啊呀…！！」犬京的腿部給地面磨擦得極痛。

「嗚…！！！嗚嗚嗚…！！！！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下一秒，病獸就用強而有力的巨掌，撥打自己的上半身。

賴桑的判斷正確，保住了犬京的命。

接著，賴桑他拿出了彩煙並釋放到車尾後，模糊著病獸的視線。

在痛楚及模糊的交織下，病獸腳步漸漸放慢，而且認知的方向模糊了，最後消失於我們的車後。

這時，我才敢把車子慢慢剎停……

「嗄…嗄…嗄……」除了眾人的喘氣聲外，周圍更是一片稀薄的白煙。

「犬京…」我馬上開門落車，查看車後捉緊住繩子的犬京。

「嗄…咳…嗄……」褲子幾乎半爛了一半，雙腳有著不少擦傷痕跡的他，慢慢地站起身：「下次…下……次，再遇到，就由你哋搞……」

「王達尼背包入面有啲紅藥水同繃帶…！處理咗啲傷口先。」我把他扶起，帶到車中躺下。

「啊…嗄…」犬京躺在椅子上，嘆了一口又一口的氣。

「嗰隻怪物咩來頭……」安然無事的白魂，問。

「竊屍賊會堆疊屍堆，病爪喺入面會沉睡，到一定嘅時候……佢哋就會變成咁嘅怪物。」我先用紅藥水為犬京他消毒傷口。

「上天保佑……」王達尼驚心動魄地閉眼祈禱。

「我哋喺邊…」奎斯走出車外，橫視一周。

199

「影業路，嗰到有寫。」賴桑拍拍犬京的膊頭，便向奎斯指住了街邊的路牌。

「影業路……？咁都偏離得幾遠下。」王達尼取出地圖觀看。

「冇咩問題，最多搽返轉頭。」我開始用棉花處理他的腿。

「一陣遇多次嗰隻咁點……？」王達尼似乎對病獸有些陰影。

「哈哈哈哈，咪交俾犬京！佢啱啱咁神勇先救咗我哋一命！」白魂是唯一會讓氣氛緩和下來的人。

「汪！」犬京的狗，舔著他的臉頰。

「我想講，用車應該入唔到去，你哋都見到……周圍都好似俾人特登用障礙物擋住咁。」最後程序，為犬京紮上繃帶：「就好似…入面有住唔見得光嘅秘密咁。」

「咁行入去？就算係普通出入口，都有鐵絲網擋住。」奎斯抬頭，望起隔離的高樓大廈：「成個城市根本就係一個大病窩……」

「方法總有…」我瞪著那些樓宇，說：「你見唔見到樓同樓之間，都有啲搭建出嚟嘅路？或者可以利用一下。」

「都得…雖然，會危險好多。」奎斯點頭。

「行唔行到？」我問犬京。

「得…」犬京咬咬牙，站起身：「擦傷姐…冇傷到入肉。」

為了返回目的地，我們需要折返而行。

至於這輛陪伴我們戰鬥過的小巴，都已經機能殆盡，不能郁動了。

可能位於坑口的邊境位置，因此比起剛才，病者都沒有頻繁地出現。

我們透過小路，回到坑口區。

但這次大致規劃過，去政府綜合大樓的方法。

主要是不會再在街上逗留或前進，因為地面實在太多病者。

所以，會先進入其他大樓，利用本身病窩把一切建築物都連成一體的特性，通往到政府綜合大樓。

聽起來很棒吧？實際功效要試試才清楚。

我們先進入一橦坑口區內的大廈，為了到達它如外面樓宇接駁的位置，我們必須背負物資從樓梯走上去。

竊屍賊用來接駁其他建築的物料，可能是金屬板、鋼鐵支管、鐵皮、木材，總之都不太可靠就是，不過摔死總比給病者虐殺來得好。

「個接駁口喺十四樓……啲竊屍賊又會真係咁好心機，逐舊逐舊零件搬上嚟。」賴桑一邊弄著安全繩給大家，一邊說。

「合作就係力量～你冇聽過？」我走到這間工廈的窗前，凝望樓下的狀況。

數之不盡的病者，在街上徘徊。

「搞到個坑口鬼五馬六……」奎斯雙手插腰，站在我一旁：「個城市成個蟻窩咁，任佢哋喺唔通道穿梭。」

「準備行過去對面橦公屋。」我拍拍奎斯的背。

我們逐個逐個戴好安全繩，踏上竊屍賊建造的接駁口通往對面的公寓。

沒想到，現在要反過來，利用竊屍賊造出來的事物。

由於每橦大樓之間，接駁的位置都是不一，我們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過去。

途中因為體力問題，更休息了幾次。

明明在地面，只是走幾十步就到的地方，如今為了逃避眾多的病者，我們只能透過如此複雜又麻煩的方法，前去目的地。

但也好，要是那麼容易進入的話，我會很不安，到底是不是有什麼詭詐。

我們對付病者的事情，當然沒有停下。

只是比起剛才地面，現在大樓中只會偶爾遇到三、四隻病者。

而且，白魂都能輕易地對付，終於發揮到此行的價值。

「嘰…嘰！！」大耳抖痛地死去。

「仲有幾耐到？」白魂呼出口氣，已經是他殺了的第十五、六隻病者。

「大概…半日？」賴桑無奈地說：「無計，安全至上。」

說起來，病窩詭異的事情也有。

包括，一群啃咬吞食著舌女屍體的竊屍賊、拿著相機四處攝影的病腦、互相擁吻著的病嘴。最恐怖莫過於親眼目睹了，存放數十個以上屍堆的廣場，即是數十隻病爪沉睡的地方。

在那個不能發聲的廣場中，其實我很怕犬京的狗會突然吠出聲。

不過，事實證明我的擔憂是多餘，牠的確是隻受訓足夠的犬隻。

好不容易，我們歷盡高低起跌的梯路，終於靠近到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旁邊的居屋。我們計算過，它是最近我們的目的地。

「終於嚟到……」賴桑一如以往，準備著繩索、游繩等東西。

「唯獨政府綜合大樓入面，冇接駁嘅位…俾我哋過去。」我觀視了一番。

「咁應該要用滑繩方式過去……」賴桑深遠地說。

「滑繩？」王達尼說出這句時，十分痛苦。

因為感覺上，又要玩什麼高難度動作。

「係，由呢到滑過去對面。」賴桑淡淡一笑：「個鉤勾一鬆嘅話…會有有少少危險。」

「點止少少，係直頭跌死……」犬京也有點擔憂。

「我有錨鉤發射器，你哋放心。」賴桑把自己的秘密工具拿出，說：「係我以前叫松木村嘅工匠幫我整，品質有保證。」

「講堅？係咁嘅話，等我食埋最後一枝先。」王達尼再抽一口煙，問：「一陣無啦啦跌死～就大檸樂。」

「你諗住點整？」我也要向賴桑確認一下。

「我哋會喺同對面大樓差唔多高度嘅層數，發射錨鉤入去，直到個鉤固定好為止。」賴桑專業地分析著：「咁當然～要唔卡死喺中間，一直順住咁滑過去，一定要鉤低對面一、兩層。」

「係…」

「然後你哋要捉住滑扣，俾力衝入去裡面！完成。」賴桑以手比劃。

「點解聽完好似更加恐怖咁…」我說。

「你記唔記得～」王達尼突然拍我膊頭。

「吓？」

「我哋喺大本營，偷偷地潛入董倫間屋嗰次。」王達尼展露著淡然的微笑，說：「你喺欄杆外面貼住牆行，差錯腳就會跌死。」

「喔…」王達尼忽然說起這段往事，使我不禁一笑：「我仲差啲跌死，好彩及時拎住把遮個柄勾拉住窗邊。」

現在想起來，這個錨鉤倒是沒那麼可怕了。

「我抱住隻狗過去成唔成問題？」犬京問。

「理論上係得，實際上你自己衡量下。」賴桑如沒說一樣。

賴桑把王達尼背上的東西放下：「同埋要放低啲背囊，太重會好難滑過去。」

「即係……帶哂要用嘅嘢，入去？」王達尼第一時間把手槍塞入褲袋之中。

「小心走火。」我提醒他。

「哈哈哈哈哈～肯定好刺激！不過俾一晚時間做少少心理準備先，得唔得？」白魂問。

「今日消耗咗咁多體力，休息一晚都合理，如果唔係應付唔到入面發生嘅事…有出事。」我同意。

「好，咁我去第二個單位，睇下邊個位射過去靚。」說畢，賴桑就帶同他那把錨鉤發射器去這橦居屋的第二個單位。

「冇諗過……」奎斯凝視自己的手，帶點笑意地說：「我真係入咗嚟…。」

「多得你啦～」王達尼遞了一枝煙給我，說：「行竊屍賊搭出嚟嘅嘢，都俾你諗得到。」

「都已經冇乜氣…仲食乜煙。」我無視王達尼的邀請，多喝一樽水還比較好。

「嘿～白魂要嘛？」王達尼轉送給白魂。

就在我們五個以為可以暫時鬆一口氣時，外面突然出現了一聲恐怖的尖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咩事…！？」王達尼又差點咽到。

「呢把聲…係大眼嘅叫聲！」我跑出去支援。

跑出去走廊時，那隻大眼已經死在賴桑的手上。

「嚇死…我打開道門個陣，隻大眼就埋伏咗喺門後…」賴桑喘了口氣：「呼…好彩佢冇乜殺傷力……」

我緩緩地抬頭，望向賴桑：「佢嘅叫聲……」

會吸引…

=xx-large「嘿嘿嘿嘿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街外，瘋湧一片猙獰痴狂的笑聲。

「…大件事。」賴桑聽見外面熱烈的笑聲，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我哋應該再留唔到喺到……」我凝視賴桑，說：「即刻射出錨鉤…」

「得…不過要啲時間，你哋頂唔頂到。」

我點頭：「我會同佢哋講。」

從屋外的走廊可見，窗外的病者大軍已經開始移動步伐，被大眼生前的叫聲吸引過來。

「守住依到！」我奔返他們幾個的單位中。

「咩…事…？」王達尼疑惑地瞇眼。

「隻大眼吸引緊啲病者埋嚟……！？」奎斯從窗前望見。

「係…」我苦惱地按著頭側，說：「走廊有四個樓梯出入口，一人守一個，淨低王達尼去set陷阱。」

「喂……你流鼻血嘅？」比起病者來襲，王達尼更在意我的身體情況。

我抹走，搖搖頭：「開始…唔好哂時間。」

犬京、白魂、奎斯和我，各自負責一個走廊外的出入口。

而王達尼則把大部份的陷阱，都用在此地。包括，鋼索、獵網、刺尖陷阱、YAG酒瓶燃燒彈、圈套等。

雖然不能有效地擊殺病者，可是用於拖延戰術中就大大發揮功效。

過了好幾分鐘，病者的叫聲終於在最底層傳遞上來，回音密集得讓人怔著。

「嘎…嘐嘐咻──！！」它們瘋狂地湧上。

還未接近我們，病者已經觸發一堆陷阱，使得走火通道的空間變得擠迫，停滯不前。但安全只是暫時，病者很快就強行突破那些陷阱，不顧一切都要爬上樓梯。

而我則以高打低的姿態，用雨傘不斷打走那些快要來到上面的病者。

「嗚…嗚嗚嘭……嘎…」被雨傘重打後，它們便會摔落到樓梯下的緩衝層。

「仲有幾耐！？賴桑！」我大喊。

「頂多幾分鐘……！」

頭幾分鐘都沒什麼大礙，往後的時間卻開始因為體力問題，而漸感吃力。

面對體力無窮無盡的病者，我們開始意識到死亡將至，只得退守到賴桑所在的單位中。

「嘎…嘎……頂唔住啦…」奎斯也進來單位中，箭袋只餘幾十發的箭。

「勾住咗！你哋頂多陣就得！」賴桑急說。

「啪啪啪──啪啪啪──！」木門和鐵閘都響著敲打的聲音。

我們五個用盡畢生的力氣把門頂住，但跟海量的病者相比，我們五個人類根本不足掛齒，更開始漏出空隙，讓一隻舌女把瘦長的手伸進來。

「啊啊啊啊…！！！！」白魂突然大叫一聲，背部用力一撞。

「啪！」木門狠狠地夾斷了那隻舌女的手肘骨。

「搞掂！」賴桑終於把所有滑扣都安裝好了：「逐個逐個嚟……！」

「等陣…要點做話！？」近乎力竭的王達尼，再問一次。

「雙手捉實滑扣、雙腳伸直、撞到入去對面大樓個刻即刻鬆手！最後……旅途愉快。」賴桑招手，說：「嚟！邊個做第一個。」

「我同Ricky！」犬京走到窗前。

「你捉得實隻狗…！？」賴桑認真地問。

「如果佢跌死，我會即刻鬆手。」犬京也認真地回答。

「好…Good lucky！」他拍拍犬京的背。

然後，犬京一隻手抱住Ricky，另一隻手捉緊了滑扣，在賴桑的幫助下，一推便正式滑出窗外了……！

「佢滑咗啊！！」用最多力擋門的白魂，驚嘆地說。

我們所有人都凝望住窗邊，等待著我們的聲音……

會是沉重地跌落地面的聲音，還是撞碎玻璃窗的聲音？

「冰──！！！」玻璃給撞破我聲音。

「成功！」賴桑緊握拳頭。

「下一個！？」我望向王達尼。

「你哋先…奎斯…！」王達尼喊。

「好…！」奎斯純熟地捉住滑扣，毫不猶豫地滑過去對面大樓中。

「成功！！下一個？！」賴桑又轉頭，問。

「咁…咁快…！？」王達尼愣然地說：「我感覺滑個陣…會逗留成個世紀咁。」

「好簡單，好易，你同我做得到嫁。」賴桑說出電視的老台詞。

「咁我嚟！！你幾個唔好死啊！」白魂走到窗前，捉住滑扣：「呼…呼……」

「得未…！？」賴桑按住白魂的背部，準備把他隨時推出去。

「等等……」白魂忽然緩緩地轉頭，凝視餘下來頂門的我和王達尼：「I'll be back.」

「妖！」賴桑二話不說，把白魂推出去。

白魂就瞬間消失，滑了過去對面。

單位中，餘下我們三人。

「你先定我先……」王達尼都冒出冷汗了。

「你先…」我答。

「咁…拎住！」王達尼把一串串的紅色鞭炮，交給了我：「俾埋個火機你，一陣冇人頂門個陣，你就點著佢，炸爆出面班仆街！應該頂到幾秒……」

「好…」我咬緊牙關，頂住大門。

「對面見…」王達尼遺下了火機和鞭炮，便走到窗前。

「準備好？」

「我數到三，就推我出去！」王達尼雙手緊握住滑扣。

「嗯…」

「一、」

「二、」

「二個半…」王達尼合上眼睛。

「去！」賴桑預計錯誤，推了他出去：「二個半！？」

「喂……！」王達尼的叫聲太遲了，已經滑著過去對面大樓去。

「成功…！」賴桑自己也看得緊張：「得番我同你，鳥嘴兄…」

「你去…」

「唔得…係我令到嗰隻大眼尖叫，然後引到外面嘅病者嚟……你先！」

「隻大眼喺出面嘅話…就點都遇到…」我說。

「嘿…嘿嘿嘿！！！嘿嘰嘰嘰…！！！」數十隻病者的手，已經伸進門內。

「你去！」賴桑走過來，以背頂門：「有鞭炮啊嘛…我唔會有事。」

「…咁對面見。」我不再猶豫，就是對賴桑最好的支援。

我一手捉扣，一手持傘，雙腳向對一躍就把腳伸正，滑過去對面！

地面上行屍走肉的病者，大樓上各處彷彿永不熄滅的煙火，還有天空上漆黑烏密的雲霞。在半空觀視坑口這個大病窩，有著獨特的感覺。

阻風迎面而來，心臟亦因為那強大的離心力，感受到強烈的刺激。

最後，我也成功滑到去對面的大樓去。

「嗄…嗄……」我眼前的，是白色一片的天花板。

「賴桑呢？」王達尼問。

「佢下一個。」

「希望佢冇事……」白魂久違地說出一句正經的說話。

「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對面響起鞭炮的聲音。

「佢點起咗爆竹…」奎斯凝視著對面的窗口：「佢過嚟喇！」

賴桑衝到窗前，捉起滑扣就把雙腳往牆一撐，推自己出去。

「嘿…！嗥嗥！哈哈哈嘻嘻嘻──！！」可惜臨走前有隻病嘴撲出窗外，捉住了他的腰，並把黏性極強的嘴部貼緊住賴桑。

我們所有人都緊張得睜大了眼睛，賴桑雙臂則緊握住滑扣，背負住多一份重量滑行過來。

「隻…隻舌女想點…」犬京瞪著對面那個單位。

發現有隻舌女帶住嘻笑的表情，伸出腫大的舌頭舔著連接兩邊的錨鉤繩索……

200

「嘻～哈哈哈哈嘿嘿嘿…！」賴桑飛到半空時，舌女便把繩索舔斷了。

「佢條俐有酸性！」奎斯雙拳握緊。

滑到一半連接兩邊的繩子就斷掉，便無法保持水平，滑行的力量隨即失去，繩子瞬間軟下來。

「…」賴桑在那千鈞一髮之間，轉握軟掉的繩子。

並且根據擺力，整個人正準備飛撞到對面大樓的外牆上！閉上眼睛的我，大概可想像到，那衝擊力會有多強，再加上有隻病嘴捉緊住背部，充當住沉重苦累。

即使骨不斷，內臟也傷。

可是，賴桑卻沒有輕易放棄生命……

他在空中準備撞上外牆的短暫空檔中，及時調整了姿勢、扭轉了身體以背部對住外牆，如此一來撞上外牆的人便變成病嘴，為賴桑阻隔了不少的力量！

「呯──！」果不其然，病嘴撞到外牆上。

為免錨鉤會突然鬆掉，我們五人都一同緊握住它。

「加油呀！！！！！！頂住啊…Kid！！！」白魂怒喊。

「啊……」賴桑捉住繩子，試圖一下一下地爬上，可惜都有心無力。

「唔得…實在太重！佢背負住隻病嘴無可能有力氣爬到上嚟……！」奎斯咬緊牙關。

「奎斯…毒辣靈藥……仲有冇！？」我問。

「仲有一瓶…！你想…」

「舌女嘅唾液酸性可以腐蝕病嘴強大嘅黏性……」我及時記起「病獵公會」中，白鯨曾經所撰寫的文章。

「係…！啱！拎住！」雙手捉緊錨鉤的奎斯，說：「喺我腰袋！」

我馬上去拿取靈藥再走到窗口前，低頭對望著表情吃力無望的賴桑，喊：「賴桑…！得一次機會，接住樽靈藥，然後倒落背脊後面！」

「…」咬牙切齒的賴桑，點一點頭。

「接住！」我把靈藥垂直掉落。

幸好剛才賴桑沒有長時間頂門，這使得他擁有比我們更多的力氣。

「啊…！」他伸出一隻手，把我在上方掉落的靈藥捉住了。

「……」然後，他用齒咬開瓶蓋。

=xx-large「轟隆──！！！」下著驟雨的天空，轟起狂雷。

「啊…！！」賴桑把舌女的強酸倒落到自己背脊後，他必須承受住那刺骨之痛：「呀呀啊啊啊！！！」

但為了活下去，

這也是必須的。

「咕…喲嗤……啄啄！」病嘴的嘴部開始脫離其背脊。

「啊！！！！！！！」賴桑忍受了常人難以忍受之痛。

最終，病嘴被酸性完全腐蝕，失去了黏性的它立即跌落到地下，當場給樓下的欄杆分屍摔死。

見病嘴卸去，痛入骨髓的賴桑立即掉走了靈藥，然後用顫痛的身軀慢慢地沿著繩子爬上來。

他表情除了痛苦之外，還是痛苦。

在快到的關頭，賴桑似乎已經筋疲力盡：「嗄…嗄……啊…！」

「捉實我隻手…捉實…！」我伸出了手，他只需多爬一步就可以捉到。

「我…我唔夠力……爬唔到上嚟…」

「你可以嫁，」我左望右望，拾起了自己的傘子：「捉住個柄勾！」

這麼一來，他就不需再多爬上一步。

「…呀！」賴桑伸出震顫非常的手，捉住了傘子的柄勾。

及後，白魂立即拉住我的腰部，把我們用力地拉進來！在賴桑上到窗前後，王達尼亦馬上把他拉進來。

一片喘氣聲。

我們六人都躺在地板上，喘過不停。

「你哋…確定，我哋…仲有……力氣…去面對後…嘅問題？」王達尼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只要搵到白鯨…就可以……」即使久經訓練的奎斯，情況跟王達尼也一樣。

「賴桑…有冇事…」我轉頭，望住地板貼臉的他。

「…」賴桑看起來，沒什麼氣回應。

「汪！」最精神的只有犬京的狗，分別舔著他們的臉頰。

「哈…哈哈哈哈，乖。」犬京輕撫著他。

當中，體能最好的白魂，很快就站得起身：「我哋……到達目的地喇。」

「病者之都嘅中心……」躺在地上的王達尼，望望左右周圍：「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

「依到有幾層？」白魂抬頭出去，問。

「最高十層…」王達尼望望周圍，說：「我諗…依到係五樓左右，民政事務署……」

我們滑進來的地方，是一間類似會議室的房間。

「出去望下先……」奎斯第二個站起，走出去看看。

「我跟你…」我也站起：「可能附近…有啲醫療用品，啱賴桑用。」

「係……我哋啲物資留哂喺對面。」奎斯轉頭，望著留下來的人：「你哋喺到休息下先。」

一開門，是間辦公室。

「辦公室……」奎斯點點頭，說：「即係…會有茶水間，有茶水間即係有急救箱。」

「呢到同坑口其他地方一樣，都係…冇人搜括過。」我見周圍都擺放著有用的物品。

「整到我哋損手爛腳嘅病者之都，邊有人會敢入嚟……」奎斯說。

「嗰邊有茶水間，我去睇下。」

茶水間不大，只有兩、三個身位，不過五臟六腑。上至急救箱，下至零食甜點都有，但街邊的食物最好不要亂撿來食。

「應該夠用。」我只把急救箱帶走。

回去後，便開始幫賴桑治理傷口。

「呢到好奇怪……」回來後，奎斯說起。

「奇怪？」

「我頭先出咗去望一望，好似……」奎斯也不知怎說：「一隻病者都無。」

「暴風雨之前，總係平靜。」白魂正專心地，磨著自己的刀劍。

「咁仲好，快啲完事，搵到個白鯨之後。」王達尼說。

「休息陣先。」我們體力都未回。

休息了片刻，我們也該思考等會的前進路線。

「我哋算係喺中層……」王達尼不忘要抽幾口煙：「一陣向上行定向下行？」

「通常佬大級嘅人物都係喺最上層！」白魂說。回想起來，老賢、不破尚、滿天、董倫、Dr.D等人，都甚少出現在建築物的低層。

「我都咁認為。」我附和。

「咁一陣我哋就向上行。」像半個隊長的奎斯決定。

「汪汪…！汪汪……！！」忽然，犬京的狗Ricky對著窗外狂吠。

「噓……細聲啲。」犬京對牠說。

「汪！」牠還是不停地吠著。

「唔？」犬京似乎都感覺到些不怠，於是走去輕撫Ricky：「噫…你…你哋睇下……！」

走到窗前安撫Ricky的犬京，一副驚訝的樣子，看到了什麼。

我們五人隨即緩緩地站起，走到窗前觀視。

「哇…？！！」剛到窗前的王達尼，也嚇得微微退了一步。

「一片火海……」上來後，幾乎沒有吐言談話的賴桑，也不禁被眼前的畫面震撼到。

熱烈熊熊的火海，正在外面的街道焚燒著。

是一道約莫三、四層樓高的火牆，貼切一點來說，整道猛烈熾熱的火牆，以圓形的方式包圍在政府綜合大樓外，彷彿隔絕著外界的一切。

「肯定唔係人為。」我苦笑。

「咁係自然發生？」白魂傻傻地問。

「係病者所為。」我直白一點去說：「我之前係唔係講過，有個人叫「南愚」嘅特殊病者…見到呢道咁高嘅火牆，我無辦法唔聯想起佢。」

「即係……嗰隻啲血…識得起火嘅肥佬嚟咗！！？」王達尼在翠林村跟他有過一面之緣。

「照睇就係。」

「頂…！」王達尼苦澀地嘆氣，辛酸地掩住眼睛：「有冇咁啱……唉，幾時先可以離開呢個地獄。」

「好快。」奎斯拍拍他的膊。

「咁一陣遇到嗰隻嘢要點搞？」好戰的白魂，把問題放回到敵人身上。

「你哋記住佢嘅特性就得──血液一接觸到空氣就會激燃起火焰。」我向他們講述。

「要用水攻？」白魂又問。

「你當你打機，敵人用火，你用水佢就會受傷？」我不禁要嘲諷一句：「物理傷害，俾直接嘅物理傷害佢就得。」

「即係…我用刀斬佢都可行？」犬京在行程中，是最為努力和認真。

「得，上次我用散彈槍近距離一發，就打到佢半死。」我提醒一下他們：「不過你哋記住…越係傷得佢深，佢表面流出嘅血就越多，情況就會越危險。」

=x-large「轟隆──！」

話語剛畢，烏雲密佈的天空就發出沉吟的雷響且閃爍著光藍的閃電，每下響亮的雷暴都坎到人的心底中，使人畏怯。

「Oh…shit！？」王達尼更為不悅，雙手往外一攤：「連個隻雷佬都嚟埋！！？」

「你最好有咁嘅心理準備，始終……呢到係病者之都。」我們要認清這個事實。

「雷佬？」白魂疑惑。

「另一隻識得操控電嘅特殊病者──「北賢」。比起用火嘅南愚，佢更加危險，你一俾佢用高壓電掂到，基本上就唔會有命走得番出嚟。」我說。

「即係，用近攻……肯定唔得…？」剛才經歷過一場煎熬的賴桑，用力竭的聲線，問：「咁遠攻…？」

「近攻嘅話…除非你把武器…係絕緣體。」我不緩不急地一一解答：「遠攻嘅話…佢有電荷離子保護，都好難傷到……」

「照咁聽佢更加難對付……」犬京雙眼已經帶住憂慮。

「六個人打佢哋兩個人，好好合作就得。」這種時候，我們更應堅定。

「係…鳥嘴兄講得無錯，都行到呢一步，無理由放棄。」奎斯把手放在前：「一齊嚟，一齊走。」

有見危險將至，我們沒可能坐以待斃，所以趁早起行，計劃一切。

「你哋身上仲有咩物資……」離開這間會議室前，我詢問一聲。

「少量陷阱設置…」賴桑答。

「手槍同五條煙。」王達尼把大衣袋中的東西，都翻出來了。

「少量箭，同埋狩獵小刀。」奎斯答。

「短刀。」犬京答。

「刀劍！」白魂刻意舉起武器。

「係勉強少少……」我把手，搭在奎斯手背上：「不過最重要，係有佢哋無嘅合作。」

接著，大家都逐一把手搭到中間，然後六個人一氣呵成地壓下！

「如無意外，白鯨就喺最上層。」我們踏出了會議室。

大樓中，有樓梯及電梯連接住內部的上下每一層。

由於採用了落地玻璃式的設計，因此外面的光景一一都在眼內。

天上的響雷，地上的烈火。

像影子遊戲般反射在地上，酷如一隻魅影的怪物。

最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大樓確實如同奎斯所說，一隻病者也沒有。

彷彿最後一場大戰的來臨，現在的平靜只是讓人收拾心情。

除了震懾人心的雷聲，就只餘下我們的腳步聲和沉重的呼吸聲。

我們透過停電的電梯，一直相安無事地走上到八樓，才開始察覺到異樣。

「點解…」王達尼都留意到。

就是，我們一直重複走著同一的樓層。

「行極都唔完咁……」奎斯也察覺到了：「上唔到第九層。」

「既然係咁…就睇下第八層有咩問題。」我心中，其實有個不確定的答案。

我們走入第八層，根據貼在牆上的指示牌所指，這裡為政府官員的辦公樓，往上的層數也是。

於是，我們在這層尋找著可以繼續前進的路，可惜仍然無功而返。

我們只得空站於八樓的中央大堂，苦苦凝思。

「咁奇怪…無理由永遠上唔到第九層……」王達尼禁不住抽起根煙，思考這問題。

「除非有鬼神，否則無可能發生…」奎斯也認同。

「定係……」我提出可能是天方夜譚的想法：「我哋意識一早俾人侵入咗。」

「意識？」白魂問。

「既然病童…同男病童可以製造出龐大真實嘅幻境出嚟迷惑人心，咁我……唔排除，依家都呢個可能性。」

「但係要做到我哋完全唔察覺嘅情況，真係有可能？」奎斯說。

「我未提出假設之前，我哋可能真係一世都唔會發覺……」我說下去：「但一提出，我哋大腦意識就有個認知喺到，就可能會慢慢瓦解到幻覺…」

「你又喺邊到睇啲咁高深嘅嘢返嚟？」王達尼望向我，問。

「病獵公會入面，有哂白鯨寫嘅文章，病童嘅研究都係其中之一，對付同防備佢哋最重要嘅事……係精神力。」這是為何，我說行動前要做足功課的原因。

有些重要的情報，忽略了，就可能一輩子。

「要有強大嘅精神力……無時無刻認知病童嘅存在，先可以化解佢哋歌聲嘅影響。」賴桑把原句讀出：「我記得白鯨講過，自己最難落手嘅病者……就係病童。」

「仲有，佢文章入面最後一句……」奎斯確信地說：「克服所有陰影同毫無快樂嘅人，先可以真正擺脫病童幻覺影響嘅束縛。」

「不過，我有另一個方法……Ricky。」是我剛才想出的。

「佢？」犬京愣然。

「佢係狗，唔同人腦咁複雜。」我用指尖輕輕點牠的鼻子，說：「而且，佢有比人類靈聞好多嘅鼻。」

「咁都俾你諗到，好嘢…！」王達尼拍掌叫好。

犬京聆聽後，便命令牠：「Ricky！聞下邊到有人嘅氣味。」

說畢，Ricky聽命後，馬上聞著地板，追尋附近的氣味。

「或者…呢樣幫到手。」奎斯從腰包中，取出那條大王鯨魚項鍊：「呢條鍊，係白鯨以前經常帶。」

「Ricky！聞下。」犬京取過項鍊，放在Ricky的鼻前。

「汪！」Ricky嗅了數下，便隨即吠叫。

「有發現！？」犬京揚起嘴角。

「汪汪！！」Ricky激動地搖著尾巴。

「帶我哋去！」犬京拍拍牠的頭。

「汪！」隨即，Ricky就開始帶路。

「哇……真係好彩，如果你過滑扣嗰到無抱埋隻狗嚟，呢關真係唔知點過。」王達尼跟在後面，說。

「呢啲就係所謂嘅天生我材必有用。」白魂說出一句不關事的句子。

「還返俾你。」犬京把項鍊交還奎斯。

「好…」奎斯接過，放回入腰包：「原本我帶過嚟……係想見番白鯨之後，親手拎番俾佢戴住，我都估唔到咁有用。」

Ricky領著我們走過很多的轉角，渡過很多長長的走廊，有些小路更是我們意想不到的。

終於，Ricky在一個毫不起眼的雜物房停下，並對門吠著。

犬京把門打開後，就發現了通往第九層的小梯：「係呢到……真正上第九層嘅樓梯。」

「Good boy！」犬京拍拍牠的頭。

我們全部人徐徐上到九樓，但事情尚未完結，Ricky繼續周圍嗅著，似乎九樓不是一個終點。

「睇怕應該喺十樓……」王達尼抬頭，望望窗外。

「汪！」數分鐘後，Ricky的狗又再吠叫。

不同的是，這次不是對犬京吠叫，而是我們剛才樓梯的入口。

「汪汪！」牠不斷地叫著，尾巴都豎立了。

「Ricky…？」犬京眉目鎖起來：「小心…可能有敵人。」

「咩意思？」白魂不解。

「Ricky豎起尾巴，係緊張、有敵人嘅意思，我已經訓練到佢，可以聞出病者嘅氣息。」犬京警戒地舉刀。

「即係…」我集中注意力，凝視住剛才上來九樓的的位置。

「嘻嘻嘻～～哈哈哈！！！」忽地，Ricky對吠的樓梯口，出現了拍掌和笑聲：「真係醒目嘅狗狗啊！嘿哈哈哈。」

南愚，從一側現身了，從樓梯踏上到九樓之中。

「佢就係……」奎斯凝視著他。

「南愚…」賴桑也是頭一次見他。

「咦…？喲嘿嘿，你哋咁清楚～我個名嘅？哈哈哈。」南愚不同往日，原本那腫脹的肚子，如今已經被嘔心地強行縫十多針：「哈哈哈哈！係你啊…唔～上次喺古宅開散彈槍射我？你知唔知我縫得幾辛苦……啲腸、內臟同腎先冇跌哂出嚟，哈哈哈哈哈！」

「果然仲未死……」我盯著他。

「嘻哈哈～！上次唔係有隻死野狗救咗你…我就唔會喺到見到你。」南愚對著Ricky笑呵呵地說：「不過估唔到～原來狗狗都咁有用喎，嘿哈哈哈，識得咁樣破解白鯨嘅障礙，北賢果然冇睇錯人！多謝你哋……帶我哋上嚟嘿嘿！咁當然……嘿嘿嘿，都要係隻訓練有素嘅狗狗，有好多磨練先可以。」

「你咩意思…！咩白鯨嘅障礙！？」奎斯見他提起會長，便憤然地問。

「喲～又唔小心爆響口。」南愚掩住自己笑口常開的嘴巴：「你哋班愚人仲未明～？北賢點會咁好心透露白鯨嘅實際位置你知…呵呵呵，當然有目的去利用你哋。」

「…」

「辛苦你哋，幫我破解咗……永遠都上唔到嘅第九層。」此時，北賢才緩緩地從後而出。

「雷佬都出埋嚟，玩完……」王達尼低聲自語：「但…係佢隻眼……好似有啲問題…？」

北賢雙目，有一道深橫的傷痕。

而且，他上來到現在，都沒有打開過眼睛。

就像南愚之前所說，他的雙目似乎真的全毀了。

「原本諗住喺背後跟蹤你哋，直至去到最高嗰層搵出白鯨，但睇嚟…嗰隻聰明狗發現咗我哋嘅存在。」北賢舉起一隻手，做出準備彈手指的姿勢：「不過冇所謂，我哋已經知道點樣去破解白鯨刻意製造出嚟嘅幻覺，所以除咗嗰隻狗之外……請你哋都，死一死先。」

「滋──」北賢彈了下手指，微弱的電流隨即湧上我們小腿的位置！

使我們下身短暫地麻痺起來，站不住腳，酸軟地跪下來……

下一秒，南愚就用牙齒用力咬破手掌，露出一道滲血的傷口：「嘻嘻～！我鐘意聽人類俾火燒死嘅慘叫聲！！」繼而伸手一揮，意圖把危險的血液揮灑到我們身上。

「仆街！」王達尼望見南愚似曾相識的動作，立即脫下自己的棕色大衣：「條褸好貴啊……頂！」

「嘻！」南愚揮出的剎那，反被一件棕色大衣蓋住了手部。

「蓬～～！！！」火焰燃燒大衣。

在千鈞一髮之間，王達尼把自己的大衣脫下，飛套到南愚惹火的手掌上！

「噓──」奎斯連發兩箭，分別到南愚和北賢的臉部。

北賢利用電荷離子保護自己，箭還未觸碰到他，已經遭彈走損毀。沒有保護能力的南愚，則需要用另一隻手掌保護臉頰，但這讓他另一隻手也受傷流血而起火了。

失去視力的北賢伸出了手，有絲微細的電流從他掌心而出，隨後問：「南愚…隻狗喺邊？」

「你兩點方向！」南愚又想向我們揮灑血液。

但這時的我們，腿部已經回復知覺，可以躲開他的血濺攻擊了。

「Ricky！跑啊！」犬京大喊。

牠隨即往樓下奔逃，步伐如同閃電的北賢亦緊隨其後。南愚試圖阻止我們，不過白魂上前不消兩、三下刀勢，已將他之前縫好的大肚皮再次斬開！血肉模糊的內臟再次半掛著。

「啊啊啊啊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這使南愚感覺到強烈的痛楚，並且整塊大脹的肚皮都燃燒起來。

我亦把握機會，用雨傘往他腹中一刺！再刺！！三刺！！！

「啊…！！！！」南愚暴瞪雙目，狠狠地怒視著我：「嗚…你！啊嗄…嘎……啊！！！」

另一邊，賴桑和奎斯，則去幫忙犬京制止住北賢對Ricky的追擊。

因為他們知道Ricky一旦落入南北二人手中，肯定會不好的事情發生，而且我們亦需要牠來協助完成之後的路。

「嗄…唔會……唔會放過你哋！！！！！！！！」南愚揮灑血液到王達尼那邊。

201

王達尼一個急撲，及時避開了。

「…賤畜生！」咬住根煙的王達尼，舉起了腰間的手槍向南愚頭部連開兩槍，十足一個英倫的俏皮雅痞。

「呯！呯！」

子彈響亮地打進南愚的腦袋中，卻依然不死，更讓對方頭部冒起火焰來。

正當我和白魂看準時機，想再次上前作出最為重創的近身攻擊時，南愚意料到一樣，馬上橫吐一大口暗淡的血液，迫使我和白魂退後。

然而，這道橫向吐出的血液，最終形成了一道烈焰的火牆，把我們兩人和他們阻隔住。

「喂…即係點啊……！」王達尼愣然地，望住那道阻隔我們的火牆：「要我同佢單挑啊！？」

此時，方才吐完的南愚緩緩地轉頭，望向了王達尼。

「走！落去搵埋佢哋幫手！」我喊。

「好…！」王達尼馬上急步，從那樓梯落去。

南愚再視線轉移到我們身上：「嘻…嘻嘻嘻……捉到隻狗要緊，反正你哋已經俾我火牆困住出唔到去，一陣再返嚟慢慢同你哋玩…哈哈哈哈…」

說畢，南愚轉身離開，跟其他人一樣從樓梯落去。

如今，九樓之中只餘下受到火牆所隔的我及白魂。

「有冇咩方法過到去幫佢哋…！跳過去得唔得！？」白魂問。

「會燒死……唔好亂嚟。」我知道他說得出做得到，所以特地捉住了其臂：「道火牆咁厚……呢個距離…至少要持續燒五秒以上，衝到過去你都得番半條人命。」

「佢啲血變出嚟嘅火……真係特別熱，係最高溫個隻。」白魂把手掌放在前面感受：「咁點！？真係要坐喺到，等佢返嚟！？」

「唔係…」我喘一喘氣，轉身望往前方：「仲可以繼續前進。」

「冇咗Ricky仔得咩！！？你冇聽到處處都係幻覺咩！」

「有強大嘅…精神力，就足夠。」

…

另一邊廂，犬京他們一行人等追到了六樓，為了保護Ricky，犬京幾乎把性命括出去，舉起短刀往北賢狂追，並在適當的距離下，從後飛撲將北賢擒撲住！

但北賢不吃這套，他全身運行電流一周，犬京就瞬間給強大的電力彈飛到一旁的石柱上。

「呯──」瓦碎脫落。

「汪！」Ricky停下來，對身後的主人吠了一聲。

「啊…」倒在地上的犬京，咬牙切齒地大喊：「走…！Ricky……走！！嗄…唔好理我……」

「喔？」北賢卻一同停下來，稍稍地回頭望著犬京：「人類……」

「啊…嗄…啊……」倒伏在地上的犬京，很想再次站起來。

「為咗保護隻狗，值得？」北賢居高臨下地凝視著他。

「Ric…ky…」犬京撐著滿身抖顫的身軀，再次起身。

「意志真係驚人，承受咗一下高壓力都可以企番起身。」北賢說話的時候，透過電距感應對方位置：「係點解？我想知道……點解。」

「我…唔明你講乜……」沉著臉色的犬京反手握刀，提防一步一步走近著他的北賢：「不過…你…搞我朋友……」

北賢掌心再次衝回足夠的高壓電力後，便伸出了手掌準備放在犬京的頭頂上。

這樣的死法，跟坐電椅沒太大分別。

「犬京！」北賢的掌心要貼到頭頂之際，奎斯及時射出一箭！

「噓──」這次，北賢的右臂中箭了。

「啊…」北賢退了一步，摸著中箭的位置。

賴桑再擲出黏性靈藥，把北賢的雙腳黏住。

「犬京…走先！呢到交俾我哋……」奎斯手上搭箭，又準備發射：「你搵番之後，再返去同佢哋會合先，呢條友…有啲難搞。」

「係…」說畢，犬京用狼瘡僵硬的步伐離開，於大樓中追尋Ricky。

「噓──」這一次，箭卻被電荷離子擋住了。

「點解呢一次又擋到……」奎斯怔住。

「搵咗佢動作嘅模式先…好似，白鯨教我哋對付病者咁……」嘴角滲出血跡的賴桑，說。

「你哋知嘛…」儘管北賢眼睛不能看，但依然感知到奎斯和賴桑二人的位置：「如果唔係我之前喺康城出咗少少意外…冇咗對眼…同消耗咗大半嘅能量，我諗剛才，一開始彈手指嗰下……你哋已經俾我電到成世都郁唔到。」

「佢冇視力，不過可以用電距感受到物件之間嘅距離……小心。」賴桑低聲地說。

「明白…」奎斯摸摸箭袋，只餘下不到十枝的箭。

「無謂嘅小朋友把戲，都應該結束。」北賢在樓中慢步遊走，並感應著奎斯和賴桑的位置。

賴桑從袋中取出個計時器，設定好時間後再放落地，待計時器一響，北賢的注意力便立即被分散，奎斯再把握機會射出一箭！

「動作太慢。」下一秒，北賢已經轉為電荷離子保護。

暴露位置的奎斯，也馬上躲到一條柱後暫避。

「你兩個係「病獵公會」嘅死淨種？」北賢冷淡地問：「唔好緊張，我冇刻意調查你哋，只係病獵之中，你兩個已經算係稍為有啲名氣。」

「……」賴桑和奎斯都閉口不語，因為他們知道這只是對方引誘自己開聲，從而識別位置的方法。

「白鯨，一個受人尊崇嘅病獵。」北賢一邊感應周邊，一邊徑自地說起來：「原本以為佢可以助我哋一臂之力，但最後成為咗阻力，令我哋被迫暫時撤離病者之都。」

在北賢喋喋不休期間，奎斯和賴桑二人互相比著手勢，暗中擬定好戰術。

「博士令佢由昔日嘅英雄，變成受人人厭惡嘅病者，更刻意唔保留佢外貌。」說到這裡，北賢停了下來：「一個隊友慘死同永遠失去人類外表嘅英雄，到底會扭曲成點？」

聽著這一切賴桑，眼角漸漸通紅。

「佢注定要成為孤獨，因為人類嘅世界，已經容納唔到佢嘅存在。」北賢開始全身帶電：「雖則病者不老不病亦不死，但同時要永恆承受住孤獨嘅詛咒。」

有時思念太大，也會讓人變得失常。

「正常人受過咁嘅扭曲，心態都會有啲轉變，例如…會幫我哋擊潰艾寶琳倖存區、令所有人都變成同類、亦或自暴自棄。」北賢凝望雷聲四起的夜空，說：「但佢嘅意志，似乎比我哋想像遠遠強大得多。變成病者嘅白鯨，喺了解病者一切事情都能力之後，背叛咗我哋。佢將我、南愚仲有博士打到重傷，然後坐守喺十樓嘅盡頭，永遠咁看守住背後嗰一道門。」

倏地！奎斯露出半個上身，往北賢發箭。

這些，都在他們的計畫之中。

北賢當然樂意地奉陪：「…而嗰一道門，亦都係所有秘密嘅所在，包括唯一嘅解藥。」

「你會後悔自己將咁多嘢講出嚟…！」對付病者經驗無數的奎斯，使用著游擊戰術應付北賢。

「唔會，某程度上我好尊重白鯨。」北賢施放出強大的雷電，如同自己心中的糾結：「點解…佢可將控自己所想，自己嘅命運。」

奎斯深知一被抓住，就不能脫身。

所以，在持續的攻擊中，都盡可能拉開距離，讓賴桑有足夠的時間去設置設陷。而失去視力的北賢，為了擊中靈活走動的對方，只得不斷施以大範圍的電流。

「滋──」

「噓──噓──」

不經不覺間，奎斯的箭都用光，

不能繼續拖延對方了。

「賴桑…！？」奎斯大聲地問。

遠處的賴桑向他點頭，奎斯便把北賢引過去。

「咔──」北賢的腳絆到了一條陷阱幼線。

「呯！」掛在上方的一顆震撼彈隨即遭到拉開，發出巨響。

緊接，賴桑把一條鋼索交到奎斯手上：「有冇方法套入佢隻腳？」

奎斯望往被震撼彈威力所擾的北賢：「……盡量！」說畢，就疾奔過去。

早前已經半傷的賴桑，也走到樓層的欄杆前，拿著鋼索的另一端，等待北賢腳部一被套住，就馬上握住鋼索跳往欄外，把北賢弄得倒吊於半空。

「嗄…」北賢的聽力受到震撼彈模糊，連奎斯急速靠近也聽不到。

「啊！」奎斯一來就使出反腳旋踢，往北賢的臉頰。

北賢被奎斯狠狠地踢了腳，而且戴住手套的奎斯沒有猶豫，一出手又往北賢連續打了數拳。

沒受過任何正式格鬥訓練的北賢，當然錯手不及，更何況他已經失了視力。

被打了一打，北賢的感觀強烈不少，使出大範圍放電的能力，讓周遭的空間都流動著電流。

「……」被電流傳透全身的奎斯，以強大的意志控制手部，作出微弱的動作。

電流很快遊遍奎斯的全身，從他皮膚上逐漸形成了類似爪傷的紅痕。

盡管麻痺不堪，奎斯依然咬緊牙關，移動手臂到腰袋拔出那把狩獵小刀……

「呢啲，就係你哋人類……同病者基本嘅差異。」北賢用電距感知到奎斯的位置，正要上前索命：「就算你哋幾努力都好，都突破唔到病者強大嘅能力。」

在北賢的手掌，要觸碰奎斯並施放出高壓電之際……

「啊呀！！！！」奎斯大聲怒喊，迫使自己握住小刀充滿麻痺的手臂，刺進眼前的北賢腹中。

=xx-large「嘶──！」

「…」沒料到他有這一著的北賢，整個人怔住了。

這把狩獵小刀，直白地刺入在其腹中。

如今，奎斯因為電流的傷害，全身乃至臉上都出現一條條通紅的爪痕，奎斯被電擊的皮膚上就像枯竭的樹枝眾多的分枝，以花紋的形式永遠地刻印在身上。

「嗄……」北賢退後了幾步，並停止施放電流。

奎斯這才酸軟地跪在地上，苦不堪言地抖著身體……

「奎…斯…！」賴桑在遠處喊。

「賴……桑…」奎斯咬牙切齒地說，雙拳緊握：「我…我哋……只不…過…係承受返……當年…冇出席同白鯨佢哋…行動…嘅痛苦，所以…！就算冇咗條命……都要報仇！」

奎斯向北賢怒喝，取出一枝珍貴的腎上腺素針筒刺在大腿上：「啊！！！！！」並跨出狼瘡的一步上前，用膝蓋頂撞刺在北賢腹中的小刀！

=xx-large「嘶──」

刀子推得更入，北賢更吐了一大口血出來。

奎斯順勢拿起鋼索，套於因為痛楚而失去平衡跌到北賢腳中，賴桑亦順利成章拉住另一端的鋼索，然後跳落到欄外。

一拉、一扯，北賢立即被扯到半空之上吊掛著。

「嗄…」他嘴上吐出的血液，還流落著。

「人類…嗄……」北賢表情仍舊恍然：「你哋…到底……為咩…而戰，點解……你哋…每一個人…都有住……自己要…守護…嘅事情…點解……唔怕…死…」

「有啲事情…比死更可怕……比…死，更痛心…！」奎斯竭力地說。

「如果…我之前唔喺康城消耗咗一大半力量……唔會好似依家咁慘烈…」北賢開始全身運電，這次比剛才的更為強烈，冒出火光之餘，更耀眼地閃爍著：「所以…我將會開始……將生命…閃燃到最後一刻！」

「啪…！啪啪……！啪滋～～啪」北賢全身近乎亮起電藍色，彷彿凝聚著所有的力量。

周遭的塵埃、沙石、瓦塊都開始於空中飄起，氣勢磅礴。

見狀的奎斯，一拐一拐地向後走。

因為他意識到，接下來的危險性。

「奎斯…！？」樓下的賴桑，見他從電梯下來了。

「走…佢全身……都著緊電，感覺…唔再係我哋對付到……」奎斯說。

於是乎，他們兩人便搭住膊頭互相扶持著，打算離開大樓這個範圍。

然而，大樓上已經開始傳出龐大的雷電響徹聲，強大得把一至八樓的玻璃都盡是震碎！

=x-large「冰冰冰冰冰冰冰！！！！！！！！！」

玻璃窗一碎裂，大樓外的強風瞬間捲席而來，把兩人的頭髮都吹至飄起。

「白鯨就…交俾佢哋……」奎斯望往樓上。

「我哋…」賴桑望向他。

「引走……北賢，咁就係…最有用嘅方法…」奎斯說。

「你諗住…拋條命出去？」賴桑問。

「一早要…應該早就要，一年幾前……我哋因為白鯨失蹤嘅事…令病獵公會都陷入荒廢，我哋都變得迷茫……」奎斯看著大堂的出口，說：「但依家，我目標比任何一刻都清楚……」

「好…」眼角有淚痕的賴桑點頭。

而凝聚了全身力量的北賢，也化為最終電極體，俯對著樓下的奎斯和奎斯。

其強大的力量，更影響周遭的電子產品，讓它們閃爍起來。

奎斯和賴桑為了引走北賢，而選擇走出大樓外，進入到一旁的坑口體育館。

北賢就像一部無情的機器，渾身都散發著強大的高壓力，只要稍為觸碰都立即彈開數十米遠。如果是固定物件，則會被持續地燃燒繼而炸開至粉碎。

由於奎斯和賴桑是刻意要把北賢引走，因此特地透露聲音給他知道，讓他毫無懸念地進入連接住大樓的坑口體育館中。

他們兩人隨便地進入到室內的一個籃球場，並把儲物房中一輛輛的籃球車推出，把籃球一一彈到地上，借以模糊北賢的聽力。

「真係得…？」賴桑問。

「得呢個……方法…我見到，佢全身都係比剛才更大…嘅電流，埋唔到佢身…只可以拖延幾耐得妁耐……」奎斯說。

跟隨籃球聲到來室內籃球場的北賢，直接走入到場內中間，每個觸碰到他的籃球都立即被炸成粉碎，十分驚人。

「我有咩原因，要選擇人類。」北賢淡淡地說，繼而舉起一隻手。

「轟──！」

如同雷響！北賢的掌心施放不規則的電柱能量，打在室內籃球場的天花板上。

「啪！啪啪啪啪！！！！！！」高壓的強大電力導致天花板上不穩，一些被收上去的籃球架、大型燈管、冷氣糟，都被電流炸得一一脫落鬆下。

「呯！呯──呯──！」天花板上的重物，開始墜落到地面上。

而那些重物，都差一點跌落到奎斯的頭上。

「嗄…」通通都跌到奎斯的附近，沒有壓到他

可是，北賢反在意料之內一樣，右手一揮，一股強大的電流就繞纏到奎斯附近的物件旁，那股電流依靠周遭的物件連成一線，就像個電網把奎斯封死住。

「我依個狀態，一旦用咗，就會逐步陷入死亡。」北賢對住走不得的奎斯，說：「可能係，能力已經近乎神，所以先有依一種代價。」

「你燃燒緊自己生命……」無法逃離的奎斯，向賴桑打眼色。

剛才躲了在儲物房一旁，絲毫沒動的賴桑這才慢慢走出。

「維持我最基本嘅能量，係電。」北賢凝望自己手掌，說：「我都無存在嘅價值，可以了解到自身價

值嘅人，係十分之少。」

「…」

「或者？我只係想試下衝破依個，一直都唔敢嘗試嘅禁忌。」北賢每一秒都在彈手指，去將一個一個於場內彈著的籃球炸破：「所以，我好羨慕任何擺得脫枷鎖嘅人。」

「你…有…受過任何…束縛…？」奎斯的說話，只是想讓他繼續分神。

「有，我存在嘅意義，唔一定係為博士而活，為佢而死。」北賢猶豫地說：「我應該……係為自己而活。」

「…」

「但係賦予我生命同能力嘅人，係佢。」

「你可以好好答我一次？有個滿意嘅答案，或者會放過你。」北賢說下去：「你好好思考下，當炸到最後一個籃球都無得淨個陣，下一個就會係炸你。」

一直以來，北賢都在尋找自己存活的意義。

他看過很多的人、很多的事，都有自己個性的色彩，但就從來沒一個人能告訴他，自己生命的意義為何。

「啪──啪──啪──」籃球一個一個被高壓電炸開，精準無誤。

「我已經厭倦咗，無謂又反覆嘅戰鬥。」北賢冷淡地說。

「每個人都係咁…我哋每個人都係咁……」奎斯卻說：「我哋嘅人生，就係要…進行無謂…又反覆嘅戰鬥……」

「咁同一部機器有分別？」

「但係我哋…喺呢場輪迴之中，不斷嘅掙扎！每一刻…每一秒……都想改變現實，都想改變呢場命運嘅意識，就係我哋……嘅意義。」

「…」

「命運係唔可以選擇，但係我哋都可以為自己而活啊！！！！！」

「呢個……就係你嘅答案…？」北賢怔住，把準備彈響的手指對著奎斯：「但世界…係唔講理性，人類見到病者就會毫不猶豫咁攻擊，病者都係！無論點樣都無辦法會得到認同，大家都只係喺痛苦嘅輪迴之中……」

「但如果呢場輪迴中…令你留低咗成長嘅痕跡……」奎斯凝望自己身上，剛剛被北賢電成的傷痕花紋：「咁自然會解脫。」

奎斯也，放下了當初沒跟白鯨前去寶康公園行動的悔疚。

「……」北賢的手指微顫，苦惱地猶豫著要否彈響，把眼前的奎斯了結：「我…我……」

奎斯望向賴桑，低聲自說：「…再見，好兄弟。」然後，黯然地合上眼睛。

「…奎斯！！」賴桑見到左右不定，危險非常的北賢，忍耐不住要出手了。他拉起手袖，亮出了套在腕下的暗器袖箭，瞄準著北賢的背部開了一箭！

「噓──」暗箭插正北賢背後的心臟位置，剛才陷入極度沉思的他沒有注意到背後的賴桑。

「噫…嗄…嗄……」北賢轉身伸出手掌，面向了賴桑。

「要殺…就殺我！！唔好搞我兄弟……！」賴桑無畏地怒喝。

北賢無法將開的雙目帶住不穩，及一絲的恍惚……

「滋──」他先用電流，讓賴桑動不了。

「你…你嘅答案……」這次，北賢把手指對住賴桑：「呢個就…就係……你嘅答案！！？」

「就算你……無得選擇…都可以…都可以，揀要做一個點嘅人！北賢！！！！！」奎斯大喊。

「嘎…嘎嘎嘎咿咿…！！」突然，防火小道走出了一隻舞者，以展跳的方式跑到賴桑面前。

「賴桑…！」

「呯！」舞者用強而有力的腿，踢了在賴桑的腰背上。

給電流致使動彈不能的賴桑，脫離了電流但同時被踢飛到幾米外之遠，失去了意識。

「噠」北賢回神過來，彈下手指當下把那隻舞者炸得粉身碎骨！

「…」

最終，

北賢放下手，

灰暗地低頭，面向奎斯。

「對付佢嘅…」北賢留下這一句：「唯一，方法……」

然後，全身也亮起人類無法直視的光芒……

=large「呯！！！！！！！！！！！！！」

北賢把全身凝聚起來的雷電力量，都貫穿到天空之上。

風勢更為猛烈，雷聲更強烈四起。

一條巨型的閃電光柱，衝破室內體育館的天花板阻隔，直貫到九霄雲層內。

「……」傷痕累累的奎斯用手臂掩住眼睛，隱約地看見雷柱中逐漸消逝的人影。

「風暴之後……就會係，真正嘅晴天。」說出這句後，北賢的影子就從龐大的電柱中消失。

而那條能量極大的電柱，也射入到天空之中。

202

「沙啦沙啦沙啦沙啦──」天空下起大雨。

不久，整個城市更吹起了近乎八級的風暴……

他最後…

選擇了，

自己成為的人。

同時，北賢所造成的極端的天氣，使一股龍捲風在沿海地區隱約地開始聚成。

另一邊廂。

不久之前，犬京已經在三樓找回Ricky，現在要做的，只有避開南愚的追擊。

「乖～嘻嘻哈哈哈！！！」笑容邪惡的南愚，正在這層尋找他們：「出嚟啦～嘿嘿，唔會殺你哋嫁！！！哈哈哈哈哈……」

南愚找人的方法簡單很多，就是隨便地在周圍灑血，讓屋子起火，就能引出老鼠，這個方法他懂的。

因此，面對火勢迫人，犬京和Ricky只不節節後退，犬京知道自己手上的短刀根本不會對南愚做成什麼傷害，更會引火上身。

「哦哦哦！！？仲走～？仲走？玩完嫁喇哈哈哈，冇路可走囉！！！嘿……」南愚在大樓外面也建了規模極大的火牆，阻止任何人出去。

所以他才放慢手腳，慢慢地追著自己的獵物。

「嗄…嗄……」被周遭火勢弄得滿身是汗的犬京，駭然發現該樓層放置著一個滅火器。

犬京知道再逃走都不是辦法，所以在火燒心口前，決定先下手為強，跑去搶奪設置在走火通道附近的滅火器。

「嘻～出現喇，嘿嘿嘿！唔好以為玩火就驚水喎，哈哈哈哈嘻～！！！」南愚對犬京大笑。

犬京不跟他多說，啟動滅火器往他身上灑！水一一灑落到南愚身上，南愚卻張開雙手，像是迎接洗禮一樣。

「噢～哈哈哈哈！小朋友玩水？！不如哥哥陪你玩火呀！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南愚笑得更為興奮，把血液濺到犬京的身上。

儘管閃開了，腳脛還是無意地濺到一點，有如剝膚之痛。

「啊…！」犬京用力地咬牙。

「啲血可以燒到入骨嫁，呵呵呵呵！火燒排骨我最鐘意……！」南愚拍掌大笑。

「咁你鐘唔鐘意血腦豆腐花啊？」忽然，身後出現一把聲音。

繼而，響起一下槍聲：「呯！」是王達尼，從九樓下來後，他很快就擺脫了腳步緩慢的南愚，但為了營救犬京還是來到了。

「啊…嗄嗄……嘎嗚…啊…！！」南愚全身傾到地上，痛不欲生地叫著：「啊呀呀呀呀呀呀呀！！！！！！」

「走！」王達尼向犬京他們招手。

「Ricky…！」犬京做個手勢，讓牠一起跟著離開。

「你…你…哋，唔會走到！！唔會走到！！！！」南愚又再次怒哮。

「嗄…佢，好似有無限血咁……」犬京說。

「由呢條友開幾多槍都唔死嗰陣…我已經唔信科學！」王達尼帶領住他們離開。

「你哋點走……火始終會燒到埋身！然後我發誓！！會將你哋燒做烤肉慢慢品嚐！！！！」南愚又站起多次。

「我子彈得番唔多…得幾粒，只可以制止佢行動多幾次，要喺無彈之前搵出對付佢嘅方法。」王達尼少有地認真。

「我只係知……埋身攻擊一定無辦法安全脫身。」犬京說。

「佢哋主要目標係Ricky……只要一日唔殺咗佢哋，拖延落去都冇用。」犬京望向旁邊的Ricky。

「殺咗佢哋…除咗水之外，仲有乜可以制止到火……沙！防火沙！」王達尼忽然想起。

「每層得一桶仔，根本唔夠做。」

「集合哂每層咪得。」王達尼揚起嘴角：「交俾我，佢哋目標係你。」

「好，你收集好哂再通知我…嗄……嗄…」

「你仲有冇氣跑！？」王達尼把自己的手槍，給了犬京：「有咩事，對佢個頭開幾槍！知唔知，識用？！」

犬京點頭，接過了手槍：「我可避則避…佢體力好似係無限……」

接著，二人便分走兩路。

王達尼開始尋找每一層的防火沙，但由早上開始，就沒有停過下來。

體力再好，雙腳都會十分繃緊。

「防火沙…防火沙……」左右橫視的王達尼，發現防火沙了。

它就貼貼服服地，被擺放在滅火器一旁，但由於使用量不高，只有單數的樓層才設有。

王達尼上前，兩、三下手勢把防火沙的蓋子打開，並把指尖劃過一點點沙子，放在眼前凝視：「唔……夠哂純，AA+。」

這是王達尼的習慣，他每次外出尋找物資時，都喜歡用英文來評級物資的珍貴程度，且能在倖存區賣出多少錢。

當他想起自己是要救人，不是尋找物資回去賣時，才猛然地搖一搖頭：「我肯定入咗嚟太耐痴咗線……要搵啲嘢裝住堆沙，拎住一桶一桶行都唔係辦法…」

之後，王達尼在政府辦公室中，找到一個大背包，便把那些防火沙子通通都倒進去，然後出發尋找第二桶沙。

犬京的話，他是野外習慣生存的人，所以逃避病者對它來說並不困難。

困難在於自己本身，已經開始力竭。

不久之後，搜尋能力向來出色的王達尼，背包已經裝滿沙子，兩手更捧著裝不下的幾桶防火沙。

「要點搞…撥啲沙落佢到？」尋找著犬京的他，正同時思量著防火沙的使用方式：「應該要靈用咁活用手頭上嘅嘢……」

王達尼瞧瞧腰間上的槍，一個小小的計劃逐漸於他腦海中浮現。他量度了一下可行性，便事不宜遲要進行。

「犬京…！」他往空曠的位子喊著，好讓聲音流通全層：「地下層門口等！」

繼而，王達尼拉開背包，望望剛才收集到背包中的沙子，還有另外幾桶沒放入背包的。

「你喺邊…啊……！？」犬京跑到門口了，卻不見他人：「…達尼！！？」

王達尼在上層閉嘴不答，因為一旦說話就會暴露位置。

「你朋友…嘻嘻……嘿嘿，放棄咗你！」南愚的聲音，顯示他在犬京面前：「嘻～」

「汪汪！！」

「去到邊都係死～周圍都係我滿滿嘅熱情的愛……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南愚雙眼暴瞪，張開火臂走近犬京：「感受我熾熱嘅偉大！！！！病者萬歲！！！！！」

就在南愚要接觸到的剎那，王達尼從高處撒下了背包中海量的防火沙子。

他叫犬京去到地下層門口等，實際上是讓犬京繼續充當誘餌，把南愚引到他能把防火沙子從高空灑下的地方。

如此一來，南愚對於空襲便防不勝防。

「喲喔…？」南愚被沙子濺到後，抬頭望去上方：「呵呵……沙？已經要用到小把戲分散我注意力？」

一堆防火沙往他頭頂上瘋狂灌傾！即使身形肥胖的南愚，在犬京眼中也是被沙子完全覆蓋著。

「呃…噫……噫…！」南愚開始意識到，那些沙子能讓他身上的火焰熄滅：「點…點解啊！！呀…我嘅火呀！！！！！！」

「一啲常識都冇。」咬住根煙的王達尼，淺淺一笑。

不需一會，原本獄火焚身的南愚，全身都熄滅下來。

那些沙子把他的傷口堵住了，血液起火的能力受到防火沙的阻隔。

「犬京，交俾你。」背包中的沙子都倒盡後，王達尼便淡然地說。

「…好！！」犬京有神的眼睛，亮出了反擊的銳利。

「嗚…呃……嗚嗚…！」南愚驚恐地退後。

犬京拔出短刀，一人一狗衝往南愚，對他撕咬揮斬。

每當刀尖劃破一個傷口，犬京就會踢起地上堆積的沙子往南愚的身上，如此一來傷口的特殊血液就會給堵住。

傷口撒沙。

「啊啊啊啊啊啊──！！！！！」南愚無法招架地退後，臉孔更被犬京快速亂劃了幾刀，留下了比本身恐怖的尊容。

「嘶──！」犬京劃破了南愚縫合過的肚皮傷口。

「嗚…啊啊…！！！」南愚咬緊牙關，痛苦得流出唾液。

「啊！」犬京再抓起一把沙，徒手塞進他的肚皮中。

犬京就算感到灼熱也是暫時，因為防火沙很快就把南愚腹內的火焰弄熄。

「肯死未！」犬京刺了南愚肚皮一連幾十刀，隨後更把毫無反抗能力的他壓在地上：「你話…你係病者？係與眾不同……？！係我眼中……都只係不折不扣嘅怪胎！！」

「嗚嗚啊啊啊啊啊啊！！！！！！」被刺了多刀的南愚，喉嚨忽然抖動。

犬京見他像是有什麼要吐出來，便立即抓起把沙塞進他的口腔中！

「嗚…呃呃呃……嗚…呃呃呃……」南愚只能發出微弱的聲音。

此時，王達尼也捧著幾桶還未用到的防火沙下來了：「仲要唔要！？」

「睇落…」大口地喘氣的犬京，緩緩地說：「佢都已經玩完…。」

「原來咁簡單嘅嘢，就可以攞佢命……」王達尼走近，踏住南愚的頭：「防火沙唔係邊到都有，我哋都叫做執番條命～」

「你…哋…嘎……嗄…即…嗥…將……會…後…後……悔…」南愚奄奄一息地說：「一齊…同歸……於盡…嘿……嘿…嘿……」

「喔～？你仲可以有乜花臣？」王達尼低頭凝視住南愚。

緊接，南愚口腔中的舌頭，在隱約地抖動著。

「佢想點…」王達尼以兩指夾出口中的煙。

「我已經……喺佢把口入面…塞咗防火沙…但如果……要嚟多次，我好樂意咁做…」說畢，犬京又抓起一把沙，並捏住南愚的下鄂，想要把防火沙子灌進他口中。

「唔…！！！」南愚雙目暴瞪，紅根十分明顯。

南愚嘴巴打開的瞬間，一條長長的火焰突然從中噴出，使犬京下意識地回避了一下，南愚再把握機會推開了犬京。

「佢咬斷咗自己條俐……！」剛剛踩住其頭部的王達尼看得一清二楚。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南愚發出有生以來，最撕痛的叫聲！

他徒手伸入自己腹部的傷口中，然後把腸藏等器官瘋狂地拉出，予以自己無限的痛楚之餘，更因如此的激烈感觸，使自己心臟跳得更快，血液提供得更多……

剛才犬京割的那些，就像是南愚大肚皮的脂肪層，同樣會出血，但比起內裡最為重要的內臟器官，出血程度沒樣多。

如今，南愚把自己身體中的重要內臟器官都扯出來了，表示他已如同自己所說的一樣，即將放棄生命，但會選擇同歸於盡。

「嗄喙…！」他甩開王達尼的腳。

王達尼隨即往他後腦開槍，犬京亦上前往他額門深深地刺入一刀！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南愚體內彷似個大熔爐般，極為赤熱。

接著，肚皮更開始逐漸腫脹起來……

酷如一個正在充氣的，氣球。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爆炸！！！！！！！！」口齒不清的南愚，興奮地大喊：「你兩個一齊同我死一死！！！！」

「阻止佢…！！」王達尼馬上舉槍瞄準：「佢到底點先肯死！！！」

「呯！呯！」槍聲。

「打中佢弱點嗰陣！」犬京靈機一閃，說：「佢…佢心臟！心臟係供應全身血液嘅位置！！」

其後，南愚更徒手扯開自己的皮膚，力度之大和忍受痛楚當中的恐怖，是人類難以估及……！即使他身為半個人類，如今的一刻，他都確切地成為了一隻真正的「怪物」。

把自己皮膚撕開了南愚，肌骨全是火焰，猶同血人。

「嗄…！埋唔到佢身……啊！」犬京說。

「呯！」槍聲又起，可惜打不中。

「再…唔……走…嘻…冇…機……會…」南愚肚皮表面持續通紅地脹大著。

「犬京…！！走！我掩護你！」舉槍的王達尼怒喊：「再唔走就會一齊死！」

「你冇我咁傷……你走啊！」犬京沒有走，沒有面目走：「你最有機會…離開呢到……」

「唔好同我玩電視劇嗰套嘢，走……」這一句，王達尼說得黯然，卻又堅決。

兩個人，亦是頭一次認真地互視對方。

眼神之間，有著不能言語的悲哀。

「你哋…邊…個一走……嘻嘻！我會…追佢！！你兩個都…唔洗走……哈哈哈哈！！！！」站在他們旁邊的南愚，哈哈地大笑著：「爆…爆炸之後……我嘅所有…內臟都會…炸成血塊咁周圍飛……你哋…走唔甩！」

此時，Ricky打破沉默：「…汪！！」說也不說就跑過去把南愚的腳咬住，後來更把其充滿火焰的內臟瘋狂咬出。

「啊…！！呀啊啊啊啊！！！！賤畜！！！！！！」南愚受牠所阻，失去了追擊能力。

「係機會…！」王達尼對犬京，說。

「Ricky……」犬京不斷回頭，望著那隻英勇的小狗。

南愚的肚子，如同一觸即發的炸彈。

「唔…得…達尼，嗄……」原本撤離著的犬京，痛定思痛地停下腳步，說：「我講過……我唔會…唔會放棄Ricky，佢死，我都會跟住…！」

「……」

「所以……」犬京緊握拳頭、慢慢後退，咬牙切齒說：「記住我，記住我…！就足夠！！！」

說罷，他折返已經被火灼燒得半死的Ricky那邊，南愚正想起身時，再被犬京壓倒在地上！

「噫…！！嗚啊啊！你…你唔知……我就……快…！爆……！？」南愚驚愕地說。

「一個人死，」被火焰包圍全身的犬京，合上眼睛：「就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南愚全身發光，肚子的脹度到達了臨介點，要裂開爆出了……

=xx-large「呯──！」

血液、內臟、組織橫飛到大堂的牆壁和地板上。

及時避到安全地方的王達尼，精神恍惚地靠牆痛泣……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真男人，只會在一切結束時才流淚。

南愚，北賢，都以自我毀滅的方式死去。

隨著南愚的死去，包圍在大樓外的火牆，都漸漸被北賢造成的大雨所熄滅……

如今，

只餘下樓頂上的白鯨。

九樓。

「點…？前面就係目的地。」白魂周圍顧望：「洗唔洗我直接拎住把刀衝入去……」

「小心啲比較好。」我說。

「佢哋幾個對付嗰兩隻嘢點唔點嫁？」白魂為他們憂心起來。

「…只可以，相信佢哋。」

我跟白魂在九樓走了一陣子，果然如剛才一樣，尋不到入口。

路上尋找到的，只有一具具孩童的死屍。

「咩事，咁多細路死嘅！？佢哋都係病獵……！？」白魂問。

「唔似…而且共通點都係男性。」我留意到。

「咩意思！？最重要係，邊個會做虐殺細路呢種事情！？如果要返去……真係整隊艾寶琳FBI！」

「噓…」我蹲下，凝視他們的屍體。

在死去的某個孩童身上，我果真發現了一張用來出入邊境「生命之牆」的艾寶琳身份證。

「係艾寶琳嘅公民……」我放下身份卡片。

「點解會俾人帶到嚟呢到死…！？」白魂極是疑惑。

「病翼。每隔一個週期，病翼就會進攻艾寶琳一次，佢哋有集體意識咁捉走嗰到嘅細路……」我開始意識到，這背後恐怕是一場預謀。

「捉佢哋有咩用！？又唔似係食！」白魂檢視過，屍體上沒有明顯的傷痕。

只有，若隱若現的紅點。

「可能係……」我說出自己推測：「想感染佢哋變成病童。」

「病童？！」

「因為得細路…先會俾病翼捉嚟病者之都，其餘大人都會一律當場掟死。」我說下去：「而男性可以轉化為病童嘅機率……聽奎斯講過，好似得０·６０％。」

「所以，仲有女童？」白魂戚起眉膛。

「有。」

「咁都幾難搞……」白魂望著手中的刀劍，說：「殺細路好似會有報應？」

「我只係知，唔殺佢嘅報應會係死。」其實可以反過來說。

「咁啲病翼捉咁多病童返嚟做乜……」白魂真是十萬個為什麼：「同埋點搵出路啊！呢到話大唔大，話細唔細，我哋仲可能一直鬼打牆緊！」

「查下咪知…」地上有一條條被拖行過的血痕。

「查嘢交俾你啦！」白魂露出難色：「一用到腦，我就好頭癢！」

「見唔見到。」我問。

「見what啊！！？」白魂問。

「地上有乾咗嘅一道道血跡，係一直沿住堆男孩嘅死屍。」

「重點！please！」為什麼白魂的英文連珠炮發。

「即係，沿住血路行或者搵到答案。」

「哦！即係跟住啲血跡行，就可以搵到棄屍嘅人！」白魂目光銳不可當。

「嗯。」

「你唔好答得咁死板啦！」白魂突然拍拍我的背，說：「講嘢要俾多啲感情！說話嘅句子都要多啲感嘆嘅語式，咁樣先有血有肉嘅人啊嘛！」

「…有啲嘢，」我愣視住地板，說：「唔好投放太多…感情落去，比較好。」

從以前，到現在的經歷，都彷彿告訴我一個……

鐵一般的道理。

「我就唔明啦，哈哈哈哈，應該好好享受下喜怒哀樂帶俾你嘅感覺。」白魂說。

「…」

每個人，都害怕離別。

但它所帶來的傷痛，都取決於你投放過多少的情感。

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正確…

不過……對妳們來說，將你們的傷害減到最低，也是我應有的責任。

我們追蹤住地上的血跡，在九樓左穿右插了好一會兒，因為大樓上層遭受過破壞般，斷裂一半的石柱、粉碎於地上的瓦塊、倒塌的天花板、生鏽外露的電線管，還有混亂非常的雜物，都成為前進的障礙。

無異地，這裡曾經發生過一場大戰。

「喂…小心。」我拉住白魂的手臂。

「唔！？」

「你前面有個大窿。」

「哇……係喎，想拎人命咩！」白魂對住那窟窿大罵。

「地陷…」

「唯有跳過去喇…」白魂面容開始緊張，汗水都再次冒出了：「嗄，真係估唔到，咁快又要搵命搏！」

在白魂內心掙扎要跳過去之前，老早發現剛才的路有塊長形木板的我，已經把木板移動到窟窿前並搭上，連接住兩端。

「呃……」白魂愣視住那塊木板。

「搵命搏之前，諗下其他方法嘛。」面對魯莽的白魂，我只能淡淡一笑。

「醒喎！」白魂舉起大姆指。

待我們經過木板後，就開始聽到病者的呼叫聲……

「嗦…嗦嗦嗦…！嗦嗦嗦…」

「係病翼…」我瞬間就分辨出：「佢哋應該仲有好多同伴……」

果然，追蹤到血跡的最後……是一群病翼的巢穴。

那個巢穴，也可以說成病窩。

一些人體殘肢，會被用作為搭建鳥巢模樣的地方。

「三隻、四隻、五隻…六、七隻，」白魂正在盤算著：「數量都幾多下。」

203

病翼的巢穴位於九樓邊沿的一條外露彎曲的鋼鐵上，它原本為政府大樓基建中的鋼鐵，但似乎混凝土一經破裂後，加上火燒而造成如今的彎曲狀，向外伸出。

也成為了，一群病翼聚居的地點。

它們滑翔前，都會以鋼鐵向外的終端作為起飛點。

「要搞班病翼都難……行上條鋼鐵到保持唔到平衡，條命就係咁先。」以我觀察，無視它們為妙。

「咁走吧。」白魂點頭。

我選擇無視病翼，繼續前進。

沿路上，我們又看到一堆堆的小孩屍體，全部皆為男孩子。

「唉……真係陰公。」白魂見到小孩遭到殺害的畫面，不禁搖頭。

正當我們想要掠過屍堆時，灰石的地板上驀地傳來不明的聲響……

「咔…咔咔……咔…」像是碎裂的聲音。

「咩…事啊！？」白魂驚險地問。

我把視線放到聲音來源的地面上，駭見幾條往四方八面伸廷出去的裂隙，正從屍堆的中心不斷擴散著。

「地陷……」我只想得出的唯一解釋。

「咁…點做啊！！？」白魂驚問。

「行啦！仲企！」我喊。

然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前面躍過去。

「咔…咔咔咔……咔…！砰──！！！！！！！」那塊放滿男孩屍堆的地板，崩陷了。

「呼…差啲……」我往旁一望，竟然發現白魂不在這邊：「白魂…！！？」

我猛地回頭，往那凹陷了的大洞望落去，只見一片塵埃飛揚，混雜下層燒得正旺的火焰在瀰漫著。

「喺到啊！！」白魂大洞的另一端，對我喊。

「你點解……會行番去後面？」雖然原因應該有點蠢，但人沒事就好。

「地裂啊嘛，咪向番後面行囉！」

「你應該行埋佢！」我稍稍打量了窟窿的長度，又黯然地想了想：「你就咁跳應該過唔到嚟…你等我一陣。」

「我移啱啱塊木板嚟咪得囉！」白魂說。

「…」我停了一停，繼續行：「我信唔過你。」

「信我一次喇～！」白魂拍拍胸口。

「好，就信你一次。」找回那塊木板，我想是最好的辦法了。

出乎意料地，白魂很快就把木板帶來，並通過崩塌的大洞。

在障礙重重的地方，時間總覺得特別慢，路也特別長。

但經過九曲十三彎，我們總算到達九樓的盡頭。

是一道門，被鎖上了的大鐵門。

從外觀上看來，這道鐵門是後來建造的。

因為它的風格，根本跟大樓本身格格不入。

「哇…道門洗唔洗大到咁，驚死我哋入去咩！」白魂往鐵門踢了踢。

「咁因為…」我愣了愣，說：「我哋真係要入。」

「點搞啊！？鋸又冇、炸彈又冇。」

「但佢有個鎖匙口，俾人解鎖。」

「我哋有鎖匙咩！！？敲門就肯定冇人會開門俾我哋。」

「……」正當我苦思期間，留意到鐵門旁邊有個靠牆死去的男人：「睇落…佢已經死咗半年以上。」

「呢個男人睇落唔似細路？佢都係俾病翼捉嚟？死之前仲攬實本日記。」白魂說。

「日記……」我走過去，蹲下把日記拿出：「佢到底係邊個…」

接下來，我開始翻開他死前都抱緊住的日記……

「第一頁內容：

２月３日：公會成員開始殘舊的武器，有必要更換一下。待會…下午就出發到松木村，找個一流的木匠，去訂購一批精良的新武器吧！

２月１４日：今天派了兩小隊的人，到倖存區趕走病者平權組織，成效甚佳。

２月１７日：下雨天，特別想吃煎蛋呢。

２月２８日：公會明天將會進行病獵升級試，作為主考官之一，很期待大家的表現。另外……二月好像沒有二十九號，直接進入三月？明天得小心點。

２月２９日：今天奎斯的表現不錯呢，他平日就是個勤奮的小子。偉托、肥寶、梁振中都僅僅通過試煉，他們三人要多加特訓，要成為出色的病獵並不是一天的事，還有賴桑在使用陷阱方面似乎有點天份。雖然又是平淡的一天，但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以上，二月的日誌。

「病獵公會」副會長──Nosyag」

「副會長…？」我凝視著日記的右下角。

「唔通呢條友……」白魂疑惑非常：「係「病獵公會」嘅副會！？」

「但佢死喺到，都幾出奇。」我繼續翻著後面的頁數，說：「因為除咗賴桑同奎斯之外，當年「病獵公會」……就冇人倖存。」

往後的頁數，大多都是記錄一天「病獵公會」發生過的重要事情。

約莫數五十多頁之後，重點開始來了。

當日出發去寶康公園的事情，他都大概地寫了出來。

「中計了…我們受到病者的大規模埋伏，但大家都視死如歸，要一起戰鬥到成為亡魂為止，大家長時間的默契及志氣，無可取代。但深知公會必定遭到全滅的白鯨，刻意吩咐我要躲起來，不能由任公會滅亡，即使我多番拒絕，白鯨都心意已決，真摯地懇求著我，於是我在眾人的掩護下逃離了戰鬥的區域。

雨下不停。悲痛地目睹逐個逐個成員死去的我，在戰事完結後，只能無力地痛哭。其中，他們更把白鯨帶走，回去那個病者之都。」

「就咁睇字…都覺得慘烈……」白魂牙齒有點酸。

下一頁，那個副會長有持續地記錄著，之後日子的事情。

「在那之前，我聽到男病童、一名坐著輪椅的病腦、兩個控電和火的男人，還有一個披住雨衣，身體隱約地閃爍紅光的男人。那穿著雨衣的男人，告訴另外的人，要把病鯨帶到「病者之都」的政府大樓進行改造，之後讓男病童和病腦繼續組織勢力，對人類作出攻勢。

原諒我，無辦法拋棄會長而去，也無法對死去的會員進行很好的安葬。急切的我，用自己的鮮血在一塊鐵皮上，畫寫出坑口政府大樓的地圖和該道路的街號，然後將原本前來收屍的一隻竊屍賊殺死，再分別把血液注入到死去的會員身上，讓他們以另一種方式及竊屍賊建築病窩的特性，把這個秘密好好地收藏起來，假若他日奎斯和賴桑經過發現，便會知曉一切的真相。

在把白鯨成功營救之前，苟且偷安的我都沒有面目回去艾寶琳，並如白鯨所說接手營運「病獵公會」，這份希望我無法繼承下去。」

「條友……之後單拖入「病者之都」！！？」白魂愕然地說。

「係…之後嗰幾個月嘅頁數，都係佢喺「病者之都」生存同調查嘅記錄。」我說。

「最後點……」白魂低頭，望往死在此地的他：「點解…佢最後會……」

「睇緊…」

我直接把日記翻到最後一頁：

「我一直嘗試進入大樓最高一層，試圖接觸該處，可惜都無功而返，因為有道５６５公分寬、６５０公分長的鐵門把入口鎖住，為此我特地去到早前坑口村發現的一家配鎖店中，利用入面的工具去製造附近門孔的鎖匙，經多次的製造和失敗，第６４次終於成功。

可是，在門鎖被打開的瞬間……我似乎觸動了在九樓沿旁居住的病翼，它們來勢洶洶地飛來對我進行攻擊。同時，我似乎……被一些幻覺影響到腦部，在這些因素下，在「病者之都」生存接近數個月的我，終於不小心被一隻病翼抓傷了。

感染成為病者，也只是早晚的事，插到一半扭開了的鎖匙，更被它們強行弄斷帶走，回到自己的巢穴中。我很後悔，沒有一早處理他們，而是選擇無視。如今，開動鐵門的鎖匙，斷了的一半我放在口袋中，而另一半則被病翼帶走到巢穴，我很清楚它們……喜歡把這些從人類身上得來的戰利品，當做巢穴的一部份。

視線……也開模糊，記錄差不多…完畢。

我隱約聽到……

十樓中，是一片美妙、幸福的歌海。

讓我…帶著，安詳……離去。」

「呢個人……佢差一步，就入到去。」我望著腳邊，那具腐爛的屍體。

「可惜…佢一早返艾寶琳咪得！」白魂無奈地說。

「我諗佢……都冇咁嘅面目返去，喺救返白鯨之前。」

一個帶住戰死心態的同伴，被吩咐要留下來活著。

那種滿腔鬱憤，文字是達不出…

這些冰冷的字，只是他用來記錄下來的工具。

當中痛苦不堪的心情，常人肯定難以理解……有多麼的悲痛。

我伸手進去他有點損爛的袋口中，果真摸到一條近似鎖匙的物體：「真係有……」

「但係得一半喎！」白魂說。

「另一半喺病翼嘅巢穴。」我轉身。

「要返去打？！」

我點頭。

「好好好！樂意奉陪！！」

折返的路上，我更叫白魂一起注視地面，這裡樓原本為辦公室，應該有萬能膠之類的物件。

「搵到！AA膠！」想不到，白魂幸運值挺高的。

「諗到點處理班病翼未？」我順便問。

「我得把刀，你得把遮，可以玩咩花臣？」

「或者，引開佢哋注意係個好方法，另外一個人行去佢哋個巢穴到拎鎖匙，係個好方法。」

「我一定唔做拎鎖匙嗰個啊！條鋼柱得兩隻腳嘅身位，又落緊雨，好易滑腳！」

我揚起嘴角：「我正正係咁諗，對付病者呢啲功夫，你似乎拿手啲。」

「咁啱啦，我哋兩個一拍即合！你想我點引走佢哋！？」

「唔……用你自己方法，叫又好…斬下附近啲嘢又好，隨便你。」我盯緊白魂，說：「唔好無啦啦死咗就得。」

「咁你放心！我喺艾寶琳同不良人入面，都係劍術最好嘅人，公認嫁喇！」

「嗦…！嗦嗦…嘎！嘎！……嗄！」

在白魂苦思戰術期間，我找了個位置，好好觀察了病翼的巢穴一番。只要用心一點，去打量那個用人體殘肢和鐵線強行連繫組合起來的鳥巢外貌。

不難發現，這條向外彎曲伸出的大鋼鐵上面的鳥巢，擺放住多件從人類手上得來的戰利品，而其中，一隻豎立擺放的斷掌上，緊握住一把類似鎖匙的物體……

「睇嚟係嗰把嘢…！」我鎖定目標了。

另一方面，不斷耍刀揮空的白魂，也準備好：「鳥嘴兄，你得未。」

「你可以開始。」我先躲到一旁，讓白魂把病翼引走出巢穴。

「喂！！！我叫白魂呀！！！！！」白魂跑到病翼們面前，如此地大叫著。

「嗦嗦嗦！嘐嘐吵…！！喙啊啊嘎啊──！！！！」病翼受到大驚一樣，激動地大叫：「嗄！嗦嘎嘎嘎！！！」

接著，白魂向後跑走，成功把病翼們通通引走。

我亦事不宜遲，馬上踏到那條外露的鋼鐵上。

「沙啦沙啦沙啦──」雨水下過不停，希望我不會因此滑倒摔死。

「外面道火牆…已經消失咗。」同時，我在小步小步向前時發現。

「颼颼──！」

風勢伴隨雨下而增強，這種威力我確信至少有三號以上的風球了。

「啊…」小心翼翼的我，花了極度專注的心神，前往到病翼的窩巢了。

我跨過它們製造出來的窩巢，踏上那些毫無活力的軀干上，把那一隻斷掌上捉緊的鎖匙拿走。

「搞掂……係斷咗嘅另一半。」鎖匙的模樣，跟我另一條拿到的正確。

正當我打算轉身折反時，合好一隻剛剛回來：「嗦…！！嘎嗄嗄！！！」它留意到我的入侵，並對我瘋狂嘶叫著。

我也想快步加前，及早回到那安全的大樓中，但是在這條隨時跌死的鋼鐵上，不由得我雙腳主導，腦

部會釋放訊號給我認知，這是危險的選擇。

「嗥…嘿！！」那隻病翼作出一次俯衝。

「呼！」我感覺，被它從背後抓住了。

雙腳忽離地面的我，馬上舉起傘子向上戳擊：「嗄…」

可病翼對攻擊毫不理會，眼見距離大樓只有幾兩步距離的我，即時用雨傘的柄勾把內牆外露的鐵架勾住！

病翼更不顧一切地，想把我拉走。

最終，在我死命捉緊雨傘的情況下，成功扳回一命，落回那條鋼鐵上。

「呼……」我第一件事，是撲進大樓中。

「轟隆──！」雷暴的閃爍下，病翼展翼的影子打落到地上。

「嘎…嘿啊啊啊啊！！！！」病翼向我衝來，使出正常的揮爪攻擊。

執傘的我，把傘子對準它出爪的膊位，以垂直方式打過去。在它揮爪的瞬間，再彎身避開利爪的撕抓，然後繞到其背後，再出手捉住傘子的另一端，把它的膊頭套住。

「咔！」最後，用力一扯。

「嗥嗥嗥！！！」它痛苦地大叫。

「呼──」被我套住手臂的它，給我推到牆壁那邊。

「啊啊啊啊啊啊啊！！！！！」它將出尖利的牙齒吼叫著。

我趁這個機會，用雨傘往它喉嚨深處戳去！

「咔…咔──！」它全身抖動了數下，不斷掙扎著。

可是在貼牆的情況下，它毫無脫身的機會。

「嗄…！嗄……嘎！嗄…嗄…嗚……」最後，被我貫穿喉骨了。

它彷彿失去氧氣般，慢慢地垂下身軀，直至最後才把它移動到破洞那邊，將它推落街外。

完成任務後，我快速趕到白魂的那裡，那邊我只能用刀光劍影來形容。

白魂一人獨力對抗著七隻病翼，每一隻病翼都難以接近他，因為稍為靠近那刀劍，都會惹來流血之禍。

「白魂，我嗰邊搞掂！」我在一旁，說。

「得！俾少少時間我！！」白魂突然跑走，原本四方八面地攻擊著的病翼，亦都緊隨追上。

直至進入一條直路中，白魂突然停了下來，舉刀、轉身：「呢條直路左右兩邊都係牆……睇你哋啲飛走！」

病翼面對凌厲轉身的白魂，一時間也被他的氣勢所嚇到一樣，全部怔停下來。

「啊！！！！！！！！！」白魂仰天長叫，向首一隻病翼揮斬。

「嘶──！」刀刃劃過它的胸膛，分成兩半。

「嘿呀呀！！…嗚嗥嗥……」病翼驚恐地死去。

白魂目光很快鎖定到第二隻病翼身上，腳掌向前一踏，便是一刀，揮落在它的頸項上。

「嗚啊啊！！！嗎嗎嗥嘎嘎～！！嗚嗚……」

繼而，白魂向後續的幾隻病翼，都施以同樣的斬擊，刀法奇快。

是不破尚那一種……

單純的破壞力，

絕對的武力。

在這種恐怖的修羅面前，任何耍聰明的技倆，都變得渺小而笨拙。

後續的病翼，馬上飛起打算遠離地面。

「啊！！！！」白魂踏前一步，跳起並捉住其腿。

「嗥…！！？」那一隻病翼大驚，在半空掙扎。

這一層樓底高，從最高摔到地板上也不是說笑。

被白魂捉緊腿部的病翼，原本打算滑翔到牆壁，讓他重重給撞。料不知，白魂咬住了刀劍，兩手一攀就爬到它的背上，準備舉刀斬首。

「嘎嘎，嘿咆咆！！」另一隻病翼飛起支援，飛到同伴背部對白魂揮抓。

「啊嗄…！！」騎著病翼的白魂，捉住它的雙膊用力一扭。

「嗥嗥嗥～～～～！！」病翼隨即於空中轉身，吃了同伴一記的揮抓。

接著，白魂再取刀揮斬那一隻病翼，才刺死自己正騎著的那一隻！

「嘶──」它們的血液，就在上空濺灑落地。

所有的事情，只在幾秒間發生。

「呯──」白魂提刀落回地面，兩隻於空中受砍的病翼失控地跌落。

前面死了數隻病翼後，後方餘下的三隻都亮出了利爪，一掌打在白魂的劍刃上！

「鏗」的一聲，白魂把刀橫舉，同時承受住三隻病翼的力量。

「啊！！」他又再吼叫一次，蓄力推開。

「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繼然，對前方狂刀亂斬。

我心裡，無形中對白魂產生了敬意。

在他的目光中，有如同刀一般銳利的神緒。

「嗥…嗚嗚……！嗥…」最後一隻病翼，打算飛出大樓外。

在它即將要飛出之際，我伸出雨傘以柄勾拉住其頸項，並把它強行地拉回過來。

「嗄…」我望向白魂。

會意的他，靈活地轉動手上的刀劍……向前突刺揮斬！

病翼的頭顱被瞬間奪下。

「噠…」其頭部，甩落到地上。

「…我覺得啲人，」我把那隻病翼的頭顱踢落大樓外：「嗄…太睇小你。」

「呼…！終於有啲實物斬下，把刀都染番啲血，咁先係真正嘅我！」白魂滿意地，凝視住鮮血淋漓的刀刃。

「你壓抑咗好耐？」

「成半年都差唔多有！」白魂又空揮幾下，說：「邊似得不良人嗰陣咁，日日有架打。」

「係……」每次想起不良人，我都會想起那個忤逆上天的男人。

「突然有啲懷念佢哋，哈哈哈哈。」白魂搖搖頭。

「仲有力氣啊嘛？之後……就係開門。」

「好！！！」白魂揚起嘴角，說：「之後我都會見神殺神，見佛殺佛！」

我們兩人的最終章，要如同這敞鐵門一樣，即將被解鎖了。

「咔…」用萬能膠把鎖匙黏合好的我，將它插到門穴內、扭動。

「咔！」清脆一聲。

我和白魂二人攜手用力，將沉厚的鐵門推開。

「咕嚕咕嚕……」不少砂石，在門隙中流落。

=x-large「砰──」

門，給打開了。

伴隨我們而來的畫面是……

「病獵公會」的聖堂。

「依…到…」我愣然了，相信白魂也跟我一樣。

「阿斯同阿桑住嘅嗰個聖堂！！？」白魂也大驚：「嘅外面！！？」

沒有錯，在我們面前的，是進入聖堂前那條繁長的石梯。

「你都見到？係入去病獵公會之前嘅石梯……」我問白魂。

「係！我都見到！」白魂先踏出一步向前。

「如果我同你見到嘅嘢一樣…即係代表，唔係病童嘅影響……」我進入門內，開始踏著樓梯前進：「但依到，係點做得出同嗰到一模一樣嘅地方……」

我們走完長石梯後，就要推開聖堂的大門了，連門的設計外貌都是相同，這一點使我十分驚訝。

「呯──」最後的門，也被推開了。

相信，這裡就是政府綜合大樓最高，亦都是最後的十樓。

門後迎來我們的，是一群人。

一群，似曾相識的人。

沒有猜錯……

就連聖堂內部的建築設計，也是倒模一樣的！那灰白貼牆十字架、以蠟燭亮光的吊燈、受過打蠟的柚木地板……

一切一切，也是相同的。

而我說那群似曾相識的人，則是以前在寶康公園竊屍賊的病窩中，那張「病獵公會」的合照中看見過。

他們，全都是「病獵公會」的標準成員──病獵。

約莫二十人左右的他們，全部站在聖堂的兩側，以黯淡的目光凝視著我們。

「佢哋應該變咗竊屍賊先係……點會喺到。」從這刻開始，我了解到，我們可能遇上了被幻覺更危險的事物：「白魂…左側第六個人，佢係咩髮型。」

「曲短髮，綠色外套！？」白魂望向跟我一樣的方向。

「……」我看到的，跟他描述的一樣。

病童的幻覺影響別人腦部時，只能產生對方潛意識中的畫面，如今……我和白魂看到卻是相同的畫面。

除非真，否則已經是入侵意識的地步…

因為，對方讓我們能看到……

自己製造出來的畫面了。

「明明都係同一個地方……但係，就係有住一股好強大嘅壓迫感喺前面咁。」白魂吞一吞喉，持刀戒備。

我盯住正前方：「白鯨…就喺前面？」讓人感到不安的聖堂。

「我都唔知！」白魂謹慎地說：「不過隔離班友……眼神好唔托我哋就真。」

「要我信呢堆狗屎……」我望住周圍的人和物，說：「不如信自己個腦仲好。」

接著，我直接從聖堂中間的路走過去前方。

我們損失了一切……

就是為了到來這裡。

在我走到半路之際，聖堂兩側的「病獵」倏地一同取出了武器。

我立即停了下來：「…」自然得悉，這是警告的表示。

「鳥嘴兄……」白魂跟到我背後：「睇嚟佢哋唔係咁歡迎我哋！」

「雖然唔知佢哋係點構成……」我提傘，望向周圍：「不過，都得番呢個辦法…」

要是對方懂得對話，早就出聲了。

「但係兩個人……打二十個，條數點都計唔埋。」白魂說。

「咁…你應該入過聖堂嘅後堂？」我低聲，問：「即係，白鯨間房出面。」

「入過～！喺你哋傾緊計劃嗰陣，喺嗰到訓咗幾日添！」白魂無恥地淺笑著。

「好，咁衝入去。」

「咁突然！！？」

「係…跑！」我喊。

我們兩個沒有迎戰，而是跑入到後堂，白鯨房間的外面。

那二十多名的「病獵」見狀，馬上緊隨我們！

捷足先登的我們，還是成功跑到後堂那處。

本來想著如何開門的我，入到後堂整個就真的愣住了……

內心、全身也激動得、抖顫得，動不了。

跟我一樣在後堂的白魂，凝視住眼前的男人：「呢個人係……」背負著鯨牙大劍，沉默地坐守在自己房間前的男人。

「白鯨。」我答。

其身上的白袍，及往後梳的飄逸灰長髮……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直閉目不語的他，似乎意會到我們的前來，而緩緩地站起。

白鯨以一對明潔的目光，把視線投射到我們身上。

此時，那二十多名的「病獵」也趕來了。

「Wo……！估唔到啊，最係會係人類打人類！！」白魂高聲喧嘩。

「白魂…你仲未知？」

「吓！？」

「佢哋…都唔係人類。」

「咁會係咩啊……」白魂問。

在我試圖把答案說出之前，那些本應死去的「病獵」，都不約而同地向我們進攻！

「鏗──鐙！！！」我和白魂馬上轉身，舉起武器格擋。

彷彿數十把利器一起壓在我們身上，使就算格住攻擊的我們都急速退後。

「啊……！！！！！」白魂咬牙切齒地叫著：「頂唔頂得住呀！！！？」

「唔得，頂唔住…！」我們快被迫到牆壁後。

「向外走！」說畢，白魂放棄格擋，側身往一旁閃開。

我也學著他做，卸去了眾人的攻擊。

之後，二十多人的「病獵」分成一半，分別向我和白魂施襲。

他們沒有再一湧而上，但每個前來都會舉起武器向我們揮下，我都只得見一個，擋一個。

先有一名「病獵」舉斧向我，打算往我腰間砍下！我及時出傘，打落他手上的斧頭。

下一秒，另一名持雙刀的已經快速地向我身上狂刺，我來得及退後還是受了幾分薄傷，流了一點的血。

為了應付他，我橫傘揮向「病獵」的上半身，他下意識地彎低身子避開的剎那，我再瞬間出腳踢其下半身。

204

另一邊，白魂以刀劍將前來者一一斬退，他實力比我高出不少，相對於我可以更有效地應付眾多的「病獵」。

「嚟極都仲有！！」面對眾多的敵人，白魂也感到十分吃力：「點頂啊……！佢哋根本就唔怕刀傷咁！」

「噹啷──嘶鎗鎗──！鏗鏘──！！！」刀劍與源源不絕的武器相交，就算「病獵」給白魂斬傷了，依然沒事地繼續。

面對這種局面，我和白魂都處於無可抵抗的劣勢。

沒有任何的奇計……

沒有任何的援軍…

沒有任何的，轉機。

「咻嘶──！！！」在圍攻之下，我終於給人刺了一刀。

而白魂……

兩膝也似乎中了一箭。

繼而，兩臂被人用力一拉，兩把短刀齊齊刺入到我的肩膊上！

「嗄…啊…！！」我喉頭一甜，一口鮮血吐出在地：「嗄…嗄……」

「嘶──嘶嘶！！」持開山刀的，更往我胸膛上亂砍數刀。

「啊呀！！！！！！！」彷如撕肺的痛楚，於我身中不斷徘徊。

「鳥嘴兄！！！！」白魂向我怒喊。

「咻！咻咻咻咻──！咻！」下一瞬間，白魂的手臂、大腿、胃腹、膊骼已經連中數箭。

「啊啊啊啊！！！！」白魂他咬牙忍痛，依然負傷站穩：「你班賤人！！！」

幾名比較強壯的「病獵」，把白魂強行壓到地上，然後捉緊住他的手，不讓他移開。

接下來，一把巨錘打在白魂的手掌上：「砰！」

「格啪！」骨頭碎裂的聲音。

「啊！！！！！！！！！」

=x-large「砰──」

=xx-large「砰──！」

頭一、兩次，白魂還能握緊自己的刀劍，但往後的數下錘擊，已經迫使白魂放開手中的刀……

「嘶──」同時間，我亦渾身刀傷。

「嗄…！咳…啊……嗄…啊…」血液在我嘴角不停地流出。

「病獵」對我們折磨沒有休止……

「啊……」白魂緊繃的目光，凝視住自己的刀。

全身，都彷彿血流不致一樣、冰冷異常…

「嗄……」捱了數十多刀的我，意識開始急速模糊……

絕望。

一片的絕望。

在我幾乎合上眼睛後，我入到一場虛夢之中。

那裡地潔人靈，風景依然。

是大本營的天台。

我以前，經常…在這裡看風景。

「我交托俾你嘅希望，有冇熄滅到？」

背後傳來一把，相熟、溫暖的聲音。

「…」我恍忽地轉身，認出聲音的主人：「老賢…。」

「都已經……」老賢安慰地走到欄杆前，凝望萬里無雲的天空：「過咗好一段時間。」

「嗯…的確係。」我也走到欄杆前，靠著它。

這裡，是天堂嗎？

「大本營好好……變得好好，有少佐帶住。」我說。

「咁你呢？」老賢皺紋的臉上，掛著慈祥的微笑：「M。」

「我？」

「你總係，收藏自己內心嘅情感，你到底錯過咗幾多……」老賢轉身向我，說：「可以同人真誠相對嘅時光？」

「…多，好多。」我落寂地低頭：「直到死前…都係。」

「你唔相信人性？」

「我唔想…自己嘅結束……會係令人充滿遺憾同哀哭。」我抬頭，望向那蔚藍的天空：「…你明？」

「所以時間一到，」白髮蒼蒼的老賢，問：「你就會死？」

「冇任何人想死…冇任何人想…！」我黯然地合上眼睛，這片藍色的天空似乎並不屬於我：「只係……有好多事…都唔到我控制…。」

「M，我好榮幸，亦都好幸運。」老賢的真摯的語氣中，同時包含住感激的歉意：「你第一次選擇嘅係大本營。」

「所謂嘅命運……」我續說下去：「我哋根本控制唔到。」

「但你可以去選擇，做一個點嘅人。」

「有得我揀？」我苦笑。

「當初你成為Dr.D助手嘅時候，最後選擇站喺我個邊。」老賢沉穩且仁慈的氣息，世上應該找不到第二個：「係點解？」

「你雖然係個……唔太識計算利益，但又識將我利用到盡嘅老頭。」我深一深呼吸，望向老賢：「但係…喺你身上，我搵到「希望」。一個，可以令世界改變嘅希望。」

「特別依個混亂無章嘅時代？」老賢帶住微淡而溫柔的淺笑。

「喺之後，我見過太多嘅黑暗同悲傷……」我落寂地，淡淡說著：「我唔想，依種事情最後都喺我身上發生。」

「你已經比我走咗更遠嘅路。」老賢對我投以確信的眼神：「之後嘅路，你可以比我睇得更清楚。」

「始終，都係模糊一片……」

況且，

似乎，再也看不見了。

「希望真正帶嚟嘅，係溫暖。」老賢祥和地微笑：「令人心溫暖。」

「大本營……總係，充滿溫暖。」我說。

老師學生們的笑聲、搜索隊為倖存區的努力、工坊的熱鬧、醫療室的冷靜、廣場上懶散的居民，各種的場景，都一一浮現到我腦海裡。

「呢個，就係你守護大本營嘅原因。」老賢續說：「守護一個，可以令你心中溫暖嘅地方。」

「但，我仲有機會…？」老賢深邃的目光中，帶著溫和的暖流。

老賢沒有回答，只向我報以一個溫柔的微笑就離開。

整場虛夢，也逐漸消失，把我帶回那冷冰的現實中。

再次回到，血液滲滿一地的現實世界。

我很驚訝，身中多刀的自己居然還帶有意識。

而一旁的白魂，早已失去生命般，躺死在地上。

一個奇怪的思維，忽然流入我腦中。

「如果…要阻止我地……」我凝望地上的血液，裡面反射的自己：「點解…唔直接……殺咗我哋，要慢慢折磨…點解…」

「…」守在房門前的白鯨，往我望去。

我緊握拳頭：「大本營……」我感覺到，瞳孔開始收縮。

瞳孔收縮之後，視覺更開始激烈地震盪……

原本我流下的一大攤血液，逐漸收縮減少至消失。

然後，我開始如老賢所說，看得更清。

周遭的場景、人物開始崩離、瓦解、幻化，變回現實一切的原形。

「全部……都係幻覺？」我摸一摸胸口，就連傷口也在自動縫合著。

「病獵」沒有將我們一擊斃命，而是慢慢折磨的原因也許是……

一切皆為幻覺能力製造出來，但要直接使人死亡，是無法的。

因此一步一步地注入著痛苦的幻覺，讓心臟和大腦的認知開始衰弱，繼而步向「死亡」。

在場景的分離瓦解後，真正的現實迎向了我。

所謂的「病獵」，都只不過是一群圍住我們哼歌及哀哭來施放幻覺的病童。

而聖堂的場景，都變回政府綜合大樓十樓該有的原貌，是空曠且荒廢的樓層。

最後，白鯨……竟然是一頭怪物！

「…」我下意識地向後幾步。

「…」但他依然穿著白色長袍及背著鯨牙大劍。

我先暴力地把身邊的病童打走，不懂進行實際攻擊的它們，很快就被我趕走。

然後，我再去白魂那邊，打走他那邊的病童。

「白魂…白魂！」任我怎樣拉動，他都沒有意識似的。

我特別留意到，他在幻境給人打碎那隻手掌，在現實是毫無損傷。

白鯨望向我，從背上拔出了應該極重的鯨牙大劍。

他的頭部如同病者一樣，五觀早已受到扭曲、身上更帶住紅點，有些類似泡疹的東西生在身體上，就是一張生人勿近的樣子。

全身八成幾乎都給「病化」了。

而且，正一步一步過來。

「白魂…白魂！！！」我猛烈地試圖搖醒他：「艾匡啊！」

「喺邊到……」白魂發出微弱的聲音，緩緩地張開眼皮：「我係…咪…死咗……」

「你仲喺到…」

「點解……「病獵」走…哂…」

「拎起把刀，一切都係假！」

「但係…我仲見到……係聖堂嘅場景…」

「睇嚟係意識入侵……」我抬頭，望向步步迫來的白鯨：「你嘅能力…」

即是說，就算認知自身的處景，認知自身是受到幻覺所擾也無法抹走。

但為什麼……

我卻看得到？

不管了，眼前的白鯨似乎把我們當做敵人了。

我先提傘上前，往白鯨身上連刺幾番，可他只需把大劍壓前，就完全擋住我的攻擊。後續的我，再接連使出傘術，可是白鯨只需揮砍一刀，空氣就近乎要拂風一樣，單是我的力量完全無法傷到他。

「白魂……你可唔可以起到身？！！」我轉頭，問。

「可以…勉強可以……」白魂咬住牙站起，那隻在幻境中被錘碎的手在震顫著。

「拎起把刀劍…」我走過去把刀劍拿起，交給他：「我嘅話…」

「唔得…我隻右手已經……」白魂痛苦地說。

「沙咔咔咔砰──！」說時遲，那時快，白鯨已經拖住鯨牙大劍衝刺過來！

「呯！」我下意識地，以傘格擋。

公仔贈我的這把傘子，出奇地堅固，硬生生接下白鯨大劍的一擊了。

「拎起把劍…！快！！」我喊道。

「我隻右手廢咗……！」白魂痛心疾首地說。

「你…有……左…手！」力量不足的我，幾乎要勉強吐出這幾隻字。

「咳…係喎……」白魂恍然大悟般，立即用左手拾起刀劍，繼而快捷地往白鯨身上一砍！

「嘶…！」

傷到他了，血液與白色的袍碎一同飛走。

「嗄…」白魂嘆了口氣，以虛弱的身軀面對白鯨：「雖然…隻右手廢咗…不過，唔好睇小我，左手嘅實力…！」

「好高興你返嚟。」我說。

「多謝你……」白魂淡淡一笑：「叫醒我。」

「有冇信心……」我面向眼前的敵人──白鯨。

「左手…點都輸右手少少……不過我哋……同心合力，都可能…夠做！」白魂緊握刀劍，說：「今次…唔會再失去另一隻手。」

「解除…佢嘅意念控制……之後，你隻右手…就會郁得番…」

「明白…！」

白鯨不待慢我們，舉起沉重大劍往我們便是一刺！

「嗄…！」我們二人向往側一避，趁他僵直狀態即順勢反擊。

「鏗──」卻沒想到，白鯨馬上就把大劍收回在面前舉起格擋。

白鯨整把鯨牙大劍的大得足以擋住他全身，可以躲在後面。

格擋成功的白鯨，用劍柄猛烈地向我撞擊，讓我有些暈厥。

繼而，用大劍的刀面，大力地拍打在白魂身上！

這一拍，幾乎讓白魂的七魂全失，整個人飛倒在三米之外……

「啊…！咳…咳…！嗄……」白魂他吐出一大口血。

「……」而有些暈厥的我，則立即後退。

白鯨沒有乘勝追擊，反而把目標放在跌倒的白魂身上，兩腳微微壓下，彷如蓄力一般。

「白魂…！避開啊！！」我向他喊。

聽見了的白魂，馬上攜刀滾地，恰好白鯨正正要握住大劍跳砍過去。

「呯！！！」

及時翻滾的白魂，撿回了一命。

「有咩方法對付佢……嗄…」我望向彷彿無堅不摧、堅如磐石的白鯨。

「有…有一個方法……嗄…嗄…你頭先把遮…！係唔係擋到佢嘅攻擊…！？」白魂認真地問。

「係……」

「所以……你做我嘅盾！」

「你做…劍？」

「只有咁……我先可以無顧慮咁去攻擊，嗄……我把刀劍雖然夠快又銳利，不過相對地…都好脆弱！」白魂喘著喘著地，說下去：「以前…我會避開攻擊……但睇怕今次…就難啲…」

「明白…」

白鯨又再一次向我們施襲，但這次我們真正地並肩作戰。

靠近我們的白鯨先擺好架式再連揮三刀，每一下威力都得驚人，我感覺自己的手部也在震顫著。

但傘子的確固若金湯，面對強劍的攻擊，絲毫要斷裂的徵狀也沒有。

再我接下攻擊後，就立即換白魂作出迅如閃電的快刀斬，可是白鯨也懂得防禦，快如麻的刀痕都落在白鯨的劍面上。

在白魂刀劍快攻停下的剎那，白鯨壓低身子橫揮大劍使出腳踝砍擊，還好我們都反應得及，跳起避開了。

不過白鯨真正的後著，是連接下去的旋轉斬。

即便我用傘子擋去了，力度還是大得讓我彈飛幾米之遠……

「啊…！嗄…」我緩緩地站起，腳膝就有如千斤重。

另一方面，白魂則跟白鯨持續來往著。

面對它，只能以速度制勝。

可是白鯨只需握住大劍自旋一周，便能夠迫使白魂後退。

「其實佢實力同我差唔多…」白魂退到我身邊，說：「但係咁僵持落去……我哋體力…只會用盡，然後輸俾佢…！」

「要速戰速決……？」我問。

「啊…你咁多計……幫手諗諗…！」白魂喘氣不斷：「嗄…嗄……」

忽然，腦海中隱約地有股不明的聲音。

隨後，幾十名病童從大樓一側跑出。

這層荒廢且全空，一點雜物也沒有，因此它們的位子都能看得十分清楚。

205

「沙啦沙啦──！！！」雨勢更大，風也呼呼作響著。

腳稍為飄浮一點，也會被吹走一樣。

「啦…啦啦…喙…啊啦啦～啦啦～啦～」十多名病童，一起哼著歌。

如同大合奏般，曼妙的歌聲在整層徊傳。

「嗄…」白魂按一按眼睛，以為自己眼花：「點解咁多個佢……」

「佢…？！」

「白鯨…周圍都係白鯨……！」白魂望往病童站著的位置。

「…」但在我眼中，都只是一群病童。

大概，白魂還在受白鯨意識的影響。

「佢哋…全部都係……病童嚟。」我跟他交代。

「咁我，點樣分…邊個…嗄…係佢真身……」白魂提出重要的問題。

話未說完，白鯨它們又再發動攻勢！

這次，白鯨彷彿能夠暗中命令它們，讓病童開始接近我倆。

而白魂面對近來的病童，則舉刀揮斬，又持刀格擋。

這些舉動在我眼中，都是對住空氣做出的無意義動作……

病童一旦在他身邊輕快地掠過，白魂就以為是白鯨的進攻，而馬上閃躲。隨之，數十名病童不停地在他身邊圍繞著，白魂就花費更多的耐力去回避。

「白魂…！佢哋只係病童！」我說。真正的白鯨，然而站在原地不動。

「我明啊……！但係…我控制唔到自己！我已經習慣咗實戰…！面對敵人攻擊去避開……已經係我潛意識嘅反應！！」白魂吃力地喊。

「嗄！」我也不管那麼多了，先幫白魂解決掉身邊的病童再算。

起腳一踢、舉傘一敲，兩名病童便雙雙擊退。

其餘的，繼續哼唱之餘更試圖躲開我的追擊。

就算我之後分別把數名病童趕走，甚至扭斷頸骨殺死後，那些病童依然源源不絕地從大樓的四方八面走出……

這一切一切，就像場沒完沒了的惡夢。

「咁落去…佢唔洗出手，我哋都會筋疲力盡或者精神衰弱咁死去……」我盯住遠處一動不動的白鯨。

數量如此龐大的病童……

加上剛才九樓所見的病翼，艾寶琳倖存區受到病翼襲擊的事，恐怕就是白鯨造成的。

它似乎……擁有影響病者行動的能力。

至於為什麼把倖存區的小孩捉來，很明顯地，它是為了製造做出自己龐大的幻境。

所謂的「希望塔」，不過是一個使人絕望的真相！

「啊…！！」突然，白魂狠狠地咬牙：「我隻腳…又俾佢…割到一刀……」

我持續地為白魂掩護，擊退前來的病童：「你冇受傷啊…！唔好諗咁多……」

「白魂…你答我一個重要嘅問題……」殺害兒童的罪惡感，都幾乎在此戰中麻目了。

「咩啊！！」

「你見到佢哋嘅攻擊…模式……係點…！？」

「好…好有規律…！！」白魂又毫無意義地翻滾回避：「每一招…每一式，佢哋都識自動補位…補刀…嗄……！總之…佢哋思想好似一致咁……！」

如果…

病童的能力是把對方潛意識中，最畏懼或是最快樂的事物影像化出來。

那麼…

白魂見到的敵人，進攻模式肯定不會是他所說的，富有規律和一致。

但是…

單方面的意識影響，就能做到這一種情況了。

把大腦想像中，如何對付白魂的畫面注入病者的潛意識中……

就如同…

它要病翼把艾寶琳倖存區的小孩活捉回來一樣。

對…沒一件事會是偶然的！

每個病童都是個體生命，不會影響到同類的彼此或有任何思維上的聯繫，我和白魂第一次帶艾匡經過

寶康公園時，就驗證過。

但假如，背後有更強大的能力控制住病童它們，就有可能了。

「所以……」我盯緊白鯨，並狂奔過去：「只要瓦解到主腦……！」

一直沉默的白鯨，稍稍地望向我。

「嗄…！」我向白鯨蓄力地擲出了雨傘。

「砰──」雨傘被他及時用劍面擋住。

「嗄…啊！」白魂搖一搖頭，好像清醒不少：「我…周圍嘅白鯨……開始瓦解緊……！」

沒錯了，

白鯨剛才一直以某種方式控制住病童的意念，讓它們產生一致的意識去影響白魂的腦部。

「白魂…！！！！！」我用力地大喊。

「啊！！！！！！！！！」稍為看得明瞭真實的白魂，立即斬殺周遭的病童。

「嗚…！！啊啊呀呀呀！！嘎…嗄！啊啊啊啊！！！」病童們尖叫、逃跑。

白魂沒打算放過它們，全部不是腰斬就是斬首，都是一刀斃命：「啊…啲死人幻覺又開始返嚟……佢哋，又開始變番白鯨…想攻擊我……！」

頭腦簡單、精神力都極差的白魂，又開始受到幻覺的干擾。

為了幫助白魂，我只能衝前去與白鯨對決。

在跑入它的攻擊範圍後，我第一件做的事便是向後一躍，因為白鯨對我作出攻擊是必然的。

「呼──嘶呼！！！」它彎下腰，拔劍砍了個空！

如我所料，會第一時間作出攻擊。

我的第二步，便是向前衝刺撲到地上，撿回我那一把雨傘。

此時，白鯨的身體仍然在大劍砍空的僵直之中。

第三步，拾回武器的我，緊握傘子從後扣住他的胸膛！

一時之間，白鯨的動作被我鎖住了。

「白魂…！機會……」我雙臂顫得非常。

原本再受幻覺所困的白魂，又再看清周遭的病童。

這次，他以最快的速度將周圍的病童都一一斬殺！

「嗄……我唔知你，唔知你…點解……會變到咁…」我咬牙切齒，說：「不過…你…肯……停手未！定係……你已經變成一個…完全唔識思考嘅病者…！」

白鯨受我用力地緊扣，它掙扎期間更想……

我腦海中，好像浮現出一些聲音。

一些，我無法聽懂的聲音。

「…」繼而，一些瑣碎混亂的畫面，於我腦中閃現。

它們一閃即過，快得我不能認真去審視。

這些畫面，除了在我腦中不斷飛掠過之餘，我更可以肯定……

都不是屬於我的回憶。

「啊……」一股莫名其妙的痛楚，侵入我頭腦中：「啊…！」

隨著我扣住白鯨的時間越長，那些不屬於我的回憶就越是清晰……

病獵公會眾人聚首一堂的熱鬧畫面、

與病者交手對戰的激烈畫面、

每夜撰寫病者文章的寂靜畫面、

在聖堂天台觀看日落的美麗畫面、

那一些喜、怒、哀、樂，都彷彿進注到我身上，感覺都開始強烈起來。

去到後來同伴戰死的感覺、

看著自己一天一天逐漸變成怪物的感覺、

坐守於大樓中永遠孤獨的感覺、

但還有一股，由始至終……

都十分強烈的意志。

守護艾寶琳。

強大得，讓人無法理解的意志。

這些瑣碎的記憶，就似是對我腦部進行清洗，讓我鬆開了手，狼瘡地退了幾步後跌倒，要重新拾回思緒。

「…嗄」

白鯨回頭望我一眼，就舉起鯨牙大劍準備直砍到我的天靈蓋。

「啊！！！」我拼死地，用傘子橫舉格擋。

「咔──咔咔咔…咔！」傘骨聽起來，要裂開的聲音。

抗力之際，我凝視住白鯨怪物般的臉孔……

看見一道反光的痕跡，從眼角沉默地落下。

是淚。

「嘶──！」

只見，白魂一劍刺在白鯨的後腦上。

「嗄…嗄…嗄……」白魂的喘氣聲猶在。

外面的風，捲進來了。

類似哀哭的聲音，亦從白鯨身上傳出……！

使人腦部極痛的哀哭聲，彷彿能刺穿一切的魔音。

「係…好……好似…！！」白魂也苦痛得收刀按頭，並退後：「鯨魚嘅叫聲……！」

「係近乎嘯叫嘅聲音……」

「不過我隻手都…！返咗嚟！！」現在，白魂能夠雙手持刀了：「喺啱啱殺哂所有病童，一心想救你嗰陣，嗄…」

被刺中致命一刀的白鯨沒有倒下，反而暴嘯出恐怖哀痛之聲。隨著白鯨哀哭聲之中的赫茲變高，那刺穿人耳直達腦部的魔聲亦讓我痛苦不已。

「啊！！！！！！！！」比起剛才各種傷害，這種無形且不能提防的聲音才是最恐怖。

彷彿，腦部受著千刀萬割一樣。

「呯──」最終，大樓外變成一片淡白銀藍的光芒，如同以光速穿梭銀河之中，看見周邊的事物都變成快速掠過的流星。

只有整層十樓的石灰地、混凝土沒有任何變更。

「搞…咩…！？」跟我一樣都七勞八傷的白魂，問。

「我諗…」我對付過這麼多頭目，可以確切地說：「係最後一關……」

「好啊…！對付埋佢之後，再去見奎斯…賴桑、犬京…仲有阿達尼！」白魂說。

「應該冇咁易…」

白鯨以拖行的方式，握住大劍而來……

「呯呯呯呯呯呯──」鯨牙大劍在地上拖行時，更會拉出一條痕跡。

白鯨二話不說，對我們揮出沉重又強大的斬擊。

我們勉強回避，都依然被大刀砍落的餘震觸及到。

「嘶！嘶嘶嘶！！！」右手回復的白魂，猛對白鯨刺出快斬。

可是，這些傷害都酷似不太管用。

「咩話…！？」白魂對它揮斬的速度，可以說是接近不破尚當時的程度：「完全插唔中！！？我嘅四寅斬……」

原本意料之中，會把白鯨撕斬得四分五裂的白魂，此刻卻無一刀揮斬得到白鯨…應該說，在我們眼中，每一刀都確實是命中它了。

但在現實世界之中，就不一定。

我相信大樓變成如同銀河鐵道的光景，肯定是因為我們身陷在強大無比的幻覺之中。

不過，白鯨沒有讓我們半秒時間去思考，就準備揮下第二刀。

「……避開啊！白魂！！」面對一時愣然的他，我只能以飛撲的方式將他推走。

背上一陣納涼，我已經隱約知道……自己受到白鯨的一斬。

「啊…嗄……」痛入骨髓。

「鳥…鳥嘴兄…！」白魂近距離凝視著我。

「我哋…走唔出……佢嘅幻…境，」我忍住劇烈的痛，說出自己的最後推測：「喺呢到…佢係近乎……無敵…嘅存在…但係…但係你……可以破壞…佢嘅世界…」

「破…壞！？」

「石柱…」

「我斬唔爛！」白魂扶起我。

我以拐杖代步，腳步虛浮地跟白魂退後：「引佢…！」

「我明你意思…！同埋…你做咩幫我擋一刀！！」

「你比我…更有機會……對付佢。」

「唔好講呢啲嘢…都去到呢一步，我哋仲有分邊個咩！！？」白魂見我走太慢，索性背起了我：「要死…都一齊死啊。」

「你…咁樣……承…受得…住？」我望著白魂。

「我哋由不良人識到依家……」白魂咬牙切齒地說：「呢份友情再重…我都背得起！」

緊接，白鯨調整了持劍的姿勢後，又再向我們拖劍衝刺……

這次，我們重心不放在攻擊方面，而是去誘導白鯨把十樓一條又一條的石柱都斬毀。它身為病者，擁有比正常人強大的力量，那些早已因為下層的大戰，而產生出的結構問題石柱，經白鯨一斬，便俐落地碎裂掉。

維持白魂動力的，卻不知是什麼。

但他的執念，十分強大。

每一條石柱破裂，就如同一份絕望消逝。

經過多番的斬毀後，樓底終於激烈地震盪起來……

「砰──砰──砰！」

如同電影的情節，天上石磚開始甩落、墜下。

灰塵瞬間佔據了整片地面……

而我和白魂也彷彿完成使命，軟躺在地上，無法再郁動繃緊的腳……

面對正在倒塌的天花及無懼的白鯨，會是我們人生最後的畫面……？

「呯──！」世界如同天崩地裂一樣。

在十樓受到嚴重的物理破壞後，白鯨施放的幻覺也隨之消失了。

「真係…充滿灰色嘅世界……」躺在我旁邊的白魂，橫望周圍。

「我認命……」我望著漆黑的天空，不斷降下的雨水：「嗄…太難……對付…」

我又說：「呢招…算同歸於盡…？」

「呯──」正在前來的白鯨，意外地被整塊大瓦石擊中。

頸項以下的部位，都給瓦石強行壓住。

「嗄…你見唔見到…？」白魂問。

「係……俾我哋…間接整成嘅瓦塊壓中……」我說。

「係個…天，俾我哋嘅機會…！」白魂強行郁動身體。

我也試圖控回，抖顫非常的全身：「未到最後……都唔知結果，都仲有希望……係唔係…老賢。」我抬頭、仰天。

我們每走一步，都有如踏在千根針痛。

每一下呼吸，都有如吸著寒風入肚。

直至，我們距離白鯨只差幾步的時候，它突然奮力一起，整個人從瓦石中站起來了。

「……」我和白魂都止住了步伐。

生存機率不高的情況下，我也無所顧忌了，索性把雨傘當作長矛擲出。

「呼──」這一擲，投得特別準。

因為我的出奇不意，白鯨的注意力一時間更放了在雨傘上。

它就如同一抹黑色的影子般，從白鯨一旁掠過到後方。

但誰也沒想到……！

在白鯨被雨傘拉開注意力的瞬間，還未回得及頭，白魂已經說也不說，踏出一個滑步就揮出了刀，給予其頸項最後一擊。

「嘶──！」

「全場……終於搵到個機會…嗄…嗄……你嘅…注意力分開，」白魂揮刀的架式，依然擺著：「同埋…啲……幻覺，都消失哂…嗄…」

「……」

白鯨濺出一抹血，並把鯨牙大劍插入到地上。

有人說過，最強之間的對決，只是等待雙方在千百個激鬥之中，尋出一個破綻。

現在，我始明這句的意思…

「完結…嗄？嗄……」我喘噓噓地，凝視著搖搖欲墜的白鯨。

在它傾倒的剎那，腦內又傳來不知名的刺耳聲音，入侵我的思緒般。

「啊…」

「鳥嘴兄…你點呀！」白魂走過來扶我。

「我個腦……又有…嗰啲聲音……」

「你…你流鼻血啊！」白魂激動地說。

「嗄…啊…我……」混亂、暈眩，是我一切的感覺。

不單腦海的畫面開始閃爍出現，就連眼前的影像也是……

漸漸地…

白魂的聲音越來越模糊…

而眼皮的沉重，也迫使我緩緩地合上。

然後世界變得，

漆黑一片。

「…」

大概，渡過了好一段寂靜的黑暗。

「沙啦沙啦──呼呼──」狂風、暴雨交加的聲音出現在我的耳邊。

我才意識地醒起，慢慢地把眼睛打開。

這次，世界又變了樣。

我發現…

自己身在一座山的沿崖邊上，轉頭望往山下的市區，能見到遠處的大本營……

即是說，我身處於魔鬼山。

「總算入到嚟。」一把，陌生的聲音出現在旁邊。

206

「你係……」我猛地轉頭。

經歷而久變得灰白的長袍，一縷柔長梳後的秀髮，及任何時候都看似力量無比的鯨牙大劍，聲音的主人是……白鯨。

「你精神力…真係比我想像中堅固。」白鯨以淡然、柔冷的眼神，望住周遭的一切：「依到，就係你潛意識嘅世界……？一片混亂。」

「點解……」奇怪地，腦部痛楚也消失了：「我會喺到…」

「你身處緊自己潛意識中嘅世界。」白鯨把視點，放回到我的身上：「我喺最後……入侵咗你意識入面。」

「你嘅能力…我冇估錯嘅話……就係意念控制？或者意識入侵？」我說。

白鯨淡漠地說：「總之，都係類近嘅能力。」

「點解依家先……」我望了他一望，再說出下句：「肯同我對話。」

「你應該見過我現實嘅外表？我全身已經８０％近乎「病化」……」白鯨說出來，有著淡淡的哀傷：「視力、聽覺、說話能力，我都已經近乎失去。你聽到刺耳鑽腦嘅聲，係聲納系統定位，我可以感察到嘅……只有生物嘅位置。」

「然後……將入侵者殺害？」我說出下一句。

「失去所有感觀嘅我，分辨唔到來者係好人定係壞人，但係……病者之都亦唔係正常人類會入到。」白鯨凝視將軍澳海中心，那氣勢磅礴且夾雜著雷電圍繞的巨型龍捲風：「可以上到十樓，除咗嗰三個病者，我諗唔到有任何人，我知道…佢哋一直搵緊機會再入返嚟呢到，入返嗰間房。」

「但係…」我凝視著他，說：「作為人類嘅我哋，入咗嚟。」

「人類嘅意志的確比想像中強大，如果信念堅固……威力係可以接近無限。」

就是說……

白鯨從我們一進十樓開始，對我們不斷施攻擊及幻覺的原因，都是因為無法分辨出我們身份的緣故。

因此，格殺勿論。

「原本我冇諗住進行意識入侵，因為一旦咁做…除咗受施者，我喺現實都會陷入沉寂狀態。所以我嘅習慣，係將外來者一併殺絕。」白鯨亦凝視住我，說：「但我有感覺到，你意志，突然無限咁增強，所以到最後……我先想睇下，你係咩人。」

「你要守住嘅秘密…對唔住……」我悔恨地合上眼：「我好似…破壞咗。」

「但我反而想感激你哋，令我脫離依一切。」

「我感受到……你依到時間，嘅孤獨。」脫離人類社會、變成怪物、背負如同整個世界重量的秘密，還有什麼比這更糟糕。

「放低一切重擔，得到一直都想得到嘅解脫，終於都……」白鯨望向那波濤洶湧的大海，說：「你有冇…聽過Spanish Sahara？亡魂，最終會到達嘅淨土。」

「但……你活捉細路做病童…嚟施放幻覺，都不惜要守護住嘅秘密？」白鯨跟我的記憶，幾乎二合為一。

「嗯，」白鯨毫無猶豫地，答：「亦都係，為守護住艾寶琳。」

「……」

「點解你世界，會一片混亂？」白鯨望向那龐大的龍捲風，反問：「我指，你嘅內心世界。」

「我唔知…依幾日我發夢……」我也望向那龍捲風，說：「都係身處喺同一個場景…。」

「可能係上天俾你嘅預示。」

「咁我之後…」

「將個秘密公開亦或守護都好，都隨便你。」白鯨彷彿放下一切，已經了無牽掛：「等咗接近兩年，我都終於……可以去見我嘅會員。」

忽然，一陣狂風掠過，飄逸著白鯨的長袍……

他抬頭望往天空，默默地揚起淺澀的微笑，就隨風消逝。

其背負的重量，到底有多重我無法得知…

不過，我可以看出，他真的放下了。

不久之後，我亦從現實中張眼醒來。

剛才的是一場夢，

還是白鯨真的在死前最後一刻，進入我的潛意識之中，交付最後的遺言……

我不清楚。

只知道，眼前的房間，就是一切的秘密所在。

「你暈咗咁耐！嗄……嚇死！」白魂一直在我身邊守候。

「點解…你件衫…撕開咗一半……？」白魂右邊胸膛的衣布，缺少了一邊。

「你背脊流血……我以前俾人斬親，都係咁做止血。」

及後，在白魂的扶持我勉強地站了起來。

「頭先，我真係以為你死咗……！」他說。

「頭先…我就好似，發咗場夢咁。」

「夢…？」我們一起前進著，往包含真相的房間。

十樓的盡頭。

「我好似……」我回頭，望向那具如同枯死長眠的軀體：「見到白鯨…。」

「咁……佢有冇同你講咩…？！」白魂疑惑地戚眉。

「房入面嘅秘密…交由我哋處理。」

「咁你頭先肯定係發夢啦……」白魂搖搖頭，說：「佢上一秒先想殺咗我哋！」

「唔係…佢有苦衷，而且我喺嗰一刻，徹底感受到佢肉身、精神…都崩壞得好嚴重。」我摸著門身，說：「唯一支撐佢嘅動力，就係守護艾寶琳……阻止南愚北賢同余博士返嚟，掌控返呢間房入面嘅嘢。」

「嗄…啊，見到我哋係人類都仲攻擊……」

「佢已經失去咗視力同聽覺。」

最諷刺是，原本可以使用意識潛入，但因為我們有兩個人的存在，其中一人讓白鯨入侵到精神領域後，另一個同伴必定會將白鯨殺死。

因此，對他而言……

只有殺害一切前來者，這個決擇。

同時…卻有一點慶幸？因為白鯨，似乎找到自己最終的歸屬。

這場無了期的孤獨，漫長的寂寞，亦因而終結。

他最後那抹淡如清風的微笑，靈魂彷彿得到真正的解脫。

又矛盾、又交集的心情。

「你有冇聽過Spanish Sahara…？」我把真相之門推開。

「噠──」

「傳說中……」意外地，白魂懂得英文：「戰士亡魂最終會去到嘅淨土，係一片沙漠。」

白魂說下去：「某程度上……Spanish Sahara佢有另一種意思，就係返去懷念嘅家鄉。係我以前喺不良人一個就快逝去嘅戰友…講我聽，我仲一直記住。」

「嗯，佢肯定…」合住眼睛推門的我，再次張開：「已經返到去。」

眼前，是一間類似研究室的房間。

「呢個……就係所謂嘅秘密！！？」白魂的表情看似不太相信。

因為，的確沒有什麼飛機大砲或是引人誇叫的事物。

只有一些專業的醫療、研究器材和工具，燈光都早已熄滅，只是很普通的一間研究室。

不過，有用心留意都大概清楚，器材的電線胡亂地鋪放、一些重大的研究工具也不是固定在地的，可以看出這個研究所是改裝而成。

「魔鬼在細節……」我開始搜尋周圍，說：「睇下附近…有冇值得調查嘅嘢。」

白魂指住研究室中央，一塊掩蓋住長狀物件的黑布：「可異？咪得前面嗰塊布！」說畢，他便徒步過去，一手將它掀開。

黑布所掩蓋住的，是個圓柱狀的大型實驗器皿。

「哇…！」白魂嚇了一跳，狼瘡坐地：「入…入面……有個小怪物！！」

「怪…物？」聽他這般說，我馬上過去。

圓柱狀的大型器皿中，入面好像灌輸傳送著大量藍色的維生液體，而且入面躺著一名……怪物？

「似乎沉睡緊……」我看，暫時不會有威脅它會破皿而出。

它的下半身跟一般人無異，單從白幼的骨架及皮膚來看，它只是一個女孩，只是頸項之上的臉部實在恐怖得多。

滿臉都是各種大大小小的腫瘤， 因為腫瘤的密集程度，五觀都幾乎不見，十分駭人。

「個秘密……莫非…就係呢隻怪物？！！」白魂頭一次作出推測：「只要佢一出嚟，就有強大到我哋都估唔到嘅能力！」

「調查埋附近先……」既然這裡是研究室，就必定有關於這個沉睡中的「人」，相關的報告資料。

我很快就留意到，有份報告資料放了在進行文書記錄的桌子上。

「嗄…」我把報告文件，翻起來看。

=medium「實驗人報告：

實驗對象：余三村

情況：神經纖維瘤

描述：屬於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其組織學上起源於周圍神經鞘神經內膜的結締組織。它常累及起源於外胚層的器官，如神經系統、眼和皮膚等。」

之後，有接近數百多頁的紙，都是在說明實驗情況……

因此，我只抽了中間及最後的報告頁數來看。

=medium「第一百三十次活體實驗：

實驗對象：余三村

回報：即使多次接受「病者」血液，亦未沒有回覆意識，腦幹持續死亡。是次，注入K－８１號型病者血液，亦無反應。」

之後要看的，是報告最後的幾頁紙。

=medium「第三百三十三次活體實驗：

實驗對象：余三村

回報：依然無法救回意識，腦幹持續死亡。但過百種病者血液互相混合後，產生奇怪的異變，一旦接觸空氣，身體上的纖維瘤會瞬間膨脹並無限擴大，肉體亦會急速腐化成腐肉，最終後果可能為炸裂，體內混合多種的病者血液會擴散出去，假如有蚊子吸入並傳染到人類身體上，將會引發不堪設想的後果。」

看完之後，我整個人都有點愣然地把文件放下，無意中見到桌子旁放著一個相架，是余博士抱住一位女孩開心地笑著的家庭照。

依我看來，這女孩就是……如今器皿中那個。

「父女關係……？」我印象中，余智海曾經說過女兒給人害死。

這些實驗計劃……

該不會是…

「鳥…嘴兄！搵到S級…機密文件！」白魂從研究室另一邊，找到一份放在櫃子的報告。

「讀出嚟聽下…大約…咳，就得。」我說。

「好！」白魂掀開一頁，讀：「實驗對象冒號白鯨隔一行……」

「咳…咳咳，嗄…唔洗真係「讀」出嚟。」我也不知被白魂激到，還是笑到：「講重點就可以…」

「白鯨佢被注入病者血液……但寫嗰條友話佢冇特殊能力？！只係話佢耐力、力量、敏銳都加強咗…為咗摧殘佢身為人類嘅心理，所以刻意冇留低佢嘅面容！間接令到白鯨視覺、聽覺都失去……但可以用聲納系統（回音定位）去確認位置？！原來…白鯨咁慘……」白魂怔著。

「同我知嘅…都差唔多。」白鯨沒有展示出能力，恐怕是為了在往後以意念控制去突襲余智海一行人等，而刻意隱藏能力。

白鯨他，鐵定比我們每個人都想死。

一代的傳奇病獵，落得如廝下場……

「仲有最後一份，我諗睇埋就冇……」我手上拿著的，是余智海最新對自己病毒進行的深入研究。

「噠…」外面傳來不明的聲音。

我們兩個一同往門外看……

「你留喺到…！」白魂提刀出去。

「一齊…」

「你背脊仲有傷會拖累我！一陣又要我救你就唔好……！」白魂又揚起那張樂天派大叔的笑容，說：「哈，我諗係阿尼、阿京、阿奎仲有阿桑佢哋啦，都等得班友仔耐……」

白魂徑自走了出去，我也快速地看看手上的這份文件。

=medium「暫稱：「笑毒」

最新研究突破：

·病毒會隨時間演變、進化更多形態

·發現目前唯一有效免疫病毒的血液為，附帶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血液

·身體容易受感染、衰弱的部位，將會決定演變物種。」

「HIV…」我茫然地放下文件：「我一早就有免疫……？」

這個真相，讓我徹底受到動搖。

從我角度來說，這一種方法根本是以毒攻毒。因為HIV會使人類的免疫系統失效，繼而比正常人更容易受到其他病毒感染。

假如將血液注入到每個倖存者身上……

不行…為了防範一種病毒，而注射另一種致命的病毒，完全不合理。

況且倖存區的衛生情況大多惡劣，傳染也只是時間問題。

得到免疫的人類就算不畏病者，也會在十多年之內死去。

到時……

只會變成真正的「病港」。

白鯨說的，任我決定將「真相」公開或是守護，就是這個意思嗎？

「報上名來！」外面傳來白魂的說話聲：「再行前一步，唔好怪我…」

我暫且不想此事，出去看看情況。

一到外面，只見有個穿雨衣的的人，站在白鯨的屍體旁並握起相機拍攝。

「喂…！問你啊！！」白魂持刀迫近：「雨衣怪客！」

靠近的白魂，就像觸動到對方的神經……

雨…雨衣！？

「白魂…走！！」我急切地提醒。

「吓！？」白魂不明所以。

下一秒，對方猛地伸出了虎手，想捏住白魂頸子。

白魂反應過來，急速側身避開，繼而把刀刃貼緊住對方的腹部，深長地撕斬！他沒讓對方有喘息的機會，後續再補了兩刀在胸及頸喉上。

白魂怔住：「冇血…？！」

雖然白魂以「Z」字型的方式，從腹、胸、頸到連續地快斬一遍，可對方沒有受到半點傷害，就連一滴血，也沒有。

「…啊」這一次，白魂被對方抓捏到頸項。

「白魂…！！」我立即拾起雨傘，撐虛浮的腳步過去。

五觀不見的雨衣男，稍稍望我一眼，捏住白魂頸喉的手掌便透徹出危險的紅光，並傳入到白魂的身上。

「……」白魂瞪只能眼瞪瞪地，凝視住對方。

=x-large「嘶──」

血花四濺。

白魂身上憑空地出現了「Z」型的斬割傷口，由腹、至胸、最後頸喉。

原本應該由雨衣人承受的傷害，如今轉移到白魂身上……

白魂咬牙切齒：「……」嘴中慢慢流出血液。

面對我的雨傘戳擊，對方舉起手掌以掌心抵擋，然後……我感覺到一股力量，從雨傘轉移、反射到我的身上。

「呯──」這下戳擊，讓我退飛兩米之外。

「啊…嗄……」

握住相機的雨衣怪客，目光放在研究室內，並逐步前往過去：「終於…可見番我嗰女。」

果然…

是余智海……

滿身鮮血的白魂，震顫、頑強的身軀，發出生命最後的咆哮：「啊！！！！！！！」並拔出了白鯨插在地上的鯨牙大劍。

一個箭步，跳過去對準余智海的背脊飛斬！

「…」察覺到異樣的余智海，已經遲了轉身。

在他回頭的瞬間，其中一臂已經應聲斷下。

「呯格──！」

那隻原本握住相機的手臂，掉落到地上。

只餘下右手的余智海，神情怔著。

我把握機會，再次拾起雨傘上前將余智海的前胸從後套住，堅固地扣實，防止其亂動。同時，有一股紅色的光芒，悄悄地流傳到我身上，隨即一股斷臂的撕裂之痛楚徊傳於我腦海。

「啊啊啊啊啊嗄……！！！！」我死命忍痛，依然禁不住大叫。

殘絲斷魂的白魂，緩緩地舉起沉重無比的鯨牙大劍……

在將要砍下的一刻，余智海也發出了事無前例的怒吼，繼而有一種無可抵禦的能量，往我們周圍湧出……！

「呯──！」

他自身爆發出一種能量，把我們都被擊飛到很遠。

被彈飛回研究室裡面的我，滿額鮮血、畫面模糊地拾起一塊碎石，走到存放女孩的實驗器皿前……

「你…再行前一步…我即……即刻打碎佢！」

戴住雨衣及面罩掩住半張臉的余智海，一見我靠近存放女孩的實驗器皿旁，動作馬上有所猶豫……

約莫猶豫了數十秒後，余智海才按住左面斷臂的傷口，正血流不止。

「嗄…」他慢慢退後……

最後，轉身便逃。

眼見他逃了一會都未曾折返，我才去到白魂的身邊，凝望著奄奄一息的他。

「白魂……」思緒更為混亂的我，盡所有腦力想出救活的方法：「我…我可以，入去…！入去輸病者血俾你，去廷續生命……然後再輸入我嘅血，俾你…去免疫……應該可以…應行得通！」

滿腔鮮血的他，顫抖地捉住我的手……

「鳥…嘴兄……唔…洗…」他的聲線，是如此的薄弱：「好…似個浪子…咁嚟……就似浪子…咁…走。」

「但你……」未曾為過任何人流淚的我，從沒想過，會為了這個…大叔而流。

他舉起顫抖的手，以指尖抹走我臉頰上的那一滴淚：「唔係…所有別離……都係…傷心…我見到……我嘅……嗰片…沙漠……」

「…」

「艾…」白魂的眼睛漸漸放空、閉合，停頓最後一下喘息：「匡。」

除了對地落淚，我就什麼都做不了。

天上的雨水永無止盡地落下，而冰冷的地面就像藤蔓一樣把我雙膝抓住，無法站起。

良久，一把聲音把我叫起，我才從那無盡的悲痛中醒來。

「起身……」說話的人，是王達尼。

他的眼框附近有些少通紅，只是用著吸煙來掩飾自己。

我蒼涼地喘了聲，才從那悲傷中站起。

「犬京……」我望著王達尼。

王達尼沒有回答，但他的眼神已經回答了我。

「咁奎斯…仲有賴桑？」

「唔知……佢哋好似喺外面體育館，一陣離開嗰陣搵埋佢哋。」王達尼轉問：「你搵到你要搵嘅真相未…」

我點頭。

「……咁白魂帶唔帶到返去？」王達尼問。

「佢唔鐘意艾寶琳，」一絲絲的蒼涼，縈迴我心中：「就俾佢…長眠喺到。」

之後，王達尼取走了研究室中所有的文件報告，及破壞基本的實驗器材，讓這裡的研究暫時終止。

即便他回來了，短期內也不能進行研究實驗。

「呢個女仔係……」背住一大袋重要文件的王達尼，問。

「余智海嗰女，」除了器皿的維生機器外，我都把器材破壞殆盡：「佢好似……想復活嗰女好耐。」

步出實驗室後，風勢更增強了不少。

我拾起白魂的刀劍，交給王達尼他：「帶埋返去…俾艾匡。」

「咁你？」

「我一陣…」而我提起的，則是那把鯨牙大劍：「要幫你哋開路。」

「又會有部相機喺到……」右手握刀劍，左手握槍的王達尼，走去把余智海跌落的相機撿起。

「落去睇佢哋情況…」我說，要準備起行了。

即使…

再多的傷痛。

安息，白魂。

由於鯨牙大劍太重的關係，我只能以拖行的方式把大劍帶走，其鋒利程度可以在地上劃出一條痕跡。

走過每一層，心情都是惆然。

望著周遭的野火與碎瓦，荒涼就像佔據了大地。

而外面的強風…更是讓人難以站立。

「點解會咁大風……」我的長髮不斷地飄散起。

「我只係知…突然聽到好大聲嘅雷暴，風勢同雨勢就變到咁大……」

「嗄…嗄……嗄…」附近傳來喘氣聲。

我們往體育館方向望去，見到奎斯正抱著賴桑一步一步地撐著出來。

「奎斯…！」如今的王達尼，見到有存活的同伴比起見到金錢更為激動。

「嗄…嗄…」奎斯看上去也是滿目瘡痍，身上出現受過電擊才會造成的花紋：「賴…賴桑…佢仲未斷氣

……快…啲返去。」

「你哋跟實……」如今，我沒什麼好畏懼了。

207

「轟隆──」

這場暴雨、這場狂風，就像在記念某些經已逝去的事實。

「雨太大……連前路睇唔清。」王達尼直視前方，說。

「係…」我把視線，放在陷入暈迷的賴桑上：「但係我哋…必須要前進，至少，要救到仲未斷氣嘅賴桑……呢件，係我哋唯一仲可以做到。」

「嗯……要救到所有人。」王達尼回頭，盯著自己的背包。

「跟喺我後面……」我拖行鯨牙大劍，前進道。

「嗥…！嘿！」未出幾步，已經有一頭舌女奔來。

我心中算好攻擊距離後，便全力揮出大劍！

「嘰……！！」舌女飛撲過來的瞬間，就給砍飛。

「呢把…係白鯨嘅……」一直關心賴桑情況的奎斯，現在才留意到。

我這才發現，自己奇怪的地方。

「佢嘅意念…同我一致。」握住大劍的我，腦中不斷湧出熟識的運用技巧：「就好似同步咗咁。」

大雨，讓大眼看不見、

狂風，讓大鼻的釋出的氣體極速吹走、

儘管如此，病者還是無窮無盡地出現，要前來索命。

「你哋走先……」我望見前方湧現不斷的病者，於是交付一句：「我引開佢哋……之後，你哋返去。」

「你咁做同自殺有乜分別？」王達尼上前，問。

「我唔會有事……」我們內心的悲痛，是該轉化為力量：「信我。」

「俾我望多次你對眼……」王達尼凝視我幾秒，說：「咁樣，我先會永遠記住…」

「…」

「好，咁奎斯……你準備好未？」王達尼又轉頭，問。

奎斯點頭：「係…」身上電擊而成的花紋，成了他的印記。

「會係一場硬仗…」我拖行大劍前進。

而他們兩人則站在原地等待，觀望我的背影遠去。

很快地，猙獰的笑聲經已遍佈我周圍，首當其衝的我，成為了它們的首要攻擊對象。

我轉半個身，向身後的他們……點頭。

「嘶──！」下一秒，就把下半身也轉後，順勢旋運大劍斬殺最近的兩隻病牙。

我一邊引走，一邊向前移動來開路，而他們就一直跟在後面。偶然有一、兩隻病者發現了他們，王達尼都會用白魂的劍，或是自己的槍去殲滅。

每一隻前來的病者，都不惜一切要拉倒我，阻止我的前進。

而白鯨死前一刻，在我腦中注入的某種「意念」，亦開始完全地發揮起來。

他的知識、回憶、技巧、信念，都交託到我的身上。

「係白鯨嘅……」遠處的奎斯，對我驚嘆不已：「影子。」

「係…？」王達尼也往我望去。

「嘿…嘎嘎……嗚嗄！」終於，面對數以百計的病者突擊，我被其中一隻舌女舔傷手臂了。

幸好的是，沾上的酸液很快便隨雨水退去……

但正常人，都該感染了。

逐漸地，病者已經成群成網地將我包圍，被它們完全掩沒前，我打個眼色讓他們自己走餘不到一半的路。

病者往我身體不斷攻擊，它們被雨水沾濕頭髮後，更顯得像個發狂的精神病人。

「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我揮舞大劍以水平方式去旋轉，周遭瞬間就被血花四濺。

而奎斯和王達尼，在我協助之下都先到一步，回到艾寶琳倖存區。

語言、面容、心情都無法表達的悲憤，只能透過這把大劍一一揮出。

「啊……！嗄…嗄…嗄……」意識稍為清醒一點，回頭望時。

我已經像個殺紅了眼的人，把坑口的街道上弄得血流成河，滿佈病者的屍體。同時地，我身體亦都佈滿了各種的傷口……

「嘿…嘿嘿嘿嘿…嘿嘿嘰嘰…嗡咿咿…」天空還周旋著病翼、地上還爬行著舌女。

「呯呯呯呯呯──」沉重的腳步聲，顯示病獸都跑來了。

我下意識地，找了一輛四人車並站在其車頂上。

「嗚嗚嗚嗚嗚！！！！！！」病獸正狂奔過來。

我把大劍插入車頂，先固定站穩自己。

「砰──！」果然，病獸一來便撞擊四人車。

不過，它的力度沒有大到讓車子飛開，車胎只是向後移了數十步。

隨後，病獸上前往車頂揮出一拳！

要在瞬間判斷正確，才能側身避開它的攻擊，繼而踏上它出拳的壯臂，再往膊頭上位多踏幾步前進，後往它身後一躍……！轉身、揮刀，砍掉病獸的後半個腦袋。

「呯──」最後以背著地。

「嗄…嗄……」望著搖搖欲墜的病獸，我開始意識到……這是白鯨以前對付病獸的技巧。

「沙啦沙啦──轟隆！」

病獸向前傾倒在車子上後，我把焦點移上到閃電交加的天空上。

比起以往，經常到天台暗自抱怨老天灰沉沉的我，如今卻覺得它們帶住了一些色彩。

「原來…嗄……仲未拋棄我。」

不知為何，我對住這一直都該死的老天……泛起了微笑。

我開始明白，董倫總是微笑的原因……

或許，這就是世界的殘忍。

給你另一個活下去的機會，給你另一個該死的意義。

亦或……是某種使命？不太清楚。

面對後續的病者，我也不知還有否能力，去跟它們對抗。

但如今，面對正在近來奪命的病者……

我至少能夠自豪地說一句，

「守護大本營。」

208

暴風疾雨，街上一片混亂。

平日熙熙壤壤
、鑼鼓喧天的艾寶琳夜市，如今只餘下「呼呼」來襲的狂風。艾寶琳的居民們，都紛紛躲到建築物裡，從窄狹的小窗戶觀看外面滂沱大雨的災景。

原本被棄路邊的建築廢料，都被狂風牽扯得在街中亂飛，放置各處用以照明的火炬也因此熄滅，世界如同陷入了最灰暗的一天。

「沙啦沙啦──」傾盆大雨的路上，出現了兩個人影。

「咁大雨…邊鬼個喺出面？」躲在生命之牆內的艾寶琳守衛，疑惑地問道。

「開…門啊…嗄……」雙手抱住賴桑的奎斯，喘氣不停。

「佢係…病獵公會嘅奎斯！」守衛回報。

「呯！」在他後面，響起了一下槍聲。

王達尼緊接而來：「嗄……」並對經已中了自己一槍的大眼，進行補刀斬殺。

「嗚…嗚嗚嗚嗄……」

「開門…！」王達尼盯住牆上那些守衛。

「唔好意思…實在太大雨同太夜，除非你哋有皇室通行證，否則要等到聽朝！」守衛長走出來，說：「咁係因為要確認你哋有冇受感染，睇落你哋情況似乎唔多好……」

渾身是傷，的確很難讓人相信，自己沒有受到感染。

「一萬個艾幣，」王達尼直接談出回報，並亮出手臂上的鼠型紋身：「救人要緊……！」

「一！？一萬個艾幣……！！？」守衛們都驚呆了：「有冇可能！？」

「有可能……」在艾倖存經驗老道到的守衛長，深視著他的紋身：「係「黑鼠商團」成員嘅紋身…佢哋係艾寶琳地下勢力好龐大嘅走私組織。」

「咁…」

「趁大雨，黑媽媽咩都睇唔都，偷偷放佢哋入嚟！」守衛長拍拍手，指揮手下：「反正唔賺呢筆錢！每日都係企到隻牛咁，咁不如我哋好好拎呢筆錢去夜總會玩返晚喇！」

「係…係，收到！！」守衛們聽到如此振奮消息，馬上去把大門開啟。

他們進來後，那幾名艾寶琳邊境守衛立即恭敬地迎接，分別取出一根香煙到王達尼嘴裡，另一個則奉上火機為他點火。

有句俗錯不了，有錢好辦事。

特別是十分講求金錢、地位、勢力的艾寶琳倖存區。

「歡迎艾寶琳倖存區同志，安全歸來！」守衛長笑容可掬地敬禮。

「唔洗做快速感染測試？」王達尼快人快語，沒有半點餘暇：「我朋友重傷！立即送佢去醫院。」

「明白！」在守衛長的指示下，守衛們慎重地將賴桑放到擔架床送走到疊翠軒皇家醫院。

「嗄…」此時，倖存活來的二人才敢靠牆、坐下，真正地喘一口氣。

兩人放空的眼睛，對病者之都的每一幕，依然歷歷在目。

「六個去……」難忍情緒的王達尼，手部彷似抽搐地掩住面部：「三個返…」

而滿身電紋焦傷的奎斯，什麼都沒有說……只是默默地任由眼淚流。

「兩位…我…我仲有冇咩…係可以幫到你哋？」守衛長怔然地問。

王達尼搖搖頭，把口中吃住的一根煙也掉走了：「…佢喺最上層搵返嚟。」他把那些從研究室帶來的資料文件，都交給了奎斯。

現在外面橫風橫雨，最好便是留在「生命之牆」堅固的休息室中待著。

「幾個同伴嘅命……」但奎斯他，對文件完全漠不關心：「就係換嚟咁嘅…幾十張爛紙。」

「但呢到啲嘢…可能…可以換番全世界嘅命！」王達尼捉住奎斯雙膊，眼神認真：「唔好咁快放棄…！如果唔係……佢哋條命就變得唔值。」

「…」奎斯聽完王達尼的說法後，往文件瞧上幾眼。

「嗰余智海喺頭先都出現埋……」王達尼說。

「南愚…北賢，嘅製造者……？！」

「係…政府大樓最上面盡頭，有一間改裝過嘅實驗室。」王達尼把見到的，都說出來：「佢好似就喺入面做病毒研究同收藏個女……仲想復活佢。」

「復活…？所以…就意外整咗呢種病毒出嚟？」奎斯酷無表情地，冷笑一下：「整到呢個世界變到咁不知所謂！！？」

「如果病毒真係佢研究，咁佢都有權唔釋放出呢種病毒……但既然佢選擇令全香港嘅人都蒙受住呢份活罪，就代表佢立心不良。」

「我哋走咗，邊個可以守住間研究室？！唔俾佢再入去……」奎斯問。

「放心…佢依家入去都無用，我哋將佢所有研究器材都整爛哂，甚至研究文件都偷哂喺我哋手上……就算佢依家入到去，都乜都做唔到。」王達尼繼續說：「有嘅…至少，仲可以望住嗰女喊。」

「但佢捲土重來…都係遲早嘅事。」奎斯說的，正是接下來他們要面對的問題：「時間唔會等人，佢都一樣，我哋一定要有行動，喺佢重新之前。」

「放心，研究文件喺我哋手上，佢身為病毒學家冇呢堆舊資料做依據，中間斷咗層都幾難研究落去。」王達尼分析著可用的時間：「同埋佢堆專業嘅研究器材，我睇都價值不菲……暫時應該得艾寶琳皇家研究室仲有呢啲機器，加上白魂……生前斬斷咗佢隻手，我哋可以靠呢一點搵出佢，通知各個倖存區通緝佢。」

「但係…」奎斯突然想起了，北賢自我毀滅前的一句說話：「嗰個北賢講過……要擊敗佢，得唯一一個方法。」

「佢…？」王達尼不明所指的人，是誰。

「我有感覺，佢係指余智海。」

「點樣打低佢，就之後再諗…我哋睇哂堆文件先，既然咁重要。」王達尼開始感受到，M曾經背負過的重量：「嗄…原來……做一個無知嘅人，係咁幸福。」

是晚，他們整夜翻閱余智海的資料文件，了解到不少的事情。

包括，HIV血液對病毒有免疫、余智海一直試圖為死去已久的女兒進行復活實驗、病毒會不斷進化成更多種類。

期間，因為王達尼的特別身份，生命之牆內的守衛一直給予他們特別的照顧，例如奉上珍貴的巧克力飲料回復體力、免費的驗傷消毒服務、幫助整理大量文件報告。

在這狂風暴雨的晚上，這些邊境守衛都變成了王達尼的私人軍隊兼助理。

「真係好……」奎斯一邊閱讀報告，一邊說：「平日申請入去，要呢班守衛佢哋好聲好氣都難。」

「有錢嘛。」王達尼簡直而直接地答。

「有錢真係大哂咩……」

「對唔住，喺艾寶琳……」王達尼稍稍放下文件，望向奎斯：「有錢真係大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旁的守衛在陪笑。

那些繁密的文件看著看著，二人就不知不覺地睡去。

這一天，他們的確耗盡超乎自己的體力。

更沉重的是，他們知道活下來的自己，責任更為之大。

天漸亮。

如同墨水的陰沉烏雲在凌晨結束的前夕，卻不斷擴散起來，使本該陽光普照的早上，弄得天色跟昨晚無異。

打開窗口，大家都以為天未亮，又呼呼地睡去。

實際上，已經是一般艾寶琳居民要上班工作的時間。

若不是外面連響數十個雷，恐怕奎斯和王達尼都要睡上一整天。

「呵欠……」王達尼惺忪地醒來，低頭望住腿上的一疊文件：「唔小心…訓著咗。」

「啲雨仲未停…？」奎斯聽到的雨聲，依然是昨晚那種如大豆落下的「滴噠滴噠」聲。

王達尼彈一下手指，呼叫隨便一位邊境守衛過來。

「嗯，請有咩可以幫到你？」他不像守衛，酒店服務員倒是很像。

「我哋訓咗幾耐……」王達尼望望奎斯，再望回守衛：「仲有…依家幾點…？」

「依家係中午十一點。」守衛貼心地提醒：「不過今日大家都應該停工休息，你睇下外面，橫風橫雨都做唔到乜嘢生意，仲可能俾風吹走。」

「點解會咁鬼大風……」受天氣影響，王達尼也受到行動限制。

醒來後，一直遠眺天空，一言不發的奎斯卻說：「係…北賢。」

「北賢…？」王達尼疑問。

「我印象中…佢將自己所有力量灌入天空之後……」奎斯回頭，望向王達尼：「天氣就變成咁。」

「臨死都要搞我哋一鑊……！」王達尼拍一拍大腿。

「唔係…佢嗰刻，好似醒覺咗咁。」奎斯深入地思考：「佢咁做，一定有意思……因為係佢不惜用生命造成嘅環境。」

「黑鼠先生，」邊境守衛長倏地進來休息室，拍一拍手：「培根加青瓜塊做早餐啱唔啱？」

「隨便你～」王達尼答，因為現在吃龍肉也沒味了。

「嘻！你有部相機就唔爭在同我哋一齊影相，掛喺辦公室入面留個記念！好似大哥你啲咁嘅大人物，我退休之後一定要多多關照啊！」天是黑的，連守衛長的心也是黑的。

「相機……」但他的說話，卻意外地觸動到王達尼：「係…琴日我執到部相機。」

「相機？」奎斯問。

「係…執之前，隔離仲有隻斷手，係余智海。」王達尼打算把相機開啟。

「……」可惜的是，昨天它被摔過又受雨濕過，似乎有些失靈：「頂…！要去搵人整一整。」

「因為電器鋪多數開喺商場入面，所以應該有開鋪。」守衛說。

「得…」王達尼點點頭，馬上出去找人維修。

生命之牆對外的門一開，立即一陣強風吹至，濕冷刺骨。

「洗唔洗跟埋你！？」奎斯追問。

「唔洗…」王達尼把相機入到密封的袋子，二話不說就帶著出去：「你繼續睇啲文件，知已知彼……百戰百勝！」

於是，王達尼便冒著大雨，趕到新都城中心三期內的電器鋪中。

倖存區的街外空無一人，商場內卻是水洩不通。

停下工作的人，都去到了新都城一、二、三期中找些樂子，這讓要辦正經事的王達尼，顯得有點不耐煩。

到達電器鋪後，更愕然了。

整條隊長得要繞幾圈，大多是些青年、孩子握住部過氣的Game Boy，攜帶艾幣去買電池。

「唉……」王達尼又感到莫名苦惱，但生活中就是諸事不順。

「喂…！錢啊！！！」王達尼第一樣想到的辦法，就是把口袋裡所餘無幾的艾幣拋到地上，讓正在排隊的人前來拾檢。

「哇！！！又有傻仔派錢啊！！！！」但是，只吸引到一半的人流走開。

還有排前幾十名的人，根本毫不在意金錢的誘惑。

「哈哈！」突然，一旁出現了熟識又陌生的聲音。

王達尼轉頭一望，是貴華。

那個被M詐騙了不知多少次的有錢胖子，但他總是刻意強調自己只是「微胖」。

「居然會見到…同我有相同興趣嘅人！」貴華慢慢地走近，對王達尼作出更正：「不過你派錢嘅動作唔夠豪邁！同埋派嘅金額唔夠多！顯得有啲寒酸……所以唔能夠吸引太多人嫁！哈哈。」

「咁你表演一次……」王達尼說。

貴華微微一笑，點點頭：「呢個商場咁多人，表演下都唔錯，就俾見識下真正嘅金錢威力。」

說畢，貴華從口袋裡取出一大疊艾幣往，動作純熟、流利、豪邁地將它們拋出。

艾幣如同外面的雨水一樣降下……

全個商場的人都靜止了幾秒，全部瞪往貴華的方向，亮出貪婪的野性目光。

「你睇～哈哈，我令到時間停頓都得。」只餘下貴華一個哈哈大笑著。

「唔該哂。」王達尼拍拍他的手臂，便急步入到電器鋪中。

緊接下來的數十秒，聚集在新都城三期的人們紛紛衝向貴華，如同沒有理性的喪屍一樣，想要把散落他身邊的錢撿走。

「錢啊…錢啊錢啊錢啊！！！！」、「今日冇工開！執錢啱哂！！！」、「哇…！！衝過去呀呀！唔好阻住我啊！！！」、「唔好爭呀！我嫁！！」

「啊…慢慢嚟啊！！你哋撞親我呀！！！呀！！」被一堆人群淹沒的貴華，破口大罵：「啊！！！」

逐漸地……

連貴華的聲音也聽不到了。

「老闆……搞一搞佢。」王達尼把相機放到檯上。

「好～應該好少事姐。」老闆開始動手檢查。

一會兒後……

「冇事啦，幫你整咗一整，應該開得番部機。」老闆把相機交回王達尼。

「唔該…。」付過錢後，便馬上開啟，查看當中的照片。

一堆病者的照片，全部在極近距離下拍攝。

顯出拍攝者，並不是一般人。

除了很多的病者照片外，還有一些地型風景的照片，當中坑口的病者之都有著不少。

而最讓王達尼感到詭異、驚奇的部份來了……

最後的幾十張照片中，

全都是瑜小六的個人特寫。

「呢啲拍攝視覺，全部…都係偷拍返嚟。」王達尼心中愣然：「但拍攝地點……全部都喺大本營。」

雞皮疙瘩的王達尼，腦中生了一個極為恐怖的念頭。

「大本營……」王達尼怔怔地放下相機，說：「一早混入咗敵人。」

沒什麼事情，被敵人早已在身邊埋伏更為恐怖。

慶幸的是，至少王達尼現在知道了！

「要返大本營……」王達尼一想到愛紗，心情又焚焦起來：「搵無咗左手嘅人！！！」

想到這裡，王達尼便跑了起來，先回到艾寶琳邊境「生命之牆」中，跟奎斯交代。

「奎斯…！奎斯……！！」他衝著進來，把得知的事情都告訴奎斯。

「即係話……余智海好有可能就係大本營入面！？」奎斯聽完後，問。

「係…雖然……雖然我唔知佢點做到，係偽裝又好、化妝又好、變裝都好！」王達尼快人快語：「總之，我要即刻返去。」

「我跟埋你！佢唔易對付……」奎斯說。

「唔好！你留低，總要…總要有個人生存，係知道當中內情。」王達尼合十，再指一指奎斯「所以，你留喺到……！」

「咁樣嘅話……」奎斯有口難言。

「你仲有賴桑要照顧！佢係你兄弟，佢依家重傷，你唔死得！如果你唔死得……」王達尼有難說出這一句：「但我死咗…就再創過「病獵公會」。但今次首先應承我，你唔可以死，明唔明啊！」

「……真係要咁？」奎斯也不是衝動的人。

「好榮幸…認識你。」王達尼伸出空拳，說：「但我依家，必須要去救我愛嘅人。」

奎斯沉重地點頭，且緊握住拳頭：「唔好死……「病獵公會」，等住你贊助…同埋做校監。」他也不知，該說什麼離別的話好了。

王達尼留下相機：「嗯。」道別一句，便離開了。

回大本營之前，他去了自己的根據地，取了些手槍子彈，因為都預計可能會有一番惡鬥。

「余智海會係大本營嘅人……？」對於這一點，王達尼十分困惑。

但答案，在他掀開這塊污渠蓋，直達到大本營後就會清楚。

「沙沙沙沙沙沙沙──」由於大雨的關係，下水道水位都超過了下半身。

王達尼每一步都是逆流而行，因此十分艱辛。

大本營。

雨勢雖強，但同時亦是個收集雨水的好機會。

除了李惠利大樓的大本營低、中級職員，在天台上放置更多露水收集器去儲水之外，廣場上更多的青年，脫掉了上衣享受這場天降的洗禮。

對於許久沒有洗澡的他們來說，如同一場恩典。

「大舊Sir…呢場雨，都落幾耐啊可？」在健身室避雨的阿玲，說。

「係囉！一啲徵兆都冇！」舉著啞鈴訓練的大舊，說：「班後生都係……雨水都好玩嘅～！」

「哈哈哈，總好過你啲汗水嘅。」阿玲望住汗流浹背的大舊。

另一方面，七樓之上，亦有兩名優雅的女生，靠著欄杆喝熱茶。

「嗰天仲係咁陰…」抬頭望天的愛紗，說。

「你擔心佢？」一旁的阿禮，說。

「佢成日都喺出面周圍走，叫人點樣唔擔心？」

「同埋點將自己嘅人生，放心交付俾佢？哈哈哈……」阿禮笑起上來。

「你呢？」愛紗盯著阿禮的無名指：「隻戒指邊個送架～～」

「哼～」阿禮望一望無名指套住的戒指，含笑地微笑：「一個，重要嘅人。」

七樓，大本營領導人書房的短波通訊設備，罕有地響了起來──是康城那邊的來電。

這是當初，少佐離開康城時，康城領導人明雲所贈送可貴的設備。單是運作它來進行兩區的通訊，幾十秒鐘的時間，就可能要用上數十部高級發電機的電力。

因此，如非必要都不會使用。

「De──」坐在書房的少佐，接下通訊。

「喂…」少佐先出聲：「明雲？」

「嗯，係我。」另一端，傳來明雲的聲音：「有好重要嘅事情要同你講……」

「係？」少佐知道明雲突然聯絡他，肯定有不好的事。

「係咁嘅……我哋康城嗰到有前天氣分析師、技術專員、大學嘅氣象學家同埋一啲小設備，發現呢幾日天氣嘅唔尋常。」

「唔尋常…？」

「應該咁講……」明雲換個說法：「因為一啲不明嘅情況，氣壓受到變化，出現咗極端天氣。」

「你意思係……」

「將軍澳海濱對出嘅海域，產生緊變化……逐漸形成緊一股龍捲風。」明雲說下去：「而吹陸方向，正正係大本營。」

「咁我諗…你打得過嚟，唔會係單單提我閂好門窗咁簡單。」少佐說。

「無錯……個強度係，你哋要即刻撤離。」明雲猶豫了半分，說：「佢嘅威力，難以想像。」

「…」

「如果你哋搵到暫時嘅避難所，可以嚟康城先。」明雲說。

「咁…我哋仲有幾耐時間。」少佐直接問。

「半日。」

…

「噹…」滿身狼狽的王達尼，花了好一段時間，終於回到大本營之中。

「啊…嗄……」雙腿單是應付水流，已經用上不少腳力。

從大本營垃圾場的污渠口出來的他，先把手槍插入腰間，以免嚇到平民。

然後才走出垃圾場，在廣場抬頭四望，然後走進到中央細看那些耍水的年輕人，試圖尋出余智海。

「哈哈哈…哈哈哈哈……！」、「雨呀！係雨啊！正，勁耐冇沖涼囉！」、「呼～！咪再撥我水啊，撥番你嫁！」、「啊哈哈哈哈哈──」、「哇…大雨到，可以去番廢荒咗嘅游泳池游水都得！」、「一陣去囉！一陣去囉！」

廣場盡是青年人歡樂愉快的叫聲，跟覺得周圍危險重重的王達尼相比，氣場就有極大差別。

王達尼見逐層逐個找的方法，肯定是行不通，便想到前去七樓圖書館，要求少佐先把大本營的所有出入口都關閉，暫時防止任何人出去。

「嗄…嗄……」跑著樓梯的王達尼，如同經歷著三項鐵人。

突然，樓梯上有個人張開雙手，阻撓王達尼前進：「咦～達尼，咁急做咩啊？食唔食返枝煙先呢？」他是平日睡在垃圾場旁的大本營街友，抽煙時跟王達尼挺聊得來。

「唉！留返同你阿媽食啦…！」王達尼特地避開他，繼續跑上去七樓：「嗄…嗄…」

好不容易，王達尼上到七樓並跑入圖書館了。

「喀喀──喀喀──！」禁不住耐性的王達尼，索性直接開門。

「少佐！要立即封鎖大本營所有出入口！」王達尼說。

「…」少佐怔了怔，說：「你嚟得真係合時，我正要落令…同所有人宣佈，準備撤離。」

「撤離！？WTF！！！？」王達尼呆了。

「有股龍捲風喺海中心外面集結緊，準備吹過嚟，再唔走就大家一齊死。」少佐答。

「咁我都坦白啲講……」王達尼雙手插腰，氣未回復：「大本營有病者，人扮成嘅特殊病者。」

「有證據？」少佐直接問。

「唔需要證據……我對眼就係證據！佢間接害死咗犬京、害死咗白魂、害死咗M，仲有一個叫賴桑生死未卜！！」王達尼激動地按著辦公桌。

「M？」少佐似乎只聽懂這個字。

「佢…佢為咗救我哋……」王達尼落寂地按住眉目，頹然地搖頭：「犧牲咗自己…。」

「…」房間沉默一片。

良久，少佐通知大本營的高級職員，傳遞命令：「立即封鎖大本營所有出入口。」

「收到！」大本營高級職員馬上照辦。

「佢終於都……」命令傳遞完畢後，少佐黯淡地低頭。

「或者…我哋好快就可以見到佢。」王達尼語帶雙關。

「佢離開嗰陣……」少佐的每一句，都要好久才說得出來：「有冇…交低啲咩。」

「只有一個，堅定嘅信念。」王達尼說：「係我自己感受到…」

「…」

「守護大本營。」王達尼也很難說這句出口。

簡單而平淡的一句，卻會讓人心坎掀起某種感動。

大概，沒什麼句子，可以比起「守護大本營」這一句，來得貼切去形容M。

「再講多啲詳情，」少佐盡可能去接受這個事實：「敵人嘅資料？」

「冇咗一隻手。」王達尼續說：「成個大本營，斷咗一隻手嘅人，應該十隻手指都數得哂，要搵唔難，對付先難。」

「得，去召集所有搜索隊同老師開會。」說畢，便往會議室而行。

在會議之前，王達尼先把一切知道的事情，都告訴少佐。

例如敵人的能力，是吸收傷害和能量，再經由肉體的接觸，轉移到對方身上從而殺害。

由於緊急召集的關係，大家都很趕地過來，但總有數個人會缺席。

「差唔多到齊，都有八、九成人喺到。」最早到來的阿玲點算著人數。

「咁可以開始先？」搜索隊一名隊目，問。

「唔太好，最有經驗嘅賴三老師都未嚟。」抱住雙手，十分特顯肌肉的大舊說：「有佢嘅話…再擬定策略先最好。」

「記住！我哋得三、四個小時去行動。」少佐憂心地，盯住窗外對住的大海：「時間一到，就要即刻撤離。」

「明白！」眾人回答。

「嗰個叫賴三嘅仲唔嚟……？」王達尼不安地，盯著腕錶。

「佢係大本營嘅老功臣，老賢時代就喺大本營到幫忙，佢唔係有心唔嚟嘅。」大舊向王達尼解釋：「應該食緊午餐或者換緊衫姐…！再唔係應該出咗大本營，賴三老師佢有自由出入權利，成日都唔喺自己房嘅！」

「仲唔開始相討，敵人就真係走甩，要搵個斷手嘅人有幾難……」王達尼耐不住，說：「一係你哋傾住先，我幫你哋搵佢。」

「好。」少佐同意。

「唔洗搵啦，」在王達尼出發之際，大本營高級職員趕上來：「賴三老師出咗去，簽薄嗰到記錄住，佢琴日開始出咗去，今日仲未返。」

「果然，只係出咗去，咁大風大雨，賴三老師都應該暫時返唔到嚟。」搜索隊的人點頭稱是。

「為咗影病者，老師佢真係去到好盡……哈哈哈。」大舊無奈地笑著。

「影病者？」王達尼被這句話觸引到。

「你唔知咩！？哈，果然同愛紗講嘅一樣，你條友仔淨係識諗點樣賺大錢啊！」大舊說。

「咩影病者…講落去。」王達尼十分認真地問。

「呃…你唔知佢工作同興趣都係拍攝病者？然後做記錄，再教導學生知佢哋嘅弱點、特性、興趣、外貌、習性、出現區域之類。」

「…」王達尼心中又是一寒，想起了那部相機皆滿滿的病者照片。

「喂……你要去邊？！」大舊問。

「去睇啲嘢。」王達尼只交代一句。

接著，他便跑到去賴三老師的專屬樓層──攝影大樓。

那裡十分清靜，因為據聞賴三是個不善交際，不像大舊討學生歡喜，只會認真地去做自己的事。

王達尼前去C橦後，才發現攝影樓鎖住門了。

「鎖住…？」王達尼敲一敲門：「有冇人？賴三老師？」

除了攝影大樓，就連走廊也十分寧靜。

王達尼把耳朵貼近了門身，再敲一次門：「喂……有冇人！？」

對王達尼來說，上鎖的門根本是個笑話。

要不是道德的束縛，他在大本營可謂暢通無阻。

「好啦好啦…」王達尼擦擦雙手，取出一根平時總會帶在身上的特製迴紋針來開鎖：「係時候，好好發揮黑鼠商團首領嘅本識……」

做非法走私生意的他，偷竊是基本學，而偷竊的基本也是開鎖。

這種滿佈貪念的技巧，只有艾寶琳這種地方才會用得到。

「咔…咔……咔！」門鎖輕微地響起。

「呼，成功…」王達尼悄悄地推開門。

入面一片漆黑，不過還有幾盞攝影燈和LED燈，被開啟照射著某些位置。

「…」王達尼從腰間拔出手槍，小心翼翼地前進。

比起外面，這裡昏暗的氣氛更為恐怖……

每一盞亮著的燈，所擺放的位置都十分奇怪，因為有些是照著牆壁，有些則是照著暗角，完全不是照著真正會行到的地方。

但王達尼沒想那麼多，也沒打算移動那些燈，免得打草驚蛇。

在依靠微弱的光線下，近乎摸黑的王達尼進入到攝影大樓的其中一間小房。

牆上貼住很多的照片，全部都是關於病者。

獨個進去，會感受到莫名的壓力……就像四方八面都被病者包圍一樣。

一個不覺意，就會給舌女從暗處拉走的那種感覺。

「冇咩特別……」其實是王達尼自己，也想早點離開這房間。

之後，他就入到器材租用室。

裡面放住各種攝影的器材和配件，觀察細微的王達尼很快就留意到，某些配件牌子跟病者之都撿回來那部相機，是一致的。

「……」王達尼心寒得不敢說話了。

並且，他在檯面上發現了一份論文……

寫住「瑜小六」的名字。

「部機入面，都有瑜小六嘅相…有冇關連？」王達尼放下論文之際，門外出現聲音了。

他馬上左右張望，最終決定躲到完全不受光線照射到的黑房中。

「嗄…」他心，跳得很快。

「噠」對方直接把門開了，然後進來。

「明明鎖咗…」這把聲，是在他印象中，正是賴三老師的聲音：「有老鼠入咗嚟？」

接著，賴三再把門鎖一次：「咔──」。

之後，攝影大樓中就只餘下賴三老師的腳步聲，王達尼連氣也不敢吸一口。

聽腳步聲，賴三老師正在大樓四處移動，似乎找著什麼、拉著什麼大燈……

不久，就停止了。

然後，賴三老師他進來器材租用室，並關門、鎖上。

「咔」

似乎，有很多的秘密要鎖住不讓人看見……

王達尼如此想著。

賴三老師鎖門後，待在原地良久。

「呼？」他突然搖一搖頭，拉開器材租用室用來存放相機配件的大櫃子。

因為器材租用室和暗房是相連，只是有一門之隔，因此二人可謂同處一室。

把大櫃子拉開後，賴三老師便彎身走入去了。

王達尼自然是看不見，他一直待在暗房，不動聲色的等待機會。

「唔…唔……唔…」倏地，外面傳來第二把模糊的聲線。

「等咗好耐？因為要做小小偽裝先去到D室拎鎮靜劑。」賴三老師的聲迫，從另一間房傳出。

「唔…唔…唔……」另一把模糊的聲線又再傳來。

王達尼慢慢把門打開，才發現器材租用室的大櫃子後，有個小小的破口，可以通去某間小房。

「…」王達尼把槍對準前方，步步靠近那破洞入口。

「瑜小六，你真係好似我個女……」賴三老師以平淡的聲線，說：「不過放心，你好快就會正式成為佢。」

王達尼靠近到洞口旁後，偷偷往內裡瞧……

入面是間荒廢已久的小房，入面放住一張椅子、櫃、雜物、照片、幾具包住東西的不明麻布袋，椅子上坐著被綁手綁腳的瑜小六，其嘴巴更被人用黑膠紙封住了。

209

「之後，你可以盡情講嘢，四幅牆都貼上隔音板。」賴三老師撕開了封住瑜小六。

賴三老師如今，只餘下一隻手臂。

他真正的身份就是……

余智海！

發現這個真相的王達尼，禁不住把手掩嘴。

「啊…你到底想點…嗄…點解要咁做啊…！！！」瑜小六近乎尖叫。

「人類生命有限，病者無限，你成為病者，就可以永遠留喺我身邊。」賴三老師對著她，說。

「我…我唔係你要嘅人……！你…你放我走啊啊啊！！！」畏懼，充斥住瑜小六。

「我琴晚差啲死…」賴三老師在踱步，自言自語：「慶幸嘅係，我睇中嘅人，最後…果然幫我們清除咗白鯨……唔洗再慢慢培育你哋大本營呢班生力軍去病者之都。」

「你…你根本…唔係…唔係我認識嘅賴三老師……」瑜小六震顫地說。

「冇錯，你哋總係話我表情木訥、總係話我毫無神情、總係話我不善交際，說話都好少。」賴三老師用唯一的手，脫下了自己的人皮面具：「咁係因為……賴三呢個人根本就唔存在。從來都係得**余智海**。」

「……」瑜小六呆住了。

「…」就連王達尼也想不到，原來賴三表情木訥的背後，是因為人皮面目的緣故！

「可惜嘅係，我琴晚斷手之後再去折返嘅時候，我嘅研究室已經俾人破壞殆盡，珍貴嘅研究資料都俾人偷埋，辛苦咁耐好似得場空咁……」余智海握住人皮面具說話：「復活個女已經冇希望。最後，我

決定咗…倒不如令你代替佢仲好……反正佢仲在生嘅話，都同你差唔大？」

「你之前做嘅嘢都係假……」瑜小六不敢相信。

「係，我失去咗嗰女咁耐，一見到你，就好似見返佢，我內心好激動。」余智海捏住瑜小六的下鄂，說：「不過你始終唔係佢……你有好多朋友、有好嘅性格、有好嘅成長、有出眾嘅外表……有總係充滿幸福嘅笑容。」

「…」

「佢比你慘得多…自細俾人笑，怪物怪物怪物……嗰隻病！只係好普通嘅神經纖維瘤，只神…只不過係成面腫瘤，而且唔會感染人！佢性格其實好好…點解大家都要笑佢？除咗安慰佢，我唔知可以做到啲乜。」余智海話中帶痛：「佢仲細，承受唔住壓力，搬過幾次屋，最尾都係決定喺林中住，唔洗面對太多人。不過……佢最後都係喺屋企自殺！我無能為力……」

「唔代表…唔代表你可以傷害人……」瑜小六反駁：「你咁同嗰班人有咩分別……。」

「分別？分別在於，我單純為愛女報仇。」余智海的手臂抖震著：「你知唔知…身為一個父母，培養到仔女最後選擇自殺，係幾咁失敗！！？點解所有人都係有囝有囡，但偏偏就係我個囡要自殺！！！我唔明…我唔明啊……錯嘅唔係我啊……」

「錯嘅唔係你，但你依家咁做就真係錯，仲錯得好離譜。」

「咁就唔怕錯落去……」余智海抬頭，說：「我承認…呢個世界的確係有好人，例如老賢……喺我俾白鯨背叛打到重傷之後，喺街遇到我之後將我醫治。又或者係幫我清除白鯨嗰個後生仔…我睇到佢背後仲為大本營付出好多……不過佢哋都生不逢時。」

說畢，余智海就準備在瑜小六頸側，注射剛從D橦大樓偷回來的鎮靜劑。

「要令你變成病者好簡單，你訓一陣先，到你醒番世界就會唔一樣。」余智海輕撫瑜小六的頭，說：「我親愛嘅乖女……余三村。」

「呯！」話語剛畢，王達尼就從後向余智海開了一槍。

「…」余智海的身軀抖了一下，後腦便隱約發出紅光。

「你錯喇，邪惡博士！」出現在洞口的王達尼，大喊：「老賢同M嘅善良，係俾你利用咗！不過你已經玩完，除非你真係好似傳聞咁識反彈……」

「嗯？」余智海轉身，望著舉槍的王達尼。

王達尼立即轉身，用槍打破器材租用室的門鎖，然後狂奔出去。

料不知，過程被其中一盞攝影燈的電線所絆到！

「呯──」

「啊…」摔倒的王達尼，射倒另一盞恰好把他位置照住的燈。

「子彈對我無用。」余智海步出器材租用室。

「……」而王達尼，則及時躲到另一間存放攝影燈的房間。

「唔好似隻老鼠咁，出嚟面對。」余智海游刃有餘地說。

正至余智海進入擺放一排排的攝影燈的房間，王達尼即把那些攝影燈通通打開，房間一瞬間光亮無比，余智海眼睛受到強光所擾……

王達尼把握這機會，速到剛才那間小房中，隨手執起一件利物，割斷綁住瑜小六的索帶。

「走…！」王達尼負責行頭。

「唔…！」瑜小六跟著走。

「你原本可以走，不過為咗救人，真係可惜。」余智海擋在王達尼面前，向他舉起手掌。

「都同我預計差唔多……」王達尼猛地對天開槍：「你肯定會嚟阻路。」

「呯呯呯呯呯呯──！！！」他開槍射的，是其中一盞安裝在天花板的射燈。

「砰！」射燈墜落到余智海頭上。

「啊！！」

王達尼立即帶住瑜小六逃到門口，開槍射破門柄，奪門而逃！

「把手槍真係好洗好用……！」他倆一出走廊，就往著大樓的出口狂奔著。

余智海急追出來，逼不得已用掌心向逃走的二人開了一槍：「呯──」

兩人逃出到大本營廣場後，瑜小六立即高叫：「有病者喺到！！！！」

「嗄…嗄……哈。」王達尼乾笑一聲，說：「唔知點解…我冇乜……力氣…去學你叫…」

「…」瑜小六眼神驚恐地，望著王達尼的左腹位置。

「你見到啲咩……」王達尼聲線有些沙啞，說：「我咩都見唔到…我…我唔太敢……望…嗄…」

「冇…冇事……」瑜小六扶住他，答。

樓上正打算開始搜索的人，見到廣場的情況後，通通都趕下來……

加上風勢經已變得很大，大部份平民都不敢走近欄杆的位置看戲了。

但余智海已經從走廊步出，並且迫近他們二人。

「你仲行唔行到啊…？！」瑜小六問。

「…放低我。」王達尼無可奈何地說。

「頭先盞燈跌落嚟我個頭嘅痛楚，就俾你感受下。」余智海舉起了手，走向他們。

瑜小六本可逃走，但她執意要保護救了他的王達尼……

「唔…唔好……你會後悔…！」瑜小六對余智海，說。

在透徹紅光的手，即將要觸碰到瑜小六和王達尼之際，兩枝快箭從左面射入到余智海的臉頰！

瑜小六往左一望，發現是熟識的人！

「公仔…！仲有……」瑜小六望向另一個，毫不認識的紅衣男子。

「嚟遲咗…對唔住。」手持十字弓的公仔，說：「嗄…嗄……不過，睇落都算趕到。」

「達尼，good job！」另一個人，正是奎斯。

「點解你…」王達尼正想問他，為何會一同過來時……答案出現了。

風雨中，另外兩個並肩而行的男人緊接出現。

他們一黑一白的長袍，如同黑白雙剎的畫面。

「滿天……」瑜小六眼角中溢出了希望：「M！！！！！」

「大本營…」滿天望望周圍，說：「好耐無返嚟。」

「要突然請你嚟幫手，唔好意思。」M，回來了。

「正好，可以試我件「神器」。」滿天淡然地說。

「嚟幾多個都一樣。」箭射在余智海臉頰上，卻沒有刺穿它的皮膚，只是泛起紅光吸收了箭的傷害。

「對佢完全冇傷害…？」公仔愣然。

「係咁…佢有吸收傷害嘅能力。」奎斯說。

緊接，大本營的戰力都通通趕到廣場，搜索隊成員們以長矛將余智海圍住。

少佐和M兩人互相點頭，便把重心放回到余智海身上。

余智海微微一笑，把手掌貼緊廣場的地面：「你哋認為……我以前經常出去，唔會儲定力量？」紅光一閃，地板立即碎裂破開！

讓周遭包圍住他的搜索隊，也全都飛退……

「啱啱出嘅傷害，係十隻病獸打落我身上嘅傷害。」余智海笑起上來，說：「而且，仲陸續有嚟。」

「六隊，封！」搜索隊頭目大喊一句。

第六隊的矛兵，馬上往前刺擊。

被刺到的余智海絲毫無感，更捉緊住其中一人的長矛，將他拉近，再伸掌到其腹上！

「呯──！」只需一下，那名搜索隊成員便腸穿肚飛。

「啊…啊呀…」其他成員見到，都極是訝異。

「保持隊型！」大舊高喊。

「你哋唔出手，就到我出手。」余智海握緊唯一的拳頭，紅光綻放！

把身邊的搜索隊一個一個殺害，有幾個拿開山刀的上前亂斬，都得不到好下場。

有被舌女酸液腐蝕的傷害、有被病獸重拳打中的傷害、有被病牙撕咬的傷害、有被病嘴黏緊的能力。

轉眼間，余智海已經透過轉移傷害的能力，殺害了十名以上的搜索隊成員。

「比起用呢種病者之力……」余智海輕蔑一笑，說：「我更鐘意你哋用傷害我嘅能力，去傷害返自己！呢種感覺…係最正！！」

「啊啊啊啊啊啊！！！！！！！！！」靠近他的搜索隊，幾乎只要被他指尖戳一下，便會立即重傷或是身亡。

「女子隊，封住佢，扣！」精銳的搜索隊，隊目江子千命令。

女部隊馬上用鐵製長矛，分別以交叉形成將余智海手、腳、頭部位夾住，繼而其餘兩伙搜索隊的人發箭射擊。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箭通通跌落到地上。

「就係咁多？」余智海渾身紅光一閃，以交叉形式扣住他的長矛馬上全都裂碎，並瘋狂敲著廣場的地面使得地裂震盪，眾人都狼瘡地摔了下來。

以余智海就把握這機會，將跌倒到的搜索隊成員逐一觸碰，一一殺害。

「啊──！」、「嗚…！啊啊…！！！！」、「唔好…唔好……唔…啊……」

生命，在他面前變得毫無意義。

「你有冇事……」瑜小六把王達尼拉到李惠利大樓下的飯堂。

「我…」王達尼面色變得蒼白：「嗄……」

「我嚟…交俾我。」娃娃的出現，替瑜小六接手了。

「普通方法制衡唔住佢……」把戰況都看在眼內的M，說。

「物理攻擊，對佢一啲攻用都冇…？」滿天冷冷地盯住余智海。

「啊啊啊啊啊！！！！」大舊一股作氣的衝上前，打算與他空拳搏鬥。

擺好架式的大舊，左右搖擺地向余智海出了數拳，同一時間，他盯緊對方的右手，因為他留意到，這是他主要的傷害輸出來源。

「呼──！」突然間，余智海揮出充滿擾動風力的拳頭。

「…」看在眼內的大舊，退後避開。

再一個小箭步，上前續出連環拳！

「啪！啪啪啪啪──」可惜，每一拳都被余智海吸收。

余智海輕輕彈了大舊胸肌一下，彷彿把剛才受過的拳傷，都一一回贈給他。

「……啊！！！！！！」痛楚注入到大舊體內後，他如同被憑空攻擊一樣，全身在顫動非常，最後更倒了下來。

同一時間，奎斯和公仔二人談好，分別從左右兩邊衝往余智海，再一起向他使出飛踢，到他的頭部上。

「呯！」下一秒，少佐便從後以鐵球棍敲擊他的後腦。

余智海想把他們抓住時，三人已經一同退開。

「你哋識避，不過匿喺樓上嗰班平民唔識避。」說罷，余智海無視我們，首先進入最多年青人的B橦

大樓。

為了阻止這情況，M跟滿天都馬上出手，分別以雙節刀和鯨牙大劍揮砍，余智海的身體卻不吃這套，傷害有多大，就會吸多大。

完全無法壓制……

「呯！」更能徒手接下鯨牙大劍的刃部。

「就算點做，都係無用。」余智海留下一個笑容，就以數隻病獸重拳的威力擊地。

「呯！！！！」的一聲，把滿天和M二人雙雙震開。

面對最強敵人的來襲，B橦躲著的學生絲毫不敢反抗，就連跑走的勇氣也沒有，因為他們深信不亂跑的話，敵人就不會將他們殺害。

「乖…」余智海捉住一名青年的下鄂，其頸項上隨即出現三條病爪的傷痕！

「咔…啊嗄！！！」他身體一僵，便斷氣死亡。

又強行捏住一名可愛女學生的面部，說：「感受下我嗰女帶住呢種外貌嘅痛苦……」

「滋滋滋滋滋～～～！！！！！」強酸徹底腐蝕了她的面部皮膚，不到幾秒就毀容了。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她聲嘶力竭地撕叫著。

「啊！！！啊啊啊！！！！！！」其他學生和青年見到這樣的畫面，再也忍耐不住要逃走了。

余智海往地上一敲，一樓的地板隨即裂碎！所有想逃的人都瞬間跌下！

「呯——！！！！！」

「要用精神嘅方法…去對付佢。」M知道，余智海當初過不了白鯨的最高層，正是因為被幻覺影響。

「真係要用……？」滿天把刻意帶來的「神器」拿出，是個看起來不簡單的箱子：「一用咗…就會受到好大影響，我哋所有人都係。」

「得番呢個方法……」M望著箱上的兩個按鈕。

左邊的按鈕寫著**「T」**，而右邊的按鈕寫著**「F」**。

「交俾你控制。」M背著鯨牙大劍和傘子前進。

「嗯……」接著，滿天按下了「T」的按鈕，說：「男病童嘅腦，有效發出大範圍腦電波訊號……大BOSS，希望你發明出嚟嘅嘢有用。」

…

雨下得更多，風吹得更快。

要不是昨天成功離開病者之都後去找滿天，恐怕今天沒命到來了。

滿天為我輸送的營養劑和娃娃健康美味的料理，都讓我回復了不少元氣。

要作進行一次持久的對戰，肯定是沒可能……

只能速戰速決。

沒想到的是，王達尼比我想像中勇敢。

在靈實醫院休息了一段時間後，回到艾寶琳就只餘下奎斯，他告訴我王達尼發現余智海可能埋藏在大本營中。

果然，一來就見到了。

事前，我更向滿天他們求援，因為對方實非簡單的病者。於是他們便帶同這件，利用男病童腦部製做出來的「神器」，以幻覺去與之抗拒。

箱子中充滿維生液體，男病童的腦部就浸在裡面。以兩邊的按鈕，分別為不同微量的電極，按一下就會刺激到男病童的腦部，讓它自動施放出腦電波去影響眾人……包括含有理智和記憶的余智海。

既白鯨是用精神控制和幻覺這種方法，去對付余智海。

那麼，我們都只有用相同的方法，才能對付他。

唯一的缺點是周遭所有的人和自己，都會受到腦電波所影響。

可謂一把雙面刃。

要是沒人阻止余智海，他就會把我們逐個殺害並摧毀整座大本營。

「呢到……」為了防止他進行無差別殺戮，我們讓他在廣場時受到幻覺影響：「我間屋…？」

在他幻覺所擾期間，我拖住鯨牙大劍打算橫砍余智海的腰部……

還記得昨晚，當他看到自己久違的女兒時，整個人愣住，然後給白魂突襲成功斷臂。

「噠！」其腰部發出紅光，受下我的揮砍出的傷害。

「我唔會再中計……」余智海轉身向我。

周遭的大本營人，都開始展笑、高興、放鬆起來，完全陷入幻覺之中。

看來已經腦電波傳開……

余智海先衝向了我，使出紅光閃亮的手往我，我亦舉起堅固的傘子格擋。

「呯──呯呯呯呯呯──」這把傘子果然堅固，依然沒有斷裂。

於是我用力一推，把他推後！繼而再次揮動鯨牙大劍向他。

白鯨的記憶彷彿再次與我結合，他用過的一招一式都在我腦中展示出來。旋轉斬、跳斬、柄擊、會心一擊、蓄力斬，全部都揮舞放到余智海的身上，紅光亦不斷從他的身上亮起……

任由大劍傷害的余智海，打算到我力竭才還擊……

「嗄…嗄……」白鯨所使的招式，都需要花費大量體力。

「已經再冇花招？」余智海問。

突然，他神情變了，目光也呆滯了點。

「三村…？」他彷彿，望見了什麼。

「…」於是我把機會，往他胸膛一砍！

「嘶──！」

奏效了。

失去警惕的他，沒有接下這記傷害，使得胸膛被我斬破了一道深長的傷口。

血也順勢地飛濺出來……

「啊…！」余智海被傷到，馬上清醒回來：「又係幻覺……」

「幻覺幻覺幻覺幻覺幻覺！！！！！！乜都係幻覺！！！！！！」余智海奮力地敲打地面，很快就地崩石碎。

滿天說過，病童幻覺中的快樂，其實是利用人類渴求之事。

而幻覺中的畏懼，則是利用人類的罪惡感或是悔疚。

只要釐清事實及真相，基本上就無所畏懼。

「佢開始憤怒……唔會再相信之後出現嘅快樂事物。」滿天馬上轉按「F」，說：「唯有利用佢罪惡感同人生嘅悔疚…」

「啊…女！！三村！！！唔好跳啊…唔好自殺啊……」余智海仰視著大樓，又突然苦惱地低頭：「唔得…只係幻覺…只係幻覺……！！」

周圍的大本營居民，都開始受到畏懼的強烈影響，而尖叫、逃跑、哀哭著。

最嚴重的情況，也只是像我們以前一樣，陷入嚴重的暈迷之中。

「嗄……」我對準余智海的頭部，準備奪首斬。

要結束這場苦海，只能透過這一種方法。

「唔會…嘿，我嗰女已經好大……」余智海忽然清醒起來，說：「余小六…我嗰女……會係大本營嘅余小六……」

「呃自己！？」滿天也意料不到。

「…」砍擊再次失敗，他的肉身又再接下了傷害。

「係時候完結……」余智海利用病嘴的黏性捉緊大劍，不讓我收回。

然後利用病獸的力量，把我和劍一同拉扯到身邊，打算再次舉傘格擋的我，這次被他直接將傘子擊飛脫手！

「一百隻舞者腿部攻擊嘅力度……對你把遮俾足尊敬。」余智海淺笑，繼而捉住我的頸部：「你係代表住大本營嘅「希望」？我會親手，將希望粉碎。」

眼見這樣的情況，滿天也放下了盒子，立即上前支援……

他一如以往的攻擊模式，未近身就先向對方擲出無數的手術刀，這些手術小刀帶來的傷害，余智海都用背部來承受，然後一一轉移到我身上……逐把，逐把的轉移到我身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身體正由任手術刀千宰萬割著，就似是凌遲處死一樣。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成千上萬的痛苦徘繞在我身體中，滿天也止住了動作，不敢再輕舉妄動。

「已經冇辦法？」余智海遺下輕蔑的笑，然後繼續抓住我的頸子，將我帶上八樓的高層，好讓每個大本營的居民，都看到我的死法。

一路上，男病童的負面腦電波持續釋放，在我腦中有千萬個死亡的畫面不斷重播著。

即使其他人想救我……

也無能為力…

「嗄…」把捏住頸子，上到八樓的我幾乎要斷氣了。

意識……也快斷掉了。

「大本營嘅人望住，」余智海在八樓中間的欄杆前，捏住我的頸並把我高舉到腳離地面：「反抗我嘅下場……」

「唔…好…」受傷的少佐，抬起了頭。

「……」大舊則給打到暈迷。

另外，公仔、奎斯、瑜小六，都是愛莫能助的人，即使想救，滿天也立馬阻止他們。

的確…

因為是個愚蠢的決定。

瓦禮、愛紗、夏晴、阿玲，他們不敢直視……

所有大本營的居民，都被矇上了一片絕望。

「…」我身體僵直得動不了。

「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

一息間，我全身近乎皮開肉綻……

他…

把剛才鯨牙大劍的傷害，全部歸還於我身上。

我…

頭一次，感覺到死亡。

還有劇烈不堪的痛楚，就連腳尖也在滲流出大量血液……

「呼──」余智海把我放下到地上。

然後，直接從八樓跳落到地面。

「呼！」

「邊個做下一個？」吸收了高空墜地痛楚的余智海，微笑著問。

「啊啊啊啊啊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持續地，下面傳出了大本營居民的驚叫聲。

只是…

聲音對我來說，越來越薄弱。

倒泊在血中的我，已經控制不到身軀。

然而，幻覺也好像伴隨死亡來到。

我模糊的視線，見到九樓欄杆上站著一人，他似乎一直在高處看戲……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又是某個大本營居民的慘死。

那人，往我望了一望，便從九樓的欄杆上，直接跳到八樓的欄杆上，然後落地凝視著我。

似曾相識。

有點像…銘凱。

是來迎接我下地獄去吧？

他略略看過我的傷勢後，淺淡一笑。

然後伸出手掌，一隻不明的銀灰色生物隨即在他臂上繞爬，並放下一枝類似血液顏色的針筒……

「噠」再把針筒注入到奄奄待斃的我。

注射完畢後，他站起慢慢退後，揚起嘴角……對我留下一抹深邪的笑容。

就以靈活的動作技巧，依附到牆上快速地攀爬離開。

「啊…嗄…」我感覺到，身體有些不對勁。

剛才的……

是幻覺…亦或現實？

心臟跳得異常地快，雨針落在皮膚的觸感都變敏銳。

感覺，全都活過來一樣。

我震顫地舉起本應滿佈密麻刀痕的右手，發現傷口都在自癒地縫合起來。

然後，我用力地握了一下拳頭。

強而有力。

體內的細胞彷彿極速增長，讓活力灌進我的全身。

我覺得，剛才見到的不是死前的幻覺……

那隻繞住銘凱手臂而爬的銀灰色生物，是我從那人見過的**──=12px臺魚[/size=4]**=12px。

那枝血液顏色偏暗紅色的針筒，是我從那人見過的**──特製病者血[/size=5]**。

那抹放蕩不拘想要改變世界的邪笑，是我從那人見過的**──微笑[/size=6]**。

「我應該…早就要諗到…」當時銘凱的屍體失蹤了……

不是偶然的。

那個瘋狂的男人，還活著。

我本該承受的命運，如今……再次重返到我的身上。

只是…

這次我再沒有拒絕的理由。

「大本營咁快就陷入一片絕望？」余智海往瑜小六所在的李惠利大樓方向前進，並橫視周邊的頹垣敗瓦：「比起想像中不堪一擊……」

「小六…你走！！唔好俾佢捉到！」菁英搜索隊的隊目江子千，上前拔劍阻止。

劍雖砍了在余智海的後頸上，不過也是枉然。

余智海反手捉住江子千的劍，瞬間粉碎了她的武器，再踏前抓住她的手腕，其後紅光一閃！「格噠」一聲，江子千的手就甩骹般扭曲起來。

「啊呀呀…！！」強烈的痛楚，秒速上到江子千腦部。

緊接，余智海用掌往江子千的腹部一推，她隨即如同受到矛刺所傷，腹部染紅，鮮血從口中激吐！退後幾個虛步，就傾後躺地。

「隊長！！！！！！！！」跟其他人一樣，只能在旁觀視的瑜小六，泣聲無比地哀痛。

「力量太強大，就會害怕傷害到身邊嘅人。」余智海繼續步前，說：「但冇依一種覺悟嘅人，係乜都做唔到。」

「師傅……」大本營廣場的主要戰線上，只餘下公仔、奎斯，還有滿天：「我哋真係…嗄…無辦法阻止到…！？」

其餘的搜索隊成員，不是害怕得逃跑，就是失望得喪失戰意。

還有佔大部份的大本營居民，都深深陷入在男病童的腦電波擴展裝置上，正體驗感受著腦部負面的影響。

「要加強力度…」滿天再次把指尖，放到「F」的按鈕上：「如果唔係……根本摧殘唔到佢嘅精神。」

「再繼續加強落去…會有咩後果？」握住長弓的奎斯，問。

「會好似你之前哋咁，有機會陷入嚴重暈迷嘅狀態、自殘更甚自殺，又可能精神失常，胡亂咁襲擊其他人，因為釋放出嘅腦電波會影響人嘅心情，到時無人會控制得到自己。」滿天凝視住余智海，說：「單純表外嘅幻覺，已經影響唔到佢……」

210

「打算摧殘佢精神，令佢失去呢種…反傷嘅防禦機制……？」奎斯問。

「見唔見到佢隻斷手…代表，佢都會有失神嘅時候。」滿天以例子解答：「佢將能力運用得咁自如……我諗佢已經用到同呼吸冇乜分別。」

「所以要令施展一啲，令佢連呼吸都停止嘅事…」公仔點點頭。

「得呢個方法…」滿天把箱子的電量調大，說：「你哋要盡可能保持清醒，俾致命一擊佢……雖然機率都唔高。」

調好電量後，滿天深一深呼吸。

「噠」再次按下了「F」制。

幻覺瞬間包裡一切，即使眼前所見之物都不是真實，男病童的腦電波還是強行欺騙了眾人的大腦，發放強烈的負面情感出去。

如同潘朵拉盒子一旦釋放，絕望、悲傷、痛苦、悔疚、遺憾、憤怒、畏懼、害怕、沮喪、頹然、焦慮種種的情緒都加以擴大。

「啊…」公仔按住太陽穴，說：「我…」

「控唔到自己……！」奎斯把頭用力撞牆，咬牙切齒地說：「我嗰腦，一直係…救唔到賴桑嘅畫面……！」

「呯」滿天捧著的腦電波箱子，掉到地上。

「……」滿天的瞳孔逐漸收縮，像看見到什麼。

他在不良人時，為了守護大本營而跟不破尚承諾，用引導病者的方法去為他殲滅其他人類倖存區。

還有使用催淚彈和手術刀，殺害整個中型倖存區人類的事情，都歷歷在目。

在他眼中，透明雨水變成血雨，整片大地都染紅一片。

而公仔亦見回養育他的馬德梵，又憶起那些受虐的事情，讓他畏怯地跪下，抱腳躲著。

這種無形腦電波的傷害，就以夢境的形式入侵他人腦部。

如同發夢，人們不知道自己所存在的空間是否真實，亦不會突然去作出思考。

只會無盡地，去體驗腦海中，那件事情帶來的感覺。

恐怖的地方，就在於此。

連自己，都無法得知自身存在的真相。

整個大本營都籠罩住黑暗，每個人都被迫審視自己內心中的畏懼。

除了風雨聲，就只有人們的哀哭。

就連所向無敵的余智海，也遭受到影響，滿腦子都是過去的回憶──女兒死後的哀傷。

原本美滿幸福的家庭，變成孤獨的一個。

「一係等死……」我凝望雷電交加的曇天，倏地想起董倫在康城給我的試煉：「一係蛻變。」

「……」在滿天腦中不斷閃爍悲痛的畫面，如走馬燈一般。

其中，有一段卻讓他怔住。

那是，當時在艾寶琳瓦安的家中，說謊跟瓦禮分別的畫面。

那段回憶雖然包含住悲痛，也同時地……包含住「愛」。

「…」腦中突然產生變化的滿天，表情有些愣然。

在眾多負面情緒的腦波中，唯一混雜住一絲的愛。

但單是這微弱的感覺，就足以讓滿天逐漸清醒過來。

「嗄…」意識到剛才陷入深度幻覺的滿天，勉強地取出雙節刀……抬頭凝視眼前不遠處的余智海。

是唯一的機會。

滿天握緊了雙節刀，眼神堅定地衝向余智海！

「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滿天一如既往，對敵人有如快刀斬亂麻。

陷睡於幻覺催眠中，未能清醒的余智海就這樣被連續擊斬！都毫無反抗之力。

滿天更用雙節刀劃過他左邊的眼球，余智海瞬間失去一半視力。

「啊…！」眼球破裂的痛楚，使余智海神經被觸動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忽然，余智海仰天怒吼。

一剎那，余智海全身都散發著閃爍的紅光。

「冇人可以搶到我嗰女！！！！！！！冇！！！！！」以余智海作為中心的一定範圍內，都受到無形的攻擊摧毀。

閃避不及的滿天，背肩憑空滲血，似乎受了無形的冷箭。

「師傅！」在危急存亡的瞬間，公仔拋出一條套索，精準地套在余智海頸項上把他圈住。

公仔用力把他扯住，可是狂暴的余智海用力一捏套索，便將其斷裂。

「以眼還眼……」余智海對住滿天，說。

然後，伸出唯一的右手，作勢要挖掉滿天的眼球。

在他悲劇即將要上演之際，看著一切、聽著一切的我，迫切地想要去營救滿天。

終於，那些被余智海千刀割斷的神經線，好像重新接駁過一樣，我能再次移動雙腿。

「…」我感覺到，背部湧出強烈的劇痛。

我感覺到，有著不應該存在的神經線，正在自行移動、修復。

「啊……！！！！！！！」我兩拳捏緊，背肩受到嚴重的抽扯。

要麼等死，

要麼蛻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痛苦地仰喊一聲，周遭瞬間飄散著華麗的黑羽毛……！

經歷長翼的我，帶住微喘回頭，驀然看見自己附帶住一雙漆黑光澤的翅膀，就像獵鷹展翅捕獵時的模樣。

「……」我愣了數十秒。

原本，我以為會像病翼，是對又滑又啡的嘔心翅膀……

我再抬頭，望到九樓之上：「…」那裡已經空無一人。

剛才…

不是幻覺。

他確實為我注射了特製的病者血液……

本該十分嚴重且充滿疑問的事，我竟然沒有追究的心情。

因為轉頭望向欄杆下，在廣場上的滿天和余智海。

現在，我只想拯救這裡每一個人。

當下，我做了件很冒險的事情──直接落出欄杆外。

繼而控制我嶄新的翅膀，滑翔到余智海背後。

在他就要觸碰到滿天之前，我伸出了利手，一把將他的後頸抓住！

「嗄…！？」余智海完全意料不及。

我用力一拉，將他擲往反向方，使之與眾人拉開距離……

「呯…呯呯……呯！呯──」余智海滾摔了地面幾次，才停下來。

「點…會咁……」余智海緩緩地站起，沙石在他身上流下：「冇…冇可能…你已經承受咗……我咁多傷害…作為人類嘅你……」

「咁如果同你講…我哋依家，係同類。」我對他說。

「邊有一款病者係黑色嘅雙翼，而且…你變成病者之後，冇打過任何事前針，絕對無可能保持人類嘅形態同埋…」余智海對我的蛻變，感到難以相信。

「好遺憾……似乎有人都想清除你。」雖然不明白本應免疫的我，為何都會變成了病者。

但為了對付余智海，我只得接受現實。

對於突如其來的情況，余智海感到疑怒。

在場中，除了滿天之外，沒有任何一個人看到如此形態的我。

因為，大家都正陷入在男病童的惡夢中。

「睇嚟我又多一個病者朋友……」在後面的滿天，說。

「我哋有命生存落嚟。」我淡笑一聲。

以前作為人類有限的體力，如今好像任我揮霍一樣。

「見唔見到…」滿天指住沿海方向，說：「我哋時間無多。」

「龍捲風……」我凝視住那邊。

那氣勢磅礴的巨型風暴，正在海中心集結，外圍滿佈著雷電的圍繞。

內裡就彷彿，有著無窮無盡的力量。

緊接，余智海隨手抓起一塊掌心大的碎石，擲去捲縮著自己的公仔。

「我拖住佢，你將仲喺廣場上嘅人帶走先。」說畢，我以貼緊滑翔的方式趕到公仔那邊，以翼作盾把高速擲來的碎石擋住。

「呯──」

接下來，我試圖拍翼高飛，再空襲余智海。

不過他都早有預備，每次一靠近他，就會自動進入傷害反噬的狀態。

有好幾次我都被他觸摸到，而弄得胸腹遭受長矛刺擊的傷害，但約莫幾分鐘後，這種傷勢就會開始慢慢癒合。

「病爪，快速回復？」余智海一眼就看得出：「兩種能力……你體內嘅係特製病者血，你喺邊到拎返嚟。」

我沒有理會余智海的問題，為了引開他，讓滿天更多時間救走陷入幻覺的人，我決定對他進行撲腰攔截，再飛到附近不遠處的地盤。

「啊！！！！！」半空中，他猛地向我注入各種的傷害。

要不是體內有病爪的細胞，我根本不堪一擊。

「呯！！！」最終，我承受不了劇烈的痛楚，從高空放下了余智海，自己也墜到地面上。

與他不同的是，余智海以直垂方式墜下，而我則用滑翔的方式墜下，因此所受到的傷害較為之少。

地盤沙塵滾滾。

眼見旁邊就放住一枝鐵柱的我，拾起便去到余智海跌落的位置，然後用力飛躍，舉起鐵柱打算垂直刺入他的腦蓋之中。

「呯」可恨的是，躺在地上的余智海剛好轉頭，就避過這天降一擊。

「…」會意的他，馬上揮出唯一的拳頭。

開始熟知余智海攻擊模式的我，立即捉住其臂，然後順勢將他的拳頭壓到地上！他的攻擊模式，就是承受傷害之後，會立即反擊對方，而且是用唯一的右手去反擊。

「呼！！！！！！！！！」拳頭打到落沙泥之地上。

沒有混凝石土堅固的它們，立即下陷了一大塊，形成地盤中一個凹位。

力度大概是七十隻病獸同時對沙地出拳，才會造成如此凹陷，加上雨落不停，讓這些泥濘更為黏身。

我用力地拍翼一飛，就脫離凹陷的泥地。

說回來，我發現自己的拍翼並不能持續地向上飛高，而是只能像極強的跳躍一樣，一次飛到半空五、六米左右，雙腳就會再落回地上。

我透過這種跳飛的能力，很快就到達鄰近一部鉤住一束束鐵柱的吊機上。

身處高空，風又那麼大，真的稍為沒握緊都會給吹走。

而且在吊機上，我能清楚看見那巨型龍捲風的全貌。

在香港有生之年，這種超級風暴，應該是唯一一次能直接觀賞到的了。

我把目標鎖定在那一束束的鐵柱上，因為它們下方對正余智海身處的那個凹洞。我在吊機上助跑過後，便側跳踏出空中，然後借由滑翔將吊機前方鉤勾住的繩索，用雙翼快速掠過時割斷。

「咔──」的一聲，鐵柱一一落到凹洞中，插落到入面。

其中，余智海給其中一根鐵柱從鎖骨，刺穿到胸腔而出！因為，一直試圖爬回上來的他，壓根沒留意到頭頂所發生的事。

「啊！！！！！」他用力叫喊。全身再次閃爍紅光。

「呯！」

周邊的鐵柱也受它影響一樣，原本插到落泥地上，下一秒又給震飛出去！

這次，到我要避開支柱，它們一根根像雨箭般落下。

滑翔狀態的我經已接連避開數根，但還是有兩根鐵柱分別刺落到我的兩邊翼上，使我動彈不能給刺在地上。

趁余智海還困在凹洞之中，我試圖忍痛拔出那兩枝插住翅膀的鐵柱。

「啊…！！！」我拔出鐵柱後，就趕回到大本營。

因為……

用了任何方法都殺不了他，在我看來只有最後一個辦法。

「沙啦沙啦──」只要風暴一日還在，雨都不會停。

「點！？佢已經死咗？」滿天見只有我一個回來，便問。

「唔係…」我帶著渾身的傷痕和折了半的翼，說：「佢困住喺一個凹洞到…不過好快會上返嚟……我返嚟…係要同你講…唯一殺到佢嘅方法……」

「咩方法…？」

「嗰個龍捲風……」我指住遠處，說：「唔係自然生成…唯一嘅方法，就係帶佢入去。」

「…」

「大本營所有人都入哂幻覺，逐個醒番都再無時間走……但拖佢入佢嘅話，或者…至少，可以減到個龍捲風一半嘅威力……」

「點睇都會死…點拖佢入去？」滿天立即問。

「我……帶佢飛入去。」

「咁樣…」滿天愣住。

「聽住……我唔係可以好似直昇機咁垂直咁飛過去，一定要靠滑翔。」我望向沿海一旁的魔鬼山，說：「喺嗰嘅崖捉住佢飛過去……就啱啱好。」

「點引佢過去？」

「叫醒瑜小六先。」我說。

接著，滿天把我帶到瑜小六所在的地方，他跟其他人一樣，都陷入重度的幻覺中，沒能夠醒來。

「小六…瑜小六…！望住我…」我捉住她雙臂，迫她直視住我：「你要幫我做一件事……」

「我冇…冇啊…我冇累死你哋……我冇…」瑜小六沒有聽到我的說話。

「唔好再沉淪喺過去…！我哋應該要望下未來，聽唔聽到！！？」我搖著她，說：「我一直以嚟都好辛苦……你就當幫我完成埋最後一件事，幫埋我今次…我哋要救所有人，就差你一個，今次你可以救到所有人！」

「我救唔到……」瑜小六完全被負面情緒包圍：「我任何人都救唔到……」

「今次真係最後一次，你可以叫我做M嘅機會，而且得你一個可以救到所有人。」

「M」沮喪的瑜小六，無神地抬頭：「我真係做唔到」

「樂觀嘅你去咗邊？你喺大本營仲有好多朋友。」

「但我都累死過自己嘅戰友」瑜小六苦惱地說下去：「就算我做任何事都改變唔到佢哋嘅死，呢個係事實！」

「你都已經盡咗自己能力，明未！？你可以繼續喺到自怨自艾等呢到所有人都一個一個咁俾余智海殺死，亦或去改變依一切拯救依到每一個大本營嘅居民！」

「我我」

「我哋一齊拎返大本營所有人嘅笑容，」我伸出一隻手，讓她捉住：「然後永遠快樂咁生活落去。」

「轟隆——！」

瑜小六凝視著我，並慢慢握住我的手、站起。

「居然」在一旁看得清楚的滿天，有點愣然：「講幾句嘢就醒到。」

「小六佢係全大本營最樂觀嘅人，比起其他人，佢更容易清醒。」至少，我是這樣認為。

「我要點做」

「余智海佢就快返嚟小六，你一陣引佢到魔鬼山嘅沿崖上面就可以。」我望著瑜小六，說：「唔洗擔心佢會追到你，佢跑步冇話特別快，你以前受訓過，一定做得到。」

「Ok」瑜小六點點頭，整理思緒：「即係，我一直向山跑就可以？」

「就係咁簡單。」

「最重要嗰部分你未同佢講。」滿天說。

「之後嘅，就交俾我」

「我哋都唔會有事？」瑜小六問。

「我唔擔保，但一定會保護你。」

「M如果今次真係有機會死，我想喺死之前。」瑜小六問了，我亦意想不到的問題：「知道你個名」

「」

「係你個真名。」

我沉默了幾秒，淡淡一笑：「點解？」

「我成日俾人話鐘意笑～所以我第一次見你個陣，哈哈，我就覺得如果我嘅快樂，加上你嘅冷淡，混和埋就啱啱好。」瑜小六說。

「結果同你諗嘅唔太一樣。」

「轟轟轟轟隆──！」雷暴倏忽的震怒，簡直坎入心窩。

其閃爍的銀白光芒，更讓全城亮了一秒。

「佢返嚟」滿天瞧向門外。

滂沱大雨中，滿身損傷、衣衫襤褸的余智海回來。

其胸腔有著貫穿傷痕，似乎受到剛才的天降鐵柱刺中。

不過那根扭紋鐵柱，經已被他徒手拔去。

「嗄」他滿嘴鮮血，腳高步低地前進：「啊嗄」

「睇嚟佢受咗傷」滿天說。

「我同佢差唔多」氣喘喘的我，摸往無法復原的傷口：「瑜小六，去去拯救大家命運。」

鮮血淋漓。

「唔」瑜小六望著如此的我，眼神頓時有了覺悟。

她一開門步出，隨即一陣狂風捲至，把馬尾的秀髮都拂得凌亂，任由地拍打在臉頰上。

「真係要咁做？」滿天再問我一次：「你嘅犧牲」

「大本營得番依個結局，可以揀。」

「咁佢？」滿天盯著瑜小六的背部，說：「佢佢根就唔知你最後會」

衝入那個巨型龍捲風之中。

「我向來」我也望過去，恐怖是最後一次見到她的背影：「都滿口謊言。」

「你嘅謊言，會令人落淚。」

「但我死咗之後，謊言就由你哋編寫」

如今，巨型風暴即將靠近，像電影的末日畫面，天上的閃電縱橫交錯地遊走著。

「差唔多出發？」瑜小六跟余智海，差不多開始交涉了。

「嗯。」我站起，橫望這裡陷入幻覺中的人：「惡夢終有一日，都會夢醒。」

說畢，我就推門出去。

而愛莫能助滿天，橫視這間學生休息室一眼。看望一眾被幻覺陷入暈睡的大本營居民後，忽然自覺孤獨。

但，孤獨不是陪伴自己許久了麼？此刻，滿天他的眼神有點恍然，開始明白一些命運，是注定無法改變的悲劇。

包括，那個跟從前的自己

十分相似的人。

在昏暗落寂的環境中，他讓陰影掩藏自己一聲飲泣的嘆氣。

然後，走去學生休息室的櫃上，按下、啟動了播碟。

一首歌曲，隨即淡出

Local Natives的《Mt. Washington》

https://youtu.be/mN-CqIytN2U

最後，滿天找了個位子好好坐下。

他沒有打算逃走，而是像個守護者般，讓音樂伴隨大本營和自己走到最後。

要是成功的話，就跟大本營一起活下來。

要是失敗的話，就跟大本營迎接暴風的來臨一起死去。

雖然滿天的雙目閉上了，但心中還是相信著

背上雙翼痊癒的那個希望。

「呢個……」瑜小六步出大樓後，望住周遭的生靈塗炭、頹垣敗瓦：「就係你奪取所有嘢嘅方法！？」

「我只係…想要返嗰女，就好似你咁。」余智海凝視住瑜小六，說：「跟我走……只要注入佢嘅細胞…你就會成為佢。然後我會殺哂所有人，咁就冇人會再會質疑你…冇人再有資格笑你…」

「冇人可以控制到我，包括你。」瑜小六捉住手肘，說：「我都以自己嘅方式，生存落去…！就算…就算，再有幾多人走…現實再令人幾傷心，至少留低嘅有回憶、有真正嘅笑容。」

「只要有能力，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余智海握緊唯一的右拳，走向瑜小六。

「你錯，冇任何事…係天長地久。」瑜小六退後、搖頭，然後轉身往大本營出口跑去。

「你嘅靈魂同軀殼，」余智海立即追上，眼神凶險：「就係最好嘅器皿。」

瑜小六開始誘引余智海追捕，如同計劃進行，我在很後方跟隨著。

第一項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大本營緊鎖上的機關大閘，單憑小六一人之力，是沒可能及時打得開。

但聰明的她，跑入大閘一旁的C橦工坊，借由樓梯到達高位，再跨過欄杆落到機關大閘的上頭，繼而跳出去。

「呯呯呯！！！！！！！」而余智海只需手掌貼緊，機關大閘就立即扭曲變形，破出一個大洞。

211

瑜小六因為隊員的死去，陷入過一段沉寂的時間，就連訓練也沒有。但由於她保持均勻的身材，沒有拖低身體的質素。

面對體力無盡的余智海，還是可以暫且領先。

魔鬼山上因為雨勢浩大、狂風亂吹，使得大樹搖搖、草木皆飛。迷濛暗淡的烏雲，更把天空凝聚成密不可分的布幕，不讓陽光進入大地。

使得早上依然，但是大地一片昏暗。

面對上山前的一段長斜坡，瑜小六跑完後經已開始冒出汗水。而余智海則掩住左邊受傷的胸口，繼續急步追趕。

為了小六的安全，我不得不追貼。

可動作越快，血就流得越快。

「噫…嗄…」瑜小六盡自己一切能力，往魔鬼山對海的沿崖上前進。

余智海更不惜摧毀周遭的樹木，去使它倒下阻礙小六的前進。

「呯──」一株高樹，倒下在我的面前阻擋我的去路。

「啊…」我只得拍翼跳飛，越過這株高樹。

「你冇路再走……必然嘅命運…逃避唔到。」前方不遠傳來余智海停下來的聲音，看來到了。

我走完最後該走的路，也不經不覺間到達魔鬼山的盡頭處。

那裡沿海，最盡頭處的岩石崖邊是普遍的尖端形。

「…」瑜小六再前進，就會跌入大海：「…係時候。」

「過嚟…」趕到的余智海，伸出一隻手向她：「我必須令你…成為我嗰女嘅器皿。我暗中觀察咗你好耐……你嘅開心笑容、你傷心嘅眼淚、你淡漠嘅表情，都同佢好相似，你喺大本營嗰種陽光嘅笑容…令我忍唔住想徹底摧毀佢。」

「你再行前，我跳落去。」瑜小六退後一步，說：「我……以前係游水校隊。」

「呢種高度…你同跳落混凝土有分別？」余智海又再向前：「你只要投降……我睇在老賢曾經救我嘅份上，我會…放過大本營嘅人一命。」

「你呢種騙子，連自己都會呃……我會信你講嘢？」瑜小六說。

「你冇選擇嘅權利……」余智海等不住了。

「……M！！！」小六見他無疑地前進，便大叫。

「唔！？」余智海稍稍回頭。

緊接！小六出奇不意地，把兩指插入他的眼窩之中，完全是計劃之外的行動。

眼球組織給搗爛的聲音，余智海隨即下意識地運起紅光，想要一掌打在瑜小六的身上，我最不想發生的畫面……

停住了。

余智海沒有打下去：「唔得…你係我個女…將會……成為我個女…唔可以…」他停下動作，我亦上前試圖將他制服。

「噫啊啊……！！」余智海的右手，被我從後扣住。

「你場夢…係時候醒。」我說。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余智海手臂動不了，兩腳便掙扎狂踢。

「噠」其中有一隻，無意踢到想要躲開一旁的瑜小六。

儘管她用雙腕擋住了，站在沿崖邊沿的她，亦受到推力而向後斜退，眼見將要跌落崖下……

「啊…！」我逼不得已放下余智海，上前抓緊小六的手。

「M……」小六凝視著我的正面，我用力將她拉了上來。

失去雙目視覺的余智海，用僅餘的手發狂地摸空觸抓！

「啊！！！！我…我依一世都見唔番個女！！！索性一切同歸於盡！」失去視力的他，徹底地瘋了，如此怒不可遏地吼叫著。

被拉上來的小六，愣然地瞪大雙眼，望我身方。

我立即轉身，只見余智海手臂紅光閃閃地舉高，姿勢看著是想要一掌打落地上的動作……

我一個箭步、拍動雙翼，將他及時擒腰截住！

「…啊！！」翼一拍，立即飛到半空上。

原本要一掌打落到地上，使整座山的邊沿岩石都碎裂的余智海，那一掌自然就拍落到我的背部上！

口腔馬上湧出一股鮮血要吐出，雙翼的羽毛亦因此四飛飄散在空中上。

飛到半空的我，順勢用餘下的所有力量，捉緊了余智海的腰間以滑翔的方式飛往海中心……

「M…！！！」小六開始意料到我的行為，並眼光泛淚叫住我的名字。

因為這一幕，我並沒有跟她講過。

半空上，我凝視住暴風處中心虛喘。

「…」

只餘下風聲和雨聲。

我無懼地，往那巨型風暴飛進。

[size=6]「呼嗖嗖嗖！呼嗖撲撲簌簌！！！！！！」[/size=6]

海面的水珠一顆顆打如同浪花般，打在我的面上。

現在的距離，即使說話也聽不清。

我最後見到的，是余智海全身閃爍著紅色的光芒……

然後，什麼都再看不到。

龍捲風表面的閃電，開始因我們的接近而觸及。

漸漸地，雙翼的滑翔也失去功效，感受那強大如分裂的扯力。

我就像迷途在時光中的旅人，幾乎失去一切意識。

「大本營…」我亦漸漸合上眼皮：「See you……around。」

[size=6]·　[/size=6]

[size=6]·　·[/size=6]

[size=6]·　·　·[/size=6]

──五年後結局──

[size=6]·

·　·

·　·　·[/size=6]

還記得那場風，在不久之後就停下。

陽光，再次從沉密的烏雲中破曉。

人們亦從那場惡夢之中醒來，因為過往種種悲傷、畏懼、痛苦的回憶，一醒來後便將身邊的人抱住飲泣，學會了無常。

世界，似乎再次回復正常。

但我…

都再沒見過那個人。

街外的病者如往常地竊笑、倖存區的居民如往常地生活、世界如往常地運作，但再沒有過份的不安與動盪。

我亦如他所言，從此快樂地活下去。

但都盼望著，能再次見他。

五年後。

「De…De…De……」鬧鐘響起。

「啪」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把它當做烏蠅拍下去。

繼而揉揉眼睛，模糊地醒來。

到現在，那天的事還是像場夢一樣，不過他是確實地存在的。

醒來的我掀起被子後，就習慣性地去開一開自己宿舍外的信箱。

通常都會摸個空，不然就是大本營的過度用水通知書。

但最上一封有信到來並能讓我高興一整晚的，已經是數年前夏晴和少佐的結婚請帖了。

「有信？！罕有喎。」說真的，我感到十分意外。

雖然我想可能是情書……

因為自己也收過不少。

「艾寶琳「病獵公會」致函……」我讀著信封面的字，才繼續拆開看內文：「致：尊敬的瑜小六小姐……噢～係搵我？我諗封信冇寄錯地址，好，拎入去慢慢睇都得！」

我坐到床上，拉開窗簾。

溫和的陽光柔柔地落在我的臉龐和信上，提供我足夠的光線去細閱。

「[size=3]**致：尊敬的瑜小六小姐**

你好，本人是艾寶琳倖存區「病獵公會」培訓學校的訓導主任──賴桑。素聞瑜小六小姐對病者學術研究甚深，又周遊各地熟識生態民情，有見及此，在王達尼校監的強烈推薦下，「病獵公會」有意邀請瑜小六小姐到訪，並出任「病者學」教授一職。

此外，信內附有小量「艾幣」供瑜小六小姐到來。

而詳情地址，下面亦有附帶

賴桑──[/size=3]」

212

「啊～原來係達尼。」我點點頭，放下信件：「洗臉先。」

一個活力的早上，就是要洗滌一番、吃塊烤士多？亦或先聽首美麗的歌，調整一下心情。

因為我們人類的每一天，就是在無數的問題中渡過。

要是不好好治理一下，難免會使人瘋癲。

對我而言，最開心的還是觀望自己牆上照著的無數照片。它們都是我難忘的回憶，記錄著這些年來我到過的艾寶琳、康城、翠林、靈實、松木村還有其他的倖存區。

每個倖存區都有著自己的獨特風情和文化，例如松木村的工匠十分厲害，最好的武器、工具和傢俱都在那裡生產。

此外，康城的高科技真的讓我嚇一跳，你很難想像有一個倖存區，會聚集到這麼多的高學歷的人材。

艾寶琳則是個有光有暗的地方，身為貨幣制度下的倖存區，經商的正當生意人固然之多，但在地下做非法勾當的，也不能視而不見。

說起靈實醫院，我只會想到是個由四個人組成的小小倖存區，哈哈哈哈，有點可愛。

上次吃過翠林村鮮甜的蘋果和新鮮的水產後，我就不能忘懷了！作為艾寶琳的附屬區域，那些翠林村的勞工其實被壓榨得可憐。

最後，還有我身處於的大本營。

這是個…

無可取代的地方。

你說這個地方有什麼出色？人才輩出吧，什麼董倫啊、什麼Dr.D啊、什麼賴三啊、還有滿天……和M

。

我苦笑：「…」

跟他相比，我又算得上什麼呢。

「呼…」我望望鬧鐘，時間也不早：「係時候上堂。」

這幾年變化好大，

文字看多，都讓我要戴上眼鏡。

我如常地，手執一本圖鑑就能去教書。

這本圖鑑，除了前作者撰寫的內容，我自己都進行過很多次實地考察，補充和添加了不少東西入去。

我都從來沒想過，自己會當上教師的這條路。

也對的，又有誰會猜到，下一秒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住在大本營八樓的我，落樓梯前總會經過瓦禮的製衣室。她就是大本營活生生的公主，一直等待著王子的來臨。

我時常所穿的外套，都是她送我的。

因為一次她需要真人模特兒設計衣服，結果找上我了。

「小六！」大舊Sir和阿玲恰好與我在樓梯間碰面。

「咦，你哋去邊啊？」我問。

「去玩桌球，一齊！？」大舊Sir，問。

「唔阻你哋二人世界。」我彎起嘴角微笑，繼續前去學堂。

「喂…我哋唔係情侶關係！！」

進入學堂，我就如常地執教。

當年還是小孩的阿寶，現在依然是小孩，不過以他的年齡來說，是該認識認識一下橫行於街上的怪物。

兩小時後……

我發現只有自己正碟碟不休地講授著，大部份多的學生都困倦地睡著了。

「好嘢啊～訓哂，咁下堂再講。」我想，都差不多時候下課。

「好嘢！！！！！！」他們立即生龍活虎地彈跳起身，我差點激到吐血……

在擔任老師後，才明白大舊Sir當年的苦心。

他減壓會去健身，我減壓會喝茶。

大本營廣場上，有間茶店是愛紗所開的。

她是靈活手巧的女孩，生活的技能幾乎是十項全能，又是大本營的顧問，很幫得上少佐忙的。

「小六，一齊過嚟坐？」坐在一旁喝熱茶的愛紗，問。

她的同檯，還有瓦禮和夏晴。

「哈佬！」她們兩個向我打招呼。

我微笑，回應：「Hi。」然後加入坐到同一桌。

她們三個總會約咗一起喝茶，聊些有的沒的，其實我也想加入話題的，但她們大概對《病者笑聲隱含什麼訊號》之類的話題沒興趣。

「香茶。」很快地，愛紗就為我捧來一杯熱茶。

「唔該…」我點頭，嘴唇先貼住杯子喝一小口。

「係喎，阿尼同我講，佢最近好似推薦咗你俾艾寶琳嗰邊嘅「病獵公會」？」愛紗說。

「係啊，我今日收到封信。」我答。

「艾寶琳？」瓦禮淺淺而笑：「我都好耐冇返自己家鄉。」

「咁你諗住呢？」大本營的領導人妻子，夏晴問。

「可能諗下先…。」始終要離開家鄉到新環境生活，會很難適應吧。

「啱啊…嗰到咁多奸商，又多變態佬，小六你真係要諗清楚。」瓦禮提醒。

「但唔講呢啲因素，你咁鐘意研究同考察病者生態嘅話，嗰到真係適合你。」愛紗抬頭，想了想：「我記得呢……嗰到嘅皇政府係支持「病獵公會」發展，同埋嗰到有兩個入過「病者之都」嘅病獵。」

「大本營都好似有個。」我自然知道，那人是王達尼。

愛紗揚起嘴角，苦笑：「但佢從來都好少提病者之都嘅事。」

「呵欠～我返去繼續畫圖先，今晚見。」瓦禮伸個優雅的懶腰。

「咁我都要去派補給俾啲居民啦，今晚見。」夏晴揮手、道別。

「哈哈，佢兩個果然對病者嘅事情冇咩興趣。」愛紗笑道。

「我想問下達尼關於艾寶琳啲嘢，佢會喺邊？」我問。

「呃唔……我諗佢依家喺七樓領導房。」

「好，我去問下佢詳細資料先。」

七樓上，書房外。

「喀喀──」我敲門。

「入嚟。」少佐回答。

「係我…唔阻你哋？」我望向窗邊，果然站著抽煙的王達尼。

「唔阻～我都係上嚟搵條友一齊，係飲到下酒。」王達尼另一隻手，還握住盛有威士忌的玻璃杯。

「但我講過只係陪你飲一杯。」少佐把威士忌推回給他，說：「你喺到醉就好，唔好搞到出面其他人。」

「收到～領導。」王達尼搖頭淺笑，又抽上一口煙。

「達尼！你推薦咗我俾「病獵公會」？」我問。

「係啊～你唔想？拒絕都得嘅……不過間學校有埋你就一流。」王達尼說。

「我未諗清楚。」

「咳…」王達尼稍為站直身子：「你仲記唔記得嗰個人？」

我有點怔然：「佢每一個踏足過嘅地方……我都幾乎去過。」

「你就係一個～咁傻嘅女仔。」王達尼把煙頭弄熄，說：「我知道你，好想對病者有再深入嘅研究，但大本營少呢方面知識嘅人係事實。」

「我冇所謂…。」

「大本營雖然令你眷戀，不過走咗嘅人，係唔會返嚟。」王達尼有點落寂，一口喝盡杯中的酒：「已經五年，你都要……開始自己嘅新生活。」

「瑜小六，你好好諗下。」少佐亦如是說：「我都唔想，埋沒咗個人才。」

「唔…」我愣了半秒，點頭。

是晚，大本營的廣場依舊人多，就算上床也是睡不到的了。

我索性去廣場的展覽廳看看……

展覽廳放住的都是五年前，所犧牲的人與物。

就是，類似記念館的形式。

儘管少佐等人，是少數得知當日真相的人，他們還是決定把拯救大本營的「M」，改寫做「黑色賢者」，希望他有天他能以英雄的身份回來。

其中，一個玻璃櫃中放住把傘子，雖然已半身欲斷的感覺，但是他曾經留下的證明。

「你都喺到。」想不到，這向來冷清的地方還有其他人。

是少佐。

「就當…」我苦澀地揚起嘴角：「嚟懷念下？我成日都嚟。」

少佐抱住雙手，凝視櫃中的傘子：「仲未諗清楚？今日嘅事。」

「未…我應該，會好唔捨得大本營。」我對他說。

「你冇負擔、冇責任，去闖盪都唔係壞事。」少佐沉默半響，再說：「依個世界，點都要有人為佢付出同改變。」

「你覺得…人類仲會有明天？」我做的事情，到最後會白費嗎。

「唔知，不過自己嘅路，就算係爬都要行埋佢，大本營每個人都睇得出你嘅天份。」少佐望向我，說：「你係時候要放低佢，假如你仲對嗰件事有陰影。」

「冇…」我把手放在玻璃窗上：「從來冇無。」

「唔…你走嘅時候，順便熄一熄燈。」說畢，少佐就轉身而去。

「等陣…」

「嗯？」少佐問。

「我想……離開大本營，依家順便向你申請埋。」申請審批的事很繁複，還是先說好了。

「申請完畢，」少佐繼續前行，離去：「聽日你隨時就走得。」

翌日。

天色尚存蔚藍，我就已經拾好背包，準備展開新的生活。

我在大本營的故事，就暫且告一段落了吧。

「呼～」我把宿舍中的蠟燭吹熄，並關上房門。

我早早就去到李惠利大樓二樓排隊，去領「隧道籌」。

什麼叫「隧道籌」？是愛紗前年建議王達尼開辦的領路服務，他可以帶你從地下渠道穿越到艾寶琳倖存區中，每日名額只限十個。

如此一來，想通往艾寶琳區域的大本營居民，就不需經過那條「死亡之路」。

當然會有一些審批程序，例如詢問你有什麼技能、喜不喜歡吃青椒、前去目的及調查你在大本營的行為記錄等。

付費方式可以有兩種，早交或遲交。

早交是，交出大本營一星期份量的糧食卷、物資補給卷、用水卷等。

遲交是，到艾寶琳就業，然後支付分期一百艾幣。

商人就是商人，的確是很有頭腦的點子。

我一靠近李惠利大樓，就出現一些焦急人聲，從四方八面傳來。

「哇…！！就快滿人啦！」、「得返一個位渣！！！快啊！」、「已經特登五點半起身嫁喇…！估唔到都冇哂位……」、「唉，冇位了…」

我步上二樓後，只見一堆唉聲嘆氣的大本營居民，失望地折返。

而大舊Sir，正是隊伍中排第一位的人：「小六！你諗好啦，哈哈！不過你遲起身喎！」

我走過去，數數其身後的人：「即係要聽日…？」

「哈哈哈，睇怕就係啦！有健壯嘅肌肉，先可以同人爭奪到第一嫁嘛左，去健下身吧！」大舊Sir還

哈哈大笑著。

「噠──」然後，一名穿厚衣的矮小女生，走出來派籌。

聽說他們是王達尼的員工，都以「什麼什麼鼠」來命名他們，真是……奇怪。

那女生派完籌後，就一言不發地回到李惠利大樓的辦公室中。

「嘻嘻，小姐！想唔想要張籌？」突然，排第三名的瘦削男生問。

「想啊。」我伸出手掌：「俾我？」

「你用一個月嘅糧食卷或……」他面部忽然泛紅，笑嘻嘻地說：「或…或者……嘿，做我女朋友…嘿嘿嘿…」

「……」我的死魚眼，又擺出了。

「拎咗籌請入嚟。」戴住連衣帽及口罩，只露雙眼的男員工開門、招手。

王達尼的私人員工都穿成個Alan Walker一樣的，是很酷沒錯……但炎熱的天氣下就該要體諒一下。

「小六，艾寶琳見！」大舊Sir說。

「你去做咩啊？」我差點忘了問。

「喔！達尼同我傾咗好耐，想拉埋我一齊喺艾寶琳搞健身室！今日係第一日開張，咪要去循例過去！哈哈哈，逢二、四、五我都會喺嗰邊開堂，得閒嚟玩下！」

「嗰王達尼係咪艾寶琳派嚟嘅間諜……」我無奈地搖頭。

「唔講咁多～再見！」說罷，大舊Sir就跟其他人入去了。

「唉～」我嘆了一聲，就打算折返回去。

落樓梯前，見到有個坐在地上、拿著結他賣藝的人，便把本來要用在旅途上的艾幣，投了一塊給他。

投錢後，那個賣藝的結他街友便開始彈奏起來……

那熟識的旋律，為腦子有點頹然的我，注入些少生命力。

「係He Is We嘅…《Happily Ever After》？」我說。

那人點一點頭，就開始唱著。

「*=mediumLet me riddle you a ditty, it’ s just an itty bitty, little thing on my mind ~* 」他是個皮膚白皙的年輕小伙子，卻沒想到唱起來有女生的韻味：「*=mediumAbout a boy and a girl, trying to take on the world one kiss at a time.*」

我雙手放在欄杆上，抬頭望著蔚藍澄明的天空：「你嘅故事……我好想聽埋落去。」

那結局，到底快樂與否。

「*=mediumAnd I wish you could say, that it ended just fine.*」

「咁你嘅故事呢？即將要開始喇喎。」王達尼的聲音，在我背後出現：「只係專屬你自己嘅故事。」

「冇啦，聽日請早，拎唔到籌。」我莞爾而笑。

「大佬～咩年代啊，呢啲嘢識人就得嫁喇！」王達尼說。

「車，同你好熟咩。」

「咁你唔好同我熟喇喎～」王達尼淺淺笑容，其實很像《無間道》的陳永仁。

「我依家就同你熟……點啊？」我抬頭，走近他。

「係熟嘅，就食枝煙先。」王達尼取出一根煙給我。

「……」我怔住。

「唔？」他把煙放得更近我嘴邊。

我厭惡地搖頭：「唔要，咁我寧願唔去。」

「有性格，只係考下你。」王達尼淡淡一笑，把那根煙掉到地上踩爛：「喺出面嘅世界，堅持唔到自己嘅人，捱唔得耐。」

「嗯嗯嗯嗯～」我敷衍地應道：「咁阿黑鼠旅團肯出發未？！」

「隨時～」王達尼微笑。

「*=mediumWe all have a story to tell.*」

神秘的地下水道。

一行十多人，由王達尼及其助手分別前後帶領，像鴨仔團一樣。

下水道中又悶又熱，我們都要戴上面罩來隔絕惡臭。

我開始有點佩服，他是在下面待了多久，才如此摸黑都清楚路線。

「艾寶琳有三大守則，麻煩各位遵守一下～」領頭的王達尼，開始說：「第一，要尊重皇室。除非你好有錢，有錢嘅話可以打佢一拳當無數添。」

「第二，冇咩事都唔好入「詭區」，即係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至到茵怡花園嗰邊～如果唔係一陣你俾人捉咗去賣器官都唔知。」

「第三！入面個倖存區有錢就係上帝，各位未交費用嘅團友，努力賺錢，多謝合作。」

「咁你咪係半神？」走在最後的王達尼員工，說。

「我一般都係人嚟嫁啫～」王達尼輕笑：「但激嬲我嘅人，就唔好怪我動用神嘅力量啦。」

這種對話…

讓人有點摸不著頭腦。

雖然艾寶琳倖存區早已去過了，但這次回來後，又開始有些期待會有什麼變化。我除了喜歡在艾寶琳逛夜街外，更喜歡它的多元文化，就像一應俱全的旺角。

「噹…」到達了，王達尼開始推開上頭的渠蓋。

「各位旅途愉快……」第一個出去的王達尼，對下面的人說：「上嚟之後，盡情咁呼吸艾寶琳嘅空氣吧。」

接下來，一個一個爬梯，最後終於到我。

「小六，ok？」王達尼伸出一隻手。

「嗯…」我捉住他的手，上到地面。

「你要去「病獵公會」整頓下先？」他問。

「上次嚟都係半年前，唔太記得路…可能要搵搵先。」我答。

「跟住我。」王達尼向我眨眼。

艾寶琳看起來，沒什麼變化。

一樣的街景，街道一樣人山人海。

各式各樣的招牌燈、奪目的霓虹燈，就算在大白天都亮耀著，小販商人在街邊叫賣，商店的旗幟插滿在欄杆上，吸引附近的人進入。

「啊…呢到相比起大本營，又真係幾熱鬧咁。」默默跟在一旁的大舊Sir，說。

「呢到係超大型倖存區～唔係人多，都唔會咁多水魚俾你有錢賺。」王達尼打量著大舊，說：「不得不讚你肌肉係幾勁嘅……不過淨係著住一件白色背心，應該冇乜嘘頭。」

「你想點！呢件背心已經伴住我足足七年！」大舊Sir有些拒外地說：「我大本營宿舍入面，全部衫都係白色背心，係我嘅專屬象徵！」

「呢啲唔係叫象徵，係叫恐怖……」

「咁啦，我一陣去「哈姆雷特」買件西裝背心俾你，包你型到曉飛。」王達尼又說。

「啱唔啱著嫁！」

「放心～「哈姆雷特」老店嚟，乜都有賣，都陪咗艾寶琳嘅人好多年。」

「話時話，我哋間健身中心呢！！？」大舊Sir，問。

「自己抬頭睇下。」煙癮又發作的王達尼，指住前上方。

抬頭一望，竟見到一塊大大的廣告牌上，貼著大舊Sir擺出大力士手姿勢的圖像。

「咩…咩話！！？」大舊Sir給驚嚇到：「唔怪得你上次無啦啦叫我擺呢啲姿勢……！」

「幾型啊，加上你又戴埋個眼罩。」王達尼很滿意：「活生生嘅招牌啊，星級導師！你去睇其他艾寶琳嘅招牌，啲補習名師都咁嫁渣～小事小事。」

「但係……！」大舊Sir打算反駁。

在看他們兩人爭辯之際，我感覺到……

有個人正望著我，向我靠近。

「小姐，請問你知唔知哈利波特七套電影入面，頭一個字係咩？」一個微胖的青年人，莫名其妙地走過來問。

我想了想，回答：「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生硬地哈哈哈哈了一番……。

糟了，會不會有人覺得我是神經病……

「哈哈哈哈哈，小姐你真可愛。」微胖的少年，打算跟我握手：「未介紹，我叫貴華。係艾寶琳皇室區嘅有為青年。」

「喔…你好……我…係大本營廢青。」感有點莫名其妙的我，應道。

「啱啱直覺話俾我知，你笑個陣肯定好靚！」貴華滿意地點頭，微笑：「果然冇錯，的確好靚女！」

「……」我應該循例說句多謝？

「係呢，你有冇興趣同我食過午餐？」貴華指住寶琳地鐵站上蓋，說：「上面有一間露天餐廳，我覺得一齊去彼此認識下係唔錯嘅選擇。」

「哈哈哈…係咩？但我趕時間。」我答。

「冇所謂，反正我唔趕時間。」貴華說。

「唔……」我看，還是說得清楚一點好了：「其實呢，我唔會同陌生人食飯。」

「喔！你唔當我係朋友……？」貴華裝作疑惑、趣怪地瞇起眼睛。

「我哋啱啱先見面……」

「唉～」貴華低頭，嘆了口氣：「到去咗嗰間酒吧，飲咗五年酒……似乎我嘅眼神都係做唔到憂鬱感，去吸引女性……」

「…」他在說什麼鬼話！？

「咁你直接講我聽啊！你鐘意咩類型的男仔！？」貴華一副欲哭無淚的樣子：「我單身咗七年啊！我好想要女朋友啊……嗚嗚！」

「我鐘意啊……」我思索了一陣，始終是那個……

不顧一切的背影。

「我已經俾咗錢去占卜，明明嗰個都話我有桃花運！」貴華哀怨地擦擦眼睛。

我的目光無意觸及到大舊Sir那塊廣告牌，靈機一觸，便道：「你抬頭睇下。」

「吓？！」貴華不明所以地抬頭。

「嗰個。」我指住大舊Sir的廣告牌，說：「我鐘意呢類型嘅肌肉男。」

「嗚噫…！點解啊！？」貴華問。

「陽光肌肉男，個個女仔都鐘意嫁啦。」我微笑，答。

「即…即係……我操到好似佢咁勁…你就可能會……鐘意我！！？」貴華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

「唔……」我猶豫了一陣：「你會成功…先算。」

我看也不太可能，哈哈。

「好！我即係去嗰間健身室報終生黃金會員！！」貴華握緊拳頭，發憤地說。

「咦……」王達尼的雷達耳朵，在吵雜的街道上竟聽得到貴華的說話：「我哋唔好罵架住，我隻耳聽到商機嘅聲音！」

我向王達尼，偷偷指住一旁的貴華。

「咦！你咪貴華先生……」王達尼馬上走過來，裝作巧合遇見。

「你…噫…你咁似曾相識嘅…！？」貴華有點抗拒：「總之都好似喺我不好嘅回憶之中……」

「唔好講咁多～我最近開咗間樓上健身室，想唔想試下？」王達尼問。

「間健身室你開？」

「係！新會員，做緊折。」

「咁就啱！」貴華立即高興起來，說：「即刻帶我去健身室，好好咁操肌肉！我要報終生會員！」

「當然好～跟我嚟。」王達尼一隻手搭住貴華膊頭，另一隻手悄悄向我舉起姆指。

我淺淺一笑，向他眨眼。

由於第一位大客戶上門，因此王達尼和大舊Sir都沒時間陪我去「病獵公會」了，這地方金錢至上嘛。

找了一會，又問問路人，我終於找到公會所在，是位於艾寶琳外面山區的不遠處，走過長長的樓梯就到達。

是間，古老而神聖的教堂。

「喀喀──」我禮貌地，先敲敲門。

良久，入面有位女生幫我開門：「你好，我係病獵公會秘書，叫Nina，有任何事幫到你？如果係委託消滅病者，要先寄信過嚟。」

「呃…！」像我這種種沒什麼社會經驗的人，也不知如何開口：「我…收到封信，係病獵公會寄嚟，一個叫賴桑嘅人。」

「你嘅名係？」對方問。

「瑜小六。」我答。

Nina點頭，轉身：「你等等，我叫賴桑去出嚟。」

趁著這空檔，我走入教堂一點，橫視四周的景物。

其中，特別吸引我注意的，是高放在教堂牆上的一把淡白色大劍，形狀看起來就像某種巨型生物的牙齒。

「好似邊到見過……」眼前的大劍，酷似隱藏住無比的威力。

越看，越入迷。

「邊到見過呢…」正當我想觸手去摸的時候，另一把聲就從側門出現。

「你好，瑜小六小姐。」

我快速地收手、裝作若無其事地轉頭：「係！？」

「我係賴桑，寄信俾你嘅人。」說話的人，是個坐輪椅的男生。

「嗯…你好。」我愣然了數秒，禮貌地回應：「我收到你封信，所以嚟咗。」

這名字，我有想過是男生還是女生。

倒是沒想過……

對方，是坐輪椅的。

他把雙手推著輪椅，靠近到我面前：「唔好意思，我係有少少行動不便…」

「喔，唔緊要…」我點頭。

「其實係阿王達尼，佢話你喺大本營好出色，到訪過唔同倖存區、有豐富嘅病者學智識、同研究過佢哋生態，我都睇過你寫嘅論文《竊屍賊生態圈》，所以想請你加入我哋。」賴桑說下去：「一日工資大概三十五艾幣左右，都幾輕鬆，淨係教下書。」

「喔，我暫時未摸得透啲錢嘅價值，哈哈。」我傻笑。

「唔緊要。」賴桑善意地微笑，說：「你好快就會俾啲錢搞到好頭癐。」

接著，他開始講述工作地點，教書的詳細情況給我知道。

原來這個倖存區的皇政府，正以免費提供宿舍和糧食的條件，吸引人們加入病獵公會，但加入前必須學會一切生存技能和基本知識，因此老師一職向來十分缺乏。

來到新地方，當然要有新工作。

所以我想也不想，就簽下合約。

簽完後我才有點後悔，是否應該擺些考慮的架子？來特顯自己的身價。

雖然，自問我游泳方面肯定比教書出色，但這時代沒人會那麼奢侈去游泳吧，喝光整個泳池的水還來不及呢。

「呼～新工有、新屋有，遲啲仲會有新同事。」了解病獵學堂的資料後，我就推門離開去：「一切……睇起嚟，係個完滿嘅結局？」

我望望天，原來談了半天。

「…好靚。」同時，我被天空的美艷驚愣到。

是一片淡紫的天空。

跟那日，風暴過後的天空一樣。

這五年來的盼望，似乎……

是時候放下。

一陣清風輕輕吹過，我深深吸了口氣：

「呼…」我自徑地微微一笑，好像有點傻：「我都即將要開始，自己嘅新生活呢。」

一星期後。

艾寶琳倖存區，病獵學院。

藍白格仔外套、淺藍牛仔長褲、圓圓的銀框眼鏡、純白短袖T - shirt、白色波鞋，簡簡單就好，反正老師都是一個樣……

不過第一次見陌生的學生，難免會有些緊張，何況我也大不了他們多少，最多也是幾年而已。

話說回來，病者學院位於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和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這兩個區域，一間是提供學生宿舍用途，沒想到規模會那麼大。

跟大本營的小課室比，的確是小巫見大巫。

「好！各位記住下堂交功課，同有繩索測驗，記住至少七種綁法。」站在學室外頭的人，聽到裡面的聲音。

「噠──」學室中，一個穿紅色外套、身形健朗的男人推門出來。

「Hey！你係新嚟嗰一位……瑜小六老師？」他一出來見到我，便問。

「嗯。」我裝作正經地點頭。

「我見奎斯，加油。」奎斯跟我握手，說：「以後多多指教！」

「嗯，奎斯阿Sir。」我習慣性地點頭。

「唔阻你。」奎斯也點頭別過。

然後，我托一托眼鏡，就如以往地……握住那本《病者圖鑑》進去學室中。

比我想像中多人呢…數十多行的位子，都坐得滿滿的。

但瑜小六，要加油，你能行的。

我走到教檯前，放下《病者圖鑑》。

「大家好，我叫瑜小六，今日開始係你哋新老師，喺開堂之前，我想問一個問題。」一入去，我便問：「對你哋嚟講，史上最偉大嘅人係邊個？」

「白鯨！病獵公會同艾寶琳嘅傳說！！」、「賴桑老師…！因為病者之都……而失去咗活動嘅能力…犧牲真係好大。」、「當然啦國王，哈哈，佢係開創艾寶琳倖存區嘅人喎。」、「我就覺得係奎斯老師喇～日日」一些比較積極的學生，在位子上喊出回答。

「唔…」我抿嘴，點點頭：「都好好，不過喺佢哋咁出名之前，都只不過係一個無名小卒。」

這是我，想了一整晚的開堂講詞。

「所以依家，好好認住你哋身邊嗰位同學，好好認住你前後左右嘅同學，因為…」我橫視所有座上的同學，說：「有一日，佢哋可能會係展翅高飛嘅傳說。」

此時此刻，我想起了五年前在圖書館上堂的畫面，

我坐在M附近的畫面。

說到這裡，大家都趣怪地望向身邊的那位，直至其中一位同學問：「咁老師呢？你覺得最偉大嘅人係邊個？」

「佢叫…」我淡然地微笑。

也許，

每個人的故事，都代表住不同的顏色。

你的故事可能是憂鬱的藍，我的故事可能是赤熱的紅。

我曾經以為某些人一輩子，都進入不了你的世界。

你苦惱著找不到其他色彩時，卻發現顏色可以混和在一起。

然後，故事就變成淺紫。

變成我們彼此的故事。

「黑色賢者。」

我答。

——全文完——

──真結局·黑色賢者──

──真結局·黑色賢者──

雲迷霧鎖，樹影幢幢。

一行五人，正在踏上魔鬼山的山腰。

當中，只有一人是穿著正統的獵人裝束及攜帶武器。

「呼……仲有幾耐到啊？」其中身形富態、穿著優閒海灘的男人抹一抹額上的汗：「病獵先生？！」

「我諗一、兩粒鐘左右？」隊伍中帶頭行前的是一名病獵，他百思不得其解地說：「不過你哋真係奇怪…其他艾寶琳富戶嘅暑假，都可能係游下水、聽音樂會…或者參加拍賣會過一日，你哋就請病獵嚟帶你哋出去郊遊一日……」

「哈哈哈！呢家個時代變啦，仲係做嗰啲嘢就outdate喇。當然要做啲特別嘅嘢，例如好似今日咁，帶成家人出嚟參觀下魔鬼山仲好！睇下有冇留低大本營講嘅黑色賢者，佢打敗壞人嘅痕跡。」他答。

「係囉老公～同埋帶啲仔女出嚟呼吸下新鮮空氣都幾好～」另一名戴住太陽帽的婦人，說。

「好熱啊…我想返去睇小說啊……」走在隊伍最後的一名少年，說：「快啲返艾寶琳啦…」

「阿仔你熱啊？要唔要飲啲水？」說罷，婦人就打算掏出水瓶。

「細路…啱啱先喺大本營補給完啲水，你又想一口氣飲哂佢啊？」少年旁邊的姐姐，鄙視地問。

「渴啊嘛。」少年不耐煩地說。

姐姐沒有理會他，繼續專心看著手上的教課書。

「家姐啊～難得一家人出到嚟，就唔好讀書啦～」身為母親的婦人，勸說女兒收起書本。

「媽啊，我溫緊經濟啊，我喺艾寶琳讀正統學校嫁，你唔係想我入病者學院啊？」女兒自視過高的語氣，似乎已經把自己當作高人一等：「我同出去打生打死嗰啲人唔同嫁。」

聽著一家人在亂七八糟地說話，帶隊的艾寶琳病獵心中很是不爽，要不是他們一家以高酬請病獵帶隊出外旅遊，他鐵定不會走到這樣老遠的地方。

走了一會，終於目睹眼前的不再是林立的樹木，而是看似廢荒了的建築。

「咦…！嗄，係咪到啦？」婦人抬頭望上，見到一些受毀的石牆和瓦礫。

「呢到係魔鬼山碉堡，以前海盜定唔知抗日留低嘅遺跡嚟，你哋周圍睇下？順便當休息。」病獵找到個休息的地方了，一坐下便「骨嘟骨嘟」地喝起水。

「哇，真係靚。」平日活於艾寶琳繁忙商業中的父親，此刻見到這番天然景色不禁大讚：「好有feel……」

兒子越過了形同虛設的鐵絲網，走入到碉堡中：「哇…入面好似好深。」

「唔好行太入～」坐在石柱上的病獵提醒：「一陣出咗咩事救你哋唔到。」

雲淡風清，一陣陣涼風拂過山上。

「颼颼──」

「老公，得閒咁樣出下嚟真係唔錯。」婦人朗然地說。

歲月不饒人，碉堡雖然受過很大程度的摧毀，不過牆與牆的間隔、破損的痕跡、小小的石梯、殘缺的圓環型的露天塔，都是這裡的特色。

「我諗到喇，大本營展覽廳上面講嗰個黑色賢者…！肯定係喺到同壞人大戰！」父親激情地點頭。

「老豆～唔好咁多幻想啦。」專心溫習的女兒，厭倦地說。

「阿仔你喺邊啊？唔好行太遠啊～」婦人高聲地呼叫。

另一邊廂，年以十七的兒子，好奇心極盛。

留意到碉堡中，有個不明顯入口的他，對於裡頭十分好奇，無視了母親的勸告。

「沙沙咔…」他拉開了掩住入口的一塊小石板，小心翼翼地進去。

漆黑一片。

「滋～」不過，裡面傳來奇怪的聲音和類似漏電的閃爍，讓他更想進去。

走了大概八、九步，他終於越過那幽暗的入口，入到碉堡空曠的內部。

「滴噠…」一顆水滴，從天而降到他的頭上。

「哇…！？」他嚇了一跳，但還是繼續前進：「喔…水啫……」

走入一點，更開始發現一些專業的器材，跟古舊的碉堡完全格格不入。

「呢到係…內部？」兒子周圍查看了一片：「呢啲器材……哇…全部都係專業醫療器材，喺艾寶琳可以賣到好多錢！仲要…好似有連住電線……？」

恰巧，剛才滴到他頭上的「水」，亦緩緩地流落到其臉頰上。

他打算以指尖抹走，卻意外發現那滴不是水，而是血！

「啊呀！！！」這次他真的嚇了一跳，下意識要轉身逃走。

但一轉身，就有個面色陰深、雙手放後的男人阻住他的去路，並讓人不安地站立著。

「啊……！！！」這次少年更向後跌倒：「你…你…你係……！！？」

「我～？」他嘴角上的笑容，是一抹邪惡的弧度：「嘿…嘻……嘿嘿嘿，我即將係你嘅醫生…嘿嘿嘿…！！」

「啊…啊…呀呀呀……！你想點啊……」少年馬上站起來，向碉堡更深處逃跑：「唔好殺我啊…！！媽咪！爸！！病獵！！！救我啊啊啊！！！」

少年推開碉堡中的器材，在光線陰沉暗淡的裡頭，周圍找著活路。

可是越走，他便越覺不對勁。

一具具人類的屍體，被倒吊勾掛在半空上，全部都死得面目全非。

路途上，更有些像狗隻般大小的蠹魚經過，讓他嚇過半死。

誤闖入一間髒亂手術室的他，更被裡面的畫面嚇到。

一名半死的活人，被人硬生生地用針線縫上了病者各種的部位。

「唔好亂入人哋研究嘅地方啊～嘿嘿嘿嘿……」背後的聲音，讓少年毛骨悚然。

最終，少年逃到一道鐵門前，瘋狂拍門想要離開。

「啪啪啪！！！啪啪啪啪！！！」

「救我啊！！！！媽咪爸爸！！！！！」少年歇斯底里地大喊著。

「咦……係咪細佬把聲？」鐵門外不遠處，傳來姐姐的聲音。

「係啊！！姐姐！！！我喺入面呀呀呀！！！」少年驚恐非常，瘋了地拍門。

「咦…好似真係細佬把聲喎……」姐姐在外面大喊：「細佬…！？」

「我喺入面啊家姐……」少年絕望地痛哭，拍門。

「噢～已經係盡頭。」此時，那個渾身散發著不安氣息的人也到來了。

「啊啊啊啊啊！！！！！」少年叫得更為瘋狂。

「阿爸阿媽！我聽到細佬把聲啊…！好似喺入面…！！？」這次，姐姐確切地聽到了。

「救…救我……」少年軟怯地坐在地上，瞪大眼睛凝望住面前的恐怖男。

他恐怖的地方在於，無論從皮膚的顏色、氣味、外貌來說，都已經無擬地是個死人，卻能夠活蹦蹦地動著。

「歡迎加入成為呢到一份子…嘿嘿……我迫不及待要向你…嘰，解釋所有實驗項目。」那男人，抓住少年的下鄂，興奮不已地說：「可…可以叫我做Dr……D，係你嘅主診醫生…嘿嘿。」

另一邊廂。

外面光線充足的環境，與碉堡內的陰森死沉，有著截然不一的氣氛。

「病獵先生…我就係……喺到聽到細佬把聲…」姐姐在父親、母親的陪同下，走到那道鐵門前。

本來打算可以輕鬆休息的病獵，嘆口氣：「道門鎖住咗…佢應該喺第二個入口入去。」

「咁…點算？！」父親緊張地問。

「快啲搵番我個仔！！」婦人則拉住病獵的手臂，哀求。

「得得得～你哋冷靜啲，我依家去搵第二個入口喺邊。」病獵一面平淡。

正當眾人轉身背對鐵門時，鐵門的鎖傳出扭動聲……

「嘿嘿…唔洗麻煩你哋……歡迎啊，歡迎你哋都入埋嚟…！！」一把讓人感到陌生、不安的聲線。

「唔…！」病獵迅速地拔劍、轉身：「啊！！！」

但轉身瞬間，已經被一隻大蠹魚跳到臉部上！侵食著他的軀體。病獵極力掙扎，可惜失敗，不到十多秒已經無力反抗，躺地半死。

「呀呀呀呀呀！！！！」另外三人，見到如此情景都馬上逃跑。

「嗖──嗖──嗖──！」可惜，他們三個都背上一涼，就感到一陣酸麻地暈去。

…

一段時間後，天色已昏暗。

他們一家四口醒來時，已經被綁在碉堡內的大廳中，每人的桌前更擺放住一碟香煎過的牛排。

而那名病獵，則以空洞的眼神監視他們四人，不讓他們逃離。

「快樂同痛苦係可以並存～」Dr.D啜著指尖的汁液，走到他們面前：「有付出過痛苦，自然可以獲得快樂。」

「唔…唔唔唔……！」他們全都想要驚惶地大叫，可是嘴把被塞上布塊。

「喺你哋付出痛苦之前……」Dr.D彈了一下手指，讓被控制的病獵餵他們吃牛排：「我都習慣俾大家感受下快樂先，我嘅快樂…就係源於美味嘅牛排……嘿嘿…信我！絕對唔係人肉…嘿嘿嘰……係牛排！」

緊接，目光空洞的病獵便脫下他們口中的布塊，把「牛排」逐一餵到他們的口中。

「慢慢享用～」Dr.D回到自己的手術室中，說：「你哋冇價值嗰陣，都會變成牛排…嘿。」

這一晚，碉堡內傳出駭人的叫聲。

原本活得愉快的一家四口，慘變Dr.D的實驗白老鼠，進行著不人道的折磨。

例如：把舌女惡臭的長髮塞進他們口中、強迫他們用牙齒咬住漏電的電線、以針筒刺入指縫之中、在腳脛注射舌女強酸等等、把皮膚削到剛好只餘肌肉、把他們雙腳放入滿佈老鼠的箱子中……

到翌日一早，Dr.D再次步出的時候，他們四個經已變成半瘋癲的活人。

「嘿～琴日嗰痛楚實驗好成功？」Dr.D輕鬆地煎起牛排，說：「又係時候獎勵你哋……嘰嘰。」

為這家人煎完牛排做早餐後，Dr.D就換上那名病獵的裝束，離開碉堡前往……大本營。

其實，Dr.D並沒有進行什麼關於痛楚的研究。

只是純粹要摧毀他們一家四口的心靈，直至他們成為不反抗、不思考、心靈一片空洞的活人。

基於這些年來，Dr.D都一直幫自己進行康復。

他在魔鬼山的碉堡，就是一個小型的營養集中庫，把綁架回來的活人都用病嘴的黏液將全身封住，然後每天餵他們吃一些，由數名蠹魚人每天在山上搜捕回來的毛蟲、甲蟲、蟑螂、老鼠、幼蟲、螞蟻等繁殖極快的昆蟲，放在碗子磨爛成漿狀後，迫他們食用。

食用後，因為昆蟲蛋白質極高，他們會獲得一定的營養。此時，Dr.D便會派出蠹魚去攝取他們身體中的養份，來廷續自己的性命和能量。

至於那一家四口，因為尚未被摧殘心靈，就會有反抗、動歪腦想逃走的念頭。而他埋藏於這裡的秘密，一旦被發現就可大可小。

因此，要進行變態的痛楚實驗，來讓他們徹底崩潰。

一旦那些活體已經被折磨不痛不叫，就表示失去活著的意志，只是行屍走肉的軀體，此時才會被帶去

做「營養提供體」。

那是，生不如死的下場。

而這碉堡，也只是他其中一個「活體營養儲存站」。

要大費周章去準備這一切，都基於當年被少佐擲出手榴彈入口中，被炸成稀巴爛。幸好的是，他在更早之前就預留了一條蠱魚去入侵銘凱的屍體，才得以苟存下去。

如今，經已過了數年，死心不熄的他知道暫時未回復到足夠的力量，去對抗人類倖存區，想讓全世界都變為病者的世界，因此這些年都在秘密進行著研究及本體復活的計劃。

他要回復曾經的力量和塑造回那副鋼鐵般的身軀，只能不斷地透過蠱魚去攝取人類或病者的營養，再傳送到自己正在塑造的本體上。

嚴格上來說，一切的生命體都能夠讓他回復一點點的力量，只是這條路非常漫長。

就如同一個初生嬰兒，要一直攝取到跟一名標準３０歲的成年人一生所攝取過的營養無異。

幸好的是，他偷走了銘凱的身軀，讓他能夠以人類的身份和能力，進行很多活動。包括繼續研究及綁架更多人回來，攝取營養。

而攝取營養的方法，只能透過蠱魚入侵人體並吸收，然後再輸送回本體身上，就是不斷的運輸。

所以，如今操控著的銘凱身軀，只是他在外面行動的一隻棋子。

Dr.D真正恐怖的地方在於，你並不知道它那具無時無刻正攝取著營養，然後回復力量的本體，到底收藏在哪處。

但長時間控制來進行研究和行動的銘凱分體，Dr.D也有為它輸送足夠的能量，讓他能夠控制數條蠱魚和進行簡單的短暫依附物件能力。

「啊啊啊～又要返去我屋企，嘿嘿嘰……」Dr.D在山上遠眺著城市裡的大本營，無意流露出狡黠的笑聲：「無計～！為咗拎返自己嘅研究資料，嘿。」

透過靈活的身手和病獵的偽裝，Dr.D很快就透過攀爬方式，潛入到大本營之中。

對於擁有短暫依附能力的Dr.D來說，攀牆等事都易如反掌。

「迫不及待將呢到變成病者倖存區……」爬入到大本營C橦工坊大樓的Dr.D，暗裡一笑。

這裡十年如一，充滿熱鬧、吵鬧、煩忙的聲音。

「滋滋滋滋滋──」鋸木聲不斷。

「噠噠噠噠噠……」縫衣的聲音也不止。

這裡，是代表住大本營活力的一面，亦是生產力最高的大樓。

「啊……咁耐無返嚟，嘿！？」Dr.D雙手靠在欄杆上，凝視整個大本營：「其實我六樓啲嘢俾人清空哂去邊～？」

「歡迎咁多位今日嚟到參觀大本營倖存區，我代表大本營全體歡迎你哋。」此時，樓下傳來他熟識的聲音。

Dr.D沿住聲音，走到樓下一個很大的展覽廳。

穿過玻璃門，跟一大群人站在講台下，聽著領導的發言──少佐。

少佐在講台上，橫視眾人一遍：「我知今日有艾寶琳或者康城嚟嘅人，我睇到更多嘅……係大本營嘅居民，雖然有啲不厭其煩，但你哋有興趣嘅可以留喺到聽聽大本營嘅歷史。」

Dr.D走到一名小孩身後，揚起嘴角問：「嘿，歷史～？」

「黑色賢者啊，你冇聽過？」小孩反問。

「嘖…」Dr.D有些不悅，但又帶著微笑：「有～你哋嘅大英雄？」

「係啊！！」小孩點頭。

「本來我哋都可以忍受黑暗，如果從未見過陽光。」每星期，展覽廳都會對外向遊客開放一次，讓人們得知這段歷史、緊記這段歷史：「英雄嘅定義，到底係啲咩？係挑戰邪勢力、面對公權力、定亦或係無所不能，無所不為？」

在場的人，都望向少佐。

「我到依刻，都諗唔到。」少佐抿嘴，說：「但至少……佢嘅犧牲，寄予咗大本營一個信念，即使黑暗，都可以活於光明。」

「嘿…都已經死咗咁耐～」Dr.D盯著那把傘子，有點不耐煩地離開：「以後由我改寫歷史，一樣會受萬人崇拜……嘿嘿嘰嘰嘰。呢幾年掛住恢復自己本體，都停咗所有研究……」

說畢，Dr.D開始打探自己以前的文件下落，因為好歹也是珍貴的研究資料，他猜到大本營的人一定不會掉棄。

最終，他去到了D橦醫療大樓中，因為是最有機會收藏著自己的文件資料。

「你係嚟借Dr.D嘅生前筆記資料？喺七樓圖書館嘅禁書區喎，但要有病學高級證明書先可以借到，你係邊位……？」一位醫生說。

「我～？嘿！俾多十年，你都追唔上嘅人。」在熟識的D橦大樓打探完情報後，就慢慢離開。

上到七樓的圖書館後，Dr.D走到禁書區外，果見有著疑似自己的文件，存放在裡頭的書櫃中。

「有病學高級證明書？或者係特許人員先入得。」一名守衛見Dr.D往裡頭凝視，便說。

「我有兩條蠹魚。」微笑的Dr.D，下一秒兩手分別打在他們的喉嚨位置。

「啊嗄……」兩名守衛也防備不及，痛苦地按喉：「嗄啊…」

完全叫不出聲。

「嘿～你兩個肯定以為自己守呢區就好安全？」Dr.D的分體內，爬出兩條貂鼠大的蠹魚，分別鑽入兩人的口中，繼而侵食腦部、寄生。

「啊……！」二人雙眼反白，痛苦地按住喉嚨。

「好啦～幫我出去分散下注意力。」Dr.D彈了一下手指，兩名經已被寄生的蠹魚人，便走出圖書館，然後互相大打出手。

「呯！呯呯！啪！」二人無精無采地互相攻擊。

「喂…有戲睇啊！」、「咩事啊……」、「管理員！有兩個守衛打架呀！」、「停手啊…！喂…！啊啊…！！」、「拉開佢哋！！」

Dr.D則了無阻礙地，進入禁書區。

基於禁書區位於七樓，算是大本營的核心帶，因此不需太多守衛。同時地，又因為很少人有資格進禁書區，因此那兒總是冷清清的。

在自己眾多的文件中，Dr.D先選擇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帶走，例如一篇名為《壓抑HIV免疫系統元素》的文件。

「嘿嘿嘿……醫生嘅責任，就係解決醫唔到嘅問題…嘰……」很快地，Dr.D已經把重要文件通通收回。

一踏出圖書館，便暗中命令那兩名互毆的守衛停手……然後跨過欄杆跳樓自殺。

「呯──！呯──！！」兩下沉重的響聲。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樓下傳來尖叫的聲音。

光明已久的天空，彷彿再次被一股密雲籠罩著，天空更下起雨來。

不同的是，

這次，大本營似乎……只能靠自己。

Dr.D攀上天台，打算從上面離開。

「大本營……」爬到一半的Dr.D，突然回頭望向那兩具墜地而死的屍體，綻出意味深長的笑容：「我會再返嚟…。」

同一時間，跑出來察看情況的少佐，抬頭時無意見到正攀爬出去的不明人士：「……」繼而，望見那兩具屍體中，跑出兩隻蠱魚。

他當下意識到，一場大戰將在不久後發生：「書記……」

「係少佐，咩事？」書記，即是領導的助手秘書。

「召集所有人返嚟。」下一秒，那兩條活蹦亂跳的蠱魚經已給少佐處理掉。

「轟隆──！」不久，天空更轟起雷。

Dr.D成功把重要文件帶回來，不過單是剛才要產出兩條蠱魚來控制人的能力，就可能要付出近十二名活人中，攝取回來的營養。

「呼～呼～～」Dr.D吹著口哨，愉快地回到碉堡中：「今日就連嗰家人都整做埋營養供應體！」

一回去，他就察覺到異樣。

那具被自己控制住的蠱魚人病獵，身首異處的死去。

「喔～？」Dr.D有點嘖嘖稱奇，蹲下來思考著：「佢哋走甩咗？」

接著，Dr.D繼續走入碉堡更深處，在這陰暗、晦澀、渾濁、髒髒的地方，周圍張望著。

「…」在碉堡走了一圈後，他沉默了。

那些…原本被病嘴唾液緊緊黏在碉堡牆壁上的營養供應體，都不見了。

雖然這裡只是Dr.D進行研究和儲存營養的中轉站，但少說也有四十多具活人，給自己封閉在這裡，為自己每天提供營養。

「啊……」這次，他咬牙切齒地微笑：「係邊個做嘅好事呢～嘿…嘿嘿嘿……」

就在Dr.D凝想之際，一根黑色的羽毛……飄落到他的面前。

「…」Dr.D握住羽毛，腦中湧出千萬個念頭：「嗄…哈…哈哈哈哈……莫非……」

一把他畢生都記得的聲音，在Dr.D身後傳來：「搵咗你好耐。」繼而，一個黑影從天而降。

「呯──」[/size=4]落地一刻，其雙翼的羽毛的飄揚於空中。

低著頭的Dr.D嘿嘿一笑，轉半個身望他：「你大可以直接嚟搵我……」

「就算有病爪嘅恢復能力，都要康復幾年。」那天降之客，淡然地微笑：「何況，我仲要搵出你其他用嚟攝取人類營養嘅儲存站。如果今日唔係你突然返去大本營，或者我呢一世都搵唔到你。」

「…你一直監視守護住嗰到？」Dr.D眼眉急速地揚起，嘴角的笑容像炸開一樣，生氣到不能自控：「你…哈哈……嘿……！？你仲摧毀咗我其他嘅……」

那人踏前一步，從陰暗處走出，其長髮和黑袍的形象沒有改變。

「係我製造你…係我再次賜予你生命……」Dr.D雙拳握緊，漸漸地收起笑容：「理論上…我係你嘅上帝…！你……你再一次背叛我……？！！」

碉堡外柔而皎潔的月光，映照著二人，彷彿與神無言對話。

「上帝？」背負雙翼的他，冰冷的目光不帶任何表情：「如果你仲想繼續依場無意義嘅掙扎，我樂意飾演你嘅路西法。」

「但你應該知道～路西法最後嘅下場？而我同你嘅恩怨，又係幾時開始～嘿？」一息間，Dr.D就硬化到雙拳成鋼：「我只要拖到天光，拉你上地面，你就會任由陽光侵蝕全身，直到灰飛煙滅…嘿，呢個係我對你落嘅詛咒…嘿，你應該好清楚。」

「放心，天光之前會完結。」他亮出了病爪與病翼結合的利爪，銳氣綻出：「Dr.D。」

Dr.D的邪笑，足以讓人陷入恐懼的深淵：「大本營敬重嘅黑色賢者……M。」

兩人步步向前，各自邁向對方。

鋼拳與利爪，一觸即發！

. . .

. .

.

在大本營的人眼中，是晚也許只是普通的一夜，跟正常沒什麼分別。看星的繼續看星、看書的繼續看書、聊天的繼續聊、捵床的繼續捵。

但沒人知曉……

沉默的暗處，有個人正為著他們而戰鬥著。

距離天空破曉尚餘一小時。

病者之都的深處，一具正坐在商場中央看似沉睡，並任由上數百隻蠹魚輸送營養的殘破軀體，正微微郁動。

「…嗄…嗄！！」驀地，他痛苦地睜開了眼睛且急速喘氣，彷彿經歷完生死一樣，著了魔地說：「點……點解……我會輸……冇可能…嗄……要…要攝取更多人類……！！！」

另一邊廂。

碉堡中一片混亂，彷如經歷過一場大戰，滿地血濺的痕跡。

那個背負著沉重雙翼的男人，把Dr.D一直以來控制著來行動的身軀，以火化形式燒掉：「安息……銘凱。」同時，悼念著眼前這個本應逝去而久的人。

然後，傷痕累累的他走出陰暗的碉堡……

他抬頭，望見黎明快要升起，即使很想看到那種美景，但他也無辦法觀看得到。

因此，他很快就打消念頭。

黯淡地合上眼睛，雙翼用力拍動，空氣中隨即拂起微風：「我會搵到你本體……Dr.D。」

最後，他背向黎明，遠離陽光即將照耀的地方。

「嗖蓬──」

──真結局·黑色賢者完結──

──外傳 · 貴華復仇記──

──外傳 · 貴華復仇記──

晴空萬里。

艾寶琳倖存區。

一朵朵白雲像棉花糖浮在天空上，一旁掠過的鳥兒「吱吱喳喳」跟它們打招呼似的。雨季過後，往往是炎熱的夏日，最讓人提不起勁的日子。

烈陽光猛，每個在大街上的路人，都盡可能躲到影子下避暑。相反地，另一邊廂的樓上健身室──「力霸健身」，人們則進行著劇烈的訓練。

「One…Two……！One…Two……！」身為教練的大舊，不斷製造節奏給學員跟住。

大舊已經在這間合辦的「力霸健身」中，任教了數月。

在初辦階段，有十多名會員尚算不錯。他們的吸引之處在於，有肌肉健壯的大舊擔當活招牌、有王達尼引進的先進健身設備，入會一年更會贈送健身奶粉。

「貴華，你嚟啦！？」大舊發現，首位注冊的黃金會員正在健身室無所事事地遊走著：「你等多陣！呢班好快就落堂！」

「好～慢慢，唔急唔急。」貴華正站在玻璃廚櫃前，凝視裡面不同的健身奶粉：「好似幾好味咁……」

幾分鐘後，健身學堂完結了，一般會員也自由地使用健身器材。

而大舊則要去服侍一下，這名黃金會員：「你放心！今日一定操爆你！」大舊會作為私人教練去指導，正是黃金會員的待遇，當然報得起的人也是非富則貴。

「唔洗太在意我～我只係咁啱經過呢頭，諗住上嚟做十分鐘運動。」貴華一面傲然地說：「無問題？

」

「十分鐘……！？脂肪都未消耗到！而且你前幾個月，有好多堂都冇上！一係就話病、一係就話阿家人生日、一係就話整親手指，咁樣點改變自己啊！！」要不是貴華為顧客，大舊早就放聲大罵。

「慢慢嚟，太急反而會有唔好嘅效果。」貴華一貫輕鬆，握起１kg的啞鈴：「好似咁，唔好過份迫自己先係最好。」

「１kg……」大舊開始質疑這種重量的啞鈴所存在的意義。

「睇嚟大家都好俾心機。」貴華一邊觀視其他人，一邊上下上下地舉放著１kg啞鈴。

「你咁樣做足半日都唔會流一滴汗！」大舊說。

貴華遊刃有餘地說：「有汗就易病，唔洗擔心我，我自己一個喺到訓練下就得。」

貴華舉了啞鈴五、六分鐘後，就感到有口乾，於是走到茶水間沖了杯健身奶茶喝：「唔～飲咗就會變大隻，係咩人發明到神奇嘅飲品？」

一口便喝盡的貴華，感覺不夠，於是又沖了幾杯來喝，又隨手拿了幾塊餅乾來填填肚子，不知不覺間，健身室成為他的茶點間。

「呼～今日做完運動，又飲完大隻奶粉，應該有少少改變。」正當，貴華自滿地離開時，窄狹的樓梯間走上了數名健壯的男人，迫使他要退後回到健身室中。

帶頭的，是一名看似虎背熊腰、穿著紫色寬衣、留著長胡子的成年男人。而他身後看似跟班的小弟，都高大英俊，上身只穿住不扣鈕的西裝背心。

「請問呢到係咪「力霸健身」？」這些不速之客都十分健壯，擁有十分完美的肌肉。

「嗯，請問你係？」大舊走近，問。

「我係艾寶琳一帶，另一間健身室「力學」嘅老闆，我姓胡！」領頭的男人，恭敬地說。

「嗯，胡師傅，可以叫我大舊Sir！」大舊也抱拳地回應。

「聽講艾寶琳附近開咗間新嘅健身學院，所以我係嚟帶師徒嚟參觀下。」胡師傅放眼周圍，有點鄙視：「又播輕快音樂、又賣奶粉，咁樣健身，似乎唔係太好。」

「健身有千萬種方法，只要適合就好。」大舊回答。

「健身，先健心。」胡師傅直接道出一句重點，說：「睇吓呢到！一啲歲月痕跡都無、一啲男子漢熱血嘅叫聲都無、一啲熾熱嘅汗水都無！咁樣叫做健身室！！？呢到係兒童遊樂場！！！不知所謂！」

「大舊Sir，睇嚟係踩館……」一名「力霸」健身室的會員，低聲說。

「放心，交俾我處理～」突然，抽著雪茄的王達尼從辦公室出來，說：「你講嘅健身方法，唔一定啱每個人。」

「你係……？」胡師傅問。

王達尼微笑，答：「呢到嘅真正老闆，達尼Sir。」然後，把雪茄的雲煙都吐到胡師傅面上。

「咳…咳咳…！」胡師傅一手撥開煙霧，說：「好似你咁唔健康嘅人，根本唔配有資格開辦健身學院！！」

「定亦或係…你覺得我搶咗你生意，而特登嚟踩場？」王達尼一眼悉穿對方動機：「我知你哋「力學」健身，以前都係艾寶琳唯一嘅健身學院～不過時代已經變，你哋嗰種粗暴式嘅操肌方法，唔一定啱每個人，好多時大家都只係為咗美態而操。」

「哼哈哈哈哈哈！好大嘅口氣，我胡師傅教健身教咗超過三十年，你認為你會叻得過我？嗰陣你都未出世！」胡師傅威嚴地說：「更何況我身後嘅弟子，多不勝數。」

「時間唔代表啲咩～你只不過係早出世過我。」今天咬住雪茄的王達尼，還戴了副墨鏡，使得格外霸氣，能與胡師傅的氣牆一決高下。

「咁就用身後嘅弟子，嚟一決高下！」胡師傅自信地說，聲如洪鐘：「我哋就咁比係無意思！就睇下邊個可以操到一個新人，最快變大隻！！」

接著，胡師傅那群西裝弟子中，走出了一個肥胖但面相兇惡的人。

「佢係我新收嘅弟子，叫肥施！我會令佢三個月內，變大隻！！」胡師傅說。

「佢叫貴華，」王達尼二話不說，把一旁看戲的貴華拉過來：「係我哋嘅黃金會員，三個月後佢都會變大隻。」

「咩…咩話！！？」突然被拉進水池的貴華，不懂反應。

「好，一言為定！邊方輸咗，就要結業，要然後轉移自己嘅學生，到對方健身室！！」胡師傅胸有成竹地說：「敢唔敢！！？」

「好啊，簽埋黑白紙都得。」王達尼立即叫助手，準備文件。

就這樣，貴華被拉進到一場健身室的商業搏鬥中。

待胡師傅一行人離去後，貴華便急問：「你唔驚嫁咩！要執粒嫁……！」

「嘖～相比起……」王達尼好像想起了什麼，淡然地說：「呼～？只係雞毛蒜皮。」

「但係我……」貴華幻想到未來三個月的下場，就不敢再想像。

「你對自己有冇信心？當初點解你要報名健身？」王達尼反問。

「我想…我想……」貴華慢慢握住拳頭。

「唔好講想健康啲老土嘢啦～想溝女啊嘛？明嘅。」王達尼以手背拍了下，貴華他脹脹的肚子：「不過你唔付出，又點擁有？」

「嗚…嗚嗚……我自小想要嘅嘢都會有嫁…」貴華說。

「但係愛情，唔係你想有就有，係要奮鬥。」王達尼搭住他的膊，說：「應承我～呢三個月，乖乖地

健身，飲食平衡啲，我俾嗰個女仔嘅電話你。」

「真…真係！！？」貴華喜出望外地問。

「當然！我達尼Sir唔會呃人。」王達尼徐徐地微笑。

「好！健！去健，快啲幫我健身大舊Sir！！！」貴華大喊後，就跑過去。

此時，王達尼才真正地笑了出來。

這個時代，哪有電話用的。

之後這一天，貴華在大舊的指導下，做了很多他首次試到的動作。

「嗚…啊！！……嗚嗚啊呀啊啊！！！」但他的叫聲，簡直讓人慘不忍睹。

「加油！加油！！做多三下！！！」一旁的大舊正拍手鼓勵。

「啊～～呀呀呀！！！！嗄……我唔掂啦…堅唔掂啦……救命啊……」不出三十分鐘，貴華已經汗如淚人，整件上衣都濕透了。

「咁快就頂唔順！！？」大舊問。

「有冇啲……乜嘢…打針…食藥……或者飲奶粉……就變到大隻嘅嘢…嗚嗚嗄……」貴華累得想哭了。

「緊係無！不二法門就係聽住輕鬆嘅音樂，做劇烈嘅運動，明唔明啊！！」大舊大喝。

「我攰到手腳都就快斷啦！！！」貴華亦大怒。

「你咁快就放棄，如果呢場係人生！你點捱落去啊！！！」

「放棄喇！！！放棄啦！！！咁就放棄呢場人生啦！！人生邊有健身咁辛苦啊！！嗚嗚！唔好呃我啦！！！」汗流浹背的貴華向大門方向逃跑，然後極速地落下樓梯：「嗄…嗄！！我要返去食油脾……好鬼餓啊…嗚嗚……」

可惜，健身完腳部太過酸軟的關係，一不留神就往樓梯下滾落了……

「啊……！」貴華就像個球一樣，在樓梯上一直滾到出街道外。

烈日當空下，全身大字型的暴曬在陽光底下……

貴華模糊的視線，望住天上高掛的烈陽：「嗄…」他有感覺，自己快要暈倒死了。

忽然，一個身影為他掩住太陽，低頭望著他：「你點啊？」是一把和婉的女聲。

「嗄……」貴華只能從模糊的視線中，看到對方嬌小的臉型和精緻的五官：「你係…」

「冇事啊嘛？」對方在貴華面前輕揮的手，細膩白皙得像牛奶。

並有其秀淺的灰髮，加上混血兒一樣的深邃輪廓，讓貴華徹底地呆住。

「我…冇事…」貴華揉揉眼睛，急於想看清對方的樣子。

「你好似好餓咁，請你食啊。」那女生放下了一塊麵包，就牽住小小的麵包籃子離去了。

「小姐你係……！」貴華叫也叫不住，對方已經沒入人群之中。

只餘，自己肚子下放住的一塊麵包：「貝果……」貴華凝視著它。

是晚，貴華在家中的窗邊，凝視街外夜晚的景色。

他握住那塊香軟的貝果，始終沒有吃下。

「囝囝～今日夠唔夠艾幣洗啊？」母親一如既往地問。

「囝！今晚有好嘢食，香炒栗子豬排飯！預咗幾碗飯嘅份量俾你！！」父親疼愛有加地說。

不過，貴華都沒有理會這一切。

這些金錢或美食，都比不上今天短暫地關心過他的女孩。

這感覺，前所未有的，坎入到貴華的心窩，讓他沉默了一整晚。

第二天，「力霸健身室」剛開鋪時，貴華已經換好一身運動裝，來到面前。

「咦……你今日咁早嘅…」拉著鐵閘的大舊，愣然地問。

「我要健身！」貴華堅決地說。

「……真係？！」大舊半信半疑地問。

「係！請你教我真正嘅健身方法！！」貴華幾乎跪下來。

「喂…喂喂！！又唔洗咁！你有俾錢嘅！！！」大舊立即拉起他。

緊接，貴華吃過女孩給予的那塊貝果作早餐，就開始真正地接受健身的指導。

奇怪地，今天再苦的訓練，他都一一捱過來了。

眼神帶住無比的決心，也讓大舊嚇了一跳。

當貴華累了的時候，他都把持一個信念堅持下去。

「啊……！！！！」他怒喝一聲，舉起相當重的啞鈴。

「Good！」大舊讚賞後，馬上扶助他放下。

「今日就抖抖先，做太多會傷肌肉。」大舊雙手叉腰，滿意地說。

「大舊教練…！嗄…嗄……就真係…真係再冇可以練嘅嘢！！？」貴華反問。

「哇，你個衰仔，做咩突然轉死性！？」大舊說。

「就喺琴日…我好絕望…又好劫……覺得就快呢一切都要結束嗰陣，我遇到個女仔…嗄…」貴華難忘地說：「佢俾咗塊貝果我…係南瓜味，但重要嘅係…佢嘅心意……」

「心意？」

「一直以嚟…好多人都當我係水魚…不停咁呃我…我知嫁！我係知嫁！！」貴華緊握住拳頭，說：「但係…真正對我咁好嘅人……我…我都係第一次遇到…」

「哈哈…」大舊搖搖頭，搭住他的膊：「你會唔會多情咗啊，肥仔多情啊。」

「點都好啦，呢個已經變咗係我唯一堅持落去嘅動力！」貴華說。

「叮叮…」健身室的門被推開，兩名學員各握住一塊貝果回來。

「哇……又真係幾好味喎。」一名學員咬住貝果，說：「只係賣七個艾幣都幾抵…」

另一名學員，則一邊嘴嚼一邊回想：「充滿南瓜嘅香味～下次再去買。」

「南瓜貝果！？」貴華站起來，緊張地問。

「呃……係啊，你又有食過啊？」學員答。

「喺邊到有得買！！？」貴華拉住他的手，急問。

「新都城戲院外面……」

得知的貴華，想不想就衝出去了。

儘管炎炎夏日，貴華還是無顧地向前狂奔著，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他試圖尋找昨天給他南瓜貝果的那個女孩。

可是這裡車水馬龍，人的腳步不停在流動著，貴華根本找不著她人。

「嗄……唔通真係走咗…！？」貴華失望地張望：「南瓜貝果……」

「你搵緊我？」昨天那把聲線，出現在貴華身後。

「係你啊！！天使！！！」貴華一轉身，就感動得幾乎要落淚。

「我…唔係叫天使。」對方有些愣然：「不過我嘅南瓜貝果賣哂啦，你要等下次。」

「唔緊要……我…我同你預訂……呃…呃呃…就，一萬個！！！？」貴華語出驚人。

「一，一萬個？到時我隻手會跛。」對方笑答。

「咁一千個！」

「哈，有乜分別？」

「唔好意思…我……我好似有啲激動…」貴華抹一抹額上的汗。

「你啱啱做完運動啊？」

「係啊…！」貴華點頭。

「唔～」對方點點頭，說：「下次見啊，我都差唔多要返去。」

「呃…好……好啊。」貴華有千言萬語想要說出來，但這刻就是說不出口。

於是，他至少問了一個最簡單直接的問題，在對方離開之前。

「呃……你叫咩名啊！？」貴華望住她的背影，問。

對方回頭淡笑，然後就挽住空空如也的貝果籃子離開。

貴華自覺慶幸地坐下，說：「至少今日都遇到佢…」

之後的日子，貴華都有持續健身，同時周圍打探貝果少女的下落。因為聽健身室的人說，她做的貝果實在太美味了，因此不會出現在同一個地方販賣，以免擁擠太多人。

所以，就連碰她都需要運氣。

接連一星期以來，都遇不到貝果少女的他，開始有點灰心意冷，於是趁一個冷冷的晚上，走到街道上派錢。

這是貴華的專屬技能。

「唉～」他一邊揮灑著艾幣出去，一邊嘆息：「唉……好想再見到你。」

「哇，個肥仔又派錢呀！」、「有錢呀有錢呀！！去執啦！」、「正正！天降橫財～！！」、「唔好同我爭啊！！」

「唉～」貴華每嘆一聲，就灑出一大堆艾幣任由人們拾取。

直至，貴華不經意地走到寶琳村那邊。

那片空地上，有一大群小孩在圍住個少女而行，正是沒見多日的貝果少女。她正在分發貝果給小孩們，整個畫面融洽非常。

「咦……」貴華沒想到，這樣也遇得到她。

「係你？」貝果少女也認得出貴華。

「你喺到……派緊貝果？」貴華問。

「係啊，呢到嘅細路買唔起貝果，我咪分俾佢哋。」貝果少女望住貴華，淡淡地笑：「你呢？……派緊錢？」

「呃…呃……係啊！哈哈…！」貴華立即扮作認真，說：「我平時都好鐘意做善事！」

然後，二人聊著聊著就坐到一邊。

「你喺外面嚟？」貴華問。

「係啊，每日整完啲貝果，就會拎嚟艾寶琳賣少少，賺下啲生活費。」貝果少女微笑：「不過都唔係經常，我得閒先會嚟。」

貴華望住她的笑容，就頓時覺得溫暖。

「你個肚好似減咗少少？雖然…都唔太明顯。」貝果少女說。

「哈哈哈哈，係啊，最近我健身動力大咗好多。」

「祝你有一日成功啦。」

「一定會成功！」貴華緊握拳頭，自信十足。

「我哋下次有緣再見。」貝果少女說。

「吓…世界咁大……」貴華怕又找不到對方。

「倖存區咁細。」貝果少女說下去，就朗然地轉身：「再見。」

「再…再見…」貴華望著她的背影，直至完全離開後才想起，又忘記問她的名字了。

不過，這奇妙的時光。

讓貴華更為上進，更為上心。

他幾乎成為了健身室最勤力的人，每天訓練到達無法負荷的程度後，他就會要求大舊教他所謂的「大本營防身術」，然後對住鏡子練上一整晚。

清水、青菜、淡粥，幾乎成為了他的唯一食糧。

揮過的汗水，遠超大舊所想。

連有時經過VIP私人健身房的王達尼，望到裡頭認真訓練的貴華，也會嚇一跳。

「哇…條友搞咩啊，撞到個腦啊？」連王達尼也不敢相信，房間中那奮鬥不懈的人正是貴華。

「愛情嘅魔力，總係強大。」一旁的大舊，無奈地笑著。

「哇……佢咁認真。」王達尼拉一拉低墨鏡，說：「咁搞法…我真係要叫小六出嚟同佢食餐飯先得。」

他成為了早上，最早開閘的人。

也成為了晚上，最晚收閘的人。

過往金錢、女人及種種謊言的讚美，

都及不上一塊貝果、一個微笑帶來的溫暖。

貴華他停止了派錢這種的無謂行為，全心全意放在健身上。

不是為了健身室、不是為了任何人、不是為了讚賞，只是單純地為著一個女孩。

那如陽光的微笑，始終在他心窩中震撼著且餘震依然。

直至有一日……

他終於倒下了。

「呯──」貴華沉沉地倒在地上。

過度健身的他，體力終於不支負荷，被送進醫院之中。

皇室區，貴族醫院。

「嗄…」貴華打開沉重的眼皮，望著眼前的畫面：「我……」

一開眼，只見家人及健身室的教練老闆，在一旁憂心地觀視著自己。

「你醒啦！囝！！！」貴華母親立即把他抱住：「仲以為你會死！！！」

「係啊！令到我幾擔心！！！」其父親也上前把他抱住。

「啊…啊！抖唔到氣……」貴華十分輕易地，推開了他們。

「哇…」雙親都被推後，退了不穩的幾步：「你點解大力咗咁多……」

還好，王達尼和大舊分別捉穩住他們兩老，才不致摔倒。

「貴華，你今日暈低，俾人送咗嚟醫院，你應該知？」王達尼問。

「係……但我想…返去再健身…」貴華虛弱地說。

「唔可以，你已經過度健身。」大舊決斷地說。

「但一抖…我啲腩肉會……」貴華如常地摸摸自己腹部，卻發現摸了個空：「點解……」

此時，王達尼跟大舊一同拍掌、微笑：「恭喜你，你瘦咗好多。」

「我…？」貴華立即掀開被子，拉開上衣：「吓…！點解……」

「你嘅訓練量實在太痴線，好難唔減到咁。」大舊按按眉額，說。

那曾經微胖，卻怎樣也減不走的小肚子，如今確確實實地瘦下來了。

「同胡師傅嘅比賽，都應該贏到。」王達尼低頭，有點無奈地說：「你咁鬼認真……搞到我都唔知點報答你好。」

接著，貴華再摸摸自己的臉頰……

那像水腫的臉蛋，都消退了。

「媽…阿媽……俾塊鏡我！」貴華震顫地伸手。

「喺到！」母親立即奉上。

「…」貴華望住鏡子中的自己，綻出發自內心的笑容了。

「你已經做到俾全世界睇，呢幾日，你就好好休息下，過多幾日就到胡師傅約定嘅日子。」王達尼交代：「到時就睇下邊個訓練出嚟嘅學生，係大隻啲！」

「好彩你係微胖嘅肥仔，大隻就稱唔上啦，瘦得可以嘅。」大舊點頭，說。

「阿囝，阿媽知你要住院幾日會好悶，所以帶咗你本書、你自己拍嘅電影碟俾你解解悶！」貴華母親說。

「唔該阿媽。」說畢，貴華就拿起那本阿拉伯文版的「哈姆雷特」翻閱觀看。

王達尼見到那本用阿拉伯文翻譯的書後，神情有點怪異：「呃……我走先。」然後，就光速離開了。

其實，貴華沒用心在看那本書，腦中全是貝果少女的身影與畫面。

為了一個彷似不存在的人，人到底能付出多少的心力和精神？

貴華沒計較那麼多，他就是這麼單純好騙的人。

有很多人對他心懷不軌，真正對他好的人五隻手卻數得清。

也許，世上根本沒有主角配角之分，

有努力過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很快就來到兩間健身室比鬥的日子。

「力霸健身室」的貴華，跟「力學健身室」的肥施，二人在三個月內都有很大變化。

只要心態正確，其實很多事情都能堅持下去。

「睇落兩個差唔多渣喎～」一名學員說。

「胡師傅，既然係打和，大家就繼續各做各生意吧～」王達尼說。

因為二人體格，的確沒太大分別。

三個月來說，最多能讓人瘦下來，變健壯的話需花費更長的時間。

「各做各！！？」胡師傅面對結果，有點憤怒：「你搞埋啲花巧嘢，又送奶粉、又有得聽音樂，我點夠你玩！點夠你奪目！我呢啲傳統健身室……」

「你讓啲股份俾我？我幫你改革一下。」王達尼說。

「你咁嘅說話都講得出！！你呢啲賤人！！扼殺我哋傳統健身室嘅存在！！！」胡師傅想衝過去，就打王達尼一拳。

「你嗰間健身室佬味咁重～點適合啲艾寶琳嘅菁英貴族去健身。」王達尼淡然地說。

「咁咪一齊變佬囉！！！！！」胡師傅大喝。

「胡師傅！你要服賽果啊！」大舊說。

「我唔理！用江湖上最殘酷，但都最原始嘅規矩決定去留！」胡師傅說。

「即係……」

「隻揪！！！！！」

「咁樣玩到太大～」王達尼也有點退卻：「你話叫新學員操下肌比賽呢啲，我可以陪你癲，打架死人就會出事。」

「我理得你呀！我力學健身縱橫四海多年，因為你呢啲小鼠輩出嚟，喺到瓜分我健身界嘅生意，搞到我少賺幾多個臭錢！總之一定要有一個人執粒！！！」胡師傅已經說出真正目的。

「你真係咁睇重「錢」呢隻字？」王達尼再問一次。

「總之，喺後日我會喺新都城商場入面，舉辦一場格鬥賽。」胡師傅說下去：「就等肥施同貴華兩個對打！今次真係分出勝負，負嘅就執粒！」

「我…我淨係諗住健身……嗚…冇諗住上擂台對打！」貴華退後。

「哈哈哈，果然係廢物。」胡師傅一行人等，恥笑著貴華：「你哋健身室有教你哋健身，冇教你哋健心，冇志氣同勇氣嘅廢物，健身都係多餘！肌肉保護唔到鐘意嘅人，又有乜用！？哈哈哈哈！！」

「我…我……」貴華有點口啞啞。

「貴華，決定權交俾你，拳賽呢啲嘢關乎生命，唔講得笑。」王達尼拍拍他的膊，說：「當然，我唔會係嗰種保守嘅人……叫你唔好參加會有危險之類，因為我本身都係個亡命之徒。」

「我…」

「你唔一定要決定！」胡師傅大笑，說：「但嗰日我會開定擂台等你，到時幾百個觀眾睇你哋健身室敢唔敢上台應戰。」

「咁落面法……即係迫人應戰姐！」一名學員高喊。

「無錯，就係迫你哋應戰，講完。」說畢，胡師傅就拉大隊走人。

「唉……喺大本營絕對唔會有呢啲事發生。」大舊苦惱地說。

「冇計～艾寶琳就係一個咁嘅社會，只要你損害到某啲利益者，佢哋就會不惜一切要拉倒你。」王達尼好像意料之內一樣，說：「再無恥嘅都有。」

「咁點算啊？真係叫佢應戰！？」大舊指住貴華。

貴華全身震顫地，說：「我…我唔識打架……我唔…鐘意痛嫁…嗚……」

「雖然健身成功～不過心態仲係咁廢。」大舊無奈地搖頭。

「貴華…？」王達尼盯住貴華。

「嗚…！唔好叫我打架啊！！」貴華怕得說話也走音了：「巧驚呀！！！」

「留喺到，我哋今晚傾傾對策。」王達尼對他們二人說。

晚上，健身室的人都走光了。

只餘下大舊、貴華、王達尼三人，正為健身室的未來思考著。

「搞一間小小嘅健身室，都可以搞到咁～呢個城市真係心計多。」大舊嘆了口氣，說：「睇嚟我都係放棄喺艾寶琳定居呢個念頭囉～」

「貴華，你自己點睇？」王達尼問。

「我一定唔會打架！」貴華抱住頭部。

「怪佢唔到嘅～」大舊說。

突然，健身室的玻璃門被人打碎，強闖了幾名蒙面的健朗男子。

「你哋係……！？」大舊警戒起來。

「垃圾健身室！」他們大喊一聲，就開始四處破壞。

大舊馬上出拳還擊，想逃的貴華也被幾人拉住，放倒在地上狂踢狂踩！

「喂…！貴華…反抗啊！」大舊脫下眼罩，瞬間震懾眾人：「達尼走佬咁快嘅！！」

「啊…！啊呀…好痛……啊啊！好痛啊…」貴華不斷求饒：「唔好打我…唔好……！！」

另一邊廂，王達尼已經在辦公室取出一把手槍：「全部停手。」

「呃…」蒙面男都怔住：「假…假槍嚟……！」

「呯！」王達尼開了一槍，到其中一部鐵製的健身器材上。

巨響和火花馬上彈出。

「哇……！！！！！」數十名蒙面男立即投降。

「喂，貪鼠。」王達尼拿出對講機，跟某人對話：「帶堆人嚟，有麻煩人搞事。」

「呃……」大家都不敢說話。

過了會，一群穿戴黑色連衣帽、口罩只露雙目的人，來到樓上健身室中：「黑鼠佬大～好日都唔見你搵我哋。」他們的穿著風格，如同Alan Walker。

「因為要搵得你哋都唔方好事，幫我捉走呢班友。」王達尼交代。

「捉去邊？」那名叫貪鼠的，問。

「鼠窩。」王達尼打個眼色，說：「教訓完之後好放番出嚟，唔好玩得太盡。」

「收到～」接著，這群王達尼手下，便把生事的蒙面人帶走。

「我哋大叫守衛嫁！！」剛才生事的蒙面男說。

「哈哈～咁就睇下佢哋會唔會理你。」他們笑著回應。

作為艾寶琳最強大的地下勢大之一「黑鼠商團」，在晚上進行的非法事情，只要不涉及皇室或過份的

人命傷亡，守衛們向來都會視而不見，免得惹來麻煩。

反正他們地下世界的人，都只會黑吃黑，不會影響到地上的人。

「原來你有咁強大嘅部隊……」大舊難以置信地說：「我仲以為你只係純粹有錢…」

「以前我仲喺艾寶琳打滾個陣嘅手下。」王達尼收下手槍。

「咁做咩唔叫佢哋警告下胡師傅！？」大舊問。

「呢啲小事～唔洗去到呢步嘅，你唔好咁緊張先得嫁～」王達尼淺笑，抽起一根煙。

而貴華，一見安全就跑走了。

「但佢走咗……」大舊坐下，望著碎裂的玻璃門：「仲點傾？」

「貴華真係唔想打，咪唔好打。」王達尼呼出煙，說：「你估當初……就算我哋輸，我真係會拆咗間鋪咩，得個講渣嘛，喺艾寶琳唔好太老實。」

「吓！原來你講渣！」

「我從來冇對胡師傅認真過～所以我有啲訝異貴華點解要咁努力健身。」

對於剛才被毒打的貴華來說，事情可不少。

不甘滿藏他的腦中，他很想反抗。

但由出世至今，他都沒有傷害過人。

他就是……

就是握得起拳頭，卻傷不到人的孩子。

就連傷心時，想找個人哭訴都沒有的孩子。

在他身邊，只有數之不盡的艾幣。

但艾幣，是冰冷的。

他想要的，是那模糊的畫中，讓自己溫暖的笑容。

但貝果少女，經已好久沒再出現在艾寶琳了。

「阿囝慢慢食啊……」貴華母親說。

從來，他一感到灰心便會不停地吃東西。

這麼一來，體重就開始反彈，但食物至少能溫暖他的腹子。

那三個月不斷健身的他，就彷彿對自己的復仇。

對自己的不滿，想要去改變，然後用全新的自己，站在那名貝果少女面前。

也許他是多情了，不過也盡力了。

吃飽的貴華，走去窗前凝視住整個艾寶琳……

那個他夢想中的天使，是不會再出現了。

他心中如此想著。

後天，胡師傅舉辦的拳賽開始了，觀眾極為之多，都十分期待會看到一場肌肉男之間的對決。

對手肥施當然有在場上，等待著自己的對手。

而貴華，則站在場邊的角落，偷偷觀視著那擂台。

他這輩子，都不會有勇氣踏上的擂台。

「喂…你都嚟睇比賽啊？」忽然，一把聲音觸動他的神經。

「貝果少女！！？」貴華立即轉身，驚嘆不已：「好…好耐無見你啊，成個月喇！」

「哈哈，都話咗我唔係成日出現。」貝果少女答。

「…」此刻，貴華其實深知只是自己多情。

「啊～點解對手咁耐都未出現……」貝果少女踮起雙腳，往擂台望。

「你覺得打得贏…？」貴華問。

「唔知嫁，一日唔踏上擂台，一日都唔知。」貝果少女翻翻籃子，找出最後僅餘的南瓜貝果：「最後一個啊，請你食啊，見你成日都想買咁。」

「真係…？！」貴華把那塊貝果握住。

在幽暗的角落看來，這塊貝果正閃閃發著金黃色的光……

「食囉～貝果一塊渣嘛。哈，唔好講到好貴重咁。」貝果少女說。

「多…多謝你，呢個世界上，從來冇人……」貴華含住淚水，歡欣地吃下黃金貝果：「冇人對過我咁好！」

「一塊貝果就咁開心，你真係易滿足～」貝果少女無奈地搖頭，苦笑。

「唔…唔單止係一塊貝果……咁簡單。」貴華把整塊黃金貝果吃下，說：「更加係…人間嘅溫暖。」

至少，以前都沒人會主動關心自己有沒有事。

吃下黃金貝果的貴華，突然自覺身體中湧現一股不能抵抗的力量……

「你俾我食嘅係……南瓜貝果…？」貴華感到身體內的微妙變化，問。

「係啊，只不過係烤得靚少少，所以外皮金黃色囉。」貝果少女答。

「多謝你……」貴華對貝果少女，真摯地說：「唔知點解，我突然覺得有一股力同勇氣，喺我身上徘徊…」

說畢，貴華轉身步向擂台……

「哈哈哈哈！話咗力霸健身室係廢物，唔敢應戰！」胡師傅依然在台上不斷吹牛，說：「我哋力學肥施就唔同啦！」

貴華不發一言地，走上擂台中。

「呃…」胡師傅愣然地望著他。

「係貴華……」由於他經常派錢的關係，在艾寶琳算是小有名氣的奇怪人物。

「喔，挑戰者嚟咗！不過睇佢嘴角仲有啲麵包屑，就知佢上擂台之前仲偷食，哈哈哈……咁冇常識點贏啊！」胡師傅說。

「開始比賽。」貴華淡淡地說，全身隱約地散著一股氣息。

皇者的氣息。

這，使得在場的人都感到與平時不同。

「好啊！就快啲……俾你送死。」胡師傅大喊：「比賽開始！」

「遲出場就以為做到焦點？」肥施笑了笑，上前就要出刺拳。

貴華側頭一避，直拳把肥施直接擊暈放倒。

「呯──」五秒不到，肥施就倒在地上。

一動不動。

「KO！！！」此時，中立的評判也搶回胡師傅手上的麥克風，宣佈：「力霸健身室，貴華勝！」

在全場人要呼歡之際，胡師傅大喊：「無可能！！！！你哋盲嫁！？一拳！！！你估拍一拳超人啊！！？唔好呃我係傳統派，唔識嘢喎！！？」

「胡師傅，請你冷靜少少。」中立評判說。

「呢條友仔，一定啪咗針！再唔係附近有狙擊手！！或者玩暗器，一拳就打暈我徒弟，你咪講笑啊！」胡師傅震怒起來。

「胡師傅請你……！」

「啊！！！」胡師傅脫下寬大的衣服，對貴華說：「就等我領教下你…俾你感受下，我健身三十年，同你健身三個月嘅分別！！！」

「貴…貴華，落台！我哋已經贏咗！」王達尼趁弄出人命前，想帶他走。

可是在場觀眾的氣氛和情緒都十分熱烈，不停地歡呼，彷彿要看到這場原始的生死格鬥一樣。

「哈哈哈……我一直收藏自己肌肉足足三十年，今日終於可以大派用場。」胡師傅就像遊戲中的隱藏頭目一樣，顯露真正身份：「我會要你感受下，俾肌肉折磨嘅滋味。」

在胡師傅寬厚的大衣掩飾下，一般人都以為他是那種骨架很大的胖子，卻沒想到內藏著驚人的肌肉！！！

「佢啲肌肉…多出我成倍……」大舊愣然，還是專業地分析出：「佢呢種一定係啪針食藥飲奶粉先做得出嘅效果同肌肉量！」

特別是胡師傅左手，健壯得恐怖。

「貴華……」如今，胡師傅連聲音也變得陰沉：「嘿嘿嘿…我曾經都好似你咁……後生嗰陣因為好肥，冇異性鐘意，又自卑又成日俾人欺壓，所以我練咗一身肌肉返嚟，然後再開一間只會充滿男子漢氣味嘅健身室，嚟離補我當年嘅孤獨……我唔需要女人，我只需要肌肉！！」

說畢，胡師傅向貴華舉拳、揮出！

就當眾人都閉上眼睛，以為貴華要死的瞬間，他向後一個小跳……躲開了。

「……」大家也目瞪口呆。

借助擂台欄線的反彈力，貴華出拳到胡師傅腹中。

「啊…！！」胡師傅痛叫一聲，又再要使出肘擊壓下。

貴華又是一下敏捷的閃躲，再打算揮一拳到胡師傅面部。

「嘿…」胡師傅打算一掌捏緊貴華的拳頭。

沒想到，這卻是貴華的假動作！一息間，他已經對胡師傅腹、胸作出猛烈的快打。

「嗚…嗚嗚……呀！」胡師傅急退一步，吐血：「無可能……」

觀眾席中，一名曾作為被派委進來艾寶琳倖存區，擔當間諜的不良人幹部餘黨，亦愣然起來：「完全可以媲美不破尚大人嘅動作，呢個肥仔到底係……」

緊接，胡師傅不停地接連攻擊，像是失去理性一樣。

而貴華亦用著敏捷的身軀，音速般的拳頭，還有完美的假動作，把健壯如虎的胡師傅打得落花流水。

「啊～～～！！！！！！！！！」胡師傅徹底地，戰敗了。

他口中滴著鮮血，軟跪在地上：「嗚……無…無可能…你明明都只……係健身…得…三……三個月…話俾我聽……你點解有呢種力量…」

「我都唔知，可能係另一種力量？」貴華也察覺到自身的奇異變化，但感覺這短暫且恐怖的力量開始漸漸消失了：「但都已經唔緊要……」

貴華轉頭望向觀眾席，發現貝果少女已經離開，自己亦馬上追了出去。

「Ya！！！！」王達尼馬上衝到台上，大喊：「力霸健身室現正招生！！啱啱嗰條友係我首席大弟子！！！第一位注冊嘅會員嚟！！！」

「我報呀！我報呀！！」、「唔好爭唔好爭！！」、「排隊啊，唔好插尖呀！！」、「我都要報力霸！！！」

貴華追到出去，發覺平日放在身上的艾幣實在太重，太沉重了。

於是隨手便把所有艾幣，放到附近一名在街上彈結他賣唱的人，就繼續跑去尋找貝果少女。

「多…多謝！！！」結他男收到大量艾幣後，馬上獻唱王祖藍《跌落凡間的天使》。

「貝果天使…！貝果少女……！！」貴華一邊大喊，一邊追尋。

他一直跑，一邊很迷茫，很想找到這個讓他股起勇氣，踏上擂台的人。

有時愛情的威力，的確大得讓人難以置信。

最終，貴華追到去「生命之牆」那邊，因為他記得貝果少女是住在倖存區外的地方。

「喂！！！！！」貴華強行突破守衛的防線，踏到邊境的牆上，大喊：「天使！！！！！！！」

果見，貝果少女正挽住空空的籃子，在倖存區外面的路上。

「唔…」聽到聲音的她回頭，就見到被數名守衛拉住的貴華。

「我…我想講…多謝你啊！！！！！」貴華淚流滿面，繼續大喊：「我以後做人…都會股起勇氣……唔會再逃避！！！多謝你！」

「喂先生！！你突破邊境呀！！！！」守衛們強行拉著貴華。

「我叫娃娃啊，」她回眸一笑，並從剛才的比賽得知貴華的名字：「以後繼續加油，貴華。」

「嗯！！！！！！」貴華瘋狂點頭。

對貴華來說，這短短三個月，見她不到五次。

天使，對他來說就是這樣的人物。

來得快，走亦神秘。

但最終被守衛拉倒在地上，望住那蔚藍的天空時。

貴華始終對天傻傻一笑，深信那是上天派來的天使。

即使以後不會再見到，也不會再灰心了。

──外傳　·　貴華復仇記完結──

──外傳 聖誕特別篇──

聖誕夜，普天同慶的節日。

大本營仍然是那個節目繁多的倖存區。

中央廣場的大營火象徵居民永不熄滅的心靈，暖烘烘的保護住他們渡過每個冷冷夜。

這是老賢離去的第五個年頭，早有些人已遺忘，亦有些人不忘。此刻的少佐，他站於天台之上目對整片夜空，他記起以往的聖誕夜，老賢總會派發一顆糖果給大家，而這顆糖果如今仍在他掌心中，未曾忘記過。

眼見倖存區已渡過最艱辛的日子，這些年開始穩定下來，他決定了要派發禮物。

「你真係似佢，總係鐘意企喺天台。」夏晴靜默無聲地，出現在少佐後方。

「咁睇嚟，你都俾佢嘅習慣影響。」少佐黯然一笑。

「大本營能夠維持到宜家，都有乃佢兩個……同無數付出生命嘅前線人員。」

「唔係回憶嘅時候。」少佐拉一拉高貝雷帽，轉身面向她：「你覺得大本營嘅居民，需要咩禮物？」

「需要嘅禮物？對我而言，每年宜日有一份大餐已經好滿足。」夏晴眼珠溜向地上，轉念一想：「再唔係，學老賢派糖？」

「我都係問下我嘅財政助理比較好。」少佐拿出無線電對講機，發出喊話：「愛紗喺唔喺到？或者相對無咁可靠嘅王達尼。」

「喂？」

「係？」

兩人同時回應少佐。

無線電對講機能在一定距離內作出遠程溝通，但基於電子零件的珍貴程度，大本營內只有幹部級成員能夠配備。

「你兩個，做緊啲乜？有冇時間。」少佐直接問。

「我喺廚房整緊聖誕大餐，我諗應該無咩時間。」愛紗回覆。

「我準備去艾寶琳一趟，嗰到有節日氣氛啲！」可以聽到王達尼正準備打開污渠蓋子的聲音。

「等陣，你順便去幫我大手掃入一批禮物返嚟。」少佐下達指示。

「咁…突然！？你預算幾多？想要咩類型？」王達尼愕然一下。

「宜種事，你自然有主意，信得過你，交俾你達尼。」少佐關掉對講機，不讓他拒絕這趟差事。

「哈哈，你成日都迫佢做嘢。」夏晴輕輕一笑。

「畢竟，佢有頭腦又有行動力。」

就當夏晴想回答時，她的表情和目光都移到天空去：「少...少佐.....嗰個.....」她驚訝得無法說出完整的句子。

「嗯？」少佐轉身一望。

他發現天空上有輛鹿車飛過，但在皎月的照目下，不難看出那些所謂的鹿是舌女，而聖誕老人是隻穿有紅通通厚衣的病腦。

帶他們飛往天上的，則是數十隻抓緊鹿車的病翼。

十小時前。

遠在港島區的海洋公園。

從前快樂滿載、喜氣洋洋的樂園，早已變為萬賴俱寂，毫無生氣的地方。某個黑袍賢者，緩緩推開了入口生鏽的閘門。

他細步進入，這個靜得可怕的地方。

惜日的建築及遊樂設施，都是乾掉的血跡。

奇怪地，當他走到某個範圍後，樂園恭迎來賓的音樂奏起。平日用作播放背景音樂的喇叭，如今播放著一些沙啞、斷續的詭異音樂，就像十九世紀的馬戲團一樣。

「睇嚟我嘅跟蹤無白費，宜到的確存在住一隻.....」黑袍賢者的目光，盯向正在旋轉的木馬：「病腦。」

黑袍賢者脫下鳥嘴面具，輕輕一嗅樂園裡的空氣：「已經入咗病窩。」因為空氣裡，滿是孢菌的霉味。

這名黑袍賢者，正是M。

在Dr.D沒再窺視大本營及有線索得知其早已離開將軍澳區一帶後，M就開始繼續追尋他的蹤影，來到港島區。

在這片香港三大地域之一的土地上，他除了發現新品種的病者外，更得悉香港還有其他倖存區的事情，比艾寶琳人口大上足足十倍。

如今，他為了追尋Dr.D，而不斷在附近調查。

他知道，要是那個間接把自己變成怪物的傢伙仍存在於世上，人類的危險就一天都不會消除。

因為Dr.D是個比病者更恐怖，更瘋狂的存在。

「嘎嘎...」某隻身穿海獅布偶服的站立型病者，在樂園中漫無目的地徘徊。

「嗖──！」M右手運勁，整隻手瞬間暴露出駭人的筋紋，並強而有力地往布偶頭套上一抓！

頭套撕裂成碎，頭套內的真身亦現身了──大眼。

「咁好閒情幫病者著衫，除咗病腦仲有邊個會咁做。」如M所料，這座海洋公園早被某隻病腦所佔據。

直至跟隨瑣碎的聲音，進入到小丑過山車入口後，他才看見事情的一切真相。

一隻身穿聖誕老人衣服的病腦，把過山車拆了下來，並正在改造它。在M進入後，原本正忙著扭螺絲的病腦停下手腳，緩緩轉身望向了後方。

兩者就這麼對視著，沒有輕舉妄動。

「可以溝通？」良久，M才發聲。

「可...可...」他發出沙啞的說話聲，喉嚨像乾死的人一樣。

「厲害，又一隻識講人話嘅病腦。」M不意外，因為這世界好歹也運作了七年，仍存在高智商病腦多少也會一點人類語言。

「所以，你原本諗住做一個聖誕老人？」我望他一身打扮及那過山車改造的鹿車。

「是...」他低頭吐出一隻字，看上去好辛苦。

「你生前應該係海洋公園嘅高智商職員？哈哈，講笑。」M收起看似善意的虛假笑容，問：「你有冇見過一個白頭髮、一身凱甲肌、身上總爬住一、兩隻蠹魚嘅病者。」

病腦陷入深度回想：「有.....」

「知道佢最後去向？」

突然地，病腦發說出不明的語言：「「嘎嘎戈咕圭」」但從他發音聽起來，又甚是流暢。

「你講緊病者語？嗰到係一個地方？」M這些年跟不少病者打過交道，都開始學會些少病者語言，只是字裡的含意尚並不明白。

「係...」

「喺邊個方向。」

「冇…免……費…餐…」

M抿嘴一笑，再次露出銳利駭人的爪子：「仲識得討價還價，不過……幾有趣，即管講嚟聽聽。」

「人…類…喜歡……禮物？」病腦問。

「你係指，人類鐘意嘅禮物？睇各人愛好，好似我咁，我就鐘意糖，一顆…微不足道嘅日本糖。」M說著說著，想起了某些往事：「你想派禮物？」

「派…人類……」

「派俾人類？」

「嗯嘎。」

「海洋公園有唔少禮物，作為……半個人類嘅我，索性幫你揀埋，俾你拎去派，但你之後要講「嘎嘎戈咕圭」係一個咩地方。」M指一指病腦，轉身而去。

接下來，M就當作免費購買，把園內的精品店都逛了一片，把什麼鎖匙扣紀念品、動物洋娃娃、模型玩具、孩子衣服都拿下來，並放到某處找來的紅白籃膠袋中。

「完成。」M回去時，病腦已經改造好鹿車。

前端的聖誕鹿，以舌女代替。至於飛行問題，就找來數十隻病翼協助，以鋼索及尼龍繩束連住車身與其腰腹。

「拎去，伙記。」M將包好的禮物，拋到「鹿車」上。

最後，就是駕駛鹿車的控制桿，病腦將一隻人類的手臂殘肢，釣在可任意伸縮的魚竿上，來控制舌女與病翼的移動。

於是，這輛看起來毫不科學的鹿車……

居然真的起飛了。

「喂，你仲未話俾我聽，「嘎嘎戈咕圭」喺邊。」M見他連車一同飛起了，也拍動羽翼到半空上追問。

「…「嘎嘎戈咕圭」。」病腦默默指住西面，留下一句忠告：「病…者……國…度……人…類…危…險。」

「唔該你。」M轉換飛翔的方向，與病腦告別。

在病腦所告之的方向，確實個不太尋常的地方。

在那裡，連空氣都充滿腥葷葷的味道，像漫延著血臭的噁味。終於，他眺見一座被人為興建的領地，那個地方有城牆和鐵門。

並在一個看似入口的地方，發現了六條柱，每條柱都有條鐵鏈連繫住站於大門正中央，身高達十六米的特殊病獸身上。

不屬於...人類的國度。

就在M踏足地面當下，一股思想入侵到其腦髓之內，而且不可、無法抵抗，彷彿對方輕易的一個念頭，就能夠將他完全操控。

察覺到事情不妙的M，立即強忍思緒向後逃跑，才漸漸遠離那種不受控制的感覺。一種前所未有的思維、言語、意識、本性，都如血般融於其體內。

此刻間，他腦內因而知道了某種的存在。

病者，

背後仍有，

智慧更高的存在。

天腦。

* * *

時間回到，少佐看見騎著鹿車飛過的病腦那一刻。

可以想像出，他到底有多愕然。

那隻病腦隨手一掉，就把大量海洋公園的禮品一一拋落到大本營下，然後續用魚竿控制鹿車離開，沒有逗留的打算。

在少佐仍未回過神來，地面上收到禮物的居民就已經發出開心不己的笑聲。

「哇！天降禮物呀！」、「我想要呢隻公仔！！」、「總算有新衫著。」、「啲禮物係邊個嫁？」

少佐生怕禮物是病腦的惡計，所以立即用無線電對講機派人去封鎖禮物掉落的區域，並獨自過去調查，他在林林總總的禮物中，他找到了一張聖誕卡。

他拾起來，輕輕掀開：

「*致：收到禮物的某位人類*

不知那隻病腦會否把禮物送到你手上，

亦不知你會否相信，

病者之中，亦有善意的存在。」

──外傳完──